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二六一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二六一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毫米 16開本 54.75印張

1996年8月第1版 1996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圓

史部第二六一冊目次

史部·職官類

南臺舊聞十六卷

〔清〕黃叔瓚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刻本

..... 一

御製官箴一卷

〔明〕宣宗朱瞻基撰
陝西省圖書館藏明鈔國朝典故本

..... 二〇二

牧津四十四卷

〔明〕祁承燾撰
湖北省圖書館藏明天啓四年刻本

..... 二二三

南臺舊聞十六卷

〔清〕黃叔瓚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南臺舊聞

十六卷》提要

古之仕者心敬其官官宿其業而修其方精能之至賈入乎神五行可分而主神龍可恭而授司馬司空倉庾之屬咸世其官以為姓氏非若後世遷除更代傳舍其署也降及春秋其風未改晉悼公使為太傅者修范武子之法為司空者修士蒍之法是故古之仕者難而易任之專也後之仕者易而難責之備也漢以來職掌繁重體勢軒揭表裏百司幹維攸繫莫過於御史臺北平黃玉圃先生任御史精白一心恪居官次退食之暇必稽於藝訓而諮於故實於是有南臺舊聞之纂祖范以通家末契得受而讀之讀竟作而言曰有虞命官尚矣周書立政篇首文極與竒周公稽首而告啟其端未發也在廷咸戒於王不過祇誦官名不益一語公即繼以歎美知恤兩字義蘊無窮何簡妙若此至於周官冢宰一職挈要提綱包絡巨細朱子所謂從聖人廣大心中流出者又極其詳密茲編可謂詳矣詳而不蕪體要兼該前八卷建官命職之

南臺舊聞陳序

一

源流也後八卷居官奉職之軌迹也身為監察上誌提綱明有統也官之低昂添省職之分并重輕惟上所令代有不同至於顧名思義以守道為守官前哲之話言行事炳炳烺烺古今一揆也易是轍而足為永戒者亦古今一揆也先生學古入官典常作師纂是編網羅往代未載本朝蓋以

國家令甲藏諸冊府布在有司較若畫一非如往代傳聞異詞數典易忘待考信而證次也且

南臺舊聞陳序

二

是編用以視躬而率人所謂宿其業修其方者非以為當世得失之林也故目曰舊聞云爾不遺構昧屬為校讐且序其端范也何敢為序辭不獲已聊託於子政子固校書皆序之之例而作序亦無嫌進越焉常熟陳祖范拜識

簡命

巡視臺歸大懼阻越每覽篇籍凡事關職任前賢風節可為後世表儀及枉道徇私玷污在人尚類者輒默識焉以自鏡又念自唐杜易簡至前明劉宗周紀御史臺事以為法戒者無慮數十家而久之皆泯零

南臺舊聞自序

磨滅間有存者購索甚難

本朝董正治官

列聖

明目達聰諸前章議論嘉猷科抄始出為海內傳誦者

不少而余所聞見多闕乃按前史附以所聞知分為十三類存其崖略觀省之餘兼與二三同志交相砥礪至於旁搜博採備輯章疏以繼歷代名臣奏議之後則博雅君子當別有撰錄非寡昧者所能任也唐分臺職為二以中書省為西臺御史臺為南臺故今所述名曰南臺舊聞云

康熙壬寅初秋中憲大夫巡察福建臺灣潮廣道監

察御史內陞正四品黃叔瓚識

南臺舊聞自序

凡例

南臺舊聞為監察御史而志也故事臺無長官彈劾不相關白是編當從監察始然而御史臺表正紀綱闕之則事體不備志提綱

古御史大夫即今左右都御史中丞即今左右副僉都御史通典治書侍御史舊御史中丞因附中丞之後皆憲長也其居官市蹟卓然可紀者今附提綱之後為臺官表式焉

南臺舊聞凡例

一
者皆布列於御史臺中無可分也次憲署

御史位亞於大夫中丞風紀之任則同隋始置監察代有沿革然檢校之職憲旅之司皆蘭臺也唐有臺院侍御史隸焉殿院殿中侍御史隸焉察院監察御史隸焉今併其二於察院則侍御史殿中侍御史宜並錄也次建置狐裘表萬民之望大車懾淫佚之恩儀之效也獬冠絳幘八印三駟體莫崇焉然風裁峻整之目單騎不損重籠街不加威次官儀

官或要而不雄或雄而匪要御史則雄要兼之
所以儀型百僚為耳目紀綱之司其何以克
稱厥職次職任

監察所掌實繁且廟國有大政集閣廷預議內
而獄訟勅下臺推案有故出入會法司理辨
之外而糾繩四方與夫督學監紀邊也河漕
鹽茶之屬非止一事次差判

犯顏廷諍以補衮職鋤奸詰惡以清周行白簡
青蒲應鵠搏擊可敬可慕之迹班班可考則

南臺舊聞凡例

二

議論切諫彈劾宜連類而志

秉傳而出叩命而入澄清矜恤多所平反紓九
重之憂勞培萬姓之命脉斯無忝五術六察
之任次按錄

危言正論倘僅非常之人所樹立也而丰裁峻
替實始基之一旦臨大節百折不撓伏缺質
而不辭節操凜然於今為烈次風節

旁搜博採遇有異事可傳一行可表不忍棄遺
恨多放失又或書及先查知胎謀之有由事

屬後昆見清芬之勿替凡以申仰止非徒備
談資也以雜錄終焉

茲編所載前明事實從前雜取裨官野
史毀譽失真乾隆四年明史成悲為改
訂庶可信今傳後

南臺舊聞凡例

三

南臺舊聞目錄

卷一

提綱一 御史臺 都察院

卷二

提綱二 御史大夫 左都御史

卷三

提綱三 御史中丞 治書侍御史 副都御史

卷四

憲署 登聞鼓院附

卷五

建置 侍御史 殿中侍御史 監察御史

官儀

卷六

職任

卷七

差判

卷八

讞論

卷九

卷十

卷十

切諫

卷十一

彈劾

卷十二

按錄

卷十三

風節

卷十四

鑒戒

卷十五

雜錄上

雜錄下

卷十六

雜錄下

鑒定

參校

桐城方苞望溪

門人高從龍雲璈

宜黃鄒山少水

姪千人證孫

常熟陳祖范亦韓

元錫振路

元特容萬

登賢雲門

男守謙若谷

南臺舊聞

一

南臺舊聞卷一

北平黃叔燾

玉圃莊

提綱一

御史臺都察院

御史掌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凡治者受

法令焉掌贊書周禮春官

吳氏曰內史書王命外史書外令御史為二官之屬

則贊二官之書魏氏曰御史所贊冢宰治令書寫議

其副

瓊山邱氏曰御史之名始見於此然其所職者乃邦

南臺舊聞卷一

一

國都鄙之治令以贊冢宰者也漢因秦制而設此官

則專以司糾察之任名雖同而制則異矣

御史之名周官有之掌贊書而授法令戰國時亦有御

史秦趙澠池之會各命書其事又淳于髡謂齊王曰御

史在前則皆記事之職也至秦漢為糾察之任通典

杜周傳常與兩府及廷尉分章如淳曰兩府丞相御史

府也又郡吏大府舉之廷尉師古曰大府丞相御史之

府也漢書注

金吾車輻輳也以銅為之黃金塗兩末御史大夫司隸

校尉得執焉古今注

漢官尚書為中臺御史為憲臺調者為外臺是謂三臺

晉書

自漢罷御史大夫而憲臺猶置以丞為臺主

晉書

梁及後魏北齊謂之南臺北齊王高澄用崔暹為御史中尉宋游道為尚書左丞謂之曰卿一人處南臺一人處北省當使天下肅然亦曰南臺

隋書

梁武官班多同宋齊之舊御史臺掌糾察彈劾中丞一人治書侍御史二人侍御史八人殿中侍御史檢校御史各十二人煬帝三年增置謁者司隸二臺并御史為三臺

南臺舊聞卷一

二

比焉舊制但聞風彈事提綱而已其鞠案禁繫則委之大理貝觀末御史中丞李乾祐以囚自大理來往滋其奸又案事入法多為大理所反乃奏於臺中置東西二獄以自繫劾開元中大夫崔隱甫復奏罷之其後罕有風聞彈舉之事多受詞訟推覆理盡而後彈之將有彈奏先牒監門禁止勿許其入武后時改置左右肅政二臺別置大夫中丞各一人侍御史殿中監察各二十人又置肅政臺使六人受俸左以察朝廷右以澄郡縣龍於本臺與御史同尋罷左以察朝廷右以澄郡縣龍朔以後去肅政之名但為左右御史臺太極初寶懷貞表請依貞觀故事遂廢右臺而本御史臺官復舊廢臺

之官並隸焉大夫一人中丞二人侍御史四人殿中侍御史六人監察御史十人主簿一人內供奉裏行者各如正員之半

通典

員數品從唐制大夫正三品百官志一員中丞二員百官志一員侍御史六員百官志一員殿中侍御史七員百官志一員監察御史正六品百官志一員唐三省樂綱維御史臺肅庶僚

唐書

唐以門下省為東臺中書省為西臺尚書省為文昌臺而以御史臺為南臺故今都察院可稱南臺不可稱西臺惟唐人稱李栖筠為李西臺宋人稱李建中

南臺舊聞卷一

三

為李西臺按建中以分司西京猶近理栖筠官御史大夫而呼西臺則不可解矣

分甘餘話

御史臺掌總朝綱職司天憲

五代會要

御史臺掌糾察官邪肅正綱紀大事則廷辯小事則奏彈其屬有三院凡祭祀朝會則率其屬正百官之班序

宋職官志

宋仍唐制止為兼官中丞除正員外或帶他官者尚書則曰某官兼御史中丞丞郎則曰御史中丞兼某官給事中諫議則曰某官權御史中丞事次有知雜御史一員副中丞判臺事元豐三年李定請復六察於是以前

史專領六察其後大正官名不除大夫檢校官帶憲衛者亦除去以中丞為長知雜御史為侍御史言事官為殿中侍御史六察官為監察御史舊以中丞兼檢理使殿中侍御史兼左右巡使監察御史兼監察使至是使名悉罷

文獻通考

治平元年閏五月詔御史臺閣門十日一具細書班簿以進自今大書為冊月上之

烏臺筆補

石介曰君有佚豫失德悖亂忘道荒政弗諫廢忠慢賢御史府得以諫責之相有依違順旨蔽上閣下貪寵怠諫專搆成御史府得以糾繩之將有兇悍不

南臺舊聞卷一

四

順恃武肆害玩兵棄職暴刑毒民御史府得以彈劾之君至尊也相與將至貴也且得諫責糾之餘可知矣

御史臺太宗會同元年置御史大夫御史中丞侍御會同九年見御史大夫耶律解里重熙七年見南面侍御

壯骨里通志

御史臺登聞檢院隸焉御史大夫掌糾察朝儀彈劾官邪勘鞠官府公事凡內外刑獄所屬理斷不當有陳訴者付臺治之御史中丞貳大夫侍御史二員掌奏事判臺事治書侍御史二員殿中侍御史二員每遇朝對立

於龍墀之下專劾朝者儀矩凡百條假告事具奏目進呈監察御史十二員掌糾察內外非違劾諸司察帳並監察禮及出使之事

金百官志

金制大夫一員從二中丞一員從三侍御史二員從五治書侍御史二員從六殿中侍御史二員正七監察御史十二員正七

烏臺筆補

張雄飛奏古有御史臺為天子耳目凡政事得失民間疾苦皆得言百官姦邪貪穢不職者即糾劾之如此則紀綱舉天下治矣帝曰善乃立御史臺以察兒為御史大夫雄飛為侍御史曰卿等既為臺官職在直言朕

南臺舊聞卷一

五

所行未善亦當極諫况百官乎汝宜體朕意人雖嫉汝朕能為汝地也

元史

至元五年命張德輝議御史臺條例德輝奏曰御史執法官今法令未明何據而行此事行之不易陛下宜慎思之有頃復召曰朕慮之熟矣卿當力行之對曰必欲行之乞立宗正府以正皇統外戚得以糾彈女謁母令奏事諸局承應人皆得究治帝良久曰其徐行之

同上

至元改元之五年秋七月臺鑾建於以配肅天德用昭太微執法之象詔前平章政事塔察公為御史大夫曰中丞曰殿中侍御史以帖赤木八剌撥灰貳焉曰侍

南臺舊聞卷一

六

御史曰治中曰監察御史純用漢人一切事宜率循舊典其裏行十有二人今各舉所知以充員數烏臺筆補元始建御史臺繼設各道按察司時阿合馬專總財利乃曰庶務責成諸路錢穀付之轉運今繩治之如此事何由辦廉希憲曰立臺察古制也內則糾彈奸邪外則察視非常訪求民瘼裨益國政無大於此若去之使上下專恣貪暴事豈可集耶阿合馬不能對歷代名臣傳至元五年始立臺建官設大夫二員從二品十九年陞從一品至治後定置御史大夫二員從中丞從三品治書侍御史從六品十九年陞中丞為正三品治書為正

六品大德十二年陞中丞為正二品治書侍御史為正三品至治後置中丞二員治書侍御史二員元百官志

大夫中丞為上臺侍御以下為下臺烏臺筆補

報午時省即起然後臺起六部視臺起然後部起同上

元御史臺掌糾察朝儀彈劾官邪勒鞠官府公事凡內

外刑獄所屬理斷不當有陳訴者付臺治之登聞檢院

隸焉南京都察院志

明太祖吳元年設御史臺左右御史大夫御史中丞又有侍御史治書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十五年改都察院設監察御史八人以秀才李原明詹樸等為

之又分設十二道監察御史十七年陞正二品定設都御史一人副都御史左右各一人僉都御史左右各一人十二道各設監察御史建文元年罷左右都御史設都御史一人副僉都御史各一人二年改為御史府設御史大夫革十二道置察院一御史二十八人改諸御史為拾遺補闕請難後復故左右都御史掌風紀副僉都御史為之貳十三道監察御史有分道無專官一人常兼數道河南道獨掌內外考察之事十三道各奉其職明會典

南臺舊聞卷一

七

都御史職專糾劾百司辨明冤枉提督各道為天子耳目

風紀之司凡大臣姦邪小人搆譖作威福亂政者劾凡百官猥茸貪冒壞官紀者劾凡學術不正上書陳言變亂成憲希進用者劾遇朝覲考察同吏部司賢否陞黜大獄重囚會鞫於外朝偕刑部大理讞平之蓋六部至重然有專司而都察院總憲綱維所見聞得糾察其在外加都御史或副僉都御史銜者有總督有提督有巡撫有總督兼巡撫提督兼巡撫及經略總理贊理巡視撫治等員其奉勅內地撫巡外地各專其勅行事明職官志

明初設御史臺其後胡氏之事發而御史臺僅設左右

中丞俱正二品侍御史正四品而已十四年始改爲都察院其官有御史而無都御史十七年定設左右都御史正二品左右副都御史正三品左右僉都御史正四品其巡撫自永樂十九年勅大臣十三員各同給事中一員巡行天下考察官吏宣德初年添設漸多始命巡撫官每歲八月赴京議事初各處巡撫遣尚書侍郎都御史少卿等官而都御史之差多本院堂上官更代至正統十四年以後國家多事於各方面邊防有險要者始有專職鎮撫景泰四年以鎮守尚書侍郎與巡按御史不相統屬文移往來多礙於是盡改爲都御史初名

南臺舊聞卷一

八

巡撫或名鎮守後定爲巡撫兼軍務者加總督贊理掌糧餉者加總督兼理他如整飭兵備提督邊關及撫治流民等項皆隨事異名若邊境有事又有總督提督總制參贊贊理及經略巡視之名各處巡撫員缺廷推各衙門資望相應者陞補非復本院堂上官更代之舊矣
廣治平略

明太祖論御史臺臣曰爲人不可太剛亦不可太柔剛則傷物柔則廢事二者相濟始克有成往見貪穢之徒常執謙下不拂人意蓋緣所守不正恐舉劾其奸故爲此取媚之態人喜其媚已以爲賢則墮其術

中矣其不食者自謂操守廉潔無取誰何故與人言議稍有不合輒起爭端此雖剛強人惡其拂己以爲不肖則失人矣 又謂憲臺劉基章溫周正等曰紀綱法度爲治之本所以振紀綱明法度者則在憲臺凡揭紀綱法度以示百官猶射者之有正鵠也百司庶職操弓矢以學射者於憲臺何以異故審己不可以不慎爾等執法上應天象少有偏曲則紀綱法度廢壞而民不得其安況或深文以爲能苛察以爲智若寔成郅都周與來俊臣之徒巧詆深文恣爲酷虐終亦不免于公陰德子孫貴顯天道昭然至可畏也

南臺舊聞卷一

九

宣德七年制都察院歲歷代建官皆有御史任之耳目委以綱紀糾違絕近激濁揚清用獻嘉言惟直與明祖宗之制有長有貳其下之屬凡十有四數達民隱舉官邪必究大體毋刻毋頗必由中道毋過不及毋以斯違毋以勢備敦仁之存篤義之行冰霜之清松柏之貞凡爾憲臣敬慎以勸庶幾朝政資爾以肅姘姘緘默徒取充位職是用弛國則何賴必端諸已庶懋爾績庶輔予理

中外之官莫難於風憲莫危於風憲易謂難人之所趨者不敢趨人之所樂者不敢樂人之所私者不敢

私所謂曉曉者易缺皎皎者易汚非難而何曷謂危入焉與天子爭是非出焉與大臣辨可否至於發人之奸敗人之爵奪人之官甚則罪人於死地一或不察而反以為辜則終身無所控訴非危而何然君子居其官則思盡其職所謂危且難者固有所不避焉竭忠吐誠置死生禍福於度外庶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其或奏對於殿廷之上平心易氣惟事上陳理誠直從容婉轉而益直理誠屈雖抗厲激切而益屈夫僥倖其色辭非惟有失事上之體而於已事亦無所益古之攀檻斷獄曳車輶輪者皆務危事迫不

南臺舊聞卷一

十

得已而為之苟事不至於是殆不可以為法南京都察院條約

劉氏曰御史之官職古今屢變矣以御史掌書傳命而兼記事之職者周與戰國也以御史平章報奏而兼察劾之任者秦漢以來也唐之御史任彈劾之外而復兼訟獄之事宋之御史任彈劾之外而復兼諫諍之職此其官職沿革之大略也御史之官署古今屢變矣漢謂之御史府又謂之御史大夫寺謂之憲臺又謂之大司空府唐貞觀謂之御史臺天寶謂之肅政臺左臺以察朝廷右臺以察郡縣至宋則又有

臺院殿院察院之三院又有中臺西臺南臺之三臺

此其官署沿革之大略也以其名之異則唐以御史大夫為臺長中丞為之副侍御史為之屬殿中以糾朝會班序監察以察祭祀獄訟而此外又有御史裏行之屬宋之御史大夫為空官中丞為臺長臺院有侍御史殿院有殿中侍御史察院有監察御史而此外又有御史知雜之類是其名之異也以言其任之重則漢之御史中丞入朝與尚書令司隸專席而坐北齊御史中丞出朝與皇太子丞相分道而行赤棒前呵則王公避路繡衣行部則守令解綬言及乘輿

南臺舊聞卷一

十一

則天子改容事闕廟廟則宰相待罪白簡飛霜震強屏迹朱衣果日奸邪授首是其任之重也傳物典故

南臺舊聞卷一

南臺舊聞卷二

北平 黃叔瓚 玉圖籍

提綱二

御史大夫 左都御史

端門次東第一星為左執法廷尉之象端門西第一星

為右執法御史大夫之象史記天官書注

御史大夫秦官漢因之位次上卿銀印青綬掌副丞相

故事選郡守高第為御史大夫任職者為丞相成帝後

和元年更名大司空金印紫綬比丞相哀帝建平二

年朱博奏請罷大司空以御史大夫為百僚率帝從之

南臺舊聞卷二

元壽二年復為大司空更始至長安以隗囂為御史大夫建元元年光武東還以張純

封御史大夫從建安十三年罷三公官始復置之魏黃

初二年又改御史大夫為司空末年復有大夫而吳有

左右焉晉初省之此皆為三公非今御史大夫也通典

高祖之制御史大夫下相國相國下諸侯王御史是宰

相之副事下御史御史白之丞相丞相得以可否之御

史中執法下郡守中執法即中丞也中丞居殿中受事

雖與人主親近權勢尊重然亦是御史大夫之屬事下

中丞中丞白之大夫大夫亦得而可否之於是下之郡

守下之諸侯王蓋尊者行其尊而卑者行其卑也及其

後以御史大夫抗丞相之權對立而為兩府郡國事不

上丞相而上御史御史得自以其意平章之太平經圖

漢繡衣直指即秦時御史大夫通典

諸乘傳者持尺五木傳信封以御史大夫印前漢平帝

泰置御史大夫以貳於相漢光武廢丞相與御史大夫

而以三司綜理衆務隋百官志

自御史大夫改為司空遂專為政府之官不與臺漢歷

代乃以中丞為臺長及隋避忠諱始復設大夫而省中

丞國史約書

御史大夫之職掌邦國刑憲典章之政今以肅政朝列

南臺舊聞卷二

中丞為之貳凡天下之人有稱冤而無告者與三司詰

之凡中外百僚之事應彈劾者御史言於大夫大夫事則

方幅奏彈小事則署名而已若有制使覆囚徒則刑部

尚書參擇之凡國有大禮則乘輅車以為之導唐六典

唐李華御史大夫壁記君以文明照臨百官糾其

邪職在邦憲由京師而端下國王化所繫不惟威行

御史大夫其任也用舍決於天心得失震於人聽舉

宜錯枉果而不撓則公卿屏氣道路生風率其屬以

正於朝瞻我衣冠不仁者遠苟異於是為君子蓋政

之雄雌與德輕重泰官有御史大夫在漢為三公職

副丞相丞相閣則大夫遷或名司空或名僕射史足徵也議大政必下丞相御史其廷署古曰府近曰臺其衣冠章段品秩所視載於甲令聖朝臣庶庶尚其賢內周漢不賓之俗登人於五福薦樂於九歌帝德廣運而瑞草生天威震動而神羊至故杜石骨鯁之老更拜焉距義寧至先天登宰相者十二人以本官參政事者十三人故相任者四人藉威聲以復徵外按戎律者八人官或改稱大司憲或分左右肅政罷置不恒從其宜也開元天寶中刑措不用元元休息由是務簡益重地清彌尊任難其人多舉勲德

南臺舊聞卷二

三

至宰相者四人宰相兼者一人故相任者一人兼節度者九人異姓封王者二人尊號加老德之明年樂成公自尚書左丞兼文部遷崇德也

御史大夫宋初不除正員止為加官檢校官帶憲銜有至檢校御史大夫者元豐官制行亦並除去

宋職官志

御史大夫從二品朱衣直宣八人捧攏官四十人紫衫帽銀偏帶交椅用直背銀間紐青絲繚結邀喝三人傘用朱浮圖與品官同惟直宣御史臺稱通引以俛使班祇人充御史中丞從三品引接六人捧攏官一十八人及邀喝服紫衫銀帶銀囊圍背交椅與品官同惟中丞

引從則給緋衫並用銀水確鐏銀盞牙杖骨梁大劍各兩對以次執之服皂衫帽塗金銅束帶

金匱衛志

時御史臺置二大夫綱紀無統姚天福言於世祖曰古稱一蛇九尾首動尾隨一蛇二首不能寸進今臺綱不張有一蛇二首患陛下不急拯之久則紊不可理

元史

元世祖嘗言中書朕左手樞密朕右手御史臺是朕醫兩手的此其立臺之首歷世遵其道不變自庚申帝御極燕帖木兒為相即用其弟買里古思為御史大夫太平既敗繼用伯顏為相即用其弟脫脫為御史大夫脫脫為相亦用其弟野先不花為御史大夫

南臺舊聞卷二

四

及脫脫見貶答麻矯詔醜之遂以答麻為相即用其弟雪雪為御史大夫當時國事已去矣嗟乎世祖設是官本以防權奸膠固黨與盤結之患使之有所防範擊刺以正國勢及其末世省臺要任乃皆萃於一門殊失養猶捕鼠畜犬防奸之意而使莽操懿溫之倫居之已不追順帝而後宗社為墟也

鴻書

明初設左右御史大夫洪武十三年罷

錄文獻通考

洪武中命湯和等為御史大夫論曰國家新立惟三大府總天下之政中書政之本都督府掌軍旅御史臺糾正百司朝廷紀綱盡繫於此而臺察之任實為

清要卿等當思正己以率下忠勤以事上蓋已不正則不能正人是故正人者必先自治則人有所瞻仰母徒據虛位而慢不可否母委靡因循以縱奸長惡母假公濟私以傷人害物詩云剛亦不吐柔亦不茹此大臣之體也

春明夢餘錄

洪熙元年論吏部咨訪可任都御史以聞曰都御史十三道之長都御史廉御史雖不才亦知畏憚今不才者無復畏憚矣時左都御史劉觀有貪名

明紀事本末

內閣張孚敬疏曰昔唐韋思謙為御史大夫見王公未嘗屈嘗曰耳目官固當特立鵬鵠鷹鸇豈衆禽之

南臺舊聞卷二

五

偶乎宋杜衍為御史中丞宰相而下畏之曰不肯以恩意假人者也國朝顧佐為都御史在朝大臣有貪墨不法許穿緋衣當御前面加糾舉就行拏問故都御史兄衣緋入朝之日必有糾舉大臣莫不股慄今此職不舉故大臣無忌憚朝多貪墨如之何民不窮且盜也故掌院官必在得人始能倡率撫巡揚厲百司其守令等官一有慢令害民者撫巡官即按之無貸撫巡官一有不奉法者掌院官即按之無貸則法無往不行矣

同上

事蹟

上以太子仁弱謂如意類已欲廢太子而立之御史大夫周昌廷爭之強上問其說昌為人吃又盛怒曰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來詔上欣然而笑呂后謝昌曰微君太子幾廢時趙王年十歲上憂萬歲之復不全也符璽御史趙充請為趙王置貴璽相及呂后太子群王素所敬憚者上問其人竟以昌對上乃以昌相趙而以充代為御史大夫

綱目

丙戌以還錯為御史大夫丁亥七國反後錯錯初錯數上書言吳過可削文帝寬不忍罰及帝即位錯說上曰吳王驕溢即山鑄錢煮海為鹽誘天下之人謀作亂今

南臺舊聞卷二

六

削之反不削亦反削之反急禍小不削反遲禍大七國反以誅錯為名袁盎請斬之

同上

韓安國為御史大夫匈奴來請和大行王恢議擊之安國曰千里而戰即兵不獲利今匈奴遷徙鳥集難得而制得其地不足為廣有其眾不足為彊自上古弗屬漢數千里爭利則人馬罷虜以全制其敵勢必危殆臣故以為不如和親上許之

前漢書

張敖元朔中為御史大夫上具獄事有可卻卻之不可者不得已為涕泣面而封之其愛人如此

同上

元朔三年以公孫弘為御史大夫春罷荅海郡特通西

南夷東至蒼海北築朔方之郡公孫弘數諫以為疲敝中國以奉無用之地願罷之

綱目

卜式傳元鼎中徵式為御史大夫式既在位言郡國不便鹽鐵而船有筭可罷上繇是不悅式

前漢書

初梁相褚大通五經為博士時寬為弟子及御史大夫缺徵褚大大自以為得御史大夫至洛陽聞兒寬為之褚大笑及至與寬議封禪於上前大不能及退而服曰上誠知人

同上

魏相遷御史大夫時霍光子禹復為大將軍兄子山東桓機諸婿據權勢光夫人顯及諸女皆通籍長信宮或

南漢書卷二

七

夜詔門出入相因平息侯許伯奏封事言春秋讖世卿今霍氏驕奢放縱恐凌不制宜有以損奪其權破散陰謀以固萬世之基全功臣之世又故事上書者皆為二封署其一曰副領尚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相復因許伯白去副封以防壅蔽帝善之

同上

神爵三年蕭望之代丙吉為御史大夫五鳳中匈奴大亂讖者多曰匈奴為害日久可因其壞亂舉兵滅之望之對曰春秋晉士句帥師侵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以為恩足以服孝子諱足以動諸侯前單于慕化卿善稱弟遣使請求和親未終奉約不幸為

賊臣所殺今而伐之是乘亂而幸災也彼必奔走遠遁不以義動兵恐勢而無功宜遣使者弔問輔其微弱救其災患如還蒙恩得復其位必稱臣服從此德之盛也上從其議

同上

宣帝之世韓延壽守東郡放散官錢千餘萬是時蕭望之為御史大夫即遣御史詰問之自奏職在總領天下聞事不敢不問豈自計相罷後御史總領天下之財計耶

太平經國書

杜延年字幼公周之子也五鳳中徵入為御史大夫延年居父官府不敢當舊位坐卧皆易其處

氏族博考

南漢書卷二

八

貢禹為御史大夫言為治者甚衆然而太平不復興者何也以其舍法度而任私意奢侈行而仁義廢也陛下誠深念高祖之苦純法太宗之治正己以先下選賢以自輔開進忠正致誅奸臣遠放調佞放出園林之女罷倡樂絕鄭聲去甲乙之帳退僞薄之物修節儉之化驅天下之民皆歸於農如此不懈則三王可侔五帝可及惟陛下留意省察天下幸甚

前漢書

元帝時華陰守臣嘉上封事言治道在於得賢御史之官宰相之副九卿之右不可不選平陵朱雲兼資文武忠直有智略可使以六百石秩試守御史大夫以盡其

能上廼下其事問公卿太子少傅匡衡對雲素好勇數犯亡命受易頗有師道其行義未有以異今御史大夫馮絮白廉正經術通明有伯夷史魚之風海內莫不聞知而嘉猥稱雲欲令為御史大夫安相稱疑有奸心漸不可長宜下有司案驗以明好惡嘉雲坐之同上薛廣德為御史大夫上幸甘泉因留射獵廣德上言曰竊見關東困極人民流離陛下日撞亡秦之鏡聽鄭衛之樂臣誠悼之今士卒暴露從官勞倦願陛下亟反宮思與百姓同憂樂天下幸甚上即日還其秋上爵祭宗廟出便門欲御樓船廣德當乘輿與免冠頓首曰宜從橋同上詔曰大夫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汙車輪陛下不得入廟矣上不悅光祿大夫張猛進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上乃從橋同上谷永疏言御史大夫內承本朝之風化外佐丞相統理天下任重職大非庸才所能堪少府薛宣材茂行絮遠於從政舉措時常有退食自公之節無私黨游說之助惟陛下留神考察上然之遂以宣為御史大夫同上朱博為大司空奏言高皇帝置御史大夫位次丞相總領百官上下相監臨故事選郡國守相高第為中二千石選中二千石為御史大夫任職者為丞相位次有序

今中二千石未更御史大夫而為丞相非所以重國政也臣愚以為大司空可罷復置御史大夫遵秦舊制臣願盡力以為百僚表率帝從之乃更博為御史大夫同上丞相王嘉與御史大夫賈延上封事言董賢等三人始賜爵眾庶勾勾至今流言未解陛下仁恩於賢等不已宜暴賢等本奏語言延問公卿大夫博士議郎考合古今明正其義然後乃加爵土不然恐大失衆心上感其言止數月卒下詔封賢高安侯孫寵方陽侯息夫躬宜陵侯歷代名臣傳漢御史大夫再入三人孔光何武王崇同舉紀聞魏元忠聖歷二年還肅政臺御史大夫兼檢校洛州長史治號威明張易之家奴暴百姓橫甚元忠笞殺之權豪憚服唐書列傳崔隱甫拜御史大夫初臺無獄凡有囚則繫大理貞觀時李乾祐始置獄由是中丞侍御史皆得繫人隱甫執故事廢掘諸獄同上韋陟除御史大夫將軍王去榮殺其縣令帝將宥之陟曰昔漢高約法殺人者死今陛下殺人者生恐非所宜同上

韋思謙進御史大夫性褻謬見王公未嘗屈禮或譏之
答曰耳目之官固當特立鵠鴈鸛鵒豈衆禽之偶奈何
屈以狎之潛確類書

至德元載顏真卿至鳳翔謁帝還御史大夫方朝廷草
昧目不暇給真卿繩治如平日百官肅然兩京復帝遣
左司郎中李選告宗廟署嗣皇帝其卿制禮儀使崔器
曰上皇在蜀可乎器唯奏改之帝以為達識唐書列傳
李栖筠為御史大夫方提無所屈元載所厚栖筠并劾
之故事賜百官宴曲江教坊倡順雜侍柄筠以任國風
憲獨不往臺遂以為法同上

南臺舊聞卷二

十一

李勉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魚朝恩領國子監威龍震
赫前尹黎幹諂事之須其入救吏治數百人具以餉至
是吏請勉不從曰吾候太學彼當見享軍容幸過府則
修具朝恩卿之同上

元和初召李元素為御史大夫夫自貞元雖其人不
補而元素以風望召拜中外企聽風采既而一不建白
為容容持祿人人失望同上

自唐初來歷五院惟二人李朝隱張延賞五院謂監察
殿中侍御史中丞大夫也南部新書註

通鑑載李德裕對杜棕稱小子間御史大夫之命驚喜

位下致堂謂德裕豈有是哉杜棕李宗閔之黨故造此
語以陷文饒史援取之以文饒為人大聚觀焉無此事
必矣愚按此事出張固所撰幽閒鼓吹雜說不足信也
困學紀聞

文宗謂宰相曰牛僧孺可為御史大夫鄭覃曰頃為中
丞未嘗搏擊恐無風望帝曰不然鸞鳳與鷹隼事異白
孔六帖

大中中李景讓進御史大夫視事劾免侍御史孫玉汝
監察御史盧祐威肅當朝貴戚有看街樓閣皆泥之畏
其糾彈唐書列傳

南臺舊聞卷二

十二

天成元年以李琪為御史大夫自後不復除五代史
至元十四年相威拜行臺御史大夫乃上奏曰陛下以
臣為耳目臣以監察御史按察司為耳目倘非其人
臣之耳目先自閉塞下情何由上達帝嘉之命御史臺
情其選每除目至必集幕僚御史議其可否不協公論
者即劾去之元史列傳

至順四年脫脫進御史大夫仍提調前職大振綱紀中
外肅然扈從上都還至雞鳴山之渾河帝將畋于保安
州馬蹶脫脫諫曰古者帝王端居九重之上日與大臣
宿儒講求治道至於飛鷹走狗非其事也帝納其言同上

鐵木兒塔藏至元五年拜御史大夫務以靜重持大體不為苛峻以立聲威建言近歲大臣獲罪重者族滅輕者籍其妻孥祖宗聖制父子罪不相及請除之著為今同上

太平姓賀氏名惟一至正六年拜御史大夫故事臺端非國姓不以授太平固辭特賜姓蒙古而改其名同上明太祖率諸將進攻集慶路馮國用率五百人先登陷陳敗元於蔣山直抵城下諸軍拔柵競進元南臺御史大夫福壽督兵力戰死之太祖嘉福壽之忠為棺殮以禮葬之并建祠明紀事本末

南臺舊聞卷二

五

建文二年御史大夫練子寧執李景隆於朝數其罪請誅之不聽子寧憤激叩首言此賣國賊臣臣備員執法不能除奸請先伏誅遂罷朝南京都察院志

宣德二年上問朝臣中可使掌憲者士奇曰顧佐廉公有威乃以佐為都御史與璽書於是考察御史不職者二十餘人憲臺肅清廣治平略

成化十三年左都御史李賓奏擬妄報妖言者坐斬時西廠旗校以捕妖言圖官賞無藉者多為廣書誘愚民行事者捕之加以法外之刑究先相屬無敢言者故賓奏之明紀事本末

弘治元年馬文升為左都御史是春帝籍田雜劇出狎語文升厲色曰新天子當知稼穡艱難豈宜以此瀆亂宸聰即斥去二御史糾劾下獄文升言即位之初不宜專罪言官遂得釋明通紀

弘治時戴珊為左都御史一日與劉大夏侍坐帝曰時當述職諸大臣皆杜門如二卿者雖日見容何害抽出白金餐之曰少佐而廉且屬勿廷謝曰恐為他人所忌也明史列傳

正德年間少保胡世寧官左都御史時當考察執政請禁私謁公言臣官以察為名人非接其親聽其言無以

南臺舊聞卷二

五

察其心之邪正才之短長若屏絕士大夫徒按考語則毀譽失真而求激揚之當難矣上是其言同上

萬歷末朝政廢弛都御史自溫純去後八年不置代至四十年十二月外計期迫始命孫瑋以兵部尚書掌左都御史事瑋素負時望方欲振風紀而是時朋黨勢成言路大橫明年即予告歸同上

趙南星拜左都御史天啟三年大計京官以故給事中忤教趙與邦官應震吳亮嗣先朝結黨亂政議黜之吏科魏應嘉力持不可南星著四函論卒置四人不論巡方向有題薦之側南星已奏止之而陝西高弘圖山

西徐揚先宣大幸

並勅奏之巡方者始

鄒元標拜左都御史明年

京察專禁錮異已請收錄章家

十二人諸臣多獲昭雪孫慎行之診

疏言元輔方從哲不伸討賊之義反行

自解於世語極激切及陞爵上老臣去國情

軍國大計而以寡欲進規人為傳誦同上

高攀龍辭免重任疏都御史者天下之事皆得而言

之臣工之邪皆得而紆之居此位者自心先無陰私

南臺書聞卷二

五

而後可以潛消人之陰私自心先無隔礙而後可潛

通人之隔礙至於御史箴筆朝端公論之明勝由之

持斧寓內一方之安危由之必為之長者聯為一體

萃為一心惟君國之是殉毋身家之苟營而後可弘

濟於艱難不然御史之失職即都御史之失職此之

關係何如重大乃以臣之薄劣當之是易所謂覆餗

者也又自請罷黜疏御史陳九疇論新推山西巡

撫謝應祥及文選司貢外夏嘉遇與九疇互相奏辨

事隨奉嚴旨處分矣臣諫臣之長以諫為職當有顧

諫顧伏而思之臣之事君如子事父母父母有怒為

子者當憂憂齊懷待親心之自明親怒之自釋何可

更為激瀆臣又伏而思之九疇疏中有背公植黨之

語前代往往以黨之一字空善類傾人國亦由當時

大臣過激以速成其禍今日何可別為激瀆然而臣

之職失矣伏乞即將臣罷斥以為人臣不盡其職者

之戒

御史崔呈秀按淮揚還舉龍發其職狀呈秀走忠賢所

為義兒遂據謝應祥事謂攀龍黨趙南星詰責引罪去

呈秀必欲殺之竄名李實劾周起元疏中綴騎往逮攀

龍聞而笑曰吾視死如歸今果然矣乃衣冠自沉於池

南臺書聞卷二

六

遺表云臣雖削奪舊為大臣大臣受辱則辱國謹北向

叩頭從屈平之遺則明史列傳

崇正元年曾于汴拜左都御史振舉憲規約束僚吏臺

中肅然明年京察力汰匪類忠賢餘黨幾盡仕路為清

故御史高捷史塗陰邪為清議所損吏部尚書王永光

力薦之故事御史起官必都察院咨取于汴惡其人卒

持不予兩人遂日夜謀傾目為西臺謝事去于汴操履

粹白立朝正色不阿有古大臣風同上

左都御史劉宗周上言六事曰建道揆京師首善之地

先臣馮從吾立首善書院臣請亟復之以昭聖明致治

之本曰貞法守立焚錦衣刑具清一切獄詞專聽法司
不必下錦衣曰崇國體大臣自三品而上犯罪者宜令
九卿科道會詳之後乃付司寇司寇議辟始得收繫此
於僇辱之中不忘推遇之意曰清伏奸凡禁地監名文
書請一切立毀曰懲官奸京師士大夫與外官交際貪
多愈巧臣請為風聞彈劾之惟祈嚴斷曰飭吏治今吏
治之敗無如催科火耗詞訟贖銀已復為常例矣至於
營陞謝薦巡方御史尤甚臣請以風憲受贓之律為回
道考察第一義上是之

刑紀中本末

姜採熊開元以言事下詔獄都御史劉宗周約九卿共

南臺舊聞卷二

七

敬入對反覆力諫帝怒革職歸二年京師陷宗周徒步
荷戈詣杭州責巡撫黃鳴駿發喪討賊福王起故官宗
周以大讐未報不受職自稱草莽孤臣疏陳時政如據
形勝以規進取重屏藩以資彈壓慎爵賞以肅軍情勸
舊官以立臣紀旋旋數千言又劾馬士英阮大鍼奸邪
賣國及高傑劉澤清劉良佐等諸桀桀不法狀條輩悉
甚乃遣客往刺宗周時在丹陽終日危坐無情容至者
不敢加害而去明年南都亡遂絕食二十三日而死

刑科都給事中孫承澤為惡臣去國可惜疏言聖上

史列傳

起劉宗周於廢籍而為風紀之長臣適奉差在外遠
邇相傳無不加額以為聖朝美政蓋宗周四朝耆舊
一介孤清事必合乎古人行必準諸理道其迹似迂
其氣近懇要本之忠君愛國而其學無欺昨蒙召對
語詞過激眾為之危仰賴聖度寬容不加嚴譴在宗
周不知如何感激如何追悔行且青衣小帽策蹇就
途臣見近年來署位之間規利圖便恬不為非以致
是非不明功罪固定外邊內賊相因益熾自舊臣登
用始知人間有廉恥事今宗周就職未久突不得熟
落職遠去士類能無共惜至念憲臣金光宸水漿為

南臺舊聞卷二

木

心薑桂成性往年按豫愛民如子嫉貪如仇一時羣
吏望風解綬豫之人官於京者類能言之幸於摧折
之餘俾以佐憲之任今亦以語言失檢同時獲罪在
二臣戀主固有熱腸而恬退亦其本性但兵戈壓境
之日豈故逐舊臣之時伏望聖慈矜其小過錄其生
平允大小臣工之請還兩臣原舊之職必能益勵晚
節振揚風紀所裨于國是不小矣上令部議處罰俸
三月又次日劉公騎一驢一僕負被襖出順成門金
公降調聞艱歸

赤明夢餘錄

李邦華為左都御史都城被兵即日請督東南援兵入

衛力疾上道抵九江左良玉潰兵欲東下留都文武大吏相顧愕眙邦華乃草檄告良玉責以大義用便宜發九江庫銀十五萬餉之開誠慰勞一軍遂安及賊陷山西邦華密疏請帝倣永樂朝故事太子監國南都未得命都城陷走文信國祠三楹曰邦華請從先生於九江矣為詩曰堂堂丈夫兮聖賢為使忠孝大節兮誓死靡渝臨危授命兮吾無愧焉遂投綬而絕同上

南臺舊聞卷二

南臺舊聞卷二

十九

南臺舊聞卷三

北平 黃叔瓚 王國韓

提綱三

御史中丞 治書侍御史 副都御史 僉都御

史

秦中丞外督部刺史內領侍御史受公卿奏事舉劾事
林廣記

初漢御史大夫有兩丞一曰御史丞一曰中丞亦謂中丞為御史中執法中丞在殿中蘭臺掌圖籍秘書外督部刺史內領侍御史十五員受公卿奏事舉劾案章及

南臺舊聞卷三

一

御史大夫轉為大司空而中丞出外為御史臺率即今

之御史大夫任也周官小宰注即今御史中丞

哀帝元壽二年御史中丞更名御史長史後漢光武復改為中丞通典

武帝以中丞之官不甚周密置中書居中受事每詔下自兩府下九卿自九卿下郡國而不由中丞於是中丞不得居中制事不過為掌治刑獄等官而已廣治平略
御史中丞一人千石本注曰御史大夫之丞也舊別監御史在殿中密舉非法及御史大夫轉為司空因別留中為御史臺率後又屬少府後漢百官志

建武元年宣乘拜御史中丞光武特詔御史中丞與司
隸校尉尚書令會同並專席而坐故京師號曰三衛坐
後漢書列傳

御史中丞遇尚書即駐車執板揖車過乃去 漢書典職
魏初改中丞為宮正後復為中丞晉亦因漢以中丞為
臺主與司隸分督百僚自皇太子以下無所不糾梁國
初建又置御史大夫天監元年復曰中丞掌督司百僚
皇太子其在宮門行馬內違法者皆糾彈之雖在行馬
外而監司不糾亦得奏之陳因梁制後魏為御史中尉
後周有司憲中大夫二人掌司憲之法辨國之五禁亦

南臺舊聞卷三

二

其任也隋以國諱改中丞為大夫唐因隋亦曰大夫龍
朔二年改為大司憲咸亨初復舊 宋中丞一人每月
二十五日繞行宮垣白壁銅印墨綬進賢兩梁冠佩水
蒼玉介幘絳朝服孝武帝孝建二年制中丞與尚書令
分道雖丞相下朝相值亦得斷之齊中丞專道而行騶
輻禁呵加以聲色武將相逢輒致侵犯若有鹵簿至相
毆擊梁中丞專道而行違尚書丞郎亦得停駐其尚書
令僕御史中丞各給威儀十人其八人武冠絳繡執青
儀囊題云宜告官以受詞訟一人緇衣執鞭仗依行列
行七人唱呼入殿引墮至階一人執儀囊不喧後魏御

史中尉其出入千步清道與皇太子分路王公百辟咸
使避避其餘百僚下馬馳車止道旁有違緩者以赤棒
棒之其後洛陽令得與分道東魏徙都無復此制北齊
武成以其子琅邪王儼兼為御史中丞欲雄寵之復舊
制儼出北宮凡京畿之步騎領軍之官屬中丞之威儀
司徒之圖簿莫不畢備 特假兼 武成視之遣中使馳馬
趨仗不得入自言奉勅赤棒應聲碎其鞍馬騰人頗觀
者傾京邑自周隋以來無儀衛之重令行出道路以私
騎匹馬從之而已 通典

南臺舊聞卷三

三

佩水蒼玉陳中丞銀章龜鈕青綬八寸首二梁冠 法
冠一名柱後或謂之獬豸冠高五寸以綖為展甬鐵為
柱卷取其不曲撓也凡執法官皆服之 隋禮儀志
梁天監二年御史中丞給方蓋轎形如小傘後魏熙平
元年左右僕射御史中丞各給騶士十二人 同上
治書侍御史舊御史中丞也初漢宣帝元鳳中咸路溫
舒尚德緩刑之言季秋請讞時帝幸宣室齋居而決事
令御史二人治書治書御史始於此後漢亦二人選明
法律者為之凡天下諸讞疑事掌以法律當其是非魏
置持書執法掌奏劾而持書侍御史掌律令二官並置

晉置四人又置黃沙獄持書侍御史一人秩與中丞同掌詔獄及廷尉不當者皆理之後并江南遂省黃沙持書侍御史太康中又省持書侍御史二員魏晉以來持書侍御史分掌侍御史所掌諸曹若尚書二丞宋代掌舉劾齊梁並同皆統侍御史自宋齊以來此官不重自御官轉持書者謂之南奔梁天監初始重其選車前依尚書二丞給三賜執盛印青紫後魏掌糾禁內朝會失時服章違錯宴會見志所監之北齊亦有焉後周有司憲上士二人亦其任也隋又為持書侍御史掌中簿領悉以主之唐永徽初以國諱故改持書侍御史為御

南臺舊聞卷三

四

史中丞龍朔二年改為司憲大夫咸亨元年改為中丞三人亦時有內供奉本一人聖歷中加一職副大夫通判臺事開元二十一年置京鑄都採訪

武后垂拱二年有魚保宗者上書請置廳以受四方之書以御史中丞侍御史一人為理廳使天寶九載改為

獻納使至德元年復舊唐百官志

宋承唐制無大夫以中丞為臺長無正員以兩省給諫權自中丞以下掌糾繩內外百官奸慝肅清朝廷綱紀大事則廷辨小事則奏彈凡除中丞而官未至者自正言而上皆除右議議權熙寧初言者以為躐等詔以本

官職兼權舊臺令兩院御史每上下半年分詣三省樞密院取索諸房文字檢校監察御史輪詣尚書六曹凡奉行稽遲付受差失咸得彈劾渡江後稍闕不舉紹興三年因御史主簿陳祖禮有言始復其舊文獻通考

宋天聖七年上因讀唐史見區昉達下民冤枉之事乃置廳函仍專命御史中丞為理檢使如有指陳軍國大事朝政得失大段冤枉累經訴理不獲辨明或事干機密並許詣區函投進內是急進文字書時進入尚書筆寶元中御史府久闕中丞一日李淑對仁宗偶問以憲長久虛之故李奏曰此乃夷簡欲用蘇紳已許紳矣上

南臺舊聞卷三

五

疑之異時因問公曰何故久不除中丞公奏曰中丞者風憲之長自宰相而下皆得彈擊其選用當出聖意臣等豈敢詮量之仁宗頷之筆錄

遼金俱有御史中丞元御史臺外置行御史臺有御史中丞持書侍御史續文獻通考

治書侍御史乃是臺奏事官為制一臺事也烏臺筆補

洪武初有御史中丞十三年罷十七年設副都御史僉都御史左右各一人明會典

事蹟

于定國以侍御史遷御史中丞昌邑王即位行淫亂定

國上書諫後王廢宣帝立霍光奏羣臣諫曰臣王者皆
超遷定國由是為光祿大夫平尚書事

漢書列傳

元帝祖陳咸為御史中丞總領州郡奏事謀第諸刺史
內執法殿中公卿以下皆敬憚之石顯用事頗權咸頗
言顯短素與槐里令朱雲善漏洩省中語下獄髡為城
旦同上

薛宣為中丞執法殿中丞總部刺史公永上疏竊見薛
宣前為中丞執法殿中丞總部刺史公永上疏竊見薛

同上

趙孝顯宗素聞其行選侍中復徵弟禮為御史中丞禮
亦恭讓行己類於孝帝嘉其兄弟篤行欲寵異之詔禮

南臺舊聞卷三

六

十一日一就衛尉府大官送供具令共相對盡歡數年禮
卒帝令孝從官屬送喪歸葬

後漢書列傳

漢幽州刺史朱君碑君名龜石碎落不能詳其官閭其
可考者嘗以御史中丞督捕益州蠻又為幽州刺史禦
鮮卑爾靈帝光和二年卒

諫錄

崔洪博陵人武帝世為御史治書時長樂馮恢為弘農
太守愛少子淑欲以爵傳之恢父終服闋乃還鄉里陽
瘡不能言淑得襲爵恢始仕為博士祭酒散騎常侍翟
嬰為恢高行適俗倖繼古烈洪奏恢不敦儒素令學生
番直左右雖有讓僕微善不得稱無倫輩翼為浮華之

目遠免嬰官朝廷憚之尋為尚書左丞時人為之語曰
叢生荆棘來自博陵在南為魏在北為虜

晉書

熊遠遷御史中丞中宗每歎其公忠謂遠曰卿在朝正
色不茹柔不吐剛忠亮至勁可謂王臣

同上

傅咸為御史中丞每有奏劾或日暮則捧白簡整簪帶
陳謫不寐坐以待旦於是貴游罷服章閣風生

咸御史中丞歲煌煌天父眾星是環爰立執法其驛
有煥執憲之綱東國之憲鷹揚虎視肅清遠慢塞
匪躬是曰王臣既直其道爰顧其身身之不顧孰有
弗震邦國若否山甫是明專用彼相莫扶其傾淮南

南臺舊聞卷三

七

搆逆實憚汲生赫赫有國可無患貞憂責有在繩亦
必直良農耘穢勿使能植無禮是逐安借翅翼嗟爾
厥條各敬乃職無為罰先無怙厥力怨及朋友無漸
於色得罪天子內省有過是用作箴維以自敕
同上
鄧隗為御史中丞劾奏南中郎將王含以族驕顯貴驕
傲自恣事雖被殺王氏深忌嫉之隗之彈奏不避強禦
皆此類也
同上
王恬為御史中丞值海西公廢太宗即位未解嚴大司
馬桓溫屯中堂夜吹警角恬奏劾大不敬請治罪明日
桓見奏事歎曰此兒乃敢彈我真可畏也
同上

余居中丞曾以法鞭皇太子傳親友莫不致諫余笑而應之堂高由陸皇太子所以榮於上由吾奉王者法吾其枉道曲媚乎皇太子將見延請賜以清醪於是太子禮敬之如師梅陶自序

漢劉曜陷長安帝出降御史中丞吉朗嘆曰吾智不能謀勇不能死何忍君臣相隨北而事賊虜子乃自殺

宋永初二年引為御史中丞明憲直法無所屈撓

奏劾尚書令徐羨之虧違憲典義之使琳之弟璩之解

釋琳之不許曰我劾忤宰相正當罪止一身汝必不應從坐何須勤劾耶自是百僚震肅莫敢犯禁南史

南齊書卷三

八

庾徵之為御史中丞性豪麗服玩甚華孔覲代之衣冠器用莫不粗率蘭臺令史並三吳富人咸有輕之之意

覲蓬首綠帶風貌清嚴皆重逆屏氣莫敢欺犯同上

武帝以蔡廓剛直補御史中丞多所糾奏百僚震肅時朝廷儀典多取定於中書令傅亮亮每事諮廓然後行

亮意若有不同廓終不為屈同上

顏延之為御史中丞何尚之遣書曰終騁清路白簡先

朝通典

劉瑀為人恃性使氣為御史中丞彈蕭惠開云非才非望非黜非德彈王僧達云陰藉高華人品兄末朝士莫

不畏其筆端南史

齊武帝即位沈沖轉御史中丞沖與兄澄深名譽有侵

劣世號為腰鼓兄弟澄深並歷御史中丞中丞案裁之

職被惡者多結怨冲母孔氏在東鄰家失火疑為人所

焚燕大呼曰我三兒皆作御史中丞與人豈有善者方

恐肌分骨散何但焚如兄弟後並歷侍中同上

江淹為御史中丞齊明帝曰君為南司足以震肅百僚

淹曰當官而行恐不足仰稱明旨於是彈中書令謝朓

等不預山陵公事又奏收刺史劉峻陰智伯並贓貨巨

萬請郡二千石大縣官長多被劾內外肅然明帝曰自

南齊書卷三

九

宋以來不復有嚴明中丞君今日可謂近世獨步同上

顏見遠博學有志行初齊和帝鎮荊州以為錄事參軍

及即位兼御史中丞梁武帝受禪見遠不食發憤數日

而卒帝聞之曰我自應天順人何預天下士大夫事而

顏見遠乃至於此同上

梁天監中自尚書三公郎為書侍御史舊郎官轉為此

職者世謂之南奔謝幾卿頗失志多陳疾章事略不復

理同上

樂藹天監初累遷御史中丞初藹發江陵無故於船得

八車幅如中丞健步避道者至是果獲其性公強居憲

臺甚稱職同上

陸杲天監五年位御史中丞性淳直無所顧望時山陰令虞眉賦污數百萬杲奏收劾之中書舍人黃睦之以眉事託杲杲不答梁武聞之以問杲睦之時在御側杲謂曰君小人何敢以罪人屬南司睦之失色領軍將軍張稷侍宴訴帝杲果是臣親遇小事彈臣不侍帝曰杲職司其事卿何得為嫌同上

王僧孺兼御史中丞僧孺幼貧其母習紗布以自業嘗攜僧孺至市道遇中丞鹵簿驅迫陸溝中及是拜日引騎清道悲感不自勝同上

南臺舊聞卷三

十

任昉為御史中丞後進宗之時劉孝綽陸倕等及到溉到洽車執日至號曰蘭臺聚倕贈昉詩任君本達識時謂昉為任君比漢之三君同上

王準之自曾祖彪之博聞多識練悉朝儀其家世相傳並詣江左舊事載之青箱世謂之王氏青箱除御史中丞為百僚所仰自彪之至準之四世此職焉同上

宣城王長史張紹遷御史中丞武帝遣其弟綸宣旨曰為國之急惟在執憲直繩用人之本不限升降晉宋時周閔蔡廓兼以侍中為之卿勿疑同上

張緬為御史中丞推繩無所顧望號為勁直武帝遣人

圖其形於臺省以勵當官同上

陸燁父任御史中丞紹泰元年除燁中丞以父任所終固辭陳文帝復拜御史中丞固辭不許乃權換廨宇徙以居之同上

徐陵天嘉六年除御史中丞時安成王瑱權傾朝野直兵鮑僧徽假王威風抑崇詞訟陵奏彈之文帝見陵章服嚴肅若不可犯為欽容正坐陵進讀奏狀時安成王殿上侍立流汗失色陵還殿中郎引王下殿朝廷肅然同上

褚玠遷御史中丞剛毅有膽決其有直繩之稱同上

南臺舊聞卷三

十一

袁憲太建三年累遷御史中丞時豫章王叔英不奉法度逼取人馬憲倭事劾奏免叔英自是朝野嚴憚憲詳練典章尤明聽斷至有微情未盡而有司具法者即伺問為帝言之所申理甚衆同上

元志為洛陽令與中尉李彪爭路俱入見彪曰御史中尉辟承華車蓋駐論道鈎鼓安有洛陽令與臣抗衡志曰臣神州赤縣主晉天之下誰非編氓豈有侑同衆官趨避中尉孝文遂令分路北魏書

臨洮王舉哀兼尚書左僕射元順不肯送名又不送諱中尉舉彈之順奏曰尚書百揆之本今僕射言之責不

宜下諫中尉送名御史詔許之後元子思為御史中尉
朔旦臺移尚書案應朝名帳尚書郎裴獻伯移注云按
蔡氏漢儀御史中尉逢臺郎於複道中尉下車執板郎
中車上舉手禮之以此而言明非敵體子思奏曰臣按
漢書御史中丞為獨坐又按漢書崔瑗傳曰既為中丞
百僚震恐則中丞不揖省郎亦已久矣憲臺不屬都堂
亦非今日又按孝文帝職令朝令失時則御史彈之若
不送名到否何驗獻伯等亂常變紀請付法詔曰國異
政不可據以故事檢孝文帝舊格以聞尋從子思奏

南臺舊聞卷三

士

李彪為孝文所寵性剛直遂多劾糾遠近畏之蒙石屏

氣帝嘗呼為李生謂羣臣曰吾有李生猶漢之有汲黯

同上

魏自正光以後在位多貪污高歡啓以宋游道為御史
中尉北齊王高澄請以崔暹為之以宋游道為尚書左
丞謂曰卿一人處南臺一人處北省當使天下肅清澄
與諸公出之東山遇暹於道前驅為赤林所擊澄回馬
避之尚書令司馬子如太師咸陽王坦之貪黷暹彈之削
其官爵

綱目

崔暹為御史中尉還舉義雲盧潛宋欽道李愔崔贍杜
魏稽華鄭伯偉崔子武李廣皆為御史世稱其知人魏

帝寧華林園謂神武曰所在百司多有貪暴朝廷中有
用心公平直言彈劾不避親戚者王可勸酒神武降階
跪言惟御史中尉崔暹一人謹奉明旨敢以酒勸

南臺舊聞卷三

士

匡曰竊惟白衣元匡歷奉三朝每蒙寵遇諂諂之性簡
自帝心故高祖錫之以匡名陛下任之以彈糾當高澄
之時匡造棺致諫主聖臣直卒以無咎假欲重違先帝
已容之於前陛下亦宜寬之於後未幾匡除平州刺史
同上

高恭之除御史中尉仍兼黃門外執直範內參機密凡
益國利人之事必以奏聞諫諍盡言無所顧忌選用御
史皆當世名輩李希宗李繪陽休之陽斐封君我耶子
明蘇淑宋世良等三十人僕射爾朱世隆當朝權盛
國內見衣冠失儀道穆

字恭之

便即彈糾帝姊齊陽公主

行犯清路執赤棒卒呵之不止道穆令卒棒破其車公主深恨泣以訴帝帝曰高申尉清直人彼所行者公事豈可私恨責之也同上

高祖武德初孫伏伽上言隋失天下者何不問其過也陛下勿以得天下之易而忘隋失之不難也帝大悅報治書侍御史是時軍興賦重伏伽數請墮損帝語裴寂曰隋為無道上下蔽蒙朕虛心虛下冀聞嘉言若李綱孫伏伽可謂諠臣矣俯首嚙然豈朕所望哉唐書列傳宋璟遷左臺御史中丞以頻論得失內不能容勅驟往楊州推按奏曰臣叨居憲府按州縣乃監察御史事今

南臺舊聞卷三

古

非意差臣不識其所由請不奉制無何復令按幽州都督屈突仲翔璟奏曰御史中丞非軍國大事不敢出使且仲翔所犯贓汚耳高品有侍御史卑品有監察御史今勅臣恐非陛下意當有危臣請不奉制月餘詔令副李嶠使蜀璟上言曰臣以憲司位居獨坐今隨蜀無變令臣副嶠何也恐乖朝廷故事請不奉制大唐新語會飛書告張昌宗引相工觀古古者璟請窮治后曰易之等已自言於朕璟曰謀反無容以首原請下吏明國法后不憚姚璹傳詔令出璟曰今觀奉德音不煩宰相擅宣王命后意解許收易之等就獄俄詔原之勅二張

諸謝璵曰公事公言之若私見法無私也唐書

裴度進御史中丞宣徽五坊小使方秋閭鷹狗所過梳官司厚得餉謝乃去下邳令裴寰不為禮因搆寰送詔獄當大不恭度言寰無辜帝曰寰誠無罪杖小使小使無罪且杖裴度曰責若此固宜但寰為令惜陛下百姓安可罪帝乃釋寰同上

盧奕拜中丞自懷慎與及奕三世其官清節似之時傳其美同上

宋中丞劉溫叟好古執禮一日晚過明德門西闕前太租方與黃門數人登樓溫叟知之令傳呼依常而過翌

南臺舊聞卷三

五

日請對且言人主非時登樓則下必希望恩賞臣所以傳呼而過欲示眾以陛下非時不登樓也帝善之山堂肆考仁宗五年九月以程琳為御史中丞張知白嚴器琳當除命喜曰不辱吾筆上疏請罷諸土木營造獨被災郡縣通租帝嘉納之綱目

明道二年太后遺詔尊太妃楊氏為皇太后御史中丞蔡齊入白執政曰上春秋長習知天下情偽豈可使女后相繼稱制乎由是上尊太妃楊氏為皇太后帝始親政同上

至和二年仁宗諭執政曰張昇清直可任風憲乃以為

御史中丞時富弼為相歐陽修為翰林學士論者以為
三得人也仁宗以昇指切時事無所避曰卿孤立乃能
如是昇曰臣愚仰托聖主致位侍從是為不孤今陛下
之臣持祿養望者多而赤心謀國者少竊以為陛下乃
孤立耳帝為感動

宋實錄

嘉祐中以包拯為中丞極言東宮虛位日久天下以為
憂夫萬物皆有根本太子者天下之根本也根本不立
禍孰大焉帝曰徐當議之歸田

御史臺故事三院御史言事必先白中丞自劉子儀為
中丞始榜臺中今後御史有言不須先白中丞至今如

此同上

南唐書開卷三

六

孫抃為御史中丞薦唐介吳中復為御史或問曰君未
嘗與二人相識而遽薦之何也答曰昔人耶星身御史
今豈求識面臺官耶後二人皆以風力聞天下孫晚為
執政嘗歎曰吾何功以輔政惟薦二臺官為無愧耳東

軒筆錄

御史臺有閣史隸臺中四十年以所執之槌侍中丞賢
否賢則橫否則直范祖為中丞一日視其槌直問曰爾
槌忽直豈我之失耶史曰昨日中丞召客論庖人造食
指揮者數四去又教戒之數四大凡役人者授以法觀

其成何俟喋喋之煩若宰天下如此不亦勞乎某心鄙
之不自知其槌之直也范大漸明日視之槌復橫矣上

杜衍為御史中丞論常平法曰歲有豐凶穀有貴賤豪
商大賈乘時賤收水旱之歲則開糴高價以圖厚利而
困吾民諸量州郡遠近戶口衆寡嚴賞罰課官吏出納
無壅增損有宜公糴未充則禁爭糴以規利者糴畢而
儲之則察其以供軍為名而假借者州郡關毋錢願出
官帑助之皆見裨益

歷代名臣傳

南唐書開卷三

七

孔道輔權御史中丞會郭皇后廢道輔率諫官孫祖德
范仲淹宋郊劉湊御史蔣堂郭勸楊偕馬絳段少連十
人詣垂拱殿伏奏皇后天下之母不當輕議絀廢願賜
對盡所言帝使內侍諭道輔等至中書令宰相呂夷簡
以皇后當廢狀告之道輔語夷簡曰大臣之於帝后猶
子事父母父母不和可以諫止奈何順父出母乎夷簡
曰廢后有漢唐故事道輔復曰人臣當道君以堯舜豈
得引漢唐失德為法耶夷簡不答宋史列傳

傅亮俞樞御史中丞奏言人各有能有不能如使臣補
闕拾遺以輔盛德明善攻失以平庶政舉直錯枉以正
大臣臣雖不才敢不盡力若使親人陰私扶人細故則
非臣所能亦非臣之志也

同上

呂公著拜御史中丞入對帝語及西陲事公著曰惟當嚴修武備來則應之以逸待勞若臨遣大臣張皇武事或議深入或求奇功皆非國家至計也

歷代名臣傳

呂誨拜御史中丞上疏劾安石曰大奸似忠大佞似信安石外示模野中藏狡詐陛下悅其才辨而委任之安石初無遠略惟務改作立異罔上欺下文言飾非誤天下蒼生必此人也疏上出知鄧州

同上

熙寧間王安石初拜參政呂誨將入對司馬光亦將侍講適英於路問曰今日請對欲言何事誨舉手曰袖中彈文乃新參也光愕然曰奈何論之誨曰王安石雖有

南臺舊聞卷三

六

時名然好執偏見不通物情置之政府天下必受其弊此乃腹心之患願可錄耶未幾安石變法百姓騷然光退居洛陽每曰呂獻可之先見吾不及也

聞見錄

王安石用事老成多引去楊繪時為御史中丞上言老成人不可不惜當令朝廷舊臣范鎮年六十有三呂誨六十有八歐陽修六十有五而皆致仕富弼年六十有八而引疾司馬光王陶皆五十而求散地陛下可不思其故乎安石怒罷為侍讀學士

續文節

司馬光晉御史中丞疏論修心之要三曰仁曰明曰武治國之要三曰官人曰信實曰必罰其說甚備

歷代名臣傳

蘇轍擢御史中丞時元豐舊黨多起邪說以撼在位呂

大防劉摯惠之欲稍引用以平風怨謂之調停轍面斥其非復上疏曰君子小人勢同冰炭同處則必爭一爭

之後小人必勝君子必敗何者小人貪利忍恥擊之則難去君子潔身重義沮之則引退此輩若返豈肯但已哉必將戕害正人漸復舊事以快私忿人臣被禍蓋不足言所恤者祖宗朝廷也疏入調停之說遂已

同上

徽宗立豐稔除御史中丞首論蔡京之罪京恥及論章惇誤國惇默又言宣仁佐哲宗退黜小人泊小人復用遂造誣謗今宜辨明又史官修神宗實錄輒以王安石

南臺舊聞卷三

九

日錄亂之願擇史臣中飭成書又數言近習之非會曾布由內侍進將拜相公謂臺屬曰盡共論之遣工書布遂相宋名臣言行錄續集

宋孝宗以黃治為御史中丞治密奏曰因言固可以知人輕聽亦至於失人是故聽言不厭其廣廣則無擇擇言不厭其審審則無誤上深然之

萬世正統錄

馮璧權治書侍御史詔問時務所當先者璧上六事大略言減冗食備選鋒緩疑似以慎刑擇公廉以檢吏屯戍革腹削之弊權貴嚴請託之科又條自治之策四謂別賢俟信賞罰聽覽以通下情貶損以謹天戒詔以東

方饑饉盜賊並起以御史中丞完顏伯嘉為宣慰使監察御史道遠從行道遠發永城令簿奸贓伯嘉與今有連付令有司釋簿不問燕語之際又許參佐克忠等重

我愛皆劾之伯嘉竟得罪去金史列傳

御史中丞孟鑄奏彈純石烈執中貪殘專恣不奉法令釋罪之後累遇不俊失師帥之體不稱京尹之任上曰

金史逆臣傳

執中竊人似有跋扈爾鑄對曰明天子在上豈容有跋扈之臣上意寤取閱奏章詔尚書省問之

南臺舊聞卷三

辛

北湖南行省錢糧天祥至鄂州即上疏劾平章岳東木

兇暴不法時桑哥竊國栢與岳東木姻黨為其爪牙羽

元史列傳

翼誣天祥以罪欲致之死繫獄幾四百日阿合馬方用事置總庫於其家以收四方之利號曰和市監察御史范方等斥其非論其力阿合馬知何榮祖

主其謀奏為左右司都事以隸已未幾御史臺除治書侍御史升侍御史又出為山東按察使而阿合馬莫逆

其志矣同上

至元二十五年董文用拜御史中丞文用曰中丞不當理細務吾當先舉賢才乃舉胡祇遒王惲雷膺剏劾紀許楫孔從道十餘人為按察使徐瑛魏初為行臺中丞

當時以為極遠方是時桑哥當國思寵方盛自近戚貴人見之皆屏息文用以舊臣任中丞獨不附之同上至元二十六年立雲南行御史臺起程思廉為御史中丞始至蠻夷酋長來賀詞若遜而意甚倨思廉奉宣上意綏懷遠人且明示禍福使無自外聞者懾服雲南舊有學校而禮教不興思廉力振起之始有從學問禮者

同上

陳天祥陞江南行臺御史中丞上章曰去歲行省右丞劉深遠征八百媳婦國其地為僻陋無用之地人皆頑

南臺舊聞卷三

壬

愚無知取之不足以為利深欺上罔下帥兵伐之經過八番虐害居民中途變生所在皆叛深倉皇逃走以致大敗喪兵十八九棄地千餘里朝廷發四省諸軍以圖收復大起丁夫運送軍糧計二十餘萬正當農時典此大役驅愁苦之人往運數千里軍勞民擾未見休期須上承天意下順人心早正深罪續下明詔示彼一方自有歸順之日疏奏不報歷代名臣傳

董士邈拜御史中丞時丞相完澤用劉深言征八百媳婦國士邈率同列言之奏事殿中畢同列皆起士邈乃獨言今劉深出師以有用之民而取無用之地就令當取亦必遣使諭之不從然後聚糧遣兵視時而動豈得

輕用一人妄言而致百萬生靈於死地帝色變士還猶明辨不止帝曰事已成卿勿復言士還曰以言受罪臣之所當他日以不言罪臣臣死何益帝麾之起左右擁之以出元史列傳

至元二十九年御史中丞崔彥奏四方之人來聚闕下率言事以干進中書樞密宜早為詮定應格者與之不當與者明語言之當者即議施行否則罷道帝嘉納之又奏納速刺丁減里忻都王口濟寧比桑哥衛命江南理美積週期限嚴急行平追逮民至嫁妻賣女殃及親鄰維揚錢塘受害最慘無故而殞其生五百餘人實桑

南臺舊聞卷三

重

哥及其免黨之為也莫不願食其肉臣等共議此三人者既已伏辜宜令中書省御史臺從公論罪以謝天下從之同上

張珪拜江南行臺御史中丞因上疏極言天人之際災異之故其目有修德行廣言路進君子退小人信賞必罰減冗官節浮費以法祖宗成憲累數百言勸大官之不法者不報并及近侍之榮或者又不報遂謝病歸同上時有言近臣受賄者帝怒其非所當言將誅之張珪為御史中丞叩頭諫不聽楊朵兒只言於帝曰誅告者失刑違諫者失誼世無諫臣久矣張珪其中丞也帝喜竟

用珪言拜朵兒只為侍御史同上

大德二年命不忽木行中丞事有因父官受賄賂御史必欲歸罪其父不忽木曰風紀之司以宣政化厲風俗為先若使子證父何以與孝樞密臣受人玉帶微贖不叙御史言罰太輕不忽木曰禮大臣貪墨惟曰贖贖不飭若加笞辱非刑不上大夫之意人稱其平恕同上朵爾直班拜御史中丞監察御史劾奏別兒怯不花章甫上照御史鮑憐直班朵爾直班曰若此則臺綱安在乃再章劾奏不允臺臣皆上印綬辭職帝諭朵爾直班曰汝毋辭對曰臺綱與矣臣安得獨留帝為之出涕同上

南臺舊聞卷三

重

郝天挺拜御史中丞入見首陳紀綱之要以繼為諭曰御史職在擊奸猶鷹揚焉禽之弱者易獲也其力大者必借人力不然不惟失其前禽仍有傷鷹之患矣帝嘉其言既出臺臣皆以為賀風紀大振又上疏陳七事曰惜名爵抑浮費止括田久任使論好事獎農務本勵學養士詔中書省舉行之同上

李好文除陝西行臺治書侍御史時臺臣皆缺好文獨署臺事西蜀奉使以私憾被拾廉訪使曹文博僉事兀馬兒王武事文博死兀馬兒誣服武不屈以輕侮抵罪好文曰奉使代天子行事當問民疾苦然陞邪正今行

省以下至於郡縣未聞舉劾一人獨風憲之司無一免者此豈正大之體乎率御史力辨武等之枉並言奉使不法者十餘事同上

張養浩延祐初為御史中丞時關中大旱民相食既聞命登車就道遇饑者服之死者瘞之經華山憐雨嶽祠泣拜不能起天忽陰翳一雨三日及到官復禱於社壇大雨如注禾黍自生四月未嘗居家止宿公署夜禱於天畫出賑饑無少怠在官法戒錄

洪武元年章溢拜御史中丞務存大體不屑細故或以為言溢曰憲臺百司儀表居其職者當養人廉恥使避

南臺舊聞卷三

雷

而不犯豈宜持撻擊為哉明名臣記

靖難兵起僉都御史程本立出為江西副使未及行值北師渡江本立悲憤自縊死明紀事本末

左僉都御史景清見文皇恆失利劾於衣衽中朝舉出御門清奮躍而前將犯駕文皇急命左右收之得所佩劔清植立嫚罵扶其齒且挾且罵合血直噴御袍乃命剝其皮草積之械繫長安門後駕過索忽斷所械皮趨前數步為犯駕狀上大驚乃命燒之已而上書寢夢清仗劔追繞御座覺曰清猶為厲耶命赤其族同上

右副都御史練子寧縛至闕語不遜文皇大怒命斷其

舌曰吾欲效周公輔成王耳子寧手探舌血大書地上成王安在四字文皇益怒命磔之同上

僉都御史司中召見不屈命以鐵帚刷其膚肉至盡而死姻婭同死者八十餘人同上

右副都御史茅大方聞燕王起兵遣詩淮南守將梅殷曰幽燕消息近如何聞道將軍志不厭艱有火龍翻地軸莫教鐵騎過天河關中事葉蕭丞相塞上功熱馬伏波老我不才無補報西風一度一悲歌文皇登極大方逮至責問不屈與其子順童道壽文生同日棄市同上

萬歷十一年秋邱樞擢左副都御史以一柴車就道既

南臺舊聞卷三

雷

入朝陳吏治積弊八事其言考績請託訪察舉劾提問資格佐貳餽遺諸弊痛切指陳不避忌諱樞強直好搏擊清節為時所稱明史列傳

天啓二年吏部將用太僕卿鍾羽正為左副都御史羽正辭曰馮公從吾僉院已久吾後入先之是長競也西臺何地而可以風有位乎乃受僉都御史而讓從吾為副甫入署即言方從哲無謀無斷似佞似欺宜免其官秩為法受過沈淮結內援招權賄宜遣去其去會朱童蒙以議學擊鄒元標及從吾羽正言書院之設實為京師首善勸不當議禁因自劾乞休同上

馮從吾擢左僉都御史甫兩月進左副都御史廷議三
案從吾言李可灼以至尊嘗試而許其引疾當國何心
至挺擊之獄與發奸諸臣為難者即奸人也由是羣小
惡之已與鄒元標共建首善書院朱童蒙遂疏詆之因
引歸明年起南京右都御史累辭未上同上

天啓四年左副都御史楊漣疏劾魏忠賢二十四大罪
斥其違制制面跪朝政親亂賊為難忠義竊威權而擅
殺逐恣誣陷而播害禁未云從寬氣已賊子只爭一念
放肆遂至不可收拾於今思之兇於肘腋間乎此又寸
鐵忠賢不足為事者疏入忠賢懼甚其黨王體乾及

南臺舊聞卷二

宋

客氏力為保持遂將切責自是忠賢口謀殺漣同上

左先斗拜左僉都御史是時韓爌趙南星高攀龍楊漣
諸人咸居要地先斗與相得甄別流品正人咸頌之而
忌者浸不能容楊漣劾魏忠賢先斗與其謀又與攀龍
共發崔士秀藏私已草奏劾忠賢及魏廣徵三十二斬
罪先遣妻子南還忠賢謂知先假會推事創籍復搆注
文言獄逮至酷訊與漣同日為獄卒所斃同上

崇正末命左副都御史方岳貢以本官兼東閣大學士
故事閣臣無帶都御史銜者自岳貢始同上

甲申賊薄近郊左副都御史施邦曜語兵部尚書張縉

彥徽天下兵勤王縉彥慢弗省邦曜太息而去城陷趨
長安門聞帝崩慟哭曰君殉社稷矣臣子可偷生哉即
解帶自經僕救之蘇恨曰是兒誤我乃命家人市信石
雜燒酒即途中服之血遂裂而卒同上

南北朝有書侍御史多以大將軍府參軍郎中為
之與治書侍御史不同官制不載按南史云何思
澄自廷尉遷書侍御史宋齊以來此職甚輕天監
初始重其選入北史陽固傳宣武末遷書侍御史
中尉王顯起宅既成集僚屬饗宴酒酣問固曰此
宅何如固曰晏嬰激臨流傳於今豐屋生災著於

南臺舊聞卷三

宋

周易此蓋傳舍耳惟有德能卒願公勉之顯默然
則中尉與書侍御史非同官明矣又高道悅徵兵
奉雍以使者書侍御史薛聰侍御史主文中散元
志等稽違奏舉其罪或謂書侍御史應作侍書御
史侍御史主文中散魏書無史字

南臺舊聞卷三

南臺舊聞卷四

憲署 監開鼓院附

北平 黃叔瓚

玉園輯

成帝時以御史大夫為大司空御史府史舍百餘區井水皆竭又其府中列柏樹常有野鳥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曰朝夕鳥鳥去不來者數月長老異之後果廢御史大夫為大司空前漢書

御史所居之署漢謂之御史府亦謂之御史大夫寺寺在大司馬門內無塾其門署用梓板不藏色顏曰御史大夫寺亦謂之憲臺後漢以來謂之御史臺亦謂之蘭臺寺梁及後魏北齊或謂之南

南臺舊聞卷四

一

臺後周曰司憲屬秋官府隋及唐皆曰御史臺龍朔二年改為憲臺咸亨元年復舊門北開主陰殺也北齊楊都故事御史臺在宮闕西南其門北開取冬殺之意今都臺門不北向者蓋欲變古之制或建造者不習故事耳龍朔中改司經局為柱坊置司直為東宮之憲府亦開北門以象御史臺其例明矣或云隋初移長安城造御史臺時以兵部尚書李國通檢校御史大夫欲於尚書省近故開此門非也通典御史臺御史廳前有兩株柏樹中李元同張仁禕為侍御史所植也杜易簡為之贊曰爰有貞柏從植清臺唐武后時改為肅政臺置左右二臺其左臺本御史臺也又別置右臺右臺地即今太僕寺是也本隋長秋監地

武后改為司官臺移於街北遂以其地置右臺太極初左臺大夫竇懷貞表請依貞觀故事遂廢右臺以其地為御史臺使院開元八年移太僕寺於此通典

唐會昌中監察御史鄭路所畫體察廳謂之松廳蓋廳內有古松也因諸錄

舒元興御史臺新造中書院記王者執生殺之柄造天下使百度順而已矣其或不順與順而不得其度者皆屬於御史府府之動靜為朝廷紀綱之職與百司絕類蓋百司生其署但專局而已入於朝與啓事於丞相府亦不出乎其位是以朝罷而各復其司以

南臺舊聞卷四

二

無事於朝堂與中書也若御史臺每朝會其長總領屬官謁於天子道路誰何之聲達於禁扉至舍元殿西廡使朱衣從官傳呼促百官就班遲曉文武臣僚列於兩觀之下使監察御史二人立於朝堂輒道以監之隸人報點監者押百官由通乾觀象入宣政門及班於殿庭則左右巡使二人分押於鐘鼓樓下若兩班就食於廊下則又分殿中侍御史一人為之使以蒞之內謁者承旨喚仗入東西閣門裁冠曳組者皆趨而進分監察御史二人立於紫宸屏下以監其出入爐烟起天子負斧扆聽政自螭首龍池南屬於

文武班則侍御史一人盡得專彈舉不如法者由是吾府之屬入殿內其職益繁其風益峻故大臣由公相已下皆屏氣竊息注萬目於吾曹吾曹坐南臺則綜覈天下之法立內朝則約繩千官之失百司有滯疑之事皆就我而質故乘輿所在下馬成府釐朝廷之綱目與坐臺之判決者相半是以御史府故事於中書之南常有理所先時惟中丞得專寓於尚舍一院若雜事與左右巡使則寓於西省小胥之廳下遇大朝會時吾屬皆來則息憇於雜事巡使之地既寓於小胥則我賓客也每亡事而去則主人必坐而入

南臺舊聞卷四

三

諠譁狼藉其態萬變向之霜枝盡為涕唾矣豈吾君以天下綱紀屬之於我之意耶太和三年御史知雜事瑯琊王君以寓直省院為數乃議於中丞曰此前日之闕也中丞能為之豈直柏署之光乎賀羽儀吾府之多也事得聞於上上詔度支出錢百萬以資焉乃於政事堂直阡之南選地以作之合為三院由東為首其一為中丞其二為雜事其三為左右巡使若中丞升為大夫改官不改院若三院必朝集堂院附於軹事殿察附於巡使其名總號為御史臺中書南院院門北開以取其嚮朝廷也若百官之請事羣吏

之參謁入吾門抵伺於屏者見吾軒堂塔閣之嚴固不俟戒而自肅為此者何尊天子也吾府為天子耳目宸居堂陛未有耳目聰明堂陛峻正而天子不尊也天子尊未有姦臣賊子而不滅也姦臣賊子盡滅矣可以自朝廷至於海隅蕩蕩然何所不理哉

張良器烏臺賦士有利於鴻漸者觀乎憲臺降太液邇蓬萊風威四驚霜氣慘推地疏曹而獨秀岳對禁而分開提綱必理舉職惟才門凌晨而身出樹夕陽而烏來嚴城岑寂靈臺泰產直狀臨而愈明偽迹投而遽刻故座有羣法門無盤板理綏擾而庭幽事雖

南臺舊聞卷四

四

煩而人簡及夫貪吏無厭豪宗不戒酷奮黔俗洪威桎梏是司也故以矜遠聲哇長喙奉絲綸以選察騰錦車而遙屈則跋扈顏沮強梁志憊望駟馬而踟躕仰繡衣而下拜是知上能贊聖下足安凡顧盼而朝班已肅推彈而邦度增嚴庶幾厥能請循其始官則秦置臺則漢起或掌方書或稱柱史朱何以忠雅標懿桓陳以剛直著美上封則起於鄭均埋輪則遠聞張紀虞詡之人方側目暴勝之名兼直指皆玉秀珠明鷹隼視既幹時而助化亦圖國而遠恥莫不才扶主以成功主因才而共理唐繼玉葉蓋臣惟哲法

省廳劉臺兼員薛昂諒階字奮迅霜雪耿獨坐而情雄邀羣司而位絕豈徒以聲動僚寮逡巡朝列倚吾道之將行庶從茲而振節

石林葉氏曰唐三院御史謂侍御史與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也侍御史所居曰臺院殿中曰殿院監察曰察院此其公字之號非官稱也侍御史自稱端公知雜事則稱雜端而殿中監察則稱侍御史近世殿院察院乃以名其官蓋失之矣而侍御史復不稱臺院止曰侍御端公雜端則私以相號而不見於通稱各從其所沿襲而已

南臺舊聞卷四

五

宋仍唐制有三院中興前又有三京留司御史臺管勾臺事各一人文獻通考

石林葉氏曰兩京留臺皆有公字榜曰御史臺舊為前執政重臣休老養疾之地故例不事事皇祐間吳正肅公為西京留臺獨舉其職時張堯佐以宣徽使知河南府郡政不當有訴於臺者正肅即為移文詰之堯佐惶恐奉行不敢異其後司馬溫公熙寧元豐間相繼為者十七年雖不甚預府事然亦守其法令甚嚴如國忌行香等班列有不肅亦必繩治自創置官觀後重臣不復為率用常調庶官比宮觀給使請

俸差優耳朝廷既但以此為恩故來者奔走府廷殆與屬吏無異矣

曾肇重修御史臺記恭惟神宗皇帝受命承序十有九年建立經常皆應古義好惡無私賞罰不借而綱紀是張宮室勿營池籞苟完而府寺是崇故能垂精風憲之司以啓後嗣之意二聖恭已開闢言路耳目之地寵遇莫抗故能新是棟宇以成前人之志是宜著在文字刻之金石垂休無窮雖然臣嘗聞之責人非難責己惟難御史責人者也將相大臣非其人百官有司失其職天下有敗法壞紀服讒蒐隱者御史

南臺舊聞卷四

六

皆得以責之然則御史獨無責乎哉居其位有所不知知之有所不言言之有所不行行之而君子病焉小人幸焉此御史之責也御史雖不自責天下得以責之惟其不難於責已則施於責人能稱其任矣能稱其任然後危冠盛服崇墉峻宇游焉息焉可以無愧苟異於是得無餒於中哉故不自揆輒因承詔誦其所聞以告在位者使有以仰稱列聖褒大崇顯之意焉

蘇軾御史臺榆槐竹柏四首我行汴隄上屢見榆陰綠千株不盈畝新伐同一束及居幽囚中亦復見此

南臺舊聞卷四

七

木盡皮溜秋雨病葉埋壙曲誰言霜雪苦生意殊未足坐待春風至飛英覆空屋檢憶我初來時草木向衰歇高槐雖經秋晚蟬猶抱葉淹留未云幾離離見疎笑棲鴉寒不去哀叫饒啄雪破巢帶空枝疎影挂殘月豈無兩羽翔伴我此愁絕檢今日南風來吹亂庭前竹低昂中奇會甲刃紛相觸蕭然風雪意可折不可辱風雪亦已回倚倚散青玉故山今何有秋風荒籬菊此君知健否歸掃南軒綠竹故園多珍木翠柏如滿葦幽囚無與樂百日看不已時來拾流肪未忍踐落子當年誰所種少長與我齒仰視蒼蒼輪所聞固多矣應見李將軍落溫御史檢

陳賈御史臺廳壁記宋朝三院御史皆得論政事糾官邪元豐紹聖著於甲令其用峻故其選精一時列職其間悉由天子親擢太上中興大明國是耳目所寄必惟其人紹興更化詔陳公正之上以革歸交合黨之風已而又降札書刊元豐手詔於臺院蓋欲遵用忠純體國之人以成篤厚之政先後丁寧昭若日月龍蛇飛動玩瑛光輝聖意相傳家法不改實我宋維持紀綱之盛事凡職於此者宜有考焉

登聞鼓院宋朝鼓在宣德門南街之西廊院在外門西

南臺舊聞卷四

八

之北廊舊曰鼓司景德四年五月改今名凡文武臣傳聞門無例通進文字者諸色人進狀並先經登聞鼓院除告重機密事及論訴在京臣僚即依例實封如進入後審狀有異同虛妄及夾帶他事並科違制之罪淳化三年置理檢使院在宣德門外西北廊鼓院之西令登聞鼓司進狀人有稱冤濫沉所者即引送理檢院審問未經鼓院進狀檢校不得收接未經檢院不得接駕進狀違者依法科罪烏臺筆補

登聞鼓院唐置歷宋朝太平興國九年改應為檢東延恩曰崇仁南招諫曰思諫西中寬曰申明北通元曰招賢政區院曰登聞鼓院在宣德門東廊之北景德四年五月改為登聞鼓院勒如急速文字盡時進入常程文字一例每五日一次於檢院內通進同上

遼南面有御史臺金御史臺登聞鼓院隸焉元立憲臺續文獻通考

鼓院在掖門東檢院在掖門之西無故入御史臺杖六十撾鼓者先杖八十烏臺筆補

王惲狀竊見一等紅安小民苦無冤抑如婚姻田宅戶門等事往往報便接駕唐突聖主愛民心切必奉勅旨令有司理問則是萬乘帝王之尊下行有司之

事合無建立登聞鼓院如有指陳軍國大事朝政得失大段冤抑累經訴理未獲辨明或事不機密者許令投進以聞使天下冤抑之情得以上達而朝廷尊嚴之勢狂妄小民亦不能咫尺輕近矣同上

明初制一循元舊洪武十四年始改為都察院建文初改為御史府十三道御史曰左右兩院監察御史永樂鼎革悉復洪武之制其後移都察院於北京而留都曰南京都察院略如六部矣續文獻通考

登聞鼓院在西長安門小廳三間東向傍一小樓懸鼓俾冤民擊之每日科道官各一員錦衣衛官一員輪司

南臺舊聞卷四

九

其事民有冤抑有司不為申理具狀遞政司又不為轉奏審實列其狀以聞永明夢餘錄

方孝孺御史府記上嗣位之初卽下明詔行寬政赦有罪蠲租鉅萬計去事之妨民者明年分遣使者問海內所患苦貧賤平吏罪至死者多全活之於是刑部都察院論囚棍徒歲減三分之二人皆重於犯法二年春二月甲子有詔項以訴狀繁易御史臺號都察院仍漢制為御史府專以糾貪殘舉循良匡政事宜教化為職省御史定為二十八人務為忠厚以底治三月戊辰賜御史衣明日已巳以都察院舊署

在太平門之北於朝陽為難命即詹事府為御史府

賜宴於新治勅令臣某記其事臣惟御史之官始於周其職之所治與權任之輕重雖累變不常然得其人則綱紀振而國體尊非其人則人望不肅而是非錯謬然專任以刑獄則自近代始往者法吏持刑深刻犯者滋衆先皇帝甚厭苦之欲有更改而未暇今皇上以德養人羣生喜悅訟者哀止復古官名以修善政實行先帝之遺志自今居是府者其敬承聖訓凡便於國利於民者則言之為國之益為民之病者則去之母溺於私而枉其所守毋攝於勢而屈所當

南臺舊聞卷四

十

為一以道輔佐天子行德政使黎民醇厚如三代盛時斯不負建官圖治之意苟為不然舍其大而務其細或事小忠末節以市名或為詭行儉言以規榮利於民之治否國之安危無預焉則是官之名雖更而實之可厭苦者自若也奚可哉臣幸執筆從太史之後故書其事以為居位者規

南臺舊聞卷四

南臺舊聞卷五

北平 黃叔敏 王國楨

建置

侍御史

法駕每出侍御史執法以督整車騎謂之護駕後漢與

侍御史於周為柱下史老聃嘗為之秦時張蒼為御史

主柱下方書一名柱後史亦為侍御史漢因之凡十五

員漢舊儀曰漢御史其四十五人皆六百石其十五人

俱給事中殿中為侍御史宿殿在石渠門外二人尚書

四人持書給事二人侍前中丞一惠帝初置御史監三

輔郡其後又置監御史後漢亦有侍御史員察舉非法

受公卿郡吏奏事有違失舉劾之凡郊廟之祀及大朝

會大封拜則一人監威儀有違失則劾奏以公府掾屬

高第補之或故牧守議郎郎中為之初上稱守滿歲拜

真出劇為刺史二千石平遷補縣令見中丞執板拊順

帝復絕他選專用宰士有三閤三府各一舉劾案章事

無大小尚書受成而已又按二漢侍御史所掌凡有五曹

一曰令曹掌律二曰印曹掌刻三曰供曹掌祭四曰尉

馬曹掌馬五曰乘曹掌車魏置八人晉侍御史九人頗

用郡守為之品同持書而有十三曹史曹掌第曹直事

外都督曹錄曹符節曹水曹中書曹印曹中書曹書

東晉初省錄第曹置庫曹後分庫曹置內左庫外右庫

二宋代多併諸曹凡十御史焉齊有十人梁陳皆九人

唐曹糾察不法後魏御史甚重必以對策高第者補之

侍御史與殿中侍御史畫則外臺受事夜則番直內臺

御史舊式不從臺主簡代延昌中王顯有寵於宣武為

御史中尉始請革選北齊有八人後周有司憲中士則

其任也隋侍御史八人猶踵後魏革選開皇之後始自

吏部選用仍依舊入直禁中大業中始罷御史直宿臺

內文簿皆待書主之侍御史但侍從糾察而已唐貞貞

觀初以法理天下尤重憲官故御史最為雄要其將除

拜皆吏部與臺長官宰相議定然後依遺例補奏其內

詔別拜者不在其限麟德以來用人尤重選授之命不

由銓管及李義甫掌大選罷任既重始得補之自義甫

之後無出於吏部者侍御史凡四員內供奉二員掌糾

察內外受制出使分判臺事又分直朝堂與給事中中

書舍人同受表裏寬訟迭知一日謂之三司受事其事

有大者則詔尚書刑部御史臺大理寺同按之亦謂之

三司推事武后時刑獄滋章凡二臺御史以諫暴為事

猜阻傾奪更相陵搆神龍以來稍革之其後名流謹選

俾於貞觀永徽矣侍御史之職有四謂推鞠彈舉公廨

知公雜事總判定殿中監察以下職事及進名改轉臺

兩事臺事

南臺舊聞卷五

一

南臺舊聞卷五

二

內之事悉主之號為臺端人稱之曰端公其知雜事者謂之雜端最為雄劇食坐之南設橫榻謂之南牀殿中監察不得坐凡侍御史之例不出累月則還登南省故號為南牀太極以前二臺朝列之制侍御史與殿中體仗入分居兩行東行在侍中黃門侍郎給事中後起居中書令侍郎舍人後起居舍人常承詔者各五日有旨侍諫議大夫御史中丞大夫下召御史不呼名則承詔者出承詔御史舊在西侍御史或闕則假殿中承乏至德以來諸近使府參佐多以省郎及御史為之或兼或攝諸使官亦然通典

持書侍御史者本漢宣帝元鳳中因路溫舒上書宜尚

南臺舊聞卷五

三

德綏刑帝深采覽之季秋清獻帝幸宣室齋居而決

事令侍御史二人持書故曰持書侍御史烏奎筆補

御史有三院一曰臺院侍御史諫焉二曰殿院殿中侍

御史諫焉三曰察院監察御史諫焉唐百官志

侍御史掌糾舉百僚推鞠訟獄其職有六一曰奏彈二

曰三司三曰西推四曰東推五曰贓贖六曰理匯凡有

制勅付臺推者則按其實狀以奏若尋常之獄推訖斷

於大理凡事非大夫中丞所劾而合彈奏者則具其事

為狀大夫中丞押奏唐六典

侍御史一人掌貳臺政宋職官志

宋仍唐制貳中丞據臺院天禧中置言事御史後久不除慶歷五年復置文獻通考

遼會同元年置侍御史金侍御史二員續文獻通考

至元五年設侍御史從五品十九年陞正五品大德十

一年陞從二品後定置二員元百官志

明初有侍御史後罷明會典

明太祖諭侍御史原吉等曰比來臺臣久無諫諍豈

朝廷庶務皆盡善抑朕不能聽受故爾默然乎爾等

以言為職所貴者忠言日間有益於天下國家若君

有過舉而臣不言是臣負君臣能直言而君不納是

南臺舊聞卷五

四

君負臣朕嘗思一介之士於萬乘之尊其勢懸絕平

居能言臨對之際或畏不能盡其詞或倉卒不能盡

其意故嘗齎色以納之惟恐其不盡言也至於言無

實者亦略而不究蓋見秦漢以來季世末主護短惡

諫誅戮忠直人懷自保無肯為言者積咎愈深遂至

不救夫日月之行猶有薄食人之所為安能無過惟

能改過便可成德矣

殿中侍御史

魏蘭臺遣二御史居殿中察非法即殿中侍御史之始

也晉置四人江左多置二人梁有四人掌殿中禁衛內

事後魏北齊有之隋初改曰殿內侍御史置十二人至
煬帝省唐置六員初有二員貞觀二十二年內供奉三員初掌駕出於國簿內糾察非違餘同侍御史唯不判
事咸通以前遷轉及職事與侍御史相亞開元以來權
歸侍御史而遷轉猶同兼知庫藏出納及宮門內事知
左右巡分京畿諸州諸衛兵禁隸焉彈舉違失號為副
端開門之外百僚班序有離立失列言舊而不肅者則
糾罰之或缺吏部以他官攝之其部杜巡幸大備內簿
出入由旌門者監其隊伍初武后時有殿中裏行及員
外殿中御史官或起家為之而即真者神龍以來無監

察則有裏行通典

南齊書開卷五

五

殿中侍御史掌殿廷供奉之儀式凡冬至元正大朝會
則具服升殿若皇帝郊祀巡省則具服從旌門往來檢
察視其文物之有虧闕則糾之凡兩京城內則分知左
右巡各視其所巡之內有不法之人唐六典
唐天成二年御史臺奏曰每遇入閣日欲依常朝例差
殿中侍御史二員押鐘鼓樓位緹供奉官班出入所冀
共為糾察從之五代會要

殿中侍御史二人正七品官掌言事分糾大朝會及朔
望六參官班序東西對立彈劾制侍御史兼知雜事殿

中侍御史兼左右巡使監察御史兼察使官卑而入殿
中監察御史者謂之裏行元豐八年詔殿中侍御史兼
察事監察御史兼言事文獻通考

殿中侍御史二員正四品至元五年始置秩正七品後
陞正四品凡大朝會百官班序其失儀失列則糾罰之
在京百官到任假告事故出三日不報者則糾舉之大
臣入內奉事則隨以入不可與聞之人則糾避之元百官志

監察御史

始秦以御史監理諸郡謂之監御史宋魏鶴山古今考
理諸郡謂之監史職固策有韓安邑之御史漢省其官
則以御史監郡六國亦有之非自秦始也

南齊書開卷五

六

晉太元中始置檢校御史以吳混之為之掌行馬外事
晉志古司諫掌行馬外事晉通江龍亦蘭臺之職禁有
御史齊以來無開後魏太和末亦置此官宿直外竟不
得入宿內省北齊檢校御史十二人後周司憲旅下士
八人蓋亦其職通典

制詔御史諸侯王或欲推私恩分子弟邑者令各條上
朕且臨定其號名史記

前漢百官表其治書符璽者印綬比二百石以上皆銅
印黃綬漢官儀尚璽四人據史趙竟為符璽御史尚璽
者也晉職官志符節御史秦符璽令之職也漢因之

次御史中丞掌綴節銅虎符竹使符及泰始中武帝省併蘭臺置符節御史掌其事焉烏臺筆補

晉職官志按魏晉官品今又有防禁御史第七品蘭臺之職也同上

光武建武初征伐四方始權置督軍御史事竟龍東晉李武太元六年復置階端帝時監軍御史同上

北齊司馬子端選御史表周興鐵柱漢制緇衣臂白筆而繩違駁馳馬而明目故能出則督察萬里入則糾劾百僚揚推而言惟賢是寄必須名高河朔價運

漢南諤諤清風翩翩妙技心焉靡石直也如絃有衆

南臺舊聞卷五

七

此者實所飢渴

御史臺省殿內御史員增監察御史員十六人加階為從七品開皇中御史直宿禁中至是罷其制五年增侍御史為正七品唯掌侍從糾察後又增置御史從九品尋又省隋百官志

隋開皇二年改檢校御史為監察御史凡十二人煬帝增置十六員掌出使檢校唐監察御史十員初四員貞觀二十二年加二員顯慶中加裏行五員開元初革以殿中掌左右巡監察或權掌之非本任也職務繁雜百官畏懼其選拜多自京畿縣尉又有監察御史裏行者太宗置自

馬周始焉初馬周以布衣有詔令於監察御史裏行選以為省高宗時王本立自忻州定襄縣尉為之凡裏行皆受律於本官多復本官者武后時復有賈自王大寶後罷本官條方有即真者

外監察試監察或有起家為之而即真者又有臺使八人俸亦於本官請餘同監察時人呼為六相史部式其試監察神龍以來無復員外及試但有裏行凡諸內供奉及裏行其員數各居正官之半惟俸祿有差職事與正同通鑑高宗時方置內供奉及裏行官皆非正官也開元初又置御史裏使及侍御史裏使殿中裏使監察裏使等官並無定員尋省建中三年御史臺請置推官二人常與本推御史同推覆奉敕依通典注

南臺舊聞卷五

八

唐龍朔元年置侍御史裏行殿中裏行監察裏行武后文明後顯以裏行名官長安二年復置內供奉官舊制掌殿庭供奉之儀式每朝與侍御史隨仗入位在少丞下給事中中書舍人後烏臺筆補

宋初御史多出外任風憲之職以他官領之太平興國三年詔本司自薦屬官俾正名舉職天禧元年詔別置御史六員不兼他職月須一員奏事專任彈舉有急務聽非時入對嘉祐四年中丞韓絳請置裏行從之文獻通考明道二年詔宰相毋得進用臺官言者謂臺官必由中旨乃祖宗法也帝曰祖宗法不可壞宰相自用臺官則

宰相過失無敢言者矣故詔自今臺官非中丞之雜保

薦者毋得除授

綱目

皇祐三年仁宗宣諭宰臣曰諫官御史必用忠厚純直通世務明治體之人以革浮薄之俗自是詔舉御史必

載帝言降勅

宋會要

治平二年兼侍御史知雜事呂誨上言臺諫者人主之耳目舊三院御史常有二十員而後益衰減今臺閣中

丞御史五員惟三人在職封章十上報聞者八九諫官

二人一他遷一出使言路壅塞竊為陛下惜之

歷代名臣傳

治平四年中丞王陶言奏詔舉臺官而才行可舉者多

南臺舊聞卷五

九

以資淺不應格乃詔舉三丞以上知縣為某行

宋職官志

熙寧三年除秀州軍事推官李定權監察御史某行宋

敏求繼詞頭云去歲驟用京官今又募職官便昇朝著

峻處糾繩之地臣恐未厭衆議五年詔秘書殿中內侍

省不隸六察如有違慢委言事御史彈奏七年以六察

官為監察御史八年詔監察御史兼言事乾道二年詔

自今非經兩任縣令者不得除監察御史著為條今

文獻通考

唐張九齡言於元宗曰凡不歷縣今不得任臺郎給舍宋孝宗定知縣以三年為任未滿兩任不除監察

御史此開元乾道之吏治所以獨高於近代也

日知錄

大觀時胡舜陟為監察御史奏御史以言為職故自唐

至本朝皆論時事擊官邪與殿中侍御史同崇諷聞大

臣欲便已遂變祖宗成憲南臺御史始有不言事者多

事之時以開言路為急乞下本臺增入監察御史言事

之文以復祖宗之制又奏上殿班先臺後諫祖宗法也

今臺臣在諫臣下乞今後臺諫同日上殿以臺諫雖歷

為先後

宋史列傳

王炎雙溪集曰昔漢部刺史以六條察州五條以察

二千石而一條以察大姓強宗墨綬以下不與焉非

南臺舊聞卷五

十

故嚴於其大而略於其小也以為大吏有所畏忌則

其小者不治而自肅也今外之臺府與內之臺諫不

論貴近而論處僚不按郡守而按小吏則人情不服

而法不平矣聞南軒先生有言曰帥桂四年但按四

郡守微如簿尉縱有姦賊為害也小不若先治其大

者此至論也

金選監察御史尚書具才能者疏名進呈以聽制俟任

滿御史臺奏其能否仍視其所察公事具書於解由以

送尚書省如所察事皆無謬戾為稱則有陞擢庸常者

臨期取旨不稱者降除任未滿者不許改除大定二十

七年前常令六十以上者為之後臺官以年老多廢事為言乃勅尚書省於六品七品內取六十以下廉幹者備選二十九年今臺官得自辟舉明昌三年復命尚書省擬注每一缺則具三人或五人之名取旨授之永安三年勅監察給由必經部而後呈省泰和七年勅尚書自今初授監察者令進利害帳子以待召見貞祐元年減定監察御史為十二員四年命臺官辟舉以名申省定其可否與定四年減四員五年勅監察御史所彈事同列不得與聞著為令

續文獻通考

察院秩正七品監察御史三十二員司耳目之寄任刺

南臺舊聞卷五

十一

舉之事至元五年始置御史十一員悉以漢人為之八年增置六員十九年增置一十六員始參用蒙古人為之至元二十二年參用兩儒二人

元百官志

洪武元年詔御史臺監察御史提刑按察司耳目之寄肅清百司今後慎選賢良方正之人以副朕望意宣德三年令都察院選進士監生教官堪任御史者於各道歷政三箇月考其賢否第為三等上中二等授御史下等送回吏部正統四年令凡都察院各道監察御史並首領官按察司官並首領官自今務得公明廉重老成歷練之人奏請除授不許以新進初仕及知印承差吏

典人員充用又令吏部於進士監生教官儒士出身曹歷一任者選送都察院理刑半年考試除授六年奏准凡御史員缺於行人博士知縣推官斷事理問及各衙門司務各按察司首領官進士監生出身一考兩考者吏部揀選送院問刑半年堂上官考試除授景泰六年奏准進士年三十以上并歷事聽選監生原係舉人者及考滿在部教官該陞者通取赴吏部考試職一載滿日仍從本院堂上官考察成化十年令御史缺選進士三十以上者問刑半年考試除授博士行人推官知縣兼選仍試聽選弘治元年奏准行人知縣等官送都察

南臺舊聞卷五

十二

院理刑半年滿日聽本院考察各注考語送吏部選用嘉靖六年奏准御史有缺兼取主事評事資望相應者考補隆慶四年奏准歷俸將及三年中書行人升已及三年博士助教等官及各部員外郎主事選改萬歷二年命各部員外郎不准改授御史

明會典

洪武十七年以秀才宋矩等十七人為監察御史

明紀事本末

御史分十三道御史巡按以至他公委出則奏請還則考核然御史獨不係都察院以示得相糾察

續文獻通考

永樂六年巡狩侍從御史二十四員遇萬壽聖節公侯

駙馬伯文武官四品以上近侍官及監察御史預宴五品以下賜鈔經過郡縣分令給事中監察御史存問高年頒幣帛酒肉 嘉靖十八年南巡扈從十三道監察御史二員 同上

永樂七年命署吏部事方賓簡南京御史之才者召來賓奏御史張循理等二十八人可用上問其出身賓言循理等二十四人由進士監生洪秉等四人由吏上曰用人雖不專一塗然御史固之司直必有學識達治體廉正不阿乃可任之若刀筆吏知利不知義知刻薄不知大體用之任風紀使人輕視朝廷遂黜秉等為序班諭自今御史勿復用吏 日知錄

南臺舊聞卷五

五

御史分為十三道凡四等寄以言責倣保氏之掌諫委以代巡倣揮人之巡行天下合清軍巡鹽省惟三人倣王制歲使大夫監於諸侯之國國三人者也 廣治平監御史考核郎漢宣命御史考殿最也書以考語即唐人第其善最也稽其牌冊引以奏對即宋人之引對磨勘也 春明夢餘錄

景泰初御史張子初練綱等言御史從大臣保舉而任則大臣有過必鉗口卷舌而不敢言其有請囑必俯首帖耳而不敢異願侍之以清弊源下部議部是御史言

同上

舊制御史百餘員至萬歷末十三道止五人一人領數職在外巡按率不得代都御史數年空署帝素惡言官前此考選除授者率俟命二三年及是侯八年宰臣請至數十疏竟不下帝自以海宇承平官不必備有意損之 明史

南臺舊聞卷五

南臺舊聞卷五

五

南臺舊聞卷六

北平 黃叔瓚 王國輯

官儀

漢直指使持令衣繡衣烏臺筆補

法冠一曰柱後高五寸以纁為展甯鐵柱卷執法者服之侍御史廷尉正監平也或謂之獬豸冠獬豸神羊能別曲直楚王常獲之故以為冠胡廣說曰春秋左氏傳有南冠而縶者則楚冠也秦滅楚以其君服賜執法近臣御史服之後漢書服志

大駕屬車八十一乘皆尚書御史所載最後一車懸豹

南臺舊聞卷六

尾蘇軾注侍御史同

侍御史一名柱後史謂冠以鐵為柱言審固不撓也威烈赫奕莫之敢犯真御史守中丞持書服其冠上事言守關移稱真自漢以來皆朝服法冠通典

杜詩歲中三遷為侍御史世祖召見賜以禁戟漢杜詩

明帝見殿中侍御史簪白筆側陞而立問此何官辛毗

曰此為御史簪筆書過以紀不依古法者今直備位罷

筆耳魏志

齊代舊事籍田使御史乘馬車載耒耜於五輅後梁天

監十二年以御史掌視為輕省以侍中耒耜隋禮儀志

初定法冠一名獬豸冠鐵為柱其上施珠兩枚為獬豸

角形法官服之開皇中御史戴却非冠而無此色新制

又以此而代却非御史大夫以金治書侍御史以犀侍

御史以下用麀羊角獨御史司隸服之同上

侍御史彈劾則大夫中丞押奏大事法冠朱衣繡裳白

紗中單小事常服殿中侍御史元日冬制朝會則乘馬

具服戴黑貂升殿唐百官志

舊制御史以鸞羽飾束以白鸞察泉中魚象御史察隱

微之罪唐書儀

御史有八印臺印隨從印左巡印右巡印監倉印監庫

南臺舊聞卷六

印監察印出使印同上

每出入行步侍御史在柱裏殿察兩院在柱外唐職林

朝日殿上設繡宸蹕席熏爐香案御史大夫領屬官至

殿西廡從官朱衣傳呼促百官就班文武列於兩觀監

察御史二人立於東西朝堂輒道以誨之平明傳點畢

內門開監察御史領百官入次黃麾仗殿中侍御史分

導左右各令御史一人騎從居黃麾後唐儀衛志

元宗詔殿中侍御史糾察諸衛大將軍中郎以下給袍

者皆易其繡文唐車服志

御史故事殿中得立五花軛用紫鞍褥之類號為七貴

御史遺長官於途皆免帽降乘長官戰慄辭而止焉乾封中王本立為御史憲氣頗高途逢長官端揖而已自是或降而立或一足至地或側鞍跪迎輕重無常開元以來但舉鞭登揖而已監察御史服之御史冠其梁上刻木為獬豸角碧粉塗之梁數從本品立筆古人臣簪筆之道象其制削竹為幹裹以緋羅以黃絲為毫拓以銀錄葉插於冠後 宋初御史皆重戴餘官或戴或不戴太宗淳化二年御史臺舊儀三院御史在臺及出使並重戴事已久廢其御史出臺為省職及在京釐務者請依舊儀達者罰俸一月從之 宋史原志

南臺舊聞卷六

三

知雜御史遇尚書侍郎諸司三品金吾大將軍統軍諸位上將軍分路而行 熙寧二年定臣僚御路上馬之制近上臣僚並於御路上行馬御史中丞知雜御史金吾并攝事清道呵止行人 宋禮樂志

官告之制大觀初著新格凡文武官綾紙五種分十二等大綾紙一等八張盤毬錦標大牙軸色帶左右司郎中司業侍御史等用之內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用九張此其小異者也 紹興二年詔四品以下官及監察御史以上官告並用錦標外其餘官并封贈權用纈羅

禁中惟有三省得告宰相告於中書翰林學士告於本院御史告於朝堂皆用朱衣吏謂之三官告 宋會要

曹修古嘗偕三院御史十二人晨朝將至朝堂黃門一人行馬不避呵者止之反為所窘修古奏前史稱御史臺專則天子尊故事三院同行與知雜事同今黃門侮慢若此請付所司勒治帝聞立命答之 宋史列傳

南臺舊聞卷六

四

舍人甚熟近日曾聞其上殿言何事洙答以彼此臺諫官不相往來不知言何事國朝故實臺諫官元不相見故趙清獻公為御史論陳恭公而范蜀公以諫官與之爭元豐中又不許兩省官相往來鮮于子駿乞罷此禁今兩省合為一府居同門出同幕與故事異而執政祭祠行事與監察御史不相見云 宋史原志

元豐元年詳定鹵簿車十二乘處設於法駕之後實近曠左之嫌請令尚書御史乘之 大駕國簿國初導駕官侍御史二人分左右御史中丞二人分左右次黃麾旗二殿中侍御史 人騎 今史四 紹興前部黃麾使第

一部殿中侍御史二員驛二部三部四部五部六部殿中御史並如初部

宋儀衛志

從五品侍御史等官凡同品者本破七人侍御史引從則給緋衫正七品殿中侍御史等官凡同品者本破四人本破如牽提之職內外正四品以下設之以射御軍充

監祭御史解牙冠青綾金佩衛志

黃麾仗前第一部殿中侍御史二人朝服第四部殿中侍御史二人

同上

殿中黃麾殿中侍御史二人本品服騎次黃麾一舍人殿中侍御史從者凡四人服同前隊檢校官

分佈中道之外仗

南臺舊聞卷六

五

內之類遞隊監祭御史二人次武衛銀戟隊監祭御史二人

次殿中緞扇隊監祭御史二人皆本品服

元典服志

導駕官引進使二人分左右前行次給事中一人左起

居注一人右侍御史一人左殿中侍御史一人右次御史中丞一人左同知樞密院事一人右次御史大夫一人

左知樞密院事一人右冊寶攝衣官殿中侍御史二人

監衛志

殿下執事糾儀官尚書侍郎各一人監祭御史二人知

班三人視班內失儀者白糾儀官而行罰焉皆東向立

右仗之東以北為上左仗同各服其本品之服

同上

舊日監祭出使帶牌起驛馬

馬臺筆補

監祭御史朝服冠二梁加獬豸革帶用銀佩用藥玉線用黃綠赤三色絲織成練鵲花錦下結青絲網綴環二用銀笏用槐木公服青袍用小雜花徑一寸幘頭烏角帶常服銀帶多補

南京都察院志

太祖分河南等十三道每道鑄二印文曰繩愆糾謬守院御史掌其一其一藏內府有事則受以出復命則納之洪武二十三年都御史袁泰言各道印篆相類乃命改鑄某道監察御史其本差者則曰巡按某處監察御史銅印直紐有服方一寸五分厚三分八釐篆文

明史

南臺舊聞卷六

六

國初朝儀專叙品級不分散要左班西侍立一品二品為第一行三品第二四五品京堂第三宮坊五六品第四翰林六七品第五兩房中書第六此為一段其下則六科第一吏部第二中書舍人第三此為一段其下則御史第一五部次之自此以下品級官次素不可紀矣右班面東侍立六科升立兩道左右東西向御史立兩道左右北向其行禮班次則一二品第一三品第二四五品京堂翰林第三科道中書第四其下頗素

舊制御史皆乘驢宣德間御史胡智言御史任紀綱之職受耳目之寄糾劾百僚肅清庶政若選按一方則御

史以朝廷所差序於三司之上或同三司出理公務三司皆乘馬御史獨乘驛驢頗失觀瞻自今請乘驛馬許之著為令

明通紀

正統四年定巡按下學拜謁禮畢退詣明倫堂生員講說經史御史中坐本處提調七品以上正佐官序坐於左諭訓序坐於右問答之際教官生員不許行跪禮凡方面官與御史初相見左右對拜首領官初見行拜禮御史中立答拜衛指揮鹽運司運使同知知府初見御史上手立對拜鹽運司副使判官府同知通判推官知州州同判官知縣及守禦千戶初見御史中立答拜各

南書齋聞卷六

七

衛井鹽運司首領官縣丞主簿初見行拜禮御史起身舉手與史及倉場庫務除陽醫學僧道等官行拜禮御史坐受舉手

明會典

天順間御史李壽楊巡按宣撫遼東所過軍衛有司俱令擺列官軍遠出迎送上聞之大怒俱令挈同仍降勅申飭以後有司迎送路踞甚至鼓吹放炮開門一如制撫則萬歷以後事也

香明夢餘錄

御史出巡察則給印事竣則納之同上

天順八年開經筵侍儀御史給事中俱背繡服頭戴銀御史於巡撫始猶投刺稱晚生侍坐也辛卯以後則金

坐矣尋稱晚侍生正坐矣又稱侍教生矣已而與巡撫彼此俱稱侍教生矣蓋由南北多警遷擢既驟巡撫不必皆宿御史多有與之同臺者又功罪勸報其權往往屬之御史積漸凌替故非一朝也正德以前都御史會於都察院上任者御史執屬官禮嘉靖中葉都御史會於本院協管堂事者尚執屬官禮二十年來雖管堂事者俱勿論矣

嚴不厭錄

百年前京堂翰林諸公使事還里及以禮致仕若在告者謁巡按按察司兵道則入中門走甬道巡撫布政司府州縣則由旁門走東階蓋以桑梓之重與持憲者有

南書齋聞卷六

八

分別耳

同上

故事巡按御史行部必竣事而後與鄉士大夫還往當徐文貞公柄國日其父贈公在鄉賢祠時直指之陳姓者三日謁文廟畢即謁贈公主於祠而後聽諸生講畢即造文貞第謁家廟設坐於堂拜之而後出一時他直指皆效之郡遂定為儀注後直指溫見儀注大駭訾筆去之諭郡毋入此條而身行禮亦不敢廢嘗為子言如此及文貞公謝政歸直指無謁鄉賢祠者而其訪文貞亦必待竣事矣

同上

南臺舊聞卷七

北平 黃叔瓚 玉園輯

職任

焚或火之精御史之象主禁令刑罰收捕糾正 黃石公陰謀秘法

上至東都詔自今已後諸授勳官並不得回授文武執事若吏部輒擬用者御史即宜糾彈 附記

監察御史掌分察百僚巡按郡縣糾視刑獄肅整朝儀凡將帥戰伐大克殺獲數其俘馘審其功賞辨其真偽若諸道屯田及鑄錢其審功糾過亦如之凡嶺南及黔

南臺舊聞卷七

一

府選補亦令一人監其得失凡決囚徒則與中書舍人金吾將軍監之若在京都則分察尚書六司糾其過失如大府司農出納凡冬至祀圜邱夏至祀方邱孟春祈穀季春祀明堂孟冬祭神州五郊迎氣及享太廟則二人共監之若朝日夕月及祭社稷孔宣父齊太公蜡百神則一人率其官屬閱其牲牢省其器服辨其輕重有不修不敬則劾之凡尚書省有會議亦監其過謬凡百官燕會習射亦如之 唐六典

柳宗元監察使壁記漢以待御監祠唐開元禮凡大祠若干中祠若干咸以御史監視祠官有不如儀者

南臺舊聞卷七

二

以聞其刻印移書則曰監察使寶應中尤異其禮更號祠祭使俄復其初又凡制供祠之吏雖當濟戒得以決罰由是禮與教無不足者事於天地示有尊也不肅則無以教教事於宗廟示廣孝也不肅則無以教愛事於有功烈者是報德也不肅則無以勸善凡肅之道自法制始奉法守制由御史出者也故將有事焉則祠部上其日吏部上其官奉制書以來告然後頒於有司以謹百事太常修其禮光祿合其物百工之役先一日咸至於祠而考閱焉御史會公卿有司執簡而臨之故其榮盛牲牢酒醴菜果之類必實於庖廚鐘鼓笙竿瑟琴嘉擊之樂簠簋繼光之數必具於庭內樽彝盥洗俎豆醴單之器必潔於禮堂之上奉奠之士贊禮之童樂工舞師泊執役而衛者咸列數其實設簠朴於堂下以儆官刑而羣吏莫敢不備物羅奏饋於几上以嚴天憲而衆官莫敢不盡誠而祭之日先升立於西階之上以待卒事其禮之周旋樂之節奏必周知之退而視其燔燎瘞埋絲之以敬也居常則飭四方視貢之物以時登於王府服器之修具祠宇之繕理牛羊毛滌之節三宮御廩之實畢備而聽命焉舊以監察御史長居是職貞元九年

十二月御史多闕余班在三人之下進而領焉明年
中山劉禹錫始復舊制於是始爲記求於簿書得爲
是職者若干人書焉

唐監察御史十員襄行五員掌內外糾察并監察祀及
監諸軍出使等隋末亦置御史監軍密扶三年鳳閣侍
武后曰此來御史乃有控制軍中大小之事皆須監察
承稟非所以委專任也以卑制尊理便不可不許監察
御史職知朝堂正門無籍非因奏事不得入至殿庭在
西風閣南待殿中侍御史以上從觀衆門出若從天降
至開元七年勅並令隨仗入閣罪人當答於朝者亦監
之開元三年貶御史大夫宋璟爲睦州刺史監御史大夫亦然
之故入獄也據此唐人監獄御史大夫亦然

南臺舊聞卷七

三

分爲左右巡糾察違失以承天朱雀街爲界每月一代
將晦即巡刑部大理東西徒坊金吾及縣獄若蒐狩則
監圍察斷絕失禽者通典

監察御史從七品掌史戶禮兵刑工之事分條百司而
察其謬誤凡察事小事則舉正大事則糾劾籍記其多
寡當否歲終條具殿最以詔黜陟唐職官志

舊制御史臺不受訴訟有通辭狀者立於臺門俟御史
御史竟往門外收承知可彈者略其姓名皆云風聞訪
知永機中崔義玄爲大夫始定受事御史人知一日勅
狀題告人姓名或訴訟之事南京都察院志

初貞觀之制御史彈百官對仗讀彈文及許敬宗李義
府用事奏事多候伏下奏奏宋璟爲相復貞觀之政治
自今事非的須秘密者皆令對仗奏聞唐治平心

臺中自監察御史而下舊皆得頗事無所承詔崔隱甫
始一切令歸臺乃得行有忤意輒劾正多貶絀者臺吏
側目唐書列傳

御史故事大朝會則監察押班常參則殿中知班入閣
則侍御監奏舍元殿最遠用八品官政殿其次用七品
紫宸殿最近用六品唐國史補

開元二年制開百姓家多以僧尼道士爲門徒往還要

南臺舊聞卷七

四

子無所避忌自今已後百官不得輒容僧尼道士等至
家緣吉凶要須設齋皆於州縣陳牒寺觀然後依數聽
去仍令御史金吾明加捉搦唐書元龜

舊例彈奏皇帝視事日御史奏之景龍後皆先進狀聽
進止許則奏之不許則止馬家等補

三京留司御史臺元和十三年後但以侍御史殿中侍
御史監察御史共主留務宋朝西京於分司內差官權
掌南京止令留守通判權掌北京置臺專差官同上

監察御史六人掌分察六曹及百司之事糾其謬誤大
事則奏劾小事則舉正迭監祠祭歲詣三省樞密以下

轉治百官應赴臺參謝辭者以拜跪書札體驗其老疾
凡事經部縣監司省曹不能直者直牒閣門上殿輪奏
宋職官志

宋仍唐制有三院無正員止為兼官太平興國三年以
張翼為監察御史正名舉職自此始也唐制御史不專
言職至天禧中始置言事御史唐制有御史裏行至景
祐中始置以處御史之官卑者唐儀臺案有六監司元
豐三年李定請復六察時御史臺請以吏部及審官東
及司農寺隸戶部茶刑部大理寺審刑院隸御史察戶部三司
學隸兵察禮部太常寺隸禮部少府寺等隸工察
從熙寧五年詔秘書殿中內侍省不隸六察七年以言

南臺舊聞卷七

五

事官為殿中侍御史六察官為監察御史八年詔監察
御史兼言事殿中侍御史兼察事徽宗時辟雍大成府
等學大官局翰林儀鸞司東西上閣門客省引進四方
館皆不隸臺察崇寧間大臣欲其便已而南臺御史亦
有不言事者自大觀臣僚申請而殿中六尚辟雍大成
府等學大官局翰林儀鸞司皆隸六察自余應求有言
而東西上閣門客省引進四方館復隸御史自胡舜陟
申請而本臺始增入御史言事之文文獻通考
咸平四年以御史二人充左右巡使分糾不如法者文
官右巡主之武官左巡主之分其職掌糾其違失掌參

班簿棧料告假皆主之祭祀則兼監察使掌受誓戒致
齋檢視糾劾又有廊下使專掌入閣監食又有些香使
掌國忌行香二使臨時充通稱曰五使宋職官志
景德二年詔自今宴會宜令御史臺預定位次各令端
肅不得喧譁違者殿上委大夫中丞丞殿委知雜御史
侍御史廊下委左右巡使察視彈奏 朝省集議設監
議御史於堂之西南北向又設三院御史於中丞之後
知名表郎官以所議事校所司羣官以一副紙書所議
事節署字於下校四坐監議御史命吏官六所見不同
者請不署字宋禮樂志

南臺舊聞卷七

六

舊制百官臺參辭謝臣僚於朝堂先赴三院御史幕次
又赴中丞幕次得以體按老疾今止於御史廳一員對
拜不惟有失舊儀兼恐不能公共參驗請如舊制同上
大祀前期十日誓明誓戒有司設行事執事及陪祀文
武官位於尚書省又設行事執事官陪祀親王宗室位
於太廟齋坊監察御史二人自下分引羣官各就位左
僕射讀誓於尚書省右僕射讀誓於太廟齋坊文曰今
年十一月冬至日皇帝謁款於南郊各揚厥職其或不
恭國有常刑讀訖羣官以次退宋會典
仁宗時侍御史知雜事司馬池言文武官年七十以上

不自請致仕者許御史臺糾劾以聞

宋職官志

御史臺故事三院御史言事必先白中丞自劉子儀為中丞始榜臺中御史有所言不須先白中丞至今如此孔平仲談苑

監察御史裏行張敬程願言每欲奏事必俟朝旨或朝政有闕及聞外事而機速後時則已無所及況往復候報必由中書萬一事干政府則或致阻格請依諫官例牒閣門求對或有急奏即許越次登對庶幾遇事入告無憂失時

宋禮樂志

崇寧二年都省申明臺官職在繩愆糾謬自宰臣至百

南臺舊聞卷七

七

官三省至百司不循法守有罪當劾皆得糾正

舊臺

令御史上下半年分詣三省樞密院點檢諸房文字輪

詣尚書六曹按察奉行稽違付受差失咸得彈糾

宋職官志

宋陳忠肅公在言路知無不言然議論持平務存大

體彈擊不以細故未嘗及人私過嘗言人主托言者

以耳目固不當以淺近見聞惑其聰明況以訐為忠

無補於時反傷治體

南京都察院志

乾道八年宰相進呈御史臺事分獻六察虞允文奏曰

祖宗時監察御史却許言事帝曰今既分隸六察可許

隨事彈奏自此臺綱肅清矣

宋會典

嘉祐元年司馬公以修起居注知諫院上章乞立宗

室為繼嗣對畢詣中書略為韓公言其旨韓公攝饗

明堂殿中侍御史陳洙監祭公問洙聞殿院與司馬

舍人甚熟洙答以頃年會同為直諫又問近日會聞

其上殿言何事洙答以彼此臺諫官不相往來不知

言何事此一段溫公私記甚詳然則國朝故實臺諫

官元不相見故趙清獻公為御史論陳泰公而范蜀

公以諫官與之爭元豐中又不許兩省官相往來鮮

于子駿乞罷此禁元祐中諫官劉器之梁況之等論

蔡新州而御史中丞以下以無章疏罷罷韓琦康時諫

南臺舊聞卷七

八

議大夫馮滌論時政失當為侍御史李光所駁今兩

者合為一府居同門出同幕與故事異

臺諫分職

不同各自有故實元豐中趙彥若為諫議大夫謂大

臣不以道德承聖化而專任小數與羣有司較計長

短因言門下侍郎章子厚王安石禮不宜處位神宗以

彥若侵御史論事左遷秘書監蓋許其論議而責其

彈擊為非也元祐初孫覺為諫議大夫是時諫官御

史論事有分限毋得越職覺請申唐六典及天禧詔

書凡發令造事之未便皆得奏陳然國史所載御史

掌糾察官邪肅正紀綱諫官掌規諫諫諭凡朝政闕

失大臣至百官任非其人三省至百司事有失當皆得諫正則盡許之矣唐人朝制大夫率重諫官而薄御史中丞溫造道遇左補闕李虞志不避道捕從者笞辱左補闕舒元褒等建言故事供奉官惟宰相外無屈避造兼茂典禮辱天子侍從遠補雖卑侍臣也中丞雖高法吏也侍臣見陵法吏自慙請得論罪乃詔臺官供奉官其道路聽先後行相值則揖然則居此二雄職官者在唐日了不相謀云 御史許風聞論事自晉宋以下如北齊沈約為御史中丞奏彈王源曰風聞東海王源蘇冕會要云故事御史臺無受

南臺舊聞卷七

九

詞訟之例有詞狀在門御史採狀有可彈者即略其姓名皆云風聞訪知其後疾惡公方者遞相推倚通狀人頗應滯開元十四年定受事御史人知一月勅狀遂題告人姓名乖自古風聞之義然則向之所行今日之短奏是也 唐元和中御史中丞王播奏監察御史舊例在任二十五月轉准員員不加今請仍舊其殿中侍御史舊十二月轉員員加至十八月今請減至十五月侍御史舊十月轉加至十三月今請減至十二月從之案唐世臺臣雖職在糾彈然進退從違皆出宰相不若今之雄繁觀其邊叙定限可知

吳國朝未改官制之前任監察滿四年而轉殿中又四年轉侍御又四年改臺職始轉司封員外郎元豐五年以後升沉迥別矣 各齊諸筆

御史主封駁之司處搏擊之任錦衣為服為錢簡銀魚以侍天顏而糾百僚執朝綱而肅憲度袖懷諫草而臺閣生風手出彈文而朝端增氣足以回萬乘之心而寒奸諛之膽是御史之為職亦甚重且艱矣是故口啣天語面帶霜威何其壯也天潢貴戚家華鼎盛而望鐵面則屏氣矣大臣權門依馮寵靈為城狐社鼠之勢營蟠結根據之奸半不可動而觀鐵面則

南臺舊聞卷七

十

落膽矣武夫悍將擁兵擅權專制方面不受約束而亦不免牽於鐵面之威矜人倖倖出入宮掖如鬼如域而亦不免懼於鐵面之勢鄙夫懦士銜口結舌以特祿取容而思鐵面之臣則汗顏無地矣甚而天子且改容以謝過者有矣臣子駢首於請室者有矣 屠隆趙朴論

至和以後仁宗在位久熟知人情偽與羣臣才性之善惡故雖委事大臣而聽用臺諫官廣開言路使耳目無壅蔽大臣有不法者輒去之故任事者雖專亦不能自肆治平初臺諫官言事一切不聽或盡逐臺諫不留一

人京師為之語曰絕市無臺官其弊至此

南豐雜編

元豐新制省曹寺監以長治屬正而治之者也故其法詳御史非其長而以察為官旁而治之者也故其法略都省無所不總統而治之者也故其法考成於是長史察月御史察季都省察歲法至備矣

治平

高宗曰臺諫論事雖許風聞要須審實如排擊人才豈無好惡若果務大體不指撻纖瑕細務強置人於過豈惟為德不淺亦可以銷刻薄之風成忠厚之俗趙鼎曰聖訓廣大如此言事官宜奉以周旋也

宋名臣言行錄

宋制入臺有十句不言事輒舉辱臺之罰猶謂過矣

南臺舊聞卷七

士

使時無可言固將強聒也故嘗謂臺諫之言事當論其大小不當論其疏數當論其緩急不當論其發露

春明夢餘錄

金監察御史十二員掌糾察內外非違劾磨諸司宗帳并監察禮及出使之事泰和元年制猛安謀克並隸按察司監察御史止按部提舉有罪則并坐監臨之官又御史臺奏按察司官比任終道官考核然後尚書省遣官復察之今監察御史添設員多宜分路巡行女直漢人各一人同往仍分為四路四年制以給由具所察事之大小多寡定其優劣八年定制事有失糾察者以怠

情從事貞祐二年定監察御史熟陟格以所察大事至五小事至十為稱職數不及且無切務者為庸常內有二事不實者為不稱職與定元年以縣官或非才監察一過不能備知遂令每歲兩遣監察御史巡察三年定御史上下半月勾檢省中制勅文字

續文獻通考

大定十九年上謂宰臣曰監察專任糾彈宗州節度使阿思憑侵擾百姓完顏守能為招討使貪冒皆未嘗舉劾自今監察御史職事修舉然後逐除不嚴職者大則降罰小則決責仍不得去職

金元類事

元世祖時立御史臺掌糾察百官善惡政治得失以姚

南臺舊聞卷七

主

天福為監察御史每延折權臣上嘉其直賜巴兒思謂其不畏強禦猶虎也仍厚賜之天福曰臣職居糾彈惟尸祿是懼敢貪重賞以重臣罪乎至元十九年勅御史臺得選用御史中丞崔政言國政得失生民休戚百官邪正雖王公將相亦宜糾察今惟御史有言臣以臺官皆當建白又選用臺察若由中書必有偏徇合從本臺選擇初用漢人十六員今用蒙古十六員相參巡歷從之至正三年詔作新風憲在內之官有不法者監察御史劾之在外有不法者行臺御史劾之歲以八月終出巡次年四月中還司

續文獻通考

巡祭之物付告捉人充實有司禁治不嚴從監察御史廉訪司究治元興服志

葉季旣至京師世祖召見被香殿尋拜御史中丞固辭得許因叩首謝曰臣今雖不居此職然御史當天子耳目常行事務可以呈省至若監察御史奏疏西南兩臺咨稟事關軍國利及生民宜令便宜聞奏以廣視聽不應一一拘牽遂成文具請詔臺臣言事各許實封制曰可元史列傳

舊例隻日臺院受事雙日殿院受事烏臺筆補

廊下使入閣監食使監香使掌國忌行香二使臨時充

南臺舊聞卷七

三

通謂之五使同上

監察到臺特詔庭見以肅其氣優樣秩以厲其嚴朱衣梓板雖以七品就列秩望清峻天下事無非所當言者其出使四方佩金符分屬樣馳驛傳中外具瞻凜聲綽衣直指之望至有恨其崇貪不得與之同事者內則號下臺通論駁設六察盡坊廛縱游營小大事月限以數於是騰章抗狀紛番迭作雷逐閭閻花風聲動臺閣矣烏臺筆補序

監察有急事至撤合門納帖子無問早晚自宮中傳入奉御傳於門嬖門嬖轉於承御承御聞奏上如熟寢承

御直夜者不敢聲言擊所懸之玉為之震聲既寢遂讀某人奏到帖子如此等事若上即裁決令承御批送省部臺上用小方玉印印之所司得旨登時勾當起明日朝奏對烏臺筆補

監察外路有體究公事差部官一員并部令史事得其實官人申臺吏人杖一百已下皆決之若有大段公事臺司覆察得實關所該部分差部官與監察一同致勘如所察不實監察所得罪止是罰休貶銅三品以上官有罪監察體究得申臺呈省聞奏若宣勘本官不問虛實即便承伏如中間實有冤枉令家屬告察聞檢院

南臺舊聞卷七

四

不理然後提鼓以聞同上

殿中侍御史下設知班十人如百官朝會知班四人於四方臨視如有失儀隨簡者知班向其人前問何姓氏然後具狀糾彈百官入朝知班一人於宮門受百官及命婦入宮帖子其止書某官某職某爵上用職印令職事人受知班蓋使知其百官是日有疾病有故者其所告狀為之曹狀同上

四推蒞太倉左藏出納舊例以殿中侍御史第一人同知東推蒞太倉出納第二人同知西推蒞左藏出納號四推御史同上

冬至元正大朝會則具服升殿若皇帝郊祀巡省則服從旌門往來檢察視其文物之有虧闕則糾之冬至祀圓邱夏至祀方邱孟冬祈穀季夏祀明堂季冬祀神州五郊迎氣及享太廟則二人共監之朝日夕月及祭社稷孔宣父齊太公皞百神則一人率其官屬閱其牲牢省其器服辨其輕重有不修不敬則劾之京都忌齋日則與殿中侍御史分察寺觀七品已上行香不到則牒送法司同上

尚書省監司七品已上官會議牒報亦一人往監若據狀有違及不參議意而署名者糾彈凡有勅令一

南臺舊聞卷七

五

御史往監即監察受命而行亦監其過謬同上

舊例吏部將除定員數及擬到州縣付之監察於吏部別置監察一幕御史閱數臨視而已若中間或有資歷先後品從高下及不應等事許授除官陳告御史即推究根因與之改正同上

趙天麟請定憲臺品秩疏御史之職乃天子親聽之官是以霜簡驚車柏林石室昭其肅也校以立秋象以災或昭其嚴也鷹擊之論身冠之服昭其威也千步清道王公遜避昭其重也中書門下並為三司昭其貴也五者備矣然後能獨倭指邪彰專瘴惡使雄

奸巨媚膽破聲消封豕長蛇膏寒心顛則狐狸眇害蜂蠆微毒將不治而自息矣今御史臺凡百官之非違諸司之案牘朝會祭祀之事理斷失宜之類以至於該載不盡應合糾察者並行糾察之其制可謂極而不漏矣阿合馬擅政於前桑哥弄權於後雖牛馬走亦知側耳而憎也而臺官以下察院之屬閉口吞聲見如不見宴居高位聞若不聞此由省府之職秩懸隔而不敢抗衡故也伏望陛下厲憲臺之風采崇其品秩委任而禮貌之使專糾行臺南臺之不如法者則邪佞難蔽而中外永清矣

南臺舊聞卷七

六

明洪武二十六年定凡文武大臣果係奸邪小人搆臺為非擅作威福紊亂朝政致令君澤不宣災異迭見但有見聞不避權貴具奏彈劾凡百官有司才不勝任數瑣闕茸善政無閒肆貪壞法者隨即糾劾凡在外有司接害善良貪贖壞法致令田野荒蕪民人受害體訪得實具奏提問凡學術不正之徒上書陳言變亂成憲希圖進用或才德無可稱述而挺身自拔者隨即糾劾以戒奔競正統四年定凡風憲任紀綱之重為耳目之司御史在外從按察司糾舉須要明著年月指陳實跡明

白具奏若係機密重事實封御前開拆并不許虛文泛言若挾私揆求細事及糾言不實者抵罪凡糾舉官員生殺予奪悉聽上命若已有旨發落不許再劾凡都察院堂上官及首領官各道監察御史更與但有公不法及曠職廢事貪污暴橫者許互相糾舉并聲明其實跡奏請按問明白劾奏區處其有挾私妄言者抵罪

正德元年令凡不公不法之事奉有明旨科道官記著移要即時糾舉不許隱匿遲滯十四年令撫按官不許互相薦舉如有不公不法仍照憲綱互相糾劾 洪武二十六年定凡十二道監察御史過刑名各照道分送

南宮舊聞卷七

七

問發落其有差委監察御史出巡追問審理刷卷等事請旨點差正統四年定凡都察院并監察御史綱紀所在其任非輕行事之際一應諸衙門官員人等不許挾私阻撓違者杖八十若有干碍合問人數敢無故占悞不發者與犯人同罪凡都察院官及監察御史官吏人等不許於各衙門囑託公事違者比常人加三等有礙從重論凡監察御史行過文卷從都察院磨勘如有違錯即便舉正中問果有枉問事理應請旨者具實奏聞凡國家政令得失民生利病一切興利除害等事並聽監察御史各陳所見直言無隱若建言創行事理必須

公同詳議互相可否務在得宜方許實封陳奏凡監察御史追問公事中間如有仇嫌之人並得移文陳說迴避若懷私按問敢有違枉者於反坐上加二等科罪所問雖實亦以不應科斷凡監察御史有追問諸衙門官員取受不公刑名等事除京官軍官并勳舊之臣及在外文職五品以上官員奏請旨方許取問其餘六品以下取問明白從公決斷之後仍具奏聞若未特旨委問者須將終始緣由錄奏取旨上裁凡風憲官問定官員贓罪如有冤屈許本犯從實申訴若果真犯實跡不肯伏罪或捏造挾仇等項為詞推入原問者於本犯

南宮舊聞卷七

七

上加二等科罪仍押至午門前聽候再審天順二年令每年霜降後本院以各道問擬該決重囚具奏引赴承天門外會官審錄弘治七年令凡捕獲強盜押赴衙前引奏者著同刑部大理寺錦衣衛堂上官於午門前會問嘉靖四十五年題准五年大審獄囚河南道掌道御史亦與審 凡朔望日皇極殿朝參升座皇極門外各侍班二員每日常朝升座午門外各侍班二員凡賀萬壽聖節正旦冬至皇極殿行禮殿上侍班四員丹墀十二員賀大祀禮成冊立皇后東宮殿上丹墀各侍班二員賀聖駕親學還皇極門行禮丹墀侍班二員凡頒詔

殿上侍班四員丹墀午門外承天門外各二員登極頒詔殿上侍班四員丹墀十二員午門外承天門外各二員凡冊立東宮傳制亦如之大祀祭戒及一應傳制殿上丹墀各侍班二員凡祭郊廟社稷神祇諸陵暨代帝主先師孔子俱監禮二員聖駕幸學行釋奠禮監禮四員凡慶成宴殿上侍班二員丹墀糾儀四員凡經筵侍班二員凡冬夏至大祀齋戒點齊二十四員凡赦護日月食糾儀六員凡賀皇太子入華殿行禮殿上門外各侍班二員凡祭酒等官率諸生上表謝聖駕視學狀元率諸進士上表謝恩及進春進歷殿上丹墀俱侍班二員進實錄殿上侍班四員丹墀十二員凡大朝會行禮若有失儀聽糾儀御史舉劾常朝大小衙門官員奏事理有未當及失儀者聽侍班御史并給事中劾奏凡朝會行禮敢有撓越班次言語諛諂有失禮儀及不具服者隨即糾問凡大小祭祀敢有臨事不恭牲幣不潔裏瀆神明有乖典禮失於舉行及刑餘疾病之人陪祭執事者隨即糾劾凡祭祀郊社宗廟山川等神若有怠於執事及失儀者並聽糾儀御史糾劾凡早朝遇雨雪司禮監傳旨有事進無事退有事者即從東西廊行至皇極門上東西對坐糾儀御史序班俱北向立凡京堂四

品官員失儀照三品事例具本劾奏凡在外布政司按察司并鹽運司苑馬寺太僕寺在內順天府五品以下堂上官考滿赴部俱從本院考劾凡在京各衙門郎中員外郎主事等官及直隸府州等官各衙門首領官在外按察司首領官考滿本院俱發河南道考劾各出考語牒送吏部該司候考凡在外司府州縣等衙門官每三年朝覲吏部會同本院考察在京五品以下官六年一次吏部會同本院并各該衙門掌印官及堂上官考察凡天下諸司官三年朝覲除考察黜退外其存留官員公事未完等項露章面劾凡京官五品以下六年一次考察及四品以上自陳有遺漏者科道糾舉 南京都察院凡本院問擬刑名牒錄取決重囚及提問職官等項俱與南京刑部同凡南京各衙門考滿郎中等官本院發河南道考核牒送南京吏部該司覆考停休赴京給由凡兵馬司兵馬考滿先赴兵部考劾咨送本院行河南道覆考凡六年一次會同南京吏部考察南京五品以下官員與都察院同凡各道御史糾劾言官與北道同明會典

洪武元年置登聞鼓於午門外日令御史一人監之凡民間詞訟皆自下而上或府州縣官及按察司不為伸

安二衛 江西道協管前軍都督府在京府軍前燕山
左龍江左右龍驤豹韜天策寬河八衛淮安府淮安大
河邳州九江武清龍門各衛 福建道協管戶部寶鈔
提舉司鈔紙印造二局承運廣惠廣積廣盈廣贖甲乙
丙丁戊字天財俱用行用各庫在京金吾後武成中飛
熊武功左右前缺陝景陵裕陵泰陵十衛常州池州二
府定邊開平中屯二衛美峪千戶所 四川道協管工
部營膳所文思院御用司設神宮尚衣都知等監惜薪
司兵仗銀作巾帽銀工器皿盛甲軍器寶源夜作鞍轡
織染炭炭抽分竹木各局僧道錄司在京府庫濟州大
寧肅州左永清左五衛番牧千戶所松江府廣德州
金山懷來懷安各衛神木千戶所播州石砬酉陽天全
六番各司 陝西道協管大理寺行人司後軍都督府
康陵昭陵八衛在京府軍後鷹揚興武義勇右橫海江
陰敢勇報效二營韓泰慶安化四府和州保定左右中
前四衛 雲南道協管順天府廣備庫在京羽林前通
州二衛永平廣平二府通州左右深鹿左中密雲中後
永平山海盧龍撫寧東勝左右大同中屯營州五屯延
慶左右萬全左右各衛居庸關黃花鎮寬河武定各千
戶所 河南道協管禮部都察院翰林院國子監太常

寺光祿寺鴻臚寺尚寶司中書舍人欽天監太醫院司
禮尚膳尚寶直殿等監酒醋局鐘鼓司教坊司在京羽
林左留守前後神武左前鼓城六衛伊唐周鄭四府南
淮鹽運司揚州大名二府揚州高郵儀真歸德寧山潼
關神武右各衛泰州通州汝寧各千戶所 廣西道協
管通政司六科在京燕山右前大興左騰驤左右武驤
左鎮南藩陽左會州富峪忠義前後十二衛安慶徽州
保定真定四府安慶新安鎮武真定各衛紫荆開倒馬
關廣昌各千戶所 廣東道協管刑部應天府在京虎
賁左濟陽武驤右藩陽右武功左右孝陵長陵八衛直
隸延慶州開平中屯衛 山西道協管左軍都督府在
京府軍右留守左驍騎左右龍虎左大寧中義勇前後
英武水軍左十二衛晉府長史司鎮江太平二府鎮江
建陽藩陽中屯各衛平定蒲州二千戶所 山東道協
管宗人府兵部會同館御馬監典牧所大通關在京羽
林右永清右濟川三衛及中都留守司遼東都司鳳陽
府徐滁二州中都留守左中鳳陽鳳陽中右皇陵長淮
懷遠徐州滁州泗州壽州宿州武平沂州德州德州左
保定後藩陽中各衛洪塘千戶所 湖廣道協管右軍
都督府五城兵馬司在京留守右武德忠義右虎賁右

廣武水軍右江津永陵八衛遼梁岷吉華陽五府荆襄楚三府長史司及典都留守司寧國府寧國宣州神武中定州茂山各衛 貴州道協管吏部大僕寺上林苑監內官印綬二監在京旗手衛長蘆鹽運司大寧都司萬全都司蘇州河間順德三府保安州蘇州太倉鎮海蘄州遵化鎮朔興州五屯忠義中河間天津左右宣府前左右開平保定右蔚州永寧各衛嘉興吳淞江梁城滄州興和長安龍門各千戶所 明職官志

明置十三道御史有分道無專官一人常兼數道河南道獨掌內外考察之事十三道各奉其職監察內外百

南臺舊聞卷七

書

司糾劾官邪大珪露章面劾或封章奏劾凡朝會計儀祭祀監禮凡政令得失軍民利病得直言凡出巡得糾劾諸司官凡罪因巡按審錄有故出入理辦之凡獄勅下臺推按奏上常獄擬罪移詳大理寺不當再訊三訊至於五六訊必允乃已凡有大政集閣廷預議焉凡御史犯罪加三等有贓重論 續文獻通考

唐有三院一曰臺院二曰殿院三曰察院今併其二於察院 博物典彙

御史常朝糾儀戶部署員外主事某人將笏落地事屬失儀 錦衣衛百戶復命不行平身事屬失儀不謹

刑部主事某打斷復命倒不叩頭却行俯伏事屬差錯禮科引奏官吏人等數內官一員跌倒在地事屬失儀 進守衛揭帖官員跌倒在地事屬失儀 兵科給事中某引奏違誤及刑部主事某奏事重複 金吾左衛具奏條糧官員數內一員跌倒在地事屬失儀 南京工部辦事官某奏事不出及跌倒在地事屬不謹

浙江布政司公差參政某朝見不行平身事屬不謹 行人司行人某復命不行稱臣事屬不謹 陝西行都司指揮等官某等奏事行禮差錯 鴻臚寺序班引班差錯 刑部給事中某引奏官吏人等七起說作八起

南臺舊聞卷七

書

事屬差錯 刑部署郎中某懷頭落地事屬失儀 兵科給事中某奏事遲慢及吏科給事中某失落題本在地 都指揮某飲賜酒飯不行叩頭事屬失儀 河南按察司僉事某朝見行禮卑身太遲 鴻臚寺鳴贊某不候某繼勅先贊叩頭事屬差錯俱令拿問請旨 鴻臚寺堂上官引彝人拖扯不起中間必有別情合著通使問別奏定奪請旨 春明夢餘錄

武宗即位御史陸崑疏陳重風紀八事摘錄有關職任者於左一獎直言古者臣下不匡其刑墨朱制御史入臺踰十旬無言有辱臺之罰今郎署建言如李

夢陽楊子器輩當加旌擢而言官考績宜以章疏多寡及當否為殿最二復面劾舊制御史上殿被劾者趨出待罪即唐人對仗讀彈文遺意近率封章奏聞批答未行彌縫先入乞遵舊典而奏立取辭故一養銳氣御史與都御史例得互相糾繩行事不宜牽制一均差遣御史以南北為限頗分重輕自今除巡按面命外其他差遣及遷轉資格宜均擬上請以示一體一專委任河南道有考覈之責請擇人專任明史孫不揚疏故事御史掌道恒用年深邇來定為六人規矣然掌管數易政體推諉非計也臣謂專任使便

南臺舊聞卷七

雲

掌河南道者兼管福建道掌浙江道者兼管雲南道掌山東道者兼管廣西道掌江西道者兼管四川道掌山西道者兼管廣東道掌陝西道者兼管湖廣道貴州道一如河南道考察不變之體而道有定掌焉掌道之御史仍用年深先三差回者次二差回者又次中差回者俱照隆慶二年事例劉委掌管一年為滿即准其差倘遇缺人差用亦必掌踰半年始更易之而又立交代公移之簿以稽職業斯則道務掌以定員事有專屬久任期以成歲人有固志上善之何氏孟春曰高皇帝稽古定制改前代御史大夫中

丞為都御史臺為察院是以察而統公署之號也以監察御史分設十三道革去侍御史殿中侍御諸名銜而糾劾巡按照察問擬之任一切責之監察是以察而統為憲臣之號也御史從前代重矣監察之尤重未有如我朝者也任是職者欲無負朝廷耳目之所寄則凡事無不當察官吏之賢否察之得為之激揚軍民之利病察之得為之興除風俗之美惡察之得為之移易刑罰之輕重察之得為之勸沮變故之隱伏獄訟之冤抑察之得為之消弭清宮察事之中又皆得言事焉

南臺舊聞卷七

雲

天下承平既久官箴漸替事未必妥民未必安則巡撫須得人以老成靜重為主得風力御史佐之尤佳風力者何行於大奸大貪故曰持斧斧缺為貴循故事塞責完而歸之京堂開府肩摩而上何貴焉明大政記京畿道在十三道之右為特置焉說者謂始以食都御史領之後乃易以御史之久次者然其沿革不見於會典而今兩京畿道即其一有文曰洪熙元年造則其領以御史也久矣豈食都御史之設乃洪武永樂間事而御史其定制歟國朝建立諸司條理品式燦然備具而又於文宗嚴照刷之條重理沒違枉規

避之罰期以杜吏欺飭法守故其文移之體視諸道
有加重其任俾得行其法也及其久也吏既視以
為常而御史間亦習於姑息遂刷者舉其一或遺其
二照刷者詳於細或略於大而當時建署設官之良
法美意且將為彌文古事日以墜失徐階京畿道題名記

南臺舊聞卷七

南臺舊聞卷七

天

南臺舊聞卷八

北平 黃叔瓚

玉園錄

差判

監御史秦官掌監郡前漢書

秦時遣御史出監諸郡史記言秦始皇分天下以為

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蓋罷侯置守之初而已設此

制矣日知錄

翌日親登嵩高御史乘屬在廟旁吏卒咸聞呼萬歲者

三前漢武帝紀

惠帝二年相國奏遣御史監三輔察辭訟凡九條監者

南臺舊聞卷八

三歲更常以月中奏事也漢官訓詁

漢初遣御史監三輔郡察詞訟其後復置監察御史文

帝又遣丞相史出刺并督察御史博學典故

尹翁歸收取人即今巡按御史之訪察惡人也武斷

之豪彞文之吏主訟之師皆得而訪察之及乎濁亂

之時遂借此為罔民之事矯其弊者乃并訪察而停

之無異因噎而廢食矣日知錄

高光魏太尉桑之子少習家業明練刑理武帝置長沙

黃沙獄以典詔因以光歷世明法用為長沙御史秩與

中丞同晉書本傳

高道穆疏言御史出使悉受風聞雖時獲罪人亦不無枉濫何者守令為政容有愛憎姦猾之徒恒思報惡多有妄造無名共相誣謗御史一經檢究取於不成杖木之下以虛為實無罪不能自雪者豈可勝道請依太和故事還置司直十人名隸廷尉以五品選歷官有稱心平性正者為之御史若出糾劾即移廷尉令知人數廷尉遣司直與御史俱發所到州郡分居別館御史檢了移付司直司直覆聞事訖與御史俱還中尉彈聞廷尉科案一如舊式若御史司直糾劾失實悉依所斷獄罪之詔從之

北史

南齊書卷八

二

監察御史掌分察百僚巡按郡縣糾視刑獄
唐六典
唐監察御史後增至十五人正八品以下掌分察百僚巡按州縣獄訟軍戎祭祀營作太府出納皆隸焉知朝臣左右廂及百司綱目凡十道巡按以判官二人為佐務繁則有支使其一察官人善惡其二察戶口流散籍帳隱沒不均其三察農桑不勤倉庫減耗其四察妖猾盜賊不事生業為私蠹害其五察德行孝弟茂才異等藏器晦跡應時用者其六察黠吏豪宗兼并縱暴實弱寬苦不能自申者凡戰伐大克獲則數俘賊審功賞然後奏之屯田鑄錢領南黔府選補亦視功過糾察決囚

南齊書卷八

三

徒則與中書舍人金吾將軍蒞之國忌齋則與殿中侍御史分察寺觀蒞宴射習射及大祠中祠視不如儀者以聞初開元中兼巡傳驛至二十五年以監察御史檢校兩京館驛大歷十四年兩京以御史一人知驛館驛使分察尚書省六司縣下第一人為始出使亦然與元元年以第一人察吏部禮部兼監察御史第二人察兵部工部兼館驛使第三人察戶部刑部歲終議殿最元和中以新人不出使無以觀能否乃命專察尚書省號曰六察官
沈約宋書古司隸尉掌行馬外事
左罷司隸尉置校尉御史謂之察官
元十九年以監察御史二人蒞太倉左藏庫三院御史皆初領繁劇外府推事其後以殿中侍御史上一人為監太倉使第二人為監左藏庫使凡諸使下三院御史內供奉其班居正臺監察御史之上
文獻通考
御史巡行五街聽諺誦春其哀樂納市價觀其美惡訊簿書考其爭訟覽車服等其僉者省作業察其趨舍
類書
按此即唐陸贄以五街省風俗
縣中嶺南閩中官不由吏部委都督選擇土人補授上元三年八月壬寅勅自今每年造五品以上強明清正官充南選使仍令御史同往注擬
杜子美有選熱司直判官詩曰選曹分五嶺使者歷三湘
南掌選在郎中子陵蜀人典縣中選補乘傳過家西人以為榮

四年十二月己亥詔專委南選使停遣御史日知錄

武后時李嶠請十州置御史一人以周年為限使其親至屬縣或入閭里督察姦詭觀採風俗同上

漢監者每三歲一更常十一月奏事三月還監焉唐巡察使率三月已後出都十一月終入奏事宰相李嶠請

率州置御史一人以周年為限諸監司每歲分上下半年巡察州縣具平反究訟案訪利害及薦舉循吏案劾

奸賊以聞烏堂筆補

則天時侍御史桓彥範受詔於河北斷塞居庸岳嶺五迴等路以備突厥舊唐書

南臺書閣卷八

四

李景伯與太子舍人盧備議今天下諸州分隸都督專

生殺刑賞使授非其人則權重舉生非強幹弱枝之誼願罷都督留御史以時按察秩卑任重以制姦究新唐書

春秋朝陵之邑皆有傳館其飲饌饋成出於豐給繕完築復必歸於整頓權其入而用其積於是出納奇

贏之數勾會考校之政大歷十四年始命御史為之使俾考其成以質於尚書季月之晦必合其簿書以視其

等列而按其信宿必稱其制有不當者反之於官尸其事者有勞焉則復於天子而優升之勢大者增其官其

次者降其調之數又其次猶異其考績官有不職則以告而罪之柳宗元館驛使壁記

荆王以下諸喪非至親者不必令其盡往仍乞限定人數及每人將帶隨行人數亦乞限定凡皇親及一行官

吏除宿願合供飲食外不得數外呼索州縣官吏亦不得於官供飲食外別以諸物獻送權要其受獻送並呼

索並以入已贓論仍乞選御史裏行一人隨行糾察其數外帶人及州縣隨順呼索獻送物等官吏物出於已

亦從違制若託以供應為名於民間賤買及率掠者皆以枉法贓論如此防禦方可杜絕浮費以稱陛下厚親

南臺書閣卷八

五

節用之心歐陽文忠公集

宣宗南遷嘗以御史巡察縣令與定元年以縣官或非才監察御史一過不能備知遂令每歲兩遣監察御史

巡察仍別選官巡防以行黜陟之政全唐舉志皇統二年定御史行臺官品皆下中臺一等金史

舊例兩臺歲發使八人春日風俗秋曰廉察以四十八條察州縣烏堂筆補

差監察例以三人為率本臺備具本官脚色伴奏目進呈御筆點差假如首先一人是臺家注意者御筆或點却次者第三者同上

舊例十道巡按則選判官二人為之佐如本道務繁傳
量差官人歷清幹者號為支使同上

在京監察每二人分知左右巡各察其所巡之內有不
法之事謂左降流移停陞不去及妖詭宵蒲博盜竊
獄訟冤濫諸州隱盜賦歛不如法式諸此之考成舉按
而奏之若不能糾察及故縱庇匿者則量其輕重而坐
所由御史同上

舊例照刷所司先具事目到臺文卷後粘連刷尾具公
事本末赴臺照刷監察御史閱朱銷簿當該人員引卷
通讀若係算數文卷更設帳科司吏一名與臺令史一

南臺舊聞卷八

六

同刷磨其中但有違錯稽遲監察將文卷收訖申臺諒
情治罪餘無違錯者即令大程官於刷尾騎縫近下先
用刷訖銅墨印然後蓋以監察御史朱印及於朱銷簿
上結尾後亦用刷訖銅墨印同上

王憚論置官吏空行簿今按察司既立請中書吏部具
州縣見任官吏姓名為空行簿所至州縣先暗體察然
後遍見官吏一一詢考政績得其公廉勤幹者明注寔
狀於簿其衰老無能顯有不治之疵者以朱書書之其
有中之才雖別無奇效亦不至敗闕者以墨書書之
又有雖是常才能專長一事亦以朱書書之還臺具奏

以聞然後付之吏部使陞勦補充之際可以坐見郡吏
賢愚能否則天下之才昭然可得矣同上

諸按察官知所部官有犯若事理重者躬親廉察詳此
縣令餘事聽先委不干礙清強官體究有無寔跡結罪

保明申所委官司於案章內明生所差官體究到事因
並不得出榜召人首告即犯贓私罪雖已離任被告論
或因事彰露者聽案治每歲終具發摘過贖吏姓名置
籍申尚書省同上

至元十四年始置江南行御史臺於揚州尋徙杭州又
徙江州二十三年遷於建康以監臨東南諸省統制各

南臺舊聞卷八

七

道憲司總諸內臺初置大夫中丞侍御史各一員統淮
東淮西湖北浙東浙西江東江西湖南八道提刑按察
司十五年增江南湖北嶺南廣西福建廣東三道二十
三年以淮東淮西淮南三道撥隸內臺三十年增海北
海南一道大德元年定為江南諸道行御史臺以江浙
江西湖廣三省統江東江西浙東浙西湖南湖北廣東
廣西福建海南十道大夫中丞侍御史治書侍御史品
秩同內臺察院品秩如內察院至元二十三年增蒙古
御史四員後定置二十八員 陝西諸道行御史臺至
元二十七年始置大德元年移雲南行臺於京兆為陝

西行臺雲南改立廉訪司延祐元年罷二年復立統漢中隴北四川雲南四道定置大夫中丞等同前察院品秩同內察院監察御史二十員大德元年從雲南行臺於陝西後定為二十二道內八道隸御史臺山東東西道河東山西道燕南河北道江南北道淮南江北道山南北道江西北道江淮東道江北道東道江南道浙西道浙東海南行臺江東建康道江西湖東道江南浙西道浙東海右道江西南湖北道嶺北湖南道嶺南廣西道海北廣東道海北海南道福建閩海道陝西四道隸陝西行臺陝西漢中道河西隴北道西蜀四川道雲南諸路道元百官考

南臺舊聞卷八

八

凡選調閩廣川蜀雲南官員每三歲遣使與行省銓注而以監察御史往按之元道錄志

大德元年徹里拜江南諸道行臺御史大夫一日召都事賈鈞謂曰國家置御史臺所以肅清庶官美風俗興教化也乃者御史不存大體按巡以苛為明微纖以多為功至有迫子證父弟證兄奴証主者傷風敗俗莫茲為甚君為我語諸御史毋庸效尤為也帝聞而喜之歷代名臣傳

元時風憲之制在內諸司有不法者監察御史劾之在外諸司有不法者行臺御史劾之即今在內道長

在外按臺之法也惟所謂行臺御史者竟屬行臺歲以八月出巡四月還治乃長官差遣非錄朝命其體輕矣穀山筆麈

凡差三等南京畿道提學巡按順天真定應天蘇松淮揚浙江湖廣江西福建河南陝西山東山西四川雲南廣東廣西貴州等處御史及巡視京營俱大差遼東宣大甘肅三處巡按御史及清軍印馬屯田巡鹽倉巡關僣運巡茶御史俱中差印馬屯田并作一差三年滿後准一大差巡視光祿舊小差今改中差巡視皇城四門馬房巡青十庫蘆溝橋五城等處御史俱小差

南臺舊聞卷八

九

凡在京刷奏屬京畿道以御史資深者差用為大差之首洪武二十六年定凡監察御史巡歷去處先行立案令各該軍民衙門抄案從實取勘本衙門並所屬有印信衙門各刷卷宗分給已未照刷已未結絕號計張縫依左起連刷尾同具點檢單目并官吏不致隱漏結罪文狀責令官吏親齊赴院以憑逐宗照刷如刷出卷內事無違枉俱已完結則批以照過若事已施行別無違枉未可完結則批以通照若事已行可完而不完則批以稽遲若事已行已完雖有違枉而無規避則批以失錯若事當行不行當舉不舉有所規避如錢糧不追人

賊不照之類則批以埋沒各卷內有文案不立日月顛倒又在乎推究得實隨其情而擬其罪其曰照過曰通照曰稽遲曰埋沒此皆照駁之總名凡照刷各衙門卷宗同正統四年定凡在京大小有印信衙門并直隸衛所府州縣等衙門在外各都司布政司文卷除千碼軍機重事不刷外其餘卷宗從監察御史每歲一次或二歲三歲一次照刷五軍都督府六部大理寺令該吏具報事目太常寺通政司太僕寺光祿寺鴻臚寺國子監翰林院各衙門首領官吏具報其餘衙門正官首領官通署呈報以憑查刷都察院堂上及各道文卷俱照例送刷中間千碼追究改正事理照依已定行移體式施行如有遲錯其經管官員應請旨者奏請取問其餘官吏就便依照刷文卷律治罪凡南京各衙門文卷每三年照常京畿道通刷三年一次其文曰京畿道監察御史之印凡南北直隸各省布政文卷嘉靖十二年令巡按御史兼理三十八年復添三十九年令清軍御史兼管照刷文卷近年俱巡按御史兼理以上京正統元年令吏部會同禮部都察院選差監察御史才行兼備者二員請勅提調南北直隸學校近年遼東宣大甘肅巡按俱兼提調學校凡提學御史進退人才奉有專勅撫

按官毋得干預其師生廩餼及修理學校等項提學御史止是督行有司轉申撫按施行不得擅支及那移倉庫錢糧以上提舉
洪武十五年八月乙酉禮部議凡十惡姦盜詐偽干名犯義有傷風俗及犯賊至徒者書其名於申明亭以示懲戒有私毀亭舍塗抹姓名者監察御史按察司官以時按視罪如律制可
日知錄
明太祖勅御史曰風搖木落露結將霜斯化機之權由此而當時故所以顯榮枯應節候孰物能背是理而久長乎必當理而承便棄市者決焉今命爾某於某處審寔千憲章者爾慎法天時則陰陽為汝往欽哉
成祖諭御史曰父母於赤子先寒而備之衣先饑而備之食適其溫飽之宜避濕就燥以處之無所不盡其心人主為民父母理亦當然朕居深宮一飯一食未嘗不念及軍民然在下之情不能周知爾等為朝廷耳目其徃用心咨訪但水旱災傷之處有司不言者悉具奏來軍民之間何利當與何弊當革亦悉以聞
諭都御史陳瑛等曰人命至重既絕不可復續况治獄得情尤難鞭朴箠楚之下罪人成於鍛鍊者

往往有之今百餘人之中豈能必其皆無冤枉爾等分遣御史宜具以慎刑之意書於簡以授之使論決之時詳探其情者即與辯釋必揆之以理不可生然後行之則彼雖死無所恨矣 遣御史分行天下曰百姓艱難有司蔽不以聞爾等受朕耳目之寄宜悉心訪訪凡朝廷所差人及郡縣官有貪刻不律者執之郡縣有閭閻不職父老病者悉送京師惟布政司按察司堂上官以狀來聞毋枉毋縱必合公道軍民利病宜一一奏求汝不恭命汝則有罪

仁宗嘉政即命擇御史巡行天下察吏治明年詔曰古

南臺舊聞卷八

士

稱官不必備唯其人今官冗矣且賢否廉污混淆無別其在內諸司令堂上正官在外令御史按察司明公廉察凡賢才者留否者罷

廣治平略

宣德四年御史徐訓言御史差遣分巡追問等項本院官違忤成憲必引於御前請旨點選慎重其事近年五府六部凡有公事未完不分大小輕重輒便擬奏委任巡按御史催辦府部各有官屬可遣巡按止是獨員若從所委徧歷郡縣職專催辦非重風憲之職矣乞敕五府六部自今果有重務當御史督理者明白具奏取自上裁不得仍前輒行差委從之

南京都察院志

明世祖諭左都御史戴珊劉大夏曰各衙門凡事都奉行巡按御史勸報豈以此官公道可信耶大夏進曰無他以巡按御史一年一換無久交不掣肘故事多責成之上曰責之固是但權之所在唯有識量者不移其心不然則恃權好承委任喜怒將或以是為非以賢為不肖使民不誠其澤耳珊今後遇差巡按御史務檢老成有識量者毋用輕躁喜事之人仍以此意行與各巡按御史知道

續嚴錄

宣宗定內府諸衙門皆有錢糧出納選能幹御史率監生於東華門外廡下取各監局文卷簿籍有隱匿錢糧

南臺舊聞卷八

士

虛冒者即以聞 景泰六年給事中李瓚言南北直隸學校俱無按察司官提督宜分遣御史二員專理始命御史葉鸞張監督南北直隸學校 正統四年定凡巡按許帶書吏一名照刷文卷許帶人吏二名若應用監生臨期奏請每出巡審因刷卷必須通歷不拘限期巡歷去處各衙門官吏不許出郭迎送違者舉問如律凡分巡地面果係原籍并先曾歷仕寓居處所並須避巡所至之處須訪問軍民休戚及利所當與害所當革者隨即舉行或有水旱災傷當奏者即具奏聞凡陳告官吏取受不公等事須要親行追問凡倉庫局務等衙門

但錢糧出納去處不時巡視凡孝子順孫義大節婦忠臣烈女核實奏聞凡律令條例事理令有司官吏熟讀詳玩或有不能通曉者依律究治凡考察官吏廉貪賢否必於民間廣詢密訪務循公議以協衆情毋得偏聽及輒憑里老吏胥之言顛倒是非亦毋得搜求細事羅織人過 景泰元年令在外鄉試仍聽巡按御史監臨嘉靖六年題准酷刑官員雖有才能不許推薦仍要劾奏罷黜二十一年令御史出巡務要肅革漏刑嚴懲酷吏如用酷刑及打死無辜者密拘屍屍審實六品以下徑拿五品以上參題照律例重治巡按滿日將問過

南臺舊聞卷八

市

史名數開報若御史自行賂虐及縱庇不究者回道考以不職以上出巡事宜天順八年差給事中御史各一員巡察各營上操軍士嘉靖七年令點軍科道官不許挨次差委務選有風力肯任事者用心查照稽考有作弊悞事人員就便舉劾若以前因循容縱即係不職吏部奏請點調京營景泰間民間舉牧糧馬南直隸差御史一員北直隸及山東河南地方共一員同該管寺丞印使嘉靖二年奏准三年一差後以巡按御史帶管三十年復差照屯田事例更替接管馬宣德二年始令巡按御史兼理屯田天順九年令南都察院差御史一員巡視

屯田正德三年差御史督理北直屯田嘉靖八年題准在京從直隸各衛所屯種照南直隸事例差御史一員清查三年一替後設都御史專一查理復從三十九年奏差御史二員一往山西宣大雁門等處一往甘肅延寧等處查理其昌嶺等州貴之直隸管屯御史隆慶二年差都御史三員經理各處屯田三年題准北直隸屯田歸并印馬御史兼領二教三年更代准作大梁屯宣德二年造給事中御史各十四員往各處清理軍役正統五年差能幹御史一十七員前去浙江等處布政司并直隸保定等州府清軍嘉靖十三年題准行巡按御

南臺舊聞卷八

主

史帶理二十九年差南北道御史一十四員往直省清理軍伍兼照制文卷以五年一次差遣二十四年停行巡按御史帶管隆慶六年復差嘉靖宣德十年差御史一員於直隸揚州府通州狼山鎮提督軍衛巡司人等巡捕私鹽正統二年令兩淮兩浙長蘆等運司每歲各差御史一員備督鹽課十年令長蘆御史兼理山東鹽法成化八年奏准山東清寧州直抵南京一派河道兩淮巡鹽御史帶管通州直抵清寧州一帶河道長蘆巡鹽御史帶管九年差御史一員巡視河東運司并陝西靈州大小二池鹽課嘉靖間令雲南福建四川廣東各處

巡按御史兼理本省鹽法巡隆慶元年差御史一員前往浙江升南直隸蘇松常鎮四府監兌督運兼理濟寧延南一帶河道三年停差仍令戶部司官監兌五年差御史一員同戶部郎中催徵萬歷六年革催徵郎中差御史一員宣德九年差御史一員巡視在京各一員巡視通州介嘉靖八年差御史一員提督京通二分收放稅解兼理通惠河事務嘉靖未崇十三年差御史三員巡督陝西流州河州西寧收貯官茶易換番馬成化三年差御史一員陝西巡茶十一年取回十四年復差不許官家娶妻及軍民之家典販私茶潛入番境弘治十六年取回令馬政都御史兼理正德二年復差巡茶宣德七年令居庸關直抵龍泉關一帶山海關直抵古北口一帶每年各差御史一員巡視嘉靖三十七年差御史一員閱視薊鎮邊牆隆慶三年革東西巡關御史行巡按御史帶管六年復差尋革萬歷十一年復差一員巡視山海居庸紫荆其西關仍屬巡按御史帶管巡宣德四年差御史一員同給事中會同光祿寺堂上官驗收牲口果品厨料等物并監收白糧正統二年令巡視光祿御史同戶部主事監收錢糧嘉靖三十七年差御史一員查刷大官等四署一切供應各項品物每月具揭

帖進覽一年更替隆慶元年令巡視御史兼管查刷季終更替萬歷元年復一年更替舊係小差今改中差巡先林宣德九年差御史一員巡視各處收草一員提督策牛羊等房錢糧一員同給事中錦木衛官巡視官軍騎操馬匹不許閒時常鞍騎坐及馱載等項後三事共差御史一員同給事中行事巡宣德九年差御史一員會同給事中巡視甲字等十庫嘉靖七年差御史一員同給事中查理御馬監各馬房錢糧奸弊八年奏准每年差御史二員會同給事中一員於內府監局一員於府部院寺等衙門各監收錢糧後各衙門倉俱歸糧米倉監收差逮罷巡庫凡皇城四門官軍輪差掌道御史一員同給事中查點往來巡視宣德四年差御史九員於京城九門整理鈔法每日將各門收過鈔數開具奏聞凡九門守門官軍及九門鈔法俱巡視北城御史帶管提督整理清到軍士北城御史同給事中兵部委官存恤盜甲廠東城御史同給事中巡視正統十三年令五城御史凡事有奸弊聽其依法受理送問成化六年令通州蘆溝橋等處抽分局御史一季一換每月造冊具本復命七年今在京抽分竹木局五處仍令原設官俱照例抽分每季差御史一員與主事往來巡視監凡

禮部會試洪武十七年差御史二員監試隆慶二年添委二員搜檢凡順天府鄉試^{如會試}凡御史監試有兄弟子姪應舉者迴避凡武舉差御史二員監試^{凡恤軍}清查御馬監勇士五府所屬弁上直等衛官旗力士解銀遼東服餼往大同糴買實邊捕盜盤查各倉庫糧料草束銀兩兵馬錢糧監紀軍功凡監斬檢驗等差皆臨時定委^{以上俱雜差續文獻通考}

京師巡按御史十一順天一轄順天河間永平保定真定一轄真定順德廣平大名隆慶一京營一印馬一巡倉一巡鹽一刷卷一提學一山海一屯田一南直隸巡

南臺舊聞卷八

六

按御史九鳳陽一轄鳳陽廬州淮安揚州滁州和州駐泗州蘇州一轄蘇州松江常州鎮江駐蘇州印馬一巡倉一應天一轄應天徽州寧國池州太平安慶駐廣德州太平一提學一上江一下江一山東巡按御史一駐濟南山西巡按御史一駐太原巡鹽一駐河東陝西巡按御史二一駐西安一駐鞏昌巡茶御史一駐漢中鞏昌河南巡按御史一或清軍一駐開封浙江巡按御史一巡鹽一或清軍一駐杭州江西巡按御史一或清軍一駐南昌湖廣巡按御史一或清軍一駐武昌四川巡按御史一駐成都福建巡按御史一或清軍一駐福州

廣東巡按御史一或清軍一駐廣州廣西巡按御史一或清軍一駐桂林雲南巡按御史一駐雲南貴州巡按一欽差清軍兼理雲貴御史一俱駐貴州^{方輿紀要圖}張孚敬申明憲綱疏一憲綱開載都察院按察使司堂上官及首領官各道御史吏典但有不法等事計互相糾舉今後巡按御史彈劾三司不職者吏部即斟酌舉行按察司官果有能糾巡按失職者亦應吏部查說不許科道官挾私報復其巡按清軍巡鹽刷卷御史同事地方固宜同寅協恭亦須互相糾察以清憲體一憲綱開載監察御史巡歷去處不許

南臺舊聞卷八

九

出郭迎接方面官相見左右對拜分座自後不許伺候作揖奈積誤成風卑恭過甚今後接見之間務要依憲綱舊禮敢有倡肆違背本院考察不職三司官不知自立仍前獻媚者吏兵二部即坐疲軟一憲綱開載凡監察御史各道按察司官每出巡審因刷卷必須遍歷不拘限期近來巡按差出者半年未見范任交代者旬月不出省城今後御史點差各照水程赴任仍具某年月日交代某年月日按某地方呈報本院查考違限急事者定行奏究一憲綱開載監察御史巡歷去處如有原告官吏不公等事須要親行

追問近有不待陳告專事訪察者亦有不親受理轉委下司者今後不許訪察濫及無辜其必須自下而上果有斷理不公方行受理情重者親審本院發下勘合必須對款清理回報事完考察完過六七分方與回道管事一憲綱所載巡按所至博採諸司官吏行止廉勤公謹者禮待之薦舉之汙濫奸佞者戒飭之糾劾之近來薦舉濫加於庸流彈劾下及於丞尉今後歷任年深政跡卓異者方許保舉五品以上職跡顯著者指實參奏若是下官不職審實提問不必一禁劾糾有妨憲體一憲綱開載風憲之官當存心

南臺舊聞卷八

字

忠厚其於刑獄尤須詳慎苟不問事情輕重而淫刑以逞銀鍊之下死傷必多凡一切酷刑之具皆宜屏去不用死刑重事必須親審無冤庶體聖明欽恤之至意一憲綱開載分巡所至不許多用導從飲食供帳只宜從儉今後巡按自進捕官護印皂隸清道之外不許多帶人馬隨行凡設彩鋪迎無名供饋之屬一切不用其有分外奉承者定治以罪

南京都察院志

左都御史趙南星申明憲職疏疏臣無職也以諸御史為職諸御史皆稱其職即臣之稱職彼衣繡持斧出而巡方者如使百城循理萬民樂業則為一方之太

平積之則為天下之太平所以致此者非有他術惟在舉劾之各當而已近來薦舉汎濫屢有明旨禁飭按臣差滿回道臣極力行之但舊章之廢弛已久則修舉反若亂常人情之偷惰相安則振作即為多事臣德薄名微適足以結怨而無益於殿最也必仰藉陛下之威命以行之而後可配綱之廢人心邪也沉迷未悟而遽繩之以法則人不能堪先必教誨之使知陛下之德意而後可陛下渙發德音使領民之吏知貪酷之必不可為巡方之臣知貪酷必不可為所薦者必不可為溢美之言所劾貪酷之吏必不可僅

南臺舊聞卷八

圭

擬降調從此惕然猛省忽然愧汗翕然回心而向道使臣無怨之可任而諸臣名寔粹美豈非仕人之上願哉

春明夢餘錄

左都御史汪鉉申明事件一謹官防巡按御史所帶衣鞋等物止作一扛不過百觔其書吏監生行李共作一扛只此二扛繫於御史馬前隨行所至下馬與起程之際御史俱要督同各該府州縣掌印官三面將此二扛一一檢閱明白方許收放抬行并將書吏監生身上一併搜檢其卷宗簿籍等項公文裝載卷箱封鎖明白另委官一員督押至察院交割御史督

同各該掌印官逐一搜檢明白方許收受一戒奢侈
選按日廉五升之外秋毫毋得取費於有司一戒一
魚必以廉米照依時價易之仍遵照審綱御史陸路
給驛馬水路應付站船監生吏典承差陸路並騎驛
驢水路應付遞運船並不得撥四轎乘坐座船如御
史不乘站船而乘座船不乘驛馬而乘四轎故違憲
綱查訪得實參劾治罪

同上

左副都御史邱繼陳吏治積弊京官考滿河南道例
書稱職外吏給由撫按官樂與保留以朝廷甄別之
典為人臣交市之資敢徇私而不敢盡法惡無所懲

南臺舊聞卷八

奎

賢亦安勸此考績之積弊也御史巡方未離國門而
密屬之姓名已盈私牘甫臨所部而請事之干牘又
滿行臺以多冠持斧之威束手俯眉聽人頤指此請
托之積弊也撫按定監司考語必托之有司有司則
不顧是非侈加善考監司德且畏之彼此結納上下
之分蕩然其考守令也亦如是此訪察之積弊也食
墨成風生民塗炭而所劾罷者大都單寒軟弱之流
苟百足之蟲傳翼之虎即蠹穢狼籍還登薦剡嚴小
吏而寬大吏詳去任而略見任此舉劾之積弊也懲
貪之法在提問乃豺狼見遺狐狸是問徒有其名或

陰縱之使去或累逮而不行或批駁以相延或朦朧
以幸免即或終竟其事亦必博長厚之名而以盡法
自嫌苞苴或累萬金而贖止坐錄泰草菅或數十命
而罰不傷毫釐此提問之積弊也科場取士故有門
生座主之稱若巡按舉劾其職也乃勦者不任其怨
舉者獨冒為忌專之為舉主而以門生自居僅備問
遺終身不廢假明揚之典開賄賂之門無惑乎清白
之吏不概見於天下也疏奏帝稱善

明史

刺史六條為百代不易之良法而今之監察御史巡
按地方為得古人之意矣入其善者在於一年一代

南臺舊聞卷八

奎

夫守令之官不可以不久也監臨之任不可以久也
久則情親而弊生望輕而法玩故一年一代之制又
漢法之所不如而察吏安民之效已見於二三百
年者也若夫倚勢作威受賕不法此特其人之不稱職
耳不以守令之貪殘而廢郡縣豈以地方之濁亂而
停御史乎至於秩止七品與漢六百石制同日知錄
御史有巡按激濁揚清除奸革弊之責所係一方利
害尤重故自古慎重此官

春明夢餘錄

朝觀年分考察既畢備查被黜方面有司等官追究所
舉巡按御史四人以上革職閑住二人以上降一級調

外任一人罰俸半年 同上

巡按御史復命以銷繳勘合七分爲稱職近因即其數而踰之者矣舊百執事各職其所司而令巡按百務萃攬事太煩而反易集訓之何哉則其所爲集知非昔日之詳也按憲綱巡按受理詞訟必自各衙門斷過不公者其所受理必親決不令批發懸意向於喜怒天然後事可立見而上下附同之流寒矣 同上

正統時禮部以天下府州縣學生徒湧進不檢提調官不能制請兩直隸勅御史十三省敕副使僉事提督學校倣國子監所定規條盡所爲申督者而遣 廣治平略

南臺舊聞卷八

五

長銓銜升王文端直留意人才委任條屬凡御史出巡歸者令報其優劣以備簡用繼之者爲王忠肅銅亦嚴加考察公銓注杜請托自是奔競之風爲之一息 同上

成化時六品以下官有罪巡按御史輒令府官提問陝西巡撫項忠言祖制京外五品以上官有犯奏聞不得擅勾問今巡按輒提問六品官其乖律意當聞於朝命御史按察司提問爲是乃下部議從之 明史

成化七年兵科給事中秦崇上言居庸等關朝廷之北門所司因循怠惰礮石軍器類不具備夫富家亦

高築牆垣以防寇盜况國都藩籬而可廢弛乎上敕巡關御史修治 明憲宗實錄

居庸關南口有城南北二門魏書謂之下口城路水築之南北二門以參將一人通判一人指揮一人守之又設巡關御史一人往來居庸紫荆二關按視焉 昌平山水記

正德初都御史楊一清疏言陝西延綏甘肅皆邊關重鎮軍務所急莫先於馬乞巡茶御史仍勸兼理馬政行太僕苑馬等官專聽提調約束事得專理可責成功巡茶御史兼馬政始此 廣治平略

南臺舊聞卷八

五

一應事宜聽其處置並無中制之意正以血戰應援爲切不以損軍擅離爲罪合行各官從實舉行以後陞封如果有警本鎮無警即便發兵策應共保萬全如敢自分彼此秦越相視者聽巡按御史指名參奏 登壇必究

嘉靖初戶部尚書梁材條議言各鈔關出納官糧或稱收之初不盡入官或藏貯之處私取肥己或傾煎時隱匿或掌解時那換必互稽察而後好弊可除也宜行巡按御史於府州縣選委廉能佐貳官日赴廠爲之貳 同上

劉繼爲工部尚書奏建節慎庫與臺臣同典出納自是財無濫用 萬姓統緒

必中差始昇按差必滿差使請代差必候次始得擬差近見臺現多變體矣臣謂仍舊例便順天即近不專資深以防擇人廣貴即遠不差初按以防擇地江浙即大不再酌量以防擇差不中差者非甚缺人不按差焉不歲滿者即某選方不擬代焉不簡次者非果南北原籍不易處焉差解職等人不欲連守此而練習弛張整齊藩翰方隅依藉豈其微乎此澄清風憲所當議處者也一日久御史之城巡臣觀居重要地執五城最哉巡視御史故事不專為察閭閻者事有奸弊依法送理正統間例也禁約賄博緝捕盜賊

南臺舊聞卷八

君

坐舖火夫究問優免成化間例也查問九門官吏多勒索商財物弘治間例也訪察參奏打點饋送嘉靖間例也至於禁止科歛詐騙裁抑豪橫奸頑安恤孤獨良善懲創奢侈遊戲舉劾兵馬善惡何莫非御史事哉臣請專責成便御史必用實授督差必劾一年憲度必期力舉而又省其外班以杜請託立為歲冊以報滿政斯彈壓之有資矣上善之又疏言都城者天下軒冕之總會也國門之內某藩臬至諸宦之多幾何矣某守令至諸宦之多幾何矣苟物色之固可家喻而戶曉御史有專城之任者也請令巡視御

史立為季察歲察之規以防羣吏之升黜法紀者季以為察則御史持以考兵馬計緝獲打點幾何人妄餽幾何人指稱幾何人即以定馬之賢劣而年終舉劾憑焉歲以為察則本院持以考御史總計緝獲打點共若干濫餽共若干指稱共若干即以定御火之風裁而歲冊滿政報焉有甘為登臺之謀工於乞墮之計者聽各御史隨時參論以清士風兩畿十三省者吏治污隆之要地御史有專方之任者也請令巡按各御史立為一年三年之察以防郡吏之漁獵病民者一歲諸屬必出疆矣入賀選官考驗餽受有無

南臺舊聞卷八

夫

過濫時雖出疆即評品之三年諸屬必述職矣州縣府寺藩臬科歛伊孰分外時當遞職即旌別之某廉吏也從而賢之某貪吏也從而糾之議在方面則無惜於大僚議在守令糾不遺於甲第胥聽各巡按隨事論列不待差滿之報巡按御史敢為炎涼或有容隱者回道聽考以振臺綱御史方震孺疏臣考前代畿輔之政統於京兆而我朝則兼用五城御史意深遠哉蓋五府六部環集於簞下民無所不知有巡城御史而已王侯保傅赫奕於長安民無所畏畏巡城御史而已細而兒女小窗

之事非質之御史不了也暫而徒步之相搏久而畢世之相仇非質之御史不平也甚至覆雨翻雲之奸布地遮天之手非御史不能摘其隱而發其覆蒙瑤巨族炙手熏天可以一言折服之無敢諱依城憑社深根固蒂可以寸楫招致之無敢拒然則巡城之任綦專矣其權綦重矣城規不可不審也城禁不可不嚴也城員不可不慎也巡方者例不得攜家屬例不得受私書例不得誇宴令何城差獨不然終日拜客終日應酬蓋交游雜沓則神氣日分竿牘旁通則面皮難冷所謂城規之當審者此也皇上初政都門

南臺舊聞卷八

虎

白晝無敢持帕儀往來者而一切白蓮左道程謠造謗之徒皆潛踪屏跡可想見一時振刷氣象今漸茂如矣山人墨客快走豪貴之門而走險道神大為悠謬之口此輩不驅除巡城者不得謝其實所謂城禁之當嚴者此也京師者萬國之堂與也而親民之官獨兵馬司指揮耳往時司官適用正途最有深意而不知坊官之親民與司官無差別也竊以為各城之坊官亦當以考選遺珠充之其體貌陞轉與司官等當用甲科而治行之最者其超擢亦當出諸藩上所謂城員之當慎者此也

御史巡視東城每日則有內外八坊人民罰罰之所當飭水陸商販竹木之所當議軍民捕邏奸匪之所當詰每月則有七十二衛官軍依糧之所當給每歲則有東南四百萬石糧運及漕吏漕卒幾千萬人之所當糾稽詳勞東城公界記

泰昌元年御史張澄言京師奸究叢集游手成羣有謂之把棍者有謂之拳銃頭者似如一人作奸則足隨其後陷人於罪從而嚇詐金錢謂之拳銃頭即漢請將巡城改為中差一年一代日作所謂巡城傷文陳

王宗沐督漕運言歲運從四月前盡過徐呂二洪而開

南臺舊聞卷八

辛

河先肅清以待事令不與怒河獨宜督江以南各省糧儲道務早發運而巡漕御史依期驗覈限漕艘以四月前盡過徐洪則漕船不與河泛溢值矣肅清平略

南臺舊聞卷八

南臺舊聞卷九

北平 黃叔瓚 玉國輯

議論

劉陶拜侍御史上言聖王以天下耳目為視聽故能無不聞見令張角支黨不可勝計雖會赦令而謀不解散四方私言角等竊入京師視朝政州郡忌諱更相告語莫肯公文宜下明詔重募角等賞以國土有敢遮避與之同罪帝殊不悟明年角反思陶言封中陵鄉侯三遷尚書令 後漢書

孝文以陽固為書侍御史上讜言表曰當今之務宜早

南臺舊聞卷九

工

正東備立師傅以保護立官司以防衛以保蒼生之心攬權衡親宗室強幹弱枝以立萬世之計舉賢良熙不肖使野無遺才朝無素餐孜孜萬幾躬勤庶政使人無謗譏之聲省徭役薄賦欲修學宮導舊章貴農桑賤工賈絕談虛窮微之論簡桑門無用之費以救饑寒之苦然後備器械修甲兵習水戰滅吳會撰封禪之禮襲軒唐之軌豈不茂哉 北史

隋李綱還書侍御史上言臣聞大臣之內有父祖沒子孫引其妓妾嫁賣取財妾雖微賤服新三年貞零違親袁經強得婚華泣辭重凡之前送付他人之室復有朝

廷重臣平生交舊朝聞其死夕規其妻無廉恥之心棄

友朋之義上覽而嘉之五品已上妻妾不得改嫁始此又言五教六行為訓人之本詩書禮易為道義之門魏之二祖更高文詞忽君人之大道好彫蟲之小技號騎文華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遺理存異尋虛遂微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染盛簡惟是風雲之狀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據茲權士裁皇窮禹之典伊傳周孔之說不復關心何啻入耳故文華日繁其政日亂良由棄大聖之規模構無用以為用也聖道幸與屏絕浮詞遏止華偽自非懷經抱質志道依仁不得引預摺紳

南臺舊聞卷九

二

參廁舞兒外州遠縣仍踵襲風選吏舉人未遵典則請勅有司晉加搜訪具狀送臺 同上

上勤於聽受百僚奏請煩碎書侍御史柳或疏言人君出令誠在煩數是以舜任五臣堯咨四岳設官分職各有司存垂拱無為天下以久所謂勞於求賢逸於任使比見事無大小咸關聖聽陛下留心正道無憚疲勞至乃營造細小之事出給輕微之物一日之內酬答百司日肝忘食分夜未寢動以文簿憂勞聖躬伏願恩臣至言少減煩務上覽而嘉之又言竊見京邑爰及外州每以正月望夜充街塞陌鳴鼓聒天燎炬照地人競張

面男為女服倡優雜伎詭狀異形外內共觀曾不相避
錫貨破產競此一時盡室並拏無問貴賤男女混雜雖
素不分穢行因此而生盜賊由斯而起非益於化實損
於人請頒天下並即禁斷詔可其奏

同上

韓思彥為監察御史昌言當世得失高宗夜召加二階
太白晝見勸帝修德答天譴帝讓李義府曰八品官能
言得失而卿冒沒富貴至何事耶義府謝罪
久視二年三月大雨雪鳳閣侍郎蘇味道等以為瑞率
羣臣入賀監察御史王求禮厲言陽氣憤升而陰冰激
射此天災也主荒臣佞寒暑失序盜賊繁興正官少偽
官多百司非賄不入使天有瑞何感而末哉后為罷朝
同上

南臺舊聞卷九

三

韓琬拜監察御史景雲初上言今和市額刻削名為和
而實奪之歛重役亟家產已空窮弊而犯禁故死而抵
刑夫亂繩已結急引之則不可解今刻薄吏能結者也
舉劾吏能引者也則解者不見其人願取奇材卓行者
量能授官 又言仕路太廣故棄農商而趨之一夫耕
一婦蠶衣食百人欲儲蓄有餘安可得乎書入不報日
上

馬周為侍御史言自古以來國之興亡不由積善多少

在百姓苦樂也使百姓安樂在刺史縣令爾縣令不皆
賢但州得良刺史可矣今縣令刺史頗輕其選以德行
才術擢者百不得一百姓未安殆在於此帝稱善擢拜
給事中 同上

趙孚改敗中侍御史雍熙中詔詢文武禦戎之策孚奏
議曰昔周民逆命帝乃誕敷文德而有苗格又仲尼曰
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日者北邊來貢金燕猶梗再
興軍旅將復土疆臣竊思朝廷通達國信近鑒唐高祖
之降禮達法周古公之讓地聖人以百姓之心為心君
子見幾而作論以禍福示以恩威議定邊疆永息征戰

南臺舊聞卷九

四

養民事天濟時利物莫過於此上嘉之 宋史趙安仁傳
景祐二年御史襄行孫沔上書曰深宮之中侍左右者
刀鋸之餘悅耳目者豔冶之色宸禁盡嚴乘輿天遠未
見歎召名臣清問外事詢祖宗之紀綱實朝廷之得失
旋修簡易之名未益承平之化又曰願推擇大臣講求
古道極論精思品藻賢哲逐刺史縣令老懦貪殘之輩
以利於民罷公卿大夫諂佞詭譎之士以肅於朝簡拔
庭之幽曠以求錫美之慶抑宦侍之重任以防昵近之
私書奏黃監永州酒務

綱目

文彥博轉殿中侍御史西方用兵偏校有臨陳先退望

敢不進者舊著今皆中覆彥博言此可施之平居無事時耳今雖兵數十萬而將權不專兵法不峻將何以濟

仁宗嘉祐之歷代名臣傳

傅堯俞為監察御史奏今度支費用不足誠不可忽然欲救其弊陛下宜自檢刻身先天下無奪農時勿害商旅如是可矣不然徒欲紛更為之無益聚斂者用則天下殆矣

宋史本傳

呂誨為殿中侍御史見廷臣上章者往往託風聞以摘人幽隱不必然之事乃上言諫官許風聞言事蓋欲廣採納以補闕政今乃借以侵官至懸揚腹誅刻薄成

南臺舊聞卷九

五

風請下詔懲革時多其讎諫體

讀史

呂大防為監察御史要行首言紀綱賞罰未厭四方之望者有五進用大臣而權不歸上大臣疲老而不得時退外國驕蹇而不擇將帥議論之臣裨益闕失而大臣沮之疆場左右之臣有敗事而被賞舉職而獲罪者是歲京師大水大防曰雨水之患至入宮城慮舍殺人害物此陰陽之沴也即陳八事曰主威不立臣權太盛邪議干正私恩害公違要連謀盜賊恣行羣情失職刑罰失平同上

治平初趙瞻除侍御史上疏曰美斷獨化人主至權也

審至權者當主以天下之大公揆以天下之正論如是而後權可一也輔相賴其用宜責其效臺諫知其才宜信其說兵柄宜削諸宦官邊議宜付諸宿將蓋權不可獨而為也以從天下之望耳英宗稱等久之詔范內侍王昭明等四人為陝西諸路鈐轄以唐用宦者為觀軍容宣慰等使後世以為至戒宜追遠內侍責成守臣章三上言甚微切

同上

治平中馬默為監察御史裏行言致治之要求賢為本仁宗以官人之機密委輔相數十年間官之進也不由實蹟不自實舉但趨權門必得顯仕今謀一帥臣則協

南臺舊聞卷九

六

於公議者十無三四庶僚之衆不知幾人有一有難事則曰無人可使豈非不才者在上而賢不肖混淆乎願陛下明日達聽務既其實歷試而起升之以幸天下神宗即位上疏陳十事一曰攬威權二曰察奸佞三曰近正人四曰明功罪五曰息大費六曰備凶年七曰崇儉素八曰久任使九曰擇守宰十曰聖邊患攬威權則天子勢重而大臣安矣察奸佞則忠臣用而小人不能幸進矣近正人則諛諂日聞而聖性闡明矣明功罪則朝廷無私而天下服矣息大費則公私富而軍旅有積矣備凶年則大患常施而禍亂不起矣崇儉素則自下化上

而民懷素矣久任使職官不虛授而職事舉矣擇守率則庶績有成而民受賜矣無違忠則四遠畏服而中國

強矣同上

劉隨遷侍御史知雜事上言比年廉官能倖請託或對見之際涕泗祈恩或績効甚微銜需要賞亦有藩翰之臣位尊職重表章不進請求廉厥按察之司燕安銷望以容奸為大體以舉職為近名以巧詐為賢以恬退為拙以至貪殘者照於貨財老疾者不知止足請行中儉之法朝廷為下詔戒中外同上

程顥權監察御史裏行前後進說要以正心窒慾求賢

南臺舊聞卷九

七

育才為先常言人主當防未萌之欲及勿輕天下士時王安石益信用先生每見上必言君道以至誠仁愛為本未嘗及功利上召問所以為御史對曰使臣拾遺補闕裨贊朝廷則可使臣振拾臣下短長以沽直名則不能上以為得御史體宋名臣言行錄外集

劉摯罷御史貶衡州哲宗嗣公復摺侍御史上疏陛下春秋鼎盛在所資養願選忠信孝悌淳茂老成之人以充勸誨進讀之任便殿宴坐時賜廷對執經誦說以廣唐智仰副華繼求治之志同上

王巖叟除監察御史即上策論社稷安危之計在從諫

用賢不可以小利失民心同上

元祐初上官均復為監察御史議者請兼用詩賦取士宰相遂欲廢經義均言經術以理為主而所根者本也詩賦以文為工而所逐者末也今不討本末而欲襲詩賦之弊未見其為得也宋史列傳

黃廉為監察御史裏行言比年水旱民業乏貸之恩今幸歲豐有司悉當舉惟久饑初稔果給併償是使民遇豐年而思歉歲也請令諸道以漸督取之同上

熙寧初張戢以御史召進對未嘗不以堯舜三代之事進於上前惻怛之愛無所遷避大要啓君心進有德謂

南臺舊聞卷九

八

反經正本當自朝廷始宋名臣言行錄外集

徽宗立召拜龔夫殿中侍御史疏曰聖政日新遠近忻悅進退人才皆出審斷此甚盛之舉也然奸黨既破必將早晚熟計廣為身謀巧事貲戚陰結左右變亂是非意邪百出故宜洞察忠邪行之以決若小不忍則害大政願陛下明好惡以示之使遠近知進賢退姦之意太平之治不難致也同上

魏杞紹興時遷殿中侍御史臨安火延燒數千家獻諫者謂非災異虹言春秋定哀間數言火災說者謂孔子有德而不能用季孫有惡而不能去故天降之咎今朝

廷之上奸惡邪佞之人未逐百執事之間朋附奔競之徒未汰搢紳有公忠宿望及抱道懷藝有猷有守之士未用宜鑒定哀之失甄別邪正亟加進用

同上

上知金寨盟赫然決策親征杜莘老奏善御天下者無事則深憂有事則不懼無事深憂所以預備有事不懼所以濟功今虜數天背盟正陛下待以不懼之時願益以剛大為心勿以小利鈍為異議所搖諛言所惑則人心有所恃而士氣振矣 又言藝祖簡諸道兵補禁衛訓練精整故方鎮警服莫敢有異以今親征有期而熊虎兩司班直親兵纔五千餘人廩老居半乞極留聖慮

南臺舊聞卷九

九

上出內庫錢七十萬賜出戍士大夫公言諸軍負回易子錢甚夥創賞以月廩不先除此弊錢出禁帑入將帥私宰矣上悟悉除軍餉士拜賜鼓舞人百其勇

宋名臣言行錄別集

汪澈為侍御極陳利害且曰慮之有素則事至而安靜慮之無素則事至而倉猝自講和以來諸將擁重兵高爵厚祿養成驕恣朝廷宜有以攝其心作其氣戰士役以伎藝而老病之不汰逃亡之不補宜有以蒐閱之使有關心而樂為用文武官平居常惠其元臨事則無人不可用當預選實才不泥資格以備緩急之用

同上

靖康中監察御史張所以熾書買園募河北兵士民事曰朝廷奈我猶有一張察院能援而用之應募者十七萬人復上言河東河北天下之根本因而用之可藉以守且請帝亟還京城有五利奉宗廟保陵寢一也慰安人心二也繫四海之望三也釋河北割地之疑四也早有定處一意於邊防五也國之安危在乎兵之強弱與將相之賢不肖不在都之遷與不遷也

鑑錄經世編

黃葆先拜侍御史政和末歲旱疏言人君有屈已達下之心而人臣無歸美報上之意者能致陰陽之變人君有慈惠惻怛之心而人臣無祇順欽承之意者能致陰

南臺舊聞卷九

十

陽之變陛下恭儉敦樸以先天下而太師蔡京侈太過制非所以明君臣之分陛下以紹述為心而京所行乃背元豐之法疆悍自尊不肯上承德意此天氣下而地不應大臣不能尚德以應陛下之所求者如此疏入不報宋史列傳

吳帝高宗時遷殿中侍御史兩淮戰不利廷臣爭陳退避計帝言今日之事有進無退進為上策退為無策會宥格遷東者帝言今欲控帶襄漢引輪潮廣則臨安不如建康便經理淮甸應接梁宋則臨安不如建康近

議者徒悅一時慮從思歸之人非為國計臣恐回鑒之

使西師之聲援不接北土之謳吟絕望矣同上

陳良翰遷監察御史孝宗初元金主新立求和而中原舊人多求歸詔問何以處此良翰言議和復納降皆非是必定計自治而和不和任之乃可張浚軍淮泗以規進取而議者以獻防江策良翰言當固藩維專委任今捨淮防江却地奪便朝廷過聽使督府不得專關外事扶矣同上

乾道中侍御史胡沂言祖宗時武士試中武藝並赴陝西任使或除京東提賊或三路沿邊試其効用或於經略司教習軍隊準備差使今所取非所用所用非所學

南臺書聞卷九

十一

請取近歲中選人數量其才品高下考任深淺授以軍職使之習練邊事諳曉軍旅從之廣治平略

龔夔良陰監察御史江浙大水詔陳闕失夔良疏曰水至陰也其占為女寵為嬖倖為小人專制崇觀政和小人道長內則伶儻竊弄外則奸回充斥於是京城大水以致金人犯闕今進退一人施行一事命由中出人心譁然指為此輩臣願先去腹心之疾然後政事闕失可次第言矣宋史列傳

洪咨夔拜監察御史疏言臣歷考往古治亂之原撥歸人主政法出中書天下未有不治權不歸人主則廉級

一夷綱常且不立矣政之問政不出中書則腹心無寄必轉而他屬矣權之覆此八政取羣臣所以獨歸之王而詔之者必天官秉筆也今敵端有四一曰自用二曰自專三曰自私四曰自固帝嘉納之同上

謝方叔官監察御史疏奏綱德以回上帝之心奮威斷以回天下之勢左右前後之人進憂危恐懼之言者是納忠於上也進燕安逸樂之言者是不忠於上也凡有水旱盜賊之奏者必忠臣也有諂諛蒙蔽之言者必佞臣也同上

南臺書聞卷九

十二

疏言鑒與若動則三邊之將士瓦解而四方之盜賊盡起必不可遂止長星出東方魏孫力詆外戚內臣及進來美餘失人心者且曰回天心自回人心始辭言懇切帝為之感動同上

度宗即位陳宗禮拜殿中侍御史疏言恭儉之德自上躬始清白之規自宮禁始左右之言利者必斥賤寵之私獻者必誅以詩進講因奏帝王舉動無微不顯古人所以貴於慎獨也同上

監察御史王惲論中都喪祭事狀父母之喪例皆焚燒以為當然習既成風恬不知痛敗俗傷化無重於此理

合禁止以厚薄俗外無問貴賤多破財物市一切紙作
房室侍從車馬儀物不准生者虛費於死者實無所益
亦乞一就禁止 烏臺筆稿

論職官公私有犯事狀古者刑不至大夫禮不及庶人
爵祿者所以待材能廉恥者所以厲節行此自古不可
易者今訪聞得尚書省奏擬到將一切內外職官如公
私有犯不聽收贖皆以的決論罪甚非待材能而厲臣
節也如此則是教人以頑鈍無恥真誦亡節廉隅不立
而當職任者既無貴貴尊尊之義且以官徒自處苟日
計庸而已今欲為常行格法斷不可制同上

南臺舊聞卷九

五

論重刑事狀刑者例也一成而不可變正犯千連贓仗
准服追勘審覆結案須經歷官府數重人命至重或致
枉錯有傷和氣故舊例重刑不限惟舉待以歲時欲於
三覆五奏之間脫有冤誣庶正犯收露不致盡及無辜
以極哀矜欽恤之意見不啻於連殺也至於秋分後行
刑蓋自古帝王體天行道以順四時生殺之理也如舊
例決不待時所以待惡逆以止罪也今將一切常犯死
罪者數月之間案牘稍具上令省部監察審問無寬同
惡逆罪犯決不待時雖卑賤不能保其曲盡獄情一無
寬濫誠當審量事宜集議允當可為永格者而復更改

聞奏以教既往則天下幸甚 同上

論立司諫等官事狀蓋聞朝無諍臣則不知過國無達
士則不聞善至於諸侯卿大夫士庶人皆有諍臣諍友
則國安而令名可保矣况萬乘之帝王歟伏見朝廷近
年以來雖或小事天威震怒出於一時輒至不測欽惟
聖意隨復追悔今憲臺雖立或有所論執卒不能上達
得開陳利害於前合無選近侍重臣輔以剛正儒者使
為司諫等官則聖益聖而明益明且免夫既往追維之
悔天下幸甚 同上

南臺舊聞卷九

五

請禁制服色事狀切惟衣服之制本以別貴賤定尊卑
故歷代相沿各有定制今民間以侈靡相高雖工商卑
隸皆得衣被金繡龍鳳等物以致貴賤混淆無以差別
今國家以儉德化下服之不衷反為妖災今後合無將
一切金繡異樣衣物除令得服用外自餘即聽與輟變
等事一體嚴禁制亦辨上下定民志之一端也 同上
尚文拜中堂侍御史建言治平之世不宜數赦不急之
役宜且停罷成宗嘉納 元史別傳
王壽權侍御史召壽奉香江南徇祠獄鎮海濱使還具
奏民之利病繫於官吏善惡在今宜選公廉材幹存心
愛物者專撫字剛方正大深識治體者居風憲天災代

有服濟以時無勞聖慮唯是豪右之家仍據權要當寵其職處之京師以保全之此長久之道也同上

趙師魯奏定中拜監察御史時大體未來師魯言天子親祠郊廟所以通精誠迎福祿生蒸民阜萬物百王不易之禮也宜崇成憲講求故事對越以格純嘏上嘉納焉同上

至順二年御史陳思謙言方今入仕之門太多黜陟之法太簡州郡之任太淹朝省之除太速請設三策一冗濫不急者從資減升二宜斟酌古制設辟舉之科三古者刺史入爲三公郎官出宰百里蓋使外職職朝廷之

南臺舊聞卷九

九

治體內官知民間之利病今後縣尹有能聲善政者受郎官御史郡守有奇材異績者任憲使尚書帝可其奏先是關陝大饑民多鬻產流徙及來歸皆無地可耕思謙言聽民倍員贖之使富者受兼入之利貧者獲已棄之業從之監恭親世編

陳思謙疏論秦漢以來上下三千餘年天下一統者六百餘年而已我朝開國百有餘年土宇人民三代漢唐所未有也民有千金之產猶謹守之以爲先人所嘗況君臨天下承祖宗艱難之業而傳祚萬世者乎臣愚以興亡懸懸言者誠以今日乃皇上盛時圖治之機不可

失也元史列傳

崔敬拜監察御史疏言文皇獲不軌之愆已徹廟祀叔母有陪禍之罪亦削洪名盡孝正名斯亦足矣惟念皇第無帖古思太子年在幼穉此播遷義當矜憫蓋武宗視明文二帝皆親子也陛下與太子皆嫡孫也以武皇之心爲心則皆子孫固無親疎以陛下之心爲心未免有彼此之論今乃以同氣之人置之度外適足貽笑邊邦取辱外國臣願殺身以贖太子之罪望陛下遠近臣迎歸太后太子以全母子之情則宗社幸甚不報又言失刺斡耳朵思乃先皇所以備宴遊非常時臨御

南臺舊聞卷九

九

之所今陛下方以孝治天下屢降德音祇行宗廟親祀之禮願大駕還大內居深宮嚴宿衛與宰臣謀治道萬幾之暇則命經筵進講究古今盛衰之由緝熙聖學乃宗社之福也今山東大饑燕南亢旱正當聖主恤民之日近侍之臣奏稟呈請殆無虛日以府庫百年所積之寶物通賜便御閣寺之流幣藏或空萬一國有大事人有大功又將何以為賜乞追回所賜以示恩不可濫同

上
袁凱洪武三年授御史武臣恃功驕恣得罪者漸衆凱上言諸將習兵事未悉君臣禮請於都督府延通經學

古之士令諸武臣赴都堂聽講庶得保族全身之道帝勅臺省廷名士暨午門為諸將說書明史

御史陳祚勸勤聖學其略曰帝王之學先明理明理在讀書陛下雖有聖德而經筵未甚興果講學未有程度聖賢精微古今治亂豈能周知洞晰真德秀大學行義一書聖賢格言無不畢載願於聽政之暇命儒臣講說非有大故無得間斷使知古今若何而治政事若何而得必能開廣聰明增光德業而邪佞之以奇巧蕩聖心者自見疎遠天下人民受福無窮矣帝見疏大怒曰豈儒謂朕未讀大學耶下祚獄同上

南臺舊聞卷九

七

正統時黃裳為御史院中彈文多出其手都御史陳鑑倚重之上言科道考滿黜陟常出上裁若由吏部奏升介然持正者古今幾人哉帝從之明通紀
景泰中監察御史左昺等言小民無知犯法可以情貸若官吏以學術發身以法律從事操威福之柄豈可懷私受賄巧文深詆殺無罪人原其情與故殺何異先朝屢有恩宥皆不及此豈列聖之仁明有所不逮哉以法者天下之公不可以私意妄有所輕重也章下刑部言御史言是自後故勘者宜論死不宥從之春明夢餘錄
成化三年六科十三道上官近日以來或日月赤色或

黃霞蔽天此正側身修行之時也伏望以敬為所以終自懲遊戲宴樂無益之事必節金豆銀豆無名之費必罷仍於萬幾之暇日御經筵講明聖學庶足以合天心慰人望上嘉納之萬世玉衡錄

正德時發幸子第家人濫冒軍功有至都督賜蟒玉者御史程榕充言權要家賄軍士金帛以易所獲之級是謂買功銜鋒斬賊者甲也而乙取之甚至殺平民以為賊是謂冒功身不出閭而名謀行伍是謂寄名賄求據吏洗補文冊是謂竄名至有一人之身一日之間不出京師而東西兩朔四處報功者按名累級驟至高階是

南臺舊聞卷九

大

謂奸功此皆壞祖宗法解將士體乞嚴為察革帝不能用明史列傳

成化四年十二月遣太監鄭同崔安冊封朝鮮世子李就為王既行巡按遼東監察御史侯英奏同與安俱朝鮮人墳墓宗族皆在其地於其國王未免行拜跪之禮進囑託之辭殊輕中國之體乞追請寢成命遣翰林院給事中及行人往使為便上是其言日下舊聞
劉安入臺甫一月上疏曰人君貴明不貴察察非明也人君以察為明天下始多事矣陛下臨御八年而治理未臻識者謂陛下之治功損於明察夫治可以緩圖不

可以急取可以休養致不可以督責成以急切之心行督責之政於是躬親有司之事指摘臣下之失令出而復返方信而忽疑大小臣工救過不暇多有不安其位者孰能為陛下建長久之策以圖平治哉帝大怒逮治之同上

弘治元年御史陳瑤言崇文門舊設宣課分司上收客稅近差御史王事征監其事以括兌為能有傷國體上命今後止許秤盤客貨餘行李車輛毋得搜檢阻遏始成平略

正德時世宗立乾清宮成御史鄭本公言八年營繕一

南臺舊聞卷九

九

旦告成陛下居安思危當遠羣小節燕遊以防一朝之患重妃配廣繼嗣以為萬世之計慎終如始兢兢業業常若天祖之臨求言益切訪政益勤用防蔽塞之患持聖心遠貨色毋溺於嬖毒重興作惜財力永鑒於先朝帝嘉納之明史

嘉靖五年御史仲選上言春秋一書人君正心術之要典也紀災異而略祥瑞庶臣張守珪亦曰古者多難開國殷憂啓聖事危則志銳情苦則慮深故能轉禍而為福由是觀之人君於災變之來所以動其憂勤之心而啓其治平之機也未足為損而固己為益唯求其應之

之實何如耳臣聞應天以實不以文動民以行不以言成召之誠亦唯於人事驗之而已人事修則天心格人事乖則天心違必然之理也南京都察院志

嘉靖十一年右副都御史范鍾言人主之所取於臣下者任怨也當事也恭順也無私交也而邪臣之恣強矣好紛更巧逢迎肆攻訐者其迹似之人主或不察焉則疑之矣疑信一差邪正倒置其害將有不可勝言者同上

嘉靖二十五年御史周冕上言賈誼曰天下之本係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論教選左右又曰教得而左右

南臺舊聞卷九

平

正則太子正太子正天下定矣後世莫不肯舉以為定論今皇太子生長春宮隔遠天顏不得行問安視膳之禮而事親之道誰則陳之不得接士大夫於左右而臨下之體誰則啓之不得親稼穡之艱難而所云無逸之言誰則告之不得見閭閻之疾苦而所舉若雨之怨咨誰則聞之使不及時為學禮樂名物何自而知治亂興亡何自而識君子小人何自而辯與其日處於深宮執若文華殿之清嚴與其日侍以宦官執若士大夫之為師保與其日逸於休養執若詩書禮樂之為薰陶此素以養正之功在今日所不可一日緩者也同上

御史李達時上言北敵敢於歲初擁衆入犯俺答之約東全無馬市之爲難維持今日之計唯大集兵馬專事征進否則隱忍顧忌釀成大患何以善後上是之繼而入大同塞指揮王恭力戰死又入遼東塞備禦官王相力戰死

明書輯錄

嘉靖時巡按呂光詢疏修水利三事一曰廣疏濬以備儲泄蓋三吳澤國西南受太湖陽城諸水形勢尤卑而東北際海昔人於下流爲塘浦導諸湖之水由北以入於江由東以入於海而又吸引江湖流行於閘隴之外是以儲泄有法而水旱皆不爲患二曰修圩岸以固橫

南臺舊聞卷九

重

流宋轉運使王純臣常令蘇湖作田墾禦水民甚便之而司農丞鄭寬亦云治河以治田爲本蓋惟田圩漸壞而歲多水災也三曰復板閘以防淤澱河浦之水皆自平原流入江海水勢而潮急沙隨浪湧其勢易淤不數年即沮洳成陸昔人夾流而爲閘平時隨潮啓閉以禦淤沙歲旱則閉而不啓以蓄其流歲勞則啟而不閉以宣其溢志稱置閘有三利蓋謂此也

明紀事本末

嘉靖二十九年御史張鑑乞修復屯田原制每逃屯田一分五十畝召募衛所精壯空丁一名頂屯軍名伍領種於農隙就屯所附近空間去處舉行操練使之習聞

進退之節通曉騎射之能巡屯御史所至閱試而賞罰之屯所教場共二十二處爲人開種當事無所稽覈計京外衛所屯軍共十一萬八千有奇伏乞勅下火第修復時方有事招兵不可無費而屯軍無惟募之費募兵不可無糧而屯軍無衣糧之給寇盜生發其於城守防禦之具豈不綽然有餘哉

國朝典彙

隆慶時御史周弘祖言高皇帝定制宦侍止給奔走掃除不關政事孝宗召對大臣宦侍必退去百餘武非惟不使之預抑且不使之聞願陛下勿與謀議假以嘲笑則彼無亂政之階而聖德純太祖孝宗矣

明史列傳

南臺舊聞卷九

重

御史王廷瞻奏請裕府莊田改入乾清宮者悉蠲其租又言勲戚莊田太濫請於初給時裁量田數限其世次爵絕歸官制可同上

隆慶五年俺答封貢事畢御史劉良弼上疏陳六漸一曰封疆弛守之漸二曰屬部叛叛之漸三曰將領推諉之漸四曰塞下虛耗之漸五曰勇士散逸之漸六曰市地增加之漸

明紀事本末

穆宗詔戶部購寶珠御史詹仰庇言昔仲虺戒湯不通聲色不殖貨利召公戒武王玩人喪德玩物喪志湯武能受二臣之戒絕去玩好故聖德光千載若後心一生

不可復遏恣情縱欲財耗民窮陛下玩好之端漸侈強
違之諫惡聞羣小乘隙百方誘惑害有不勝吉者同上
萬歷五年御史王用汲疏言孟子曰長君之惡其罪小
逢君之惡其罪大臣謂逢君之惡其罪小逢相之惡其
罪大今之時則逢君之人少而逢相之人多輔臣意有
所向不問其意之是與不是誰敢一言以正其非且有
先意而結其歡心望風而張其虐焰者矣陛下不躬自
聽斷而委政於衆所阿附之元輔是以大臣益得成其
私而無所顧忌小臣益苦於私而無所控告其勢不得
不奔走夫私門矣以陛下之聖智何不日取庶政而勤

南臺舊聞卷九

重

習之大小章疏務躬省覽執公執私執便執不便陛下
先以意可否焉然後宣付輔臣俾再商酌可則行否未
可則稟擬覆請開習既久智慮益宏則幾微隱伏之間
自無逃乎聖鑒矣熙朝奏議

王學曾爲歷中掾南京御史時吏民有罪輒遣官校逮
捕學會疏請止不納光山牛產犢若麟有司未聞帝命
禮部徵之學會抗言麟生牛腹次日即斃則祥者已不
祥矣所司未嘗上聞陛下何自聞之母亦左右小人以
奇怪惑聖心也今四方災旱老稚流離啼餓號寒之聲
陛下不聞北敵梟張士卒困苦呻吟嗟怨之狀陛下不

聞宗室貧窮饕餮弗給愁困涕洟之態陛下不聞而獨
已斃之麟聞彼爲左右者直誠忠於陛下乎帝責其沽
名降與國判官明史列傳

神宗十四年御史孫維城楊紱程請定儲位俱奪俸十
五年御史何倬鍾化民王慎德奏建儲不報十六年御
史陳登雲請冊立東宮且罪鄭承憲駁橫狀不報二十
年禮科都給事李獻可疏請豫教削籍大學士王家屏
具揭申教封還御批上怒御史錢一本鄒德泳賈名儒
陳禹謨交章申教削籍降調有差四十二年南京御史
汪有功言福府內侍李進忠擅祭告孝陵不報明紀事本末

南臺舊聞卷九

重

神宗時倭請封貢御史楊紹程奏太祖時屢却倭貢慮
至深遠永樂間或一朝貢漸不如約自是檢窺內地頻
入寇掠至嘉靖晚年而東土受禍更烈豈非封貢爲厲
階耶今關白謬爲恭謹奉表請封之後我能閉關拒絕
乎中國之費必自此始矣且關白弑主篡國正天討之
所必加中國以禮義統禦百蠻而顧今此幾逆之輩叨
天朝之名號耶宜急止封議朝朝鮮練兵以守之我兵
撤還境上以待關白可計日而敗也同上
泰昌元年御史左光斗上言乾清宮唯天子御天居之
唯皇后配天得共居之選侍既非嫡母又非生母儼然

尊居正宮而殿下乃退處慈慶名分謂何且殿下春秋十六齡矣內輔以忠直老成外輔以公孤御蔽何慮之人尚須乳哺而襁負之哉及今不早斷決將借撫養之名行專制之實武氏之禍再見於今 又言遷侍移宮以後自當存大體稍小過若復林逆茲引使宮閣不安即於政體有損 同上

光宗即位臺臣黃彦士疏曰保攝聖躬之道在於屏遠婦寺親御講讀舉古訓則可以養心訪時務則可以練事養心則義理明而君志益清練事則嗜欲奪而君身益固君志清則鑒萬類而不淆君身固則應萬幾而不

南臺舊聞卷九

重

困盛德大業未有不基於此者也 萬世玉衡錄

熹宗即位御史倪應春獻萬世治安策一曰定志君心必有所志不志於憂勤則志於怠安不志於仁賢則志於聲色不志於道德則志於貨利而國運之隆替關焉皇上臨御伊始如太虛未雲止水未波定之此其時矣 同上

天啓元年御史魏光縉上言張差挺擊之謀諸臣精神不用之以護青宮而備用之以庇奸黨不用之以伸法令而備用之以難問宮主事王之案追奪詔命即中陸大受以大計熟張廷以憂死皇祖十年不御之朝堂一

且詔見羣臣面行撫慰然則皇祖之於此事亦曉然明白聖明在御恩及林藪建言受杖之人先後光明而三臣去國孤踪不蒙昭雪此忠臣義士所以感憤而不平也伏乞皇上立賜擢用以爲志身殉國之勸上可其奏 明紀事本末

天啓元年御史周宗建上言餘除在真品母容夾雜以同升朝論在與評母輕出言以佐闕國家要以淺事爲首務毋自起室內之戈今日終以君德爲本源毋徒爲將順之節 同上

天啓四年八月河南進玉璽魏忠賢欲侈其事命由大

南臺舊聞卷九

重

明門進行受璽禮令百官表賀御史黃尊素上言昔宋哲宗得璽蔡確等競言祥瑞改元祥符宋祚卒不競本朝弘治時陝西獻玉璽止令取進給賞五金此祖宗故事宜從遂獲中止 明史

崇正三年御史吳履中疏向者見人情玩弛日甚大加懲艾誠救寬以嚴而化枉爲直之妙用乃法司所上獄狀一奉嚴旨不敢執奏改輕從重輒經屢更皇上益以法官所擬原未蔽罪若留餘地以俟駁勘遂至堅於從重而訊鞠之際又多有所觀望以希台聖意不能無枉供招多不出因口但雕琢爲工犯人難解殊非刑名之

南臺舊聞卷十

北平 黃叔敬

王國維

切諫

申屠剛建武初拜侍御史寒寒多直無所屈撓隴蜀未
平上常欲近出剛止不聽則以頭輒乘輿輪使馬不得
行帝遂爲止 東觀漢記

魯恭拜侍御史和帝初立議擊匈奴恭上疏諫曰萬民
者天之所生一物有不得其所者則天氣爲之舛錯況
於人乎故愛人者必有天報昔太王重人命而去邠故
獲上天之祐今匈奴爲鮮卑所殺而欲乘其虛耗利其

南臺舊聞卷十

一

微弱是非義之所出也今始征發而大司農調度不足
使者行道分部督趣上下相迫民間之急亦已甚矣惟
陛下留聖恩休罷士卒以順天心書奏不從 後漢書則

何敞拜侍御史疏曰臣聞匈奴之爲禁逆久矣平城之
圍嫂書之恥此二辱者臣子所爲捐軀而必死高祖呂
后忍怒還忿令而不謀伏惟皇太后秉父母之操陛下
復晏安之姿而盛春東作興勤大役猥復爲衛尉駕車
馬都尉景繕修館第獨街絕里臣雖斗筭之人誠竊愧
怪以爲篤景親近貴臣當爲百僚表儀今來軍在道朝

廷焦唇百姓愁苦而遽起大第崇飾玩好非所以垂令
德示無窮也宜且罷工匠專憂北邊恤人之困書奏不
省 歷代名臣集

郭壽前後上書陳實憲駭志引王莽以誠國家憲臨壽
以排謗下吏當誅侍御史何敞疏言壽機密近臣匡救
爲職若懷默不言其罪當誅今壽違衆正議以安宗廟
豈其私耶又臺閣平事分爭可否雖唐虞之隆三代之
盛猶謂謬謬以昌不以誹謗爲罪若被誅臣恐天下以
爲國家橫罪忠直賊傷和氣忤逆陰陽臣所以敢犯嚴
威觸死譬言非爲壽也書奏壽得減死論徙合浦後漢

南臺舊聞卷十

二

初魏以有罪徙邊者多逃亡乃制一人逃亡闔門充役
御史崔挺諫曰善人少惡人多若一人有罪延及闔門
則司馬牛受桓魋之罰柳下惠蒙盜跖之誅豈不哀哉
孝文帝從之遂除逃亡緣坐法 綱目

時刺史多任武將類不稱職或戎上表伏見詔書以上
柱國和千子爲杞州刺史其人年垂八十矍鑠盡前
在趙州闕於職務政由羣小賄賂公行百姓吁嗟歌謠
滿道千子弓馬武用是其所長臨人蒞職非其所解如
謂優老尚年自可厚賜金帛若令刺集所損殊大上書

之千子竟免北史

上禁行惡錢有二人入市以惡易好者上悉令斬之大
理少卿趙綽諫曰此人當坐杖殺之非法上曰不關卿
事綽曰陛下置臣在法司欲安殺人豈得不關臣事綽
拜而益前詞之不肯退上遂入侍御史柳或復上疏切
諫乃止臣鑒錄

李素立武德初為監察御史時有犯法不至死者高祖
特令殺之素立諫曰三尺之法與天下共之法一動搖
人無所措手足陛下甫勅洪業奈何棄法臣奉法司不
敢奉詔高祖從之擢侍御史唐書列傳

南臺舊聞卷十

三

柳澤從祖範貞觀中為侍御史時吳王恪好田獵範彈
治之太宗曰權萬紀不能輔導恪罪當死範進曰房元
齡事陛下猶不能諫止田獵豈宜獨罪萬紀帝怒範謝
曰主聖則臣直陛下仁聖臣敢不盡愚帝乃解同上

鄭令裴仁軌私役門夫上怒欲斬之殿中侍御史李乾
祐諫曰法者陛下所與天下共也今仁軌坐輕罪而抵
極刑臣恐人無所措手足矣上悅從之上嘗語關中山
東人意有同異殿中侍御史張行成曰天子以四海為
家今有東西之意示人以隘上善其言綱目
馬周拜監察御史上疏臣伏讀明詔以二月幸九成宮

本為避暑行也太上皇留熱所而陛下走涼處溫清之

道臣所未安宗室功臣宜賦以茅土矜其戶邑漢光武

不任功臣以吏事所以終全其世願陛下深思其事使

得奉大恩而子孫終其福祿也陛下踐祚宗廟之草未

嘗親事一代史官不書皇帝入廟將何以貽厥孫謀示

來葉耶王長通白明達本樂工與皂隸類韋瓘提斛斯

正獨解調馬今超授高爵與外廷朝會駟駿倡子鳴玉

曳履臣竊恥之帝魯其言除侍御史唐書本傳

高卒輔拜監察御史彈劾不避權貴轉中書舍人數上

書言得失太宗賜鍾乳一劑曰而進藥石之言朕以藥

石相報尚友錄

南臺舊聞卷十

四

王義方顯慶元年擢侍御史會李義府縱大理囚婦薄

于迫其丞畢正義極死無敢白其奸義方上言陛下撫

萬邦而有之懷區吏落罪無逃罰况筆殺姦臣肆虐乎

殺人滅口此生殺之柄不自主出而下移使臣履霜堅

冰漸不可長請下有司雜治正義死狀即具法冠對仗

叱義府下跪讀所言唐書本傳

魏元忠遷監察御史帝嘗從容問外以朕為何如主對

曰周成康漢文景也然則有遺恨乎曰有之王義方一

廿英豪而死草萊議者謂陛下不能用賢帝曰我適用

之聞其死固已無及元忠曰劉藏器行副於才陛下所知今七十為尚書郎徒歎彼而又棄此帝然慚同上韓瑗稽遂良相繼死內外以言為諱將二十年帝造奉天宮御史李善感始上疏極言時人喜之謂之鳳鳴朝陽同上

張廷珪遷監察御史武后悅天下浮屠鑄營佛寺於白馬坂作大象廷珪言傾四海之財殫萬民之利窮山之木為增極冶之金為象工員窮窶驅役為勞飢渴所致疾疢方作又僧尼乞丐自贖州縣督輸星火迫切需費以充今天下虛竭蒼生凋敝宜先邊境實府庫養人力

南臺舊聞卷十

五

后善之 張易之誅議窮治黨與廷珪言今唐歷不移天地復主宜以仁化蕩有且易之盛時趨附奔走半天下盡誅則已暴罰一二則法不平宜一切洗貸中宗納同上

王求禮武后時為左拾遺監察御史后方營明堂瑤錦綉倭倭而不法求禮以為鐵鷲金龍丹鳳珠玉乃商瓊臺晏瑤室之比自軒轅以來服牛乘馬今輦以人則人代畜上書機切久不報 契丹寇河北詔河內王武懿宗禦之儒擾不進賊敗數州去懿宗乃條華人為賊誅殺者數百族請誅之求禮劾奏懿宗擁兵數十萬聞敵

至走保城邑今乃移禍無辜請斬懿宗首以謝河北懿宗大懼后盡赦其人同上

至載初右臺御史周矩諫后曰凶人告訐遂以為常推劾之吏以陰賁痛詆為功整空投隙相矜以殘泥耳籠首枷橫兼暴拉脅戴爪懸髮熏目號曰獄持盡禁食夜禁寐鼓噪撼搖使不得眠號曰宿囚人苟賂死何求不得陛下不諒試取告牒判無驗者使推其情有司必上下其手希合盛旨周用仁昌奏用刑亡惟陛下察之后悟獄乃稍息而酷吏寢以罪去唐書酷吏傳

南臺舊聞卷十

六

極法乞詳覆俊臣等所推大獄申其枉濫太后命監察御史蘇頌按覆由是重寃者甚眾小堂肆考張柬之既遷則天於上陽宮中宗猶以皇太子監國告武氏之廟侍御史崔暉奏曰方今國命初復正其徽號自當稱唐以順萬姓之心奈何告武氏廟哉宜毀此廟復唐鴻業中宗深納之同上

柳澤睿宗拜監察御史關元中轉殿中侍御史監南道市舶使周慶立造奇器以進澤上書曰慶立雕梁旋物造作奇器用浮巧為珍玩以誦怪為異寶求媚聖意播揚上心乃治國之巨蠹明主所宜嚴罰者也元宗稱

元宗有胡人言市舶利上命監察御史楊纂臣往求之
範臣奏曰御史乃天子耳目之官必有軍國大事臣雖
冒觸炎瘴死不敢辭此特胡人眩惑求媚無益聖德上
慰諭而罷通鑑

有唐貞臣汝南周氏諱某以諫死葬於某貞元十一年
柳宗元立碣於其墓左在天寶年有以諂諛至相位賢
臣放退公為御史抗言以白其事得死於瘴下史臣書
之公之死而佞者始畏公議柳宗元侍御史周君碣

貞元十九年韓愈自博士拜監察御史是時有詔以旱

南臺舊聞卷十

七

饑餉租之半有司微愈急公與張署李方叔上疏言關
中天下根本民急如是請寬民徭而免田租之弊天子
惻然卒為幸臣所僂敗連州陽山令史云公上章數千
言論官市疏今不傳韓子年譜

薛存誠擢監察御史元和初討劉闢傳事嚴詔以中
人為館驛使存誠以為害體奏罷之唐書本傳

楊虞卿拜監察楊宗初立逸游荒恣上疏曰臣聞堯舜
以天下為憂不以位為樂自古天子居危思安之心同
而居安慮危之心則異故不得皆為聖明帝詔宰相燧
謝宰相因是賀天子納諫然不能用也唐書列傳

張錫為監察御史丁謂貶崖州議還內地錫疏謂奸邪
弄國本與天下共棄之今復還差違天下意由是徙雷
州玉清昭應宮災連繫甚衆錫言天災反以罪人恐重
天怒願修德以應之獄遂解宋史列傳

仁宗三年張貴妃龍冠後庭其伯父張堯佐驟除宣徽
使殿中侍御史裏行唐介上疏引楊國忠為戒遂極言
宰相文彥博知益州日以燈籠錦媚貴妃而致相位今
又以宣徽使結堯佐請逐彥博而相富弼又言晏全觀
望挾奸詬甚切直仁宗怒且言將貶弼介徐前單曰臣
忠義奮激雖鼎鑊不避上急召二府以疏示之樞副梁

南臺舊聞卷十

八

通此介下殿介諱愈切仁宗大怒王音甚厲蔡襄修起
居注立殿陛即進曰介誠狂直然納諫容言人主之美
德必望全貨遂貶秦州別駕翌日改英州別駕宋名臣言行錄

彭思永為御史極論內降校官資之弊以為糾封非公
朝之事仁宗深然之皇祐祀明堂一日有傳敕語百官
皆得遷秩公方從駕景靈宮因亟上言不宜濫恩以溫
僥倖既肆敕果然時張堯佐以妃族進王守忠以親侍
帷幄被寵公抗言曰陛下行此輩恩無意孤寒獨為堯
佐守忠故取悅衆人耳且言妃族秉政內臣用事皆非

國家之福疏入仁宗震怒諫官吳奎等為上言其忠上怒解同上

大安殿生芝草召羣臣就觀監察御史鞠詠言陛下新即位河決未塞霖雨害稼宜思所以應災變臣願陛下以援進忠良退斥邪佞為國寶以訓勸兵農豐積倉廩為天瑞草木之怪何足尚哉宋史列傳

孫沔為監察御史裏行景祐元年禮院奏用冬至日冊后汚奏表未祥禪而行嘉禮非制也同安縣尉李安世上書指切朝政被劾奏加罪安世恐杜天下言者請勿治同上

南臺舊聞卷十

九

司天監主簿苗舜臣等言上宿留參太白晝見詔曰官同考定及奏以為上宿留參順不相犯太白晝見日未過午舜臣等坐妄言災異被罰御史曹修古奏言日官所定希指悅上未足為信今罰舜臣等其事甚小然恐人人自此畏避佞媚取容以災為福天安不告所損至大禁中以翡翠羽為服玩詔市於南越修古以為重傷物命且真宗時嘗禁採絨毛故事未遂命罷之同上梅摯權殿中侍御史時數有災異引洪範上變戒曰王省惟歲謂王總羣吏如歲四時有不順則省其職今日食於春地震於夏雨水於秋一歲而變及三時此天意

以陛下省職未至而丁寧告戒也伊洛暴漲澤蘆舍海水入台州殺人民浙江潰防黃河溢歸所謂水不潤下陛下宜責躬修德以回上帝之眷佑陰不勝陽則災異衰止而盛德日起矣同上

龐籍明道中為殿中侍御史章獻崩章惠欲躡之臨朝公奏燭閣門所掌垂簾儀制以沮其謀仁宗始專萬幾左右欲以奇巧自媚後範珠玉之工頗盛公上言願以儉約為師上納其言宋名臣言行錄

至和二年以趙抃為殿中侍御史彈劾不避權倖聲稱寡然京師目為鐵面御史其言務欲朝廷別白君子小

南臺舊聞卷十

十

人以為小人雖小過當力過而絕之君子不幸誣誤當保全愛惜以成就其德時吳充呂景初吳中復蔡襄吳奎韓絳等皆以直言居外忤言近日正人端士紛紛引去者以正色立朝不能諂事權要傷之者衆耳由是恐得召還續目

何鄭為殿中侍御史極陳夏竦奸狀楊懷敏以衛卒之亂猶為副都知論辨尤力仁宗諭古有碎首諫者卿能之乎對曰古者君不從諫則臣碎首今陛下受諫如流臣何敢掠美而歸過君父帝欣然納之宋史列傳

仁宗幸龍圖天章閣以手詔問輔臣及御史中丞以上

時政闕失皆給筆札令即坐以對侍御史何鄭乞詔兩制臣僚自今有聞朝政闕失並許上章論納帝稱善帝

從圖說

李餘拜監察御史時有成都府樂工許朝天等補教坊鉉言陛下即位尚未能顯歲次之士而首召伶人非所以廣德美於天下朝天等遂罷歸宋史列傳

高若訥兼侍御史知雜事王蒙正知蔡州若訥言蒙正起程取固緣戚里得官向係郴州物論猶不平今予之大州可乎詔寢其命大慶殿建新福道場若訥奏曰大慶殿非行禮不御非法服不坐國之路寢也豈可聚釋

南臺舊聞卷十

士

老為嘯慢又奏三公坐而論道今二府對幾數刻何以盡萬幾宜賜坐從容如唐廷英故事同上

傳奏俞嘉祐末為監察御史時究國公主下嫁李瑋為家監梁懷吉張承照所問與夫不相中仁宗斥二人於外未幾復還至家出瑋知衛州堯俞言主恃愛薄其夫陛下為逐瑋而還諫臣甚忤神為四方笑後何以誨諸女乎皇城邏卒吳清誣奏富民殺人物治無狀有司須清辦內侍主者不遣堯俞言陛下惜清恐不復聞外事矣臣以為不若使付外暴其是非而行賞罰焉則事之上聞者皆實乃所以廣視聽也縱而不問則護者肆行

民無所措手足尚欲求治得乎同上

致少連為殿中侍御史與孔道輔等伏閣言郭皇后不當廢少連坐贖復上疏諫官御史伏閣還行黜責中外皆以為非陛下意益執政大臣假天威以出道輔仲淹而斷來者之說也陛下深惟道輔等所言為阿黨乎為忠亮乎不報又疏言臣恐奸邪之人引漢武為陳皇后故事以惑陛下漢武娶霍光之侄周不足踵其行事為人臣者思致君堯舜豈效君如漢武哉同上

郭勸為侍御史郭皇后廢議還納陳氏勸進諫曰正家以正天下自后妃始郭氏非有大故不當廢陳氏非世

南臺舊聞卷十

士

閭不可以饒宸極疏入見已廢而陳氏議遂寢同上

呂大防為監察御史裏行執政議濮王稱考大防上言先帝起陛下為皇子館於宮中憑几之命緒言在耳皇天后土實知所託設使先帝萬壽陛下猶為皇子則安勉之稱伯於理不疑豈可生以為子歿而背之哉夫人君臨御之始宜有至公大義厭服天下以結其心今大臣首欲加王以非正之號使陛下顧私恩而違公義非所以結天下之心也同上

范鎮除兼侍御史知雜事鎮以國本未立所言不從國辭不受凡見帝面陳者三鎮泣帝亦泣曰朕知卿忠卿

言是也當更俟二三年章凡十九上待罪百餘日鬚髮
為白朝廷不能奪歷代名臣傳

范純仁召為殿中侍御史時方議濮王典禮宰相韓琦
參政歐陽修等議尊崇之翰林學士王珪等議宜如先
朝追贈期親尊屬故事純仁言陛下受命仁宗而為之
子與前代定策入繼之子不同宜如王珪等議不聽還
所授告勅家居待罪既而皇太后手書尊濮王為皇天
人為后純仁復言陛下以長君臨御奈何使分出房闈
異日或為權臣矯託之地非便也同上

劉摯除御史論新政十害時御史中丞楊繪亦上疏司

南唐書卷十

五

袁勗論與公欺誕懷向背有旨分析公奏臣有言責採
士民之說敢告於陛下是臣之職也今令分析是使之
較是非爭勝負交口相道無乃不陛下耳目之任哉所
謂向背則臣所向者義所背者利所向者君父所背者
權臣不報復疏言議財則市井屠販之人皆召至政事
堂征利則下至歷日而官自需之輒用名器清混賢否
大臣誤陛下而大臣所用者誤大臣也北齊書

言行錄

陳次升紹聖中復為御史轉殿中論章惇蔡卞宣寧為
姦乞收還威福之柄時方編元祐章疏流播宣寧次升

言陛下初即位首下詔令導人使諫親政以來又揭勅
勝許其自新今若考一言之失致於譴累則前之詔令
適所以誤天下後之勅勝適所以誑天下非所以示大
信也徽宗立召為侍御史極論惇卞兼布蔡京之惡乃
竄惇於雷居下於池出京於江寧宋史列傳

沈時崇宰中樞監察御史時至臺欲有所論諫而六察
無言事法乃詣樞上十事言花石擾民土木散國冗費
多恩澤濫議論異同下情睽隔其論當十次賜錢放為
劉當同上

南唐書卷十

古

沈與求居侍御占象者言夜有赤氣亘天有白氣如練
貫之公言此乃天心仁愛陛下出變示警也又言徽廢
水泉暴湧漂及城郭廬舍臨安火延居民至萬餘家天
變異常同時而見可畏也陛下常於行事之際思其所
未至者加之以誠則天地感格陰陽和平災異之生傾
為福耳宋名臣言行錄別集

紹興末金人謀入寇宦官張去偽陰沮賊謀且請魏陳
俊卿為殿中侍御史請斬之上憚然曰公仁者之勇楊
誠齋集

寧宗即位劉光祖除侍御史獻議始五歲又論人主有
六易天命易恃天位易樂無事易安意欲易政令易

急歲時易玩又有六難君子難進小人難退苦言難入巧佞難遠是非難明取舍難決闇主之所易明主之所難明主之所難明主之所易朱熹與祠光祖言漢武之於汲黯唐太宗之於魏徵仁宗之於唐介皆暫怒旋悔嘉明先聖之道為今宿儒又非三臣比陛下初膺大寶招徠耆儒此初政之最善者今一旦無故去之可乎且曰臣非助黨助陛下者也再疏不聽宋史列傳

洪天錫拜監察御史兼說書累疏言天下之患三宦官也外戚也小人也勅董宋臣謝堂厲文蔚理宗力護文翁天錫力爭謂貴倖作奸紀科根柢端固乃通回謹惜

南齊書卷十

五

不欲繩以法勢饒愈張紀綱愈壞異時禍成雖欲治之不可得矣上又出御札俾天錫易疏欲自戒飭之天錫又言自古奸人難憑怙其心未嘗不畏人主之知苟知之而止於戒飭則憑怙愈張反不若未知之為愈也

杜範拜監察御史奏曩者權臣所用臺諫必其私人約言已堅而後出命其所彈擊悉承風旨是以紀綱蕩然風俗大壞陛下親政首用洪咨憂王遂痛矯宿弊斥去奸邪然廟堂之上尚有彈墨尚新而已頒除目沙汰未幾而旋得美官自是臺諫風采昔之振揚者日以鏢朝

廷紀綱昔之漸起者日以壞理宗深然之同上

世祖時川陝盜起省臣患之請專戮其尤者以止盜朝輪將從之侍御史高鳴諫曰制令天下上死囚必待論報所以重用刑惜民生也今從其議是開天下擅殺之路害仁政甚大帝曰善令速止之元史列傳

侍御史王壽與臺臣奏宰相內統百官外均四海位尊任重不可輕假非人世祖初置中書省以忽魯不花哈察兒線具安童伯顏等為丞相史天澤劉秉忠廉希憲許衡姚枢等實左右之當時稱治比唐貞觀之盛治至阿合馬郝貞耿仁盧世榮桑哥忻都等壞法賄貨流毒

南齊書卷十

五

億兆近者阿忽合伯顏八都馬辛阿里等專政煽惑中禁幾搖神器君子小人已試之驗較然如此臣願推愛君思治之心邪正互陳成敗對舉庶幾上悟天衷懲其既往知所進退同上

時元夕令出禁中命有司張燈山為樂御史趙師魯上言觀燈事雖微而縱耳目之欲則上累日月之明疏闊違命罷之賜酒一上尊以嘉忠臣同上

李元禮元貞初拜監察御史彈劾無所回撓有言建五臺山佛寺皇太后將臨幸元禮上疏言其不可行者有五一蹂躪禾稼二親勞太后聖體三舉動書而不法四

勞民傷財以奉土木五贖定省之禮勢思親之懷平章政事不忽木以國語譯而讀之抗言曰他御史懼不敢言惟一御史敢言誠可賞也以章上聞帝沉思良久曰御史之言是也同上

魏初拜監察御史帝宴羣臣於上都行宮有不能酬大厄者免其冠服初上疏曰臣聞君猶天也臣猶地也尊卑之禮不可不肅方今內有史官起居注外有高麗安南使者入貢以觀朝廷之儀昨聞錫宴大臣威儀弗謹非所以尊朝廷正上下也疏入帝欣納之同上

御史納言事忤帝怒臣測楊朵兒只拔之一日至

薛瑄集卷十

七

八九奏曰臣非愛納言誠不願陛下有敕御史之名帝曰為卿宥之左遷昌平令後數日帝讀貞觀政要朵兒只侍側帝顧謂曰魏徵古之直也朕安得用之對曰且由太宗太宗不聽徵雖直將焉用之帝笑曰卿意在納言耶當赦之以成爾直名也同上

帝造壽安山寺監察御史觀音保瓊咬兒哈的迷失成珪李謙亨強諫帝震怒殺觀音保瓊咬兒哈的迷失以成珪李謙亨屬吏張思明白丞相曰言事御史職也祖宗已來未嘗殺諫臣成李既屬吏當論法二人乃得從

雜典 同上

仁宗在御已久猶居東宮飲酒常過度御史馬祖常上書請御正衙立朝儀御史執簡太史執筆則雖有懷姙利己乞官求賞者不敢出諸口天子承天地祖宗之重當極調攝至於酒醴近侍進御當思一獻百拜之義同上

英宗立勅建西山佛宇甚亟御史觀音奴等以歲饑請緩之近臣激怒上聽遂誅言者山北廉訪使曹伯啓曰臣上聰明睿斷是不可以不諍乃勸臺臣賊然使昭代有敢諫臣之名帝為之悚聽同上

時省臣奏用臺臣御史張養浩歎曰尉專捕盜嚴不釋

陶鑒齋閣卷十

六

職使盜自選可乎遂疏時政萬餘言一曰賞賜太侈二曰刑禁太疎三曰名爵太輕四曰臺政太弱五曰土木太盛六曰號令太浮七曰倖門太多八曰風俗太靡九曰異端太橫十曰取相之術太寬言皆切直當國者不能容同上

元統元年桑爾直班權監察御史首上疏請親祀宗廟赦令不宜數又陳時政五事一曰宜奮乾剛修刑政疎遠邪佞顧任忠良二曰親祀郊廟三曰博選勳舊世臣之子端謹正直之人前後輔導使嬉戲之事不接於目俚俗之言不及於耳則聖德日新矣四曰樞機之臣固

宜尊寵然必賞罰公則民心服五日拜安盜賊振救饑民既又條陳九事上之一曰倖門漸啓刑政繁紊二曰罷不急之工役止無名之賞賜三曰禁中常作佛事權宜停止四曰官府日增選法倉備宜省冗員五曰均公田六曰鑄錢幣七曰罷山東田賦總管府八曰滿河南自實田糧九曰禁取姬妾於海外同上

李好文拜監察御史時役以至元紀元好文言年號襲舊於古未聞襲其名而不蹈其實未見其益因言時笑不如至元者十餘事同上

至正二年王恩誠拜監察御史上疏言京畿去年秋不

南臺舊聞卷十

五

兩冬無雪方春首月蝗生黃河水溢蓋不雨者陽之亢水涌者陰之盛也嘗聞一婦銜冤三年大旱往歲伯顏專擅威福仇殺不辜鄭王之獄燕帖木兒宗黨死者不可勝數非直一婦之冤而已豈不感傷和氣耶宜雪其罪勅有司行禱百神陳牲幣祭河伯發卒塞其缺被災之家死者給葬具庶可以兆陰陽之和消水旱之變此應天以實不以文也同上

至正十七年御史張貞言今海內不寧天道變常民情難保正當修實德以答天意推至誠以回人心陛下乃處之若承平無事時此事安逸所以爲根本之禍者也

四方有警調兵初無紀律所經之處雖大一空反以克復受實陛下事佛求福飯僧消禍以天壽節而禁屠宰今天下兵起殺人不知其數陛下泰然不理而曰吾將以是求福福何自而至哉此則不明賞罰所以爲征伐之禍者也疏奏不省繼語經世編

歐陽紹薦授監察御史時太祖詔曰命兩御史侍班部嘗侍直帝乘怒將戮人他御史不敢言紹趨殿殿廷下倉猝不能措詞舉手加額呼曰陛下不可帝察紹悽誠從之明史列傳

建文初御史尹昌隆奏昔太祖雞鳴而起昧爽而朝百

南臺舊聞卷十

五

官戒懼故能庶績咸熙天下乂安陛下嗣守大業宜追繩祖武兢業萬幾未明求衣日吁求食常如不及斯爲庶幾今乃日晏臨朝羣臣宿衛疲於伺候曠職廢業上下懈弛臣恐播之天下傳之四夷非社稷福也上曰昌隆言切直禮部宣示天下使知朕過同上

韓一作康建文中爲御史上言燕舉兵兩月矣前後調兵不下五十餘萬而一矢無復謂之國有謀臣可乎與國事者勸陛下必削藩閥果何心哉陛下不察不待十年悔無及矣伏願興滅繼絕釋齊王之囚封植湘王之墓還周王於京師迎楚蜀爲厲公俾其各命世子持書

勦燕罷兵守藩以慰宗廟之靈詔天下撥亂反正篤厚親親宗社幸甚不聽南京都察院志

御史何忠等言事計且奉慶節上署之上曰朕今正欲問過古之明主皆獎直言今汝等欲署之是祝朕為何如王將建都北京科道合詞諫不可而諸大臣已密議還都之舉上乃令言官與大臣俱跪午門對糾東宮等罵言官妄言尚書臺原吉獨從容奏曰御史職當言公給事中朝廷耳目之官况虎詔陳言所言皆當臣等備員大臣不能協贊大議臣等合當有罪中使入復命上悅遂兩宥之廣治平也

南臺舊聞卷十

至

洪熙元年翰林侍講李時勉羅汝敬俱以言事改為御史臺下之獄時勉以時政違節條上二本上覽之怒命武士以金瓜撲之萬世玉衡錄

景泰初御史倪敬上言府庫之財不宜無故而予避觀之事不宜非時而行襄以齋僧屢出帑金易米不知憐風沐雨之邊卒趨事息公之貧民又何以濟之近聞造龍舟作燕室營繕日增嬉遊不少非所以養聖躬也章綸鍾同直言見忤幽錮踰年非所以昭聖德也願罷桑門之供輟宴佚之娛止興作之役寬直臣之囚帝得疏不憚然之明史列傳

景泰二年進士授御史上疏懷利事君人臣所戒比每遇聖節或進半馬錦綺交錯殿庭自非貪賄安有餘財充進奉且陛下富有四海豈藉是足固哉宜一切停罷塞始決卒說之遂疏凡四事帝頗採用明史

朱英景泰初御史王豪嘗以勘地事忤陳循為所訐至是循草詔言風憲官被訐者雖經赦宥悉與外除於是豪當改知縣英言若如詔書則凡遭御史抨擊之人皆將挾讐誣訐而御史愈誠然不言矣章下法司請如英言同上

御史陳遷等交章謂羅倫所言天理人情之不宥已者

南臺舊聞卷十

至

誠天下大計也乞宥之以開言路不報御史楊琅上疏乞追回王徽羅倫等謂皇上頒布明詔廣開言路未幾而王徽以言違斥羅倫又以言外補士氣日阻聰明日壅非朝廷之福也李賢稟言謂楊琅明比姑宥其罪明書釋錄

張昇擢南京御史弘治元年偕同官上言言路將塞之漸聖學將忘之漸復落寵倖之漸駭駭媚妬之漸異端復興之漸傳奉復落之漸淫巧漸作珍玩漸崇願陛下以為戒帝嘉納之明史

曹壽成化時御史弘治元年七月上言近日星隕地震

金木二星盡見雷擊禁門皇陵雨雹南京內園災狂天
叫聞景寧白氣飛騰而陛下不深求致咎之由以盡弭
災之道經筵雖御徒為具文方舉輟休斯行遊罷所謂
一日暴之十日寒之者願日御講殿與儒臣論議罷斥
大學士劉吉等以消天變同上

胡獻引治時御史言屠藩為吏部尚書王純等為都
御史皆交通中官李廣得之廣得旨由陛下改政不
任大臣而任廣輩也祖宗時恒御內閣為次章奏經筵
日講悉陳時政得失久不特接見偏臣願陛下追復舊
制東廠校尉本以緝奸通者但為內戚中官洩憤報怨

南宮舊聞卷十

如御史武衛忤奏寧侯張鶴齡及太監楊賜為校尉所
發源以罪名舉朝皆知其枉無敢言者臣亦知今日言
之異日必為所陷然臣弗懼也疏入責藍山同上
劉玉擢御史武宗即位疏言劉瑾等倖倖小臣陛下願
親和而棄輔臣此亂危所自起况今白虹貫日孛見紫
微宮星搖天王之位民窮財殫所在空虛陛下不改圖
天下將殆乞置瑾等於理仍留劉健謝遷輔政不報同上

正德元年呂勗戴鏡王守仁等俱以言事下獄廷杖之
御史陳琳上言老臣不可不惜枉直不可不宥請廣東

揭陽縣丞 萬世玉 黃輝

劉瑾逐大學士劉健謝遷御史蔣欽偕同官將彥敬等
切諫瑾大怒逮下詔獄廷杖為民居三日欽獨具疏曰
劉瑾要索三司官賄不與貶斥與之則遷擢通國皆寒
心而陛下獨用之於左右是不知左右有賊而以賊為
腹心也矯旨禁諸言官無得妄生議論不言則失於坐
視言則虛以非法通國皆寒心而陛下獨用之於前後
是不知前後有賊而以賊為耳目股肱也一賊弄權萬
民失望陛下顧縱之使壞天下事亂祖宗法陛下尚何
以自立乎幸聽臣言急誅瑾以謝天下然後殺臣以謝

南宮舊聞卷十

雷

瑾疏入再杖三十繫獄越三日復具疏曰臣死何足惜
但陛下覆國喪家之禍起於旦夕是大可惜也陛下誠
欲建義之午門使天下知臣欽有敢諫之旨陛下有諫
之明陛下不殺此賊當先殺臣使臣得與龍逢比干
同遊地下臣誠不願與此賊並生疏入復杖三十卒於
獄同上

陳察擢御史劉瑾擅寵察痛哭極言詔繫治罰累百五
十石輪邊始釋宸濠反江彬說上親征因以探南方名
勝察抗言曰此一帥任耳奈何屈萬眾之尊乎上不悅
奪一歲俸再入為御史會千戶王邦奇誣奏大學士費

宏等給事中楊言糾之上意言為大臣游說惡甚廷鞠
言備五毒察大呼曰臣察顧代楊言死上目攝察不為
動退復上疏極論之上竟寬楊言獄未幾還太僕少卿
晉左佾都御史臣鑒錄

正德元年御史趙佑上言太監劉瑾邱聚馬永成輩日
獻鷹犬導騎射萬一有銜權之變豈不為兩宮憂戶部
議馬房草場召民佃種瑾竟自奏上許與擅伐陵木已
生大辟乃欲賂左右祈免他如南京守備劉雲龍忠等
俱費緣增設乞置璽等於法革額外冗員自今政事
必諸大臣盡諫不為近習所搖則災變自弭奏入帝不

南臺舊聞卷十

聖

納中官益橫佑與同官朱廷璽徐鉉交章極論章下閣
議將重罪中官事忽中變劉健謝遷去位璽遁大廷廷
臣忤已者指佑與廷璽鉉及陳琳潘鏗等為奸黨勒罷
之同上

時八黨竊柄朝政日非陸崑偕十三道御史薄彥微葛
洪賁安甫王希史良佐李熙任諾姚學禮張鳴鳳蔣欽
曹閔黃昭道王弘蕭乾元等上疏極諫曰自古奸臣欲
擅主權必先盡其心志如趙高勸二世嚴刑肆志以極
耳目之娛和士開說武成母自勸約宜及少壯為樂仇
士良教其黨以奢靡導君勿使親近儒生知前代興亡

之故其君戒之卒皆受禍陛下嗣位以來太監馬永成
魏彬劉瑾傳興羅祥谷大用輩共為蒙蔽日事宴遊若
輩必謂宮中行樂何關治亂此正奸人欺君之故術也
陛下廣殿細旌豈知小民窮瘡節風雨之不披錦衣
玉食豈知小民和寒暑雨凍餒之弗堪馳騁燕樂豈知
小民疾首蹙頞赴訴之無路昨雷震郊壇肆出紫微
秋亢旱江南米價騰貴京城盜賊橫行可恣情欲飲不
一顧念乎伏望側身修行亟屏永成輩以絕禍端委任
大臣務學親政以還至治瑾惡惡速下詔獄各杖三十
除名同上

南臺舊聞卷十

聖

正德丁丑秋七月武宗微行欲過居庸關遊上谷雲中
而監察御史張君欽開關不納疏凡三上第一疏曰臣
聞明主不惡切直之言以納忠烈士不憚死亡之義以
極諫臣風聞人言陛下欲過居庸關遊幸宣大等處今
甘肅有土魯番之患江右有寇盜之憂火作賊之擾淮南有漕
運之艱巴蜀有採辦之困京畿憂家少收秋潦為疹陸
下不是之憂而欲長驅居庸親兵上谷臣竊為陛下危
之第二疏曰上有卿輔之臣下至耳目之官皆不避諫
死苦諫陛下不可出關未嘗命旨臣愚以為不可出者
有三人動搖供億繁苦一不可也遠涉險阻兩宮掛

慮二不可也。憲俗強舉，輕身挺出，往與之角，三不可也。夫事慎於初，則易悔於終；則難矣。宗決於過，關不聽人言，後雖痛悔，無益於事。臣奉勅，巡關義當効死，即斧鉞之誅，亦不敢避。第三疏曰：八月初一日，忽有人報聖駕已到昌平州，即欲過關。臣聞天子舉動所係匪小，或欲親征，必先有詔下廷臣會議。某日出師，明告中外羣臣，扈從而後啓行。今傳言聖駕過關，名義未正，虛實難信。臣雖萬死不敢放過。王瓊、張仲御、關、劉記。

正德九年，乾清宮災，御史張士隆上言：陛下前有逆瑾之變，後遭劉益之亂，猶不知警，方且與居無度，狎昵匪

南臺舊聞卷十

朱

人積戎醜於禁中，戲干戈於卧內，微旦燕遊，萬莫不理。寵信內侍，濁亂朝綱，致民困盜，起時盜兵，疲竭機，潛蓄恐大命難保。夫夏衣博帶之雅，孰與市井俊僧之羣，廣屢細梅之娛，孰與鞍馬馳驅之險，不報。明史。

張文明巡按陝西，鎮守中官廖堂貪恣，文明捕治其爪牙二十四人，堂大恨。十三年，車駕幸延綏，文明馳疏陳極陳災異，且言江彬逢惡，導非亟宜行誅。朝臣匡救無聞，亦當罰治，帝不省。同上。

正德中，御史周廣疏陳四事，略言三代以前未有佛法，况刺麻尤釋教所不齒耳。貫銅身衣緒服，殘破違法，肆

爲淫邪，宜投四裔以禦魘魅。昔禹戒舜毋慢遊，是好爵公戒成王毋迷亂，臨于酒德。今之伶人助慢，遊迷亂者也。唐莊宗與伶官戲狎，一夫夜呼，倉皇出走，臣謂宜遣逐樂工，不復籍之禁內，乃所以放鄭聲也。義子錢寧本宦豎，奢瀆寵已極，乃復懷效貨，賄輒獲，王章陛下何不懷選宗室之賢者，置諸左右，以待臬臬之生，諸義兒簪子俱奪其名爵，乃所以遠佞人也。大臣禦寇不職，如陳金陸完輩，可任其優游玩寇，不加切責，豈謂責令成功以贖前罪，寧見疏大怒，傳旨誚廣東懷正醫丞同

南臺舊聞卷十

朱

徐文華擢監察御史，江西副使胡世寧坐論寧王宸濠繫詔獄，文華疏言：寧王威震日，以張隱患，日以甚矣。今不戰而有紀極，領久置世寧直法杜天下之口，奔忠懷之氣，弱朝廷之勢，修宗藩之心，招意外之變，皆自今日始矣。不納焉。昂昂姪身女弟於帝，又疏諫曰：中人之家，不要再黜之婦，陛下萬乘至尊，乃有此舉，誰爲陛下進此者？罪可族也。萬一防閑濶略，不幸有李固呂不韋之徒，乘間投隙，豈細故哉？乞早誅以絕禍源，亦不報。同上。

嘉靖二年，除言官獨劾大臣，禁言官獨劾大臣。御史汪璠力廷和下詔，獄彭澤乃奏禁言官獨劾大臣。御史汪璠力

辨其非上即除其禁詔臺省彈劾如故史道姑從薄罰
降為南陽通判云

明書釋錄

嘉靖六年命縱遣光祿寺所給養鷹犬諸禽從御史朱
觀請也隨以鷹犬既放減正奉先諸殿屬新食品止依
會典所載鹿兔雉鷹諸物凡鵲鵲鵲鳩鳩兔等肉俱不
復用又隨以牧養禽獸草場一百二十頃按鷹地土九
十九頃遣官丈量招民佃種

同上

嘉靖初御史楊爵上言執左道以惑衆聖主所必誅今
異言異服列於廷苑金紫朱紱賞及方術保傳之位坐
而論道非極天下之選不足以賞此貴而畀之迂怪之

南臺舊聞卷十

光

徒名器之濫至此極矣陛下為上天元子若遠宗帝道
近守祖法則和氣致祥罔有天災安用此邪佞之術列
諸法禁之地而藉之以為福哉帝大怒命鎮撫司長繫
之

明紀事本末

楊爵以直諫繫詔獄御史浦鏜疏申救曰臣惟天下
治亂在言路通塞言路通則忠諫進而化理成言路塞
則奸諛恣而治道廢御史爵以言事下獄幽囚已久懲
創必深且爵本以輪郭助復罪今劾奸大露陛下業置
之理則爵前言未為忤安望賜矜釋使列朝端帝大怒
趣獲騎遣之

明史列傳

大禮議起羣臣各具疏爭留中不下何夢春等復相號
召九卿及各衙門御史則王時柯余翺葉奇鄭本公楊
樞劉穎和果杜民表楊瑞張英劉謙亨許中陳克宅譚
續劉耕張鍊郭希愈蕭一中張恂倪宗嶽王瓚沈教鍾
卿密胡瓊張濂何慈報曰韜藍田張鵬凡三十人跪伏
左順門帝大怒遣錦衣執為首者王時柯余翺並繫詔
獄

同上

諸臣伏闕爭大禮皆得罪郭楠方巡按雲南疏言人臣
事君阿意者未必忠犯顏者未必忤今羣臣伏闕呼號
或榜掠頭身或開閹請戍不意聖明之朝而忠良復罪

南臺舊聞卷十

壬

若此乞復生者之職卹死者之家庶以收納人心全君
臣之義帝大怒遣驍騎逮治先是御史王懋言廷臣以
議禮死杖下者十有七人其父母妻子顛沛可憫乞賜
優卹贈官錄蔭諸懋四川高縣典史適教日而楠疏至
帝怒遂逮治

同上

吉崇權御史世宗朝建言萬幾非一人所能理要在採
輿論而酌行之無自用為聖德累大學士石珪被誣上
震怒崇抗疏斥誣珪者比之王欽若上悟得免議張璠
等力排費宏崇因請還楊一清內閣帝召為首輔

京口
人史志

隆慶三年御史詹仰庇言陛下取戶部銀盡以供造養山修理宮苑花欄龍飛鞦韆監糧玉盤之費使羣小困而實緣為聖德累不小上不納萬世玉衡錄

隆慶時御史王嘉賓上言人臣進言於君無非效忠於國詞非激切不足動人主之聽自非病狂喪心何敢忤犯此情理之所當察若夫禁人之言而加以誹謗之名則言涉於直者皆謗也是雖欲以箝言者之口而實不足以服天下之心臣謂給事中石星既使為民當差而復廷杖六十是杜眾正之路而開羣枉之門小人中傷善類以快已私假使石星斃於杖下則陛下有殺直臣

之名左右之誤陷陛下非淺也縱欲悔之其將何及南都察院志

南臺舊聞卷十

五

錢一本萬歷時授御史上論相疏言說改子第有中式被指摘者除名改蔭毋令大馬報主之心不勝牛馬子孫之計大臣以身殉國乃以遠臣為近臣府庫又今遠近之臣為內閣府庫開門受賂自執政始內閣之臣一據其位遠者二十年近者十年耐彈惡辱必老死於位而後已大臣無難進易退之節天下安有頑廉懦立之風其論國本曰皇貴妃寵過皇后處心積慮無一日不萌奪嫡之心無一日不思為援立其子之計及今不斷

熹宗日深事體日難時上以孟春浩爭國本詞根一本遂點為民明史

萬歷末御史王萬祚疏言陛下於諫言始則喜而不怒繼則怒而不棄迨今則竟棄之矣既不見喜亦不見怒付之塵封山積見以為不足較亦不足採者言者若投石於千頃之淵焚符於九天之表辱古已敝莫識所從夫諫言有當有否而必不可停擱諫言可罪可逐而必不可厭棄臣竊思之聖衷之備有一其一口自恃有觀一世之心二曰自驕有易天下之心三曰自智有疑臣下之心此念不改必有旦夕之憂內盜外虜腹背受敵

南臺舊聞卷十

五

顧此失彼又何為計南都察院志
御史方新上言今豐沛間陸地為渠而與都有陵寢之憂鳳陽有冰雹之厄河南有饑饉之災堯之洪水不烈於此矣諸邊將情卒驕寇至輒與悞觀望而軍武有軍士之變南甯有土兵之叛徽州諸府有礦徒竊發之虞舜之三苗不棘於此矣夫洪水三苗不足為累者以堯舜兢兢業於上而禹皋諸臣分憂於下也今司論納者日獻嘉祥而疆場之臣惟冒首功隱衷敗為國分憂者誰也斥罰之法今不得不嚴而陛下亦宜隨事自責痛加修省然後災變可息而外患可弭也疏入為民明史

馬經綸萬歷時為御史上言陛下年來厭苦言官動輒罪以噴擾今忽變而以辨口罪之言官今日之辨口不言者有五大罪焉陛下不郊天有年矣曾不能授故典辨聞以諍是陷陛下不敬天者罪一陛下不享祖有年矣曾不能開至誠奉裾以諍是陷陛下不敬祖者罪二陛下輟朝不御停講不舉言官言之而不能卒授之是陷陛下不能如祖宗之勤政罪三陛下去邪不決任賢不篤言官言之而不能強得之是陷陛下不能如祖宗之用人罪四陛下好貨成癖御下少恩肘腋之間叢怨蓄變言官俱處之而卒不能批鱗諫止是陷陛下甘棄

南臺書聞卷十

書

初政而弗獲免終罪五奈何責之辨口不言者不於此而於彼也言官本無大罪一旦震怒罪以失職無一敢抗命者萬一上天震怒以陛下之不郊不禘不朝不講不惜才不賤貨赫然降非常之災不知陛下爾時能抗天命否乎帝怒出之外同上

贊曰神宗中年德荒政圯懷忠發憤之士宜其激昂抗詞以匡君失然納諫有方務將以誠意較計摩上君子弗為謂其忠厚之意薄而銜沽之情勝也雖于仁路事馬經綸詆譏譴讓幾為僭偶所不能堪矣聖人取輒諫意者殆不如是乎

馮從吾庶吉士授御史萬歷二十年言陛下郊廟不親朝講不御章奏留中不發試觀戊子以前四裔效順海不揚波已丑以後南倭告警北寇渝盟天變人妖疊出累告屬情之效如彼急數之患如此近頃勅諭諸聖體違和欲借此自掩不知鼓鑼于宮聲聞于外陛下每夕必飲每飲必醉每醉必怒左右一言稍違輒斃杖下外廷無不知者天下後世其可欺乎願陛下勿以天變為不足畏勿以人言為不足惜勿以目前晏安為可恃勿以將來危亂為可忽宗社幸甚帝大怒欲廷杖之閣臣力解得免同上

南臺書聞卷十

書

萬歷二十七年興國州奸人許居民徐鼎等煽唐李林甫妻楊氏某得黃金巨萬帝命太監陳奉結進內庫奏委持責償且悉發境內諸墓巡按御史王玄賢言所掘墓乃元呂文德妻非林甫妻奸人許奏語多不詳請罷不治而停他處開棺不報同上

萬歷時言礦稅之害則御史鄒以仁金汝鼎葉永盛浙江巡按王崇允雲南巡按宋興祖廣西巡按楊芳國秦稅監陳奉貪墨激變則湖廣巡按上立賢收稅監程中訓則南直巡按劉曰椿勸稅監梁永殺傷吏民則陝西巡按王基洪言株木之害則御史況上進貴州巡按宋

與祖俱不報 明紀事本末

方震驤為御史兼宗嗣位逆噶親忠賢內結袁氏震驤疏陳三朝艱危言官妾近侍頌笑易假寵矜可慮中旨類宣惡陷糾封隱禍元年陳振本塞源論曰袁者姦孽之藁王之宋陸大受張庭李傑悉遭廢斥而東林如趙南星高攀龍劉宗周諸賢廢錮終身亟宜召復至楊廷之爭移宮可幸無罪不知何以有居功之說又有交通之疑將使天下後世謂堯舜在上而有交通焉言之聞宦黨入直歷震朝廷 明史

天啓二年御史辛應昇上疏曰方今遼土淪沒黔蜀用

南臺舊聞卷十

重

兵紅夷之敵未息西部之賞日增逃兵肆掠於畿輔窮民待盡於催科逗留習慣大將畏敵而不敢前法紀陵夷騎兵鼓噪而弗能問在在曾官日日會議覆疏行為故套嚴旨尋若空言陛下不先震悚精神發皇志氣羣臣孰肯任怨以破情面之世界若祖宗有早午晚三朝猶時御便殿容訪時政願俯納臣言奮然力行天下事尚可為也 同上

御史焦源溥言鄭貴妃三十年心事人誰不知張差持梃危在呼吸先帝御極之初請封不得治容進矣張差之梃不中則投以女優之戲崔文昇之藥不達則促以

李可灼之丸今即厚待貴妃始終恩禮而鄭養性之輩皆不可不奪也崔文昇不可不藥也若竟且弗問不幾

於忘父乎李選侍一宮人如聖諭有臣子所不忍言者今即為選侍乞憐第可求曲宥前事量從優典而移宮始末不可得而抹殺也道實諸奄不可得而寬宥也若竟置諸奄弗問不幾於忘母乎疏上舉朝寒慄 同上

時允儀天啓二年擢御史因災稷上言內降當停內操當罷陵工束手非所以畏孝思且臣久廢非所以光聖德東南杆柚已空重以屢災之加派金吾冒濫已極加以非分之襲封聖心一轉移天下無不順應區區修禱

南臺舊聞卷十

重

虛文安能格上穹哉帝不能用 同上
天啓三年詔開內操御史劉之鳳上言虎符重兵何可倒戈授巷寺之手假令劉瑾雖甲士三千能束手就擒乎御史李應昇黃尊素宋師襄交章論之尊素疏有阿保重於趙婕妤旅近於唐末蕭牆之憂慘於戎敵等語忠賢尤惡之皆燬旨切責 明紀事本末

御史周宗建上言近日政事外廷噴噴虛謂與災之中莫可測識如魏進忠者目不識一丁而陛下假之頻笑日與相親一切用人行政墮於其說東西易向而不知邪正顛倒而不覺況內廷之傳誼與外廷之授合互相

狀同離間之漸將起於蛇營謹構之釁必生於長舌其為隱禍可勝言哉

明史列傳

楊廷勳魏忠賢被旨譴讓御史黃尊素抗疏繼之略言天下有政歸近律威福旁移而世界清明者乎天下有中外洶洶無不欲食其肉而可置之左右者乎陛下必以為曲謹可用不知不小曲謹不大無忌必以為惟吾駕馭不知不可駕馭則不可收拾矣今忠賢諸不法狀廷臣已發露無餘陛下若不早斷彼形見勢窮復何顧忌忠賢必不肯收其已縱之體而爭察其腸胃忠賢之私人必不肯回其已往之棹而熟消其冰山始猶與士

南唐書開卷十

卷十

大夫為警繼將以至尊為注榮稱既固毒螫誰何不惟童謀折之不足即干戈取之亦難矣忠賢得疏恨次骨同上

天啓四年工部郎中萬燦以劾魏忠賢死杖下御史李應昇疏曰燦未報國恩先填溝壑六尺之孤遑勝八旬之母倚闥旅櫬無歸遊魂戀闕臣僚欲泣道路咨嗟夫人非奴隸法非囚訊罪非死刑命非草莽直侯聖心悔悟平旦與憐死者不可復生傷者不可復續而後問罪左右恤死錄孤嗟何及矣

萬世玉衡錄

萬燦既廷杖又欲杖御史林汝嘉諸言官詣闕爭之小

噓數百人擁入闕下據臂肆罵諸閣臣俯首不敢語御史黃尊素厲聲曰內閣絲綸地即司禮監非奉詔不敢至何若輩無禮至此乃稍稍散去及燎以創重平尊素上言律例非叛逆十惡無死法今以披肝瀝膽之忠臣竟殞於磨牙礪齒之兇璫後有東董狐筆繼朱子綱目者書曰某月某日郎中萬燦以言事廷杖死豈不上累聖德哉廷杖之說者必曰祖制不知二正之世正振劉瑾為之世祖神宗之朝張璠嚴嵩張居正為之奸人欲有所逞必借廷杖以快其私厚士殺士漸不可開乞復故官被例賜卹

明史

南唐書開卷十

卷十

御史李右謙疏皇上於股肱心膂素加優渥而於梓刑獄獄尤注宸衷今戶部尚書畢自嚴於六卿之內首膺官銜非小臣比也專擅計務已閱六載非新進比也且開臺時邊警倉皇籌畫儲精毫無缺誤又非安居坐窩比也合之律例議貴議勤均似可以比附者且首犯罪狀尚未訊明波累之人先論閹士輕重已似失倫矣自版年既衰暮病復纏綿如或溢先朝器卹異日懸皇上解網之恩欲漸緩以自新其路矣從乎陽和寒沍乃四序之恒經風雨雷霆聚神工之不測臣伏見今春以來九列之內或以狂言被譴或以賁賄蒙赦今復擢至再

三其勢必將抱憂過於惡嘉與更始齊率工之所共析而非一二人之私念也疏上不允

春明夢餘錄

御史王心一奏臣聞明主恩不先於至近近見明旨一則謂奉聖夫人香火之地一則謂魏進忠侍衛之功夫梓宮未殯而先規容氏之香火陵工告成而強入進忠之勤勞於禮為不順於事為失宜聖德無瑕忽有此累則不便之甚上切責之

明史編年

熹宗時言官以疏論容氏俱加貶謫王心一疏曰皇上以內廷之事與外廷何預臣思今日之忠正忠於宮府不為一體中外不能同心在言官憂際慮遠不過謂祖

南臺舊聞卷十

元

宗之家法不可不守宮禁之防閑不可不肅而皇上必以為沽名夫言官亦何名之有言者多適以表上之能虛言者直適以表上之能容聖主有納諫之資倭臣進拒諫之計臣恐言者危而天下亦危矣又奉聖夫人容氏及內侍魏進忠賞賚優渥心一言文武特吏恭露邊境而惟以私恩為懷恐天下議陛下先左右而後疆場也不聽

萬世玉衡錄

奉聖夫人容氏出入宮禁內官賞賚弄權御史馬鳴起上言容氏朝夕勤侍不過曲謹微勞在廷諸臣保護受欺之私豈盡後於婦人乃使一介保母長居禁地此非

所以肅宮禁之防守祖宗之法也且女德難終婦愛不極怙寵邀恩之漸能無復霜之懼哉

同上

楊漣乞歸御史馬達昂上言楊漣何罪無罪即功在安社稷罪在劾大璫罪璫未誅而發璫罪者先作楚囚之悲君子退則小人進矣

明紀事本末

御史吳履中上言皇上信任溫體仁楊嗣昌二人售其奸欺輒曰皇上自為之皇上亦曰彼實未嘗專擅是皇上為二奸所誤而反代二奸受過也至於國治自有綱領因時制宜內治關而後戎馬生民生民而後冠盜起今者敵起於外而政治愈禁寇起於內而賦歛愈急欲

南臺舊聞卷十

平

無生亂得乎

同上

祁彪佳崇正四年起御史言九列之長諱責時聞四朝遺老或蒙重譴諸臣怵威競迎合以保名位臣所慮於大臣者此也方伯或一二考察員或十餘載竟不得選除監司守令多貶秩停俸臣子精神才具無餘地展布局由急功赴名之心不勝其掩瑕匿瑕臣所慮於小臣者此也國家開鼓鼙思將帥苟得其人推轂策進禮亦宜之若必依序循資冒濫之實雖可清獎拔之術或未盡臣所慮於文武者此也撫按則使中官監視會同陳開水火其忠願潛通文結其忠深臣所慮於內臣者

此也忤旨譴責明史

李曰輔擢南京御史時中官四出上疏諫曰通者一日遣內臣四尋又遣用五非兵機則要地也啓水火之隙開依附之門灰任事之心藉委卸之口臣愚實爲寒心陛下踐阼初盡撤內臣中外稱聖昔何以撤今何以遣天下多故擇將爲先陛下不築黃金臺招頗牧乃汲汲內臣是遣會何補理亂之數哉帝怒諫曰輔廣東布政使照磨同上

御史路振飛陳時事十大弊曰務苛細而忘正體喪廉恥而壞官方民愈窮而賦愈重有事急而無事緩知顧

南臺舊聞卷十

聖

患而忘隱憂求治事而解治人責外重而責內輕嚴於小而寬於大臣日偷而至日疑有詔旨而無奉行疏入詔付所司同上

崇正九年御史詹爾選上言大學士錢士升引咎回籍謂爲要譽人臣而沽名義所不敢乃人主不以名譽鼓天下使其臣爭爲尸祿保寵習爲寡廉鮮恥又豈國家所利哉所日與皇上處者惟此苛細刻薄不識大體之徒毀成法而釀隱憂天下事豈可言哉同上

崇正十二年四月時上頗於內庭建設齋醮禮給事中姜燮上言宗社之安危必非佛氏之禍福正德初年

遣太監劉允誠馳驅西域可爲監戒山西道御史廖惟義亦言之不聽開道錄

帝御文華殿獨召廷儒語良久事秘舉朝疑駭御史毛羽健曰召見不以盈庭而以獨侍清問不以朝帟而以燕閒更漏已沉閣門猶啓漢臣有言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不受私南京御史劉之鳳言廷儒立身居鄉不堪置齒類此一召也於國事無纖毫益而於聖德有卹山之損疏入忤旨譴責明史

崇正十五年御史楊仁愿言高皇帝設官無所謂解事衙門者後以肅清聲教乃建東廠今功令比較事件番

南臺舊聞卷十

聖

役每懸價以買事件受買者至誘人爲奸盜而賣之番役不問其從來誘者分利去矣挾忿首告誣以重法撲者志無不逞矣伏願寬東廠事件而從東廠之比較可緩比較緩而後番役之買事件與賣事件者俱可息後復切言縱騎不當遣帝爲諭止然倚廠衛益甚至國亡乃已明刑法志

南臺舊聞卷十

彈劾

張綱辟高第為御史漢安元年遣八使徇行風俗餘人受命之部綱獨埋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奏大將軍梁冀河南尹不疑衛國厚恩而專為封豕長蛇肆其貪饕誠大辟所宜加也謹條其無君之心十五事京師震悚後漢書

陳翔拜侍御史時正旦朝賀大將軍梁冀威儀不整翔奏冀恃貴不敬請收案罪時人奇之後漢書

南臺舊聞卷十一

一

種高順帝末為侍御史時所遣八使光祿大夫杜喬周舉等多所糾奏而大將軍梁冀及諸宦官互為請救事皆被寢違高自以職主刺舉志業奸逆乃復別請為八使所舉蜀郡太守劉宣等罪狀章露宜伏歐刀又奏請勅四府條舉近臣父兄及知親為刺史二千石尤殘穢不勝任者免遣案罪帝從之同上

孝明初元匡為御史中尉以山偉兼侍御史入室五日便遇正會偉司神武門其妻從叔為羽林隊王越直長於殿門偉即劾奏匡奪之北史

隋陸知命拜書侍御史侃然正色為百僚所憚帝甚敬

之後坐事免歲餘復職時齊王瑱驕縱驕近小人知命奏劾之瑾竟得罪百僚震慄同上

應州刺史唐君明居母喪娶雍州長史庫狄士文之從

父妹書侍御史柳茂勣之曰君明忽劾勞之頑或宴爾

之親冒此直衰命彼榆習不義不眠春秋載其將亡無

禮無儀詩人欲其遏死士文贊務神州名位通顯棄二

姓之重匹違六禮之親儀請禁錮終身以懲風俗二家

竟坐得罪同上

張行成召補殿中侍御史糾劾嚴正太宗以為能謂房

元齡曰古今用人未嘗不因介紹若行成者朕自舉之

南臺舊聞卷十一

二

無先容也唐書列傳

狄仁傑拜侍御史左司郎中王本立怙寵自肆仁傑劾

奏其惡有詔原之仁傑曰朝廷借乏賢如本立者不少

陛下惜有罪虧成法奈何臣願先斥為羣臣戒本立抵

罪由是朝廷肅然歷代名臣傳

萬歲通天元年五月監察御史紀履忠劾來俊臣犯狀

有五一專擅國權二謀害忠善三賊陷貪濁四失體義

教五淫昏狠戾論茲五罪合至萬誅請下獄理罪通典

注

來俊臣納賈人金為御史紀履忠所劾下獄當死俊忠

其上變得不誅免為民唐書列傳

監察御史崔琬廷奏宗楚客紀處訥專威福有結君心納境外交為國取怨宗晉卿專徇賊私驕恣跋扈並請收付獄三司推鞠故事大臣為御史封仗彈劾必趨出立朝堂待罪楚客乃厲色大言性忠鯁為琬誣詆中宗不能窮也詔琬與楚客處訥約為兄弟兩解之故世謂帝為和事天子同上

崔湜鄭愔典吏部選附勢倖銓擬不平材庸者輒不進俄而相踵知政事御史李尚隱與李懷讓劾其罪湜等皆劾去同上

南齊書卷十一

三

李勉擢監察御史時武臣嘔與無法度大將軍管崇嗣皆閑坐笑語譁縱勉劾不恭肅宗歎曰吾有李勉乃知朝廷之尊同上

元徽之自監察御史謫江陵府士曹掾左拾遺白居易疏言元稹自授御史以來舉奏不避權勢如奏李佐公等事多是朝廷親情人誰無私因以挾恨或假公議將報私嫌遂使誣謗之聲上聞天聰臣恐元稹左降已後無人肯為陛下當官守法無人肯為陛下嫉惡繩愆內外權貴親黨縱有大過大罪陛下從此無由得知此其不可者一也昨元稹追勘房式之事

既從重罰旋又左降外議喧嘩皆以為權與中使劉士元爭廳因此獲罪況聞士元踰破驛門奪將鞍馬仍索弓箭嚇辱朝官承前以來未有此事今中官有罪未聞處置御史無過却先貶官遠近聞知實損聖德臣恐從今已後中官出使縱暴益甚陛下從此無法沒入平人資產八十餘家又奏王沼違法給券令監軍神棍及家口入驛又奏裴玢違勅徵百姓草又奏韓卓使軍將封杖打殺縣令如此之事前後甚多朝廷法行豈有懲罰計天下方鎮皆恐元稹守官今

南齊書卷十一

三

貶為江陵判司即是送與方鎮方便報怨朝廷何由得知方鎮有過無人敢言陛下無由得知不法之事此其不可者三也疏入不報唐書

敬宗朝夏州節度使李祐入朝連詔進奏侍御史溫造彈之祐趨出待罪股戰流汗謂人曰吾夜半入蔡州城擒安元濟未嘗心動今日贖落溫御史矣同上
咸通十二年分司侍御史李蔚進狀曰臣准西臺牒及金部稱奉六月二十七日勅內閣都景全事奏狀內詮字音與廟諱同勅罰臣一季俸若臣前奏狀稱准勅因事告事旁給他人是咸通十一年十月十三日勅語臣

狀中具有准勅字非臣自撰詞句臣謹按禮不諱嫌名又按職制律諸犯廟諱嫌名不坐故是審量禮律以為無妨耳即引陛下勅文而言不敢擅有移改不謂內園便有此論奏也臣非敢訴此罰也恐自此有援引勅格者亦須委曲迴避便成詭弊

卅府元道

曹修古為監察御史遇事敢言嘗奏例有黃門二人不避道呵者止之反為所嘗修古奏言御史臺尊則天子尊請付所司勅治上立命答之晏殊嘗以笏擊人折其齒修古奏殊為輔弼而忿躁無大臣體先朝陳恕勝人於中書即罷殊殊合如恕例時論避之

清史節

南唐書卷十一

四

真宗詔諫官御史舉職言事惟陳彭年與侍御史賈勰數有章奏是白彈射真宗令中書置籍記之

宋史列傳

鞠詠為監察御史言錢惟演險陰嘗與丁謂為婚姻緣此大用後揣知謂奸狀已萌懼牽連得禍因此力攻謂今若遂以為相必大失天下望語諫官劉隨曰若相惟演當取白麻廷毀之同上

傅堯俞為監察御史襄行宋晦子賴士以內降監坂口鎮而都水監復薦之堯俞上言密院既不治賴士求內降罪而都水又安知其可用而舉之上下相結遂為阿徇其盜名器將不但一坂口而已乃罷賴士權倖憚焉

宋名臣言行錄

御史呂景初吳中復馬遵坐論梁丞相罷臺職除他官蔡襄封還詞頭不草制

同上

歐陽修論臺諫言事者臣伏見宰相陳執中自執政以來不叶人望累有過惡而執中遷延尚玷宰府前日御史論梁適罪惡陛下赫然空臺而逐之而今日御史又復敢論宰相不避雷霆之威不畏權臣之禍此乃至心之臣也能忘其身而愛陛下者也陛下嫉之惡之拒之絕之執中為相使天下水旱流亡公私困竭家私穢惡流聞道路阿意順旨專事逢君此乃

南唐書卷十一

五

詔上做下懷戾之臣也陛下愛之重之不忍去之陛下豈忍因執中上累聖德而使忠臣直士卷舌於明時也臣願陛下廓然回心釋去疑慮盡以御史前後章疏出付外廷議正執中之過惡罷其政事別用賢材以康時務以拯斯民以全聖德則天下幸甚劉摯為監察御史裏行言程昉開渾河調發猝迫人不堪命趙子幾擅升畿縣等使納役錢縣民日數千人遮訴宰相京師喧然何以示四方張昞王廷老禮增兩浙役錢督賦嚴急人情嗟怨時皆欲以羨餘希賞願行顯責明朝廷本無聚斂之意

宋史

張戰召為監察御史兼行每進對必陳古道引大體不
樂甘細論王安石變法非是乞罷條例司及追還常平
使者 東都事略

常安民拜監察御史論章惇專國植黨乞收主柄而抑
其權中官裴彦臣與戶部尚書蔡京相結強毀人居室
以建意雲院事聞詔御史勅治安民言事有情重而法
輕者中官蒙積與侍從官相交結同為欺罔此之奸狀
非法所能盡顯重為降罰以肅百僚及獄具惇主之止
坐罰金安民復論京奸足以惑眾辨足以飾非巧足以
移奪人主之視聽力足以顛倒天下之是否內結中官

南臺舊聞卷十一

六

外連朝士一不附已則誣以黨於元祐非先帝法必擢
之而後已今在朝之臣京黨過半陛下不可不早覺悟
而逐去之他日羽翼成就悔無及矣 歷代名臣傳
朱服元豐中擢監察御史兼行參知政事章惇造所善
黨熙周之遺見服道薦引意以市恩服崇劾之惇補郡
免然之道官 宋史

章惇幕下用事龔夬疏劾昔日丁謂當國號為忠雅然
不過陷一寇準而已及至於惇而故老元輔侍從臺省
之賢者一日之間布滿嶺海人人危懼莫能自保俾其
朽骨幽寃於地下子孫禁錮於遐方海內之人歸怨先

帝其罪如此尚何俟而不正典刑哉凡惇所為皆下發
之望昭示譴黜又論蔡京治文及甫獄本以償報私仇
案贖章疏可以見其鐵錘附會如方天若之商郭而京
收冀門下賴其傾險以為腹心立起行獄多斥善士天
下寃之願考證其實以正奸臣之罪於是三人皆去同
上

呂陶元祐初權殿中侍御史首劾邪正之辨曰君子小
人之分辯則王道可成離處於朝則政體不純今蔡確
韓縝張璪章惇在先朝則與小人表裏為賊民害物之
政使人主德澤不能下流在今日則觀望反覆為異時

南臺舊聞卷十一

七

子孫之計安養李清臣又依阿其間伺勢之所在而歸
之昔者負先帝今日負陛下願亟加斥逐以清朝廷於
是數人相繼罷去 同上

辛炳元符時權殿中侍御史先是蔡京奏發運司轉搬
倉為直達綱舟人率侵盜沉舟而通戶部受虛數人畏
京其敢言炳極疏其弊且以變法後兩歲所得之數較
常歲虧欠一百三十有二萬支益廣而入寢徵乞下有
司計度徽宗以問京京怒以炳為沮撓謫監南劍州新
豐場 同上

杜莘老為殿中侍御史御械劉炎案案中市易大為奸

利公龍閣卽斥監嘉州稅淮南運副王矩結官寺居官
置置不飭公勸罷之樞密周麟之使虜已而辭行再奏
請瑞州幸醫王繼先沽亂千法富浮公室屋擬禁庭未
有敢搖之者公疏數十罪安員繼先福州子孫皆勒停
徽守院生祠數十所掠良家子為婢者百數並還其家
臨安內外田宅貲實以千萬計天下稱善 朱名臣言行錄別集

金報益急公言鄂帥田師中老而貪士卒怨偏悍不服
臨敵恐誤國事虜造舟海濱積全齊之甲其謀不淺宜
命海道諸將募死士為劫謀計上詔師中奪其兵遣李

南臺舊聞卷十一

人

寶促東海其後漢沔諸將得自奮所向皆捷 虜臨江
中外揣恐無固志內侍張去為取御馬院西兵二百人
斃其頂髮都人異之口語沸騰公彈治上疑其未審不
樂公執奏不已竟罷去為御馬院致其仕以所斃西兵
肆殿前司乃曰吾責塞矣 同上
建中靖國初蔡京方為翰林學士承旨殿中侍御史杜
莘老獨慨然論奏條其過惡章凡四五上而不已且曰
若果用京則治亂自此分祖宗基業自此墮臣非自愛
而憂之蓋為陛下憂為社稷憂為天下賢人君子憂 朱名臣言行錄續集

侍御史張汝賢奏左丞王安禮素行貪穢身任潤州太
守倡女共攻私其部內館閣故老侍婢以歸閨門之內
數致忿爭安禮修身治家如此其能正百官理萬民乎
安禮乞去 填江府志

黃龜年靖康初遷殿中侍御史劾檜專主和議沮止極
復植黨專權漸不可長乃上書曰事君之道曰忠罪莫
大於欺君輔政之道曰公罪莫大於私已持厚貌深情
矯言偽行進迫君臣之勢陽為面從退恃朋比之奸陰
謀沮格上不畏陛下中不畏大臣下不畏天下之議無
忌憚如此欺君私已有一即可黜況檜之欺與私頗著

南臺舊聞卷十一

九

者為多平章凡四上連檄檄職 朱名臣言行錄續集
趙鼎遷殿中侍御史時劉光世部將王德擅殺韓世忠
之將世忠亦帥部曲奪建康中府鼎請治德專殺無
忌之罪而下詔切責世忠指取其將吏付有司治之諸
將肅然帝曰唐肅宗得李勉朝廷始尊今朕得卿無愧
昔人矣 歷代名臣傳
葉義問權殿中侍御史樞密湯鵬舉效檜所為植其黨
周方崇李庚置籍臺諫鉅異已若義問累章劾鵬舉有
一檜死一檜生之語并方崇等皆罷之 同上
高宗卽位擢馬伸為殿中侍御史奏黃潛善汪伯彥不

法凡十有七事不報又疏言不謹詔命點陸不公鑒基
言路毀法自恣妨功害能過則稱君善即稱己嫌狼自
專務收軍情望速罷潘善伯彥政柄別選賢者凡舉一
事必立一證詔仰言事不實請濮州監酒稅宋史劉傳
陳俊卿遷殿中侍御史劾韓仲通本以獄事附情寬陷
無辜劉寶總戎京口恣括克二人皆抵罪湯恩退專政
時冬日無雲而雷俊卿言宰相上不當天心下不厭人
望詔罷恩退及金人侵軼之勢已形俊卿乃言張浚志
蓋白首不渝復請對力言之帝悟即以浚守建康又言
內侍張去爲陰沮用兵臨陳避敵計搖成算請按軍法

南臺舊聞卷十一

十

帝曰卿可謂仁者之勇歷代名臣傳

王十朋遷侍御史論史浩八罪曰懷奸誤國擅竊盜權
忌言蔽賢欺君誦上帝為出浩知紹興府十朋再疏謂
陛下雖能如舜之去邪未能如舜之正名定罪紹興密
通行都浩嘗為屬吏奸賊彰聞亦何顏復見其吏民遂
改與祠史正志與浩族異拜浩而父事之十朋論正志
傾險奸邪親時求進宜黜正志以正典刑林安宅出入
史浩龍大淵門盜弄威福至是詐病求致仕十朋并疏
其罪皆罷去同上

程震拜監察御史彈劾無所撓時皇子荆王為宰相

儻輩席勢侵民震劾奏荆王以陛下之子任天下之重
不能上贊君父同濟艱難顧乃專恃權勢蔑棄典程開
納貨賂進退官吏縱令奴隸侵漁細民名為和市其實
脅取陛下不能正家而欲正天下難矣於是上責荆王
出內府銀以償物且杖大奴尤不法者數人金史須傳
商銜拜監察御史哀宗姚邸國夫人不時出入宮闈干
預政事聲迹甚惡銜上章極言自是邸國被召乃敢進
見內族慶山奴將兵守門貽與李全戰敗朝廷置而不
問銜上言自古敗軍之將必正典刑不爾則無以謝天
下詔降慶山奴為定國軍節度使同上

南臺舊聞卷十一

十一

烏古孫奴申性忤特敢為有直氣為監察御史時中丞
完顏百家以酷烈聞奴申以事糾罷朝士聲然同上
王渾論河南行省屯田事狀河南行中書省答該去歲
屯田子粒一百萬石內明該屯戶收分今體訪得止收
到稻穀又馬料粟通計約四十餘萬石其收分與民數
目至今不會給付使失業之民二萬三千餘戶往返千
里貧者嗜食草木陳告無所以致往往逃竄竊糧創
之際所宜務遠圖固根本開布恩信撫養新集不務出
此將上項子粒公文明該除數實惠會不及民使官食
前言民有飢色張虛數以要上知顧小利而欲衆怨其

昧上虐下是屬姦欺合行糾至

身臺筆補

程鉅夫仍遣侍御史行臺二十六年時相桑哥專政法令苛急四方騷動鉅夫入朝上疏曰臣聞天子之職莫大於擇相宰相之職莫大於進賢苟不以進賢為急而惟以殖貨為心非為上為德為下為民之意也今權奸用事立尚書鈐考錢穀以剝削生民為務所委任者率皆貪饕邀利之人江南盜賊竊發良以此也臣竊以為宜清尚書之政損行省之權罷言利之官行恤民之事於國為便

元史列傳

劉敏中至元中拜監察御史權臣桑哥秉政敏中劾其

南臺舊聞卷十一

王

奸邪不報遂辭職歸

同上

許有壬召拜監察御史八月英宗暴崩於南坡賊臣鐵失遣使者自上京至封府庫收百官印有壬知事急即往告御史中丞董守庸守庸謂宮禁事非予所當問有壬即疏守庸及經厯參爾只班監察御史郭也先忽都阿附鐵失之罪及帝至復上章言帖木迭兒之子璜南與聞大逆乞賜典刑其兄弟勿令出入宮禁繼上正始十事帝多從之

同上

馬祖常拜監察御史直聲振一時會帖木迭兒專政祖常率同列劾其十罪仁宗與之奸臣復相左遷開平尹

秦起宗拜中臺御史劾中丞和尚受人賂賈縣官

屋不報起宗從臺官入見跪辭久之勅令起宗不起會日暮出明日立太子有赦起宗又奏不罪和尚無以正國法和尚伏辜帝曰為御史當如是矣

同上

韓宜可擢監察御史彈劾不避權貴時丞相胡惟庸御史大夫陳寧中丞涂節方有寵於帝嘗侍坐從容燕語宜可並前出懷中彈文劾三人險惡似忠奸佞似直恃功怙寵內懷反側擢置臺端擅作威福乞斬其首以謝天下帝怒曰快口御史敢排陷大臣耶命下錦衣衛獄

南臺舊聞卷十一

王

奪釋之

明史列傳

郭端永舉時擢御史巡按廣西鎮守太監雷春肆為酷暴端劾奏置於法靖江輔國將軍所為驕縱長端將加不利託言有旨召端還端以其事奏聞下吏伏辜尋移交趾監軍寇平復命時有假御史藉得中者迭獲閩廣湖湘間緝捕得之陞山東按察司僉事改交趾大學士楊士奇贈之詩曰官錦繡為衣青驄白玉蹄官還五嶺外路出大江西草堂舊在零陽郭便道還家意偏樂水色山光瀉向人紫萸黃菊嗟非昨手持憲節重肅肅念王程聲馳白簡飛霜厲氣壓黃茅瘴霧清只今瘡痍極

邊土宵旰憂勤荷明主未須搏擊策殊勲好盡懷綬副
當宁 伏願文獻

宣德七年二月監察御史李得全劾僧錄司右覺義大
旺於慶壽寺擅拆樓閣上命錦衣衛執大旺等付都察
院鞫之 宣宗實錄

楊瑄天順初印馬畿內至河間民訴曹吉祥石亨奪其
田瑄以聞並列二人怙寵專權狀帝語大學士李賢徐
有貞曰真御史也遂遣官按數而命吏部識瑄名將擢
用吉祥聞之懼訴於帝請罪之不許未幾亨西征還適
彗星見十三道掌道御史張鵬盛頌周武費廣張寬王

南臺舊聞卷十一

五

繼趙文博彭烈張奎李人儀邵銅鄭寬陶復及御史劉
泰魏翰康驥將劾亨吉祥諸違法事亨與吉祥泣訴帝
前帝怒竟下瑄及諸御史於獄 明史
泰世纓初為南京御史以劾中官降比黃驛丞起知雄
縣又禁中官捕獵禍幾不測以民數千聲登聞鼓訟冤
得宥 天山錄

成化十九年御史徐鏞疏言汪直與王越陳鉞結為腹
心自相表裏肆羅織之文振威福之勢兵連西北民困
東南天下之人但知有西廠而不知有朝廷但知畏汪
直而不知畏陛下漸成羽翼可為寒心乞陛下明正典

刑以為奸臣結黨怙勢之戒上深納其言汪直有罪罷
明紀前本末

都御史陳鐵附汪直撰建州功為御史強珍所糾直怒
下珍詔獄監察御史許進率諸御史疏理珍詔李偉有
道士千李總兵不遂誣李作亂真奏逮李百以敗成獄
進發道士奸孽於市得旨戒辦事校真益怒以章疏字
批杖進午門外幾死 十五國人物志

孝宗嗣位萬安草登極詔書禁言官假風聞扶私中外
譁然御史湯羅詣閣安從容言曰此裏面意也羅即以
其語奏聞謂安抑塞言路歸過於君無人臣禮於是庶

南臺舊聞卷十一

五

吉士鄭智御史文貴姜洪等交章列其罪狀 明史列傳
暢亨成化時擢御史弘治元年二月景寧縣府風山異
獸萬餘大如羊白色街尾浮空去亨請罷溫處銀課而
真鎮守中官張慶於法章下所司銀課得減責慶陳狀
同上

弘治二年南京御史姜綰劾太監蔣琮與民爭利琮條
綰綰疏而廷及御史劉愷方岳等適御史孫綰等劾太
監郭璠帝遣太監何穆大理寺少卿楊謙覈勘琮等
並宜遣治詔逮綰等御史伊宏給事中陳瓚言不宜以
一內臣而置御史十人於獄不聽琮等請外而有琮不

問時劉吉為樞密南京御史劾已故興此獄同上

范輅正德時為御史時逆濂虐陷方熾為時所裁一

無畏逆濂害勒各官具朝服朝賀輅中司馬嚴辭其非

禮因疏乞勒該部定議防微杜漸除折不臣之心時太

監畢真都司郭宇與濂比黨輅累疏極論二人貪暴不

法濂積憾會誅止微行遂乘隙奏郭誹謗宗藩妄議朝

政得旨械繫請州未幾濂以叛誅詔復原官南京都察院志

熊蘭正德時擢御史宸濂謀逆時成憲與同年御史蕭

淮首發之濂果反不踰月竟敗使職史錄

朱廷聲遷御史通瑾擅政廷聲劾之瑾惡既去其官積

恨不已復劾輸米七百石窘辱萬狀廷聲救然當之瑾

誅起為南京刑部主事同上

謝瑜嘉靖時為御史時武定侯郭勛建議請復內侍鎮

守瑜言正德中因官無狀司禮劉瑾及於內鎮守畢具

劉勅及於外復軍可鑒上雖不遽斥勛而鎮守之議竟

寢出按四川聞邊警上疏曰竊誅四內而望夷率俾今

之四凶郭勛明守中張瓚嚴嵩是也陛下已誅其二矣

何不盡屏逐之以全帝舜之功乎明史

毛伯溫擢御史巡按福建河南世宗即位中官張鏡張

忠等論死其黨蕭敬章蕭陰護之伯溫請并誅敬章中

官為屏氣同上

給事御史時學會吉棠等言張德曲學阿世聖世所必

誅以傳來為學士累聖德不少御史段續陳相又特疏

論并及席書帝責學會等對狀下續相詔獄同上

嘉靖初給事中長言御史鄭本公等上言錦衣衛額設

各有定員自正統後貴妃尚主公侯中貴子弟多寄祿

衛中遞進用事至正德間官擅權貴子弟以奏帶官衛

錦衣者尤多今查應革者二千一百九十九員兵部尚

書彭澤覆奏從之春明夢餘錄

馮恩嘉靖時為御史壬辰星變極論汪鋐為腹心甚輒

臣張孚敬為根本基方獻夫為門庭基請斬以謝天下

又悉品敘九列高下上悉甚驕驕驕之下詔獄苛究

所主名榜掠瀾死者數四南京都察院志

御史童漢臣等首論高奸污不當乘君子之器南京給

事中王華御史陳紹等復論高并子世蕃同惡相濟關

通苞苴動以千百計嵩疏讎乞休帝優詔諭言慰留之

明紀事本末

謝汝儀任御史首疏安慶指揮崔文進賢知縣劉源清

之功効外戚陳萬年宦官王堂薛春及奸黨何明等罪

狀直聲大者上疏乞寬假議禮諸臣請誅巨猾谷大用等原案

御史王宗茂疏劾大學士嚴嵩本以邪媚諂諛之徒濟以寡廉鮮恥之行陛下入其詐術之中進極人臣之位作威作福無忌無憚以賄貨為長策以彌縫為嘉猷朕通萬國寬含九地引用奸邪以為羽翼之助大小臣工半其門廡之人使中外咄罵神人怨悵雖唐之楊國忠宋之秦檜殆有其焉列萬負國八罪並劾嵩案假嵩勢而入吏部連賜罷黜臣鄙幸甚天下幸甚南京都察院志

南臺舊聞卷十一

六

御史桑喬疏劾嚴嵩趙起元曰疏條三事矣一禁奸弊一重邊防一去匪人匪人指嵩獨著劾嵩何也蓋匪人去則奸弊不釐而禁邊防不飭而重故也未幾禮部選譯字諸生嚴嵩邀貨納賄視為去留苞苴且盈門衛會堂皆疏列其狀閣臣票旨亦但報聞而已明書評錄

御史趙錦疏劾嚴嵩輔政以來惟恩怨是酬惟貨賄是好政權悉歸於掌樞而府部諸司皆不得其職故銓司之黜陟不當而文臣多奔競貪冒之流本兵之用舍失宜而武臣無克敵死綏之志邊臣之功罪不明而戰士解體將帥之撻楚日來而卒伍耗弱封襲非賂不行而

大典日壞贈賄非賂不得而國是日清羣臣彈陰中之禍而忠言不敢直陳四方習貪墨之風而閭閻日以愁困流害天下貽憂君父乞早賜罷斥以應天變下徹斥為民南京都察院志

御史耿定向以嚴嵩父子竊政吏部尚書吳鵬附之遂疏鵬六罪因言鵬壻學士董份總裁會試私鵬子紹宜并斥嵩為營護事竟寢明史列傳

御史鄒應龍疏劾工部侍郎嚴世蕃憑藉父權專利無厭私植賄賞交通贓賄為之居間者不下百十餘人而其子錦衣嚴鵬中書嚴鴻家人嚴年暮客中書應龍文

南臺舊聞卷十一

七

為甚年尤桀驁士大夫無恥者至呼為鵠山先生廣置良田美宅於南京揚州無慮數十所以豪僕嚴冬主之抑勒侵奪民怨入骨世蕃喪母乃聚紳客極艷極恒舞酣歌人紀滅絕臣請斬世蕃首懸之於市以為人臣山橫不忠之戒奏入勅嵩致仕下世蕃等詔獄同上

都御史鄒應龍總理鹽運通賄無虛日御史林潤劾其貪冒五罪懋卿疏辨不問潤既劾鄒懋卿罷去知鹽在必報會袁州推官郭謙臣遂具揭上之潤潤得之大喜乃上疏言臣巡視上江備防江洋盜賊多入逃軍羅龍文之家龍文卜築深山乘新衣緣有負險不臣之志惟

嚴世蕃為主事之世蕃自罪謫之後日夜與龍文排撈朝政動搖人心近者假治第聚衆至四千人咸謂變且不利乞早正刑章以絕禍本疏入詔以世蕃龍文卽付瀾逮捕至京伏誅籍其貲

明史事本末

江東之權山東巡御史巡視皇城時駙馬都尉侯拱辰自倚帝婿車騎闌入御道公叱之出都尉惶恐謝錦衣衛指揮同知徐爵者司禮監大監馮保假子也與江陵張居正為心腹氣勢熏灼公卿皆由閹說爵嘗乘驢禮出入東長安門一日與公遇疑其驢付所司罪狀爵因以鐵保疏入上震怒收爵論死而保亦尋誅瑞陽阿

集

南臺舊聞卷十一

手

劉臺萬歷初改御史劾輔臣張居正擅作威福諫官因事論及必曰吾宗祖宗法臣請即以祖宗法正之凡五事臣舉進士居正為總裁臣任部曹居正為改御史臣受居正恩亦厚矣而今敢訟言攻之者君臣誼重則私恩有不得而顧也願陛下察臣愚悃抑損相權毋俾僕事誤國臣死且不朽疏上居正怒甚廷辯之曰臺為臣所取士二百年來無門生劾師長者計惟一去謝之因辭政伏地泣不肯起帝為降御座手被之慰留再三遂捕臺至京師下詔獄廷杖逮戍居正陽具疏救乃除名

為民明史

御史張文熙言前閣臣張居正專恣者四事謂部院百執事不當置考成簿迭閣察考吏兵二部除授不當一取裁督撫巡按行事不當密揭請教閣中票擬當使同官知請帝禁革勿許

同上

主事鄒元標疏言先朝李賢奪情起復羅倫力排斥之張居正不歸養無情可奪無復可起事父如此事皇上可知矣臣觀湖廣道御史曾士楚一本為保留輔臣事不勝驚愕公論倒持一至於此聞各道御史有殺然中止者士楚悍然不顧私自上請此其心蓋曰我首留之

南臺舊聞卷十一

手

輔臣德我我倚泰山矣身服勞績心同犬羊竊謂不斬士楚雖死不瞑目矣望亟勅輔臣速歸守制則綱常正人心服朝廷尊矣

熙朝奏疏

兵部尚書張鶴鳴既屢被劾因詆劾者為革奸朋謀而反與前尚書黃嘉善崔景榮並以邊功晉官保御史蔣允儀言鶴鳴既以新級微功邀三次之賞即當以失地大罪伏不赦之辜且以七百里之榆關兼旬而後至畏縮無丈夫氣偃蹇無人臣禮猶且覲顏哆口評經撫功罪若身在功罪外者陛下試問鶴鳴為本兵功罪殺於邊臣今日經撫俱論辟鶴鳴應得何罪又問鶴鳴舊日

經撫俱論辟嘉善榮應得何罪赫然震怒論究如法庶封疆不致破壞帝不用

明史

海瑞為都御史疏言陛下勵精圖治而治化不臻者貪吏之刑輕也因舉太祖法剥皮囊草及洪武三十年定律枉法八十貫論絞謂今當用此懲貪勸帝虐刑時議以為非御史梅鵬奏劾之帝難以瑞言為過然察其忠誠為奪鵬祿俸同上

御史熊化以時事多艱佐理無效劾時相方從哲張新詔亦劾從哲諸所疏揭委罪君父詭言欺人祖宗二百年金甌壞從哲手蕭殺中劉蔚周方鑑楊泰茂王尊德

南臺舊聞卷十一

重

左光斗亦交章擊之帝皆不問

同上

神宗朝胡克儉巡按山東奏禁遼東賈功竊級諸弊既劾李成梁為要人所忌會免儉劾左都御史李逢時曲庇罪囚至詆為賊執政遂言其安排大臣請斬水丞

同上

光宗不豫李可灼誤下劫劑恐有情弊而方從哲擬旨實可灼銀五十兩御史王安舜爭之疏曰醫不三世不服其藥以中外危疑之日而敢以無方無製之藥為金丹輕亦當治以庸醫殺人之條乃蒙殿下頒以賞格臣謂不過借此一舉塞外廷之議論也夫輕用藥之

罪固大而輕薦庸醫亦不小疏入乃改票罰俸一年而議者譴起矣御史鄭宗周上言往歲張差之變探樵禁門幾釀不測之禍祇以皇祖優容未盡厥罪故文昇元而放之臣請寸斬文昇以謝九廟於是御史郭如楚焦源溥傅宗龍馬逢臯李希孔吳桂薛文周沈應時方有度安伸溫臯謨江日彰張慎言交章論在文昇李可灼并輔臣方從哲文昇可灼各遣戍

明紀事本末

左副都御史楊捷疏奏魏忠賢二十四罪繼連上疏者御史袁化中周宗建劉芳劉廷佐李應昇房壯麗劉環胡良機喻恩尚林汝嘉胡士奇謝奇舉洪如鐘黃尊素

南臺舊聞卷十一

重

梁元柱李光春張鑛羅學程劉之侍周汝弼李喬嵩劉其忠宋政并給事中南科道不下百餘疏先後申奏或專或合無不危悚激切俱不聽

同上

御史李應昇上言國家設立言官稱耳目近臣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魏廣微父允貞嘗為言官公正發憤得罪閣臣以去聲施至今廣微稱不念乎奈何比之路馬斤之此輩廣微當退讀父書保其家聲毋倚三窟與言官為難異日亦可見乃父於地下上切責之

同上

中貴劉朝魏進忠與乳媪客氏相倚為奸御史王允成

抗疏歷數其罪略言內廷賴命之璫大貪其餘不蒙惟蓋之澤外廷賴命之老中旨趣出立見田里之收以小馬為馳騁之資雖營盤于遊畋之漸以大臣為釋忿之地雖咎咎其考長之心劉朝輩初不預外事自沈雅邵輔忠導之遂恣肆無忌易置大臣驅除大臣轉遷百官逆退諸藩二豎弄權於外客氏主謀於中王振劉瑾之禍將復見今日疏入不省

明史

徐尚勳擢御史首以一票擬公館選儀銓除邵小民修武備為告其陳民瘼清兵餉諸疏侃侃論列而尤要者為劾顧東諫郭興治阿黨逆魏不避嫌怨皆奉俞旨時

南臺舊聞卷十一

雷

有顧貴欲謀入相衆議僉允獨尚勳不可曰此人豈宰相才哉遂不果直登震內外而忘之者衆幸上嘗稱徐御史乃今之骨鯁臣也故不及害十五國人楊志

衛景瑗天啓中任御史時閣臣周延儒給臣曾榮卿咨郎肆奸景瑗特疏劾之科臣傅朝佑李汝燦疏劾首輔溫體仁下詔獄景瑗為之訟寃左遷司正歷官巡撫大同死闕難

斬國難

天啓六年溫體仁代周延儒輔政南京御史郭惟經言執政不患無才患有才而用之排正人不用之壽國事國事日非則委曰我不知坐視盜賊日得邊警日急止

與二三小臣爭口舌角是非平章之地幾成聚訟可謂有才邪帝切責之

明史

黃宗昌崇止初為御史請斥矯旨偽官言先帝賓天在八月二十三日三殿叙功止先一日正當帝疾大漸之時豈能安閒山詔凡加銜進秩皆魏氏官也得旨汰叙功冒濫者宗昌爭曰臣所爭乃矯旨非冒濫也冒濫猶可容矯旨不可貸遂列上黃克禮范世濟霍維華邵輔忠呂純如等六十一人乞即罷免帝以列名多不聽同上

崇正七年成國公朱純臣家燈夕被火於是司城毀民

南臺舊聞卷十一

雲

居之侵占官街搭造棚房壅塞路者金侍御光宸上言京師窮民僦舍無資藉片膳以棲身假冒易以糊口其業甚薄其情可哀皇城原因火變恐延燒以傷民今所司奉行之過概行拆卸是未罹焚烈之慘而先受離析之苦也且棚房半設中監非盡按棟連楹若以火延棚房即毀棚房則火延內室亦將并毀內室乎疏入有旨停止

鴻一亭筆記

楊嗣昌出督師御史張肯堂奏言從古戰亂之法初起則解散勢成則肅除未有專任撫者輔臣膺新命而出賊必仍用故智伴搗尾乞憐而失事諸臣異搶從前敗

局必多方變惑仍進撫議請特申一今專務剿除有進
招撫說者立置重典帝以偏執責之

明史

南道御史成勇疏禮莫大於倫倫莫大於君親未有不
知有君親而可以齒於人類者也輔臣楊嗣昌謂古之
君臣列國之君臣可得而避今之君臣一統之君臣無
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三年之喪可行於古不可行於今
也唐虞三代未聞有奪情起復之事因勿論漢唐宋皆
一統也有宋去今未遠即以宋言之遵禮經而不起復
者富弼劉珙也循故事而起復者陳宜中賈似道也嗣
昌雖巧文辯慧必不敢以富弼劉珙為非而以宜中似

南臺舊聞卷十一

美

道為是如嗣昌言是天下凡為臣者皆不當終三年之
喪終則為後君為不臣先聖之詩書可笑先王之典禮
可廢不舉人類化而為禽獸不止也留一嗣昌而生天
下不臣不子之心何如去一嗣昌而樹萬世為臣為子
之鵠

春明夢餘錄

南臺舊聞卷十一

南臺舊聞卷十二

北平 黃叔瓚 玉蘭輯

按錄

天漢二年王賀以繡衣御史逐捕魏郡草盜多所縱擒
以奉使不稱免歎曰吾聞活千人子孫有封吾所活者
萬餘人後世其興乎

明鑑

武帝末郡國盜賊羣起暴勝之為首指使者衣繡衣持
斧逐捕盜賊督課郡國東至海以軍典誅不從命者威
震州郡勝之素聞傳不疑賢至渤海遣史請與相見不
疑曰凡為吏太剛則折太柔則廢威行施之以忠然後

南臺舊聞卷十二

一

衛功揚名勝之敬納其戒深接以禮意遂表薦之前漢書
杜詩建武元年為侍御史安集洛陽時將軍蕭廣放縱
兵士暴橫民間百姓惶擾詩勸曉不改遂格殺廣還以
狀聞世祖召見賜以榮戟復使之河東誅降逆賊傷異
等詩到大陽聞賊規欲北度乃與長史急焚其船部勒
郡兵將突騎趕擊斬異等賊遂窮滅

後漢書

寒朗永平中以侍御史考案楚獄顏忠王平辭逮取建
等朗心傷其冤上言建等無辜為忠平所誣帝怒朗曰
妖惡大故臣子所宜同疾今出之不加入之可無後責
是以考一連十考十連百又公卿朝會陛下問以得失

皆長跪言舊制大罪禍及九族陛下大恩裁止於身及其歸舍口雖不言而仰屋竊歎莫不知其多冤無敢撻陛下者臣今所陳誠死無悔帝意解詔遂別出後二日車駕自幸洛陽獄錄囚徒理出千餘人同上

譙玄為繡衣侍御史持節分行天下觀覽風俗所至專行誅賞同上

帝使御史裴茂訊詔獄原繫者二百餘人其中有為李淮所枉繫者淮恐茂赦之乃奏奏茂擅出囚徒疑有姦故請收之詔曰災異屢降陰雨為害使者銜命宣布恩澤原解輕微庶合天心欲釋冤結而復罪之手一切勿

南齊書卷十二

問同上

李詢遷侍御史持節使幽州慰撫北狄所過皆圖寫山川屯田聚落百餘卷悉封奏上續漢書

高道穆元匡引為御史其所糾擿不避權豪正先中出使相州前刺史李世哲即尚書令崇之子多有非法逼買人宅廣興屋宇皆置鴟尾又於馬埽塢上為木人執節道穆絕糾悉毀去之并表發其贓貨爾朱榮討蠕蠕道穆監其軍事榮甚憚之北史

隋游元兼書侍御史宇文述等九軍敗績帝令元主其獄述時貴倖勢傾朝廷遣家僮造元有所請屬元不之

見他日案述逾急仍以屬請狀勸之帝嘉其公正賜朝衣一襲同上

書侍御史柳或持節巡河北五十二州奏免長吏贓污不稱職者二百餘人州縣肅然莫不震懼上嘉之同上

李靖為岐州刺史人或私有告其謀反高祖命一御史按之謂之曰李靖反且實便可處分御史知其誣問與告事者行數驛伴失告狀驚懼鞭撻行典乃祈求於告事者曰李靖反狀分明規奉進旨今失告狀幸赦其命更請狀告事者乃疏狀於御史驗與本狀不同即日還以聞高祖大驚御史具奏請不坐惜遂御史之名新唐書

南齊書卷十二

三

青州有謀反者逮捕滿獄詔殿中御史崔仁師等覆按之仁師止坐魁首十餘孫伏伽以平反者多仁師曰凡治獄當以仁恕為本豈可自規免罪知其冤而不為伸耶萬一誤有所縱以一身易十囚之罪亦所願也綱目貞觀中衛州板橋店主張迪妻歸寧有衛州三衛楊真等三人投宿夜有人取三衛刀殺張迪其刀却內鞘中真等早發不知至明店人追真等視刀有血痕拷訊誣服上疑之差御史蕭憺復推至總追店人十五以上集為人不足且散惟留一八十老嫗脫放出令獄典密覘之曰嫗出當有一人與語者即記取姓名令勿泄果有

一人共語如是者三並是此人惜問之具服云與迪妻
姦殺有實奏之勅賜帛二百段除侍御史經世奇謀

韓思彥高宗時為監察御史使并州有賊殺人主名不
立適醉胡懷刀而汗訊掠已服思彥疑之最集童兒數
百暴出之如是者三因問兒出亦有問之者乎皆曰有
之乃物色推訊遂擒真盜同上

高宗時河南北早遣御史中丞崔謐等分道賑給侍御
史劉思立上疏曰麥秀蟲老農事方殷聚集麥迎妨農
不少既緣賑給須立簿書本欲安行更成繁擾伏望且
委州縣賑給疏奏謐等遂不行嘉海集

南齊書卷十二

四

狄仁傑拜侍御史使岐州有亡卒數百割行人道不通
官捕繫之餘黨紛紛不能制仁傑患其窮且亂乃明開
首原格出繫者使相曉皆自縛歸帝歎其達權歷代名臣傳
蘇頌遷監察御史長安中詔覆來使臣等寬獄頌驗發
其姦多所洗宥同上

徐有功為左肅政臺侍御史時有詔公坐流私坐徒以
上會赦免論百日不肯者復論有功奏曰凡律告赦前
事以其罪坐之若無告言所犯終不自發如告言赦前
事則與律乖今赦前之罪不自言者還以法論即思雖
布而一罪不能貸臣竊為陛下不取后更詔五品以上

議可又上疏曰天下員有定比選者日多選曹設場公
行驚勢滿路近歲人多違節事表生情法外構理而刺
薄吏驅扇成奸雖朝堂進表列歷內牒叫開弗聽叩鼓
弗聞使伸其冤正增其枉誠令天官銓注有所不平法
司推斷舞法深誠三司理懸受所上章擁塞不白者皆
許臣按驗劾發奪祿貶勞不越月踰時可致刑措后納
之同上

武后屢興大獄徐有功數犯顏爭之前後活數千百家
誣構者皆為平反嘗爭李行褒不應族周興奏有功故
出反因當斬后僅免其官尋起為侍御史辭曰臣不能

南齊書卷十二

五

枉陛下法必死是官矣后固授之因言豫王妃母龐氏
不應斬薛季昶奏有功阿黨當絞令史以白有功歎曰
豈我獨死諸人永不死耶徐庶熟寢后召謂曰卿比按
獄失出何多對曰失出人臣之小過好生聖人之大德
后默然龐氏得減死有功坐除名凡以議獄故三坐大
辟泰然不憂赦之亦不喜后益重之擢殿中侍御史當
時語曰遇來使必死遇徐杜必生杜即景儉也既而周
興來使臣索元禮侯思止諸陪吏相繼誅滅而有功榮
顯善終卒贈都督杜景儉官至宰相其禍福不異如此
臣鑒錄

李尚隱神龍中擢監察御史睦州刺史馮昭泰性勢刻人憚其強嘗誣奏桐盛令李師旦二百餘家為妖姦有詔御史覆驗皆稱病不肯往尚隱曰善良豪枉不為申明可乎因請行果推其寃唐書

山東大蝗民或於田旁焚香膜拜設祭而不敢殺姚崇奏遣御史督州郡捕而焚之議者以為蝗衆多除不可盡明皇亦疑之崇曰今蝗滿山東河南北之人流亡殆盡豈可坐視食苗曾不敢乎借使除之不盡猶勝養以成災明皇乃從之大唐新語

李華遷監察御史宰相楊國忠支姪所在橫猾華出使

南臺舊聞卷十二

六

劾按不撓州縣肅然白孔六帖

張鑑累遷殿中侍御史乾元初華原令盧樵謀賁邑人齊令統令統官人也銜之誣樵罪鑑按驗當免官有司承風以死論鑑不直之乃白其母曰令理樵權免死而兒生貶然則負官耶則為太夫人憂敢問所安母曰兒無累於道吾所安也遂執正其罪唐書
永泰時禁中火近東宮代宗疑之趙涓以監察御史為巡使驗治明詭述出所來乃宮人直舍帝在中宮頗德之及治衡州不為觀察使韓滉所容奏免官帝見其名問宰相曰是豈永泰時御史乎對曰然詔拜尚書左丞

同上

陸南金官太子洗馬嘗匿盧崇道按捕當誅弟暨請抵罪御史怪之璧曰母未葬妹未歸兄能辦之我生無益不如死御史上狀並免臣聖錄

盧羣官御史郭子儀被訟德宗促按之羣奏子儀有社稷功請勿問人謂其識大體同上

大歷二年秋霖損稼渭南令劉滌稱縣苗不損上疑之命御史朱毅往視損三千餘頃上歎曰縣令字氏之官不損猶應言損乃不仁若是乎貶滌南浦尉同上

顏真卿為監察御史使河隴五原有兇殺久不決天且旱真卿辨獄而雨人呼御史雨復使河東劾奏朔方令鄭延祚母死不葬三十年有詔終身不齒聞者竊然唐書

南臺舊聞卷十二

七

元稹拜監察御史按獄東川劾奏節度使嚴礪從詔過賦數百萬入塗山甫等八十餘家田產奴婢時礪已死七刺史皆奪俸同上

呂琦明宗時兼侍御史知雜事河陽主藏吏盜所監物下軍巡獄獄吏尹訓納賂反其獄其寃家訴於朝下御史臺按驗得訓贓狀奏攝訓赴臺訓為安重海所庇不與琦請不已訓懼自殺獄乃辨蒙活者甚衆五代史
路公為御史時邊將劉平戰死監軍黃德和擁兵觀望

欲脫已罪詔平降虜而以金幣賂平奴使附已平家二百口皆寬繫詔彥博置獄河中彥博鞠治得實德和黨援謀翻獄已遣他御史來代之矣彥博拒之曰朝廷處獄不赦故遣君今獄具矣事或弗成彥博執其咎與君無與也德和并奴卒就誅錄原錄

上官均元豐中蔡確薦為監察御史襄行時相州富人子殺人獄獄為審刑大理所疑京師流言法官賈寧等受賂蔡確引猜險吏數十人窮治寧等慘酷無敢明其冤均上疏言之乞以獄事詔臣參治坐是謫知光澤縣辛等卒無罪天下服其持平宋史列傳

南臺舊聞卷十二

八

沈疇為御史值蔡京當國吳門盜鑄獄起京欲陷劉達婦兄章疑輩遣私人鞠之林逮者千餘復命疇往勘疇至吳即日決釋無左驗者七百人數曰為天子耳目而可附會權要殺人以苟富貴乎遂閱實平反以聞京怒劾疇三秩臣鑒錄

王孫全以侍御史為廣南轉運使兼市舶務舊貨之來十稅其一必擇精者孫全精粗兼收吏人悅之目為金珠御史五車韻瑞

理宗淳祐八年御史陳垓言民命與國脉相維獄訟不當刑罰不中則無以保斯民之命脉尚何以保吾國之

命脉因極言檢覆決獄決推勘拘鎖刺環奏裁詳覆重勘進擬十弊帝皆從之萬世正衡錄

張綱以左司召權監察御史請令郡邑月具繫囚存亡數申提刑司歲終較多寡行殿最宋史

王擴邊監察御史被詔詳獄冤獄是時凡圖殺奏決者章宗輒賊死由是中外斷獄皆以出罪為賢擴謂同輩

曰生者既歸地下之冤云何擴案之無所假借金史列傳姚天福按行畿內有出使者凌民取賄天福乃易服間行得其狀奏戮之以徇豪右惴服元史

商琥至元十四年拜江南行臺御史建康戊午有剽蕩

南臺舊聞卷十二

九

民財者校戈於其家誣為反具琥知其冤罪誣者而羅之華亭蟠龍寺僧思月以叛被擒其黨縱火來劫民大擾琥亟誅其魁文法吏責琥擅誅中丞張雄飛曰江南盜賊屢起顧尚循常例安用憲臺為哉史議遂屈都昌妖賊杜莘一偕號倡亂行當檄琥按問械繫脅從者為獄琥悉以註誤縱遣之黨與竄伏者猶眾琥揭榜招徠不三日雲集同上

程鉅夫拜侍御史行御史臺事奉詔求賢於江南帝素聞趙孟頫筆李名鉅夫臨行帝密諭必致此二人鉅夫又薦趙孟頫余恁萬一鶚張伯淳胡夢魁會希顏孔洙

曾冲子凌時中包鑄等二十餘人帝皆擢置臺憲及文學之職遷朝陳民間利病

同上

尚文元貞初拜中臺侍御史時行臺御史及浙西憲司勅江湘行省平章不法者十七事制遣文往詰之左驗明著猶力爭不服文以上聞平章乃言御史違制取會防鎮軍數成宗命省臺大臣雜議咸曰平章勲臣之後所犯者輕事宜宥御史取會軍數法當死文抗言平章罪狀明白不受譴責無人臣禮其罪非輕御史糾事之官因兵卒爭鬪責其帥如籍均役情無害法即有罪亦輕廷辨數四與省臺入奏帝意始悟平章御史各杖遣

之同上

南臺舊聞卷十二

十

謝讓擢南臺御史舉湖廣行省平章政事哈剌哈孫答刺罕可為御史大夫山東廉訪使陳天祥可為御史中丞右司員外郎高昉可任風憲劾江浙省臣聽詔不恭及不法事帝遣使雜問既款服詔令讓與俱來人皆危之讓恬然若無事者臺綱以之益振

同上

自當權監察御史鉢因大典縣有以冤刑繫獄者其人嘗見有索脫死道旁因昇至其家臨之置數甕中會官索脫被盜索捕甚亟乃執而勘之其人自誣服自當審其獄辭疑為冤即以上御史臺臺臣以為賊既具是特

御史畏殺人耳不聽改委他御史讞之竟處死後數日遼陽行省以獲盜聞究始白

同上

成宗時中書盧世榮請立規措所規盡錢穀肆無忌憚監察御史陳天祥上疏言世榮欲以一歲之期致十年之積考其行事不副所言始言能令鈔法如舊鈔今愈虛始言能令百物自賤物今愈貴始言不取於民能令課程增三百萬錢今乃進脇諸路官司虛增其數凡若所為動為民擾脫不早有更張須其自敗正猶蠹雖就除木病深矣疏聞詔丞相以下雜問其罪

廣治平略

泰定二年西臺御史李昌言嘗經平涼府靜會定西等

南臺舊聞卷十二

士

州見西番僧佩金字圓符絡繹道途馳騁累百傳舍至不能容則假館民舍因迫逐男子奸汗婦女奉元一路自正月至七月往返者百八十五次用馬至八百四十餘匹較之諸王行省之使十多六七驛戶無所控訴臺察莫得誰何且國家之制關符本為邊防警報之虞愒人何事而輒佩之乞更正僧人給驛法且令臺憲得以糾察不報

開通錄

總制院使桑哥請置徵理司又理罪諸路耗失之數行臺侍御史程文海入朝言今權好用事立尚書省鈎考錢穀以剗剗生民為務所委任者率皆貪饕邀利之人

江南賦盜竊發良以此也臣竊以為宜清尚書之政損行省之權罷言利之官行恤民之事桑哥大怒奏請殺之者六帝皆不允後廷臣言者益衆免桑哥官罷徵理司詔下之日百姓相慶而各路鈎考猶未盡罷既而御史言阿合馬桑哥當國設法鈎考錢穀而其黨公取賄路民不能禁不如罷之詔從之仍令取皆有負錢穀文牘聚置一室非上命而竊視者罪廣治十載

星吉任江西行臺御史秦檜裔孫奪氏田羣訟不決公問秦檜何人僚屬以奸臣對公閱檜傳大署其狀曰檜之誤國千載有餘俾刻茲遺蹟取為民害盡斷其田於

南臺書聞卷十二

三

民金鑿子

侍御史郭貞讞華陰獄有李謀兒者累殺商賈至百餘事獄已具有司以賄故五年不決陝西行臺據並轉霄言於貞即以尸諸市時苦旱天乃大雨歷代名臣傳秦起宗遷南臺御史建康多水或有災而有司抑之或無災而訴災起宗微行得賈人以為神明元史列傳許有壬轉江南行臺監察御史行部廣東以貪墨劾罷廉訪副使哈只蔡衍至江西會廉訪使苗好謙監焚昏鈔檢視鈔者日至百餘人奸謙恐有弊痛鞭之人畏罪率剔真為偽以迎其意楚庫吏而下撈掠無完膚迄莫

能償有壬覆視之率真物也遂釋之凡勢官豪民人畏之如狼虎者有壬悉擒治以法部內肅然同上

至正時袁有守多惠政民甚德之部使者賊新貴將按部至袁守自負年德易之聞其至笑曰賊氏之子也或以告賊賊怒欲中守以法會袁有豪民嘗受守杖知使者意誣守納已賄使者逮守賜服奪其官袁人大憤博難者遊豪民於道直前捍下提殿之拘諸市曰若不自謹冒使君杖法也敢厚誣使君汝罪當死豪民氣盡謝不敢乃釋之衆曰使君冤未白無益也博難者即連楮為巨幅廣二丈大書一屈字以兩竿揭之走訴行御史

南臺書聞卷十二

三

臺御史弗為之理乃與其徒日張屈字遊金陵市中御史慙追受其罪為復守官而黜賊使者闕義

潛濱授監察御史太祖遣使北平面命十數事既出還詰問對無遺上器之後果稱旨受知益深事難決者輒曰付虎服御史謂濱也都督紀綱特寵不法御史按之多不得其要領乃改命濱不數日獄具以聞南京志陳瑛洪武時為御史嘗按雲南每出入則凝頓院東一民家烟樓人莫測其故一日召其家督某烟之後堂遣人給取其家所藏文券檢閱之中有江西販商路綏一角乃呼某出訊曰若殺江西一販商而取其貨有之乎

某駭服遂真之法琰因言出入時見烟樓中有人若招以訴者蓋某殺商而瘞其屍竄下也遠近驚以為神上同李叔正權監察御史奉命巡嶺表瓊州府吏計其守縣公座簽表文叔正鞠之守得白抵吏罪太祖嘉之曰人言老御史懦乃明斷如是耶明史列傳

鮑忠洪武九年應直言詔疏治道十策擢監察御史巡按廣東平反連州冤獄七十二人事畢微起忽有白衣人訴冤狀追之不得既而見一白鳥繞堂飛鳴忠疑命左右密置桮棹於東北方坐至二更果得冤狀云其妻有外私被害按得其情人稱神明預報

南臺舊聞卷十二

古

鄭楚永樂年授御史時車駕在北京或奏南京鈔法為豪民沮壞帝遣楚廉視衆謂將起大獄楚惟摘一二市豪歸奏曰市人聞令懼鈔法通矣事遂已皇朝錄永樂十七年巡按交趾御史黃宗載上言交趾人民新入版圖勞求安輯尤在得人而郡縣官多兩廣雲南舉貢未歷國學遠投遠方牧民者不知撫字理刑者不明律意若俟九年點防磨銳益多宜令至任二年以上者巡按御史及布按二司嚴加考覈上其廉污能否以憑點防疏上報可明紀事本末

交趾城中諸軍營房覆以茅故多火宗載廉知軍民慮

歲伐材陶瓦備官用皆以資權豪命三司幕官稽其數凡有取者皆著於籍由是無敢私不平年營房皆易以瓦火患遂息及歸行李蕭然無交趾一物尚書東萊黃福掌藩憲二司印常語人曰吾久居此見御史多矣惟宗載知大體伏臘文獻

吳中為監察御史成祖勤政嘗躬錄囚公卿在前按簿閱實中默唱囚名衆咸律無一誅誤上命特記其名上憲法司論死罪多寬遣大臣覆訊之囚輒紛訴不已若所訊者無詞問之皆曰經吳御史所斷是以絕意南京都察院志

南臺舊聞卷十二

五

御史李立發奸摘伏風紀肅然上目為小李而不名嘗告歸省賜鈔二百錠道經巡鹽官舍見雞毛委積如山即命館人以一雞令試拔之得毛幾何計賦奏熟其官時人謂為李雞毛同上

邵嵩永樂時授御史歷按廣東河南隨處從山東討武定州及漢府有功賜鑄劍詩有三尺神鋒光皎潔一片精誠為白雲之句同上

御史張政出巡遼東過一驛將止宿驛吏以妖告政不聽更深果有萬馬馳驟聲政疑庭下古木為祟悉令伐之妖遂息同上

吳訥仁宗時以御史巡按貴州還三司齎黃金百兩進
送至夔州訥不啓封題詩謝之曰蕭然行李不艱難便
過前途最險灘若有賦私並土物河神莫許訥生還

聖錄

宣德元年于謙授山西道御史每奏對聲朗朗徹殿陛
宣宗目屬之巡按江西辨冤獄出數百人於死

同上

王來宣德六年擢御史出按蘇松中官陳武以太后命
使江南橫甚來數柳之武還憩於帝問左都御史頗佐
巡按誰也佐以來對帝歎息稱其賢曰識之及報命獎
諭甚至

明史

南臺舊聞卷十二

七

宣宗即位巡按浙江監察御史尹崇高奏朝廷近差內
官內使市員諸物置局有拘集之擾有供應之煩朝廷
所需甚微民間所費甚大宜皆取回惟今有司買納詔
從之日如錄

巡按湖廣朱鑑言洪武間各府州縣皆置東西南北四
倉以貯官穀多者萬餘石少者四五千石倉設富民守
之遇有饑饉以貸貧民今各處有司以爲不急之務倉
廢廢弛贖穀罰金掩爲已有深負朝廷仁民之意上曰
此祖宗良法美意其如御史言守令不職從按察司監
察御史勅察

明書釋錄

正統三年巡按湖廣監察御史陳祚奏南嶽衡山神廟
歲久頽壞塑像剝落請重修立依祭祀山川制度內築
壇墀外立廚庫緣以周垣附以齋室而去其廟宇塑像
則禮制合經神祇不瀆事下禮部未允

日如錄

韓雍正統時授御史負氣果敢以才略稱錄囚南畿磔
山教諭某笞腰大藤大逃匿父訴教諭殺其子取他尸
支解以証既証服雍蹤迹得之白其寃

明史

韓雍弱冠爲御史巡江西值盛陵饑盜大作不可弭公
乃從巡撫楊寧謀捕首虜二百餘梟黨遂解散去寧大
驚異以爲御史材即百寧何敢當已遂代寧爲巡撫時

南臺舊聞卷十二

七

年未三十

天山錄

正統間御史廬陵孫鼎每閱諸生試卷雖盛暑燈下必
衣冠焚香朗誦而去取之侍者勸便服先生曰士子一
生功名富貴發軔於此此時豈無神明在上各家祖宗
之靈森列左右小子豈敢不敬故事士子中小試赴舉
者插花挂紅鼓樂導送時府堂北符之報方至先生語
諸生云天子蒙塵在外正臣子流血零膽之時小子不
敢陷諸生於非禮花紅鼓樂今皆不用乃親送至察院
前門而還

穀園雜記

葉宗留黨周明松等四出剽掠金華武義樂安鉛山諸

縣朝廷慮其與閭寇合命御史朱英及中官分守要地
英榜諭屬從示以禍福降者甚衆以計生致明松等數
人械於慶元謀報賊首黑面大王領衆三萬來劫明松
等中官大懼欲走英不為動立誅明松等尸於市賊聞
之遠遁遁去

明紀事本末

李綱天順元年進士授御史歷按南畿浙江劾去浙江
賊吏至四百餘人時日為鐵御史

明史

滕祐成化中擢御史孝穆皇太后早崩孝宗嗣位追念
不置命廣西守臣訪其族有司漫舉入京授官賜宅未
幾有計其異姓冒濫者時成命既下廷中莫能決詔祐

南臺舊聞卷十二

大

往究虛實祐乃微服間行直抵連山賀縣等鄉村與僮
種叟媼相語指顧廬井邱隴而潛迹之辨其偽果得要
領歸奏前所勘者皆虛內外重臣預事者皆坐譴罰使
職文獻

成化十二年監察御史徐鏞奏通州密邇京師南北糧
運積貯於此城池不可不謹正統十四年也先侵境以
倉廩在西城外乃築新城障之倉猝經營未如制度請
拆舊城西面而展新城北角相與連接增其丈尺使上
下齊一仍建甌城敵臺於城北開一門以通道

貢錄

尹宗高成化時為南京監察御史嘗按浙江等處貪暴

絕迹當時民謠有曰殺氣被殺尹大夫才丁四十便鳴
呼明年若得重巡此猶吏刁軍種也無

南臺舊聞卷十二

咸晚周或奏請武強武邑二縣空閑田地命官勘之得
田七十四頃或意不滿更令刑部郎中彭韶與御史李
宗勸之韶等言曰皆民之恒產不當動擾以失民心詔
以田歸諸民而責韶等方命遂逮治之君子曰歸田於
民憲之所以為憲也不得已而建韶與琮以悅於或也
懲勸蓋兩失之矣

明書輯錄

南臺舊聞卷十二

大

者數百人翌日雨是歲有秋續農錄
李熙上元人弘治時拜南道監察御史事多執法鄉里
有不悅者熙曰朝廷與知里孰重耶

南京縣志

許襄毅公進巡按山東時單縣人有夫耕婦饒食夫食
畢而死官問以毒藥殺夫罪公辨其路由荆科荆花落
魚羹人食者死驗實免婦死

天都志

正德四年歲南盜起劉瑾欲遠除之分遣御史竄泉於
真定果奏立什伍連坐法盜賊捕獲無虛日每械盜賊
入真定用鼓吹前導金鼓之聲彌日不絕文安大盜張
茂家有重樓樓壁多為深窖同時劉六劉七齊芳名皆

附之諸大藩多文安人茂通賂納交諸將聞風縮朒及
果至有巡捕李主簿承果意假作彈琵琶使人入茂家
具知曲折果率驍勇數十人衆不備掩擒之斧折茂股
載歸 明紀事本末

典史王宗妻被殺於舍館尚書周用發河南司究問欲
坐宗罪宗曰聞殺而歸衆所共見且是婦無外行何為
殺之覆訊無異辭既數月都察院檄御史楊達春會審
楊示約二更時拘之命諒云門外有覓視者執以來果
獲兩人甲云彼挈我伴行不知其由乃舍之嚴究乙乙
具服言與王宗館主人妻亂為其妾所窺殺之以滅口

南臺書聞卷十二

于

即置於法而釋宗楊曰若日間則觀者衆矣何由踪迹
其人人非切已事肯深夜來瞰耶 金陵人物志
王以旂巡按河南會宸濠叛鎮閩劉璟與通謀倡言上
親征遣出汴取帑金四萬以備供應諸司莫敢忤以旂
獨曰供應大駕誠不可緩然款未至姑俟之萬一從他
道金散安歸未幾璟誅食服其見 金陵人物志
沈越巡按江西執法峻整以風力著稱時恩倖得官者
多武員兄溫京衛旗役冒替溫占不可勝數奉旨查覈
凡落職罷役者數千人疏四上必得請乃已 同上
嘉靖二年御史向信請修復大通橋至張家灣廣利等

八開以舒民陸運之苦工部議行河道侍郎相度以聞
世宗實錄

嘉靖十九年清軍御史姚虞言承天府修造陵宮遠近
饑民皆未就役以匠作有額不容並收凍餒無告積屍
載道流離萬狀不能盡述臣謹命工為圖一十有二伏
望聖明垂鑒從宜賑卹從之 明帝實錄

嘉靖時御史魏謙吉上言畿輔山東諸郡災傷頗仍科
斂頗重貪酷之吏所在咸有閭閻小民朝不謀夕甚者
流為盜賊臣切隱憂意惟嚴加考覈凡諸貪酷之吏盡
行罷黜庶幾民困日甦盜賊不戒而息耳上嘉之曰此

南臺書聞卷十二

至

御史憂民至意詔如所奏並行之 同上
故事御史有所執訊不具獄以移刑部刑部獄具不復
牒報御史馮恩請尚書仍報御史諸曹郎詭謂御史屬
吏我思曰非敢然也欲知事本末得相檢覈耳尚書無
以難 明史本傳
潘季馴御史巡按廣東行均里甲法嚴人大便臨代去
疏請飭後至者守其法帝從之 同上
歸有光云嘉靖乙卯侍御徐姚周公被簡命來按吳中
故事御史巡行天下郡國率一歲還報公滿歲且去吏
民伏闕上書願留者數千人詔聽復留於是興及三載

公在吳每行縣還百姓扶老攜幼填溢街巷使車不得行奉明察錄

嘉靖二十九年古北口有警御史王忬馳至通州收漕舟艤潞河兩寇阻水不得渡方與乞要

新昌呂光洵之父蒙於鄉縣令曹祥杖之後改行爲壽士祥太倉人也光洵後爲御史巡按三吳行部至太倉

祥不自安光洵曰非君吾父安得悔過蓋戴恩十餘年如一日也留竟夕乃去

原案錄

劉少保纓按閩時民有隴母出妹者到股蔕繼父疾有司以孝聞纓判棄本姓而冒他姓義已不明虧父體以

南臺舊聞卷十二

奎

保父警孝則安在

同上

小阿卜戶襲破黑峪關殺數十百人去爾達總督周諒詐以功上爲巡按御史李植所劾上命御史江東之往

勘公至廉得其情願未有以顯服諒等乃開行關外見新時議國廷之立命吏士發議深入得九死屍背中劍

副將陳文治者坐死督撫以下降罰有差

理江東之

隆慶初陝西巡按御史王君賞奏請積穀之例言近時有司積穀之數雖已半減然州縣大者數萬石小者數

千石即日入民於運不可得宜再減其額時知州尹際可等積穀不如數例當降調吏部言賦罰紙贖及他

設處所入之數若必欲所在取盈是徒開有司作威生事之端反失濟民初意制可

廣治平略

陸慶五年西番額藏請納馬保塞廷議勿受遣茶御史李時成上言理藏生西番中率聚來降彼實畏我威靈

流西極邊地更得此族不益上固藩籬耶胡今急須馬何爲拒之上從之俺答請比番開茶市廷議且許之時

成復奏俺答意不在茶在得番人耳流西部口數千里番族星羅西寇之不敢長驅而南以番爲之蔽也顧番

人須茶最急一日無茶則病且死是番人之命懸於中國俾世受約束藩我西土脫以茶市假之俺答逐利而

南臺舊聞卷十二

奎

專意於奢奢求生而制命於俺答彼此合一其遺慮可勝道哉上是之

同上

萬歷二十一年寧夏擒獻呼承恩等議叙兵部議覆監軍御史梅國楨一腔忠藎八面雄才憂時事而抗疏請

纓奉特簡而戎服蒞事誓馳奏之不欺每見披肝瀝膽恨滅賊之不早時聞怒髮指冠徵服營中問士卒之甘

苦因繫其更生之望單騎城下曉過賊以禍福且發其誘伏之奸堅意主決水之謀而親督堤工發兵禦渡河

之虜而功收張亮馳諭帖而開賊卒令人自相攻數士氣以登城且能戒止勿殺可謂料敵而多中不負休命

之對揚帝摺四品京堂候邊方巡撫推用

登壇必克

直隸巡按御史劉日梧行部徽州見程守訓整防曰特

旨下書咸有一德收之守訓訐奏曰梧短不報

明紀事本末

萬歷三十一年雲南稅監楊榮貴麗江土官木增退地

聽聞採巡按御史宋興祖上言麗江古荒服也木氏世

知府守石門以絕西域守鎮橋以斷土番不宜自撤其

藩貽誤封疆不報

同上

巡按御史趙某凡考察官吏審獄軍囚惟齊威平氣溫

語細詰使人得盡所欲言務得其情而後止或曰風憲

衙門體統尊嚴何瑣瑣不憚煩也趙曰我正謂風憲衙

南臺舊聞卷十二

雷

門出生入死之地進吾門者業已膽落心悸有情而不

敢盡言况再示之威情不達究何以伸枉何以

理朝廷設巡按之職顧若是哉城廣集

天啓四年傳宗龍巡按貴州上屯守策一曰清術所原

田一曰割逆賊故壤而以衛所之法行之蓋然不患無

田患無人客兵聚散無常不能久駐莫若做祖制盡舉

屯山以授有功固功大小為官高下升以應得田為世

業而禁其私賣買不得招徠戶口自實從之

明史

崇正中寶應喬可聘以御史按浙江至金華遇山水暴

漲舟不得進索挽舟者縣令盛王贊呼曰農忙矣令諸

以身挽喬遂改而陸行仍薦之於朝時兩賢之

沈北偶錄

咸寧雍秦巡鹽兩淮見竈丁貧而罷者幾二千人比及

二年俱與完室既去淮人咏曰客還檢案渾無視海上

遺民盡有家又曰了却四千男女願春風解纜去朝天

續農鑑集

祁彪佳弱冠出按蘇松諸府廉積猾四人杖殺之宜與

民發首輔周延儒祖墓又焚翰林陳于鼎于秦盛亦發

其祖墓彪佳捕治如法而於延儒無所徇延儒憤之回

道考覈降俸後掌河南道事佐大計問道莫敢及門史

遼陽既破方震孺一日十三疏請增進撫通海運調邊

南臺舊聞卷十二

重

兵易司馬日五鼓視公卿門簾盡痛哭而自請犒師是

時三岔河以西四百里人烟絕軍民盡竄文武將吏無

一騎東者帝壯其言發帑金二十萬震孺犒師六月震

孺出關延見將士弔死扶傷軍民大悅因命震孺巡按

遼東監紀軍事震孺按遼居不廩食不火者七月議者

欲棄三岔河退守廣寧震孺請駐兵振武軍法不嚴震

孺請勅軍前監軍新逃軍逃將並從其言

同上

南臺舊聞卷十二

風節

嚴延年遷侍御史是時大將軍霍光廢昌邑王尊立宣帝延年勅奏光擅廢立無人臣禮奏雖寢朝廷肅焉極憚前漢書

誰主為繡衣使者持節與大僕任憚等分行天下所至專行誅實事未及終而王莽居攝立於是嚴使者車服易姓名間竄歸家因以隱避後漢書

桓典拜侍御史是時宦官秉權典執政無所回避常乘

南臺舊聞卷十三

一

驄馬京都畏憚為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同上

楊仁字文義拜侍御史明帝崩時諸馬貴盛各爭入宮

仁披甲持戟遮勅宮門不得令入益都耆舊傳

朱穆為侍御史時桓帝臨雍禮畢公卿出虎賁置弓階

上公卿下階皆避弓穆過呵虎賁曰執天子器何故投

於地即劾奏抵罪公卿皆慚曰朱御史可謂臨事不惑

者也歷代名臣傳

穆同郡趙康叔盛者隱於武當山清靜不仕以經傳教

授穆時年五十耒耨稱弟子及康叔歿哀之如師開義

梁冀驕慢不敬侍御史朱穆以故吏奏記諫特相大臣

物體元首共與而馳同舟而濟豈可以去明即昧履危自安主孤特因而冀之卿乎宜時易宰守非其人者流省第宅園池之費拒絕郡國諸所奏送內以自明外解人感不納穆云如此僕亦無一可邪後漢書

李膺死侍御史景毅子頤為膺門徒而未有錄牒故不及於難毅乃慨然曰本謂膺賢遣子師之豈可以漏奪名籍苟安而已遂自表免歸時人義之後漢書

鄭太字公業遷侍御史大將軍何進將誅閹宦欲召并州牧董卓為助公業謂進曰董卓強忍寡義志欲無厭若借之朝政援以大事將恣兇惡必危朝廷明公以親

南臺舊聞卷十三

二

德之重據阿衡之權東意獨斷誅除有罪誠不宜假卓以為資援也且事留變生殷鑒不遠又為陳時務之所急數事進不能用乃棄官去後漢書

河間王政傲狠不奉法帝以侍御史沈景有強能擢為

河間相景到國謁王王不正服箕踞殿上侍郎贊拜景

時不為禮問王所在虎賁曰是非王邪景曰王不服常

人何別今相謁王豈謂無禮者邪王慚而更服景然後

拜出請王傳責之曰前發京師陛見受詔以王不恭使

相檢督諸君空受爵祿曾無訓導之義因捕諸姦人奏

按其罪出寬獄百餘人政遂改節悔過自修涉世錄

種嵩為侍御史擢嵩監太子於承光宮中常侍高覽從中舉駕出迎太子時太傅杜喬等疑不欲從而未決嵩乃手劍當車曰太子國之儲副人命所係今常侍來無詔信何以知非奸耶今日有死而已梵辭屈不敢對馳還奏之詔報太子乃得去喬退而歎息愧嵩臨事不惑

歷代名臣傳

劉敞為侍御史武庫火尚書郭彰率百人自衛而不救敞正色詰之彰以后親呵敞曰我不能殺君角耶以御史著法冠有兩角也敞作色曰天子法官而欲裁角何

晉書

南齊書卷十三

三

晉永和三年遣侍御史俞歸至涼州投張重華大將軍涼州刺史西平公重華以朝廷封慕容皝為燕王已纔為大將軍未肯受詔歸曰聖人以貴公忠賢故爵以上公任以方伯寵榮極矣豈鮮卑所可比哉且吾聞之功有大小賞有輕重今貴公始繼世而為王若帥河右之眾東平胡羯修復陵廟迎天子返洛陽將何以加之乎

重華乃止

鑑語越世編

魏元徽誣廣陽王深降賊收錄妻子宋遊道為訴得釋中尉鄭善長嘉其氣節引為殿中侍御史臺中語曰見惡能討宋遊道遊道領書侍御史文襄疑黃門郎溫

子昇知元瑾之謀繫諸獄死棄屍路隅遊道收而葬之文襄謂曰卿真是重舊節義人此情不可奪子昇吾本不殺之卿葬之何所憚天下人代卿怖者是不知吾心也

北史

鹿念兼殿中侍御史監臨淮王或軍時梁遣其豫章王綜據徐州綜密信通或云彼歸欽衆議謂不然念遂請行曰綜若誠心與之盟約如其詐也豈惜一人命乎時徐州始陷邊方騷擾綜部將成景儒胡龍牙並總強兵內外嚴固念遂單馬間出徑趣彭城備陳士馬之盛與梁語盟契訖

同上

南齊書卷十三

四

右僕射楊素嘗鑒顧實百僚懼憚無敢忤者嘗以少健勅送南臺素恃貴咸坐或牀或從外來見素如此於階下端笏整容曰奉敕推公罪素遽下或據案坐立素於庭前辯詰事狀素由是銜之

北史初或傳

李義深歷監察御史貞觀中文成公主貢金選盜於岐州主名不立太宗召羣御史至目義琛曰此人神情異

唐書

執可使推捕義琛往數日獲賊帝喜為加七階
御史王義方奏李義府犯狀帝怒黜萊州司戶義府云王御史妄相彈奏得無愧乎義方對云孔子為魯司寇七日誅少正卯於兩觀之下義方旬有六日不能去奸

邪於雙闕之前實以為愧職官分記

姚崇用齊澣為監察御史彈劾違犯先於風教當時以為稱職職林

宋璟為殿中侍御史同列有博於臺中者將責名品而

點之博者惶恐月知錄

孔華歷監察御史門無賓謁時稱其介韓琬拜監察

御史先天中賦絹非時人多逃亡琬曰御史乃耳目官

知而不言尚何賴移檄罷督乃聞詔可白孔六帖

張仁愿武后時遷殿中侍御史御史郭弘霸稱后乃彌

勒佛身又鳳閣舍人張嘉福王慶之請以武承嗣為皇

南臺舊聞卷十三

五

太子邀仁愿聯章仁愿正色拒之唐書

御史韋思謙曰御史街命出使不能動搖山嶽震懾州

縣誠贖職耳又嘗曰大丈夫居正色之地須明目張膽

以報國恩終不能為碌碌保妻子之臣耳同上

中宗時監察御史蕭至忠劾奏鳳閣侍郎蘇味道賊食

李承嘉常讓諸御史曰彈奏有不咎大夫可乎眾不敢

對至忠獨曰故事臺無長官御史天子耳目也其所請

奏當專達若大夫許而後論劾大夫者又誰白哉承嘉

慙同上

王志愔為侍御史以剛鷲為治人吏畏之呼為皂鵬御

史同上

李朝隱遷侍御史時政出權幸不開兩省而內投官但

斜封其狀付中書即宣所司朝隱執罷千四百員怨詆

譴騰朝隱無避居同上

開元五年監察御史杜暹往磧西覆也倉郭虔瓘與史

獻等不叶更相執奏暹按其事實史獻以金道還還固

辭左右曰公遠使絕域不可失落人情暹不得已受埋

於幕下既去出境乃移牒令取收之同上

崔成為侍御史穆宗復以裴度為司空度至京師朝士

填門度留之飲京兆尹劉棲楚附度耳語咸舉觴罰度

曰丞相不應許所由官咕囁耳語度笑而飲之棲楚不

自安趨出左右莫不壯之山堂詩考

令狐楚鎮滑臺日於傳中見蔡京曰此童眉目殊秀進

退不懼可以勸學因陪學於相國子弟後舉上第作尉

服為殿中侍御史數獄淮南李相紳愛憐而卒頗傳

繡衣之稱唐詩紀事

張鷟為侍御史太祖方彈雀於後苑鷟請入奏事及

帝見所奏乃常事遂大怒鷟曰臣以為尚急於彈雀帝

色愈厲以斧柄鑿墮鷟二齒鷟徐拾之帝曰欲訟朕耶

鷟曰臣不敢訟陛下自有史官書之耳宋史

南臺舊聞卷十三

六

明道二年尚書議莊獻莊懿太后升祔省官帶內外制兼三司副使移文不赴監議御史段少述以為官帶近職一時之進宜有建明不當反自高異乃奏議事不集以違制論從之

宋體樂志

唐介政知復州未至召充言事御史帝曰知卿被諫以來未嘗以私書至京師可謂不易所守公頓首謝出知揚州御史吳中復請還公言路時濬公再當國亦言頃介為御史所言亦中臣病願如中復言召之名臣行錄傳堯俞為御史諫官四年所上百六十餘章名觸忌諱誠權倖名重朝廷而風節凜然聞於天下同上

南唐書卷十三

七

龐莊敬公籍為殿中侍御史中丞孔道輔謂人曰今之御史多承望要人風旨獨龐公天子御史耳山堂肆考張戢為裏行請罷條例司因詣中書極陳其事辭氣甚厲介甫以扇掩面而笑公怒曰參政笑戢戢亦笑參政所為事耳豈惟戢笑天下誰不笑之者宋名臣言行錄劉昫事仁宗為御史裏行嘗召入對問曰卿從王安石學耶安石極言卿器識對曰臣東北人少孤獨學未嘗學安石

讀史錄

范文忠公鎮為諫官趙清獻公為御史以論事有隙王荆公數毀范公且曰陛下問趙抃即知其為人他日神

宗以問清獻對曰忠臣上曰卿何以知其忠對曰嘉祐初仁宗違豫鎮首請立皇嗣以安社稷豈非忠乎既退荆公請清獻曰公不與景仁有隙乎清獻曰不敢以私害公

宋賢事案

劉孝叔名述神宗時擢侍御史知雜數論事劄切會與王安石爭獄事不合出知江州施注蘇詩錢頭為殿中御史裏行以論事忤旨得貶將出臺於東中賁同列孫昌齡曰平日士大夫未嘗知君名徒以昔官金陵婚事王安石得為御史今亦當少思報國奈何專為附會以求美官即拂衣上馬去頭家貧母老怡然

南唐書卷十三

八

無諂官之色蘇軾贈以詩有烏府先生鐵作肝霜風撼地不知寒之句世遂目為鐵肝御史宋史節要王素既升臺風力愈動常與同列奏事有不合衆皆引去素方論列是非俟得旨乃退帝曰真御史也議者目公為獨舉鵲宋名臣言行錄杜莘老遷侍御上曰以卿忠貞不畏強禦故有此授自是用卿矣名臣言行錄別集杜莘老官中都久知公論所予奪益著嘗得其根本麻路嘗歎曰臺諫當論天下第一事若有所畏始言其次是欺其心不敬其君者也及任言責極言無隱取衆所

指目者悉擊去聲報一時都人稱骨鯁敢言者必曰杜殿院云

宋史

沈時進殿中侍御史嘗經國子監門有小內侍從數騎絕道突過驛卒追問不為止臺檄詰司捕之不獲時曰風憲之地可但已乎入言之徽宗下內省辦治竟抵罪

宋史列傳

呂午為御史初李左丞相添以周葵之言為疑會言自淮東者乃言臺官皆以交交者獨呂御史無之宗勉始以午為賢語人曰呂伯可謂獨立無黨者

同上

呂頤浩欲援陳豪為御史約先一見豪曰宰相用人乃

南臺舊聞卷十三

九

使之至身耶謝不往趙鼎李先交薦其才紹興二年五

月召對改秩六月除監察御史

同上

紹興中顏師魯為監察御史有自外府得內殿宣引且

將捕御史閻員師魯至奏宋璟召自廣州道中不與楊

思勗交一談李鄴耶為吐突承瑊所薦堅辭相位不拜

士大夫未論其才立身之節當以璟耶為法今其人朋

邪為述人所切齒縱朝廷乏才寧少此輩乎臣雖不自

羞與為伍命乃寢

同上

林大中紹興末除御史一日御札示大中謂言事覺察宜遵舊例大中曰臺臣不當踰分守職固如聖訓然必

抗直敢言乃為稱職遠殿中侍御史奏言進退人才當觀其趣向之大體不當責其行事之小節趣向果正雖小節可責不失為君子趣向不正雖小節可喜不失為小人章數上不報大中求去朱熹貽書朝士曰林和叔入臺無一事不中的去國一節風義凜然當於古人中求之

同上

蕭服召為將作少監謂唐虞盛世猶畏巧言而聖謏說澠澠數百言徽宗謂有評臣風報監察御史奉詔作崇寧備官記帝稱善詔輔臣曰服文辭動麗宜居翰林朕愛其鯁諤願臺諫中何可闕此人

同上

南臺舊聞卷十三

十

馬伸靖康初樞密孫傳以卓行薦中丞秦檜素高其節

迎辟為監察御史令人取願狀公曰中丞取臺官但問

堪不堪無問願不願

宋名臣言行錄外集

汴京陷金人立張邦昌集百官環以兵脇之俾推戴衆

唯唯伸獨奮曰吾職諫爭忍坐視乎乃與御史吳玠約

秦檜共為議狀乞存趙氏復嗣君位會統制官吳革起

義募兵圍復二帝伸預其謀邦昌既僭立賊臣多從史

之伸首具書請邦昌速迎奉元帥康王同院無肯連名

者伸獨持以往而銀臺司視書不稱臣辭不受伸投袂叱之曰吾今日不愛一死正為此耳爾欲吾稱臣耶即

徽申尚書省以示邦昌邦昌得書氣沮明日議迎哲宗
后孟氏垂簾追遠偽赦乃遣馮淵季回等迎康王宋史
道夫言察院黃公鉞剛正人素畏憚其族有讎惡馬野
人者公治之急其人避之惟謹公則斬其馬足以謝所
傷文公政訓

李衡為侍御史以外戚掌兵柄爭之不得力求罷家居
崑山結茅別墅杖履徜徉左右惟從二蒼頭架上聚書
焉卷號曰樂菴 崑山縣志

王縉為監察御史擢侍御史遷左司諫時在言路知無
不言每謂人才實難多事之際宜為朝廷愛惜以故不

南唐書卷十三

士

專彈擊而惟論安危利害大計與所以故沃君心者高
宗嘗稱其中正不阿得諫臣體他日言事者有不稱帝
曰王縉論事可思續晨鑑集

趙岷為御史上疏言治平以前大臣不敢援置親黨於
要塗子弟多處筦庫甚者不使應科舉自安石柄國時
內舉不避親之說始以子勞侍從由是循習以為常
今宜杜絕其源以此為防猶有若秦檜子煥孫瑱瑱進
士皆為第一者日知錄

陳思濟拜監察御史時阿合馬立尚書權在中書右思
濟與魏初等劾其不法帝命近臣正之御史各以次對

思濟獨厲聲曰御史言官也非為辨訟設拂袖而出元史列傳

呂思誠拜監察御史勅中書平章政事徹里帖木兒變
亂朝政章上留中不下思誠鈐印級殿前同上

蘇天爵元統元年復拜監察御史在官四閱月章疏凡
四十五上自人君至於朝廷政令稽古禮文間關幽隱

其關乎大體繫乎得失者知無不言所劾者五人所薦
舉者百有九人同上

泰不華拜中書監察御史序帝即位加文宗后太皇太
后之號大臣燕帖木兒伯顏皆列地封王泰不華率同

南唐書卷十三

五

列上章言婦母不宜加徽稱相臣不當受王土太后怒
欲殺言者泰不華語衆曰此事自我發之甘受誅戮決
不敢累諸公也已而太后怒解曰風憲有臣如此豈不
能守祖宗之法乎賜金幣二以旌其直同上

余闕轉中書刑部主事與當路議不合拂衣竟歸復召
拜監察御史知無不言言多峭直無忌或勸之稍遜以
避禍闕弗答同上

秋坊官位在百官後御史大夫撤迪傳言俾入正班衆
闕直班執不可撤迪曰御史不奉詔耶朶蘭直班曰事
不可行大夫宜覆奏可也西僧為佛事內廷辭酒失火

朵爾直班劾其不守戒律延燒宮殿震驚九重徹追傳旨免其罪朵爾直班又執不可一日間傳旨者八乃已又言治國之道綱常為重前西臺御史張恒仗節死義不污於寇宜首旌之以勸來者同上

魏卓洪武時任監察御史激濁揚清廷臣所憚因言大事件旨臨刑上曰御酒同卿飲鋒刃不肯使卓應聲曰能為忠臣死不怕帝心焦卒就戮南京御史察院志

洪武時王朴起御史性鯁正數與帝辨是非不肯屈一日遇事爭之帝怒令戮之及市召還諭之曰汝其改乎朴對曰陛下不以臣為不肖擢官御史奈何摧辱至

南京書聞卷十三

志

此使臣無罪安得戮之有罪又安用生之臣今日願速死耳帝大怒極命行刑過史館大呼曰學士劉三吾志之某年月日皇帝殺無罪御史朴也竟戮死明史劉三吾傳
崔顯洪武時權監察御史出按惟乘一驢所至貪吏皆望風避去繼有詔下海東珠璣得三石未嘗以顆粒私已時同事者二人俱以珠璣賜死海上瀕獨得歸南京御史察院志

周觀政洪武中權監察御史嘗監奉天門有中使將女樂入觀政止之再三不容已而帝親出宮謂之曰宮中音樂缺廢欲令內家肄習耳朕已悔之御史言是同上

高翔洪武中為監察御史諸所論奏皆國家機要當上心建文時尤僇力戎事相與激發忠義靖難後帝召翔翔喪服入見大哭語多不遜遂族翔同上

凌漢任御史巡按陝西疏所部疾困數帝帝善之召其子賜衣鈔漢鞠獄平允及還京有德漢者邀置酒飲厚贈以金漢曰酒可飲金不可受也帝聞之嘉歎同上

御史王彬巡按汀淮駐揚州與鎮撫崇剛嬰城堅守守將王禮謀舉城降彬執之及其黨繫獄剛出練兵兵修守具晝夜不懈有力士能舉千斤彬嘗以自隨燕兵飛書城中縛王御史降者官三品左右悍力士莫敢動禮

南京書聞卷十三

志

弟崇賂力士毋誘其子出乘彬解甲浴狎縛之出禮於獄開門納燕師彬與剛皆不屈死同上

魏冕建文時為監察御史劾直有才名靖難兵至有約開門者冕約同僚十人即殿前殿之幾斃會報朝冕及鄒瑄大呼請速加誅臣等義不與此賊同生不聽靖難後自盡法官請追罪夷其族同上

金川門失守建文出亡程濟碑高帝遺僕得度牒三張一名應文一名應龍一名應賢袈裟帽鞋利刀俱備白金十錠朱書篋內應文從鬼門出餘從水關御溝而行薄暮會於神樂觀之西房帝曰數也程濟即為帝祝髮

吳王教授楊應能願祝髮監察御史希賢毅然曰臣名賢應賢無疑亦祝髮各易衣披膝痛哭仆地俱失隨亡明紀事本末

都朴建文初仕周府諫王邪謀錮獄上嘉其忠召至京授御史歸省聞魏冕死亦不食死時稱永豐雙烈同上會鳳韶建文初為監察御史會藩王入覲馳皇道入且不拜鳳韶侍班言殿上宜展君臣之禮宮中乃叙叔姪之倫由皇道不拜大不敬帝以至親勿問靖難兵起鳳韶使北平請罷兵歸國不報靖難後召復御史不至尋加侍郎召又不至刺血書憤詞襟上曰予生應陵忠節

南臺舊聞卷十三

支

之邦素負剛鯁之性讀書而登進士第仕宦而至繡衣郎既一死之得宜可以含笑於地下而不愧吾文天祥屬妻李予公望曰我死勿易衣遂自殺時年二十九卒亦守節死焉學錄

燕王入御史不屈死者有諸城謝昇聊城丁志方而懷寧甘霖從容就戮子孫相戒不復仕又董鏞不知何許人諸御史有志節者時時會鏞所誓以死報國諸將校觀望不力戰鏞輒露章劾之城破被殺家戌極遠明史監察御史鄭公智坐方孝孺黨召見不屈死之戌其族同特御史建樞王度董鏞魏見甘霖林英王彬都林王

玘丁志方巨敬謝昇皆死難明紀事本末

何文淵永樂時為監察御史經貴州楊宣慰謁以銀器文綺笑而却之來嘉丞以鄉誼遣子間道遺金詞曰行必贖禮也且道遠地僻無知者文淵正色拒之愧而退後名其館為却金館南京都察院志

鄭惟桓永樂中拜監察御史奏請不避大著風裁廣東憲使陳某被誣入於法惟桓知其冤訊出之陳懷白金為報笑曰法當爾耳吾豈有所私耶竟却之同上

靳義任北平道監察御史永樂初出按北平糾治貪墨決疑獄滯訟得其情吏民懷服日恒蔬食毫髮無取於

南臺舊聞卷十三

支

下時皇太子居守北京賜魚米以旌其廉且語左右曰靳義可謂真御史也同上

梁軫永樂時授御史巡按直隸所至激烈有指揮抵法託鄉人饒金硯一夜明珠五叱之出同上

周新初名志新成祖常獨呼新遂為名評事改監察御史敢言彈劾貴戚震懼目為冷面寒鐵明史列傳

嚴孟衡初為邑諸生一御史至部行慶節禮適天雨拜庭上孟衡厲聲曰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御史瞠目視之復厲聲曰怒目視君大不敬也後登永樂乙未進士授御史正色立朝屢疏大臣不法剛正嚴毅人不敬

干以私類集

洪堪少登進士授監察御史以年少辭俸冠身歸里永樂中召入畫彈劾不避權勢同僚有餽雙白鴈者却以詩曰白鴈本是山中物何事飛來到柏臺同上

彭春為御史執法不可受知宣宗數劾疑獄有緋衣之賜嘗被誣下法司鞠之得白上笑曰朕知小彭御史豈有此耶明名臣記

陳祚宣德時起為御史疏請帝讀大學衍義帝怒曰蠻咳朕不讀書大學且不識豈堪作皇帝乎下詔獄五年出獄復發還府不法事又下獄出又劾法司亂成法吳

南臺舊聞卷十三

主

寬曰陳御史忠義之心剛大之氣踏而復奮九死不悔

天下想望其風采云同上

于謙宣德初授御史奏對音吐鴻暢帝為傾聽顧佐為

都御史待僚屬甚嚴獨下謙以為才勝已也罷蹕學安

高煦出降帝命謙口數其罪謙正詞斬靳聲色震厲高

煦伏地戰慄稱萬死帝大悅師還賞賚與諸大臣等明

史列傳

左鼎居官清勤卓有聲譽御史練綱以取言名而鼎尤善為章奏京師語曰左鼎手練綱口自公卿以下咸懼之同上

陳鑑宣德時擢御史宦官王振用事趨者如市鑑獨不往振中傷之枷於國門先是有寃者得鑑以白至是為鑑奏請乃得釋使職文獻

羅學古吉水人以御史出知清化州清化在交趾新附遠夷朝士所憚公亦以忤旨故遷而土酋黎利叛攻清化公累戰卻之會成山侯王通欲亟還遂私約黎利殺

史士歸公怒誓以死守黎利益攻公公死戰大破之天

山錄

蕭鑒為御史歷宣德正統彈劾權勢重獄經臺訊者家口百餘晨舉告寃鑒白都御史王文俸鑒詳讞文讀貨

南臺舊聞卷十三

文

剛狠不欲平反語鑒曰人罪不可輕出御史好為之鑒

雪其寃文推案大怒曰御史輕出人罪法當誅鑒曰置

無辜於死地法當爾耶即當奏文懼乃從之使職文獻

陳詠正統時拜南臺御史敢言不為身死使職文獻疾嘗獲母

死詠哀毀死年才三十六歲無一錢同官棺殮之耿清

惠九疇歸其喪薦紳道莫者相望王尚書竑祭詠而亡

其楮竑曰可無用也公生平不取一錢死安受此楮為

南京都察院志

正統九年十月下監察御史李儼錦衣衛時儼監收光祿寺祭物值太監王振不跪遂得罪成鐵嶺衛明紀事本末

薛文清公瑄爲御史三楊欲議其面令人要之答云某忝糾劾之任無相識之禮後三楊於朝班中尋識之稱歎不已王振聞其名薦擢大理寺少卿或邀往拜正色對曰安肯受爵公朝拜思私門耶

臣鑒錄

陳選以會試第一人授監察御史督學南畿試卷明審諸生姓名并不彌封編號曰吾不自信何以信於人時韓襄毅守制家居頗尚崇飾聞陳至悉屏儀衛曰毋令陳御史知也成化初選河南按察司尋改提學會汪宣被命巡郡國威倖人主都御史以下咸旬旬趨拜陳獨長揖直怒曰爾寧大於都御史耶陳曰提學何可比都

南齊書卷十三

左

御史但宗主斯文爲世表率雖死不可屈節詞氣嚴正凜不可犯直改容曰先生既無公務自後不必來見陳乃徐步出同上

陳選初授監察御史會纂正以論文達簡官抗疏救之時宰不能難也既出按江西布按長貳以例素服入謁公顧曰此卽爲恭非憲綱體人臣親君服必視其品何獨殺於御史前乎於是郡縣各自飭成憲維謹天山錄孝宗嗣位湯臬首劾大學士萬安罔上誤國明日宣至左順門中官蘇列令跪臬曰今跪跪者言耶抑太監意耶曰有旨臬始跪及宣旨言疏已留中臬大言臣所言

國家大事奈何留中已而安斥臬亦出臬輔印馬明史弘治中包澤爲御史巡按湖廣風裁嚴峻奏罷藩臬不職者勒王府侵田歸之民置參將趙昇儀賓兼達於法所至墨吏望風解印綬去巨璫齊性怙寵橫恣聞澤按部輒貶其下曰毋縱閹羅包老擒爾矣

類纂

陳鑑王文同爲御史每入院陳或後至王輒命鳴鼓集諸道御史升揖諸道與堂吏皆不服一日陳先至堂吏請擊鼓陳曰少待豈可學他王至愧甚曰吾自知氣質浮躁不及陳公遠矣

言行錄

監察御史陳茂烈以母老乞終養疏曰慈闈衰邁夕照

南齊書卷十三

左

如飛母今年七十有七矣君恩猶可以再闡母年不可以多得也況臣又無男嗣又無兄弟一母一子各天一涯千思萬思無時不思疾病獨自呻吟藥餌孰與調節臣既思母則報主之心亂母復思臣則保身之心微臣心可憫母心猶可慮也伏望陛下憐母子孤苦放臣終養使得以慰倚門之望少伸寸草之忱上許之集陳茂烈母老乞養力供甘旨身治畦一蒼頭給薪水妻于服食粗糲朝廷以其養母清苦命月給米三石辭曰古人行傭買米皆以爲親臣之貧尚未至是返哺至情固欲自盡資養月米心竊不安奏上不允始受之

臣鑒

馬繼祖弘治中擢留臺御史持重勵風節時二臺長文
江公勉免之臺中肅然留臺一時有三馬御史人有獲
賊惡之謠而公以德馬稱

南京都察院志

胡節巡按山東振肅風紀時論避之適遇瑾擅權納賄
節無所饋忤瑾捕下錦衣獄攝死瑾賂贈先祿少卿使
職文獻

御史蔣欽偕同官上疏劾劉瑾時方夜屬草燈下聞鬼
聲欽念疏上且投奇禍得非先人之靈欲以尼吾事乎
因起視曰倘是吾祖宗何不厲聲告我言未畢聲出於
壁欽嘆曰業已委身義不得顧私使誠然負國為先人

南臺舊聞卷十三

圭

羞亦均於不孝矣因奮筆曰死即死耳不可易也聲遂
止疏上與同官皆坐被杖創甚欽曰吾得死所矣竟不
療治而卒

南京都察院志

御史冷貞正德初巡鹽長蘆瑾縱私人中鹽又命其黨
託取海物侵奪商利貞皆據法裁之比還朝遇瑾止長
揖瑾怒矯旨下詔獄江陰人在都下者謀飲錢賂瑾解
之貞不可喟然曰死耳豈以汙父老哉遂杖三十論戍
肅州創重竟死獄中

明史

劉瑾矯詔榜奸黨於朝堂頒示天下御史陳琳賁皇甫
史良佐曹蘭王弘任諸李熙王椿葛浩陸崑張鳴鳳蕭

乾元姚學禮黃昭道蔣欽薛彥藏潘鏗王良臣趙祐何
天衢徐珏楊瑾熊卓朱廷聲劉王吏部查令致仕毋俟
惡結追悔難及是日朝罷令廷臣跪金水橋南聽詔明
紀事本末

熊卓弘治中拜監察御史值雷震春鷹坊疏陳時事帝
嘉納之劉瑾之亂大臣科道同日勒令致仕四十八人
卓其一也

明史列傳

御史王時中抗疏論瑾瑾斲之識名於屏已而時中還
按宣大見綱紀弛極意振厲總督劉宇瑾私人也常
以賊吏囑時中不從瑾既憾時中字復譖之瑾矯詔逮

南臺舊聞卷十三

圭

繫令荷重枷露立三法司之前三日數踣且殆李東陽
援之得釋

明紀事本末

吳學權御史條上十事著為令武宗甚重之常呼為長
面御史巡按河南勸賊有功授二子千戶劉瑾惡之請
老歸

金匱縣志

周期雍授南京御史劉瑾既誅為瑾斥者悉起而御史
賁皇甫史良佐曹蘭王弘葛浩姚學禮張鳴鳳王良臣
徐鈺趙佑楊璋朱廷聲劉玉等未得錄期雍諸皆召用
明史列傳

丁丑秋七月上欲度居庸關幸上谷雲中御史張欽諫

阻疏凡三上至八月朔忽報駕至昌平即欲過關是日
欽令分守指揮孫璽閉關南門太監李萬欲赴昌平候
駕欽止之曰今日之事有死而已可概離職守乎俄千
戶關岳至南門傳旨欽捧璽書并監察御史印至門固
守收其扇鑰手自持之誓曰有奔門者御史當手及之
岳不得入還報上壯其節回鑾觀昌平而還名臣錄
日下舊聞御史本姓李張其母姓也正德辛未進士
由行人掇御史視起居諸關歷官工部右侍郎卒
葬州城南黃泥溝曲周王尚一鸞序三疏刊行稱其
無尺寸之業貽子孫清德尤不易及也

南臺舊聞卷十三

三

范輅清軍江西寧王宸濠令諸司以朝服見輅不可奏
言高帝定制王府屬僚稱官後乃稱臣其餘文武及京
官出使者皆稱官朝使相見以便服今天下上府儀注
制未盡一臣以為尊無二上凡不稱臣者皆不宜具朝
服以嚴大防章下禮官議宸濠馳疏爭之廷議請如輅
言明史

武宗南巡江彬縱其黨橫行州縣將抵常州張曰輅兼
館府縣印不為辦彬黨馳使告彬曰輅即上書巡按御
史言狀御史東郊行部過常州謂曰事迫矣彬將他事
縛君命曰輅乘已舟先發自以小舟尾之彬黨果大至

索曰輅讓載御史舟即使嚴備載舟者而陰令緩之其
黨恐御史上聞咸散去曰輅遂免由是常以南諸府得
安同上

楊爵除御史條陳時政五事忤旨廷杖下錦衣衛久之
上憫其無他即獄中賜布衣一襲日給米一升尋放歸
同年相識者釀金相贖爵飄然不顧而去使職文獻
嘉靖時御史楊爵以母老乞歸養母喪盡孝冬月笄生
推車糞田妻媼於旁見者不知其御史也疏抵符瑞繫
獄五年後神降於乩帝感出獄未踰月尚書熊浹言乩
仙之妄帝怒復令東廠追執之爵抵家甫十日校尉至

南臺舊聞卷十三

三

與其麥飯畢即就道尉曰盍處治家事爵立屏前呼婦
白朝廷逮我我去矣竟去不顧觀者為泣下比至繫鎖
撫獄桎梏加嚴及大高元殿災帝禱於露臺火光中若
有呼爵忠臣者詔急釋之明史

吳梯授御史按河南伊王典構驕橫梯道書稱為友
梯報曰殿下天子親藩非梯所敢友悖天子憲臣非殿
下所得友王愈憚之同上

御史馮恩以劾御史大夫汪鋐等論斬會審時鋐故令
校卒持恩轉膝面之恩起立不跪鋐怒謂汝上書欲死
我死今不在我手耶恩叱曰若安能死我鋐怒欲奉之

恩應聲愈厲左都御史王廷相謂祖宗不殺諫臣百七十年矣宜宜壞祖宗法又謂鎔以法論御史則可以怒論御史不可鎔乃止猶置情真二字恩囊三木挺身出觀者嘖嘖稱嘆曰是御史始者以其鐵膽也其辨口則亦鐵今者覺其膽與骨皆鐵矣因目為四鐵御史

南京都察院志

宋邦輔擢監察御史吏部尚書汪鉉為馮恩所攻欲殺之疑邦輔恩黨中傷落職還家躬菲薄以厚養其母妻甘井曰子樂樵牧雖瓶無宿儲家人相對了無感顏使

歐文獻

南臺舊聞卷十三

五

汪文輝隆慶四年改御史高拱以內閣掌吏部權勢烜赫其門生韓楫宋之韓程文余夢桂等並居言路日夜走其門專務搏擊文輝亦拱門生心獨非之明年二月疏陳傾陷紛更苛刻求勝四事專責言官其要在大臣勿用希指生事之人消朋比之私疏奏拱惡其刺已甫三日出為寧夏僉事御史孫丕揚忤拱為希指者所劾方行勘文輝抗言曰毛舉細故虧體正人以快常路之私我固不肯為諸君亦不可也於是緩其事

明史列傳

萬歷十八年揚州亂御史崔景崇監大帥劉綎與廣輩軍鉅馳金帛至景榮家為其父壽景榮上疏劾之

明史

萬歷二十二年河南大饑巡按陳登雲進饑民所食鷹糞帝覽之動容崇正七年京師饑御史龔廷獻請饑民圖以進

明五行志

先伯父侍御公咏梅云繁英任似火冰稜自如石南枝與北枝不作春風格陳伯璣云公忠烈之性已見於此

分甘錄話

聞之父祖上祖有官御史者巡按江西道桐歸祭於宗祠自監司以下皆束賓主祭者侍御之從兄也為庶人不得服與馬侍御以駉從僕隸擢駉者乘侍御轅而先急下拱立道左及祭畢從兄西向立命取杖衆皆進曰

南臺舊聞卷十三

五

吉禮成執事者有不共願以異日治之曰過由執事者則舍之矣侍御遂自弛冠服伏地受杖杖已曰吾不予杖是使汝負詬於鄉鄰也且汝惟心懈故至此汝特使節一路數千里待命焉而心常外馳能無誤人身家事乎侍御怡色受教冠服禮賓兄弟各盡歡

望溪文抄

王國寧河南道御史首輔中時行欲真所不悅者十九人察典吏部尚書楊巍等依違其間國力持不可時行以御史馬允登資在國前乃起允登草察而國佐之諸御史咸集允登書十九人姓名曰諸人可謂公論不容

者矣國熱視叱曰諸人獨行執政耳天日監臨何出此

詔允登意不固聞怒奮前欲毆允登允登走國環柱遂之同列救解事聞兩人並調外明史

刑部主事吳正志疏言給事中李春開以出位糾趙南星張士昌斥政府私人而其黨張與知助順政府干清議且論御史林祖述保留大臣之非御史赫瀛集諸御史議令疏糾正志萬國欽與周孔教獨不署名瀛大恚國欽曰冠冕冠服身服乃日以保留大臣傾軋類為事我不能苟同流氣奪同上

大學士張居正御史丁賓座主也誣劉臺以賊屬竊往遼東按之實力辭忤居正意去官同上

南臺舊聞卷十三

三

李貞神宗朝御史傅應貞以直言下詔獄貞與同官喬徽擁入護視之坐謫長蘆提司知事同上

余王父與湯京兆同朝為言官既老致政每見朝廷事有得失輒數曰今言路無湯公卒無言者矣又言有僧

違觀者善言佛法居京師公卿見者皆膜拜李太后方好佛嘗取違觀所與水入宮禁閉之法水湯公為御史大怒捕違觀痛笞之繫獄以死候朝宗湯御史傳贊

王允成授南京御史時甲第勢重乙科多車下之允成體貌魁梧才氣颯發欲凌甲科出其上當天啟初東林

方盛其主張聯絡者率在言路允成居南與北相應和

時貴多畏其鋒然謗詬政言屢犯近倖其風采足重云明史

御史劉之勃出按四川賊入城被執以之勃同鄉欲用之之勃勸以不殺百姓輔立蜀世子不從遂大罵賊擄

箭射殺之同上

右僉都御史張璋疏薦薦任南京試御史成勇勇與臣

不相知家居聞勇被逮士人泣送者萬輩百里不休後入南都始知勇在堂不聽一辭不輕贖一錢不受

屬吏一蔬一果杰紳悍吏為民害者不少假借委曲開導民以孝弟臣聞南中輒扳輓願借成御史惠我南人

雖前奉嚴譴宜召為諸御史勸疏上成勇敢用同上

崇正十五年即墨被兵御史黃宗昌率鄉人拒守城全仲子基中流失死其妻周氏及三妾郭氏二劉氏殉之

謂之一門五烈同上

張獻忠陷衛走永州巡撫湖南御史劉熙昨督水師禦之遣兵獲三王南行入廣西而自入永州死守奸人內應開門迎賊熙昨被執賊脅降不屈囚之永陽驛中閉目絕食題絕命詞於壁賊臨以白刃熙昨大罵遂遇害

明紀事本末

將氏投線提督北直學校陳純德自縊巡視中城御史趙謙屬賊被殺同上

王章字漢臣常州武進人河南道監察御史巡視中營甲申三月賊攻廣寧門城破遂入守阜成門城復陷公於城上遇賊亟至呼下罵公張目叱賊梁中公股墜馬被執問曰降否曰不降賊以刀傷其脰仆地罵不絕口遂遇害

兩朝遺詩傳

金鑑岫授御史崇正十七年命監李建泰軍馳赴山西抵保定賊騎已逼遂偕邵宗元等共守懷朔分守西城散家貲千餘金犒士其妻王亦出釋珥佐之京師變聞

南臺舊聞卷十三

元

賊射書說降衆頗懈毓岫厲聲曰正當為君父復讐敢異議者斬懸銀牌令擊賊者自取衆爭奮賊多城陷一賊扼毓岫往謁其帥且罵且行遇井推賊仆地自墮井死妻聞即自經其從子振孫羣賊支解之振孫兄肖孫婦陳與侍兒桂春亦投井死

明史

吳縣夏瓊父夜坐悲窗月陰中見一少年醉行疑為他人及叩門乃瓊也父置不言後登第赴選父戒之遂終身不飲後為河南道御史焚黃先望撫軍親詣望所奉酒半卮以進且曰重泉之下樂有恩封少報其戒無傷也瓊悚却之

臣鑒錄

韓城衛貞固開封司李擢御史巡按真順甲申京師陷變姓名為羽衣莫知所往懷舊嘗有侍御當年理汴來白日天中吼迅雷暗指大河凭鐵塔月橫高管上吹簫乘驄獨走邯鄲道避暑同傾河朔杯身冠忽化黃冠去滿砌芝蘭人未回之句王紫綬典近園詩道

零陵陳公純德以御史殉甲申之難楚人葬之湖南會館側京山貧士秦嘉訓蒙京師積館設三十餘金買地於永定門外葬之立石表墓

前明御抄

三忠祠在上斜街天啓四年春勅建以祀沁水張忠烈公銓襄陵高忠節公邦佐大同何忠愍公廷樞三公皆

南臺舊聞卷十三

辛

山西人故額曰山右三忠祠張公巡按遼東監察御史高公分巡遼海道何公分守遼海道皆死王事張公初賜大理寺卿後加贈兵部尚書高何二公初贈光祿寺卿後加贈大理寺卿

格圖雜記

陳侍御良謨按蜀回夜夢拜文山於堂下文山揖之起曰公與予先後人品相同何下拜為後果殉難甲申李自成陷京師則有新城子孫人隨侍御公王與屠夫婦殉節之事時侍御方以建言左遷家姑聞變以死自誓或言公無封疆社稷之任可無死于儒人獨不言既而曰妾從君稱命婦矣君為忠臣妾獨不能為烈

婦耶遂登樓相對自經死子士和泣曰父死忠母死節
兒何心獨生亦自經於其旁而士和妻張氏先於壬午
城陷自經死

漢書先生節要

南臺舊聞卷十三

南臺舊聞卷十三

辛

南臺舊聞卷十四

鑒戒

北平 黃叔瓚 玉圃輯

侯生盧生相與譏議始皇因亡去始皇聞之大怒曰諸
生爲妖言以亂黔首使御史案問諸生轉相告引犯禁
者四百六十餘人皆死之

帝紀四說

胡建考武天漢中守軍正丞時監軍御史爲森穿北軍
壘垣以爲賈區當選士馬日監御史與護軍諸校列坐
堂上建拜謁因上堂皇約走卒皆上建指監御史曰取
彼先卒前曳下堂皇建曰斬之遂斬御史奏曰監御史

南臺舊聞卷十四

一

公穿軍垣以求賈利私買賣以與士市亡以帥先士大
夫臣謹按軍法以新昧死以聞建由是顯名

前漢書

楊僕以千夫爲吏河南守舉爲御史使督盜賊關東治
放尹齊以敢擊行 咸宜爲應丞遷御史及丞使治主
父偃及淮南反獄所以徵文深派殺者甚衆稱爲敢決

疑前漢配史傳

帝使侍御史侯汶出太倉米豆爲飢人作糜經日而死
者無限帝疑賊卿有虛乃親於御前自加臨檢覈知不
實使侍中劉父出讓有司於是尚書令以下皆詣省關
謝奏收侯汶考實詔曰未忍致汶於理可杖五十自是

後多得全濟後書

宋孝建時有蘇寶者生本寒賤有文義之美官至南臺侍御史江寧令坐知高閹謀反不即開啓伏誅南史

梁伏瑱除南臺書侍御史因事納賄被劾瑱罪乃變服出家名僧擬久之藏匿後遇赦乃出大心寺命邵陵王為江州攝提之鎮王好文義深被恩禮擬不堪號素因此運俗同上

元壽上言御史之官義存糾察直繩莫患典誰奇開府蕭摩訶命其子捨危愆之母為聚飲之行殿內侍御史韓微之親所聞見竟不彈糾若知非不舉事涉阿榮

如不以為非豈聞理識隋書本傳

南臺舊聞卷十四

二

權萬紀為侍御史奏言宣饒郡中可鑿山冶銀歲取數百萬帝謀曰天子所乏嘉謀善政有益於下者公不推賢進善乃以利規我欲方我漢桓靈耶唐書列傳

房元齡王珪掌內考績治書侍御史權萬紀奏其不平進案勘問王珪不復上又令侯君集案之地微屢謂不可上案之稍急公云元齡王珪俱是國家重臣以忠正任使所考既多即有一二不當遽為推繩倘錯謬有實未損國家使窮鞠若虛則失體殊甚矣事遂釋不問天山錄

御史大夫魏元忠病瘵屬省候郭弘霸獨後入覲見顏間請視便液即染指弄驗疾輕重賀曰甘者病不瘵今味苦當愈喜甚元忠惡其媚恭語於朝宰按刺皮李思微不勝楚毒死後屢見思微為厲命家人禳解俄見思微從數十騎至曰汝枉陷我今取汝弘霸懼援刀自刺腹死頃而垣廬同上

唐宗七年侍御史傅游藝上表請改國號曰周賜皇帝姓武氏擢游藝為給事中於是百官宗戚百姓合六萬餘人俱上表如游藝所請太后御則天接敬天下以唐為周綱目

南臺舊聞卷十四

三

萬歲通天中監察御史孫承景監清邊軍戰還自圖先鋒當矢石狀武后歎曰御史乃能如是乎擢為右肅政臺中丞詔張仁愿即叙其麾下功臣愿先問承景破敵曲立承景實不行所問皆窮仁愿劾奏承景罔上虛列虜級貶為崇仁令唐書列傳

證聖中天官侍郎劉奇以張鷟及司馬鎰為御史性躁卡儻蕩無檢罕為正人所遇姚崇尤惡之開元初御史李全交劾鷟多口語詆短時政貶嶺南唐書張鷟傳王旭官數遷常兼御史治獄囚繫械率有名曰驢駒拔極憤子縣等以怖下又縫髮以石脅之時監察御史李

萬季全交皆嚴酷與旭埒京師號三豹嵩為赤全交為
白旭為黑里間至相詛曰若達教值三豹唐書酷吏傳

李全交酷虐號鬼面夜又同上

王弘義遷右臺侍御史賤時求傍舍瓜不與乃鵬文言
園有白兔縣集衆捕逐味蘇無遺內史李昭德曰昔聞
蒼鷹獄吏今見白兔御史同上

李林甫欲除不附己者求治獄吏蕭冕薦吉溫林甫得
之甚喜又有羅希夷為吏深刻林甫引之遷侍御史二
人皆隨林甫所欲錄成獄無能自脫者時人謂之羅
鉗吉網臣鑒錄

南臺舊聞卷十四

四

毛若虛以國用日竭數請培天下財巧傳於法日月有
獻漸見識用大抵覆囚先收家貨以定贖有不滿意機
索保伍姻近人懼其威無敢不如約敬羽毛若虛裴昇
畢曜同時為御史皆暴惡時稱毛敬裴畢未幾昇曜流
黔中羽斥道州刺史韶敕之若虛貶賓化尉死同上
楊炎惡嚴郢異已陰諷御史張着劾嚴郢發民浚渠
使起歸上繫金吾長安中日數千人過建福門詔郢究
帝微知之削著御史人知郢得原皆迎拜唐書
第五琦貶忠州長史會有告琦納金者遣御史馳按琦
辭曰位宰相可自持金耶若付受有狀請歸罪有司御

史不曉以為具服獄上之遂長流夷州寶應初起為朝
州刺史同上

蘇煥少不羈善弓弩時號白頭晚乃悔過就學擢前第
官至御史佐湖南幕後通顯扇動哥舒晃跋扈交廣舊唐書

劉晏造轉運船每船破錢一千貫或言虛費太多晏曰
私用不窘則官物堅牢矣咸通末有杜侍御者矯其法
止給合用實數無復寬剩尋知官皆凍餒船塢遂破饑
運乏絕臣鑒錄

南臺舊聞卷十四

五

唐侍御馬希聲貪縱有買客沈申者往來番禺間廣王
優待之令如北求寶幣申於汴洛間市一玉帶乃奇貨
也路由湘潭希聲知之召申詣衙賜以酒食抵夜送還
預戒軍巡以犯夜戮之取其帶此後恒見申為業或在
屋脊或據欄檻未幾希聲死同上
大中祥符九年殿中侍御史王奇上言請天下納職田
以助振貸帝曰奇未曉給納之理然朕每覽法寺奏款
外官占田多踰往制不能自備牛種水旱之際又不蠲
省致民無告遂罷奇奏因下詔戒飭之宋陳官志
杜衍好薦引賢士王拱辰之黨嫌之衍塔蘇舜欽監進
奏院循前例祠神以妓樂娛賓進賢校理王益柔於席

上作傲歌拱辰諷御史魚朝詢等舉劾其事被斥者十餘人拱辰喜曰吾一網打盡矣臣鑒錄

御史唐詢請罷制科帝刊其名付中書吳育奏疏駁議帝因諭輔臣曰彼上言者乞從內批行下令乃知欺罔也育曰非容聽昭察則挾邪盡國廩所不為願出姓名按劾以明國法宋史列傳

趙積以侍御史出知益會詔度支市錦六千匹積召工計歲織錦幾何裁十數匹止即以歲所織數上供人自是推能然善貨賂性躁率天聖中厚結劉美人家婢致位樞府命未下人馳告積積急問曰東頭西頭蓋意在

南唐舊聞卷十四

六

中書也問者傳以為笑讀史錄

蔣之奇為歐陽修所厚制科既黜乃請修盛言漢議之善以得御史復懼不為衆所容因修妻弟薛良孺得罪修修誣修及婦吳氏事遂劾修神宗批付中書問狀無實貶監道州酒稅同上

鄧綰為御史判司農寺綰知王安石得君專政乃條上時事且言陛下得伊周之位作青苗免役等法民莫不歌舞聖澤人皆笑且罵綰曰笑罵從他笑罵好官還我為之按鄧綰舉進士大魁乃甘笑罵而博一官厥子洵武遂以父之謫安石者謫二蔡而開天下之禍源論者

以綰為安石之犬則洵武真犬子也臣鑒錄

李定上言青苗之法民便之安石大喜立召對帝問之定曰民甚便之於是諸言新法不便者皆不聽遂拜御史裏行宋敏求等言定不由銓考覈素朝制封還制書詔給數四錄頌李定臨等執奏不已並落職同上賈易為侍御史時蘇軾守杭州浙西災潦甚苦易率其僚楊畏安鼎論軾姑息遺舉貽誤朝廷乞加考實詔下給事中范祖禹封還之以謂正宜開略不問以活百姓

易遂言軾頃在揚州題詩以奉先帝追認為開好語草呂大防制云民亦勞止引周厲王詩以比熙寧元豐之政弟轍屢應制科試文繆不應格幸而濫進與軾皆怨誹先帝無人臣禮至指李林甫楊國忠為喻議者由是薄易宋史列傳

南唐舊聞卷十四

七

蘇軾見王安石贊神宗以獨斷專任因試進士登策為問安石怒使御史謝景溫論奏其過窮治無所得軾遂請外通判杭州徙知湖州上表以謝又以事不便民者不敢言以詩託諷庶有補於國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言

極其表語並媒孽所為詩以為訕謗遂赴臺獄欲置之死紹聖初御史論軾掌內外制日所作詞令以為讖斥先朝遂以本官知英州尋降一官同上

舒宣為御史裏行數起微書論蘇軾以歌詩譏訕時事又言司馬光張方平范鎮陳襄劉摯等皆懷姦立黨不可不誅張商英嘗賦子圻文示宣宣即具白謂其干請言路商英故宣所從薦故者也自是朝士痛恨御史中丞勅其為翰林時受朋黨事疏下大理宣乃偽為錄目以自解法官駁正之帝曰宣自盜為贓情輕而法重詐為錄目情重而法輕用停二秩以懲貪狡

通史集

中丞李定御史舒宣言蘇軾怨勞侮受陛下發幾以本業窮民則曰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半蘇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課試羣吏則曰讀書萬卷不讀作致君堯舜終

南臺舊聞卷十四

八

無術陛下興水利則曰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陛下謹鹽禁則曰豈是開詔解忘味邇來三月食無鹽達軾赴臺獄定等治之欲置之死太皇太后曹氏遽豫中聞之謂帝曰嘗憶仁宗以制科得軾兄弟喜曰吾為子孫得兩宰相今問試以作詩整獄得非吾人中傷之乎拮拾至於詩其過微矣宜熟察之帝曰謹受教吳充申救甚力王珪復舉軾咏檜詩云報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鰲龍知陛下飛龍御天而軾欲求之地下之鰲龍非不臣而何帝曰彼自咏檜耳何預朕事軾遂輕貶弟軾亦坐救軾而貶坐軾詩案熟罰者張方平司

為光而下凡二十八人

宋史

唐鉤子圻父任為官黑軍初上書言苗法不行宜誅大臣異議者王安石喜其言薦為校書用鄧綰為監察御史同知諫院既而數論事不見聽因百官起居日叩陛請對力數安石用人變法非是至六十餘條上屢止之惴惴自若且讀且論上下皆震懷安石為之請去上意雖寤亦不深怒明日貶監廣州軍資庫知鄂州東坡為詩饒行其於林夫賢否殊無一言及之意亦有在也

施能蘇詩

南臺舊聞卷十四

九

李彥章也疏以詩賦為元祐學術其意在貴秦晁張四學士而並劾及前代陶淵明杜子美李太白皆貶之尤可笑

宋史

來之邵元豐中遷殿中侍御史之邵資性嚴與楊畏合攻蘇頌頌稱稽留賈易知蘇州之命又論梁燾緣劉摯親黨致位丞弼又論范純仁不可復相迨進用章惇安燾呂惠卿紹聖初之邵選擇時指先劾呂大防惇既相擢為侍御史王安石配食神宗之邵又請加美諡疏司馬光等畔道逆理典刑未正鬼得而誅獨劉摯尚存實天以遺陛下其阿恣無忌憚如此

同上

足矣檜然公先嘗為席益辟家檜初罷相益益有力故深憾之臺臣汪勃遂劾罷公宋名臣言行錄刪集

臺臣辛炳言張浚被命宣撫不能成功輕失五路坐困四川用劉子羽輩皆小人而殺曲端趙哲為無辜以致設秘閣以崇儒擬尚方而鑄印及被召不肯出乞黜責浚遂落職奉祠炳等復交論浚跋扈不臣之罪大於是詔浚福州居住即日如福州從者皆去有與才兩人而已同上

張采曰謂浚無學無識則可謂之跋扈則不可浚之病正在自以為忠而不知學識耳

南臺舊聞卷十四

三

侍御張浚與宋齊愈素善知齊愈死非其罪齊愈在國城中外至會議所為張邦昌二字御史黨鞠之賜謂上初即位死或言齊愈論李綱不已綱以危法中之謂上初即位而綱以私意殺侍從典刑不當乃首陳綱罪而罷之浚章不下黃潛善密以付朱勝非綱相凡七十五日同上賈似道以國計困於造楮富民困於和糴思有以變法而未得其說劉貴良吳勢卿獻買公田之策似道乃命殿中侍御史陳堯道等上疏言為今日計欲便國便民而辦軍食莫若行祖宗限田之制將官戶田產適限之數抽三分之一回買以充公田但得一千萬畝田則每歲可收六七百萬石未其於軍餉沛然有餘可免和糴

可以餉軍可以任造楮幣可平物價可安富室一事行而五利興矣帝從之詔買公田似道首以己田在浙西者萬畝為公田倡由是朝野無敢言者六郡之人莫不破家矣宋史列傳

初朱熹為浙東提舉劾知台州唐仲友王淮素善仲友不喜熹乃擢陳賈為監察御史俾上疏言近日道學假名清偽之弊請詔痛革之鄭丙為吏部尚書相與叶力攻道學熹由此得祠其後慶元偽學之禁始於此同上韓侂胄當胡紘未達時嘗請朱熹於延安熹待學子惟脫粟飯遇紘不能異也紘語人曰此非人情隻雞尊酒

南臺舊聞卷十四

五

山中未之也及為御史引流繼祖誣論熹十罪且言熹剽竊程頤張載之餘論以啗衆事魔之妖術黃鼓後進張浮駕艇私立品題收召四方無行拉之徒以益其黨其徒蔡元定佐熹為妖乞送別州編管詔熹落職罷祠臣鑒錄寬元定於道州

韓侂胄謀逐趙汝愚然難其名或教之曰彼宗姓託以謀危社稷則一網盡之矣侂胄遂廢御史胡紘疏劾汝愚中云倡引偽徒謀為不軌乘龍授鼎假夢為符蓋汝愚嘗夢孝宗授以湯鼎背負白龍升天其奉寧宗以素服登大寶蓋其驗也而言者遂就為罪端詔永州安置

張巖為監察御史與張奎陳自強劉三傑程松等阿附時相韓侂胄誣逐當時賢者巖追學之禁進殿中侍御史朱史列傳

劉黼言元祐間章惇呂惠卿皆在貶所自呂大防用楊畏為御史初意不過信用私人半護局面而不知小人得志挫辱鼓吻一時正人旋被斥逐繼而章惇復用大防亦不能安其身於朝廷之上臺諫風憲之地年來用人非據與大臣為友黨甘為鷹犬聽其指嚙宰相所不樂者外若示以優容而陰實貶指臺諫以去之臺諫所

南臺舊聞卷十四

古

禪擊者外若不相為謀而陰實奉承宰相以行之舉朝無公論空國無君子宣靖之禍夫豈無其故哉同上袁樞言於孝宗曰威權在下則主勢弱故大臣逸臺諫以蔽人主之聰明威權在上則主勢強故大臣結臺諫以遏天下之公議機仲之言未盡也臺諫為宰相私人權在下則助其搏噬以張其威權在上則其為臺諫以掩其姦劉時可應謂臺諫之議論廟堂之風肯頗或參同夾袋之欲汰白簡之所收率多暗合此猶婉而言之也開慶初邊事孔棘御史有疏云虜雖強而必亡之勢已見咸淳初召洪君疇長臺端御史自造謗詩以尼其

來問上誣善至此豈但參同暗合而已哉國學記聞

通州民高氏以產業事下大理殿中侍御史冷世光納厚賂曲庇之袁樞直其事以聞上怒立罷世光以朝臣劾御史實自樞始手詔擢工部侍郎宋史列傳

劉儀鳳在朝十年每歸即匿其車騎局其門戶客至無親疎皆不得見政府累月始一上謁人尤其傲倨入半以儲書八萬餘卷國史錄無遺者御史張之綱論儀鳳錄四庫書本以傳私室遂斥歸蜀三年上曰劉儀鳳無罪可與復集英殿修撰同上

也彌遠用事拜右相陳晦草制有昆命元龜語倪思歎曰董賢為大司馬冊文有允執厥中語蕭咸以為允禪

南臺舊聞卷十四

孟

舜之文長老見之莫不駭懼今昆命元龜此舜禹揖遜事也天下有如蕭咸者讀之能無駭乎彌遠怒擢晦侍御史即劾思遂落職去同上

寶慶元年梁成大拜監察御史尋奏魏了翁已從追竄人猶以為罪大罰輕具德秀狂悖悖繆不減了翁相半家食宜削秩貶竄一等施行御史李知孝上疏士大夫汲汲好名正救之力少而附和沽激之意多扶持之意微而訾訾扇搖之意勝既庶君上之或不能用又恐朝廷之或不能容姑為激怒之辭退俟斥逐之命始則懷

慨而激烈終則懇切而求去將以樹奇節而成令名此臣之所未解蓋陰詆其德秀等世指知孝及果成大給事莫澤為三凶卒以貶死同上

牟子才在太平建李白祠自為記曰白之斥實由高力士激怒死子以報脫釋之憾彼昏不知顧為逐其所忌其後分提禁掖躁血宮庭雖天子且不得以謀之矣又寫力士脫釋狀為之贊而刻諸石屬有拓本遺重宋臣宋臣怒持二碑懇於帝乃與大全合謀嫉御史交章劾劾子才在郡公燕及餽遺過客為入己降兩官同上丁大全面藍色嘉熙中以掌錄視進侍御史等劾奏宰

南臺舊聞卷十四

夫

相董槐章猶未下也夜半輒調隔兵百人露刃圍槐第以臺牒吏驅之出給言與槐至大理蓋悉之也須臾出北關與人棄槐羣輩呼散去槐徐步入接待寺而罷相之命始下遠近傳之無不驚愕者大全嘗為子壽翁娶婦見其艷輒自取為妻世共醜之同上

劉豫僭號八年仍為金所廢豫以無行初入太學嘗盜其同舍生白金盂紗衣已官御史猶為言者發其醜云同上

監察御史施廷臣權侍御史府丞莫將賜出身起拜起居郎皆上書迎合者翻黃下吏部張養執奏曰故事益

除未有如此之驟力詆兩人引疾臥家宋名臣言行錄

度宗咸淳七年賈似道欲制東南士乃令御史陳伯大請置士籍令鄉鄰結劾於科舉條倒無礙方許納卷又嚴後省覆試法時邊事危急束手無策而以科舉累士人議者謬之廣治平略

周昂拜監察御史路鐸以言事被斥昂遂以詩語誹謗訕坐停銓金史列傳雷淵為御史至蔡州得姦豪杖殺五百人號曰雷半千金瓶史傳

南臺舊聞卷十四

上

元更欽法命廷臣集議丞相脫脫見呂思誠言蓋頗狐疑未決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獨曰呂祭酒之言亦有是者但不當在廟堂上大聲厲色爾已而監察御史承望風旨勅思誠狂妄奪其誥命元史列傳

李元禮諫止太后臨幸五臺臺臣不敢以聞大德元年侍御史萬僧與御史中丞崔彥不合取前章封奏曰崔中丞私黨李御史為大言謗佛不宜建寺帝大怒勅右丞相完澤平章政事不忽木鞠問完澤曰其意正與吾同不忽木曰他御史懼不肯言惟一御史敢言誠可賞也以上聞帝曰御史之言是也乃罷萬僧復元禮職

同上

仁宗崩鐵木迭兒復相乃宣太后旨召楊朵兒只責以前違太后旨之罪又引同時為御史者二人證成其獄朵兒只頷二人唾之曰汝等嘗得備風憲乃為是大龜事耶坐者皆慚同上

許有壬之父熙載仕長沙日設義學訓諸生既歿而諸生思之為立東閣書院朝廷賜額設官以為育才之地南臺監察御史木八刺沙緣睚眦怒言書院不當立并構浮辭証峨有壬并其二弟有儀有孚有壬遂稱病歸同上

南臺舊聞卷十四

文

星吉為江南行臺御史大夫湖東僉事三寶住儒者也性廉介所至摺貪猾無所貸御史有以自私請者拒不納則証以事劾之章至星吉怒曰若人之廉孰不知之乃敢為是言耶即奏杖御史而白其証同上

馬祖常拜御史中丞帝以其有疾詔得免朝禮光祿日給上尊祖常持慈務存大體西臺御史劾其僚禁賄時面有酒容以苛細黜之同上

至正六年別兒怯不花乃諷監察御史劾奏阿魯圖不宜居相位阿魯圖避出城其姻黨皆為之不平請曰丞相所行皆善而御史言者無理丞相何不見帝自陳阿

魯圖曰我博爾木世裔豈丞相為難得耶但帝命我不敢辭今御史劾我我宜即去蓋御史蓋乃世祖所設置我若與御史抗即與世祖抗矣爾等無復言同上

元順帝至正十四年丞相脫脫督軍討賊連戰大捷右丞相麻與脫脫有隙諷御史劾奏脫脫出師三月略無寸功傾國家之財以為已用半朝廷之官以為已隨詔削脫脫官尋殺之自是元亡矣萬世玉衡錄

至正二十四年李羅帖木兒稱兵犯闕皇太子出奔冀寧下令討李羅帖木兒李羅帖木兒怒嗾監察御史武起宗言后外統國政奏帝宜遷后出於外帝不答元后

南臺舊聞卷十四

九

地傳

洪武時監察御史王常奏廬州府同知李順以官倉廩為架閣庫知事趙謙賣馬於民多取其價上曰御史居風憲當持大體乃撫拾小事如是耶皆勿問南京都察院志

左都御史陳瑛言監察御史章一作章舒怠惰不事事請繩以法上召舒諭曰朝廷擢爾憲紀之職爾日所治何事試言之舒不能對又問人謂爾都不事事唯嗜安佚信有之乎又無以對遂謫戍邊同上

陶安事帝十餘歲視諸儒最舊及官侍從寵愈渥御製

門帖千賜之曰國朝謀略無雙士翰苑文章第一家時人禁之御史或言安隱過帝詰曰安豈有此且若何從知曰聞之道路帝大怒立黜之

明史列傳

洪武壬午縣妄言御史趙起元曰國初諸禮多陶安裁定御史以道聽劾安較裁點也平小人婢直之心絕君子中傷之禍欲漢英靈有餘感矣夫是故忠良棄起而節義日新妄言者不書名各不足書也

明書

薛瑄為大理寺少卿曾有武弁病死其妾有色王振姪玉山欲娶之妻持不可妾乃誣告妻毒殺其夫剽問已

南臺舊聞卷十四

千

紐服公辯其冤屢駁還之都御史王文韶事振諧之振族御史劾公受賄故出人死罪請廷鞠竟坐公死罪公怡然曰辨冤獲咎死無愧焉

臣鑒錄

况鍾言憲綱有云御史所至之處博採諸司官吏廉勤公謹者禮之薦之汚濫奸佞者威之糾之勸懲得體人自畏服至於御史與在外官相見禮儀及凡迎詔勅諸學校皆有一定禮制比來御史多過越禮分知府亦自顧闔茸食暴畏其糾劾諛諛拜跪甘受署屏間有持已不屈者御史輒求其小過擅作威福以致賢良不安於位而邪佞得以苟全矣伏乞禁約上令會議申明同上

宣德四年謫御史沈潤成遼東瀾受金出死罪事覺上曰御史朝廷耳目受重賂縱死罪是耳目蔽矣時事在故前特命謫戍

明紀事本末

御史戴縉者倭人也九年秋滿不得遷竊帝旨盛稱汪直功不數年至南京工部尚書無他能工側媚而已

明史

成化時以御史戴縉王億言復西廠命汪直仍利事縉言近年災變洊臻未聞大臣進何賢退何不肖惟太監汪直暨奸剝毀允合公論而止以官校章瑛張皇行事遂幸西廠伏望推誠任人命兩京大臣自陳去留斷自

南臺舊聞卷十四

壬

聖衷上悅時縉九年不遷以覲進故頃置其自陳一事尤宜所喜蓋豈常惡商輅李賓難於施行也億言汪直所行不獨可為今日法且可為萬世法天下聞而唾之

明紀事本末

湯鑑抨擊聞及海內人望以故大臣多畏之而劉吉尤不能堪使人陷御史魏璋曰君能去強行僉院事矣璋欣然日夜伺竊短未幾而吉人之獄起璋遂革疏偽者御史陳景隆等名言吉人抵抗成命私立朋黨帝怒下人詔獄令自引其黨璋又陳御史陳璧等言其黨則璧及壽州知州劉璣也璣嘗餽銀白金貽之書謂夜夢一

人騎牛幾墮羅手挽之得不仆又見羅手執五色石引牛就道因解之曰人騎牛謂朱乃國姓意者國將傾賴羅扶之而引君當道也羅概等自相標榜詆毀時政請逮治疏上吉從中主之悉下詔獄

明史列傳

欽人倪進賢者初知書無行誦事萬安日與講房中之術安暱之因令就試得進士授為庶吉士除御史同上呂涇野嘗言御史有九病見善忘舉者妬知惡不劾者比依違是非者誦借公行私者倭意存覲覲者狡懼禍結舌者偷指摘疑似者刻怒人傲己蓋其所長而論者忿喜人奔競護其所短而薦者貪惟開誠布公九病可

勿藥而愈

南臺舊聞卷十四

三

王時中為御史正德初吏部尚書馬文升致仕時望屬劉大夏閱珪時中詆珪和媚大夏怒老兩人各求退焦芳遂得之衆咸咎時中

明史列傳

嘉魚吳獻臣令順德時有都御史召見言大璫欲修家廟可稍葺之公謝曰今非有舊例新恩一夫不敢役一錢不敢費通舶太監出銀市為公市二荷曰奉此為式如不中請還金且葛雷產此非中有也太監怒取金去巡按御史惡公為沽且會毀淫祠以私盜材木中公公格兩手詣訟所士大夫羣泣白公無他御史大慚得釋

天山錄

遣御史等官清理各邊屯田瑾既止各邊年例銀又禁商人報納邊儲遂大匱乏因詢國初如何充足議者以為國初屯政修舉故軍食自足後為世家所佔以此不給瑾遂慨然修舉屯田分遣御史胡汝礪周東楊武顏顧壽等往各邊丈量屯田以增出地畝數多及並完積逋者為能否則罪之各邊偽增屯田數百頃悉令出租人不聊生

明紀事本末

劉瑾分遣御史竄果於真定股殺於天津薛鳳鳴於淮陽專事捕盜舊例御史出不得以家屬隨至是果等許

南臺舊聞卷十四

三

攜家往以減賊為期鳳鳴在歸德與守備石璽會飲今人歌舞為樂遲卒奏之傳旨降鳳鳴為徐州弓手同上參政唐錦舟父給事中仁劾劉瑾杖死瑾并欲害錦舟錦舟罷歸瑾黨御史劉潛者巡按蜀中構大獄且連及其僕唐馬故善相人乃亡去與其徒夜半飲血飲酒往刺潛於道至則不刺反奔告曰公勿憂也小人相潛數日內必敗已而潛果敗乃免

關表

許論總督宣大常殺良民冒功後嵩賞楊順為總督會俺答入寇破應州四十餘堡懼罪欲自首功自解縱吏士逃殺避兵人逾於論沈鍊俱遺書責之又作文祭死

事者詞多刺順順大怒走私人白世蕃言錄結死士擊劍習射意巨測世蕃以屬巡按御史李鳳毛鳳毛謬謝曰有之已陰散其黨矣既而代鳳毛者路楷亦嵩黨也世蕃屬與順合圖之許厚報會蔚州妖人閻浩等以白遂教戒衆出入漠北泄邊情為患官軍捕獲之順喜謂楷曰是足以報嚴公子矣竄錄名其中誣浩等師事錄聽其指揮具獄上前總督許論適長兵部竟覆如其奏新錄宣府市楷待銓五品卿明史列傳

嘉靖中都御史汪鋐劾出差御史王宣譚續沈奎陳大器陸夢麟李美胡體乾陳世輔熊爵等九人先後保薦

南臺舊聞卷十四

吉

官屬大計之日多以貪酷不謹敗宜連坐請勅吏部視其多寡而議罰焉春明夢餘錄

嚴分宜當國家人永年專為世蕃過錢號曰鶴坡無不稱鶴坡者一御史與之稱義兄弟而九卿給事御史投刺十蓋一二至江陵當國而家人子游七司其出納號曰楚濱無不稱楚濱者翰林一大僚為記以贈之有二給事與之通婚媾翰林諸公贈詩及文而九卿給事投刺十至四五矣解不厭錄

嘉靖二十六年巡按楊九澤言浙江寧紹台溫界連福建福興漳泉諸郡有倭患雖設衛所城池及巡海副使

備倭都指揮但兩地官弁不能通攝制禦為難請特遣巡視重臣盡統海濱諸郡庶事權歸一咸令易行乃命副都御史朱統巡撫浙江兼制福興漳泉建寧五府軍事各島諸倭歲常侵掠濱海奸民又往往勾之統乃嚴為申禁又疏言大姓通倭狀以故閩浙人皆惡之巡按御史周亮閩產也上疏詆統請改巡撫為巡視以殺其權又奪統官羅織其撤殺罪統自殺自是不置巡撫四年海禁復弛亂益滋甚明史外國列傳

嘉靖四十一年命御史姜儉王大臣訪求方士及符籙秘書倣江南山東浙江江西福建廣東廣西大任叢輔

南臺舊聞卷十四

吉

河南湖廣四川山西陝西雲南貴州還朝上所得法秘數千冊方士唐秩劉文彬等數人倣大任權侍講學士秩等賜第京師倣不自安尋引退大任入翰林不為同官所齒隆慶元年正月言官劾奏劉文彬等已正刑章宜并罪逆奪職明史

隆慶元年徐階為御史齊康所劾海瑞言階事先帝無能救於神仙土木之誤畏威保位誠亦有之然自執政以來憂勤國是休休有容有足多者康乃甘心鷹犬搏噬善類其罪又浮於高拱人建其言同上給事中吳世忠言喬新學行政事莫不優美志勤剛介

老而彌篤御史鄭魯挾私誣劾一辭不辨怡然退歸杜門者書人事寡接士大夫莫不高其行若必者退身之由疑旌賢之典則如宋蔣之奇嘗誣秦歐陽修矣胡絳輩嘗誣秦朱熹矣未聞以一人私情廢萬世公論也

御史曹嘉泰輕險倣宋范仲淹百官圖分廷臣四等加以品類給事中安磐疏駁之言唐王珪之論房元齡等本朝解縉之論黃福等皆承君命而品藻之未有漫然恣其口吻如嘉者也皆遂成法變亂國是乞斥帝從其言貶嘉於外

南臺舊聞卷十四

三

御史孔儒清里老多撻死楊繼宗榜曰御史杖人至死者詣府報名儒怒繼宗入見曰為治有體公但劇姦弊勸懲官吏若比戶稽核則有司事非憲體也儒不能難同上

王萬祥為巡江御史居官極廉而性嚴刻播弄之下有以小過而被重刑者有以輕罪而致殞命者先後之間不下數十未幾得病常有冤鬼前後呼叫倅往候之無不聞者數日而死

嚴錄

御史奉命搜舊軍雅民濫入伍者千人檄嚴庶追逸庶令民自實得舊隸尺籍者數人畀之御史怒繫曹吏必

盡得不則以格詔論同官皆懼熙曰吾民牧也民散安用牧乃自詣御史曰州軍籍盡此矣迫之民且散獨有同知在耳請以充役御史怒斥去熙堅立不動知不能奪乃罷

明史列傳

神宗末言官羣擊李三才王元翰連及里居顧憲成謂之東林黨而祭酒湯賓尹論德顧天峻各收召朋徒謂之宣黨崑崙黨御史徐兆魁喬應甲劉國縉鄭繼芳劉光復房壯應舉則力排東林與賓尹天峻聲勢相倚至是繼芳巡按浙江有偽為其書誣國縉者中云欲去福清先去富平欲去富平先去耀州兄弟又言秦廉斬斷吾

南臺舊聞卷十四

三

輩可以得志福清謂禁向高耀州謂保定巡撫王國史部侍郎王國富平即丕揚也皆秦人故曰秦派蓋小人設為挑激語以害繼芳輩國縉疑書出徐紹芳及李邦華李炳恭徐良彥周起元手因目為五鬼五人皆選校御史候命未下者也當是時諸人植黨求勝朝端開然

明史孫丕揚傳

萬歷十五年某御史用紅票買米減半價經紀持票擊鼓告之都御史海瑞大怒欲加懲治諸御史懇求得免乃扶皂隸三十板革役荷校於某御史之門

南京御史

海瑞為南京右都御史諸司素踰情瑞以身矯之有御史偶陳戲樂欲違太祖法予之杖百司惕恐多患苦之提學御史房寰恐見糾撻連疏醜詆瑞即乞休遂寢時進士顧允成等抗疏劾寰言瑞為當代偉人寰大肆貪污聞瑞之風宜愧且死反敢造言逞誣因劾其欺罔七罪後寰復詆太僕卿沈思孝言益狂誕坐請明史

神宗末臺諫之勢積重不返有齊楚浙三方鼎峙之名齊則給事中丁詩教周永春御史韓爌楚則給事中官應震吳亮嗣浙則給事中姚宗文御史劉廷元而湯賓尹輩陰為之至其黨給事中趙興邦張延登徐紹言尚

南臺舊聞卷十四

三

周祚御史駱駉曾過庭訓房壯麗卓志憂唐世濟金汝諧彭宗孟田生金李徵儀登元儒李嵩輩相與倡和務以攻東林排異已為事其時考選久稽屢起不下言路無幾人盤踞益堅後進當入為臺諫者必鉤至門下以為羽翼當事大臣莫敢撓其鋒明史夏嘉遇傳

萬歷己亥中使馬堂權清源檣甚中家以上大車破遠近騷然王朝佐負販為生不勝憤凌晨杖馬鑾轡中使門請見懼不敢出朝佐攘臂大呼破戶而入縱火焚其署堂有心腹王楊者時為守備負而趨以免御史某懼失中使驩隱其情以格閣閣上怒王楊以救不蚤逮繫

下期佐獄棄市州民立祠祀之關義

巡關御史柳華檄各郡縣令鄉村各置隘門望樓編鄉民為什伍設總小甲統率之以防禦寇盜而從令者聽總甲究治由是總小甲各得自恣號召鄉民無敢違者沙縣鄭茂七與弟茂八皆編為總甲擾害鄉里縣逮茂七不至乃下巡檢追捕之因而殺了兵數人縣聞於司調官軍三百人與之格鬪殺傷殆盡懼討遂刑白馬新血誓眾舉兵反明通紀

南臺舊聞卷十四

三

力募南人為倡華有成緒威曉近侍皆有近畿莊田恐奪其產且議行白糧取自桑梓為後害嗾御史王之棟疏稱不便上面諭內閣令罷之工部言開墾成熟地已三萬九千餘畝棄之可惜不聽河紀

御史丁此呂言侍郎高傑愚以試題勸進張居正申時行謂以曖昧陷人大辟恐謫言雖至非清明之世所宜有後帝準尚書楊巍請出此呂於外明史

御史黃卷索珠商徐性善昧不盡應上章籍沒之翰林劉應秋晉卷株天子好利之端同上

九門提督太監金良輔劾御史倪文煥擅責官軍文煥

求解於崔呈秀呈秀引入瑜幕青衣叩頭珍奇盈列求為忠賢義子閱數日即具疏劾周順昌等以違其意忠賢悅自此入幕用事

明紀事本末

張訥擢御史承忠賢指首劾趙南星十大罪并及御史王允成吏部郎鄒維璉程國祥夏嘉遇忠賢大喜立除南星等名尋請毀東林關中江右徽州諸書院痛詆鄒元標馮從吾余懋衡孫慎行并及侍郎鄭三俊畢懋良等亦坐削奪訥為忠賢鷹犬前後搏擊用力居多忠賢深德之後與兄樸並入進案

明史列傳

左都御史吉水鄒元標副都御史三原馮從吾萬歷初

南臺舊聞卷十四

手

建言子杖去里居講學四十年泰昌初徵入掌憲公暇會講城隍廟會議建書院宣武門內城下御史周宗建董之講堂三楹後堂三楹以天啓二年十一月開講至四年六月罷講御史倪文煥詆為偽學疏曰聚不三不四之人說不痛不癢之話作不深不淺之揖敬不冷不熱之餅乃碎碑暴於門外毀先聖主焚棄經史典律於堂中院且拆矣崇正初倪等伏法院遂以存

崇正初倪等伏法院遂以存

鄒南臯馮火墟建首善書院於京師巡視周季侯成之講學以延四方之士言者誅之不啻寒廬夫京師

縉紳雜沓之地一開講學賢奸並進不能不為政黨掌科朱五吉郭點清意在去兩公初不為講學起見然兩公實亦多此一事也

黃忠端公說略

魏忠賢惡吏部侍郎李騰芳與楊漣同鄉御史王際澄因論騰芳被察顯起下憂進官皆非制遂削奪

明史列傳

崔呈秀天啟初擢御史巡按淮揚卑污狡猾賊私狼籍高舉龍為左都御史盡發其貪穢狀革職候勘呈秀大窘夜走魏忠賢所叩頭乞哀願為養子忠賢方傾陷諸害已者得呈秀遂用為腹心日與計畫調中旨復其官

南臺舊聞卷十四

至

呈秀乃首疏薦張鶴鳴申用懋王永光高周祚許弘綱等以間進同志諸錄斥東林為黨人又進天啓錄皆不附東林者令忠賢憑以黜陟善類為一空其頌忠賢功德疏末言臣非行媚中官者目前千譏萬罵臣固甘之疏出朝野轟笑毋死不奔喪奪情視事與吳淳夫田吉倪文煥李變龍號稱五虎忠賢死呈秀知不免已自縊後定逆案以呈秀為首詔戮其屍

同上

高攀龍糾崔呈秀疏臣往來淮揚閭士民無不謂自來巡方未有如崔呈秀之貪污者強盜地方大害也得賄三千金輒放訪犯地方大害也得賄千金輒放至於舉

勅失宜貪酷漏網兩淮運司譚天相是呈秀所薦也呈秀前離地方而鹽臣劉大受且臆列其贓私以入告矣霍邱知縣鄭延作是呈秀所薦也吏科都給事中魏大中發其饒遺提問矣是斷而薦之實証也臣聞其知譚天相之貪欲論劾也天相奉之以千金求免劾而卒免天相又奉之以千金求薦而卒薦則是搖山撼岳之威祇供其禦貨攫金之用而壻間盤斷之賤且冒居觸奸指倭之官所當重處以一洗邇方之辱也 高子全書

南臺舊聞卷十四

主

叙其賢勞劉志選之劾張國紀也忠賢意未達夢環傾知之遂抗疏極論國紀罪且故諱丹山藍田二語冀傾中宮其建忠賢祠三疏頌以德被四方勲高百代忠賢敗僅罷官聽勘御史高弘圖言傾危社稷搖動宮闈如夢環及志選劉詔三賊者罪實浮於五虎五彪由是三人皆被逮論死 明史

石三畏初知文登曹二縣大著貪聲以詔附忠賢遂授御史追論京察三變力詆李三才王國孫孟揚曹子汴湯兆京王宗賢顧憲成趙南星張問達等十五人而薦喬應甲徐兆魁等十三人於是三才等生者除名死者

追奪三畏為忠賢十孩兒之一 同上

盧承欽擢御史首劾戶部侍郎孫居相等因言東林自顧憲成李三才趙南星而外如王國高攀龍等謂之副帥曹子汴湯兆京史記事魏大中袁化中謂之先鋒丁元薦沈正宗李朴賀娘謂之敢死軍人孫玉揚鄭元樞謂之土木魔神請以黨人姓名罪狀榜示海內 同上

南臺舊聞卷十四

主

劉徽由知縣擢御史疏論馮銓有云臣與銓同鄉痛惡羣小之誤銓不忍銓坐失燕趙本色聞者笑之出督遼餉乾沒不貲先後頌忠賢至十一疏 同上

智廷劾受黨趙南星門校知縣由魏處徵徵通於忠賢得擢御史遂疏詆南星為元惡先後勅罷禮部侍郎徐光啓等銜以乙榜起家欲得忠賢款搏擊溺斃 同上

左副都御史王紹徽在萬歷朝素以排擊東林為其黨所推故忠賢首用居要地天啓五年紹徽徵民間水滸傳編東林一百八人為點將錄獻之令按點汰以是金為忠賢所喜既而奸黨轉盛進妬諸人坊已擬次第

逐之孫杰乃謀使崔呈秀先棄去紹徽令御史袁紹徽
文熙既紹徽朋比鯨再疏列其罪官獄狀遂落紹徽職
同上

左都御史周應秋生平無操持家喜烹飪每值忠賢從
子魏良卿過進豚蹄留飲食良卿大歡時號煥蹄總憲
忠賢門下有十狗應秋其首也初楊漣等拷死應秋夜
半扣戶語其館客曰天開眼楊漣左光斗死矣弟繼持
天啓中為御史請刊黨籍盡燬天下書院從兄弟並麗
逆案同上

李藩由知縣入為御史與同鄉給事中李魯生皆為忠

南臺舊聞卷十四

肅

賢心腹孫承宗請入朝藩以王敦李懷光為比承宗遂
還鎮朱國正當國不為忠賢所喜藩布指劾去之同官
排擊忠良多其代草始與魯生劄事魏廣微廣微去改
事馮銓銓寵衰又改事崔呈秀時號兩人為四姓奴出
督畿輔學政建祠天津河間具定呼忠賢為九千歲同

懷柔縣東南有鬲山二峰高聳上有碧霞元君祠天
啓七年巡按御史倪文煥請建太監魏忠賢生祠於此
賜名崇功祠未成而忠賢敗昌平山水記

賈繼春萬歷中為御史以論移宮被黜天啓四年魏忠

賢既逐楊漣等即以中旨召復官至則重述移宮事極
言漣與左光斗目無先皇罪不容死與楊維垣霍維華
輩深相結納力扼正人且請用楊所修言亟修三朝要

典忠賢大喜莊烈帝即位繼春方督學南畿知忠賢必
敗即馳疏劾崔呈秀及田吉畢明諸李夢龍等給事中
劉斯球言其反覆善幻初定逆案繼春不列名帝問故
閣臣言繼春雖反覆持論亦可取帝曰惟反覆故為真
小人遂引交結近侍律坐徒死明史

徐大化由庶吉士改御史以京察貶官再起再貶故事

大計斥退官無起復者萬歷末羣邪用事文選郎陸榮

南臺舊聞卷十四

肅

御破例用之後結魏忠賢劉朝為之謀主給事中周朝
瑞劾其奸貪御史張新詔挾其閹房之隱大化頗愧沮
已承要人指力詆能廷弼益與魏廣微比助忠賢為虐
疏薦邵輔忠姚宗文郭章等十三人即召用楊漣等之
下獄也大化獻策於忠賢曰彼但坐移宮罪則無賊可
指若坐納楊鐫熊廷弼賄則封疆事重殺之有名忠賢
大悅由是諸正人皆不免後入逆案成死同上

畢懋康與族兄懋良並有清譽懋康為巡撫之歲懋良
亦擢總督倉場魏忠賢以懋康為越南星所引欲去之
御史王際遠劾其附麗邪黨遂削籍而懋良亦以不附

忠賢為御史張訥所論落職閒任兄弟相繼去國士論更以為榮同上

崔景榮屢忤忠賢指又移書魏廣微勸其申救楊連左光斗廣微不得已為具揭尋以景榮書為微曰景榮教我也於是御史倪文煥門克新先後劾景榮陰護東林壻奸邪而連後福得旨削奪為民崇正改元復職同上莊烈帝初立忠賢雖敗其黨猶盛言路新進者羣起抨擊之諸執政嘗與忠賢共事不敢顯為別白長山劉鴻訓至毅然主持斥楊維垣李恒茂楊所修田景新孫之驪阮大鐵徐紹言張訥李藩賈繼春霍維華等人情大

南臺舊聞卷十四

主

快而御史袁弘勳高捷史堃本由維垣輩進身思合謀攻去鴻訓則黨人可安弘勳乃言所修繼春維垣夾攻表裏之奸有功無罪且極詆鴻訓會給事中鄧英盡發弘勳贓私帝怒落弘勳職候勘已而高捷言鴻訓斥黨之非謬主焚燬要典以便孫慎行進用史堃復佐捷攻之言路多不直兩人遂罷去高捷史堃既罷王永光力引之頗為首輔錢龍錫所扼兩人大恨逆案之定半為龍錫主持奸黨銜之次骨及袁崇煥殺毛文龍事聞捷遂上章指通款殺將為龍錫罪堃後上疏繼之時羣小聚謀指崇煥為逆首龍錫等為逆黨更立一逆案相

抵謀既定欲自兵部發之尚書梁廷棟憚帝英明不敢任而止同上

御史高捷史堃素儉邪為清議所積吏部尚書王永光力薦之故事御史起官必都察院容取左都御史曹于汴惡其人久弗容永光憤再疏力爭已得請于汴猶以故事持之兩人遂投牒自乞于汴益惡之卒持不與兩人竟以部疏起官後日夜謀傾于汴同上

督師楊嗣昌奏撫臣宋一鶴名報承天府誦經蝗死荆門知州沈廷祉報誦經蝗死宜城知縣陳葵報誦經蝗死江陵知縣何至孟稟稱誦經得兩蝗變為魚蝦華嚴

南臺舊聞卷十四

主

之神應若此皆按臣汪刊行頒布之效也疏中且有蝗死賊豈復活之言真令人讀而掩口耳吳次尾偶記召考選官時敏等面問兵食即註官俱補給事中初敏今固始縣轉主事因禮部主事吳昌時通周延儒自奏固始禦寇求考選得旨對上面註御史敏出語人曰安能以默補向人乎是夕延儒揭入吹給事中明紀事本末

田間先生墓表先生生明季世弱冠時有御史某逆聞餘黨也巡按至院盛威儀謁孔子廟觀者如堵諸生出迎先生忽前攀車而覆其帷眾莫知所為御史大駭方

命停車渡溺已贖其衣矣先生徐正衣冠植立昌言以
紙之騶從數十百人皆相視莫敢動而御史方自幸脫
於逆案懼其聲之著也漫以為病顛而舍之 聖溪文敏
崇正十五年上語輔臣任例御史巡方類微服訪民間
近高牙大肅氣凌巡撫且公署前後皆通費納賄每奉
使富可敵國宜重懲逮福建巡按李嗣京 明史
李自成圍承天犯蕪陵巡按李振聲守陞降賊列之
上班振聲自以為與賊同姓肩輿出入營中揚揚自得
賊將發顯陵忽大聲起山谷若雷震賊懼而止 明紀事本末

南臺舊聞卷十四

宋

十七年賊將劉方亮自蒲坂渡河巡按御史蘇京託言
塞太行道先遁去俄兵變兵執京拔以婦人服令插花
行稍違輒挾之以為樂賊至京即迎降 明史

南臺舊聞卷十四

南臺舊聞卷十五

北平 黃叔瓚

玉國璽

雜錄上

程邈為御史得罪始皇繫雲陽十年於獄中作大篆少
者增益多者減省方者使圓圓者使方奏之始皇善之
出為御史 衛恒集

翌日親登嵩南御史來宿在廟旁吏卒咸聞呼萬歲者
三 前漢武帝紀

晉先蔑為左行其後為氏漢有御史左行 廣韻

趙岐字邵卿京兆長陵人也初名嘉生於御史臺因名

南臺舊聞卷十五

一

臺卿後避難故自改名字示不忘本土也 後漢書

周騰字叔達為御史桓帝欲南郊平明將出叔達仰首

曰今宮中策馬星不動帝何出焉四更皇太子卒遂止
陳章列士傳

京兆第五永為督軍御史使督幽州百官祖饯蔡邕等
皆賦詩高彪獨作箴邕美其文以為莫尚也 後漢文苑傳

蔡邕以侍御史又轉侍書御史遷尚書三日之間周遷
三臺 後漢書

沈文季嗜飲一飲必五斗妻王氏亦能飲三斗為吳興

太守時恒夫妻對飲竟日不視事及與宴殿中明帝令御史糾不醉者文季獨不肯飲被驅下殿亦不顧也南齊書

崔瞻在御史臺恒宅中送食備盡珍饈別室獨食處之自若有河東士姓表亦為御史伺瞻食便往造焉瞻不與交言又不命之者衆坐視瞻食罷而退明日自攜七箸恣情飲啖瞻謂曰我初不與君食亦不共君語遂能不拘小節昔劉毅在京口官請萬炙豈亦是君之名士乃與之同食北史

崔暹精選御史皆是世胄李膺獨以才學兼侍御史修

南臺舊聞卷十五

國史南臺文奏多其辭也同上

歷平初中尉東平王匡傳召辭人以充御史同時射策者八百餘人溫子昇與盧仲宣孫舉等一十四人為高第於是預選者爭相引決匡使子昇當之皆受屈而去舉謂人曰朝來靡旗亂轂者皆子昇逐北遂補御史時年二十二臺中彈文皆委焉同上

和士開彌自放恣琅邪王儼惡之與領軍大將軍庫狄伏連書侍御史王于宜武衛大將軍高舍洛等謀誅之士開早參伏連把士開手曰今有一大好事王于宜便授一函云有勅令王向臺遣軍士防送禁治書侍御廳

事儼遣都督馮永洛就臺斬之先是鄧下童謠云和士開當入臺士開謂入上臺至是果驗同上

北齊陽翟太守張善奇酷貪婪惡聲流布蘭臺遣御史魏輝儻就郡治之賊斯狼籍罪合當死善於獄中使人通訴反誣魏輝儻為納民財枉見推轉文皇帝大怒以為法司阿曲必須窮正令尚書左丞盧斐覆驗之斐遂希旨成輝儻罪狀奏報於州斬決輝儻遺語州令史曰我之情理是君所見可辦紙百番筆二管墨一錠以隨吾屍州令史哀悼為之殯殮并備紙筆未幾張善得病惟云叩頭未旬日而死歲兩月盧斐坐讞魏史為魏收

南臺舊聞卷十五

所奏文宣帝鳩殺之臣鑒錄

隋唐孝意為侍御史後以父憂去職居喪過禮有白鹿馴擾其廬時人以為孝感北史

初帝遇馬周厚周頗自負為御史時遣人以圖購宅象以其與書生素無貲皆竊笑它日白有佳宅員二百萬周遽以聞詔有司給員并賜奴婢什物由是人乃悟周州縣廣費食雖尚何與榜吏斥之唐書列傳

唐太宗聞蘭亭真蹟在僧辨才處特遣御史蕭翼賺得武德四年收入秦府貞觀十年始命湯普澈馮承素諸

高貞歐陽陶精進良能之

太宗召見李義府敕令錄樓烏立成時曰日裏威朝影
翠中伴夜啼上林多少樹不借一枝樓上深賞之曰我
將全樹借汝豈惟一枝拜監察御史唐書

唐高宗時李義府特寵用事侍御史王義方欲奏彈之
乃先白其母曰義方為御史視奸臣不糾則不忠糾之
則身危憂及其親則不孝奈何母曰昔王陵之母殺身
以成子之名汝能盡忠以事君吾死不恨義方乃舉義
府事劾之關義

高宗問羣臣求可為御史者會舉萬年尉楊子失其名

南臺舊聞卷十五

四

居數月復問之羣臣復舉為上曰吾聞斯人常以褻服
居公堂視事其可以為準繩司乎自是百官必衣而視
事唐類函

安祿山反楊國忠遣侍御史崔眾至太原納錢度僧尼
道士旬日得百萬緡明年御史鄭叔清與宰相裴冕議
度僧尼道士至今祠部給僧尼牒則天寶六載五月制
也因寧院開閣若案注

先天中王上客為侍御史自以才望當前忽除膳部員
外郎微有恨惋吏部郎中張恩咏曰有意嫌兵部專心
望考功誰知脚踏蹊幾落省橋東蓋膳部省最東北隅

也南都新書

郭弘霸自陳計徐敬業云臣誓袖其筋食其肉飲其血
絕其髓武后大悅授左臺監察御史時號四其御史唐

陸元方為監察御史武后時使領外方湊海風濤驚壯
舟人懼元方曰吾受命不私神豈害我趣使濟而風訖
息同上

侯思止為渤海高元禮奴拜游擊將軍元禮家牧曰上
不次用人如問君不識字宜對辦鷹不學而能觸邪陛
下用人安事識字無何后果問思止以討后大悅天授

南臺舊聞卷十五

五

中遷左臺御史同上

侍御史年深者一人判臺事知公廨雜事等次知西推
贓贖三司受事監奏次知東推理覆之事臺中有黃卷
不糾舉所職則罰之其新除者未曉制度罰有日逾萬
錢者舊例新人罰止於四萬及崔隱甫為大夫以其數
大廣減之以萬二千為限三院各有院長議罰則詢於
雜端也唐六典

唐自貞觀中李乾祐為御史大夫別置臺獄武后時來
俊臣侯思止皆為御史臺獄圖罪怕滿崔隱甫總臺務
言於朝掘去於是旁刻精舍以釋典獄之崔湜為文樂

昇卿書以八分開元十一年勅諸石碑陰刻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并內供奉銜題名僅盧懷慎崔湜陸景初三人亦昇卿分書自懷慎以下正書百二十二人侍御史也自湜以下正書百八十四人殿中侍御史也自景初以下正書三百四十七人監察御史也碑額又有天寶元載以後侍御史知雜侍御史監察御史共五十人而碑之左右推拓不及焉中有薛岳溫者二名重文碑凡三見此唐一代所僅有也昇卿自監察御史歷殿中侍御史遷侍御史再遷太子右庶子唐書唐御史臺精舍碑今在西安府儒學碑陰題名表其上

南臺舊聞卷十五

六

格曰侍御史并內供奉列盧懷慎等名中格曰殿中侍御史并內供奉列崔湜等名下格曰監察御史下有一并字下缺不全列陸景初等名其盧崔陸三人姓名並八分書蓋梁筆也餘則正書乃後人續書之者碑額空處前後皆有刻前刻監察御史及姓名後刻知雜侍御史及姓名有自天寶元載以後七字按天寶三年始改年為載不當云元載恐是追書金石文字記

銘云左臺精舍者諸御史尊羣愚之所作也長安初湜始自左補闕授殿中侍御史至止之日其構造成就羣公固以碑表相托為之作銘開元十一年殿中侍御史

梁昇卿追書

長安中御史張循憲使河東事有未決問吏曰若頗知有佳客乎吏以張嘉貞對循憲召見客以事嘉貞條析理分莫不洗然循憲試命草奏皆意所未及它日武后以為能循憲對皆嘉貞所為因請以官讓后拜監察御史擢循憲司勳郎中騎其得人唐書列傳

河南伊闕縣前每僚佐有入臺者即水中灘出石礫金沙清激可愛牛僧孺為佐一日報灘出縣僚共觀之有老吏曰此必分司御史若是西臺當是一雙鵝鵠僧孺因舉杯祝曰既成有灘何惜鵝鵠須臾一雙鵝鵠飛下

南臺舊聞卷十五

七

灘中不旬日僧孺拜察院劇談錄呂太乙拜監察御史裏行自負才華而不即具因咏竹以見意曰濯濯堂前竹青青耐歲寒心真徒見賞弱小未成竿山堂肆考

柳潭召拜監察御史堂僚以儀矩相繩而潭放曠不樂檢局乃求補外同上

薛大鼎賈敦頤鄭德本號錮脚御史續略韋貫之始為監察御史舉其弟彥自代及為左補闕總代為御史議者不謂之私子渙御史中丞高元裕與其兄溫善欲薦用之溫諷謁已溫歸以告渙不答溫曰

格楊士若輕之耶澳曰然恐無是身御史唐書則傳

宰相馬植議補楊收監察御史收以兄歿外遠誼不可先固辭植歎美為止未幾假自浙西觀察判官權監察御史收亦自西川還兄弟同臺當世榮之同上

賈忠言撰御史本草以裏行及試員外為合口椒最有毒監察為開口椒毒微次殿中為蘿蔔亦曰生薑雖辛辣而不為患侍御史為晚梨漸入佳味又侯味虛著百官本草題御史大熱有毒主除邪疾杜奸回探冤滯攻貪濁服之長精神山堂肆考

章表微擢進士投監察御史裏行不樂曰爵祿譬滋味

南臺舊聞卷十五

八

也人皆欲之吾年五十拭鏡擲白首遊少年間取一班

一級不見其味也將為松菊主人不愧陶淵明云唐書

張鶴好伯王大略楊國忠執政求天下士為己重薦拜

左拾遺歷侍御史元宗入蜀鶴徒步扈從微遣詣肅宗

所論事尋拜平章事都統淮南諸軍事李白贈詩佐漢

解鴻門生唐為後身蓋喻鶴為子房後身也李詩補註

李白歸韋侍御黃裳太華生長松亭亭愛霜雪天與百

尺高豈為微廐折桃李賈陽路人行且逢春光掃地

盡碧葉成黃泥顧君學長松慎勿作桃李受屈不改心

然後知君子此詩可為柏府座右銘轉園雜錄

子美稱蘇澳為靜者而謂龐公不浪出蘇氏今有之不

知子美何取龐公之比澳詩如日月東西行不照大荒北其中有毒龍靈怪人莫測開目為晨光閉目為夜色

一開復一閉明晦無休息居然六合內曠哉天地德天地且不言世人浪喧喧唐人以為長於諷刺觀其詞氣

頗頑如此固自可見其胸中也蘇寬六詩話盧循盜賊而沙門慧遠與之友善租約叛逆而少與阮

平齊召杜子美贈蘇澳詩序云蘇大侍御澳靜者也澳竟扇動領來與哥舒晃作亂亦其類也分甘餘話

王業者與趙門下幃布衣之舊常知其吏才及公入相

蒙自新詮令來謁公將權為御史一日偶詣慈恩僧寺

占色者蒙問早晚得官僧曰觀君之色殊未見喜兆此

後當得一邊上御史一日趙公秉問奏曰御史府闕人

太多就中監察尤為要者臣欲選擇三數人德宗曰此

官須得孤直茂實者充選祇取輕薄後生朝中子弟不

如不且趙公曰臣欲於錄事參軍縣令中求之上大喜

公曰為二人其一即蒙也上曰且將狀來公既出逢裴

延齡問公曰相公奏何事公不之對延齡既見上奏事

畢因問曰趙璟向論請何事上曰趙璟極公心因說御

史事延齡曰趙璟身為宰相豈詰州縣官績劾二人又

南臺舊聞卷十五

九

不為人所稱說。何由知之。必私也。他日上閤問云。卿何以知此。二人公曰。一是故人。一與臣微親。諳熟之上。無言他日。延齡又入。上曰。趙璘所請。果如卿料。遂寢不行。蒙却歸故林。而趙公薨後數年。邊帥奏為從事。得假御史焉。因語錄。

李夷簡彈楊憑貶臨賀尉。親友無敢送者。獨徐晦送至藍田。與別未幾。夷簡薦晦為御史。曰。君不負楊臨賀。負國乎。世兩賢之。而李公尤得古人舉譽之意焉。林居漫錄。

韓愈自監察御史貶連州陽山。今所坐之因。傳記各異。南唐書聞卷十五 十

唐書本傳謂上疏論宮市。德宗怒。故貶李翱行狀謂為幸臣所惡。故貶皇甫湜作神道碑謂貞元十九年。關中旱饑。公請寬民徭。專政者惡之。故貶。按文公歷官記及年譜。謂愈與同列上疏為幸臣所譏。幸臣者李實也。于考退之。自連山移江陵。詩云。孤臣昔放逐。泣血追愆尤。汗漫不省識。恍如乘槎浮。或自疑上疏上疏。豈其由則所坐之因。雖退之猶疑之也。集中有上京兆李實書。盛稱其能。其後實出為郢州。又有書云。愈蒙恩獎。知遇最厚。無與比者。愈為實所譏。不應此書。奉來如是。及觀江陵箋中詩云。同官盡才俊。偏善柳與劉。或慮語言淺薄。

之落冤仇。又和張十一憶昨行云。伍文未萌。崖州機難得。赦宥常愁猜。近者三奸惡。破碎羽翼。無底幽黃能眼中。了了見鄉國。知有歸日。詹方開。又有永正行以快伍文之貶。則知陽山之貶。伍文之力。而劉柳下石為多。非為李實所譏也。詩話總龜。

韓子年譜載張署詩。九疑峯畔二江前。懸關思鄉日。抵年白簡趨胡會。並命蒼梧左。官亦聯篇。蛟人遠泛漁舟。火鵬鳥闊飛。霧裏天。渙汗幾時流。率土崩舟。西下共歸田。署與退之同為御史。同還謫。故詩中皆言之。退之得署詩云。山淨江空。水見沙哀。猿啼處。兩三家。貧富競長。南唐書聞卷十五 十

織織。笋簍獨初開。艷艷花未報。恩波知死所。莫令夷瘠。遂生。涯吟君詩。罷看雙髻。陡覺霜毛一半加。又有祭署文云。我落陽山。君飄臨武。君止于縣。我又南歸。臨武屬郴州。在陽山之北。二詩皆此時作也。若漢叢誌。唐憲宗諱純。凡姓淳于者。改姓于。唯監察御史韋淳。不改。既而有詔。以陸淳為給事中。改名質。淳不得已。改名處厚。日知錄。穆宗每宮中花開。則以重頂帳。蒙蔽欄檻。置惜春御史掌之。劉世榮雜錄。元微之詩。松下待制。應全遠。藥樹監搜。可得知。蓋唐宣

政殿為正衙殿廷有四松松下待制官立班之地舊圖至今猶存紫宸殿亦有松樹為待制官立位殿門外有華樹監察御史樓之位在馬唐制百官入宮殿門必按監察所掌也太和元年詔曰自魏晉以降參用制虛職搜索因習尚存朕方推求相信置人心腹况吾台宰又何問焉自今以後坐朝衆寮既退宰臣復進奏事其監搜宜停元昆駕部比自長安搗藥樹數株至京師其葉蔥翠可愛於今關右頗多人罕識焉文選補注

南齊書卷十五

二

陵之句江輔之謫官累年後知處州謝未有云清時有味白首無能蔡持正為御史引牧詩為證以為怨望遂復罷石林詩話

杜牧自御史分司洛陽時李司徒聰罷鎮開居聲妓為當時第一因會朝士以牧之香任風憲不放進且牧之輒坐宋達李李逵馳書以招而牧之遠來謂李曰則有紫雲者就是因指示牧之作詩曰華堂今日綺筵開誰喚分司御史來忽發狂吟驚滿座兩行紅粉一時回意氣閒逸旁若無人古今詩話

侍兒小名錄云兵部李尚樂妓崔紫雲詞華清峭眉目

端麗杜作前詩罷上馬而去李公尋以紫雲贈之紫雲臨行獻詩曰從來學製斐然詩不料霜臺御史知愁見便教隨命去慙恩腸斷出門時茗溪叢話

杜牧自侍御史出佐沈傳師宣城幕雅聞湖州為浙西名郡風物妍好且多麗色往游之竟無所得將罷忽有里姥引髻髻女年十餘歲牧熟視之曰此真國色也因使語其姥將致舟中姥女皆懼牧曰且不即納當為後期吾十年必為此郡若不來乃從所適因以重幣結之後移授湖州刺史比至郡則十四年所約之妹已從人三載而生二子矣牧即政之夕亟使人召之牧詰其母

南齊書卷十五

三

曰曩託許我久矣何為過人母拜曰向約十年不來而後嫁嫁已三年矣牧俯首曰辭也直強之不祥乃禮而遣之因為懷別詩曰自是尋芳去較遲不須惆悵怨芳時狂風落盡嬌紅色綠燕成陰子滿枝唐詩集

太和初有為御史分務洛京者有妓善歌時太尉李逢吉留守求一見既不敢辭李姬四十餘輩皆出其下既入不復出為詩兩篇投獻詩曰三山不見海沉沉豈有仙踪尚可尋青鳥去時雲路斷姮娥歸去月宮深紗窗暗想春相憶書恨誰今夜獨吟料得此時天上月只應偏照兩人心一篇亡落溪漁隱曰余觀劉賓客外集有

憶妓四首內有一首即前詩也古今詩話中既不云御史姓名則此詩豈非謬得為之假手乎

漫筆詩話

李義山詩天平公座中呈令狐令公時蔡京曾為僧徒故有第五句按令公必為詢非為楚也白足禪僧思敗道謂蔡京青袍御史擬休官必義山自謂義山以會昌三應王茂元之辟始授御史去楚沒時久矣未幾載多

註

會昌五年命西京留佛寺四僧唯十人東京二寺華汝三十四治所得留一寺其餘刺史州不得有寺出四御史裏行以督之御史乘驛未出開天下寺至於崖墓精

南臺舊聞卷十五

古

而刊之侯歸錄

韓常侍為郎吏日宣宗問曰卿有好詩如何得見韓禧首曰客至私第錄進乃選八十首進後以眼疾辭拜瑀躬為御史銜命出關獄獄道中看華山有詩曰野麋蒙衆暫如犀心不驚鷗角鷗雞一路好山無伴看斷腸煙景寄懷啼御史出使不得與時補哀謝病歸更寄織錦人同行故云無伴篇與薛郎中云錦字龍梭織錦篇鳳凰文采開非煙並他時世新花樣虛費工夫不負錢古今詩話

唐以秘書監望雖清雅實非要劇以監為宰相病坊丞及著作郎為尚書郎病坊秘書郎及著作佐郎為監察

御史病坊類要

唐末沈汾侍御退居樂道家有二妾一日謂曰我死爾能哭乎妾曰安得不哭之旨固問對曰安得不哭汾曰汝試哭吾欲觀之妾不得已擁袂而哭哭畢汾已卒矣

同上

李審諸為御史得廉米母量之三斛而露問故對曰御史米不樂也問車傭幾何對曰御史不償也母怒勸歸餘米償其傭因切責審諸

貼錄

樞密使安重誨專權用事重誨前賜過御史臺門殿直馬廷諤衡之重誨怒即臺門新延而後奏李璣為中丞

南臺舊聞卷十五

古

不敬彈糾重誨請降勅處分明宗不得已從之由是御史諫官無敢言者

五代史

閻王延義既立更名職泉州刺史余延英嘗憐命掠取良家子曠怒召下御史劾之延英進買宴錢千萬曠曰皇后上貢何在延英又獻皇后錢千萬乃得不動

同上

開寶六年學士李昉知貢舉有訟昉徇私者帝乃籍下第人姓名得三百六十人皆召見擇一百九十人併昉首擢士宋準御殿給紙筆別試詩賦命殿中侍御史李臺等為考官得進士二十六人五經四人開元禮七人

三種三十八人三傳二十六人三史三人學究十八人
明法五人皆賜及第而昉等皆坐責自是殿試遂為常
制續史節

樊知古嘗舉進士於南唐不第謀歸太祖乃漁釣采石
江上每乘小舟載絲繩維南岸疾棹抵北岸以度江之
廣狹開寶三年詣闕上書言江南可取狀請造浮橋濟
師已南征議用其策或謂江濤險壯恐不能就乃於石
碑口試造之移至采石三日橋成不差尺寸金陵遂平
權侍御史同上

曹修古者四御史之一也明道初請太后還政謫守興

南臺舊聞卷十五

去

化暴死於室羣僂及鄉人憐之相與歛錢數十萬贈之
修古有女始笄告母曰先人忠節聞天下不幸竟有謫
死且君子不家於世此錢決不可受洵先人清德哭謝
遣之送者固請竟不肯受原鑒錄

景祐中有郎吏皮仲容街衢為一輕薄子所戲遽前賀
之聞君有榮惠之命仲容立馬愧謝久之徐問何以知
之對曰朝廷所置臺憲必用姦姓者故以君姓知之蓋
是時三院御史乃仲簡論程學禹錫也聞者傳以為笑
事文類聚

宰相陳執中娶吳殺婢御史奏逐去之范鎮言陰陽不

和財匱民困執中當任其咎今御史捨大責細暴揚然
私欲以一婢逐宰相非所以明等級辭堂陸也臣聖錄

待制王公素仲儀任御史日常夢至玉京黃閣殿上有
紺服翠冠者曰吾東門侍郎公則西門侍郎也昔以泰
贖玉帝前語傷鯁許遂謫於世公夢回題詩於書牕曰
似去華胥國裏來雲霞深處見樓臺月光冷射雞冠急
驚覺海仙夢一迴公晚歲復思玉京之夢作詩曰虛碧
中藏白玉京夢魂飛入黃金城何時再步煙霄外皓齒
仙童已掃塵詩文

濠州西有高唐館俯近淮水御史閻欽投宿此館題詩

南臺舊聞卷十五

七

曰借問襄王安在哉山川此地勝陽臺今朝寓宿高唐
館神女何曾入夢來有李和風者至此又作詩曰高唐
不是這高唐淮上江南各異方若向此中求薦枕參差
笑彼楚襄王德滿錄

景祐中有輕薄子以古人二十字詩益成二十八字嘲
笑曰仲昌故國三千里宗道深宮二十年殿院一聲河
滿子龍圖雙泪落君前龍圖王博文也嘗更大落鎮開
封知府三司使一日對上前因敘數歷之久不覺泪下
殿院蕭定基也為殿中侍御史與韓魏公吳春卿王君
貺同發解開封舉人作河滿子曲嘲之因奏事仁宗問

之令誦一過王宗道為諸王教授及講書凡二十餘年不求進用仲昌者章郇公之仲從子論科場不公奏聞牒歸建州當時以為雖用古人詩句而切中一時之登事傳以為笑樂

東齊錄

唐介謫英州別駕梅堯臣作書寬詩曰皇祐辛卯冬十月十九日御史唐子方危言初造滕曰朝有巨奸臣介所憤疾願條一二事臣職敢妄率宰相文彥博邪行世莫匹云堯臣作此詩不敢示人及歐陽修編其集時有嫁避又削去此詩是以少人知者唐介始彈張堯佐諫官皆上疏及彈文彥博則吳奎畏縮不前當時謂拽

南臺舊聞卷十五

大

動俾脚及唐爭論於上前遂并及奎之背約執政入黜奎而文潞公益不安遂罷政事時李師中詩述唐有並遊英俊顏何厚未死姦諛骨已寒之句為奎發也

東軒筆錄

鄭谷與僧齊已黃損等共定今體詩格一曰葫蘆一曰轆轤一曰進退葫蘆韻者先二後四轆轤韻者雙出雙入進退韻者一進一退唐介謫英州別駕朝中士大夫以詩送行者頗衆獨李師中待制一篇為人傳誦詩曰孤忠自許衆不與獨立敢言人所難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於山並遊英俊顏何厚未死姦諛骨已寒

天為吾君扶社稷肯教夫子不生還按韻略雜字第二十五山字第二十七稟字又在二十五而還字又在二十七一進一退此所謂進退韻格也

鮑素雅記

六一居士謂傳師游道林岳麓寺詩題云酬唐侍御姚員外而二人之詩不見不知何人也獨此詩以字畫傳於世而詩亦自佳蔡寬夫謂唐狀者即沈傳師所謂唐侍御也詩語秀拔

若溪集

劉沆言自慶歷後臺諫官用事朝廷命令之出事無當否悉論之必勝而後已事務扶人陰私莫辨之事以中傷士大夫執政畏其言進擢尤速沆遂舉行御史遷次

南臺舊聞卷十五

大

之格滿二歲者與知州御史范師道趙汴歲滿求補郡沆引格出之中丞張昇等言沆挾私出御史時樞密使狄青亦因御史言罷知陳州沆奏曰御史去陛下將相削陛下爪牙此曹所謀臣莫測也昇等益論論不已罷沆知應天府

東史列傳

傳堯俞出知和州通判楊洙來問問曰公以直官斥居此何為未嘗言及御史時事堯俞曰前日官職也豈得已哉今日為郡守當宣朝廷美意而反咕咕追言前日之開政與排謗何異

同上

英宗新即位任事者益專凡臺諫官言事一切不聽或

盡逐臺官不留一人京師為之語曰絕市無臺官事見續聚

治平中執政恃權以沮言者凡臺諫官入言輒以進呈訖寢之時謂之訖了臺吏亦為之沮報每曰御史言其事又訖了也同上

御史上事日史人參謁亦無通贊忽於階下齊拜默然而退謂之鬼參滿錄外序

蘇東坡送張舜民御史出倅詩樊口淒涼已陳迹班心突兀見長身註臺吏謂御史立處為班心同上

余以事繫御史臺獄獄吏稍見侵自度不能堪死獄中

南臺舊聞卷十五

子

不得一別子由故作二詩投獄卒梁成以遺子由

王如天萬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滿先償債十口無歸更累人是處青山可埋骨他年夜語獨傷神與

君世世為兄弟又結來生未了因 相臺霜氣夜妻妻

風動琅璫月向低夢繞雲山心似鹿魂飛湯火命如雞眼中犀角真吾子身後牛衣愧老妻百歲神遊定何處

桐鄉知葬浙江西蘇東坡集

王定國甲申雜記云天下之公論雖警怒不能奪也李承之嘗謂余曰昨在從班李定資深鞠子瞻獄雖同列不敢輒放問一日資深於崇政殿門忽謂諸人曰蘇軾

奇才也衆莫敢對已而曰雖三十年所作文字詩句引證雖傳隨問隨答無一字差忤誠天下之奇才也歎息不已余之先君靖康間嘗為臺端臺中子瞻詩案具在因錄得其本與近時所刊行烏臺詩案為尤詳今節入

書話以備觀覽

若溪叢話

東坡在御史獄獄吏問云雙梧詩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唯有鰲龍知有無譏諷答曰王安石詩天下蒼生待霖雨不知龍向此中蟠此龍是也獄吏亦為之一笑

先生上文潯公書云某始就逮赴獄有一子稍長徒步

南臺舊聞卷十五

子

相隨其餘守舍皆婦女幼稚至宿州御史符下就家取書州郡望風遣吏發平園船搜取長幼幾怖死既去婦女悉罵曰是好著書書成何所得而怖我如此悉取焚之蘇文忠年譜

東坡赴杭州通判到揚州有劉摯為作臺官言事責降湖南別後作詩即用其字為韻江陵昔相遇幕府稱上賓再見明光宮我冠緝緇紳而今三見子坎壈為逐臣朝遊雲雪間欲分丞相茵幕落江湖上還學屈子鄰了不見喜愠子豈真可人邂逅成一歡醉語出天真士方在田里肯比渭與莘出試乃大謬易狗難重陳歲晚多

霜露歸耕當及辰 馬登詩集

李端叔歷樞密院編修官通判原州元符中監內香藥庫御史論為東坡客不可任京官詔停廢 施註蘇詩

劉放性滑稽喜譔玩馬默為臺官彈放輕薄不當置在文館放曰既云馬默豈合驅鳴 東軒筆錄

陳伯修名師錫神宗時登第奏名帝得其文屢讀屢賞顧侍臣曰此必陳師錫也啓封果然擢為第三人故云

聞君射策日妙語發奇峇知臨安縣拜監察御史以言事出知宿遷縣元祐間東坡三上章薦之乃入為秘書

郎遷工部郎徽宗用為殿中侍御史坐章論削官 施註

蘇詩

南臺舊聞卷十五

三

明道先生熙寧二年呂申公薦授太子中允權御史裏行神宗素知先生名召對從容訪問每對退必曰頻來對來欲常相見爾一日論議甚久日官報午正先生遽求退廷中人相謂曰御史不知上未食耶 宋名臣言行錄別集

明道先生曰君子如君實不拜同知樞密院以去范堯夫歸同修起居注得罪張天祺監祭御史面折介甫被謫介甫性狠衆人皆以為不可則執之愈堅君子既去所用皆小人爭為刻薄故害天下益深使衆君子未用

與之敵俟其勢久自緩委曲平章尚有聽從之理俾小人無隙以乘其為害不至如此之甚也天下以為知言聞見錄

天聖中侍御史知雜事章頊使遼死遼無棺槨舉至遼陽方就殮自後遼人常造數漆棺以銀飾之每有使人入境則載以隨行至今為例 夢溪筆錄

御史初入臺陪直二十五日為伏約取不出之義衆官皆出彼獨潛謂之約直 山堂肆考

諫官劉安世等攻蔡確為諍詩侍御史盛陶曰確以弟碩有罪但坐罷職不應懷恨註釋詩語近於挾怨不可

南臺舊聞卷十五

五

以長告許之風安世疏言居風憲地目覩無禮於君親之人而附會觀望紀綱何賴出知汝州 宋史

晁冲之樂府最知名詩少見於世政和末先公為御史朱深明為郎中其謝先公寄茶策簡深明詩云諫議茶猶奇郎官迹已疎斜封三道印不奏一行書會遠長安

去終臨嶺諸居大江清到底為問渴何如 謝說集永

御史胡世將撫諭東南章魯先生謁而說之曰今日廟堂之議未知其但欲標憑江漢控引荆吳以保東南而已乎抑當克復神州迅掃陵關據中原而撫三河也嘗聞不取關中中原不可復不取荆淮東南不可保今但

威處一方費日用於道途未知漂漂者竟何如耶宋名臣言行錄外集

王渙之未冠擢上第徽宗以日食求言大臣薦渙之召對稱旨命拜御史辭曰臣由大臣薦不可居是官乃授吏部員外每云乘舟常以覆溺處之乘車常以顛墜處之仕宦常以不遇處之則無事矣臣鑒錄

紹興二十四年王綸以御史中丞魏師選薦為監察御史與秦檜論事忤其意師選劾綸且言知識淺昧不能知綸由此罷去宋史則傳

檜所厚權部尚書梁汝嘉將特賜出身除兩府汝嘉

南臺舊聞卷十五

言

聞周葵欲劾之謁中書舍人李待聘曰副端將論君矣待聘乘檜未趨門亟告之檜即奏為起居郎葵方待引檜下殿論閣門曰周葵已得旨除起居郎同上

呂午復為監察御史入見帝曰卿向來議論甚明切兼

崇政殿說書史嵩之推不欲午在經筵時殿中侍御史

須容孫子娶午從子嵩之問容孫上疏避午欲賊之去

而於法無避嵩之乃與言路密謀以為午嘗劾王瓚姻

家史洽遂以瓚為右正言午即治裝去上手詔與留之

同上

吏部郎謝廓然由會觀薦賜出身除殿中侍御史命從

中出中書舍人林光朝愕曰是輕臺諫臺科目也立封還詞頭士論服之同上

唐彛寧宗時權監察御史董吏且至璵不詣闕母曰人言此官奸汝何憂璵曰此官須為朝廷爭是非一拂上意或忤權貴重為大人累何母曰爾第盡言吾有爾兄在璵入就職疏奏天變而至於怨民怨而至於離海宇將傾天下有不可勝諫之處上為改容集事淵海

侍御史知雜事殿中侍御史每月奉祿三千監察御史每月二千春冬絹各十匹春加羅一匹冬棉三十兩宋職官志

南臺舊聞卷十五

書

金大定十三年八月於闕忠寺策試女直進士寺舊有雙塔進士入院之夜半聞東塔上有聲如音樂西達於官考試官侍御史完顏蒲渥等曰文路始開而有此得賢之祥也金遼集志

大定二十四年會有司市類不時酬且世宗怒監察不舉杖責之以問參知政事程輝對曰監察君之耳目所犯罪輕不贖而杖亦一時之怒也世宗曰執事不舉是故犯也輝對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 王繼翰攝侍御史奏事殿中章宗曰佳御史就除侍御史金史則傳

章宗召登聞鼓院官欲有所問皆不在任上諭中丞孟
鑄曰此輩慢法如此御史臺所職何事除開唐宰相宿
省中臺官六部官其餘司局亦當宿直今尚書省左右
司官宿直餘亦當准此 金史

與定時參知政事張行信上言大定間監察坐罪大抵
收贖或至奪俸重則外降間有的決者皆有為而然又
有勅旨監察職主彈劾而或看循者非謂凡失察皆然
也近日無間事之大小情之輕重一概的失以為大定
故實過矣詔尚書更定監察罪名 同上

監察御史石玠行部過洛西薛曼卿不之見或曰君何

南臺舊聞卷十五

五

無鄉曲情曼卿曰凡今時政未必皆善御史一有所劾
將謂自我發之同惡相庇他日并鄰里必有受禍者 金
史 隱逸傳

劉祁曰金人南渡之後近侍之權尤重蓋宣宗善用其
人以為耳目伺察百官故奉御輩採訪民間流行路御
史或得一二事即入奏之上因責臺官滿漢皆抵罪 金
史 完顏訖可傳

石鼓自唐以來無定論在平馬子卿以字畫考之云是
宇文周時所造作辨萬餘言出入傳記引據甚明學者
以比蔡正甫燕王墓辭子卿姓馬氏名定國往平人金

監察御史仕至翰林學士自號養堂先生 明州集
監察舊例所進帖子止是今呈子樣但內為腰封其臺
上用黃紙作貼費上書奏帖二字下書臣某謹封 烏臺
筆補

諸監司巡按許接見賓客唯不親謁 同上

大都酒使司於葡萄酒三十分取一至元十年抽分酒
戶白英十分取一為御史臺所察議得葡萄酒漿雖以
酒為名其實不用米糖雖同醞造別酒一體辦課仍改
正三十分取一 元典章

王惲論密婦王姑狀訪到京兆府三白渠副使郭時中

南臺舊聞卷十五

五

妻雷氏係前監察御史雷希顏女自三十一歲夫郭身
故雷止生女子一人經今十有六年窮居守志誓死靡
它貞順堅確殊有父風宗族稱賢鄉閭服化在雷門巷
鑾先聲居郭氏實為節婦理宜旌表風勵多方 烏臺
筆補

繁峰者國史院庭中石名也伯章御史為僕言自其先
公時與詩老名勝賦詩者蓋數百篇金玉堂無本而御
史家具有之詩曰視草堂前石一拳何人移置自何年
久僻翠色連重地故援孤根近九天俯仰百年承雨露
每開千尺接雲煙故鄉御史遺書在為錄繁峰舊賦篇

國初序朝言官法司謂之銀鈔班 李材解罪誌

魏天福拜御史時其母戒之曰古稱公爾忘私委質為臣當餐所衷以塞其責勿以未亡人為卹俾吾追踪陵母死之日猶生之年也天福亦請於憲府曰監察職當言路有犯無隱虧獲謹乞不為覲覿或以聞帝歎曰已兒恩母子雖生今世其義烈之言當於古人中求之元史列傳

至元二十四年命程鉅夫為御史中丞臺臣言鉅夫南人且年少帝大怒曰汝未用南人何以知南人不可用

南臺舊聞卷十五

手

自今省部臺院必參用南人遂以鉅夫仍為集賢直學士拜御史行御史臺事 同上

楊桓至元三十一年拜監察御史有得玉璽於木華黎會孫碩德者桓辯識其文曰此歷代傳國璽也亡之久矣今皇太孫龍飛而璽復出天其彰瑞應於今日乎成宗即位疏上時務二十一事帝嘉納之 同上

劉賡拜監察御史是時御史中丞崔或好盛氣待人他御史拜謁或平受之獨見賡則待以上客 同上

貢師泰奏定四年釋褐除紹興路總管府推官考滿入翰林歷待制拜監察御史自世祖以後南人斥不用及

為始復舊制南士復得居省臺自師泰始時論以為得人 同上

周景遠為南臺御史分治浙省每日與朋友往復其書史不樂似有舉刺之意大書壁上曰御史某日訪某某日某人來訪御史見之呼謂曰我嘗又訪某人汝乃失記何也第補出之因復謂曰人之所以讀書為士君子者正欲為五常主張也使我不今日謝絕故舊是為御史而無一常寧子為御史不可減人理吏服而退 排錄

燕地未有梅花吳開闢宗師時為嗣師新從江南移至

南臺舊聞卷十五

支

扁曰漱芳亭張伯雨偶造其所悅與西湖故人遇徘徊既久不覺熟寐夢覺日已暮矣嗣師笑曰伯雨素有詩名宜作詩伯雨遂賦長詩有風沙不憚五千里將身跳入仙人壺之句嗣師大喜遂表學士伯長嗣博士敬德焉御史伯庸吳助教養浩康修撰伯生和之 同上

御史堂言曹子之教寄寓官舍隘陋非宜奏請孔廟之西當建國子學以御史府所貯公帑充其費迨至仁宗皇帝於監學之北構架書閣延祐四年夏經始六年冬積成材木瓦甃諸物之宜工役飲食之費一皆出御史府雄偉壯麗煥然增監學之輝名其閣曰崇文堂臣請

物石以紀吳澄崇文閣碑記

察院書吏至元二十八年十一月定出身於各道廉訪司書吏內選取三十月轉部九十月從八品內用如非廉訪司書吏取充者四十五月轉部補用不盡者九十月考滿降一等正九品用 行臺察院書吏至元三十年正月定出身於廉訪司書吏內選取一考之上轉補江南宣慰司今史并內臺察院書吏用不盡者九十月正九品江南用 元澤渠志

南臺舊聞卷十五

辛

南臺舊聞卷十五

南臺舊聞卷十六

北平 黃叔熾 王國輯

雜錄下

明太祖命方常為御史曰朕聞昔人懷才滿腹抱道盈衷一時志不能伸致是窘於衣食困於羈旅一遇君者用之竭忠報効務公無私終世不忘其恩特致君稱仁於海內固為賢者矣爾方常自云窘於生理來朝今命爾為守院御史出納一道之務察微放奏毋隱 南京志洛陽秦從龍仕元為校官舉進士江南行臺侍御史會兵亂從龍以老避居鎮江太祖兵東下謂徐達曰鎮江有秦元之者才器老成入城當為吾訪之既至太祖親至龍江以迎之入太祖即元故御史臺為府居從龍西華門外事無大小皆與謀從龍盡言無隱每以筆書漆簡問答甚密左右無知之者太祖呼為先生而不名 明紀事本末

南臺舊聞卷十六

一

洪武時有二風憲官相訐一人言甚便捷一人言簡而緩太祖曰理原於心言發於口心無所虧辭出而簡心有所蔽辭勝於理彼二人者其言寡者是多者非 南京都察院志

洪武三年通天下教官入覲奉天門太史秦文星見帝

親擢胡子祺等十八人為監察御史次日詣武樓下賜袍賜燕靜志居詩話

邵玘蘭溪人申卿舉入監適值迎奉會例許監生簪花時執事者畏縮不敢近上前邵取花向上簪之上賜視良久見其狀貌魁偉復注意焉既中進士即擢為御史既而點兩浙巡按推舉皆不得人上即呼邵玘堪差玘辭臣以浙人不當往上一日以卿浙人知浙中利病特命卿耳仍命御史一員協處此亦特恩也藏石閣藏

解縉為監察御史通都御史怙勢恣橫諸道御史欲糾之無敢執筆為草者縉揮筆立就歷載其奸狀上慮縉

南臺舊聞卷十六

二

為衆所傾召其父至諭之曰才之生甚難而大器者晚成其以而子歸益進其學又論縉曰朕與爾分則君臣情猶父子其歸盡心於古人後十年來朝大用爾未晚也臣鑒錄

王英洪武初授山東道監察御史上特命署都御史事大書敦厚王英四字揭諸殿柱居鄉尤平易嘗微服入郡城時禁庶民服靴門者縛英英笑曰吾官人也取舟中冠帶示之始得釋亦不色怒同上

洪武十年工部承差張致中上言三事其一慎擇監察御史二京師各府州縣設常平倉以時歛散三北方關

鑿贖土令農民自實畝數以定稅糧權為宛平知縣明紀事本末

楊允洪武十四年歲貢官御史年纔二十餘明斷善治獄帝甚寵任之時人呼小楊御史寶應縣志

洪武十五年上半年上錄因畢命御史袁凱送東宮覆審遞減之凱還復命上問朕與東宮孰是凱頓首曰陛下法之正東宮心之慈上大嘉悉從之同上

劉子敬洪武末為山東道御史有能名以言事忤權貴黜為候官今又言事又降為候官典史益修其職嘗自署曰祿薄儉常足官卑廉自高永樂初拜河南道御史

南臺舊聞卷十六

三

南京都察院志

劉文德洪武間以明經舉任監察御史一日高皇帝諭羣臣次早廷問有能記否宣諭者乎文德出班朗誦之即日擢廣西僉事後有奏文德受人銀一兩者太祖見之曰得非向記朕宣諭者此人豈貪銀一兩者耶釋之同上

嚴德明史作洪武中為左僉都御史謫戍廣西南丹縣其面後赦還歸吳中宣德末年猶存以西軍事被逮時御史李立坐堂上公跪陳云曾在臺勾當公事是識法度的李問何官公云洪武時曾都察院掌印所謂嚴德

明是也李大驚起廷之後堂歡洽竟日而罷後御嘗晏
讓家宴客教授李綺上坐致公作陪公貧甚帽破用紙
布補之綺易其人問老人為何事刺字公因自述洪武
時任左僉都御史不幸有疾蒙恩發南丹今老而歸耳
曰先時法度嚴不似今日綺大驚請罪因追避下坐先
輩朴雅安分如此耳

洪武中國子生出使視行人覈天下土田籍有司案牘
督吏民修水利十三道御史問刑應因皆舉重務以佐
之然雖勞績有成無不復監辛業者其後有長差短差
之例短差復監長差則例滿附選待除不復監失

南臺舊聞卷十六

四

凡監生歷事部寺謂之正歷三月上選又諸司寫本隨
御史出巡二名謂之雜歷一年滿日上選又隨御史刷
卷一百七十八名事完日上選

明選舉志

靖難兵南下御史尹昌隆上言今日事勢日去而北來
章奏言周公輔成王不若罷兵息戰許其入朝彼既欲
申大義於天下不應使相違戾設或有礙便須讓位不
失守藩若沉吟不斷禍至無日進退失據難欲求為升
徒布衣不可得矣不報靖難後驅出就戮昌隆當陞大
呼曰臣當時上章勸讓住陛下奏臆可覆也命緩刑檢
奏有之上曰大燒頭早從此言南北生靈受禍不若是

結朕亦無此勞苦遂貨昌隆死

南京都察院志

牛景先官御史金川門失守易服遁至丹陽遇一僧

云徐行言遂行遂改姓名徐行死於杭州寺中後因

究治齊黃事將景先次妻劉氏沒入教坊劉氏後五世

未敢失身辱祖萬歷末給照除名復姓從良

左都督徐增壽謀應燕御史魏公冕等請誅之不聽燕

兵屯金川門常乃貴以大義斬之

明紀事本末

科道互改洪武中給事中宋善萬徵彭通王惟言王漸

永樂中吏科右給事中羅亨信工科給事中周岐正統

中給事中朱良選李運工科都給事中張禎俱改御史

南臺舊聞卷十六

五

洪武中御史李燦改工科給事中永樂初山東道御史
文郁不諳刑名改工科給事中江西道御史汪俊明改

刑科給事中

春明夢餘錄

翰林兼道者洪武中夏原吉范顯祖以太子賓客遷治

書侍御史嘉靖庚戌趙貞吉以左春坊左諭德兼河南

道御史萬歷已未徐光啓以少詹事兼河南道御史其

實改科道者永樂中孔諤以中允改御史洪熙初侍讀

李時勉羅汝敬俱以言事改御史洪武中編修馬亮任

敬王璉王輝陳敏張唯俱改御史正統已巳徐瑄以侍

讀改浙江道御史楊鼎以中允改河南道御史檢封王

王改江西道御史崇正中金聲以編修改御史

同上

徐義永樂時初拜御史問為官之要於祭酒胡頤菴以前輩居官有三事勉之云一要省事二勿違事三行所無事

南京都察院志

楊榮嘗疏陳十事皆指斥五府六部三法司積弊上覽而嘉之密諭榮曰汝言實切時弊但卿為朕心腹之臣若進此奏恐羣臣益相猜疑不若使慎密御史言之

治平略

景泰時鍾同為御史會懷獻太子堯上言折正大資厚重足令宗社有托下詔獄杖死時年三十二

同上

南臺舊聞卷十六

六

策馬出馬伏地不起同叱曰吾不畏死爾奚為者馬猶盤辟再四乃行同死馬號數聲亦死

明史

洪熙改元侍讀李時勉抗疏論時政降御史復以言事忤旨下錦衣獄先是肋骨為金瓜所傷及是加梃忽然

自接踰月而平宣宗立追怒時勉抵觸仁孝命械至殿中面鞠時勉一一誦之至第六事伏而不言上問何以

不言對曰天威嚴重臣不能詳記上微笑曰是第難言耳諫稿在否對曰已焚矣上曰時勉能直諫忠臣也命

脫梏梏復其官

同上

宣德時御史謝瑤薦廣誤書姓自陳改正帝謂吏部曰

古人奏牘皆存敬慎石版書馬字缺點懼及死今薦賢不知其姓豈能知其才輕率如此豈稱御史之職遂議

交趾大蠻縣知縣

同上

宣宗以教官多缺選用監生三百八十人而程富等以都御史顧佐之屬使於各道歷政三月選擇任之所謂

試御史也

明選舉志

宣宗時大臣奏蘇州等九大郡號劇繁難治擢郎中況鍾莫愚御史何大淵員外陸本漢等知蘇常溫吉安等

府上特召見莫勞焉

廣治平略

宣德三年怒御史嚴璽方鼎何傑等沉湎酒色久不朝

南臺舊聞卷十六

七

參遂命枷項以徇自此言官有枷項者

成化十五年

汪直誣陷馬文升牟休等有詔切責御史王濬等二十九人互相容隱各廷杖二十

正德嘉靖間

萬曆天啟廷杖

受禍其慘更有不忍言者

明刑法志

宣德四年吏部奏第二甲進士王懋應授從七品官其兄嘗為御史以誤決死因抵罪懋乃極刑家屬當罷不

錄上曰士勤苦學問始登一第棄之可惜其以懋為州判官

春明夢餘錄

內官同法司錄囚始於正統六年凡大審錄內監奉旨出則齎勅張黃蓋騎導於大理寺為三尺壇中坐尚書

都察院大理寺以次左右列坐御史郎中下俸牘立唯
諸趨走惟謹三法司視成案有所出入若輕重俱目視
太監意太監意所不欲不敢忤也內監經奉命審錄者
死則於墓寢黃壁南面坐旁列法司及御史刑部郎引
囚鞠躬聽命狀悉圖之示後世為榮觀焉同上
王振用事于謀巡撫梁管每入京未嘗持一物交當路
又御史有姓名類謙者常忤振振意以為謙嫉言官劾
之罷為大理少卿明紀事本末

正統十三年狀元彭時當上表謝恩四鼓起俟隱几不
寤糾儀御史奏令錦衣衛挈已奉旨胡忠安從容出奏

南臺舊聞卷十六

狀元彭時不到合著錦衣衛尋上是之

臣鑒集

英宗之出也備文武百官以行六師覆於土木將相大
臣及從官死者不可勝數御史則張洪黃裳魏貞夏誠
申祐尹竑童存德孫慶林祥鳳明史

馬炳為嘉魚令有盜數人焚掠公幣而去其為首者多
擄過報圍風鎮有舟載一十二人踪跡可疑偵之中有
長髯者貌相似而實非也馬竟捕之以盜治罪繫於獄
後馬擄御史舟泊圍風夜為盜劫舉室皆死同上

韓雍弱冠為御史出按江西時有詔下鎮守中官而都
御史誤改其封樞以咨雍雍請宴中官而身為解之明

日偽為封識而藏舊封於懷俟會問使郵卒持以付已
伴為不知而啓之稍讀一二語即驚曰此非吾所當聞
遽令吏還中官則已潛易舊封矣雍起謝罪復欲杖郵
卒中官以為誠反為救解歎飲而罷續展錄集

福建莆田黃深景泰中拜監察御史其子如金成化時
為南畿提學御史蓋四世甲科二榜首二監察其策遇
真罕僂者使職文獻

姚綬江虹月中拜監察御史成化初出知永寧府解官歸
作滄江虹月之舟游泛吳越間作室曰丹邱自稱丹邱
先生明史列傳

南臺舊聞卷十六

九

丁璠以工部主事謫潞河御史張政過其居值過者云
聞公失竊今已獲盜者公往証之璠曰吾未嘗失竊也
過者去政問故璠曰時禁盜者死寧亡吾軀不忍盜之
死也政歎曰仁人也因薦為御史巡按徐州擒賊首張
晉祥衛輝盜起復承命往縛渠魁釋其餘英宗嘉其能
陞左僉都御史全漢人物志

徐完江寧人成化時官御史以親老乞改南御史就養
有風采都御史多不法憑與援鉗灼人完抗疏劾免之
同上

成化癸卯春憲宗命內使王敬宗珍玩於江南諸郡教

至蘇召府學諸生為寫沙淋經諸生不從直前批敬頌而唾之敬怒奏行巡按御史鞠治諸生以陸公完晚進

而家多貨遂謬以完為首將有資於完適完魁鄉榜得

從輕貸後舉進士被選三原王公時為吏部指完以詰

諸屬曰此即以秀才批王敬者得選御史統明通紀

弘治中兩京武鄉試照先年開營武舉例兵部官出題

在外俱巡按御史出題正德時以兵部侍郎既知武舉

會考難以再典武舉鄉試於是兩京應試亦送各該御

史考試彙送兵部廣治平略

古彈文白紙為重黃紙為輕故云臣輒用白簡以聞今

南臺舊聞卷十六

十

御史白簡即其事輕未聞有黃簡者矣丹鉛總錄

宋景弘治十八年進士知睢州正德五年入為河南道

御史故事知州無改御史者劉瑾創之也明史

考察朝覲官既上奏翰林學士吳儼家富劉瑾嘗有所

求儼不與御史楊南金者都御史劉宇廷桂之不堪辱

養病去劉瑾矯旨綴奏尾曰學士儼惟慢不修其致仕

御史南金欺詐無病其為民明紀事本末

劉瑾擅權創用枷法給事中吉時御史王時中郎中劉

鐸等並據小過枷額死始釋而戍之瑾召大學士以下

跪金水橋南宣示奸黨御史陳琳貢安甫史良佐曹蘭

王弘任諸李熙王蕃葛浩陸鹿張鳴鳳蕭乾元姚學禮

黃昭進蔣欽簿參嚴潘鍾王良臣趙佑何天衢徐珏楊

章熊卓朱廷璧劉玉等皆海內號忠直者也有罪人溺

水死乃坐御史匡翼之罪又察鹽課杖巡鹽御史王潤

復創罰米法忤瑾者請發輸邊御史張律陳順喬怒瑾

賈曹來旬等悉破家死者繫其妻孥入覲出使皆有厚

獻其黨張綏言德遺多係庫金勸止之會御史歐陽雲

等十餘人入賂瑾皆舉發致罪乃遣科道十四人分道

監察專務撻擊御史趙時中阮吉張或劉子庸以無重

劾下獄或加且死李東陽疏救始釋為民明史

南臺舊聞卷十六

二

梁端肅材為御史時值瑾誅為榜諭天下及錄付史

館皆公筆為當時所稱天山錄

薛文清公瑄自少即厭科舉之學慨然有求道志為御

史差監湖廣銀場手錄性理大全晨昏潛究值奎盈几

不輟有得則秉燭疾書或通宵不寐為世大儒明史

劉大夏之父劉仁令端昌與高安令嚴某因入覲時楊

溥當國與劉嚴皆姻親也楊遣人往職還報曰嚴富厚

雅稱一官劉草席布被瓦盆煤竈猶然窮人耳楊心譏

嚴先見貲以金帛楊麾之劉嗣見其若一袋審一缶耳

楊嘉納之尋擢仁為御史居恒六七人共一馬更迭出

入歲享同僚一枯魚而已後楊公展慕還朝便道造劉問其子大夏曰父在否曰在道中母安否曰在郭家磨麵乃至其家詣寢室見牀上惟蒲席布被喜曰可稱真御史矣同上

席書弟春由庶吉士授御史巡雲南以兄為都御史改翰林檢討預修武宗實錄成常進秩內閣費宏以春由他官入與檢討劉愛並擬按察僉事愛亦故御史以避兄侍郎龍改授者也言故事無纂修書成出為外任者留春擢修撰而愛亦留擢編修明史

毛伯溫巡河南時鎮守內官動以訐御史得直愈自恣

南臺舊聞卷十六

士

而市猾倚之為奸伯溫至捕市猾治之闕怒將詰伯溫竟詣闕索飯曰我未朝食聞強具飯曰必當宴樂闕強為設飲酒半曰外傳公有違言乃能待我若此耶闕大慚謝伯溫笑曰吾固知無是也聞公向訐御史費金二萬乃得直而御史今益有名公既失利渠乃得名固知公之有懲也聞力謝無是歡飲而別同上

世宗更定祀典遂行皇后親蠶禮當時俱咎夏賁漢逢迎上意御史馮恩至謂后親蠶於卻不可示後世然更說未可非也周漢唐宋皇后親蠶皆先有事於先蠶壇嘉靖之制雖未盡合古然嚴桑並舉固帝王所重也

獲編

御史馮恩論斬母吳氏擊登聞鼓訟寃子行伏聞請以身代上令法司更審尚書喬賢左都御史王廷相坐毀譽失當減死戍雷州太史鄒守益羅洪先程文德題四德流芳卷贈焉謂君仁臣直母慈子孝南京都察院志楊爵用直言繫獄暴風連作都城皆恐人呼為楊御史風越章

嘉靖中順天巡按御史鄭存仁檄府縣凡法司有所追取不得輒發尚書鄭曉言刑部追取人府縣不當却存仁違制宜罪存仁亦執自下而上之律論曉欺罔乃命

南臺舊聞卷十六

士

在外者屬有司在京者屬刑部然自曉去佐民間詞訟五城御史報受之不復遵祖制矣明史

嘉靖丁亥御史吳仲請修通惠河三月告成功上登舟觀之大學士張璁等聯句以閤上喜給先祿俸又分御膳賜焉吳仲出知處州府事進通惠河志被旨送史館采入會典仍令刊行日下舊聞

嘉靖六年六月十九日夜京城雨雪交作次早東江米巷大街南李學等家房上拾有銅錢八十四文一一壁立瓦隙中御史張璠具奏錢進入庫成化漫筆嘉靖八年廷議復申祖制以舉人監生阮徽廣貢監生

張澍為監察御史 春明夢餘錄

陳侃任刑科給事中從兄紅為監察御史兄弟分任臺諫俱以剛直名談者美其一門之盛 使職文獻

包孝嘉靖時為御史抗疏論分宜禍且巨測辛帝度請
仙而此仙答以愛惜人才為保養壽命之源上領之
批孝疏曰包孝係是人才免究得旨遂請終養 南京都察院志

御史謝少南上言慶都有堯母墓乞建祠寢以光巡幸
上從之謂少南建白可嘉改授春坊司直兼翰林檢討
明書粹錄

華亭張弼號東海為諸生時錄遺見點歸舟泊燕子磯

南臺舊聞卷十六

志

題詩於壁楊子江頭幾問津江花依舊客愁新西飛白
日忙於我南去青山冷笑人欲枕不離鄉國夢散裝猶
帶帝京塵交遊落落多星散直對秋風一愴神適直指
某將赴留都監臨登磯上見詩驚曰此必士子失意所
作怨而不亂其小雅之遺乎觀其墨蹟未乾即遣役速
之至京口及其舟東海固諱言也訊舟子具以實告役
請亟返棹不得已從之至則直指尚嚴舟以待也既見
得其故直指曰子長於詩得毋短於文乎因索錄遺文
閱之嗟賞不已曰微我幾失子矣彼視學者真無目耳
遂送入闈是年領鄉薦聯捷成進士理學經濟士林重

之情直指遂其姓名 樓坪開錄

嚴嵩以總督侍郎王忬懸楊繼盛死銜之忬子世貞又
從繼盛遊為之經紀其喪弔以詩嵩以是深憾忬嚴世

蕃嘗求古書於忬忬有臨幅類真者以獻世蕃知之益
怒會澤河之警即想卿乃以嵩意為草授御史方輅勅
忬嵩即擬旨逮繫爰書具刑部尚書鄭曉擬謫戍奏上
竟以邊吏陷城律棄市 明紀事本末

御史汪汝正籍羅龍文家上胡宗憲手書乃被劾將自
擬旨授龍文以達世蕃者遂逮下獄宗憲自叙平賊功
言以獻瑞得罪言官且訐汝正受贓事帝終憐之並下

南臺舊聞卷十六

志

汝正獄宗憲竟瘐死汝正得釋 明史列傳

嘉靖間三水何維栢以御史按閩疏論嚴嵩被逮閩人
哀號攀送有無數蠅小而綠色朋飛竟如注如訴止
於輿止於柱栢止於枝人之衣撲之不去出郭十餘里
乃散既抵京下獄蠅集如前高明羅一中為譏蒼蠅傳

廣東南語
呂高嘉靖八才子名最下官山東授學副使鄉試錄文
舊多出學使手巡按御史葉經乞唐順之文高心憾寓
書友人言經純繆嚴嵩惡經遠其之死及後大計諸卿
史謂經禍由高乃斥歸 明史陳東傳

尚書劉南垣公請老家居有直指使者以飲食苛求屬吏郡縣患之公曰於其來歟之曰老夫欲設席恐妨公務特留此一飯但老妻他往無人治具家常飯能對食乎直指以師命不敢辭自朝過午飯尚未出直指飢甚比食至惟脫粟飯並腐一器而已各食三碗直指覺過飽少頃佳肴美醞羅列盈前不能下箸公強之對曰已飽甚不能也公笑曰可見欲饌原無精粗飢時易食飽時難為味時使然耳直指喻其訓後不敢以鹽豉責人

續晨鐘集

知府鄧繼會四川資縣人云給予馬其親某曰君方入

南臺舊聞卷十六

主

仕切忌苟利予巡按雲南時至一地身如芒刺不可睡秉燭獨坐突有一人在前叱之應曰我非人為君守財神也待君久矣予曰金何在神指座下視之果有白金千兩因語之曰我為御史如何將此物行能為我送歸否神曰但要鄉貫票帖耳如言寫帖焚之人遂不見及至復命時有同年某主事丁憂在家因以保舉一官為言曰謝禮五百金請公受二百金予拒之主事有難色予不得已而受歸家數日具牲醴夜靜將禱前事則原神復至出其金止八百兩予問之則曰前某主事金是也悚然愧謝未嘗告人今年八十為君伐此以見分定

有數耳時嘉靖戊戌年也關然錄

郊祀詔博采公議主分祭者御史王繼禮喻希禮陰汝登郭弘化周穉徐淮虞守愚倪緝梁尚德陸琳李循義主分祭而以成憲及時未可為言者御史許廷桂張惟恕盧問之傳漢臣謝蘭主分祭而以山川壇為方邱者御史傅炯余鈞主分祭而未以古禮為非者御史譚繼王袞陳講王道范安王早趙兌吳麟口士謝葉照朱觀方遠廖自顯嘉靖祀典

故事諸司文移往還及收民官出教用照字言官上書無此體穆宗時御史唐仰庇巡視十庫疏言內臣假上

南臺舊聞卷十六

主

供名恣意漁獵不置簿籍再照前取戶部銀蓋創鰲山修宮苑羣小乾沒累累聖德信宦官因指再照人主語大不敬帝怒曰仰庇小臣敢照及天子遂廷杖百除名明史華亭包公節與弟孝以兄弟進士為南北兩臺其門聯云兄進士弟進士一天雨露南御史北御史兩地風霜局公見聞錄

神宗即位之冬妖星見慈慶宮後延燒連房御史胡濬乞褫察校庭中曾蒙先朝寵幸者懼郵優遇其餘毋論老少一繫放遣奏中有唐高不君則天為虐語帝怒問輔臣二語所指為誰張居正對曰淳言雖狂悖心無他

帝意未釋嚴旨譴讓津惶恐請罪斥彭氏明史

都御史彭公澤奉命討河南流賊命辨士招降開封府學經生蘇某請行蘇至賊營賊禮宴呼曰大王者與之談古今蘇響應無窮白敬服或云白即某處薛御史以罪黜入賊為主云賊不服招而回戰書書尾有詩云劍指青山山破裂馬飲長江江水竭精兵指日下南陽于戈盡染生民血說苑增記

王圻擢御史忤時相謫邛州判官歷任陝西陝西乞養歸築宜淞江之濱種竹萬樹曰梅花源以著書為事年逾耄耄猶篝燈帳中而夜不輟明中

南臺舊聞卷十六

六

金陵沈御史趙人稱聲峰先生公以直道忤時罷歸杜門不入公府篤行好學至老不倦所著嘉隆間紀中紀人化曰隆慶戊辰山西太原府靜樂縣男化為女是年初名李良而已娶妻數年因夫婦不和將妻後黜後或卧病遂化為女與本村民白尚配為夫婦時巡按宋繼勣明奏聞天都載

夷陵劉一儒拜南京工部尚書甫半歲移疾歸初張居正女歸一儒子珠排執緒盈箱篋一儒悉扇之別室居正死貨產盡入官一儒乃發向所藏物還之南京御史李一陽請還一儒於朝以厲恬讓帝可其奏一儒竟不

赴召同上

秀水姚思仁萬歷巡按山東河南被賊頗多忽病中被攝入冥司主者詰曰爾為御史何好報如此姚曰某為天子執法耳非好殺也主者曰此言過矣凡為官當體上天好生惡殺之心先王刑期無刑之意今爾不以哀矜勿喜自省理應受罪姚曰固也當兩省凶荒某曾上疏請賑所活不下數千萬獨不可相準乎主者曰此爾辜實賒然之所為也已註其中年官賁矣姚曰竊雖實作疏由某上獨不可分其半乎主者乃令其生還賁亦秀水人少年家貧從姚於官因見其荒特作疏稿勸

南臺舊聞卷十六

九

姚上之後賁四十年登第累官家宰姚亦官至工部尚書日鑒錄

先君行初以御史使河東取道歸里所過遇撫按必先顧答拜之出酒食相款必精腍而品不過繁然亦不須下請刺也今翰林科道過者無不置席具故肅請矣先君以御史請告里居巡按來相訪則留飯輩素不過十器或少益以糖蜜果餌海味之屬進子稿必去其首尾而以雞首尾蓋之曰御史毋食鵝例也若邇年以來則水陸畢陳留連卜夜至有用聲樂者矣先君巡按湖廣還見諸大老止以刻曾南豐集大明律例各一部為贄

嚴氏雖勢張甚亦無用幣也二年在楚所投謁政府絕不作書當時匪直先君為然有用幣者知之則頗以為貶矣風不厭錄

江西甘饒梅先生通五經從遊甚衆一日其徒官行書御史謁於家款語久之求退先生曰能少留蔬食否及設饌唯慈湯麥飯而已口占一詩畀之慈湯麥飯丹田煖麥飯慈湯也可憐試向城樓高處望人家幾處未炊烟輟園雜錄

丁俊任御史持身清約巡按福建食唯蔬藟世以豈腐御史稱之明通紀

南書卷十六

手

御史王明勅吏科給事中陳與郊并及吏部尚書楊鶴詔奪明俸提與郊太常少卿都人為之語曰欲京堂須彈章明史

武定袁熙宇先生諱化中明天啟中官御史劾逆閹與楊左諸公同死詔獄謚忠愍余向李翰林丹書詳錄詢其祠祀訪其子孫則八十年來未有專祠于孫聖落莠為村農丹書近考其遺事為作傳又欲釐金立祠特書以俟之分甘錄

梓州張侍御留孺出按中州流寇盡殲之境無不被蹕蹕者武弁擁兵玩寇莫肯力戰侍御抗疏請於朝願易

武階提袍鼓立軍門上報天子樞府遂改換總戎以待御改總戎明三百年未有也戮力行間大小二十餘捷而不見覈錄裨將一跌遂以齊官李如石先生為之傳述物堂集

按侍御名任學安岳人請易武階格於部議帝命署都督僉事為河南總兵官謁熊文煊言獻忠殺于野心終為國患我以勤王為名出其不意可立待也文煊不能用

御史柳彥輝貸陸坦銀五十兩不立券鈎柳丁仲益知之復彥輝卒仲益成還賜數年赦還貧甚緣積粒聚得

南書卷十六

李

銀五十兩拜坦墓納還食坦子以無券辭仲益曰若雖不知吾實知之吾翁與若翁知之吾弗信異日何面目見兩翁於地下也續東坡集

三水縣典史會泉以御史謫任蒞事勛能勸學興禮督農事稽女工尤恤貧窮無牛具者貸與耕種無木棉者借與紡績時歷鄉村察其勤惰同上

朱震少勵清節貧苦曠如也躬自炊爨及為御史寒約如故人稱為長齋御史吾學編

長於塔深道長初須面候一次穿素服後不拘 一查

中陞京堂者即報到日前後各具書儀五星線補一副

款賀不可太過陞者受補其書儀候各席時作為折席

其轉二司即守者公送補二副書一部以存厚體彼亦

不答 一在京大九卿三品以上或起用或陞任到京

者正卿專請一席亞卿以下欽分公請一席總具一書

儀正卿五金亞卿以下三金送致 一正卿加宮保轉

軍宰及亞卿陞正卿舊臺中合舉賀用見陞服色高補

二副不必具答 一臺中有建言被斥或左遷為公論

共與者量送補二副以榮其行 一一切筵會不用樂

南臺舊聞卷十六

圭

不用席不用幣不用紅柬不用謝酒帖送公禮止一帖

回謝不入各另帖赴席期限以申刻不必束燭席兩人

一座不專席候限十器飯三道益以小菜十器攢盒免

辦 一簿上欽分不論崇卑治屬鄉年等項俱止稱某

老道長以見衙門之誼唯稱謂之間非別有情分者晚

輩稱先輩曰某老先生先輩稱晚輩曰某老道長 南京

都察院志

崇正十三年三月策試諸貢士於皇極殿奏封稱旨者

二十五人臚傳後特授二甲進士陳羽白陳純德魏景

琦湯垣登吳邦臣為各道監察御史其後陳純德湯垣

登殉節 一序筆記

崇正壬申夏華亭董先生召起入都于請先生重書首

墓書院碑一通先生慨然曰何必然曩時蓋嘗兩碑其

一槌碎其一王廷評應邊舉勸藏壁間第搜而出之足

矣余亟往物色之則先是為某侍御釐而度之中城察

院署中尚無恙也 燕都遊覽志

首善書院者御史臺諸君所規為南卑鄒先生少墟馮

先生講學所也書院在大時雍坊十四舖買自民間為

金二百八十兩皆五廳十三道所輸經紀其事者司務

呂君克孝御史周君宗建 荅茂草

南臺舊聞卷十六

圭

史良佐為御史巡南京西城而其家在東城每出入怒

其里人不為起乃執數人送東城御史詰之對曰民等

總被倪尚書誤却官曰何誤耶民曰尚書亦南京人其

掌兵部出入里中人或趨避輒使人諭止之曰與爾曹

同鄉里吾不能過里門下車乃煩爾曹數起耶民等甚

愚意史公猶倪公遂不為起不意逢彼怒也御史善其

言悉釋之 續晨鐘集

侍御喬可聘築柘溪草堂晚年更治陶園課子自書壁

云無莊周之達而知魚樂無茂叔之靜而愛蓮香無陶

元亮之高安意羲皇一枕無邵堯夫之學漫吟雪月風

花無吳康齋之收飲身心而羨綠陰清晝無高雲從之
沉酣義理而慕水居優游內不足外有餘君子所恥也
可不懼乎先儒以玩物爲害道所從來矣兒輩莫托
邱壑二字等閒看過不以此自娛日以此自警庶幾得
之寶應縣志

昔有御史怒其縣令密使嬖兒侍御史驪之遂乘
間竊其篋中策去御史顧蒙篋空心疑縣令所爲而不
敢發因稱疾不視事夜半於廚中發火火光燭天郡縣
俱赴救御史持策篋授縣令他官各有所授及火滅縣
令上策篋則策在焉續東錄集

南臺舊聞卷十六

語

黃岡王思受爲縣刑房吏有殺盜証者陷獄中王心知
其枉力言於令獲釋思受後以三考爲泰州判官歲大
水值巡方御史至思受具饑民冊求請發賑御史弗許
王抱冊投水中御史憫其意令人急拯之允所請至今
簪纓不絕黃岡縣志

臺中姓名不經見者宋御史鑒玄圖明南康黃鑫音由
明經辟薦任餘杭令擢監察御史洪武時御史雕穆請
立學宮卧碑宣德中御史回鑄縣志

南臺舊聞卷十六

南臺舊聞十六卷

浙江巡撫
孫進本

國朝黃叔瓚撰叔瓚有南征記程已著錄是書詳述
御史典故凡十三門每事各注所出之書其曰南
臺者據王士禛分甘餘話今都察院可稱南臺不
可稱西臺語也

御製官箴一卷

〔明〕宣宗朱瞻基撰

陝西省圖書館藏明鈔國朝典故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官箴一卷》

提要

聖諭

國朝典故二十六

朕承大寶臨撫兆民實賴中外文武群臣同心協力以興起治功昔舜命九官十二牧皆授以訓諭虞夏書之夫以大舜為君禹稷契皋之臣猶授箴如此况朕罪薄教不究心然遠近臣既不得數見而人諭之近臣雖朝夕相接亦不得數以言諭因取古人箴箴之義凡中外諸司各著一篇使揭諸廳事朝夕覽觀庶幾有儆然古之君臣有交儆之道凡在位君子有以嘉謏告朕者尤朕所樂聞也箴凡三十五篇

宣德七年夏六月

宣宗章皇帝御製官箴目錄

都督府

吏部

戶部

禮部

兵部

刑部

工部

都察院

太常寺

大理寺

通政司

詹事府

翰林院

左右春坊

司經局

六科

光祿寺

鴻臚寺

太僕寺

國子監

欽天監

京府

行人司

錦衣衛

中都留守司

各都指揮使司

內外諸衛

各布政司

按察司

各府

各州

各縣

王府官

鹽運司

儒學

御製官箴 凡三十五篇

都督府箴

天命

太祖與自武功海子既寧武備定崇

皇祖

皇考敬謹

祖武與之政總以督府朕嗣大統概率舊章嘉安慮危

夙夜不忘惟昔帝王成書武衛靖亂保民安內復外

凡今與爾布在四方總制于中有維有綱惟是振機

爾司其柄宜發念之以備其政將有才智士有勇銳

都伍有訓儲時有備除治戎器豫戒不虞政備兵堅

孰敢侮于爾發念之毋忽毋怠必世其獻以輔予治

吏部議

周官六卿其長大率統治百僚以興功勳澤設選部

官其尚書有秩有屬代雙弗渝致治之本是實用賢

既拔簡任爾持衡銓衡惟職之務公成私善爾勿私

才爾勿違必黜陟必進退必用舍通宜治由汝與

苟或賢智弗傳詢未諳而用弗究其內玉石不分

或否美明治之弗與亦由汝成慶德是位乃攝任使

小知大受官罔不施精爾識鑒勵爾政直相于治

夙夜無斁

戶部議

君國之道子民為先黎庶既安邦本植焉相古地官

更備之職均節惠和民乃衣食賦稅有經獲後有常

民之所供舊典式張惟爾卿佐暨乃假為庶民庥

格謹乃服氏克辛殷樹藝以蕃上下畢克何有辛殫

惟公惟勤惟特惟允惟人之導而義之盡泰之尚歎

唐之乎文苛征樂臨邦以不狹爾惟暨及毋繼拾克

毋施于隨毋數于臺予惟爾任爾具德哉尚又古人

執德不回

禮部議

聖人立極法天出治為治之本莫大於禮稽古伯亮

為虞執衆所與三禮衆伯攸同既治神人亦和上下

政本之地是宣教化惟我

祖宗承古之道品節制度式昭禮教由明崇俸秩平有年

大法大經靡不備舉咨爾禮臣夙夜惟寅秉其直清

以交神明安上治民愛及四裔抵牾舊章亦義之止

惟卿暨佐汝子協恭暨厥四屬于卿率從治國六禮

猶辨無弗成篤敬之以懋政事

繼將作少府備物致用必謹其度我朝建官列吹六

卿率屬有四各底于成凡諸緒作儀品有秩辨其精

良去辛就實人厥有位宜懷其官順理而扶勿訢以

茂山澤之利羽毛龜革金銀丹漆整不與石為所害

為母耗于持遠所當過母彈其力母繼已報繼則否

篇母溺于溺溺則取敗必抵必勤必施以公百役具
定惟爾之功其懋發哉親古仁智華飛常恩用保懷

都察院箴

暨代達官皆有御史任之耳目要以網紀糾違絕
激濁揚清用敬嘉言惟貞與明

祖宗之制有長有貳其下之爲凡十有四數迄氏隱祭樂
官邦必克入體母刻母煩必由中道毋過不及毋以
朋黨毋以勢微殺仁之杯爲義之行米菑之清松栢
之貞九爾惡臣張慎以最庶義朝政貴商以肅煇炳
誠然使服先位職是用死國則何賴必端諸心必備
諸已庶懋爾績庶輔予理

太常寺箴

爲國之要事神理民太常與祀式交百神首予
祖考致嚴祀享厥有祀誠敬恭勤相朕永丕諸思用

兵部箴

部以兵名莫古司馬諾是戎兵以固華夏九厥武臣
皆通叙勳乘馬在河考牧用善半駕與服職戎部詳
乎理制宜皆爾之職董之以卿水以衆保則界邊費
處具昭昭爾宜懋茲敬共綱夕顧惕勿忘以熙庶幾
吉有明訓儆戒無虞茲用授事其可弗圖志則應

貪則亂法母馬泄泄母爲者皆職所宜爲式克慎修
福極敬集衆于休思古良臣鞠躬盡瘁用是作箴
以勵有位

刑部箴

聖人制刑輔治弼教學邦之禁惟仁之昭格爾刑部
卿佐暨屬惟公乃明惟明能燭靡康弗公勉爲予行
惟敬惟慎毋忘哀矜死獄求生何昔之德穆清就律
何今之刻深文巧詆寔民之賊如蠶如蠶刑乃弗成
委厥以逞下情鬱地私意以行枉直失真司命之寄
毫絲罔僻罪疑惟輕庶鮮克抑天不可違民不可誣
斯不可諉應則知警往體于仁欽哉勿渝厥恭行
有求令譽

工部箴

虞舜之世重若百工暨于成周乃設司空濶制水火
迪敘爾職以輔以翼儀度必飭樂盛必舉無踰無愆
察乎封越事神之本惟心之虔重貞結事平焉有履
神之鑒矣來歎來止神之歆矣民之福矣無曰哭哭
洋洋有結汝惟懋哉其慎其欽

大理寺箴

有虞用士弼教明刑秦漢相繼廷尉是機命曰大理

錄景之世盤于今茲一以輔治列之九卿有翼有承
鑑金衡平規獄之成簡于五辟以正刑罰雖過斯有
維義之合刑不可殲死不可生惟爾是憑其可不矜
焉者明慎喜成欽恤極率弗違乃德之吉惟官惟反惟
貨惟來終不獲乃獨之階粵首蘇公式敘由獄以
長王國求命彼爲嗚呼若人怨德我思爾慎爾履服
此成辭

通政司箴

通政所司夏古納言出納政令用名厥官有察之聖
右龍是職周仲山甫亦謹朝夕君爲元首臣則股肱
爲念如子雖使庶民率卑一氣流貫無間有說弗流
體乃爲忠爾職于斯必敬必忠必下究情必上通
後說珍行師用震驚爾詳爾明乎治乃成維極維機
維朕維古爾飭無怠庶幾在列

唐事府箴

堂堂鴻業萬世俶傳儲副之達大本在焉若爾唐事
爾其毗輔有貳有丞庶職咸具塞舜之聖賢于臣僚
爾時育德而弗資人言行政事有體有要必謹大猷
必以辰告譬如階崇由下而升不怠以休乃嘯高明
爾其敬共以引以翼毋爲懷倖毋肆墮惡示爾威懷

爲念勿忘克用有成邦家之光

翰林院箴

廷有司古自周則然後世襲用愈審而重策命所出
講學所贊職務之嚴于度于咨代有賢哲傳聞明識
克勵翼之用尤厥職咨爾儒臣朝夕左右必端乃志
必慎乃言啓沃之吉惟義與仁克舜之道鄒孟以陳
訓尚典實淳淳是成諄諄所爲出諸乎外必存大公
問後于教音人曰某汝惟勵之歟納論思以匡以益
以正前休欽哉無斁

左右春坊箴

國之大本厥惟儲嗣天序所屬人心攸繫用輔厥德
必于正人左右春坊惟其輔臣儲君之提曰仁樂義
食息言動惟道之比堯舜孔周是究是明百度以
貞其德乃成王費瑋磨乃薦辟爾豈其賢才不由輔
事爾端爾行爾正爾心非聖不道其懷其欽大經大
猷是匡是直國有元良維爾之績

司經局箴

聖人之道具載經籍用理萬邦用範庶績國有儲副
天下之本維德之儲惟道之重凡厥典冊爾司之
爾殫爾心爾正爾思克聲之聖惟曰仁義而克之

萬善斯備難家者流反道自賢五刑後王不陳於前
爾其監茲厥乃復日就月將是啓是決道積厥躬
而致于中允續其隆特乃之功曲學問世古人所戒
焉俾勿忘庶幾無悔

六科箴

國家建官內外有制給事之臣密邇廷陰憂非六典
分科置員各司其務有簡有繁命令之出于汝紀之
章奉之入于汝度之考其得失舉其愆戾釐革敷疏
以贊于治幾其朝夕無繼以迄無易以忽必咨以密
達夫大體由于至公雄汝之賢先當于庸帖處以馳
不辜正道汝之不賢革亦自道自昔通臣左右承弼
正人是責邪佞必斥其害念哉母苟死位往端乃心
以懲乃事

光祿寺箴

制官居處實華光祿漢列九卿唐總四屬國朝建亞
率猶弗易末祀賓燕成其所職先王之禮豐儉有宜
惟幾惟誠儀式行之義盛必備振牲必潔執事有恪
儀子對越群賢在朝四商會同康之儀之必精必重
朝夕錫餼必謹恒虔母儉公費而饗私饋母驕奢惟
母屏疊珍母作慙通以治常典正已卑下成敬慎之

宋州冬營光祿訓辭

鴻臚寺箴

祇敬萬邦及廷于一朝親會同其儀有秩咨爾鴻臚
卿貳暨卿將維爾官必能以肅必考于度必錫于中
無間無繁周旋雍容惟勤以周惟一有恩敬慎爾儀
庶光爾職

太僕寺箴

軍國所用馬為之最軍國之政焉政亦大肆予慎之
有絀如雲既充內閑亦渙其群時厥庶民折之畜牧
司其政令命爾太僕政令微宜聞省以時不愆不忘
乃蕃乃滋生靈之此國家之本此既車馬息斯齊爾
為子民母使母刻爾勤于職必敬乃德崇信無邪
衛文塞淵爾師古人厥功懋焉

國子監箴

翼翼京師嚶嚶學宮首善之地是維辟雍四方是士
來將來學東之所導詩書禮樂學必有師焉士承式
祭酒司業暨乃衆職師道克傳士乃有成僕又耆學
為國之貞咨爾為師維爾儀則以教以率周禮朝夕
咨爾為學明善誠身克智克能匪敬弗謙俗化所自
賢才所出其于國家其重而切焉爾師生成焉子誠

無忽于行政觀厥成

欽天監疏

五帝之世歷象肇興建官作式後世襲承惟我

祖宗德合克膺天道其事尤篤欽懷爾職于斯夙夜惟寅

用率厥屬咸致其勤必精推策必審視候庶副欽若

受及敬授行奉天道動輒將宜在于履歷實汝之賢

情懷而失其若而隱于則汝罰焉或惟理

京府疏

奔奔京師四方所瞻京尹之職庶民咸是誠周之內史

漢之三輔不輕畀人擇賢以付國家因之有尹有丞

亦有庶僚肩贊厥成茫茫區域華效其小王者施仁

焉近奉遠商體予懷務勤典周情必上通澤必下流

水清王則單平純且母俾臺右母繼姦惡趙張遠送

顯顯前規母愧古人欽我訓辭

行人司疏

法古建官以熙于治國之行人定求周制慎簡髦士

伴君伴義朝有命令肅肅用將有容有章必敬必勤

母為奇策母饒食並載馳載驅周爰咨謀靡及之讓

益茹弗渝克萬念茲不忝于士不忝于國有闡于世

錦衣衛疏

自古建國皆重環衛爾惟職官朝夕迭際于所服御

咸爾敬執出入先後以警以環左右號奔亦或不虞

亦有匪人爾詰爾詰爾詰爾詰爾勿縱于私宜無宜傾

宜勤宜祗惟美之遵惟善之迪發恭勿渝周保終古

中都留守司疏

洪惟

太祖龍飛之物德特舊邦肇作中都官府既備洪衛斯設

留守之司戎此有義義義

皇陵奕奕寢園是保是先既周既安惟勤與賢爰副簡昇

洋洋

聖謨式篤於此凡爾庶僚受職是同率厥股肱秉其憂恭

厥乃部曲飭乃士伍有受有威以訓以撫惟

皇聖明於昭于天來迓來觀尚敬慎旃

各部指揮使司疏

惟聖制兵職以衛民股肱既強國勢用振惟都指揮

以總諸衛戎政是專乃古連師內藩朝廷外固封疆

上下相維有此有綱率厥股肱小大維服以親成行

伴安伴育維純維守政之所宜居安慮危訓勵以將

勇智信嚴仁則為大母饒食為母肆暴害雖音數勤

爾克臻茲尚慎旃爾終勿墜

內外諸衛策

兵衛之設以若師旅內以宿衛外以禦侮必有武功
以統以師費其部伍明其紀律簡閱練習兵甲堅利
養威嚴銳用則有備焉時之道勇智兼全焉士有教
桓桓舊先將之於士必隆恩撫幹其寒餼同其甘苦
毋雲與計侵奪厥利仁如父兄愛其子弟以之赴敵
必得死力豈真輔功亦濟危泥凡古良將罔不率茲
爾萬念之無忽無違飭爾屯務兵食所賴備爾兵政
以靖境內祇我訓解懋爾功庸庶幾極位光復永終
各布政司箴

國有方岳統治列辟克舉其綱紀斯不奉命牧伯
曷時為先柔遠能通修德允元塔爾藩臣往欽汝職
惟戒無戢克熙汝積水流宣化風夜念歲謹其操持
端其表儀辟乎邑令有賢有否明其廉察公其去取
雖于夙夜求民之笑焉藩為輸疆人之慶生息有養
禮讓有典爾政之成式觀厥能

按察司箴

國家養民藩牧是寄必有憲臣乃肅乃又提刑按察
厥署以名有使以長有貳有佐此而藩垣下而郡邑
廣應達明無或弗及鉅姦戕暴去頑革惡用核善惡

用暢舞埜以義行仁以刑弼教豈曰今茲賣古之道
法以妨人必自爾躬求之克昭影響弗從毋忘子職
毋戢于度母離之備母勢之佑吐剛茹柔或私藏公
維身之去離象之凶明明上天臨下有赫往敬爾德
以懋爾績

各府箴

列郡有守氏之司彼有位有懷協恭敬育邦國之本
寔惟斯民教之育之一主於人千里之地膺受朝命
安危休戚一係厥政耕桑之業母奪其特督之勸之
民困寒饑學校之政必脩必飭無慢無怠善教斯振
正其範防為姦姦所惡勿施防放與聚指與批
以為民福禮賢尚德以勵民俗奉法循理為下衣
庶公與明政乃希疵豈弟君子氏之父母慎哉謹哉
用永終譽

各州箴

環境千里置府以治州亞於府建官次之有臨乎上
有御乎下九爾所職承流宣化坐堂者民休戚在爾
心誠求之如保赤子無妨其穠乃求乃食無彈其力
乃修乃遠與集學校設養養神故獄訟必平賦稅必輕
毋縱民為母侮貨殖雖仁據清如水如玉如鏡之直如

繼之明堂弟子懇求令名

各縣歲

人若代天子養兆民任教民者邑令尤親矣錄佐令
幕有贊畫民之休戚成其所職保民之方心誠求之
如父與母乎厥孩僕察其凍餒保衣食恤其疾痛
保康保通既厚其生必道其行有禮有儀各俗用興
致委神祀致勵學校毋肆侵漁毋縱苛暴爾端爾心
務格典誠致用有成民用底寧

王府官箴

宗室之親各有封國用作藩屏必建輔弼藩王之德

惟忠與孝惟善之存惟人之助輔之弼之如古名賢

非聖之書弗陳於前進王於道避汝之勅苟納於邪
汝則千辟維漢野藩東平河間人心之善古今同然
汝贊王德克殫乎是出汝顯聞永揚于世

鹽運司箴

鹹鹺之利興自古昔下以惠民上亦資國歷代豈
今置吏以監克用成功必才與廉缺發有制私竊有
禁爾寔司之無忝厥任爾焉子公賀遷乃通爾志無
掩默乃競街爾之假職是名利權利不自滯汝充其
賢惟身與名俱私則敗其求保之無忝爾成

儒學歲

君國子民教之育之有育無教或淪于夷異豈保育
達學俾教為教之方本乎師道清倫實踐正學俾
成已成物師道用尊為學之方體仁由義誦法周孔
亦致文藝化民成俗以善其鄉成德達材以資于邦
本末備備用錄實校嚴爾師生毋忝學校

御製官箴

布附錄

御製廣樂殿記

北京之萬歲山在宮城西北隅周迴數里而崇格之皆

奇石積疊以成巖嶺手處處于峻峭峭削盤迴起伏

或陸絕如壑或巖巖如壁左右二道宛轉而上亦崎
嶇急乃造其巔而眺樓閣廣序危欄東西拱向頗
仰輝映不可殫紀最高者為廣樂殿崇棟飛檐金鋪

玉砌重丹疊翠五彩煥馬映雲霞納日月高明闡英
而北枕岩窟舉挹滄海西挾大行萬岱並立乎前大
河橫帶于中俯視江淮一目無際寰中之勝樂天下之

偉觀莫加於此矣宋樂中殿嘗侍

皇祖太宗文皇帝萬機之暇燕遊於此從容之頃

天顏悅懌指顧山川而論殷日此古軒轅所都而後來趙

宋之疆境也宋弗良于行金取而都之金又弗良元
取而都之元之後裔不存履歷加弗良焉

天鑑我

太祖高皇帝聖德命之形哉用誕安天下天下既定

高皇帝念前政都也簡於諸子以命我奧茲一方我雖夙夜

敬勵不敢怠率以仰副

高皇帝付託之重暨逮文嗣位信用姦回戕劉宗室舉國

方金盛之帥以加我于時姦賊孤立殆一髮引千鈞矣
預

天地

中廟之祐獲以城之存弱羸老安其危而存其姦又因以

清姦慝真

杜援而至於今日夫山川猶昔也昔之人以否德而失之

高皇帝以大德而得之我永籍

高皇帝元艱難而保存之奈何其可忘積德又顧茲山而

論朕曰此宋之良繼也宋之不振以是金不咸而獲

于茲元又不咸而加修焉福其慮思其人憂書所焉

微岐乎形備者也非吾始末就國法其修存其際而

時游焉則未嘗不有假于中昔唐九成宮太宗亦因

頂之舊去其泰侈而不改作時實無舞以存監省汝

將來有國家天下之人政務餘聞或一發此則進而思

吾之古遠而不忘聖賢之明訓國家生民無窮之極

矣朕拜稽受命無時或忘書不云乎皇祖有訓詩不

云乎儀刑文王副肆位以來凡事

天愛民一體

皇祖之心敬而行之洞洞屬屬周閭夙夜比登茲山顧視

數宇咸久而地遂命工脩葺永念

皇祖儼如在上所受大訓筆而勒諸樂石既以自省亦

以昭示我子孫於億萬年

宣德八年四月丁亥記

官箴一卷

左都御史張
君淮家藏本

明宣宗章皇帝御製自都督府至儒學凡三十五篇前有宣德七年六月諭旨一道稱取古人箴儆之義凡中外諸司各著一篇使揭諸廳事朝夕覽觀庶幾君臣交儆之道蓋當時嘗以頒行者嘉靖戊戌南京國子監祭酒倫以訓復刊布之後載宣宗御製廣寒殿記一首玉簪花賦一首詩二十七首詞曲二首不知何人所附叢雜不倫殊乖編錄之體

牧津四十四卷

〔明〕祁承燦撰

湖北省圖書館藏明天啓四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牧津四十

四卷》提要

牧津序

自郡縣以來吏治之盛無過兩漢西京明法飭治尚綜覈建武永平以後更以儒術緣飾之於是士之通經術者皆得奮蹟州郡以循良自顯而士亦建邕階此以樹鴻烈而垂汗簡史冊所載固班班可攷也蓋學術吏治原相表裏士卽有敏才異授脫穎而出然南舍雉羔而庸民社技經肯綮猶未熟嘗如始涉湖海者必載南車占斗極訪長年按圖經道里之紆直山川之夷險了然於胸中而無眩瞽易方之慮適可以凌陽侯泛溟渤歷九折履羊腸以免於傾覆之虞而收夫致遠之益斯固可冥行而索途北轅而適郢芒乎昧乎以天下供吾嘗試也乎哉

明興二百六十載治化翔洽吏治彬彬有兩漢風

今天子尤注意百姓疾苦屢飭所司申周官六計之法其所以獎廉而懲貪者甚厲不佞承乏統均思得賢守令布之天下以宣德意而稱報

塞蚤夜以圖弗敢息願盡人耳而目之勢且不
 給惟願士大夫鑒於古昔淹通往轍而毋以冥
 冥從事則所祈以學術飭吏治者意甚殷適山
 陰祁爾光氏輯牧津一書見示採集古今牧民
 之善政分門別類彙爲若干卷冠以經濟而終
 以儒治其意蓋謂真儒必通乎經濟而能經濟
 天下者始得爲良牧其旨固已深且廣矣俾從
 仕者披覽而效法焉真不啻觀斗極而知東西
 履針車而不迷於南北也不亦指約而利溥乎
 牧津
 木序
 三
 祁公於學靡不通於書靡不讀才識之精敏心
 量之宏遠足以駕其學而行之釋褐爲劇邑宰
 明決而仁恕更歷郡守博大精詳大類黃次公
 之治潁川有子爲司李英敏能讀父書名籍甚
 祁公豈獨以經術飭吏治者蹟其前後治行庶
 幾經濟真儒哉迺是書羅列貫串搜獲廣而品
 隲定匪僅梗槩已也使學士大夫抽繹而有得
 焉學古有獲將於是焉在余所日夕望于天下
 之賢守令者諒不虛乎是以序而亟行之

汝南李宗延撰

牧津

木序

三

序

敘津序

爾雅釋水義以渡處爲津蓋從此得路便可不窮故津梁津筏凡意主度世者皆取諸此至養生家又以華池之液爲津謂水在人身惟此最甘故生生不息綜較二義津之爲德大矣哉其生生也仁於身而其通所窮以導夫迷者則仁於世原夫神歌靈液海水羣飛於是乎齊燦而楚淖越濁而秦泝晉城墉燕萃弱而宋輕勁而長民者亦復不能緣理而行以法其智動而

津

序

一

下以法其禮蹈滌不疑以法其勇然則天地鳥以成羣物鳥以生善矣夫爾光先生之爲是編也吾讀夫三十二則而舌且橋然而不能下也蓋先生以文章雄海內起家邑國卽身亦載沉載浮而一意師古故所至庚桑然且不欲作自了漢乃於聽政之暇彙集古昔較若列眉俾覽者是則是效以庶幾於前亭之不忘嗟乎是何心哉豈非生生者仁於身而通所窮以導夫迷者乃仁於世耶則其謂之津也宜也

讀是編者將遂寧裳以就乎余曰否否夫吳西

子之珥未稱絕色祇孟賁之質未稱絕力駕造父之車未稱絕御先生之於牧也修極於無窮遠淪於無涯包羣生而無所私及蚊蟻而不求報歸窮忽區遭迴川谷卽厥嗣司理君惜余官閭敏妙精真老生却步故合先生之身有若漢者有若淵者有若澤者有若汎濫者有若漢若漣漪若濤瀾者而後旁溢而爲津以自湧其生

津

序

二

而第曰是有津焉不幾爲新莽之井田官制耶余故告夫讀是編者但歌爾牧來思則雖不問津可也

下雒滄師道撰

爾光先生牧津序

山之所窮轍之所踟五方謠俗之所絕仙靈之所遯越而津出焉武陵稅源爲世宙間一稊闢秘漁舟一筏難犬飲食忽然重開此津之用也讀我師牧津鴻篇覺武陵源桑麻歷歷在眼詩亦有言唯其有之是以似之師于文章喻儼歎露幾窮玉版瑤竈之奧迺造物若有意不置師於天祿石渠鳳池藻華之間而獨以郡國民社爲寄肯令吾邑不肖孟時從諸生承師訓

來津

序

一

顧

大都吳之民俗近瀉師則敦之以宜弟吳之吏治近劇師則蒞之以廉明以禮樂甄士子以德惠渥民氓推心置腹而五隄乎挈胥遷土而僅科緩三年政成吳俗胥化則師之善牧也師以脊骨壁立歷仕如鶯谷屢遷而主民社獨多所

在見德所去見思其念慮無息不迴環於兩浙月映之鄉天下固知

朝廷以赤子遷惠我師而不知我師爲之保障振恤者苟非程量古人磨壘前蒞安能如此之

省括精批尊確在在底績哉牧津之書爲卷四

十有四爲目三十有二爲事千五百五十有奇

莫非我師出一心之精融明妙以映徹今古純

志所貫擷皮皆髓所謂神司於神靈通於靈即

皇圖之軌物印意中之鴻寶蒐羅富而品藻精

豈尋常殺青家從尊門圭竇蒼獵寒儉之餘可

得而方耶夫士大夫三日不讀書便面目可憎

語言無味者誠謂其不足以當對景之局語時

務之變也孫討逆語呂子明卿當途掌事宜資

來津

序

二

顧

學問子明以在軍多務爲對討逆曰孤豈欲卿治經爲博士但當涉獵往事耳我師牧津之指不其然乎雖然虞廷稽衆而始具五官十二牧尼父周流七十二國之封疆而始稱知津則師之所謂牧也津也其道廣其源遠即今

聖明在御宵貌求理行且繇監司進師於秉衡

上佐以虞廷之牧而牧九垓八埏以尼父之津

而津人心世道文章經國永永是賴又寧止茲

循吏之牘而已哉

長洲門人顧宗孟撰

牧津

序

三

牧津次序序

易之言政也。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此千古作良之譜也。而猥云奉法循理。亦足爲治。則所謂無窮與無疆者。何以稱焉。水比於地。民比於政。先王所以建萬國。後王所以置守令。守令欲其比民。以使民比也。而比民者。必自輔相天地之宜始。故有能規天條地。再開洪濛。持危定傾。光宣日月。具搏空之手。奪造化之盈虛。抱弘濟之才。握世運之否泰。斯算豪傑之全局。守令之極選。惟經濟可以語此。故首之以經濟。下此則遠識沉幾。制治每先於未亂。養萬姓之和平。寧止一夫之被澤。故次之以消弭。倘先事既失。於綏緝之圖。則臨事自當有制勝之策。故次之以匡定。然事變何常。安危難必。濟則國之福也。不濟則臣之遇也。甘白刃而如飴。浩然正氣。何滅匡濟之功。故次之以節義。夫人臣死封疆之事。不難。而濟國家之事爲難。不有咄嗟談笑之間。妙請鋒針芥之投者乎。以此弭患。何患不消。以此

區危何危不定故次之以當機如此則外禦之
綽綽已固內治之修舉宜周取在養民心惟保
赤故次之以惠愛民富而仁義附禮讓之興斯
其時乎故次之以化導化民成俗非伊一朝必
精神貫注朝夕恪共者能之故次之以勤職上
以身勞下必甚焉興廢舉墜何事不具故次之
以集事四境之事原非一端緩急應酬非才莫
辦故次之以政才才質有限事變無窮錯綜經
緯妙在機體故次之以政術術恐其流於誦也

牧津次片

八序

二

天下惟至誠爲能動故次之以真誠秉性真誠
未有不廉於己而澤于民者也故次之以清德
倘清德未能以廉頑立懦而趣操已足以明志
潔身是亦獎廉懲墨者之所必收也故次之以
砥躬夫一廉足以貫百行而一剛足以絕衆紛
天下有矯矯持身而乏仁者之勇乎故次之以
風力挺持宇宙之士豈屑依違以徇人三公不
可易其介矣故次之以守正守正則公以生威
法以馭衆不期嚴而自嚴者其嚴乃肅故次之

以嚴肅嚴不可以過也法窮當輔之以恩上
有崇厚之風斯下有歸厚之德故次之以敦厚
敦厚者信在於言前恩行於法外天下有不心
悅而意平者乎故次之以忠信忠信則蠻貊可
行夫安有齟齬凝滯之事故次之以明決既稱
明決我已無疑城之未剖人亦安有覆盆之未
照哉故次之以得情然恒情易得而民僞難防
徒托不億不逆之心竟長竊鉤竊法之詐故次
之以察奸察奸者每多沾沾以自喜則哀矜之

牧津次片

八序

三

謂何故次之以矜慎然矜慎則獄情貴慎已斷
則用法貴平故次之以平恕恕于衷爲宇宙之
生機弛于法爲國家之大蠹天子所不能奪之
守令者獨此三尺法耳我安得屈法以示恩乎
故次之以執持從政者惟執見之害爲甚此非
弘襟遠度不能化意見爲虛衷故次之以謙見
有識者寬嚴互適君子所以得居上臨下之體
上安次之以崇體識體者不自任而任人執要
下安次之以崇體識體者不自任而任人執要

其職乃可與言理財。故次之以治賦。治賦不專爲救荒設也。而可與救荒相表裏。故次之以救荒。饑寒之民。亂是用長。善救荒者。必首嚴緝盜之條。故次之以詰盜。守令之職。畢是矣。然而豪傑不必皆聖賢。而聖賢自能爲豪傑。守經達變。修已安民。非儒者吾誰與歸。故次之以儒治終焉。夫然後易之所謂敦思無窮。而容保無疆者。可以引其端。亦可以廣其意。可以寸求釀宇宙之太和。亦可以一身任天地之輔相。謂三代而牧津次序。

四

四

下無善治。吾不信也。雖然。夫子不云乎。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人也者。政之所由出也。人不能外才與德。而別爲人。政不能離情與法。而別爲政。法因實御。情緣變耦。而淪之以才。筦之以德。德筦則敦化。才淪則川流。夫且環乘焉。而循虛以聽實。輒實以耦虛。百千萬億而四應無窮矣。簣之舟然。浮于水。托于風。而操縱于安瀾疾流之際者。無所不行也。斯之爲神明之用。而牧津所

海。合者十七。離者十三。余俱未能至也。徒切望

洋。猶河漢之無極矣。

天啓甲子仲秋前茂苑令吉安守再知睢陽山陰祁承燦書於紫芝軒時軒方落成之三日

牧津次序

序

五

牧津小引三十二則

緯常耦變乃可言經事定功成斯之謂濟經世
言識濟世言才識以學識才固濟世造化在
手宇宙生心擔荷乾坤定歸豪傑輯經濟第

一

圖大於微謀當囑影馭遠於近計資伐萌亂生
有階臺消惟速牯牛積豕為患先馴虎即
孫調習在久編繆國計程序民生惟先事周
後事之謀乃一日預百年之策輯消彌第二

牧津小引

一

十

奕惟劫着可收殘局事必勝算乃冥危邦交夷
大難固屬匡時驅遏亂萌亦稱定變功能安
國憂不遺君雖救焚貴在於徙薪而拯溺自
宜於濡足輯匡定第三

四郊多壘何意偷生九廟震驚惟餘一死滅此
朝食臣之願也憂而難局勢無及矣雖寒寒
匪躬無益成敗然皎皎大節可泣鬼神蹈白
刃以如飴質青史而不愧輯節義第四
機非在我境迫則呈變有適然迅發則定省括

於度妙在巧心轉轂惟虛利行乃速道貴順
應權有逆牧箭鋒相注擬議莫容繞涉商量
劍去已久非有神識孰濟靈稯輯當機第五
有乎惠心仁人能受政惟長養為生民命功同
發育立天地心蓋念切痼瘼自慮周民隱嬰
兒乳哺喻在無言病夫吟呻醫惟默察具此
真懇自有宜民楊文仲云與民之惠有限不
擾之惠無窮吾取以為法輯惠愛第六

牧津小引

二

二

堤捍水驟峻其防則橫溢旁流徒速其決所
以作人每先善誘教亦多術治必因民禮教
之興日計不足仁讓之俗歲計有餘若既啓
文明不濶朴茂鎔金歸質埏土惟堅世運自
開人心自古非有身範孰振淳風輯化導第
七

無逸作所百度維貞明作有功庶務畢舉運甓
之意豈異鳴琴戴星之勞恥言臥理人惟朝
氣可振頽風政欲幾康必先兢業倘一息自

安則民生凋弊撫字固當心勞催科豈容政拙輯勤職第八

勞民勸相有利必興率作拊循無功不就民難慮始事可樂成計畫欲詳堅持欲定苟利於國何惜於身君子勞心兼言勞力庶民趨事正以趨誠業已惟懷永旨豈諱克勤小物輯集事第九

政雖紛出竄在神閒事有急需應惟心巧人生才具迫則自張機務紛投豫乃能立物可觸

牧津

小引

三

類見亦旁通不域拘攣始饒妙應庖之刃游入惟有閒僚之丸轉意在物先具此敏心更無棘手因知政事豈能困人輯政才第十有人於此惑不能解愚不能破今之不信禁之不遵法制已窮思維亦竭而別啓秘鑰巧逗隱機似謫似迂若俛若正嬉笑之餘甚於驅迫鼓舞之法妙於刑威驚魂甫定積錮立開大夢初回迷城盡剖仁固有術道非明民輯政術第十一

遠懷近悅真則感人下信上孚誠能御世機心不起與物自親率意而行人情不遠我完淳白世卽義皇劉任祖茂共嘗大道更貴個個政戒鋪張惟有一言可堪題後輯真誠第十二

水惟清也濁枯澁朽風惟清也波濤導和自私自利不有其躬澤物澤民恒切於念淡而不醜質而不硯砥激劑苛廉頑立懦懸魚留犢徒有其名素絲羔羊乃風其德若動著社稷

牧津

小引

四

口不言功業滿乾坤心惟自歎是爲聞道豈曰修名輯清德第十三

身外何須取資易淡意中有着我見難忘行必矯時心期扶俗卓然矢志獨醒獨清凜矣持身不濫不混視人若晚并以忘人與世無資因而輕世雖名根未化而介質可稱輯砥躬第十四

水力不厚何以浮舟風力不高安能持世空明之內全體皆剛秉性而行一身是膽志期肩

國力欲回天蓋杲日之烈惟風能舒震雷之威惟風能霽止言搏擊風斯下矣謂風力第

十五

正大之情可通天地是非之性具於秉彝人情波靡方藉隄防世態狂瀾必資砥柱理能執物道在信心岐逕雖多修途惟一卽世法可方可員而定守不移不惑輯守正第十六嚴非配寬實乃治本民志旣肅政始風行整齊宇宙非屢莫辦亂生於玩振玩惟嚴玩起於

敬津小引

八

五

露定翳惟肅火焚而避水弱而濡俯察民情已知法守發榮惟夏衰隄在冬仰稽化工益明正理欲隆至治必識真嚴此啓蟄之疾雷振頽之弘健輯嚴肅第十七

律身有度所以貞時善世有基故能範俗道在務本政尚還淳我以厚施人誰薄應猶燈取影猶風逐聲上實敦倫民乃厚歸坤能載物履爲德基輯敦厚第十八

成心非信我見非忠御物無私應世自實轅輪

雖具轂轉惟樞寒暑有常序行惟默信在言前忠持初念豚魚可格蠻貊皆通我決謂人輸肝膽疑城盡剖大道爲公若云我無爾詐爾無我虞有市心矣輯忠信第十九

好醜有形鏡無疲照體解得窠刀不煩鋒理非兩岐法止畫一多需賊事過慎改謀惟力能持惟識能斷情有必至折在片言享有必然定於頃刻杲穀而敏可以臨民明動相資所以較法輯明決第二十

敬津小引

八

六

情因境發境轉情移事以情生情識事顯訟有五聽獄貴初情顯可實推藏當虛體設身處地緣始揆終釣鉅不施肺肝如見我雖勿喜人自輸衷心卽寧藏過真則露惟此明允庶幾祥刑輯得情第二十一

情出初心推心則得好爲僞念察僞當周淺可鈞深常能窮變隱以探微巧以破譎剖前削後機械無容盡相窮形伎倆立見卽作僞之態日拙日工而囑奸之途轉精轉密雖治遜

格心而法窮舞智輯察奸第二十二

例成不變仁者所矜折獄惟良聖王是慎罪有
疑似疑則惟輕過非有心宥過無大矜而勿
喜愼必求生法之所窮自應揆理事之所窒
正在原情存此宇宙之生機庶還天地之大
德輯矜愼第二十三

法爲大衡惟平乃當心爲樞筦惟恕乃平平則
無傾法守常一恕能推己民自不冤若執法
伸情不平已甚卽市恩示厚曲意實多惟此
牧津小引 七

因法而施乃爲如心而出輯平恕第二十四
獨契之知每難調世據理之見定不易方至是
無非羣囂何恤惟義自質衆議不揜理之所
否不以徇君心所不安豈甘從俗毀譽盡置
利害兩忘非有堅定之衷孰振依違之習輯
執持第二十五

明炳幾先術非小智慮周事後道貴沉幾見鉅
在微識遠自近所以練識必先練心欲以練
心惟有練事理事日明胸次日擴膽力日定

識力日弘千里應達決之股掌百年長計悉
於目中爲天下者爲之於堂上議定故也輯
識見第二十六

手持足行合而成體耳聽目覩乃稱得官體任
自然百骸皆理苟侵於職反曠於官御衆惟
樞臨下有度上能職要下乃舉詳故知庶績
其凝必由治崇惇大輯崇體第二十七

千鈞之物衆輿則趨萬握之絲條分乃理所以
建官必先分職因知先務恒在求賢舍驥而
牧津小引 八

馳竭蹶不足憑軾而運致遠有餘誠可集思
虛能廣益治平之效惟在得人輯任人第二十八

財如元氣移左實右肢體必枯府既稱泉濬源
導流貫輸自裕盈虛消息造化之權出內轉
輸國家之命非有精心安謫國脉倘無妙手
執牽化工計必裕民方能足國既勿損下何
以益君能同起死之良醫方稱救時之國手
輯治賦第二十九

遇荒修救策固無奇因勢拯民政亦多術備別
 言經故則言變經在調劑變先駕御聚貴能
 整散貴能聯賑貴能早禁貴能肅民惟畏死
 乃可苟生法在必行惠方不窘救荒之畧大
 類行軍行軍以嚴得人死力救荒以肅轉人
 生機非有至仁難言肅法輯救荒第三十
 民之有盜如身有疣疣雖附體潰則身廔盜之
 害民如禾有莠莠既滋生禾則漸槁是以安
 民必先除盜制防未發刑禁已然附贅潛消
 救津外引 九
 誠吾一體倘未革面安望易心故與其漫言
 無盜之風不如實言治盜之法輯詰盜第三
 十一
 才吏近炫廉吏近名治吏近苛能吏近擾非本
 性真難言作用識貴達變學在明心經與權
 俱體隨用適在心滿心在世滿世始信循吏
 恒屬真儒輯儒治第三十二

牧津總目
 卷之一
 經濟上
 卷之二
 經濟下
 卷之三
 消弭上
 卷之四
 消弭下
 牧津
 卷之五
 匡定上
 卷之六
 匡定下
 卷之七
 節義上
 卷之八
 節義下
 卷之九

當機

卷之十

惠愛上

卷之十一

惠愛下

卷之十二

化導

卷之十三

勤職

依津

卷之十四

集事上

卷之十五

集事下

卷之十六

政才上

卷之十七

政才下

卷之十八

總目

二

政術

卷之十九

真誠

附誠感一卷

卷之二十

清德上

卷之二十一

清德下

卷之二十二

砥躬

依津

卷之二十三

風力上

卷之二十四

風力下

卷之二十五

守正上

卷之二十六

守正下

附關邪一卷

卷之二十七

總目

三

嚴肅

卷之二十八

敦厚

卷之二十九

忠信

卷之三十

明決

卷之三十一

得情 附理幽一老

牧津

總目

四

卷之三十二

察奸

卷之三十三

矜慎

卷之三十四

平恕

卷之三十五

執持

卷之三十六

識見上

卷之三十七

識見下

卷之三十八

崇體

卷之三十九

任人 兼重士

卷之四十

治賦 兼役法

牧津

總目

五

卷之四十一

救荒

卷之四十二

詰盜

卷之四十三

儒治上

卷之四十四

儒治下

牧津綱目

一 攷名

周官有縣正。各掌其縣之政令。是令所由始。若州之名起于虞。後世刺史所治者是也。郡之名起于秦。後世太守所治者是也。漢景帝二年。更郡守爲太守。有諸侯王之國者。置內史。以代太守之事。後漢亦然。至唐武德元年。改郡爲州。改太守爲刺史。加號持節。或持節諸軍事。天寶元年。仍令州爲郡。太守仍稱刺史。自是而州郡與牧津綱目

刺史太守更相爲名。宋藝祖立法。往往以朝臣出守列郡。稱權知州軍事。若河南應天大名等府。則兼留守司公事。其餘或兼經畧安撫。或兼馬步都總管。或兼兵馬鈐轄。若畿輔則稱尹。自漢以來。未之有易。元更郡爲路。稱總管。亦稱府尹。或加勸農使。稍異前代。邑之稱宰稱尹。稱大夫。皆起于列國。列國之相。其治民與今同。然是時則縣大而郡小。漢於列侯所食國曰縣。皇后公主所食曰邑。有蠻夷曰道。凡縣萬戶以上稱

令。減萬戶者稱長。侯國稱相。唐縣有赤畿望繁之分。京都所治爲赤縣。京之旁邑爲畿縣。其餘以戶爲差。宋因唐制。以四千戶爲望。二千戶以上爲繁。令丞簿皆得帶京朝銜。元初稍因宋制。漢人爲縣者稱尹。蒙古稱達魯花赤。

國朝官制。詳酌前代。府州縣正官皆稱知。初時知府之品有三。糧二十萬以上者爲從三。十萬石以上者爲正四。十萬石以下者爲從四。後一切以正四爲制。此三代以來。守令之大槩也。守令所以牧民。其他如錄事。如叅軍。如丞。如判。如推官。如簿尉。以至功曹掾。皆所以佐守令。分牧民之職。余故統名之曰牧。

二 稽制

漢制太守在郡。掌治民。進賢。勸功。決訟。撻姦。常以春行所主縣。秋逮決曹文無害者。按訊諸囚。平其罪。論課殿最。歲遣掾史條上郡內事。謂之計。僭宣帝嘗曰。與我共理者。其惟良二千石乎。職任尤重。其令長。歲盡。各計戶口。墾田。錢。出

入盜賊多少。諸於郡課校其功。多者爲最。勤勞之功。負多爲殿。責以怠慢。光武起民間。習知民隱。補令尤重其選。兩漢以來。每以尚書令僕射爲郡守。或自郡守入爲三公。而今亦召入爲卿相。晉著爲令。不經縣宰。不得爲臺郎。梁武以小縣有能者遷大縣。大縣有績者遷郡守。齊建元三年。以山陰訟獄煩滋。爲特置獄丞。與建康比。唐承隋亂。擇用刺史。縣令太宗詔內外官五品以上。舉任縣令者。都督刺史職察州縣。皆天子

牧津



三

臨軒冊受。後雖不復冊。然猶受命日。對便殿。賜衣物。乃遣開元中。復詔三省侍郎缺。擇嘗任刺史者。郎官缺。擇嘗任縣令者。至五季則以無能者注縣。及天聖間。選令多貪庸老懦。爲清流所不與。拔吏治衰弊。宋懲五季之失。凡朝臣出知州縣。必召詢政事。乃遣。尤多以使相出守。故體崇而法行。乾道中。著令。不經兩任縣。不除監察御史。蓋重其職也。元世祖頗重民務。用五事以

吏。俱以勸農使繫其銜。

國朝於守令。體不尊而職甚專。六尚書有分職。而守令無分。藩臬無兼任。而守令無不兼。任有殿最之數。計吏有黜陟之典。卽不能如漢唐驟入爲三公。而三公九列。亦往往由此守令之重。不減前代。夫在上爲制。在下爲職。官之有職。猶農之有畔。終日勤動。而無越思。倘踰于畔之外。爲侵荒于畔之內。爲曠。余故備稽往制。令盡職者。得有所考焉。

三述意

牧津



四

薛貢君有言。吏道以法爲師。可問而知。及能與不能。自有資材。此言近是而實非。王道本乎人情。應世由于嫻習。是以聖賢出以學問。豪傑應以靈機。循吏固可師心。初任正宜學。割故學古入官。猶秉燭以代日。卽未必光被四表。何至闢無適從。余徘徊守令。幾二十年。才不能吏。而性喜師人之能吏。每竊覽前賢之善政。有急投之。而故以緩舒。謫嘗之。而乃以誠格。大投之。而化以小。危動之。而處以靜。事有未濟。而必求其濟。

以爲任。理有未合。而必求其合。以爲安。猶奕者之凝神定慮。揣正度變。不能以示人也。而設奇制勝。爭劫着子。則不能不留此成局于人間。善奕者。正不舍成局而悟之矣。夫守令之簿書。迷目。訟牒。煩心。其小者也。有宇宙所不經見之事。而突見于據案之時。有心思以爲必無之理。而忽迫于眉睫之際。使智不及謀。識不及斷。目眙舌僑。如坐雲霧。卽欲得古人一成法。以爲觸類之資。又安可得乎。語云。能誦千賦。則善賦能觀。

牧津 綱要

五

千劍則善劍。此亦巧者不過習者之門也。余故取古今守令之事。分別其類。爲目三十有二。爲事一千五百五十有奇。爲卷四十有四。而總題之曰牧津。夫仕獨稱途。于路萬逕。惟此成法。庶幾津梁。倘七聖路迷。則是編亦竊附于小童之對。若曰是知津矣。則吾豈敢。

四論世

記曰。今人與居。古人與稽。言平居當法古。以爲行也。傳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言臨民當法古。

以爲治也。惟是古人往矣。世移則事變。而守令之事尤易變。故等政也。理繩與調瑟異。等地也。獨坐與市門異。等民也。含醇與啜醢異。且風尚有前後不同。人情有今昔互判。有在昔爲開網。而在今爲養亂。有於古爲摘隱。而於今爲導姦。惠民有難繼之恩。不得不暫拯于溝壑。馭事有畫一之法。不得不委曲于當機。諸如此類。必須揖古人于千載之上。而凡其當日之苦心。臨時之妙用。如覲面相承。設身處地。始能窺其蘊藉。

牧津 綱要

六

于萬一。而做其意緒于臨民。語云。三折肱爲良醫。余三歷郡邑。醫未能良。而肱則折矣。每於古人經緯萬端。緝和四境之繫。小而民生之利害。大而國計之安危。一言一行。可稱榜樣者。或錄于正史之中。或採于記傳之列。或間取全文。或僅摘一事。語繁者必刪。以就簡。事雜者必畧。以取精。事非守令。雖鼎鉉之業。不收。政闕州縣。卽幕職之微。必錄。次序畧依朝代。而事類相連者。不妨越次。而從類。政事各有分門。而人品不同。

者不以兼收而洞品有一人而數見者事各異其類也有數事而并收者事又從其人也其類也。有數事而并收者事又從其人也。有惟其事不惟其人。如王冀公之判亳州。丁晉公之知鄆州是也。有重其人并重其事。如范忠正公之知太原。韓魏公之知并州是也。每則必沒評數語。庶幾親見古人。每事更畧加點識。便可展卷輒了。蓋高山仰止。托景行之思。而合轍造車。抱驅馳之念。非敢附于傳季珪之縣譜。聊以比于謝安石之碎金。若評陶任情收羅未廣。願就牧津講禁

七

有道示我他山。

五辨類

劉邵以九流定人品。周官以六計弊羣吏。材質之分途。政教之互用。所從來久矣。是以抱用世之心者。往往取人以獨至。而不責人以兼長。誠以天下必無左方右員之手。而臨事自有經權常變之宜。環中之轉。雖出于一心。而合宜之機。實隨乎四應。故消弭近于匡定。而聲色不功者。默制于事先。安攘兼施者。決勝于事後。其功

不同也。化導近于惠愛。而重賞之教。實于善。愷悌之念。重于宜民。則其意不同也。風力近于執持。而矯矯丰裁。以宇宙爲已任。侃侃定見。以紀法爲力爭者。其所主不同也。嚴肅近于明決。而雷厲風馳。使令行禁止。燭照數計。俾俯首帖心者。其所發不同也。崇體近于任人。而上下相臨。寬嚴自各有體。長短互適。器使每在因材。其所用不同也。守正近于識見。而疾風勁草。正在砥柱。乎中流。曠度弘襟。每能燭幾于事外。其所

八

牧津講禁

處不同也。至于清德類于砥躬。而不知廉能及物。與介僅潔身者。豈可同日而語。察奸類于得情。而不知多方以鉤隱。與片語以輸誠者。安可同事而道。政術類于政才。而才不可以直運者。不得不濟之以術。矜慎類于平恕。而法不能以遽斷者。不得不持之以矜。勤職則恪共朝夕。而百政惟修。集事則率作先勞。而一方蒙澤。若集事固勤職中之一端也。乃其敦厚以風俗。真誠以動人。忠信可以孚靈。類而行邦家。三者雖同。

爲盛德之事。然意趣則有分矣。若夫於咄嗟轉
盼之間。爲制卒應變之術。莫妙于富機。富機必
經濟者能之。惟豪傑可以言經濟。惟聖賢可以
言儒經濟。與儒治。不可以一端盡。故較各類爲
稍詳。其餘不過拈一事之顛末。足資問津而止。
與記傳敘述之體不同。故履歷世代皆所不載。
但師其事。不問其人。而可矣。雖然攝生有道。卽
單方曲技。皆是延年喜效太深。雖龍宮秘藏。徒
滋傷伐。故醫家以類言證。以證合方。斟酌損益。
牧津 雜錄 九
是在國手。

牧津 輯錄

牧津卷之一目

經濟上

任延

張堪

宋均

鍾離牧

陶侃

韋丹

寇恂

虞詡

杜畿

謝玄

顏魯公真卿

牧津 經濟上

卷一

一

任延

任延年十二為諸生學於長安明詩易春秋顯名太學學中號為任聖童值倉卒避兵之隴西時隗囂已據四郡遣使請延延不應更始元年以延為大司馬屬拜會稽都尉時年十九迎官驚其壯及到靜泊無為唯先遣饋禮祠延陵季子時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避亂江南者皆未還

牧津 經濟上

卷一

一

中土會稽頗稱多士延到皆聘請高行如董子儀嚴子陵等敬待以師友之禮掾吏貧者輒分奉祿以賑給之省諸卒令耕公田以周窮急每時行縣輒使慰勉孝子就餐飯之吳有龍丘萇者隱居太末志不降辱王莽時四輔三公連辟不到掾吏白請召之延曰龍丘先生躬德履義有原憲伯夷之節都尉掃洒其門猶懼辱焉召之不可遣功曹奉謁修書記攻醫藥吏使相望於道積一歲萇乃乘輦詣府門願得先死備錄

延辭讓再三遂署議曹祭酒萇尋病卒延自臨殯不朝三日是以郡中賢士大夫爭往宦焉建武初延上書願乞骸骨拜王庭詔徵為九真太守先武引見賜馬雜繒令妻子留洛陽真俗以射獵為業不知牛耕民常告糴交趾每致困乏延乃令鑄作田器教之墾闢田疇歲歲開廣百姓充給又駱越之民無嫁娶禮法各因淫好無適對匹不識父子之性夫婦之道延乃移書屬縣各使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

牧津 經濟上

卷一

二

以年齒相配其貧無禮聘令長吏以下各省奉祿以賑助之同時相娶者二千餘人是歲風雨順節穀稼豐衍其產子者始知種姓咸曰使我^{夜郎等慕義保塞延遂止罷值候戍卒初平帝時漢中錫光為交趾太守教導民夷漸以禮義化聲侔於延王莽末閉境拒守建武初遣使貢獻封鹽水侯嶺南華風始於二守焉延視事四年徵詣洛陽以病稽留左轉睢陽令九真吏人}

生爲立祠拜武威太守帝親見戒之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延對曰臣聞忠臣不私私臣不忠履正奉公臣子之節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詔帝歎息曰卿言是也既之

武威時將兵長史田緝郡之大姓其子弟賓客爲人暴害延收緝繫之父子賓客伏法者五六人緝少子尚乃聚會輕薄數百人自號將軍夜來攻郡延卽發兵破之自是威行境內吏民累息郡北當匈奴南接種羌民畏寇抄多廢田業

延到還集武畧之士千人明其賞罰令將雜種

胡騎休屠黃石屯據要害黃石種也其有警急逆擊追討虜恒多殘傷遂絕不敢出河西舊少雨

澤乃爲置水官吏修理溝渠皆蒙其利又造立校官自掾史子孫皆令誦學受業復其徭役章句既通悉顯拔榮進之郡遂有儒雅之士永平

二年徵會辟雍因以爲河內太守

少年喜炫才而延獨靜泊無爲用人尚才畧而延獨敦崇恬節更妙在因俗而治使

蠻夷慕義保塞此所謂闢草昧而開文明輔相天地之手乃一出于恂恂好學之士余首輯此者正見經濟必出循良不然卽震赫宇宙無取也

寇恂

寇恂初爲郡功曹光武南定河內難其守問于鄧禹禹薦恂文武備足有牧民御衆之才乃拜恂河內太守恂移書屬縣講兵隸射爲矢百餘萬養馬二千匹收租四百萬轉以給軍士時朱

鮪遣將蘇茂攻溫恂曰溫郡之藩蔽失溫則郡不可守遂馳赴之旦日合戰而馮異遣救及諸

縣兵適至恂乃令士卒乘城鼓譟大呼言曰劉公兵到蘇茂軍聞之悚動恂因奮擊大破之方

光武北征軍食急乏恂轉輸前後不絕潁川盜起拜恂潁川太守郡中悉平恂在潁川三年拜

汝南太守郡中無事恂素好學乃修鄉校教生徒聘能爲左氏春秋者親受學焉初執金吾賈復在汝南部將殺人於潁川恂捕戮之復以爲

恥還過潁川謂左右曰吾於寇恂並列將帥今
爲其所陷今見恂必手劍之恂知之不欲與相
見谷崇曰崇將也得帶劍侍側卒有變足以相
賞恂曰不然昔藺相如不畏秦王而屈廉頗者
爲國也乃敕屬縣盛具供饗酒醪執金吾軍入
界一人皆兼二人之饌恂出迎於道稱疾而還
賈復勒兵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去恂遣谷
崇以狀聞帝徵恂恂至引見而復已在坐欲起
避之帝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鬪今日當聽
衆津經濟上卷一
朕處分於是並坐極歡共車同載結友而去七
年代朱浮爲執金吾明年潁川盜復起帝謂恂
曰潁川逼近京師當以時定惟念獨卿能平之
耳從九卿復出以憂國可也即日車駕南征恂
從至潁川盜賊悉降而竟不拜郡百姓遮道曰
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乃留恂長社鎮撫吏
士受納餘降恂經明行修名重朝廷所得秩俸
厚施朋友故人及吏士常曰吾因士大夫致此
其可獨享之乎時人歸其長者卒諡威侯

軍輸與國首務光武之威侯高帝之鄧侯
也而恂尤能以經明行修爲朝廷重邁蕭
何遠矣文武兼資治郡馭軍無施不可蓋
世之雄非直以循良一目可盡其才○如
此異才而猶曰因士大夫致此其長者之
言○學識才俱起
張堪
張堪少有志操早孤讓父餘財數百萬與兄子
年十六受業長安志美行厲諸儒號曰聖童世
祖卽位召拜郎中三遷爲謁者使送委輸繅帛
并領騎七千匹詣大司馬吳漢伐公孫述在道
追拜蜀郡太守時漢軍餘七日糧陰具船欲遁
去堪聞之馳往見漢說述必退不宜退師漢從
之及成都既拔堪先入據其城檢閱庫藏沒其
珍寶悉條列上言秋毫無私慰撫吏民蜀人大
悅拜漁陽太守擊破匈奴郡界以靜乃於狐奴
開稻田八千頃勸民耕種以致殷富百姓歌曰
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君爲政樂不可支帝嘗

召見諸郡計吏問其風土及前後守令能否蜀郡計掾樊顯進曰漁陽太守張堪昔在蜀郡仁以惠下威能討姦前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卷握之物足富十世而堪去職之日棄折轅車布被囊而已帝聞良久歎息方徵堪會病卒帝深悼惜之下詔褒賜帛百匹

此君廉吏亦循吏也乃定蜀破虜指顧皆安攘至計所以具撫循之實政者自能饒匡定之遠畧○仁以惠下威能討姦何物

牧津經濟上卷一

七

計掾具此銜鑑

虞詡

虞詡祖父經爲郡縣獄吏案法平允務存寬恕嘗稱曰東海于公高爲里門而其子定國卒至丞相吾決獄六十矣雖不及于公其庶幾乎子孫何必不爲九卿耶故字詡曰升卿時羌胡反亂殘破并涼大將軍鄧騭以軍役方費事不相贖欲棄涼州并力北邊乃令公卿集議騭曰譬若衣敗壞一以相補猶有所完若不如此將兩

無所保護者咸同詡聞之乃說李修曰竊聞公卿定策當棄涼州求之愚心未見其便先帝賢拓土宇劬勞後定而今憚小費舉而棄之涼州既棄即以三輔爲塞三輔爲塞則園陵單外此不可之甚者嗟曰關西出將關東出相觀其習

兵壯勇實過餘州今羌胡所以不敢入據三輔爲心腹之害者以涼州在後故也其土人所以摧鋒執銳無反顧之心者爲臣屬於漢故也若棄其境域徙其人庶安土重遷必生異志如使

牧津經濟上卷一

八

英雄相聚席卷而東雖賁育爲卒太公爲將猶恐不足當禦議者喻以補衣猶有所完詡恐其疽食侵淫而無限極棄之非計修曰吾意不及此微子之言幾敗國事然則計當安出詡曰今涼土擾動人情不安竊憂卒然有非常之變誠宜令四府九卿各辟彼州數人其牧守令長子弟皆除爲冗官外以勸厲答其功勤內以拘致防其邪計修善其言更集四府皆從詡議於是辟西州豪傑爲掾屬拜牧守長吏子弟爲郎以

安慰之鄧厲兄弟以詡異其議因此不平欲以吏法中傷詡後朝歌賊甯季等數千人攻殺長吏屯聚連年州郡不能禁乃以詡爲朝歌長故舊皆弔詡笑曰志不求易事不避難臣之職也不遇盤根錯節何以別利器乎始到謁河內太守馬援援勉之曰君儒者當謀謨廟堂及在朝歌邪詡曰初除之日士大夫皆見弔勉以詡籌之知其無能爲也朝歌者韓魏之郊背大行臨黃河去敖倉百里而青冀之人流亡萬數賊不牧津經濟上

卷一

九

知開倉招衆劫庫兵守城阜斷天下右臂此不足憂也今其衆新盛難與爭鋒兵不厭權願寬假轡策勿令有所拘聞而已及到官設令三科以募求壯士自掾史以下各舉所知其攻劫者爲上傷人偷盜者次之帶喪服而不事家業爲下救得百餘人詡爲饗會悉貰其罪使入賊中誘令劫掠乃伏兵以待之遂殺賊數百人又潛遣貧人能縫者備作賊衣以采綬縫其裾爲識有出市里者吏輒禽之賊由是駭散咸稱神明

遷懷令後羌寇武都鄧太后以詡有將相之畧遷武都太守引見嘉德殿厚加賞賜羌乃率衆數千遮詡於陳倉峭谷詡卽停軍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羌聞之乃分鈔傍縣詡因其兵散日夜進道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寬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問曰孫臏減寬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以戒不虞而今日具二百里何也詡曰虜衆多吾兵少徐行則易爲所及速進則彼所不測虜見吾寬日增必謂

卷一

十

鄒兵來迎衆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臏見弱吾今示彊勢有不同故也旣到郡兵不滿三千而羌衆萬餘攻圍赤亭數十日詡乃令軍中使彊弩勿發而潛發小弩羌以爲矢力弱不能至并兵急攻詡於是使二十彊弩共射一人發無不中羌大震退詡因出城奮擊多所傷殺明日悉陳其兵衆令從東郭門出北郭門入貿易衣服回轉數周羌不知其數更相恐動詡計賊當退乃潛遣五百餘人於淺水設伏候其走路虜果大

奔○因○掩○擊○大○破○之○斬○獲○甚○衆○賊○由○是○敗○散○南○入○
益○州○詔○乃○占○相○地○勢○築○營○壁○二○百○八○十○所○招○還○
流○亡○假○賑○貧○人○郡○遂○以○安○先○是○運○道○艱○險○舟○車○
不○通○驢○馬○負○載○僦○五○致○一○詔○乃○自○將○吏○士○案○行○
川○谷○由○沮○至○下○辨○數○十○里○皆○燒○石○剪○木○開○漕○船○
道○以○人○僦○直○輒○借○傭○者○於○是○水○運○通○利○歲○省○四○
千○餘○萬○詔○始○到○郡○戶○裁○盈○萬○及○綏○聚○荒○餘○招○還○
流○散○二○三○年○間○遂○增○至○四○萬○餘○戶○鹽○米○豐○賤○十○
倍○於○前○永○和○初○遷○尚○書○令○臨○終○謂○其○子○恭○曰○吾○
牧○津○經○濟○上○卷○十○

事○君○直○道○行○已○無○愧○所○悔○者○爲○朝○歌○長○時○殺○賊○
數○百○人○其○中○何○能○不○有○冤○者○自○此○二○十○餘○年○家○
門○不○增○一○口○斯○後○罪○於○天○也○
才○畧○足○以○副○其○所○見○故○事○多○奏○功○至○占○相○
地○勢○築○營○建○堡○一○着○尤○見○精○密○所○以○爲○匡○
濟○真○才○詔○之○祖○父○以○獄○吏○而○能○使○其○子○
爲○九○卿○詔○身○爲○九○卿○而○反○慨○歎○于○家○門○之○
不○增○一○口○則○居○官○所○自○愜○于○心○者○可○想○見○

矣○詔○所○行○如○誘○令○劫○掠○如○入○市○輒○擒○終○
是○有○意○爲○殺○機○

宋均

宋○均○調○補○辰○陽○長○其○俗○少○學○者○而○信○巫○鬼○均○爲○
立○學○校○禁○絕○淫○祀○人○皆○安○之○以○祖○母○喪○去○官○客○
游○潁○川○後○爲○謁○者○會○武○陵○蠻○反○圍○武○威○將○軍○劉○
尚○詔○使○均○乘○傳○發○江○夏○奔○命○三○千○人○往○救○之○既○
至○而○尚○已○沒○會○伏○波○將○軍○馬○援○至○詔○因○令○均○監○
軍○與○諸○將○俱○進○賊○拒○阨○不○得○前○及○馬○援○卒○於○師○
軍○士○多○溫○濕○疾○病○死○者○大○半○均○慮○軍○遂○不○反○乃○
與○諸○將○議○曰○今○道○遠○士○病○不○可○以○戰○欲○權○承○制○
降○之○何○如○諸○將○皆○伏○地○莫○敢○應○均○曰○夫○忠○臣○出○
境○有○可○以○安○國○家○專○之○可○也○乃○矯○制○調○伏○波○司○
馬○呂○种○守○沅○陵○長○命○种○奉○詔○書○入○虜○營○告○以○恩○
信○因○勒○兵○隨○其○後○蠻○夷○震○怖○卽○共○斬○其○大○帥○而○
降○於○是○入○賊○營○散○其○衆○遣○歸○本○郡○爲○置○長○吏○而○
還○均○未○至○先○自○劾○矯○制○之○罪○光○武○嘉○其○功○賜○
以○金○帛○令○過○家○上○冢○其○後○每○有○四○方○異○議○數○訪○

問焉遷下蔡令時府下記禁人喪葬不得修長
均曰夫遂終踰制失之輕者今有不義之民尚
未循化而遽罰過禮非政之先竟不肯施行後
遷九江太守郡多虎暴數爲民患常募設檻索
而猶多傷害均到下記屬縣曰夫虎豹在山窟
鼯在水各有所託且江淮之有猛獸猶北土之
有難豚也今爲民害咎在殘吏而勞動張捕非
憂恤之本也其務退姦貪思進忠善可一去
穢除削課制其後傳言虎相與東游渡江中元
牧津經濟上卷一
元年山陽楚沛多蝗其飛至九江界者輒東西
散去由是名稱遠近浚縣有唐后二山民共
祠之衆巫遂取百姓男女以爲公姬歲歲改易
既而不敢嫁娶前後守令莫敢禁均乃下書曰
自今以後爲山娶者皆娶巫家勿擾良民於是
遂絕永平元年遷東海相坐免官顯宗徵拜尚
書令遷司隸校尉數月出爲河南太守政化大
行均嘗寢病百姓耆老爲禱請旦夕間起居其
爲民愛若此

忠臣出境可以安國家不計一身之利害
專之自無不可況當軍士疾病死亡之際
以一身生萬人之命卽有害如飴矣若籌
畫武陵之變已料其有必降之勢非漫然
嘗試以損威辱國者人臣作事當以爲法
○禁絕公姬必娶巫家自是祖西門豹之
法而痛絕愚民禍福之念非用術不能轉
移
杜畿
牧津經濟上卷一
高幹舉并州反前河東太守王邑被徵掾衛固
范先以請邑爲名實與幹通謀曹操拜杜畿爲
河東太守固等以兵絕陝津畿不得渡或謂宜
須大兵畿曰河東三萬戶非皆欲爲亂也今兵
追之急必懼而聽于固固等勢專必以死戰計
之不勝爲難未已計之而勝是殘一郡之民也
吾單車直往出其不意固爲人多計而無斷必
僞受吾得居郡一月以計摩之足矣遂詭道從
耶津渡范先欲殺畿固曰殺之無益徒有惡名

且制之在我。遂奉之。義謂固先曰：衛范、河東之望也。吾仰成而已。然君臣有定義，成敗同之。大事當共平議，以固爲都督行丞事，將校吏兵三千餘人皆范先督之。固等喜，雖陽事義，不以爲意。固欲大發兵，義患之，說固曰：夫欲爲非常之事，不可動衆心。今大發兵，衆必擾，不如徐以募兵。固以爲然，從之。遂爲賞調發數十人，乃定諸將貪多應募而少遣兵，又入喻固等曰：人情顧家，諸將採史可分遣休息，急緩召之，不難固。

卷十

卷十

五

等惡逆衆心，又從之。時善人在外，陰爲已援。惡人分散，各還其家，則衆離矣。會白騎攻東垣，高幹入漢上黨，諸縣殺長吏弘農，執郡守固等，密謂兵未至，幾知諸縣附已，因出單將數十騎赴張辟拒守。吏民多舉城助，議者比數十日得四千餘人，固等與幹、晟共攻，讎不下，畧諸縣無所得。會大兵至，幹、晟敗，固等伏誅，其餘黨與皆赦之，使復其居業。是時天下郡縣皆殘破，河東最先定，少耗滅，繼始至。崇寬惠，與民無爲，凡詞訟。

有相告者，幾親見爲陳大義，遣令歸，諭思之。若意有所不盡，更來詣府。鄉邑父老自相責怒曰：有君如此，奈何不從其教？自是少有詞訟。班下屬縣，舉孝子貞婦，順孫復其役，隨時慰勉之。漸課民畜犍牛、草馬，下逮雞豚犬豕，皆有章程。百姓勤農，家家豐實。義乃曰：民富矣，不可不教也。於是冬月修戎講武，又開學宮，親自執經教授。郡中化之，韓遂、馬超之叛也，弘農馮翊多舉縣邑以應之。河東雖與賊接，民無異心。魏武征

卷十

卷十

五

至蒲阪，與賊夾渭爲軍，軍食一仰河東。及賊破，餘蓄二十餘萬斛，及操往漢中，遺五千人運，運者自率勉曰：人生有一死，不可負我府君。終無一人逃亡，其得人心如此。

義守河東，深謀密策，談笑而收二豎於股掌，固天下之奇人。而教民禮讓，勸課章程，綱繆無遺術，此用世第一流人也。吾益信經濟之手，必屬循良。

陳難牧

鍾離牧少爰居永興躬自墾田種稻二十餘畝臨熟縣民有識認之牧曰本以田荒故墾之耳遂以稻與縣人縣長聞之召民繫獄欲繩以法牧爲之請長曰君基承宮自行義事僕爲民主當以法率下何得寢公憲而從君耶牧曰此是郡界緣君意願故來暫住今以少稻而殺此民何必復留遂出裝還山陰長自往止之爲釋繫民民慚懼率妻子春所取稻得六十斛米送還牧牧閉門不受民輸置道傍莫有取者牧由此發名赤烏五年從郎中補太守輔義都尉遷南海太守時高梁賊率仍弩等破累百姓殘害吏民牧越界撲討旬日降服又揭陽縣賊率會夏等數千人歷十餘年以侯爵雜糴千匹下書購募絕不可得牧遣使慰譬登皆首服自改爲良民始興太守羊道與太常滕胤書曰鍾離子幹吾昔知之不熟近見其在南海恩威部伍智勇分明加操行清純有古人之風其見貴如此在郡四年還爲丞相長史轉司直遷中書令會建

安郡陽新都三郡山民作亂出牧爲監軍使蒼討平之賊率黃虵常俱等出其部伍以充兵役封泰亭侯拜越騎校尉永平六年蜀并於魏武陵五谿夷與蜀接界時論懼其叛亂乃以牧爲平魏將軍領武陵太守往之郡擢遣漢髮縣長郭純試守武陵太守率涪陵民入蜀還陵界屯於赤沙誘致諸夷邑君或起應純又進攻酉陽縣郡中震懼牧問朝吏曰西蜀傾覆邊境見侵何以禦之皆對曰今二縣山險諸夷阻兵不可以軍警擾驚擾則諸夷盤結宜以漸安可遣思信吏宣敕慰勞牧曰不然外境內侵誑誘人民當及其根柢未深而撲取之此救火責速之勢也故外起嚴像史阻議者便行軍法撫夷將軍高尚說牧曰昔潘太常督兵五萬然後討五谿夷耳又是時劉氏連和諸夷率化今旣無往日之援而郭純已據遷陵明府以三千兵深入尚未見其利也牧曰非常之事何得循舊卽率所領晨夜進道緣山險行垂二千里從塞上斬

惡民懷異心者。魁帥百餘人。及其友黨。凡千餘級。純等散。五谿平。遷公安督。陽武將軍。封都鄉侯。徙濡須。督復以前將軍假節。領武陵太守。卒於官。家無餘財。士民思之。

觀子幹讓稻之事。一恂恂長者。臨敵制勝。有如此妙手。善人教民。可以即戎。是豈虛語。

謝玄

謝玄初被桓溫辟爲掾。轉征西將軍。領南汝相。

東晉書

卷十

五

監北征諸軍事。於時符堅起。盛邊境。數被侵寇。朝廷求文武良將。可以鎮禦北方者。安乃以玄應舉中郎。於是徵還。拜建武將軍。兗州刺史。領廣陵相。監江北諸軍事。時符堅遣軍圍襄陽。車騎將軍桓冲禦之。詔玄發三州人下。遣彭城内史何謙遊軍襄淮。以爲形援。襄陽既沒。堅將彭超攻龍驤將軍戴遂于彭城。玄率東莞太守高衡後軍將軍何謙次於泗口。時彭超置輜重於留城。玄乃揚聲進謙等向留城。超聞之。還保輜

重。謙馳進。解彭城圍。超復進軍南侵。堅將何鑒毛當自襄陽來會。超圍幽州刺史田洛于三阿。有衆六萬。詔征虜將軍謝石率水軍次涂中。右衛將軍毛安之游擊將軍王曇之淮南太守楊廣宣城內史丘準次堂邑。旣而并貽城陷。高密內史毛藩沒安之等軍人相驚。遂各分散。朝廷震動。玄於是自廣陵西討。難等何謙解田洛圍。進據白馬。與賊大戰。破之。斬其僞將都督顏因。復進擊。又破之。斬其僞將邵保。超難引退。玄率

後漢書

卷十

五

幽州之燕國諸軍事。衆凡八萬。玄先遣廣陵相劉牢之五千人直指洛渭。卽新梁成。及成弟雲步騎奔潰。爭赴淮水。牢之縱兵追之。生擒堅僞將梁他。王顯。梁悌。慕容屈氏等。收其軍實。堅進屯壽陽。列陣臨肥水。玄軍不得渡。玄使謂符融曰。君遠涉吾境。而臨水爲陣。是不欲速戰。君稍却。令將士得周旋。僕與諸君緩轡而觀之。不亦樂乎。堅衆皆曰。宜阻肥水。莫令得上。我衆彼寡。勢必萬全。堅曰。但却軍令得過。而我以鐵騎數十萬向水逼而殺之。融亦以爲然。遂麾使却陣。衆因亂不能止。於是玄與琕。伊等以精騎八千涉渡肥水。右軍距張蚝小退。琕玄仍進決戰。肥水南。堅中流矢。臨陣新融。堅衆奔潰。自相蹈藉。投水死者不可勝計。肥水爲之不流。餘衆棄甲宵遁。聞風聲鶴唳。皆以爲王師已至。草行露宿。重以饑凍。死者十七八。獲堅乘輿儀服器械軍資珍寶山積。牛馬驢騾十餘萬。詔遣殿中將軍慰勞進號前將軍。假節。賜錢百萬。綵千匹。

既而安奏符堅喪敗。宜乘其釁會以玄爲前鋒。都督率冠軍將軍桓石虔徑造渦潁。經尋陽都。玄復率衆大於彭城。遣參軍劉襲攻堅兗州刺史張崇于鄆城。走之。使劉牢之守鄆城。兗州既平。玄患水道險澁。糧運艱難。用督護聞人夷謀堰呂梁水。樹柵立七埭。爲派壅。二岸之流以利運漕。自此公私俱便。又進伐青州。遣淮陵太守以三千人向廣固。降堅青州刺史符朗。又進伐冀州。遣龍驤將軍劉牢之。濟北太守丁匡據碭。破濟陽太守郭滿。據滑臺。奮武將軍顏雄渡河立營。堅于丕遣將桑欒屯黎陽。玄命劉襲夜襲據走之。丕惶遽欲降。許之。丕告饒玄。饋米二千斛。又遣晉陵太守滕恬之渡河守黎陽。三魏皆降。以兗青司隸平。加玄都督徐兗青司冀幽并七州軍事。以勳封康樂縣公。

玄之勝堅。全在一氣鼓行。而目中自無強敵。乃其用人之當。部伍之整。調度之密。事。事皆歸實。着使用人皆玄。何謂清言廣事。

陶侃

陶侃初領浚陽令有能名尋爲江夏太守時屬陳敏之亂侃以運船爲戰艦或言不可侃曰用官物討官賊但須列上有本末耳於是擊賊所向皆捷侃政齊肅凡有虜獲悉分予士卒身無私焉後遷武昌太守天下饑荒山夷斷江劫掠侃令諸將詭作商船以誘之生獲數人知爲西陽王綦之左右卽遣兵逼綦令出向賊侃整陣爲後繼綦遂縛送帳下二十人侃斬之自是水陸肅清流亡歸者盈路侃竭資賑給又立夷市於郡東大收其利初侃在武昌議者以北有郭城宜分兵戍之侃每不答而言者不已侃乃渡水獵引將佐語之曰我所以設險而禦寇者正以長江耳郭城隔在江北內無所倚外接羣夷方不爲害蓋之衆夷夷不爲害蓋之衆夷夷乃致禍之由非以禦寇也且吳時戍此城用三萬兵今縱有兵守亦無益于江南若羯虜有可乘之會此又非所資也及庾亮鎮武昌卒使毛

張津

經清上

卷十

五

寶樊峻戍郿城趙遣張貉陷郿城死者六千人寶峻赴江溺死建興三年侃屢敗杜弢至是與弢相攻弢使王貢出挑戰侃遂謂曰杜弢爲益州小吏盜用庫錢父死不奔喪卿本佳人何謂隨之天下寧有白頭賊耶貢始橫脚馬上見侃言遂斂容下脚侃知可動遣人論之貢遂降弢衆潰遁走道死進克長沙湘州悉平爲廣州刺史在州無事輒朝運百甕于齋外暮運百甕于齋內人問其故荅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游恐不堪事常語人曰大禹聖者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豈可逸遊荒蕪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諸參佐或以談戲廢事者悉命取其酒器蒲博之具投之于江吏將則加鞭扑曰搏捕者牧猪奴戲耳老莊浮華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也君子當正其衣冠攝其威儀何有亂頭養望自詡宏達耶蘇峻之亂侃起兵至潯陽議者咸謂侃欲誅執政以謝天下亮甚懼及見侃引愆自責風止可觀侃不覺釋然乃

牧津經濟上

卷一

三

謂亮曰君侯修石頭以擬老子今日反見求耶
便談宴終日亮噉蔗因留白侃問曰安用此爲
亮云故可以種侃於是尤相稱嘆云非惟風流
兼有爲政之實遂與亮嚆同趣建康時嚆軍食
盡貸於侃侃怒曰使君前云不憂無良將及兵
食惟欲得老僕爲主耳今數戰皆北良將安在
荆州接胡蜀二虜當備不虞若復無食僕便欲
西歸更思良算徐來討賊不爲晚也嚆曰凡師
克在和古之善教也光武之濟昆陽曹公之援
官渡以寡敵衆仗義故也峻約小堅凶逆滔天
何憂不滅峻驟勝而驕自謂無前今挑之戰可
一鼓而擒也奈何捨垂立之功設進退之計乎
且天子幽逼社稷危殆乃四海臣子肝腦塗地
之日峻等與公並受國恩事若克濟則臣主同
祚如其不捷當灰身以謝先帝耳今之事勢義
無旋踵譬如騎虎安可中下哉公若違衆獨返
人心必沮沮衆敗事義旗將迴指于公矣毛寶
言于嚆曰下官能留陶公乃往說侃曰公本應

牧津經濟上

卷一

三

鎮蕪湖爲南北勢援前既已下勢不可還且軍
政有進無退非直整齊三軍示衆必死而已亦
謂退無所據終至滅亡往者杜弢非不强盛公
竟滅之何至於峻獨不可破耶賊亦畏死非皆
勇健公可試與寶兵使上岸斷賊資糧若寶不
立効然後公去人心不恨矣侃然之加寶督護
而遣之竟陵太守李陽說侃曰今大事若不濟
公雖有粟安得而食諸侃乃分米五萬石以餉
嚆軍毛寶燒峻句容湖孰積聚峻軍乏食侃遂
進兵平峻拜太尉後將軍郭默殺江州刺史劉
胤傳首建康司徒導以郭默驍勇難制已亥大
赦衆胤首於大航以默爲江州刺史侃聞之拔
袂起曰此必許也即將兵討之默遣使送妓妾
及絹并寫中詔呈侃參佐多諫曰默不被誅豈
敢爲此若欲進軍宜待詔報侃厲色曰國家年
幼詔令不出胸懷劉胤爲朝廷所禮雖方任非
才何緣恨加極刑郭默恃勇所在貪暴以大難
新除禁網寬簡欲因際會聘其縱橫耳發使上

表言狀、且與導書曰、郭默殺方州、卽用爲方州。客宰相、便爲宰相乎、導乃收亂首、答侃書曰、默據上流之勢、加有船艦成資、故苞合隱忍、使有其地、朝廷得以潛嚴、俟足下軍到、風發相赴、豈非遲養時晦、以定大事者耶、侃笑曰、是乃遲養時賊也、侃性桀厲、勤于事作、荊州時、敕船官悉錄船木屑、不限多少、咸不解此意、後正會、值積雪始晴、廳事前除、猶溼、於是悉用木屑覆之、都無所妨、官用竹、皆令錄厚頭積之、如山、後桓宣

牧津經濟上卷一

主

武伐蜀、裝船悉以作釘、嘗奏所在竹、簡有一官長、連根取之、仍當足、乃起兩階用之、有事而從容若無事、無事而勤惕若有事、此乃爲匡濟時艱之手、故勳業冠見一代、典午諸臣、無出其右、○廣州非無事之地、刺史非置閑之人、居恒三畝宅、倘欲旦且潔除、定有不能周及處、況千一州、運發之意、蓋借以警清談廢事之習、不可謂陶公制郡、真有暇日也、○陶士行實心任事之

士豈有富人主蒙難、而遲迴觀望之理、始終只是外臣不受顧命一念、膠着胸中、大較與庾亮溫嶠諸人不協耳、此亦未能聞道之故、若謂其有二心、則郭默之事、不當投袂而起矣、

顏真卿

顏真卿開元中舉進士、遷監察御史、使河隴、時五原有寇、獄久不決、天大旱、真卿辨獄而雨、都人呼御史雨、遷殿中侍御史、楊國忠惡之、出爲

卷一

天

平原太守、安祿山有逆謀、真卿度必反、陽託霖雨、增陣濟陰、料丁壯儲庠廩、日與賓佐泛舟飲酒、以紓祿山之疑、祿山反、河朔盡陷、獨平原爲朝廷守、使參軍李平馳奏、玄宗始聞亂、歎曰、河北二十四郡、獨無一人義士耶、及平至、乃大喜、謂左右曰、吾不識顏真卿作何狀、乃能如是、時平原有靜塞兵三千、益募得萬人、遣李擇交統之、分布諸將、慷慨誓師、泣數行下、衆益感厲、饒陽濟南清河鄆郡景成五郡長吏、各以衆歸會

賊方破東都遣逆黨段干光傳李愬盧奕蔣清
首徇河北真卿恐衆懼結諸將曰吾素識愬等
其首皆非是乃斬于光藏三首他日結芻績體
爲位哭之是時從父兄果卿爲常山太守斬賊
將李欽湊等清土門十七郡同日自歸推真卿
爲盟主兵二十萬絕燕趙詔拜戶部侍郎尋加
河北招討採訪使真卿以張滂爲支使先是清
河客李萼年二十餘爲郡人乞師於真卿曰公
首倡大義河北諸郡恃公以爲長城今清河公
牧津經清上卷一 无

命於公者非力不足而借公之師以嘗寇也亦
欲觀大賢之明義耳今仰瞻高意未有決辭定
色僕何敢遽言所爲哉真卿奇之欲與之兵衆
以爲萼年少輕慮徒分兵力必無所成真卿不
得已辭之萼就館復爲書說真卿以爲清河去
逆劫順率粟帛器械以資軍公乃不納而疑之
僕回轅之後清河不能孤立必有所繫託將爲
公西面之強敵公能無悔乎真卿大驚詣其館
以兵二千借之送至境執手別真卿問曰兵已
行矣可以言子之所爲乎萼曰聞朝廷遣程千
里將精兵十萬出啁口討賊賊據險拒之不得
前今當引兵先擊魏郡魏郡所署太守袁知
泰納舊太守司馬垂使爲西南主人分兵開啁
口出千里之師因討汲郡以北至于幽陵郡縣
之未下者平原清河帥諸同盟合兵十萬南臨
孟津分兵循河據守要害制其北走之路討官
軍東討者不下二十萬河南義兵向西者亦不
減十萬公但當表朝廷堅壁勿戰不過月餘賊

必有內潰相圖之變矣。翼卿曰：善。命錄事參軍李擇交及平原令范冬諠將其兵會清河兵四千及博平兵千人軍於堂邑西南。袁知素遣其將白嗣恭等將二萬餘人來迎戰。三郡兵力戰盡日，魏兵大敗，斬首萬餘級，捕虜千餘人，得馬千匹，軍資甚衆。知泰轉汲郡，遂克魏都，軍聲大振。

牧津

經濟上

卷一

主

主

主

主

主

主

主

主

主

主

主

主

主

主

主

主

主

魯公見事之遠，制馭之周，當機之敏，無所不長，而誠心亮節，知有君，不知有身，有唐

一代偉人，非公其誰？魯公非不以節義著，而守平原一事，則具見經濟之才；張睢陽非不以經濟稱，而守睢陽一事，則尤見節義之大。兩公各從其所重而言，可以互相表見也。○索邑之功，非得李萼備陳利害，亦幾于坐失事機，所以臨敵集思，更爲勝着。

章丹并子宙

章丹早孤，從外祖顏真卿學，擢明經調安遠令。

以讓庶兄，入紫閣山，事從父，能復舉五經高第。歷咸陽尉，張獻甫表佐邠寧幕府，順宗爲太子，以殿中侍御史召爲舍人，新羅國君死，詔拜司封郎中，往弔，故事使外國，賜州縣十官，資以取貴，號私覲官。丹曰：使外國，不足于資，宜上請安有賀官受錢，卽具疏所宜，費帝命有司與之。因著令未行，而新羅立君死，還爲客州刺史，教民耕織，正惰游，興學校，民貧自鬻者，贖歸之，禁吏不得掠爲隸。始城州，周十二里，屯田二十四所。

牧津

經濟上

卷二

主

主

主

主

主

主

主

主

主

教種茶麥，仁伐大行，遷河南少尹，未至，徙義成軍司馬，以諫議大夫召，有直名，劉闢及議者欲擇不誅，丹上疏，以爲牟文世法廢人，慢當濟以威，今不誅，則可使者唯兩京耳，憲宗褒美，會闢圍梓州，乃授丹劍南東川節度使，代李康至漢中，上言：康守方盡力，不可易，召還，議蜀事，闢去梓，因以讓高崇文，乃拜晉慈隰州觀察使，封咸陽郡公，閱歲自陳所治三州，非要害，地不足張職爲國家費，不如屬之河東，帝從之，徙爲江

牧津

經濟上

卷十

三

南○西○道○觀○察○使○丹○計○口○受○俸○委○餘○於○官○罷○八○州○
冗○食○者○收○其○財○始○民○不○知○爲○瓦○屋○草○茨○竹○椽○久○
燥○則○受○而○焚○丹○召○工○教○爲○陶○聚○材○於○場○度○其○費○
爲○估○不○取○贏○利○人○能○爲○屋○者○受○材○瓦○丁○官○免○半○
賦○徐○取○其○償○逃○未○復○者○官○爲○其○之○貧○不○能○者○界○
以○財○身○往○勸○督○置○南○北○市○爲○營○以○舍○軍○歲○中○早○
募○人○就○功○厚○與○直○給○其○食○爲○衢○南○北○夾○兩○管○東○
西○七○里○以○廢○倉○爲○新○廩○馬○息○不○死○築○堤○扞○江○長○
十○二○里○實○以○疏○漲○凡○爲○陂○塘○五○百○九○十○八○所○灌○
田○萬○二○千○頃○有○吏○主○倉○十○年○丹○覆○其○糧○亡○三○千○
斛○丹○曰○吏○豈○自○費○耶○籍○其○家○盡○得○文○記○乃○權○吏○
所○奪○丹○召○諸○吏○曰○若○恃○權○取○于○倉○罪○也○與○若○期○
一○月○還○之○皆○頓○謝○及○期○無○敢○違○有○卒○違○令○當○
死○釋○不○誅○去○上○書○告○丹○不○法○詔○丹○解○官○待○辦○會○
卒○驗○卒○所○告○皆○不○實○太○和○裴○某○觀○察○江○西○上○言○
爲○丹○立○祠○堂○刻○石○紀○功○不○報○宣○宗○讀○元○和○實○錄○
見○丹○政○事○卓○然○他○日○與○宰○相○語○元○和○時○治○民○孰○
第○一○周○墀○對○臣○嘗○守○江○西○韋○丹○有○大○功○德○被○八○

牧津

經濟上

卷十

三

州○歿○四○十○年○老○幼○思○之○不○忘○乃○詔○觀○察○使○紇○干○
衆○上○丹○功○狀○命○刻○功○于○碑○子○宙○推○廩○賑○調○河○南○
府○司○錄○叅○軍○李○珪○表○河○陽○幕○府○宣○宗○謂○宰○相○墀○
曰○丹○有○子○否○以○宙○對○帝○曰○與○好○官○乃○拜○侍○御○史○
三○遷○度○支○郎○中○盧○鈞○節○度○太○原○表○宙○爲○副○是○時○
回○鶻○已○破○諸○郡○入○塞○下○剽○殺○吏○民○鈞○欲○得○信○重○
吏○視○邊○宙○請○往○自○定○襄○馬○門○五○原○經○武○州○塞○累○
雲○中○喻○句○注○徧○見○箇○豪○鏘○論○之○視○亭○障○守○卒○增○
其○廩○約○吏○不○得○擅○以○兵○侵○諸○戎○犯○者○死○於○是○三○
部○六○蕃○諸○種○皆○信○悅○召○拜○吏○部○郎○中○出○爲○永○州○
刺○史○州○方○災○歉○乃○斥○官○下○什○用○所○以○供○刺○史○者○
得○九○十○餘○萬○錢○爲○市○糧○餉○俗○不○知○法○多○觸○罪○宙○
爲○書○制○律○并○種○植○爲○生○之○宜○戶○給○之○州○負○嶺○轉○
艱○險○每○饑○人○輒○孥○死○宙○始○築○常○平○倉○收○穀○羨○餘○
以○待○乏○罷○冗○役○九○百○四○十○四○員○縣○舊○置○吏○督○賦○
宙○俾○民○自○輸○家○十○相○保○常○先○期○湘○源○生○零○陵○香○
歲○市○上○供○人○苦○之○宙○爲○奏○罷○民○貧○無○牛○以○力○耕○
宙○爲○置○社○二○十○家○月○會○錢○若○干○採○名○得○耆○先○市○

牛以是爲準。久之牛不乏。立學官。取仕家子弟十五人充之。初。俚民婚出財會賓客。號破滴。晝夜集。多至數百人。貧者猶數十。力不足。則不迎。至淫奔者。宙條約。使畧如禮。俗遂改。邑中少年。常以七月。擊破盆。羣入民家。號行盆。皆迎爲辦。具謂之起盆。後爲解素。喧呼。痕鬪。宙至。一切禁之。還爲大理少卿。久之。拜江西觀察使。政簡。易南方以爲世官。遷嶺南節度使。南詔陷交趾。撫兵積備。以幹間。加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

牧津經濟上

卷一

五

下平章事。

廉○吏○務○潔○其○身○易○耳○韋○文○明○乃○約○於○律○已○
惠○於○及○民○公○家○之○事○不○避○形○迹○細○民○之○務○
不○惜○身○勞○而○規○畫○精○詳○無○不○爲○千○百○年○長○
計○如○此○作○用○乃○爲○實○着○韓○昌○黎○嘗○稱○其○爲○
民○興○利○如○嗜○慾○知○言○哉○其○子○宙○偉○畧○精○心○
不○減○阿○翁○父○子○並○以○良○循○爲○匡○濟○真○稱○盛○
事。

牧津卷之一終

牧津卷之二目

經濟下

張忠定公詠

范文正公仲淹

种世衡

李允則

陳希亮

程明道先生顥

蘇文忠公軾

宗忠簡公薛

吳正肅公潛

牧津經濟下

卷二

牧津卷之二

經濟下

明山陰祁承燦輯

張忠定公詠

張詠少任氣不拘小節雖貧賤客遊未嘗下人
興國五年郡舉進士有夙儒張覃未第詠致書
郡將自讓尋舉進士乙科授大理評事知鄂州
崇陽縣事太宗素知詠可用累官樞密直學士
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時張永德爲井
代帥小枝犯法杖之而死有詔按罪詠封還詔
書曰永德方被邊寄若責一小枝遂摧辱之臣
恐帥體輕而小人慢上矣不納既而果有營卒
脇訴其大枝者太宗始悟詠言五年賊首李順
陷成都府詔遣昭宣使王繼恩充招安使率兵
討之復命詠知成都府事時關中率民負糧以
餉川師道路不絕詠至府問城中所屯兵尚三
萬人而無半月之食詠訪知鹽價素高而廩有
餘積乃下其估聽民得以米易鹽於是民爭趨
之未逾月得米數十萬斛軍中喜而呼曰前所

給米皆雜糠土不可食今一精好此翁真善
幹國事者詠聞而喜曰吾今可行矣時益雖收
復諸郡餘寇尚充斥繼恩恃功驕恣不復出兵
日以娛樂爲事軍不戰往往剽奪民財詠於是
悉擒招安司素用事吏至廷面數其過將進斬
之吏皆股栗求活詠曰汝帥聚兵玩寇不肯出
皆汝輩爲之今能亟白乃帥分其兵尚可免死
吏呼曰唯公所命兵不分願就戮詠釋之繼恩
卽日分兵鄰州當還京師者悉遣之不數日滅
城○中○兵○半○既○而○諸○軍○請○食○馬○芻○粟○詠○命○以○錢○給○
之○繼○恩○詔○曰○不○食○錢○給○錢○何○也○詠○聞○召○繼○恩○
謂○曰○今○賊○餘○黨○所○在○尚○多○民○不○敢○出○招○安○使○頻○
兵○城○中○不○卽○討○芻○粟○民○所○輸○今○城○外○皆○寇○何○由○
得○之○繼○恩○懼○卽○時○出○城○討○賊○詠○計○軍○食○有○二○歲○
備○乃○奏○罷○陝○西○運○糧○上○喜○曰○向○益○州○日○以○運○糧○
爲○請○詠○至○方○踰○月○已○有○二○歲○備○此○人○何○事○不○能○
了○朕○無○慮○矣○詠○以○順○黨○始○皆○良○民○一○旦○爲○賊○脇○
從○復○其○間○有○疲○弱○偶○挂○盜○籍○者○當○示○以○恩○信○許○

其自新，卽揭榜諭之，已而首者相踵，詠皆釋其罪，使歸田里。一日，繼恩械賊數十人，請詠行法。詠詢之，悉皆前所自首者，復縱之。繼恩恚而問詠，詠曰：「前日李順脅民爲賊，今日僕化賊爲民，不亦可乎？」民有訴主帥帳下卒恃勢嚇取民財者，其人聞知，縋城夜遁。詠差衙校往捕之，戒曰：「爾生擒得，則渾衣撲入井中，作逃走投井申來。」是時羣黨訥訥聞自投井，故不復言。有巡檢所領龍猛軍人劉玕爲羣盜龍猛軍者，本皆募羣盜，不可制者，充之。慄悍善鬪，連入數州，蜀人大恐。詠召鈴轄以州牌印付之，曰：「今盜勢如此，而鈴轄宴然安坐，無討賊心，是欲詠自行也。」鈴轄宜攝州事，詠將出，鈴轄驚曰：「某行矣。」詠顧左右，張酒具於城西，問曰：「鈴轄將出，吾今饒之。」詠遂與飲，餞城樓上，酒數行，鈴轄曰：「某願有謁於公。」詠曰：「何也？」曰：「某須兵糧，願乞應付。」詠曰：「諾。」老夫亦有謁鈴轄曰：「何也？」詠曰：「鈴轄今往必滅賊，若不滅賊，必斷頭於此樓之下矣。」已而鈴轄兵敗，

還走數十里許，鈴轄仍召還。兵而告之曰：「觀此翁所爲，真斬我也。」遂復進力戰，大破賊。詠一日斬一猾吏，吏稱無罪，詠封判。今至市曹讀之，吏聞判辭，告諸市曰：「爾輩得好知府矣。」先是李順有罪，此吏縱之，故也。民間僞言有白頭老翁午後食男女，詠召其屬謂曰：「近者謠言惑衆，汝歸縣去，訪市肆中，有大言其事者，但立證解來，明日果得之，詠戮於市。」卽日帖然。詠曰：「謠言之興，淫氣乘之，妖則有形，謬則有聲，止訛之術在乎。」識斷不在厭勝也。詠每夕張燈炷香宴坐，郡樓上鼓番漏，水歷歷分明，有差必加詰問。守籤者指名伏辜，詠曰：「該角爲中軍號，今在前尚不分明其餘外事，將如何也？」真宗卽位，加左諫議大夫。咸平二年，以工部侍郎出知杭州，屬歲歉，民多私鬻鹽以自給，詠捕犯者數百人，悉寬其罰而遣之。官吏以請，詠曰：「錢塘十萬家，饑者十八九，苟不以鹽自活，一旦爲盜，則其患深矣。」初詠之自蜀還，詔以牛冕代，詠詠問之曰：「見非撫御，

才其能綏輯之乎。踰年果致王均之亂。遂覓據益州。後雖討平。而民尚未寧。上以詠前治蜀。威惠在人。復以詠爲樞密直學士。知益州。蜀民聞之。鼓舞相慶。詠知民信已。乃易嚴以寬。凡令下。人情無不慰。恆詠採訪民間事。無遠近。悉得其實。門人李旼問其旨。詠曰。彼有好惡。則我聰明。但各於其黨。詢之。詢君子得君子。詢小人得小人。雖事有隱匿者。十得八九矣。時謝清巡撫於蜀。上遣謝公曰。得卿在蜀。朕不復有西顧憂。

卷二

五

因命與詠鑄景德大鐵錢於嘉平州。一當小鐵錢十。銅錢一。於今便之。詠中歲。瘍生於臙。不能巾櫛。求知穎州。上以詠名臣有人望。以真定青州聽詠自擇。詠皆不就。上曰。昇州可乎。詠卽拜命。時金陵多火災。居者不安。詠廉知皆奸民所爲。潛捕得之。乃命先折其腰。斬之以徇。火患遂絕。中使祠茅山還。言城中黃雀蔽日而墜。空中聞水聲。上視占書。主民勞。謂輔臣曰。但守得人。此固無患。今詠在彼。又何復虞。後卒於陳州。追

贈忠定。詠當官。凡所施設。動有遠議。始時人或不能測其後。卒有大利。詠嘗以蜀地素狹。游手者衆。事寧之後。生齒日繁。稍遇水旱。則民必艱食。時米斛直錢三十六文。乃按諸邑田稅。使如其價。歲折米六萬斛。至春籍城中細民計口給養。俾輸元估。糴之。奏爲永制。後雖時有災饉。米甚貴。而益民無餓色。蜀風尚侈。好樂詠從其俗。凡一歲之內。游觀之所。與夫飲饌之品。皆着爲常法。後人謹而從之。及詠之亡。蜀人聞之。皆罷市號慟。得詠遺像。置天慶觀之。仙游閣事之如生。至今不懈。

卷三

六

張乖崖鎮蜀。先示之以威信。繼運之以方畧。而足兵先之足食。調度有方。安頓有法。至潛消顯弊。動中發機。此諸葛孔明輩一流人。三代以下。語經濟者。吾必以忠定爲巨擘。○張公鎮蜀之政。事無鉅細。地無遠近。無境無順逆。而一出以深心定議。徹頭徹尾。無隙非情。神所貫注。故後人非不敢改。

欲改而不能爲政者使人欲改而不能其庶幾矣

范文正公

范仲淹乾興初監泰州西溪鹽倉泰州海堰久廢不治歲患海濤冒民田疇仲淹言於發運副使張綸請修復之綸遂奏以仲淹知興化縣總其役難者謂濤患不息則積淹必爲災綸曰濤之患十九而淹之患十一獲多亡少豈不可乎役遂興會大雨雪驚濤洶湧役夫散走旋渾而

牧津經濟下

卷二

七

死者百餘人衆謹言曰堰不可成復詔轉運使胡令儀同仲淹度其可否令儀力主仲淹議築捍海堤於通泰海三州之境長數百里以衛民田堰成民享其利興化之民往往以范爲姓景祐初以諫廢郭后忤宰相呂夷簡出守睦州尋徙蘇州蘇爲仲淹鄉郡地濱震澤田多水患募遊手疏五河導積水入海復奏請立郡學先是仲淹卜居南園地陰陽家謂必踵生公卿仲淹曰卽吾家有之執若天下之士咸教育於茲遂

牧津經濟下

卷二

八

卽地建學尋進除吏部員外郎知開封府仲淹決事如神京邑肅然稱治都下謠曰朝廷無憂有范君京師無事有希文會元昊寇邊韓琦從蜀還言范雍節制無狀宜召知越州仲淹委任之乃召知永興軍康定元年詔仲淹兼知延州先是詔分邊兵總管領萬人鈐轄領五千人都監領三千人寇至禦之則官卑者先出仲淹曰將不擇人以官爲序取敗之道也於是大閱州兵得萬八千人分六將領之日夜訓練量賊衆寡使更出禦敵人聞之相戒曰無以延州爲意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大范蓋指雍也仲淹以民遠輸勞苦請建鄜城爲軍以河中府同華州中下戶租稅就輸之春夏徙兵就食可省糴之三他所減不與詔以爲康定軍仲淹又修承平永平等砦招還流亡定堡障通斥堠城十二砦於是羌漢之民相踵爲業又以延州當時試藝之法弓弩惟務斗力多而不求所射疏密其左右斫脇腰躬

腦躬一綽管子放數箭之類乃是軍中之戲又馬鎗止試左右盤弄而不較所刺中否皆非實藝以此臨陣對寇字能取勝縱得武士挽三石力弓踏五石力弩不能射則與空手無異嘗閱武部式見唐取人皆較實藝今定九步射於四步內各射箭十弓一石五斗以上七中爲第一一石二斗以上五中爲第二九斗以上三中爲第三弩三石五斗以上八中爲第一三石以上七中爲第二兩石五斗以上五中爲第三凡馬

牧津經流下

卷二

九

射鹿子或笋椿各箭十弓一石以上八中爲第一九斗以上七中爲第二八斗以上五中爲第三凡馬上使鎗左右十刺得五中本人爲及等馬上鐵鞭簡棍子雙劍大斧連枷之類並是一法每兩條其重十斤爲及等但取左右實打有力者爲中馬鎗鐵簡俱及等爲第三步刺鎗步斫劍卽勝者爲第三馬上盤鋸刀木槩五十斤以上勇力過人者爲第一以上若一件入第一請優與遷擢入第二恩澤次之入第三量才錄

通鑑卷之九

如第二件以上入第一三件以上入第二四件以上入第三並槍簡及等與不次獎拔詔送樞密院行之仲淹又以鄜延路入北諸路最遠若先備復城塞卽是遠圖乞遣使命令臣督諸將出兵先修復廢砦別置戍守既逼近蕃界彼或點集人馬朝夕便知大至則閉壘以待隙小至則扼險以制勝前後凡六奏卒成永平等十二若蕃漢之民相踵復業後分秦鳳涇原環慶延鄜爲四路以仲淹知慶州仲淹以慶州西北馬

牧津經流下

卷二

十

鋪砦當後橋川口在賊腹中欲城之度賊必爭密遣其子純祐與蕃將趙明先據其地引兵隨之諸將不知所向行至柔遠版築皆具旬日城成卽大順城也賊覺以三萬騎來戰佯北仲淹戒勿追已而果有伏大順既城而白豹金湯皆不敢犯環慶自此寇盜益少仲淹在邊純祐年方冠與將卒錯處鈞深摘隱得其材否由是仲淹任人無失所向有功初元昊陰誘屬羌爲助環慶酋張六百人約與賊爲鄉導後雖首露猶

懷去就仲淹至部即奏行邊以詔書撫實請先
閱其人馬立條約明賞罰諸羌受命悅服始為
漢用仲淹所得賜資皆以上意分賜諸將使自
為謝諸蕃質子縱其出入無一人逃者番酋來
見者召入臥內屏人撤衛與語不疑居三歲士
勇邊實恩信大洽會元昊稱臣仲淹引疾求解
邊任乃改知鄧州守鄧三年徙知杭州時孫甫
為兩浙轉運使仲淹以大臣或便宜行事甫曰
范公貴人也吾屈於此不得不伸於彼由是一
牧津經濟下卷二

十二

可興土木之役於是諸寺工作鼎興又新倉廩
吏舍日役千夫監司劾奏杭州不恤荒政宴遊
興造蕩耗民力公乃條議所以如此皆欲發有
餘之財以惠貧者使工技服力之人皆得仰食
於公私不至轉徙填壑荒政之施莫此為大是
歲惟杭饑而不害導進戶部侍郎知青州會河
朔艱食青之與賊博州置場納青民大患輦置
之苦而河朔斛價不甚翔踊公至戒民本州納
價每斛三錢給鈔與之俾僉糶者覲金往幹曰
牧津經濟下卷二

十三

博守席君夷亮余嘗薦論又足下之婦翁也携
書就彼坐倉以倍價招之事必可集齋巨榜數
十道介其境則張之設郡中不肯假廩寄僧舍
可也僉模稟教行焉至則皆如公料村斛時為
厚價所誘質者山積不五日遂足而博斛亦衍
斛金尚餘數千緡按等差給還青民因立像祠
焉仲淹因上言今轉運按察使古之岳牧方伯
知州知縣古之諸侯守宰之任也與陛下共理
天下者唯守宰最要耳比年以來不知擇選一

切以例除之其間縱有循吏百無一二使天下

賦稅不均獄訟不平水旱不救盜賊不除民無

告訴必生愁怨救之之術莫若守宰得人若守

修政舉則天下自無事矣初仲淹筮仕時因掌

睢陽有孫秀才索游上謁贈錢一千明年復謁

問何謂汲汲道路孫戚然曰老母無養仲淹爲

補學職月得三千因篤學春秋明年俱解去後

十年太山下有孫明復先生以春秋教授名重

京師即昔日索游秀才也公嘆曰貧累大矣苟

牧津經濟下卷二

因循索米至老雖才如明復猶將汨沒而不見

也故所至輒成造人材爲國家用

人知文正公德望在宇宙動業在宗社而

不知其吏事之精密乃至於此尤不可及

者事苟真見其利民益國即衆譁羣議決

不爲搖一監倉小臣必欲爲三州建千萬

之澤猶曰名根爲之鼓舞若遊宴導侈此

豈美事而公惟信心行之苟利於民不有

其躬惟公有焉若經畧邊疆恩孚威懾此

豪傑作用之本色不足爲公難也

種世衡

種世衡爲鄜州判官時元昊寇三川若都巡檢

楊保吉死之連陷乾溝乾福趙福三堡時若門

諸若既陷世衡言延安東北二百里有故寬州

請因廢壘而興之以當寇衝右可固延陵之勢

左可致河東之粟北可圖銀夏之舊朝廷從之

命世衡董其役夏人屢來爭世衡且戰且城然

處險無泉議不可守鑿地百五十尺遇石橫亘

牧津經濟下卷二

工徒曰是不可井矣世衡曰過石而下將無泉

也爾其屑而出之凡屑石一畚定價百錢工乃

致力過石數重泉可沛發城成賜名清澗以世

衡知城事城逼近虜徑守備單弱芻糧俱乏世

衡以官錢貸商旅使致之不問所出入未幾倉

廩皆實又使吏民習射使僧道婦人亦習之以

銀爲射的中者輒與之既而中者亦多其銀重

輕如故而的漸厚且小矣或爭徒役優重使之

射射中者得優處或有過失亦使之射射中者

則釋之。由是人皆能射。士卒有病者。嘗使一視之。戒以不愈必答之。撫養羌屬。親入其帳。得人歡心。爭爲之用。寇至。累破之。部落待遇如家人。有功者。或解所服金帶。或徹席上銀器遺之。比數年。清澗城遂成富強。於延州諸寨中。獨不求益兵。運芻糧。時承平。若并保安軍北巡。檢劉化基手下熟戶番部。遭西賊打虜。驚移傷殘戶數。并投來番部。並在逐塞及本軍側近住坐。未嘗歸業。恐其失所。却逃入番界。仲淹遂牒种世衡等。勸會驚移熟戶番部。有未敢歸業。卽便相度。鄰近官私空閒地。土權撥與耕種。如無牛具者。官與量借糧收買。又勸會驚移人戶。并投來番部。其中甚有缺乏衣食存濟不得。却恐致有逃走。又牒种世衡相度逐戶口數。目每十口已上。量支借貸。祿粟各一石。十口已下。支借五斗。嘗切照管撫安。無令失所。又金明若番戶三百二十八戶。雖給與田土。緣討虜後。無力耕種。又延州通判高延夫。將番部每家十口已下。各

支解。斗二石。十口已上。支三石。並令於本處若食支給。生羌歸附者。百餘帳。納所得元昊文券。被帶無復二心。世衡令諸族各置烽火。元昊掠之。更相救。常敗去。遂不敢犯。元昊雖屢勝而死。亡創疾者相半。國人困於點集。財用不給。多怨之。知延州龐籍言。夏境鼠食稗。且旱。元昊思納款。詔命知保安軍劉拯。諭元昊。親信野利王者。天都王者。言公方持靈夏兵。饑內附。當以西平茅土分冊之。野利令浪埋賞乞嬭娘三人。詣种世衡。乞降。世衡知其詐。曰。與其殺之。不若因以爲間。留使監稅出入。驛從甚寵。野利使其教練使李文貴至清澗。報世衡言。用兵以來。資用困乏。人情便於和籍。曰。此詐也。乃屯兵清澗。留文貴不遣。元昊果大舉入寇。攻鎮戎軍。有王嵩者。本清澗僧。世衡察其堅朴可用。誘令冠帶。因出師。以獲賊功。白於帥府。表授三班階職。充指揮使。又爲力辦其家事。凡居室驛從之具。無不備。嵩既感恩。世衡反以他事掠治之。械繫數十日。

極其楚毒。嵩終不怨。居半年。世衡召嵩語曰。吾將使汝戒汝勿言其苦。有甚於此者。汝能爲我卒不言否。嵩泣而允。世衡乃遣野利書。青蠟致衲衣間。密縫之。仍囑之曰。此非濱死不得泄。右當泄時。當言負恩不能成將軍之事也。又以畫龜一幅。囊一節。遺野利。野利見囊。龜笑曰。种使君年已長矣。何以戲爲。度必有書索之。嵩目左右。又對無有。野利乃封信上元昊。元昊召嵩并野利至數百里外。詰問遺書。嵩堅執無書。至塞牧津。經濟下卷二

楚極苦終不言。又數日。私召至其宮。仍令人問之曰。不速言死矣。嵩終不說。乃命曳出斬之。嵩乃大號而言曰。空死不了將軍事矣。吾負將軍。吾負將軍。其人急追問之。嵩於是襦衲衣取書。進入移刻。命嵩就館。而陰遣愛將假爲野利使。使世衡。世衡疑是元昊使。未卽相見。只令官屬日卽館舍勞問。問及興州左右。則詳近野利所部。多不悉。適擒生虜數人。世衡令於隙中密覘之。生虜因言使者姓名。果元昊使。乃引見使者。

厚遣之。世衡度使者至嵩卽還。而野利報死矣。世衡旣殺野利。又欲并去天都。因設祭境上。書祭文於版。述二將相結。有意本朝。悼其垂成而失其祭文。雜紙幣中有虜至急。義之以歸版字。不可遽滅。虜得之以獻元昊。天都亦得罪。元昊旣失腹心之將。悔恨無及。乃定和議。世衡又嘗以罪怒一叅將。杖其背。寮屬爲請。皆莫能得其人。杖已卽奔。元昊元昊甚親信之。歲餘盡得其機密。以歸。乃知世衡能周聞也。范仲淹巡邊。知環州。屬羌多密與元昊相通。以种世衡素得屬羌心。而清澗城已完。乃奏徙世衡知環州。以鎮撫之。有牛奴訛素倔強。未嘗出見州官。聞世衡至。乃來郊迎。世衡與約。明日當至其帳。慰勞部族。是夕。雪深三尺。左右曰。奴訛凶詐難信。且道險不可行。世衡曰。吾方以信結諸胡。胡可失期也。遂冒雪而往。既至。奴訛大驚曰。吾世居此山。漢官無敢至者。公了不我疑耶。帥部落羅拜。皆感激心服。由是緣邊諸將獨環不求增兵。不煩

益糧而武力自振。夏戎聞屬羌不可誘，土人皆善射，烽火相望，無日不備，乃不復以環爲意。先是世衡爲屬吏，所訟以不法事，按驗有狀，卽延經畧使龐公奏世衡被荆棘立清澗城，若一一拘以文法，則邊將無所措手足，詔勿問。項之世衡徙知環州，將行，別龐公拜且泣曰：「世衡心腸鐵石，今日爲公下淚也。」

仲平種種作用，出之深心，而馳電逐如天馬行空，都出人意，想卜度之外，自宋西牧津經濟下卷上

夏用兵以來，此爲第一手。○邊臣取敵定須以恩信結歸義之貪，以智術籠點詐之虜。一如乳母之撫嬰，一如狙公之賦芋，權實雙行，退機乘隙，所謂兔起鶻落，不容擬議者也。

李允則

李允則，濟州團練使，謙薄之子，少以材畧聞。蔭補衙內指揮使，改左班殿直。太平興國七年，幽薊還師，始置榷場於靜戎軍，允則典其事，還使

河東路，決繫囚，原治逋欠，高溪州蠻田彥伊入寇，遣詣辰州與轉運使張素、荆南劉昌言計事。允則以蠻徼不足加兵，悉招輯之，累遷供備庫副使，知潭州。將行，真宗謂曰：「朕在南衙，畢士安嘗道卿家世，今以湖南屬卿，初馬氏暴斂州人，出絹謂之地稅，潘美定湖南計屋輪絹，謂之戶稅，管田戶給牛，歲輸米四斛，牛死猶輸，謂之枯骨稅，民輸茶，初以九斤爲一大斤，後益至三十五斤，允則請除三稅，茶以十三斤半爲定制，民皆便之。湖湘多山田，可以藝粟，而民惰不耕，乃下今月所給馬芻，皆輸本色，錄是山田悉墾，湖南饑，欲發官廩先賑，而後奏轉運使執不可，允則曰：「須報踰月，則饑者無及矣。」明年游饑復欲先賑，轉運使又執不可，允則請以家資爲質，乃得發廩賑，因某饑民堪役者，隸軍籍，得萬人。轉運使請發所募兵禦邵州蠻，允則曰：「今蠻不擾，無名益戍，是長邊患也。」且兵皆新募，饑瘠未任出戍，乃奏罷之。陳堯叟安撫湖南，民列允則

牧津經濟下卷上

治狀請留堯叟以聞召還連對三日帝曰畢士安不謬知人者遷洛苑副使知滄州允則巡視州境○經○道○爲○不○動○第○也滑陽湖葦營○經○道○爲○不○動○第○也官舍間穿井未幾契丹來攻老幼皆入保而水不乏斷水代砲契丹遂解去真宗復召謂曰頃有言卿滑井葦屋爲勞民者及契丹至始見善爲備也及契丹通好徙知瀛州上言朝廷已許契丹和議但擇邊將謹誓約有言和好非利者請一切斥去真宗曰茲朕意也遷西土間門副使何承矩爲河北緣邊

北舊多設陷馬院城上起樓爲斥堠望十里自罷兵人莫敢登允則曰南北既講和矣安用此爲命敵樓夷院爲諸軍蔬圃浚井疏洫列畦隴築短垣縱橫其中植以荆棘而其地益阻隘因治坊巷徙浮圖北原上州民旦夕登樓望三十里下令安撫使所治境有隙地悉種榆久之榆滿塞下顧謂僚佐曰此步兵之地不利騎戰豈獨資屋材耶上元舊不燃燈允則結絳山聚優樂使民夜縱遊明日偵知北酋欲間入城中觀

允則與伺僚同郊外，果有紫衣人至，遂與俱入。傳舍不交一言，出奴女羅侍左右，劇飲而罷。且置其所乘驪廐，下使遁去。卽幽州統軍也。後數日爲契丹所誅，嘗宴軍中，而甲仗庫火，允則作樂飲酒不輟。副使請救不答，少頃火熄，命悉瘞所焚物，密遣吏持檄流州，以茗籠運器甲不洩。旬，兵數已完，人無知者。樞密院請劾不救火狀，真宗曰：「允則必有謂。」姑詰之，對曰：「兵械所藏，傲火甚嚴，方宴而焚，必姦人所爲，舍宴而故事，或牧津經濟下卷二

丹報以不知所在，允則曰：「在某所。」契丹駭不敢隱，卽歸亡卒。仁宗卽位，領康州防禦使，天聖六年卒。允則不事威儀，間或步出，遇民有可語者，延坐與語，以是洞知人情，訟至無大小，而訊立斷。善撫士卒，皆得其用，盜發輒獲，人亦莫知所由。身無兼衣，食無重羞，不畜資財。在河北二十餘年，事功最多，其方畧設施，雖寓於遊觀亭傳間，後人亦莫敢隱。至於國信往來，費用儀式，多所裁定。晚年居京師，有自契丹亡歸者，皆命舍允則家。允則死，始寓樞密院大程官營。大凡宇宙間真經濟手，決不另爲一番起爐作竈事，只就常人所忽忽看過者，妙有料理聲色不動，而卒之事歸於實濟，此乃爲裁成輔相，可與造化爭盈虛，與世運爭治亂者也。若允則者，吾三十年來胸中時時奉爲導師，而卒不能窺其藩，其才不可及，其愚尤不可及也。○處紫衣人與謀者之事，其用機在有意無意之間，令人不

可測所以爲妙

陳希亮

陳希亮幼孤好學年十六將從師其兄難之使治錢息三十餘萬希亮悉召取錢者焚其券而去業成中_{不九}天聖八年進士第里人表其閭曰三儒初爲大理評事知長沙縣有僧海印國師出入章獻皇后家與諸貴人交通_{不九}勢據民地人莫敢正視希亮捕治_{不九}實諸法一縣大驚郴州竹場有僞爲券給輪戶送官者事覺輪戶當死希亮津_{不九}經濟下_{不九}卷二

五

亮祭其非幸出之已而果得其造僞者再遷殿中丞徙知鄆縣老吏曹騰侮法以希亮年少易之希亮視事首得其罪騰叩頭出血願自新希亮戒而捨之卒爲善吏至_{不九}現歲斂民財祭鬼謂之春齋否則有火災民訛言有緋衣三老人行火希亮禁之民不敢犯火亦不作毀淫祠數百區勒巫爲農者七十餘家及罷去父老送之出境泣曰公去我緋衣老人復出矣遷太常博士有言柳獄活人死罪賜五品服初蜀人官蜀不

得通判州事希亮以母老願折資爲縣侍親於是知臨津縣母終服除爲開封府司錄司事福勝塔火官欲更造度用錢三萬希亮言陝西用兵願以此餽軍詔罷之青州民趙禹上書言趙元昊必反宰相以禹狂言徙建州元昊果反禹訟_{不九}所部不受亡至京自理宰相怒下開封獄希亮言禹可賞不可罪爭不已上釋禹賞爲徐州推官且欲以希亮爲御史會外戚沈元吉以奸盜殺人希亮一問得實自驚仆死沈氏訴之詔

卷二

五

御史劾希亮及諸掾史希亮曰殺此賊者獨我耳遂引罪坐廢期年盜起京西殺守令富弼薦希亮可用起知房州州素無兵備民凜凜欲亡去希亮以牢城卒雜山河戶得數百人日夜部勒聲振山南民恃以安殿侍雷甲以兵百餘人逐盜竹山甲不能戰所至爲暴或疑爲盜告希亮盜入境且及門希亮卽勒兵阻水拒之命持滿無得發士皆植立如偶人甲射之不動乃下馬拜請死曰初不知公官軍也吏士皆欲斬甲

以詢希亮獨治爲暴者十餘人使甲以捕盜自贖時刺賊党軍子方張轉運使使供奉官崔德贊捕之德贊既失党軍子遂圍竹山民賊所嘗舍者曰向氏殺父子二人象首南陽市曰此党軍子也希亮察其寬下德贊獄未服党軍子獲於商州詔賜向氏帛復其家流德贊通州或言華陰人張元走夏州爲元吳謀臣詔徙其族百餘口于房譏察出入饑寒且死希亮曰元事虛實不可知使誠有之爲國者終不顧家徒堅其牧津經濟下卷二

魏瓘劾希亮擅增損物價已而瓘除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希亮乞延辨既對仁宗直希亮奪權職知越州且欲用希亮希亮言臣與轉運使不和不得爲無罪力請還滑會河溢魚池埽且決希亮悉召河上使者發禁兵捍之慮於所當決吏民涕泣更諫希亮堅臥不動水亦去人比之王尊是歲盜起宛胸晝劫張郭鎮執濮州通判井淵仁宗以爲憂問執政可用者未及對仁宗曰朕得之矣乃以希亮爲曹州不逾月悉擒其黨淮南饑安撫轉運使皆言壽春守王正民不任職正民坐免詔希亮乘傳代之轉運使調理胥米而蠲其役凡十三萬石謂之折役米米翔貴民益饑希亮至除之且表其事旁郡皆得除又言正民無罪職事辦治詔復以正民爲鄂州久之徙知廬州虎翼軍士屯壽春者以謀反誅遷其餘不反者數百人於廬皆自疑不安一日有竊入府舍將爲不利者希亮笑曰此必醉耳貸而流之盡以其餘給左右使令且以守倉

康人爲之懼希亮益加親信皆感德指心誓爲
希亮死改提點刑獄江東遷度支郎中徙河北
嘉祐二年入爲開封府判官改判三司戶部勾
院朝廷以三司事冗簿書留滯乃命希亮又兼
開拆司榮州壽寧凡十八井歲久滯竭有司責
課如初民破產籍沒者三百餘家希亮爲言還
其所籍歲蠲三千餘萬斤三司簿書滯留者自
天禧以來未帳六百有四明道以來生事二百
一十二萬希亮日夜課吏凡九月去其三之二

牧津

經濟下

卷二

五

度支吏不時勾希亮杖之副使以希亮擅決開
由是事復滯會接伴契丹使還自請補外乃以
爲京西轉運使賜三品服右塘河役兵叛其首
周元自稱副大王震動汝洛聞希亮聞之即日
輕騎出按吏請以兵從希亮不許其賊二十四
人道遇希亮以希亮輕出意色開和不能測遂
相與列訴道周希亮徐問其所苦命一老兵押
之曰以是付葉縣聽吾命既至令曰汝以自首
皆無罪然必有首謀者衆不敢隱乃斬元以徇

流軍校一人餘悉遣赴役如初遷京東轉運使
維州參軍王康赴官道博平大猾有號截道虎
者毆康及其女幾死吏不敢問希亮移捕甚急
卒流海島又劾吏故縱坐免者數人徐州守暴
苛以細過籍民產數十家獲小盜使必自誣抵
死希亮言其狀卒以廢去數上章請老不允移
知鳳翔倉粟支十二年主者以腐敗爲憂歲饑
希亮發十二萬石貸民有司懼爲擅發希亮身
任之是秋大熟以新易舊官民皆便于闡使者

牧津

經濟下

卷二

五

入朝過秦州經畧使以客禮享之使者騎甚留
月餘懷傳舍什器縱其徒入市掠飲食民戶皆
盡閉希亮聞之曰吾嘗主契丹使得其情使者
初不敢暴橫皆譯者教之吾痛繩以法譯者懼
其使不敢動矣況此小國乎乃使教練使持符
告譯者曰入吾境有秋毫不如法吾且斬若取
軍令狀以還使者至羅拜庭下希亮命坐兩廊
飲食之護出其境無一人譁者英宗卽位遷太
常少卿獄有盜法當死僚官持不可久之盜殺

守吏邀希亮以前議獻於朝而希亮之議是
僚官懼欲以事中希亮希亮自顧無有其事始
州郡以酒相餉例皆私有之而法不可希亮以
道游士之貧者既而曰此亦私也以家財償之
遂借此上書自効永去不已坐是分司西京未
幾致仕卒希亮爲人清勁寡欲不假人以色自
王公貴人皆嚴憚之見義勇發不計禍福所至
奸民猾吏易心改行不改者必誅然出於仁恕
故嚴而不殘少與蜀人宋輔游輔卒於京母老
牧津經濟下入卷二主

子端平幼希亮養其母終身以女妻端平使同
諸子學卒登進士

陳公弼其才具雷電發而風雨至也其膽
決山岳峙而淵海涵也其應機箭脫弦而
水決豁也其操縱疾徐無不如意駕巨艦
於安瀾而馳駿足於康莊也至矣哉庶幾
宇宙之全才乎然其根柢尤在清勁寡欲
無欲則剛剛則空明之地何事不辨見義
勇發不顧利害正見真剛之作用耳至於

恕以行威仁以濟猛卽其與故人存千古
之交誼尤非末世可及有宋一代異才而
並乖崖者必屬公弼識者定以余言爲不
妄

程明道先生頌

程明道先生頌嘉祐初調京兆鄠縣主簿時鄠
中水害甚迫令諸縣倉卒興役皆狼狽失措
先生所部飲食爰舍無不安便時盛夏泄利大
行死亡甚衆獨鄠人無死者嘗董役雖祁寒烈

牧津經濟下入卷二主

日不擁妻不御蓋時所巡行衆莫測其至故人
自致力常先期畢事往時夫伍中夜多譁一夫
或怖萬夫競起姦人乘虛爲盜者不勝數先生
以師律處之遂訖去無譁者及役罷夫散鄠伍
猶肅整如常嘗謂人曰吾之董役乃治軍法也
先是初至鄠有監酒稅者以賄播聞然怙力文
身自號能殺人衆皆憚之雖監司州將未敢發
先生至將與之同事其人心不自安輒爲言曰
外人謂某自盜官錢新主簿將發之其勢窮必

殺人言未訖。先生笑曰：人之爲言，一至於此足下食君之祿，詎肯爲盜？萬一有之，將救死不暇，安能殺人？其人默不敢言，後亦私償其所盜，卒以善去，再移上元縣主簿。田稅不均，比他邑尤甚。蓋近府美田，爲貴家富室，以厚價薄其稅，而買之小民，苟一時之利，久則不勝其弊。先生爲令，畫法，民不知擾，而稅遂均。其始富者不便，多爲浮論，欲挫止其事。旣而黨一人不服，江南種稻賴陂塘以故，盛夏塘潰，計非千夫不能塞，故牧津經濟下卷十一

爲神物。先生捕而脯之，使人不惑。始至邑，見人持竿以黏飛鳥，取其竿折之，教之使勿爲。及罷，艤舟郊外，有數人共語，自主簿折黏竿，鄉民子弟不敢畜禽鳥，不言而令行。大率類此。移澤州，晉城令民有以事至庭下者，必告之以孝弟忠信，度鄉村遠近，爲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而姦僞無所容。凡孤窮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諸鄉皆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與之語，兒童所讀，親爲正句讀，教者不善，則爲易置，俗始甚野。先生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去邑纔十餘年，而服儒者已數百人。秩滿代者，且至。吏夜扣門，稱有殺人者，先生曰：吾邑安有此？誠有之，則某村某人也。問之果然。家人驚異，問何以知之，曰：吾嘗疑此人惡少之弗俊也。河東路財賦不充，官有科買，則物價騰踴，歲爲民患。先生度所需，使富家預備，定其價而出之，富室不失息，而鄉民所費比舊不過十之二三。民稅常移近邊，載往則道遠，就糴則價高。先生擇富

民之可任者預使購粟邊郡所費大省民力用紆縣庫有雜納錢穀百千常借以補助民力部使者至則告之以此錢令自用而不敢私使者諒其誠亦不問往時河東義勇常以農隙講武事應文具數先生嚴以部伍之法一鄉遂爲精兵熙寧中以監察御史裏行改差簽書鎮寧軍節度判官事會曹村埽決時先生方護小吳埽相去百里州帥劉渙以急告願夜馳至州謂渙曰曹村決京城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塞亦爲之

魏津經濟下卷二

美

請盡以廂兵見付乃徑走埽下論士辛曰朝廷養爾輩正爲緩急耳爾知曹村決則注京城乎吾與爾曹以身捍之衆皆感激自效命善泗者銜細繩以渡決口水方奔注達者百一卒能引大索以濟衆兩岸並進晝夜不息忽有大木自中流而下先生顧謂衆曰得彼巨木橫流入口則吾事濟矣語纔已木果橫水口遂合衆以爲至誠所致云召還隨差知扶溝縣事有廣濟蔡河出縣境頡河不逞之民不治生業專以脅取

魏津經濟下

卷二

美

舟人物爲事歲必焚舟十數以立威先生始至捕得一人使引其類得數十人不復根治舊惡分地而處之使以挽舟爲業且察爲惡者自是邑無焚舟患有犯小盜者先生謂曰汝能改行吾薄汝罪盜叩首願自新後數月復穿窬捕吏及門盜告其妻曰我與大丞約不復爲盜今何面目見之遂自縊畿邑苦稅重歲常以赦獲蠲免然良民率輸以時而逋負獲除者皆頑民先生與之約前科獲免者今必如期而足於是惠澤始均時朝廷遣官括牧地民田當沒者千頃往往恃累世契卷以自明詔改稅作租聽賣易如私田民乃服先生以爲不可官至謂先生曰民願服而君不許何也先生曰民徒知今日不加賦而不知後日增租奪田則失業無以生矣因言使者當以仁厚爲心不可便已以害人其入感動謝曰寧受責不敢違公命遂去之他邑扶溝地卑多有水旱先生悉心經畫溝洫之法未及興工而去官先生曰以扶溝之地盡爲溝

施必數年乃成吾爲經畫十里之地以開其端
○法○也○人○以○爲○道○也○故○爲○之○引○其○端○不○情
後之人知其利必有繼之者矣先生常曰爲今
之職必使境內之民凶年饑歲免於死亡飽食
逸居有禮義之訓然後爲盡故吾於扶溝間設
學校聚邑人子弟教之亦幾成而廢夫百里之
施至狹也而道之興廢繫焉是數事皆未及成
豈不有命與劉立之常問先生以臨民之道曰
使民各得輸其情韓持國曰在下者多欺將奈
何先生曰欺有三爲利而欺者固可罪畏罪而
牧津經濟下卷十一

欺者在所恕事有類欺者在所察刑恕稱先生
曰先生所爲綱條法度人可效而爲也至其道
之而從動之而不求物而物應未施信而民
信人不可及也
書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王道之始也其
明道先生之治乎先生之定田稅教子弟
經畫扶溝之溝洫何嘗有一毫驚人動衆
烜赫一時之績然而於國計於民風則無
不駁駁有唐虞三代之想矣余謂明道先

生是宋朝第一經濟才使其柄國事業必
不在韓范後○宋有天下三百年人才之
盛莫過理學一途然至於出治臨民各有
所長未必能爲兼才事惟明道先生有體
有用無施不宜此之謂大儒若世人所豔
稱先生斷張三翁及欲取佛光首等事皆
其應機之小者業已別錄今特緝先生一
腔實心經世用世者若此

蘇文忠公賦

牧津經濟下卷十一
蘇軾以乙科初授河南福昌主簿以薦試秘閣
入三等除大理寺評事簽書鳳翔判官長吏意
軾文人不以吏事責之軾盡心其職老吏畏伏
關中自元昊叛命人貧役重岐下歲以南山木
柅自渭入河經砥柱之險衙前以破產者相繼
軾偏問老校曰木柅之害本不至此若渭河未
漲操柅者以時進止可無重費患其乘河渭之
暴多方害之耳軾即修衙規使衙前得自擇水
工柅行無虞乃言于府使得係藉自是衙前之

害減半。治平二年，還判登聞鼓，得直史館。與王安石異議，出通判杭州。是時四方行青苗，免役，市易，浙西兼行水利鹽法。軾於其間常因法以便民。民賴以少安。高麗入貢，使者凌蔑州郡，押件使臣皆本路筦庫，乘勢驕橫，至於鈐轄亢禮，軾使人謂之曰：「遠夷慕化而來，理必恭順。今乃爾暴恣，非汝導之不至，是不悅當奏之。」押件者懼，為之小戢。使者發幣於官吏，書稱甲子。軾却之曰：「高麗於本朝稱臣，而不稟正朔，吾安敢受。」
案津經濟下 卷二 无

在是。水決不能敗城，驅使復入。軾屢屢杖策親入武衛營，呼其卒長謂之曰：「河將害城，事急矣，雖禁軍宜為我盡力。」卒長呼曰：「太守猶不避途，吾儕小人效命之秋也。」執挺入火伍中，率其徒短衣徒跣，持斧鉞以出，築東南長堤，首起戲馬臺，尾屬於城，堤成，水至堤下，害不及城。民心乃安。然兩日夜不止，河勢益暴，城不沉者三板。軾廬於城上，過家不入，使官吏分堵而守，卒完城復請，請來歲夫增築，故城為木岸，以虞水之再至。朝廷從之。徐人至今思焉。四年，復以龍圖閣學士知杭州。歲適大旱，饑疫並作。軾請於朝，免本路上供米三之一，故米不翔貴，復得賜度僧牒百，易米以救饑者。明年方春，即減價糶常平米，民遂免大旱之苦。軾又多作值粥藥劑，遣吏挾醫分坊治病，活者甚衆。軾曰：「杭水陸之會，因疫病死，比他處常多，乃衰羨糶得二千復發私糶，得黃金五十兩，以作病坊，稍畜錢糧以待之。至于今不廢。」是秋復大雨，太湖汎溢，害稼。軾

度來歲必饑復請於朝乞免上供米半又多乞
度牒以糴常平米并義倉所有皆以備來歲出
糴由是吳越之民復免流散杭本江海之地水
泉鹹苦居民稀少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
六井民足於水故井邑日富及白居易復浚西
湖放水入運河自河入田所溉至千頃然湖水
多葑自唐及錢氏歲輒開治故湖水足用近廢
而不理至是湖中葑田積二十五萬餘丈而水
無幾矣運河失湖水之利則取給於江湖潮渾

牧津經濟下卷二

望

濁多淤河行閘閘中三年一淘爲市井大患而
六井亦幾廢軾始至浚茅山鹽橋二河以茅山
一河專受江湖以鹽橋一河專受湖水復造堰
閘以爲湖水畜渡之限然後潮不入市且以餘
力復完六井民稍獲其利矣軾問至河上周視
良久曰今欲去葑田葑田如雲將安所寘之湖
公嘗自開日將公事湖中我謂如此是作湖
南北三十里環湖往來終日不達若取葑田積
之湖中爲長堤以通南北則葑田去而行者便
矣吳人種菱春輒芟除不遺寸草葑田若去募

人種菱取其利以備修湖則湖當不復堙塞乃
取菽荒之餘得錢糧以貫石數者萬復請於朝
得百僧度牒以募役者堤成植芙蓉楊柳其上
望之如圖畫杭人名之蘇公堤浙江潮自海門
東來勢如雷霆而浮山峙於中與漁浦諸山大
一機勢不可通若能引爲支河以通上湖
牙相錯河狀激射歲敗公私堤不可勝計軾議
自浙江上流地名石門山而東鑿爲運河引
浙江及谿谷諸水二十餘里以達於江又並山
爲岸不能十里以達於龍山之大慈浦自浦北

牧津經濟下卷二

望

折抵小嶺鑿嶺六十五丈以達於嶺東古河浚
古河數里以達于龍山運河以避浮山之嶮人
皆以爲便奏聞有惡軾成功者會軾罷歸使代
者盡力排之功以不成軾復言三吳之水漸爲
太湖太湖之水溢爲松江以入海海日雨潮潮
濁而江清潮水嘗欲淤塞江路而江水清駛隨
輒勝去海口常通則吳中少水患昔蘇州以東
公私船皆以篙行無陸挽者自慶曆以來松江
大築挽路建長橋以扼塞江路故今三吳多水

欲鑿挽路爲十橋以迅江勢亦不果用人皆恨之六年召入復以龍圖閣學士守潁川先是開封諸縣多水縣吏不究本末決其陂澤注之惠民河河不能勝則陳亦多水至是又將鑿鄧艾溝與潁河並且鑿黃堆注之於淮議者多欲從之軾適至遣吏以水平準之淮之漲水高於新溝幾一丈若鑿黃堆淮水頗流浸州境決不可爲朝廷從之郡有宿賊尹遇等數人羣黨驚劫殺變主及捕盜吏兵者非一朝廷以名捕不獲

牧津

經濟下

卷二

里

被殺者噤不敢言軾召汝陰尉李直方謂之曰君能擒此當力言於朝乞行優賞不獲亦以不職奏免君矣直方退緝知羣盜所在分命弓手往捕其黨而躬往捕遇直方有母年九十母子泣別而行手執刺而獲之然小不應格推賞不及軾爲言於朝請以年勞改朝散郎階爲直方賞尋召入兼端明殿八年復以二學士知定州定久不治軍政尤弛武衛卒驕墜不教軍校盤食其康賜故不敢呵問軾取其貪污甚者配隸

遠惡然後繼修營房禁止飲博軍中衣食稍足乃部勒以戰法衆皆畏伏然諸校多不自安者卒史復以賦訴其長軾曰此事吾自治則可汝若得告軍中亂矣亦決配之衆乃定會春大閱軍禮久廢將吏不識上下之分軾命舉舊典元帥常服坐帳中將吏戎服奔走執事副總管王光祖自謂老將恥之稱疾不出軾召書吏作奏將上光祖震恐而出訖事無敢慢者定人言自韓魏公去不見此禮至今矣北戎久和邊兵不

牧津

經濟下

卷二

里

試臨事有不可用之憂惟治邊弓箭社兵與寇爲鄰以戰射自衛猶號精銳故相麗公守邊因其故俗立隊伍將校出入賞罰緩急可使歲久法弛復爲保甲所撓漸不爲用軾奏爲免保甲及兩稅折變科配長吏以時訓勞

附弓箭社定格

每社及百人以上選少壯者三人不滿百人者選二人不滿五十人者選一人充急脚子並輪番一月一替專令探報盜賊如探報不

實及稽留後時有誤捕捉者並申官乞行嚴斷

逐社各置鼓一面如有事故及盜賊並須擊鼓勾集若尋常社內聲鼓不到者每次罰錢一百如社內一兩村共爲一火地里稍遠不聞聲去處卽火急急脚子呼喚若強盜入村鼓聲勾喚及到而不入賊者並罰錢三貫如三經罰錢一百一經罰錢三貫而各至犯者並送所屬嚴斷如能捉獲強盜一名除依

牧津經濟下

卷十一

置

條支賞外更乞支錢二十貫如兩次捉獲依條支賞外仍與免戶下一年差徭如三次以上更免一年無差徭可免者各更支錢十貫折充如獲竊盜一名除依條支賞外更支錢二貫以上錢用社內罰錢充如不足並社衆均備

逐社各人置弓一張箭三十隻刀一口內單丁及貧不及辦者許置鐻及捍棒一條內一件不足者罰錢五百弓箭不堪施放器械雖

有而不精並罰錢二百若全然不置卽申送所屬乞行勘斷

逐社每夜輪一十人於地方內往來巡覲仍本縣每季給曆一道委本社頭目抄上當巡人姓名有不到者罰錢二百如本地方失賊其當巡人委本社監勒依條限捕捉限滿不獲送官量事行遣其所給曆除每季換納及知佐下鄉因便點檢外不得非時取索

牧津經濟下

卷二

置

頭目及鄰近同保之人違者罰錢三百文社內遇捉殺賊盜因鬪致死除依條官給棺外更給錢一十貫付其家被傷重者減半並以係省錢充社內所納罰錢令社長等同共封記主管頒過社會合行酬賞者方得對衆支給破使卽不得乘私別作支用

社內遇豐熟年只得春秋二社聚會因便點集器械非時不得亂有糾集騷擾

文忠天授異才而官跡所至不憚克勤小

物究心民瘼惟實實爲地方興永利實實爲國家計長策若饑渴飲食而不能以一息忘今天下有謂才士多鮮實用文人不解吏事每觀前哲正不其然

宗澤

宗澤自幼豪爽有大志登元祐六年進士第調大名館陶尉呂惠卿帥鄆綏檄澤與邑令視河埽檄至澤適喪子奉檄遽行惠卿聞之曰可謂國爾忘家者辟爲屬辭謝晉州趙城令下車請牧津

卷二

望

升縣爲軍不報澤曰承平時固無慮他日有警當知吾言改通判登州朝廷遣使由登州結女真盟海上謀夾攻契丹澤語所親曰天下自此多事矣退居東陽結廬山谷間靖康元年薦假宗正少卿充和議使澤奏使名不正請改計議衆謂澤剛方不屈恐害和議止不往命知礪州時太原失守官兩河者率託故不行澤曰食祿而避難不可也即日單車就道從羸卒十餘人至則繕城壁浚隍池治器械募義勇始爲固守

不移之計上言邢銘磁趙相五州各蓄精兵三萬人敵攻一郡則四郡皆應是一郡之兵常有十萬人上嘉之除河北義兵都總管金人破真定引兵南取慶源自李固渡渡河恐澤兵躡其後遣數千騎直扣磁州城下澤擐甲登城令壯士以神臂弓射走之開門縱擊斬首數百級所獲羊馬金帛悉以犒將士康王再使金行至磁澤迎謁曰肅王一去不返今敵又詭辭以致大王願勿行王遂回相有詔以澤爲副元帥從王

牧津

卷二

哭

起兵入援澤言宜急會兵李固渡斷敵歸路衆不從乃自將兵趨渡道遇北兵設兩翼夾擊大破之金人既敗乃留兵分屯澤遣壯士夜擒其軍破三十餘砦時康王開大元帥府檄與會大名澤履水渡河見王謂京城受圍日久入援不可緩會欽宗遣賁蠟書至言和議可成澤曰金人狡譎是欲款我師爾君父之望入援何啻饑渴宜急引兵直趨澶淵次第進壘以解京城之圍萬一敵有異謀則吾兵已在城下汪伯彥等

難之。勸王遣澤先行。自是澤不得預府中謀議矣。二年正月。澤至開德。十三戰皆捷。金人攻開德。澤遣孔彥威與戰。敗之。澤度金人必犯濮。先遣二千騎往援金人。果至。又敗之。金人復向開德。檀州彥孔彥威合兵夾擊。又大敗之。澤進至衛南。先驅之前。有敵營。澤揮衆直前。轉戰而東。敵益生兵。王忠孝戰死。前後皆敵壘。澤下令曰。今日進退等死。不可不從死。中求生士卒。知必死。無不一當百。斬首數千級。金人大敗。退却數十里。澤計敵衆十倍於我。一戰而却。勢必復來。使悉其鐵騎夜襲吾軍。則危矣。乃暮徙其軍。金人夜至。得空營大驚。自是憚澤不敢復出澤間。金人逼二帝北行。即提軍趨滑走黎陽。至大名。欲徑渡河。據金人歸路。還還二帝。而勤王之兵卒無一至者。因累表勸進。康王卽位於南京。澤入見。涕泗交頤。陳興復大計。而金人有割地之議。澤上疏。言其不可。開封尹闕李綱薦澤。從知開封府時。敵騎留屯河上。金鼓之聲。日夕相

聞。而京城樓櫓盡廢。民兵雜居。盜賊縱橫。澤首捕誅舍賊者數人。下令曰。爲盜者賊無輕重。並從軍法。由是盜賊屏息。民賴以安。王善者河東巨寇也。擁衆七十萬。車萬乘。欲據京城。澤單騎馳至善營。泣謂之曰。朝廷當危難之時。使有如公一二輩。豈復有敵患乎。今日乃汝立功之秋。不可失也。善感泣曰。敢不効力。遂解甲降。時有楊進號沒角牛。兵三千萬。王再興李貴王大郎等。各擁衆數千。往來京西淮南河南北。侵掠爲患。澤皆遣人悉招降之。金遣人以使僞楚爲名。至開封。澤曰。此名爲使而實覘我也。拘其人。乞斬之。有詔延至別館。竟縊遣之。其定懷衛開敵兵甚盛。澤渡河約諸將共議事宜。以圖收復。而於京城四壁各置使。以領招集之兵。又據形勢立堅壁二十四所。於城外沿河。礮次爲連珠。若連結河東河北山水。若忠義民兵。於是陝西京東西諸路人馬咸願聽澤節制矣。乘義郎岳飛犯法將刑。澤見奇之。曰。此將材也。會金人攻汴

水澤以五百騎授飛使立功贖罪飛大敗金人而還飛爲統制飛由是知名金將兀朮將渡河謀攻汴京諸將爭先請斷河梁嚴兵自固澤笑曰去冬金騎直來正坐斷河梁耳乃命部將劉衍起滑劉達起鄭以分敵勢戒諸將竭力保護河梁以俟大兵之集金人聞之夜斷河梁遁去二年金人自鄭抵白沙去汴京密邇都人震恐僚屬入問計澤方對客圍棋笑曰何事張皇劉衍等在外必能禦賊乃選精騎數千使繞出

牧津

經濟下

卷二

至

敵後伏其歸路金人方與衍戰伏兵起前後夾擊之金人果敗粘罕據西京與澤相持澤遣步將李景良閣中立郭俊民領兵趨鄭遇敵大戰中立死之俊民降景良遁去澤捕得景良語之曰不勝罪可恕私自逃是無主將也斬其首以徇既而俊民與金將史姓者及燕人何仲祖等持書來招澤數俊民曰汝失利死尚爲忠義鬼今反爲金人持書相誘何面目見我乎斬之謂史曰我受此土有死而已汝爲人將不能以死

敵我乃欲以兒女子語誘我乎亦斬之謂仲祖本吾宋人脇從而來豈出得已解縛而縱之諸將皆服王策本遼酋爲金將往來河上澤擒之解縛坐堂上爲言契丹本宋兄弟之國今女真辱吾主又滅而國義當協謀雪恥策感泣因是盡得敵之虛實遂決計大舉先是澤在磁以趙世龍爲中將軍澤去磁以州亭付李侃反金人圍磁急世龍乃與郭進謀殺侃以通判趙子節權知州事至是世龍與其弟世興將三千人歸

牧津

經濟下

卷二

至

澤世龍入拜澤詰之曰河北陷沒而吾宋法令上下之分亦陷沒乎命斬之時衆兵露刃於庭世興佩刀侍側左右皆懼澤徐語世興曰汝兄犯法當誅汝能奮志立功足以雪恥世興感泣會滑州報至澤謂世興曰試爲我取滑州世興欣然受命遂得州以歸時有降寇趙海者屯板橋輒整路以阻行人芻者八人過其壘海怒而擣之視事者以告澤澤遣人召海海以甲士五百自衛而入澤方對客海具狀卽械送獄客曰

彼甲士甚衆，姑徐之。澤笑謂其大將曰：「領衆還營，明日誅海於市，見者皆慄。」統制官楊進屯城南，王善屯城北，二人不相下。各率所部相拒於天津橋。澤出片紙以諭之曰：「爲國之心固如是耶？當戰陣立功時，勝負自見，何自苦爲？」二人相視慙沮而退。澤威聲日著，北方聞其名甚尊。憚之言必稱宗爺爺時契丹九州人，日有歸中國者。澤還契丹，漢兒自近諭以共滅金賊，刷君父之恥，卽給資糧遣之，賜以公憑，俟官軍渡河爲牧津。無清下卷二

百萬契丹見亦必同心殲殄，乞朝廷遣使言立契丹天祚之後，講吾舊好，以携虜情，遣知興辦博之士，西使夏東使高麗，諭以禍福，必出助兵，同加掃蕩如此，則二帝有回鑾之期，兩河可以安帖矣。願陛下早下還京之詔，臣當躬冒矢石爲諸將先疏入，不報。澤嘆曰：「吾志不得伸矣。」澤前後請上還京二十餘奏，皆爲潛善等所抑。因疽發於背，諸將入問疾，澤矍然曰：「吾以二帝蒙塵，積憤至此，汝等能殲敵，則我死無恨。」衆皆流涕，諸將出，澤嘆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翌日風雨晝晦，澤連呼過河者三，而卒都人號慟。三學之士千餘人爲文以哭，遺表猶贊上還京，贈觀文殿學士，通議大夫，諡忠簡。忠簡公忠肝義膽貫天日而泣鬼神，雄畧遠籌鞭雷霆而疾風雨，如此才畧可與國運爭存亡，可與造物爭興廢，料敵設謀，應卒制變，直出韓范諸公之上，蓋諸葛孔明一流人心，余謂公遺事，窺公深心，大較妙。

用在能知人能用人而一出以誠相感
故雖夷狄盜賊無不爲用所以能收豪傑
之心○駕馭英雄亦無別術但能使人有
死敵之心則我便能收爲制敵之用操縱
將士亦無別法惟能爲新將之帥則自能
有斬敵之兵此意惟忠簡公故饒爲之

吳潛

吳潛以觀文殿大學士兼沿海制置大使判慶
元府首先加惠庠序篤意教養於常餼外日增

牧津經濟下

卷二

至

給錢一百二十貫分齋造食復撥沒官田產歸
之學以廣樂育凡學計不續支移那給有請必
俞鼎建父和永豐朝京三門而甬水靈橋東渡
悉繕治之先是制置使司歲調明溫台三郡民
船防定海或淮東京口船在籍者率多損失每
按籍科調吏益緣爲姦民甚苦之潛立爲義船
法今三郡部縣各選鄉之有材力者以主團結
如一都歲調三舟而有舟者五六十家則衆辦
六舟半以應命半以自食其利有餘貲俾資以

備來歲用凡丈尺有則印烙有文調用有時著
爲成式其船專留江許不時輪番下海巡緝船
戶各欲保護鄉井競出大舟以聽調發且日于
三江合兵民船閱之環海肅然設永平寨于夜
飛山統以偏校餉以生券給以軍糧使漁戶有
藉而行旅無虞設向頭寨外防倭麗內蔽京師
又立峰巒分爲三路皆發軔于招寶山一達大
洋壁下山一達向頭寨一達本府看教亭從亭
密傳一牌竟達轅帳而沿江沿海號火疾馳觀

牧津經濟下

卷二

至

者悚惕潛尤究心水利於郡城平橋立水則刊
平字於石視字之出沒爲啓閉遇淫潦輒委官
啓閘泄水民免墊溺他山洪水漫隄崩河決卽
其地爲三坦西七鄉無復旱暵之憂聖管山河
導西江二百餘里之水匯于茅針磯鄞慈定皆
沾其利已有磯鄞之棟木磯永豐磯開慶堰鄭
郎堰北津堰西渡築江東道頭以濟浮梁所不
及堰慈谿之雙河使越人不得隣爲壑還黃家
開支浦又爲黃泥埭爲新堰爲新堤造高橋凡

諸邑於河淺港悉浚治之重修驛路至今有相
公衡吳公塘之頌置永豐倉準常平之法建廣
惠院一百五間谷六廂之鰥寡孤獨瘠鰥破
者三百人廩之開惠民藥局歲以春夏施其劑
餌三年之間雨暘常愆期濟無時不禱有禱輒
應屢致豐稔麥有三穗之瑞民甚德之嘗自爲
詩曰數莖半黑半白髮一片憂晴憂雨心其懇
惻如此

觀文相公不以治郡而疎綢繆之計不以

牧津

經濟下

卷二

圭

重臣而忽民瘼之念古人當官盡職之義
令人可法可師而至於經綸措置卽一郡
之政可以補天下矣○正肅公所規制似
一勤職之吏可及然其綢繆四境軫恤窮
瘡惟恐一物之不得其所此其以宇宙爲
度量何可及也故錄之於經濟

牧津卷之二 終

牧津卷之三

消弭上

龔遂

賈琮

種嵩

伏湛

祭彤

田豫

裴潛

鄭渾

鄧艾

沈璞

馮道根

李崇

楊公剛

梁習

王慧龍

蕭恭

陸胤

蕭景

韋仁壽

徐敬業

厲文才

段秀實

盧弘宣

柳開

楊大異

周渭

裴懷古

秦再雄

牧津卷之三

清弭上

明山陰祁永燦輯

龔遂

龔遂爲渤海太守時歲饑盜賊羣起宣帝召見謂遂曰渤海擾亂朕甚憂之何以息其盜賊對曰海瀕遐遠不沾聖化其民困於饑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耶將安之也上曰選用賢良固將安之遂曰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惟緩

牧津

清弭上

卷三

一

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遂乘傳至渤海界郡聞新太守至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移書敕屬縣悉罷逐盜賊吏諸持鋤鉤田器者皆爲良民吏無得問持兵者乃爲盜賊遂車獨行至府郡中翕然盜賊聞遂教令卽時解散

治亂民固如治亂繩而御劣民更如御劣馬急轡促駕馬之逸也其有已時乎渤海之政始終持一安字爲主而作用在緩此

造父調良之法也○果欲爲盜賊者○不○持兵器與農器之間遂特示之以意留此一着爲解散地耳

賈琮

賈琮舉孝廉歷官爲京兆令有政理先是交趾土多珍產明璣翠羽犀象瑋珎異香美木之屬莫不自出前後刺史率多無清行上承權貴下積私賂財計盈給輒復求免遷代故吏民怨叛中平元年交趾反執刺史及合浦太守自

牧津

清弭上

卷三

二

稱柱天將軍靈帝特敕三府精選能吏有司舉琮爲交趾刺史琮到部訊其反狀咸言賊斂過重百姓莫不空單京師遙遠告冤無所民不聊生自活故聚爲盜賊琮卽移書告示各使安其資業招撫亂散蠲復徭役誅斬渠帥爲大害者簡選良吏試守諸縣歲間蕩定百姓以安巷路爲之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假在事三年爲十三州最徵拜議郎尋以爲冀州刺史舊典傳車駟駕垂赤帷裳迎於州界

及琮之部升車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美惡何有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命御者暴之百城聞風自然竦震其諸臧過者望風解印綬去於是州界翕然

賈孟堅受命荒微惟一意爲撫綏安養之事而詰盜戢奸已在其中持危定亂固無異術也至謂遠視廣聽大得刺史之體

种嵩

种嵩出爲益州刺史嵩素慷慨好立功立事在職三年宣恩遠夷開曉殊俗岷山雜落皆懷服

漢德

其白狼

樂木唐

敢叩焚

諸國自

前刺史

朱

輔卒後

遂絕嵩

至乃復

向化時

永昌太

守冶鑄

黃金爲

文蛇以

獻梁冀

嵩糾發

逮捕傳

上言

而二府

畏懼不

敢案之

冀由是

銜怒於

嵩會巴

郡人服

直聚黨

百餘人

自稱天

王嵩與

太守應

承討捕

不克吏

人多被

傷害冀

因此陷

之傳達

嵩承太

尉李固

上疏救

之梁太

后省奏

乃赦嵩

承罪免

官而已

後梁州

羌軌以

嵩爲梁

州刺史

甚得百

姓歡心

被徵當

遷吏人

詣闕請

留之太

后歎曰

未聞刺

史得人

心若是

乃許之

嵩復留

一年遷

漢陽太

守戎夷

男女送

至漢陽

界嵩與

相揖謝

千里不

得乘車

及到郡

化行羌

胡禁止

侵掠遷

使匈奴

中郎將

時遼東

烏桓反

復轉

遼東太

守烏桓

望風率

服迎拜

於界上

种嵩潛

布恩威

使蠻貊

革心而

向化此

真

戢亂弭

暴造福

一方若

其發永

昌太守

金

蛇之嬪

尤見風

裁

伏湛

以父任

爲博士

弟子更

始立以

爲平原

太守時

倉卒兵

起天下

驚擾而

湛獨晏

然教授

不廢謂

妻子曰

夫一穀

不登國

君徹膳

今民皆

饑奈何

獨飽乃

共食粗

糲悉分

俸祿以

賑鄉里

來客者

百餘家

時門下

督謀欲

爲湛起

兵湛惡

其惑衆

卽收斬

之狗首

城郭以

示百姓

於是吏

人信向

郡內以

安平原

一境湛

所全也

湛本廉

吏至立

斬惑衆

之門下

督可謂

具

史 261—280

體用才

祭彤

祭彤遵之從弟早孤以孝見稱遇天下亂野無烟火而獨在冢側賊過見其尚幼皆奇而哀之光武初以遵故拜彤爲黃門侍郎及遵卒無子帝追傷之以彤爲偃師長令近遵墳墓彤有權畧視事五歲縣無盜重書勉勵增秩一等建武十七年拜遼東太守彤有勇力能貫三百斤弓鮮卑萬餘騎寇遼東彤率數千人逆擊之自陷

散津 漢書

五

陳虜大奔投水死者過半自是鮮卑不敢闕塞彤以匈奴鮮卑及赤山烏桓三虜連和卒爲邊害乃使招鮮卑示以財利其後偏何邑落諸豪金歸義願自效彤曰審欲立功當擊匈奴斬送頭首乃可信耳偏何等卽擊匈奴斬首二千餘持頭詣郡其後歲歲相攻自是匈奴衰弱邊無寇警鮮卑烏桓金入朝貢乃悉罷緣邊屯兵十二年徵爲太僕彤在遼東三十年衣無兼副顯宗嘉其功又美彤清約賜錢百萬馬三匹衣裘

刀劍下至居室什物大小無不悉被帝每歡息以爲可屬以重任

祭文孫智勇超人律已乃至求無兼副如此廉將安得不立功邊陲後爲左賢王所誑坐逗留下獄臨終猶戒其子悉簿上所賜物卓哉志行可風憤帥矣

田豫

田豫初從豫州刺史劉備以母老求歸遼東太守公孫瓚使豫守東川令瓚敗鮮于輔行太守

散津 漢書

六

事素善豫以爲長史豫因勸輔歸命曹氏司空操召豫爲丞相軍謀掾除潁陰朗陵令歷遷七陽太守所在有治聲鄆陵侯彰征代郡以豫爲相軍次易北虜伏騎擊之軍人擾亂莫知所爲豫因地形回車結固陳弓弩持滿於內胡不能進散去追擊大破之遂平代還南陽太守先時郡人侯音反衆數千人前太守捕繫音黨與五百餘人豫至悉見諸囚慰諭開其自新之路一時破械遣之諸囚皆叩頭願自效卽相告誦羣

賊一朝解散。郡內清淨。文帝初。北狄彊盛。乃使豫持節護烏桓校尉。豫以戎狄爲一。非中國之利。乃先構離之。使自爲讐敵。互相攻伐。因而救善。討惡。以示恩信。胡人破膽。咸振沙漠。凡連亡姦宄。爲胡作計不利官者。豫皆構刺。攪離。使凶邪之謀不遂。而幽州刺史王雄支黨毀。豫亂邊生事。遂轉豫爲汝南太守。

伏津

清御上卷三

七

因地形回車結陣。甚得兵家因地之意。破械遣囚。遂至羣賊解散。其威信已孚。又何

裴潛

善討惡。自足示虜恩信。
裴潛爲代郡太守。烏桓王及其大人各稱單于。專制郡事。前太守莫能治。曹操欲授潛精兵。以鎮討之。潛曰。代郡戶口殷衆。士馬控弦。動有萬數。單于自知放橫日久。內不自安。今多將兵往。必懼而拒境。少將則不見懼。宜以計圖之。不可。以兵威迫也。遂單車之。稱撫之。以靜單于。以下

脫帽稽顙。悉還前後所畧。潛按部。中。單于表裏者十餘人。北邊大震。

按誅單于表裏者。乃足儆其魄。非徒外示鎮靜而已。

鄭渾

鄭渾還下蔡。長邵陵令。天下未定。民皆剽輕。不念產殖。渾所在。奪其漁獵之具。課使耕桑。後稍豐給。遷左馮翊。時梁興等畧吏民五千餘家。爲寇鈔。諸縣不禦。皆恐懼。寄治郡下。議者悉以爲

張津

清御上卷三

八

當移就險。渾曰。興等破散。竄在山阻。雖有隨者。率脅從耳。今當廣開降路。宣諭恩信。而保險自守。此示弱也。乃聚斂吏民。治城郭。爲守禦之備。遂發民逐賊。明賞罰。與要誓。其所得獲。一以充實。百姓大悅。皆願捕賊。賊之失妻子者。皆還求降。渾責其得他婦女。然後還其妻子。於是轉相寇盜。黨與離散。渾率吏民斬興及其支黨。又賊斬富等脅將夏陽長。邵陵令。并吏民入磴山。渾復討擊。破富等。獲二縣長吏。將其所畧。還及趙

青龍者殺左內史程休渾遣壯士就梟其首
後歸附四千餘家由是山賊皆平民安產業
爲上黨太守魏王掾征漢中以渾爲京兆尹民
安於農盜賊止息及大軍入漢中運轉軍糧爲
最魏王操益嘉之文帝卽位遷陽平沛陽二太
守與陂邊開稻田租入倍常民賴其利號曰鄭
陂轉爲山陽魏郡太守其治倣此又以郡苦乏
材木乃課樹榆爲籬益樹五果入魏郡界村落
整齊如一民得助足用饒帝聞之下詔稱述告
牧津清源止卷三 九

布天下
鄭渾有定變制亂之畧而兩爲郡守惟循
循樹藝灌溉之是務安內以爲懷外是真
消弭

鄧艾

陽城太守鄧艾上言單于在內羌夷失統合散
無主今單于之尊日疏而外土之威日重則胡
虜不可不深備也聞劉豹部有叛胡可因叛割
爲二國以分其勢去卑功顯前朝而子不繼業

宜加其子顯號使居雁門離國弱寇追錄舊
此御邊長計也又陳羌胡與民同處者宜以漸
出之使居民表以崇廉耻之教塞姦宄之路司
馬師皆從之

剖分叛胡之勢漸出同處之民艾之所見
甚遠然終不能杜五胡之亂華人謀定有
未盡不可盡委之氣運○華夷不同風宇
宙之所以分內外也未有夷狄叢聚而不
應無窮之禍者晉之君臣夢夢固不足言
牧津清源止卷三 十

然後世習旦夕之苟安而不爲深遠慮者
令人扼腕

沈璞

肝貽太守沈璞到官王玄謨猶在滑臺江淮無
警璞以郡當衝要乃繕城浚隄積財穀備矢石
爲城守之備僚屬皆非之朝廷亦以爲過及魏
兵南向守宰多棄城走或勸璞宜還建康璞曰
虜若以城小不顧夫復何懼若肉薄來攻此乃
晉報國之秋諸君封侯之日奈何去之諸君嘗

見數十萬人聚於小城之下而不敗者乎。昆陽合肥前事之明驗也。衆心稍定。瑒收集得二千精兵曰足矣。及臧質向城。衆謂瑒曰。虜若不攻城。則無所事。衆若其攻城。則城中止可容見力耳。地狹人多。鮮不爲患。且敵衆我寡。人所共知。若以質衆能退敵。完城則全功不在我。若避罪歸都。會質舟楫。必更相蹂踐。正足爲患。不若閉門勿受瑒欺。曰。虜必不能登城。敢爲諸君保之。舟楫之計。固已久息。虜之殘害。古今未有。屠割牧津。清。上。卷三。十一。之。苦衆所共見。其中幸者。不過驅還北國。作奴婢耳。彼雖烏合。寧不憚此邪。所謂同舟而濟。胡越一心者也。今兵多則虜退速。少則退緩。吾寧可欲專功而留虜乎。乃開門納質。質見城中豐實。大喜。衆皆稱萬歲。因與瑒共守。魏人聞盱眙有積粟。一攻不拔。卽留數千人守之。自帥大衆南向。由是盱眙得益完守備。明年。魏主還攻盱眙。不克。

聚數十萬人於城下。未有不敗。此古今之

定理。然狂妄臨城。曾不能爲須臾之守。何見事憤憤若此。視盱眙太守古今人真不相及矣。

馮道根

南梁太守馮道根。成阜陵。初到修城。墮遠斥堠。如敵將至。衆頗笑之。道根曰。怯防勇戰。此之謂也。城未畢。魏党法宗等衆二萬。奄至城下。衆皆失色。道根命大開門。緩服登城。選精銳二百人出與魏兵戰。破之。魏人見其意思開暇。戰又不利。遂引去。道根將百騎擊高祖珍。破之。魏軍糧運絕。引退。以道根爲豫州刺史。

敵未至而兢兢若將至。敵至自然應之以暇。非欲借此示敵也。

李崇

李崇。孝文初爲荊州刺史。鎮上洛。敕發秦陝二州兵送之。崇辭曰。邊人失和。本怨刺史。奉詔代之。但一宣詔旨而已。不須發兵自防。使人懷懼也。乃只將數十騎馳到上洛。宣詔綏慰。邊戍息。

得齊人悉令遣還。南人感悅。兩境交和。在州四年。甚有稱績。召還。除兗州刺史。充多劫盜。崇乃村置一樓。樓懸一鼓。盜發之處。雙槌擊鼓。四面諸村聞鼓。齊擊。咸於要路。俄頃聲布百里。其中險要。悉有伏兵。故盜竊始發。便爾擒送。諸州置樓懸鼓。自崇始也。延昌初。都督江西諸路事。先是壽春縣人荀泰。有子三歲。遇賊亡失。後見在同縣趙奉伯家。二家各言已子。並有鄰證。郡縣不能斷。崇令二父與兒各禁別處。經數旬。乃告

牧津

清江上

卷三

十一

之曰。君兒昨不幸遇疾暴死了也。荀泰聞之。悲號不自勝。奉伯但嗟咨而已。崇遂以兒還泰。奉伯乃款引。又定州流人解慶賓。兄弟坐事徙揚州。弟思安背役亡歸。慶賓欲規絕名貫。乃認城外死尸。詐稱其弟爲軍兵李益等所殺。有女巫楊氏自誣云。見鬼稱說思安被害甚苦。崇疑之。密遣二人非州內所識者。僞從外來。詣慶賓告曰。僕在北門。比有一人見過。寄宿夜中共語。疑其有異。便即詰問。乃云是流兵背役解某。我兄

慶賓見住揚州相國城內。脫矜慙。爲我往告我兄。必重相謝。且勿送官也。慶賓見說。悵然失色。故求少停。此人具報崇。崇一鞠即伏。時霖雨十三日。大水入城。崇與兵泊城中。而水增未已。崇乃乘船附女牆。州府勸崇棄州保北山。崇曰。淮南萬里。繫於吾身。一旦動脚。百姓瓦解。揚州之地。恐非國物。昔王尊慷慨義感黃河。吾豈愛一軀哉。但憐士庶無辜同死。可矜。後隨高人規自脫。吾必死守此城。時州人裴綰等受梁假豫州刺史。因乘大水謀欲爲亂。崇皆擊滅之。是時非崇。則淮南不守矣。崇沈深有將畧。在州凡十年。嘗養壯士數千人。寇賊侵邊。所向摧破。號曰臥虎。

牧津

清江上

卷三

十四

沈深二字。足盡崇一生謀畧。○盟樓懸鼓。用以禦盜。此法今當亟行。

楊公則

楊公則。和帝時。授湘州刺史。武帝軍次潁。命公則率湘府之衆。會於夏口。時荊州諸軍悉受公

則節度雖蕭穎達宗室之貴亦隸焉。郢城二帝命諸軍即日俱下。公則受命先驅徑掩崇柔。江州既定。連旌東下。直造京邑。公則號令嚴明。秋毫無犯。所在莫不賴焉。大軍至新林。公則自越城移屯領軍府壘。北樓與南掖門相對。甯登樓望戰。城中遙見麾蓋。縱神鋒弩射之。矢貫胡牀。左右皆失色。公則曰。虜虜中吾脚談笑如初。東昏夜選勇士攻公則。柵軍中驚擾。公則堅臥不起。徐命擊之。東昏軍乃退。公則所領多是湘

張津

清江上

卷三

主

去

漢人

性怯懦

城內輕之

以爲易與

每出盪戰輒

先犯公則壘

公則獎勵軍士

見敵爲多

及城平

城內出者或被制奪

公則親率麾下

列陣東掖

門衛送公卿士庶

故出

公則營焉

初公

則東下州部

諸郡多未實從

及公則還州

然後

諸屯聚並散

公則爲政雖無威嚴

然守已廉慎

爲吏民所悅

湘俗單門多以賂求州職

公則乃

悉斷之

所辟引皆州郡著姓

武帝班下諸州以

爲法則

號令嚴明。秋毫無犯者。戰則勝。攻則取。事不濟。

梁習

梁習爲郡綱紀。太祖爲司空。辟召爲漳長。累轉侯氏海西下邳令。所在有治聲。還爲西曹令史。遷爲屬。并土新附。習以別部司馬領并州刺史。時承高幹荒亂之餘。胡狄在界。張雄跋扈。吏民亡叛。入其部落。兵家擁衆。作爲寇害。更相扇動。往往恭時。習到官。誘喻招納。皆禮召其豪右。稍

張津

清江上

卷三

去

稍薦舉

使詣幕府

豪右已盡

乃次發諸丁

彊以

爲義從

又因大軍出征

分清以爲勇力

吏兵已

去之後

稍移其家

前後送鄴

凡數萬口

其不從

命者與兵致討

斬首千數

降附者萬計

單于恭

順名王稽顙

部曲服事

供職同於編戶

邊境肅

清百姓布野

勤勸農桑

令行禁止

貢達名士咸

顯於世

太祖嘉之

賜爵關內侯

更拜爲真長

老

稱詠以爲

自所聞識

刺史未有及習者

建安十

八年州屬冀

更拜習

西部都督

從事統屬冀州

時方使人于上黨取大材供鄴宮室習表置屯田都尉二人各領六百夫於道次耕種菽粟以給人牛之費後單于入侍西北無虞習之績也

王慧龍

首召其豪次發諸丁一境之人皆爲我用不除盜而盜自無若其置屯田以給人牛之資今運餉陸軌之地亟當倣行

收津

清解止

卷三

七

慧龍自以功高位下欲引宋人入寇因執司馬楚之以叛魏主聞之賜慧龍璽書曰劉義隆畏將軍如虎欲相中害朕自知之風塵之言想不足介意宋主復遣刺客呂玄伯刺之曰得慧龍首封二百戶男賞絹千疋玄伯詐爲降人求屏人有所論慧龍疑之使人探其懷得尺刃玄伯叩頭請死慧龍曰各爲其主耳釋之左右諫曰宋人爲謀未已不殺玄伯無以制將來慧龍曰死生有命彼亦安能害我我以仁義爲扞蔽又

何憂乎遂捨之

慧龍以仁義爲扞蔽似以鄉飲酒之禮型軍市其言近迂然農戰並修網繆有地

蕭恭

衡州刺史武會超在州子弟縱暴州人朱朗聚黨反武帝以蕭恭爲刺史時朗已國始興恭至緩服徇賊示以恩信賊服其勇是夜三舍以避軍吏請追恭曰賊以政苛致叛非有隙吳之心緩之則自潰急之則併力諸君置之明日朗

收津

清解止

卷三

八

遣使請降

只於緩急二字籌賊大有遠識如此不煩詠戮乃真消弭

陸胤

陸胤爲交州刺史安南校尉時交趾九真夷賊攻歿城邑交部騷動胤入南界喻以恩信務崇招納高涼渠帥黃吳等支黨三千餘家皆出降引軍而南重宣至誠遣以財幣賊帥百餘人民五萬餘家幽深不羈莫不稽顙交域清泰就加

安南將軍復討蒼梧建陵賊破之。永安元年，徵爲西陵督，封都亭侯。後轉左虎林，中書丞華嚴表，詔曰：「胤銜命在州，十有餘年，實帶殊俗，實玩所生，而內無粉黛附珠之妾，家無文甲犀象之珍，方之今臣，實難多得，宜在輦轂，股肱王室。」

撫綏惟有安靜，不擾一法，然必上康則下安。

蕭景

蕭景爲寧蠻校尉，荊州刺史。元志攻潺溝，驅迫

校津

卷三

九

羣蠻羣蠻悉渡漢水來降，議者以爲蠻累爲邊患，可因此除之。景曰：「窮來歸我，誅之不祥，且魏人來侵，每爲矛盾，若悉誅蠻，則魏軍無礙，非長策也。」乃開樊城受降，因命司馬朱思遠寧蠻長史曹義宗中兵參軍王惠雋擊志於潺溝，大破之。景初到州，省除出迎羽儀器具，不得煩擾吏民，修葺城壘，申警邊備，理詞訟，觀農桑，郡縣皆改節自勵。州內清靜，抄盜絕迹。

能使郡縣皆改節自勵，何盜不絕。

韋仁壽

韋仁壽大業末爲蜀郡司法書佐，斷獄平，得罪者皆自以韋君所論，死無恨。高祖入關，遣使者徇定蜀，承制擢仁壽都督府長史，南寧州納款。朝廷歲遣使撫接，至率貪賫，遺人苦之。多畔去，帝素聞仁壽治道，詔檢教南寧州，寄治越嵩，詔歲一按行。慈勞仁壽將兵五百人，循西洱河，開地數千里，稱詔置七州十五縣，酋豪皆來賓見。即授以校宰，威令簡嚴，人人安悅，將還，酋長泣

校津

卷三

十

曰：「天子藉公鎮撫，奈何欲去我？」仁壽以池壁未立，爲解諸酋，即相率築城起廩，甫旬，畧具。仁壽乃告以實，曰：「吾奉詔第撫循，庸敢擅留夷夏父老。」乃悲啼祖行，遣子弟隨貢方物。天子大悅。開地數千里，置七州十五縣，如此勳績，能使蠻酋不以畏而以懷，超人一等。

徐敬業

高宗時，蠻羣聚爲寇，討之輒不利，乃以徐敬業爲刺史，彼州發卒郊迎，敬業盡放令還，單騎至。

府賊聞新刺史至，皆繕理以待。敬業一無所圖，處分他事畢，方曰：「賊皆安在？」曰：「在南岸，乃從一二佐吏而往，觀者莫不駭愕。」賊初持兵覘望，及見船中無所有，乃更閉營藏隱。敬業直入其管內，告云：「國家知汝等爲貪吏所苦，非有他惡，可悉歸田。後去者爲賊，惟召其魁首責以不早降，各杖數十而遣之。」境內肅然。其祖英公聞之，壯其膽畧，曰：「吾不辦此，然破我家者必此兒也。」

牧津

卷二十一

主

人但英公逆知其必破家，何也？

厲文才

厲文才，貞觀初爲道州刺史。是時南土未靜，蕩蒲之寇猖獗，屠所人民，焚燒城邑，一方震動。文才臨郡，莽月設奇禽，斬羣盜悉平，咸愛被於遠。適改容州刺史，客人聞之，鼓舞歡呼曰：「厲道州來，吾屬得恃矣。」文才下車，悉心撫字，不基年而

生色，繡衣革心，無夜吠犬，民皆稱之曰厲。

盜平民化，皆不出莽月間。厲父之稱名，

實副

秀實

段秀實以白孝德薦爲涇州刺史。時郭子儀爲副元帥，居蒲子，晞以檢校尚書領行營節度使屯邠州。邠人之嗜惡者，竄名伍中，因白晝羣行，頗頗於市，有不嫌輒擊傷市人，椎釜鬲，斃於道，甚至擅害孕婦。孝德不敢言，秀實自州至府，白狀曰：「天子以生人付公公，見人被害，怡然不

牧津

卷二十一

主

爲意，其如大亂何？」孝德曰：「願奉教。」秀實自請曰：「公誠以某爲都虞候，某能爲公已之。」孝德卽檄署付軍，俄而晞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刺殺酒翁，壞釀器。秀實列卒取之，斷首置槩上，植示門外。一管大譟盡甲，秀實徐解佩刀還，老雙一人持馬徑至，晞門下甲者皆出，秀實笑而入，曰：「殺一老兵，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甲者愕然。秀實因曉諭之曰：「尚書負若屬耶？」副元帥負若屬耶？奈何欲以亂敗郭氏？俄而晞出，秀實又曰：「副元帥

功塞天地。今尚書恣幸爲暴。使亂天子邊。欲誣歸罪乎。罪及副元帥矣。今邠惡子弟。以貨竄名籍中。殺害人。藉藉如是。人皆曰尚書以副元帥故。不戢士。然則郭氏功名。其與存者有幾。晞乃載拜曰。公幸教晞。卽叱左右解甲。秀實曰。吾未哺食。請爲我設具。已食。又曰。吾疾作。一宿門下。遂臥軍中。矚大駭。戒候卒擊柝衛之。明日晞與俱至孝德所。陳謝邠。賴以安。秀實之力。

牧津

潮頭上卷三

三

今公勛名蓋世。卽最驕悍之子。必不忍以家聲墜地。故秀實之言得柔。而人然咄嗟談笑之間。初若披示之以心腹。旣而玩弄之于股掌。真大豪傑操縱手。

盧弘宣

盧弘宣遷京兆尹。時歲饑。盜贅結會。豪自王。僞署官吏。發教廢。招亡命。聯蓬瀛。嘉榮諸州。諫蠻落。搖亂。根株盤蟻。弘宣下檄。脅諭賊黨。稍降其罪。置軍中。辱無能還之。農魁長。逃入曉。吏捕誅之。從義武節度使弘宣性寬厚。

省人便安之。然犯者不誣。實河朔政法。偶語軍中。則死。弘宣始除之。初詔賜其軍粟三十萬。旣貯飛狐。弘宣計輓費不能滿。直敕吏守之。明年春大旱。教民隨力往取。時幽魏饑甚。獨易定自如。至秋悉收所貸軍食以饒。

政目簡省。是寬厚人。而遇事更饒才局。

牧津

潮頭上

卷三

三

柳開遷知常州。至則遣人招諭羣盜。設計擒之。賊懼。悉來歸。因出私錢爲賞。解衣湯帥置之左右。或曰。寇不可近。開曰。彼失所。則盜得其所。乃我民也。始懼死而親愛之。出其望也。以赤心感之。彼必盡歸我矣。不半歲。境內悉寧。命知環州。是州與吐蕃接壤。州人與蕃中貿易。悉自制衡量。增減其直。以與之。或戎人有訟。官司又不之理。以故戎境多怨。開至。一其價直。民欺戎人者。罪之。部落翕然歸向。未幾。移邠州。時調民犖送。趣環慶。歲已再運。民皆蕩析產業。而轉運使復督後運。民數千人詣州號訴。且曰。力不逮。願

不矣。開丞貽書轉運使曰：開近離環州，知
仁計不增大兵，可支四年。今蠶農方作，再還牛
老幼疲弊，畜乘困竭，奈何？又苦之，如不能開，
即馳詣闕下，白於上前矣。卒罷之。

只是一意撫綏，不知遺地方多少和平之
福。

楊大異

楊大異爲祿遠尉，有峒寇擾民，致討積年弗獲。
檄大異往治。大異以一僕負告身自隨，肩輿詣

救津浦

卷三

三

賊峒傳呼，尉至，賊露刃成列以待。徐諭以禍福，
皆伏地叩頭，願改過自新，即留告身爲質，偕其
渠魁數輩出降。

告身便足信乎？要其感化者，定自有法。

周渭

周渭解褐爲白馬主簿，縣大吏犯法，渭即斬之。
上奇其才，擢右贊善大夫，時魏帥符彥卿專恣，
朝議選常參官強幹者蒞其屬邑，以渭知永濟，
既而卿郊迎，渭揖于馬上，就館始與相見，晏不

降屬，示以朝廷之威重，縣有盜傷人而逸，渭捕
獲并暴廢匿者，按誅之，不以送府。乾德中，通判
興州，州領且口砦，多戍兵，益軍叛，縱其下爲
暴，居人苦之。渭馳往，諭以禍福，斬其軍校衆皆
悔，照詔書嘉獎，命兼本砦鈐轄。開寶元年，鳳州
房治主吏盜隱官銀，擇渭往代。周歲羨課數
倍，賜緋魚，又還知棧州，殿直傅延翰爲監軍，謀
作亂，走契丹爲部下所告，渭擒之以聞，命械至
闕下，鞠得實，斬於西市。

救津浦

卷三

五

抑橫帥誅匪盜，新募兵無不弭耳帖心，豈
徒一強悍吏可襲取哉？必事當其機，威信
其法，風行雷動，乃得如此。

裴懷古

裴懷古以上書補下邳主簿，遷監察御史，姚萼
道臺反，命懷古馳驛往懷輯之，申明誅賞，歸者
日千計，俄縛酋首，遂定南方。變立石著功，姚萼
貪等叩闕下，願得懷古鎮安遠夷，拜姚州都督，
以疾辭，始安賊歐陽倩衆數萬，剽沒州縣，以

古爲桂州都督，招討擊使，未諭嶺逆，以書諭禍福，賊迎降。自陳爲吏侵而反，懷古知其誠，以爲示不疑，可破其謀。乃輕騎赴之，或曰：「獠夷難親，儻之且不信。」況易之哉？荅曰：「忠信可通神明，況裔人邪？」身至，壁撫諭，情等大喜，悉歸所掠，出降。單諸洞素翻覆者，亦牽連根附，嶺外平。徙相州刺史，并州大都督，長史所至，吏民懷愛。神龍中，召爲左羽林大將軍，未至官，還爲并州人。知其還，携扶老稚出迎。崔宜道始代爲長史，亦野牧津濟，稱上卷三。

懷古不欲厚懷，宜道使人驅迎者，還而來者愈衆，得人心類如此。會以左威衛大將軍召孫佺代之，佺不知兵，遂敗。懷古清介審慎，在幽州時，監軍韓琬稱其取士信臨財廉，爲國名將。

忠信可行，蠻貊人情自不相遠。扶老携幼之迎，豈易致哉？取士信臨財廉，所由來遠矣。

秦再雄

宋太祖時，以秦再雄爲辰州刺史。再雄本獠人。

長七尺，武健多謀。在周行，逢時屢以戰鬪立功。蠻黨服之。時武陵辰陽澧陽清湘邵陽五州各致國，逼辰永二州殺掠民畜，歲歲不寧。太祖旣下荆湖，思得通蠻情，習險扼，而勇智可任者，以鎮撫之。聞再雄名，召至闕下，察知可用，因以一路之事付之。卽除爲辰州刺史，官其一子爲殿直，賜予甚厚。仍使自辟吏屬，盡予一州租賦。再雄感榮異恩，誓死報效。至州日，訓練土兵得三千人，皆披甲渡水，歷山飛壑，捷如猿猴。又選親校二十人，分使諸蠻，以傳朝廷懷休之意。莫不從風而靡，各得降表以聞。太祖大喜，再召至闕，面加獎激。再雄伏地流涕，嗚咽不勝。改辰州團練使，又以其門客王允成爲本州推官。再雄盡奔邊圉，故終太祖世，無蠻貊之患。五州連家數千里，不增一兵，不費帑廩，而邊境安安，由駕馭再雄之力也。

蠻夷中，如再雄之才畧者，豈繁無人，然能

以一州租稅盡予之而且聽其辟吏屬者乎如此駕馭安得不得人死力今黔滇之流毒酷矣草澤英雄似不可無此鼓舞法○再雄一猛種便能爲國家作萬里長城便可與狄襄武相頡頏余特錄此以見蠻夷中未嘗無人惟在上之所拔識耳

牧津

卷三

无

牧津卷之三

終

牧津卷之四目

消弭下

曹瑋

吳育

張方平

程明道

二見

程琳

王德用

沈晦

呂公孺

楊偉

葉夢得

許應龍

查道

張奕

劉敏行

牧津

卷四

朱四

十一

虞桀

康希憲

孔鑄

吳惠

姜綰

朱諫

胡世寧

聶豹

張欽

趙勳

徐甫宰

牧津卷之四

消弭下

明山陰祁承燦輯

曹瑋

曹瑋在泰州時環慶屬羌田多爲邊人所市單
弱不能自存因沒彼中犂盡令還其故田後有
犯者遷其家內地所募弓手使馳射較強弱
勝者與田二頃再更秋課市一馬馬必勝早
然後官籍之則加五十畝至三百人以上團爲
一指揮要害處爲築堡使自塹其地爲方田環
牧津消弭下卷四

皆以爲法

塞下粟每苦數鍾致一石故塹田樹穀此
防邊第一事曹寶臣更以散射爲鼓舞誘

之使耕又因耕以收市馬之利至於塹其
地爲方立馬社以便衆開濠設險真是萬
里長城獨屬羌立首領爲本軍主恐重其
事權尾大難制不可爲法

吳育

吳正肅公育知蔡州有告妖賊聚確山者上遣
中貴馳至蔡以名捕者十人使者欲得兵往取
之育白使曰欲藉兵立威耶欲得妖人以報也
使者曰欲得妖人耳育曰吾雖不敏然聚千人
牧津消弭下卷四

於境內安得不知使信有之今以兵往是趣其

亂也此不過鄉人相聚爲佛事以利錢財耳一

弓手招之可致也乃館使者日與飲而密遣人

召十人者皆至送京師告者果伏辜

亂民之變起于激者十九正肅公不動聲

色而全蔡州數百萬生靈仁人之功爲福

遠矣○妙在款中貴而卒能召至十人送

京師自然能令主信此之謂旋轉造化手

張方平

張方平出知滁州。從益州未至，或言儂智高在南詔，將入寇，攝守諒兵築城，日夜不得息。朝廷聞之，發陝西步騎兵仗，絡繹往戍蜀。詔趣方平許，以便宜從事。方平曰：「此妄也。」道遇戍卒皆遣歸，他役盡罷。適上元張燈，城門三日不閉，得叩部川譯人始造此語者，梟首境上，而流其餘黨蜀人遂安。

方平素喜談兵，已料智高在股掌中，卽流言非妄，亦不懼其爲邊境擾故。一味鎮之。

牧津

清源下

卷四

三

以靜其中，自有料理。若謂遣戍卒張燈開城，只此見張公才畧，方平不若是之疎。

程明道

程明道先生顯，簽書鎮寧軍判官，朝廷開修三股河，并修塞第五埽決口，鎮寧河清卒，於法不他役。時中人程昉爲外都水丞，怙勢欲盡取諸埽兵，治二股河。先生以法拒之，昉請于朝，命以八百人與之。王方大寒，昉肆其虐，家逃歸州官晨集吏，報河清兵潰歸，將入城，衆畏昉，欲弗納。

先生曰：「此逃死自歸，弗納必爲亂。」昉有言其當之，卽往開門，撫諭約歸休三日復役，衆歡呼而入，具以上聞，得不復遣。

明道先生遇事具有定力，然約歸休三日而復役，於法紀亦不三盡弛。

程琳

程琳知益州，治大體，嚴肅簡重，蜀民畏而愛之。州有不逞者，聚少年百餘人，作灌口二郎神像，私立官號，作士卒衣裝，鑼鼓簫吹，日權

牧津

清源下

卷四

四

牛爲會，民有駿馬，遂遣人取之，曰：「神欲此馬。」民拒之，其馬遂死。又幸良民從其羣，有不願往者，尋得疾病，蓋亦有妖術也。有白其事，琳皆捕而戮之，曰：「李順由此而起，今鋤其根本，且使蜀中數十年無恙。」

賽會迎神，業好叢亂，有地方之責者，首當以定力鋤之。今邪教之行，憂而後圖，徒令玉石俱焚耳。

王德用

王德用判定州兼三路都部署德用時教士卒習戰頃之士勇皆可用契丹遣人來覲或請捕之德用曰吾軍整而和彼得其實以告是服人之兵以不戰也明日大閱於郊下令具旗幟聽吾鼓視吾旗所向覲者歸告虜中謂漢兵將大至和議益決

兵法原有示弱示強之道此故以示強消虜之雄心

沈晦

牧津清源下

卷四

五

沈晦除知信州高宗如揚州將召爲中書舍人侍御史張守論晦爲布衣時事帝曰頃在金營見其慷慨士人細行豈足爲終身累耶不果召帝如會稽移守婺州以論罷紹興四年起知鎮江府兩浙西路安撫使過行在面對言藩帥之兵可用今沿江千餘里若令鎮江建康太平池鄆五郡各有兵一二萬以本郡財賦易官田給之敵至五郡以舟師守江步兵守隘彼難自渡假使能渡五郡合擊敵雖善戰不能一日破諸

城也若圍五郡則兵分勢弱或以偏師綴我大軍南侵則五郡尾而邀之敵安敢遠去此制稍定三年後移江北糧餉器械悉自隨又自乞分兵二千及召募敢戰士三千參用昭義步兵法期年後京口便成強藩時方以韓世忠屯兵鎮江不果用劉麟入寇世忠拒于揚州晦乞促張俊兵爲世忠援趙鼎稱晦議論激昂帝曰晦誠可嘉然朕知其人言雖甚壯膽志頗怯更觀臨事能副所言否然晦不爲世忠所樂尋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起爲廣西經畧兼知靖江府先是南州蠻酋莫公晟歸朝歲久用爲本州鈐轄羈縻之後遁去旁結諸洞蠻歲出爲患晦選老將羅統成邊招誘諸酋喻以威信皆詣府請降犒遺之結誓而去自是公晟孤立不復犯邊晦在郡歲買馬三千匹繼者皆不能及

元用才具亦自過人然終不免於人言屢起屢蹶豈士人細行果爲終身累耶抑如高宗所謂言雖壯而膽志怯者乎然能駕

牧津清源下

卷四

六

馭南蠻不煩一矢斷非恒性者所能

呂公孺

呂公孺知永興軍徙河陽洛口兵千人以久役思歸奮斧鉞排關不得入西走河橋觀聽洶洶諸將請出兵掩擊公孺曰此皆亡命急之變且生即乘馬東去遣牙兵數人迎諭之曰汝輩誠勞苦然豈得擅還一渡橋則罪不赦矣太守在此願自首者止道左皆竚立以俟公孺索倡首者歸一人餘復送役所語其枝曰若復僂窺者牧津清弼下

卷四

七

楊偉

楊偉通判單州巡檢部卒李素合州卒二百餘人謀殺巡檢使人鼓角門州將不敢出偉挺身往問曰若屬何爲而反曰將有訴於州非反也偉曰持兵來非反而何若屬皆有父母妻子以一朝念而欲魚肉之乎悉令投兵坐籍首惡得十餘人斬之

當倡亂之始人心洶洶便能籍首惡而靖餘黨必平日有威信素孚在

葉夢得

葉夢得紹興初知建康府兼壽春等六州宣撫使時建康荒殘兵不滿三千夢得奏移統制官韓世清軍屯建康崔瑗以界石閭阜分守要害會王才降劉豫引兵入寇夢得遣使臣張偉諭才降之以其衆分隸諸軍豫壽叛將寇宏陳卞雖陽受朝命而陰與豫通夢得諭以禍福皆聽散津清弼下

卷四

八

命及豫人寇卞擊敗之齊人宵遁八年除江東安撫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行宮留守又奏江防措置八事又言建康太平池州緊要隘口江北可濟渡去處共一十九處願聚集民兵把截命諸將審度敵形并力進討明年金人入寇遂至柘臯夢得團結沿江民兵數萬分據江津遣子模將千人守馬家渡金兵不得渡而去初建康屯兵歲費錢八百萬糴米八十萬斛權貨務所入不足以支至是禁旅與諸道兵咸集夢得

兼總四路。潛計以給餽餉軍用不乏。故諸軍得悉力以戰。詔加觀文殿學士。移知福州。兼福建安撫使。海寇朱明猖獗。詔夢得挾御前將士便道之集。或招或捕。或誘之相戕。遂平寇五十餘羣。上章請老。特遷一官。

夢得御敵之局大槩只是因敵而用。所至屢得叛寇之力。此豈空言所能招諭。此中大有深心。

許應龍

牧津清源下

卷四

九

許應龍知潮州。盜陳三搶起贛州。出沒江閩。廣闊勢熾甚。而盜鍾全相挺爲亂。樞密陳韓帥江西。任招捕三路。調軍分道追剿。盜逼境上。應龍亟調水軍禁卒。土兵弓級分扼要害。明開謀守。關隘斷橋開壑。斬木塞涂。點集民兵。激勸隅總。諭以保鄉井。守室廬。全妻子。寬捕親兵。日加訓閱。旣而橫岡桂嶼相繼以捷。聞招捕司遣統領官齊敏率師由漳趨潮。截斬寇餘黨。應龍諭敏曰。兵法攻瑕。今鍾寇將窮。陳寇猖獗。若先破鍾

則陳不戰擒矣。敏惟命。於是諸寇皆平。方未解嚴時。有行旅數人。隅總搜其囊中金銀。指爲賊黨。應龍辨其非盜。釋之。皆羅拜感泣。始人疑應龍儒者。不閑戎事。及見其區畫事宜。分別齊民。詳練雍容。莫不歎服。僚屬請上功。應龍曰。守職扞城保民。何功之云。距州方七十里。曰山斜。峒獠所聚。混耕土田。不輸賦。禁兵與閩應龍平決之。其首感悅。率父老鳴鉦擊簡。踴躍詣郡謝。主之日。閩郡遮道攀送。端午初。召爲禮部郎。

牧津清源下

卷四

十

料敵不難。感峒獠爲難。只一平決而蠻夷咸悅。若此。然則洞酋所在倡亂。要皆司土者不能平心一體視之耳。

查道

查道徙知果州。有酋寇何彥忠。集徒二百餘。詔諭未下。咸請發兵殄之。道曰。彼愚人也。以懼罪欲延命。須夷其黨。豈無誑誤耶。遂徵服羣馬數僕。不持尺刃。直趨賊所。踞胡床而坐。諭以詔意。或識之。曰。郡守也。嘗聞其仁。是寧害我者。即

相率投兵羅拜。請罪悉給券歸農。嘗出按部。側有佳棗。從者摘以獻。道即計直掛錢於樹而去。

不識仁君肯相率投兵羅拜乎。所以豚魚之格惟在一孚。

張奕

張奕以廩補官。仕僞齊。爲歸德府通判。齊國既廢。齊兵之在郡者二萬人。謀爲亂。約夜半舉燒相應。奕知之。選市人丁壯授以兵。結陣扼其要。

牧津

清源下

卷四

十一

巷開小南門以示生路。亂不得作。比明亡。匿。晷擒其首惡。誅之。後五日。鄒統完類骨補以軍至。歸德欲根株餘黨。奕以閤門保郡人無他。遂止。及以河南與宋。改同知沂州防禦使。事三年。宗弼復收河南。徵奕赴行省。既定汴京。授汴京副留守。歷陳秦州防禦同知。太原尹。晉寧軍報夏人侵界。詔奕往征之。奕至境上。按籍各歸所侵土。還奏曰。折氏世守麟府。以抗夏人。本朝有其地。遂以與夏。夏人夾折氏墳塋而戮其屍。折

氏怨入骨髓而不得報也。今復使守晉寧。故激怒夏人。使爲鼠侵。而條上其罪。苟欲開邊。以雪私讐耳。獨可徙折氏他郡。則夏人自安。朝廷從之。遂移折氏。

奕仕金。金史以循吏稱。如此才。惜不爲宋用耳。○開門以示生路。是定變一法。

劉敏行

劉敏行累遷肥鄉令。歲大饑。盜賊掠人爲食。諸縣老幼入保郡城。不敢耕種。農事廢。畝畝荒蕪。

牧津

清源下

卷四

十一

敏行自州借軍士三千護縣民出耕。多張旗幟。爲疑兵。敏行率軍遮遏。日暮則閱民入城。由是盜不敢犯。而耕稼滋殖。轉高平令。縣城圯壞。久不修。大盜橫恣。掠縣鎮不能禦。敏行出已俸。率俸吏出錢。願役繕治。百姓欣然從之。凡用二千人。版築遂完。鄉村百姓入保。賊至不能犯。

虞祭

尤當行之。

虞祭爲湘鄉判官有巫至其州稱神降告人曰
某方火卽火又曰明日某方火民以火告者祭
皆赴救至達晝夜寢食盡廢長吏以下皆迎巫
至家享禮之又曰將有大水且兵至大家皆盡
室逃禁待劫火卒一人訊之盡得巫黨所爲召
巫鞠之無敢施鞭笞者祭謂卒曰此將爲大亂
安有神乎急治之盡得黨與數十人羅絡內外
果將爲變者祭乃斷巫并其黨如法吏民始服
杜紘之消爰以緩着虞祭之消變以急着

牧津

消弭下

卷四

十三

事各當其機耳

康希憲

康希憲爲京兆四川宣撫使時渾都海反西川
將紐鄰奧魯官將舉兵應之蒙古官入春獲之
繫其黨五十餘人於乾州獄送二人至京兆請
并殺之希憲謂僚佐曰渾都海不能乘勢東來
保無他慮今衆志未一猶懷反側彼軍見其將
校執囚或別生心爲害不細可因其懼死並皆
寬釋就發此軍餘丁往隸八春上策也初八春

既執諸校其軍疑懼駭亂四出及知諸校獲全
紐鄰奧魯官得釋大喜過望人人感悅八春果
得精騎數千將與俱西

今反側者爲精騎是造化生心手

孔鏞

孔侍郎鏞生平以忠信自厲知田州日尙僚倉
卒犯城鏞蒞任才三日郡兵先以譎發衆議閉
門守鏞曰孤城中虛能支幾日乎祇應諭以朝
廷恩威庶幾自解人皆難之謂孔太守書生迂

牧津

消弭下

卷四

十四

談耳鏞曰然則束手俟盡乎衆曰卽爾誰當往
鏞曰此吾城也吾當獨行衆猶諫沮鏞卽命騎
令開門去衆請從以少土兵鏞笑却之衆乃乘
城向賊啓門賊以爲出戰門啓一馬乘官人出
二人控絡而已門復隨閉賊問故鏞曰我新太
守也當至爾尙寨有所言爾當導我賊叵測姑
導以行遽入林箐間顧從夫已逸其一旣達賊
他一亦逸矣賊控馬入深林夾路冒裸人于樹
者彌望見鏞叫呼求救鏞問何人乃庠序士也

鏞不顧徑入崗賊露刃出迎旁刃夾擁如於三
巢穴鏞下馬立其盧中顧賊曰吾乃爾父母官
可以座來爾等來參見賊取榻置於中公坐呼
衆前衆不覺相顧而集巢會問公爲誰鏞曰我
太守也賊曰豈聖人兒孫耶鏞曰然賊皆羅拜
鏞曰我固知若曹本良民迫於陳餓聚此苟圖
故死我今奉朝廷命來作汝父母官視汝如子
孫不忍使殺害汝若能從我當宥汝前罪以穀
帛資汝爾後勿復劫掠若不從我可殺我後有
牧津消弭下卷四主

我同返賊解其縛還其中裙羣生奔走鏞按
出崗數十賊騎而隨薄暮及城鏞笑語賊爾等
勿入城我當自入乃出犒汝賊少却城開鏞入
命取穀帛從城上投與之賊取謝公而去迄終
任不復出
固是忠信行於蠻貊而深入叵測推心置
腹還是其一副膂力勝人至種種作用更
有機權非識力素定者不能
吳惠
牧津消弭下卷四主
吳惠爲桂林府知府桂林俗好競渡輒爭勝殺
人獄連年不解惠至嚴禁其俗不得復爲競渡
訟獄衰止適義寧洞蠻結湘苗爲亂監司方議
征進請於朝惠亟白曰義寧吾屬地請自招撫
不從而征之未晚乃從十餘人肩輿入洞洞絕
險山石攢起如劍戟華人不能置足從人則騰
跳上下若飛聞桂林太守至啓于魁得入惠告
曰吾若屬父母欲來相活無他求唯唯因反覆
陳順逆其意揚威泣留惠數日歷觀屯堡形勢

數千人衛出境。賊羊豕境上。惠曰：「善爲之，無遺後悔。」數千人皆投刀拜誓，不反。歸報監司，遂罷兵。明年，武岡州盜起，宣言推義寧洞主爲帥，監司咸罪惠。惠曰：「郡主撫監司主征蠻夷，反覆吾任，其咎復遣人至義寧，義寧從山頂覘得惠，使其明武岡之寃。」監司大傾，武岡盜因不振。義寧人德惠如父母，迄惠之在桂林，無敢有騷擾境上者。在郡十年，因園空虛，庭草長丈，獄吏無事，遣校蒲州倉糧吏却考天下太守第一。

牧津

卷四

七

有孚惠心，惠之詒矣。

姜綰

姜綰以御史謫判桂陽州，歷轉慶遠知府。府邊夷前守率以夷治，綰至，一新庶政，民僚改觀。時四境之外皆賊窟，綰計先翦其渠魁，乃選健兒數之攻戰，無何皆成銳兵，盜賊稍息。初商販者舟由柳江抵慶遠，柳慶二衛官兵在哨者，陽護之，陰實以爲利。綰一日自省，邇江歸，哨者假以情見，追逮，誰言賊伏，陳誠，綰陸行便，曰：「吾守

也。避賊此江，復何時行耶？」麾民兵左右翼擁蓋，樹幟，聯商舟，徜徉進焉。賊竟不敢出，自是再行者無所用哨。

遇事自當有定見

朱諫

朱諫初知歙縣，以幹治去服除，改知豐城。治如歙，以強項失上官意，久次始遷知武定州。復以事忤巨璫，走訴逆瑾，瑾怒，將中以奇禍聞者胥爲諫，恐而諫視事自若，曰：「禍之有無數也，

牧津

卷四

太

瑾其如我何？」會瑾敗，免還南武，還鄆時，贛州大帽山賊延袤閩廣數千里，中多谿谷，賊憑要害，時出爲民害。朝議僉曰：「非朱諫莫可治。」贛者遂出知贛州府，蒞任無十日，卽舉兵壓賊境，下令曰：「能捕賊者，卽以所得賊貲資之，官無所與，人懷利競赴敵，殲其魁，俘惡黨數千百人。」諫度其害，遣使招徠之，俱倒戈降，因散置於安遠、龍南諸處，給以牛糧，俾耕以自食。賊感激遂爲良民，以能諫知吉安府。郡中民有倚宸濠爲暴者，前

後二千石皆悍濠置不問諫憤然曰守何爲若
而能坐視鼠輩橫若此且王府何爲悉械繫之
按如法時濠叛謀寢成諫計卒難告變惟儲餉
募兵浚淫修垣人莫測其故會丁內艱歸歸二
年而濠果叛後都御史三文成公稔知諫守吉
時有風備至是謀討濠曰非之吉不可乃走吉
與伍文定定計討濠

有妙用亦有執持

胡世寧

牧津

清江下

卷四

九

胡世寧出知廣西太平府郡陋甚屬吏桀黠難
制至則推心撫之絕其饋獻踰月吏貪欣服惟
所操縱惟太平知州李璩阻兵負固跳踉不已
乃密徵龍英州趙元瑾捕之元瑾與疾力攻渠
魁面縛散其積以紓乏困籍記治夷十事爲代
者告黃文昌兄弟稔亂大將徂征世寧協贊方
畧不費一矢掩捕成獄羅陽爭立日久世寧以
一言定之蒼盈若謫以經土構繫爲盡其疆界
渠畬帖息郡治三面逼江惟北無險可固因建

壘關堅厚閭閻費不及民至今賴之在郡僅半
載以艱去當代稱治邊郡之良者必歸焉

蠻夷慕化何地不然絕其饋獻人自悅服

聶豹

聶豹出爲寧波知府改蘇州政體尚加嚴曰吳
人習縱肆久不先約之以法教未易行也其後
法舉而人果率教等以艱歸復用薦召知平陽
豹曰國方有急吾不可以不赴既至嘆曰是其
民饒于財虜所必攻也爲書諭富民及釋其罪

牧津

清江下

卷四

十

之疑者得金二萬餘修郭家溝冷泉靈石諸關
隘募兵六千人親教練而使守之壬寅虜果犯
郭家溝守者殺其前驅二人虜知有備遁去御
史以功聞世宗喜顧問侍臣曰豹何狀乃能
爾明年擢陝西按察司副使

守臣職在備邊備之一字可以釋恩

張欽

張欽知清遠縣有能名時盜起程鄉借擬名號
衆且數萬江西福建屬邑皆被燬掠大兵徂征

俘獲日至而盜不衰止都御史林庭選議非得良令牧之相宜誅撫兵勤未已乃奏易欽程竊欽王即請罷兵從吏士數輩抵賊壘賊因聞欽名不敢迫欽開諭禍福設兩端如是則生全自保有父母妻子不則戮三衆心計有泣者居數日賊魁鍾萬璉傳時王夢龍盛陳兵衛出所掠珍玩侑千金爲壽欽取珍玩碎之而麾其金曰若等方爲農生業顧懷寶以賈罪耶金可以買牛買田器爲衣食若等宜自懷之賊相顧驚喜

牧津

清江下

卷四

主

如獲賜欽笑指諸兵衛目其魁曰陳此何爲魁與其黨伏拜曰願如公教棄刀狼籍呼聲喧豁谷爲留一月餘夷堡墮障籍其丁壯老幼婦女四千餘人散遣之條畫使耕田築室各有寧宇邑目其民曰新民

越動

越動授瑞金令有循聲先是安遠有黃鄉賊洞路通閩廣高山巖險征勦莫及酋長葉氏世統

其衆督府奏爲千夫長使就羈束葉亡其妻曾氏代夫主洞二子幼姪葉經糾衆剽掠提督都御史奏請征之官軍敗於賊殺一千戶一縣丞勢張甚於是兵備副使薛甲謂督府曰事迫矣非趙瑞金莫辨此賊幕府召問方畧動曰賊方銳戰必敗也今聞賊亦自困且厭其首亂可往諭使自縛虞公壯而遣之遂挾四小隸單騎入洞初往賊猶未信列兵露刃夾道擁視勸推誠慰撫曾氏相率跪服手縛葉經及梗化肆掠者數十人以獻餘黨悉降勦又諭曾氏曰官軍征汝奏聞於朝今雖縛姪而二子不請軍門何以示效順曾氏即出二子付勦曰二堅子之命在公矣勦曰二子即吾子也當是時諸邑聞瑞金縛賊且得曾氏二子歡呼道路勦以二子入軍門觀者萬人無不稱快督府不待報即以便宜赦曾氏二子送郡學觀禮勦再入洞築城寨設巡司而黃鄉賊無不歡呼樂業不餉一軍不廢一矢百年逋誅一旦歸命以治行徵拜南京監

牧津

清江下

卷四

主

察御史。

黃鄉洞會母子。本非欲叛。故一言自定。觀其言曰。二子之命在公。可爲惻然。送學觀禮。甚爲得體。至於再入蠻峒。築城設官。使人情歡呼樂業。非才誠俱備者不能。

徐甫宰

徐甫宰少負奇節。慷慨有議論。每以經世自期。謁選得武平令。武平當閩粵之界。山寇蟠結。時出擾城邑。吏無寧廩。他吏得此。輒環顧妻子泣。

牧津

清江下

卷四

五

不敢往宰。拜命欣然。携一僕兼程就道。至則問疾苦。寬徭役。溪流時時溢。哨城爲築隄捍之。城中乏水。乃鑿溪引泉入之。以資汲飲。邑城久圯。亟爲舉工。而旁賊諸寨。舊無城。曼時苦剽掠。特爲築城立堡以防盜。凡三大役。費以千計。而民不知歲饑。爲發倉平糶。民賴無殍。暇則進諸生爲陳說義理。令歸語其家。轉相告誡。如是者歲餘。遠近化之。卽藪澤諸寇。亦皆革心向化。有不平事。往直於庭。帖服而去。鄉有暴惡。將鼓衆從。

賊宰偵知擒戮於市。其兄弟子姪朝夕服役。無怨言。李古春。梁宰輩。負險以叛。督府將發兵討之。宰曰。無遽征。彼固吾赤子。特求生不得耳。乃單騎詣其巢。曉以禍福。賊羅拜泣下。卽解甲降。嘗按事之福宰。島夷突至。州守病不能起。城幾陷。宰以便宜且守。且戰。城賴以全。又以計擒他巨盜徐東洲。梁道輝等。數賊一空。調宰程鄉。去之日。武平老稚遮道哭。於是諸寇聞之。亦率黨以至。所過輒相戒勿犯。獨石窟首賊未至。宰以義讓之。不悅。則密令其黨抄致之。其治程鄉。一如武平。無何。閩中劇賊峰起。徵兵至十萬。久不能克。宰不用隻矢。獨開城釋疑。懸賞以激衆心。遂俘徐加梯。釋林朝曦。溫鑾。斬首以徇。餘黨潰降。室家相保。宰之力也。

生平自負經世。而小割一邑。其効便已彰。彰若此。名下固無虛士。

牧津卷之四

終

卷之五目

匡定上

李章

張奐

陳球

度尚

楊璇

朱儁

駱俊

呂

黃晟

羊

吉道恭

李洪之

丁紹

杜慧度

牧津 匡定上 卷五

溫造

朱齡石

張齊賢

向敏中

范純仁

張雍

張煦

陳規

趙希瑁

趙方

牧津卷之五

匡定上

明山陰祁承燦輯

李章

李章初爲州郡吏。光武爲大司馬，數從征伐。及卽位，拜陽平令。時趙魏豪右往往屯聚清河，大姓趙綱遂於縣界起塢壁，繕甲兵，爲所在害。章到乃設饗會而延謁，綱帶文劍，被羽衣，從士百餘人來到。章與對燕飲，有頃，手劍斬綱，伏兵亦悉殺其從者。因馳詣塢壁，掩擊破之。吏人遂乞遷千乘太守，坐誅斬盜賊過濫，徵下獄免。歲中拜侍御史，出爲瑯琊太守。時北海安丘大姓夏長思等反，遂囚太守處興，而據營陵城。章聞卽發兵千人，馳往擊之。掾吏止章曰：「二千石行不得出界，兵不得擅發。」章按劍怒曰：「逆虜無狀，因劫郡守，此何可忍？若坐討賊而死，吾不恨也。」遂引兵安丘城下，募勇敢燒城門，與長思戰，斬之，獲三百餘級，得牛馬五百餘頭而還。

定亂固貴于握機，然慷慨之氣足以吞賊。

張奐

張奐遷安定屬國都尉。初到職，南匈奴寇美稾，東羌復舉種應之。奐壁惟有二百許人，聞即勅兵而出，遂進屯長城，收集兵士，招誘東羌，因據龜茲，使南匈奴不得交通東羌。諸豪遂相率與奐和親，共擊匈奴破之。郡界以寧，羌豪帥感奐德，上馬二十四匹，先零酋長又遺金銀八枚。奐並受之，而召主簿於諸羌前，以酒酹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廄，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金馬還牧津。奐定上

卷五

二

徭賦率厲散敗，常爲諸郡最。

張然明可爲曠代異才，乃其作用一以廉潔爲本，卽其守武威之政，不過平賦率厲，若平平無奇，然以安內攘外，治平一世而

陳球

陳球舉孝廉，除繁陽令。辟公府，舉高第，是時桂陽黠賊李研等陸梁，太尉楊秉表球爲零陵太守，球設方畧，莽月解散，適州兵朱蓋亂，轉攻零

牧津

卷五

三

陵郡，郡苦旱，濕編木爲城，不可守。備掾史白徙家避難，球怒曰：「太守分國虎符，受任一郡，豈顧妻孥而沮國威重乎？」乃悉老弱死守，弦木爲弓，羽竹爲矢，引機發之，射千餘步，賊激水灌城，球因地勢決水，反淪賊衆，相拒不下。會中郎將度尚至，球募士共擊破之，上命賜錢三十萬拜子一人爲郎，遷魏郡太守。

不但輸攻墨守，饒應變之才，惟顧國家而不顧妻孥，急公一念尤不可及。

虞尚

虞尚除上虞長爲政嚴峻。明於發摘姦非。吏人謂之神明。遷文安令。遇時疾疫。穀貴人饑。尚開倉廩給營救疾者。百姓蒙其濟。時冀州刺史朱穆行部見尚。甚奇之。延熹二年。長沙零陵賊合七八千人。自稱將軍。入桂陽蒼梧南海交阯。交阯刺史及蒼梧太守望風逃奔。二郡皆沒。遣御史中丞盛修募兵討之。不能剋。又遣謁者馬睦督荊州刺史劉度擊之。軍敗。睦度奔走。桓帝詔牧津匡定上卷五

四

公卿舉任代劉度者。尚書朱穆舉尚。自右校令擢爲荊州刺史。尚躬率部曲。與同勞逸。廣募雜積諸蠻夷。明設購賞。進擊大破之。降者數萬人。桂陽宿賊渠帥卜陽潘鴻等畏尚威烈。徙入山谷。尚窮追數百里。遂入南海。破其三屯。多獲珍寶。而陽鴻等黨衆猶盛。尚欲擊之。而士卒驕富。莫有鬪志。尚計緩之。則不戰逼之。必逃亡。乃宣言卜陽潘鴻作賊十年。習於攻守。今兵寡少。未易可進。當須諸郡所發悉至。爾乃并力攻之。申

令軍中悉聽射獵。兵士喜悅。大小皆相與從。令尚乃密使所親客潛焚其營。珍積皆盡。獵者來還。莫不泣涕。尚人人慰勞。深自咎責。因曰。卜陽等財寶足富數世。諸卿但不并力耳。所亡少。何足介意。衆聞咸憤踊。尚敕令秣馬蓐食。明日赴賊屯。陽鴻等自以深固不復設備。吏士乘銳遂大破平之。尚出兵三年。羣寇悉定。七年封右鄉侯。遷桂陽太守。

牧津匡定上

卷五

五

其驕心誇其珍積。而鼓其鬪志。如此作用。自能平賊。

楊璇

楊璇爲零陵太守。時蒼梧桂陽賊相聚攻郡縣。賊衆多而璇力弱。吏人憂恐。璇乃特制馬車數十乘。以排囊盛石灰于車上。繫布索於馬尾。又爲兵車。專殺弓弩。剋期會戰。乃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然馬驚奔突。賊陣後車弓弩亂發。鉦鼓鳴震。羣盜駭散。追逐

陽斬無數梟其渠帥郡境以清

守今能曉將畧制勝何必在多○今禦奴制虜此法可用

朱儁

朱儁少孤爲縣門下書佐好義輕財鄉閭重之山陽度尚薦於太守韋毅稍歷郡職後太守徐珪舉儁孝廉再遷蘭陵令政有異能爲東海相所表會交趾部羣賊並起敕守賴獨不能禁又交趾賊梁龍等萬餘人與南海太守孔芝反叛

牧津匡定上

卷五

六

攻破郡邑卽拜儁交趾刺史令過本郡簡募家兵及所調合五千人分從兩道而入旣到州界按甲不前先遣使詣郡觀賊虛實宣揚威德以震動其心旣而與七郡兵俱進逼之遂斬梁龍降者以萬計旬月盡定以功封都亭侯徵爲諫議大夫及黃巾起公卿多薦儁有才畧拜爲右中郎將持節與左中郎將皇甫嵩討潁川汝南陳國諸賊悉破平之進封西鄉侯遷鎮賊中郎將時南陽黃巾張曼成起兵稱神上使衆數萬

殺郡守褚裒屯宛下太守秦頡擊殺曼成賊更以趙弘爲帥衆浸盛遂十餘萬據宛城儁與荊州刺史徐璆及秦頡合兵萬八千人圍弘自六月至八月不拔有司奏欲徵儁司空張溫上疏曰昔秦用白起燕任樂毅皆曠年歷載乃能剋敵儁討潁川已有功效引師南指方畧已設臨軍易將兵家所忌宜假日月責其成功靈帝乃止儁因急擊弘斬之賊餘帥韓忠復據宛拒儁儁兵少不敵乃張國結壘起土山以臨城內因鳴鼓攻其西南賊悉衆赴之儁自將精卒五千掩其東北乘城而入忠乃退保小城惶懼乞降司馬張超及徐繆秦頡皆聽之儁曰兵有形同而勢異者昔秦項之際民無定主故賞附以勸來耳今海內一統惟黃巾造寇納降無以勸善討之足以懲惡今若受之更開逆意賊利則進戰鈍則乞降縱敵長寇非良計也因急攻連戰不克儁登山望之顧爲張超曰賊今外國周固內營逼急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戰萬

牧津匡定上

卷五

七

人一心，猶不可當。況十萬乎？其害亡矣。不如此，
圖并兵入城，忠見圖解，勢必自出。自出則意散，
易破之道也。既而解圍，忠果出戰，偶因擊大破
之，乘勝逐北數十里，斬首萬餘級。忠等遂降。餘
衆解散。遣使者持節拜偶右車騎將軍，振旅還
京師。自黃巾賊後，復有黑山、黃龍、白波等賊大
者二三萬，小者六七千。賊帥常山人張燕，輕勇
趨捷，軍中號曰飛燕，善得士卒心。衆至百萬，號
黑山賊。河北諸郡縣並被其害，已而漸寇河內。
牧津匡定上卷五

通令京師，於是出偶爲河內太守，將家兵擊却
之。復拜光祿大夫，轉屯騎，尋拜城門校尉。河南
尹、

料敵設謀，具有成畫。漢季羣盜四起，而偶
乃左投右勝，右投左勝，真濟世才。至謂納
降無以勸善，討之足以懲惡，此語猶深。
招安養亂，姑息釀毒之害。

駱俊

駱俊以察廉補尚書郎，擢拜陳留，時袁術僭號

盜起，俊保疆境，賊不敢犯。百姓安業，歲入
京。城櫛比，天下時方糜沸，百姓如在水火中，隳
留獨不受兵燹饑荒之苦。鄰郡饑者，多襁負而
至。俊傾資賑贍，多所全活。民育子者，厚遺米肉。
所生子多，以駱爲名。後術衆饑，遣使求糧。俊曰：
爾爲盜，則可。吾以糧資盜，則不可。拒絕不與。術
大怒，密起兵襲下陳，留遂被殺。百姓聞之，皆奔
走號泣于統。仕吳爲偏將軍。

當羣雄鼎沸之日，而尚能撫循惠愛之政。
牧津匡定上卷五

其才不可及，但拒術之求糧，則正而不能
防術之襲攻，則疎。

呂岱

呂岱爲孫權餘姚長，討平會稽東冶五縣賊。有
功，拜昭信中郎將。建安二十年，從取長沙三郡。
遷廬陵太守。延康元年，代步騭爲交州刺史。到
州，高涼賊帥錢博乞降。岱因承制以博爲高涼
西部都尉。又鬱林夷賊攻圍郡縣，岱討破之。是
時桂陽漢賊王金爲害，權又詔岱討之。生縛金

傳送詣都斬首獲生凡萬餘人遷安南將賈武
龍三年以南土清定召岱還屯長沙漚口會武
反蠻夷蠢動岱與太常潘濬共討定之嘉禾三
年權令岱領潘璋士衆屯陸口後徙蒲圻四年
潘濬卒岱代領荊州文書與陸遜並在武昌頃
之廖式作亂零陵蒼梧諸郡騷擾岱自表輒行
權遣使追拜岱交州牧攻討一年平定之復還
武昌時年已八十矣及陸遜卒諸葛恪代遜權
乃分武昌爲兩部岱督右部自武昌上至蒲圻
牧津

臣定上

卷五

十

遷上大將軍孫亮即位拜大司馬岱清身奉公
所在可述初在交州歷年不餉家妻子饑乏權
聞之歎息以讓郡臣曰呂岱出身萬里爲國勤
事家門內困而孤不早聞股肱耳目其責安在
於是加賜錢米布絹歲有常限始岱親近吳郡
徐原慷慨有大志岱賜巾襜與共言論後遜薦
拔官至侍御史原性忠壯好直言岱時有得失
原輒諫諍又公論之人或以告岱岱曰是吾所
以貴德淵者也及原死岱哭之甚哀曰德淵呂

岱之益友今不幸岱復於何開過

屢平寇亂所至建功自表輒行慷慨擔荷
如此志畧可以吞吐一時豪傑而猶然清
身奉公妻子饑乏所謂國爾亡家古今何
可多得至于容直友于生前哭益友于身
後此風更非末世所能若呂定公者雖曰
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古之君臣每切一
體孫仲謀一偏之霸主而念及于岱之困
乏謂股肱耳目其責安在情誼藹然

牧津 臣定上

卷五

十一

黃晟

黃晟授明州刺史時盜賊蠭起晟每乘賊衆蟻
聚之時多設方畧分兵四出討平鄰寇保獲鄉
井境內以安晟尤能禮士江東儒彥多往依之
晟爲之築居號曰措大營

儒彥依之築居正見禮士之意而名曰措
大營營之爲名似與健兒相等

羊續

羊續爲廬江太守後揚州黃巾賊攻舒焚燒

郭續發縣中男子二十以上皆持兵勒陳其小弱者悉使負水灌火會集數萬人并努力戰大破之郡界平後安風賊戴風等作亂續復擊破之斬首三千餘級生獲渠帥其餘黨輩原爲平民賦與佃器使就農桑中平三年江夏兵趙慈反叛殺南陽太守秦頡攻沒六縣拜續爲南陽太守當入郡界乃羸服間行侍童子一人歷觀郡邑採問風謠然後乃進其令長貪潔吏民良猾悉逆知其狀郡內驚竦莫不震懾乃發兵與

卷五

十三

荊州刺史王敏共擊慈斬之獲首五十餘級屬縣餘賊並詣續降續爲上言宥其枝附賊既清平乃班宣政令候民病利百姓歡服

散餘黨以歸農是平亂正法

吉道恭

吉道恭初爲司州刺史魏圍司州時城中衆不滿五千人食糧支半歲魏軍攻之晝夜不息乃作大車載土四面俱前欲以填塹道恭輒於塹內列綠幢圖繼以待之魏人不得進又時

道以決塹水道恭復載土塞之相持百餘日前後斬獲不可勝計魏造大梯衝車攻圍日急道恭用四石烏漆大弓射所中皆洞甲飲羽一發或貫兩人望弓皆靡又於城內作土山厚二十餘丈多作大稍長二丈五尺施長刃使壯士執以刺魏人魏軍甚憚之將退會道恭疾篤乃呼兄子僧總從弟靈恩及諸帥謂曰吾受國厚恩不能滅寇今所苦轉篤勢不支久汝等當以死固節無令吾沒有遺恨

牧津

卷五

十三

努力守圍城臨終尚不忘國才與誠合

李洪之

李洪之爲河內太守河內北運上黨南接武牢地險人悍數爲劫害長吏不能禁洪之至郡嚴設科防募斬賊者便加重賞勤勸務本盜賊止息誅鋤姦黨過爲酷虐後爲懷州刺史西羌胡領部落反叛獻文親征命洪之與侍中東郡王陸定總統諸軍與駕至并州詔洪之爲河西都將討山胡皆保險距戰洪之築壘於石樓南白

難原以對之。時諸將悉欲進攻洪之。乃問以大信。聽其復業。胡人遂降。獻文嘉之。使持節安南將軍。秦益二州刺史。至任設禁。姦之制。有帶刃行者。罪與劫同。輕重品格各有條章。於是大饗州中豪傑長老。示之法制。乃夜密遣騎分部覆諸要路。有犯禁者。輒捉送州宣告。斬決其中枉。殺害者。至有百數。赤葩渴郎羌深居山谷。雖相羈縻。主人罕到。洪之芟山爲道。廣十餘步。示以軍行之勢。乃與軍臨其境。山人驚駭。洪之將

牧津

匡定上

卷五

古

數十騎至其里。閭撫其妻子。問所疾苦。因資遣之。衆羌喜悅。求編課調。所入十倍於常。洪之善禦戎夷。有威惠而刻害之聲。聞於朝野。

設禁姦之制。而大饗一境之豪傑長老。以宣布之。此作用高手。

丁紹

丁紹歷官廣平太守。政平訟理。道化大行。於時河北騷擾。靡有完邑。而廣平一郡四境又安。及臨漳被圍。南陽王模窘急。紹率郡兵赴之。懷

以獲全。遷徐州刺史。士庶戀慕。攀附如歸。轉荆州。復轉爲冀州刺史。到鎮。率州兵討破汲桑有功。加寧北將軍。假節監冀州諸軍事。時境內羯賊爲患。紹捕而誅之。號爲嚴肅。河北人畏而愛之。紹自以才足爲物雄。當官蒞政。每事克舉。遂慨然有董正四海之志。永嘉三年。暴疾臨終。歎曰。此乃天亡冀州。豈吾命哉。懷帝策贈車騎將軍。

四海又安。畢竟以嚴肅得之。

牧津

匡定上

卷五

五

杜慧度

杜慧度初爲州主簿。歷九真太守。先是其父杜瑗卒于官。府州綱佐以交土接寇。不宜曠職。共推慧度行州府事。辭不就。七年。除使持節督交州諸軍事。廣武將軍。交州刺史。詔書未至。其年春。盧循襲破合浦。徑向交州。慧度乃率文武六千人。距循于石琦。交戰。擒循長史孫建之。簡賊敗餘黨有三千人。皆習練兵事。李子邕。李脫等奔竄石琦。結俚獠。各有部曲。循知突

與杜氏有怨，遣使招之。奕等引諸酋，衆五六千人，受循節度。六月，庚子，循晨造南津，命三軍入城，乃食。慧度悉出宗族私財以充勸賞，弟交州太守慧期、九真太守章氏並督率水步軍。慧度自登高艦，合戰放火箭，雉尾炬步軍夾兩岸射之。循衆艦皆然，一時散潰。循中箭赴水，斬循等傳首京邑。高祖踐祚，進號輔國將軍。其年率文武萬人南討林邑，所殺過半。前後被抄掠者悉得還。林邑乞降，輸生口大象金銀古具等，釋

卷五

十六

之。遣長史江悠奉表獻捷。慧度布衣蔬食，儉約質素，能彈琴，頗好莊老，禁斷淫祀，崇修學校，歲荒民饑，則以私祿賑給。爲政纖密，有如治家，由是威惠沾洽，姦盜不起，乃至城門不夜，閉道不拾遺。

慧度有匡危撥亂之畧，而爲政纖密，有如治家，可巨可細，乃爲全才。

溫造

溫造爲京兆尹時，戎羯亂華，詔下南梁，起甲士

五千人，令赴闕下，將起師人作叛，逐其隙。因集拒命，歲餘，憲宗深以爲患，遣請以單騎往，至其界，梁人見造，一儒生，皆相賀，無患及至，但宜詔救安存，一無所問。然梁師負過，出入者皆不拾器仗，溫亦不誠之。他日，毬場中設樂，三軍並赴，令於長廊下就食，坐筵前，臨階南北兩行，設長索二，令軍人各於面前索上掛其刀劍，而食酒至，鼓噪一聲，兩頭齊力稱舉，其索則刀劍去地三丈餘矣。軍人大亂，無以施其勇，然後闔

卷五

十七

驚鳥之將擊也，先戢其翼，示之以弱，與之相狎，一鼓駢斬治亂兵，回不爲殘也。

朱齡石

朱齡石遷武康令，喪亂之後，姚係祖招聚亡命，專爲劫盜，所居險阻，郡縣不能討。齡石至縣，僞與係祖親厚，召爲參軍，係祖恃其強盛，謂齡石必不敢圖已，乃出應召。齡石潛結腹心，知其居往途徑，乃要係祖宴會，叱左右斬之，率吏人馳

至其家掩其不備莫有得舉手者悉斬係祖兄弟自是一郡得清

定亂不厭用術

張齊賢

張齊賢知代州契丹自湖口薄代州城齊賢遣使期潘美以并師來會戰使爲契丹所執俄而美使至云帥出并州至柏井得密詔東師敗績於君子館并之全軍不許出戰已還州矣齊賢曰敵知美之來而不知美之退乃閉美使密室於津臣定上不卷五大

意謂并師至矣駭而北走齊賢先伏步卒二千於土鎗皆掩擊大破之斬獲無算

故自超

向敏中知永興軍會邦人大難有告禁卒欲倚儼爲亂者公密使麾兵被甲衣袍伏廡下幕中

明日盡召賓僚置酒縱閱無一人預知者命入先令馳驛于中門外後召至階敕中振袂一揮伏卒齊出盡擒之果各懷短刃卽帝斬焉屏其屍以灰沙掃庭張樂宴飲賓從股栗

一揮定亂張樂飲宴如故敏中非獨大耐

官職亦且大耐生死○有如此膽識何變

不定

范忠宣純仁

范忠宣純仁謫守信陽時漢上有巨賊曰羅鰲

牧津臣定上

卷五

充

擁衆雄視一隅忽直壓郡界斬三十五里一郡惶怖失措朝夕危陷忠宣築郡寨謀守禦計皆懼怯無敢當者有酒吏秦生請行忠宣命攝巡尉欲假之衆秦曰無益也獨以數十騎直對賊壘值賊置宴軍勢甚張賊副小關索者領十餘騎飲馬河側隔河問秦曰爾爲誰胡爲至此秦曰吾信陽巡檢來取爾首爾賊笑曰爾無輕命吾貸爾告若曹速降吾無爾害秦罵曰狂賊敢大言吾唯爾首之得秦因袒膺謂賊曰爾能射

我乎賊挽弓射之不中秦復射中賊關索心而死數十人駭散秦卽鼓衆經河掩其不備賊衆皆鳥合且醉不能禦盡竄走林谷莫敢出多獲牛馬器械凱旋而歸一境遂安忠宜率衆郊迎厚加賞宴奏功於朝遷數官及忠宜拜相亟訪秦欲大用而秦已死深痛惜之

秦吏固有膽畧人非忠宜識力素定臨卒時亦不能委信至此

張雍

牧津 匡定上

卷五

子

張雍知梓州賊李順黨帥衆十萬圍梓潼雍與監軍盧斌登堞望之賊所出兵皆老弱疲憊無鋒甲斌請開門擊之雍曰不可賊或詐見老弱設伏伺我城中吏民心未定脫爲伏兵所突則墮其奸計非良策也言未畢果有卒依敵樓呼嘯與外應和雍亟斬以徇賊大設梯衝火車晝夜鼓譟攻城益急雍命發礮石碎之火箭雜下賊稍退復治攻具城西北隅雍紿曰軍士趨治

裝兵

開東門擊賊賊佯遣步卒五百臨東門賊

升牛頭山瞰城內信然伏精兵萬餘山之東以俟雍卽召敢死士百輩縋而下盡焚其攻具賊以爲神衆遂退

張煦

曾中料敵既悉且以整服應之故能辦賊

張煦權知環州咸平中王均亂蜀以煦爲綿漢劍門路都巡檢使又與雷有終進攻成都煦主東岩焚其邪及樓堞均突圍而遁賊平徙益州都監有戰艦卒將謀擾動煦卽日斬之夏人寇

牧津 匡定上

卷五

主

邊改涇原儀渭都鈐轄累躡寇人賊中掩殺甚衆有詔嘉獎會遣王超張凝秦翰授霸武命煦爲西路行營都監至鎮戎聞霸武已陷復還本任與張凝入西夏境出白豹鎮至柔遠川夏人七百餘邀戰煦與慶州監軍張綸擊殺甚衆清遠故城有酋長請以甲騎三萬來降煦與凝曰此詐也亟嚴兵以待之果然凝按部歸環州道爲敵所邀煦聞之領所部銳兵自慶州赴之一夕與凝會射殺其大將與凝同還再知環州西

年。宜州戍卒陳進及命副曹利用爲廣東西路安撫使。賊衆擁判官宜州盧均僭號南平王。圍象州。煦以兵會利用斬之。初與利用同署紙人持百枝備給立功將士及破賊。利用在前軍無所給。煦在後而所給過半。真宗謂其太過。賊平改如京使知懷州。

將卒用命之時。鼓舞亦自不可少。但煦在後而所給過于在前。所以致真宗之疑。

陳規

牧津

匡定上

卷五

主

陳規守德安時李橫圍城。造天橋填濠。鼓譟臨城。規帥軍民禦之。砲傷足。神色不變。圍急糧盡。出家財勞軍。士氣益振。橫遣人來。願得妓女罷軍。規不許。諸將曰。圍城七十日矣。以一婦活一城。不亦可乎。規竟不與。濠橋陷。規以六十人持火槍自西門出。焚天橋。以火牛助之。須臾皆盡。橫拔砦去。改知順昌府。葺城壁。招流亡。立保伍。會劉錡引兵赴京留守。過郡境。規出迎。坐未定。傳金人已入京城。卽告錡。城中有粟數萬斛。勉

以協力爲死守計。相與登城區畫。分命諸將守四門。小會至輒挂之。金人告急于兀朮。規大饗將士。酒半問曰。兀朮擁精兵且至。策將安在。諸將或謂今已累捷。宜乘全師歸。規曰。朝廷養兵十五年。正欲爲緩急用。况屢挫其鋒。軍聲稍振。規已分一死。進亦死。退亦死。不如進爲死忠也。錡叱諸將曰。府公文人。猶誓死守。况汝曹乎。時方劇暑。規謂錡無多出軍。第更隊易器。以逆制。勞茂不勝矣。每清晨輒堅壁不出。伺金兵暴烈。日中至。未申氣力疲。則城中爭奮。斬獲無算。兀朮宵遁。規守德安時。嘗條上營屯田事宜。欲倣古屯田之制。合射士民兵。分地耕墾。軍士所屯之田。皆相險隘。立保砦。寇至則併力捍禦。無事則乘時田作。射士皆分半以耕。屯田民戶所營之田。水田畝賦粳米一斗。陸田賦麥豆各五升。滿三年無通輸。給爲永業。流民自歸者。以田還之。自紹興以來。文臣鎮撫有威聲者。惟規而已。不肯以一婦解七十日之圍。城真是鐵漢。

至于更隊易器以逸制勞之法更妙但兵家多用朝氣而此獨用暮氣取勝更奇

趙希瑄

趙希瑄初調汀州司戶峒寇李元瓚方起汀人震懼郡會寮佐議守城希瑄下坐無一語守異之曰不言得無有所見乎希瑄曰守城非策也距城三十里有關曰古城若悉精銳以扼其衝賊不足慮矣守以付希瑄人爲危之希瑄至關審形明間申令謹候分晝粗定賊已遣牒窺關

牧津

臣定上

卷五

古

希瑄得諜詰之縱其舉火相似而羸師以誤之夜半賊數百銜枚突至希瑄嚴兵以待賊且至始命矢石俱下賊無一免餘黨聞風而遁希瑄引還老稚羅拜相屬希瑄由他道以避之事聞詔升本州推官

趙方

趙方嘗從張栻學舉進士調蒲圻尉知青陽縣嘗告守史彌遠曰催科不擾是催科中撫字刑

罰無差是刑罰中教化人以爲名言辟知隨南北初講和旱蝗相仍方親走四郊以禱一夕大雨蝗死歲大熟適和議成諸郡浸弛備方獨招兵擇將待之尋權江陵府增修三海八堰以壯形勢金兵至襄陽方遣孟宗政扈再興以百騎邀之殺千餘人金人遁去權京湖置制使兼知襄陽府諜知金人決意犯境乃下勅夏之令抗疏主戰陳不可和者七戰議遂決其後分調諸將援襄陽援隨州無日不戰金人三面來攻

臣定上

卷五

圭

宗政等各出門大合戰敗之金兵力不能捍諸將表裏合謀世興再興等犄角追擊金人遂潰已又破之于隨州之鴨兒山金人復大舉方遣將趙唐鄧以擣其虛宗政在城中日夜修戰具潛遣人焚金人攻具金人頓兵城下不敢近相持八十餘日方知其氣竭乃召諸將合兵宗政出城夾擊殺其衆三萬金人遂大潰遁去奏乞均官民軍兵廩給自備馬者倍之又奏使民兵夏秋更番守禦皆從之已而料金兵再至當完

終以制之乃亟命計國宗政等趨唐鄧進破湖陽高頭等城已又敗之于唐城于蘄州金人大敗俄病革曰未死一日當立一日紀綱貽書宰相論疆場大計卒諡忠肅方起自儒生帥邊十年以戰爲守持軍嚴料敵審拔引人才致其死力時淮蜀沿邊屢遭金人之禍而京西一境獨全故其沒也人皆惜之

以身許國不愧儒名

牧津

匡定上

卷五

五

牧津卷之五

終

牧津卷之六目

匡定下

薛弼

孟宗政

王居安

陳大紀

盧琦

冷應徵

陶魯

譚讓

許達

李承勛

王鈇

馮俊

姚鵬

顧應祥

唐龍

汪金恩

吳時來

盛昶

鄭建

林錦

謝袞

吳成器

葉夢熊

牧津

匡定下

卷六

牧津卷之六

匡定下

明山陰祁承燦輯

薛弼

薛弼改判河南時楊么據洞庭寇鼎州王瓌久不能平更命岳飛討之么畊水戰樓船十餘丈官軍徒仰視不得近飛謀益造大舟弼曰若是則未可以歲月勝矣且彼之所長可避而不可戰也今大旱湖水落洪若重購舟首勿與戰造筏斷江路棄其上流使彼之長技坐廢而精騎牧津匡定下卷六

直擣其壘則破壞在目前矣飛曰善兼旬積寇盡平進直秘閣時荆帥王彥移襄不即赴彥所將八字軍皆中原勁卒朝廷疑有變以弼直徽猷閣代之問策將安出所從兵多少弼曰若志在除彥弼書生也非所及代之則湖南送吏足矣彥殊不意弼徑入府受將吏謁大駭弼曲折譬曉彥感悟即日出境除岳飛參謀官飛母死請終服廬山張宗元攝飛事飛將張憲移疾部曲洶洶生異語弼謂諸將曰太尉力乞張公而

詔使隨至岳軍素整今而譁問是汝曹累太尉也諸將以告憲憲佯語曰相公腹心惟參謀知之衆乃定除戶部郎官再知荆南桃源刺盜伍俊既招安復謀叛提點刑獄萬俟卨不能制乃以委弼弼許俊以靖州俊喜曰我得靖州則地過桃源遠矣以甲士千餘自衛來謝弼談笑詰其反狀斬其首以徇遷秘閣修撰以左司郎官出知黃州時福州大盜有號管天下伍黑龍滿山紅之屬其衆甚盛鈴轄李貴爲賊所獲民作山牧津匡定下卷六

若自保守臣募將議委漳泉汀建募強壯游手各千人爲效用與殿司統制張淵同措置未及行詔陞弼集賢殿修撰與兩將易而漕臣以游手易聚難散恐爲他日患聞於朝事下弼議弼謂共守漳贛有武夫周虎臣陳敏者丁壯各數百皆能戰視官軍可一當十乃奏虎臣爲副將敏爲巡檢選丁壯千人號奇兵日給糗糧責以減賊凡四年而賊平移知廣州

制大寇決大疑定大患皆咄嗟而辦豈非

異材。○單騎代王彥，談笑斬伍俊，斷非三浪者可能，其生平好謀而斷者可知。

孟宗政

孟宗政，權棗陽，初職事一愛僕，犯新令，立斬之。軍民股栗，於是築隄積水，修治城壕，簡閱軍士，至是完顏賽不擁步騎圍城，宗政與扈再與合兵，角敵，歷三月，大小七十餘戰，宗政身先士卒，金人戰輒敗，忿甚，周城圍濠，控兵列濠外，飛鋒鎗以鉤鈴自警，鈴響則犬吠，宗政厚募壯士，乘救津匡定下。

卷六

三

間突擊，金人不能支，盛兵薄城，宗政隨方力拒。隨州守許國援師至白水，鼓聲相聞，宗政率諸將出戰，金人奔潰。宗政守棗陽，金帥完顏訛可擁步騎傳城，宗政囊糠盛沙以覆樓棚，列壘溝水以隄火，募砲手擊之一砲，輒殺數人，金人選精騎二千，號弩手擁雲梯，天橋先登，又募鑿銀鑛石工，晝夜攻城，運芻葦直抵圍樓下，欲焚樓。宗政先毀樓，掘深坑防地道，初戰棚防城損穿，奔才透，卽施毒烟，烈火鼓譟以薰之，金人室以

溼蘗折竹以刺土，城類樓陷，宗政撤樓，益薪，火山以絕其路，列勇士以長鎗勁弩備其衝，距樓陷所數丈，築偃月城，翼傳正城，金人摘強兵披厚鎧，袍衫鐵面而前，又溼蘗濡草，蒙火山，擁雪梯，徑抵西北園樓，登城，城中軍以長戈舂其喉，殺之，敢勇軍自下夾擊，金兵墜死，燎焰，金人連不得志，會扈再與許國兩道並進，宗政自城中出擊，內外合勢，金人大潰，追至烏磴寨，焚其城，入鄧州而還，金人自是不敢窺襄漢東陽中。

救津匡定下

卷六

四

原遺民來歸，以萬數，宗政發廩贍之，給田，勸屋與居，籍其勇壯，號忠順軍，俾出沒唐鄧間，宗政由是威振境外。

以戰則勝，以守則堅，當此強虜而精神鎮定，出奇制勝而有餘，誰謂宋季之無才也。

王居安

王居安，知隆興府，初盜起，郴州黑風峒羅世傳爲之倡，勢張甚，湖南所在發兵扼要衝，義丁表裏應援，賊乏食少懈，主兵者少堅持之，則就擒。

矣。會江西帥欲以買降爲功，遣人間道說賊，餽鹽與糧，賊喜，謀益逞。陰治械外，送款身受官。啊中不至公府，義丁皆患曰：「作賊者得官，我輩捐軀壞產業，何所得？」於是五合六聚，各以响名其鄉。李元勵陳廷佐之徒，並起爲賊，放兵肆劫。檇永新、徽龍泉、江西列城皆震。朝廷憂之，遂以居安爲帥。居安以書曉部統制許俊曰：「賊勝則民皆爲賊，官軍勝則賊皆爲民。勢之翕張，決於此舉。」將軍素以勇名，挫於山賊，可乎？俊得書惶恐。

臣定下

卷六

五

不敢以他帥事居安。居安督戰於黃山，勝之。賊始懼，走韶州。爲摧鋒軍所敗，勢日蹙。吉守前以戰不利，用招降之策，遣吏持受降圖來書賊。銜江湖兩路大都統居安笑曰：「賊玩侮如此，猶爲國有人乎？」白諸朝吉守以祠去，遂命居安節制江池大軍，駐廬陵，督捕領郡事。召土豪問便宜，皆言賊恃險陟降如猿猱，若抄吾糧則吾事危矣。居安曰：「吾自有以破賊。」會元勵執練木橋賊首李才全至，居安厚待才全而賞元勵，衆皆感。

服。羅世傳果疑元勵之策已遂，交惡。元勵率衆攻世傳。居安語俊曰：「兩虎鬪於穴，吾可成卡莊子之勇。」世傳喉練木橋賊黨襲元勵，俘其孥，擒元勵以獻。時青草峒賊亦就擒，並磔於吉之南門。元勵既誅，世傳以功自恃，益驕蹇，名效順而實自保。俊請班師，居安不許，俾因賊堡壁固守。居無何，世傳果叛。居安煮乞朝廷，毋憂今落其角距，可一戰擒也。乃密爲方畧，遣官兵兵合圍之。世傳自縊死，斬其首以徇。草盜次第平，居安。

臣定下

卷六

六

之在軍中也。賞厚，罰明，將吏盡力。始終用以賊擊賊之法，故兵民無傷者。

始終用以賊擊賊之法，是剿盜第一義。但用法更自不同。如絡馬穿牛，以實事爲駕馭。馴狻猊虎以虛着爲牢籠，能解虛實之用者，方能用賊。

陳大紀

陳大紀，調郡陽縣尉，歷遷知橫州，秩滿適妖賊侯廣、李藍六作亂，鬱林、桂州並爲盜區。廣右擢。

然當諸司環視却立之時犬紀慨然以平寇爲已任奉檄卽行節制飛虎摧鋒兩軍號令嚴肅動中事機親冒矢石與士卒同甘苦旣開諭賊徒散其黨與擒其渠魁訖事僅五閱月八朝奏對召試閣門舍人以平賊功轉兩官

慨然平賊於秩滿之時人情所難

盧琦

盧琦至正間知永春縣時鄰邑仙遊盜發琦適在邑境盜遙見之迎拜曰永春之百姓者有幸

牧津 匡定下

卷六

七

吾邑長乃以暴毒驅我故至此琦以禍福喻之衆皆拔刃禦請縛其酋以自新琦許之酋至琦械送帥府自是威惠行于境外十三年泉郡大饑死者相枕籍其能行者皆老幼扶攜就食永春琦命分諸浮屠及大家使食之所有活者不可勝計十四年安溪寇數萬人來襲永春琦聞召邑民喻之曰汝等能戰則與之戰不能則我當獨死之爾衆皆感憤曰使君何言也遂君父母吾民赤子其忍以父母界賊耶且彼寇方將

擄掠吾妻子焚毀吾室廬乃一深仇今日之事有進無退使君其勿以爲憂因踴躍爭奮琦率以攻賊大破之明日賊復領巢而至又破之大小三十餘戰斬獲凡千二百餘人而邑民無死傷者賊大衄遂遁去時兵革四起列郡皆洶洶不寧獨永春晏然無異承平

一令便能屢勝大敵只是威惠行于境外

其得人心者有素

冷應徵

牧津 匡定下

卷六

八

冷應徵知德慶府前守政不立纓索吏漁獵猥峒大爲變應徵未入境馳檄諭之曰汝等不獲已至此新太守且至轉禍爲福一機也脅從影附亦宜早計去就不然不免矣僚感悟欲自歸感謀至不果應徵出不意一鼓擒之縱遣歸農僚夷已有感悟之機特惑于謀主耳旣擒之後縱遣歸農自是攻心之法

陶魯

陶魯丞新會方弱冠廣右僭賊流劫盡雷廉高

肇以東之境破賊殺吏戮掠至香山順德所在
效尤劫殺無寧日魯召父老於庭誓曰賊氣將
吞吾城若父兄能率子弟從我以死守城邑保
家族乎皆曰諾乃築塞堡與民守之中立以捍
東西寇賊之衝築輔城以衛厥城後外溝以衛
厥輔城布鐵蒺藜植刺竹以衛厥溝人守其土
分殊死戰別寨分兵相援一邑之勢如腹心相
聯絡賊至不得犯父老咸曰吾等保妻子長子
孫皆陶丞之功云

牧津 臣定下

卷六

九

弱冠一丞便能慷慨拒賊如此才畧畢竟
以功名名著

譚讓

譚讓初爲南昌通判嘗以却餽棄金水中後改
判衡州初政尚嚴勵夜有書屏壁者曰虎豹在
山雷行於天人人宜自度不可犯譚讓顧視笑曰
爲政不能使民無犯而使不可犯耶更治簡緩
民愈稱頌居頃之浙江山民與江西民相侵殺
傷有司莫能決朝廷遣刑吏按之益不易制以

讓治之至未月立解及攝府事時姚源賊號二
十餘萬爲圍陣出沒開化境而讓方新署郡然
能嚴部曲謹烽燧招拔距士置戲下爲禦賊計
賊多讓在南昌時所撫及者故至營皆不攻廷
駢遠過讓既有禦賊名未幾以檄往禦豫嶺西
寨賊至嶺題版樹所築寨曰譚某寨賊見題因
復不攻而破他寨入之讓乃帥兵殊死戰斬賊
首三百馳還開化初讓與賊遇也以兵少間道
避深山中山中巨室方楠見讓而泣讓怪而問

牧津 臣定下

卷六

十

故楠曰僕有五子賊起悉報爲兵而公僅留其
二今二子雖戰歿僕未嘗無子也且公素撫開
化有恩惠民不忍棄公卽欲破賊山多獵家皆
公故所免勿爲軍者僕請爲公招之乃持讓手
筆遍示得七十餘人選力士二十餘人夜直入
賊臥擒殺其首賊驚以爲大兵悉至因奔散于
是讓始得而破賊又嘗以檄往城常山讓貲百
萬讓曰取石于山斯山砌石官不私財役不私
力事不索鹽民不侵牟夫如是何有萬之爲也

常山城二月而就

嚴肅與簡緩各在因地因時非有優劣要以
此君精悍治辦之才可以平亂亦可以

集事

許達

許忠節公遠爲樂陵令賊劉七等颺起坊甸這
使民各起牆屋高過其管仍開牆實如圭才可
客人家令一壯者執刀伺於實內其餘人皆入
隊伍又設伏巷中洞開城門賊至旗舉伏發賊

牧津

恒定下

卷六

十一

火無所施兵無所加盡擒斬之自是賊不敢近

樂陵城

環堵皆城伏竇皆卒忠節公真能爲鐵甕
之守

李承勛

李承勛出守南昌賴賊犯新淦執帑政趙士賢
靖安賊據越王嶺瑪瑙崖華林賊破瑞州承勛
爲廣詞譟繕壁壘抗溪澗屢進戰擒胡雪二纔
還府華林賊又叛殺副使周憲承勛降健賊王

奇約爲內應夜引兵舉火爲號犬破賊斬首三
千境內安戢卽上疏請蠲租八年桃源賊起江
浙間執兵備吳廷璋總制俞諫諸邊兵剿賊承
勛曰賊乏食必掠裴源積粟請賴兵自德興南
昌兵自岳源分兩翼伏裴源而令邊兵驅賊賊
果走裴源遁去太監黎安欲奪其功誣以竄賊
命大理卿燕忠卽訊廣信事白陞浙江按察使
料敵有定見

王鈇

牧津

恒定下

卷六

十一

王鈇爲常熟令海壩大豪多薨亡命作奸監司
檄收之鈇曰網疎則魚漏繩急則鷹警招之便
亡何諸大豪驕蹕至鈇盡貰其罪俾隸署中爲
爪牙歲癸丑島夷入寇吳中震動鈇語諸大豪
曰爾輩罪百吾不卽爾刑以有緩急也倘一日
寇來爾輩何以報我咸曰願效死鈇乃立爲耆
長俾部署子弟得數百人合邑中素練士教射
列陣至盱食命工厲兵械試以擊刺無不應手
靡者邑故無城鈇請監司城之甫興役寇犯福

山且內向市人惶急走。鉞擁衆壁野，誓以死禦。會邑簿李宗昭有素頭安者，猝遇賊，挾毒弩射殪三人。賊憚恐宵遁。鉞乃親執，扶行築。凡三月而城成。明年甲寅夏五月，賊由故道入，薄城北。矢礮交下，賊稍稍去。鉞曰：「賊來未創也而去，其懈我耳。」倍繕具待之。詰朝，賊果突至。鉞督兵出間道接戰，斬首數級。賊潰走，仲夏復入。三丈浦大掠，鉞馳羽書乞援。備兵任環統苗卒應之。駐浦七日，會天雨，將戰。猶豫，卜靈基決之。繇曰：「有。」

懷津

臣定下

卷六

十三

客王孫夜叩我門以往應之。其福無倫，是夜鉞果叩任公門，請昧爽進兵。任私喜，協卜，亟從。鉞請比戰大捷，斬首百五十級，生縛七人，溺死者不可勝數。吳越中論剿寇功，輒以三丈浦爲冠。此君長處，妙在能用人。

馮俊

馮俊知河南獲嘉縣時，張永征安化，所過騷然。俊迎謁前途，稱嘉民貧力不能任供億，永爲斂容謝之。謁遂平，遂平故無城，流賊難作。俊簡民

兵禦之，與許忠節相約誓死，封疆匿母妻山牀，而身率丁壯盡地爲守。士卒感奮，登陴俱有死志。賊知備嚴，不敢逼，夜潛遁去。

能與許忠節相約誓死者，其人可知。

姚鵬

姚鵬初授福建龍溪知縣。時縣有惡少者，橫行邑里，人畏之如虎。鵬言之，語曰：「爾如虎，請入虎穴。」斃之。獄百，姓歌舞於道。如更生。後歷官知韶州府，詔故多積弊，悉爲釐革。老吏惕息。時廣寇

懷津

臣定下

卷六

十四

高快馬等嘯聚數千餘人，焚劫州縣，勢猖獗殊甚。當道以鵬有文武才，請于朝，特給令牌，得以便宜進討。甫三月而殲其魁，餘黨悉平。又有土酋岑伍者，據險犯順，莫敢撓其鋒。鵬不避死，身入其巢，百計開誘，圖其形勢而出。提督者得按圖期會，進兵除剿。鵬之力居多焉。

大較是斷擊才。

顧應祥

顧應祥初授饒州府推官，發摘有聲。顧時時有

所縱舍以示寬貸連攝大縣人人稱平府缺守
應祥方攝郡而會姚源洞大盜起鬱樂平縣令
汪和來洵無所出祥挾一老卒御廐馬叩賊
壘曰司理來賊大驚爭出迎曰非我顧府君耶
乃肯入此祥爲委曲開諭利害賊立釋令去曰
府君活我不復反矣

洞盜聽撫固地方之福然鬱樂平一事畢
竟何以肅法

唐龍

牧津

臣定下

卷六

五

唐龍初授郟城令時盜起燕齊間至郟龍督兵
拒之斬首三百餘級賊怒合其黨大至龍設三
覆以伺賊入覆內發神機以擊賊奔覆發大破
之斬其號銳六十餘人賊乃遁以功陞俸二等
召拜監察御史

三覆之設至今可行

汪金恩

汪金恩守桂林時土蠻干紀屢挫官軍當事者
將議撫以爲苟安金恩慨然曰小夷陸梁是不

一大創則朝廷聲教將有不訖於遠者前委用
非才以致挫衄奈何因噎而廢食當時雖其言
卽以檄委之金恩乃揀其精銳授以方畧時適
大霧連日不解卽乘霧脚疾走令敢勇士數
百人攀附而上先據巖險然後縱火焚其林菁
大兵鼓噪而進連破一十八巢火焚墮巖死者
不可數計俘斬七百餘

乘霧疾攻是尅險一法

吳時來

牧津

臣定下

卷六

五

吳時來初授松江府推官會倭夷發難盤踞柘
林以窺內地而郡守時且臥疾時來攝城守復
奉臺檄爲監軍乘城旅宿戒登陴者各以死守
募巧匠作墨守之具無不堅備復作火炮佛郎
機鳥銃諸器教士爲連弩一發十矢矛禦必習
分屯四郊以備聲援寇勢逼甚士女趨保於城
者以萬計或議鍵關止之時來厲聲叱曰設城
以衛民也以民委賊而抱空城所守幾何悉縱
之入入而無居者爲擇閒曠地舍之又城隘民

衆塵汚蒸染因大疫時來方四啓水關便輸薪
穀者因其歸舟載穢滯出之又多置藥餌躬率
醫視療疫良已卽土諸路兵至吳總臣計猶逾
時衆大譁及至松撫臣屬時來除備時來度水
道所由就福由禪林外立營令土官以兵至者
各署部伍舟人等之人以大受驚惠均而費不
冗諸營帖然客兵素獷悍剽掠卽不異寇時來
用贊畫者言爲好語結其酋長數輩日率之以
徇於郊刀斗相屬酋或弗戢呼其長縛治之迄
牧津臣定下卷六 七
終事無敢犯者比總臣移鎮境上有親兵取人
一縷時來報之數十總臣怒召時來庭讓之時
來不爲動徐對曰公奉命用兵以安民也顧庇
兵以殃民乎總臣愧而止明年四月寇猝至攻
城兩甚城崩西南隅十餘丈人情洶洶時來盡
撤屯戍第以強弩數十扼其衝總臣以爲危時
來進曰兵多見弱稍示之暇彼將不虞且淖淖
安能登卽登從高磴之易耳總臣謝不及時內
徙之民薄城而居類以苦蓋時來慮爲火箭所

及亟撤之而陰識其姓名于屋材夜遷卒運之
城外以爲木棚杆修城者卒皆股栗無敢前時
來首馳一騎出南門衆皆從之平明棚畢三日
而城完復以欄材還爲民屋則同向所識也賊
知有備棄而走北將突南都時來建議曰欲窮
賊所如顧方畧何如耳第決震澤水斷松陵道
賊能飛渡乎尾其後而擊之賊皆成擒矣當事
者從之急撤吳江令泄湖水出平望趁隙山湖
嚴以水兵塞諸隘賊果由橋李道平望阻水不
牧津臣定下卷六 八
得進徘徊一堤中自相蹂躪我兵出其不意先
後遮擊之斬首三千餘溺死者無算此王江徑
沈家庄之大捷語備倭者至今快之
才敏用密議定神閒何以筮仕書生便饒
武果
盛祖
盛祖爲監察御史以直諫謫羅江縣令爲政廉
明務興利寢宮不摧撓吏畏而民信之時邑寇
胡元昂嘯集稱叛昶著微諭散其黨不煩寸兵

降邑德陽寇趙鐸者僭稱趙王所至屠戮攻城
都官軍覆陷殺汪都司勢巨測羅江故無城祀
令引水繞負縣田晝開四門市中各閉戶藏兵
於內約砲響兵出又伏奇兵山隈陽示弱遣迎
賊賊入室未半祀率義勇士開戶聞砲聲兵突
出各橫截殺賊賊不相救山隈伏兵應聲夾攻
殊死鬪賊大北斬獲不記數俘獲子女財物盡
給其民邑賴以完父老泣曰向微盛公吾屬俱
罹鋒鏑矣初祀至邑衙後有廟神素妖左右以
牧津匡定下 卷六 九

鄭建

無城可守而笑談禦敵更見妙手

鄭建自幼敦重朴雅讀書日記二千餘言及爲
庶吉士一日上御文華殿召試諸葛孔明可與
典禮樂論考居第一賞鈔一百錠仍命讀書未
幾以直言見忤當道黜爲南雄通判既抵任知
郡民避徭役戶口不多於是小避險艱徧歷屬
邑以招徠之仍具奏乞免遺貢不數月民悉還
定內艱去職服闋謁選時值閩浙之交民盜銀
鑄相爭至有與拒傷官軍者上命處州專設通
判一員以蒞其事建既至諭民以禍福且爲平
牧津匡定下 卷六 十

其力役民遂以寧銀課亦不勞而辦倭聞寇鄧
茂七嘯聚流民越界攻掠上命大臣督兵剿擒
建分防龍泉偕其子躬擐甲胄率民兵與賊抗
者數日斬首五百餘級其餘良民悉諭以歸農
并得被虜男女二千餘口以還其家尋陞同知
復以平寇功食三品俸廷議銀場非得人以綱
紀其事則不可久改陞浙江按察司僉事卒于
官

善撫亂者畢竟以入巢察情乃得

林錦

林錦景泰間授合浦縣儒學訓導時蠻寇充斥內外無備錦規畫皆懸合機宜都御史華盛異之遂檄攝篆靈山至則患無城守始據形勢立絳柵設戰守拒賊知有備不敢近未幾滿漢去民曰公去賊將復來領率逃之山谷中盛乃以狀聞請卽令靈山民聞之卽復來歸適歲大饑賊益熾劫掠村堡無寧日錦單騎入壁諭以禍福附縣二十五堡皆聽命遠地不服者縱兵剿牧津臣定下卷六 主

謝哀

規畫懸合機宜禦寇何事不辦

謝子襄名剡以字行始以才薦授青田縣知縣有惠政歲滿民奏留之特陞處州府知府居官廉謹篤意拊循小民嘗有盜入庫竊官鈔卽投檄城隍神盜方閱所竊於室忽疾風入室捲墮市中守藏者適遇之詰其印誌遂獲盜正其罪小枝吳米逃山谷時爲寨酋爲民患已數歲矣朝廷發官軍二千剿之虎人大恐子襄適至力請止軍城中毋出而自以計掩捕之送京師兵不勞而民以安性簡靜歷官三十年不以家累自隨

牧津臣定下

卷六

主

以計掩盜亦從簡靜得來

吳成器

吳成器始仕爲會稽典史當海上倭蹂躪境上時武備久弛上下倉皇成器有勇畧能陷陣衝鋒督府命提兵守水陸扼塞與賊遇大小七十餘戰斬賊首數百級生獲數百人獲所掠子女并衣械無算凡戰之處休止督發設守出聞咸有方畧禁士卒無毫髮侵居人又能舍死先士

卒民多其功往往就所戰處爲建祠刻石錄其功陞紹興府通判

當倭踐吾鄉官軍無不披靡及倭以逃遁困之田間四面環水戰士猶旁皇不敢近吳公手提鐵簡所向無敵至今父老猶能言之

葉夢熊

葉夢熊出守贛州郡有巨盜葉楷葉柱聚黨安遠山中前守不能制乃密購楷柱所厚善者令

牧津

臣定下

卷六

堂

召楷黨推赤厚待之令入巢穴中間離其衆楷腹心內潰不知也急帥兵深入以擊之楷衆倒戈內向遂斮斬楷柱擒其餘黨就其地設長寧縣治百姓就所在祠祀焉

此公才畧爲令已然然寧夏之變竟不能縛渠魁以報豈勢值其難乎

牧津卷之六終

牧津卷之七月

節義上

趙苞

程信

孔奮

臧洪

陳容

虞忠

易雄

傅伏

李仲舉

王罷

侯馥

亮君素

顏杲卿

張巡

牧津節義上

卷七

許遠

劉仁瞻

劉德基

鞠嗣復

詹良臣

劉士英

徐瑞益

徐徽言

李誠之

朱暉

楊邦義

趙昂發

牧津卷之七

節義上

明山陰祁承燦輯

趙苞

趙苞爲遼西太守，遣使迎母及妻子，經柳城。值鮮卑萬餘人入塞寇鈔苞母及妻子爲所劫質，載以擊郡。苞率步騎二萬與賊對陳，賊出母示苞。苞悲號謂母曰：「爲子無狀，欲以微祿奉養，不圖爲母病。昔爲母子，今爲王臣，義不得顧私恩。」毀忠節，萬死無以塞罪。母遙謂曰：「人各有命，何得相顧以虧忠義？」王陵母對漢使伏劍以固其志，爾其勉之。苞卽進戰，母妻皆爲賊所害。苞殲敵母畢，自上歸葬。謂鄰人曰：「食祿而避難，非忠也。」殺母以全義，非孝也。遂歃血而死。

趙苞所值之境，惟有一死可以忠孝兩全。

然惟此賢母乃以成此子。

程信

程信爲南鄭太守，鄭廙功曹。廙爲羌所殺，信守廙馳來赴難，殯殮廙，還鄉結故吏子弟二十

五人言共報先客募死士以待虜復來信等皆

同志率先奮討大破之信被八創死天子詔賜信及段崇家穀數千斛有王宗原展及嚴華李

容姜濟陳已曹廉勾矩劉旌九人皆以令義爲廙所命王宗原展與廙同死華容等七人與信共命各賜穀五百斛

羊陽國志

不但能報主且能報國二十五人皆奇士孔奮

孔奮爲武都祁水時隴西賊隗茂等攻府舍殘殺郡守畏奮追急執其妻子以爲質奮年已五十惟有一子終不顧望窮力討之郡多氏人便習山谷其大豪齊鍾馗者爲羣氏所信向奮乃率厲鍾馗等令要遮鈔擊其爲未裏賊密懼逼急乃推奮妻子置車前冀當退却而擊之愈厲遂擒滅茂等奮妻子亦爲所殺

凡節義之成止係一念退轉與不退轉耳孔丞處此實難然勢亦只須直前一往不肯汗脂膏人臨敵豈肯作依回念

臧洪

臧洪射陽人。太守張超慕其風節。請爲郡功曹。時董卓弑逆。洪說超舉義兵。約諸郡大會酸棗。推洪操血而辭。氣慷慨。聞者泣下。後赴張超難。以直節死。海內惜之。

一功曹便能操血而盟諸郡守。慷慨丈夫。定非浮名可得。

陳容

陳容爲京郡丞。太守臧洪被圍。遣容謂紹曰。將

牧津節義止人卷七

三

軍舉大事。欲爲天下除暴。而先誅忠義。豈合天意。紹惡使人牽出。謂曰。汝非臧洪儔。空復爾爲。容頓曰。仁義豈有常。蹈之則君子。背之則小人。今日寧與臧洪死。不與將士生。復見殺。在坐者無不歎息。先是洪遣司馬二人求救於呂布。比還城已陷。皆赴敵死。

陳容抗義不屈。固不規鬚眉男子。乃先遣司馬二人亦皆死敵於此。可見臧洪大能得士。

虞忠

虞忠代王岐爲宜都守。忠。翻第五子。貞固幹事。好識人物。造吳郡陸機於童齡之中。稱上虞。魏遷於無名之初。終皆遠致爲著聞之士。先是與同縣王岐交岐仕進。先至宜都。太守忠乃代之。時吳事日非。民心携貳。忠盡心撫輯。不至廢弛。晉兵攻圍。與夷道監陸晏。晏弟中夏督京。戮力堅守。城潰不屈死。

盡心撫輯於無事之時。自能堅守臣節於

牧津節義止人卷七

四

城潰之日

易雄

易雄少爲縣吏。念無由自達。乃脫幘掛縣門。而歸。後舉孝廉。爲州主簿。張昌之亂。執太守萬嗣。將斬之。雄與賊爭論曲直。賊乃舍去。雄後爲春陵令。會王敦亂。雄首奮忠義。起兵討賊。力屈城陷。爲魏義所虜。送至武昌。抗辭不屈。

吏而簿簿而令。其不屈之志。始終如一。傳伏

傳伏爲東州刺史周武屢招伏不從及武并州遣章孝寬以伏于世寬來招授上大將軍武鄉郡公卽給告身以金瑪瑙二酒鐘爲信伏不受曰事君有死無二此兒爲臣不能竭忠爲子不能盡孝人所警疾願卽斬之以號令天下及聞後主被獲仰天大哭良久乃降周武見曰何不早降伏流涕曰臣三世衣食齊家被任如此革命不能自死羞見天地周武執伏手曰爲臣當若此駭平齊唯見公一人乃自食一羊肋

卷七

五

傳伏曰骨親肉疎所以相付遂引之同食傳伏不受孝寬之招慷慨欲斬子以殉直是凜凜氣節革命不能自引決何其慙也然羞見天地之言初心猶在

李仲舉

李仲舉爲晉州別駕周師圍晉州外無援義行臺侯子欽內圖離貳欲與解舉謀憚其戢戢將言而止者數次仲舉揣其情乃謂曰城危累卵伏願於公今之所言想無他事欲言而還者此

也子欽曰告急官軍未無消息勢之憂危且生不謀意欲不坐受夷戮歸命有道於公何如仲舉正色曰僕射恩德未泯公於皇家設義與否臣子之義固有常道何至今日朝及此言子欽懼泄夜奔周軍城陷

與城存歿仲舉固熟籌矣正色之折忠義自見

王羆

王羆拜雍州刺史初神武遣韓軌從河東宵濟襲羆羆不覺比曉軌衆已乘梯入城羆尚臥未起聞關外洶洶便袒身露髻徒跣持一白棒大呼而出謂曰老羆當道臥貉子那得過及蠕蠕

卷七

六

候騎至幽州僕射周惠達召羆議之羆不應命臥而不起謂其使曰若蠕蠕至渭北王羆自率鄉里破之不煩國家兵爲天子城中作如此驚動非周家小兒惟怪邪後守華州神武至城下謂羆曰何不早降羆大呼曰此城是王羆塚死生在此欲死者來神武不敢攻

袒身徒跣與臥應之語亦自莽莽然與死
死者有間至拒神武數言自見忠懇

侯觀

江陽太守侯觀爲李雄將李恭所破獲生虜觀
送雄觀曰事君有死無二其次被家與國今縱
不死又無益國守心而已無他顧望雄必欲屈
之使觀同郡張迎曉喻之觀怒罵曰吾等國亡
不能存大難不能死何面目相見也迎還白雄
雄義而赦之時雄衆所獲健爲太守魏紀漢國

後漢書

卷七

七

太守文琰巴郡太守黃龍涪陵太守趙弼等皆

區區稽顙無如觀者

守心二字最好然亦須出之忠肝義膽人
乃得不然便爲死須臾者所藉口

堯君素

堯君素守河東唐公遣屈突通至城下招諭之
君素曰公爲國大臣奈何負國生降爲人作說
客邪通曰我力屈耳君素曰我方爲未屈何用
多言通漸而退已而遣通還城思攻之不下招

之不從遣其妻至城下謂之曰隋室已亡
自苦君素曰天下名義非婦人所能知引弓射之
應弦而倒

丈夫一念許國豈爲兒女關情引弓射之
直借此以見斬釘截鐵之念

顏杲卿

顏杲卿爲常山太守祿山反自范陽而南所過
州縣望風瓦解至棗城杲卿力不能拒與長史
袁履謙往迎之祿山賜杲卿金紫質其子弟使
仍守常山杲卿歸途中指其衣謂履謙曰何爲

後漢書

卷七

八

着此履謙悟此意乃陰與杲卿謀起兵討祿山
時祿山將李欽湊將數千人守井陘口以備西
軍杲卿以祿山命召欽湊使帥衆受擒醉而斬
之悉散陘口之衆賊將高邈何千年適至皆擒
之於是河北諸郡響應兵合二十餘萬杲卿起
兵纔八日守備未完史思明蔡希德引兵皆至
城下杲卿晝夜拒戰糧盡矢竭方月而城陷賊
杲卿及履謙等送至洛陽祿山數杲卿曰我

妻汝爲判官，不數年超至太守，何負於汝而反？果卿罵曰：汝本營州牧羊羯奴，天子寵汝爲三道節度使，恩幸無比，何負於汝而反？我世爲唐臣，祿位皆唐有，雖爲汝所奏，豈從汝反邪？我爲國討賊，恨不斬汝，何爲反也？臊羯狗何不速殺我！祿山不勝忿，縛果卿天津橋柱，節解以肉啖之。嘗不絕，賊鉤斷其舌，曰：復能言否？果卿含糊而絕。年六十四，履謙旣斷手足，何千年弟道在傍，咀血噴賊面，賊齮之，見者垂泣。果卿宗子近

牧津節義上

卷七

九

屬皆被害，顏氏死者三十餘人。乾元初，贈果卿太子太保，諡忠節。

顏常山不獨空抱一腔忠義，觀其召斬欽，湊并擒賊，將八日之間，諸郡響應，應機制變，才誠兩合，而受死之慘，百倍於人，激烈之氣，亦百倍於人。常山之舌，遂與宇宙相爲不朽，卽履謙咀血噴賊，烈烈迫人，長史與太守，伸眉昂首，同笑臺矣。

張巡

牧津節義上

卷七

十

張巡爲今狐潮所圍，勢甚窘，有大將六人白巡曰：今勢旣不敵，且主上存亡未可知，不如降六人者皆官開府特進，巡陽許之。明日，設天子畫像，率軍士朝，諭以大義，人盡感泣，乃引六將至責而斬之。會糧乏，潮餉賊鹽米數百艘，且至巡夜壁城南，潮悉兵來拒，巡遣勇士銜枚濱河取鹽米千斛，焚其餘而還，城中矢盡，巡縛葉爲人披黑衣，夜縋城下，潮軍爭射之，得箭數十萬，其後復夜縋人，賊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斫潮營焚壘，幕追奔十餘里，賊漸益兵來圍，巡使郎將雷萬春於城上與賊相聞，賊弩射之，面中六矢而不動，潮乃大驚，遂謂巡曰：向見雷將軍方知足下軍今矣，然其如天道何哉？巡曰：君未識人倫，焉知天道？未幾，薪水竭，巡給潮欲引衆走，請退軍二舍，使我逸，潮許之，遂空城四出三十里，撤屋發木而還，爲備。潮怒，圍復合，巡徐謂潮曰：君須此城歸馬三十匹，我得馬，且出奔，請君以藉口，潮歸馬，巡悉以給驍將，約曰：賊至，人

取一將明日潮責巡。巡答曰：吾欲去將士不從。奈何？潮怒欲戰。陣未成，三十騎突出，禽將十四。斬首百餘級。賊夜遁。始與睢陽太守許遠相見。是日賊將楊朝宗至，巡遠與戰，晝夜數十合，大破走之。斬首萬餘級。賊將尹子奇以兵三十萬趨睢陽，遠告急於巡。巡引兵赴之，巡有兵三千人，與遠兵合六千八百人。賊衆逼城，巡督勵將士，晝夜苦戰，一日或二十合。凡十六日，擒賊將六十餘人，殺賊二萬餘。衆氣自倍。尹子奇復引

牧津節義上

卷七

十一

兵攻睢陽。巡謂將士曰：吾受國恩，所守止死耳。但念諸君捐軀力戰，而賞不酬，動以此痛心。將士皆激厲，思奮巡。乃椎牛饗士，盡軍出戰。賊望見兵少，笑之。巡於城中夜鳴鼓，嚴隊若將出擊者。賊聞之，遂旦微備。既明，巡乃寢。兵絕鼓，賊以飛樓瞰城中，無所見。遂解甲休息。巡與南霽雲、雷萬春等十餘將各將五千騎，開門突出，直衝賊營，斬賊將五十餘人，殺賊兵五千餘人。子奇退走，復徵兵數萬，攻睢陽。急城中食盡，將士人

廩米日一合，雜以茶紙樹皮爲食，饋救不至，知無救，皆慟哭。賊圍益急，遂食馬。馬盡，羅雀掘鼠。鼠雀盡，巡出愛妾，殺以食士。遠亦殺其奴以食士。然後括城中婦人食之。既盡，繼以男子老弱。人知必死，莫有叛者。所餘纔四百人。賊登城，將士病不能戰。巡西向再拜曰：臣力竭矣，不能全城。生既無力以報陛下，死當爲厲鬼以殺賊。城遂陷。巡遠俱被執。子奇謂巡曰：聞君每戰皆裂齒碎，何也？巡曰：吾志吞逆賊，顧力屈耳。子奇怒，以刀棟視其齒，存者纔三四，乃以刀脅降。巡不

牧津節義上

卷十

十一

屈罵曰：我爲君父死，汝附賊乃大衆也。又脅南霽雲，亦不肯降。子奇遂以巡并南霽雲與雷萬春、姚開等三十六人皆殺之。巡且死，顏色不亂。張睢陽一腔忠節，已見於設天子畫像。斬六將時矣。決命孤城，生氣凜凜，出奇制勝。事，事，中機。王佐之才，古今無兩。僅云效死而弗去，何足盡公。

許遠

許遠生平寬厚長者明吏治安祿山反或薦遠於玄宗召拜睢陽太守適張巡拔衆至睢陽與遠合兵拒賊自以材不及巡請稟軍事一切推決而專治兵糧戰具被圍數月食盡士多餓死存者皆瘠傷氣乏遠殺僮僕以哺卒至羅雀掘鼠煮鎧弩以食衆議東奔遠巡議曰睢陽江淮保障也若棄之賊乘勝鼓而南江淮必云且率饑衆行必不達未幾城陷與巡俱被執時安慶緒在洛陽尹子奇拔送其所至偃師以不屈死

牧津節義上

卷七

三

詔贈荊州大都督子坎拜婺州司馬

遠自以材不及巡聽巡一切推決而專治兵糧戰具如此和衷何可多得總之兩公只從國家起念故肝腸自爾相合○當時有以遠之死後於巡議者紛紜不齊元和時韓昌黎辨之曰世疑遠畏死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而所愛之妾固守不降乎又言城陷自遠所守始此與兒童之見無異人之將死其辭必有所受其病者

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不可以爲遠責也自後衆論乃定

劉仁贍

劉仁贍在壽州圍久不解憤鬱得疾少子崇諫夜泛小舟渡淮謀紆家禍爲軍校所執仁贍命腰斬之監軍使周廷構哭於中門又求救於仁贍妻薛氏薛氏曰幼子固所不忍然貸其死則劉氏爲不忠之門促命斬之然後成喪觀者皆爲出涕

牧津節義上

卷七

四

薛氏剛腸更在仁贍上賢哉此母劉氏千古稱忠義之門何必畱此背父之少子哉

劉德基

劉德基守官邊邑夏兵攻城德基坐廳事積薪其旁曰城破卽焚我及城破家人不忍縱火遂被執脅使跪降德基不屈同僚故人給夏人曰此人素病狂故敢如此德基曰爲臣子當如此豈狂耶夏人壯其義乃繫於獄冀其改圖已而召問德基大罵終不從曰吾起苟生者哉遂害

之亭聞贈朝列大夫同知通遠軍節度使
倘真狂而死節猶勝於狡而偷生

鞠嗣復

鞠嗣復宣和中知休寧縣方臘黨攻破縣欲逼
使降面斬二士以怖之嗣復罵曰自古妖賊豈
有久長者爾當去逆從順因我而歸朝廷官爵
尚可得何爲脅我使降邪嗣復知必死不少顧
厲聲曰何不速殺我賊曰我縣人也明府宰邑
有善政我不忍殺乃委之而去初嗣復聞變率

牧津節義止

卷七

五

民修城民衆樂赴不日而工畢守備就朝廷知
之加直秘閣權知睦州嘗爲賊所傷自力渡江
乞兵於撫使未至而卒

邑宰有善政令賊不忍殺其善政可知○
嗣復爲令爲守無地不與賊遇豈天欲成
其爲忠義乎

詹良臣

詹良臣宣和初以特奏名爲處州縉雲尉方臘
起歛嶺且犯處守貳俱遁良臣以數百人獨守

城或謂良臣曰盍去諸良臣曰食祿不避其
吾官以逐賊爲職縱不勝敢愛死乎率弓兵出
禦之力不敵被執賊脅以降良臣曰汝輩不知
求生顧欲降我耶昔年李順反於蜀王倫反於
淮南王則反於貝州身首橫分妻子與同惡無
少長者誅死且募官軍至汝肉飼狗鼠矣賊恚
憤齧其肉使自啖良臣且吐且罵至死不絕口
見者掩面流涕賊平事聞贈通直郎官其三子

牧津節義止

卷七

五

其恨此賊不能齧先遁之守貳○縉雲尉
之舌當與常山太守並垂千古

劉士英

劉士英少篤學登策調武進尉改溫州教授宣
和三年方臘賊黨李時囊趙清溪陷明越諸郡
乘勢直擣郡城守貳汗額相顧潛具海航爲自
避計士英伺知之乃與郡人石礪謀盡守城策
督責有官守者以義白郡將請以身任其事處
置有方號令明肅遠邇之民爭赴城益充實

年五月賊擁衆合圍士英躬擐甲巡城督勵士卒王師繼至賊衆遂潰城賴以全帥臣郭三益薦士英忠勇才畧召對賜章服權通判太原府至郡未及募金虜入寇兵帥童貫有貳志將如京師告急實欲自免士英謂太原乃國家咽喉地遂率通判方彥及兵官王稟仗劍立城門外以伺其出貫遂廢行郡守張孝純因士英仗義不回始定守禦計時內外阻絕郡遭蠲免奏急於朝者三百餘通卒不報城守踰年糧盡矢竭

牧津節義上

卷七

士

虜踰城縱火士英與王稟奉太宗皇帝神主勸哭於庭持短兵接戰虜以刃脅降士英罵曰我爲天子死不爲犬戎生遂死之

爲太原判死節易爲廣文先生守城難二死報國此公有焉

徐端益

徐端益靖康間以右科爲虹縣尉高潔自持不屑阿徇以取容時張邦昌僭立手書到縣令以下迎拜宜讀如往昔迎詔儀端益獨直立不爲

屈膝高宗卽位向子諤言於朝爲易文資以旌異之說者以端益之一立比於狂瀾砥柱今委靡之氣頓振

直立固可嘉然不隨衆宣議則更佳徐徽言

徐徽言權知晉寧軍時金虜圍太原王師屢却虜分兵據嵐石及潞河郡縣以絕餉道數月王命不通察訪使張願奏遣徽言擊賊率制太原卽率師渡河戮將士不用命者一戰破之復太原

牧津節義上

卷七

太

原通嵐石事聞降詔獎諭靖康元年虜騎犯順陝西置制范致虛率諸兵入援檄使鎮守河西欽宗以西涼被圍分命大臣割兩河予虜覲以紓難攝昌出河東爲虜所劫乃割河西三州與夏人晉寧民大恐曰鄰府豐旣棄則晉寧豈能獨存徽言曰此使人誤耳率兵復三州夏人所置守長出降徽言諭遣之夏人不敢爭徽言復取嵐石等郡於虜俄兩京陷二聖北狩朝廷遣滑臣桑景海葛兢置司晉寧贍軍二人皆不至

廩餉絕。徽言屯守竝塞地。大積芻粟。教士習水戰。乘渾脫涉河往來。金人遣大酋號九州都統。與晉寧對壘。徽言以奇兵襲禽之。是時河東郡縣淪陷。日夜望王師至。徽言招集土豪數百人。皆以便宜借授。得衆十餘萬。因奏言。將自統兵直趨太原。徑取雁門。留兵戍之。命土豪之得郡縣者。各自爲守。許以世襲。定全晉。據形勢。則中原百日可平。大臣謂兵一出。則和不可成。迺俾聽王庶節制。議雖尼。虜深忌之。銳欲得晉寧。建

牧津 節義上

卷七

五

炎二年。虜自蒲津涉河。繇澄城趨綏德。綏德迎降。遂至晉寧。徽言以書約府州。折可求。使出兵犄角。無嬰城坐困。可求以其子彥文爲虜得。遂降虜。可求。徽言妻黨也。虜挾之。城下誘說使降。徽言登城責以大義。可求曰。車駕已北。兵暗。宇縣君雖至誠。欲與誰守。徽言以間道所得建炎赦書讀示之。慷慨泣下。可求復曰。君與我何太無情。徽言手弓對曰。爾於國家無情。我與爾安得有情。且此箭更無情。一發中之。可求蒙楯走。

牧津 節義上

卷七

三

回突出奮擊。大破之。斬妻宿宇董之子。初。徽言謂晉寧號天下險。爲廣外城。東壅大河。備械甚設。命諸將畫隅分守。自以勁兵往來游援。虜圍之益急。爲堙緣城。晉寧俗不井飲。汲於河。虜驅降人載芟石以擁之。城中水乏。儲備寢整。鎗仗空。蔽人人惴。憂知隕亡。無日。徽言飛書泉心。奮枵餓傷。瘼之餘。哀折衆斷刃以死。固守自度。不支。取砲機篋格。凡守具悉火之。曰。無以遺虜。遣人間道以蠟書東南走告兄昌言。昌言曰。某孤國恩死矣。兄當勉事聖主。且日虜衆蟻附。登城嬰城之人疲於守禦。坐受斲刃。徽言獨奮大斧盡殺先登者。士氣復振。虜亦稍却。會將石贊受虜飛箭內書。虜從其分地入。徽言先置家室空室中。積薪焚之。率帳下戰鬥中數十合。所手殺甚衆。左右死傷畧盡。遂嬰牙城以守。虜衆雖至。徽言坐堂上。慷慨語將士。我天子守臣。義不見劬賊手。因拔佩刀自刎。衆爭號呼抱持。故虜得扶以去。然素憚其威。不敢抱。妻宿得其所親。便說以

其冠綬見徽言叱之曰朝章觀君父禮以入堂
廬可乎汝汚僞官不卽愧死顧以爲榮且爲敵
人搖吻作說客邪不急去吾力猶能搏殺汝妻
宿因就見說曰二帝北去爾乃誰爲徽言曰吾
爲建炎天子妻宿曰我兵已南中原事可知何
適自苦徽言曰吾恨不殊汝歸見天子今以死
報太祖太宗庸知其他又與酒令飲卽以杯擲
虜曰我尚飲虜酒乎罵不已又出僞制誘之曰
能小屈當使世帥延安并有關陝徽言益怒罵
牧津節義上卷七

卷七

王

一腔忠義視死如飴讀之凜凜有生氣
今人輒謂宋人弱宋人而在靖康建炎之
時爲尤弱然每至大敵臨城誓衆死守以
少擊衆斬虜却寇甚至一城之中寧皆戰
死而無一降此等士心何可多得豈至臨

風輒潰以疆場爲兒戲哉言之可爲三歎
李誠之

牧津節義上

卷七

王

李誠之舉鄉薦第一慶元初授國子學錄佐江
西福建帥幕嘉定中知新州增埤浚湟繕樓櫓
修器械作惠民倉糴米數萬石實之十四年春
金人犯邊以一日破五關遂踐黃陂新勢如破
竹時誠之已逾滿代者不至欲先遣其孥歸聞
寇至而止時州兵迎新者半又分於憲司存者
無幾乃選丁壯分布城守募死士逆擊十里外
大破之虜百道攻城當是時池陽合淝援兵俱
敗走朝命馮時將兵救之擁兵境上遷延不進
虜攻益急誠之簡二驍將率百餘騎夜出劫其
寨而還料敵應變智畧如神虜始憚之會黃失
守併兵爲一凡十餘萬勢不能支誠之激勵將
士勉以忠義城陷于士允從于士宏力戰而死
誠之望闕再拜付州印於虞兵周俊使懷以歸
朝廷謂其家人曰爾等宜速死無辱於賊師兵
巷戰自旦至午士卒咸其義皆死無一降者左

右畧盡引劒自刎

金人一日破五關而逾滿候代之守慨然以百餘騎敵虜而使之俘不特其膽力過人而以少擊衆以弱勝強真異人也死職固其餘耳

朱暉

朱暉初任興國軍教授除辟雍錄高宗卽位召赴行在除太學錄請使虜暨還復除太學正尋除錢塘令趙興三年兀朮完顏宗弼破桐川

收津

卷十

三

將窺臨安請郡守康允之欲戍千秋獨松二嶺以抗其哨守不聽臨安陷守棄城遁保緒山驛率民兵出禦行二十里遇賊對敵兩中流矢左右獲至天竺山賊肆焚掠驛裏糾率里社復以短兵邀擊遂害之

兩中流矢復裏糾以戰與棄城之遁守相去豈特人禽之別乎

楊邦義

楊邦義通判建康金兀朮大舉入寇至建康杜

允與守臣陳邦光戶部尚書李稅率官屬出迎

降之惟邦義以血大書衣裾曰寧爲趙氏鬼不作他邦臣被執見兀朮不拜兀朮不能屈遣人訛邦義許以舊官邦義以首觸柱礎流血求死曰世豈有不畏死而可以利動者乎幸速殺我翌日兀朮與稅邦光宴堂上立邦義於庭邦義叱稅邦光曰天子以若扞城敵至不能抗更與共宴樂尚有面目見我乎有劉團練者以幅紙書死活二字示邦義曰汝無多言欲死趨書死

收津

卷十

三

宗邦義奮筆書死字金人相顧動色未欲害也已而兀朮再引邦義邦義不勝憤遙望大罵曰若女直而圖中原天寧久假行辭汝萬段安得污我兀朮大怒殺之剖取其心事聞贈直秘閣諡忠襄

楊公自是文信國一流人抗志甚遠何難爲死節事

趙鼎發

趙鼎發通判池州攝州事大兵至都統張林欲

降。郭發知其不可守，乃置酒會親友飲，訣謂其妻雍曰：「城將破，吾守臣不可去，汝先出走。」雍曰：「君爲命官，我爲命婦，我獨不能爲忠臣婦乎？」郭發笑曰：「此豈婦人女子之所能也？」雍曰：「吾請先死。」郭發笑止之。明日，乃散其家資與其弟姪僕婦悉遣之。兵薄池，郭發晨起書几上曰：「君不可叛，城不可降，夫妻同死，節義成雙。」又爲詩別其兄弟，與雍盛服同縊死於從容堂。

牧津

節義上

卷七

重

封疆之臣以身殉事，自是職分當然，亦法紀之不得不然。至如趙漢卿夫婦從容就義，尤爲卓絕。

牧津卷之七

終

牧津卷之八目

節義下

陳文龍

李芾

唐震

謝枋得

李庭芝

王仙

俞述祖

郭蝦蟆

王浩

俞庸

李廉

何忠

孫炎

楊任

牧津

節義下

卷八

一

向朴

顏伯璋

黃謙

劉子輔

周縉

郁采

霍恩

王佐

王禎

劉源清

宋以方

時植

黃馴

錢錚

牧津卷之八

節義下

明山陰郝承燦輯

陳文龍

陳文龍知興化元兵至通判曹澄孫開門降執文龍與其家人至軍元人欲降之不屈左右凌挫之文龍指其腹曰此中皆節義文章也可相逼邪尋命左右引就館元帥唆都往來諭意且以母老子幼感動之文龍曰宋無失德三宮北狩二郎深入瘴烟何必窮兵至此我家世受國

牧津節義下

卷八

二

恩萬萬無降理母老且死先皇三千域分南北我子何足關念情詞慷慨唆都恹恹改容乃械繫送杭州文龍去興化即不食至杭餓死其母繫送尼寺中病甚無醫藥左右視之泣下母曰吾與吾兒全死又何恨哉亦死衆歎曰有斯母宜有是兒爲收瘞之

慷慨就死乃真見節義文章不必指其腹也

李芾

李芾知潭州元兵圍潭州日久芾拒守大小數十戰城中大窘諸將泣請曰事急矣吾屬爲國

死可也如民何芾罵曰國家平時所以厚養汝者爲今日也汝第死守有復言者吾先戮汝元兵登城蟻附而上知衡州尹穀時寓城中知事不可爲乃爲二千行冠禮曰吾欲令兒曹冠帶見先人於地下爾旣畢禮與其家人自焚芾命酒酌之因謂兵佐會飲召帳下沈忠遺之金曰吾力竭分當死吾家人亦不可辱於俘汝盡殺

牧津節義下

卷八

二

之而後殺我忠辭以不能芾固命之忠泣而諾取酒飲其家人盡醉乃徧刀之忠縱火焚其居還家殺其妻子復至火所大慟哭舉身投地乃自刎

李芾殉國沈忠殉主兩人死骨猶生若尹毅真腐儒也

唐震

唐震判臨安府是時潛說友尹京倚賈似道驕蹇亂政震每矯正之值江東大旱檉知信州震

奏減綱運米，蠲其租賦，令坊置一吏，籍其戶口，勸富人分粟，使坊吏主給之，所活無算。擢江西提刑，過閩，陞辭賈似道以類田屬震，震謝不能行。至部，又以疏力爭之，趙氏有守，阡僧甚暴，震遣吏捕治，似道以書營救，震按以法，似道怒，使侍御史陳堅劾去之。咸淳十年，起震饒州，時與國南康江州諸郡皆已附元，兵畧饒，震發州民城守，上書求援，不報。元遣使說降，通判萬道同勸從之，震叱曰：「我偷生負國耶？」立斬元使，堅牧津節義下。

卷八

三

震丰裁矯矯，挺持一世，宜其爲死忠。

謝枋得

謝枋得知信州，時元兵壓境，不能守，元將魏天祐逼枋得之北，與之言，坐而不對，或緩言無禮。

天祐久不能堪，乃讓曰：「封疆之臣，當死封疆，安仁之賊，何不死枋得？」曰：「程嬰公孫杵臼二人皆忠於趙，一存孤，一死節，一死於十五年之前，一死於十五年之後，萬世之下，皆不失爲忠臣。」王莽篡漢十四年，龔勝乃饑死，亦不失爲忠臣。韓退之曰：「蓋棺事始定。」天祐曰：「強辭。」枋得曰：「昔張儀語蘇秦，舍人云：『當蘇君時，儀何敢言？』今日乃參政之時，枋得復何言？」不食二十餘日不死，乃復食，只茹小蔬，果積數月，因殆。至燕京，三日死。牧津節義下。

卷八

四

疊山與文信國皆至燕京，皆從容而後死。一以三日，一以三年，兩公爲國之深心，固不可以常情測。

李庭芝

李庭芝，淳祐初舉進士，荆帥孟珙辟爲幕職。珙卒，庭芝扶柩葬之，與國棄官行，三年喪起，知漳州，復城荆山，再破李璫兵。揚州遭火，廬舍盡燬，州賴鹽爲利，而亭戶多亡，公私俱困，庭芝貸民貲，通假錢使爲屋，官民居皆具，鑿河入金沙以

省車運兼浚運河放亭戶負鹽二百餘萬鹽利
大興等罷居京口元兵圍揚州起制置兩淮元
遣使招降庭芝誅之日責戰加叅知政事宋亡
謝太后詔諭之降庭芝登城曰奉詔守城未聞
諭降也已而兩宮至瓜州復詔曰吾與嗣皇既
臣伏卿尚爲誰庭芝不答出兵奪兩宮不克阿
求驅降兵至城下示之庭芝曰一死而已日出
苦戰已而朱煥以城降驅庭芝將士妻子至秦
州城下裨將開門降庭芝聞變赴蓮池水淺不
牧律前義下卷八五

得死被執至揚州斬之揚民皆泣下
奉詔守城一死而已當此時所可對故主
者惟有此二言耳悲哉

王仙

王仙守涪州北兵攻圍勢孤援絕宋亡二年城
始破仙自刎斷其吭不死以兩手自摘其首乃
墜死

死守二年之危城與手摘未墜之首皆非
鐵石人不能

俞述祖

俞述祖歷沔陽路推官至正十二年河南兵攻
湖廣行省長吏上下望風奔潰述祖慨然收募
義勇椎牛享士與敵遇於綠林相持十餘日方
盡無援爲敵所執敵欲降之縛其五歲小兒曰
不降將殺是即厲聲曰我躬不問遑恤其後何
不速殺賊竟殺之慢罵不已遂至支解逮死罵
不絕口事聞詔贈奉訓大夫

處此亦人所大難

牧律前義下卷八六

郭蝦蟆

郭蝦蟆爲鳳翔守時金旣亡西川無不歸順獨
蝦蟆堅守孤城大兵併力攻之蝦蟆度不能支
集州中金銀銅鐵雜鑄爲砲以擊攻者殺牛馬
食戰士又自焚廬舍積聚曰無至資寇兵日與
血戰大兵亦不能卒拔軍士死傷者衆乃命積
薪于州廨集家人及城中將校妻女閉諸一室
將自焚之蝦蟆之妾欲有所訴立斬以殉火旣
熾率將士於前持備以待城破兵填委以入盛

戰既久，士卒有弓盡矢絕者，挺身入火，蟻蟻獨上，大車積以門扉自蔽，發二三百矢，無不中矢，盡投弓劍於火，自焚，城中無一降者。

久圍孤城，如此能守者，絕少。城破而入，如此能戰者，又絕少。將卒俱起，火如飴而絕無一降者。此張許之後，不可多得，夷狄之有臣矣。

王浩

王浩起家掾史，初辟涇陽令，廉白爲關輔第一。

救津

卷八

七

時西臺檄州縣增植棗果，督責嚴急，民甚被擾。浩獨無所問，主司將生之，浩曰：「是縣所植已滿其數，若欲增植，必盜他人所有，取彼置此，未見其利，愛民多此類。」南遷後，爲扶溝令，開興元年正月，民錢大亭等執縣官送款于北，大亭以浩有恩于民，不忍加刃，日遣所知勸之降，浩終不聽。於是殺之，無血。王簿劉坦射宋乙，並見害，棄屍道路，自春徂夏，獨浩屍儼然如生。

正氣自當如生。

俞庸

俞庸初爲平江路推官，年饑穀貴，流殍盈道，府檄庸董倉賑給，全活數萬。淮兵壓境，募勇士鎗守盤門，郡僚高安等謂庸盍不去，誅庸厲聲叱曰：「公等以世臣守土，一旦臨利害，不能捐生報國，而顧先去以爲民望，如思與義何？」高安愧怒，以鐵簡擊庸仆地，遂開門，兵至城下，庸未甦，被擒，置諸馬前，項之，懸以計脫去，微服間道歸久之，太府知其大將授以官，謝之曰：「吳門之役，吾有死所，今日之生，出不幸耳。」尚何面目授他

救津

卷八

八

命見天日乎？因發憤病卒，年四十五。

吳門既有死所，不以計脫更佳。

李廉

李廉知豐縣，至正間，洞獠出剽掠，廉教民射立保互法，境內以寧。紅巾賊驟至，或請避之，廉曰：「吾爲國守土，焉有寇至而避之者乎？」乃倡吏民戰，衆潰，與其子敬死焉。邑人爲立雙節祠。

倡吏民戰，不如倡吏民守，然死戰自正。

何忠

何忠爲御史以言事出知政平明敏有吏才居州廉慈忠計事上藩司會寧橋軍敗賊乘勝逼城成山侯說聽賊撫且請赦於朝廷賊遣會陳渭老表謝密令忠與千戶桂勝全渭老行請益兵征勦至昌江內使徐訓泄其謀賊拘忠等欲降不聽刀鋸臨之忠不屈且鋸忠忠益大罵賊勝亦不屈忠父子及勝同日死

牧津

節義下

卷八

九

機事不密則害成夫豈虛語

孫炎

孫炎爲池州守會處州降上命耿再成守之炎爲總制炎還入處州時城外皆賊營不奉約束咸生廳事召城中人聽塔下諭以順逆利害語極剴切人皆叩頭流血誓不敢有二心轉相告其鄉民謂孫使君仁武降者接踵數月賊皆化爲良民炎乃擇其驍勇者練爲兵而以衆所推服者長之賊至卽率以殺賊事罷散歸爲農

有警馳符召之立至奸吏豪族畏之如神上方

征伐無一兵與炎苗將賀仁德李祐之叛襲炎

炎所練卒反應之炎被擒幽窖中列卒環守脅

炎降給之曰若生我吾能成若事賊知炎非本

意恐自遺患乃夜以雙鴈斗酒饋炎曰以此與

公訣援佩刀割鴈啖之舉卮酒引滿仰天嘆曰

嗟乎丈夫乃爲鼠輩擒耶飲酒自如卒令解衣

炎大罵曰此紫綺衣主上賜者吾當服以死

勿解引枕而臥賊不忍俟其睡乃害之後帝

卽位贈丹陽縣男

楊任

楊任洪武間由人才擢知袁州府黃子澄一見

以國士許之守袁政多宜民北師起任引疾歸

壬午事定子澄出徵兵往約蘇守姚善航海去

善不可子澄乃至任家與任謀求舊君圖大舉

守袁政多宜民定不忍負國

向朴

向朴洪武二十五年上命督府都事張允直訪求江南人材以朴應詔陛見高皇帝問居家何爲對曰種田其容秀而文上心知其非耒耜中人因問大麥何以四節對曰以其占四時耳卽日授獻縣令單車就道妻子不入官舍時兵燹之餘爲之闢荆榛畚瓦礫教百姓農桑與同甘苦流移復業靖難兵起獻當其衝無城

牧津簡義下

卷八

十二

郭可守朴集民兵激以義勇與北將談淵迎戰衆寡不敵被擒懷印受刑獻民哀之相與拾遺接葬道左二子道淳道徵被徵竟稱痼疾不起有攀栢悲號之風

周之頑民

顏伯璋

顏伯璋琅唐魯公後建文元年以賢良徵受沛知縣北兵起李景隆屯兵德州伯璋率淮北民給軍餉三年六月北兵掠濟遊兵過沛沛人逃

匿伯璋招倭會設豐沛軍民指揮司集民兵五千入築堡備禦又調三千人益山東兵所存皆老弱是月望日北兵攻沛伯璋遣縣丞胡先百夫長邵彥莊間行至徐告急援兵不至度不能支令其弟珪次子有爲還曰爾歸白大人子職弗克盡矣二十二日夜二鼓北兵入東門指揮王顯迎降伯璋冠帶升堂南拜慟哭曰臣無能執國乃自經死有爲不忍去遂刎以從

伯璋死忠有爲死孝

牧津簡義下

卷八

十三

黃謙

黃謙以儒生爲沛縣典史果敢能戢下知縣顏伯璋禮遇之益効力盡職靖難兵執至徐欲招降之謙感顏知已願與同死死之

沛吏何多忠義可見風尚亦在所感

劉子輔

劉子輔永樂中自太學生擢監察御史歷官廣東按察使後坐累左遷交趾諒江知府子視交人交人愛之黎利叛攻圍諒江旁郡縣多陷沒

子輔與守將倡兵民死守者數月賊增兵攻城急城中食且盡遂陷兵民盡死圍無一人降者子輔曰吾奉命守郡郡亡與亡義不可死賊手即自經一子一妾皆先子輔死

既得交人心何不爲弘遠之計徒以嬰城自守坐困於寇乎然一門死難忠義自可

嘉尚

周籍

周籍國初以太學生授永清典史攝令事靖難牧津節義下

卷八

古

兵起郡縣望風迎降永清地密邇燕府籍極力爲拒守計縣民寡弱相率逃散籍度不可爲懷印南奔將他圖以報國道聞母喪歸葬即出糾聚義族勸王戰艦戎器數日具及聞天命有歸遂去匿編氓間已而事露有司即其家械赴京師籍分必死慷慨就行至則下獄久之從輕典謫成興州居數年以子代還年八十考終于家

不但其志可尚即其才亦自不凡

郁采

郁采少刻苦學問有節操初授刑部主事不能阿部長部長附吏議奏謫大名教授稍遷裕州同知適流賊起河北殘破州縣勢甚熾采身率裕人繕城以待賊至裕守欲棄城走采曰毋爲民望乃身先登陴矢石四下賊避城而營則又遣人潛俘其驍手劍之灑淚以激州人州人感且泣人人願効死賊稍稍引去采計其必復來益練兵厚爲備令人昇妻女托其友儀賓莊士

牧津節義下

卷八

古

僑且與談曰脫賊再至采必死所欲以家累累君者恐重傷老母心也莊館其妻女於母所已而賊果擁衆譟呼至守益怖欲走采曰毋恐西南城塹河也寇難近屬公東北平淺易破有采在左右知采必死謂曰母在奈何死采曰止會是倫生以爲存乎賊攻東郭不克守開西門潛遁去賊乘之入采還救巷戰被執罵不休賊裂其口輔殘其體事聞詔贈光祿寺少卿

使采仗鉞而守封疆必能建安攘之績未

必至死事而稱忠臣，采未爲不幸，但如左
骹髀士，而見族於部長，直道之難容也，可
爲一嘆。

霍恩

霍恩知上蔡縣，正德中，賊趙鐔等率衆攻城，恩
募兵拒守，晝夜城破，被執，賊欲擇用，不從，賊乃
以刀插諸口脅之，恩叫罵愈勵，賊怒，遂裂其尻
四置縣門，妻劉氏聞之，即自縊不死，以簪椎入
心，乃死，得開贈光祿寺少卿，錄其子，仍敕有司
牧津，節義下卷八

主

建廟賜額愍節

晝夜拒戰，力屈而死，乃爲殉職，不然，卽死

亦何爲

王佐

王佐初授汝寧西平令，始至，卽招徠失業，撫輯
居民，汲汲不少暇，邑無廢事，會齊魯間盜起，肆
行劫掠，遠近騷動，佐曰：盜且至，不可無備，築城
浚池，大修戰守，且教民日習武，已而延及河洛，
聞西平有備，不敢犯，嘗公出，道遇郡賊，慷慨笑

之，搏賊曰：此令壯士，第取其馬而去，久之，盜勢
益猖獗，擁衆數萬，奄至城下，大呼令出子女金
帛，以免，不然，且屠邑，佐曰：若是，尚可以爲邑哉，
亦何面目爲令乎，乃誓士民，晝夜嚴兵固防，且
守，且戰，殺賊數十人，有酋領躍馬出，引弓一
發，斃之，賊不勝忿，攻益急，時官軍皆逗留，不敢
爲援，凡三日，力竭城陷，被執，半之旗首，使其爲
射佐，瞋目大罵，幾絕，復置之地，少蘇，則挺刀於
頸，押使就跪，佐罵曰：我天子命官，爾遭誅逆賊，
牧津，節義下卷八

主

恨不能斬汝，有死而已，膝不可屈，遂殺而裂之

事聞，朝廷加其節，贈光祿寺少卿

宇宙間自不乏奇男子，然此君經濟不在

死守一城，恨官軍逗留，不爲援耳

王禎

王禎任夔州府判，會賊石和尚流入夔，時王同
知已受牒捕賊，王怯而猾，託疾不出，禎大憤，面
數之曰：公職何事，忍委赤子虎口耶，王推讓之
禎，卽勒兵晝夜行，賊方破巫山，禎出，賊不意，殺

三十三人賊遁去無何復寇陵屬邑王託疾如故稍復慨然以兵往與賊夾水而戰顏陷入淖被執賊欲降之顏不屈罵賊以死顏馬逸歸長嘶于郡門若告急狀識者曰此王公馬也怪之後二十五日子廣得父屍方暑不腐面如生顏死所去郡殆三百里王謂良馬心欲得之而廣亦以貧故售于王顏償不當直夜且半王聞馬哀鳴命秣者加莖豆鳴如故王自起視馬突前嚙其項良久得脫復擣其胸仆之地翌日王嘔

牧津節義下

卷八

七

血數升死人以爲顏之忠魂托馬擊王云事聞贈顏諫議大夫錄其子

王別駕忠魂固雖死猶生但此丞人理俱絕犬豕當不食其餘非得此馬安能一快人心痛憤惜無人爲此馬立傳

劉源清

劉源清任進賢令政尚嚴肅百事整齊莫敢犯每言及寧王怒髮上指曰不擒此賊非夫也明年六月宸濠果反殺孫許二公僞檄傳至邑人

情洵洵謀竄匿源清閉閣下令曰賊去矣家僮欲避去卽手刃之以殉妻妾皆鎖置一室周積以薪俟事急舉火遣兵校妻伯等來取印及徵兵清俱斬之檄報傍縣互爲防守自是民志始定寧兵不敢東向者進賢首挫之功也清初聞變題衙壁曰節義不可失富貴不可圖綱常萬古在我庸非丈夫後因都御史王守仁吉安守伍文定起義源率兵進剿卒共底定

牧津節義下

卷八

八

新家僮鎖妻妾皆是鎮定人心一法

宋以方

宋以方爲瑞州守正德戊寅冬至有火墜瑞城東者三形如電光燭數里地爲之赤良久乃滅占者云地方當有兵火以方曰寧府其將不靖乎自是聚糧練兵修城固隘以防其變凡濠使至有所爲輒拒抑之以是積忤濠意濠甘心於以方久矣明年己卯六月方考績將之省父老遮曰公其以死行乎方曰封疆之臣死封疆吾雖死汝郡安矣至則濠果執付南昌獄十四日

嗣反孫許二公被害及出城械公前驅至其領兵方曰此身惟一死何至爲亂逆作前示拘四行至鄱陽湖守者少憊方望康郎山曰此我埋骨處遂罵賊投水死軍中無記其事者後都御史陳洪謨巡撫江西廉得其實具聞贈光祿卿立祠祀之賜額曰嘉忠

此公雖欲以一死守安郡然綢繆捍禦既有夙備在考績之行可止卽以一生守守郡更爲得策

牧津節義下

卷八

九

時植

時植少以志節自負爲梁山主簿際身惠民時蜀寇肆掠漢中東窺郿寨西薄重慶巡撫都御史林俊率兵討之檄植督餽餽會知縣闕且偵賊出沒隣境遣植還至則增陴浚隄廣儲儲募勇敢泣盟于堂上人皆用命及賊薄境植先伏銳卒于多喜山扼險要自營於蟠龍溪峭角以應是夜賊至乃大舉火縱兵斬獲數十級餘遁去處其復至乃於城周塹原臺石起戰樓於城

牧津節義下

卷八

三

勿戰殺數百賊蹂血被道陳冠繼繼衆合圍植知力不可支乃左挈子右揮戈以蔽西門失守遂被執置籠於地曰吾不忍汝生爲人奴死於人手欲刀之賊遽抱子奪刀號衣而灼其身植仰天嘆曰嗟乎植蒞官不九月而與賊拒者幾三旬外援不至民疲力殫矣汝獨不聞檻蘭廷瑞於京師孫郅本恕於襄陽乎方寇壯其言曰汝健男子若能事我妻子當更完聚共圖富貴植登目大數之寇知不可致命卒斫其肩賴

印左肘奪弗與因并斫其首以死方寇以子一老嫗復資金帛曰善育之無使主簿無後

此公禦寇之志雖堅而妻子之念尚重幸此寇無使主簿無後尚有良心

黃馴

黃馴爲温州守時倭大舉犯溫兵使者檄馴出逆之人或謂馴嬰城易堅耳母輕嘗大敵馴不可曰四郭外非吾民也耶而以委虜遠逆之兵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謂逆也當是時溫軍分

牧津

簡義下

卷人

主

而三馴所將獨中軍其二軍帥皆乳袴子一軍之疊石一軍之鐵場以爲馴後馴出督其衆且勝之曰今日而帥歸有所失若無負國有進死無退生衆辭而飲泣以勉也曰非不知敵堅黃公業身當之矣乃竟前薄於賊馴自持弓矢擬之勁弩巨礮雷發賊稍稍辟易僅能軍而賊已陰分其衆爲二一從上流掩疊石一從下流掩鐵場其帥皆棄軍以走賊合而尾中軍馴腹背受敵遂大潰馴力戰久之短兵相接顧麾下稍

稍盡有挽馴以遁馴拔劍斷其指曰去之此吾狗節地也賊盡擄赴之執馴坐榕樹下面脅之降馴叱曰世寧有降黃大夫哉賊復好謂汝歸予我千金即釋去馴投罵曰生黃大夫不一金直也且而曹庸狗旦暮磔裂死何以金爲賊怒裸寸斬之馴罵不絕口

後劍斷指激烈之氣死骨猶香若以千金而得生生乃遺臭矣

錢鏐

牧津

簡義下

卷人

主

錢鏐初授知江陰縣鏐性剛果遇事敢爲時倭夷亂浙東朝廷置督撫大臣鎮之鏐以浙直脣齒地彼有備賊必西向亟請繕城待之明年城成而賊果犯蘇松又明年賊掠江陰鏐遣兵逆之斜橋三戰却之賊不敢偏城退營于定山會歲侵江陰羣盜亦起鏐恐其翼賊稍招輯之誅其魁而解散其餘黨是年冬賊據柘林明年春賊自柘林入三丈浦騰陸疾趨青鳴鏐已賊艘三丈浦者爲參政任環所燬乃奪民艘南趨無

錫攻無錫城不克。又還趨江陰。錚禦之於石幢。矢盡。繼以瓦石。錚被創。曾闢賊遂遁。去。錚策賊意未滿。當復來。預營華墅。而陣賊果復來。官兵斬首九級。相距久之。死傷累相當。乃更合常熟賊三千人。析其半寇靖江。而餘航蔡涇入偏城。錚業領徵援。靖江得報。亟還江陰。賊已渡大橋。明日攻城。城守固賊移營蔡涇。距城九里。焚掠四野。烟燄蔽天。錚從城上望之。喟指誓曰。剪屠烈矣。奈何。與此賊俱生耶。乃騎而出。背城決死。

牧津節義下卷八

五

戰時狼兵與所募甲士僅千人。先是狼兵驕錚素折之。至是乘其薄賊。故望風潰走。錚自督其所從卒。兵起。錚墜馬。復躍而上。賊戰之下死焉。事聞。詔贈錚光祿少卿。蔭一子。立祠江上。歲以春秋祀。

錚之遇害。以狼兵潰走。夫用人之際而素折其氣。何以致人之効命。所以善將兵者。尤在平時撫循。

牧津卷之八終

牧津卷之九目

富機

李廣

范廉

馬援

文聘

袁紹

曹掾

賈逵

劉道規

蕭衍

蔡王智積

蕭承之

庾斌

王思政

張守珪

牧津富機

卷九

一

段秀實

二見

霍王元軌

曹瑋

二見

王武恭

文潞公彥博

韓魏公琦

陸說

張忠定公詠

二見

薛簡肅公奎

蘇軾

二見

向綜

孫沔

王忠穆公融

王益

劉珙

薛長孺

馮瓚

韓皓

杜 紘	王 洙
劉舜卿	趙尚寬
王 佐	張 環
魏 勝	董 槐
王舉元	黃 震
黃 炳	張 昇
劉 几	董搏霄
陶 魯	伍文定
張佳胤	尹 晁
留志淑	
周之屏	

牧津

卷九

卷九

卷九

卷九

牧津卷之九

當機

明山陰祁承燦輯

李廣

李廣守上郡。匈奴大入，廣從百騎，馳射匈奴射雕者三人，殺之。望匈奴有騎數千，陳山上，百騎大恐，欲還走。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走則匈奴追射我，立盡。我留，匈奴必以我爲大軍之誘，不敢擊，乃令諸騎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止，又令皆下馬解鞍。其騎曰：「虜多且近，卽有急奈何？」廣曰：「彼虜以我爲走，今解鞍以示不走，用堅其意。」胡騎各引去，不敢擊。

牧津

卷九

卷九

卷九

卷九

妙在未到匈奴陣二里止，且不至兩兵相迫。又妙在解鞍以堅其意，此雖是險着，然倉卒中，舍此亦更無別法。

廉范

廉范爲雲中太守，會匈奴大入塞，烽火日通，故事虜入過五千人，移書旁郡，吏欲傳檄求救，范不許，自率士卒拒之。虜衆盛而范兵不敵，會日

暮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焚火營中星列虜望火多謂漢兵救至大驚待旦將退范令軍中蓐食往赴之斬首數百級虜自相斃死者千餘人由此不敢復向雲中

善於用少明於擊歸循吏故饒邊才○一場勝算皆從日暮處相機制敵

馬援

馬援爲隴西太守旁縣嘗有報怨者吏民驚言羌反百姓奔入城郭狄道長詣門請閉城發兵

卷九

援方與客飲大笑曰燒虜何敢復犯我境狄道長歸守寺舍良佈急者可牀下伏後稍定郡中服之

既知其訛自當以一笑鎮之

文聘

文聘爲江夏太守孫權將數萬衆卒至時大雨城柵崩壞未及補治聘聞權至不知所施思惟莫若潛默可以疑之乃敕城中人使不得見自臥舍中不起權果疑之語其黨曰北方以此人

忠臣故委以此郡今我至而不動不有密謀必有外救遂不攻而去

臥舍中不起而敵且入舍中爲之奈何亦以文聘能料定仲謀耳

袁紹

袁紹領冀州牧三月上巳大會賓徒於薄落津聞魏郡兵反與黑山賊于毒等共覆鄴城殺郡守坐客家在鄴者皆憂怖失色或起而啼泣紹勸督引滿投壺言笑容貌自若不改常度

卷九

爾時不得不以此安衆

曹操

曹操爲東郡太守治東武陽操軍頓丘黑山賊于毒等攻東武陽操欲引兵西入山攻毒本屯諸將以爲當還自救操曰孫臏救趙而攻魏耿弇欲走西安攻臨菑使賊聞我西而還武陽自解不還我能敗其本屯虜不能拔武陽必矣遂行毒聞之棄武陽還

袁紹官渡之役遣淳于瓊督運烏巢曹操

自將擊之。張郃請別兵救瓊。郭圖曰：「不如攻其本營，勢必退。此爲不救而自解也。」郃曰：「曹公營固，攻之必不援。若瓊等見擒，吾屬盡爲虜矣。」紹但遣輕騎救瓊，而以重兵攻操營，不能下。操果破瓊等，紹軍潰。郭圖、
矯虛之計，與操畧同，而卒以潰敗，何也？操能攻毒之本也，而紹不能拔操之本營，故也。兵固有同形而異情者，必知己知彼，乃能制勝。苟不量彼已，而徒襲古人之迹，能

牧津當機

卷九

四

無敗乎。○兵法料寇，便能制寇于毒原，非操敵所以能操縱自如。

賈逵

賈逵爲滎池令，高幹反，張瓊將舉兵應之。逵不知其謀，往見瓊，聞變起，欲還，恐見執，乃爲瓊畫計，如與同謀者。瓊信之，時縣寄治蠡城，城塹不固，逵從瓊求兵修城，諸欲爲亂者皆不隱其謀，盡誅之，修城拒瓊。

開變出不意，幸性起見，遂設制人而不

制于人

劉道規

桓謙入寇，荊州刺史劉道規破斬之。初，謙至枝江，江陵士民皆與書言：「城中虛實，許爲內應。」至是，檢得之道規悉焚，不視，衆乃大安。

一焚可安衆心，時勢亦自合如此。

朱齡石

朱齡石爲益州刺史，與賊惠等伐蜀。劉裕與齡石密謀曰：「劉敬宣往年出黃虎，無功而還，賊謂

牧津當機

卷九

五

我今當從外水往，而料我當出其不意，猶從內水來也。必重兵守涪城，以備內道。若向黃虎，正墮其計。今以大衆自外水趨成都，疑兵出內水。此制敵之奇也。而慮此聲先馳，賊審虛實，別有面書封付齡石，署函邊曰：「至白帝，乃開。」至白帝，發書曰：「衆軍悉從外水，取成都。」賊意從中水取廣漢，使老弱乘高艦十餘從內水向黃虎。諸軍倍道兼行，譙縱果備內水。齡石至平模，斬其將侯輝，縱棄城走。

楊用修曰外水卽岷江自重慶上敘州嘉定是也內水卽涪江自重慶上合州遂寧潼綿是也中水卽沱江自瀘州上富順資簡金堂漢州是也○妙在濟師外水而陽言內水旣以齡石之師出其不意而又以老弱之遣示之不疑最得虛虛實實之妙安得不虜在目中

蕭衍

劉山陽爲巴西太守配精兵三千使過荊州就

牧津當機

卷九

六

行事蕭穎胄以襲襄陽梁武衍時爲雍州刺史知其謀乃遣參軍王天虎等詣江陵適與州府人書及山陽西上梁武謂諸將曰荊州本畏襄陽又加以唇亡齒寒自有傷弦之急寧不聞同耶我能使山陽至荊州便即授首諸君試觀何如及山陽至巴丘梁武復命天虎齎書與穎胄兄弟去後梁武謂張弘冊曰用兵之道攻心爲上攻城次之心戰爲上兵戰次之今日是也先遣天虎往州府人皆有書今改乘驛甚急止有

兩封與行事兄弟云天虎口具及問天虎而口無所說行事不暗相聞不容矯有所道天虎是行事心膂必謂行事與天虎共隱其事必人人生疑山陽惑於衆口迭相嫌貳則行事進無以自明必恐落吾謀內是持兩空函定一州矣山陽至江安聞之果疑不上穎胄大懼乃斬天虎送首山陽信之將數十人馳入穎胄伏甲斬之送首梁武以州歸之

巴州太守之兵原就穎胄而發利害既關

牧津當機

卷九

七

相依所瞻自當相信豈容以一空函便爲所惑穎胄當日不斬天虎直送山陽營梁武之計未必能行

蔡王智積

蔡王智積授弘農太守楊玄感作亂自東都引軍智積謂官屬曰玄感聞大軍將至欲西圖關中若旬日可擒耳玄感軍至城下智積登陴晉辱之玄感怒甚留攻之城門爲賊所燒智積乃更益火賊不得入數日宇文述援軍至合擊破

之。

城門益火。賊不得入。此法亦不可不知。

蕭承之

義熙中。魏乘勝攻濟南太守蕭承之。帥數百人拒之。魏衆大集。承之使僱兵開城門。衆諫曰。賊衆我寡。何輕敵之甚。承之曰。今日懸守窮城。事已危急。若復示弱。必爲所屠。惟當見強以待之耳。魏人疑有伏兵。遂引去。

姑以愚敵。非可常試。

張津當機

卷九

八

庾域

庾域爲華陽太守。後魏軍攻圍南鄭。時糧儲寡少。人情怕懼。州有空倉數十所。域手自封題。指示將士云。此中粟皆滿。足支二年。但努力堅守。衆心以安。

此黃葉之止兒啼。一時權法。

王思政

高歡使劉豐生追宇文泰。泰以王思政爲并州刺史。守恒農。思政入城。開門解衣而臥。慰勉將

士。示不足畏。後數日。豐生至。憚之。引還。思政乃修城郭。起樓櫓。營農田。積芻粟。由是恒農始有守禦之備。

思政不但見應卒之敏。更自饒綢繆之圖。

張守珪

唐開元中。吐蕃寇陷瓜州。毀其城而去。乃以張守珪爲刺史。領餘衆修築州城。板幹繞立。賊又猝至。城中人相顧失色。守珪曰。彼衆我寡。又剗夷之後。不可以矢石相持。須以權道制之。乃於

牧津當機

卷九

九

城上置酒作樂。以會將士。虜疑城中有備。不敢攻而退。守珪縱兵追擊。敗之。

剗夷之後。示以暇豫。不但應卒。亦見方畧。

如此邊吏。方稱長城。

段秀實

段秀實爲涇州刺史。別將王童之謀作亂。期以辛酉旦。聞警鼓而發。前夕有告者。秀實陽召掌漏者。怒其失節。戒曰。每籌盡當報。因延之數刻。遂四鼓而曙。童之不果發。告者又曰。夜焚棗積。

約救火則發秀實嚴申警備夜果火即下令曰敢救火者斬明日收捕其黨斬以徇

設非告者幾墮術中第寂然不動而一旦收捕其黨是有權術有殺手

霍王元軌

霍王元軌爲定州刺史時突厥入寇州人李嘉運與虜通謀事洩高宗令元軌窮其黨與元軌曰強寇在境人心不安若多所逮捕是驅之使叛也乃獨殺嘉運餘無所問因自劫達制上覽

牧澤商機

卷九

十

表大悅謂使者曰朕亦悔之向無王則失定州矣

不但強寇在境無以枝蔓傷人心卽治邊之法亦自當爾

曹瑋

曹瑋知渭州一日方召諸將飲有叛卒數十亡奔賊見瑋騎報至諸將相視失色公言笑如平時徐謂騎曰吾命也汝勿顯言西人聞之以爲襲已盡殺之卒遂不復叛

諸將相視失色而公言笑如平時則叛卒之命虜始益信

王武恭

王武恭公德用知定州是時契丹主在燕京朝廷發兵屯定州者幾六萬人皆寓居逆旅及民家聞塞城市未嘗有一人敢喧呼暴橫者將校相戒曰吾輩各當務斂士卒勿令擾我菩薩一且倉中給軍糧軍士以所給米黑喧譁紛擾監官懼逃匿有四卒以黑米見公曰汝從我當自

牧澤商機

卷九

十一

入倉視之乃往召專副問曰昨日我不令汝給二分黑米八分白米乎曰然然則汝何不先給白米後給黑米此輩見所得米腐黑以爲所給盡如是故喧譁對曰然某之罪也公叱從者杖專副二十又呼四卒謂曰黑米亦公家物不給與汝曹當棄之乎汝何敢乃爾喧譁四卒相顧曰向者不知有八分白米故耳某等死罪公又叱從者亦杖二十召指揮使罵曰衙門汝何不戰士使如此欲求汝配乎指揮使百拜流汗乃

舍之倉中肅然

如此處分自然人心帖服然其一言衆無不肅平日勿擾我菩薩乎信已非一日矣

文潞公

文潞公知成都大雪會客帳下卒有諍語共折井亭燒以禦寒軍將以聞公徐曰今夜誠寒亭敵矣正欲改造更有一亭可盡拆爲薪樂飲如常明日究問先拆亭者杖而流之

一時安衆徐乃正法潞公固自安閑然爾

韓魏公

時或拆及公庭亦如此不問否

韓魏公

韓魏公琦仁宗朝出知鄆州鄆素多盜法捕盜者以百日爲三限限滿不獲抵罪盜未得而以捕盜被刑者滋多琦令獲他盜者聽比折除過由是盜多獲而捕者免刑因著爲令後徙定州州久用戎將將兵兵驕一日放廩卒惡米陳並執等不請琦問馳至卒十人持米前譴訴琦坐定徐出懷中米一裏示之曰琦亦請此若曹何

謹乎立斬訴者十人一軍股栗

觀韓公二事寬猛兼施非識力素定者不能懷中裏米示爲樣榜可令此輩語塞然後立斬十人大有先後之着

陸詭

陸詭知延州時夏主諒祚寇大順城中流矢遁去從寇柔遠環慶經畧察抵又使副總管張玉以三千人夜出授管賊驚潰退屯金湯聲言益兵十萬騎圍大順會朝廷發歲賜銀幣詭曰朝廷積習姑息故虜敢狂悖不稍加挫折國威不立因留不與移牒宥州問故諒祚大沮遣使謝罪

只此一留勝十萬師所以當事貴識

張詠

張文忠詠知成都初至蜀兵火之餘人懷反側一日合大軍大閱詠始出衆擁馬呼萬歲者三詠徐下馬東北向叩頭亦呼萬歲者三復攬轡行衆氣沮遂不敢譁

當萬軍呼譟之時令垂崖不知出此衆議
未必遽止安知不如石敬瑭斬三十人以
止之而猶啓廢帝之疑耶或以詠事告韓
魏公公曰當此時琦亦不知所措要以當
機之發箭鋒針芥原難預定未可便以此
判二公膽識

薛簡肅公

薛簡肅公奎在成都一日置酒大東門外城中
有戍卒作亂既而就擒都監往白公公指揮只

牧津簡機

卷九

十四

於擒獲處斬却民間以爲神斷草獻時公與王
文康公同執政一日語蜀事文康曰臣在蜀時
有告戍卒反者執而斬之於營門遂無事公曰
臣在蜀時亦有告戍卒反者叱出之亦無事

簡肅之定亂妙在只於擒獲斬却不然轉

相攀引人心便爾岌岌○文康與簡肅之

一斬一叱全在平日制馭有方隔境神情
鎮定不在斬不斬分優劣也

蘇軾

蘇軾通判密郡有盜發而未獲安撫使遣三班
使臣領悍卒數十人入境捕之卒凶暴恣行以
禁物誣民強入其家爭鬪至殺人畏罪驚散民
訴於軾軾投其書不視曰必不至此悍卒聞之
頗用自安軾徐使人招出戮之

文忠之應機不難而卒能招出戮之以肅
法此乃爲難耳○妙在投書不視

向綜

向綜知沂州兵久情會初置官提舉教之急衆

牧津簡機

卷九

十五

不悅監兵夜排闥告變綜疑有他謀就寢自若
明日大閱申嚴號令賞其高強而罰其不逮者
卒亦無事

就寢自若號令申嚴動靜俱中窾

孫沔

孫沔知慶州三司所給特支物惡而估高軍士
有語優人因戲及之沔曰此朝廷特賜何敢妄
言動衆命斬之以徇將佐爭言此戲耳不足深
罪沔徐呼還杖脊配嶺南曰汝賴戲我前卽私

議動衆汝必死而告者起遷矣明日給符去

無敢諱者
妙在借優人作先着

王忠穆公

王忠穆公○諱○知益州○會○戌卒有夜焚營○督軍校
爲亂者○驢潛遣兵環其營○下令曰○不亂者斂手
出門○無所問○於是衆皆出○令軍校指亂卒得十
餘人戮之○及旦人皆不知也○其爲政大體○不爲
苛察○蜀人愛之○

牧津備機

卷九

主

王益

不亂者不問亂者固不容不問不戮十餘
人○亂未定也○脫巾之變○末有不釀成於姑
息者○妙在論衆皆出○則倡亂者可得而指
王益知韶州○州有屯兵五百人○代者久不至○欲
謀爲變○事覺○一郡皆駭○益不爲動○取其首五人
即日斷流之○或請以付獄不聽○旣而問其徒曰
若五人者○繫獄當夜劫之○衆乃服○

定變兵是一捷法○稍擬議則轉滋變矣

劉珙

劉珙知潭州○湖北茶盜數千人入境○珙曰○此非
必死之寇○緩之則散而求生○急之則聚而致死○
揭榜諭以自新○聲言兵且至○今屬州縣具數千
人食盜果散去○存者無幾○遣兵一戰○敗之○誅其
首惡○餘隸軍籍○

恩威並著者○惟在緩急二字○酌量得有成
算○

薛長孺

牧津備機

卷九

主

薛長孺爲漢州通判○戌卒閉管門○放火殺人○謀
殺知州兵馬監押○有來告者○知州監押皆不敢
出○長孺挺身叩管諭之曰○汝輩皆有父母妻子
何故作此事○然不與謀者各在一邊○於是不敢
動○惟本謀者八人突門而出○散於諸縣村野○捕
獲得之○是時非長孺則一城之人盡遭塗炭矣○
長孺簡肅公之姪○質厚人也○臨事敢決如此○
定置之法○惟在一語入人心○則羣情自戢○
○天下惟質厚人臨事自然敢決○若輕佻

者當境無不周章

馬賁

馬賁知梓州視事纔數日會僞蜀軍校上官進
嘯衆亡命夜攻州城賁曰賊乘夜奄至此烏合
之衆以筆挺相擊耳必無固志正可持重以鎮
之待旦自潰矣城中止有騎兵三百人分守諸
門賁坐城樓密令促其更籌未夜分擊五鼓賊
驚遁去因縱兵追之擒進斬于市招降千餘人
並釋其罪令復業州境遂安

牧津當機

卷九

六

只是賊情了了故可持重以應

韓皓

韓皓寬仁有度政和間宰唐之桐柏廣武堤決
勢逼都城患在朝夕朝廷檄郡縣拔刷稻草爲
壅禦計甚急時中夏舊草已盡新禾未實上下
危懼失措桐柏西城有朝廷椿草數十萬李彥
主其事輒動者流不以陰論官吏睥睨莫敢窺
皓呼耆老而告之曰今盛夏不相及雖嚴督若
賈理難得草而上危下迫如有此說懼悞吾曹

何以生爲西城所椿雖有大禁我願往取應急
得上寬主憂下瘼民病吾被重責無憾一境感
泣從命韓徑入西城倉取納獨先諸所水患賴
平李彥怒欲削竄之諸司知其心遷延旬日至
秋鄉民老弱皆晝夜刈生禾補納西城倉盡爲
新草上責遂緩皓解官歸其邑人立亭城北名
曰思韓

牧津當機

卷九

五

擅發庫以救荒易擅發椿以塞決難何者
以椿禁之甚屬典守之互異也卽此見實
心亦見經濟然妙在徑入西城倉若涉商
確於主者便自掣肘矣

杜紘

杜紘知鄆州獄繫囚三百人紘至旬日處決立
盡嘗有揭幟城隅著妖言其上期爲變州民皆
震俄而草場白晝火蓋所揭一事也民益恐或
請大索城中紘笑曰奸計正在是其因吾膠擾
而發奈何墮其術中彼無能爲也居無何獲盜
乃奸民爲妖遂誅之

處事固宜鎮定。然亦不可無察奸之識。惟能識倡亂之故。自然坐應有餘。

王洙

王洙知襄州。會斬卒叛。州郡洶洶。佐吏請罷教閱士。不聽。又請毋給庫兵。洙曰。此正使人不安也。命給庫兵。教閱如常。日。人無敢譁者。處反側第一着。惟在鎮定人心。

劉舜卿

劉舜卿知雄州。虜夜竊西關鎖去。吏密以聞。舜卿不問。密使易其門鎖。大之。後數日。虜謀送盜者。并以鎖至。意譏舜卿曰。無備。舜卿曰。吾西關未嘗亡鎖。命加于門。則大數寸。并盜還之。虜大慚沮。盜者亦得罪。

牧津

卷九

主

若虜智過舜卿。盜者亦未便獲罪。

趙尚寬

趙尚寬知河中府。神勇卒苦大校貪虐。刻匿名書告變。尚寬命焚之。曰。妄言耳。衆乃安已。而奏黜大校。分士卒紀營。

焚書黜校。分隸士卒。不可無此處分。

王佐

王佐以廷對第一。授簽書平江軍節度判官。淳熙中。知建康府。有妖人挾左道鼓衆。謀不軌。佐得其陰謀。一日。坐帳中。命捕爲首者至前。詰數語。責短狀。判斬之。而流其徒於嶺外。僚屬方候見於客次。無一人知者。見佐擲筆乃異之。而妖人已誅矣。佐方閱蹟。案治他事。延見賓僚。乃退。無少異於常日。

牧津

卷九

主

妖人責狀。卽斬省多少蔓延。

張璪

張璪知洪州。管校督役急。其徒三百人。將以夜殺之。求不獲。持市課請易校璪。召問論遣。明日。推治。詰者十人。不爲易校。

易之則無法。

魏勝

魏勝知海州。虜至環城爲營。數重。勝分布諸兵上城守。臥旗。仆鼓。肅然。若無人。賊疑數日不敢。

攻已植雲梯立砲座四面合圍質土填壕勝令
俟其近城然後鳴鼓張旗發矢石繼以火斗金
液虜竟不能近

遇敵故當以鎮定勝然其中自有虛虛實

實之妙

董槐

董槐提點湖北刑獄常德軍亂夜縱火而譟守
尉聞不出槐騎從數人於火所且問亂故亂者
曰將軍馬彥直奪我歲請吾屬責之償不爲亂

牧津當機

卷九

主

也槐生馬上召彥直斬馬前亂者還入伍中明
日乃捕首亂者七人戮諸市而贖彥直之家

斬彥直馬前而必捕戮首亂者乃可以懲
鼓譟之衆至贖彥直一着更自得體

王舉元

王舉元知明州鄞縣有治聲徙知潮州江水壞
堤盜乘間竊發一郡大恐舉元夜召里豪計議
明旦悉擒之然後治隄而水患亦息居久之擢
京東轉運使先是罪人流沙門島者衆守吏取

其財物往往陰殺之以病死聞舉元奏請舉官
監島而立賞罰禁專殺者自是多所全活

擒盜然後治隄得先後着

黃震

黃震通判遂州嘗給兩川軍士緡錢詔至西川
而東川獨不及軍士謀爲變震白主者曰朝廷
豈忘東川邪殆詔書稽留爾即開州帑給錢如
西川衆乃定

當機濟變才貴轉圓

牧津當機

卷九

主

黃炳

嘉熙間峒丁及一日五更報且至萬安宰黃炳
遣兵迎敵皆曰空腹奈何炳曰第速行飯即至
矣乃率吏輩携竹籬木桶沿市民問曰知縣買
飯時晨炊方熟厚酬其直質之以行於是士卒
皆飽餐一戰破寇

極易辨事然倉卒中不易籌此

張昇

張昇知汝寧府民有告寄東書於其家者喻三

年取閱有禁書一編且託里中大家姓名於上
刑亟呼吏焚其書曰妄言誣民且更赦矣勿論

既寄書而三年取閱其言已不足信處此
惟有一焚更赦二字尤足杜後言

劉几

劉几知保州方春大集賓客飲至夜分忽告有
卒謀爲變者几不問益令折花勸坐客盡戴益
酒行密令人分插有頃皆擒至几遂劇飲達旦
人皆服之號戴花劉使

牧津富機

卷九

舌

劇飲達旦必先有成畫定算在不然未便
可以度量自矯

董搏霄

董搏霄守於潛賊兵大至焚倚郭廬舍勢甚猖
獗搏霄按軍不動左右請出兵搏霄持之不爲
答徐遣人執白旗登山望賊約曰賊以我爲怯
必少懈霄伺其有間則麾所執旗又伏兵城外
皆授以火礮復約曰見白旗動礮即發已而旗
動礮發兵乃盡出斬首數千級遂復千秋關

全在按軍不動處示之以快非直欲使賊
不爲備正所以乘賊之弛得擊惰法

陶魯

陶魯爲新會令當夷洞與盜賊竊發不時欲爲
地方勦除深計擇子弟之材武者爲敢勇日訓
練射熟其爲人迨出師將擊東則聲西人莫能
測公署後爲池而亭其中居常不安橋板夜靜
乃呼敢勇之可與謀者三數人焉先渡一人與
之謀既反然後復渡一人又與之謀盡三數人

牧津富機

卷九

董

之謀而擇其可臨期制宜則出三數人之外雖
三數人亦不知也謀定則發兵兵皆莫知所如
往惟視旗所向或於文移封上硃書示之以故
常出賊不意戰則必勝

夫子固云好謀而成又曰人三爲衆謀盡
三數人儘可觸類而長所以沉幾遠慮之
人定爲虛中博採之事人知陶節菴才局
不可及不知其得之集思廣益者多
伍文定

宸濠退保樵舍時伍文定爲吉安守王文成公討逆乃遣滿總與濠對江而軍遇其徑渡時北風狂甚俄變南風有議欲火攻者文定不應衆力贊之文定曰省城空虛若一失利大衆且散誰執其咎衆爭議夜猶不決文定潛爲火攻具一舟皆備募舟四十艘實藥灌油連總軍自下流潛渡繞出濠舟後而伏更以他軍營其故地黎明發舟乘風舉火頃刻連濠營濠舟膠于沙船艘連絡倉卒不得發舟遂多竹葉火及艤然焚溺死者不可勝算

卷九

主

張佳胤

事以密成火攻固非可言堂滿堂新也張佳胤令滑時有巨盜任敬高章縣滑幣金一萬有奇與其黨王保等潛至滑城外而敬章二賊入城稱錦衣使授刺謁公門者觀之觀手提門者直入堂階北向立胤心怪之判案如故敬屬聲曰此何時大尹猶然僞見使臣乎胤稍動客避席與揖敬曰身奉旨不得揖胤謂是必逮

我矣乃命左右設香案請旨謝就繫敬附耳曰非逮公也旨欲屬公沒耿主事家耳其時有滑人耿隨朝任戶曹管草場被火詔繫都官獄胤聞之益信遂延二賊入後堂敬拉胤左手章擁胤背同入室坐坑上敬掀髯笑曰公不知我耶我霸上來借公帑中萬金遂與章出七首交置胤頸曰事成則生否則有如此七首胤不爲動從容語曰爾所圖非報仇也吾即愚奈何以財故輕吾生即不七首吾書生屏夫能搏爾耶且

卷九

主

爾既稱錦衣使奈何自露本相如是邑中必有窺之者非爾之利也賊以爲然遂袖七首胤曰滑小邑安得萬金敬即出劉記錄直指所報諸州縣帑金數以視公而滑果萬金公覽而驚異之不復辯但請勿多以累吾官反覆開諭久之曰吾黨五人當予五千金胤謝曰幸甚但爾兩人奈何囊中可裝五千耶抑何策出此官舍耶賊曰公慮良是當爲我具大車一乘載金其上仍械公如詔逮故事勿令一人從從即先刺公

俟車行及夜深時，吾黨從沙中躍馬去，然後釋公歸。胤曰：吾即取諸帑中易耳，但逮我而盡行，邑人必困爾，爾必刺我，亦何利焉？不若夜行便。二賊相顧稱善。胤又曰：帑金皆各司積聚，易以物色，亦非爾利計。邑中多富民，不若如數貸之，爾可安枕。且於庫藏無失，不累吾官。爾之德也。二賊益善。公計胤屬章，傳命吏劉相來，相有心計人也。相至，胤謬語曰：吾不幸遭意外事，若逮去，死無日矣。今錦衣公有大氣力，不欲逮吾牧津當機。

大卷九

去，心甚德之。吾欲具五千金爲壽，相吐舌曰：安得辦此？胤驕相足曰：每見此邑人富而好義，吾令汝爲貸，遂取紙筆書某也。上若干，某也。中若干，共九人，符五千金數是。九人者，善捕力士也。胤又語相曰：天使在，九人者宜盛服謁見，勿以貸故作。妻人狀胤蓋不欲露其力士本相也，相乃大悟出。胤取酒食與之酬酢，而先飲食以示不疑。且戒二賊勿多飲，以示懇款。二賊喜甚，酒畢，囊所屬九人者各解衣如富家子，以紙裏鐵

器手捧之，陸續門外。謬云：貸金已至，但貧不能符數，作哀免狀。二賊聞金至，且見其人果豪狀，則又大喜，謂公不我詒也。公謬爲予金狀，呼天平几案至。胤又呼曰：此几小，置金幾何？庫中素有長几，胡不取來？長几至，橫之後堂。其時敬居客位，胤與二賊主位，而長几界于其間。胤幸與敬稍隔矣。奈章固擁公背，不旋踵侍胤所。胤稍遠之，則起持法馬，謂章曰：汝官長方與吾輩爲禮，何暇視法馬？則法馬者，爾之事也。章乃稍就牧津當機。

大卷九

凡視法馬而九人者，捧其所囊鐵器，競前故爲發金狀。胤精脫身，繼章數武，則大呼九人者擒賊。胤從前堂出，敬起撲追胤不及，拔刀刎於樹下。章亦將刎爲捕人持之，得不死，拷訊出王保等三賊主名，亟捕之，已亡。命入京矣。爲上狀，令提帥陸炳擒捕之，盡付諸理，與章等俱論死。縣于市。

當刺刃於頭，而神閑氣定，談語揖讓從容。指目語之外，另構空中善畫，而囑厥嗣姪。

如玩小兒，經濟權畧，真獨步一時。若定兩浙兵民之變，何足盡公一班也。

尹耕

嘉靖中，大同叛卒亂，時尹昉爲藁城令，謁尚書張子麟，因言下城策。曰：「朝廷果欲大懲之，乘其未備，募人入城，縱火爲善。」又曰：「聞渾河水去城近，可灌也。」及進兵，穴地道，決水注之，城不爲禦。後兵退數日，水涸，城乃墮。後昉謁故總督劉源清，語及灌城俟涸事，始知宋太祖灌太原，契丹牧津當機

卷九

三

使臣有議其不知俟涸之說以令驗之，始知其說有據。劉曰：「彼時實思不至此。」

大同之變，首亂當誅者，不過數十人耳，乃欲橫屠一城，并宗藩而魚鼈之，何哉？不益以堅脅從之心乎？故水攻火攻，皆非大同所宜，獨灌城俟涸可爲末事一證。

留志淑

留志淑，年十六，游蔡虛齋之門，一見稱其遠器。升角領鄉薦，成進士，歷官知杭州府，時省城鎮

守，繼船中官相繼漁獵數千爪牙旁午，入郡如虎狼，淑一切裁正，或寘之法，鎮守恚欲乘相見，倨挂淑簡，執不爲屈。中官畢真逆濠黨也，至自江西，聲勢翕赫，擁從牙士五百餘人，肆行殘賊，人人自危。淑密得其不可測之狀，白臺察監司陰制之，未幾，真果携市人一夕火其居，延燒二千餘家。淑恐其因衆以爲亂，閉門不出，止傳報諸衙門人毋救火。餘數日，果與濠通變，真將發應濠，臺察監司召淑定計，先提民兵伏真門外。牧津當機

卷九

三

監司以常禮見出，淑入，真怒曰：「知府以我反乎？」應曰：「府中役從太多，是以公心跡不白。」因令左右出報監司，既入，卽自堂上執真手，與語當自白之。狀衆共語，遣所不藉之人，以釋衆疑。真倉卒不得已，呼其衆出，則民兵盡執而置之獄。俄與真入視府中，見所藏諸兵器，詰曰：「此將何爲也？」真不能荅，乃羈留之。踰月上，得奏狀，繫真入京，伏誅。其有磨畧知應，動合機宜，類如此。時濠變方起，人情詢詢以爲必取水道及南京武

廟親率師討之。憲臣以徽爲襟喉地，行在供億。胥此焉辦，乃便宜表。淑知徽州，報至，卽出篆簿，帑藏餘八千金。人始知真清白吏也。至徽，止預撥接駕丁夫，餘悉如故。公私晏然。去杭踰年，人思淑，自當道復之。臺察以聞，竟從杭請。

蔡奸難，蔡奸于摧山倒海之勢，則尤難。就手與語之際，稍一失機，會城不知成何世界。此君識力俱到，絕勝十萬甲兵。

周漢

牧津當黃

卷九

三

周漢知鳳翔，賀宗哲引兵攻城，煥與指揮金興旺嬰城固守。敵以荆爲龜，每邑五人負之，運絡至城西北，攻鳳凰嘴。城上投藥焚之，敵輒以鐵鉤攫藥而去。復墜石壓之，而敵攻不已。與旺與煥謀曰：彼謂我援兵不至，必不能出戰。若出其不意，出師擣之，可折其衝。於是分兵出西北二門奮擊之，復自城上縋兵下搏戰，敵稍却有。頃，卷營而去。衆欲追之，百戶王輅曰：彼未敗而退，必伏兵誘我也。遂斂衆，遣騎往覘之。至五里

坡，伏果發。

非一戰以搆其不意，終不能守。

周之屏

周之屏投深水，令歷轉吉安知府。吉安故有流賊之警，假浙兵爲禦，兵素暴，與郡人士睚眦。露刃入府譴聲如雷，欲掠帑貲。劫官府爲質，聞報嚴鼓升座，語兵曰：汝輩將有所訴也，將爲亂也。訴則守能爲汝白之，若爲亂則守不懼死，但恐汝曹造罪深重，不得見汝父母妻子。衆語未絕。

牧津當黃

卷九

三

皆釋戈，額首而拜。士大夫莫不謂臨事忠決。有安一郡之功，在南粵時，江陵欲行丈量，有司以徭隸田不可問，比人觀，藩臬郡邑合言於朝。江陵厲聲曰：只管大恠其意，擢而出，衆尚囁嚅。江陵笑曰：去者解事人也。衆出以問云何，曰：相君方欲一法度以齊天下，肯明言有田不可丈耶？申縮當在吾輩，衆方豁然。

大能解事人，故遇事輒了。

牧津卷之九

牧津卷之十目

惠愛上

子產

朱邑

第五倫

侯霸

韓詔

廉范

二見

任昉

祖逖

劉琨

王濬

范晔

蕭勵

伏軾

蕭秀

牧津惠愛上卷十

公孫景茂

韓軌

柳崇雅

裴佗

柳宗元

李惠登

賈敦頤

崔戎

狄仁傑

何易于

李君夷

錢儼

張詠

三見

牧津卷之十

惠愛上

明山陰祁承燦輯

子產

子產爲鄭相。一年。堅子不戲狎。斑白不提挈。值子不犁畔。二年。市不豫賈。三年。門不夜關。道不拾遺。四年。田器不歸。五年。士無尺藉。喪期不令而治。治鄭二十六年而死。丁壯號哭。老人兒啼。曰。子產去我死乎。民將安歸。

牧津惠愛上卷十

成善治可以速教求哉

朱邑

朱邑字仲卿。少爲舒桐鄉耆夫。廉平不苛。以愛利爲行。後遷北海太守。以治行第一。入爲大司農。貢薦賢士大夫。多得其助者。身爲列卿。居處儉節。祿賜以共九族。鄉黨家無餘財。神爵元年。卒。天子憫惜。下詔稱揚曰。大司農邑廉潔守節。退食自公。亡疆外之交。束修之饋。可謂淑人君子。遭離火災。脫甚憫之。其賜邑子黃金百斤。以

率其祭祀。初邑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故爲桐鄉。吏其民愛我。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及死。其子葬之桐鄉西廓外。民果爲邑起塚立祠。歲時祭焉。

大凡良吏所至。輒能感人而起家之地。更自有全副精神在。故仲卿之言爾爾然一。嗇夫便能入人。若此惠政所及。何必尊官哉。○人知桐鄉之思朱邑。而不知朱邑之不忘桐鄉。彌切。

牧津

惠愛上

卷十

二

第五倫

第五倫少介然有義行。王莽末盜賊起。宗族間里爭往附之。倫乃依險固築營壁。有賊輒奮厲其衆。引疆持滿以拒之。銅馬赤眉之屬。前後數十輩。皆不能下。倫始以營長詣郡尹。鮮于褒。褒見而異之。署爲吏。後褒坐事。左轉高唐令。臨去。握倫臂訣曰。恨相知晚。倫後爲鄉嗇夫。平徭賦。理怨結。得人歡心。數年。鮮于褒薦之於京兆尹。閭與興即召倫爲主簿。時長安鑄錢多姦巧。乃

署倫爲督鑄錢。嶽領長安市。倫平銓衡。正斗斛。市無阿枉。百姓悅服。每讀詔書常歎息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等輩笑之曰。爾說將尚不下。安能動萬乘乎。倫曰。未遇知己。道不同故耳。二十九年。從王朝京師。隨官屬得會見帝。問以政事。倫因此酬對。政道帝大悅。明日復特召入。與語至夕。倫出有詔。以爲扶夷長。未到官。追拜會稽太守。雖爲二千石。躬自斬芻養馬。妻執炊爨。受俸裁留一月糧。餘皆賤買與民之貧羸者。會稽俗多淫祀。好卜筮。民常以牛祭神。百姓財產。以之困匱。其自食牛肉而不以存祠者。發病且死。先爲牛鳴。前後郡將莫敢禁。倫到官。移書屬縣。曉告百姓。其巫祝有依託鬼神。詐怖愚民。皆案論之。有妄屠牛者。吏輒行罰。民初頗恐懼。以呪咀妄言。倫案之愈急。後遂斷絕。百姓以安。未平五年。坐法徵。老小攀車叩馬。號呼相隨。日裁行數里。不得前。倫乃僞止亭舍。陰乘船去。衆知復追之。及詣廷尉。吏民上書。守闕者千餘人。

牧津

惠愛上

卷十

三

伯魚特介然有行義之士然自小吏而至郡守無不令人感悅攀慕不能已荀卿有言律已則以繩接人則以樵倫之所以得人心者實在于此

疾霸

疾霸爲淮南尹政理有能名更始遣使徵霸百姓老弱相攜號泣遮使者車或當道而臥皆曰願乞疾君復留基年民至乃戒乳婦勿得舉子疾君當去必不能全使者慮霸就徵臨淮必亂

牧津惠愛上卷十

四

不敢受璽書具以狀聞

去留如此令人着念方見以邑爲家○民恐霸去至戒乳婦勿得舉于此之謂真父母

韓韶

韓韶爲廩長賊聞其賢相戒不入餘縣多被寇盜廢耕桑流入縣界求索衣糧者甚衆韶憐其饑困乃開倉賑之所糜贍萬餘戶主者爭謂不可韶曰長治溝壑之人而以此伏罪含笑入地

矣太守素知韶名德竟無所坐

韓韶固是一片活人心然流民入境自不得無此安頓法不然爲地方意外之擾者更不淺

廉范

廉范遷爲蜀郡太守其俗尚文辨好相持短長范每厲以淳厚不受偷薄之說成都民物殷盛邑宇逼側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災范乃毀削前令但嚴使儲水而已百姓爲便乃歌之曰廉

牧津惠愛上卷十

五

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昔無襦今五袴

一事便民遂有無窮利澤通變之義爲治者不可不審

任昉

任昉孝友純至每侍親疾衣不解帶言與淚并武帝踐祚歷給事黃門侍郎吏部郎出爲義興太守歲荒民散以私俸米豆爲粥活三千餘人時產子者不舉昉嚴其制罪同殺人孕者供其資費濟者千室在郡所得公田奉秩八百餘石

訪五分督一、餘者悉原。兒妾食麥而已。及被代登舟止有綈七匹、米五石。至都無衣。鎮軍將軍沈約遣裙衫迎之。重除吏部郎。後出爲新安太守。在郡不事邊幅。卒然曳杖徒行。邑郭人通辭訟者就路決焉。爲政清省。吏人便之。卒於官。唯有桃花米二十石。無以爲斂。遺言不許以新安一物還都。雜木爲棺。浣衣爲斂。閭境痛惜。百姓共立祠堂於城南。歲時祀之。武帝聞問哭之甚慟。追贈太常。謚曰敬。

懷津惠愛上

卷十

六

孕供資費。訟就路決一段。真懇坦率之致。尚可想見其人。彥升真古之遺愛乎。循良第一流。舍公其誰與歸。○彥升清亦絕世。然其惠一郡也。更甚於潔一身。余故畧其廉而錄其惠。

祖逖

祖逖爲豫章刺史。躬自儉約。督課農桑。克已務施。不畜資產。又收葬枯骨。爲之祭饌。百姓咸悅。嘗置酒大會。耆老中坐流涕曰。吾等老矣。更得

父母。老將何恨。乃歌曰。幸哉遺黎。免俘虜。三辰既朗。遇茲父老。酒忘勞。甘瓠脯。何以詠恩歌。且舞。

躬自儉約。督課農桑。刺史非有它奇政也。乃百姓咸悅。耆老流涕。真實愛民。其入人深也若此。

劉琨

東廡公騰。自晉陽鎮鄴。并土饑荒。百姓隨騰南下。餘戶不滿二萬。寇賊縱橫。道路斷塞。時郡守

懷津惠愛上

卷十

七

劉琨募得千餘人。轉鬪至晉陽。府寺焚毀。僵尸蔽地。其有存者。饑羸無復人色。荆棘塞林。豺狼滿路。現剪除荆棘。收葬枯骸。造府朝廷。市獄。寇賊互來掩襲。恒以城門爲戰場。百姓附循以耕屬。轉而耨。現撫循勞來。甚得物情。

當百姓附循以耕屬。轉而耨。此際撫循乃

真費手。

王濟

王濟守巴郡。郡邊吳。兵士苦役。生男多不養。濟

乃嚴其例條寬其徭課產男者皆與休復全活數千人

若役至不舉丁男郡守那得不爲悉心全活

范晔

范晔爲五官掾歷河內郡丞太守裴楷雅知之薦補上谷太守遭喪不之官後爲司徒左長史轉馮翊太守甚有政能善於綏撫百姓愛悅之徵拜涼州刺史轉雍州於時西土荒毀氏羌蹈牧津惠愛上卷十入

惟能於荒毀之地加惠小民乃見善于撫

綏

蕭勵

蕭勵除淮南太守以善政稱遷宣城內史郡多猛獸爲患及勵在任獸爲息又遷豫章內史道不拾遺男女異路徙廣州刺史去郡之日吏人泣悲數百里中舟乘填塞各齎糧食以送勵勵

人爲納受隨以錢帛與之至新淦縣所山村有一老姥以榮槩鱸魚自送舟側奉上之童兒數十人入水扳舟或歌或泣廣州邊海舊饒外國船至多爲刺史所侵每年船至不過三數及勵至纖毫不犯歲十餘至偃人不賔多爲海暴勵征討所獲生口寶物軍資之外悉送還臺前後刺史皆營私蓄方物之貢少登天府自勵在州歲中數獻軍國所須相繼不絕武帝數曰朝廷便是更有廣州勵性率儉而器度寬裕左右嘗

牧津惠愛上卷十

九

將羹至胸前翻之顏色不異徐呼更衣聚書至三萬卷披玩不倦

文約以帝室之胄所至輒能惠德入人至於老嫗兒童攀戀之狀令千百世後猶可想見要其根抵作用惟是率儉中更能寬裕所以邇不可及

伏軾

伏軾爲新安太守清恪自持時賦稅不登者輒以太守田米助之郡多麻芋家人至無以爲繩

一郡之賦稅不貲太守之田米有限助之而不適不無偏枯將爲之奈何其意可嘉故取其惠

蕭秀

蕭秀轉荊州刺史立學校招隱逸辟處士河東韓懷明南平韓望南郡庾承先河東郭麻等是歲魏縣狐城人反殺豫州刺史司馬懷悅司州刺史馬仙理求援衆咸謂宜待立報秀曰彼待我爲援援之宜速待敕非應急也卽遣兵赴之

卷十

十

及沮水暴漲頗敗民田秀以穀二萬斛贖之使長吏蕭琛簡州中貧老單丁吏一日散遣百餘人百姓大悅武寧太守爲弟所殺乃僞云寧反秀照其姦惡望風首欵咸謂之神十二年爲郢州刺史郢州地居衝要賦斂殷煩人力不堪至以婦人供作秀務在約已省去游費百姓安境境內宴然夏日常戰地多暴露骸骨秀於黃鶴樓下祭而埋之一夜夢數百人拜謝而去每冬月常作禱禱以賜凍者

事事惠心

公孫景茂

公孫景茂少好學博涉經史在觀察孝廉歷高唐令大理正俱有能名齊滅周武帝聞而召見與語器之屢遷息州刺史法令清靜德化大行屬平陳之役征人在路病者景茂減俸爲餽粥湯藥多方賑濟賴全活者千數上聞嘉之詔宣示天下十五年上幸洛陽景茂謁見時七十七上命升殿坐問其年哀其老嗟歎久之景茂

卷十

十

再拜曰呂望八十而遇文王臣踰七十而逢陛下上甚悅下詔褒美明年以疾徵吏人號泣於道及疾愈復乞骸骨不許轉道州刺史悉以秩俸買牛雞猪散惠孤弱不自存者好單騎巡人家至戶人閭視百姓產業有修理者於都會時乃褒揚稱述如有過惡隨卽訓導而不彰也由是人行義讓有無均通男子相助耕耘婦女相從紡績大村或數百戶皆如一家之務前後歷職皆有德政論者稱爲良牧

一腔濟人澤物之意令人千載之下如見
使一村如一家則萬民如一身矣振古循
良之範

韓軌

韓軌授秦州刺史甚得邊和神武巡秦州欲以
軌還仍賜城中戶絹兩疋州人田昭等七千戶
皆辭不受唯乞爾軌神武許之
能使民不願受賜而願得刺史者可以長
民矣

牧津惠愛止

卷十

士

柳崇雅

柳崇雅有器量遷河中太守郡人張明失馬疑
執十人崇見之不問賊事人借以溫色但問其
親老存否農桑多少而微察其辭色已得其真
賊二人餘皆放還郡中畏服境內帖然

如此和藹近人人自獻誠盜安能自匿

裴佗

裴佗爲趙郡太守爲政有方威惠甚著猜吏姦
民莫不改肅所得俸祿分恤貧窮轉荊州刺史

時蠻苗田敬宗等部落萬餘恃衆阻險不貢王
命屢討未降佗至示禍福敬宗等聞佗宿德相
率歸附於是閭境清宴寇盜寢息邊民懷之襁
負而至者千餘家佗性剛直不好俗人游其投
分者必當時名勝

遠懷近悅乃出於剛直之人

柳宗元

柳宗元爲柳州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特贖如
子本相伴則沒爲奴婢子厚爲設方計悉令贖
牧津惠愛止卷十士
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傭尾相當則歸其
人
質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千
而化

此夷俗也子厚著酬傭歸質之令亦因俗

而化

李惠登

李惠登因叛將李希烈以兵二千使屯隋州惠
登挈州以歸卽拜刺史州數被亂野如蕘人無
處業惠登雖朴素無學術而視人所謂利者行

之所謂害去之率心所安暗與古合政令清靜
居二十年田畝闢戶口日增人歌舞之於是節
度使于頔狀其跡詔加御史大夫升階爲上州
視人之利害一以便民爲政此所謂民之
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吾必謂之學矣

賈敦頤

賈敦頤貞觀時數歷州刺史性質廉潔入朝常
盡宝行車一乘敝甚羸馬繩羈道上不知其刺
史也久之爲洛州司馬以公累下獄太宗責之
牧津唐書卷十

西

有司執不貫帝曰人孰無過吾去太甚者若悉
繩以法雖子不得於父況臣得事其君乎遂獲
原徙羸州刺史州瀕渚沱施二水歲溢溢壞室
廬寢加數百里敦頤爲立堰庸水不能暴百姓
利之時弟敦實爲饒陽令政清靜吏民加美舊
制大功之嫌不連官朝廷以其兄弟治行俱高
故不徙以示寵未幾中遷洛州洛多豪右占田
類輸制敦頤舉沒者三千餘頃以賦貧民發姦
摘伏下無能欺卒於官咸享初敦實爲洛州長

史亦寬惠人心懷向洛陽令楊德幹矜酷烈杖
殺人以立威敦實喻正曰政在養人傷生過多
雖能不足貴也德幹爲衰減始洛人爲敦頤刻
碑大市旁及敦實入爲太子右庶子人復爲立
碑其側故號棠棣碑

棠棣碑遂遺芳千古○政令清靜殊不易
言必其大綱舉而身自張乃可與言清靜
之理政在養人其民牧之菽粟乎

崔戎

崔戎

卷十

主

崔戎累諫議大夫雲南蠻亂成都詔戎持節劍
南爲宣撫使秦罷稅外蠶羊錢當賦者率三之
其一以準繕布優其佑以與民緩招流亡凡廢
若置公私莫不便之還拜給事中出爲華州刺
史史以故事置錢萬緡爲刺史私用戎不取及
去召吏曰藉所置錢享軍吾重矯激以夸後人
也徙兗海沂密觀察使民擁爾於道不得行乃
休傳舍民至抱持取其轡時詔使尚在民泣請
使請白天子何戎還使許諾戎志責其下衆曰

晉公而天子怒不過斬吾二。三老人則公不去矣。戎夜單騎亡去。民追不及。乃止。至兗州。鉅賊姦吏十餘輩。民大喜。

民至抱持取其韉戎之得民真也。而後世輒循此爲格套。豈此規自戎始乎。讀此不能不一笑。○晉公而天子怒。不過斬吾二。三老人。此語酸楚。至今尚不忍聞。

狄仁傑

狄仁傑爲寧州刺史。風化大行。時郭翰爲御史。牧津。意愛止。卷十。去。

巡察隴右。所經州縣。多爲按勘。翰親入境。耆老薦揚之狀已盈於路。翰就館。以州所供紙筆置於案。召府寮曰。入境其政可知。願成狄君之美。無爲久留。徒煩擾耳。卽命駕而去。

刺史與御史可謂兩賢各得其體。

何易于

何易于爲益昌令。縣距州四十里。刺史崔朴常乘春與賓屬汎舟益昌。旁索民挽綽。易于身引舟。朴驚問狀。易于曰。方春百姓耕且蠶。惟令不

事。可任其勞。朴媿疾驅去。鹽官權取茶利。詔下所在毋敢隱。易于視詔書曰。益昌人不征茶。且不可活。矧厚賦毒之乎。命吏聞詔。吏曰。天子詔何敢拒。吏坐死。公得免竄邪。易于曰。吾不敢愛一身。移暴于民。亦不使罪爾曹。卽自焚之。觀察使素賢之。不劾也。民有死喪不能具葬者。以俸救吏爲辦。召高年坐以問政得失。民有聞者。易于叮嚀曉譬。畧割枉直。薄懲遣之。不以付吏獄。三年無四督賦役。不忍迫下戶。或以俸代輸。饋

牧津。意愛止。卷十。主。

給往來傳符外。一無所進。故無異稱。以中上考遷羅江令。刺史裴休嘗至其邑。導從不過三人。廉約蓋天性云。

易于愛民如子。身引刺史舟。卽有玩世心。猶可以規當道之失。至欲焚天子詔。失臣體矣。卽欲爲民請命。曉人亦不當如是。

李君夷

李君夷爲醴泉令。爲政甚得人。和適上校獵城西。漸入渭水。見父老一二十人。於村佛祠設齋。

上問之。父老曰：臣醴泉縣百姓。本縣令李君夷。有異政。考秩已滿。百姓借爵詣府乞未替。養此祈佛力也。上默然。還官後。於御宸上大書君夷名。中書兩擬醴泉令。上皆抹去之。踰歲以懷州刺史闕。請用人。御筆曰：醴泉縣令李君夷可懷州刺史。中外莫測。君夷寧謝宸旨。獎勵始聞其事。

為令使一境。父老以去。雷為祈禱。近于古之遺愛。其人固不易得。然使人主適逢其

會。至勤主眷其遭際。尤不易得。

錢儼

錢儼。吳越王之子。初為威武軍節度使。移温州刺史。洞曉政術。吏不敢欺。政尚寬惠。民悅慕之。後移蘇州。民有携家從之者。號隨使戶。隨使戶大勝遺愛祠。

張忠定公

張忠定公諫。令崇陽民以茶為業。諫曰：茶利厚。官將取之。不若早自異也。命去茶而值桑民以

為苦。其後種茶地縣皆失業。而崇陽之桑皆已成。為絹。而北者歲百萬疋。民富至今。忠定所至為民造福。自多深遠之見。

依津應上卷十

依津卷之十

牧津卷之十一目

惠愛下

韓琦二見

呂夷簡

范忠正公

趙尚寬二見

劉絢

尹思貞

吳芾

馬人望

沈文通

許元

楊泰之

呂公綽

楊文仲

韓綜

牧津

惠愛下

卷十一

張洽

虞彬

郭南

鄭戢

孫德潤

吳居厚

周湛

唐夔

白景亮

卜天璋

趙全

段直

周舟

戴驥

葉砥

王源

胡儼

朱文

劉彬

劉諒

祁司員

丁積

徐咸

陶承學

李圭

顧璘

潘珏

牧津

惠愛下

卷十一

二

牧津卷之十一

惠愛下

明山陰祁永燦傳

韓觀公

韓觀公知并州河東俗雜羌夷用火葬公爲買田封表刻石著令使得葬於其中人遂以焚屍爲恥

今義塚遍天下而火葬之俗終不能盡革爲之奈何

呂夷簡

牧津惠愛下

卷十一

一

呂夷簡通判通津二州往河北按行水災還奏田器有算非所以重本請除之因詔天下農器皆免算爲提點兩浙刑獄公事大中祥符初大建宮觀京師南方伐材木有司責期會至有死者則以爲亡命捕繫其妻子乃上疏請緩其程役又方冬水涸民苦於挽運宜須河流通易以兵卒送之他日真宗謂曰觀卿所奏知有愛民愛國之心

呂文靖一片愛民愛國之心惟真且切自

足上動主知他日相業已基於此

范忠正公

范忠正公知太原府河東土狹民衆惜地不葬其先公遣屬僚收無主殮骨別男女異穴以葬又檄一路諸郡皆倣此不可以萬數計刻石以記歲月

掩骼收骸亦是政體中一事終不如隨地設漏澤園爲民便也

趙尚寬

牧津惠愛下

卷十一

二

趙尚寬知平陽縣鄰邑有大囚數十破一夜遁殺居民將犯境內尚寬趙尉出捕曰盜謂我不能來方怠情易取也宜亟往毋使得散漫且爲害尉既出又遣檄巡兵躡其後悉獲之知忠州俗富盡殺人尚寬揭方書市中教人服藥募索爲臺者窮治寘於理大化其俗轉運使持鹽數十萬斤課民易白金期會促尚寬發官帑所儲副其須徐與民爲市不擾而集嘉祐中以考課第一知唐州唐素沃壤經五代亂田不耕土曠

民積賦不足以充役，議者欲廢爲邑。尚定曰：土曠可益，墾辟民稀，可益招徠。何廢郡之有？乃按視圖記，得漢召信臣陂渠故迹，益發卒復疏三陂一渠，溉田萬餘頃。又教民自爲支渠數十，轉相浸灌，而四方之民來者雲布。尚寬復請以荒田計口授之，及貸民官錢買耕牛，比三年，榛莽復爲膏腴，增戶積萬餘。尚寬勤於農政，有異等之效。三司使包拯與部使者交上其事，仁宗聞而嘉之，下詔褒焉。

象津

惠愛下

卷十一

三

大凡利民之事，與愛民之念，必須調度有方，而規制周密，地方始有實益。只如運使易鹽一節，尚寬以官帑副其需，而徐與民爲市，上下兩利，天下無難事，特惠無實心人耳。

劉絢

劉絢以祖蔭爲壽安主簿，移長子令督公。遭如期而集，遂去。不答一人，歲大荒旱，府邊吏視傷，所調稅財二三，絢力爭不得，還其後，請易之，富

弼數曰：劉絢古循令。

爭獨稅爲民請，命易遂去，不答一人難，不答一人者，而公遽乃如期而集，此大難。

尹思貞

尹思貞爲青州刺史，飽百姓農桑，議有四登者，巡察使路敬潛屈於境，部人以原蠶蠶書旌，敬潛數曰：非善政所致，孰能至此？遂以開蠶書旌賞或問思貞曰：公敏行者，往與李承嘉忿競，何幾若斯？思貞曰：不能言者，或有言承嘉恃權相侮，僕義不受，然不知言之從何而至矣。

象津

惠愛下

卷十一

四

蠶蠶不必遽蠶書之旌，然長吏實政，惟農桑是職業。

吳芾

吳芾初爲秘書正字，以不附秦檜論罪罷，尋起知處州。改知婺州，勸民義役，金華長仙鄉民十有一家，自以甲乙第其產，相次執役，幾二十年，芾與致十一人者，與合宴，更其鄉曰循理。里曰信義，以褒異之。改知紹興府，會稽賦重而折色

尤甚。帝以撰官在殯，奏免支移折變。經湖久旱，常苦旱潦，會歲大饑，出常平米募饑民，治召拜吏部侍郎，以數文閣直學士知臨安府。內侍家僮毆傷酒家保，帝捕治之，徇於市，權豪側目。執政議以帝使金復除吏部侍郎，且議以龍大淵爲副。帝曰：「是可與言行事者邪？」語聞，得罷不行。下遷禮部侍郎，力求去，提舉太平興國宮起居。知太平州，歷陽築者久，役潰歸，聲言欲趨郡境，帝呼至城下，厚犒遣之，而密捕倡亂者繫獄以收。帝惠愛下。

卷十一

五

前後守六郡，大端以惠澤爲先，而忠誠真率尤不可及。

馬人望

馬人望，遼咸雍中爲松山令，歲遷澤州官，炭獨

役松山人望請於中京，畱守蕭吐渾均役他邑，吐渾怒，下吏繫幾百日，復引詰之，人望不屈，蕭喜曰：「君爲民如此，後必大用以事聞于朝。」悉從所請，徙知涿州新城縣，縣與宋接壤，驛道所從出，人望治不擾吏民，畏愛會發括戶，只未兩旬而畢，同知畱守蕭保先怪而問之，人望曰：「民產若括之，無遺他日必長，厚斂之弊，大率十得六七足矣，保先謝曰：「公慮遠，吾不及也。」後遷靜保軍，二吏兇暴，民畏如虎，人望假以辭色，陰令發其事，黥配之，是歲諸處饑乏，惟人望所治粒食不闕，路不鳴杼，始至府廩皆空，視事半歲，積粟二十萬，緡時錢粟出納之弊，惟肅爲甚，人望以縑帛爲通曆，凡庫物出入皆使別籍，名曰臨庫，如此悉心爲民，雖在夷狄亦屬華胥矣。

卷十一

六

沈文通

沈文通治杭州，令行禁止，人有貧不能葬及女子孤無以嫁者，以公使錢葬嫁數百人，倡爲義，良家女爲已子者，奪歸其父母，民俗以淳。

令行禁止似非嚴肅不能乃能與民共之
行所以爲故

許元

許元知潤州丹陽縣縣有總湖決水一寸爲漕
渠一尺故法盜決湖者罪比殺人會歲大旱元
請借湖水溉田不待報決之州守遣吏按問元
曰便民罪令可也竟不能詰由是溉民田萬餘
頃歲乃大豐

大旱望水何啻救焚如此利民而猶然遣
牧津惠愛下卷十一

吏按問州守是何肺腸

楊泰之

楊泰之少刻志於學臥不設榻幾十年慶元初
類試謫瀘州尉歷知嚴道縣攝通判嘉定白匡
若將王璵引竇寇利店刑獄使者寘璵於法又
累及餘人當坐死泰之訪知夷都實還利店夷
都竇稱亂不需引導同請釋之不聽乃去官宣
撫使安丙薦之曰泰之當逆巨吳璘之變適有
位者毋動言不用拂衣而去今使得尺寸之柄

必能見危致命召泰之赴都堂審察以觀老雖
免哀起知富順監復知晉州以安邦安岳二縣
受禍尤慘泰之力白丙盡蠲其賦知果州時零
病民泰之以一年經費儲其處爲計邑對減上
尚書省按爲定式
凡守令欲爲民減額供之輸必有所抵乃
可言減泰之能識此意

呂公綽

呂公綽知鄭州嘗行春坐隴上詢民間疾苦或
牧津惠愛下卷十一

言近歲藉牛爲產民懼役重弗賣故田疇多荒
乃歎曰先朝不征農器正爲此爾遂除之

惠民正在重農隴上行春詢問疾苦一段
情意藹然可掬

楊文仲

楊文仲添差通判台州故事守貳尚華修正月
望取燈民間吏以白文仲曰爲吾然一燈足矣
初農東郊因欲泛湖文仲即先馳歸添差通判
台州牙契舊額歲爲錢四萬緡累改增至十六

萬開告許以求義。文仲曰：希實以擾民，吾不爲也。嘗言與民之惠有限，不擾之惠無窮。及元兵渡江，畿甸震動，朝士多棄去者，侍從班唯文仲一人而已。

不擾之惠無窮，斯言良牧日當三復。

韓綜

韓綜通判天雄軍，會河水漲，金隄民依丘塚者凡數百家，水大至，綜出令能活一人者予千錢，民爭操舟筏盡救之，而丘塚潰。

牧津惠愛下

卷十一

九

漂流震蕩之中，非重賞則誰肯以已命博他人之命？余守吉時，韓水驟漲，曾以一日活千人，正用此法。

張洽

張洽改袁州司理參軍，有劇盜久不得情，適獄有兄弟爭財，洽諭之曰：訟於官，祇爲胥吏之地，且冒法以求勝，孰若各守分，以全手足之愛乎？辭氣懇切，訟者感悟，盜聞之，自服。郡守以洽廉，命洽兼舍吏二十餘家，命洽鞠之，洽廉知守爲都

吏所賣，都吏者州之巨蠹也。嘗干於倉，不獲，故以此中倉吏治度守意，銳求可嬰姑繫之，而密計倉吏所入，以自守曰：君之籍二十餘家，以都吏也，今較數歲之中，所入已豐於昔，緣是觀之，都吏妄而誣人矣。君必不肯受都吏之妄，而濫籍無罪之人。郡守愜倉吏二十餘家得不籍，及通判池州，獄有張德修者，誤蹶人以死，獄吏誣以故殺，洽訊而疑之，請再鞠，守不聽。會提點常平袁甫至，時方大旱，禱不應，洽言於甫曰：漢晉

牧津惠愛下

卷十一

十

以來濫刑而致旱，伸冤而得雨，載諸方冊可效也。今天大旱，焉知非爲德修事乎？甫爲闕款於獄，遂從徒罪，三日果大雨，民大悅。

洽以理論爭財之兄弟，一恒吏能之，乃令

點盜聞言而服，此其懇款之衷，感人深矣。

至力爭張修德一事，尤見一寬不自實切。

予辜閱此爲之歛衽。

虞彬甫

虞彬甫知太平州，舊例民生子，必納添丁錢，苦

於徵輸多不舉彬甫然憐之爲措置蘆荻稅錢一色對補百姓添丁錢繇是生子並舉丁口日增

大槩地方成賦欲蠲於此則必須有抵於彼今添丁錢有所出則民自樂於舉子凡爲地方求捐免者必不可無一處法

郭南

郭南知常熟縣虞山出軟粟民有獻南者南亟命種者悉拔去曰異日必有以此殃害常熟之牧津惠愛下卷十一 十二

民者其爲民遠慮如此

張乖崖拔茶植桑正亦此意

鄭戩

鄭戩爲永興軍建言凡軍中所須願下有司相度緩急折爲三等非急者一切罷之先是衙吏輸木京師浮渭泛河多漂沒旣至則斤不中程往往破家不能償戩爲言歲減餘萬又罷佐糴之法勸邊民積粟其才有實用

孫德潤

孫德潤繇江浙行省掾史仕爲處州松陽令先是縣籍失實力役無稽民困於徭役適郡符下縣德潤欣然力行計畝均役之法於是以方田履其頃畝以土會等其硲沃以出貢賦定徭役籍旣具適南北多事征歛旁午縣惶於籍征之民大悅所司刻其事於石

上不煩而民便惟在有成法可循耳

吳居厚

牧津惠愛下

卷十一

十三

吳居厚出知和州創將理院政醫藥使病者有歸全活甚衆後朝廷設病坊安濟大槩如居厚所建立

今將理院之法亦當推行

周湛

周湛通判州日其俗尚巫有病輒不醫皆聽巫以飲食往往不得愈湛禁俗之習爲巫者又刻方書於石自是始用醫病者更得活提點廣東尉狄初江湖之民掠良人鬻嶺外爲奴婢湛至

聽其自陳得男女二千六百餘人遷其鄉

刻方書立醫院窮陬僻壤猶當師其遺意

唐菱

唐菱授新昌令性資明敏折獄曲盡隱衷蒞事
二三月庭無留牘吏胥皆令業履門不設禁有
事徑入莫敢犯者訟有理屈惟略加朴戒不附
罪立案曰倘有未直俾可他理又省事節費奸
弊肅清吏胥困饑多辭去

牧津惠愛下吏胥皆令業履此景絕勝公庭無一事蜩
蝶飛上堦

卷十一

白景亮

白景亮遷沔陽府尹奏最於朝特授衢州路總
管先是爲郡者於民間徭役不盡投田畝以爲
則吏得並緣高下其手富民或侵有餘力而貧
弱不能勝者多至破產失業景亮深知其弊乃
始覈驗田畝以均之役之輕重一視田之多寡
大小各使得宜民咸便之辭足民不勞而事易
集位郡邑皆取以爲法

以因定役此自古今良法然畝頃有大小

之不同田地有腴瘠之互異卽如余守宿

州其田地皆以一爲一而他州縣有以五

爲一槩以畝論則多寡偏重矣况南北之

風土異宜產業之貴賤迥別要在司牧者

細心密察庶衷博訪隨一方之便立一方

之法乃於上不煩而於民有便舍此無他

巧妙法

卜天璋

牧津惠愛下

卷十一

十四

卜天璋至元中爲南京府史時河北饑民數萬
人集河上欲南徙有詔令民復業勿渡泉洶洶
不肯還天璋慮其生變勸總管張國寶聽其渡
國寶從之遂以無事累遷爲歸德知府勸農興
學復河渠河患遂攝時群盜掠要津商旅不通
天璋擒百數人悉磔以徇盜爲止息陞浙西道
察訪副使到任閱月以夏田制改投統州路總
管天璋旣至聽民自實事無苛擾民大悅版籍
爲清屬縣以饑告天璋卽發廩賑之僚僚持不

天璋曰民饑如是必俟得請而後賑民且死矣矣申之責吾獨任之不以累諸君竟發議以賑民賴全活其臨事無所顧慮若此先是豪民因海置堰專商舶以射利累政以賂置不問天璋至發卒決去之嶺南地素無水天璋至始有水人謂天璋政化所致云

處事俱有定見

趙全

趙全守吳時吳方內附顧民時時陸梁其獷尤

牧津惠

卷十一

五

甚故犯法者擒至加捶掠全必叱令痛捶楚之

雖歛不貸若夫里正主首以徭役受捶者全必

瞋目嘆曰以徵科受薄罰其何忍加重焉繼除

杭州郡吳民泣送不忍舍之去時浙省以宗室

大臣鎮之待憲臣如司屬郡縣益無禮遇全以

剛正不少屈至擒其家奴枷項以示衆久之不

大臣之折辱竟卒於杭時人擬以趙廣漢

奴也

段直

段直爲澤州長官澤民多避兵未還者直命其田廬於親戚隣人之戶且約曰俟業主至當拆而歸之逃民聞之多來還者命歸其田廬如約民得安業素無產者則出粟賑之爲他郡所俘掠者出附購之暴露者收瘞之未幾澤爲樂土仍大脩孔子廟割田千畝置書萬卷迎儒士李俊民爲師以招延四方來學者不五六年學之士千以通經被選者百二十有二人在官二十年多有惠政

牧津惠

卷十一

六

地方鋒鏑之後欲招徠復業之民惟有存其田廬里井以動其故鄉之思此救時者所必講不然不但甌脫之景可慮而亂後之亂又轉展相尋無已矣

周舟

周舟洪武十四年以進士授新化丞在官以廉勤稱門無私謁吏卒不敢欺驗民貧富及丁稅多寡第爲爲上中下籍記之遇有賦役隨輕重

之於民不擾而事易集至于獄訟文牘務皆躬理吏胥不得爲奸罷諸役作民晏然安業錄是流民之歸者益衆滿考課最陞考功主事既而縣民蕭俊等詣闕言自本官去職縣政復擾民不安業乞令再任上命吏部俾復爲縣丞仍命禮部宴賞而遣之

周君故是循吏但既令再任何不少優其銜乃竟以考功郎仍爲邑丞乎蓋國初用人止重其人之賢不賢不重其官之尊不尊也

卷十一

七

戴驥

戴驥洪武間任新昌縣令公勤廉謹政尚寬平民有訟不決者或騎驢或乘小肩輿親至其處與之斷分袖懷數餅食以充饑復持一小瓢酌溪流飲之民有獻茶湯者不受驥退暇卽召生徒講明理學吏講讀律令令役夫開園種菜一日雨食菜粥而已在任九年始終如一去之日行李蕭然百姓哀戀者擁道

如此清苦如此體恤乃古人所不易國初何多良吏

葉砥

葉砥洪武首科進士得定襄丞招徠流亡歸者甚衆坐累謫涼州後用累薦出守饒州先教化後刑罰每早禱雨必獲有年郡故有磁甕銅冶而丁調不減他郡砥力言於藩司得減四之一有婦代前夫訟子蓋欲資其後夫砥詰之以母子不忍爲辭砥曰爾不忍於子何忍背其父而從人耶婦慚裂狀免去錄是訟簡刑清戶口歲增士子科第數倍於昔

王源

王源出爲深澤令在縣二十餘年字民如子民愛戴之嘗坐捫發官廩賑民達於理得輸役以贖民驅牛車二百輛代之役彌月而竟迎潮還治歌舞填道又嘗遭疾幾危民傍徨奔走以燃脾禱于神謫醫治療之疾間則割羊豕巷歌

醉飽以自慶復爲東朝官營居室於長安西門
其民有不遠數百里來趨事者不決旬而成及
出爲松江同知首奏免通租數十萬活無辜民
以千數并錄公事至旁郡求直者相屬於道權
其舟不得行源立爲剖決各心服而去用薦陞
職方郎中遷湖州知府惠政尤著

如此得民果源之德澤入人抑民之風俗
素厚耶要以上下相應之真有不容以思
維擬議者

牧津

卷十一

五

胡儼

胡儼以薦陞桐鄉令爲政以愛民爲本凡可便
民者以身任之民間積年逋負悉與奏免邑中
虎爲害傷民物乃齋沐告於神虎遂滅跡表朱
桐鄉墓俾民奉祀督漕運次三山值大風雪
遇中流有覆舟命僕夫援之活其被溺者三十
餘人捕蝗途中見饑餓病者悉命里胥就
食給以藥石是夜大風雨得免暴露者數
百人其治行惠民皆類此御史府左司御史

史練安薦於朝稱儼學足以達天人之際智足以資帷幄之籌於是召至京師未及任用而
文皇帝已渡江矣

具公輔之器者定以循吏爲基始故惠民
之實政在宰相之行以言而縣令之行以
身

朱文

朱文從王禕游學博才膽剛方少許可人洪武
間舉明經授星子知縣廉介自持興學勸農奏
其縣山高風冷春意來遲艱于採茶上可其奏
遂罷茶貢人蒙其德後陞贛州府同知盡心撫
綏至今贛民祠祀之

牧津

卷十一

五

地方所苦一旦蠲除卽一事自足不朽善
政原不在多

劉彬

劉彬爲程鄉知縣先是彬五歲而孤母張撫育
之時從巫用變醮關於祠案下謂十五出關時
破甕名曰破關彬自用石碎之張大怒彬跪曰

壽天在天非至可求天感母德見自可生及成進士知程鄉秉志屬俗顧愛一方有部民王慎者德彬直其誣以黃金十五兩包香茶中餽送爲報彬覺揮之去曰生汝者吾父母之心也豈容報乎旣而以考績赴京饒平盜發城陷奔屯程鄉深谷中民大懼時彬還家臥病聞報卽日力疾趨任四日及境城野歡喧彬白監軍陶魯軍衆邑小乞散之鄰邑以行民困魯擒賊五百餘人彬爲覈其真僞所全活甚衆九年考績方

東津惠愛下

卷十一

主

伯劉大夏署云無能事之虛名有牧民之實惠捍衛一邑真有戀巢顧子之念不但牧民有實惠恐能事之名定亦不淺

劉諒

劉諒景泰間以國子生授鹽城令電戶非重犯例不服有司勾攝諒至別電戶之籍各於官者餘悉編氓法乃得行城門啓閉縣中無所以故凌有司諒乃白於當道奪城禁鎖鑰歸於縣慨計目乏人延禮碩彦訓誨庠生暇則出郊勸農親

按云劉之法淮賊喬亮當道捕不獲喬貫鹽城責諒捕喬聞曰毋累仁賢父母自投聽解出鹽城境仍亡入海終諒之任不爲患治行第一九載考績民不忍聽之去復留三年致仕

卽大盜亦不欲累仁賢父母民情之傾戴可知

祁司員

祁司員初爲唐山令撫邑如家尤以禮教淑人後以御史出知徽州府其政一以諭民勸俗爲

東津惠愛下

卷十一

主

晉藩獄訟衰止未幾以艱歸後補池州府池當贛之衝後治郡不以法而以恩凡爲民定禮制寬後輸止累訟務以懇款宣布條教仍樹以畫一之法使各邑樂從而行之輒効時郡城有清溪向有橋爲洪水所廢每久雨卽驟漲往來病涉漂溺者接踵公爲移置于通遠門左各爲濟川池民至今便之又郡舊有梁昭明太子祠於學官爲形勝前守方鳩工而中罷公治池之明年取俸廩以經營之遂成大觀文風翕然以

久之卒於池民爲罷市立祠祀焉

九載臺班一揮出守治郡不以法而以恩
宜兩地之至今有遐思也

丁積

丁積成化中知廣東新會縣新會廣巨邑號難
治積聞邑中有白沙陳先生大喜曰吾得師矣
既至事以師禮月分其所得俸給之先生謝不
受有所聞行之惟恐後其爲政以風化爲本而
主於愛利申洪武禮制參以文公四禮儀爲畫
牧津惠受下

卷十一

五

擇邑老成人主之月朔進問於庭優禮其能者
嚴賭博竊盜之禁榜門示恥良家子游惰不作
業者聚廡下使日誦小學書親爲講解冀變化
其情習春秋祠事肅然將事如神陟降異時戶
賦均平錢悉貯官收令出私錢供用名當月錢
歲單丁小戶亦不下五六千積苦意節省諸上
下往來非經之餽一切杜絕甲首納均平錢果
自歸田弛然無復事白沙賦樂歲詩曰長官願
與丁明府甲首終年不到衙蓋其實也

此公佳處嚴盜賊之禁咸當月之錢皆是
實事不在空言化諭

徐咸

徐咸初守沔陽沔屬兵燹後且值陵谷懷襄民
嗷嗷待殍咸務在撫輯惠養區畫中理民多全
活初沔地宜黍○辭○植○稻○禾○咸○爲○之○陳○厥○疆○畝○引○
渠○灌○泉○略○倣○吳○地○播○種○之○法○與○民○習○之○民○享○其○
利○後○擢○守○襄○陽○爲○政○一○以○平○易○近○民○民○以○是○益○
親○附○之○歲○值○恒○暘○躬○率○父○老○恪○禱○德○暑○不○輟○而○
甘○謝○應○妖○民○惡○衆○大○禍○叵○測○咸○計○蘇○渠○魁○脅○從○
一切不問黨悉解散其牧養一如牧沔故兩地
人俱戴之

卷十一

五

導民稼穡是循良第一事

陶承學

陶承學爲徽州知府其民故負氣好訟承學察
其機直不詭飾者稍婉誘教之庭實時而諭曰
聞子卿尚氣夫理直而不求自白隱然於今
蕭伏於庭僥倖毫釐之伸即伸其贏矣有及

今中已猶可得半則息者十五又曰此纖微耳何煩公府姑歸與父老議之不平更來則退者十九訟殺人者必先與約曰此非汝父即汝兄弟不亦皆手足戚非有沉寃而戮其腐骨即當與殺者同律令具服辭乃爲驗之不得實即重坐蓋法一二人送公在無敢誣殺人者敏於決斷無宿案下邑民就讞者止春半升糶因號曰半升太守月再受狀初至日數百人二年後則不過數人有時或竟無一人郡前食肆俱罷衛市寂如士夫時是無敢以私請幣物絕不至門或說曰太峻承學曰彼自無求安用拒自無餽安用辭人不信以詢之徵人則曰果也夫必不聽矣屬也必不受矣餽也當三殿舊採木使者來以徵多木商將以巨木若干額賦之承學聞則治席郊迎盛慰勞用悅其意而令父老訴之徐曰商者販木於外耳郡非產木也今若責郡出木則無從出若令商自所在供之第即數木以賦胡問徵也今願輸千金直如何部使大悅

後漢書

卷十一

五

承學即以庫羨具直島夷優東南兼之山寇上江諸郡數有大寇承學以顧役意行之如巨木直役竟而民不知或之傍郡見其疲於兵甲乃驚曰吾郡何獨無此歸更相質問乃知之因相語泣下

執簡而御煩執靜而御賢陶公之政在此矣

李圭

李圭初授清河縣知縣清河縣小而當要官舫

後漢書

卷十一

五

卸尾至役夫動以千計朝議以沐陽五百人爲助然去家遠窘于衣食至是圭請以清河人代之而今沐陽代輸清河浮征三之二兩縣皆便聖知新州清河民五百餘人詣關乞留命以知州理縣事縣民有湖田數百頃淮安衛卒奪其利民代輸稅者六十年圭爲奏之詔嚴實以還民民有因饑攘人一牛殺食之事覺御史以爲強盜一家應死者八人圭曰以八人償一牛可憐也言之于上八人得免死

以外濟代輸此法甚便至謂八人償一牛
固屬可矜然論盜以寸鏹尺帛無不駢斬
此法謂何要以存此側隱心可也

顧璘

顧璘初授廣平縣年甫弱冠剖決敏利摘伏嚴
明後歷官知開封府盜起燕薊流劫中原彭澤
領兵壓境上簡璘自輔璘練兵轉餉折衝戡亂
謀畫居多鎮守王宏有所徵需璘不爲意宏方
恃錢寧爲援矯詔逮赴錦衣獄遣還卒陰探郡
豪濟惠愛下

卷十一

主

中無所得乃文致他比降徙全州尋轉知台州
台武衛錯居俗獷而喜訐故事武衛諸城郡爲
修築費率爲主者乾沒恒歲一築築輒壞璘鉤
得所侵漁悉沒入爲城費擇人經理故所隸三
城特完郡額海貧民業鹽自食若遇卒窘之相
賊殺不止乃爲弛禁俾得負販出郡下而薄其
稅往軍餉不時給貧軍多稱貸驅僮肆爲侵牟
璘支放有期軍餉以足而姦民不得恣其巧
弛禁薄稅於小民誠便但鹽課之法恐不

得獨弛

潘珏

潘珏授蘄水令至縣閱倉粟得六百斛駭曰爲
民父母而令水旱無備奈何爰下令諸贖刑及
訟紙咸入粟縣治門內兩旁建倉貯之號阜民
倉越二年大旱盡發倉儲以賑貧乏簡下戶丁
壯分隸上戶俾得傭作自給多種麥爲來年計
復勸民分鄉助賑以濟不足是歲饑不爲害益
廣建聚民倉前後積粟八萬餘石民益賴之縣
豪濟惠愛下

卷十一

天

南有渡恃舟以濟水涸易以木梁歲費百餘金
不免覆溺之患乃合二年費爲浮橋經久不病
潘珏遷金華同知有蘭谿民誣姪夜毆叔殺其
妾縣官治姪死罪累年莫辨珏閱成案見其初
驗屍時不云何衣悟曰此必就寢所計殺之也
豈有婦人裸而救闔者耶詰之果服坐叔故殺
罪而出其姪巡按陳君不悅曰獄屢經臺憲何
若是矛盾耶力爭之陳不能奪
有識之士自有惠政及民

牧澤卷之十二目

化導

韓廷壽

焦貢

卓茂

魯恭

周澤

鄭興

樂巴

張奐二見

許荆

秦彭

劉寬

賈彪

蒙覽

劉矩

牧澤

卷之十二

張霸

董和

梁毗

令狐邵

孔文舉

顧憲之

劉損

樂通

鄭述祖

房景伯

周舉

辛公義

閻憲

王志

梁彥光

張萇年

馮伉

韋景駿

陳文惠公兼佐

蘇子瞻軾三見

周彥質

蔡襄

孫莘老

張魏公浚

王侍制

陳修

周自強

張戢

呂陶

陸襄

戚倫

吳師禮

顧文昱

俞一偉

張養浩

何文淵

牧澤化導

卷之十二

張得中

二

牧津卷之十二

化導

明山陰祁永燦輯

韓延壽

韓延壽少爲郡文學父義以諫燕王死昭帝用魏相言擢延壽爲諫議大夫遷淮陽太守治甚有名徙潁川潁川多豪強難治國家常爲選良二千石先是趙廣漢爲太守惠其俗多朋黨故拊會吏民令相告訐一切以爲聰明潁川由是爲俗民多怨讐延壽欲改更之教以禮讓恐百

牧津化導

卷十二

二

姓不從乃歷召郡中長老爲鄉里所信向者數十人設酒具食親與相對接以禮意人人問以諸俗民所疾苦爲陳和睦親愛銷除怨咎之路長老皆以爲便可施行因與議定嫁娶喪祭儀品畧依古禮不得過法延壽於是令文學校官諸生皮弁執俎豆爲吏民行宴嫁娶禮百姓遵用其教賣偶車馬下里僞物者棄之市道數年徙爲東郡太守延壽爲吏上禮義好古教化所至必聘其賢士以禮待用廣謀議納諫爭舉行

喪讓財表孝弟有行修治學官春秋鄉射陳鍾

鼓管絃盛升降揖讓及都試講武設斧鉞旌

習射御之事治城郭收賦稅先明布告其日以

期會爲大事吏民敬畏趨向之又置正五長相

率以孝弟不得舍姦人閭里阡陌有非常文輒

聞知姦人莫敢入界其始若煩擾吏無追捕之

苦民無篋楚之憂皆便安之接待下吏恩施甚

厚而約誓明或欺負之者延壽痛自刻責豈其

負之何以至此吏聞者自傷悔其縣尉至自刺

死及門下掾自刎人不敢不殊因瘠不能言延壽

聞之對掾史涕泣遣吏醫治視厚復其家延壽

嘗出臨上車騎吏一人後至敕功曹議罰曰還

至府門門卒當車願有所言延壽止車問之卒

曰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

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今旦明府早駕久

駐未出騎吏父來至府門不敢入騎吏聞之趨

走出謁適會明府登車以敬父而見騎吏得毋虧

大化乎延壽舉手與中曰微子太守不自知還

牧津化導

卷十二

二

歸舍召見門卒卒本諸生聞延壽無因自達或
代卒延壽遂待用之其納善聽諫皆此類也在
東郡三歲令行禁止斷獄大減爲天下最入守
左馮翊滿歲稱職爲真歲餘不肯出行縣丞按
數白宜循行郡中覽觀民俗考長吏治迹延壽
曰縣皆有賢令長督郵分明善惡於外行縣恐
無所益重爲煩擾丞掾皆以爲方春月可一出
勸耕桑延壽不得已行縣至高陵民有昆弟相
與訟訟田自言延壽大傷之曰幸得備位爲郡
牧津化事
卷十二
表率不能宣民教化至令民有骨肉爭訟卽傷
風化重使賢長吏耆夫三老亦皆自繫待罪於
是訟者宗族傳相責讓此兩昆弟深自悔皆自
斃肉袒謝願以田相移終死不致爭延壽大喜
開關延見內酒肉與相對飲食厲勉以意告鄉
部有以表勸悔過從善之民延壽乃起聽事勞
謝令丞以下引見尉薦郡中翕然莫不傳相教
厲不敢犯
感人惟在自信得及自信惟在力行得真

穎川東郡之政古今莫能多及者惟延壽
自不以爲迂故下民不以爲迂而以爲信
信之時義大矣哉○韓長公禮讓化民仁
心爲盾爲宇宙養生機而無殺機卒與蕭
望之相攻訐而伏法坐棄市何天道之夢
夢也
焦貢
昭帝時蒙人焦貢爲小黃令路不拾遺詔遷貢
百姓揮泣守關求索還貢天子聽增貢之秩二
牧津化事
卷十二
千石貢之風化猶存其民好學多貧此其風也
好學多貧宇宙間那得有此風俗
卓茂
卓茂元帝時學於長安事博士江生習詩禮及
曆算究極師法稱爲通儒性寬仁恭愛鄉黨故
舊雖行能與茂不同而皆愛慕欣欣焉初辟丞
相府史事孔光光稱爲長者時嘗出行有人認
其馬茂問曰子亡馬幾何對曰月餘日矣茂有
馬數年心知其謬嘿解與之稅車去顧曰若非

公馬幸至丞相府歸我他日馬主別得亡者乃請府送馬叩頭謝之後以儒術舉爲侍郎給事黃門遷密令勞心諄諄視人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人親愛而不忍欺之人常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辟左右問之曰亭長爲從汝求乎爲汝有事囑之而受乎將平居自以恩意遺之乎人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邪人曰竊聞賢明之君使人不畏吏吏不取人今我畏吏是以遺之吏旣卒受故來言耳茂

卷十二

五

曰汝爲敝人矣凡人所以貴於禽獸者以有仁愛知相敬事也今隣里長老尚致饋遺此乃神道所以相親况吏與民乎吏顧不當乘威力強請求耳凡人之生羣居雜處故有經紀禮義以相交接汝獨不欲修之寧能高蜚遠走不在人間邪亭長素善吏歲時遺之禮也人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且歸念

之於是人納其訓吏懷其恩初到縣有所廢置吏人笑之鄰城聞者皆嗤其不能茂不爲嫌理事自若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平帝時天下大蝗河南二十餘縣皆被其災獨不入密縣界督郵言之太守不信自出案行見乃服焉光武初卽位先訪求茂下詔曰前密令卓茂束身自修執節淳固誠能爲人所不能爲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其以茂爲太傅封褒德侯

卷十二

六

六

千古循良每稱卓太傅亦何嘗有赫赫名乎蓋化民成俗政止此矣○卓太傅居鄉居官一生作用惟在近人王道本乎人情吾於子康見之

魯恭

魯恭始爲郡吏舉直言拜中牟令專以德化爲理不任刑罰訟人許伯等爭田累數令不能決恭爲平曲直皆退而自責輒耕相讓亭長從人借牛而不肯還牛主訟於恭恭召亭長教令歸牛者三猶不從恭數曰是教化不行也欲解印

去豫吏涕泣其雷之亭長乃慚作

受罪刺貫不問於是吏人信服郡國頓傷穆牙

牙緣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疑其不實

使仁恕掾肥親往廉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傍傍有童兒親曰兒何不捕之兒

言雉方雛肥親瞿然而起與恭訣曰所以來者欲察君之政迹耳今蟲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

鳥獸此二異也豎子有仁心此三異也久留徒援賢者耳還府具以白安安因上書言狀帝異

牧津北傳

卷十二

七

之在郡三年州舉尤異後拜侍御史累遷侍中復爲東安相是時東州多盜賊羣輩攻劫諸郡

患之恭到重購賞開恩信其渠帥張漢等率支黨降恭上漢補博昌尉其餘逃自捕繫盡破平

之州郡以安

督仲康高處在侃直真誠絕無俗吏粉飾意若止以三異美中牟便爲後世開獻頌

之門矣○處張漢一事見匡濟才

周澤

周澤中元元年遷龜池令奉公尅已矜恤孤

吏人歸愛之永平五年遷右中郎將十年拜太常澤果敢言直數有據爭後北地太守廖信坐

貪穢下獄沒入財產顯宗以信贓物頒諸廉吏唯澤及光祿勳孫堪大司農常沖特蒙賜焉是

時京師翕然在位者咸自勉勵堪字子璽河南緱氏人也明經學有志操清白貞廉果於從政

數有直言多見納用行類於澤故京師號曰二釋

牧津北傳

卷十二

八

釋都奉公克已在位者咸自勉勵真身先之化

鄭興左轉遼句令是時喪亂之餘郡縣荒殘興方欲築城郭修禮教以化之會以事免興好古

學尤明左氏周官長於歷數自杜林桓譚衛宏之屬莫不斟酌焉

惜哉禮教之化未能竟其施也此君必有可觀

可觀

樂巴

樂巴字叔元，魏郡內黃人也。好道，順帝世以官者給事掖庭，補黃門令，非其好也。性質直，卒覽經典，雖在中官，不與諸常侍交接。後陽氣通，輒白上乞退，擢爲郎中，四遷桂陽太守，以郡處南陲，不關典訓，爲吏人定婚姻喪祀之禮，立學校，以獎進之。雖幹吏卑末，皆課令習讀，程試殿最，隨能升授。政事明察，視事七年，以病乞骸骨。荊州刺史李固薦巴治迹，徵拜議郎，守光祿大夫。與杜喬、周舉等八人，徇行州郡。巴使徐州還，再遷豫州太守。郡土多山川鬼怪，小人常破貨產以祈禱，巴素有道術，能役鬼神，乃悉毀壞房祠，剪理好巫，於是妖異自消，百姓始頗爲懼，終皆安之。遷沛相，所在有績，徵拜尚書。

樂叔元始是異人，而爲政則平實可循。

許荆

許荆少爲郡吏，兄子世嘗報讐殺人，怨者操兵攻之，荆聞乃出門逆，怨者跪而言曰：「世前無狀，

相犯，咎皆在荆，不能訓導，兄既早沒，一千爲嗣，

如今死者傷者，滅絕願殺身代之，怨家扶荆起，

曰：「許豫郡中稱賢，吾何敢相侵？」因遂委去，荆名

譽益著。太守黃範舉孝廉，和帝時稍遷桂陽太

守，郡濱南州，風俗脆薄，不識學義，荆爲設喪紀

婚姻制度，使知禮禁，嘗行春到耒陽縣，人有蔣

均者，兄弟爭財，互相言訟，荆對之歎曰：「吾荷國

重任，而教化不行，咎在太守，乃顧使吏上書陳

狀，乞請廷尉，拘兄弟威悔，各求受罪，時檄人謝

弘等，不養父母，兄弟分析，因此皆還供養者千

餘人。在事十二年，父老稱歌，以病自上，徵拜諫

議大夫。

許荆是敦行人，其訓俗有身教在，但漢世

教民每多自責，至於引咎陳狀，如此真切，

何治不臻。

秦彭

秦彭建初元年爲山陽太守，以禮訓人不任刑

罰，崇尚儒雅，敦明庠序，每春秋饗射，課少升堂

揖讓之禮乃爲人設四誠以定六親長幼之禮有遵奉教化者擢爲鄉三老常以八月致酒肉以勸勉之吏有過咎罷遣而不加恥辱百姓懷愛莫有欺犯興起稻田數千頃每於農月親度頃畝分別肥瘠差爲三品各立文簿藏之鄉縣於是姦吏跼蹐無所容詐

以禮訓人固佳農月履畝分別肥瘠絕姦吏虛冒之弊尤佳

劉寬

後漢書

卷十二

十二

劉寬典歷三郡溫仁多恕雖在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常以爲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吏民有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終不加苦事有功善推之自下災異或見引躬克責每行縣止息亭傳輒引學官祭酒及處士詣生執經對講見父老慰以農里之言少年勉以孝悌之訓人感德興行日有所化

蒲鞭示辱要在發民有恥之心不在作用間論張弛也

賈彪

賈彪與荀爽齊名舉孝廉爲新息長小民因貧多不養子彪嚴爲其制與殺人同罪城南有盜劫害人者北有婦人殺子者彪出案發而錄吏欲引南彪怒曰賊寇害人此則常理母子相殘逆天違道遂驅車北行案驗其罪城南賊聞之亦面縛自首數年間養子者數千食曰賈父所長生男名爲賈子生女名爲賈女

引車治殺子婦而城南賊已面縛自首只

是一念真心所感格耳

裴覽

裴覽一名香爲蒲亭長人有陳元者獨與母居而母告元不孝覽驚曰吾近日過舍廬落整頓耕耨以時此非惡人當是教化未及至耳母守寒養孤苦身投老奈何肆忿於一朝欲致子於不義乎母聞感悔涕泣而去覽乃親到元家與其母子飲因爲陳人倫孝行皆以稱之元卒成孝子鄉邑爲之諺曰父母何在在裴覽化

我賜臬哺所生時考城令王漢政尚嚴猛聞覽以德化人署爲主簿謂覽曰主簿聞陳元之過不罪而化之得無少鷹鷂之志耶覽曰以爲鷹鷂不若鸞鳳漢謝遣曰枳棘非鸞鳳所棲百里豈大賢之路今日太學曳長裾乘名譽皆生簿後耳以一月奉爲資勉卒景行

母子自有至情故惟在感動則天性之愛自勃不可遏若里井強凌弱衆暴寡視三尺如綬疣恐不可以鷹鷂不如鸞鳳一語爲後世作無限養奸符也

劉矩

劉矩爲雍丘令以禮讓化民有訟者常引之於前提耳訓告以爲忿志可忍縣官不可入使歸更思訟者咸之輒各罷去

此二語宜令民家各書二行置門柱間

張霸

張霸爲會稽太守舉賢士勸教講授一郡無不聞誦聲時賊未解郡界不寧乃移書

用信賞賊遂束手歸附不煩士卒之力童謠歌曰城上烏哺父母府中諸吏皆孝友又曰棄我義捐我予盜賊盡吏皆休

但聞誦聲賢太守之化理可想若明用信賞羣賊便束手歸附其作用更遠

董和

董和爲成都令蜀土富貴時俗奢侈和躬以儉惡衣蔬食防遏賂賂爲之軌制所在皆移風變善長而不犯轉爲巴東屬國都尉吏民老弱相携乞爾者數千人

示儉示禮自是化導之術

梁毗

梁毗爲西寧州刺史先是蠻夷酋長皆服金冠以金身者爲豪由是遞相凌辱每尋干戈邊境累無寧歲毗患之後因諸酋長相率以金遺之於是置座側對之慟哭謂曰此饑不可食寒不可衣汝等以此相滅今將來欲殺我耶一無所納於是蠻夷感悟遂不相攻文帝聞而善之

不欲受金亦何至慟哭蓋藉此以感動
夷耳

張奐

張奐拜武威太守其俗多妖忌凡二月五月產
子及與父母同月生者悉殺之奐示以義方嚴
加賞罰風俗遂改

如此愚俗即嚴刑未易改惟義方以動其
至情乃得翻然

令狐邵

卷十二

王

王

令狐邵出爲弘農太守所在清如水雪妻子希
至官省奉善而教恕以待人不好獄訟與下無
忌是時郡無知經者乃歷問諸吏有欲遠行就
師輒假道令詣河東就劉詳學經蟲明乃還因
設文學由是弘農學業轉興

孔文舉

孔文舉在北海時教高密令曰志士鄧子

臥焉得愛蓋庚之間以傷烈士心與豆三斛復
乏復言

與豆傳三斛亦愛蓋庚之間矣正不欲傷
烈士心

顧憲之

顧憲之觀之之孫仕齊爲衡陽內史先是郡境
連歲疾疫死者大半棺槨尤貴悉棄以葦席裹
之路傍憲之下教分告屬縣求其親黨悉令殯
葬其家人絕滅者憲之出公祿使網紀營護之

卷十二

王

王

又土俗人有病輒云先亡爲禍皆開塚剖棺水
洗枯骨名爲除祟憲之曉喻爲陳死生之別事
不相由風俗遂改時刺史王奐初至唯衡陽獨
無訟者乃歎曰顧衡陽之化至矣若九郡率然
吾將何事言民間判病數事武帝竝從之由是
深以方直見知遷南中郎巴陵王長史南克南
豫二州事

剖棺洗骨如此弊俗亘古未聞憲之不但
當爲陳生死之別更自當首陳悖逆之條

於此猶覺過寬

劉損

劉損爲吳郡太守至閭門便入秦伯廟時廟室頽毀垣墻不修損愴然曰風猷尚可殄鬻衡宇一何摧頽卽發帑整葺

味此二語便有風尚一世之樂

樂遜

樂遜幼有成人之操從徐遵明於趙魏間受孝經喪服論語詩書禮易左氏春秋大義尋而山

東寇亂學者散逸遜於懷慶之中猶志道不倦

卷十二

王

天和元年岐州刺史陳公純舉遜賢良五年遜以年在懸車上表致仕優詔不許於是賜以粟帛及錢等授湖州刺史封安邑縣子人多變左未習儒風遜勸勵生徒加以課試數年之間化洽州境蠻俗生子長大多與父母異居遜每加勸導多革前弊在任數載頻被褒錫

懸車之年始竟儒者之用而勸勵生徒之翔鸞猶治效章章可爲皓首窮經

鄭述祖

鄭述祖有風檢爲先達所稱譽齊天保中歷太子少保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兗州刺史時穆子家爲兗省使歎曰古人有言聞伯夷之風貪夫廉懦夫有立志今於鄭兗州見之矣有人入市盜布其父怒曰何負吾君執布歸首述祖特原之自是境內無盜先是述祖父道昭亦嘗爲此州曾於東小山起齋亭刻石爲記時述祖年方九歲及爲刺史往尋舊跡得一石銘云中岳先生鄭道昭之白雲堂述祖對之嗚咽悲勵羣僚父子皆竝有政迹百姓歌之曰大鄭公小鄭公相去五十載風教猶尚同

父子相繼以善政聞百姓安得無甘棠之思爲人父者不忍負君而忍許子化行俗美樂可想見

房景伯

房景伯爲清河太守有民母訟子不孝景伯母崔曰民未知禮何足深責召其母與之對稱共

食使其子待立堂下觀景伯供食未旬日悔過求還崔曰此雖面慚其心未也且置之凡二旬餘其子叩頭出血母涕泣乞還然後聽之卒以孝聞

化民之術革面不如革心賢哉阿母所訓遠矣賈生曰使天下回心而嚮道類非俗吏所能誠哉是言

周舉

周舉爲井州刺史太原一郡舊俗以介子推焚

牧津北傳

卷十二

主

骸有龍忌之禁至其亡月咸言神靈不樂舉火

由是士民每冬中輒一月寒食莫敢烟爨老小不堪歲多死者舉到乃作書以置子推之廟言盛冬去火殘損民命非賢者之意以宣示愚民使還溫食於是衆惑稍解風俗頗格

欲解愚民之惑不得不責備子推然欲溫食則溫食可矣卽子推亦何能使民不舉火也

辛公義

辛公義除岷州刺史土俗畏病一人有疾合家避之父母妻子不相看養病者多死公義欲變其風俗遣人巡檢部內凡疾病者以牀舉來安置廳事暑月疫時病或至百數廳廊悉滿公義親設榻獨坐其間日久對之理事所得秩俸盡用市藥迎醫療之躬勸飲食於是悉瘥方召親戚諭之曰死生有命不關相著前汝棄之所以死耳我聚病者坐臥其間若言相染那得不死既復差汝等勿復信之病家子孫慙謝而去後有遇疾者爭就使君其家親屬固留養之始相慈愛此風遂革合境呼爲慈母後遷井州刺史下車先至獄中露坐牢側驗問十餘日間決斷咸盡方還大廳受新訟皆不立文案遣條佐一人側坐問訊事若不盡應須禁者公義卽宿廳事終不還關人或諫曰此事有程使君何自苦也答曰刺史無德可以導人尚令百姓係於囹圄豈有禁人在獄而心自安乎罪人聞之咸自歎服後有欲訟者父老遽相曉曰小事何忍勞

牧津北傳

卷十二

主

使若多雨讓而止山東霖雨自陳汝至滄海皆
若水災境內犬牙獨無所損山出黃銀獲之以
獻詔水部郎婁則就公義禱焉乃聞空中金石
絲竹之響

聽斷不時因園幾滿讀辛公義傳能不汗
下乎若與疾至屬非真有民物一體之意
不能爲此○每誦豈有禁人在獄而心自
安之語追思作令時尚懷餘歉長民者當
時錄此言作枕中鴻寶

張津化傳

卷十二

主

閻憲

閻憲爲綿竹令以禮讓爲化民莫敢犯男子杜
成夜行得遺物一囊中布錦二十五疋求其主
還之曰縣有明君何敢負其化童謠歌曰閻尹
賦政旣明且去苛去辟動以禮讓還蜀郡民
涕泣送之以千數

不敢負明君之化真是根心語

王志

王志爲宣城內史清謹有恩惠郡民張倪吳慶

年曰終年不決志到官父老乃相謂曰王府君
有德政吾曹鄉里乃有此爭倪慶因相携謂罪
所訟地遂爲閑田徵拜黃門侍郎尋遷吏部侍
郎出爲寧朔將軍東陽太守郡獄有重四十餘
人冬至日悉遣還家過節皆還惟一人失期獄
司以爲言志曰此自太守事主者勿憂明旦果
言請獄辭以婦孕吏民亦歎服之

少到官而便能使父老止訟何以聲先之
化若此

張津化傳

卷十二

主

梁彥光

梁彥光復爲相州刺史豪猾者聞彥光自請來
莫不嗤笑彥光下車發摘姦隱有若神明狡猾
莫不潛竄令境大駭初齊亡後衣冠士人多還
關內唯技巧商販及樂戶之家移實州郭由是
人情險誠妄起風謠訴訟官人萬端千變彥光
欲革其弊乃用秩俸之物招致山東大儒每鄉
立學非聖哲之書不得教授常以季月召集之
紀臨策試有勤學異等聽令有聞者升堂設饌

其餘竝坐廊下。有好爭訟。情業無成者。坐之中庭。設以草具。及大成。當舉行賓貢之禮。又於郊外。祖道。并以財物資之。於是人皆克勵。風俗大改。有潞陽人焦通。性酗酒。事親禮闕。爲從弟所訟。彥光弗之罪。將至州學。令觀孔子廟中。韓伯瑜母杖不痛。哀母力衰。對母慙泣之。僕通感威。悟悲愧。若無容者。彥光訓之。而通之後。改過勵行。卒爲善士。吏人感悅。更無爭訟。卒官贈冀定瀛青四州刺史。諡曰襄子。

懷津化導

卷十二

三

戴帽餉不特饒從政長才。抑且妙化民機。致民謠何足信哉。

張萇年

張萇年爲汝南太守。郡人劉崇之兄弟分析家。貧。惟一牛。爭不能決。訟於郡庭。萇年愴然見之。謂曰。汝曹當以一牛。故致此競脫。有二牛。必不爭。乃以已牛一頭。賜之。於是境中各相戒約。咸敦敬讓。

事雖細而以動境中之觀聽最捷。但後復

有爭恐已半有限爲之奈何

馮伉

馮伉第五經宏詞。三遷。繕部員外郎。李抱真卒。持節臨弔。歸之帛不受。又致京師。伉上表固拒。禮泉令缺。宰相高選。德宗曰。前使澤潞。不受幣者。其人清。可用也。遂以授伉。縣多累。以滑數犯法。伉爲者論豪書十四篇。大抵勸之務農進學。而教以忠孝。鄉鄉授之。使將相教督。累官兵部侍郎。出爲同州刺史。

懷津化導

卷十二

四

只不受帛一事。便受主知。然畢竟以化民善俗。稱良吏。德宗能知人矣。

韋景駿

韋景駿爲貴鄉令。有母子相訟者。景駿曰。令少不天。常自痛。爾幸有親。而忘孝邪。因嗚咽流涕。授孝經。使習大義。母子感悟。請自新。遂相慈孝。令少不天。誦此一語。令人悲痛。更不必授以孝經矣。

陳文惠公

陳文惠公堯佐知開封府每歲正月夜放燈則悉籍少年禁錮之公召諭曰尹以惡人待汝汝安得爲善吾以善人待汝汝忍爲惡耶因盡縱之凡五夜無一人犯法者

如此誠信待人惡少卽不華心豈無華面

蘇子瞻賦

蔡元長知維揚日效洛陽作萬花會其後歲歲循習而州人病之元祐蘇軾來知揚州正遇花時吏白舊例公判罷之人皆鼓舞欣悅作青報

牧津化導

卷十二

五

王定國云花會檢舊案用花千萬朵吏緣爲姦乃揚州大害已罷之矣雖殺風景免造業也公爲政惠民率類此

坡翁非殺風景人此亦國奢示儉之意

周彥質

周彥質歷官循州守治民以教化爲本民以訟至庭者先諭以禮義然後折其是非無不涕泣悔罪而去久之民以訟爲恥蒲鞭遂縣而不試蘇軾以默化名其堂官終發運使

默化正是彥質之定評

蔡襄

蔡襄舉進士知福州爲復古五塘以溉田民利之又奏減閩人五代時丁口稅之半知泉州爲政精明首興學校往時閩人多專月賦以應科時周希孟以經術傳授學者常至數百人襄爲親至學舍執經講問爲諸生率延見處士陳希烈等以師禮而陳襄鄭穆方以德行著稱鄉里襄皆折節下之閩俗重凶事其奉浮圖會賓客

牧津化導

卷十二

五

以盡力豐侈爲幸否則深自愧恨爲鄉里所羞襄下令禁止至於巫覡主病蟲毒殺人之類皆爲痛絕然後擇民之聰明者教以醫藥使治疾病其子弟有不率教令者條其事作五戒以教諭之久之民俗大化襄旣去閩人相率詣州請爲襄立德政碑

蔡公之善政在實心興利實心教民不可

忽忽同粉飾觀聽者論

孫莘老

知福州民欠市易錢擊者甚衆有富人
出錢五百萬拜佛殿請於華老因曰汝輩所以
施錢何也曰願得福耳曰佛殿未至露坐孰若
爲獄囚代償官通使數百人釋桎梏之苦得福
豈不多乎富人不得已諾之即日輸錢因圖爲
之一空

藉富人之五百萬延困圖錢百人於俄頃
間便成化工之事豈不甚快但適官錢者
強半非良民倚以此爲息好之地則富民
何罪而爲此輩代償

張魏公

北華

卷十二

主

張魏公

張魏公守金陵日嘗詣學有一士人投牒取視
則爭博也公立判之士子爭財於學校教化不
明太守罪也當職先罰俸半月牒學照規行教
官太窘引去

魏公之意在感化青衿更不及爲廣文先
生留此一隙自容地

王侍制

三侍制賈白知蔡州州人歲時祀吳元海門
三安有逆醜而廟食於民者毀之爲更立狄仁
傑李愬像而祀之蔡人號雙廟云嘗權知荆南
有娼訴其婦薄於養婦曰舅亡姑嫁既窮而歸
且奉事無不謹質曰姑雖不良獨不顧若夫耶
因取家人衣以衣嫗又給以廩粟使歸養之皆
感泣而去

曉人當如是

陳修

北華

卷十二

主

陳修起家爲穀城令遷合浦太守大著治聲嘗
以喪紀之法遍書於鄉使民知習卒於官合浦
民懷其德護喪歸葬執紼行數千里無一人言
疲者既葬哭奠而後去

其得人之政可想

周自強

周自強以文法推擇爲吏奉定間廣西洞獠反
自強往見獠酋說以禍福中其要害獠酋立爲
罷兵貢方物納款請命亭聞於朝特旨起授廣

西道宣慰司都事轉饒州路經歷遷婺州路差
烏縣尹周知民情而性度寬厚不爲刻深民有
以爭訟訴於庭者一見則能知其曲直然未遽
加以刑責必取經典中語反覆開譬之令其誦
讀講解若能悔悟首實則原其罪若迷謬怙惡
不悛然後繩之以法不少貸民畏且愛獄訟頓
息民間田稅之籍多失實以故差徭不平自強
出今履畝覈之民不能欺文簿井井可攷於是
賦役平均貧富樂業其聽訟決獄物無通情點

牧津化澤

卷十二

无

吏欲以片言欺惑之不可得由是政行化洽

一小吏便能挺身說猶禽其人之膽畧可
知所以竟爲良令

張戢

張戢舉進士第攝蒲城令蒲邑民悍不畏法聞
訟寇盜倍他邑戢悉寬條禁有訟至庭必以理
教諭使無犯法間召父老使之教督子弟服學
省過作紀善簿民有小善悉以籍之月吉以俸
爲酒食召邑之高年聚於縣廨以勞之使其

子子付曰縣以孝悌之道不數月邑人化之戢
以至誠反覆教諭民俗頓革戢歷治六七邑誠
心愛人而皆有術以濟之力行不怠所至皆有
歸政視民之不得其所若已致之極其智力必
濟而後已

誠心愛人而又有術以濟之便是第一等
治行

呂陶

牧津化澤

卷十二

手

呂陶謫銅梁令民龐氏姊妹三人冒隱幼弟田
壯想官不得直貧至傭奴於人及是又愬陶一
閭三人服罪弟泣拜願以田半作佛事以報陶
曉之曰三姊皆汝同氣汝幼時適爲汝主之耳
不然亦爲他人所欺與其捐半供佛曷若遺姊
復爲兄弟顧不美乎弟拜聽命

三姊一弟以半歸姊亦情理之應然

陸襄

陸襄在邵陽有彭李二家相忿屢告襄爲設飲

食諭之。酒罷同載而還。人歌之曰。陸君政無怨家。聞既罷警共車。

欲使百姓無怨家。方是在邦無怨。在家無怨。

戚倫

戚密學倫初筮仕。知太和縣。里俗險悍。喜撰虛訟。倫至。以術漸磨。先設巨械。嚴固狴牢。其筮挺經索。比他邑數倍。民悚駭。次作諭民詩五十絕。不事風雅。皆風俗易曉之語。俾之誦誦。以申規教。津化導。

卷十二

三

警立限曰。誦誦半年。頑心不俊。一以苛法治之。果因此詩獄訟大減。其詩有云。文契多欺。歲月深。便將疆界漸相侵。官中驗出虛兼實。枷練鞭笞痛不禁。大率類此。江南往往有本。每當歲時。與囚約曰。放汝暫歸。視其先。猶沐饑飢。民感其惠。皆及期而還。無敢違者。

先教誨。後刑罰。此政本也。妙在虛憚之。而民自聽其引掖。此政術也。

吳師禮

化刑以輔之。條目易循。期會有信。使民不更吏。不玩法。古人之治其幾矣。用是爲治。邑人便之。

條目易循。期會有信。卽此二語。便成義皇

世界

顧文昱

顧文昱知泰州。前守吳去疾。以州民好訟。告文昱。然曰。民有冤抑。守弗爲理。民將安訴。頃之

卷十二

三

訟者兩集。文昱乃自書榜。聯綴長數丈。誨諭諄切。民爭來觀。觀已去。不訟者十二。又俾訟者居譙門上。思三日。然後得訴。思不三日去。不訟者過半矣。乃擇吏醇謹者一人。置符受訟。詞而勾稽其始末。民誠負冤。輒爲疏理。顧悔自止者。聽不問。未兩月。民不復訟。

訟之興也。非盛氣。則聽唆。反覆思之。自應可省。此法真息訟第一義。

俞偉

聞俗生子多者率不舉貯水溺之謂之洗兒會
俾宰順昌作戒殺子文召諸鄉父老爲人信服
者列坐廡下置醪醴親酌之出其文使歸諭鄉
人無得殺子數月間活者千計朝廷嘉之立法
推行一路

召諸父老爲人所信服者而使之通諭此
是化導一法若今日溺女之禁正當法此
張養浩

張養浩爲堂邑令罷舊盜之朔望參者曰故皆
張津化導

良民既加以刑而猶以盜目之是絕其新之路
也衆盜感泣互相戒母負張公有李虎常殺人
其黨暴矣舊尹莫敢詰問養浩盡寘諸法民甚
快之

罷舊盜朔望之參固所以待良民然令舊
盜朔望之參亦可以懲敝民不可謂養浩
之罷爲全得惟舊尹莫敢問者而盡寘諸
法則寬中之嚴乃見高手

何文淵

何文淵守溫州時永嘉百姓朱良規良亘兄弟
爭財訟於郡文淵訊知其情皆惑於婦言乃屬
其鄉之耆老立兩人於庭下以大義開諭之因
援筆判一詩於其狀後有祇綠花底鶯聲巧致
使天邊雁影分之句良規兄弟感泣伏謝遂相
敦睦

此兄弟自是解事人故化年猶易不然雖
誦詩三百頑悍自如

張得中

張津化導

卷十二

誦

張得中未樂初以茂才徵後登進士爲應天江
寧令京師赤縣機務繁劇前令率繩之以法得
中更以平恕簿書期會米鹽細數必躬親之民
有犯法當流者其母訴乞畱養得中曰民頑犯
法固可罪也母老失養尤在所矜寧失不經以
爲孝道勸卒杖而遣之有隸於公所貧困莫支
者卽弛其役且遺之衣食每丁夜而起丙夜而
息未嘗樹赫赫之聲而民安其政以薦修永樂
大典得中性嗜書自起家至歷官無日不親筆

硯

自是儒吏作用，起家至歷官，無日不親筆硯，乃大快事，然不知此公何以得此暇日。

牧津帖

卷十二

三

牧津卷之十二終

牧津卷之十三目

勤職

召信臣

杜詩

衛 瑒

崔寔

劉玄明

舍慈

始興王蕭憺

杜正獻公衍

韓琦三見

李允則二見

魯有開

蔡君謨裏二見

王安石

傅獻簡公

牧津帖

卷十三

一

張觀

孫覺

胡文恭公宿

李道傳

吳元辰

陳省華

張需

趙景緯

張汝明

陳貫

莫濂

周 綜

許遜

王 政

譚澄

貝 恒

李 湘

陳 瑾

岳正

馬應祥

楊繼宗

陳克宅

崔恭敏

范理

徐九思

楊繼盛

牧津卷之十三

勤職

明山陰祁承燦輯

召信臣

召信臣以明經補穀陽長舉高第遷上蔡長其治視民如子所居見稱遠超爲零陵太守病鍾復徵爲諫大夫遷南陽太守其治如上蔡信臣爲人勤力有方畧好爲民興利務在富之躬耕勸農出入阡陌止舍離鄉亭稀_{此爲民處十區中}有安居時行視郡中水泉開通溝瀆起水門提闢凡數十處以廣溉灌歲歲增加多至三萬頃民得其利蓄積有餘信臣爲民作均水約束刻石立於田畔以防分爭禁止嫁娶送終奢靡務出於儉約府縣吏家子弟好游敖不以田作爲事輒斥罷之甚者案其不法以視好惡其化大行郡中莫不耕稼力田百姓歸之戶口增倍盜賊獄訟衰止吏民親愛信臣號之曰召父遷河南太守治行常爲第一復數增秩賜金徵爲少府列於九卿奏請上林詣離遠官館希幸御者勿復繕治共張

牧津

卷之十三

二

牧津勤職

卷之十三

一

又奏省樂府黃門倡優諸戲及宮館兵弩什器減過大半大官園種冬生葱韭菜茹覆以屋廡晝夜難蘊火待溫氣乃生信臣以爲此皆不時之物有傷於人不宜以奉供養及它非法食物悉奏罷省費歲數千萬

惠民可以取足於一心勤政必須躬親於庶務惟信臣生平勤力而有方畧故以興利則利興以省費則費省蓋有孚惠心與勞民勸相政各有所用也

牧津勸業

卷十三

二

杜詩

杜詩少有才能任郡功賈有公平稱更始時辟大司馬府建武元年歲中三遷爲侍御史歷轉汝南都尉所在稱治七年遷南陽太守性節儉而政治清平以誅暴立威善於計畧省愛民役造作水排鑄爲農器又修治陂池廣拓土田郡內比室殷足時人方於召信臣故南陽爲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詩自以奉職無效乃上書願退大郡受小職帝惜其能還不許詩雅好

推賢數進知名士清河劉統及魯陽長董崇等身雖在外盡心朝廷露言善策隨事獻納視亭七年政化大行十四年坐遣客爲弟報讐被徵會病卒司隸校尉鮑永上書言詩貧困無田宅喪無所歸詔使治喪郡邸贈絹千匹

政治清平者而能以誅暴立威則循良實際斷非悠悠養亂輩可能○如此恂恂循吏乃亦爲弟報讐習氣故自難錄○身故無能治喪傷哉廉也而循吏未有不根抵

牧津勸業

卷十三

三

於廉者

衛風

衛風貪好學問隨師無禮常備以言給建武二年除襄城令政有各迹遷桂陽太守詔與支州接壤頗染其俗不知禮則蠟下車修庠序之教設婚姻之禮期年間邦俗從化先是令潁潁陽曲江三縣越之故地武帝平之內屬桂陽民居深山濱溪谷習其風土不出田租去郡遠者或且千里吏事往來輒發民乘舩名曰傳役每一

吏出徭及數家百姓苦之。頻乃鑿山通道五百餘里列亭傳置郵驛於是役省勞息好吏往絕流民稍還漸成聚邑使輸租賦同之平民又未陽縣山鐵石他郡民庶常依因聚會私爲冶鑄遂招來亡命多致姦盜。頻乃上起鐵官罷斥私鑄歲所增入五百餘萬。頻理郵民事居官如家其所施政莫不合於物宜視事十年郡內清理一郡之中有以一邑累一邑之中有以一事累只如傳役之擾山民漸致銷落衛城

牧津

勸職

卷十三

中

開道置郵而流民頓成聚邑且得與平民

一體輪租則不特利民而且以利國有民

社之寄者可悠悠泛泛以循故守舊爲良

規哉

崔寔

崔寔爲五原太守五原土宜麻桑而俗不知織績民冬月無衣積細草而臥其中見吏則衣草而出寔至官爲作紡績織絰練縵之具以教之民得以免寒苦是時胡虜遠入雲中朔方寔整

厲士馬嚴烽檣虜不敢犯

崔寔殊大有政才故能爲政論

劉玄明

劉玄明甚有吏能歷建康山陰令政常爲天下第一後傳職代爲山陰問玄明日願以舊政告新令尹玄明荅曰我有奇術卿家謂所不載臨別當以相示旣而言作縣令惟日食一升飯而不飲酒此第一策也

牧津

勸職

卷十三

五

之勤政者自有精彩

倉慈

倉慈黃初末爲長安令清約有方吏民畏而愛之太和中遷燉煌太守郡在西陲以喪亂隔絕大姓雄張遂以爲俗前太守尹奉等徧故而已無所匡革慈到抑挫權右撫恤貧羸甚得其理舊大族田地有餘而小民無立錫之土慈皆隨口割賦稍稍使畢其本宜先是屬城獄訟衆擾縣不能決多集治下慈躬往省閱料簡輕重自

非殊死。但鞭杖遺之一歲。決刑。曾不以十人。又常日西域雜胡欲來貢獻。而諸豪族多逆斷絕。既與貿遷。欺詐侮易。胡常怨望。悉皆勞之。欲諸洛者。爲封過所欲。從郡還者。官爲平取。輒以府見物。與共交市。使吏民護送道路。由是民夷翕然。及卒。咸悲感。如喪親戚。胡人或有以刀畫面。以明血誠者。

以精勤之吏。秉忠信之念。自然可行。變類。

始興王蕭憺

牧津勸戰

卷十三

六

蕭憺和帝時。爲荊州刺史。天監元年。加安西將軍。封始興郡王。時軍旅之後。公私匱乏。憺厲精爲政。廣開屯田。減省力支。存問兵死之家。供其窮困。人甚安之。荊州大旱。憺使祠於天井。有巨蛇長二丈。出遶祠壇。俄而注雨。歲大豐。憺自以少年居重任。開導物情。訟者皆立待符教。決於俄頃。曹無留事。下無滯獄。六年。州大水。江溢。隄壞。憺親率將吏。冒雨賦丈尺築之。而雨甚水壯。衆皆恐。或請避焉。憺曰。王尊尚欲身塞河隄。我

獨何心。以免。乃登隄歎息。終日輟膳。刑白馬祭江神。酌酒於流。以身爲百姓請。命言終而水退。限立。郢洲在南岸。數百家。見水長。驚走。登屋緣樹。憺募人救之。一口賞一萬。估客數十人。應募。洲人皆得以免。吏民歎服。咸稱神勇。又分遣都郡。遭水死者。給棺。潛失田者。與糧種。是歲嘉禾生於州界。吏民歸美焉。以母憂還朝。人歌曰。始興王。起人急。如水火。何時復來。哺乳我荆土。

軍旅之後

公私匱乏

惟廣開屯田

牧津勸戰

卷十三

七

救時急者。始興抱敏才。而爲念更懇。真

是才誠兩合。

杜正獻公行

杜正獻公衍。初知乾州。屢決疑獄。人以爲神。簿書出納。推析毫髮。終日無倦色。至爲條目。必使吏不得爲奸。施於民。則簡而易行。未滿歲。安撫使察其治行。以衍權知鳳翔府。一邦之民。爭於界上。一曰。此我公也。汝奪之一曰。今我公也。汝何有焉。當夏人初叛。天下苦於兵。自陝以西。尤

甚吏緣侵漁調發督迫至民破產不能足往往
自經投水以死於時衍在永興語其人曰吾不
能免汝然可使汝不勞乃爲之區處計較量物
有無貴賤道里遠近寬其期會使以次輪送由
是物不踴貴車牛芻秣宿食來往如平時而吏
束手無所施民比他州費省十六七至於繕治
城郭器械民皆不知及後尹開封開封嘗撓於
權要衍能使權要不敢干前尹惟以聽斷盜訟
爲能否獨衍始有餘力省其民事如治他州而

牧津勸職

卷十三

八

畿赤諸縣皆被其惠又議常平法曰歲有豐凶
谷有貴賤官以法平之則農有餘利今豪商大
賈乘時賤收水旱則稍伏而不出冀其翔騰以
圖厚利而困吾民請豐州郡遠近戶口衆寡嚴
賞罰謀責官吏出納無壅增損有宜朝廷從之
祁公剔歷中外所至定有區畫尤妙在凡
有興作民皆不知嗟乎民不惟無擾而且
不知擾更不必禁其奸而自不得爲奸民
生有不安阜者乎

韓琦

韓魏公琦初授將作監丞通判淄州入直集賢
院監左藏庫時方貴高科多徑去爲顯職琦獨
滯筦庫衆以爲非宜琦處之自若於職事未嘗
苟且及爲開封推官理事不倦暑月汗流浹背
府尹王博文大重之曰此人要路在前而治民
如此真宰相器也歲饑爲體量安撫使汰冗役
數百活饑民百九十萬始潘美鎮河東患寇鈔
令民悉內徙而空塞下不耕於是旰代寧化大

牧津勸職

卷十三

九

山之北多廢壤琦以爲此皆良田今棄不耕適
足以資敵遂請距北界十里爲禁地其南則募
弓箭手居之墾田至九千六百餘頃
韓稚圭抱經世之具而勤勞吏職至於此
此王尹稱爲真宰相器也有謂社稷之才非
百里之用不知以器掄才朝廷之事若君
子隨分自盡一命必能濟物彼不屑爲小
官者此器可知矣

李九則

李允則再守長沙、湖湘之地，下田藝稻穀，高田
水力不及，一委之募養。允則一日出令曰：「將來
并納粟米稈草，湖湘之農夫且未知粟米稈草
爲何物也。」或曰：「惟襄州有之，可以購致。」湖民皆
往襄州，每一斗一束，至湘中爲錢一千，自爾誓
以田藝粟。至今湖南無荒田，粟米妙天下焉。
治郡根本之計在農，妙在導民以不言其
故而民自趨利。

魯有開

牧津勸職

卷十三

十

魯有開用蔭知章城縣，曹濮劇盜橫行，旁縣聞
聞其名不敢入境。知確山縣，大柱把持官政，有
開治其最甚者，遂以無事。與廩陂，溉民田數千
頃，富鄉守慕薦之，以爲有古循吏風。知南康軍
代還，熙寧行新法，王安石問江南如何，曰：「法新
行未見其患，當在異日也。」以所對乖異，出通判
杭州。知衛州，水災人乏食，擅貸常平錢粟與之，
且奏乞蠲其息。徙冀州，增隄，或謂郡無水患，何
以役爲？有開曰：「豫備不虞，古之善計也。」卒成之。

明年河決，水果至，不能冒隄而止。

興陂增隄，自當先事爲計。

蔡君謨

蔡君謨，襄知開封府，事日不下數千，每有日限。
事揀三兩件記之，至其日問人不測如神。

此亦作小小伎倆，所謂君謨手段小，或於
此覷得。

王安石

王安石慶曆間爲鄞令，在任好讀書，爲文章，二

牧津勸職

卷十三

十一

日一治縣事，起隄堰，決陂塘，爲水陸之利，貸穀
於民，立息以償，興學校，嚴保伍，邑人德之。熙寧
初爲執政，以其法推行天下，海內騷然。
荆公之治鄞，法非擾民而竟以此法擾天
下者，蓋治天下與治一邑，其勢異也。

傅獻簡公

傅獻簡公歷臺諫，遷三司鹽鐵副使，出知江寧
坐事落職，奪官監衛州恭陽倉草場。郡掾行縣
公同邑官出迎拜謁，甚恭，郡守微邑官代公治。

出納公不可曰居其官不可以曠職雖祁寒陰暑必躬坐度中治事不少懈

不卑小官高賢自合作此矩度

張觀

張觀徙澶州河嘴孫陳埽又壞浮橋州人大恐或請趨北原以避水患觀曰太遠如州民何乃躬率卒徒以增築之隄成不遠徙鄆州兼西路安撫使舊法京東止遏安邑鹽而瀕海之地禁私煮觀上言民之犯法者雖日殺於市恐不能止請弛其禁以便民歲免鰥給者不可勝計

牧津勸職

卷十三

十一

先之勞之是集事法惟私煮弛其禁將遂聽之奸民乎此須別有理會

孫覺

孫覺徙知湖州松江隄爲民患覺易以石高一尋有奇長百餘里隄下悉爲良田除知蘇州監倉官鄒儉宰臣爲奸覺至以儉屬吏按治不少貸從知福州閩俗厚於婚喪覺裁爲中法使

富家不得過百緡令出一日嫁娶者數百家喪理費減十五

孫公僅循職而理乃按治倚附權門之奸吏不少貸宜其稱良守也婚喪至今皆靡

已極長民者故當以此着意

胡文恭公

胡文恭公宿爲真州揚子尉會縣遇大水漂溺居民令不能救宿率公私船設法拯援立活數千人以張士遜薦召試館閣校勘改集賢校理牧津勸職

卷十三

十一

通判宣州知湖州築石塘百里捍水患大興學校學者盛於東南自湖學始既去而人思之名其塘曰胡公塘

是儒吏更是才吏

李道傳

李道傳出知真州城圯勿治道傳覺之築兩石堤以護並江居民益凌二壕又堤陳公塘有警則決之以爲阻人心始固除提舉江東路常平茶鹽公事初至即按部訪吏之貪縱者十餘人

胥吏爲民害者大。鯨小逐百餘人。釋獄之濫。整者二百餘人。池負錢一十餘萬。緡夏六旱。道傳應詔言。楮幣之換。官民如讐。鈔法之行。商賈疑怨。賦斂增加。軍將推轂。言切中時病。遂條上荒政。朝廷多從之。與清臣真德秀。賑饑道。傳分池宣徽三州。窮冬行風雪中。雖深村窮谷。必至。賴以全活者甚衆。攝宣州守。行朱熹社倉法。上饒新安南康諸郡。翕然應命。人蒙其利。

此公大有風裁。勤職特其一節。

牧津勸職

卷十三

古

吳元辰

吳節使元辰。知河南嘗。值河溢。城將壞。躬涉泥濘。督工壅塞。民有避水於境者。旣以舟楫。又以家財賑之。時數郡被水患。獨元辰所部民無墊溺。

雖家財不能盡拯。而躬涉泥濘。直是先勞。

陳省華

陳省華。累遷京兆櫟陽令。縣之鄭白渠。爲鄰邑強族所據。民久不得訴。省華以理辨之。盡去壅。

過之。與水利均。及衆頗賴之。又民有累世不葬。其先省華召而諭之。貧無以具者。給資爲助。至道初。姑蘇水災。民饑。亟召省華。拜司部員外郎。知蘇州。賜金紫。至則復流民數千戶。瘠者亟瘞理之。詔書褒美。

以理辨之。無不折召而諭之。無不曉爲政。不當如是耶。

張需

張需。知霸州。因其民游食者多。每里置一簿。列

牧津勸職

卷十三

五

其戶各報男女小大口數。派其合種粟麥桑棗。紡績之具。雞豚之數。遍曉示之。暇則下鄉。至其戶簿驗之。闕者罰之。於是民皆勤力。無游惰者。生理日滋。

治邑如治家。此公之謂矣。

趙景緯

趙景緯。知台州。至郡。以化民成俗爲先務。首取陳述古論俗文。書示諸邑。且自爲之說。使其民更相告曉。諭舉遺逸。車若水。林正心於朝。旌存

行作訓孝文以勵其修。建貴庶社倉六十。有六。浚河道九十里。築隄路三十里。節浮費爲下戶。代輸秋苗。奏蠲五邑坊河渡錢。期年之內乞歸。田里。景緯志趣冲澹無意仕進。故其立朝之日。不久。

守郡期年德意及民已如此不可殫述。士君子苟實欲加惠地方何必遷延歲月。

張汝明

張汝明初爲漢陽軍判官。時行公田法。授滕按

牧津勸職

卷十三

去

境內。使四隅日具吏官所至而躬臨以閱實。雖雨雪不渝。吏不得通賂財而稅均於一路。徽宗時知岳州。有惠澤於民。屬邑得古編鐘欲獻之。汝明曰。天子命我以千里。懼不能作成。德意敢觀賞乎。拒不以獻。

能盡職者自能持正。

陳貫

陳貫知衛州。徙涇州。州人以嚴見憚。雖簿書。堯庫賦租出入莫不親檢察之。嘗謂其僚屬曰。儻

視官物如已物。容有奸乎。擢利州路轉運使。歲饑。出所得職田粟者。盡以賑民。富民有積粟者。率令計口自占其數。有餘則皆發。

簿書堯庫。原非俗務。世以勤職爲俗吏。可怪也。

莫濠

莫濠初除戶部員外郎。命措置浙西江淮沙田。蘆蕩。以丈量失實。責監饒州景德鎮。起知光化軍。謀金渝盟。郡乏舟衆。以爲慮。濠力爲辦集。及

卷十三

主

敵犯境。民賴以濟。召復原職。上諭曰。朕尚憶向措置沙田。甚不易。濠頓首曰。職分當爾。臣不敢避怨。上曰。使任責者人人如卿。天下何事不成。出知揚州。陞辭上以城圯。命濠增築。濠至州。規度城闢。分授諸將。各刻姓名。發堞間。懸重賞。激勵閱數月告成。除寶謨閣學士。大理少卿。兼權知臨安府。未幾。假工部尚書。使金賀正旦。金庭賜宴。濠以本朝忌日。不敢簪花聽樂。金遣人起。濠堅不從。竟不能奪。

是實心任事人

周淙

周淙以父任爲郎，歷官通判建康州。時金渝盟，邊時方與師，守難其選，首命淙守滁陽。未赴，徙越州。又徙淙梁淮楚舊有並山水，置砦自衛者，淙爲立約束，結保伍，金亮傾國犯邊，民賴以全活者不可勝計。孝宗受禪，王師進取虹縣，中原民翕然來歸，扶老携幼相屬於道。淙計口給食，行者犒以牛酒，至者處以室廬，人人感悅。張浚徵淙勸職。

本卷十三

六

視師駐於都梁，見淙謀輒稱歎，且曰：「有急公當與我俱死。」淙亦感激，至謂頭可斷，身不可去。浚入朝，悉陳其狀，上嘉歎不已。時兩淮經蹙，民多流亡，淙極力招輯，安堵如故。勸民植桑柘，開屯田，上亦專以屬淙。屢賜親札，淙奉行益力。進直龍圖閣，除兩浙轉運副使。未幾，知臨安府。上官自古風化，必自近始。陛下躬履節儉，以示四方，而貴近奢靡，殊不知革，乃條上禁止十五事。臨安駐蹕歲久，居民日增，河流淤隘，舟楫病之。

淙請疏浚，工畢，進右文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以歸。

臨事尚悉

許遜

司封員外郎許遜，知興化府。大修山河堰，堰水舊溉民田四萬餘頃。世傳蕭何所爲，遜行壞堰，顧其屬曰：「鄴侯方佐漢取天下，乃暇爲此，以溉其農。古之聖賢，有以利人無不爲也。今吾豈宜憚一時之勞，而廢古人萬世之利？」乃躬率工徒治木石，石墜傷其左足，遜亦不懈，堰成歲獲大豐。

本卷十三

九

實心勸職，故不惜以身徇事，而事亦卒底於成。

王政

王政當遼季時，浮沈州里。高永昌據遼東，知政材畧，欲用之。政度其無成，辭謝不就。及金兵伐宋，滑州降，留政爲安撫使。前此數州旣降，復殺守將，反爲宋守。及是人以爲政憂政，曰：「苟利國，

家雖死何避宋王宗望壯之曰身沒王事利及子孫汝言是也改從數騎入州是時民多以錢爲盜生繫政皆釋之發倉廩以賑貧乏於是州民皆悅不復叛去傍郡聞之亦多降者宋王召政至韓門撫其背曰吾以汝爲死矣乃復成功耶隨改權親軍都指揮使兼掌軍資是時軍旅始定亮庫紀綱未立掌吏皆因緣爲奸政獨明會計嚴扇緝金帛山積而納無錙銖之失

民在湯火撫綏爲難此君以潔身爲勤職

懷津勸職

卷十三

主

便佳

譚澄

譚澄爲交城令時年十九有文谷水分溉交城田文陽郭帥專其利而堰之訟者累歲莫能直澄折以理令決水均其利於民豪民有持吏短長爲奸者察得其主名皆以法治之歲乙未籍民戶有司多以浮客占籍及征賦逃竄始盡官爲稱貸積息數倍民無以償澄入覲因中書耶律楚材面陳其害太宗惻然爲免其適其私負

者年雖少息取倍而止亡民能歸者復三年詔

下公私便之壬子復大籍其民澄盡削交城之不土著者賦以時集後擢懷孟路總管歲旱令民鑿唐溫渠引沁水以溉田民用不饑教之種植地無遺利俄以京兆改陝西四州道提刑按察使建言不忤有三無後爲大宜令民年四十無子聽娶妾以爲宗祀計朝廷從之遂著爲令浮客占籍以累土著削之最當

貝恒

懷津勸職

卷十三

主

貝恒改東阿知縣東阿當南北要衝素苦過使往還供給之費恒規措有方物具而不擾縣簿有挾私怨緣飾人死罪者恒曰盍以直報之簿愧而止隣邑盜劫人匿其贓古塚中塚傍畊民得之而解後被劫者識其故物執民訴官民不勝考掠竟引伏恒聞而疑之然非其所當理不得問會有商人過東阿被盜來訴恒併隣邑盜事嚴督機兵大索數日獲三十餘盜隣邑劫盜皆在畊民得免冤死時循行田間觀民藝獲以

驗勤情邑西南有灤春夏灤水無所洩泛溢浸
衍近灤之民每廢耕種恒相地將開渠納諸大
清河召民役之與其佐議簿持不可曰法不得
擅役民恒曰本以利民有罪請獨加我不相及
渠成得沃壤數千畝卒亦無事車駕征北虜命
河南山東西民丁隨軍供饋餉郡邑各遣官率
之憚行者往往爲規避計恒毅然曰天子親征
臣下可避勞耶卽治裝就道民聞令行皆忻躍
以從動息飲食與民同甘苦訖師旋東阿無一
牧津勸職

卷十三

主

人失所者在官雖小物必思及民營繕有餘棄
廢鐵敗皮朽索放紙之類悉存之工匠閒暇令
煮皮爲膠鑄鐵爲杵搗紙索爲穰貯之庫會
車駕巡幸北京敕使督建席殿所貯悉濟急用
而民不費嘗坐累罰役京師時有令官役滿卽
復任民競趨代其役凡三罰役民三代之不厭
而愈力其得人如此恒和厚樂易於物無忤勤
於公務日中而食夜二鼓而寐盛寒酷暑不自
逸率以爲常

此真勤職吏也○師旋而無一人失所卽
造化亦有所不能周不知何以有此

李湘

李湘永樂中授東平知州以持已愛民爲務常
祿外一無所取而勤於公務旦暮治事不少休
州城之東有大村壩源出泰山雨溢數爲民患
奏發民丁築堤捍之患乃已州及所轄五邑地
曠多荒廢課民墾闢倉庫充實歲歉賑貸有備
祠壇屏宇整飭一新齊魯間翕然稱其才卓

牧津勸職

卷十三

主

駕征北虜詔山東西民隨軍給餉運道遠多死
亡湘率東平民行撫綏有道訖完民以歸在東
平十餘年始終一致正統初詔廷臣舉郡守禮
部尚書胡公舉湘遂陞懷慶知府

才亞於貝而遇事亦多實心

陳瑾

陳瑾除寧國知府首興學育才除民所疾苦革
兼并之路覈隱欺之籍所創戶帖布之天下宣
城民田濱江者歲患水規畫築隄伐石作水門

以時畜洩民至於今賴之

所創戶帖不知規制何如豈亦今戶籍之類乎此便民第一事

岳正

岳正成化中出守興化才大氣豪又以直聞大臣領郡稍厭俗諺以故多宏濶畧細節操利權如賈豎然不引嫌是以浮議叠起去後莆預備倉積穀數萬凶荒有儲林居蕭然貧困人始知其不持一錢入也居三年入覲乞歸

牧津勸業

卷十三

孟

國朝閣臣領郡亦一變體領郡而躬親細務又一變體然而清議終在人心也

馬應祥

馬應祥其先蒙古人應祥以進士授河內知縣河內素稱難治應祥曰百姓人耳獨河內異耶乃加意撫循具攷戶數高下之則躬爲編生奸吏猾胥無隙可進自是徭役均齊百姓俱興時王宗器先生守懷慶河內爲附郭縣嘗召祥飲食歌咏問民所疾苦以弟呼之應祥益潄然

意有不合輒盡言不少避縣庭吏縮首立如植物然當道方有旌薦以母喪歸百姓走送涕泣

竟日乃始別去及改任徽州歙縣俗好氣健訟費千百金求勝不勝不止又豪家大族搖動禍福祥至持之以靜事求可不枉道徇人久乃自定郡有殺人者久不得其情乃以付祥祥先期禱神倘降靈則示之雨是夜果雨翌日啓死者棺事中諸人羅跪乃一鼠自棺出鑽跪者一人衣底等忽不見祥念曰此神示也乃指其人曰殺人者汝其人色動推究果服又郊外殺一人未絕公命移之縣大門內許人縱觀之乃一人嗟嘆其側者久之因扼其吭遂絕是時祥已敕隸卒覘人舉措覘者以告遂執而抵於法蓋殺人利其財不絕恐或出語復來扼吭耳於是縣中稱爲神明

牧津勸業

卷十三

孟

如此才調運以誠心縣庭吏自然縮首立矣

矣

楊繼宗

楊繼宗出知嘉興府。每味爽時。會書畢。卽銷倒批文。恐妨民力。凡上司文移。至期三五日完。少需滯卽責當。該官吏其准民詞。慮有不能自達者。自是日無限期。門無阻遏。巡守每經歲一至郡。府治安靜。而繼宗猶缺然。不自滿足。謂七邑之衆。我豈能悉得其理。往往論四境有冤獄。聽令上司告理。而民終無片紙隻詞赴訴。

聽令上司告理。而下民終無一人赴訴。此之謂民自以不冤。

牧津勸業

卷十三

五

陳克宅

陳克宅知嘉定縣。嘉定巨邑。賦重。習奸詭。其甚者。假荒壤之目。移稅比里。民受困而適負益多。克宅不避寒暑。遍履其地。一一而籍之。宿弊頓革。又欲輕重歸一。則使神奸無所售。而惡其害已者。挾權要尼之。竟不行。乃更議金花官布輕賣。請一歸重。則者民賴以少濟。有富僧其徒之。父利其有。一日匿其子於外。曳他屍誣僧殺之。克宅疑不誣。訊人或有疑。令受賕者。宅不爲。

動徐訛之。匪者出衆方。驚服。竊寇湯毛。九盤。天目。巡撫張公津奉命征之。檄公從一舉而渠魁授首。餘黨解散。悉知其算。克宅治嘉定逾三年。威與愛並施。而意在安民。故政成不擾。良吏惟不擾足矣。

崔恭敏

崔恭敏知萊州府。每歲必再歷屬邑。尤加意學校。廟堂齋舍。無不一新。正統間。登萊大旱。飛蝗蔽天。公依古法。且焚且瘞。蝗爲衰盡。及發郡縣。

牧津勸業

卷十三

五

倉勸富民粟賑之。奏免膠州卽墨諸逃戶。芻糧民賴全活。時巡撫擬城臨清。檄發郡夫公以方春。民且乏食。求卽應命。及秋。命復下。公始以郡民赴役。適中其會。人服公之先識。公治萊六載。威惠大行。萊人謠曰。古之楊。今之崔。後數年大饑。萊之父老相語曰。使崔公在我輩。何至此。極歲荒之後。工役自當力止。然古人亦有借工作救荒。顧視其事勢何如耳。郡守每歲再歷屬邑。此法終不可廢。

范理

范理初令江陵縣。當四方之衝。過客旁午。理嚴禁令。雖權貴無敢索一錢。先是民屢歲負租。至十四萬石。都御史徵之。理以貧民不能償。逕召將卒家之佃戶。號呼零戶者。諭之曰。世言戶役既佃田立戶。而免役可乎。遂定其等。俾各出募役之米以償。負租畢完。薦知德安府。每歲必按屬。以省畊收。兼詢利弊。隨州民數百家田爲楚府護衛所占。猶輸額徵。理備奏盡歸其田民牧。津勸業。

卷十三

天

至今祀之。

能爲民任怨。乃能爲民布德。

徐九思

徐九思爲句容令。其政專主養民。自身與僚屬當道上供。一切裁省。行之三年。當道數撓之。屹然不以撼。至六年。乃定九年。還去邑。舊有二簿。一典糧。一典馬。糧簿歲啓倉。有例金八百。四百以喫郡司農四百。簿自取九思。聞遂躬往坐收。判簿不得取例金。馬簿歲視馬。馬九百餘匹。匹

例一金。九思亦自往視之。例金遂絕。邑舊募民兵四百。每兵十金。九思兩分之。歲更番募。止二百。一歲省金三千。邑當吳越之衝。民疲於供應。九思嘗以官廩養鵝雞。官池畜魚。閑地園之。實至取供。一不煩里甲。其民遂成樂土。

如此作阿家翁亦是治家妙手。

楊繼盛

楊繼盛以言事謫狄道縣典史。狄道在陝西之臨洮山中。其民不畏法比。至蔽共其職。冬月受

牧津勸業

卷十三

天

請謙竟暮。弗倦。臨洮民翕然稱楊公神明。卽監司以難獄。猶豫者。輒問楊典史云。何。不以及令。少暇。則進邑諸生爲講說文義。大指諸生人人得意。因買東山超然臺。剪棘立書院。以居。諸生祀伏羲而下。至周孔子。配以濂洛關閩諸賢。狄道之旁地故多回夷。其子弟悉習梵典。召而約束焉。爲立二經師。而身誨其稍異者三十人。諸生日益衆。無所取食。乃集邑吏。搜飛灑者。伏糧得三十石。而嚮所乘馬及婦張服裝。買民間最

重賦地二百畝白於府以伏禮予之乃做故井田意割授諸生父兄使畝入粟以給筆札及婚喪之費又買城西廢園使茹蔬而引洮河之水灌溉之地益以肥饒給諸生邑故有煤山生番制之不能開而仰給薪於二百里外乃挾衛指揮單騎往召生番諭之咸服曰楊公卽須吾穹廬且舍而況此煤山耶邑遂不苦薪居狄道三年吏民愛之呼楊父諸生或稱關西夫子

楊忠愍起家儉素刻苦讀書立書院以訓

牧津

卷十三

手

諸生置薪水以供日夕非必楊公能之也惟是謫縣尉而敬恭其職請辭無少倦非真有痼癘切身者不能不忍一刻負民又安忍一念負國殺身成仁志士不忘喪其元夫豈虛語

牧津卷之十三

終

牧津卷之十四目

集事上

西門豹

史起

李冰

王景

杜預

夏侯夔

馬臻

王延世

馮道根

二見

韋序寬

薛大鼎

崔瑗

韋景駿

二見

姜師度

牧津

集事上

卷十四

李知遠

陸明允

崔一立

張詠

四見

謝景初

沈起

夏英公疎

虞大寧

陳堯佐

二見

呂大防

范忠宣公純仁

程師孟

牧津卷之十四

集事上

西門豹

明山陰祁承燦輯

西門豹治鄴，卽發民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田皆溉，當其時，民治渠少煩苦，不欲也。豹曰：民可以樂成，不可與慮始。今父老子弟，雖患苦我，然百歲後，期令父老子孫思我言。至今皆得水利，民人以給足富。

爲地方計久遠，能令其子孫思我言，此正牧津集事上卷十四

深於慮始者也。

史起

魏襄王時，史起爲鄴令，曰：魏氏行田以百畝，鄴二百畝，是田患也。漳水在其傍，西門豹不知用，於是引漳水灌田，鄴以富民，歌之曰：鄴有賢令，今爲史公決漳水，今灌鄴旁，終古瀉鹵，今生稻梁。

平原高壤，其膏腴以水，惟水故稱沃野，然非所語於東南也。

李冰

秦李冰爲蜀郡太守，蜀多水災，冰立三石犀，沈之江浦，水患以消。

犀可治水，惟冰知之。

王景

王景遷廬江太守，先是百姓不知牛耕，致地方有餘而食常不足。郡界有楚相孫叔敖所起芍陂稻田，景乃驅率吏民，修起蕪廢，教用犁耕，由是墾闢倍多，境內豐給。遂銘石刻誓，令民知常。

牧津集事上卷十四

二

禁，又訓令蠶織，爲作法制，皆著於鄉亭。景少學易，遂廣闢衆書，又好天文術數之事，沈深多伎藝，辟司空伏恭府，時有薦景能理水者，顯宗詔與將作謁者王吳共修作浚儀渠，吳用景塢流法，水乃不復爲害。初平帝時，河汴決壞，未及得修建，武十年，陽武令張汜上言：河決積久，日月侵毀，濟所漂數十縣，修理之費其功不難，宜改修堤防，以安百姓。書奏，光武卽爲發卒，方管河功，而浚儀令樂浚復上言：昔元光之間，人庶

織盛緣堤墾殖而瓠子河決尚二十餘年不即
壅塞今居家稀少田地饒廣雖未修理其患猶
可且新被兵革方興力役勞怨既多民不堪命
宜須平靜更議其事光武得此遂止後汴渠東
侵日月彌廣而水門故處皆在河中充豫百姓
怨嘆以爲縣官恒興他役不先民急永平十二
年議修汴渠乃引見景問以理水形便景陳其
利害應對敏給帝善之又以嘗修浚儀功業有
成乃賜景山海經河渠書禹貢圖及錢帛衣物

牧津集

卷十四

三

夏遂發卒數十萬遣景與王吳修渠築隄自榮
陽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景乃商度地勢鑿山
阜破砥磧直截溝澗防遏衝要疏決壅積十里
立一水門令更相潤注無復潰漏之患

禹之明德遠矣地平天成惟在治水之一
事視福一方更無大於此者王仲通抱經
濟長才小之而一陂之修築大之而千里
之迴環無不胸中確有成筭蓋神禹之後
一人矣惜其塲流法不傳於今耳

杜預

杜預爲荊州人號爲杜父舊水道惟淝漢達江
陵千數百里預乃開陽口起夏水導洪洞達巴
陵徑近千百里南土美而謠曰後世無叛由杜翁
孰識知名與勇功及卒州人諱其名改戶曹爲
辭曹

一守令儘可爲裁成輔相事但須如此經
畫巨手乃得

夏侯夔

牧津集

卷十四

四

夏侯夔爲豫州刺史於著陵立堰溉田千餘頃
境內賴之夔兄重先居此任兄弟並有恩愛百
姓歌之曰我之有州賴彼夏侯前兄後弟布政
優優

兄弟以循良相繼可再稱棠棣碑矣

馬臻

馬臻永和中爲會稽守創築鏡湖蓄水溉田湖
高於田丈餘田又高於海丈餘旱則洩湖灌田
潦則閉湖泄田水入海是以雖遇旱潦而無凶
潦則閉湖泄田水入海是以雖遇旱潦而無凶

年其塘周迴三百一十里溉田九千餘頃民甚賴之

鏡湖以八百里之回環灌九千頃之膏腴此萬世之利而創築之際尚然謗議頗興民難慮始豈顧問哉○今鏡湖盡廢爲民田旱潦惟恃三江一閘而蓄泄乃更便於湖古今事勢之變遷蓋如此

王延世

王延世在東郡時河決金隄沉澆豫克凡灌四

散津

傳事上

不卷十四

五

郡三十三縣延世以竹落長四丈大九圍盛石以兩船夾載而下之二十六日河隄成上曰延世長於計策工費約省乃賜爵關內侯今以埽塞決皆用此法

馮道根

馮道根守鍾離魏中山王英率衆攻城梁命韋詡救之進頓邵陽洲塹洲爲城道根能走馬步地計馬足以賦功比曉而管立英大驚曰是何神也

真是神手

韋孝寬

韋孝寬爲雍州刺史先是路側里置土墩經雨輒壞孝寬勒部內當墩處但植槐樹旣免修復又便行旅宇文泰見之嘆曰豈得一州獨爾於是令州夾道一里種一樹十里種三樹百里種五樹焉孝寬又欲於汾州離石之間築城以扼齊人恐其來爭自計曰此去晉州四百餘里吾一日創手二日敵境始知晉州徵兵三日方集散津傳事上不卷十四本六

料敵甚審計事甚詳故指顧而成功

薛大鼎

薛大鼎爲滄州刺史界內先有棣河隋末填塞大鼎奏聞開之引魚鹽於海百姓歌曰新河得

通舟楫利直至滄海魚鹽至昔日徒行今騁駟
美哉薛公德傍被大鼎又決長蘆及漳衛等三
河分洩夏潦境內無復水害是時鄭德本在瀛
州賈敦順爲冀州皆有治名故河北稱鎔脚刺
史

有實心乃有實政

崔瑗

崔瑗爲汲水今開溝造稻田瀉鹵之地更爲沃
壤民賴其利民歌之曰上天降神明錫我仁慈

牧津

卷十四

七

父臨民

德澤恩惠施以序穿溝廣溉灌決渠

作井雨

濟渠溉田正是實政

韋景駿

韋景駿神龍中歷肥鄉令縣北頻障連年泛溢
人苦之舊防迫漕渠雖峭岸隨卽壞決景駿相
地勢益南千步因高築漳水至堤趾輒去其北
塹爲腴田又維槽以梁其上而廢長橋功少費
約後遂爲法方河北饑身巡閭里勸人通有無

教導撫循縣民獨免流散及去人立石著其功
後爲趙州長史道出肥鄉民喜爭奉酒食迎饒
有小兒亦在中景駿曰方兒曹未生而吾去邑
非有舊恩何故來對曰耆老爲我言學廩館舍
橋郭皆公所治意公爲古人今幸親見所以來
景駿爲留終日後遷房州刺史州窮險有蠻夷
風無學校好祀淫鬼景駿爲諸生貢舉通隘道
作傳舍罷祠房無名者景駿之治民求所以便
之類如此

牧津

卷十四

八

景駿能以忤威相訟之母子一腔慈愛人

也故地方利害自切剝膚而童兒戀慕之
狀尤足徵其感人之深

姜師度

姜師度神龍初累遷易州刺史勤於爲政又有
巧思深知溝洫之利始於節門之北障水爲溝
以備奚契丹之患又約滑魏武舊渠傍海穿漕
號爲平房渠以避海艱糧運者至今利焉改刺
陝州州西太原倉控兩京水陸二運倉地盈高

常自倉以車載米至河際然後登舟師度鑿地道自上注之便至水次所省萬計開元六年以蒲州爲河中府拜師度爲河中尹令其繕緝府寺先是安邑鹽池漸涸師度發卒開拓疏決水道置爲鹽屯公私大收其利後再徙同州刺史又於朝邑河西二縣界就古通靈陂擇地引雒水及堰黃河灌之以種稻田凡二千餘頃內置屯十餘所收獲萬計

牧津集事止卷十四 九
人之巧思本於性靈靈心所出何事不辨

絮契丹便轉漕廣鹽屯既農畝事事可裨實用令國家得公輩數人何憂時艱哉

李知遠

唐海州南有邗溝水上通淮楚公私漕運之路實應中堰破水涸漁商絕行州差東海令李知遠主役修復堰將成輒壞如此者數四費用頗多知遠甚以爲憂或說梁武築浮山堰頗有缺壞乃以鐵數萬斤填積其下堰乃成知遠聞之即依其言潰穴立塞初堰之將壞也輒聞其下

殷如雷聲至是其聲移於上流數里蓋金鐵味辛辛能害目蛟龍護其目故避遠而功成

此亦治水者所當知

陸明允

陸明允宣公之從子元和三年以集賢校理出爲奉化令個幅無華視民如子屬歲大旱隣境人相食明允輟和其民賑廩食以給道路之餓者全活數萬人治行爲天下第一復於龍潭溪壑石障水鑿渠引流下通廣平湖達於江既田數千頃後名其堰曰資國渠曰新河至今賴之

真視民如子

崔立

崔立知江陰軍屬縣有利港久廢立治溉田數千頃及開橫河六十里通運漕累遷太常少卿歷知棣漢相路充鄆涇七州立性淳謹尤喜論事祥符封禪士大夫爭奏符瑞獻贊頌立獨言水發徐州早連江淮無爲烈風金陵大火天所以警驕惰戒淫佚也區區符瑞尚何足爲治

道言哉前後上四十餘事以右諫議大夫知耀州改知豫州

立之識力在王文正公上疏治灌溉特其餘耳

張詠

張文忠公詠守蜀時凡有興作帖諸縣於民籍中係工匠者具帳申來分爲四番役十日滿則罷去夏則卯入午歇冬底春初各給木札一牒以禦寒工徒皆悅有一瓦匠因雨乞假詠判云

牧津集

卷十四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天晴蓋瓦雨下和泥事雖細微詠俱知悉

大凡有膽力過人者定自細心不然粗浮之氣未有能爲綜密者

謝景初

謝景初慶曆中自大理丞出知餘姚視民所利病如切一體相緩急爲設方畧姚北偏瀕海歲苦海患爲築堤捍之境內多湖陂豪強率侵爲田爲具奏禁止民又每爭水泉乃創立規繩簿記其高下廣狹啓閉畧刻令各鄉遵守其後令

王敘趙子消常褚皆梓之名曰湖經自是有盜湖爭利者證經乃息至今不改

凡天下有陂塘藪澤之邑皆當倣湖經之法不特禁小民爭鬪抑可絕豪強侵併

沈起

沈起慶曆間調滁州判官監置州倉周父病委官歸侍以喪免有司劾其擅去終喪薦書應格當選用仁宗曰觀過知仁今有父病致罪何以厚風教而勸人子乃特遷知海門縣縣負海地

牧津集

卷十四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早潮間冒民田舍民徙以避棄其業起爲築堤百里引江水灌溉其中田益闢民相來歸累遷開封府判官爲湖南轉運使凡羽毛箭革舟楫竹箭之材多出所部取於民無制吏挾爲奸起會其當用自與商人貿易所省十六七

凡物料所出之地吏胥之作奸萬狀蠅聚蝟集驅之不能惟會其當用而自與商人平值相易則此弊自絕

夏竦

夏英公疎守青時青州城西南背山中貫泮水限爲工城先是跨水植柱爲橋每至六七月間山水瀑漲水與柱闌事常壞橋州以爲患疎忌有以捍之會得牢城廢卒有智思壘巨石固其舉取大木數十相貫架爲橋無柱橋乃不壞慶曆中陳希亮守宿以泮橋壞率常損官舟乃法青州所作飛橋至今泮泮皆飛橋爲往來之利俗曰虹橋

飛橋之式不見於今今所用者皆浮橋余牧津集序上卷十四

嘗觀樊若水獻宋藝以浮梁之式先爲黃黑龍船又以大艦載巨竹袒自荆渚而下及曹彬取南唐試舟於石牌只移置采石不失尺寸大軍渡江若履平地

虞大寧

虞大寧熙寧八年知鄆縣事卽北渡之南面風棚積石爲碶以却瀑流納淡潮又自州之西隅距北津疏浚淤之舊增早培薄以實故隄而作閘於其南拒所除鹹水以便往來之舟東西管

數鄉之堰碶隨以構葺者凡六所用工一萬一千有奇溉田五百餘頃郡人舒亶記之

經畫周密

陳亮佐

陳亮佐在河東日郡遭河決滑州亮佐欲爲堤捍水乃初爲木龍以巨駢齒浮水上以殺水暴及堤成又爲長堤以護其外滑人號爲陳公堤木龍不特可以殺水暴亦可以去淤漲

呂大防

牧津集序上卷十四

呂大防謫永壽令縣無井遠汲於澗大防行近境得二泉欲導而入縣地勢高下衆疑無成大防用考工記水地置築之法以準之不旬日果疏爲渠民賴之號呂公泉集音果

考工記不可不讀

范忠宣公

范忠宣公純仁宰襄城其民素不事蠶織鮮有植桑者純仁患之因民之有罪而情輕者使植桑於家多寡隨其罪之輕重後按其所植榮茂

與除罪。自此人得其利。純仁去。民懷之。不忘。至今號爲著作林著作者。公宰縣時官也。

農桑原屬本務。犯罪而但使之植桑。未有不樂趣者。忠宜實心爲民。此其一班。然已足爲司牧者垂百世之法矣。

程師孟

程師孟知吉州吉水縣。以戢吏閭。累遷提點夔州路刑獄。夷數犯渝州邊。而提點刑獄司故治萬州。有警。決旬乃至。師孟奏徙治渝州。夷不敢

牧津

集事上

卷十四

五

復爲患。屬郡無常平倉。師孟請置之。歲大饑。發轉運倉。奏不待報。吏懼白不可。師孟曰。必待報至。民斃矣。起發之。徙河東路麟州。保德。肯嵐。火山軍。寧化軍。故無常平粟。邊民饑。則竄境外。師孟奏出度緣募民入粟。置倉以備荒政。並汾晉與諸州山谷水可灌田者。悉相其地。隴爲渠。除三司度支判官。居一歲。自祠部郎中遷刑部。知洪州。積石爲堤。捍江。浚豫章溝。揭北關。以節水。升降。民無水患。

師孟到處必有實惠及民

牧津

集事上

卷十四

六

牧津卷之十四

終

牧津卷之十五目

集亭下

趙懿簡公瞻

孟珙

曾公亮

徐子寅

李大有

楊王休

高賦

葉恒

姚仲孫

喬惟岳

金亮恭

張暉

周憬

何述

牧津集亭下

卷十五

趙彥逾

王信

胡榮

耶律伯堅

黃功廓

雍泰

鄧襄敏

翟溥福

胡壽昌

余肅敏公子俊

楊崇

劉辰

章忱

張需

周滿

陳銅

湯紹恩

胡光元

樊繼

李元陽

龐嵩

胡濬

牧津集亭下

卷十五

二

牧津卷之十五

集事下

明山陰祁承燦輯

趙懿簡公諱

趙懿簡公諱移河中府萬泉縣令以主田修贊舍隣邑之士襄糧而至知彭州永昌縣築六堰以灌漑以絕水訟民以比召杜

是良令事

孟珙

孟珙以宣撫使兼知夔州釐蜀政之弊爲條頒

牧津卷之十五

諸郡縣且曰不擇險要立若柵則難責兵以衛民不集流離安耕種則難責民以養兵於是大興屯田調夫築堰募農給種首種歸尾漢口爲屯二十爲頃十八萬八千二百八十

不擇險要兵難以衛民不集流離民難以養兵二語真濟世津梁按時石畫至大興屯田尤見匡時急着

會公亮

會公亮

會公亮知越州會稽縣民開田鑑湖旁湖溢常

害田公亮卽曹娥江隄疏爲斗門泄潮水入江田以不病民至今賴之

湖今廢矣泄水入江亦不由曹娥一隄然斗門之闢由公始則儲洩之所賴不淺

徐子寅

徐子寅以父任補官中法科爲福建路檢法當審覆囚牘駁正死罪七十九人孝宗除大理正兼駕部郎知高郵軍累遷大理少卿論罷起爲淮南運副歷知揚州楚州修築高郵興化寶應

牧津卷之十五

縣石闢斗門函管堤岸護民田三千七百餘頃

後知台州革秋苗偽鈔去軍士虛籍寧海邑庠久廢買田五百畝賑之復蠲民戶積逋十餘萬有駁正囚牘之仁心其爲民興利也自切

李大有

李大有判通州民田歲苦旱大有相地勢鑿五狼山石麓引江入河以溉之自是歲以稔告而商舶亦竟達城下諸貨網聚爲通州無窮之利攝郡宰吏持案白事例錢合自支送大有判曰

有。倒。可。送。無。法。可。支。悉。却。之。大。有。與。弟。大。同。極。相。友。愛。內。外。數。百。指。猶。同。堂。共。食。無。間。言。寧。宗。爲。怡。怡。堂。以。旌。之。

此公能節以惠物而廉以持身。

楊王休

楊王休幼肄業僧舍雪積其背而不自覺乾道中舉進士仕爲黃巖尉有豪民植奸黨號三神王休捕得之具罪狀於府黔徙他郡人稱爲鐵面少府遷南康軍判官時朱熹守郡事悉委之牧澤

集事下

卷十五

三

獨經界賦以慰民困後守洋州全州大興學校考商於險塞以備邊絕饋遺惟軍用得取於公幣除益利路轉運判官金州大災悉發庫錢賑之兼提點刑獄大修棧閣蠲鬼愁瀝壩墓頭山分西城漢陰二利三邑馬網以便民築漢嘉西門石梁蜀民德之

能除暴能節用亦能興利可稱兼才。

高賦

高賦歷知衢州俗尚巫鬼民毛氏柴氏二十餘

家世富蠱毒值間或害人尤多與人忿爭輒索之賦悉擒治伏辜蠱患遂絕徙唐州州曰經百餘年曠不耕前守趙尚寬舊墾不遺力而榛莽者尚多賦繼其後募兩河流民計口給田使耕作陂堰四十四再滿再留比其去曰增開三萬一千三百餘頃戶增萬一千三百八十歲益稅二萬二千二百五十七璽書褒諭宣布治狀以勸天下

牧澤

集事下

卷十五

四

唐州一彈丸地高賦稍一加意於墾闢便益稅至二萬二千有餘由一州而推之一路由一路而推之天下何必敵敵然爲今日加賦之累乎

葉恒

葉恒奉定間爲餘姚州判官勸姦抑強百廢興舉州東北際海歲被風濤客旅嘗以竹石作土墁以捍費甚而不能久州人病之恒乃設方畧甃以石長亘二十里民不知勞墁南舊有汝仇余支二湖廢斥幾四十年墁成而湖復潄水時

其啓閉田獲灌漑海潮之患遂絕

隄成而湖復此公不但任勞且任怨矣

姚仲孫

姚仲孫知建昌縣初建昌運茶抵南康或露積於道間爲霖潦所敗至吏至破產不能償仲孫令吏民輸山水卽高阜爲倉邑人利之徙通判彭州嘗以天下久無事不可以弛兵備因以前世禦戎料敵之策名防邊龜鑑

高阜爲倉事可經久而永無露積之患若

牧津

卷十五

五

防邊龜鑑尤今日之儉年數也

喬維岳

喬維岳爲泉州通判會盜起仙遊莆田縣百丈窠衆十餘萬攻城城中兵裁三千勢甚危急監軍何承矩王文寶欲盡屠其民燔府庫而遁維岳挺然抗議以爲朝廷寄以綏遠今惠澤未布盜賊連結反欲屠城豈詔意哉承矩等因復堅守旣而轉運使楊克讓率相州兵破賊圍遂解詔褒之歸朝爲淮南轉運副使遷右補闕進爲

使淮河西流三十里曰山陽灣水勢潏潏舟

多罹覆溺維岳規度開故沙河自木口至淮陰

磨盤凡四十里又建安北至淮漢總五里運

舟所至必經上下其重載者皆卸糧而過舟時

壞失糧綱卒緣此爲姦潛有侵盜維岳始命

二斗門於西河第三堰二門相拒踰五十步覆

以夏屋設縣門積水俟潮平乃泄之建橫橋岸

上築土累石以牢其址自是獎盡革而運舟往

來無滯

牧津

卷十五

六

運舟所經故當爲便利計

金堯恭

金堯恭寶曆中令上虞堯恭于縣西北置任嶼湖與梨湖灌田二百餘頃興利除害民甚德之卽一事亦實政

張暉

張暉知蕭山寬猛適宜民畏而愛之會諸暨水溢詔開紀家漚浚蕭山新江以殺水勢暉上言諸暨地高蕭山地下山陰則沿江皆山疏小江

可導諸壑之水欲浚新江其底石堅不可鑿
開紀家漚則水逕衝蕭山桃源等七都田廬爲
沼矣時蔣芾爲浙東提刑主諸壑之請欲開漚
暉力爭曰暉頭可斷漚不可開乃止

如此執持乃不愧一方民社之奇若暨陽
之水今亦竟與江通倘取道山陰則一縣
之沼猶之蕭邑矣

周憬

周憬遷河南固始尹又拜桂陽守桂陽與南海
牧津

卷十五

七

接壤商旅所臻自瀑亭至曲江臺木極嶮惡其
源自黃倉山爲十二洲過宜章會武水入樂昌
至三池合諸水爲六瀧俗謂水驚峻爲瀧驚湍
激石流數百里憬開此溪下合貞水人便之爲
祠樹碑於瀧上

驚湍激石惟有疏廣一法可使安流

何述

何述知太平州當塗縣濒江歲有水患述築隄
姑溪之上民用安堵邑有廣濟圩爲田千餘頃

夏潦隄將決述度地形別爲長隄橫亘於中外
隄潰賴之得其半自是他圩多法焉

此築堤護堤之一法

趙彥逾

趙彥逾初爲象山簿以治才稱性介潔視倉墨
若讐事至卽決獄無冤滯嘗於縣東南史家涇
開河渠千餘丈以利灌溉民甚德之因名爲王
簿河

一廉簿便能開千餘丈河渠不知何以能
牧津

卷十五

八

有此作用

王信

王信初知湖州據案剖析敏如流泉擢集英殿
修撰改知紹興府兼浙東安撫使奏免逋官錢
十四萬緡七萬疋綿十萬五千兩米二十萬斛
山陰境有狹獐湖四環皆田歲苦潦信創啓斗
門導停潴注之海築十一壩化滙浸爲上腴民
繪像以祀更其名曰王公湖又築漁浦隄買學
田立義塚衆職修理尋以通議大夫致仕

惠政在民久而益知其利

胡禦

胡禦○賣慶初知慶元府請得米一萬五千石以
沒東錢湖命水軍更番迭休且募七鄉之食水
利者助役又奏以贏錢二萬八千餘緡增置田
畝以其八分漁戶人歲給六石隨菱葑之生則
薙絕其種民懷其惠

不但與惠一時且欲利垂百世

耶律伯堅

牧津

集事下

卷十五

九

耶律伯堅至元間爲保定路清苑縣尹初安肅
州苦餘水之害訴於大司農司欲奪水故道導
水使東東則清苑境也地勢不利果導之則清
苑被其害而水亦必反故道爲災伯堅陳其形
勢圖其利害要大司農司官及郡守行視可否
事遂得已縣西有塘水溉民田甚廣勢家據以
爲磴民以失利來訴伯堅命毀磴決其水而注
之田許以溉田之餘月乃得堰水置磴仍以其
事聞於省部著爲定制縣居南北之衝歲爲親

王大官治供帳於縣西限以十月成至明年復
撤而新之吏得鉅緣侵漁其費不貲伯堅公
館以代供帳其弊遂絕在清苑四年民親戴
之如父母比去而猶思之

止徐水東決而要司農部之行視其利害
順逆了然在目勢自當止此善于處事者
○毀堰決水而又聽餘月之堰水置磴卽
間左間右兩利俱存不謂胡人有此左畫
員而右畫方之手

牧津

集事下

卷十五

十

黃功廓

黃功廓洪武間爲掾吏有幹才先是本邑東津
浮橋置船十四亘板其上冶鐵貫爲巨纜典守
不專累爲颶風所壞積久不能繕治民病涉焉
功廓上疏乞增船二隻食民七十二戶守之又
以蘇州太湖草竊禦人備陳禁捕之方朝廷咸
允其議授襄陽通判蒞政逾年興廢舉墜政聲
甚著後劾奏本郡知府貪墨改廣東按察司經
歷

據吏有幹才，此其常也。劾奏本部之郡守，

何以有此瞻力。

雍泰

雍泰出知吳縣。吳濱湖，湖漲，淪田數百頃。先尹咸欲防湖，輒沮於富室。雍至作堤，富室猶說於太守。雍立筭之一百期，月而堤成。雨陽蓄泄，吳到於今賴之，稱曰雍公堤。

此堤與公名並垂，守令安可不爲地方利

澤計。

牧津

集事下

卷十五

十一

鄧襄敏

鄧襄敏初知淳安縣，訪民疾苦，施惠政，不求赫赫名。終九載，無知者。兵部尚書張公鵬薦知梧州府。會憂去。貴州新設程番府，府在萬山中，夷獠雜聚，難治。以公知程番，公悉心規畫，凡城廂街衢、廟宇、廨舍，以大興建，榜諭諸夷，使受約束。政令公平，莫不感化。墾田不逾畧，入市不二價。四境晏然，蔚如中州。

人情視黔爲鬼方，襄敏視郡如家計。此先

輩識度，所以迥不可及。

翟溥福

翟溥福，永樂中，知青陽縣。青陽地僻，民稀，因其土俗，爲政一以撫綏爲本。民甚戴之。歷陞南康府知府。至則訪民疾苦，一切刑罰皆爲停省。先是，郡值歲歉，民有擅取富家穀粟及收漂流官木者，百餘人。前守皆以盜論，悉寘重典。溥福盡杖而還之。閭閻感服，封壤瀕湖，舟楫苦風濤，無栖泊所，遂捐俸築石堤，延袤百餘丈。舟人稱便。

牧津

集事下

卷十五

十一

後共立廟祀于堤上。

歲饑，擅奪亂，是用長持法當殿前守，未爲無見。

胡壽昌

胡壽昌改知彭州，益務修惠政，利民。淮縣故有都江堰，秦李冰所鑿，渠引江水溉成都諸郡田。兵興堰壞，諸郡田蕪廢。前之繼修堰者，必伐石鑄鐵，費動以萬億計。至是，堰壞衆難之，無敢復言修堰。壽昌至，上木可以固，豈必鐵石哉。即

爲白於府轉白省省難之壽昌再三言言並到
切省乃聞於朝從之命下省卽以委壽昌昌曰
得二千人足矣悉疏決淤塞度所用伐竹爲籠
實以沙土又代木貫籠並終室堰岸江水乃以
復溉成都諸郡田民大利之昌書其法于牘以
貽後人又修彭州壩口諸堰盡溉彭之田初堰
廢井泉隨竭民辛苦出負汲十數里堰復民乃
復便井飲時彭兵禍解未久野暴白骨彌望悉
命收瘞之是夕夢人羅列拜堂下者不可勝算

牧津集事下

卷十五

三

三年陞延平知府其惠愛一如彭州

壽昌是矯矯清刻人乃所至惠政若此其
博

余肅敏公

余肅敏公子俊守西安府西安公務叢委訟議
紛紜三邊之事咸萃於一郡且使車往來無虛
日肅敏應之如夙辦西安民苦城中水鹹飲輒
病公爲開新渠引山泉行地中匝徧城市人人
得戶汲至今便利號余公渠涇陽山高水下溉

田病迅不得畜俊出府金資清張安鑿山開水
道轉灌田千頃

此余肅敏公興革之槩也迨撫延綏建城
置衛修屯田之利榆林遂屹然爲重鎮其
言曰人臣事君當隨事盡力凡有豎建卽
廷且小亦必爲百年之計旨哉斯言

楊崇

楊崇授廣西桂林府同知清戎至揚朔顧縣治
瞰江垣墻卑甚遂使人牽江中石大者高其垣

牧津集事下

卷十五

南

小者積垣下石取而江深未幾疊寇至莫能渡
間有以筏薄垣者兵民以所積石擊之扶傷而
去王師征大藤峽都御史韓雍委造戰船百艘
應期而辦陞知郴州府丁艱改知永州時征貴
苗賊當道派運糧餉以永傍于長衡大府之數
崇力陳得減四萬之卒先是徭役不均崇行三
等九則法人皆稱平永俗男女多以貧故婚姻
失時榜令從宜嫁娶不越月婚配者九千有奇
一取石而增城禦寇在焉所以凡事貴豫

也。

劉辰

劉辰慷慨負氣節善談論喜功名天兵下婺城辰首上謁署爲典籤奉使方各珍今左右飾二美姬以進辰峻却之後擢知鎮江府典廢舉墜勳於其政郡有濱江田八十餘頃歲久淪沒仍責賦於民爲請於朝除之京口開廢舟楫不通漕運者轉新河江陰二港以出江多阻風濤乃自京口至呂城百二十里濬淤塞修閘壩順水

牧津

集事下

卷十五

主

勢之出入公私便之漕河源淺易涸恒仰練湖以益水湖有三斗門久廢亦修築之於是漕舟既通而湖下之田亦稔

章忱

劉伯靜富國家造基之際首爲一郡畫千百年長便民到於今受其賜此公有焉

章忱授臨城知縣政以愛養休息化導勸勵爲務歲壬辰大饑民多流窶忱爲招徠撫綏給其糧食免其征徭民是以接踵來歸久之旁邑流

民願就編籍者亦數十戶故務稅課有久不別白者悉爲條格以清其欺隱漁井之弊城北泥河出源泉流甚溥民據同利會夏旱忱率衆築堤引水灌苗又牧民桔槔以濟高阜邑自是有水利鄉鄰舊無醫藥輒事禱禳坐以待斃因痢疫大作爲檢方書修藥餌施之且諭以醫禱緩急所全活者不可勝計

民富而教使地無遺利尤爲化導之首務

張需

牧津

集事下

卷十五

主

張需同知鄭州縣有淤者廢水田數十年守相繼者莫能疏需甫至守言及此憚于勦衆需往相之曰若得人若千三日可畢守怪以爲妄需乃聚人得其數各帶器物分置尺數爭効其力三日遂畢守大驚以爲有神助

天下事畫地而定功則人無情念

周滿

周滿擢雲南府知府濱海地墾下淺水之口隘甚沙泥易淤衝躍四漫濱海腴田歲收不上數

千鍾公私俱病甫入境民遮道自言其苦遂力
白藩司承檄往視循阡陌遍觀果如民訴喟然
曰是可畏上與而貽民嗷嗷乎今惟省役費以
府佐督之事亦易舉乃條清海口之利與不濟
之害畫圖述策以上等檄同知清治如議于是
積淤漸去海田歲大有獲公私供需咸資爲長
利

清淤自成腴田沃土應用此法

陳銅

陳銅

卷十五

七

陳銅授黔陽知縣銅性宜弟治事通大體居一
年庭無煩訟乃置社學修孔子廟楚俗居喪擊
鼓夷歌銅以禮教禁止之民知向化沅湘二江
合流縣城下數夾壤民居銅作小舟數十艘募
民採石甃堤自南門抵西門亘千丈水乃不溢
縣南山間有三里厓路使甚石堅不可鑿展沅
諸路軍往戍靖州夜每墮崖下死銅督郵兵積
薪烈之淬以醪醑拓廣其路丈許外緣以索行
者不害時將圖新縣治艱于木材忽大水漂木

數百至乃得底績凡興作民肯子來成以不已
銅病民憂惶禱神雖老羸者亦拜稽竟日曰願
以餘年報銅一日嘗行道過他縣境道傍小兒
黏雀爲嬉問知銅名兒相顧曰公必惡我輩戲
物命悉縱雀去官滿當代民駕小舟送於江者
數百里爭獻蔬果銅各取少許還之四境無不
扳泣

所至利民可稱能吏而稚子黏雀之縱幾

於中牟末世未嘗無循良也

陳銅

卷十五

六

湯紹恩

湯紹恩以部郎遷知紹興爲人寬厚長者其政
務持大體不事苛細與人不欺人亦不忍欺模
倖性成內服疏布公袍冬夏各一襲敝故不堪
始終清白然亦未嘗以廉自炫郡顏海每苦旱
潦舊有斗門開猶不足爲儲洩之要紹恩廣諮
父老諦察地形乃于三江建大閘二十八洞啓
閉以時雖旱潦不爲病越人至今賴之當其始
建時役重費繁諱言不便者十九謗謠朋興紹

恩堅執不動已而開初起輒爲海潮所衝突役夫皆哭紹恩曰毋恐如是當益固耳乃禱於海若潮不至者累日工遂就蓋誠格於神如此

三邑之民依山濱海以開爲司命吾鄉百餘年來無水旱之憂誰賜之哉湯公之德當與神禹不朽矣

胡堯元

胡堯元以戶部郎言事謫高郵州同知州運河故邢溝也水自諸湖入河承下流兼三十六湖

懷津集

卷十五

九

之委歲春秋河水溢爲害夏冬水涸不可田民苦之乃請倣古人溝洫之法方一里爲溝深一丈六尺廣二丈至興化而止河東故有涵洞石閘如法修之以時啓閉旱潦不能災民甚賴焉溝洫之法用于西北東南水國修堤建堰自可以備旱潦

樊繼

樊繼起家太學正統改元楊文貞公薦知興國州下車首揭禮制以諭民革俗擇其從違而勸

德之末三年民化翕然菴觀寺院私祀者悉掣去驅其男女歸俗州治環水春夏爲民病率民築堤以障之傍植蒲柳中構橋亭以便憩息民因名其堤曰樊公堤立碑志焉州有虎患禱於神數日兩虎自鬪死其大端廉介公平始終一致居七年引老致仕去民耆幼男婦送者擁於道

如此良吏正不妨薦辟使國家得超格用人

懷津集

卷十五

十

李元陽

李元陽補江陰會隣縣靖江海寇切庫官吏遇害賊猶未散元陽整旅教演水操賊乃遁去其地通海當要害乃建城樓嚴兵衛增所未備民賴以安有被盜者尉以囚來囚亦自謂盜矣元陽曰釋之衆皆莫悟後得眞盜果如陽所慮合邑以爲神明又有繼其妻而以自殺告者陽詰之立服還撫顧公徵通負甚嚴各縣死者動以百計按部至常州民莫不疾首陽曰通多不可

辛辦且以完報巡撫素信之得免刑者二百餘人自是一邑心感不用刑督爭以輸納後入拜御史會荊州知府爲閹宦格殺朝廷以荊州要地不可闕守以元陽知荊州陽久知荆襄之間四百餘里無井無泉暑月徒役擔負每以渴死至則捐俸穿數十井又作石池以飲馬荆地濱于大江古隄既圯七州縣皆爲蕪澤巡撫顧公璘發庫銀八萬資之司水利者了無成績陽穀然爲之甫期而堤成蓋前此所未有也顧公歎

荊津集

卷十五

主

曰大禹之後一人而已荆人名其堤與井皆曰李公先是江之南許有數村約萬餘戶陽謂村當徙於江中沙洲不爾當爲魚鱉人皆以爲迂未幾村爲水蕪獨洲無恙章聖特官歸承天關寺乘勢肆暴所至府守皆被縛一日候祭白紙驛寺人下鐵彈如雨撫按而下皆奔避陽獨不移寺人皆吐舌曰自出京至此僅見此人

亦嚴亦明亦慈亦敏僅見此人便是定評

麗嵩

麗嵩授應天府通判晉治中先後凡八年大京兆缺屢攝府事初至早懸爲災高督賑委悉需冷公粟既竭貸之鄉先生富民誠意懇惻人多應者所全活六萬七千有奇已而獨其積遺於以勞來相循之所歸以復業者十萬六千有奇時江寧葛仙永豐二鄉數有水患居民餘七戶而已歲課不能辦嵩爲築堤開萊得田三千六百畝立惠民庄四召貧民佃之流移盡還而全邑訖無虛糧之苦百姓至今賴之

荊津集

卷十五

主

若以此入五事冊治行自當第一矣

胡濬

胡濬知杭州府杭爲浙之劇郡人多難之濬至郡于一切政務審其緩急察其重輕事期有濟不半載事輯民安嘗以巡行屬邑時值久旱行次新城見其田疇乏水灌溉者彌望濬乃登山盤桓周視得其五里外有水可引特限於陸地不能致濬曰地必有主者特召其主諭以引水之由民咸歡然濬卽召民與工開渠渠通而田

牧津卷之十六

政才上

明山陰祁承燦輯

西門豹

魏禾稼以蘇。歲大稔。民感其惠。名其渠曰胡公。渠及次富陽。其田乏水。亦猶新城。仍相其地上。可引山泉。下可引江水。亦召民致牒一所。而時其蓄洩。旱澇有以備。洩一方。稱便民。亦名其牒曰胡公。牌。

守令試欲澤及一方。未有泛泛簿書之間。而能制久遠之計者。所以巡行屬邑。躬視。故故此意斷不可省。

牧津

卷十五

圭

牧津卷之十五

觴也。

西門豹治鄴。庫無積粟。府無儲錢。庫無甲兵。官無計會。人數言其過於文侯。文侯身行其縣。果若人言。文侯曰。翟璜任子治鄴。而大亂。子能道則可。不能。將加誅於子。西門豹曰。臣聞王主富民。霸王富武。亡國富庫。今王欲爲霸王者也。臣故蓄積於民。君以爲不然。臣請升城鼓之。一鼓甲兵果米可立具也。於是乃升城而鼓之。一鼓民被甲。括矢。操兵。弩而出。再鼓。負糈。果而至。文侯曰。罷之。西門豹曰。與民約信。非一日之積也。一舉而欺之。後不可復用也。燕常侵魏。入城。臣請北擊之。以復侵地。遂舉兵擊燕。復地而後反。此管樂一流人。豈直一守令才乎。一再鼓而軍興。可立辦。非平日法令之嚴肅。不能再變而商鞅之徒。未立信。皆西門氏之遺觴也。

黃霸

黃霸少學律令喜爲吏武帝末以待詔入錢賞官補侍郎謁者坐同產有罪劾免後復入穀沈黎郡補左馮翊二百石卒史馮翊以霸入財爲官不署右職使領部錢穀計簿書正以廉稱察補河東均輸長復察廉爲河東太守丞霸爲人明察內敏又習文法然溫良有讓足知善御衆爲丞處議當於法合人心太守甚任之吏民愛敬焉自武帝末用法深昭帝立幼大將軍霍光牧津政才上

卷十六

二

秉政大臣爭權上官桀等與燕王謀作亂光既誅之遂遵武帝法度以刑罰痛繩下縣是俗吏尚嚴酷以爲能而霸獨用寬和爲名會宣帝卽位在民間時知百姓苦吏急也聞霸持法平召以爲廷尉正數決疑獄庭中稱平霸爲潁川太守秩比二千石居官賜車蓋特高一丈別駕主簿車緹油屏泥於軾前以章有德時上垂意於治數下恩澤詔書吏不奉宣太守霸爲選擇良吏分部宣布詔令民咸知上意使郵亭鄉館

皆畜雞豚以贖鰥寡貧窮者然後爲條教置父老師帥位長班行之於民間勸以爲善防姦之意及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畜養去食穀馬米鹽靡密初苦煩碎然霸精力能推行之吏民見者語次尋釋問他陰伏以相參考嘗欲有所司察擇長年廉吏遣行屬令周密吏出不敢舍郵亭食於道傍烏攫其肉民有欲詣府口言事者適見之霸輿語道此後日吏還謁霸見迎勞之曰甚苦食於道傍乃爲烏所盜肉吏大驚以牧津政才上

卷十六

三

霸具知其起居所問毫釐不敢有所隱鰥寡孤獨有死無以葬者鄉部書言霸具爲匿處某所大木可爲棺某亭猪子可以祭吏往皆如言其識事聰明如此吏民不知所出咸稱神明姦人去入他郡盜賊日少霸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務在成就全安

次公是勤敏精察之才非幹局博大者比所以一爲宰相便功名損於治郡

陳遵

陳遵爲河南太守，既至官，當遣從史西召著書吏十人於前治私書。謝京師故人，連馮凡口占書吏，且省官事。書數百封，親疎各有意。時列侯有與遵同姓字者，每至，人問曰：「陳孟公坐中莫不震動，既至而非因號其人曰：『陳驚座云。』」

爲仕最苦尺牘所累，惜得此君一副捷手，乃大快人。

顏斐

顏斐黃初初爲黃門侍郎，後爲京兆太守，始京

牧津教才上

卷十六

四

兆從馬超破後，民人多不專於農植。又歷四二千石，取解目前，亦不爲民作久遠計。斐到官，乃令屬縣整阡陌，樹桑果。是時民多無車牛，斐又課民以閒月取車材，使轉相教匠作車。又課民無牛者，令畜狗賣以買牛。始者民以爲煩，一二

年間家家有丁車大牛，又起文學，聽吏民欲讀

書者，復其小徭。又於府下起菜園，使吏役鉏治

又課民當輪租時，車牛各因便致薪兩束爲券

寒冰炙筆硯，於是風化大行，吏不煩民，民不凍

吏。京兆與馮翊扶風接界，二郡道路既穢，塞田疇又荒蕪，人民饑凍。而京兆皆整頓，開明豐富，常爲雍州十郡最。斐又清己仰奉而已，至青龍中，司馬宣王在長安立軍市，而軍中吏士多侮侵縣民。斐以白宣王，宣王乃發怒，召軍市侯，便於斐前杖一百。時長安典農與斐共坐，以爲斐宜謝。乃私推築斐，斐不肯謝。良久乃曰：「斐意觀明公受陝之任，乃欲一齊衆庶，必非有所左右也。而典農竊見推築，欲令斐謝，是更爲不得明

牧津教才上

卷十六

五

公意也。宣王遂嚴持吏士，自是之後，軍營郡縣各得其分。後數載，遷爲平原太守。吏民啼泣遮道，車不得前行。步涉積留十餘日，乃出界東行。吏不煩民，民不求吏，安得海內見此景象乎？謂斐爲才吏可，謂斐爲循吏亦可。

劉馥

劉馥爲揚州刺史，先是廬江太守李述攻殺揚州刺史嚴象。廬江梅乾雷緒、陳蘭等聚衆數萬，在江淮間，郡縣殘破。太祖方有袁紹之難，謂馥

可任以東南之事遂表爲揚州刺史。觀旣受命，單馬造合肥，空城建立州治。南懷緒等皆安集之。貢獻相繼，數年中恩化大行，百姓樂其政。流民越山海而歸者，以萬數。於是聚諸生立學校，廣屯田，興治芍陂及茄陂七門吳塘諸埭，以救稻田。官民有畜，又高爲城壘，多積木石，編作草苫數千萬枚，益貯魚膏數千斛爲戰守備。建安十三年，孫權率十萬衆攻圍合肥，城百餘日，時天連雨，城欲崩，於是，以苦蕒覆之，夜然脂照城，外視賊所作而爲備，賊以破走。揚州士民益追思之，以爲雖董安于之守，晉陽不能過也。及破塘之利，至今爲用。

牧津

卷十六

六

當官才局，展於無事之時，易施於有事之際。難，以無事之備，而爲有事之用者，則尤難。非實心從國家起念者，不能料理周密。若此。

劉靖

劉靖，卽揚州刺史觀之子。遷廬江太守，詔曰：卿

父昔爲彼州，今卿復據此郡，可謂克負荷者也。轉在河南，遷尚書，賜爵關內侯，出爲河南尹，散騎常侍，應璩書與靖曰：人作納言，出臨京任，富民之術，日引月長，藩落高峻，絕穿窬之心，五種別出，遠水火之災，農器必具，無失時之闕，蠶麥有苦備之用，無雨溼之虞，封符指期，無流運之吏，蹊蹶孤獨，發廩賑之，實加之，以明通幽微，重之以秉憲不撓，有司供奉王命，百里垂拱仰難。雖昔趙張三王之治，未足以方也。靖爲政類如此，初雖如碎密，終於百姓便之。有馥遺風，果如應璩所稱，便是治辦高手。

牧津

卷十六

七

徐邈

徐邈爲涼州刺史，使持節，領護羌校尉，至值諸葛亮至祁山，隴右三郡反，邈輒遣參軍及金城太守等擊南安，賊破之。河右少雨，常苦乏穀，邈上修武威酒泉鹽池，以收虜穀，又廣開水田，募貧民佃之，家家豐足，倉庫盈溢，乃支度州界軍用之餘，以市金帛犬馬，通供中國之費，以漸次

敘民間私蓄藏之府庫然後率以仁義之學明訓禁厚葬斷淫祀進善黜惡風化大行百姓歸心焉西域流通荒戎入貢皆邀致也

徐邈作中聖人語酒而狂也蔣瓚乃勤密若此真所謂此君一日醉勝世人三十日醒矣

虞駿

虞駿渾之兄子雖機幹不及於渾然而素行過之與譙國桓彝俱爲吏部郎情好甚篤彝遣溫牧津政才上

卷十六

人

拜駿駿使子谷拜彝歷吳興太守金紫光祿大夫王導嘗謂駿曰孔愉有公才而無公望丁潭有公望而無公才兼之者在卿乎官未達而喪時人情之子谷位至吳國內史

陸績

陸績仕郡戶曹吏歲荒太守尹興使績於都亭賦民餽粥績悉簡閱其民訴以名姓事畢興問所食幾何績口說六百餘人分別姓字無有差

談興異之

不但見其強記過人卽留心民瘼亦不可及

顧覲之

顧覲之除山陰令山陰劇邑民戶三萬前令晝夜不得休事猶不舉覲之御繁以約縣用無事晝日垂簾門庭閑寂宋世稱山陰務簡而理諸郡莫及

理劇而不爲劇授自是真才

牧津政才上

卷十六

九

沈憲

沈憲少有幹局爲駕部郎補烏程令甚著政績太守褚彥回歎美以爲方圓可施武陵王曄爲會稽以憲爲左軍司馬齊高帝以山陰戶衆欲分爲兩縣武帝啓曰縣豈不可御但用不得人耳乃以憲帶山陰令政聲大著孔稚圭請假東歸謂人曰沈令料事特有天才後除散騎常侍余嘗謂作劇縣吏卽左畫圓而右畫方猶不能盡快人意須方員齊出一手乃能遊

刃而解

沈瑀

沈瑀父昶事宋建平王景素景素謀反昶先去之及敗坐繫獄瑀詣臺陳請得免罪由是知名司徒竟陵王子良引爲府行參軍領揚州部傳從事時建康令沈徽孚恃勢傲瑀瑀以法繩之衆憚其強子良薨瑀復事始安王遙光令瑀專知州獄事湖熟縣方山埭高峻冬月公私行侶以爲艱明帝使瑀行修之瑀乃開四洪斷行客

沈瑀

卷十六

十

就作三日便辦揚州書佐私行詐稱州吏不肯就作瑀鞭之四十佐歸訴遙光遙光曰沈瑀必不枉鞭汝覆之果有詐明帝復使瑀築赤山塘滅材官所量數十萬帝益善之爲建德令教人一丁種十五株桑四株柿及梨栗女子丁半之人咸懼悅頃之成林人梁爲尚書駕部郎兼右丞以母憂去職起爲餘姚令縣大姓虞氏千餘家請謁如市前後令長莫能絕自瑀至非訟訴無所通縣南又有豪族百家子弟縱橫遞相庇

廢百姓甚患之瑀召其老者爲石頭倉監少者補縣僮皆號泣道路自是權右屏跡

伯瑜是氣節人其治辦之才所至立就總之出以實心

李幼廉

李幼廉聰敏寡欲爲瀛州長史凡百事務應機立成神武深加慰勉責諸人曰碎卿等諸人作得李長史一脚指否

牧津

牧津

卷十六

十一

應機立成乃出於寡欲之人所謂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集事之法

郎基

郎基中山人汎涉墳典尤長吏事起家奉朝累遷海西鎮將梁吳明徹率衆攻圍海西基悉力固守軍糧且罄戎仗亦盡乃削木爲箭剪紙爲羽圍解還朝僕射楊誥迎勞之曰卿本末衷遂有武畧削木剪紙皆無故事班墨之思何以過此後帶潁川郡獄訟清息官民慶悅基性清慎無所營求曾語人云任官之所木枕亦不須作

况重於此事，唯頗令寫書，潘子義遺之書曰：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基荅書曰：親遇斯知仁矣。

郎基素以廉稱，然當禦變應卒之時，咄嗟而辦，一皆師心所獨創，其才藝直是過人。余故特列此君於才吏，以見清者定自不拙。

樊叔畧

樊叔畧從武帝平齊，以功拜汴州刺史，號爲明牧。津牧才上卷十六十一
決宣帝營建東都，以叔畧有巧思，拜營構監，宮室制度皆叔畧所定。尉遲迥之亂，鎮大梁，以軍功拜大將軍，復爲汴州刺史。在州數年，甚有聲稱。遷相州刺史，政爲當時第一。上降璽書褒美之，賜以粟帛，班示天下。百姓爲之語曰：智無窮，清鄉公，上下正。樊安定徵拜司農卿，吏人莫不流涕，相與立碑頌德，自爲司農凡所種植，叔畧別有條制，皆出人意表。朝廷有疑滯，公卿所未能決，叔畧輒爲評理，雖無學術，有所依據，然師

心獨見，開與理合，甚爲上所親委。性頗豪侈，每食方丈，備水陸，十四年徙祠太山，至洛陽，上令錄囚徒，震至獄門，於馬上暴卒，上嗟悼久之，謚曰襄。

叔畧所至之政，上爲人主所知，下爲小民所誦，必非徒取辦於才畧，其惠心之孚，定自不淺。顧獨以貪前方丈自奉，大凡才局過人者，性每豪侈，蓋未聞道之故，生平無學術，此其徵也。

魏德源

魏德源初爲隋文帝挽郎，後歷馮翊郡書佐，武陽郡司戶，以能遷貴鄉長，爲政清靜不嚴，而盡興遼東之役，徵稅百端，使人往來，責成郡縣，於時王綱弛紊，吏多贓賄，所在徵斂，人不堪命，惟德源一縣有無相逼，不竭其力，所求皆給，而百姓不擾。於時盜賊羣起，武陽諸城多被淪陷，唯貴鄉獨全，郡丞元寶藏受詔逐捕盜賊，每戰不利，則器械心意輒散發於人，動以軍法從事，如

此者數矣。其隣城營造皆聚於廳事。吏人過相督責。晝夜喧囂。猶不能濟德源各問其所欲。任隨便修營官府。寂然恒若無事。唯約束長吏所修不須過勝餘縣。使百姓勞苦。然在下各自竭心。常爲諸縣之最。

妙在人不堪命之時。而所求皆給。又妙在所求皆給。而百姓不擾。不知何以有此巧法。○軍興一應急需。每以委賊。此風殊可痛恨。德源不須過勝之約。大爲有見。

牧津政才

卷十六

五

宋世良

宋世良才識開明。尤善政術。拜清河太守。郡東南有曲堤。成公一姓。阻而居之。羣盜多萃於此。人爲之語曰。寧度東吳會稽。不歷成公曲堤。世良施八條之制。盜奔他境。人又謠曰。曲堤雖險。賊何益。但有宋公自屏跡。齊天寶初。大赦郡無一囚。率羣吏拜詔而已。獄內穉生桃樹。蓬蒿亦滿。每日牙門虛寂。無復訴訟者。謂之神門。反還。有丁金剛泣謝曰。老人年九十。記三十五政。庶

君非惟善政。清亦徹底。今失賢者。人何以濟。能使盜奔他境。自然獄無一囚。必也使無訟乎。吾於清河守見之矣。

蘇瓊

蘇瓊除南清河太守。郡多盜賊。及瓊至。姦盜止息。或外境奸非。輒從界中行過者。無不提送。零陵縣人魏雙成。住處與畿內武城交錯。失牛。疑其村人魏子寶。列送至郡。一經窮問。知實非盜。即便放之。雙成云。府君放賊去。百姓牛何處可

牧津政才

卷十六

五

得瓊不理其語。密遣訪獲盜者。從此畜牧不收。云但付府君。其隣郡富家將財物寄置界內。以避盜。冀州釋幕縣人成氏。大富。爲賊攻急。告曰。我物已寄蘇公矣。賊遂去。平原郡有妖賊劉黑苟。構結徒侶。通於滄海。瓊所部人連接村居。無相染累。隣邑於此服其德績。郡中舊賊一百餘人。悉充左右。人間善惡及長吏飲人。一盃酒無不卽知。瓊性清慎。不發私書。道人道研爲清州沙門統。資產巨富。在郡多出息。常得郡縣爲徵。

及欲求調度知其意每見則談問玄理研雖爲
債數求無由啓口其弟子問其故研曰每見府
君徑將我入青雲間何由得論地上事師徒還
歸遂焚債券郡人趙穎官至樂陵太守年餘八
十致仕歸五月中得新瓜一雙自來奉穎恃年
老苦請遂便爲留乃致於廳事梁上竟不割人
聞受趙穎餉瓜欲貢新果至門問知穎瓜猶在
相顧而去有百姓乙晉明兄弟爭田積年不斷
各相援據乃至百人瓊召晉明兄弟對衆人論
之曰天下難得者兄弟易求者田地假令得地
失兄弟心如何因而下淚諸証人莫不洒淚晉
明兄弟叩頭乞外更思分異十年遂還同住每
年春總集大儒衛覬隆田元鳳等講於郡學朝
吏文案之暇悉令受書時人指吏曹爲學生屋
禁斷淫祠婚姻喪葬皆教令儉而求禮又登月
預下綿絹度樣於部內其兵賦大策並立明式
至於調役事必先辦郡縣吏長恒無十杖稽朱
當時州郡無不遣人至境訪其政術天保中郡

界大水人災絕食者千餘處瓊晉集郡中有粟
家自從貸粟悉以給付饑者州計戶徵租復欲
推其貸粟綱紀謂瓊曰雖矜饑餒恐罪累府君
瓊曰一身獲罪且活千室何所怨乎遂上表陳
狀使檢皆免人戶保安此等相撫兒子咸言府
君生汝在郡六年人庶懷之遂無一人經州前
後四表列爲尤最

牧津

政才上

卷十六

主

牧津

政才上

卷十六

主

裴琰之

裴琰之爲同州司戶參軍年少不至曹務刺史
李崇義內輕之因語曰三輔事繁子盍求便官
母留此琰之唯唯州中有積年舊案數百崇義
讓使趣斷琰之曰何至逼人乃命吏連紙進遂
爲省閱一日都畢既與奪當理而筆詞勁妙崇
義驚曰子何自晦以成郡夫之過由是名動一
州號爲霹靂手

瑛之如此作用，非以自晦，正是少年自炫之態。若崇義能憐才而不忘才，更進一格耳。

崔涓

崔涓性開敏，爲杭州刺史，受署未盡識辛吏，乃以細紙署姓名於襟上，過前一閱，後數百人呼指無誤。

其強記與楊洛陽可稱敵手。

張仁愿

牧津政才上

卷十六

太

張仁愿守朔方，始朔方軍與突厥以河爲界，北涯有拂雲祠，突厥每祀邊，必先謁祠禱，解然後料兵渡而南。時默啜西擊突騎施，仁愿乘虛奪取漠南地，於洛北築三受降城，首尾相應，以絕其南寇之路。六旬而就，以拂雲祠爲中城，南直朔方，西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林，三壘相距各四百餘里，斥地三百里而遠，又於牛頭朝那山北置烽，援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敢度山，收仁愿建城不置，壘門守具，或問之，仁愿曰：兵

貴進取，賤退守。寇至當併力出戰，敢回首望城者，斬之。安用守備，生其退惡之心。

仁愿才度周密，人不易及，至所謂安用守具，生其退心，尤爲千古獨見。

高駢

高駢鎮成都，先是府無羅郭，南寇才臨，遂成煨燼。駢規畫地勢，圖版築焉。慮奔鋒將施，倖候有警，乃命門僧景山奉使人南，宣言躬自巡邊，自下手築城，日舉烽，直至大渡河，規畫周二十五

牧津政才上

卷十六

尤

里悉召縣令，凡徒賦役吏受百錢以上皆死。蜀土疏惡，以覽覽之取土，皆刻丘垤平之，無得爲坎陷，以害耕種。役者十日而代，衆樂其均，不費仆捷，凡九十六日而畢。

凡興作最苦，利與害半，又最苦人不我應。如此公作手，真可謂事有全局。

韓滉

韓滉欲遣使獻綾羅四十擔，詣行在，幕僚何士幹請行，滉喜曰：君能相爲行，請今日過江。士幹

許諾歸別家則家之薪米儲備已羅門庭矣登舟則資裝器用已充舟中矣下至廟簞糲皆手筆記列無不周備每擔夫與白金一版使置腰間又運米百艘以餉李晟自負囊米置舟中將佐爭舉之須臾而畢艘置五百弩手以爲防援有寇則叩舷相警五百弩已發矣比達渭橋不敵近時關中兵荒米斗值錢五百及混米至減五之四

牧津 牧才上 卷十六 主
此君有異才而能爲實事克勤細物非情

神處處周悉者不能

楊機

楊機爲洛陽令凡訴訟者一經其前後皆識其名姓并記事理世咸異之

理劇邑故須有此才具

張全義

張全義爲河南尹時東都洊經寇亂民居不滿百戶全義於麾下選可使者十八人命曰屯將人給一旗一榜於舊十八縣中令招農戶自耕

種流民漸歸又選可使者十八人命曰屯副民之來者殺撫之除殺人者死餘但加杖無重刑無租稅歸者漸衆又選諸書計者十八人命曰屯判官不一二年每屯戶至數千於農隙選丁夫教以弓矢槍劍爲坐作進退之法得丁夫二萬餘人有盜賊即時擒捕刑寬事簡遠近趨之全義招懷流散勸之樹藝出見田疇美饔麥善者親至其家賜之民間皆言張公不喜聲伎見之未嘗笑獨見佳麥良薊則笑耳由是比戶豐實五年之內遂成富庶

牧津 牧才上 卷十六 主

一經殘破撫綏便稱棘手况洊經寇亂居民不滿百戶者乎全義出身羣盜中乃能悉心經畫五年立至富庶然則天下不患有亂世獨患無治人耳○余嘗往來鳳泗間荒榛之地所在彌望意謂以招民之法治田必當以行軍之法治民而又做富鄭公救荒之意以精強之吏行之數年定有成効

梁彥光

梁彥光爲相州刺史彥光前在岐州其俗頗質以靜鎮之奏課爲天下第一及居相部如治岐法鄴都雜俗人多變詐爲作歌稱其不能理政上聞譴之竟坐免歲餘拜趙州彥光曰臣前待罪相州百姓呼臣爲戴帽餽臣自分廢黜無復衣冠之望不謂天恩復垂收錄請復爲相州改弦易調庶有以變其風俗上從之相州亭猾聞彥光自請來莫不嗤笑彥光下車發摘姦隱有牧津政才上

卷十六

主

若神明合境大駭招至大儒每鄉立學於是人皆改勵風俗大改

彥光先不以神明之譽易戴帽之餽終雖發摘姦隱而自不失靜鎮之初心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盧莊道

盧莊道年十六授河池尉滿二歲制舉擢甲科召見太宗曰此是脫聰明小兒耶特授長安尉太宗將省囚徒莊道年纔二十縣令以年幼懼

不舉將以他尉代之莊道不從時繫囚四百餘人俱預書狀莊道但閑暇不之省也令丞等憂懼屢以爲言莊道從容自若翌日太宗召囚莊道乃徐書狀以進引諸囚入莊道對御詳其罪狀輕重留繫月日應對如神太宗驚嘆即日拜監察御史

如此才那得不動主眷然其妙處又在平日不露故使令丞遂竟不能測

魏奉古

牧津政才上

卷十六

主

魏奉古初授雍丘尉嘗日公燕有客草序五百言奉古覽之曰皆舊文援筆倒疏之草序者默然自失列坐撫掌奉古徐笑曰適覽記之非舊習也由是知名時姚瑱蒞汴州郡寮畢謁瑱召奉古前曰聰明尉耶他日持麈尾令示奉古奉古一覽便諷千餘言瑱驚起曰仕宦四十年未嘗見此人

王濟

雖然強記過人畢竟是少年炫才之態

王濟初補漳州龍溪主簿時調福建輸餉餉爲箭羽鶴非常物有司督責甚急一羽至值數百錢民甚苦之濟諭民以鴉翎代輸仍驛奏其事詔曰可仍令旁郡悉如濟所陳縣有陂塘數百頃先爲里豪輸課而專其利久之復多逋累佃者濟悉請歸官引水溉民田自是永無亢旱之患其利甚溥汀州有銀冶之訟構十餘年逮獄數百人初起居民結大姓爲主事發力脫去中禍於從者最後警家旁及無辜惟貨惟來有司牧津政才上

卷十六

孟

益莫敢決轉運使使濟鞠之纔七日盡得其情坐者數人而已餘皆獲免通判鎮州牧守多動舊武臣倨貴凌下濟未嘗撓屈成卒頗恣暴不法夜或焚民舍爲盜莫敢告告益挾衆肆毒焉濟知其事一夕報火起隨部壯士數十潛往偵伺果得數輩盜物見在即斬以徇窮詰餘黨悉得其嘗所爲侵掠狀治如法馳奏太宗大悅都校孫進使酒無賴毆人齒濟不俟奏杖脊送闕下由是軍民畏肅入爲監察御史彈劾不避稱

丰采焉出知杭州眞宗面加慰諭徙知洪州兼江南西安撫使所至執法以鋤惡安民爲本歲饑躬督官吏爲糜粥日親嘗而給之民賴全活者甚衆

威惠並施救時妙手

趙昌言

趙昌言復知天雄軍府臨大河豪民有恃芻茭者將圖厚利誘一姦人使穴其隄防歲仍決溢昌言廉知之一日隄吏告急徑取豪家膏積以

卷十六

孟

牧津政才上給用自是無敢爲奸利者會秋霖河溢逼城籍府兵負土增隄數不及千索禁卒以佐其役師人偃塞不進昌言怒曰府城將墊人民具弱汝輩食厚祿欲坐觀耶敢不從命者斬士衆股慄就役不浹辰而城備太宗善之召拜給事中參知政事

有幹才而善用之

凌策

凌策通判定海初李順之亂陝選官多憚行策

自陳三蒞蜀境，諸其民俗，卽命知蜀州。又以巴西當益之饋道，徙綿州，加太常博士，還朝。會命爲廣南西路轉運使，屯田員外郎，入爲戶部判官。遷都官，先是嶺南輸香藥，以郵置卒萬人，分鋪二百，負擔抵京師，且以煩役爲患。詔策規制之策，請陸運至南安，汎舟而北，止役卒八百。大省轉運之費，盧之翰任廣州無廉稱，以策有幹名，命代之。賜金紫。廣英路自吉河起，板步二百里，當盛夏時，瘴起，行旅死者十八九。策請由

牧津

政才上

卷十六

主

英州大源洞伐山開道，直達西江，人以爲便。代還，知青州。東封以供億之數，超拜都官郎中。入判三司三勾院，出知揚州，屬江淮歲饑，頗有盜賊，以策領淮南東路安撫使，時洪州知州李玄病，上與宰相歷選朝士將徒策代之，上曰：南昌水潦艱殆，長吏當便宜從事，不必稟於外計也。王旦言：策蒞事和平，可寄方面。望卽以江南轉運使授之，仍詔諭差還之意。饒州產金，嘗禁商市，需或有諭告，逮繫滿獄，策請縱民取市，官責

其算人甚便之。五年，召拜右諫議大夫，集賢殿學士，知益州。

蒞事和平四字，便盡策之一生，然國家用人，畢竟以和平視福。

李肅之

李肅之知慶州，旣至，嚴師律，益攻守之具。常若寇至，數月，徙瀛州。熙寧初，河北大雨，地震，州城壁官舍民廬摧陷殆遍，肅之躬按行泥潦中，結草爲茵，以備倉粟之暴露者，出其所積以賑。

牧津

政才上

卷十六

主

流移，又爲芟舍以處之。嚴盜禁，一以軍法從事。有叛卒夜掠民財，立斬以徇，人遂安息。帝嘉之，改大理寺丞。又徙齊州，齊多盜，論報無虛日，常得黠盜，刺爲兵，使在麾下，他日詢其姦狀，對曰：此由富家爲之囊橐，吏迹捕及門，擒一人以首，則免矣。於是今藏盜之家，並發屋破柱，拔其根株，自是姦無所匿。

如此整頓，真如李光弼一入軍中，而旌旗煥然改色。今天下多事時，安得如肅之數

輩便可不至張皇掣肘

馬正惠公

馬正惠公知節知秦州其州嘗質羌首之支屬二十輩殆踰二紀知節曰羌小人也豈不懷土悉遣還之番落感其惠詔受代無犯塞者時小泉銀鹽院井久不發而歲詔弗除王吏沒家產備償猶未盡知節三奏始得請蠲之仍許以日收爲額會知益州宋大初與鈴轄楊懷忠不協以知節諳其習俗乃授西上閣門使知益州兼牧津政才上

卷十六

天

措置有法

牧津卷之十六

終

牧津卷之十七目

政才下

許仲宣

丁謂

沈括

蘇頌

和詵

滕子京

沈遼

蔣穎叔

錢鏐

王罕

蘇子瞻

四見

仇愈

成無玷

梁汝嘉

牧津政才下

卷十七

趙從善

孫子希

張穀

沈作寶

趙大諤

張齊

林興祖

張愷

黃哲

羅循

葛源

朱貞

楊繼宗

二見

楊雲才

劉昂

汪應軫

張永

范楨

張翰

鍾銳

李攀龍

張鰲

牧津 政才下 卷十七

二

牧津卷之十七

政才下

明山陰祁承燦輯

許仲宣

許仲宣三爲隨軍轉運使。心計精敏。無絲髮遺。曠征江南。軍中之須。當不備之際。曹武惠公因欲試之。凡所索。則隨應。王師將夜攻城。仲宣陰計之曰。永夕運鍾。率不食耶。既膳。無器可乎。預科陶器數十萬。夜半覺成。兵將就食。果索其器。如數給之。他率類此。征交州。爲廣西漕士。死於瘴者十七八。大將孫全興失律。仲宣奏乞罷兵。不待報。以兵屯湖南諸州。開帑賞給。縱其醫餌。謂人曰。吾奪瘴嶺客魂數萬。生還中國。已恨後時。若更俟報。將積屍於曠野矣。誅一族。活萬夫。吾何恨哉。又飛檄諭交人以禍福。交人果送款。乞內附。遣使修貢。仲宣上表待罪。太宗褒詔大嘉之。

軍中一應急需。應卒立辨。心計之士。猶饒爲之。至甘以一族活萬人。而又能飛檄使

交人遂歎此真仁心爲質而安撫在掌中。非大經濟人不能及此。

丁謂

真宗幸直淵。丁謂知鄆州。兼齊濮等州安撫使。時契丹深入。民大驚擾。爭趨楊劉渡。舟人邀利。故不爲急濟。謂取死罪。因詐作駕舟人立命斬之。舟遂集。民乃悉渡。遂部分使並河執旗幟。擊刀斗自衛。契丹引去。

牧津

牧津

卷十七

二

晉公畢竟。是智術人。然當乘輿卒臨之際。非得此捷手。何以應迫。其才何可以人掩。其受知於真宗者。或亦以此。

沈括

沈括初以父任爲沐陽簿。疏沐水爲百渠。九堰。以播節源。委得上田七千頃。後擢進士第。歷遷太常丞。同修起居注。時大籍民車。人未諭。縣官意相挺爲變。又市易司患蜀鹽之不禁。欲盡實私井。而輩解池鹽言者。論之寧如織。皆不省。帝以問括。曰。卿知籍車乎。曰。知之。帝曰。何如。對曰。

牧津

牧津

卷十七

三

敢問欲何用。帝曰。北邊以馬取勝。非車不足以當之。括曰。車戰之利。見於歷世。然古人所謂兵車者。輕車也。五御折旋。利於捷速。今之民間。輜車重大。日不能三十里。故世謂之太平車。但可施於無事之日。爾。帝喜曰。人言無及此者。朕當思之。遂問蜀鹽事。對曰。一切實私井。而運解鹽。使一出於官售。誠善。然患萬戎。蓋間夷界小井尤多。不可猝絕也。勢須列候。加警。臣恐得不足償費。帝領之。明日二事俱寢。權三司使爲蔡確所惡。以集賢院學士出知宣州。改延州。至鎮。悉以別賜錢爲酒。命塵市良家子。馳射角勝。有執羣之能者。自起酌酒以勞之。邊人驩。滋執弓傳矢。惟恐不得進。越歲得徹札。起乘者千餘人。皆補中軍。義從。威聲雄他府。以副總管。神諤西討功。加龍圖閣學士。朝廷出宿衛之師。來戍。賞資至再。而不及鎮兵。括以爲衛兵雖重。而無歲不戰者。鎮兵也。今不均。若是且召亂。乃藏敕書而矯制。賜緡錢數萬。以驛聞。詔報之曰。此右府頒

行之失。非卿察事機。必擾軍政。自是事不暇請。者皆得專之。番漢將士。自皇城使以降。許承制補授。諄師次五原。值大雪。糧餉不繼。殿直劉歸仁率衆南奔。士卒二萬人皆潰入塞。居民怖駭。括出東郊。得奔者數十人。伴問曰。副總管遣汝歸取糧。王者爲何人。曰。在後。卽諭令各歸屯。及暮至者八百。旬日潰卒盡還。括出按兵歸仁至。括曰。汝歸取糧。何以不持軍符。歸仁不能對。因斬以徇。

牧津

政才下

卷十七

四

存中才畧甚大。卽此二萬潰卒。如疾流奔海。勢莫可遏。而一語便令歸屯。斬一潰師以肅法。而萬衆俱戢。真制變妙手。

蘇頌

蘇頌知江寧縣。時建業承李氏後。稅賦圖籍。一皆無遺。每發斂。高下出吏手。頌因治訊他事。互問民隣里丁產。識其詳。及定戶籍。民或自占不悉。頌警之曰。汝有某丁某產。何不言。民駭懼。皆不敢隱。遂剗剔風蠹成賦。一邑簡而易行。諸今

視以爲法。

不特其才度過人。而細心亦不可及。○今編錄當以此爲法。

和說

和說知雄州。嘗以事詣京師。時鄭居中在政府。召與語。悅之。遂薦於徽祖。數奏明。大契宸旨。進橫階一等。俾還任。說因上制勝強遠弓式。詔施行之。弓製實弩。極輕利。能破堅于三百步外。卽邊人所謂鳳凰弓者。紹興中。韓世忠因之。稍加損益。而爲之新名曰。起敵。亦詔起部通製。至今便焉。說知兵。嘗沮燕雲之議。以及於責托事之作。未及用以死。世甚惜之。

牧津

政才下

卷十七

五

余觀宋之勝虜。往往以弓弩之利。如神臂。一風風之類。皆有實用。蓋虜騎所恃者弓矢。非此則長伎不能與之角。

滕子京

慶曆中。滕子京謫守巴陵。治最爲天下第一。政成。增城岳陽樓。屬范文正公。爲記。錄子美書石。

邵餘篆額亦皆一時精筆世謂之四絕云

爲地方作勝具大是尋常然一時偶得此

數公名手便足爲千古佳話

沈遵

沈遵爲京尹敏於政事號稱嚴明平時治開封者晨時視事至暮不能或廢飲食遵尹府旦晝決事日中府有日有餘力而翕然稱治

爲政之忙閒實由人具至如治都會之

牧津政才下

卷十七

六

地事多掣肘非識力素定者不能暇豫乃

爾

蔣穎叔

蔣穎叔爲江淮發運才智有餘人莫能欺漕運絡繹蔣吳人諳知風水嘗於所居公署前立一旗曰占風旗使日候之置籍焉令諸漕綱日程亦各記風之便逆蓋雷雨雪電露露等或有不均風則天下皆一每有運至取其日程歷以公之責其稽緩者綱吏畏服

周文襄公撫吳時亦用此法每事人不可欺不特司漕者所當留心

錢總

錢總知開封府老吏畏其敏欲因以事導人訴譴至七百總卽剖決簡不中理者減而識之戒無復來閱月一人又至總呼詰之曰吾固戒汝矣安得欺我其人譴曰無有總曰汝前訴云云吾識以某字啓減示之信然上下皆驚咤

非得此一副強記才安能服此老吏

牧津政才下

卷十七

七

王罕

王罕知常州宜興縣臨湖民歲訴水多倖免召父老列其田高下爲圖明年以訴狀親往視之曰某戶輪可免某戶不可免衆皆悅服范仲淹知潤州奏罕檢田法下諸路西方用兵三司仍年餉箭羽下東南諸州請法若星火其直踴貴富家蓄羽以待價罕白州畫括所有倍時值而官市之乃令民輸直一路聞之皆詣轉運使願得如常州法

倍時值則富民已受其利而官市之價終是有限則小民應輸之供亦不至爲累

蘇子瞻

蘇子瞻判錢塘時民有訴扇肆負債二萬者逮至則曰天久雨且寒有扇莫售非不肯償也公令以扇三十來就判筆隨意作行草及枯木竹石舉以付之纔出門人競以千錢取扇所持立盡悉償所負

固是趣事亦是惠心

牧津政才下

卷十七

八

仇愈

仇愈徙武陵令屬朝廷方調兵數十萬於燕山愈饋餽畢給時主將縱士卒過市掠物不予值他邑官逃避愈先期趣備申嚴約束遂以不擾已而愈送運餉于涿值大軍潰於盧溝河囊橐往往反以資敵愈問關營護無一毫棄失調高密丞俗尚鬻頭愈攝縣事剖決如流事無滯滯民至懷餅餌以俟決遣得吏楊蓋每陰拾令過膏持爲戒愈暴其罪黜之無不悅服州閭司錄

命愈攝事既行邑氓萬餘邀留至擁歸縣廨時天寒皆然火警守布滿後先愈由他道得出後

以淮西安撫知廬州劉豫子麟合金兵大入民情洶懼宣撫使統制張琦者冀乘機爲亂驅居民越江南走欲先脅愈出擁甲士數千突入露刀登樓白麾左右驚潰迎愈上馬愈徐謂曰若輩無守土責吾當以死殉國難未至而逃人何賴焉堅不爲動神色無少異琦等錯愕遮散其後人心遂定改浙東宣撫使知明州以挫豪強獎善良爲理吏受賂雖一錢不貸茲猶敘迹念端方挺持自初官訖通顯無所附麗令鄧城時丞相范宗尹方爲邑子以文謁愈愈他日語其父是子公輔器也宗尹既當國未嘗以私見一段識力不可及才具特其餘耳

成無玷

成無玷初調江山令時盜賊蜂起里中惡少年探赤丸橫行都市吏不敢問無玷廉其主召爲捕治之四野肅然夜無吠犬百姓稱爲

相李綱。其有文武材，召對，首陳興復大計。

剛定官，紹興初，金人犯順，京師纂嚴呂頤浩以

荆湖據長江上流，非得長材駕馭，不足以增天

塹之險，遂薦無玷。除知鄂州，兼岳鄂安撫使，修

築城，置教閱士伍，皆用諸葛武侯遺法，命軍士

更番屯田，積穀軍興不乏。即奏減民租十二，軍

民一心愛戴，有所徵調，令下如風靡草。高宗兩

賜御札褒美，當是時，江南草創，人心未固，三方

保障，無玷之功居多。

牧津政才下

卷十七

十

地方得一長才，真勝天險。

梁汝嘉

梁汝嘉建炎初知常州，武進縣時金人入汴，高

宗南渡，至常州，守倅俱遺，獨汝嘉濬築防守，就

除通判，提舉浙西常平會，駐蹕臨安，由轉運判

官至臨安府，上而宮闈，次而三省六部百司庶

府以至周廬千列，一時辦集，遂成雄都，御札褒

美，遷戶部侍郎，移蹕建康，除隨軍轉運使，扈駕

以行，歷守平江，明溫台婺宣鼎諸郡，皆有能聲。

初，言金人難與和親，及東京留守孟庾不可任

因忤執政意，進權戶部尚書，而諷言者彈之，未

幾，金果背約，孟庾卒以東京降，皆如其言。先是

汝嘉在戶部時，朝議以國用不足，欲拘刷郡縣

養士餘糧以助軍需，汝嘉奏言：「學校者風化之

源，不可一日廢也。昔漢光武中興，投戈講藝，今

國家軍旅艱難，留神學校，甚盛德也。然學校之

設，必有以爲養士之資，請申飭有司，凡膳學錢

糧，不得輒更拘刷，上可其奏。

牧津政才下

卷十七

十一

用世之具難在應卒，駐蹕之際，左投左應

右投右應，乃見真才。

趙從善

趙從善尹京日，宦寺欲窘之，科降刷醢紅卓三

百事，內批一日辦集，從善命于茶坊酒肆取卓

淨洗，糊以白紙，用紅漆塗之。又兩宮幸聚景園

夜過萬松嶺，索火炬三千，從善命取諸民舍，焚

館廬，簾實以脂，卷而繩之，繫于夾道松樹左右，

照耀比於白日。

二事似難卒辦而俄頃可了才具畢健天下無難事

孫子秀

孫子秀調吳縣主簿日請學宮與諸生討論義理後知金壇縣嚴保伍釐經界結義役一切與民休息訟者使齋牒自詣里正併鄰證來然後行不實者往往自匿其牒惟豪黠者有犯則痛繩不少貸淮民流入以萬計賑給撫恤樹廬舍括田使耕校其能者分治之尤加意造士訪國牧津政才下

卷十七

三

初茅山書院故址新之以待遠方遊學之士後徙浙西提點刑獄兼知甬州淮兵數百人浮寓貢院給餉不時死者相繼子秀請于朝創名忠衛軍置若以居設餉給之

訟牒自肅今之長吏亦多做行然奸民持此以罔上行私者不少所以便民之事更當計擾民之弊

張毅

張毅為同州觀察判官是時出兵備邊州徵餉

十萬限以離鴈羽為之其價翔踊不可得矢去物也何羽不可節度使曰當須省鴈三州距京師二千里如民急何萬一有責下官身任其咎一日之間價減數倍尚書省竟如所請不惟卒辦且以省費應事安可無通敏之才

沈作賓

沈作賓歷官大理評事改秩通判紹興府時帥守丘窟遇僚吏剛嚴作賓從容裨贊每濟以寬

牧津政才下

卷十七

三

秩滿知台州首訪民疾苦弛鹽禁寬租期均錄役決滯獄五十日間盡除前政之不便民者邦人胥悅而前守嫉其勝已巧譏孽之罷去後起知紹興府時韓侂胄方用事族有居越者私隲公行作賓逮捕寘于獄而寬其奴除兩浙轉運副使入對奏撥官一司歲撥經總制錢為緡率四萬有奇丹腰未獎加之塗飾牆壁具存從而糾易妄費固不足計妄為驚瀆非所以安神靈彰聖孝今後有合營繕聞於朝下守臣稽覈登

旨而後興役上書再三而修奉者不樂也遂以言者罷和潭州未幾除龍圖閣待制知平江府節制許浦水軍詔可郡有使臣故海盜作亂招誘其黨既至慰免之錫以衣履又得募勇幾千人置將以統之號曰義士復募郡城內外惡少亦幾千人號曰壯士衣糧器械皆視官軍而輕捷善鬪遇之於是海盜不警市井無譁等命參贊督府兼權鎮江府請留戍兵千人又欲以江閩新軍二千人易舊軍千人

牧津政才下

卷十七

五

十餘萬緡億屬請獻諸朝作賓謂生平未以牛歸帥司犒軍半隸府庫作賓到處整頓綽有餘地又能調和能執守能操持而不厭義舉更爲有識可稱全才

趙大訥

趙大訥起家譚曹掾調泉州錄事大盜起寧都泉之無賴男子嘯聚應之遂謀來攻城大訥作柵以守防禦其衝盜爲引去遷興化錄事轉龍

牧津政才下

卷十七

五

溪尹俗尚鬼壺石作屋奉紫衣神黠民將爲奸利必牲犬以祭大訥投神江中移石以修孔子廟庭縣多山禽洞獠官稍侵之輒弄兵暴掠至煩大將出屯經年不解大訥調禦得術服從如良民邑大姓怙勢殺人郡守受其財出之大訥抱案詣府歷指其奸守怒陰中以他罪大訥畧無所備改永春俄遷永嘉永嘉計口賦鹽民以爲病大訥建議令富商轉售之民皆稱便州城枕大江水暴岸善崩大訥列植巨木先以箕芒

殺浪勢。然後實土。以石甃之。岸凡數千尺。得不壞。進知永新州。州民素豪勢。出守吏上門大訥。至皆畏服。不敢吐氣。鵲湖羅波。皆羣盜。數時出。爲過客患。大訥用奇計。剪其渠魁。餘黨奔散。大訥性剛直。不憚大吏。屢典劇縣。皆有能聲。卒胥無敢出鄉。宿猾元豪。亦相率遠遁。數平反冤獄。或以事如遠鄉。父老率子弟聚觀曰。此趙侯也。其爲人愛慕如此。

牧津政才下 卷十七 去

消業總皆有用之才。

張膏

張膏知處州。有人欲造大舟。不能計其所費。問膏云。可造一舟。以寸分尺便可計算。

揆大于小。揆廣于狹。揆遠于近。揆重于輕。其義一也。

林興祖

林興祖初同知黃巖州事。三遷而知鈴山州。鈴山素多造偽鈔者。豪民吳友文爲之冠。遂至江

淮燕薊。莫不行使。友文奸黠悍驚。因偽造致富。乃分遣惡少四五十人。爲吏於有司。伺有欲告之者。輒先事戕之。前後殺人甚衆。奪人妻女。十人爲妾。民懼其害。銜冤不敢訴者十餘年。興祖至官。曰。此害不除。何以救民。卽張榜禁偽造者。且立賞募民首告。俄有告者至。佯以不實斥去。又有告獲偽造二人。并贓者。乃鞠之。獄成。友文自至官。爲之營救。興祖命併執之。須臾來訴。友文者百餘人。擇其重罪一二事鞠之。獄立具。

牧津政才下 卷十七 去

逮捕其黨二百餘人。悉寘之法。民害既去。政聲籍甚。歷遷道州路總管。行至城外。盜賊已迫其後。相去僅二十里。時湖南副使哈剌帖木兒屯兵城外。聞賊至。以乏軍需。欲退兵。興祖聞。卽夜詣說留之。哈剌帖木兒曰。明日得鈔五千錠。銅質五百。乃可破賊。興祖許之。明日甫入城。視事。卽以恩信勸諭鹽商。貸鈔五千錠。且取郡樓舊銅鑄爲盾。日中皆備。哈剌帖木兒得鈔盾大喜。遂留爲禦賊計。賊聞新總管至。一日具五百盾。

以爲大軍且至中夕遁去永明縣洞徑屢竊發
爲民害與祖以手勝諭之皆曰林總管摩而愛
民不可犯也三年不入境春旱蟲食麥苗與祖
爲文禱之大雨三日蟲死而麥稔已而罷興作
賑貧乏輕徭薄斂郡中大治

治豪民止擇一二重大事便可立刻具獄
此除大慙法也若事多則難頃刻成爰書
旣難頃刻成爰書其滋蔓與掣肘皆有不
可言者矣○夫禦寇在豫甫入城視事之

牧津

卷十七

大

日而軍需立辦長十餘猶可能但五百銅
盾半日而畢工不計月何鑄法

張愷

張愷宣德中以太學生知江陵時大軍征交趾
所過州縣官吏無不遭譴者道江陵愷以鼎肉
餉軍一軍咸喜總帥奇之欲試愷倉卒日竊取
火爐及架數百愷命木工以方漆卓錫半碑
其中坐鐵鍋燃火又取竹束火燎數千愷過
民家筆簾應之又取馬槽千餘愷使針工并各

戶婦人以綿布縫成槽縱槽口以繩用水
其四角飼馬良便卷收前路足用總帥歎曰真
用世奇才

張今應卒之才大槩是巧心所得而善用
趙崇善尹京日之作用倘觸類而長之天
下無難事矣余聞嘉靖庚戌時欲犒賚勤
王之師牛酒諸費不知所出文移往復三
日繞人得數餅餌開庖發粟囊橐釜覲皆
無所需計臣遂以奪職所以應額定之事
在豫而應偶然之事在巧

牧津

卷十七

五

黃哲

黃哲洪武初奉使青徐諭諸反側尋出知東阿
縣吏胥初以儒生易之哲剖決如流案牘無滯
且不事苛察民樂其寬一縣帖服值旱麥盡稿
哲齋戒徒晚烈日中詣洪範池龍祠致禱詞有
哀惻甘澍應時優渥民驩呼曰此黃公雨也須臾
溪有怪物爲幻竊人啗之哲爲文禱於天須臾
風雷大作一青蛟斃水上時經毛貴亂後民

流徙他鄉聞哲善政復其業者亡慮數千人
口日滋

剖決如流人乃能使民樂其寬所以爲治
才○明敏之吏非濟以寬則必不能使民
樂樂之一字司牧者所當深思

羅循

羅循擢鎮江府知府時巨寇劉上等自南京流
入境鎮江郭外居民皆奔入城指揮使閉門自
守循聞之罵曰是誠人耶爲城將以衛民未聞

牧津政才下

卷十七

王

棄民嬰空城也乃斧肩鎗納之道夜乃至復多
爲旗幟樹江上諸山復以小舟載砲石發葦洲
中爲疑兵循自乘城鳴砲鼓令老弱各執戈矛
擊釜鉦助軍勢呼聲震天地寇遙望不敢逼未
幾朝廷遣邊軍來而總督諸大臣十餘人且
至凡軍行芻糧器仗舟艦駟馬物賞費盡取之
府諸僚佐多避事引疾循日初出伏謁諸司致
供餽受命令日晏始徧出促辦諸費不就寢者
四十餘日髮髮爲白

應卒而不張皇故是才手

葛源

葛源初以吉州太和簿攝吉水令往日令始至
猾吏誘民數百訟庭下設變詐以動令如此數
日令厭事則事常委吏矣源至立訟者兩廡下
取六狀視有如吏所爲者使自書所訴不能書
者吏受之往往不能如狀窮輒曰我不知爲此
乃某吏教所爲也悉捕劾置之法訟以故少吏
亦終不得行其意

牧津政才下

卷十七

王

馭吏難於馭民吏奸盡則民情得矣

朱貞

朱貞知磁州時朝廷遣中官取異魚磁地所產
不多民苦逼迫同僚議逃避之曰不可乃秉誠
禱於河神異魚踊至民賴不擾時南陽李文達
公在位聞其善政薦改鄧州鄧州及新野內鄉
二縣聞鄉及陝西一路驛夫更易走避大爲土
著所欺害貞至卽上疏乞各于本土應役報可
自是民享其便成化間荆襄劉千斤作亂朝廷

出師討之。所遇官民受其害。將次鄧。擇儒學生。員有幹局者。令各具衣巾。分至其家。至則叱辱。無所施。且極力營辦軍用。不之害。不及民。

官兵所過。地方如避湯火。司土者。保全居民。不可不預爲營辦。但至於用諸生以當悍卒。此法大奇。

楊繼宗

楊繼宗爲郡守。凡民一見問姓名。雖數歲無不識者。秀水民周可立。公嘗見而識之。未幾以罪收津。敗才下。卷十七。主。

匿捕之弗得。後幾年。更名立。復充他胥老人。以鄉民違法事呈公。公曰。爾非周可立乎。吾求爾。致載不獲。今以違法告人耶。若違法。則莫如爾者。周股栗服罪。於是人皆悚懼。莫敢有欺。

楊雲才

楊雲才多心計。每有繕修。畧以意指授之。人不知所爲。及成。始服其精妙。爲荊州同知日。當郡城改拓時。錢穀之類。已有成命。而臺使者。下。

增二尺許。監司謀請守令。欲稍益故額。進曰。某有別畫。不須費一錢也。次日馳至陶所。命取其模以獻。怒曰。不佳。盡碎之。而出已所製。模付之曰。第如式爲之。諸工視其式。無以異也。然雲才實於中。陰溢二分。許積之。得如所增數。城成。白其故。監司乃大服。

陰溢二分。而陶者不知。城增二尺。而主者不費心計。直是過人。

劉昂

收津。敗才下。卷十七。主。

劉昂嘉靖中。知山陰。年少而敏。訟謀盈案。目視耳聽。舉手落筆。悉中肯綮。絕無一語雷同。時當收籍。獎孔百出。昂躬操罔籍。防範精嚴。飛詭蜚草。瀕海沙田。凡千頃。歲有獲。而無徵額。乃請於上。躬往履畝。以補無產之糧。民甚便之。視事三年。布利刻獎。職務舉而公庭晏閑。日與諸生考藝賦詩。一時以文雅見稱。

文雅故非循吏所諱

注應軫

江應軫當 武宗南巡率同館舒芬等抗疏以
諫廷杖幾斃出守泗州泗州民憤弗知農桑軫
至首勸之耕出帑金買桑於湖南教之藝募桑
婦若干人教之蠶事郵卒馳報 武宗駕且至
他邑傍徨勾攝爲具民至塞戶逃匿軫獨凝然
弗動或詢其故軫曰吾與士民素相信卽 駕
果至責旦夕可貸而集今 駕來未有期而倉
卒措辦科派四出吏胥易爲奸倘費集而 駕
不果至則奈何他邑用執炬夫役以千計伺候
牧津 政才下 卷十七
彌月有凍餓死者軫命縛桎梏間以一夫掌
十炬比 駕夜歷境炬伍盡斂反過他所時中
使絡繹道路恣索無厭軫計中人陰懦可憐以
威乃率壯士百人列舟次呼譁之聲震遠近中
使錯愕不知所爲軫麾從人遽牽舟行頃刻百
里遂出泗境 武宗至南都諭令泗州進美女
善歌吹者數十人蓋中使嗜軫而以是難之也
軫奏泗州婦女荒陋且近多流亡無以應教旨
臣向所募桑婦若干人倘蒙納之宮中俾受蠶

事實於王化有裨詔且停止

人知汪公風節動正不知其撫循之政
應事之才皆一時無兩

張永

張永授蕪湖令蕪當孔道僕客廚傳日不暇給
民坐困憊 章聖粹宮南附所過鄰邑設綺紈
帳設供器治金爲之又聞宦厚索賂遺一不當
意輒辱官司官司莫敢誰何永於灕江佛寺聖
其棟宇代帳殿飾供器宿金以代治省節不貲
牧津 政才下 卷十七
而謫度有方卒無譴歎於境上者

如此亦足舒民

范楨

范楨知淮安府時倭驟犯鹽城轉掠廟灣橫行
次徐州得報疾馳詣郡時督府集兵五萬七千
人分七十營以禦之而楨所自將卒屯菊花溝
以扞城畫繕兵械宵嚴守備時荒後府藏虛竭
諸軍所給餉日千石餽者三萬人商賈希少食
糧告匱楨揭榜增糴價招之是時廟灣賊方盛

民屋甍瑋築堡因鹽商積粟爲持久計。○
勢未解慮餉不繼言於漕臺使發萬金告糧。○
廣漕使難之。是時軍門已截留運糧五萬石。○
竊計卽彼聽而上請朝論未必從。卽從亦緩。○
及乃擅發帑金三萬兩六道往糴。五旬米至。○
船中減價糴之。頃得銀三萬償糴本而空獲米。○
五萬石。軍興給足卒。職賊兵事甫罷而景藩役。○
與王舟涉淮從彭城達於寶應供頓千里。舳舻。○
萬餘艘兵衛夾途錦纜而幸者五萬人兩淮各。○
牧津。○
除道五丈直民廬輒撤之。○
板。上望如平地居者以安。○
呼召甚棘。○
橫護曰明公在何處耶。○
於我我一老夫何濟。○
易集耳曰奈何。○
入。○
其十人爲夫彼利得儼直趨役必喜。○
牌耳曰如不足何。○

徐役畢必道。○
無不樂應者。○
曰然而無用也。○
青水以濟王舟。○
安用衆爲。○
計之公勿憂都御史難曰君有心計吾不能及。○
也先是光祿寺劄沿途郡縣具王儲食品珍異。○
每頓直數千兩。○
舟所過州縣止供鷄鵝柴炭此明證也。○
牧津。○
備萬方王食以辦此窮州僻縣何緣應奉乎。○
按然之爲咨禮部部更奏令第具饋直王頓二。○
十兩妃十兩省供費鉅萬計比至。○
金逆於塗遺王左右曰水悍難泊惟留意於是。○
王舟皆窮日行水漂疾如激箭三泊供止千三。○
百比至儀真而一夕五萬矣時王重載出羣。○
盜謀劫王布黨起天津至鄱陽分徒五百人往。○
來游奕一日晚衙罷門卒報有貴客入儼召兵。○
圍守擊者曰有傳牌乎曰無有命調之報曰從。

參衆矣。而更出入。懷心疑其爲盜也。陰選德左。數十。易衣帽如庄農。曰。若往視其徒入肆者。陽與飲。飲中挑與。聞相搏。繫以來。而戒曰。慎勿言捕賊也。卒既散去。懷命與謁客西門。過街市。搏者前訴。卽收此客。得十七人。陽怒罵曰。王舟方至。官司不暇食。暇問汝。聞乎。叱。今就繫。入夜傳令警備。而令皂隸飽食。以需漏下二十刻。出諸囚於庭。厲聲訊曰。汝輩謂官府當出迎。王而欲乘空虛爲亂。吾久知之。徒送死耳。咸叩頭伏牧津政才下

卷十七

天

仁爲罪。劾奏之。得旨奪一階。而懷竟拂衣。隨事料理。無不中窾。此其才局不可及。而當機應卒。識定神閒。累無忙迫之態。其局尤不可及。張瀚
張瀚知廬州府。再補大名。庚戌。虜酋薄都門。詔遣司馬郎一人持節徵四郡兵入衛。使者馳至真定。諸守相錯愕。且難庭謁。禮躊躇久之。瀚聞報。以募召游食。餓附飽。既不可用。披所屬編籍。選丁壯三十之一。卽令三十人治一人餉。得精銳八百人。馳謂諸守。此何時也。而與使者爭苛禮乎。司馬郎誠不尊於二千石。顧春秋之義。以王人先諸侯。要使令行威振耳。藉令傲然格使。者令謂勤王何。諸守色動。遂俱入謁。瀚首請使者閱師。使者勃然曰。何遠也。比閱師。則人人精銳。絕出望外。使者乃歎服曰。守文武才。
選壯士王之一。而卽令三十八治一人餉。民不擾而兵食俱足。此法當廣行之。

鍾銳

鍾銳今崇安、值神廟初、江陵柄政、行丈田法、

下令嚴急、吏多奉行過當、以取媚、銳故緩持之、

監司督促甚急、銳徐應之曰、崇雖嚴邑、地磽确、

且不加廣、安得浮額、取盈屬今來、教民力田、開

墾、尚未則壞成賦、無已而姑充之、雖然、吾甚恥

履畝加稅也、於是置鉅簡縣門、令民手實、無擅

墾田、自首免罪、乃得三千餘畝、抵縣邑缺額、民

不擾而賦倍、監司愧服、

牧津

卷十七

三

一邑中三千溢額田、亦非難事、當年司牧

者皆用此一法、民間不知省幾許困擾、

李攀龍

李攀龍、出守順德、延見鄉老、問疾苦、為典除利

害、政聲流播、進官三輔、嘗錫馬牧地、垂三千金、

留永濟倉粟、毋漕輸京師、以餉戍卒、裁將作供、

比真定十之二、置郵傳於沙河、鄆界中、寬二

邑力、移郡尉置鉅鹿官亭、扼盜衝、又移巡司黃

榆嶺、為晉趙關、一應郡務、立時振舉、于時又謂

京師仰東南餉不時至而燕齊汴趙遼河百里
而近者毋出賦錢皆賦菽粟浮於河達京師緩
急一策時頗建之

于麟文章士事事有實用乃若此

張鰲

張鰲知合州時播禽陷綦江上命督府糾兵

二十萬八路合勦時以庚癸為虞廉鰲才疏晉

保寧郡丞專司轉餉鰲奏記謂宜從舟運又郡

邑夫役宜分信地過為轉輸有諱而逃者以軍

牧津

卷十七

三

法從事督府然之一切以便宜委鰲鰲乘小艇

導諸餉舸出沒數百丈驚濤駭浪中使萬夫牽

拽而上舟不可通則芒屨徒步冒雨衝泥以身

先之士卒無敢後者嘗上督府書謂鰲受事以

來一身輕如秋葉生死等於浮雲躬自拮据即

夢寐常自震驚云

得此君轉餉法軍興大有所濟

牧津卷之十七

終

牧津卷之十八目

政術

西門豹 三見

朱博

元稹

房景伯 二見

馬燧

裴子雲

長孫儉

家津 政術 今卷十一人

劉元佐

狄青

張易

蔡襄 三見

明鎬

陳恕

李若谷

程顥 三見

楊真卿

趙廣漢

諸葛恪

韋存寬 二見

張允濟

李景畧

李抱貞

于鈞

趙葵

柯謙

文彥博 二見

錢元懿

張乖崖詠 五見

趙和

胡良儒

蔡光

種世衡 三見

宗澤 二見

楊雲才 二見

楊璉

趙昌言 二見
陳確

家津 政術 今卷十八人

西門豹

西門豹初爲鄴令到鄴會長老問民所疾苦長老曰苦爲河伯娶婦以故貧豹問其故對曰鄴三老廷掾常歲賦斂百姓收取其錢得數百萬用其二十萬爲河伯娶婦與視巫共分其餘錢持歸當其時巫行視人家女好者云是當爲河伯婦即聘取洗沐之爲治新綺縠衣間居牧津故新齋戒爲治齋宮河上張緹絳帷女居其中爲具牛酒飯食行十餘日共粉飾之如嫁女床席令女居其上浮之河中始浮行數十里乃沒其人爲有好女者恐大巫視爲河伯取之多持女遠逃亡以故城中益空無人又困貧所從來久遠矣民人俗語曰卽不爲河伯娶婦水來漂沒溺其人民云西門豹曰至爲河伯娶婦時願三老巫視父老送女河上幸來告語之吾亦往送女皆曰諾至其時西門豹往會之河上三老官屬

豪長者里父老皆會以人民往觀之者三二千
人其巫老女子也已年七十從弟子十人所
皆衣繪單衣立大巫後西門豹曰呼河伯婦來
視其好醜卽將女出帷中來至前豹視之願謂
三老巫視父老曰是女子不好願大巫爲入
報河伯得更求好女後日送之卽使吏卒共抱
大巫嫗投之河中有頃曰巫嫗何久也弟子趣
之復以弟子一人投河中有頃曰弟子何久也
復使一人趣之復投一弟子河中凡投二弟子
牧津故新西門豹曰巫嫗弟子是女子也不能白事煩三
老爲入白之復投三老河中西門豹簪筆登折
嚮河立待良久長老傍觀者皆驚恐西門豹
顧曰巫嫗三老不來還奈之何欲復使廷掾與
豪長者一人入趣之皆叩頭且破額血流地色
如死灰西門豹曰諾且留待之須臾須臾豹曰
廷掾起矣狀河伯留客之久若皆罷去歸矣鄴
吏民大驚恐從是以後不敢復言爲河伯娶婦
西門豹之投巫昔人有以爲酷者不知禍

福之說，溺人深矣。欲挽愚民，禍福之見，非生死不足以勝之。不然，俗轉弱而惑，轉深離而滋亂。一方之民，肝腦塗地，視此二三巫蠱，孰輕孰重？所以挽回弊俗，惟於人心所最蔽處轉機，又必於人心所最畏處解惑，非大豪傑人，不能具此作用。

趙廣漢

趙廣漢少爲郡吏，州從事以廉潔通敏，下士爲名。舉茂材，平準令，察廉爲陽翟令，以治行尤異。

牧津教新

卷十八

三

遷京輔都尉，守京兆尹。會昭帝崩，而新豐杜建爲京兆掾，護作平陵方上，建素豪俠，賓客爲姦，利廣漢聞之，先風告建，不改。於是收案致法，中貴人豪長者爲請，無不至。終無所聽，宗族賓客謀欲篡取，廣漢盡知其計，議主名起居，使吏告曰：「若計如此，且并滅家，令數吏將建棄市，莫敢近者。」京師稱之。遷潁川太守，郡大姓原褚宗族橫恣，賓客犯爲盜賊，前二千石莫能擒制。廣漢既至，數月誅原褚首惡，郡中震栗。先是潁川豪

傑大姓，相與爲婚姻，吏俗朋黨。廣漢患之，屬使其中可用者受記，出有案問，既得罪名，行法罰之。廣漢故漏洩其語，令相怨咎，又教吏爲鉅簡，及得投書，削其主名，而托以爲豪傑大姓子弟所言。其後強宗大族家家結爲仇讐，姦黨散落，風俗大改。吏民相告訐，廣漢得以爲耳目，盜賊以故不發。發又輒得，一切治理，威名流聞。及匈奴降者，言匈奴中皆聞廣漢。本始二年，漢發五將軍擊匈奴，徵廣漢以太守將兵，屬蒲類將軍。

牧津教新

卷十八

四

趙充國從軍還，復用守京兆尹。滿歲爲真，廣漢爲二千石，以和顏接士，其尉薦待遇吏殷勤甚備。事推功善歸之於下，曰：「某掾卿所爲，非二千石所及。」行之發于至誠，吏見者皆輸寫心腹，無所隱匿，咸願爲用，僇仆無所避。廣漢聰明皆知其能之所宜，盡力與否，其或負者，輒先聞知，風論不改，乃收捕之，無所逃。按之臯立具，即時伏辜。廣漢爲人，強力天性，精於吏職，尤善爲鉤距，以得事情。鉤距者，設欲知馬賈，則先問狗已問

羊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伍其賈以類相準則知馬之貴賤不失實矣唯廣漢至精能行之他人效者莫能及也

廣漢之治全在任術然任術而理終不失爲能吏

朱博

朱博守左馮翊長陵大姓尚方禁少時常盜人妻見斫府公曹受賂白除禁調守尉博聞知以他事召見視其面果有瘡博辟左右問禁禁自

牧津

卷十八

五

知情得叩頭服狀博笑曰大丈夫固時有是馮翊欲酒卿恥收拭用卿能自效否禁且喜且懼曰必死博因敕禁毋得泄語有便宜輒記言因親信之以爲耳目禁晨夜起發部中盜賊及他伏奸有功放博擢禁連守縣令久之召見功曹數責以禁等事與筆札使自記受取一錢以上無得有所匿功曹惶怖具疏姦賊大小不敢隱博知其對以實乃令就席受敕自改投刀使削所記

皆以得情爲羈絡以使過爲驅御故氏鸞可使

諸葛恪

諸葛恪爲丹陽太守恪至府遣書屬城令各保其疆界明立部伍其從化平民悉令屯居分內諸將羅兵幽阻但繕藩籬不與交其穀熟輒引兵芟刈使無遺種舊穀既盡新穀不收平民屯居畧無所得於是迫窮漸降恪乃救下無令執拘長史胡伉獲僞降周遺縛送于恪恪以牧津牧術

卷十八

本

連教斬伉民聞伉坐戮知官惟欲出之於是老幼相攜而出歲入皆如本規

元禎

元禎便騎射爲南豫州刺史太湖山蠻時時抄掠前後守牧多羈縻而已禎乃設畫召新蔡襄城蠻魁三十餘人禎盛武裝於州西爲置酒使之觀射先遣左右能射者二十餘人禎自發數箭皆中然後命左右以次而射先出一囚犯死

罪者使服軍衣亦參射限命射不中禎卽責而斬之。蠻魁等相視股栗又預教左右取死四十人皆着蠻衣云是抄賊禎乃臨坐僞舉目瞻天微有風動禎謂蠻曰風氣少暴似有抄賊入境不遇十人當在西南五十里許卽命騎追掩果縛送十人禎告諸蠻曰爾鄉里作賊如此令死不蠻等皆叩頭曰合萬死禎卽斬之乃慰諭遣還諸蠻大服自是境無暴掠

射失卽斬賊抄卽覺任意愚弄羣蠻獨難

爲此十餘四耳

章存寬

章存寬遷南充州刺史是歲東魏將段琛復據宜陽遣其揚州刺史牛道恒扇誘邊人存寬深患之乃遣謀人訪獲道恒手跡命善學書者僞作道恒與存寬書又爲落燈燒跡若火下書若還命謀人送至琛營琛得書果疑道恒其所欲經畧皆不見用

兩敵相拒正不可無此權術

房景伯

房景伯爲清河太守郡民劉簡虎嘗無禮於景伯舉家亡去景伯擒之署其子爲掾令諭山賊賊以景伯不念舊惡相帥出降

景伯以德報怨而山賊悉降此中大有機

智

張允濟

張允濟爲武陽令原武民有以犂牛依妻家者久之草十餘頭及將異居妻家不與牛民訴縣

不能決乃詣武陽質於允濟允濟令左右縛民

以衫蒙其頭將詣妻家村中云捕盜牛賊令盡

出民家牛質所從來妻家不知其故恐被連及

遽指所訴牛曰婦家牛非我所知允濟遂撤蒙

謂妻家曰此卽女婿可以牛歸之妻家叩頭服

罪

訊法用小術終與得情勿喜者地別

馬燧

馬燧隨李抱王受署爲趙城尉時回紇還國特

功驕恣所過剽傷州縣供餽不稱輒殺人抱三
將遣使饋勞賓介無敢往者燧自請往典辦乃
先賂虜酋與約得旗章爲信犯令者得殺之又
取死囚給役左右小違令輒戮死虜大駭至出
境無敢號暴抱玉才之及爲隴州刺史州西有
通道廣二百餘步上連峻山與吐蕃相直虜每
入寇皆出於此燧乃按行險易立石種樹以塞
之下置二門設簾櫓八日而功畢

牧津

政術

卷十八

九

生虜弄之如在掌中

李景畧

李景畧爲豐州刺史前刺史多懦弱虜使至敵
禮抗坐時回紇遣梅錄將軍隨中使薛盈珍入
朝景畧欲以氣制之郊迎傳言欲先見中使梅
錄初未喻景畧既見盈珍乃使謂梅錄曰可汗
初沒欲申弔禮乃登高壘位以待之梅錄俯俛
前哭景畧因撫之曰可汗素代助爾號慕虜之
驕容盛氣索然盡矣遂以行呼景畧自此回紇

使至景畧皆拜之於庭

雖小小用術而玩弄夷虜殊快人意

裴子雲

裴子雲爲新鄉令邑人王恭往戍邊留犍牛六
頭于舅李璉家五年產犢三十頭恭還索牛璉
曰爾牛已死其半止還三頭恭忿之經縣陳謀
子雲令收入獄教追盜牛賊李璉至縣叱曰賊
引汝同盜得牛三十頭藏爾莊內喚賊共對乃
以布衫籠恭頭立面牆下璉急曰吾牛三十頭

牧津

政術

卷十八

十

總外甥犍牛所生實非盜得子雲遣去布衫璉
見是恭曰此外甥也曰若是卽遣牛還璉默然
子雲曰五年養牛辛苦以五頭酬璉餘並還恭
此與武陽令張允濟皆於聽斷中作游戲
三昧然子雲以五牛酬五年之勞更爲得
體

李抱貞

李抱貞鎮潞州軍資匱闕計無所出有老僧大
爲郡人信服抱貞因請之曰假和尚之道以濟

軍中可乎僧曰無不可抱貞曰但言擇日鞠場焚身某當於便宅鑿一地道通連俟火作即預以相出僧喜從之遂陳狀聲言抱貞命於鞠場積薪貯油因爲七日道場晝夜香燈梵唄雜作抱貞亦引僧入地道使之不疑僧乃升壇執爐對衆說法抱貞率監軍僚屬及將吏膜拜其下以俸入檀施堆於其傍由是士女駢填捨財億計滿七日遂送柴積灌油發焰擊鍾念佛抱貞密已遣人填塞地道俄頃之際僧薪並灰數日

牧津政新

卷十人

十三

籍所得貨財輦入軍資庫別求所謂舍利者數十粒造塔貯焉

軍需偶急或不嫌一時權宜然如抱貞之舉則狡而近於酷矣一募士女既以求福之念爲施捨獨不可動以自爲身家之念乎

長孫儉

長孫儉爲荊州蕭梁遣使內附儉於廳事前列軍儀具戎服以賓主禮見客容貌魁偉聲音如

鐘大爲鮮卑語遣人傳譯以答問客皇恐不敢仰視日晚儉乃着裙襦紗帽引客宴別齋因敘梁國喪亂朝廷招携之意發言可觀使人大悅出曰吾所不能測也

妙在先使人傳語

于鶚

于鶚在淮南常聽訟有遺匿名書於前者左右取以授鶚鶚納之韞中韞中先有他書以雜之及吏退鶚探取他書焚之入言其所匿者焚也牧津政新

卷十人

十三

既歸省其所告者異日乃以他徵事連其所告者同窮案驗以誦衆下吏以爲神明

倘韞中無他書則奈何終是小術

劉元佐

劉元佐爲鎮日汴州相國寺言佛有汗流元佐遽命駕自資金帛以施明日復起齋場由是將吏商賈奔走道路惟恐輸貨不及因令官爲簿以籍所入十日乃閉寺曰佛汗止矣得錢巨萬以贍軍資

此與李抱貞之意同，然取以贍軍而止，雖術而不刻。

趙葵

趙葵鎮兩淮，兼守揚州，因元宵放燈，李全移營灣頭，亦放燈，葵忽開一城門掛榜，止許百騎入，城觀燈，聞李全喜，着白袍，初一夕，八十騎皆皂袍，遊城出去，次一夕，百騎皆紅袍，又次夕，百騎皆白袍，葵設伏，閉城盡殺之，北軍退，至第三年修城壕，見金甲二領，方知全死於此矣。

牧津政術

卷十八

十三

正以玩敵之法，愚敵。

狄青

狄青征儂智高，兼知邕州，南方尚鬼，時大兵初出桂林之南，道傍有一大廟，人謂其神甚靈，武襄遣爲駐節而禱之，因祝曰：「勝負無以爲據，乃取百錢自持之，且與神約，果大捷，則投此期盡錢面也。」左右諫止，倘不如意，恐沮師，武襄不聽。萬東方聲視已，揮手修一擲，則百錢盡紅矣。於是舉軍歡呼，聲震林野，武襄大喜，顧左右取百

釘來，卽隨錢疎密布地，而釘帖之，加諸青紗，復手自封焉。曰：「俟飢還，當謝神取錢，其後破崑崙關，敗智高平邑管，及師還，如言取錢，與幕府士大夫共視之。」乃兩字錢也。及青將度關，諸將晨起，不知公所在，方相顧驚愕，俄有軍候至，曰：「宣微傳語諸官，請過關喫食。」方知青已微服同先鋒過關矣。

行軍自不嫌用術，余嘗聞陽明先生征思

田，亦以六面骰子鼓舞諸軍，殆亦此意。

牧津政術

卷十八

十四

柯謙

柯謙判諸暨，治獄多平反，賦役有困民者，力爭於上而除之，嘗捕蝗境上，有相率爲淫祀者，取土偶人踏而鞭之，以示民曰：「此不能與命吏共禦災，祀之何益？」明日毀其祠，蝗忽飛去，後遷江浙儒學提舉。

作用近顛而可以醒愚俗。

張易

張易通判欽州，刺史朱匡業使酒凌人，杲於

殺無敢犯者。易赴其宴。先故飲。醉就席。酒甫行。尊其小失。擲杯推案。攘袂大呼。詬責鋒起。匡業愕然。不敢對。唯曰。通判怒甚。不可當也。易鬼我。暗啞。自如俄引去。匡業使吏掖就馬。自是見易加敬。不敢復使酒。郡事亦賴以濟。

易故以酒狂。抑刺史之酒過。而郡事亦賴以濟。於此疑有術焉。

文彥博

文彥博知永興軍。起居舍人毋混鄂人也。至和牧津。改新。

卷十八

五

中混上言。陝西鐵錢不便於民。乞一切廢之。朝廷雖不從。其鄉人多知之。市以鐵錢買物者。不肯受。長安爲之亂。民多閉肆。僚屬請禁之。彥博曰。如此是愈使惑擾也。召緝捕行人。出其家錄帛數百疋。使賣之。曰。納其直。盡以鐵錢。勿使銅錢也。於是衆曉然知鐵錢不廢。市肆復安。

民間無端疑。緩解之。正不以言意中。遂入此法。惟古人能用。

蔡襄

蔡襄尹京日。時京師置雜買務。買內所須之物。而內東門復有字號。徑下諸行市物。以供禁中。凡行舖供物之後。往往經歲不給其直。至於積錢至千萬者。或云其直尋給。幹當內門內臣。故爲稽滯。京師甚苦之。襄詢知其弊。建言乞取內東門買物。遇逐月官中請俸錢時。許雜買務具供過物價。徑牒內藏庫截支。以給行人。仁宗大以爲然。其事至今行之。

宮府之間。不得不相機爲轉移。

牧津改新。

卷十八

六

錢元懿

錢元懿收新定。日間里間輒數起火。居民頗憂恐。有巫楊媼因之遂興妖言曰。某所復當火。皆如其言。民由是競禱之。元懿謂左右曰。火如巫言。巫爲火也。宜殺之。乃斬媼於市。自此火遂息。

處人心皇惑時。自不得不下此辣手。然亦祖投巫之意。

明鑄

明鎬爲龍岡直學士知并州時邊任多難
子弟鎬乃取尤不職者杖之疲軟者皆自解去
遂奏擇習事者守堡裝軍行娼婦多從之鎬欲
驅逐惡傷士卒心會有忿爭殺娼婦者吏執以
白鎬曰彼來軍中何耶縱去不治娼聞皆走散
不傷士卒心而令彼自散以此馭衆無施
不可寧獨一事乎

張平崖

張詠守蜀時值李順王均之亂後法度久弛
張津或衡卷十八

七

倫莫曉詠一日見一卒抱小兒廊下戲小兒忽
怒批其父頰張公見之集衆語曰此方悖逆乃
自成俗功已如此況自長成豈不爲亂遂令殺
之數日間又一卒相毆公問知其一乃上氣遂
斬次名自是一軍肅然

二事罪不至死公於法度久弛後借此爲
警惕人心

陳恕

知大名府時契丹內寇受詔增浚城隍其

器用取於民者不時集恕立檄府中大豪一人
會將吏將斬之宗族號慙賓佐競前請赦大豪
叩頭流血請翌日集事違期甘死恕令械之以
徇民皆恐慄無敢後期者數日功就

創一警百此理人所易曉難在取府中大
豪爲榜樣耳

趙和

趙和爲江陰令時淮陰二農比莊東隣以莊券
質于西隣貫緡百萬至期贖券先納八百下期
張津或衡卷十八

太

明日以餘資換券因隔宿且恃通家不立納緡
之文明日西隣不認且無保證終爲所拒東隣
訟于縣以契券無證不能決乃越江訴于和和
乃召能幹者數輩齎謀至淮陰曰適有寇江者
言有同惡在某處姓名形狀甚悉請捕送之時
隣州條法維持刀截江者無得藏匿追謀至彼
果擒西隣以還和厲聲曰幸耕織自活何爲寇
江曰耕稼之夫未嘗舟楫和曰所盜率金錢錦
綵非農家所宜蓄者汝宜籍舍之產以贖之

言○稍○若○千○斛○莊○客○某○還○者○納○絹○若○千○疋○家○機○所○
出○者○錢○若○千○貫○東○隣○贖○券○者○銀○器○若○千○事○某○匪○
造○成○者○和○大○喜○曰○汝○雖○非○寇○江○者○何○諱○東○隣○贖○
券○八○百○千○緡○耶○令○檢○券○付○隣○實○之○於○法○

雖稍降于謫然足爲東隣舒憤

李若谷

李○若○谷○守○井○州○民○有○訟○叔○不○認○其○爲○姪○者○欲○併○
其○財○累○政○不○能○直○李○令○民○還○家○毆○其○叔○民○辭○以○
不○敢○李○固○強○之○民○如○公○言○叔○果○訟○姪○因○而○正○其○
牧○津○政○術○
卷○十○八
九
罪○分○其○財○

似非教民以道然用以得情則快

胡長儒

胡○長○儒○爲○寧○海○主簿○時○隣○邑○永○嘉○民○有○質○珠○步○
姪○於○兄○者○贖○焉○兄○妻○愛○之○給○以○千○于○盜○屢○訟○不○
獲○直○往○告○寧○海○長○儒○曰○爾○非○吾○民○也○叱○之○去○未○
幾○治○盜○長○儒○族○盜○誣○兄○受○步○姪○爲○賊○逮○兄○赴○官○
力○辨○勿○置○長○儒○曰○爾○家○信○有○是○何○謂○誣○耶○兄○倉○
皇○曰○有○固○有○之○乃○弟○所○質○者○趣○持○至○驗○之○呼○其○

弟○示○曰○得○非○爾○家○物○乎○弟○曰○然○遂○歸○焉○
贖○盜○誣○兄○似○非○政○體○借○以○察○隱○則○可○然○亦○
近○於○瑣○矣○

程顥

程○明○道○爲○鄆○縣○主簿○時○南○山○僧○舍○有○石○佛○歲○傳○
其○首○放○光○遠○近○男○女○聚○觀○晝○夜○雜○處○爲○政○者○畏○
其○神○莫○敢○禁○止○明○道○始○至○詰○其○僧○曰○吾○聞○石○佛○
歲○現○光○有○諸○曰○然○戒○曰○俟○復○見○必○先○白○吾○職○事○
不○能○往○當○取○其○首○就○觀○之○自○是○不○復○有○光○

牧○津○政○術○
卷○十○八
十
此○至○是○真○儒○作○用○

蔡光

蔡○光○爲○江○華○令○夷○俗○祭○叢○殺○降○虜○童○男○子○馳○於○
棚○不○忍○見○聞○曰○此○未○可○以○法○令○諭○也○會○峒○中○病○
疫○光○密○召○境○內○巫○師○語○之○曰○汝○等○降○神○峒○宇○但○
云○天○厭○用○人○以○祭○故○降○之○疫○若○代○以○牲○則○降○福○
於○是○惟○人○大○懼○迄○今○祭○用○牲○
卽○以○禍○福○之○言○滑○奪○禍○福○之○念○大○得○言○矣○

鞠真卿

勸真卿守潤州。民有鬪毆者，本罪之外，別令先毆者出錢，以與後應者。小人新財，舉以不憤，輸錢於敵，人其後終日紛爭相視，無敢先下手者。此法最佳，敝此行之，民間可無大辟。

种世衡

种世衡知泃池縣。旁山上有廟，世衡葺之，其梁重大，衆不能舉。世衡乃令縣幹剪髮如手搏者，驅數對於馬前，云：欲詣廟中，敎手搏。傾城人隨往觀之。既至而不敎，謂觀者曰：汝曹先爲我致廟梁，然後觀手搏。衆欣然趨下山共舉之，須臾而上。

宗澤

宗澤知磁州。康王再使金，行至磁，澤迎謁曰：肅王一去不返，今敵又詭辭以致大王，願勿行。不從。澤欲假神以拒之，曰：此有崔府君廟，甚靈，可以卜。攻仍云：其廟有馬，能如何？遂入燒香，其馬銜車轡等物，塞了去路。澤曰：此可以見神之意。

矣。遂止不往。

借神意以止康王之行，不但是忠簡之機，智實亦爲康王中道之返，留此一着地。

趙昌言

天雄軍豪家芻茭亘野，時防奸人穴官堤爲焚。咸平中，趙昌言爲守，廉知其事，未問，一日堤潰，吏告急。昌言命亟取豪家所積，給用塞堤，自是不敢盜穴官堤爲奸。

卽用豪家芻茭塞堤，妙在先未嘗問。

牧津 政術

卷十八

主

楊雲才

楊雲才知公安縣。江水泛濫，邑北門堤滲幾決。雲才立水中，命割諸茅舍以塞。一市猾梗其中，雲才曰：此舉關一城生靈，乃吾軍法從事時也。令埋猾於滲所，沒脛，敎守者嚴視之，不顧徑去。猾宗黨妻孥及諸隣里，慮一決則不敢爭負土，積茅壘之，堤遂堅好，乃命釋之。

借一市猾以捍危城，此與陳恕知大名之事合。

陳瑾

陳瑾知寧國府宣城諸邑。踰元季之災。民租無入。官廩率盡。虛籍瑾。至有發其事者。與司者皆洶。洶懼得罪。瑾私念此特循故弊。弗革耳。非始造奸也。屬言於衆曰。吾以某月某日行視邑廩。俾得爲計。及期。邑廩皆實。而弊亦革。

循弊與造奸須別。公甚得之。

楊璉

楊璉授丹徒知縣。會中使如游。所至縛守令置

牧津

改術

卷十八

五

舟中得路始釋。將至丹徒。璉選善泗水者二人。令著耆老衣冠。先馳以迎。中使怒曰。令安在。汝敢來謁我耶。令左右執之。二人卽躍入江中。潛遁去。璉徐至。紿曰。聞公驅二人溺死江中。方今聖明之世。法令森嚴。如人命何。中使懼。祝謝而去。雖歷他所。亦不復放恣云。

聊以玩世

牧津卷之十八

終

牧津卷之十九

真誠附誠感一卷

劉昆

龔遂二見

崔挺

孔煥

袁甫

嚴詡

孔思遠

孟信

何遠

阮長之

魏霸

陶潛

殷仲堪

王世述

李存貞

王化基

劉悅

高爽

馮道根三見

呂僧珍

樂法才

裴昭明

張岱

王秀之

明山賓

陳顯達

王暉

樊子蓋

宋守敬

鮑期

劉曠

柳光

陸象先	鄭榮
秋斐	韓琦 <small>四見</small>
杜衍 <small>二見</small>	歐陽修
陳良翰	張詠 <small>六見</small>
陳堯佐 <small>三見</small>	胡宿 <small>二見</small>
鄭畤	李遷
湛朴	楊萬里
唐恪	毛仲權
李襲譽	仇念
趙德莊	王萬
徐經孫	管絃
吳嶽	孔鑄 <small>二見</small>
梁潛	屈直
屠大山	劉修已
附誠感一卷	
宋均 <small>二見</small>	王尊
虞國	袁安
諒輔	蕭修

徐栩	法雄
許維禎	鄭宏
韓稜	張華源
蕭業	蕭欽
房豹	崔挺
達奚武	呂肅助
陳伯修	呂琦
孫洙	孔鑄 <small>三見</small>

牧津卷之十九

真誠

明山陰鄭承燦

劉昆

劉昆，梁孝王之胤，少習容禮。平帝時，受施氏易於沛人戴賓，教授弟子，恒五百餘人。每春秋饗射，常備列典儀。王莽以昆多聚徒衆，私行六禮，有僭上心，乃繫昆及家屬於外黃獄，尋莽敗得免。既而天下大亂，昆避難河南，負犢山中，建武五年，舉孝廉，不行，遂迎教授於江陵。光武聞之，

牧津真誠

卷十九

一

卽除昆爲江陵令。時縣連年火災，昆輒向火叩頭，降雨止風，徵拜議郎，稍遷侍中。弘農太守，先是崑崙驛道多虎災，行旅不通。昆爲政三年，仁化大行，虎皆負子渡河。帝聞而異之。二十二年，徵代杜林爲光祿勳，詔問昆曰：「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昆對曰：「偶然耳。」左右皆笑其質訥。帝歎曰：「此乃長者之言也。」顧命書諸策，乃令入授皇太子。及諸王小侯五十餘人。三十年，乞骸，賜洛陽第舍，

以千石祿終其身。

劉昆自是儒者，作用出之惘惘，不特無紛飾之政，抑且不解粉飾之言，竟以質訥受知明主。建武時，吏治最盛，而龔渤海與劉弘農獨以長者見稱，其所崇尚可知。○偶然二字，大勝千百部德政錄。

龔遂

龔遂爲渤海太守，盜賊解散，民安土樂業。遂遇開倉廩，假貧民，選用良吏尉安牧養。馬匹遂見

牧津真誠

卷十九

二

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廩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令口種一樹，輸百本，蠲五十本，葱一畦，韭家二母，蠶五雞，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爲帶牛佩犢？春夏不得不趨田畝，秋冬課收斂，益畜果實，菱芡，勞來循行，郡中皆有畜積，吏民皆富實，獄訟止息數年。上遣使者徵遂，議曹王生願從，功曹以王生素嗜酒，云節度不可使，遂不忍逆從。至京師，王生日飲酒，不視太守，會遂引入宮，王生醉從後呼曰：「明

府且止。願有所自。遂還問其故。王生曰：天子卽問君何以治渤海。君不可有所隱對。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受其言。既至前。上果問以治狀。遂對如王生言。天子悅其有讓矣。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遂因前曰：臣非知此。乃臣議曹敎戒臣也。上拜遂爲水衡都尉。王生爲水衡丞。

守臣之職。在宣上德。達下情耳。千古循良。解職之外。更無奇紀。王生二言。豈惟敎讓。

牧津

卷十九

三

直是通達治體。而龔少卿真率之風。亦自可想。

崔挺

崔挺少敦學。多所覽究。推賢愛士。州閭親附。每四時與鄉人父老書。更相存慰。辭旨款備。得者榮之。三世同居。後稍值饑。家始分。挺與弟振推讓田宅。舊資惟守墓田而已。家徒壁立。兄弟恬然。手不釋卷。時穀糴湧貴。親故或有贈者。遣挺辭讓。而受仍散之貧困鄉邑。更欣歎焉。舉秀

才射策高第。拜中書博士。太和十八年。除光州刺史。時掖縣有人。年踰九十。板輿造州。自稱少曾充使。林邑得一美玉。方尺四寸。甚有光彩。藏之海島。垂六十歲。今願獻之。挺曰：吾雖德謝古人。未能以玉爲寶。竟不受。表送京都。北海王祥爲司徒。錄尚書事。以挺爲司馬。後祥攝選事。人競求遷敘。挺終無言。祥曰：崔光州考級並未加授。宜投一牒。當爲申請。挺曰：階級是聖朝大例。考課亦國家恒典。下官雖慙古賢。不伐之美。至於自銜求進。竊復羞之。卒於光州。吏民聞訃。莫不悲感。共鑄八尺銅像於城東。廣因寺起八關齋。追奉冥福。其遺愛若此。

牧津

卷十九

四

美玉不寶。吾愛吾鼎。恒情能之。而終不肯以自銜求遷。確然之守。何可及也。獨怪古道如休徵。必欲藉一牒以爲申請。非所望於高賢。

孔渙

孔渙除晉陵太守。曲阿富人殷綺。見渙居處儉。

素乃餉以衣襪一具。嬖曰：太守身居美，意不能辨此，但百姓未周，不容獨享溫飽，勞瘁厚意，幸勿爲煩。

是實語，亦是實心。

袁肅

袁甫自言能爲劇縣，荀勗曰：唯欲宰縣，不爲臺閣職。何也？甫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譬繒中之好，莫過錦；錦不可以爲帽，穀中之美，莫過稻；稻不可以爲羹，是以聖王使人，必先以器。苟非周材，牧澤真誠。卷十九 五

人各有能有不能，此真言實語。然也用違其才，使非其任，卒有曠官之誚，公胃之言，銓曹當設此一格。

嚴詡

嚴詡初爲潁川太守，本以孝行爲官，謂掾史爲師友，有過輒開閣自責，終不大言。郡中亂，王莽

遣使徵詡，以何並代之。官屬數百人爲設酒道，誦據地哭。掾史曰：明府見徵，不宜若此。詡曰：吾哀潁川士，身豈有憂哉？我以柔弱徵，必遇剛猛代。到將有僵仆者，故相弔耳。詡至，拜爲美俗使者。

語皆真致，但恐難爲代者。

孔思遠

孔思遠在郡，性至真，素不尚矯飾，過得寶玩服，用不疑，而他物輒敗，終不改易。時吳郡顧覲之，牧澤真誠。卷十九 六

亦志崇儉，素宋世並稱清約。

孟信

孟信拜趙平太守，政尚寬和，權豪無犯。去官居貧，無食，唯有一老牛，其兄子賣之，擬供薪米。券契已訖，信適從外來，告買者曰：此牛先來有病，小用便發，君不須也。杖其兄子二十。

廉太守一貧至此，猶不欲以病牛欺人，豈

其居官而有自歎

何遠

何遠爲武康令。正已率職。太守王彬延屬縣諸
皆盛供帳以待。至武康。遠獨設糗水而已。彬去
遠送至境。進斗酒。雙鵝。而別。彬戲曰。卿禮有過
陸納。將不爲古人所笑乎。武帝聞其能。擢爲宣
武太守。

惟正已率職。故不必以供帳奉太守。然亦
幸此賢太守相賞耳。

牧津真談

卷十九

七

阮長之

阮長之。閑居篤學。未嘗有情容。初爲諸府參軍。
母老。求補襄垣令。督郵無禮。鞭之去職。後拜武
昌太守。尋遷臨海太守。在官常擁敗絮。至郡少
時。母亡。葬畢。不勝憂瘁。時郡田祿。以芒種爲斷。
此前去官者。則一年秩祿皆入後人。長之去武
昌郡。代人未至。以芒種前一日。解印綬。初發都。
親故或以器物贈別。得便緘錄。後歸。悉以還之。
爲中書郎。直省夜往。隣省誤着屐。出閣。依故事。

自列門下。以闇夜人不知。不受列長之固。遠送
曰。長之一生。不侮暗室。前後所蒞。官皆有風。遠
爲後人所思。宋世言善政者。咸稱之。及卒。文帝
深惜之。曰。景茂方堪大用。豈直以清苦見惜。
在官常擁敗絮。似近不情。然長之一生。不
侮暗地。自是徹底漢。

魏霸

魏霸爲鉅鹿太守。妻子不到官舍。念兄嫂在家。
勤苦而獨尊。樂常服粗糲。不食魚肉。

牧津真談

卷十九

八

不待廉靖可風。抑且友愛可念。

陶潛

陶潛少懷高尚。博學善屬文。常著五柳先生傳。
以自況。以親老家貧。起爲州祭酒。不堪吏職。即
日自解歸。躬耕自資。遂抱癘疾。復爲鎮軍建威
參軍。謂親朋曰。聊欲絃歌。以爲三徑之資。可乎。
執事者聞之。以爲彭澤令。潛素簡貴。不私事上
官。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吾
豈能爲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兒耶。即解

印去縣

既欲爲三徑資定須束帶見督郵總之府中磊塊吾從吾好耳

殷仲堪

殷仲堪既爲荊州值水儉食常五盃外無餘肴飯粒脫落盤席間輒拾以噉之雖欲率物亦緣其性真素每與子弟云勿以我受任方州云我歸乎昔時意今吾處之不易貧者士之常焉得登校而捐其本爾曹其存之

牧津真誠

卷十九

九

登技捐本真爲貴介子弟醒其痼疾

王世述

王世述家貧求試宛陵令頗受贈遺而循家具爲州司所檢有一千三百餘王導使謂之曰名父之子不患無祿屈臨小縣甚不宜耳述答曰足自當止時人未之達也此後屢居州郡清榮絕倫祿賜皆散之親故宅宇舊物不葺於昔始爲當時所歎

足自當止在世述固爲衷言然足之一字

人情所難不可爲訓特其衷底不爲盡藏真率可取

李孝貞

李孝貞開皇初拜馮翊太守後數歲遷蒙州刺史吏民安之自此不復留意於文筆人問其故慨然歎曰五十之年倏焉而過髮垂素髮筋力以衰宦意文情一時盡矣每暇日輒引賓客絃歌對酒終日爲歡

宦意文情日久日淡此君直是胸臆中語

牧津真誠

卷十九

十

王化基

王化基爲知州與僚屬同坐有卒過庭下爲化基誓而不及幕職幕職怒退召其卒笞之基聞而笑曰我不知其欲得一誓如此之重使我早知便當以此誓與之人皆服其雅量

不特有雅量且能安於人

劉悛

劉悛爲丹陽令許珣嘗就悛宿床帷新罷飲食豐甘珣曰若此保全殊勝東山悛曰卿若知吉

凶餘人吾安得保此王義之在座曰今衆許
覆契當無此言

懷之不飾陋以欺人珣之不違心而規友
義之之以吳言爲面折一會而三善具矣

高爽

高爽經途謁晉陵令劉蒨之蒨之了不相接俄
爽代爲晉陵令蒨之迎賜甚厚爽受餉答書曰
高晉陵自答人問所以曰劉蒨之自餉晉陵令
耳何關爽事

後津

卷十九

士

炎涼世態雲雨交情識破自可付一笑

馮道根

馮道根清簡謹納口不言功武帝嘗指道根示
沈約約曰此陛下之大樹將軍也出爲豫州刺
史將行帝使畫工圖其形道根踞蹠謝曰臣所
可報國家惟餘一死但天下太平恨無可死之
地帝每稱曰馮道根所在能使朝廷不復憶有
一州

無可死之地其言似佞似真然後使朝

廷不復憶一州者又何必死乃報國

呂僧珍

呂僧珍甚爲武帝所委任爲太子中庶子求拜
墓武帝欲榮以本州乃拜南兖州刺史從父兄
子先以販蔥爲業至是乃棄業求州官僧珍曰
吾荷國恩無以報効汝等自有常分豈可妄分
叨越當速反意肆耳僧珍舊宅在市北前有督
郵廨鄉人咸勸徙廨以益其宅僧珍怒曰豈可
徙官廨以益吾私宅乎初宋季雅罷南康郡市

後津

卷十九

士

宅居僧珍宅側僧珍問宅價曰一千一百萬怪
其貴季雅曰一百萬買宅千萬買鄰

不私從父兄子不益官廨如此人安得不
與卜隣

樂法才

樂法才爲建康令不受奉秩比去將至百金贈
曹啓輪臺庫武帝嘉其清節曰居職若斯可以
爲百城表矣遷太常卿尋除南康內史恥以讓
奉受名辭不拜歷位少府卿江夏太守表求便

道還鄉至家割宅爲寺棲心物外

恥以讓俸受名可令借節省以博名者固

精

裴昭明少傳儒史之業歷任清貧爲廬陵太守

明帝以其在事無啓奏代還責之昭明曰臣不欲競執關鍵故耳常謂人曰人生何事聚畜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若不才我聚彼散若能自立則不如一經故終身不事產業

牧津真談

卷十九

主

此君胸中大是了然故處世直截乃爾○能知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定不欲競執關

張岱

張岱爲司徒左曹掾母年八十岱便去官還養有司以岱違制將欲糾舉宋孝武曰觀過可以知仁不須按也累遷山陰令職事閑理齊武帝即位復爲吳興太守岱晚節在吳興更以寬恕著名或謂岱曰公每能壽和公私何以致此岱

曰古人言一心可以事百君我爲政寬平待物以禮悔吝之事無繇而及

爲政寬平待物以禮悔吝何繇而及謂張

公爲根心之言可謂張公爲涉世之妙亦可

王秀之

王秀之仕宋爲太子舍人褚彥回欲與結婚秀之不肯以此類爲兩府外兵參軍後出爲晉平太守期年求還或問其故答曰此郡沃壤珍阜

牧津真談

卷十九

主

日至人所昧者財財生則禍逐智者不昧財亦不逐禍吾生資已足豈可久留以妨賢路乃上表請代時人以爲王晉平恐富求歸仕齊歷侍中都官尚書輔國將軍

知足之康廉猶易爲生資已足絕無蓋藏不絕俗以爲高高不可及

明山賓

明山賓十歲能言玄理十三博通經傳衛將軍江祐上書薦山賓才堪理劇齊明帝不重學謂

初曰聞山賓談書不輟何堪官邪遂不用梁臺
建歷中書侍郎國子博士天監十五年出爲持
節都督緣淮諸軍事北兗州刺史初山賓在州
所部平陸縣不稔啓出倉米以賑百姓後刺史
檢州曹失簿以山賓爲耗損有司追責籍其宅
入官山賓不自理更市地造宅昭明太子開築
室不就有令曰明祭酒雖出撫大藩擁旌推轂
珥金拖紫而恒事屢空聞構宇未成今送薄助
山賓性篤實家常乏困貨所乘牛既售受錢乃
牧津

卷十九

五

謂買主曰此牛經患漏蹄療差已久恐後脫發
無容不相語買主聞遂追錢而去阮孝緒聞之
歎曰此言足使還淳返樸激薄停澆矣卒官贈
侍中諡曰賢

發廩賑饑雖州曹失簿而出納之間關人
職守安可嘿不自明過於長厚要以資性
篤實質之一字真稱易名

陳顯達

陳顯達除州刺史自以門寒位重每一遷官常

有愧懼之色戒其子勿以富貴陵人而諸子多
事豪俊達聞之不悅子休尚野府主簿九江拜
別顯達語之曰塵尾繩拂是王謝家物汝不須
捉此卽取於前燒除之

習俗移人人亦孰不欲子弟佳如王謝而
顯達獨以此相戒誠固高人一等

王岷

王岷爲廣州刺史南土沃實在任者常致巨富
世謂廣州刺史但經城門一過便得三千萬岷
牧津

卷十九

六

無所取納表獻祿奉之半及罷任孝武知其清
問還資多少岷曰臣買宅百三十萬餘物稱之
帝悅其對

岷刺廣州既無所取如此多多許從何得
來况表獻俸祿之半乎特不隱情以矯廉
差可尚耳

樊子蓋

樊子蓋授武威太守加金紫光祿大夫帝曰人
道公清定如此否子蓋謝曰臣安敢清止是小

心不敢納賄耳。於是賜之口味百餘斛，加右光祿大夫。子蓋曰：願奉丹陛，帝曰：公侍朕，則一人而已。委以西方，則萬人之敵，宜識此心。

小心二字最妙。人臣之負官箴者，皆一念之肆爲之也。

宋守敬

宋守敬爲吏，清白謹慎，累遷臺省，終於絳州刺史。其任龍門丞，年已五十八，數年而登列岳，每謂僚曰：公輩但守清白，何憂不遷？俗云：雙陸無牧津。

真誠

卷十九

七

體勢余以爲任官亦無體勢，各宜勉之。

任官無體勢，此語亦須勘破。不然，恬者得之以安命，而躁者因之以競榮矣。

姚期

檀鄉賊寇魏郡，大吏李熊弟陸謀反，城迎之。或以告太守姚期，召問熊，叩頭首服。願與老母俱就死。期曰：爲吏當不若爲賊。衆者可歸與母往。就陸也。使吏送出城，熊行求得陸，將詣城西。陸不勝愧感，自殺以謝。期嗟嘆，以禮葬之。而還熊。

故職郡中服其威信。

能令從叛者自殺以謝，真可無校爲獻誠矣。

劉曠

劉曠性謹厚，每以誠恕應物。開皇初，爲平鄉令。單騎之官，人有爭訟者，輒丁寧曉以義理，不加繩劾。各自引咎而去。所得俸祿，賑施窮乏。百姓感其德化，更相篤勵，曰：有君如此，何得爲非？在職七年，風教大洽。獄中無繫囚，爭訟絕息。因圖牧津。

真誠

卷十九

大

皆生草庭，可張羅。及去官，吏人無少長號泣，送路將送數百里不絕。還爲臨潁令，清名善政爲天下第一。尚書左僕射高潁言：狀上召之，及引見，勞之曰：天下縣令固多，卿能獨異於衆，若不殊獎，何以勸人？於是下優詔，擢拜莒州刺史。自來清名善政，未有不從誠恕中得者。

柳玭

柳玭爲瀘州守之任時，汚舟經馬驍鎮，土豪趙師儒率鄉兵數千，憑高立寨，刑訟生殺，得以自

專本道署以軍職聞五馬經過乃掉扁舟被褐衫把杖子迎接衆狀云百姓通師儒玘以其有職非隸屬邑怪而辭之師儒曰蜀亂離某懷集鄉人拒他盜非敢惜幸妄微戎職玘欣然接之乃駐旌旆館於寨中供億豐備欽禮彌勤師儒亦有詩句皆陳素心玘悉爲和之仍嗟嘆曰我他年若登廊廟必爲斯人致節察蓋貴其知分任真也

牧津

真誠

卷十九

尤

柳公和詩之意全是一片閒誠爲地方作消弭計然師儒似非草草爲鄉里豪者亦直得柳公一和耳

陸象先

陸象先爲益州長史奏嘉平路遠請鑿岷山之南以從捷近發卒從役居人不堪多道亡瘡死行旅無利左拾遺張宣明監姚萬請軍事兼招慰使仍親驗其路審其難險移牒益州曰此路高山臨雲深谷無景至有斗絕巨險殆不通人縱經之者必搏壁倚崖脅息而度雖竟日登頓

二十許里木人猶堪淚下鐵馬亦可蹄穿象先覽之兢惕遽罷役仍舊路以聞蜀人賴焉

象先此舉誠未審度形勢然聞言而自惕足爲執拘者式

鄭榮

鄭榮以進士累擢左司郎中家貧求郡出爲廬州刺史黃巢自嶺未還經淮南剽掠榮移黃巢文牒請無犯郡界巢笑而從之一郡獨不被寇罷郡贏錢千緡寄州帑後郡治數陷盜終不肯犯鄭使君寄庫錢

牧津

真誠

卷十九

壬

人苦不自知榮能自言歇後鄭五作宰相時事可知大較是真率人故遇寇亦近於愚然能使盜終不肯犯鄭使君寄庫錢何可易得

狄榮

狄榮少隨父官徐州以文謁路振器之妻以女舉進士甲科累官太常少卿爲冠準所厚準春通判益州累遷知廣州代還不以海物自隨進

樞密直學士歷河中河南府柴在河中時有中國人過郡言將援柴於上前柴退謂所親曰吾渾一寒士今官侍從可垂老自污耶爲郡愷悌多惠政不爲求暴海內稱之

不肯附與援人爲政豈肯表暴

韓魏公

韓魏公守大名魏之牒訴甚劇而事無大小必親視之雖在病疾不出亦許通問請命而就決於臥內人或以公任勞事過多勉其略於總効

牧津真誠

卷十九

五

委於佐屬而少自便安琦曰兩詞在官人之大事或生或死或予或奪至此一言而決吾何敢畧也吾恐有所不盡而況其可以委之人乎

魏公此念是一夫不獲實予之辜

杜衍

杜衍在官未嘗燃官燭油燈一炷熒然欲滅與客相對清談知開封時常食惟一麪一飯或美其儉衍曰衍山陰一措大耳幸遇明時俸人以周親族常恐食浮一旦國家奪所有却爲一措

大將何以自奉乎爲相以清介稱退寓南都凡十年第室湫隘才數十楹不殖田產出入從者十許人烏帽皂絛袍革帶嘗教門生曰官清只畏人知若求人知同寮不廉者必諧之爲上者又不加明察適足買禍而已但優游其間默而從之無媿於心可也

正獻公清介絕不作矯矯態故持議平平近人然風世砥俗之意自深矣

歐陽脩

牧津真誠

卷十九

五

包拯知開封以嚴威御下名震都邑歐陽脩代之簡易循理不求赫赫之譽或有以包勵脩者脩曰凡人材性不一各有長短用其所長事無不舉強其所短勢必不逮吾亦任所長耳開封亦遂大治

用人與見用於人者慎勿強其所短則政無不舉歐公此言可以垂訓千古

陳良翰

陳良翰知瑞安縣善聽訟咸得其情或問何術

良翰曰無術第此心如虛堂懸鏡耳

虛堂懸鏡認自得情但得情勿喜尤進一格

張詠

張詠知成都聞寇準入相謂其僚屬曰寇公奇才惜學術不足耳及準出陝詠適自成都罷還準嚴供帳犬爲具待詠將去準送之郊問曰何以教準詠徐曰霍光傳不可不讀也準莫喻其意歸取光傳讀之至不學無術笑曰此張公謂我矣

卷十九

五

萊公學術誠不足而能虛受乖崖之謬卽此虛衷便爲學問然非乖崖一片真率意亦不肯臨岐爲此言也

又

自王均李順之亂後凡官於蜀者多不挈家以行至今成都猶有此禁張忠定公詠知益州單騎赴任是時一府官屬憚張之嚴峻莫敢蓄婢使者張不欲絕人情遂自買一婢以侍巾幘自

此官屬稍稍置姬屬矣張在蜀四年被召還闕呼婢父母出資以嫁仍處女也

待人則爲近情之事持己則爲不可及之

守每謂乖崖視潯獻之懸父像以絕怨者雖相去遠甚然要其根之濃淡亦自不同

陳亮佐

陳亮佐徙知并州每汾水暴漲州民輒憂擾亮佐爲築堤植柳數萬本作柳溪民賴其利後知開封府謂治煩之術任威以擊強盡察以防姦

卷十九

五

任威擊強盡察防姦譬於激水欲澄至哉言乎促轡而御馬無調良雖然緩急控勒終須在我

胡宿

胡宿登第爲揚子尉縣大水民被溺令不能救宿率公私船活數千人以薦爲館閣校勘宿爲人清謹真率其爲邑日丁晉公爲遊客胡待之甚厚丁因投詩索米明日延晉公常日所用樽

且悉屏去。但陶瓦而已。丁以爲厭。已遂辭去。乃出銀一篋。遺丁曰。家素貧。惟此飲器。願以贖行。始喻設陶器之故。少與一僧善。僧有秘術。能化瓦石爲黃金。且死以授宿。使葬之。宿曰。後事當盡力。他非吾所冀。僧歎曰。子之志。未可量也。其篤行自勵。至於貴顯。常如布衣時。

胡文恭能識丁。晉公於未遇之時。可爲具眼。然竟不能知其心術之邪正。豈晉公才局不凡。令人深不可測乎。

牧津真識

卷十九

五

鄭澣

鄭澣爲河南尹。儉素自居。有從父昆弟之孫。自軍懷來。謁者力農。自贍。未嘗干謁。拜揖甚野。束帶亦古澣之子弟。僕御皆笑其疎質。而澣獨憐之。問其所欲。則曰。某爲本邑以民禮相待。思得承乏一尉。乃錦游鄉里也。澣然之。將去前一日。召甥姪與之會。食有蒸餅。鄭孫去其皮而後食之。澣大嗟。怒謂曰。皮與中何以異。子嘗病澆態。訛俗。驕侈自奉。思得以還淳反樸。敦厚風俗。且

憐子力田。敝衣必能知艱。於稼穡奈何。當浮甚于五侯家。綺紈乳臭兒耶。因引手取所棄者盡食之。遂揖歸賓闈。贈五緡而遣之。

少年子弟暴殄飲食。最一可恨事。須時得此君嚴督之。乃妙。

李遜

李遜爲貝州刺史。甘露過於庭中。樹甚。邑人曰。美政所致。請以聞。遜謙退。寢其事。歷官十七政。律祿先兄弟嫂姪。謂其子曰。吾厚爾曹。以衣食不如厚之以仁義。勿辭敝也。天下莫不嗟尚。

卷十九

五

厚諸昆從。是敦倫之士。而不奏甘露一事。尤爲有識。

湛朴

湛朴爲江夏縣令。勤省過失。平居未始憚煩。臨民御政。必稽參條理。然後行。設有小愆。則以狀自劾。使吏望闕宣讀呼名。朴則公家唯諾於下。示其改也。范忠宣薦之朝。

非如此君誠心爲質。則望闕呼名。公家唯

諸絕爲迂濶橋情人矣

楊萬里

楊誠齋萬里爲零陵丞以弟子禮謁張魏公時公以還謫杜門謝客南軒爲之介紹數日乃得見因曉請教公曰元符貴人腰金紆紫者何限惟鄉志完陳登中姓名與日月爭光誠齋得此語終身厲清直之操

一魏公是砥礪之言誠齋真有砥礪之行世不少魏公之訓誠而少誠齋之實踐

牧津真說

卷十九

主

唐恪

唐恪調郴縣尉縣有民被殺其鄰以疑見執不勝於桎梏自誣服而尸不獲恪爭之令曰尸終不獲將爲君累奈何恪曰某爲尉而縣人被殺敢便文自營復使無辜償死乎乃躬出訪求至露宿埜次夜若有所告者旦以物色求之果得屍已乃獲真盜一邑敬服移零陵令獄無重繫者幾二年改宣德郎知太原府榆次縣有村豪怙力暴服一方椎埋爲姦至累歲不輸賦吏不

敢詰恪以善道告曉之其人感悟拜泣曰始愚

不知坐迷至此願自新死不敢易卽輸積逋痛

折節爲善悉遣子弟就學其後輸賦役居一縣

先又推所有以濟貧餓遂爲鄉里長者

露宿野次如此精真有何難剖之獄至村

豪遂化爲長者總在一段真誠所融格耳

毛仲權

毛仲權知曹州日有書生投書仲權辭涉謫訕

僚屬皆不能堪權延之上坐謝曰使某常聞斯

牧津真說

卷十九

主

言庶乎寡過士論多之

虛衷自能得士但狂躁之士習不可長

李襲譽

李襲譽以江淮俗尚商賈不事農業及爲揚州

引雷陂水又築句城塘以灌漑田八百餘頃襲

譽性嚴整在職莊肅素好讀書手不釋卷居家

以儉約自處所得俸祿散給宗親餘貲寫書數

萬卷每謂子孫曰吾不好貨財以至貧乏京城

有賜田一十頃耕之可以充食河南有桑千樹

事之可以充本所寫得書可以求官吾歿之後爾曹勤此三事可以無求於人矣時論尤善之

凡爲守令能真爲地方畫一利便地方受惠者便是真經濟然畢竟以嚴整莊肅之人方繞爲之斷非輕跳揮霍者所能○誠子孫數語真是深於爲子孫計者此公生平之真誠可想

仇愈

仇愈在明州嘗欲薦一幕官問曰君日費幾何

牧津真誠

卷十九

无

對以十口之家日用二千愈驚曰吾爲郡守費不及此屬僚所費倍之安得不貪遂止

此幕官不飾廉以欺上大是素心人觀人當視其本色仇泰然之見似拘

趙德莊

趙德莊嘗宰餘干趙忠定是其邑子忠定初冠多士適德莊在朝忠定往謁謝德莊語之曰慎勿以一魁先置胸中時以爲名言

羅文莊公自言胸中有一狀元終身遺不

去然則德莊此語可爲拾危科者頂門一針

王萬

王萬知台州終日坐廳事事至立斷吏無所售往往收業散去食惟蔬飯後爲監察御史首論史嵩之貪穢無大臣節以朝奉郎守太常少卿致仕卒嵩之罷相衆方交論其非上思萬先見親賜御札謂萬立朝蹇諤古之遺直爲郡廉平古之遺愛聞其母老家貧朕甚念之賜新會五千貫田五百畝以贍給其家

牧津真誠

卷十九

三

遺直遺愛知臣莫若君矣

徐經孫

徐經孫授瀏陽主簿潭守俾部牙契錢至州有告者曰朝廷方下令頒行十七界會令若此錢皆用會小須則幸而獲大利矣經孫曰此錢取諸係司出諸公庫吾納會而私取其錢外款其民內欺其心奚可哉詰旦悉以所部錢上之其人驚服

外欺其民，卽內欺其心。

管紋

管紋，洪武中任龍陽典史。時邑民負租三萬餘石，紋詣闕請免。章三上不報，遂自經於登聞鼓下。待命官覈實，免之。民因立祠祀焉。

捐一身而爲民捐三萬之負，租亦當含笑入地。但事不可爲訓，而朝廷亦竟以覈實從免，此

聖政之寬仁也。

牧津 真說

卷十九

主

吳嶽

吳太守公嶽爲廬州守，時南明王公爲蘇州守，二官爲同年，一日以公務會於鎮江。吳折簡徵王爲金山之遊，載酒一瓶，米數合，肉斤許，蔬一束，於舟中屏馳從。趣王公同舟而往，王公熟視其具，笑曰：「兄昨折簡相招，將爲延欸我，其具止是耶？」吳公曰：「足吾兩人用可矣。」多具何爲？遂盡歡竟日而還。風致清標如此，嶽爲廬守，無何以宅憂還里，行間阻陰雨，持公署一傘歸歸舍，仍

寄還屬貯庫。

司馬文正以范堯夫一漆盒，便驚茶具吳公所具遊山之奉，較文正猶侈矣。

孔鏞

孔鏞，改連山縣。連山西連昭賀，獠種出沒，鏞至縣治，無解字可居，俸給殆絕。父老間有至者，詢知民所在，遣人招之，不來。鏞親詣其地，民見鏞至，驚走，旣而炊飯民舍，輟留錢米以償其薪水之費，乃相率還拜道左。鏞一一賑恤之，俾復業。

牧津 真說

卷十九

主

繇是縣治始復。

如此荒落，正一味可以古意行之。

梁潛

梁潛用薦除廣東四會知縣，推誠愛民，蒞政平易，民咸悅服。爭訟頓息，縣有灕橋河，世傳吏有廉平之政，卽河水清。自潛來，訖其去，河水澄潔可鑑。又明年，改陽江，又改陽春，陽春獠獠環處，稍不得所欲，卽跳踈不可制。潛待之如子，而不拘於法，亦皆盡誠事縣令。如父恭教，命令惟恐

不及所歷之處將去人皆避道蜀之不得至者流涕者

澄瀧橋河不若化陽春搖爲實政。

屈直

屈直墜重慶知府向來土官軍衛襟處且富庶而謫議易典直既拜命人或以是爲慮直曰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貪泉之不能移也及至郡方視事吏持金床簿鋪面簿地步簿呈閱征需七八千金直嘆曰小民營利爲生何預於官牧津真誠

卷十九

三

焚簿更妙於熄火

屠大山

屠大山出知合州政先寬和持大體而禁奸詰庶未嘗以三尺殺人與士民處坦夷不設城府

人人得盡下情州民積苦瞿塘下流水歲滿城有蕩折憂悉力經營築隄障之民以安堵有李道士者挾妖術爲州郡患所至騷然以計擒之撈掠數百不能及其身乃齋戒禱於城隍之神詰朝再掠之而妖書出左腋下道士窘求水漿不得竟死杖下

撈掠一道士何必禱神不毋以寬和之過乎

劉修已

牧津真誠

卷十九

三

劉修已爲吉安府推官爲人簡素伉直於辭貌無所修設每群會遂巡俯揖若不甚解事當道厭其所爲將予殿課郡守靳君學顏力撓乃免間謂君曰忠信篤敬四字吾平生學而未能故第勉之無憂齟齬修已感激受教然其人內明朗不可欺日夕手撰獄辭不他寄耳目署吉水吉水素號繁衝賦課不前時朝廷以邊劇遣使索遺旁邑蹂躪民多瘞死乃召掌賦者期日入賦民相謂曰公素庇我我不可負公未旬且

畢如期無一人受鞭笞者。每聽訟，據案默坐，終折以片言，或摘單詞相詰，其不愧服，情既白，令休外舍，月餘不召。久之，多悔悟去，不復追逮。其敦教化如此。

此君大約是質朴人，故太守之教政，不欲以機智啓之。

牧津附感

卷十九

五

附誠感

宋均

宋均遷九江太守，郡多虎暴，數爲民患。常募設檻穽，而猶多傷害。均到下記屬縣曰：夫虎豹在山，鼯鼯在水，各有所託，可一去。檻穽除，削課制。其後傳言虎相與東游渡江，中元元年，山陽楚沛多蝗，其飛至九江界者，輒東西散去。

真所謂豚魚之格，至誠而不動，未之有也。

王尊

牧津附感

卷十九

五

王尊爲東郡太守，河水盛溢，泛浸瓠子金堤，尊躬率吏民，沉白馬祀水神。河伯親執圭璧，使巫策祝，請以身填金堤，因止宿廬居堤上，吏民數千萬，爭叩頭救止。尊終不肯去，及水盛堤壞，吏民皆奔走，惟一主簿泣在尊旁，立不動，而水波稍覺迴還。吏民嘉壯尊之勇節，三老朱英等奏其狀，詔增秩中二千石，加賜黃金二十斤。精誠所格，河伯自爲旋轉，如此定力人。豈畏王陽道乎。

虞國

虞國少有孝行歷官日南太守以化治稱常有雙鴈宿止廳事每出行縣輒飛逐車國卒於官鴈逐喪至宛棲墓上不去至今呼其地曰雙鴈國有從曾孫謂亦守日南稱小虞

國之雙鴈可配鄭公隨車之鹿

袁安

袁安爲陰平長有惠化縣有雹澗冬夏未嘗發歲中輒出飛布十數里大爲民害安乃推誠繫牧津附錄感卷十九 圭
齊引愆已至誠感神電遂爲之沉淪伏而不赴

一長便能感神電誰謂天道遠不可問

諒輔

諒輔仕郡爲五官掾時夏大旱太守自出新禱山川連日雨無所降輔乃自暴庭中慷慨呪曰輔爲股肱不能進諫納忠薦賢退惡和調陰陽承順天意至今天地否隔萬物焦枯百姓囁嚅無所訴告咎盡在輔今郡太守改服責已爲民

新福精誠懇到未有感微輔今敢自祈請若至日中無雨乞以身塞無狀於是積薪柴聚焚茅以自環焚火其旁將自焚焉未及日中時而天雲晦合須臾澍雨一郡沾潤世以此得其至誠一五官掾便自任以爲當和詞陰陽置太守於何地但古人一味任真往往若此

蕭修

蕭修爲泰梁二州刺史長史范洪曹有田一項將秋遇蝗修躬至田所深自咎責功曹王廉勸牧津附錄感卷十九 天
修捕之修曰此刺史無德所致捕之何補言卒忽有飛鳥千群蔽日而至食蝗遂盡而去莫知何爲帝手詔曰犬牙不入無以過也

與陰平令止電同

徐栩

徐栩少爲獄吏執法詳平遷小黃令時陳留遭蝗野無遺草過小黃飛逝不集刺史行部奏栩他事栩棄官蝗應聲至刺史魏謝令還舍蝗即遠去後爲長沙太守

只執法詳平蝗便始終爲相作護身符蝗大是解事

法雄

法雄爲南郡太守郡濱帶江沔有雲夢藪澤永初中多虎狼之暴前太守賞募張捕反爲所害者甚多雄乃遺書屬縣曰凡虎狼之在山林猶人之居城市古者至化之世猛獸不擾皆緣恩信寬澤仁及飛走太守雖不德敢忘斯義記到其毀壞檻穽不得妄捕山林是後虎害消息人牧津附談感卷十九 无

以獲安

只是一念真誠不必作大奇特看

鄭宏

鄭宏爲臨淮太守行春有三白鹿夾車而行宏異之主簿黃國曰三公車旁畫鹿君必爲相後位至太尉

日南太守雙鴈並爲佳話

韓稜

韓稜爲下邳令邳人德之立廟以祀後拜司空

平生不飲酒一日侍上忽醉上問稜對曰臣今日降旦邳人或尊醉耳遣使徵訪果然

千里尊醉便能醉人

張華源

張華源爲兗州刺史折獄明恕因圖一空先是境內有猛獸爲民患華源下車觀山中忽有鹿駁食獸人謂德化所感

亦駁士解事

蕭業

牧津附談感

卷十九

早

蕭業爲湘州刺史零陵舊有二猛獸爲暴無故相枕而死郡人察見猛獸傍一人曰刺史德感神明所以兩猛獸自斃言訖不見衆竝異之

德感神明理自不誣

蕭猷

臨汝侯蕭猷爲吳興郡守與楚王廟神交飲至一斛每酹祀盡惟極醉神影亦有酒色所禱必從後爲益州刺史江陽齊荀兒反衆十萬猷兵糧俱盡乃遙禱請救是日有田老逢一騎浴鐵

從東方來問去城幾里曰四十時日已曠騎曰後人來可令之疾馬欲及日破賊俄有數百騎如風一騎過請飲田老問爲誰曰吳興楚王當救臨汝侯當此時廟中請所無驗十餘日乃見侍衛士偶皆泥濕如汗是月猷大破苟兒後猷卒謚曰靈公

果爾則靈公之爲靈也宜

房豹

房豹爲樂陵太守郡潮海水多鹹苦豹鑿一井

牧津

附談感

卷十九

聖

遂得甘泉人以其爲政化所致豹罷歸井味復鹹

鑿井得甘泉未便見政化惟復鹹時乃見

耳

崔挺

崔挺爲光州刺史州治舊掖城西北數里有斧山峰嶺高峻一邦遊觀之地也挺於頂上欲營觀宇故老曰此嶺秋夏常有暴雨迅風巖石盡落相傳是龍道恐此觀不可久立挺曰神人相去何遠之有乳龍條忽豈惟一路遂營之數年

間果無風雨之異挺既代卽爲惡電所毀於後作復尋壞遂莫能立衆以爲善化所感

棟宇成毀亦自有定數恐未必皆善化所

感

達奚武

達奚武在同州常旱欲祀華岳華岳在山下常所祈禱武曰吾備位三公不可同於衆人須登峰展敬尋其聖與岳既高峻人迹罕通武年六十攀藤而上猶有祈讀卽藉草而宿忽夢一白衣執手曰快辛苦甚相嘉武驚覺益祗至旦雲霧起澍雨霑洽遠近

禱雨以誠應者恒變

豆盧勣

豆盧勣爲渭州有惠政高武隴素乏水勣馬足所踐忽飛泉湧出白鳥止廳前乳子人諸曰我有丹陽山出玉漿濟我人矣神鳥來翔因號其泉曰玉漿泉

乏水得飛泉真稱惠澤

陳伯修

陳伯修爲宣城守政暇多在願白堂講易忽見朱衣人前曰請殿院看雪時方七月伯修疑不應有雪勉起方離數步大聲如雷堂梁已折禪榻壓碎無餘

太守能政暇講易自不應墮危機中

許維禎

許維禎爲淮安府判官屬縣鹽城及丁溪場有二虎爲害維禎熟禱於神祠一虎去一虎死祠

牧津附談感

卷十九

望

前境內旱蝗維禎禱而雨蝗亦息是年冬無雪父老言於維禎曰冬無雪民多疾奈何維禎曰吾當爲爾禱已而雪深三尺朝廷聞其事嘉之此君每每善禱

呂琦

呂琦少爲漳浦令民有死於虎者琦哀之於其處處施一弃立禱其旁曰害民者速陷此中明日奔有虎陷焉其爲政誠格上下者皆類此

心迫於誠而事近於怪

孫沐

孫沐知海州免役法行常平使者欲加歛緡錢以取贏爲功沐力爭之方春旱發運使謂民漕漕渠以通鹽舸沐持之不下三上奏乞止其役旱蝗爲害致禱於朐山徹奠大雨蝗赴海死民歌其清靜頌其至誠感格云

遇事甚有執持驅蝗乃其細事

孔鏞

孔鏞初知都昌分民戶爲九等以均賦役設倉於水次以便收歛縣濱彭蠡每風雨波濤澎湃若有物蜿蜒其中舟多覆者相傳以爲輓精過者望而祀之偶歲大旱公往驗之乃巨木歲久爲符藻所絡若鱗介然鏞火之其妄遂絕

牧津附談感

卷十九

望

解

卽不火亦不能爲妖但火之則人心之感

牧津卷之十九 終

牧津卷之二十目

清德上

子文

范遷

孟嘗

楊震

劉虞

魯芝

虞愿

牧津

清德上

卷二十

王鎮之

竇允

毛玠

孔愉

何敬叔

申恬

劉善明

嚴植之

何並

劉寵

孔奮

楊秉

羊續

杜軫

王恭

劉秀之

鄭善果

陸納

朱修之

裴昭明

孔秀之

袁聿修

張恂

牧津卷之二十

清德上

明山陰祁承燦輯

子文

子文爲令尹四十年，繒布之衣，以朝。鹿裘以處，家無一口之積。王聞之，於是每朝設一束脯，一筐糗，以益子文之祿。子文逃之，王止而後復。或謂人生求富，子逃之何也？曰：從政所以庇民也。民方貧而我取富，是勤民以自封也，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

牧津

清德上

卷二十

令尹之廉，自是性生，豈從死生上較，然其言可警在位。

何並

何並爲郡吏，至大司空掾，事何武。武高其志節，舉能治劇爲長陵令，道不拾遺。後遷隴西太守，徙潁川太守。郡中清靜，表善好士，見紀潁川名。次黃霸性清廉，妻子不至官舍。數年卒，疾病召丞掾作先令書曰：告子恢，吾生素餐日久，死雖當得法賻，勿受。葬爲小槨，置柩下棺，恢如父言。

人生品行至蓋棺而定何子廉直不愧其字

范遷

范遷初爲滎陽太守以智略安邊匈奴不敢入界及在公輔有宅數畝田不過一頃復推與兄子其妻嘗謂曰君有公子而無立錐之地可餘奉祿以爲後世業遷曰吾備位大臣而畜財求利何以示後代郭丹爲司徒在位四年費家無擔石焉

牧津

清德上

卷二十

二

人情以畜財遷後而范子盧反薄爲何以示後識見如此宜其廉也○廉士能以智略安邊更難

劉寵

劉寵除東平陵令以仁惠爲吏民所愛母疾棄官去百姓將送塞道車不得進乃輕服遁歸後四遷爲豫章太守又三遷拜會稽太守山民愿朴乃有白首不入市井者爲官吏所擾寵簡除煩苛禁察非法郡中大化徵爲將作大匠山陰

縣有五老叟龐眉皓髮自若耶山谷間出人

齋百錢以送寵寵勞之曰父老何自苦對曰山

谷鄙生未嘗識郡朝他守時吏發求民間至夜

不絕或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以來

狗不夜吠民不見吏年老遭值聖明今聞當見

棄去故自扶奉送寵曰吾政何能及公言邪勤

苦父老爲人選一大錢受之累遷至司徒太尉

二年以日食策免歸寵前後歷宰二郡累登卿

相而廉約省素家無貲積嘗出京師欲息亭舍

亭吏止之曰整頓灑掃以待劉公不可得也寵

無言而去時人稱其長者

劉公清而能惠古之遺愛生平大節不在

區區小廉然一錢之選遂爲名太守佳話

孟嘗

孟嘗少脩操行仕郡爲戶曹史後策孝廉舉茂

林拜徐州令郡表其能遷合浦太守郡不產穀

實而海出珠寶與交趾比境常通商販貨糴糧

食先時宰守並多貪穢詭人采不知紀極珠遂

漸徙於交趾郡界於是行旅不至人物無資貧者死餓於道嘗到官革易前敝求民病利曾未踰歲去珠復還百姓皆返其業以病被徵當還吏民攀車不得進乃載鄉民船夜遁去隱處窮澤身自耕傭鄰縣士民慕其德就居止者百餘家

珠還合浦古今以爲美談然予閱柳子厚記連山乳穴云石鍾乳之告盡者五載以貢則買諸他郡刺史崔公至逾月穴人來牧津

清德上

卷二十

四

以復乳告邦人以爲祥而謠之穴人笑曰嚮吾以刺史之貪戾嗜利徒吾役而不吾貨吾是以病而給焉今刺史令明志潔吾以是誠告焉何祥之爲噫是可以觀吏道矣然則珠之漸徙者豈非前守詭人采不知紀極所致耶惡古今誇還珠之事者毋乃爲穴人所笑乎

孔奮

孔奮茂陵人也少從劉歆受春秋傳歆稱之謂

門人曰吾已從君魚受道矣建武七年大將軍實融請署議曹掾守姑臧長八年賜爵關內侯時天下擾亂唯河西獨安而姑臧稱爲富邑通貨羌胡市日四合每居縣者不盈數月輒至豐積畜在職四年財產無所增事母孝謹雖爲儉約奉養極求珍膳躬率妻子同甘菜茹時天下未定士多不修節操而奮力行清潔爲衆人所笑或以爲身處脂膏不能以自潤徒益苦辛耳奮既立節治貴仁平太守梁統深相敬待不以官屬禮之常迎於大門隴蜀旣平河西守令咸被徵召財貨連轂彌竟川澤唯奮無資單車就路姑臧吏民及羌胡更相謂曰孔君清廉仁賢舉縣蒙恩如何今去不共報德遂相賦歛牛馬器物千萬以上追送數百里奮謝之而已一無所受

真清不問處脂膏與否處脂膏而不潤者難在恒人不在豪傑也惟是勵節之人而治貴仁平茹藥之性而養母珍膳寬嚴豐

牧津

清德上

卷二十

五

儉無不得宜。禹無間然。吾於孔君亦云。立節是清。仁平是惠。後不顧妻子。而厲兵破羌。是仁者之勇。

楊震

楊震少好學。稱爲關西夫子。大將軍鄧騭聞其賢。舉茂才。四遷至荊州刺史。屢彰政績。改東萊守。道經昌邑。時令王密乃前荊州所舉茂才也。夜懷金十斤遺之。震曰。故人知君。君何不知故人。密曰。暮夜無知。震曰。天知地知。子知我知。何牧津。清德上

卷二十

六

謂無知密愧而去。轉守涿州。安帝元初四年。徵爲太僕。

關西清節爲古今之冠。然其辭懷金之愧。止曰君不知故人。何其溫厚和平。令人心折。要以昌邑令爲震所舉。斷非貪昧之士。卽遺金亦直循酬報之體。然而非所施於震也。故曰故人知君。夫曰知君。則密之生平可想矣。伯起有清德而能容物。太虛無染。何所不包。四知之云。特以規其暮夜之

失言耳。慎勿謂震之生平大節。凜凜直在此也。

楊秉

楊秉自爲刺史二十石。計日受俸。祿餘祿不入私門。故吏齎錢百萬遺之。閉門不受。秉性不飲酒。又早喪夫人。遂不復娶。所在以淳白稱。嘗從容言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秉震之子。

有三不惑。則必畏四知。自可不愧家聲矣。至於律身稱清。白易稱淳白。難。此中大有

牧津

清德上

卷二十

七

分別士君子。苟立志於自修。不可不於此中理會。

劉虞

劉虞爲幽州刺史。清靜簡約。靈帝時。南宮災。吏遷補州郡者。皆責助治官錢。或一千萬。或二千萬。富者以私財辦。貧而清慎者。無以充調。或至自殺。靈帝以虞清貧。特不使出錢。以功拜太尉。人臣清節。得見信於貪黷之至。斯真所謂廉頑立懦。

羊續

羊續中平三年江夏兵趙慈及殺南陽守攻沒
 六縣拜續爲南陽太守當入郡界乃羸服間行
 侍童子一人觀歷縣邑採問風謠然後乃進其
 令長貪潔吏民良猾悉知其狀郡內驚竦莫不
 震懾發兵擊慈斬之賊既清平乃班宣政令候
 民病利百姓歡服時權豪之家多尚奢麗續深
 疾之常敝衣薄食車馬羸敗府丞獻其生魚續
 受而懸於庭丞後又進之續乃出前所懸者以
 牧津清德上 卷二十 八

杜其意續妻後與子祕俱往郡舍續閉門不納
 其妻自將祕示其資藏惟有布衾敝絰稠鹽麥
 數斛而已顧敕祕曰吾自幸若此何以資爾母
 乎使與母俱歸靈帝欲以續爲太尉時拜三公
 者皆輸東園禮錢千萬令中使督之名曰左驩
 續乃坐使人於單席舉緼袍以示之曰臣之所
 資惟斯而已左驩白之帝不悅以此故不登公
 位徵爲太常未及行會病卒時年四十八遺言
 薄歛不受賜遺舊典二十石卒官賻百萬府丞

焦儉遵續先意一無所受詔書褒美勅太山太
 守以府賻錢賜續家云

採問風謠有肅然澄清一境之志至拒左
 驩之輸真不以三公易其介矣若懸魚乃
 細節不足爲續重也

魯芝

魯芝扶風人魏車騎將軍郭淮爲雍州刺史舉
 孝廉除郎中尋請爲別駕累遷天水太守後轉
 廣平太守天水夷夏慕德老幼赴闕獻書乞留

牧津清德上 卷二十 九

魏明帝許焉仍策書嘉歎歷并荆青三州刺史

武帝踐祚轉鎮東將軍進爵爲侯帝以芝清忠
 履正素無居宅使軍兵爲作屋五十間泰始九
 年卒年八十四賜坐田百畝謚曰貞

爵通侯而無居宅固難使人主爲作屋更
 難

杜軫

杜軫師事譙周博涉經書郡父人成都寧孝廉
 除建寧令導以德政風化大行夷夏悅服扶滿

將歸群蠻追送路遺甚多軫一無所受去如初
至又除池陽令爲雍州七郡最累遷尚書郎軫
博聞廣涉奏議駁論多見施用時陪李驥亦爲
尚書郎與軫齊名每有論議朝廷莫能踰之號
蜀有二郎

博雅之士更得清修便爲完品

虞愿

虞愿出爲晉安太守在郡不事生業前政與百
姓交關所錄其兒嬖愿遣人追奪還之郡舊出
牧津清德上

卷二十

十

舁蛇膽可爲藥有遺愿蛇者愿不忍殺放踰數
十里外一夜蛇還歸床下復送數十里經宿還
復故處愿令更送還明乃復歸者再三時以爲
仁心所致海邊有越王石常隱雲霧相傳云清
康太守乃得見愿往就觀視清微無所隱殺後
卿瑯王秀之爲郡與朝士書曰此郡承虞公之
後善政猶存遺風易遵差得無事褚彥回嘗詣
愿愿不在見其眠床上積塵埃有書數奏彥回
嘆曰虞君之清一至於此令人掃地拂床而去

歷官中書郎領東觀祭酒

虞君清惠之政自可嘉尚若以床上積塵
便嘆其清則伯夷之室更當塵垢充棟矣
○愿能追奪前政之所質自是仁者之勇

王恭

王恭少有美譽清操過人起家爲佐著作郎太
元中爲丹陽尹遷中書令後帝將擢時望以爲
藩屏乃以恭爲都督兗青冀幽并徐州晉陵諸
軍事兗青二州刺史假節鎮京口後與會稽王
牧津清德上

卷二十

十一

道子有隙舉兵向闕不克而死死之日家無餘
財唯書籍而已初恭自會稽還都王忱看之見
其坐一六尺簟因語曰卿東來故應有此物可
以一領及我恭無言忱去後卽舉坐者送之既
無餘席便坐薦上忱聞之驚曰吾本謂卿多故
求耳對曰丈人不悉恭恭作人無長物

作人無長物便是清操過人

王鎮之

王鎮之爲桓玄錄事參軍時三吳饑荒遣鎮之

銜命賑卹求補安成太守以母憂去職在官清
潔妻子無以自反乃棄官致表還廬服闋爲正
西司馬南平太守後爲御史中丞執正不撓百
僚憚之出爲廣州刺史宋武帝謂人曰鎮之少
著清績必將繼美吳隱之嶺南弊俗非此不康
也在鎮不受俸祿蕭然無營去官之日不異初
至

清嚴之人自然執正不撓○嶺南何以便
令人墮污泥中每見古人輒諄諄稱吳隱

牧津 清德上 卷二十

士

劉秀之

劉秀之元嘉中再爲建康令政績有聲孝武鎮
襄陽以爲撫軍錄事參軍襄陽令後除西戎校
尉梁南秦二州刺史漢川饑饉秀之躬自儉約
先是漢川悉以絹爲貸秀之限令用錢百姓便
之尋遷益州刺史折留奉祿二百八十萬付梁
州鎮庫此外蕭然梁益豐富前後刺史莫不大
營聚畜多者致萬金所攜資條並都下貧子出

爲郡縣皆以苟得自資秀之爲政整肅遠近悅
焉

刺史一廉百務自然整肅一整肅百姓自
然懽悅

實允

實允清尚自修少仕縣稍遷都主簿察孝廉除
浩臺長勤於爲政勸諫三黨平均調役百姓賴
之還謁者泰始中詔曰當官者能潔身修己然
後在公之節乃全身善有章雖賤必賞此興化
立教之務也謁者實允前爲浩臺長以修勸清
白見稱河右是輩當擢用使立行者有所勸主
者詳復參訪有以旌表之拜臨水令克已厲俗
收修政事士庶悅服咸歌詠之遷鉅鹿太守甚
有政績

始終清節自始終以政譽聞

鄭善果

鄭善果爲魯郡太守母崔氏賢明曉政治嘗坐
閣內聽善果處決或當理則悅有不可則引至

牀下責愧之。故善果所至有蹟。號清吏與武吏。
太守樊子蓋考爲天下第一。

有賢母乃能有廉子。

毛玠

毛玠少爲縣吏。以清公稱。嘗爲東曹掾。與崔琰
典選舉。所舉皆清正之士。雖時有盛名而行不
繇本者。終不得進。務以儉率人。繇是天下之士
莫不以廉節自勵。雖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過度。
魏帝嘆曰。用人如此。使天下人人自治。吾復何
牧津。清德上卷二十

古

陸納

陸納清操絕俗。爲吳興太守。不受祿。徵拜左民
尚書。領州大中正。濱行。外白宜裝幾船。納曰。私
奴裝糧食來。無所復須也。臨發。止被襪而已。餘
並封以還官。謝安嘗欲詣納。而納殊無供辦。其
兄子徽不敢問。乃密爲之具。安既至。納所設唯

茶果而已。徽遂陳盛饌。珍羞畢具。客罷。納大怒。
曰。汝不能光益叔父。乃復污我素業。邪。於是杖
之四十。尋遷尚書僕射。加散騎常侍。俄拜尚書
令。恬勤貞固。始終不渝。時會稽王道子以少年
專政。委任群小。納望闕而嘆曰。好家。吾織兒欲
撞壞之邪。朝士咸服其忠亮。

祖言非噉名客。蓋性地是質素人。

孔愉

孔愉以討華軼力。封餘不亭侯。遷侍中。蘇峻亂。
牧津。清德上卷二十

古

愉朝服守宗廟。後出爲會稽內史。加散騎常侍。
句章縣有漢時舊陂。毀廢數百年。愉自巡行。修
復故堰。溉田二百餘頃。皆成良業。在郡三年。乃
營山陰湖南侯山下。數畝地爲宅。草屋數間。便
棄官居之。送資數百萬。悉無所取。病篤。遺令。歛
以時服。鄉邑義聞。一不得受。

惟居官盡職者。去官自能潔身。○朝服守

宗廟。有疾。風動草之槩。

朱修之

朱修之初爲州主簿宋元嘉中累遷司徒從事中郎隨到彥之北伐晉戍滑臺遂陷於魏後之海歸及至以爲黃門侍郎孝武初累遷寧蠻校尉雍州刺史轉荊州刺史加都督以殺南郡王義宣功封南昌縣侯修之立身清約百城明贈一無所受唯以蠻人宜存撫納有餉皆受得輒與佐史賄之未嘗入已去鎮之日秋毫無犯計在州以來然油及私牛馬食官穀草以私錢六十償之

牧津

清德上

卷二十

士

受蠻夷之餉爲存撫納也佐史之賄卽欲明初心之不受獨不可以施惠貧民乎要以六朝人作用自是一格非可與拘方者語

何敬叔

何敬叔在政清約不通問遺當歲儉夏節忽榜門受餉共得米二千八百石悉取以代貧人輸租

潔已者鮮澤物榜門受餉悉推代輸此之

謂大廉然不免爲受餉者所藉口正所謂不可無一不可有二

裴昭明

裴昭明河東聞喜人少傳儒史之業宋元微中爲長沙郡丞罷任刺史王蘊之謂曰卿清貧必無還資湘中人士有須一禮之命者我不愛也昭明曰下官忝爲郡佐不能先益上府豈以鴻都之事仰累清風齊永明二年爲始安內史及還甚貧武帝曰裴昭明常罷郡還遂無宅我不

牧津

清德上

卷二十

士

讀書不知古人中誰可比之昭明歷郡皆清勤常謂曰人生何事須聚蓄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若不才我聚彼散若能自立則不如一經故終身不事產業漢靈帝時開鴻都門榜賣官而後倍

我聚彼散至哉言乎蹢蹢作牛馬可爲惕

然

申佑

申佑歷下邳北海二郡太守所至皆有政績又

爲北譙梁二郡太守郡境邊接任憐屢被寇抄
估到任密知賊來乃伏兵要害出其不意悉皆
擒殄元嘉十二年遷督魯東平濟北三郡諸軍
事太山太守威惠兼著吏人便之二十一年冀
州移鎮歷下以怙爲冀州刺史加督明年加濟
南太守孝武踐祚爲青州刺史尋加督齊地連
歲興兵百姓凋敝怙防禦邊境勸課農桑二三
年間遂皆優實性清約頻處州郡妻子不免饑
寒世以此稱之

牧津清德上

卷二十

太

能使凋敝之邊境優實清約乃能及遠

孔琇之

孔琇之會稽山陰人仕齊累遷左戶尚書廷尉
卿出爲臨海太守在任清約罷郡還獻乾薑二
十斤齊武帝嫌其少及知琇之清乃嘆息出監
吳郡拜太守政稱清嚴隆昌元年遷晉熙王冠
軍長史江夏內史行郢州事欲令殺晉熙琇之
辭不許遂不食而死

不殺晉熙不食而死其清可及也其介不

可及也

劉善明

劉善明平原人仕齊累官征虜將軍淮南宣城
二郡太守初爲海陵太守時魏剋青州母陷焉
善明布衣蔬食哀戚如持喪卒贖母還性質素
不好聲色所居弗齋芥木而已牀榻几案不加
刻削少立節行常云在家當孝爲吏當清子孫
楷杖足矣及累爲州郡頗黷財貨崔祖思怪而
問之答曰夷吾知我因流涕曰方寸亂矣豈暇

牧津清德上

卷二十

五

爲廉所得金錢皆以贖母及母至清節方峻所
歷之職廉簡不煩奉祿散之親友及卒家無遺
儲唯有書八千卷高帝聞其清貧賜其子滌葛
塘屯穀五百斛曰葛屯亦吾之垣下今後世知
其見異

事事皆揭肺肝以示人此之謂真廉○天
下無無父之子母至清節方峻故知孝子
必能爲廉吏

袁聿修

袁孝修天統中詔與趙郡王劼等議定三禮出
爲信州刺史爲政清淨不言而化自長史以下
爰逮鰥寡孤幼皆得其惟心武平初御史曹出
過諸州悉有舉劾唯不到信州尋除都官尚書
魏齊世臺郎多不免交還爲廣孝修爲尚書郎
十年未嘗受升酒之進晉邢邵與孝修舊款
每省中語戲常呼孝修爲清郎大宰初孝修以
太常少卿出使巡省仍令考校官人得失經充
州時邢邵爲刺史別後送白袖爲信孝修不受

牧津

清德上

卷二十

主

與邵書云今日仰遇有異常行瓜田李下古人
所慎愿得此心不貽後責邵亦欣然領解報書
云老夫忽忽意不及此欽承來肯吾無間然弟
昔爲清郎今日復作清卿矣

一郡上下無不得其惟心其人清而不刻
可知○清郎何必減清卿乎

嚴植之

嚴植之爲康樂令在縣清白吏人稱之先是仕
齊爲廣漢王右常侍仍侍王讀及王誅國人莫

敢視植之獨奔哭營殯徒跣送喪墓所爲起塚
葬畢乃還

廉而能厚更自過人

張恂

張恂皇始初出爲廣平太守招集流散勸課農
桑民歸之者數千戶還常山太守開建學校優
顯儒士吏民歌詠之於時喪亂之後罕能克厲
惟恂當官清白仁恕臨下百姓親愛之其治爲

當時第一

牧津

清德上

卷二十

主

廉節與惠政並稱六朝殊多吏治何耶

牧津卷之二十

終

牧津卷之二十一

清德下

江華

蕭藻

柳儉

李元忠

賀蘭祥

孔殳

房彥謙

李景讓

裴俠

于夏

元德秀

韋貞貫

薛珏

張晏之

牧津

清德下

卷二十一

陸費

趙興權

賈黃中

唐介

陸景倩

常椿

魚侃

戴仁

呂昭

牧津卷之二十一 清德下

明山陰祁承煒輯

江華

武陵王紀在東州頗驕縱除江華爲武陵王長史會稽郡丞行府州事華門生故吏家多東閭華應至並齋持綠道迎候華曰我通不受餉不容獨當故人筐篚至饒惟資公俸食不兼味人安吏畏百城震恐瑯琊王騫爲山陰令賊貨狼籍望風自解府王憚之後除都官尚書將還贈牧津清德下

卷二十一

遺一無所受送故依舊訂舫華並不納唯乘臺所給一舸舸艚偏欹不得安臥或請濟江徙重物以迂輕艚華旣無物乃於西陵岬取石十餘片以實之其清貧如此華性彊直爲權貴所疾乃謝病還家除光祿大夫以文酒自娛卒諡曰彊子歷官八府長史四王從事三爲二千石傍無姬侍家徒壁立時以此高之

人安吏畏百城震恐如此之廉乃足持世若西陵岬頭一片石不足爲公作佳話也

蕭藻

蕭藻爲益州刺史時鄧元起在蜀自以有剋劉季連功侍宿將輕少藻藻怒乃殺之州人焦僧聚衆數萬據郫樊作亂藻年未弱冠自將兵討平之九年徵爲太子中庶子初鄧元起之在蜀也崇於聚斂財貨山積金玉珍帛爲一室名曰內藏綺縠錦罽爲一室名曰外府藻以外府賜將帥內藏歸王府不有私焉及是還朝輕裝就路再遷侍中帝稱其小字歎曰子弟竝如迦葉

牧津 清德下

卷二十一

二

吾復何憂藻性恬靜獨處一室常以爵祿太過每思屏退門庭閑寂賓客罕通侯景亂遣子或入援因感氣疾卒不食而薨

藻之殺宿將討亂民少年英氣咄咄逼人而乃能屏居謝客明哲之士何以加之○外府賜將帥內藏歸王府輕裝還朝何等風槩非獨以一物不取爲廉矣

柳儉

柳儉爲廣漢太守甚有能名後拜蓬州刺史獄

訟者庭遣不爲文書約束佐史從容而已還叩州刺史在職十餘年萌夷悅服後以蜀王罪坐免反還鄉里乘駟車羸馬妻子衣食不贍見者咸蒙服焉煬帝嗣位徵拜弘化太守賜物一百段而遣之儉清節愈勵大業五年入朝郡國畢集帝謂納言蘇威吏部尚書牛弘曰其中清名天下第一者爲誰威等以儉對因賜帛二百匹令天下朝集使還至郡即以旌異焉

牧津 清德下

卷二十一

三

文書約束徒增佐史之弊一切細事庭遣最妙第片言之折惟忠信乃孚

李元忠

李元忠少厲志操居喪以孝聞永安初拜南趙郡太守值洛陽傾覆莊帝幽崩元忠素官遷潛圖舉義會高祖率衆東出便自往奉迎乘露車載素爭濁酒以見高祖因進從橫之策時刺史爾朱羽生阻兵據州遂擒斬羽生歷遷使持節光州刺史時州境災儉元忠表求賑貸報聽用萬石元忠以爲萬石給人計一家不過升斗而

已遂出十五萬石以賑之。事訖表陳朝廷嘉而不責。興和末拜侍中。武定元年除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會貢世宗蒲桃一盤。世宗報書曰。儀同位亞台鉉。識懷貞素。家無擔石室。若懸磬。恒思標賞。有意無繇。忽辱蒲桃。良深佩戴。聊用絹百疋以酬清德。其見重如此。孫勝司馬子如嘗共詣元忠。見其坐樹下。擁被對壺。庭室蕪曠。謂二公曰。不意今日披藜藿也。因呼妻出。衣不曳地。二公相顧歎息而去。大餉米絹衣服。元忠受牧津清德下

卷二十一

四

而散之。
率義討亂。賑饑散餉。皆大有經濟人。如此之清。清爲世用。

賀蘭祥

賀蘭祥少有膽氣。志在立功。歷官都督三荆南襄南雍平信江陵二郢浙十二州諸軍事。荆州刺史。進爵博陵郡公。先是祥嘗行荆州事。頗有惠政。至是重蒞百姓安之。漢南流民襁負至者。日有千數。祥驛太祖密威性甚清素。州境南接

襄陽西通岷蜀。物產所出多諸珍異。時既與梁通。好行李往來。公私饋遺一無所受。梁雍州刺史岳陽王蕭譽欽其節儉。乃以竹屏風絳綵之屬及經史贈之。祥難違其意。取而付諸所司。惠政在民。正其立功之志。公私饋遺一無所受。直是清素。

孔戣

孔戣以殿中侍御史歷官右丞。中人疾之。改華州刺史。明州歲貢淡菜蚶蛤之屬。戣以爲自海牧津清德下

卷二十一

五

抵京師。道路役凡四十三萬人。奏罷之。歷大理卿。國子祭酒。拜御史大夫。領嶺南節度等使。諸州貢錢至二百萬。悉放不收。藩船泊步。有下碇稅。始至有閱貨宴犀珠磊落賄及僕隸。戣皆罷之。舊制海南死者官藉其貲。滿三月無妻子詣府則沒入。戣以爲海道歲一往復。苟有驗者。不爲限。悉推與。嶺南以口爲貨。其荒阻處父子相縛爲奴。戣一切禁之。先是貞元中黃洞諸蠻叛。久不平。容桂二管利虜掠。請合力討之。時天子

方以武定淮西河南北用事者以破諸蠻爲效
向意助之。歿固言不可。帝不聽。大發江湖兵會
二管入討。士被瘴毒死者不可勝計。安南乘之
殺都護李象古。而桂管楊旻皆無功。旻死。獨殘
不邀一旦功。交廣晏然大治。遷吏部侍郎。歿之
北歸。不載南方一物。奴婢之籍不增一人。長慶

二年。乞骸骨。以禮部尚書致仕。卒。諡曰貞。

孔君嚴始終一節。廉恕持身。且更無一毫
矯矯凌人之氣。韓退之稱其守節清苦。議

牧津 清德下 卷二十一

六

論正平。憂國忘家。用意至到。嗚呼。愈豈輕

許人者哉。

房彥謙

房彥謙爲涇陽令。家有舊業。兼前後居官所得
俸錢。皆以周卹親友。雖致屢空。怡然自得。嘗顧
其子玄齡曰。人皆因祿富。我獨以官貧。所遺子
孫在於清白耳。

世以官貧者亦自不少。要以趣操如彥謙
乃不易得。

李景讓

李景讓性方毅。有守。寶曆初。遷右拾遺。淮南節
度使王播。以錢十萬市朝廷。權求領鹽鐵。景讓
詣延英。極論不可。遂知名。歷中書舍人。禮部侍
郎。商華號三州刺史。母鄭治家嚴身。訓勅諸子。
始貧乏時。治墻得積錢。僮婢奔告。母曰。士不勤
而祿。猶苗其身。況無妄而得。我何取。亟使閉坎。
景讓自右散騎常侍。出爲浙西觀察使。母問行
日。景讓率然對有日。鄭曰。如是。吾方有事。未及

牧津 清德下

卷二十一

七

行蓋怒。不嘗告也。且曰。已貴何庸。母行。景讓重
請。舉乃赦。故雖老。猶加篋。勅已起。欣欣然如初。
景讓嘗怒一牙將杖殺之。軍且謀變。母欲息衆。
謹召景讓。廷責曰。爾鎮撫方面。而輕用刑。一夫
不寧。豈特上負天子。亦使百歲母街羞泉下。何
面目見先大夫乎。將鞭其背。吏大將再拜請。不
許。皆泣謝。乃罷。一軍遂定。累官四川節度使。以
病。旬致仕。或諫公廉潔。亡素儲。不爲諸子謀。雅
景讓笑曰。兒曹詎餓死乎。聞報。輒還東都。景讓

清素寡欲門無雜賓李琢罷浙西以同里訪之
避不見及去命斫其驕石元和後大臣有德望
者以居里顯景讓宅東都樂和里清德者號樂
和李公云

有廉母乃能有廉子○鄭母定變有當機
之識

裴俠

裴俠爲河北郡守俠躬履儉素愛人如子所食
唯菽麥鹽菜而已吏人莫不懷之歌曰肥鮮不

牧津清德下

卷二十一

人

食丁庸不取裴公貞惠爲世規矩俠嘗與諸牧
守俱謁周文帝周文帝命俠別立謂諸牧守曰
裴俠清慎奉公爲天下之最今衆中有如俠者
可與之俱立衆皆默然周文乃厚賜俠朝野服
焉號爲獨立使君

清慎奉公獨立示寵周文畱心于吏治者
至矣然獨立使君其所處之危岌岌焉如
臨百仞之淵足二分垂在外矣

于夏

于夏歷仕以清白聞爲陝郡太守開元二十四
年玄宗還京師次陝城頓賞其政能題贊於其
廳事曰專城之重分陝之雄人多惠愛性實謙
冲亦既利物存乎匪躬爲國之寶不墜家風天
寶初爲晉陵太守嶺南利兼山海前後牧守賦
污者多乃以夏爲嶺南太守貪吏歛跡人庶愛
之

此君廉惠定自可稱但使人臣以清白受
主知則世風自當一變

牧津清德下

卷二十一

九

元德秀

元德秀爲魯山令時玄宗在東都酺五鳳樓下
命三百里縣令刺史各以聲樂集是時頗傳言
帝且第勝負加賞黜河內太守聲優妓數百被
錦繡或作犀象環譎光麗德秀惟樂工數十人
聯袂歌于爲于爲者德秀所爲歌也帝聞異之
歎曰賢人之言也謂宰相曰河內人共塗炭也
乃黜太守德秀益知名所得奉悉衣食人之孤
遺者歲滿筭餘一練駕柴車去愛陸渾佳山水

乃空居不爲牆垣。扁鑰家無僕妾。歲儉或不爨。陶然彈琴以自娛。房琯每見歎息曰。見紫芝翁。宇使人名利之心都盡。蘇源明常語人。吾不幸生衰世。所不耻者。識元紫芝也。及卒。家惟枕履簞瓢而已。

紫芝超然名利之外。妙在自然。絕無矯飾。所謂使人相見其脊宇者。實在此。○開元帝。醜五鳳樓下。明令三百里內。以聲樂集。大是導侈之事。而獨賞德秀之朴素。黜河內而賢魯山。則此舉反爲察吏安民之盛事矣。此開元之治。所以冠冕一代。

韋正貫

韋正貫以蔭爲單父尉。不得志。棄官去。舉賢良方正異等。後又中詳開吏治科。累擢司農卿。坐尙食乏供。貶均州刺史。宣宗立。以治最。拜京兆尹。同州刺史。俄擢嶺南節度使。南海船賈始至。大帥必取象犀明珠。上珍而售以下。直正貫至。無所取。吏資其清。南方風俗右鬼。正貫毀淫祠。

牧津

清德下

卷二十一

十一

士

薛珏

薛珏以蔭爲懿德太子廟令。累遷乾陵臺令。歲中以清白。聞課第一。改昭應令。人請立石紀德。

牧津

清德下

卷二十一

士

珏固遜避。遷楚州刺史。初州有管田宰相。遙領使。而刺史得專達。俸及他給。百餘萬。田官數百。歲以優得遷。別戶三千。備刺史廨役。珏至。悉條去之。租入贏異。時觀察使惡其繁。誣以罪。左授峽州刺史。建中初。德宗命使者分詣道。察官吏。而李承狀。珏之簡。趙贊言其廉。盧翰言其肅。書參聞。於是拜中散大夫。賜金紫。歷汴州刺史。河南尹。入爲司農卿。還京兆尹。後坐善寶參。改太子賓客。出爲嶺南觀察使。

簡廉肅三字可爲珥歷官譜

張晏之

張晏之爲北徐州崔武子督察州郡至是無所
案○惟○得○百○姓○清○德○頌○數○篇○乃○歎○曰○本○求○罪○狀○反○
開○頌○聲○

末世之頌聲亦未便可爲據實在有真廉
如晏之卽無清德頌可也

陸贄

陸贄初爲鄭討壽州刺史張諡有重名請爲忘
牧津清德下

卷二十一

士

年交既行餉錢百萬曰請爲母夫人一日費贄
不○納○止○受○茶○一○串○曰○敢○不○承○公○之○賜○贄○後○來○建○
豎○廉○爲○之○本○

宣公忠餽人貞操自得之性生然辭餉受
茶而曰敢不承公之賜詞意宛而恭氣度
自○不○可○及○

趙與權

趙清敏與權權知臨安府時方議楷獎又欲以
端○平○錢○當○五○行○使○與○權○謂○開○禧○嘗○以○二○當○三○何○

救於楮且曰士大夫不潔白奉法恪意扶持雖
日○易○一○法○無○救○於○弊○而○國○非○其○國○矣○要○在○別○邪○

正警偷情獎用恬退質直之士以絕躁競浮靡
之○習○清○心○寡○欲○以○革○酣○歌○黷○貨○之○風○其○機○皆○自○

陛下始力求歸田會潮汐嚙隄執政道帝意畱
之○與○權○奉○朝○請○出○關○遣○使○趣○還○時○饑○民○相○携○溺○

死帝仍付臨安府事恩例視執政與權涕泣受
詔○亟○榜○諭○曰○今○申○奏○賑○恤○毋○急○死○須○臾○各○全○性○

命○佇○冰○聖○恩○都○人○相○謂○毋○死○曰○趙○端○明○必○有○以○

牧津清德下

卷二十一

士

活我與權上則祈諸公朝下則推誠分勸甘雨
隨○至○米○商○四○集○流○移○皆○有○所○濟○因○力○求○納○祿○授○
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奉○朝○請○與○權○至○浙○江○

上復召還卽日絕江去帝爲悵然與權三爲府
尹○盡○力○民○事○都○人○稱○端○明○必○以○手○加○額○曰○趙○佛○

子○卒○益○清○敏○與○權○嘗○謂○士○大○夫○有○貪○聲○則○雖○奇○
才○與○學○徒○以○蠹○國○害○民○故○身○故○之○日○至○不○能○殮○

始終一德不愧清敏之稱而惠德所及井
渫○可○食○矣○士○大○夫○不○清○白○奉○公○雖○日○易○

一法無救於弊此言不但當置座右便當揭之朝堂

賈黃中

賈黃中六歲舉童子科七歲能屬文觸類賦詠父常令蔬食曰俟業成乃得食肉十五舉進士後克江表選知宣州歲饑民多爲盜黃中出已奉造糜粥頓全活者以千數後知昇州一日案行府署中見一室扃鑰甚固命發視之得金寶數十櫃計直數百萬乃李氏宮闈中遺物也卽

牧津清德下

卷二十一

直

表上之上覽表謂侍臣曰非黃中廉恪則亡國之寶將汙法而害人矣賜錢三十萬淳化二年秋與李沆竝拜給事中參知政事太宗召見其母王氏命坐謂曰教子如是真孟母矣作詩以賜之黃中畏慎過甚上謂侍臣曰朕嘗念黃中母有賢德七十餘年未覺老每與之言甚明敏黃中終日憂畏必先其母老矣至道初遘疾詔自澶州召還特拜禮部侍郎兼秘書監卒年五十六其母尚無恙卒如帝言贈禮部尚書上聞

其素貧別賜錢三十萬既葬其母入謝又賜白金三百兩上謂之曰勿以諸孫爲念朕當不忘也

黃中畏慎固自性成若前朝亡國之物扃鑰一室者爲時非一日歷官亦非一人豈人皆能取而不欲哉或欲取而不能耳黃中表上之意似亦避嫌遠害之心所以太宗稱其廉恪不然將汙法而害人四宗然有深味

牧津清德下

卷二十一

直

唐介

唐介以言事謫潭州倅一巨賈私藏珠爲關吏搜太守而下輕其息自售焉無何事覺奏方入仁宗謂近侍曰唐介必不肯買案具奏覆覽之果然

真清不必自表直使人主信其生平則獲上治民何事不辦

陸景倩

陸景倩爲扶溝丞潔廉自勵河南按察使畢構

覆州縣殿最欲必得實有吏言狀曰某疆清某詐清惟景倩曰真清終監察御史

安得借此吏一品題天下士乎

常椿

常椿知廣德軍郡有大水災發社倉粟以活饑民官吏難之椿先發而后請專命之罪故事郡守秋苗例可得米千石椿以代屬縣償大農網欠知平江值旱故事應得紙錢十五萬悉以助民食軍餉請蠲青苗稅十三萬版帳十六萬又牧津清德下

卷二十一

去

蠲新苗二萬八千大寬公私之力飛蝗幾及境疾風飄入太湖既代有送還事例自給吏卒外餘金萬楮椿悉不受吏歎曰常侍郎真不受錢

所賑所蠲俱有大力如此清德及人乃遠

魚侃

魚侃知開封府府居會省所領三十六州邑最號煩劇難治侃正身潔已以嚴肅爲治辦于上官無所阿私苞苴避匿不敢入旦夕所進惟脫粟鮑魚菰菜而已考滿稱疾歸歸家益貧妻子

不免饑寒而節操愈勵部使者有循例式廬之饋一切不受既病久困牀褥妾以一甌粥啖之輒呼曰廉官何不食肉廉竟死不能具寔窆時同邑有錢斯者官至布政使亦廉而故然有父產訂守時人爲之語曰富不愛錢錢斯貧不愛錢魚侃

廉介之節大約得於性生安論貧富然而貧者之勵操與富者之修名其難易自當有辯

牧津清德下

卷二十一

去

戴仁

戴仁累官鎮遠知府府舊有羨稅四千餘金爲公費前守以強半入私橐日增稅額商賈患之仁至則編稅爲三百六十分以備日支羨二千餘盡裁罷亦不暴於當道人或勸之暴曰暴則張已之長形人之短非吾心也歸里不治第館賓於門設榻於屏自號無懷先生卒之日家無餘財郡守吳晟垂泣爲之殯殮

廉於律已而厚於待人可稱全德

呂昭

呂昭洪武中以薦授徐州訓導上疏言民事稱
肯改浦城縣丞縣多荒地昭以俸資市穀給無
產者俾藝其地而不責其償陞沁州知州在任
一無所取携道出徐州天寒尚未綿具故所授
經門弟子共爲買一毛裘顧一驢以往其子旦
既舉進士昭遺書戒之曰進士美官然不能廉
終非吾子死亦不欲汝祀其廉介如此旦後爲
建昌府推官性亦高潔環堵蕭然未嘗以貧窶
牧津清德下卷二十一

大

爲意及卒不能喪蕭山魏文靖公驥遣人買棺
歛之
以廉惠民以廉訓子事事真懇古道古心
此君有焉

牧津卷之二十一 終

牧津卷之二十二目

砥躬

吳隱之

羊茂

謝謨

胡威

沐並

趙軌

王暢

牧津砥躬

卷二十二

陸績二見

江秉之

周鎮

褚瑤

蔡博

樂法牙二見

庾華

房恭懿

劉懷惠

李恂

辛術

鄧攸

孫謙

高慎

孔覲

傅昭

一

洪矩

檀敷

褚炫

時苗

何遠

裴潛二見

王洪軌

沈文秀

羊敦

王思政 二見

星官無逸

裴寬

王禹偁

包拯

凌冲

畢仲游

申徽

祝天貺

馮履謙

魏中孚

王璉

李白

戴鵬

范希正

胡壽安

王勳

衡世瞻

牧津 祗躬

卷二十二

二

吳康

牧津卷之二十二

祗躬

明山陰祁承濬輯

吳隱之

吳隱之爲廣州刺史此地包帶山海珍異所出
 一篋之寶可資數世前後刺史遂多贖貨求至
 州二十里地名石門有水曰貪泉飲者懷無厭
 之欲隱之既至語所親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越崖喪廉吾知之矣乃至泉所酌而飲之因賦
 詩曰古人云此水一飲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
 當不易心在州逾屬清操帷帳器服皆付外庫
 常食不過菜與乾魚及歸妻錫氏實沉香一片
 隱之見之卽投於湖復爲晉陵太守妻自負薪
 入爲左衛將軍冬月無被嘗幹衣乃波絮勤苦
 同於士庶後爲度支尚書以竹達爲屏風坐無
 氍毹
 一篋可資數世隱之終不易心沉香一片
 何足爲累總之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意在
 斯乎

李恂

李恂拜兗州刺史。以清約率下。常席羊皮。服布被。後徵拜謁者。使持節領西域副校尉。西域殷富。多珍寶。諸國侍子及督使賈胡數遺恂奴婢。宛馬金銀香蜀之屬。一無所受。後歸鄉里。潛居山澤。結草爲廬。獨與諸生織席自給。詣洛陽時歲荒。司空張敏司徒魯恭等各遺子饋糧。悉無所受。徙居新安關下。拾橡實以自資。

牧津 張躬
清操一如刺郡。至拾橡實以自資。傷哉貧也。

也。

羊茂

羊茂爲東郡太守。冬坐白羊皮。夏處丹板榻。常食乾飯。出界但具鹽豉。

苦節不可貞。

辛術

辛術爲東徐州刺史。淮南經畧使。朝廷以犯辟郡守貲財及奴婢百口盡賜術。三辭不許。術乃送詣所司。不復以聞。刑部聞之遺術書曰。昔鍾

離意云。孔子忍渴於盜泉。便以珠璣委地。足下今能如此。可謂異代一時。

眞足康頌。

謝謨

謝謨爲東陽內史。及還。五官送錢一萬。止留一百。曰。數多。劉寵更以爲媿。

劉寵高處。不在一錢之選。數多未便爲媿。但恐無若耶山中父老之言耳。

鄧攸

牧津 張躬

卷三十二

三

鄧攸爲吳郡守。載米之郡。俸祿無所受。唯飲吳水而去。在郡刑政清明。百姓懽悅。爲中興良守。後稱疾去職。郡常有送迎錢數萬。攸去郡不納一錢。百姓數千人留牽攸船。不得進。攸乃少休。夜中發去。吳人歌之曰。統如打五鼓。雞鳴天欲曙。鄧攸拖不留。謝令推不去。

伯道素兒若塵土。自是殘刻人。清亦何足言。惟爲政大得民心。又清而不刻。不知何以能倒行逆施乃爾。

胡威

胡威字伯武，一名龜，父質爲荊州刺史，以忠靖著稱。威自京都定省，家貧無車馬，童僕自驅驢單行。既見父，停厩中十餘日，告歸。父賜絹一匹，爲裝。威曰：「大人清高，不審於何得此絹？」質曰：「是吾俸祿之餘，以爲汝糧耳。」威受之，辭歸。帳下都督先請假還家，未發，陰資裝於百鈐里，要威爲伴。每事佐助，行數百里，威疑而誘問之。既知，乃取所賜絹與都督謝而遣之。後以白質，質杖都督一百，除吏名。其父子清慎如此。威由是著名。遷徐州刺史，後入朝。武帝語及平生，因歎其父清。謂威曰：「卿孰與父清？」對曰：「臣不如也。」帝曰：「卿父以何爲勝耶？」對曰：「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

胡伯武父子砥行，足表類風，但帳下都督之陰爲資裝，威既不能早覺而賜絹謝遣，則亦已矣。質且杖而除其名，吾猶以其清恐人不知也。

孫謙

孫謙爲錢塘令，御煩以簡獄，無繫囚。及去官，百姓以謙在職不受餉遺，道載緘帛以送之。謙固辭謙，每官去，輒無私宅，借空車廐居焉。謙自少及老，歷二縣五郡，所在廉潔，居身儉素。床施簾條，屏風冬則布被莞席。居官若欲盡職，潤屋潤身，原非所有。如此乃成其居身儉素。

沐並

沐並少爲名吏，有志介。嘗過越，越爲殺雞炊黍，沐並少爲名吏，有志介。嘗過越，越爲殺雞炊黍，而不留也。爲人公果，不畏強禦。初，中爲成車令，校事劉肇出過縣，遣人呼縣吏索橐囊，殺見未辦。肇人從入並之閣下，嗾呼黨吏，並怒，因躍履提刀而出。多從吏卒，欲收肇，肇覺知，驅走具以狀聞。有詔，肇爲牧司爪牙吏，而並欲收縛，無所忌憚。自恃清名邪，遂收欲殺之，得減死刑。竟復吏由是放散十餘年，至正始中，爲三府長吏。時吳使朱然詣葛瑾，攻圍樊城，遣船兵於峴山。

東研材牂犸人兵作食有先熟者呼後熟者言
共食來後熟者荅言不也呼者曰汝欲作沐德
信耶其名流布播於異域如此爲長吏八年出
爲濟陰太守召還拜議郎年六十餘自慮身無
常豫作終制戒其子以儉葬至嘉平中病甚臨
困又教豫掘塋戒氣絕令二人舉屍卽塋絕哭
泣之聲止婦女之送禁祭弔之賓無設粟米之
奠又戒後亡者不得入藏不得封樹妻子皆遵
之

牧津

卷二十二

六

德信是好奇人故始之收肇似任氣而後

之戒子似詭激詔書所謂自恃清名乃其

定評

高慎

高慎歷東萊太守其妻謂曰君累爲宰守何不
爲著以遺子孫慎曰吾之勤苦以清名爲基以
二千石遺之也

清名爲基躬範可遺後世第不當有意立
名耳

趙軌

趙軌少好學有行檢其東隣有桑椹落其家軌
遣人悉拾還其主戒諸子曰吾非以此求名意
者非機杆物不願侵人汝等宜以爲戒隋文受
禪爲徐州別駕考績令入朝父老揮涕曰別駕
在官水火不與百姓交是以不敢以杯酒相送
公清如水請酌一杯水奉饒軌受飲之復爲原
州司馬夜行其左右馬逸入田中暴人禾軌駐
馬待明訪知禾主酬直而去原州人吏聞之莫
不改操

牧津

卷二十二

七

名檢須自矜肅還落椹酬暴禾軌雖慄慄
乎有意以修名然亦可爲苦心矣非機杆
物不願侵人斯言良可思法

孔觀

孔觀少骨鯁有風力以是非爲已任口吃好讀
書早知名歷位御史中丞江夏內史性真素不
尚矯飾觀弟道存從弟微頗營產業二弟請假
東還觀出清迎之輜重十餘船皆是綿絹紙席

之屬覲見之。僞喜曰：「我比乏，得此甚要。」因命置岸側，旣而正色謂曰：「汝輩泰預士流，何至還東作賈客邪？」命燒盡乃去。覲後爲司徒左長史，道存代覲爲江夏內史。時東土大旱，都邑米貴，一斗將百錢，道存慮覲甚乏，遣吏載五百斛米餉之。覲呼吏謂之曰：「我在彼三載，去官之日，不辨有路糧，卽至彼，未幾那能得此米耶？」可載米還。彼吏曰：「自古未有載米上水者，都下米貴，乞就貨之，不聽。」吏乃載還。永光元年，遷侍中，後爲尋

牧津孫躬

卷二十二

八

陽王右軍長史，行會稽郡事。

孔思遠是眞率人，而必欲載米還道存，非直過矯，亦以不如，此不足服其焚燒輜重之心耳。○孔公如此，刻厲人，乃世稱其一

月二十九日醉，勝他人二十九日醒，楊秉

三不惑，公不免其一矣，豈以引人着勝地

乎。

王暢

王暢爲南陽太守，郡中豪族多以奢靡相尚，暢

常布衣皮褥，車馬麤敗，以矯其敝。同郡劉表從暢受學，進諫曰：「夫奢不僭上，儉不逼下，循道行禮，貴處可否之間。」遽伯玉恥獨爲君子，府君不希孔子之明訓，而慕夷齊之末操，無乃皎然自貴於世乎？」暢曰：「昔公儀休在魯，後因葵去織，婦孫叔敖相楚，其子披裘刈薪，以約失之，鮮矣。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暢雖不德，敢慕遺烈。」

牧津孫躬

卷二十二

九

矯弊不可無奇行，暢欲以太守挽奢靡之俗，自不得不過於刻勵。然劉表之言更爲

近道。

傳昭

傳昭爲安成內史，郡自宋來兵亂相接，府舍稱凶，每昏旦間人鬼相觸，在任者鮮以吉終。及昭至，有人夜見甲兵出曰：「公善人，不可侵犯。」乃騰空而去。有頃風雨忽至，飄郡廳事入墮中，自是郡遂無患。咸以昭貞正所致，郡溪無魚，或有暑月薦昭魚者，昭旣不納，又不欲拒，遂餒於門。

側遷臨海太守郡有密巖前後太守皆自封固專收其利昭以周文之圖與百姓共之犬可喻小乃教勿封縣人嘗餉粟置絹於簿下昭笑而還之昭所蒞官嘗以清靜爲政不尚嚴肅居朝廷無所請謁不蓄私門生不交私利終日端居以書記爲樂子婦嘗得家餉牛肉以進昭昭召其子曰食之則犯法去之則不可取而埋之其居身行已不負闡室類如此昭少時於朱雀航賣曆日雍州刺史袁顓見而奇之顓嘗來昭所

牧津

卷二十二

十

昭讀書自若神色不改顓嘆曰此兒神情不凡必成佳器後爲丹陽尹袁粲主簿粲每經昭戶輒嘆曰經其戶寂若無人披其室其人斯在豈非名賢

清曠之度可以函蓋一世然餒魚與埋肉則近於隱刻矣

陸續

吳郡陸續爲鬱林太守歸過洞庭湖舟輕載黃石厓之謂之廉石

舟輕載石自是賢太守佳話然當時洪矩以廬江守而載土實舫江革從會稽還而實以西陵之石則廉石不獨在績矣

洪矩

洪矩吳時爲廬江太守清儉徵還船輕皆以載土

載土亦大費人力

江秉之

江秉之宋少帝時爲烏程令以善政著名東土

牧津

卷二十二

土

徵爲建康令爲政嚴察部下肅然後爲山陰令以在縣有能出補新安太守元嘉十二年轉在臨海並以簡約見稱卒於官所得秩祿悉散之親故妻子常饑寒人有勸其營田正色答曰食祿之家豈可與農人競利在郡作書案一枚去官留以付庫

三爲令而爲太守寬嚴簡約各見其長書

案之習不足爲公稱美事親故既當沾惠妻子獨當饑寒乎施由親始此語可念

檀敷

檀敷舉方正對策合時宜再選議郎補蒙令以郡守非其人棄官去家無產業子孫同衣而出歎少爲諸生時家貧而志清不受鄉里施惠舉孝廉連辟公府皆不就立精舍教授遠方至者常數百人

以郡守非人輒至棄官便是奇士但家貧志清有何物力可立精舍抑豈門人所立者乎

牧津

祗躬

卷二十二

十三

周鎮

周鎮清約寡慾所在有異績罷臨川郡還都未及上注泊清溪渚王丞相導往看之時夏月暴雨卒至舫至狹小而又大漏殆無坐處導曰胡威之清何以過此卽啓用爲吳興郡

罷郡而還坐漏舟中行李蕭然安得所在不有異績

褚炫

褚炫少清簡從兄彥回謂人曰從弟廉勝獨立

乃十倍於我建元初出補東陽太守前後三爲侍中永明元年爲吏部尚書居身清立非弔問不雜交游及在選部門庭蕭索賓客罕至出行左右常捧一黃紙帽箱風吹紙剝殆盡罷江夏郡還得錢十七萬於石頭并分與親族病無以市藥以冠劍爲質卒無以殯殮年四十一贈太常謚貞子

廉勝獨立知弟莫如兄彥回將一家物復予人視此能無內愧否

牧津

祗躬

卷二十二

十三

褚瑾

褚瑾爲烏傷令罷去單船而歸故人太子中庶子羊道乞土宜瑾乃抽船上竹一竿與之曰東南之美惟竹箭最直而有節幸堪歲寒羊道密令人視之舟中惟竹笠一枚蓋席數領遂啓用瑾爲昭信中郎

時苗

時苗爲壽春令始之官薄奪車黃犢牛布被囊

居官歲餘，牛生一犢，及去，留其犢。謂主簿曰：「今來時，本無此犢，犢是淮南所生也。」吏曰：「六畜不識父，自當隨其母。」苗不聽。時人以爲激，然由此名聞天下。遷爲大官令。羊篇歷官清慎，育私牛於官舍，產犢及遷而留之。篇卽太傅祐之兄子，封鉅平侯。有羊暨爲青州刺史，暨牛產犢及遷，以官舍所生遺之而去。又有王遷爲上洛太守，私牛馬在郡，生駒犢者，秩滿悉以付官，云是郡中所產。

牧津縣

卷二十二

十四

留犢事見記載，凡四當由時苗作俑，遂爲千古佳話。雖然，昔人謂官署育兒亦謂是淮南所生也。留之淮南否？事果近於矯情，要以古人多借事以矜節，取其意可也。

蔡樽

蔡樽初爲吳興太守，不飲郡井，齋前自種白苧，紫茹以爲常餌，詔褒其清。

不飲郡井，則必取之於家鄉，將如李衛公之置水邇乎，過於矯矣。嗟乎，末世非矯亦

何由得褒其清。

何遠

何遠，梁武帝踐祚時，爲武昌太守。遠本儻尚，輕俠，至是乃折節爲吏，杜絕交遊，饋遺秋毫無所受。武昌俗皆汲江水，盛夏遠慮水溫，每以錢買人井寒水，不取錢者，則撻水還之。其他事率多如此。車服尤弊，素器物無銅漆，江左水族甚賤，遠每食不過乾魚數片而已。後爲武康令，愈勵廉節，正身率職，人甚稱之。後擢爲宣城太守，遠盡心綏理，復著名迹。期年，遷始興內史。遠在官，田秩奉錢，並無所取。歲暮，擇人尤窮者，免其租調，以此爲常。所至皆生爲立祠，表言政狀。帝每優詔答焉。其清公爲天下第一。居數郡，見可欲終不變其心。妻子饑寒如下貧者。

牧津縣

卷二十二

十五

何義方，前倅後廉，似有矯矯拔俗之志，而始終一節，儉於律已，惠於及民，不見可欲，使心不變易也。見可欲而終不變其心，非識力過人者不能。

樂法牙

樂法牙爲建康令不受俸秩比去將至百金懸曹啓輪臺庫武帝嘉之曰居職若斯可謂百城表矣

廉則廉矣不審建康令合常奉之外別取於民乎抑蜩而後可乎

裴潛

裴潛每之官不將妻子妻子貧乏織藜饒以自供爲兖州刺史嘗作一胡床及其歸也以床掛壁而去

卷二十一

六

與江秉之留書案之意同頗近於矯但之官不將妻子是第一快事

庾華

庾華仕齊爲驃騎功曹吏永明中使魏和親還拜散騎侍郎後爲荊州別駕前後紀綱皆致富饒華再爲之清身率下杜絕請託布被蔬食妻子不免饑寒齊明帝聞而嘉焉手敕褒美州里榮之累遷會稽郡丞行郡府事時承凋弊之後

百姓凶荒人多流散華撫循甚有理唯守公祿清節逾厲至有經日不舉火太守襄陽王聞而饋之華謝不受

爲郡丞乃至經日不舉火廉吏何可爲也既守公祿定不應至此或以不如是清名不立耳

王洪軌

王洪軌爲晉陽太守多昧贓賄爲州所按大懼棄郡奔建業後爲青冀二州刺史悔前所爲更收津祿躬屬清節州人呼爲虜父使君言之咸落淚

卷二十二

七

房恭懿

房恭懿性沈深有局量遠於從政仕齊歷平恩令濟陰守並有能名會齊亡不得調蘇威薦之授新豐令政爲三輔之最上聞而嘉之賜物四百段恭懿以所得賜分給窮乏未幾復賜米三百石恭懿又以賑貧人上聞而止之時雍州諸縣令每朔朝謁上見恭懿必呼至榻前訪以理

人之術。蘇威重薦之。超授澤州司馬。有異績。賜物百段。良馬一匹。遷德州司馬。在職歲餘。慮愷復奏。恭懿政爲天下之最。上甚異之。復賜百段。因謂諸州朝集使曰。如房恭懿志存體國。愛養我百姓。此乃上天宗廟之所祐助。豈朕寡薄能致之乎。朕卽拜爲刺史。豈止爲一州而已。當令天下以爲模範。

牧津

疏解

卷三十二

太

恭懿之治三輔。其爲天下最者。史不述其政理之詳。而但敘受賜分惠之繁。要以深沉有局量人定不止爲清介自守之士。

沈文秀

沈文秀初爲郡主簿。稍遷青州刺史。慕容白曜破青州。文秀取所持節示冠。儼然坐齋內。亂兵入曰。文秀何在。文秀厲聲曰。身是執而舉送於白曜。左右令拜文秀曰。各二國大臣。無相拜之禮。遂鎖送京師。宥死。待爲下客。顯祖重其節義。稍亦加禮。拜爲外都下大夫。累遷持節平南將軍。懷州刺史。是時河南富饒。人好奉遺。文秀一

無所納。卒守清貧。在州數年卒。

持節不拜而竟拜官。蘇武節當不如是。康其小節矣。

劉懷慰

劉懷慰初爲桂陽王征北參軍。父乘民死於義嘉之難。懷慰持喪不食。臨醬冬月不絮衣。養弟妹事寡叔母皆有恩義。時太祖欲置齊郡於京邑。議者以江右土沃。流民所歸。乃治瓜步。以懷慰爲輔國將軍。齊郡太守。上謂懷慰曰。齊邦是

牧津

疏解

卷三十二

九

王業所基。吾方以爲顯任。經理之事。一以委卿。又手敕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今賜卿玉環刀一口。懷慰至郡。修治城郭。安集軍民。墾廢田二百頃。決沈湖灌漑。不受禮謁。民有餉其新米一斛者。懷慰出所食麥飯示之曰。旦食有餘。幸不煩此。因著廉吏論以達其意。

辭一斛新米。何必著廉吏論。但其勤政安民。墾田灌漑。此真廉吏之實政。

羊敦

羊敦性尚閒素學涉書史以父靈引死王亭陰給事中出爲本州別駕公平正直見有非法終不判署歷遷廣平太守治有能名姦吏跼踖秋毫無犯雅性清儉屬歲饑饉家儲未至使人外尋陂澤採藕根而食之遇有疾苦家人解衣質米以供朝廷以其清白賜穀一千斛絹一百疋藕根恐其屬有主之物奈何要其公平正直非法終不判署持執自不可及

王思政

牧津 祗躬

卷三十二

王

王思政容貌魁梧有籌策爲荊州刺史命都督蘭小歡督工繕修城塹掘得黃金三十斤夜中密送王旦思政召佐史以金示之曰人臣不宜有私悉封金送上周文嘉之賜錢二十萬常以勤王爲務不營貨產嘗被賜園地思政出征後家人種桑果雜樹及還見而怒曰匈奴未滅去病辭家况大賊未平欲事產業豈所謂憂公忘私耶命左右拔而棄之故身陷之後家無蓄積憂公忘私自然不爲身家計但思政之不

營家更自有先幾之見

皇甫無逸

皇甫無逸仕隋歷官右武衛將軍煬帝遇害乃與段達立越王侗及王世充篡素母妻斬關自歸高祖以無逸本隋勳舊尊遇之時蜀新定吏多橫恣人不聊生詔無逸持節巡撫得承制除吏既至黜貪暴用廉善法令嚴明蜀人以安後出爲同州刺史徙益州大都督府長史所至輒閉閣不通賓客左右無敢出入者所須皆市易

牧津 祗躬

卷三十二

王

他境嘗按郡宿民家鎧挂蠹主人將續進無逸抽佩刀斷帶爲挂其廉介類如此然過自畏慎每上表疏讀數十猶懼未審使者上道追省再三乃得遣母是時在長安疾篤太宗命馳驛召還承問憂悸不能食道病卒贈禮部尚書諡曰孝

與段達立越王斬關歸高祖擇蜀嚴明之政蜀人以安則此公非僅僅清謹自持者何以畏慎之過一至於此棄母於先復不

能迎母於後聽其久在長安置之若忘及
母疾而煩君召如此而猶謚曰孝吾所未
解

裴寬

裴寬爲參軍時刺史韋詵有女擇所宜歸會休
日登樓見人於後園有所瘞藏者訪諸吏曰參
軍裴寬居也與偕來詰問狀荅曰寬義不以苞
苴汙家適有人以鹿爲餉致而去不敢自欺故
瘞之詵嗟異乃引爲按察判官許妻以女歸告
牧津

卷二十二

主

妻曰常求佳壻今得矣明日聚其族使觀之寬
時衣碧瘳而長旣入族人皆笑呼爲碧鵲雀詵
曰愛其女必以爲賢公侯妻也何以貌求人
卒妻寬後爲蒲州刺史州久旱寬入境輒雨徒
河南尹不屈附權貴河南大治寬雅性友愛爲
政務清簡所蒞人愛之官終禮部尚書

瘞鹿竟得乘龍雀屏乃收碧鵲韋刺史之

具眼與裴參軍之砥躬一舉成兩佳事

王禹偁

王禹偁出守滁州閩人鄭褒徒步謁禹偁愛其
儒雅及別爲買一馬或言買馬虧價者太宗曰
禹偁草繼遷制送馬五十匹以狀不如式却之
顧肯爲此虧價哉言者卒不能動

士人組修原非一事可以襲取生平砥節
能使人主深信則立朝自有堅立

包拯

包拯知端州事端產硯前守緣貢率取數十倍
以遺權貴拯命製者才足貢數不持一硯拯雖
牧津

卷二十二

主

貴服器飲食如布衣時嘗曰後世子孫游宦有
貪墨者不得歸宅里死不得葬大塋中不從吾
志非吾子孫也

不持一硯不獨孝肅可能也至遺誠數語
真欲以清白遺子孫衾影之間自當惕然
凌冲

凌冲爲台令一介不取見歸裝有一砵石詫
曰非吾舊時物也命還之

砵石大碑行李然遇鬱林太守卽取以實

船矣。

畢仲游

畢仲游爲開封府推官，出提點河東路刑獄。韓縝以故相在太原，按視如列郡，縝奴告有卒鬻其衣於公堂之側，縝怒，將寘卒於理。仲游曰：「奴衣服渺薄，而敢掠之於帥牙，非人情也。」取以付獄治，卒得免。太原銅器名天下，仲游獨不市一物，懼人以爲矯也。且行買二茶匕而去，縝曰：「如公叔可謂真清矣。」

牧津

張躬

卷二十二

五

畢公叔自是守正之士，若不市一物，非矯也。瀕行而特買二茶匕，此真近於矯矣。

申徽

中徽爲襄州刺史，時南方初附，舊俗官人皆通餽遺，徽性廉慎，乃畫楊震像於寢食，以自戒。及代還，人吏送者數十里，不絕。徽自以無德於人，慨然懷愧，因賦詩題於清水亭，長幼聞之，皆就來就讀，迺相謂曰：「此是申使君手迹，並寫誦之，如此砥礪，那得不成廉吏，然亦何必藉楊

震爲戒哉！此與趙清獻欲絕慾而懸父像

於私室者同，要以人生受根有濃淡，不得

不用對治之法耳。

祝天貺

宋城主簿祝天貺，屬已如冰玉，百姓呼爲裏頭水。天貺去後，和甄末尉頗得天貺餘味，加以文儒民間語云：「去了裏頭水，却得一段着脚琉璃。」薄尉之廉，甚難其人，然民間與頌，亦當察其情實。

牧津

張躬

卷二十二

五

馮履謙

馮履謙，七歲讀書，數萬言，九歲能屬文。自管城尉，丁艱，補河北尉，有部人張懷道，任河陽尉，與謙舊，餉一鏡焉。謙集縣吏，遍示之，咸曰：「維陽之美者，甚嘉也。」謙謂縣吏曰：「此張公所致也，吾與之有舊，雖親故不坐著之章程，吾効官，但以俸祿自守，豈私受遺哉？」昌言曰：「清水見底，明鏡照心，余之効官，必同於此。」復書於使者，乃歸之。聞者莫不欽尚，官至駕部郎中。

故人一鏡，受却由我，何必鋪張，乃爾此君。
大爲名根所累。

魏中孚

魏中孚爲永州判官，清潔自好，同官有與作製器用之物，中孚未能無意，每欲爲之，先令匠作者計工用若干費，各具公私之數，呈報判以且休且休，及解官檢一任所供，且休且休，錢不知省幾千百緡。

仕路中製器，當以此爲法，不惟可以養廉。

牧津

職制

卷二十二

主

且免剝下之累。

王璉

王璉，洪武末，以賢能薦，知寧波府。潔廉，平易，杜私謁，革利弊，政教兼敷。璉自奉儉約，一日見饌兼魚肉，大怒，命撤而瘞之，號埋羹太守。

埋羹太守，意在不兼魚肉，則一味亦定不埋，尚亦近情。

李白

李白爲虞城令，官宅舊井，水清而味苦，下車嘗

之，笑爾笑曰：我苦且清，足符吾志，遂汲不改，變爲甘泉。龜丘館東有三柳，往來憩之，飲水則去，行路勿剪，以比甘棠。

苦水忽變甘泉，宇宙大矣，何所不有。古人定非欺我，但以詬化夷，古今竟不多見，何耶。

戴鵬

戴鵬，洪武初，知會稽縣。器度弘深，清修自守，時

信國公湯和軍四明，起郡縣供饋，期限甚嚴，鵬

牧津

職制

卷二十二

主

率民步行往餉，日曠，餓甚，從者進餅餌，固却不受，拘道傍水飲之，一日休于縣廨，忽雷震，几案火焚，書牒左右驚仆，鵬神色自若，徐曰：撲滅之，及扶滿，父老擁塞於道，舟停三日，乃得行，餓却從者之餅，未足爲清廉，安視震案之雷，真可占器度。

范希正

范希正，宣德中，舉賢良方正，拜曹邑令，蒞政嚴明，果斷有方。畧歲乙丑，山東旱饑，大理丞張驥

奉 敕撫安先是希正勸借富民粟數萬石選有操行者收賦倉廩是歲預以活者幾千人驥上章請復設曹州且薦希正爲守上允之初希正爲令時速職民懷其惠爭持金帛贈遺皆不納有里長陳彬伺希正獨居懷金潛入投於地疾趨而出時無吏卒無能追及希正收其金明旦出召彬彬懼而逃召其父至庭諭之曰大丈夫不爲昭昭信節不爲冥冥情行卽領汝子昨暮遺我之金其父赧愧領金而出正統甲子述

牧津

職射

卷二十二

天

職賜璽書獎勞給路費而還及是作守召里老諭曰昔陳彬持金遺予不憚路遠然雖小民之誠終爲私也今予復新州治露生荆棘汝以予意道之出遺我之金助此公事誠爲義舉耆老道意彬卽應曰我兄弟分異三載前金貯而不分俟侯陞任乃復遺侯今當如命由是與彬同志感其德者莫不慨然樂助有持金來助者希正必會僚屬入之公署學校壇廟靡不營建城池街市靡不區畫規模宏遠制度精密

索却金而治州廨避形跡者必不肯爲此君名根之淡可知

胡壽安

胡壽安初任信陽調獲鹿永樂中任新繁縣性清儉在官未嘗肉食其子自微來省兩月烹二雞胡怒曰吾居官二十餘年嘗以奢侈爲戒猶恐弗能全始終之志爾今好大嚼詎不爲吾累乎三載大邑不携妻子之任或曰子之名固美矣柰妻子何胡笑曰此庸人見也吾豈無糟糠

牧津

職射

卷二十二

无

之義而不念乎嘗於是思爛熟耳吾輩讀聖賢書論居官治民之法孰不欲砥礪名節以操守爲志及登仕路則以耳目玩好聲色之物敗身家者比比焉矧婦人小子輩其性偷永有以金珠錦繡搖目之物蠱其性彼必欺吾而取之借使僥倖不露吾去任後人必詈笑曰胡某外佯廉而內實貪以是計之故不欲妻子累身也

亦刻意修名之士然謂携家便至行賄則古來廉吏豈盡無家者乎人顧自處何如

耳

王勤

王勤少爲諸生入太學銓授涑水知縣則正有守正德初中官用事有歸葬其親衆聞會葬所過州縣競事奢媚勤居縣署不爲禮瑾聞之怒欲立加顯禍時中官有家於涑水者屢以勸清廉爲解瑾俾還卒入縣署覘之室中蕭然惟衣帶掛壁婦子紡績爾瑾始信其廉犒以肉帛勸分給里甲一無所賈說言曰令衆感公之惠時

牧津

疏解

卷二十二

主

剛正有守者何以見知於御前之優人豈直道在人心不可泯乎幸有躬耕食力三

十年之苦節在

衡世瞻

衡世瞻岳爲潮州府同知岳約已惠民自常祿外餽遺一無取嶺南間翕然稱其廉遷西安府知府再補慶陽益以清白自勵民愛之如父母僚友諸婦嘗會飲岳之內子與焉在席者金鈿綺繡爛然而公內子荆釵布裙而已既罷頗不樂岳曰汝坐於何處曰首席岳曰旣坐首席又娶服飾華好富貴可兼得耶慶陽人至今以爲

牧津

疏解

卷二十二

主

佳話

淺視之此語若以解嘲深味之此言實以醒世

吳廉

吳廉授知卽墨縣蒞官約已黜情專意愛民節用縣故有供欸悉斥去顏廨隻僕寥寥與立揭書座屏上與其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與其盆於家孰若無損於其民其子往省之謂曰吾有牧任當勞民勸相不爲私營汝母願我爲適

移膠河之役。王者銳甚。不能回廉。念民將窮。整執不肯發。王者持之嚴。曰。吳知縣頭可舍。官特餘事耳。朝廷命我牧民。可視其就死地乎。又連負倖積。一時督徵。使輸相繹。下益苦之。廉格不與。其使搆激語。謂以木偶人。因爲詩以自歎。曰。老大初更事。疑非木偶人。不應方寸地。時展一分春祇自懷。甘苦憑誰質。質真歸田。何日擬斗粟。未全貪。遂飄然棄官歸邑。

約已黜情。是此君本色。然執持處。更見骨力。

牧津風解

卷二十二

五

牧津卷之二十二終

牧津卷之二十三目

風力上

胡建

第五種

何並

二見

董宣

趙烹

周一耘

孫寶

羊陟

蘇章

吳樹

橋玄

陳頌

蘇正和

孔翊

王暢

二見

高堂隆

褚玠

賀循

顧憲之

二見

宋翻

沈瓚之

干延之

蘇瓌

李令質

李朝隱

左震

牧津卷之二十三

風力上

明山陰祁永燦輯

胡建

胡建。孝武天漢中。守軍正丞。貧無車馬。常步與走卒起居。所以慰薦走卒。得其心。時監軍御史爲奸。穿北軍壘垣。以爲賈區。建欲誅之。乃約其走卒曰。我欲與公有所誅。吾言取之。則取斬之。則斬。於是當選士馬日。監軍御史與護軍諸校列坐堂皇上。建從走卒趨至堂皇上。拜謁因上。

牧津風力上

卷二十三

十一

牧津風力上

卷二十三

二

法焉。丞於用法疑執事不諉上。臣謹以斬。昧死以聞。制曰。司馬法曰。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何文吏也。三王或誓於軍中。欲民先成其慮也。或誓與于軍門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或將交兩而誓。致民志也。建又何疑焉。建由是顯名。後爲渭城令。治甚有聲。值昭帝幼。皇后父上官將軍安。與帝姊蓋主私夫丁外人相善。外人驕恣。怨故京兆尹樊福。使客射殺之。客藏公主廄。吏不敢捕。渭城令建將卒圍盜。蓋主聞之。與外人將軍多從奴客。往奔射追吏。吏散走。主使僕射勅渭城令。游微傷王家奴。建報無他坐。蓋主怒。使人上書告。侵辱長公主。射甲舍。一知吏賊傷奴。辟報故不窮。審大將軍霍光寢其奏。後光病。上官氏代聽事。下吏捕建。建自殺。吏民稱寃。至今渭城立其祠。

爲軍正丞。斬御史。爲渭城令。侵辱長公主。必非一味莽莽者所能。余不難此公有異贍。而難此公有貞心。○穿北軍壘。爲賈區。

卽此一事大較監軍使者嗜利剝軍人心
怨憤故建乃得以恣行其敢然非懷中之
奏與國容軍容之詔是犯上亡等幾於攘
臂稱亂矣所謂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
之志則篡也

第五種

第五種拜高密侯相是時徐兗二州盜賊羣輩
高密在二州之交種乃大儲糧畜勸勵吏士賊
聞皆憚之桴鼓不鳴流民者歲中至數千家

徵津風力止

卷二十三

王

遷兗州刺史中常侍單超兄子匡爲臨陰太守
負勢貪放種欲收舉未知所使會聞從事衛羽
素抗厲乃召羽具告之謂曰聞公不畏強禦今
欲相委以重事若何對曰願庶幾於一割羽出
遂馳至定陶閉門收匡親吏四十餘人六七日
中糾發其賊五六十萬種卽奏匡并以効超匡
窘迫遣刺客刺羽羽覺其奸乃收擊客遂得情
狀州內振懷朝廷嗟嘆之

風裁之刺史非得此抗厲一從事庶幾於

一劄恐未便能使奧援之太守束手乃
何並

何並爲長陵令道不拾遺侍中王林卿以弭城
太后外家通輕俠貴傾京師坐法免歸長陵上
冢因留飲連日並恐其犯法自造門上謁謂林
卿曰冢間單外君宜以時饋林卿曰諾先是林
卿殺婢媚埋冢舍並具知之以非已時又見其
親免不發舉欲無令留中而已且遣吏奉謁傳
趣之行林卿慚且從賓客去至涇橋令騎奴還
徵津風力止

卷二十三

四

至寺門拔劍剝其建鼓並聞之從吏兵自逐林
卿數十里林卿迫窘乃令奴冠其冠被其襜褕
代乘車自從童驥變服走間徑馳去暮追及收
縛冠奴奴曰我非侍中乃侍中奴耳並心計已
失林卿曰王困自稱奴得脫死耶叱吏斷首持
還縣所剝鼓置都亭下署曰故侍中王林卿坐
殺人埋塚舍使剝寺門鼓林卿因亡命衆庶譁
以爲實太后聞之涕泣爲言哀帝哀帝問狀善
之遷潁州太守時潁川鍾元爲尚書令領廷尉

用事有權弟威爲郡掾。累千金。並出守。過薛鍾廷尉。廷尉免冠爲弟請一等之罪。願早就髡。鉗。並曰。罪在負天子法耳。不在於太守也。元愷馳遣人呼弟。亟入關。陽翟輕俠趙季李欵以氣力魚食閭里。至奸人婦女持吏短長。縱橫郡中。聞並至。皆亡去。並下車求勇力。曉文法。吏治三人獄。曰。武吏往捕三人。非負太守。乃負王法。不得不治。鍾威所犯。多在赦前。驅入函谷關。無令汚民間。不入關。乃收之。趙李傑惡。雖遠去。當得牧津風力止。卷二十三

五

其頭以謝百姓。鍾威負其兄止雒陽吏格殺之。與趙李皆縣頭及獄。要於市。郡中清淨。表善。好士。見祀潁川。新待中奴頭至太后爲之乞哀。鍾廷尉爲弟請末減。而竟案致其死。守令能行其法。乃出於哀帝之朝。可怪也。○明知所縛者爲奴。而故認爲主。臨事大有機權。

董宣

董宣徵爲洛陽令。時潁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

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而以奴驂乘。宣於夏門亭候之。乃驻车扣馬。以刀畫地。大言數主之失。叱奴下車。因格殺之。主卽還宮。訴帝。帝大怒。召宣欲箠殺之。宣叩頭曰。願乞一言而死。帝曰。欲何言。宣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良。人將何以理。天下乎。臣不須箠。請得自殺。卽以頭擊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黃門持之。使宣叩頭謝主。宣不從。強使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主曰。文叔爲白衣時。藏亡匿死。吏不敢至門。今

六

爲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與白。永同。因敕強項令出。賜錢三十萬。宣悉以班諸吏。豪強莫不震悚。京師號爲臥虎。歌之曰。枹鼓不鳴。董少平。卒於官。詔遣使者臨視。惟見布被覆屍。妻子對哭。有大麥數斛。敝車一乘。帝傷之。曰。董宣廉潔死。乃知。

惟廉乃得以成其剛。○董少平不特一強。

項吏臨事應機。大有作用。妙在候其驂乘。而卽以格殺。法乃得行。少遲。則中變矣。

趙熹

趙熹少以節行著名。光武初，拜懷令。懷大姓李
子春嘗爲郡相，豪猾并兼，爲人患。熹下車，窮
詰其奸狀。京師貴人爲請者數十，終不聽。趙王
良疾病，臨視問欲言，王曰：「素於李子春善，今法
抵死，懷令趙熹欲法之。」京三其命，帝曰：「吏奉
法不可枉也，更道他所欲。」王無復言而死。帝悉
傷其意，貸子春而遷熹平原守。時平原多盜，捕
斬其渠帥，餘黨數千人當坐。熹上言：「惡惡止其
源，風力止。」

卷三十三

七

身可貸，徙京師近郡。實幾輔，且廣上恩，從之。乃
悉移置潁川，陳留後青州大蝗，侵入平原界，輒
死，歲屢有年，百姓歌焉。

一編民能令國君以垂沒乞憐於天子，真
稱大豪矣。如此執持，乃見風力。

周紆

周紆爲人刻削，少恩，好韓非之術，少爲廷尉史。
永平中，補南行唐令。到官，曉吏人曰：「朝廷不以
長不肖，使牧黎民，而性警猾，吏志除豪賊，且勿

相試，遂殺縣中尤無常者數十人。吏人大震，遷

博平令。收考奸賊，無出獄者。以威名遷齊相，亦
頗嚴酷，專任刑法，而善爲辭案，條教爲州內所
則。後坐殺無辜，復左轉博平令。建初中，爲渤海
太守，每故令到郡，輒隱閉不出，先遣使屬縣盡
決刑罪，乃由詔書坐徵詣廷尉，免歸。紆廉潔無
資，常築塹以自給。肅宗聞而憐之，復以爲郎，再
遷召陵侯相，拜洛陽令。下車先問大姓主名，吏
數閭里豪強，以對。紆厲聲怒曰：「本問貴戚，若馬
牧津風力止。」

卷三十三

八

實等輩，豈能知此賣菜傭乎？於是郡吏望風自
爭以激切爲事，貴戚踴躍，京師肅清。

廉潔無資之人，大都性警猾，吏志除豪賊。

漢史奈何以入酷吏乎？余爲此君一洗之。

孫寶

孫寶爲京兆尹，故吏侯文剛直不苟，合寶請爲
布衣交，乃署文爲東郡督郵。入見，敕曰：「今日鷹
隼始擊，當順天氣，取奸惡，以成嚴霜之誅。」遂部
渠有其人乎？文仰曰：「無其人，不敢空受職。」寶曰：

誰也。文曰：霸陵杜穉季實曰：更思其次。文曰：豺狼橫道，不宜復問狐狸。實默然。

侯掾數言，具見生平識力，但孫子嚴能舉剛直之吏，而不能展剛直之用，何耶？

羊陟

羊陟少清直，有學行，舉孝廉，辟太尉李固府，舉高第，拜侍御史，會固被誅，陟以故吏禁錮歷年，復舉高第，再遷冀州刺史，奏案貪濁所在肅然，又再遷虎賁中郎將，城門校尉，三遷尚書令，時

牧津風力止

卷三十三

九

太尉張顥司徒樊豐太鴻臚郭防太僕曹陵大司農馮方並與宦豎相姻私，公行賄賂，並奏罷黜之。以前太尉劉寵司隸校尉許永，幽州刺史楊熙，涼州刺史劉恭，益州刺史龐艾，清亮在公，薦舉升進，帝嘉之，拜陟河南尹，計日受奉，常食乾飯茹菜，禁制豪右，請托書疏不與交通，斷理冤徒，進用善士，節操者旌表異行，京師譁之，會黨事起，免官禁錮卒於家。

風裁矯矯，根抵皆在一處。

蘇章

蘇章少博學，能屬文，安帝時舉賢良方正，出爲武原令，時歲饑，輒開倉廩活三千餘戶，順帝時遷冀州刺史，故人爲清河太守，章行部案其奸臧，乃請太守爲設酒餼，陳平生之好甚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夕蘇孺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事者，公法也。遂舉正其罪，州境知章無私，望風畏肅，換爲并州刺史，以摧折權豪，皆坐免，隱歸鄉里，不交當世，後徵爲河南尹，不就。

牧津風力止

卷三十三

十

若清河守之罪，必不可不舉，正則不爲設酒餼，陳生平之好，尤見直躬而行，倘曰私恩不能慈，則多此一番欺誑，徒令二天太守悲喜不能自由耳。

吳樹

吳樹爲宛令，之官，辭梁冀，冀賓客布在縣界，以情托樹，樹曰：小人好靈比屋，可誅，將軍以撤房之重，處上將之位，宜崇賢善，以補朝闕，自侍豈

以來未聞稱一長者而多托非人誠非敢聞到縣遂誅冀客爲人害者數十人後爲荊州刺史辭冀冀設酒因鴆殺之

不受跋扈將軍之請托具見氣魄然辭冀而就飲卒爲所鴆明哲之道似不如此

橋玄

橋玄少爲縣功曹時豫州刺史周景行部到梁國玄謁景因伏地言陳相羊冒罪乞爲部從事窮索其奸景壯玄意署而遣之玄到悉收冒賓

牧津

風力止

卷三十三

士

客具考賊罪冒素爲大將軍梁冀所厚冀爲馳檄救之景承旨召玄玄還檄不發案之益急冒坐檻車徵玄由是著名後爲漢陽太守時上邽令皇甫謐有贓罪玄收考髡笞死於市一境皆震

一功曹便有許大風力爲漢陽太守禮一貪令復何足言

陳頌

陳頌少好學有文義父誦立宅起門頌曰當使

容馬事訢笑而從之任爲郡督郵參獲隱匿者三千人爲一州尤最太守劉享拔爲主簿州郡部從事乘車馬還家宗黨榮之劾案沛王朝獄未竟會解結代楊準爲刺史韜因河間王顯屬結結至大會問主簿史鳳曰沛王貴藩州據何法而擅拘邪時頌在坐對曰甲午詔書刺史銜命國之外臺其非所部而在境者刺史并糾事徵文墨前後列上七被詔書如州所効無有違謬結曰衆人之言不可妄聽宜依法窮竟

牧津

風力止

卷三十三

士

剛正之士乃亦以門客車馬爲念耶按沛獄之執持更勝三千人之抄獲

蘇正和

武威太守倚權貴暴恣從事蘇正和案致其罪刺史梁鵠懼欲殺正和以自解訪於長史蓋勳勳素與正和有仇或勸勳因此報之勳曰謀事殺良非忠也乘人之危非仁也乃諫鵠曰夫經食鷹隼欲其驚也驚而烹之將何用哉鵠乃止正和大有骨力蓋勳亦大有識見非此賢

長史終墮殺機矣。○一從事乃欲案致太守之罪。如此舉動。不可無一。不可有二。

孔翊

孔翊爲洛陽令。置水庭前。得囑託書。皆投水中。一無所發。

投水固可得無閉目不視。又是一重公案乎。

王暢

王暢拜南陽太守。前後二十石。逼具帝鄉貴戚。

牧津

風力止

卷二十三

五

多不稱職。暢深疾之下。車奮勵威猛。其豪黨有聚穢者。莫不糾發。會赦事得散。暢追恨之。更爲設法。諸受贓二十萬以上。不自首實者。盡入財物。若其隱伏。使吏發屋伐樹。湮井夷竈。豪右大震。

南陽不可問。故須以此公霹靂手治之。然發屋夷竈。則幾於焚掠矣。

高堂隆

泰山太守薛悺。命高堂隆爲督郵。郡督軍與悺

爭論。召悺而呵之。隆按劍叱督軍。昔魯定見季仲尼。歷階。趙彈秦箏。相如進缶。臨臣名君。義之所討也。督軍失色。

太守爲督軍所呵。其人可知。幸此督郵爲太守吐氣。

褚玠

褚玠。炫之曾孫。太建中。山陰多疫。前前後後。皆以賊汚免。宣帝謂蔡景歷曰。褚臨大邑。久無良宰。卿文士之內。試具其人。景歷進玠。帝曰。甚善。

牧津

風力止

卷二十三

五

卿言與朕意同。乃除山陰令。時舍人曹義達爲宣帝所寵。縣人陳信家富。誦事義達。信父顯文恃勢橫暴。玠乃遣使執顯文。鞭之百。信後因義達譖玠。竟坐免官。玠在任歲餘。守奉祿而已。去官之日。不堪自致。因留縣境。種蔬菜。以自給。或以玠非百里才。玠曰。吾委輸課最。不後列城。除殘去暴。奸吏踴躍。若謂其不能自潤。脂膏則如來命。以爲不達從政。吾未服也。皇太子知玠無還裝。手書賜東米二百斛。於是還都。後累遷御

史中丞胡剛毅膽決有直繩之稱

亦是識幹第一流人所以不遠從政之言
不肯甘心自分○嗟乎爲令而除殘去暴
使奸吏踴躍無所容定然毀言日聞矣

賀循

賀循操尚高厲才鑒清通歷試二城刑政肅積
廷尉張闓住在小巷將奪左右近宅以廣其居
乃私作都門早閉晏開人多患之訟於州府皆
不見省會循出至破罔連名詣循質之循曰見
牧津風力上卷二十三
張廷尉當爲言及之闓聞而遽毀其門詣循致
罪其爲世所敬服如此

固是賀太傅先聲所致然張闓畢竟是謹
畏人不然亦未便奉法若此

顧憲之

顧憲之爲建康令割斷明決人稱神宰權要請
托長吏貪殘據法直繩無所阿縱性又清儉強
力爲政甚得民和故都下飲酒得旨者輒呼爲
顧建康言其清且淳也憲之祖覲之嘗爲吏部

於庭列植嘉樹謂人曰吾爲憲之植耳後憲之
果爲吏部郎

及
強明之令而爲政甚得民和更非俗吏可

宋翻

宋翻爲河陰令順陽公主家奴爲劫擄而不送
翻將兵圍主宅執主婿西步驅向縣時正炎
暑立之日中流汗沾地縣舊有大柳時人號曰
彌尾青及翻爲縣吏諸焚之翻曰置高墻下以
牧津風力上卷二十三
待豪右未幾有內監楊小駒詣縣請事辭色不

遜翻命取尾青以鑽之小駒既免入訴於宣武
大怒敕河南尹推之翻具自陳狀詔曰卿故違
朝法豈欲作威以買名對曰造者非臣買名者
亦宜非臣所以留者非敢施於百姓欲待白雲
之徒如駒者耳於是威震京師

近於搏擊

沈瓚之

沈瓚之在丹徒性至疎直自以廉潔不事

浸潤日至遂鎖繫尚方贊之自言願一見天子
上召問復欲何陳答曰臣坐清所以獲罪上曰
清復何以得罪言無以承奉要人上問要人爲
誰贊之以手板四面指曰此赤衣諸賢皆是後
上知其無罪復除丹徒令吏人候之贊之戲語
曰我今重來當以人肝代米不然清名不立

坐清所以獲罪古今一體曷足怪乎

卞延之

卞延之爲上虞令有剛氣會稽太守孟覲以令

牧津風力上

卷二十三

主

長裁之積不能容脫幘投地曰我所以屈卿者
正爲此幘今已投之卿矣卿以一世勳門而傲
天下士拂衣而去

剛與傲別有意裁之至積不能容則直以
傲相加矣此延之所以投幘也

蘇瓌

蘇瓌歷朗欽二州刺史時來俊臣貶州參軍人
懼復用多致書請瓌瓌叱其使曰吾忝州牧高
下自有體能過待小人乎遂不發書俊臣未至

追還恨之由是迎外徙不得入久之輒揚言六
都督府長史州據都會多名珍怪產而長史率
取鉅萬瓌單身襍被自荊徙同州刺史奏宜却
進獻罷營造不急者不見省時十道使括天下
亡戶人畏搜括卽流入比縣旁州更相覆蔽瓌
請罷十道使專責州縣實數租訖以免勞弊神
龍初入爲尚書右丞

蘇瓌父子皆著風節爲一代名宰相然其

爲刺史時挺然風裁已可識立朝節槩

牧津風力上

卷二十三

主

李令質

李令質爲萬年令有富商行盜繫而案之駟馬
韋擢策馬入縣欲釋盜者令質不從擢乃詣之
於中宗中宗怒臨軒召見擢朝爲之恐懼令質
奏曰臣必以韋擢與盜非親非故故當以貨求
耳臣豈不懼擢之勢但守陛下法死無所恨中
宗怒解乃釋之朝列賀之令質曰設以獲盜流
放嶺南亦爲幸也

雷霆不測流放豈可幸邀守陛下法死

所恨此言足令中主心動

李朝隱

李朝隱舉明法受臨汾尉後爲安令有宦者劉興貴詣縣請托朝隱命拽出之睿宗聞而嘉歎下制褒揚遷絳州刺史入爲吏部侍郎出刺同州玄宗幸東都路由於同召見賞慰之等遷河南尹政尚清嚴豪右屏跡時太子舅趙常奴恃勢害民朝隱曰此而不繩何以爲政執而杖之行法自當從貴近始

牧津

風力上

卷二十三

九

左震

左震爲黃州刺史時王璵以祠禱見寵驟得幸肅宗不豫璵遣女巫來傳分禱天下山川巫皆盛服中人領護所至于託賂遺餼藉時有一巫美而醜以惡少年數十自隨尤險狡不法馳入黃州左震至館請事門鎗不啓震怒破鎗入取巫斬庭下悉誅所從少年籍其贓得十餘萬因遣還中人璵不能詰帝亦不加罪

永傳之巫方震不畏天子而賊斬籍賊朝

史可謂有權帝亦竟不加罪此唐肅之爲英主也○此事非常法亦非可常用何者巫方托禱祀以康皇躬萬一巫斬而肅宗之不豫彌甚不將爲柘臣所藉只一作此思維便多顧慮左震只以一怒便破鎗而入此處勢難停手所以不至瞻前顧後

牧津

風力上

卷二十三

十

牧津卷之二十三

終

牧津卷之二十四目

風力下

章澳

崔皎

崔罕

楊瑒

楊德幹

崔隱甫

陸大同

柳公綽

薛元賞

李楚金

王播

梁夢昇

李絳

柳子華

牧津風力下卷二十四

程琳

王彬

晏敦復

龐穎公

范子夷

陳著

胡安國

葉義問

張特立

承暉

道同

楊繼宗

葉信

劉源清

胡世寧

吳悌

牧津卷之二十四 風力下

明山陰祁承燦輯

章澳

章澳爲京兆尹時鄭光以宣宗之舅莊吏頗恣橫爲里中患積歲徵租不入戶澳擒而械繫之及延英對上曰卿禁鄭光莊吏何罪澳具奏之上曰卿擬如何處置澳曰臣實於法上曰鄭光甚惜如何澳曰陛下自內庭用臣爲京兆尹安可使畫一法獨行於貧下乎臣未敢奉詔上曰

牧津風力下卷二十四

誠如此但鄭光再三于朕卿與貸法得否不然重決貸死可否澳曰臣不敢不奉詔但許臣具

繫之俟徵積年稅物畢放出亦可爲懲戒上曰可澳自延英出徑入府杖之徵欠租數百斛乃

縱去

安可使畫一法獨行於貧下天子亦爲之語塞莊吏完課之外亦無別罪杖而追還

通完而釋何嘗廢法

崔皎

崔皎

崔皎

崔皎

崔皎爲長安令，邵王守禮部曲數輩盜馬，承前以上長吏不敢按問，奴輩愈甚，府縣莫敢言者。皎設法擒捕，羣奴潛匿王家，皎命就擒之，王懼，盡縊殺懸於街樹，境內肅然，由爲懷州刺史，歷任內外，咸有聲稱。

如此行法，自不至問責萊傭矣。

崔罕

崔罕爲京兆尹，內園巡官不避馬杖之五十四方死，上赫怒，令與遠郡宰臣論救，上曰：「罕爲京

牧津，風力下

卷二十四

二

兆尹，抑強撫弱，是其職任，但不避馬，便杖之可矣。不合問知是內園巡官，方決一錯也。又人臣之刑止行二十過，此是朕刑也。五十四杖，頗駭聞聽。宰臣又論救，上曰：「與一廉察奮捉者，宜抵罪根本，輕致罕過制耳。」宰臣益賀上無幽不察，罕止貶湖南觀察使。

人臣惟不計一身利害，何法不伸，然風力以得中爲度，乃得必行無格。

楊瑒

牧津，風力下

卷二十四

三

楊瑒爲麟游令，時竇懷貞大營金仙玉真二觀，徵取畿內膏腴逆人貲者暴斂之，以佐費。瑒拒不應，懷貞怒曰：「縣令拒大夫命乎？」瑒曰：「所論者民冤抑也，位高下乎？何取懷貞壯其對爲止？初，韋后表民二十二爲丁限及販夫有司追趣其課，瑒執不可，錄是顯名，擢累侍御史，京兆尹崔日知貪昏不法，瑒與大夫李傑謀劾舉之，反爲所構。瑒廷奏曰：「肅繩之司一爲恐脅所屈，開姦人謀，則御史府可廢。」玄宗直之爲逐，日知

楊瑒爲令，已侃侃有大臣風度，及爲御史，廷奏數語，氣勁詞嚴，有鐵面之致。

楊德幹

楊德幹爲萬年令，有宦官恃貴寵放鵠，不避人禾稼。德幹擒而杖之二十，悉拔去鵠頭，宦者涕泣袒背以示於帝。帝曰：「你情知此漢儻，何須犯他百姓？」竟不之問。使人主視百姓爲萬年令之百姓，擾民之事，誰敢撓法？

崔隱甫

崔隱甫遷洛陽令梨園弟子胡鵬善篋有寵嘗
負罪匿禁中帝以他事召隱甫從容指曰就卿
丐此人對曰陛下輕臣而重樂工請解官再拜
出帝遽謝與胡鵬隱甫殺之有詔贊死不及矣
賜隱甫百縑累官刑部尚書封清河郡公玄宗
欲相之曰可見牛仙客不奉詔隱甫潔介自守
明史治在職以彊正稱
人主不能從一令乞梨園弟子如此人豈
牧津風力下卷二十四四

陸大同

陸大同爲雍州司田時安樂公主韋溫等侵百
姓田業大同盡斷還之長史懼勢謀出大同會
將有事南郊時已十月長史乃舉牒令大同巡
縣勸田疇冀他判司搖動其按大同判云南郊
有事北陸已寒丁不在田人皆入室此時勸課
切恐煩勞長史益不悅乃奏大同爲河東令尋
復爲雍州司倉長史新興王晉附會太平公主

故多阿黨大同終不從因退衙謂大同曰雍州
判佐不是公官公何爲不別求好官大同曰無
身材但守公直素無廊廟之望惟以雍州判佐
爲好官晉不能屈

一司田便能始終執法人之能行胸臆宜
必尊官乎

柳公綽

柳公綽幼孝友性質嚴重起居皆有禮法屬文
典雅不讀非聖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累遷
京兆尹方赴府有神策校乘馬不避者卽行榜
死帝怒其專殺公綽曰此非獨輕臣乃輕陛下
法帝曰旣死不以聞可乎綽曰臣不當奏在市
死職金吾在坊死職左右巡使帝乃解長慶初
幽鎮用兵補置諸將使驛供道公綽奏曰比館
遞匱乏驛置多闕勅賜衣緋紫者所乘至三四
十騎黃綠者不下十數驛吏不得視券隨口輒
供驛馬盡乃掠奪民馬怨嗟驚擾行李殆絕請
著定限以息其弊有詔中書條檢定數由是吏

牧津風力下

卷二十四

五

得紆罪宦官共惡疾之尋檢校戶部尚書山東
道節度使行部至郢縣吏有納贖舞文二人同
繫獄縣令以公綽素持法謂必殺貪者公綽判
曰賊吏犯法在姦吏壞法法亡誅舞文者其
廐馬害困人公綽殺之或言良馬可愛曰安有
良馬而害人乎京兆獄有姑鞭婦至死者府欲
殺之公綽曰尊嚴卑闕也且子在以妻而戮其
母不順罪減論公綽嘗曰吾泣官未嘗以喜怒
加于人子孫其昌乎

牧津

風力下

卷二十四

六

使驛供道地方苦于兵火條檢定數似此
實政更勝風裁惟是謂賊吏之犯法法在
此語未然以萬姓之脂膏供賊吏之攫噬
姦吏特令一人之覆盆而賊吏竟使一國
爲懸磬以此相較情罪相懸所當首誅尤
在賊吏

薛元賞

薛元賞爲京兆尹都市惡少以黨墨纓膚夸詭
力爲剽寇坊閭苦之元賞至府三日收杖死者

三十輩陳諸市餘黨懼爭以大減其文常詣朝
李石第石方坐廳事與一人爭譁甚譁元賞使
尉覘之云神策卒訴事也元賞趨入責石曰相
公紀綱四海不能制一軍卒使無禮如此何以
鎮四夷乎命左右擒卒出勅之隸走告閹士良
士良命召之元賞曰屬有公事行當至矣乃杖
殺之而白服以詣士良曰中尉宰相皆大臣也
宰相之人若無禮于中尉死可也中尉之人無
禮于宰相當何如中尉與國一體當爲國惜法
牧津 風力下 卷二十四 七

李楚金

李楚金爲貝州司法參軍其刺史不悅于民將
去官民相率謹謹手瓦石胥其出擊之刺史匿

不敢出州縣吏繇別駕已下不敢禁楚金齋曰
是何敢爾屬小吏百餘人持兵仗已出立木而
署之曰刺史由民有敢觀者殺之木下民間皆
驚相告散去後刺史至加擢任貝州繇是大理
此刺史可與攀轅擁道者相對爲榜樣想
其在州時亦不欲令人觀耳

王播

王僕射播以監御史按雲陽丞源咸李贖風聲
凜然時京兆尹李實文皇寵委能作禍福舉朝
牧津風力下卷二十四

八

深避其鋒播在途而實來揖公移文詆之其詞
可羞實遂奏播爲三原令求其不足于禮以持
之播至尹署禮無不具出實筭外加更畏焉縣
編戶多中貴人前令率不能自爲政播悉召所
謂貴人者入坐堂上令拜曰敬桑梓宜如是邑
人大駭從其所指爲長安令朝廷方思于順而
以帝女嫁其子民有與于氏蒼頭同盜人馬者
前令捕民而縱蒼頭播始至縣卽立取其奴而
與民均法播長于吏術剖析折如流縣吏詆欺無

不彰敗時天下多故法寺議獄科條繁難
舉前後格條置之座右凡有詳決疾速如神僚
屬無不歎服

京兆尹欲過求一屬令勞自不難亦播之
先聲風有以懾其氣耳

梁夢昇

梁夢昇知德州郭貴族人親吏頗爲奸利夢昇
以法繩之貴遣人以事告史珪圖去夢昇珪悉
記于紙將伺便言之一日上言邇來中外所任
牧津風力下卷二十四

九

皆得其人珪遽出懷中所記以進曰今之文臣
亦未必皆善祇如知德州梁夢昇欺蔑刺史郭
貴幾至于死上曰此必刺史所爲不法夢昇真
精強吏也因以記紙付中書曰卽以夢昇爲贊
善大夫既又曰與左贊善珪因此怏怏

人主畱心吏治若此烹阿封卽墨何能擅
美于前

李絳

李絳出爲華州刺史承瓘田多在部中主奴擾

民絳搗繫之會遣五坊使帝戒曰至華宜自戰絳大臣有奏即行法矣州有捕鵠戶歲貢限絳以爲言併勸止畋獵有詔澤潞太原天威府并罷之

一華州刺史使人主預戒其所遣李絳可謂不愧大臣矣○唐宋刺史郡守多以使相出鎮望孚而權重故能令人君之注意若此

柳子華

牧津風力下

卷二十四

十

柳子華質行剛方爲昭應令檢校工部郎中修官使設棘圍于市徇邑中曰民有得華清宮瓦石村用投園中踰三日不送者死不終日已山積矣營辦略足宰相元載有別墅以奴主務自稱郎將怙勢縱暴租稅未嘗入官子華因奴入謁收付獄列發宿罪杖殺之一邑震伏載不敢怨遣吏厚謝

能杖殺權相奴小民又何敢以匿官物質行剛方素孚于人何令不行

程琳

程琳遷給事中權知開封府王蒙正子齊雄捶老卒死賂其妻子以病告琳察其色辭異令有司驗得捶死狀蒙正追如章獻太后家太后謂琳曰齊雄非殺人者乃其奴嘗捶之琳曰奴無自專理且使令與已犯同太后嘿然遂論如法外戚吳氏離其夫而挈其女歸夫訴于府琳命還女吳氏曰已納宮中矣琳請于帝曰臣恐天下人有竊議陛下奪人妻女者帝亟命出之笞

牧津風力下

卷二十四

十一

而歸其妻琳在府決事神速一歲中獄常空者四五

四五

辟連姻之勢犯還入宮之女子二事皆能得之于人主正見宋之法度儉嚴

王彬

王彬知撫州州民李甲饒英倚財武斷鄉曲縣莫能制甲從子晉縣令人告甲語斥棄與彬接治之索其家得所藏兵械又得器服有龍鳳飾甲坐大逆棄市并按嘗強取人孥配嶺南州里

肅然爲京西轉運使從河北部吏馬崇正倚章獻太后姻家豪橫不法彬發其姦賊下吏忤太后意不顧也

治一豪民何足爲州官難惟發內戚之賊吏方見持法之堅

晏敦復

晏敦復知衢州發姦捷伏吏畏民愛敦復以母老欲朝夕侍左右明年丐祠授提舉亳州明道宮方議和之初敦復力詆屈已之非是執政患敦津風力下

卷二十四

主

其不附已使腹心之人啗之以利曰公若能曲從其議兩地旦夕可至敦復怒曰吾終不以身計而誤國家況吾薑桂之性到老愈辣請勿復言平居靜默恂恂自如及立朝論事則出辭吐氣明目張膽不畏強禦方檜在位附之者立取顯貴敦復獨立不與交慕驛欲屈致不可得當其辯劉光世對換田產與夫論施廷臣等不合附會秦氏聞者皆爲之危敦復處之裕如神色不動剛大之氣生平未嘗少折

恬退人自能饒骨力

龐穎公

天聖寶元間范諷與石曼卿皆喜曠達酣飲自肆不復守禮法謂之山東逸黨一時多慕效之穎公爲開封府判官獨奏諷以爲苟不應治則敗亂風俗將如西晉之季時諷嘗歷御史中丞爲龍圖閣學士穎公言之不已遂置獄劾之諷坐貶鄂州行軍司馬曼卿時爲館閣校勘亦落職通判海州仍下詔戒勵士大夫於是其風牧津風力下

卷二十四

主

穎公不但能砥柱中流且能力撼山嶽宇宙何可無此輩人

范子夷

范子夷忠宣公次子爲開封縣時道教初興有玉仙觀主交接權貴勢傾一邑縣官升陟錄其門者甚衆子夷到觀中主相待倨子夷亦不爲禮主頗不平謂子夷曰公後生不可簡禮朝廷宮觀特寄在境中耳邑官薦舉者某力爲多公

欲之手。子夷笑而不答。主益驚之。居無何。觀中聖母殿珠環主匿之。詐爲盜。所取告諸朝。欲以中公。有旨責范某。限七日捕獲。違者罷免。行移極峻。子夷親踪。知其詐。乃召守界分者。指問曰。此熟蹤也。爾輩安得不知我外日去官。則不能治汝矣。各痛詈之。觀主在旁。色變。自是不復敢出。旬日。事稍緩。會陳州報魏國夫人病危。子夷求告奔問。觀主意其不復來。始肆出入。未久。魏國安子夷復往。道中益知其實。且有以告者。遂

徵津風力下

卷二十四

古

竟入觀中。值主出。命吏開其篋。得一小簿記盜典所失物及金玉。非一遂就擒之。觀主立伏曰。某今遭遇明公。卽命扇其觀門。考驗文案。立具徑申朝廷。及所屬蓋懼其有誣訴也。主司得之。怒甚。尋奉旨。玉仙觀主持特貸命。杖脊配沙門。島時人莫不欣快。御史張安民特言于神宗。范子夷非常才。願陛下識之。

京邑首令治一黃冠何足爲范公難。特以勢傾一邑之時而持正不爲所惑。竟能發

其奸盜之狀。不但力量過人。卽才略亦自過人。

陳著

陳著出授福安令。改知嵎縣。時宗室外戚有居嵎者。持一邑權。前令率以譴去。關令者十有七年。著至。政教並舉。獨持風裁。諸豪乃歛戢。民賴以安。在嵎四年。代者至。民乞留不得。祖帳遮道數十里。至城固嶺。民不忍舍。因易嶺名曰陳公嶺。以識去思。代者李興宗謂著何以處我。著曰。義利明而取予當。教化先而獄賦後。識大體而用小心。愛細民而公巨室。如是而已。累官監察御史。知台州。

徵津風力下

卷二十四

五

獨持風裁之人。乃曰愛細民而公巨室。人情安得不懷。

胡安國

胡安國以右文殿修撰知通州。每事必有論列。或曰。事之小者姑置之。安國曰。事之大者無不起于細微。今以小事爲不必言。至于大事又不

敢言是無時可言也。高宗卽位以給事中召尋兼侍讀會除故相朱勝非同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安國奏勝非與黃潛善汪伯彥同在政府緘默附會循致渡江專用張邦昌結好金國淪滅三綱天下憤鬱及正位冢司苗劉四逆貪生苟容辱逮君父今疆敵馮陵叛臣不忌用人得失繫國安危深恐勝非上誤大計勝非改除侍讀安國持錄黃不下左相呂頤浩待命校正黃龜年書行安國言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況

牧津風力下

卷二十四

六

勝非係臣論列之人今朝廷乃稱苗劉之變能調護聖躬昔公羊氏言祭仲廢君爲行權先儒力排其說蓋權宜廢置非所施于君父春秋大法尤謹于此臣以講春秋之時而與勝非爲列有違經訓遂臥家不出時呂頤浩再相欲傾右相秦檜謀于席益曰目爲黨可也今黨魁安國在瑣園當先去之乃降旨曰安國屢召偃蹇不至今始這朝又數有請豈不以時艱不肯盡瘁乃欲求微罪而去其自爲謀則善如國計何落

職奉祠是久。彗出東南秦檜三上章乞罷之不報侍御史江躋上疏極言勝非不可用安國不當責右司諫吳表臣亦言安國無故罪去恐非所以示天下不報安國竟歸五年除徽猷閣待制知永州辭詔從其請與祠

胡康侯以端儒立朝其持論真爲社稷爭利害不爲一人爭意見謬謬之度已不可及況在詞臣炙手之時如此丰骨尤不可及但惜爲秦檜所畱

牧津風力下

卷二十四

七

葉義問

葉義問慷慨多大節爲小官卽疏時相奸邪分教上饒護郡印輒發常平米賑饑前樞密徐俯門僧犯罪義問繩以法俯嘗舉義問怒甚乃袖薦書還之知江寧縣召秦檜所親役同僚不可義問曰釋是則何以服他人卒役之通判江州豫章守張宗元忤檜或中以飛語尋下漕臣張常先宗元道九江常先檄義問拘其舟義問投檄曰吾寧得罪權要不爲不祥事常先白檜罷

去檣死召拜殿中侍御史

釋是何以服他人知此義也安肯爲不祥事○一生真是慷慨

張特立

張特立爲宣德州司候州多國戚號難治特立至官俱往謁之有五將軍者率家奴劫民羣羊特立命大索間里遂過將軍家溫言誘之曰將軍宅寧有盜羊者耶聊視之以杜衆口潛使人索其後庭得羊數十遂縛其奴繫獄其子匿他牧津風力下

卷二十四

大

舍捕治之豪家歛跡民賴以全

特立之意在借五將軍以創諸豪戚

承暉

承暉本名與福歷改知大興府事宦者李新喜有寵用事借大興府妓樂承暉拒不與新喜慙章宗聞而嘉之豪民與人爭種稻水利不直厚賂元妃兄左宣徽使李仁惠使人屬承暉言之承暉即杖豪民而遣之謂其人曰可以此鼓宣微也

拒左璫杖豪民朝廷聞而嘉之亦執法者

會逢其道耳

道同

道同河間人其先隸輦族也洪武三年以才幹舉太常贊禮郎十年出知番禺縣性剛毅廉潔番禺素稱繁劇而軍衛尤強積需求百出佐吏動遭笞辱前令不能堪比同至堅執公法凡事違理者一切不從繇是民賴以安權要惡之未幾永嘉侯朱亮祖至數以威福撼同同不爲懼牧津風力下

卷二十四

九

時有土豪數十人遇市中持珍貨者輒抑價買之稍不如意卽誣以錢法人莫敢誰何同廉問得實捕其首悉械繫通衢諸豪請亮祖求辨亮祖召同勞以酒食徐爲言之同厲色曰公爲大臣不當爲小人所使亮祖不能屈次日亮祖出通衢被械者方曝烈日中哀呼求免亮祖釋之又有富民羅氏納女于亮祖其兄弟因怙勢凌人同按法治之同疏未至亮祖之疏已先奉聞上不知其繇先命使取同首級道同奏亦達上

以其罪。罪而直言。大臣有骨。風特遣使宥之。
坐亮祖罪。二使同日至。而同已先死。邑民甚
惜之。同往峭直。布政使徐本雅重同。嘗按一醫
士罪。當笞。本雅欲得賢。遣卒語同釋之。同曰。徐
公亦效永嘉侯耶。笞之乃已。後同卒于官。縣吏
有奉其主于家者。出入輒告。有事卜之。輒驗。人
或以爲神云。

始終成其爲峭直。

楊繼宗

牧津風力下

卷三十四

主

楊繼宗守嘉興時。清軍孔御史接郡。里老多被
箠。楚至死者。繼宗揭示要衢曰。孔清軍打死人
役。赴府報名。孔見之。無如公何。而刑酷如故。
宗入告之。曰。爲治責議體。今公以待御清戎。但
當剔奸刻。獎勵懲官吏而已。若逐里清審。此有
司之事。非憲臣體也。孔不能折。乃委其事于庶
隣行。亦欲訐宗之短。直入其衙。繼宗遂引入臥
內。凡上惟圖書數卷。床頭一紙篋。復啓而示之。
孔愧服而去。

揭直指于中衢。恐無此體。然入告之言自
正。

葉信

葉信守泉時。當正德癸酉間。閩勢張甚。奉命鎮
閩者爲某。每行郡。二守佐以下。並易章服。罷組
纁。郊迎。所至。無不人人憚恐者。信乃令四徒肩
輿入閩館。馳道上。不下。又令前導者呵以入。故
事用驛舍。丞唱門吏始得入謁。至是。丞猶循之。
信大怒。自道上。令迴輿南面。停而笞丞以數十。
牧津風力下

卷三十四

主

丞不勝痛號。呼祈免。一館中無不灑然改色者。
閩大沮。下堦而迎。信謝無狀。明日遂去。然猶索
例所輸千金於府佐。佐白信。取庫金滿千。遣吏
齎記與之。閩覺。又大怒。悉謝不受。去。於是諸旁
府聞之。稍梗閩中。閩勢大衰。息信倡之也。
泉守不以一味威稜。馭此亦大有權術。故
使其喜怒不能自錄。

劉源清

劉源清初爲江西德興令。道賦數萬。積歲久不

辦而以通事繫者百餘人源清至問通賦主名吏指繫者告源清怒曰所問如孫尚書家豈宜獨檢括小民取償耶令理孫氏通威震巨室徵發無敢後期積歲所負者咸入向以通事繫者更得寬釋

責道惟在一切法但責賤雖不當論而腴瘠貧富則不可不辨

胡端敏公世寧

胡端敏公世寧初爲德安推官時岐府開國百牧津風力下卷二十四

主

需蠲集群從橫甚世寧悉以法裁之且謂王曰此朝廷法卽殿下家法某何敢不守此朝廷民卽殿下民千百年立國根本某何敢不恤王繇是緝下無敢作姦者及請民間開墾湖田作柴炭撫巡業已與之世寧指畫利害娓娓乃止正德間復補寶慶府聞珉府受詞繫人取其財下諭里老奉有令旨者必并其人送府驗實啓行僞者弗貸以故府人相戒毋犯後王索民校慰世寧曰王初封校尉遍沙衝寶永四府今收回

寶慶一府他日子孫分封繁衍其可支乎王曰御史奏得旨矣世寧曰御史奏錯知府當奏改耳王器其直無恨意

端敏公自爲司理而郡守而監司無不涉藩府之地而持正則始終如一

吳惲

吳惲初令宣城門無私謁一日以縣歲額諭于郡庫官多索羨餘郡守知弗禁惲立郡守左庫官敲兌白郡守增之惲曰已有郡守况視曰尚牧津風力下卷二十四

主

無惲曰職立正視故有公立邪視故無郡守默然宣城豪家斂手不敢犯召爲御史夏公當國諸御史入私宅見之夏公服宮錦諸御史皆贊之有褰裳而觀者惲獨無言夏公問吳子心何在惲曰候公衣事畢當以政務請衆默然

吳公發言吐詞侃侃正氣常盈面目而意近于玩令人內愧

牧津卷之二十四

終

卷之二十五目

守正上

董仲舒

魏朗

貢禹

嚴彭祖

張禹

陸康

孔融

張磐

荀淑

樂運

辛瑛

沈慶之

江革

湯建

牧津

守正上

卷二十五

王顯

竇瑗

李幼廉

石曜

榮毗

敬肅

吳良

王承

臨川王映

殷羨

劉湛

韓延之

蘇良嗣

戴就

蕭引

劉齊賢

顏真卿

張無擇

二見

裴寬

李繪

陳泰

何澤

牧津

守正上

卷二十五

二

牧津卷之二十五 守正上

明山陰祁承燦輯

董仲舒

董仲舒爲江都相事易王、易王帝兄素驕好勇，舒以禮義匡正，王敬重焉。是時公孫弘希世用事，舒以弘爲從，諛弘嫉之。膠西王亦上兄，尤縱恣，數害吏二千石。弘乃言于上曰：「獨仲舒可使相。」膠西王聞仲舒大儒，善待之。舒凡相兩國，輒事驕主，正身率下，數上疏諫爭，教令國中，所居牧津，守正上。卷二十五 一

而治及去位歸居，終不問家產業，以修學著書爲事。

心

魏朗

魏朗少爲縣吏，爲兄報仇亡命，後從博士御仲信學春秋圖緯，又受五經，初辟司徒府，再遷彭城令。時中官子弟爲相國，多行非法，朗與更相諍奏，幸臣忿疾，欲中之。會九真賊起，乃共薦朗

爲九真都尉，到官，獎厲吏兵，討破羣賊，斬首二千級，徵拜議郎。屢陳便宜，有所補益，出爲河內太守。政稱三河表，尚書令陳蕃薦朗公忠亮直，宜在機密，復徵爲尚書，會黨議免歸。

公忠亮直，朗可不愧。然不免爲兄仇之故，而甘作亡命，何耶？豈友于之愛不可解抑傷心之恨無所雪乎？余每謂我朝之政，尤軼前代者，在麗辟一事。殺人者辟，國法嚴明，何必報仇？乃能償死，所以生殺之權盡在上，而不在下。民歸禮法，此其一端。

牧津

守正上 卷二十五

二

貢禹

貢禹以明經潔行著聞，舉賢良爲河南令，歲餘以職事爲官府所責，免冠謝禹曰：「冠一免，安可復冠也。」遂去官。

貢少翁以免冠何可復，一云明志，乃終爲御史大夫，數言得失，廉直爲天子所憚，人生亦何必兢兢此進賢也。

嚴彭祖

嚴彭祖與顏安樂俱事睦孟孟曰春秋之意

二子矣由是公羊春秋有顏嚴之學彭祖爲宣
帝博士至河南東郡太守以高第入爲左馮翊
遷太子太傅廉直不事權貴或說曰天時不勝
人事君以不修小禮曲意無貴人左右之助經
誼雖高不至宰相顧少自勉強彭祖曰凡通經
術固當修行先王之道何可委曲從容苟求富
貴乎竟以太傅官終

經誼誠高故不嫌爲宰相卽不宰相于經
牧津 守正上 卷二十五 三

誼無損也彭祖侃侃自信真不愧經明行
修之士

張禹

張禹建初中爲揚州刺史嘗過江行部中土民
皆以江有子胥之神難于濟涉禹厲言曰子胥
如有靈知我志在理察枉訟豈危我哉遂鼓楫
而過郡邑深幽之處莫不畢到親錄囚徒多所
明舉

察寃理枉深幽畢到于胥有靈正當默啓

陸康

陸康祖績父襄皆有志操連徵不至康少仕郡
以義烈稱刺史臧旻舉爲茂才除高成令縣在
邊垂舊制令戶一人具弓弩以備不虞不得往
來長吏新到輒發民繕修城郭康至皆罷遣百
姓大悅以恩信爲治寇盜亦息州郡表上其狀
光和元年遷武陵太守轉守桂陽樂安二郡所
在稱之時靈帝欲鑄銅人而國用不足乃詔調
民田畝斂十錢而比水旱傷稼百姓貧苦康上

牧津 守正上 卷二十五 四

疏諫曰臣聞先王治世責在愛民省徭輕賦以
寧天下除煩就約以崇簡易故葛洪從化靈物
應德陛下聖德承天當隆盛化而卒設詔書畝
斂田錢鑄作銅人伏讀惆悵悼心失圖夫什一
而稅周謂之徹徹者通也言其法度可通萬世
而行也故魯宣稅畝而蠲災自生哀公增賦而
孔子非之豈有聚奪民物以營無用之銅人捐
捨聖戒自蹈亡王之法哉陛下宜留神省察改
敝從善以塞兆民怨恨之望書奏內倖因此譖

康援引亡國以譬聖明大不敬。檻車徵詣廷尉。侍御史劉岱典考其事。岱爲表陳解釋。免歸田里。復徵拜議郎。

靈帝時政事所當言者固不止此。乃民田畝斂十錢。尤爲瑣陋。

孔融

孔融在郡教選。當任公卿之才。乃以鄭玄爲計掾。彭璆爲計吏。邴原爲計佐。融有所愛一人。常盛嗟其美。後志望欲殺之。朝吏皆請。原獨不

牧津

守正上

卷十五

五

言融謂原曰。君意謂何。原對曰。明府于其本不薄也。常言歲終當舉之。此所謂吾一子也。如是朝吏受恩。未有在某前者矣。而今乃欲殺之。明府愛則引而方之于子。憎則推之欲危其身。原愚不知明府以何愛之。以何惡之。融曰。某生于微門。吾成就其兄弟。拔擢而用之。某今孤負恩施。夫善則進之。惡則誅之。國君道也。往者應仲遠。爲太山太守。舉一孝廉。旬月而殺之。夫君人者。厚薄何常之有。原對曰。仲遠舉孝廉殺之。其

義焉在。夫孝廉國之俊選也。舉之若是。則殺之非也。若殺之。是則舉之非也。詩云。彼己之子。不遂其媿。蓋識之也。語云。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仲遠之惑甚矣。明府奚取焉。融乃大笑曰。吾直戲耳。原又曰。君子于其言出乎身。行加乎民。言行君子之樞機也。安有欲殺人而可以爲戲者乎。融斂容謝之。人之貞邪。故無定質。國之用舍。亦無定衡。要以乍佞乍賢。必其知人。尚無真鑒。若以

牧津

守正上

卷十五

六

作奸作惡而漫無主持。又其下矣。邴原之歲。孔融可爲任情用舍者。藥石。

張磐

張磐爲交州刺史時。羌賊胡蘭餘黨南走蒼梧。荊州刺史度尚懼爲已負。乃僞言蒼梧賊入荊州界。於是徵張磐下廷尉。辭狀未正。會赦見原。磐不肯出獄。方更牢持械節。獄吏謂磐曰。天恩曠然。而君不出。何也。磐因自刎曰。前長沙賊胡蘭作難。荊州餘黨散入交趾。磐自膺甲冑。涉危

履險討擊凶患，斬珍渠帥，餘燼鳥竄，冒逆還奔。荊州刺史度尚懼磐先言，怖畏罪戾，伏奏見誣。磐備位方伯，爲國爪牙，而爲尚所枉，受罪牢獄。夫事有虛實，法有是非，磐實不辜，赦無所除。如忍以苟免，永受侵辱之耻，生爲惡吏，死爲敝鬼。乞傳尚詣廷尉，面對曲直，足明真偽。尚不徵者，磐埋骨牢檻，終不虛出。望塵受枉，廷尉以其狀上，詔書徵尚，到廷尉，尚辭窮受罪，以先有功，得原。

牧津守正上

卷二十五

七

雖以一腔憤鬱，不能自平，然亦恃會赦見原，功罪不致終枉。

荀淑

荀淑遷當塗，長去職還鄉里，當世名賢李固、李膺等皆師宗之。及梁太后臨朝，有日食地震之變，詔公卿舉賢良方正，光祿勳杜喬、少府房植舉淑對策，譏刺貴倖，爲大將軍梁冀所忌，出補朗陵侯相，蒞事明理，稱爲神君。頃之，棄官歸，閒居養志，產業每增，輒以贍宗族知交。

荀季和真不愧賢良方正之舉，但閒居養志，安得產業每增，以贍宗族知交乎？

樂運

樂運除萬年縣丞，抑挫豪右，號稱彊直。武帝幸同州，召起行在所，既至，謂曰：「卿言太子何如人？」運曰：「中人也。」時齊王憲以下，並在帝側，帝因問運：「中人之狀。」運對曰：「班固以齊桓公爲中人，管仲相之，則霸；豎刁輔之，則亂，可與爲善，亦可與爲惡也。」帝曰：「我知之矣。」遂妙選宮官以匡弼之。

牧津守正上

卷二十五

八

乃超拜運京兆郡丞，後宣帝昏暴，運輿觀詣朝堂，陳帝八失，帝大怒，將戮之。朝臣莫有救者，元巖曰：「樂運知書奏必死，所以不顧身命者，欲取後世之名。」陛下若殺之，乃成其名，不如勞而遣之，以廣聖度。帝從之，運因獲免。

辛琛

辛琛爲榮陽丞，每諫太守元麗麗醉，輒令閉閣曰：「勿使辛丞入也。」後爲揚州長史，每諫折刺史。

李崇崇多不納後加南梁守崇置酒謂崇曰長
史後必爲刺史但不知得上佐何如人王琰曰
若萬一叨忝得一方正長史朝夕聞過是所願
也崇有慙色

方正長史固不易得納方正之刺史尤不
易得

沈慶之

沈慶之領淮陵太守領軍將軍劉湛之知之欲
相引接謂之曰卿在省年月久比當相論慶之

牧津

卷二十五

九

正色曰下官在省十年自應得轉不復以此仰

累

非此公力持正識恐在省愈久則待轉愈
切

江革

江革歷官中書舍人尚書左丞晉安王長史潯
陽太守徙廬陵王長史太守行事如故以清嚴
爲屬城所憚後爲豫章王長史廣陵太守被敕
隨府王鎮彭城城既失守沉舟而還途經下邳

爲魏人所執魏徐州刺史安豐王延明聞革字
名厚加接待革稱脚疾不拜時祖暕同被拘繫
延明使輜作散器漏刻銘革唾罵曰卿荷國
恩厚乃爲虜立銘孤負朝廷延明聞之乃令革
作文八寺碑并祭彭祖文革辭以囚執既久無
復心思延明將加箠革厲聲曰江革年六十
不能殺身報主今日得死爲幸誓不爲人執筆
延明知不可屈乃止後放革還朝上大宴舉酒
勸革曰卿那不畏延明害對曰臣行年六十死
不爲天豈畏延明帝曰今日始見蘇武之節後
卒謚強子

牧津

卷二十五

十一

妙稱

楊逵

楊逵有學行歷官俱著能名文帝平陳後差品
天下牧宰逵爲第一擢拜工部尚書加上開府
楊素每曰有君子貌兼君子心越公真有隻眼
有君子貌兼君子心越公真有隻眼

主罷

王罷爲西河內史辭不拜時人謂曰西河六郡俸祿優厚何爲致辭罷曰京洛材木盡出西河朝貴營第宅者皆有求假如其私辦則力所不堪若科發人間又違犯憲法以此辭耳

王罷之意在不拘權貴然求而不應其病在我置一官于身外而爲河西人作保障不更有益國家乎辭而不拜其意猶淺

實瑗

牧津守正上

卷三十五

士

實瑗天平中除廣宗太守政有清白之稱廣宗人情凶戾累政咸見告訟唯瑗一人終始全潔轉中山太守聲譽甚美爲吏人所懷及齊神武班書州郡稱瑗政績以爲勸勵後授平州刺史在州政如臨郡又爲神武丞相右長史瑗無軍府斷割才不甚稱職及行晉州事還郡上表曰臣伏讀麟趾新制至三公曹第六十六條母殺其父子不得告告者死三返覆之未得其門今母殺父而子不告便是知母而不知父識比

野人義近禽獸且母之于父作合移天既殺已之天復殺子之天二天頓毀豈頓默此母之義罪在不赦下手之日母恩卽離仍以母道不告郡臣所以致惑詔付尚書三公郎封君義立判云母殺其父子復告母母由告死便是子殺天下未有無母之國不知此子將欲何之既于法無違於事非害宣布有司謂不宜改瑗復難云局判云母由告死便是子殺天下未有無母之國不知此子將欲何之瑗案臬律未聞母殺其父而子有隱母之義既不告母便是與殺父同天下可有無父之國此子獨得有所之乎事雖停寢除大宗正卿宗室以其寒士相與輕之瑗案法推正甚見瞽疾官雖通顯貧窘清尚之操爲時所重

大槩是清操執持之士而不得諧世

李幼廉

李幼廉少寡欲出爲南青州刺史祖孝徵求紫石英于幼廉以其爲南青州所出幼廉辭無好

者固請與二兩孝徵有言幼廉陽之曰幼廉結髮從宦誓不屈意求人假欲相頓挫不過違向并州耳

只不屈意求人與少亦如多多許

石曜

石曜爲黎陽守刺史斛律武都過郡令左右諷徵帛曜手持一絹謂武都曰此老石機杼聊以奉贈自此須出吏人吏人之物一毫不敢犯武都笑不責

牧津守正上

卷二十五

十三

武都能容亦自不俗

榮毗

榮毗剛鯁有局量楊素薦爲華州刺史素田宅多在華陰左右放縱毗以法繩之無所寬貸毗因朝集素謂之曰素之舉卿適以自罰也毗荅曰奉法一心者恐累公所舉素笑曰前言戲耳卿之奉法素之望也

越公能識楊達有君子心又服榮毗有奉法之守雖修憎之人亦自不乏將相材

敬肅

敬肅少以貞介知名開皇初爲安陵令有能名擢拜秦州司馬轉幽州長史仁壽中爲衛州司馬俱有異績煬帝嗣位遷潁川郡佐大業五年朝東都帝令司諫大夫薛道衡爲天下郡官之狀稱肅曰心如鐵石老而彌篤時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當塗用事其邑在潁州每有書屬肅肅未嘗開封輒令使者持去述賓客有放縱者以法繩之無所寬貸由是述銜之八年朝于涿

牧津守正上

卷二十五

十四

郡帝以其年老有能名將擢爲太守者數矣輒爲述所毀沮大業末乞骸骨優詔許之去官之日家無餘財

心如鐵石老而彌篤得此二語九錫之榮無以加此

吳良

吳良以清白守正稱爲郡議曹掾正旦掾吏入賀門下掾王望舉觴上壽曰齊郡遭罹盜賊今明府視事五年家給人足良跪曰門下掾佞諂

明府勿受其賄盜賊未盡人庶困乏今良爲議
青操尚無袴望曰議曹情竊自無袴寧足爲不
家給人足耶太守以良言是賜良鯁魚百枚
議曹鯁直或是正人但以無袴自言宜爲
門下掾所鄙

王承

王承出爲東陽太守政存寬惠性簡貴有風格
右衛朱异用事休暇車馬填門有魏郡申英者
門寒才俊奸危言高論嘗指异門曰此中輻輳
津牛正上太卷于王主
皆爲利往能不至者唯大小東陽耳小東陽承
弟幼也

當今羅雀之門乃故多大小東陽耳

臨川王映

臨川王映任宋爲兗州刺史留心吏事令行禁
止高帝踐祚封臨川王嘗致錢還都買物有獻
計於江陵買貨至都還換可得微有所增映笑
曰我是買客耶乃復求利

買客尚未制民

殷羨

殷羨爲豫章太守都下人士因共致書百餘函
行次石頭皆投之水中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
殷洪喬不爲致書郵
今爲致書郵政惟恐浮沉耳

劉湛

廬陵王義真出爲南豫州刺史劉湛爲長史義
真出時居高祖憂使帳下備膳湛禁之義真乃
於齋內別立廚帳會湛入煖酒炙車螯湛正色
牧津守正上卷二十五 去

曰公當今不宜有此設義真曰旦甚寒一杯酒
亦何傷酒旣至湛因起曰旣不能以禮自處又
不能以禮處人

湛真能以禮處人

韓延之

韓延之爲荊州刺史司馬休之錄事有才幹帝
未至江陵密書招之延之報曰司馬平西體國
忠貞款懷待物以公有匡復之勳國家蒙賴推
德委誠故事每詢仰來示有云處懷期物自有

由來今伐人之君。咱人以利。真可謂處懷。對物者矣。吾雖鄙劣。嘗聞道于君子。以平西之至德。寧可無受命之臣乎。假天長喪亂。九流渾濁。當與臧洪共游地下。不復多云。帝覽書甚歎息。以示將佐曰。事人當如此。

延之推戴平西。未便爲從正。然人各爲其主。正所謂事人當如此矣。

蘇良嗣

蘇良嗣爲荊州長史。高宗使中官緣江採異竹。

蘇良嗣

卷二十五

七

植於苑內。中官科船載竹。所在縱暴。還過荊州。良嗣囚之。上疏切諫。高宗謂則天曰。吾約束不嚴。整果爲良嗣所怪。手詔慰喻。便令棄竹於江中。

因採竹中。使非素受知人主。不能爲。亦不可爲。

戴就

戴就仕郡倉曹掾。揚州刺史歐陽參奏太守戚公浮賊罪。遣部從事薛安宗倉庫簿領收就于

錢唐獄。幽囚考掠。五毒慘至。就慷慨血辭。色不變容。又燒餒斧。使挾于肘腋。就語獄卒。可熱燒斧。勿令冷。每上彭考。因正飲食。不肯下肉焦毀墮地者。撥而食之。主者窮竭。無復餘方。乃臥就覆船下。以馬矢薰之。一夜二日。皆謂已死。

發船視之。就方張眼大罵曰。何不益火。而使滅絕。又燒地以大鍼刺指爪中。使把土爪悉墮落。主者以狀上安。安呼就謂曰。太守罪穢。狼籍受命考實。君何故以骨肉拒扞耶。就據地荅言。太

牧津

卷二十五

大

守割符大臣。當以死報國。卿宜申斷。寃毒奈何。枉誣忠良。強相掠理。令臣謗其君子。誣其父。就考死之日。當白之于天。與羣鬼殺汝。如蒙生全。當手刃相裂。安深奇其節。卽解械。更與深談。解釋郡事。徵浮還京師。免歸鄉里。

宇宙間。乃有此鐵漢。就之義烈。其霄壤所無。然亦須太守果能以死報國。而刺史所奏賊罪。真枉。乃爲得之。不然。捐軀爲庇奸。亦非烈士事。

蕭引

蕭引爲建康令時宦者李華度蔡脫兒多所請託引不許或諫曰李蔡之權在位皆憚亦宜少爲身計引曰吾之立身自有本末安能爲李蔡致曲就令不平不過免職爾

職與否

劉齊賢

劉齊賢由侍御史出爲晉州司馬高宗以其方

牧津

守正上

卷二十五

九

直尊憚之時將軍史興宗從獵苑中言晉州出佳鶴可捕取帝曰齊賢豈捕鶴人邪卿安得以此待之

齊賢非捕鶴人知臣莫若君矣人臣致身事主使人主如此敬憚何地不可格天

顏真卿

顏魯公真卿在汝州淮西賊將魯竊問儀注于真卿曰老夫老矣曾掌國禮所記惟諸侯朝覲之儀耳臨以白刃視之晏然

魯公之對似諷而實規

張無擇

張無擇永隆初舉明經調鹽泉尉改汴州參軍會李敬業起兵討武后無擇謂敬業其志雖壯而其事不可爲訓乃從李孝逸拒敬業贊畫有功遷華陰令屬羅織獄起無擇每以恤民爲已任未嘗私附朋黨民賴以寧召爲司刑丞遷魏元忠與張昌宗延辨獲罪無擇上疏申理元忠之枉張易之不快其剛直諫嶺表移杭州刺史

牧津

守正上

卷二十五

十

父母相繼歿負土結廬三年不櫛人稱其孝爲令能恤民爲司丞定不肯枉忠亮之臣

裴寬

裴寬性通敏工騎射投壺暑通書記景雲中舉拔萃爲河南丞遷長安尉天寶初由陳留太守拜范陽節度使時北平軍使烏承恩虜酋也與中人通數冒賄寬法以繩治檀州刺史何僧歡生口數十寬悉歸之故夷夏咸附帝深加寵倚林甫教復等忌之貶寬梁陽太守及奉堅獄起

寬復坐親貶安祿別駕稍遷東海太守寬惟性
友愛其爲政務清簡所落人愛之

裴寬生平義不以苞苴自污安得容通賄
人受刺史生口乎賢奸不兩容寬之被貶
寬之賢也但通敏人又能爲執法事更不
易得

李繪

李繪爲高陽內史崔譙恃勢乞康角錫羽繪答
書曰錫有六翻飛則冲天康有四足走則入海
牧津守正上卷二十五主
下官庸體疏懶手足遲鈍不能近追飛走遠事
佞人

語雖排調意則峻絕

陳泰

陳泰爲并州刺史懷柔民夷甚有威惠京邑貴
人多寄寶貨因泰市奴婢泰皆挂之于壁不發
其封及徵爲尚書悉付還之

京貴人至以市牙相待只不發封猶未足

快憤

何澤

何澤舉進士爲洛陽令莊宗好畋獵數踐民田
澤乃潛身伏草間伺莊宗當馬諫曰陛下未能
一天下以休兵而暴斂疲民以給軍食今田將
熟奈何恣畋游以害多稼使民何以出租賦吏
何以督民耕陛下不聽臣言願賜臣死于馬前
使後世知陛下之過莊宗大笑爲之止獵

爲民強諫乃潛伏草間莊宗好恢諧故亦
以恢諧雜之然其議論自正

牧津守正上

卷二十五

主

牧津卷之二十五 終

卷之二十六目

中正下

范仲淹 二見

李及

程顥 四見

夏竦 二見

張問

傅堯俞

王育

張昭及

劉琮

王師心

蕭振

王十朋

陳仲微

劉甲

牧津守正下

卷二十六

王阮

宋嚴宗

葉知遠

申屠

海瑞

楊繼宗 四見

吳昂

寇天欽

劉田

吳廷舉

郁山

王元敬

朱光霽

附關邪

張遼

陸敬叔

諸葛恪 二見

蕭琛

葛祚

袁君正

陸昭符

裴粲

盧光

王鼎

孔道輔

蘇軾 五見

王曾

程珣

沈造

黃震 二見

胡穎

劉初

張瑄

孫子秀

牧津守正下

卷二十六

李夷庚

張昂

謝士元

高某

王旦

季才元

李叔堅

傅弘業

牧津卷之二十六 守正下附關帝

明山陰祁承燦輯

范文正公

范文正公仲淹尹京時有內侍怙勢作威傾動中外仲淹抗疏列其罪疏欲上家所藏書有言兵者悉焚之乃戒其子曰我上疏言斥君側宵人必得罪以死我既死汝輩勿復仕宦但于墳側教授爲業疏奏嘉納爲罷黜內侍云

文正疏言君側亦深慮乃爾乎

牧津守正下卷二十六

李及

李及知杭州時章獻太后臨朝內侍省都知江德元雅傾天下其弟德明奉使過杭州及待之一如常時中人奉使者無所加益僚佐皆曰江使者之兄居中用事當今無比榮枯大臣如反掌耳而使者精銳復不在人下明公待之禮無加者意者明公雖不求福獨不畏其禍乎及曰及待江使者不敢慢亦不敢過如是足矣又何加焉既而德明謂僚佐曰李公高年何不求一

小郡以自處而久居餘杭繁劇之地豈能辦耶僚佐走告及曰果然使者之言甚可懼也及笑曰及老矣誠得小郡以自逸庸何傷待之如前一無所加既而德明亦不能傷時人厭其操守惟禮可以已人此語信然

程顥

程顥知扶溝縣內侍王中正按閱保甲權焰震灼鄰邑競侈供帳悅之主吏來請顥曰吾邑貧獨有令故青帳可用耳中正亦如顥廉正數往來境上竟不入

牧津守正下卷二十六

此侍中亦大解事

夏竦

夏文莊公竦徙壽州歷安洪二州洪州俗尚巫病者輒屏去親愛其醫藥飲食一聽于神以故饑渴死者不可勝計竦索部中凡得千九百餘家毀其淫祠朝廷因下令江浙以南悉禁絕之英公此舉甚正江浙間今此風亦不減司土者不可無英公之念

張問

張問熙寧末知滄州自新法興問獨不阿時好
歲饑爲言免常平助賑語頗切直累官正議大
夫問廉潔嘗與仲世衡善問父喪世衡遺汝州
田十頃辭弗受世衡卒其子用父治命亦不納
田蕪者三十年朝廷命反諸种氏

不阿新法正也不受遺田廉也可以持世

傅堯俞

傅堯俞元祐間知明州有惠政清直一節始終

牧津

卷二十六

三

不偷熙寧三年至京師王安石素與之善力行
新法謂之曰舉朝紛紛侯君來久矣將以待制
陳院處君堯俞曰世以新法不便誠如是當極
論之安石愠之竟出之于外初自諫官補都泉
以法令有未安者必所不從堯俞一切遵之曰
君子素其位而行諫官有言責郡守知守法而
已嘗知徐州前守僉用公錢堯俞至爲償之未
足而去後守移文堯俞使償久之攻實非堯俞
所用卒不辨司馬光嘗謂邵雍曰清直勇之德

人所難兼吾于欽之見焉雍曰欽之清而不燥
直而不激勇而能溫是爲難爾

不附安石不早郡守皆是清直中一節然

司馬文正之稱公不如伯溫之言更進一

格

王育

王育從太守杜宣辟爲主簿先是少孤貧爲人
傭牧羊暇即折蒲學書忘而失羊爲羊主所責
育將鬻已以償之許子章聞而嘉之代育償羊

牧津

卷二十六

四

給其衣食使與子同學遂博通經史太守杜宣
辟爲主簿彼而宜左遷萬年令王攸請宣宜不
迎之攸怒曰卿往爲二千石吾所敬也今吾僂
耳何故不見迎欲以小雀遇我使我畏死鴛乎
育執刀叱攸曰君辱臣死自昔而然我府君以
非罪黜降如日月之蝕耳小縣令敢輕辱吾君
汝謂吾刀鈍耶敢如是乎前將殺之宜懼跪下
抱育乃止

萬年令炎涼惡態非王主簿何能爲太守

一舒念

張昭及

張昭及性剛毅。不畏強禦。故爲樸陽主簿。陳竟
吞莊僕恃勢干縣政。輸賦不以時。昭及捕而杖
之。竟咨問而歎曰。張子一主簿而能如此。他日
當薦爲御史。使人召之。昭及竟不見。
不爲得御史地。不見更高于杖僕。

劉綜

劉綜知開封府。一日奏事畢。真廟延之。從容曰。
敦律

卷二十六

五

卿與中官近屬。已擬卿差遣。當知否。綜變色作
秦音啓陛下。臣本是河中府人。出于孤寒。不曾
有親戚在官中。未幾出知廬州。

嘗人主特達之眷。法而能裁然以義自守。
真可謂不以三公易其介。

王師心

王師心初除海州沭陽縣尉。敗劇賊朱江境上。
詔改承奉郎知長沙縣政事。詳明累遷太府丞。
進權工部侍郎。充賀金國生辰使。還除知袁州。

時秦檜方用事。監司郡守皆爭獻羨餘以希遷。
師心獨取以代貧民逋租。改衢州通判。遷知洪
州。充江南西路安撫使。轉運判官。張常許前帥
張宗元所與。張浚詩言于朝。欲并中傷之。詞所
連及者百餘家。師心隨宜救庇。多賴以免。會檜
死。事息。召還除戶部侍郎。

不獻羨餘以希檜意。如此正人。自能保護
善類

蕭振

敦律

卷二十六

六

蕭振出知紹興府。改知湖州。將行。白秦檜曰。宰
相如元氣。不可有私。私則萬物爲之不生。檜不
悅。振至州。檜欲取羨餘。振遺檜書。謂財用在天
下。如血氣之在一身。移左以實右。則病矣。檜囑
以私事。又不克從。以親老乞祠。提舉天慶觀。後
知台州。坐楊煒在獄佚法。鵠秩居湖州。尋知成
都府。安撫置制使。檜風御史劾之。復謫池陽。蜀
民謳吟思之。檜死。語得聞。帝大感悟。亟遣振復
還成都。父老。權呼載道。掘兩爲蜀守。威行惠字。

死之日民無老稚相與聚哭于道

財用在天下如血氣之在身移左以實右則病矣至哉言乎今天下移全體而實一肢恐扁鵲亦當却步

王十朋

王十朋初授紹興府僉判或以書生易之十朋裁決如神吏奸不行時以四科求士府帥王師心謂十朋身兼四者獨以應詔出知饒州時湖盜出沒其間聞十朋至一夕遁去丞相洪适請牧津

守正下

卷二十六

七

故學基益共圖十朋曰先聖所居十朋何敢子人移知饒饒民乞畱至斷橋乃以車從間道去衆葺斷橋以王公名之移知湖州得請起知泉州會七邑勉以詩云九重天子愛民深令尹宜懷惻隱心今日黃堂一杯酒使君端爲庶民斟邑宰皆感動

不肯以學宅益宰相圖自然爲天子受養百姓

陳仲微

陳仲微調莆田尉寓公有誦仲微于當路授以薦牘者仲微受而藏之踰年其家負縣竟逮其奴寓公有怨言仲微還其牘緘封如故其人慚謝終其任不敢撓以私

仲微受牘而藏之固佳若不受其牘而令

寓公預飭其家奴更佳○仲微召入當輪對有祿餌可以釣中才而不可以啖骨天下之豪傑名航可以載猥士而不可以陸沉天下之英雄如此氣槩人肯受當路薦牘

牧津守正下

卷二十六

八

劉甲

劉甲歷官寶謨閣待制知江陵府湖北安撫使甲謂荊州爲吳蜀脊高保融分江流瀦之以爲北海太祖令吳去之蓋保江陵之要害也卽因遺址浚築亘四十里移知廬州改知興元府利東安撫使吳曦之叛遣將趙觀以書致甲甲援大義拒之因臥病乃援顏真卿河北故事欲自援歸朝先募二兵持帛書遣知事李璧告變且

曰若違吳總以右職入州卽曰可免解矣。職僧王甲遂去官朝廷久乃徵聞職反狀韓侂胄猶以爲不然及甲奏至舉朝震駭壁以甲帛書進上覽之稱忠臣者再召甲赴行在命吳總以雜學士知鄂州多賜告身金錢使招諭諸軍爲入蜀計甲舟行至重慶聞安丙等誅賊復還漢中上未待罪詔趣還任利上叛臣子孫族屬及附僞罪狀公論快之上念甲精忠拜寶謨閣學士賜衣帶鞍馬知興元府利路安撫使先是大臣牧津寺正下卷三十六九

王阮知撫州韓侂胄宿聞其名特命入奏夜遣密客詣阮誘以美官阮不答私謂所親曰吾聞公卿擇士士亦擇公卿劉欽桷宗元失身匪人爲萬世笑今政自韓氏出吾肯出其門哉陞對舉拂衣出侂胄聞之大怒批旨子祠歸隱廬山善乎公卿擇士士亦擇公卿之言也拂衣歸山山高水長王公有之宋嚴宗爲上高簿受代漕使以試官缺留宗校文寓蕭寺有富家子因寺僧致懇許以五十萬宗笑曰可請其人面議之翌早來謁唾之曰三歲大比公卿繇此而出汝輩不潛心力學乃欲以賄進乎其人慚退宗卽日辭漕使行伐國不問仁人何以令因寺僧之致懇幸有辭漕使一着稍得自處之道葉知遠爲嵐谷令其子私受巨室財將誣人劫

掠罪。且及千家。知遠覺之。力爲明辯。并其子申。于朝。遂免。千家之罪。被釋者。競禱神爲知遠祈。禍一年內。妻妾生二子。皆榮顯。

以一不肖子。累及千家。凡有血性。自當爲之申辨。

申屠致遠

申屠致遠爲杭州總管府推官。宋駙馬楊鎮從子。玠節家。故饒守藏吏。姚溶竊其銀。懼事覺。誣玠節。陰與宋廣益二王通。有司榜笞誣服。獄具。

牧津守正下

卷二十六

士

致遠獄之得其情。漆伏辜。玠節寃得雪。因懷金致謝。致遠怒。絕之後。拜江南行臺監察御史。時桑哥當國。治書侍御史陳天祥使至湖廣。劾平章要束木。桑哥摘其疏中語。誣以不道。奏逮天祥。時行臺遣御史按湖廣。咸憚之。莫敢往。致遠慨然請行。比至。累章極論之。桑哥方促定天祥罪。會致遠章上。爲之氣沮。後食淮西。江北道肅政廉訪司事。行都至和州卒。致遠清修苦節。家無餘產。生平耻事權貴。有書萬卷。號曰墨莊。

有清操。亦有骨力。

海忠介瑞

海忠介瑞。初爲淳安令。淳。巖邑也。地瘠而民膏。所產茶竹杉柏。外無他物。且重崖複嶂。民易逃。又當新安下流。諸官舫日五六至。夫役迎送費不可支。瑞初入署。例有公燕。草草治具。乃召丞尉。若學官弟子。若耆老。以大列坐。構陳所爲奉法字下。意甚悉。竟日散去。無何。度田定稅。不使貧富得上下其手。官署中有隙地。課老僕樹禾。

牧津守正下

卷二十六

士

麥。稅蔬芥。旦夕取以自贍。時胡公宗憲總制浙直。權甚重。家僮過淳安。公無加饋。胡一日語藩臬曰。昨聞海令爲母壽。市肉二斤矣。蓋笑之也。豐城郭懋卿。繇中臺出理鹽政。勢張甚。所至縣令如上供。以得無叱辱爲幸。維揚三臺使。驟燕之費千餘金。郭將往徵齊雲。膝所過郡邑。供辦令甚峻。及淳安。瑞乃爲書上駟。甚言邑小不足奉迎。願取他道往。且言汰侈不可爲。與小民不當虐。言甚具。郭得書。色變。久之。遂罷齊雲行。

令言是也。藩臬郡守聞之股慄曰：是懇令，幾累我輩。

忠介公批鱗以櫻明主，易逆耳以忤邪臣。難，蓋炙手可熱之時，舉國若狂，正無奈有懇令，幾累我輩者在。

楊公繼宗

楊公繼宗知嘉興，內臣往來百方索賂。宗曰：諾。出牒取庫金，送與太監，買布絹入饋。因索印卷附卷，案便他日磨勘。內臣咋舌不敢受。

牧津 守正下

卷二十六

三

此意可以攝解事之人，若恣肆而不畏法者，豈以磨勘爲意。

吳昂

吳昂授宜城知縣，宜城人弗善耕織，昂之邑當孔道，過客問其清約，無敢勤館人。既三年，更新建時，宸豪方驕橫莫制，日張承牙，索民租甚刻，民不能堪，遂結寨丁家山以拒之。寧藩大譴曰：新建人反，諸大吏在會城者莫敢言昂，獨以爲民率有激而然，不可以反名，乃昌言而進曰：姦

吾疑民之敢於抗大王也。乃今知民非有抗于大王也，愚者徇財以忘生，情者勢極而生變，此可以理法散，非可以威力驅也。乃入丁家山呼父老曲諭，請父老皆頓首惟命。寧藩獨快快謂偏護新建人，已而歲大饑，立抽補法以賑，而全活者幾萬人。

邑令職當爲邑民請命，叛之一字，豈可輕以加人，故此際持執不難，而解散爲難。

寇天叙

牧津 守正下

卷二十六

古

寇天叙爲應天府丞，時武宗駐蹕雷都，江彬賜張所過車以重賄，道于禍。守臣亦譖寇賂之，天叙曰：是實不能與其行賄，敗節寧得禍何傷彬。陶澍每務特達之屬，有可行之事，指畫利害與之抗論，多所中止。且羣賀彬生辰，率行四拜禮。天叙獨長揖，彬甚銜之。日偵天叙，久無所得，偵者竊謂天叙曰：提督將不利于公，可一往謝天叙。正色曰：死生有命，豈人可爲？若得禍謝，豈可免？彬謂人曰：寇公真君子也。其他嬖幸亦因此

歛跡。若有需索。直沮之曰。俟面奏。與卽與爾。其敢誰何。一日。上親觀迎春天。叙序具于郊外。俯伏廊下。嬖幸疾公。劾公遲慢。或曰。此人動直。不可動。始免。以是。

駕至雷都。凡九月。費且不資。一。出。公經畫。而民不知。亦不爲困。

當武宗南巡。捐一身當百責之任者。楊之。蔣恭靖泗之汪。青湖與寇公鼎足而三。何。

一時之多名臣也。

牧津 守正下

卷二十六

五

劉田

劉田授元氏知縣。爲治嚴明。不阿權貴。時劉瑾用事。遣中貴人刺事畿內。所至。長吏皆郊迎。謁及入元氏。坐傳舍。召令至。田駕車雅容。傳呼而入。中貴不爲起。田厲聲曰。咄。聞胡不爲長者。下坐。中貴大愕。起呼其徒欲辱之。田前提其一人。擲堂下。召吏縛送獄。曰。若刺事郡邑。奉何詔。食吾上書。請于朝。中貴走白。真定知府大恐。以千金爲謝。不使知也。時郡邑多獻生物。元氏。

人得白兔。送邑。僚佐大喜。以爲奏。當授賞。皆前賀。令田笑謝之。乃置酒。召丞尉博士飲酒。三行。奉炙起。屬客曰。諸君。噉白兔炙否。此乃是也。丞以下。愕不能對。田笑曰。與諸君樂飲耳。今豈獻白兔者哉。

吳廷舉初爲廣東順德知縣。案已字民。嘗致淫。當爾時。獻瑞紛紛。其意或以醒在位者乎。

吳廷舉

吳廷舉初爲廣東順德知縣。案已字民。嘗致淫。牧津 守正下 卷二十六 五

祠以其材作書院。修學宮。後有蜚語。當遣按之。卽竹木瑣屑。不與錙銖。宦家有二子犯盜。法竝論死。廷舉標其戶曰。盜而生其少子。後少子改行。泣懇曰。公念先人廉直。而存其後。今門以盜辱。不如死也。吳爲撤之。有憾廷舉者。令自首賂令毀門表。登曰。吾死分也。不忍誣廉令。稍遷成。都同知。亡何調松江。上疏請修軍政二事。廣東起兵。部尚書馬昂薦陞兵備僉事。征十三村。盜平之。改兼鹽法。時劉瑾用事。遣官欲誅。

省庫銀解京意在索羨廷舉第以類應解而哀其美又劾太監潘忠二十罪逮繫詔獄拷掠數日無所文致瑾矯旨荷校吏部門外謫戍鴈門適月有免爲民瑾誅召補雲南副使

盜不忍以誣廉令盜乃勝于修憾者矣

郁山

郁山出守溫州下車與所屬五縣爲約十條政以身先俗爲一變時張文忠公得上寵未艾于郡大起治第強市民居一日謂張曰相公居朝牧津寺正下天卷二十六主喜稱伊傳周召而居家顧不肯爲蕭何李沆何耶且匝垣里許矣張目攝之而地亦不再廣或謂張相國且暮被召復在日月之際君勤若半生甫得一郡而故與相提有如他日相國替君獨不爲門族計耶笑而謝曰人生進退榮辱皆有定分卽如子言吾便葛巾藜杖浩然而歸當何所損子視郁子靜豈驅赤子攘浮榮者哉治溫二年以疾卒山風範端凝志節堅定人始望之若不可近久信其長者

非志節堅定不能爾

王元敬

王元敬釋褐知許州卽以清能有聲中州江陵東國名知人于荊州尤極特選于諸曹郎特屬意元敬曰願以吾郡煩前許守是時江陵父里居前守及諸大吏謁見皆繆譚反行侍坐如大老元敬乃講敵禮所請事有不可輒裁之顧用是反見敬憚郡枝士吏置名籍呼唱次至江陵子廼以僮應然起曰公子卽自貴無求就試牧津寺正下天卷二十六主大孰爲勸駕者而奈何以僮辱士明日皇恐趨謝始與之試上爲江陵治第諸大吏率輸金助役至千餘金元敬獨以數金往始遶王罪廢其宮竟夷爲江陵宅元敬曰王以昏亂廢固宜而遽夷其宮室若太妃何後江陵沒言者以爲罪更奪宅爲廨識者服其晰于治體士君子當首重立身從立身起念自不必問其所仕之地大小輕重無不一軌于正

朱光霽

朱光霽初授重慶府通判，自奉清約，遇事有執持。一日監司發銀買簪，時方視篆，遂持銀入白曰：「通判自幼但知讀書，未學造簪，監司怒且傷而寢，開府善言人，府佐以下皆屬鞭笞，獨遇之以禮，退謂人曰：『朱通判非常吏也，曾有微變，人危之。』」捕獲無遺，上官相顧稱其能。遷知綿州，多勢家私役州民。光霽奏禁之，一月有稱尚書府家人徵州夫裁田者，霽曰：「公田乎？私田乎？」其人曰：「雖私田舊規也，乃為律令示之，其人不。」

東津 守正下

卷三十六

九

悟而索愈固。於是呼吏出罪囚使領曰：「此數百指可為我田用，其人曰：『恐不可。』」曰：「吾亦以為不可，聞者哄然，其玩世往往如此。」

拒造

言莊而實玩，拒裁田，語玩而實莊。

附闕邪

張遼

張遼為桂陽太守，田中有大樹十餘圍，蓋地數畝，不生穀，伐之有赤汁六七斗。遼大怒曰：「樹老汁赤，如何得怪？復斫之，血大流洒，遼先斫其枝，上有空處，見白頭公長四五尺，突出往赴遼，遂以刃格之，凡殺四五頭，竝死，左右驚怖，遼怡然如舊。徐熟視，非人非獸，遂伐其木，此木石之怪，變蜉蝣者乎？是歲應司空辟，侍御史以二千石。」

東津 附闕邪

卷三十六

十

過鄉里，白日繡衣榮義，竟無他怪。

事出搜神記，語近于怪，然足為拘忌者豁習欠。

陸敬叔

陸敬叔為建安郡太守，使人伐大樟樹，不數斧忽有血出，至樹斷有物人頭狗身，從樹中出。敬叔曰：「此名彭侯，可烹食之。」白澤圖曰：「木之精名彭侯，狀如黑狗，無尾，可烹食之。」

幸此公會見白澤圖耳。

諸葛恪

諸葛恪爲丹陽太守，出獵兩山之間，有物如小兒，伸手引人，恪令持去，故地即死，祭佐問之，恪曰：「此事在白澤圖，曰兩山之間有精如小兒，名曰僕囊。」

僕囊，彭侯，正須多讀書，喜記僻事。

蕭琛

蕭琛爲吳興太守，時郡有項羽廟，土人名爲憤王，甚有靈驗，遂於郡廳事安床幕爲神坐，公私

敬津

卷二十六

主

請禱前後二十石，皆于廳拜祠，以軀下牛充祭，而避居他室，琛至，著履登廳，事聞，室中有叱聲，琛厲色曰：「生不能與漢祖爭中原，死據此廳事何也？」因遷之于廟，又禁殺牛解祀，以脯代肉。

叱咤之雄，不能不吞聲避席，正氣之磅礴

自爾

葛祚

葛祚爲衡陽太守，郡有大槎，橫水爲妖怪，百姓立廟，行旅禱祀，槎乃沉沒，不者槎浮則船破，祚

將去官，大造斧斤，將去民累，明日當至，其夜聞江中洶洶有人聲，槎乃移去，沿下流數里，駐灣中，自此行者無沉覆之患。

正能勝邪，自是宇宙間定理，無足爲怪。

袁君正

袁君正爲豫章內史，俗信巫，郡有萬世榮，巫師君正小疾，主簿熊岳薦之，師云：「須疾若禾爲信，命君正以所著襦與之事訖，取襦去，神將送君君正使檢諸身于衣裏，獲之以爲亂政，即刑于市。」郡無敢行巫者。

敬津

卷二十六

主

事後之刑巫不如事前之弗禱，所著襦不知何以與之，豈君正在病憤中乎？

陸昭符

陸昭符，保大中爲常州刺史，一日坐廳事，雷雨驟至，電光如金蛇繞案，吏卒皆震仆，昭符自若，撫案叱之，雷電遽散，舉案得鐵索重百斤，徐命舉索納庫中。

其事甚怪，其度甚常。

裴聚

裴聚爲膠州土人以早勸禱海神聚憚違衆乃直據胡床舉杯曰僕白君左右云前後例皆拜謁聚曰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安有方伯致禮海神

此等舉動頗涉任誕然借以聳聳事之庸民則可

盧光

盧光爲京兆郡舍數有怪郡將無敢居者光曰

牧津

附錄

卷二十六

孟

吉凶錄人狀不自作遂居之光所乘馬忽升廳登牀南首而立食器故自壞光不以介懷其精誠守正如此

吉凶錄人洵然

王鼎

王鼎宰澤水縣憇于庭俄有暴風暴臥榻空中鼎無愧色但覺枕榻俱高乃曰吾中朝端士邪無干正可徐置之須臾榻復故處風遂止

其雅度亦自可人

孔道輔

孔道輔舉進士第爲寧州軍事推官有蛇出天慶觀真武殿中一郡以爲神州將帥官屬往莫拜之道輔徑前以笏擊蛇碎其首觀者初驚後莫不歎服

擊蛇細事耳不足爲道輔重而要以卓然不惑其立朝之槩已見于此

蘇東坡

蘇軾知揚州一夕夢在山林間見一虎來噬軾

牧津

附錄

卷二十六

孟

方驚怖一紫袍黃冠以袖障公叱虎使去及旦有道士投謁曰昨夜不驚畏不軾叱曰鼠子乃敢爾本欲杖汝脊吾豈不知汝夜來術耶道士駭惶而走

黃冠夜來之術坡翁未必先知固其自言而隨機立叱其奸自窮後徽宗時道人王老志復以此術見上遂被恩渥向非公之識定而轉機速鮮不爲動

王曾

王曾知應天府時京師訛言有物如席帽夜飛入人家又變爲大狼狀能傷人民恐每夕重閉深處操兵自衛至是京師民訛言帽妖至達旦叶謀詔立賞格募告爲妖者曾立今夜開里門有倡言者卽捕之妖亦不興

只是識力素定故不爲訛言所動自能定

說

陳希亮

陳希亮知零都有巫覡歲歉民財祀鬼謂之春

牧津附錄邪

卷二十六

五

齊否則有火災且訛言緋衣三老人行火希亮禁之巫不敢犯而火亦不作毀淫祠數百區勒巫爲農者七十餘家及去父老泣送之曰公去恐緋衣復出矣

巫覡之惑民久矣懲戒莫若嚴希亮獨不爲峻法與西門豹投河之意寬嚴各有所用而正大則過之

程珦

程珦知龔州時宜獠區希範既誅鄉人忽傳其

神降言當爲我南海立祠於是迎其神以往三制使詰之曰比過潯潯守以爲妖投祠具江中逆流而上守懼乃更致禮珦使復投之順流而去其妄乃息徙漢州嘗宴客開元僧舍酒方行人謹言佛光見觀者相騰踐不可禁珦安坐不動頃之遂定

潯守初投祠具于江議亦不弱惜爲逆流

而上所動程公妙在復投不必論其順不

順也○謹言佛光原無關係惟靜坐乃能

牧津附錄邪

卷二十六

五

定譚

沈造

沈造以進士歷官通判廉直不同一心民事初知漳浦海寇作亂將及境聞造有政聲卽引去曰毋驚沈公及判潮時有韓山神歲須男女以祭歷政畏憚之脩饗不敢後時造焚其廟毀像得巨蛇殺而烹之凶祀遂絕議者以方韓昌黎之驅鯉云造卒潮民相率聚哭祠下三日始去一心民事者一身之禍福皆所不計且不

肯媚人而況肯媚妖、

黃震

黃震通州廣德軍郡有祠山廟、禱所者數十萬、其牲皆用牛、郡惡少拔兵刃、舞牲迎神、爲常鬪、爭致犯法、其俗又有自嬰桎梏、自榜掠徽福者、震見之、責其自狀曰、爾罪多、不敢對人言、特告神以免耳、杖之示衆、又有所謂埋藏會者、爲坎于庭、以所祭牛、及器皿數百納其中、封鑊一、明失所在、震以爲妖、且殺牛淫祀、非法言之諸牧津附屬郡 **卷十六** 主

視愚民之惑、惟在揭其肺肝、

胡穎

胡穎幼機警、中童子科、紹定間、登進士第、歷官知平江府、所至毀淫祠千區、以衢州有靈祠、命撤之、作來諭堂、奉母居之、嘗語教授楊允恭曰、吾夜必瞑坐此室、察影響、咸無允恭曰、以爲無矣、從而察之、是疑其有也、穎甚善其言、尋廣東經略安撫使、潮州僧寺有大蛇、能驚動人、穎

撤僧昇蛇至、令之曰、爾有靈、當三日見怪、及望盞然、遂烹之、遷京湖總領材賦、穎正直、剛果、切當事情、臨政善斷、不畏強禦、一日輪對、理宗曰、聞卿好殺、意在折獄、穎曰、臣不敢屈太祖法、以負陛下、非嗜殺也、帝默然、

以爲無矣、從而察之、是疑其有、此君大有禪解、

劉初

劉初知邕州日、時當交寇之後、城壘方完、有定

水精舍泥佛、輒自動搖、晝夜不息、如此踰月、時

新經兵亂、人情甚懼、有司不敢隱具以上聞、有

天

詔令置道場禳謝、動亦不已、初惡其惑衆、乃昇象投江中、亦無他異、

處人心搖惑時、只一識力勝之、

張瑄

張瑄陞吉安知府、吉俗信鬼、歲刻木以保神、且冠裳聚衆、迎送以徽福、瑄瑄禁之、勿聽、出過諸途、遂叱令棄像水中、民首倡者悉寘諸法、無何

○遺○重○疾○郡○之○長○皆○曰○神○爲○祟○也○請○復○諸○壇○
執○弗○許○病○亦○尋○差○

妙在遺重疾而執弗許復故里民之惑遂定

孫子秀

孫子秀爲吳縣主簿有妖人稱水仙太保郡守王遂將使治之莫敢行子秀奮然請往焚其廬碎其像沈其人於太湖曰實汝水仙之名矣妖遂絕

牧津附聞邪

卷二十六

元

似譴而異

李夷庚

李夷庚天禧中守明州精于格物嘗宴三江亭望夷舶戲以荔枝設旋于酒杯其舟亦旋俄而舟定夷庚謂客曰此當有報亟坐疊卓下而閣舟印於上俄有飛劍來折印一角遂起叱怒沉殿杯中夷舟亦沉焉市有花樓神郡守初至皆謁莫夷庚獨不屑一日過其市飄瓦中蓋左右曰此花樓神之靈也夷庚曰神不有靈乎雷毀

之靈其何在人有諒者力持毀之復浚東錢廣德二湖大興水利郡民永沐其澤

事近於幻然花神樓之毀自正

張曷

張曷初治鈴山縣每有異政鈴俗尚鬼神邑中淫祠甚多禍福靈異祭獻者充斥於路曷曰靈財惑民莫甚於此盡毀之乃教民力勤稼穡以正人心時有羊角巫者能呪法立致人死前令其妾侍之畏禍惟謹其法書人年甲於木屑取

牧津附聞邪

卷二十六

辛

生羊向糞道一擊之羊仆人死曷知之勿發蓋俟其犯一日有老婦泣訴巫殺其子曷受其詞選勇銳者數人令往捕之時巫在山已覺謂其徒曰今日縣有捕我者徒曰何不避之巫曰縣主張公正人也吾不能避吾命盡矣乃束手待縛至杖百數無損反傷杖者手曷釋其縛謂曰汝能呪殺者死復呪之生吾卽有汝矣試之法不食遂收之獄夜半烈風飛石屋瓦索索若雷捕此巫所爲起而衣冠焚香肅坐詰旦取

巫至庭時耆老士庶皆以巫爲神人成請之
曷不聽謂巫曰汝以邪術惑我吾以正法治汝
何如巫叩首請死曷厲聲叱之巫忽墮珠一顆
光燄燭庭又墮法書一帙如掌大曷取而置之
案上乃會寮屬焚其書碎其珠于庭問曰今欲
何如巫不答卽仆而死衆請昇出之曷曰何言
之易也躬往瘞于獄中仍取大石壓之時暑月
越三日啓視之腐矣巫害遂息

牧津附錄邪卷二十六
訓愚解惑全在上人識力何如曷自不以

利害禍福動心所以巫之邪術終無可入
謝士元

謝士元擢建昌知府尤惡邪術南城民以腐鼠
蒙一石像置屋上鴉聚而啄之民陽驚取之以
爲神趨者燭集士元碎其石于庭乃止復有女
巫憑鬼物言禍福士元欲究之巫忽自言吾畏
謝公吾去矣遂如常時有持券訟田者遠叱之
曰此僞耳僚佐問何以知之笑曰券紙新式其
所訟乃二紀前事也訟者輸服

辨僞參更妙于辨腐鼠

高某

荆南有妖巫拔幻術禍福人郡縣莫敢問吳興
高君爲江陵宰欽杖之大吏苦諫恐極奇禍高
愈怒卒杖之巫嘻笑而出頃之高面漸浮滿遠
詢巫所居巫出迎高命縛之柱亂笞之凡神像
鍾文悉焚之搜得小筭箇裏木人又碎之巫無
完膚高漸平還白大吏曰某不惜一身爲邦人
除害矣大吏命投之江

牧津附錄邪卷二十六

重

大凡除妖驅邪惟有堅執不移直窮到底
之一法蓋禍福之說深入愚民之心使非
盡扶其邪術使人洞曉則疑根必不除鼓
之仍易動矣此君之妙在面浮滿而窮治
益力自謂以一身爲邦人除害者信然

王旦

王旦知平江縣其廨舊傳有物怪憑戾居多不
寧旦將至前一夕守吏聞羣鬼嘯呼云相君至
矣當避去自是遂絕

公署每多怪異。惟不聞不見者能消之。

季才元

季才元知汝州時。辰州貢丹砂。道葉縣。遺其二篋。乃化爲二雉。闔山谷間耕者獲之。人疑其盜。縣械送州。才元獨識其異。故訊其實。免耕者。始知砂能變化。可謂異矣。

爲治費多聞見。

李叔堅

桂陽太守李叔堅家有犬。作人行。家人言當殺。

牧津附錄邪

卷二十六

重

之叔堅曰。犬馬喻君子。犬見人行。效之。何傷。頃之犬戴叔堅冠走。家大驚。叔堅曰。誤竊冠纓掛之耳。犬又於竈前畜火。家益怔營。叔堅復云。見婢皆田中。犬助畜火。幸可不煩鄰里。此有何惡。數日。狗自暴死。家卒無纖芥之異。

拈此可令拘忌者。胃中寬廣。

傅弘業

傅弘業宰天台縣。有人獵得一獸。形如豕。仰鼻。尾有岐。謂之怪。傅識之曰。雖非怪也。而則惡。

於樹以尾塞其鼻。後果驗。昔子雲別鳥獸。受情識。窮虞殆類之矣。

此君亦能博物。

牧津附錄邪

卷二十六

重

牧津卷之二十六

終

牧津卷之二十七目

嚴肅

董闕于

尹翁歸

魏相

張敞

王尊

二見

郅都

樊曄

田廣明

翟方進

朱博

二見

陽球

朱穆

劉陶

王渙

牧津

嚴肅

卷二十七

十一

臧厥

元志

楊大眼

宋世景

王蓋

褚玠

二見

何鳳

賀太傅

王閔

吉翰

山退

楊逸

蕭景

庾狄士文

嚴安之

張巡

二見

呂誼

劉栖楚

陳詒

張詠

七見

呂公弼

范純粹

王晦叔

李若谷

二見

劉皓

楊景行

李浩

賈郁

況鍾

王銳

南大吉

趙璜

徐均

牧津

嚴肅

卷二十七

二

牧津卷之二十七

嚴肅

明山陰祁承燦輯

董闕于

董闕于爲趙上地守行石邑山中澗深峭如墻深百仞因問其左右曰人嘗有人此者乎對曰無有曰嬰兒癡聾狂悖之人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牛馬犬豕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董闕于喟然歎曰吾能治矣使吾治之無赦猶入澗之必死也則人莫之敢犯也

牧津嚴肅

卷二十七

一

火烈民望而畏之則褻者自遠矣顧亦視其所治之民俗何如耳

尹翁歸

尹翁歸少與季文右爲獄小吏曉習文治時宣帝初霍光秉政諸霍在平陽奴客持刀兵入市聞變吏不能禁及翁歸爲市吏莫敢犯者公廉不受饒百買畏之舉廉累遷守東海廷尉于定國東海人欲屬托邑子兩人比相見語終日竟不敢見其邑子既去定國乃謂邑子曰此賢將

牧津嚴肅

卷二十七

二

汝○不○任○事○也○又○不○可○干○以○私○翁○歸○治○東○海○明○察○郡○中○吏○民○不○肖○及○姦○邪○罪○名○盡○知○之○縣○縣○各○有○記○籍○自○聽○其○政○有○急○名○則○少○緩○之○吏○民○小○解○輒○披○籍○縣○縣○收○取○點○吏○豪○民○案○致○其○罪○高○至○於○死○取○人○必○於○秋○冬○課○吏○大○會○中○及○出○行○縣○不○以○無○事○時○其○有○所○取○也○以○一○警○百○吏○民○皆○服○恐○懼○改○行○自○新○東○海○大○豪○刺○許○仲○孫○爲○姦○猾○亂○吏○治○郡○中○苦○之○二○千○石○欲○捕○者○輒○以○力○勢○變○詐○自○解○終○其○能○制○翁○歸○至○論○棄○仲○孫○市○一○郡○怖○慄○莫○敢○犯○禁○東○海○大○治○及○守○扶○風○遷○用○廉○平○疾○姦○吏○以○爲○右○職○接○待○以○禮○好○惡○與○同○之○其○負○翁○歸○罰○亦○必○行○治○如○在○東○海○故○迹○姦○邪○罪○名○亦○縣○縣○有○名○籍○盜○賊○發○其○比○伍○中○翁○歸○輒○召○其○縣○長○吏○曉○告○以○姦○點○主○名○敎○使○用○類○推○迹○盜○賊○所○過○抵○類○常○如○翁○歸○言○無○有○遺○脫○緩○於○小○弱○急○於○豪○強○豪○強○有○論○罪○輸○掌○畜○官○使○所○莖○責○以○員○程○不○得○取○代○不○中○程○輒○笞○督○極○者○至○以○鐵○自○刎○而○死○京○師○畏○其○威○嚴○扶○風○大○治○翁○歸○爲○政○雖○任○刑○其○在○公○卿○之

間清潔自守語不及私溫良退讓不以行能驚

人以一警百是用嚴法選用廉平所縣與酷吏異察奸必須任人任人必須行罰奸邪縣各有籍則四境之內皆了了胸中安得不服始終一嚴以東海則東海治以扶風則扶風治爲政之所尚可知

魏相

魏相舉賢良以對策高第爲茂陵令頃之御史

牧津

卷二十七

三

大夫桑弘羊客詐稱御史止傳丞不以時謁客怒縛丞相疑其有奸收捕客按致其罪論棄市後遷河南太守禁止奸邪豪強畏服會丞相車千秋死先是千秋子爲洛陽武庫令自見失父而相治郡嚴恐久獲罪乃自免去相獨恨曰大將軍聞此令去官必以爲我用丞相死不能過其子使當世貴人非我殆矣武庫令西至長安大將軍霍光果以責過相曰幼主新立以爲兩谷京師之固武庫精兵所聚故以丞相弟爲關

東尉子爲武庫令今河南太守不深惟國家大策苟見丞相不在而斥逐其子何淺薄也後人有告相賊殺不辜事下有司河南卒戍中都官者二三千人遮大將軍自言願復舊作一年以贖太守罪河南老弱萬餘人守關欲入上書關吏以聞大將軍用武庫令事遂下相廷尉獄久繫踰冬會赦出復有詔守茂陵令遷揚州刺史考按郡國守相多所貶過相與丙吉相善時吉爲光祿大夫子相書曰朝廷已深知弱翁治行

牧津

卷二十七

四

方且大用矣願少慎事自重藏器於身相心善其言爲卿威嚴居部二歲徵爲諫議大夫復爲河南太守數年宣帝卽位徵相入爲大司農遷御史大夫

丞相子恐獲罪自免去此正見弱翁丰裁乃猶恐大將軍聞乎以弱翁之剛腸而亦多此一段周旋世情意則涉世蓋難言之矣

卷二十七

張敞爲京兆尹而敞弟武拜爲梁相是時梁王驕貴民多豪強號爲難治敞問武何以治梁武敬憚兄謙不肯言敞使吏送至關戒吏自問武武應曰馭點馬者利其銜策梁國大都吏民凋敝且當以杜後惠文彈治之耳吏還道之敞笑曰審如掾言武辨治梁矣

惟識馭點馬之法者自可以治大都

王尊

王尊爲安定太守到官出教屬縣曰令長丞尉

牧津嚴滿

卷二十七

五

奉法守城爲民父母抑強扶弱宣恩廣澤甚勞苦矣太守以今日至府願諸卿勉力正身以率下故行貪鄙能變更者與爲治明慎所職毋以身試法又出教敕掾功曹各自砥礪助太守爲治其不中用趣自避退毋久妨賢夫羽翮不修則不可以致千里關內不理無以整外府丞悉署吏行能分別白之賢爲上毋以富賈人百萬不足與計事昔孔子治魯七日誅少正卯今太守視事已一月矣五官掾張輔懷虎狼之心食

汗不軌一郡之錢盡入輔家然適足以葬矣今

將輔送獄直符史詣閣下從太守受其事丞戒

之戒之相隨入獄矣輔繫獄數日死盡得其狡

猾不道百萬姦賊威震郡中盜賊分散入傍郡

界豪強多誅傷伏辜者生殘賊免起家復爲護

羌將軍轉校尉護送軍糧委輸而羌人反絕轉

道兵數萬圍尊尊以千餘騎奔突羌賊功未列

上坐擅離部署會赦免歸家涿郡太守徐明薦

尊不宜久在閭巷上以尊爲郡令遷益州刺史

牧津嚴滿

卷二十七

六

先是琅邪王陽爲益州刺史行部至邛郯九折

阪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後以病去

及尊爲刺史至其阪問吏曰此非王陽所畏道

邪吏對曰是尊叱其馭曰驅之王陽爲孝子王

尊爲忠臣尊居部二歲懷來徼外蠻夷歸附其

威信遷光祿大夫守京兆尹後爲真凡三歲坐

遇使者無禮司隸遣假佐放奉詔書白尊發吏

捕人放謂尊詔書所捕宜密尊曰治所公正京

兆善漏泄人事放曰所捕宜今發吏尊又曰詔

書無京兆文不當發吏及長安繫者三月間千
人以上尊出行縣男子郭賜自言尊許仲家十
餘人共殺賜兄賞公歸舍吏不敢捕尊行縣還
上奏曰強不凌弱自各得其所寬大之政行和
平之氣通御史大夫忠奉尊暴虐不改外爲大
言倨慢矜上威信日廢不宜備位九卿尊坐免
吏民多稱惜之湖三老公乘興等上書訟尊治
京兆功効臣等竊痛傷尊修身潔已砥節首公
刺譏不憚將相誅惡不避豪強誅不制之賊解

牧津

卷二十七

七

百家之愛功著職修威信不廢誠國家爪牙之
吏折衝之臣今一旦無辜制於讐人之手傷於
詆欺之文上不得以功除罪下不蒙棘木之職
獨掩怨讐之偏奏猥被共工之大惡願下公卿
大夫博士議郎定尊素行書奏天子復以尊爲
徐州刺史遷東郡太守

觀王子顯出牧之意惟在正身率下明慎
其職有何苛察卽五官掾姦臧百萬倘循
吏遇此將坐視其姦抑置之法乎修身潔

已砥節首公自是子顯一生定案而再經
坐免竟蹈危機然則執法果不可爲乎

郅都

郅都爲濟南太守至則族滅矜氏首惡餘皆股
栗居歲餘郡中不拾遺旁十餘郡守畏都如大
府都爲人勇有氣力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
受請寄無所聽常自稱曰已倍親而仕身故當
奉職死節官下終不顧妻子矣稍遷爲中尉丞
相條侯至貴倨也而都揖丞相是時民懷畏罪

牧津

卷二十七

八

自重而都獨先嚴酷致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
室見都側目而視號曰蒼鷹臨江王徵詣中尉
府對簿臨江王欲得刀筆爲書謝上而都禁吏
不予親其侯使人以問與臨江王臨江王旣爲
書謝上因自殺賣太后聞之怒以危法中都都
免歸家孝景帝乃使使持節拜都爲雁門太守
而便道之官得以便宜從事匈奴素聞郅都令
騎馳射其能中見憚如此

郅都

郅都公廉強力是張京兆一流人安可以

酷吏綱之千古

樊驍

樊驍與光武少游舊建武初徵爲侍御史遷河東都尉及至郡誅討大姓馬適匡等盜賊清吏人畏之數年遷揚州牧教民耕田種樹理家之術視事十餘年坐法左轉郢長隗囂滅後隗右不安乃拜驍爲天水太守政嚴猛奸申韓法善惡立斷人有犯其禁者率不生出獄吏人及羌胡畏之道不拾遺行旅至夜聚未裝道傍曰以牧津嚴厲

卷二十七

九

余每觀前古道不拾遺之化德政所感者十三嚴威所格者十七何者末世之人心非威嚴無以成德化

田廣明

田廣明以郎爲天水司馬功次遷河南都尉以殺伐爲治郡國盜賊竝起遷廣明爲淮陽太守

歲餘故城父令公孫勇與客胡倩等謀反倩詐稱光祿大夫從車騎數十言使督盜賊止陳留傳舍太守謁見欲收取之廣明覺知發兵皆捕斬焉而公孫勇衣繡衣乘駟馬車至圍圍使小史侍之亦知其非是守尉魏不害與廐書夫江德尉史蘇昌共收捕之上封不害爲當塗侯德韓陽侯昌蒲侯初四人俱拜於前小史竊言武帝問言何對曰爲侯者得東歸不上曰女欲不貴矣女鄉名爲何對曰名遺鄉上曰用遺汝矣牧津嚴厲

卷二十七

十

自肅

翟方進

翟方進遷朔方刺史居官不煩苛所察應條輒舉甚有威名子三奏事遷爲丞相司直丞相宜

甚器重焉嘗誠小史謹事司直翟君必在相位不久是時起昌陵營作陵邑貴戚近臣子弟賓客多辜權爲姦利者方進部掾史覆案發大姦藏數千萬上以爲任公卿欲試以治民徙方進爲京兆尹搏擊豪強京師畏之時胡常爲青州刺史聞之與方進書曰竊聞政令甚明爲京兆能則恐有所不宜方進心知所謂其後少弛威嚴

居官自當不煩苛案發大奸藏正不煩苛

牧津嚴肅卷二十七中一事若瑣瑣察小者於大事定畧

朱博

朱博爲冀州刺史所屬姑幕縣有羣輩八人報仇廷中皆不得長吏自繫書言府賊曹掾史自請至姑幕事畱不出功曹諸掾即皆自白復不出於是府丞詣閤博乃見丞掾曰以爲縣自有長吏府未嘗與也丞掾謂府當與之邪閤下召書佐入博口占檄文曰府告姑幕令丞言賊發不得有書檄到令丞就職游徼王卿力有餘如

律令王卿得救惶怖親屬失色晝夜馳驚十餘日到齋伐問詣府部掾以下亦可用漸盡其餘矣其掾持下皆此類也

刺史無庸代縣令緝姦非養尊也事迫而對丞掾數語應口占檄風骨後下吏敢不以死報勝文移幾百許快哉

陽球

陽球滎陽泉州人九江山賊起連月不解三府

牧津嚴肅卷二十七上球有理姦才拜九江太守球到設方畧山賊

殄破收郡中姦吏盡殺之遷平原相出教曰相前蒞高唐志掃姦鄙遂爲貴郡所見枉舉昔桓公釋管仲射鉤之讐高祖赦季布逃亡之罪雖以不德敢忘前義况君臣分定而可懷宿昔哉今一獨往愆期諸來效若受教之後而不改姦狀者不得復有所容郡中咸畏服焉

朱穆

出教雖開之以自新而丰裁自令人凜凜

朱穆爲冀州刺史。州人有宦者三人，爲中常侍。並以徽謁穆，穆疾之，辭不相見。冀部令長聞穆，濟河解印綬去者四十餘人。及到，奉勅諸郡，至有自殺者。以威畧權宜，盡誅賊渠帥，舉劾權貴，或乃死獄中。有宦者趙忠、喪父歸葬安平，僭爲璆璠玉匣，偶人穆聞之，下郡案驗，吏畏其嚴，明逐發墓，剖棺陳尸出之，而收其家屬。帝聞大怒，徵穆詣廷尉，輸作左校。大學書生劉陶等數千人詣闕上書訟穆冤，願黥首繫趾，代樹校作。帝牧津嚴肅，
卷二十七
三

覽其奏，乃赦之。
朱公叔刺冀之政，頗近于峻，然其作崇厚，絕交二論，蔡中郎以爲刺薄者，博而洽，斷交者貞而孤，夫豈以刻薄博名高者大較才局弘大，一往奔詣，故過事不能假借。

劉陶

劉陶，潁川潁陰人。桓帝時，除順陽長，縣多姦猾，陶到官，宣募吏民，有勇力能以死易生者，得數百人，皆嚴兵待命。於是覆案姦軌，所按發若神。

以病免。吏民思而歌之。

發奸摘伏，不得不嚴。然亦必平日了了胸中，始無株連善良之獎。○劉子奇能爲朱公叔訟，究其風氣亦自相類。

王渙

王渙初爲太守，陳寵功曹當職斷割，不避豪右。後爲溫令，縣多積猾，悉擒治之。商人露宿於道，有放牛者曰：「以屬稚子。」稚子渙字也。終無牽牛者，遷洛陽令。寬猛時施，其寬抑久訟，歷政不能牧津嚴肅，
卷二十七
四

斷及法理難平者，皆立剖洞，得其情實。京師以爲神明，病卒官百姓男女老壯，相與賦歛致奠，輒歸道弘農人，設盤餐於道，奠吏問其故，咸言平常縣京師持米至路，爲卒司所鈔，恒止其半。自王君在事，不見侵杜，故來報恩耳。民思其德，爲立祠。安陽亭西祀焉。太后詔曰：「夫忠良之吏，國家之所以爲治也，求之甚勤，得之至寡。今以渙子石爲郎中，以勸勞勸。」
渙兩爲令，俱以嚴明得政譽，而感民乃至。

於此。余固云。惠政必出以剛嚴。

臧厥

臧厥以幹局。稱爲晉安太守。郡居山海。常結聚。通逃。前二千石討捕。不能止。厥下車。宣化。兇黨。皆襁負而出。自是居人復業。然政嚴。百姓謂之。臧彪及卒。有撻登聞鼓。訴求付清直舍人。帝曰。臧厥既亡。此事便無所付。其兄知如此。

下車宣化。兇黨便襁負而出。豈獨以威嚴。成治者哉。惜哉。此清直舍人耳。

牧津

卷二十七

五

元志

元志少爲洛陽令。不避強禦。與中尉李彪爭道。俱入見帝。陳得失。彪言御史中尉辟承韓蓋。駐論道。劾鼓安有洛陽令。與臣抗衡。志言神鄉縣主。會天之下。誰不編戶。豈有俯同衆官。越辟中尉。孝文曰。洛陽我之豐沛。自應分路揚鑣。自今以後。可分路而行。及出。與彪折尺量道。各取其半。帝謂邢巒曰。此兒竟可。所謂王孫公子。不錢自雕。巒曰。霜竹露條。故多勁節。非鸞則鳳。在其

本枝也。

令與中尉分途。畢竟非體。若曰神鄉縣主。則中尉非王臣乎。元志殊有所挾。而然。

楊大眼

楊大眼爲荊州刺史。常縛藁爲人衣。以青布而射之。召諸蠻示之。曰。卿等若作賊。吾政如此。相殺也。又北清郡常有虎害犬。眼搏而獲之。斬其頭。懸於穰市。自是荆蠻相謂曰。楊公惡人。常作我蠻形。以射之。又深山之虎。尚所不免。遂不敢復爲寇盜。大眼雖不識字。恒遣人讀書而坐。聽之。悉皆記憶。作露布。皆口授之。爲將帥。恒身先士卒。當其鋒者。莫不摧拉。

能使蠻夷不敢爲盜。雖稱惡人何害。

宋世景

宋世景以伏波將軍。行榮陽太守事。鄭氏豪橫。號爲難治。濟州刺史鄭尚弟遠。處先爲苑陵令。多所受納。百姓患之。世景下車。召而謂之曰。與卿親。宜假借。吾未至之前。一不相問。今日之後。

終不相舍而遠慶行意自若世景縮之以法遠慶懼棄官亡走於是僚屬畏威莫不改肅終日坐於廳事未嘗寢息縣史正及諸細民至即見之無早晚之節來者無不盡其情抱背假之恩願屏人家語民間之事巨細必知發奸摘伏若神明嘗有一吏休滿還郡食人雞豚又有一幹受人一帽又食二雞世景叱之曰汝何敢食甲乙雞豚取丙丁之帽吏幹叩頭伏罪於是上下震悚莫敢犯楚

牧津

嚴肅

卷二十七

七

終日坐廳事吏民至即見之使各盡其懷抱此千古循良之榜樣然而能令僚屬畏威而上下震懼師其意而行之當立見太平世界矣

黃蓋

黃蓋爲石城長石城吏特難儉御蓋乃署兩掾分主諸曹教曰今賊寇未平有軍旅之務一以文書付兩掾當攝攝諸曹糾摘謬誤兩掾所署事入諾出若有姦欺終不加以鞭杖宜各盡心

無爲衆先初皆怖威夙夜恭職久之漸容人事蓋時有所省得兩掾不法數事乃悉請諸掾吏賜酒食因出事詰問兩掾辭屈蓋曰前已相教終不以鞭杖相加遂殺之縣中震慄此法今亦行之於積胥乃快

褚玠

褚玠除山陰令縣人張次德王休遠等與諸猾吏賄賂通姦全丁戶類多隱沒玠璩次德等具狀啟臺宣帝手敕慰勞并遣使助玠搜括所出軍人八百餘戶

牧津

嚴肅

卷二十七

太

強令何必假寵靈於人主

何鳳

何鳳爲建安太守物不敢忤伏臘每放囚還家依期而返

哉

賀太傅

賀太傅循作吳郡初不出門吳中諸強族輕之

乃題府門云會稽雞不能鳴賀聞故出行至門
反顧索筆足之曰不可啼殺吳兒於是至詣屯
邸檢校諸顧陸役使官兵及藏捕亡悉以事言
上罪者甚多陸抗時爲江陵都督故下諸將臨
悉後得釋

郡太守欲易俗而治更不必以威嚴加薄
俗

王閔

王閔遷冀州刺史閔性刻不發私書不交豪族
牧津嚴肅

卷二十七

九

賓客號曰王獨坐

非性刻不能成獨坐

百翰

吉翰元嘉中爲徐州刺史時有死罪因典籤欲
活之因輸入關齋呈其事翰省訖語令且去明
可更呈典籤不敢復入呼之乃來取所呈事視
訖謂曰卿意當欲宥此囚生命昨於齋坐見其
事亦有心活之但此囚罪重不可全貸既欲加
恩卿便代任其罪命左右收典籤付獄殺之原

此囚生命

因果應生理不可以典籤乘機市恩別作
成心若囚法應死安可以典籤代但用此
以懲黠吏可令此輩少攝

山遐

山遐爲餘姚令時江左初基法禁寬弛豪族多
挾藏戶口以爲私附遐繩以峻法到縣八旬出
口萬餘縣人虞喜以藏戶當棄市遐欲繩喜諸
豪強莫不切齒於遐言於執事以喜有高節不

牧津嚴肅

卷二十七

十

宜屈辱又以遐輒造縣舍遂陷其罪遐與會稽
內史何充牋乞留百日窮剪逋逃退而就罪無
恨也充申理不能得竟坐免官後爲東陽太守
爲政嚴猛康帝詔曰東陽頃來竟囚每多人重
豈郡多罪人將筆楚所求莫能自固耶遐處之
自若郡境肅然遐卽濟之子也

以詔書之詰問而猶然處之自如強哉矯
矣然不如此郡境亦安得肅然

楊逸

楊逸在州僧豪猾善惡畢聞出使者皆自持糧曰楊使君千里眼那可欺之窮磨弊戶無地可控者安得借此君具眼一照之乎

蕭景

蕭景在揚州稱明斷符敎嚴整有田舍老姥嘗訴得符還至縣縣吏未即發姥語曰蕭監州符火爛汝手何敢留之其爲人所畏敬如此

今號稱風行雷厲檄下如雨曾有一吏人

敬津

嚴肅

卷二十七

三

畏其矯手者否何古今人之不相及也

庫狄士文

庫狄士文拜貝州刺史性清苦不受公料家無餘財其子嘗噉官廚餅士文枷之於獄累日杖之二百步送還京陪隸無敢出門所買鹽菜必於外境凡有出入皆封識其門親故絕迹慶平不通法令嚴肅吏人貼服道不拾遺

噉官廚餅而杖子矯情人也獨其法令嚴肅道不拾遺差強人意

嚴安之

玄宗嘗賜酺三日上御五鳳樓觀者喧溢樂不得奏金吾白捉如雨不能遏止上患之高力士奏河南丞嚴安之爲理嚴爲人所畏請使止之上從之安之至以手板繞場畫地曰犯此者死於是三日指其畫以相戒無敢犯者金吾白捉如雨竟不如河南丞一手板平日之威信可知

張巡

嚴肅

卷二十七

三

張巡初爲真源令土多豪猾大吏華南金樹威恣肆邑中語曰南金口明府手巡下車以法誅之赦餘黨莫不改行遷善

擔當世宙定非優柔之士所能卽此便可識守睢陽力量矣

呂誼

呂誼拜荊州刺史誼始建請荊州置南都詔可於是更號江陵府以誼爲尹置永平軍萬人遇吳蜀之衝初荊州長史張惟一以衡州蠻酋陳

希昂爲司馬督家千人自防惟一親將卒遂金與相忤希昂率兵至惟一所捕之惟一懼斬其首以謝悉以遂金兵屬之乃退自是政一出希昂後入朝遷常州刺史過江陵入謁誼伏甲擊殺之誼黨偶數千人積尸府門內外震服及誼爲荊州號令明賦歛均一兵治威信故軍士用命閭閻無盜賊民歌誼之自至德以來除方面數十人誼最有名荆人生構房祠及歿吏哀錢十萬徙祠府西始誼知杜鴻漸元載才薦于朝

牧津嚴肅

卷二十七

三

後皆爲宰相

積尸府門疑於嗜殺然悍將亂兵自不得不震威以肅國法至賦歛均一薦舉名士嚴而有體

劉栖楚

劉栖楚爲京兆尹峻刑罰不避權豪先是諸惡少竄名北軍凌藉求冠有罰則逃軍中無敢問栖楚一切窮治不聞旬宿姦爲之斂迹一日軍士乘醉有所凌突諸少年從旁譟曰癡男子尚

敢求冠不記頭上尹耶與屬吏言不傷氣嘗謂府縣官曰諸公各自了本分公事晴天美景恣意游賞勿致拘束

栖楚作如此風裁然爲諫官欲碎首玉墀人疑其尚有所附麗何耶

陳詒

祥符開封二赤縣向時惟與權貴之家督責逋負公事苟簡無復綱紀至於胥吏皂隸懈惰欺誑尤甚陳詒知祥符縣素知其事頓革前弊公家之務一循於法東下如溼薪胥吏而下期于

牧津嚴肅

卷二十七

三

州東一滴肆相約悉逃去預結海巡親事官俾以賄虐關時莊獻垂簾喻宰臣令重行黜降宰臣稱詒風力勦正能振舉頹廢不可爲胥隸構陷雖免左遷然終解所任

幾輔之地撓法必衆所從來久矣陳詒雖克左遷而終解所任則執法果不可爲乎法行以漸頓之一字鮮能竟局惜哉

張詠

張詠爲崇陽令。一吏自庫中出，視其髻榜巾，下有錢詰之。乃庫中錢也。詠命杖之吏，勃然曰：「一錢何足道？乃杖我耶？」爾能杖我，我不能殺我也。詠援書判云：「一日一錢，千日千錢，繩鋸木斷，水滴石穿，自仗劒下階，斬其首。」申臺府，自劾崇陽人至今稱之。

此於法畢竟爲故入，但蜀中法度久弛，懲一儆吏，聊用此權法。

呂公弼

牧津嚴肅

卷二十七

五

呂公弼知成都府，治尚寬，人疑少威。斷營卒犯法，當杖，忤不受，曰：「寧以劒死。」公弼曰：「杖者國法，劒汝自請杖而後斬之。」軍府肅然。

果罪不至死耶？豈以自請而齒之劒乎？此與張乖崖斬盜錢吏相似。呂公治尚寬，臨事之嚴乃爾。

范純粹

范忠宣公純仁尹洛，其佛牙院主不自檢束，穢行甚彰，然不犯有司。忠宣初不問也，時其弟純

粹從居，嫉惡之力，勸忠宣抵其罪。忠宣曰：「彼有犯固在不宥，豈可無犯而求之乎？吾則未能，俟爾守此未晚。」後數年，純粹果守洛，久患其事，有茶肆煩人，文及甫之舊妾與佛牙主通，被盜訟至府，事連佛牙，純粹忽省前過，知其文氏妾，恐有所請，就庭下直面，均勸茶成，僧罪應徒，而背有大瘡，吏以問純粹，判曰：「非瘡，非病，特決，隔者，扃門，卽行刑，及甫繼至，矚聞無及，復回，僧二杖而瘡落，三杖而至斃，一境莫不驚伏。」

牧津嚴肅

卷二十七

五

忠宣之平情容物，純粹之執法除奸，其可稱二難，然而爲忠宣易，爲純粹難。

王晦叔

王晦叔遷諫議大夫，知益州，賊盜賊無輕重，一切戮之。蜀中股慄，不數月，賊寇屏竄，列郡皆外。戶不閉，先是張詠守蜀，季春糶康米，其價比時值三之一，以濟貧民，凡十戶爲一保，一家犯罪，一保皆坐，不得緝，民以此少敢犯法。至是獻議者改詠之法，窮民無所濟，復爲寇。晦叔奏復之。

蜀人大喜爲之謠曰蜀守之良先張後王惠我赤子俾無流亡可以報之俾壽而康

盜賊無輕重一切戮之此一時除賊之權宜不可爲法但奏復乖崖平糴之政直是消盜之源○爲政而能使列郡皆外戶不閉民安俗阜無所不宜

李若谷

李若谷知常州宜興縣歲市湖泆茶數十萬斤舊以稅錢多數爲差等初吏不置籍得以高下牧津嚴肅入卷二十七

其數若谷因爲籍以揭示之吏遂不能欺出知荆南府王蒙正爲駐泊都監倚章獻太后姻故多不法若谷屢繩之監司佑蒙正奏徙若谷知潭州時有盜上下洞庭間邀劫舟船殺人卽投湖中沒其尸及捕獲多蒙藏得減死駭配他州既而復逃歸爲患滋甚若谷潛使人擒致之脩前後殺人狀磔於市由是湖中盜息

治盜自不嫌殺手若云化盜爲良民此可施於饑寒偶迫之人而不可施於積惡不

稔之盜

劉皓

劉皓質直有守爲耀之倚郭縣郡醫姚生以術賂結權貴豪恣莫比監司憚之郡縣僚吏居職能媚姚生者雖上位有隙亦必善終或升改而去及是者禍亦不測遠邇畏恐後郡僚有老母疾篤哀求冀一就視姚漫不加恤使人謂曰我不可往可遣而母來郡僚不得已舁母往姚之田畝貢賦未嘗納皓聞其風久矣至官深嫉之

牧津嚴肅

入卷二十七

手

檢姚所欠賦稅以公引追納承行吏以死辭劉怒叱曰有禍我當爾吏持引至其家姚大怒發其公引逕親訴於守吏歸以告劉笑曰何敢爾爾乃遣奪者四人令之曰知姚醫鬻守可以我命請至不從則奪舁而來爾等能辨此吾惟爾德否則當挈而妻子出吾境爾等者如其言舁姚至縣劉卽戒聞者謹守不外通立姚庭下詰問曰郡官母老病篤汝寄跡郡中不就親而

使其來此何理也遂命吏械之姚虞勢弱卽解
容悅首曰某愚無知爲上位優容至此不意明
公威嚴若是幸見恕命糊於廬下凡累日姚以
病告劉曰爾罪人不可歸家人欲視令來此其
母八十餘還追至視疾僚屬咸快其事就告劉
曰此奇事然不爲己甚容自新懇之再三始從
太守與姚善頗不自潔怒劉之暴欲劾而劉先
奏守過伏辜劉竟無罪劉因慨然曰此何時哉
吾不可以居此卽解印去

牧津

嚴肅

卷二十七

无

邑令折辱一賢人何足見風力惟爲有老
母之郡僚洩憤大快大快然以此而奏劾
其守則不無先發制人之意矣幸有慨然
一行可權末着

楊景行

楊景行初授潁州路會昌州判官會昌民素不
知井飲汲於河流故多疾病不知陶瓦以茅覆
屋故多大災景行教民穿井以飲陶瓦以代茅
茨民始免於疾病火災豪民十人號十虎干政

害民悉捕寔之法調承新州判官奉郡符命覈
民田租除剗宿弊奸欺不容細民賴焉陞撫州
路總管府推官發獲奸伏郡無冤獄金溪縣民
陶甲厚積而兇險嘗屢誣陷其縣長吏罷去由
是官吏畏其人不取詰治陶遂暴橫於一郡景
行至以法痛繩之徙五百里外金溪豪僧雲住
發人冢墓取財物事覺官吏受賄緩其獄景行
急按之僧以賄動之不聽乃賂當道者以危語
撼之一不顧卒治之如法由是豪猾屏迹良民
獲安轉湖州路歸安縣尹奉行省命理荒田租

牧津

嚴肅

卷二十七

三

民無欺弊景行所歷州縣皆有惠政
所至鋤強戢暴剗弊察寃卽此便爲惠政

李浩

李浩在台州有豪民鄭憲以貲給事於權貴之
家爲一郡害會奸利事發械繫死於獄盡籍其
家至是權貴教其家訟寃且誣浩以買妾事參
政劉拱奏李某爲郡得罪豪民爲其所誣上顧
曰守臣繫死豪民豈易得耶章遂畱中不下

除巨兇於一方遂得受知明主快哉

賈郁

賈郁爲仙游令性峭直不容人吏文過及受代有一吏酺酒郁怒曰吾當再典此邑以懲此輩吏揚言公欲再作縣令猶造鐵船渡海也郁聞之不言後復典舊邑時醉吏爲庫吏盜官錢數萬下獄具狀郁批榜曰竊銅鑪以潤家非因鼓鑄造鐵船以渡海不假鑪錘因決杖徒之

事遂其適不然真是鐵船渡海矣

牧津 嚴肅

卷二十七

三

况鍾

况鍾始由小吏拔爲郎吳郡守前政狼籍公私備窘宜廟方軫皇衷內相三楊公特薦鍾遂命爲蘇州守又賜璽書假便宜從事鍾初視銀黃猶無以稱郡提控持文書上不問當否便判可吏貌且狎焉凡牘中窺塞囊竄退輒密疎之弊害了了然且不暴之通判趙忱百方譟謾兼事凌侮鍾亦唯唯既朞月一旦命左右具香燭呼禮生來既至僚屬以下亦集鍾言某日有朝廷

敕未嘗宣今日宣敕及宣中有僚屬不法還自

擊問之語於是諸吏皆驚禮畢鍾坐堂上喚里

老言吾聞郡人多狡武每傾誣善人吾有彰彈

之術然不能如閻羅老子自爲剖別今以屬若

等速以善惡戶來報善者吾優視之甚則資致

鄉飲惡者且爲百姓殺之吾刑善惡二簿伺若

曹矣又召府中胥悉前聲言某日某事爾作如

此擬爾應竊睹若干然乎某日某如之然乎羣

胥駭服不敢辨鍾命引出曰吾不能多耐煩命

牧津 嚴肅 卷二十七 三

裸之俾卑隸有替力者四人昇一胥擲空中擲

死之卓姑少投去鍾大怒吾爲百姓殺賊狗鼠

輩謂吾樹虐威耶高投之不死死爾狗曹矣早

隸懼如命立斃六人鍾命呼屠人持鉤來鈎其

髮曳出郡衙肆諸衢上下戰栗革面焉

劇郡積姦故須大劍亦幸奉有璽書可得

一意便宜從事至於行法太酷此伯律所

王銳

以遜循良一籌也

王銳景泰間爲彰德知府銳長身修髯顧盼生威有權術政治尚嚴察郡中吏民賢不肖賦則獄訟皆籍識自聽其政吏亡得爲姦出必鑰關泥之民終歲不得與吏交一言每行郡城中民皆閉戶亡敢立道傍藏遠羅犬恐有聲銳時策馬過視馬耳不左右顧令民臨道屋俱作修廊簷外浚深溝雨潦得洩中道隆立令水赴溝中行委巷口樹柵門有鑰甲夜卽闔門釘板仰臥柵門外柵竟夜鳴姦人莫敢入郡地尤畱心學

牧津嚴肅

卷二十七

三

校凡朔望謁先師廟已坐明倫堂聽諸生說經發疑諸生皆居學官籌議姓名政少暇令隸持數籌造明倫堂諸生持籌來自臨試或背誦書或作義其他出及不衣冠居者受笞當是時黉序間讀書聲洋洋盈耳丁祭陳鐘鼓鳴絃管升降揖遜甚都參政姚龍行部至府往見之出而歎曰此雖國學亦無以加

彰德守事事整肅而述類於嚴第一輩實心做事人卽如畱心學校躬親教之至於

諸生他出及不衣冠者皆受笞一段古道令人可想末世青衿每以辱士與有司相詬厲若如王公之笞凡有血氣能不心帖否所以聖賢惟禮教之爲兢兢也

南大吉

南大吉嘉靖初以部郎出守紹興同知靳塘多智諳在任久諸諸利弊大吉下車每事諮詢塘以書生易而設之大吉陰察其情而陽爲不知者旣三月一日坐堂上召諸吏抱卷集庭下數

牧津嚴肅

卷二十七

三

之曰若等善欺予某事然若以爲不然某事不然若以爲然何欺予如是亟持案來案至立剖數十事悉中情理人人懼伏塘汗辭舌不敢出一氣由是飭條教頒下邑懲奸戢暴巨豪石天祿戴顯八者寓盜致饒官府素不能治悉逮捕繫獄中每臨重囚必朱衣象簡秉燭焚香犬開重門令衆矚之望見者以爲神人不可犯然頗傷苛急當是時王文成公講明聖學大吉初以會試舉主稱門生猶未能信久之乃深悟痛

悔執贛請莖文成曰人言不如自知之明自悔之爲於是稍就和平

南公除暴禁奸吾郡二百年來所不多見而文成隨機規誨更是進公一格

趙璜

趙璜擢知濟南府府有黠吏能舞文爲政蠹宇莫能制璜預選吏農性朴敏者教之法律喻年得可任者二十餘人遂盡逐積猾吏宿弊革殆盡漢庶人牧場故是海豐民田旣入官王府復

牧津嚴肅

卷二十七

董

奏乞璜迄以歸民兩巨璜以還昏至郡皆憚璜戰不敢肆等擢順天府丞忤逆璜削職歸里禁胥吏之爲奸不若選胥吏之奉法

徐均

徐均仕爲肇慶府陽春縣主簿陽春故春州地瘴癘名崑聞者惴惴每使者當按行託故避去由是縣豪得雄據爲姦利縣官至受頤指少觸之輒死前後莫敢忤幸滿考稱截去均廉知之至縣吏白應往視莫大老叱曰何物大老復白

此洞主老病家居宜就見叱曰若化外抑民伍也亟走來見不然且屠戮出雙劒示之大老聞

恐懼乘板輿至叱使下拜不得已蒲伏熟視諭遣之旋伺其語有異而府符適下遂繫之獄均

曰是其人必且來劫獄戒吏士操鼓角桐其私

衙自帶劒扶弓矢披甲長嘯大老二子果各將其衆來聞之皆惴莫敢前詰朝昇兩大瓜安石櫛十數枝致饋皆黃金大珠也均不一視卽麾出械繫大老身送之府中後府官竟受賕大老

牧津嚴肅

卷二十七

董

脫歸數致前所饋均再拒之發怒欲捕治大老震慄求府符諭均攝陽江縣陽江亦治服均旋丁母憂去

此君處騎虎之勢不得不爾妙在麾其重賄執法得以自由然至於操鼓角桐私衙則真畏大老如虎矣

牧津卷之二十七 終

牧津卷之二十八目

敦厚

田叔

何武

閻敞

陳寔

廣范

三見

童恢

韋忠

汲固

蕭子良

張進之

范廣

安成王

朱震

趙戡

牧津敦厚

卷二十八

應融

歐陽頔

楊渙

羅企生

龐涓

柳仲郢

蘇瓊

畢構

陳君賓

錢徽

盧鈞

鍾離權

曹彬

司馬池

張詠

人見

晏元獻

韓魏公

五見

杜衍

三見

司馬溫公

王縉

范文正公

三見

周敦頤

蘇頌

二見

唐介

二見

錢忠定公

陳希穎

滕元發

胡文恭宿

三見

翁蒙之

周必大

侯叔獻

尚霖

柳敬中

陶魯

黃簡肅

伍文定

牧津敦厚

卷二十八

陸邦

二

牧津卷之二十八 敦厚

明山陰祁承燦輯

田叔

田叔守漢中。佐蕭何。轉餉不乏。後事趙王敖。敖得罪。詔捕有敢隨王者。刑三族。叔赭衣自鉗。隨王至闕下。事白。復拜漢中守。

田叔自鉗隨趙王。與燒毀梁獄詞。總是有識。乃人故所爲。自有益於國體。

何武

牧津敦厚

卷二十八

十一

何武兄弟五人。皆爲郡吏。郡縣故憚之。武弟顯家有市籍。租常不入縣。數負其課。喬夫求商捕辱顯。家顯怒。欲以吏事中商。武曰。以吾家租賦。縣役不爲衆先。反答奉公吏乎。卒白太守。召商爲卒。吏州里聞之。皆服焉。久之。太僕王音舉武賢良方正。徵爲策拜爲諫議大夫。所舉奏二千石長吏。必先露章服罪者。爲虧除免之而已。九江太守戴聖。禮經號小戴者也。行治多不法。前刺史以其大儒優容之。及武爲刺史。從事廉得

牧津敦厚

卷二十八

二

其罪狀者。後爲博士。毀武於朝廷。武聞之。終不揚其惡。而聖子賓客爲羣盜。坐繫廬江。聖自以子必死。武平心釋之。自是聖慚服。武每奉事至京師。聖未嘗不造門謝恩。武爲刺史。行部必先集學宮。見諸生。試其詞論。問以得失。然後入傳舍。問墾田頃畝。五穀美惡。已乃見二千石。以爲常。武爲人仁厚。喜進獎人物。然疾朋黨。問文吏必於儒者。問儒者必於文吏。凡遇舉刺。先爲科例。以防請託。其所居無赫赫名。去後常見思。

閭敞

率民德歸厚矣。

閭敞爲郡五官掾。太守第五嘗被徵。以俸錢百三十萬寄敞。敞埋置堂上。後嘗舉家病死。惟孤孫九歲。嘗未死云。吾有錢三十萬。寄掾閭敞。孫長大。求敞。敞見之。悲喜。取錢還之。孫曰。祖惟言三十萬。今乃百三十萬。誠不敢取。敞曰。府君病

困。言耳。郎君無疑。

不特聞故不易得。卽不取多錢之孫。亦不易得。

陳寔

陳寔少爲縣吏。常給事廩役。後爲都亭刺史佐。而有志好學。坐立誦讀。縣令鄧邵試與語。奇之。聽受業太學。後令復召爲吏。乃避隱陽城山中。時有殺人者。同縣楊吏以疑寔。縣逐逮繫考掠。無實而後得出。及爲督郵。乃密託許令禮召楊。

牧津教厚

卷三十八

三

吏遠近聞者。咸歎服之。家貧。復爲郡西門亭長。尋轉功曹。時中常侍侯覽託太守高倫用吏。倫敕署爲文學掾。寔知非其人。懷微請見。言曰。此人不宜用。而侯常侍不可違。寔乞從外署。不足。以應明德。倫從之。於是鄉論怪其非舉。寔終無所言。倫後被徵爲尚書。郡中士大夫送至輪氏傳舍。倫爲衆人言曰。吾前爲侯常侍用吏。寔君密持教還。而於外白署比。聞議者以此少之。此咎由故人畏憚強禦。陳君可謂善則稱君。過則

牧津教厚

卷三十八

四

稱已者也。寔因自引愆。聞者方歎息。由是天下服其德。司空黃瓊辟選理劇。稱聞喜。長旬月。以暮喪去官。復再遷。除太丘長。修德清靜。百姓以安。鄰縣人戶歸附者。寔輒訓導。譬解。發遣各令還本司官行部吏。慮有訟考。白欲禁之。寔曰。訟以求直。禁之理將何申。兵勿有所拘。司官聞而歎息曰。陳君所言若是。豈有怨於人乎。亦竟無訟者。以沛相賦斂違法。乃解印綬去。吏人追思之。及後逮捕黨人。事亦連寔。餘人多逃避求免。寔曰。吾不就獄。衆無所恃。乃請囚焉。過赦得出。靈帝初。大將軍竇武辟以爲掾。屬時中常侍張讓權傾天下。讓父死。歸葬潁川。雖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讓甚恥之。寔乃獨弔焉。及後復誅黨人。讓感寔故。多所全宥。寔在鄉閭。平心率物。其有爭訟。輒求判正。譬曲直。退無怨者。至乃歎曰。寧爲刑罰所加。不爲陳君所短。

陳太丘盛德感人。古今以爲美談。而述其生平。惟平心率物一語盡之。天下盛德事。

斷非不近人情者所能襲取。

廉范

廉范京兆杜陵人。范父遭喪亂客死於蜀。隴西太守鄧融備禮謁范爲功曹。會融爲州所舉。案范知事譴難解。欲以權相濟。乃託病求去。融不達其意。大恨之。范於是東至洛陽。變名姓求代。廷尉獄卒居無幾。融果徵下獄。范遂得衛侍左右。盡心勤勞。融怪其貌類范而殊不意。乃謂曰：「卿何似我故功曹邪？」范詞之曰：「君困見督亂邪。」

牧津敬厚

卷二十八

五

語遂絕。融繫出困病。范隨而養視。及死。竟不言。身自將車送喪至南陽。葬畢乃去。後辟公府。會薛漢生楚王事。誅故人門生莫敢視。范獨往收斂之。吏以聞。顯宗大怒。召范入詰責。曰：「薛漢與楚王同謀。交亂天下。范公府掾不與朝廷同心。而反收斂罪人。何也？」范叩頭曰：「臣無狀。愚慙以爲漢等皆已伏誅。不勝師資之情。罪當萬坐。帝怒稍解。問范曰：「卿廉頗後邪？」與右將軍褒大司馬丹有親屬乎？」范對曰：「褒臣之會祖。丹臣之祖。」

也。帝曰：「怪卿志膽敢爾。因貴之。由是顯名。」

范叔度高世之行。難在盡心。左右融而及死。竟不一言。貞心俠骨。豈復修名者乎？若收斂薛漢一時知己之感。不惜捐軀以殉。古人猶有行之者。然生死之際。亦難言之矣。

童恢

童恢少仕州郡。爲吏司徒楊賜聞其執法廉平。乃辟之。及賜被劾當免。掾屬悉投刺去。恢獨留。

牧津敬厚

卷二十八

六

關爭之。及得理。掾屬悉歸府。恢杖策而逝。由是論者歸美。復辟公府。除不其令。吏人有犯違禁法。輒隨方曉示。若吏稱其職。人行善事者。皆賜以酒。殺之。禮以勸。勵之。耕織種收。皆有條章。一境清靜。牢獄連年無囚。比縣流人歸化。徙居二萬餘戶。民嘗爲虎所害。乃設檻捕之。生獲二虎。恢聞而出。呪虎曰：「天生萬物。唯人爲貴。虎狼當食六畜。而殘暴於人。王法殺人者死。傷人則論法。汝若是殺人者。當垂頭服罪。自知非者。當號。」

呼蔡寬一虎低頭閉目狀如震懼卽時殺之其一視恢鳴吼踴躍自奮遂令放釋吏人爲之歌頌青州舉尤異遷丹陽太守

急舉主之義人情所不難惟詣闕爭理於前而杖策遠退於後非識度勝人者不能○禮讓之治又能使百務皆有條章真有體有用之才獨呪虎一事近迂亦近怪

章忠

章忠爲太守陳楚功曹會山羌破郡楚携子出走賊射之中三創忠以身捍楚泣曰章忠願以身代君乞諸君哀之亦遭五矢賊曰義士也舍之忠於是負楚以歸

生死之際乃見義士

汲固

汲固爲兗州從事刺史李式坐事被收吏人皆送至河上時式子憲生始滿月式大言於衆曰程嬰杵臼何人也固便潛還徑入城於式婦閭抱憲歸藏捕者收憲屬有一婢產男固卽以婢

兒授之事尋泄固携憲逃遁遇赦始歸憲卽爲固長育至十餘歲恒呼固夫婦爲郎婆後高佑爲兗州刺史嘉固節義以爲主簿

真李氏之程嬰

蕭子良

竟陵王蕭子良昇平三年爲會稽太守都督五郡元嘉中皆責成郡縣孝武後徵求急速以郡縣遲緩始遣臺吏自此公役勞擾及齊代宋子良請悉其弊子良敦義愛古郡人朱百年有至行旣卒賜其妻米百斛蠲一人給其薪蘇山陰人孔平訟嫂市米負錢子良歎曰昔高文通與寡嫂讓田義異於此乃賜米錢以償平

竟陵不但以敦義自處且能以禮讓教人河間卓爾不羣不能擅美於前

張進之

張進之歷五官主簿永寧安固二縣太守王味之有罪當見收逃避進之家供奉經時盡其誠力味之嘗隨水流沒進之投水拯救相與沈淪

久而得免。時劫掠充斥，每入村抄暴，至進之門，輒約勒不得侵犯，其信義所感如此。

盛德自能感人

范廣

范廣，卽范晔之子，舉孝廉，除靈壽令。不之官，婦適孫氏，早亡，有孫名邁，廣負以南奔，雖盜賊艱急，終不棄之。元帝承制，以爲堂邑令。丞劉榮坐事當死，郡勅以付縣。榮卽縣人家有老母，至節廣輒聽，雙還榮，亦如期而反。縣堂爲野火所及，牧津散耳。卷二十八 九

十倍

不惟廣有古人之誼，卽劉丞之忠誠亦不易得，不知何以坐事當死。

安成王

安成王初臨江州，前刺史取陶徵士會孫爲里司。安成歎曰：「陶潛之德，豈可不及後嗣？」卽日辟爲西曹。

豈惟崇厚，寔擇風尚。

朱震

朱震爲銓令，拔與太傅陳蕃相友善。時蕃爲臺人所害，宗族門生皆斥免，禁錮震時在銓，聞而棄官哭之。收葬蕃尸，匿其子邁于甘陵界中。事覺，繫獄備受考掠，誓死不言。故遂得免。後黃巾起，犬救黨人，乃追還邁，官至魯相。

杵臼

陳仲舉之交自應不乏義士，朱震何必讓

牧津散耳

卷二十八

十

趙戢

平陵令趙戢，王允故吏也。允被害，莫敢收其尸者。戢棄官營葬之。卓嘗收戢，衆人驚危，而戢顏色自若。卓乃悔謝得免。

卓亦知世間有忠義事乎

應融

應融爲汲令，常愛士，好行其德。時祝恬以公車徵，道得瘧病，過友人鄭令，謝著著拒，不與通。因載病去，至汲，止客舍中六七日，苦無醫，聞融名，

諸生欲往語之。恬曰：謝著舊友也，尚不見視。汲
令初不相知，語之何益？諸生事急，便至寺門口。
白融聞之，驚愕，徑詣牀，摩對之垂涕，曰：伯休不
世英才，當爲國家幹輔，何有默至客舍，邂逅不
自貞哉？顧相隨俱入解傳，恬辭讓融不聽，歸取
衣車躬自御之，手爲丸藥，三四日加劣，便制送
終具，後病稍損，相對悲喜，止傳中數十日，恬強
健，酣宴乃別。恬到，拜侍中尚書僕射，豫章太守。
大將軍從事中郎，融爲廬江太守，遭母喪，章百
牧津敦厚 卷二十八 土
餘上得聽行服，未闋而恬拜司隸，薦融自代。歷
典五郡，名冠遠近，著淺薄流聞，遂不爲公府所
取。

交誼衰薄，如江河之日下，況以素不相識
之人而能周恤于窮途生死之際，如汲令
者，真人倫盛事。如鄴令者，乃禽鹿視肉者
耳。

歐陽頠

交州刺史袁曇緩密以金五百兩寄衡州刺史

歐陽頠令以百兩還合浦太守龔爲四百兩付
兒智矩，餘人弗之知。頠尋爲蕭勃所破，貲財並
盡，惟所寄金獨存。曇緩亦卒，頠並依信還之時
人歎服。

一刺史還故人之寄物，何足爲難，難在蕩
析之後，然能從良心起念，亦不必問貲財
之盡不盡。

楊渙

李驥攻健爲，獲太守龔恢，恢爲天水西縣令，任
牧津敦厚 卷二十八 土
回爲吏，回問曰：識故吏否？恢曰：識汝耳。郡吏星

散，惟功曹楊渙侍衛。回曰：卿義人也，吾力恐不
能救龔君，不能免卿也，宜早去。渙曰：背主而生
何如守義而死？遂併見殺。

故吏何不能爲太守地，徒令功曹擅名義
士乎？

羅企生

羅企生初拜佐著作郎，以家貧親老求補臨汝
令，殷仲堪之鎮江陵，引爲功曹，累遷武陵太守。

未之郡而桓玄攻仲堪仲堪更以企生爲諮議
參軍仲堪多疑少決企生深憂之謂弟遵生曰
殷侯仁而無斷事必無成吾當死生以之仲堪
果走文武無送者唯企生從焉路經家門遵生
曰作如此分離何可不執手企生迴馬授手遵
生有勇力便牽下之仲堪見企生無脫理策馬
運去玄至荊州人士無不詣者企生獨不往而
管理仲堪家或謂玄猜忍之性不詣禍必至矣
企生正色曰我是殷侯吏見遇以國士不能共
死

後漢書

卷二十八

三

珍醜逆致此奔敗亦何面目復就桓求生乎玄
聞大怒然素待企生厚先遣人謂曰若謝我當
釋汝企生曰爲放荊州吏荊州奔走存亡未判
何顏復謝玄卽收企生遣人問欲何言答曰文
帝殺稽康稽紹爲晉忠臣從公乞一弟以養老
母玄許之又引企生於前謂曰吾相遇甚厚何
以見負今者死矣企生對曰使君旣與晉陽之
甲軍次尋陽竝奉王命各還所鎮升壇盟誓口
血未乾卽生奸計力劣不能剪滅恨死已晚玄

遂害之先是玄以羔裘遺企生遇害母胡氏自
日焚其裘

企生不但爲仲堪之義士亦自爲晉室之
忠臣宇宙間自不乏奇男子

龐清

武威太守張猛反殺刺史邯鄲商猛令曰敢有
臨商喪者死破羌長龐清聞之棄官晝夜奔走
號哭喪所訖詣猛門哀七首欲因見以殺猛
救遣不殺

後漢書

卷二十八

四

不特敦故亦見使賜

柳仲郢

柳仲郢爲牛僧孺辟客李德裕知其無私奏爲
京兆尹仲郢常感德裕之知大中朝李氏無祿
仕者仲郢領鹽鐵時取德裕兄子從質爲推官
知蘇州院事令狐綯爲宰相頗不悅仲郢與綯
書曰任安不去常自愧於昔人吳誅自裁亦何
施於今日李太尉受責既久其家已空遂絕蒸
嘗誠增痛惻綯深感歎與從質正員官

仲郢不以盛衰起念，乃正以盛衰爲交。說
蘇瓊

蘇瓊初任清河太守，裴獻伯爲徐州刺史，酷於用法。瓊思於養人，房延祐爲樂陵郡，過州裴問其外聲，祐曰：「唯聞太守善刺史惡。」裴曰：「得民譽者非至公。」祐答言：「若爾黃霸，遂君之罪人也。」後有敕州各舉清能，裴以前言恐爲瓊陷，瓊申其枉，滯議者尚其公平。

延祐之言，自是直躬而行。若瓊則不無有
牧津教厚

意爲周旋，然涉世之法不得不爾。

畢構

畢構爲益州長史，兼按察，多所舉正，風俗一變。玄宗降璽書以慰之，卿孤潔獨行，有古人之風。自臨蜀川，弊詆頓易，覽卿前後執奏，何異破柱求奸，諸使之中，在卿爲最。乃賜以衣服，終於戶部尚書，構性至孝，初丁繼親憂，其蕭氏盧氏兩姝皆在襁褓，親乳之，乳爲之出及其亡也，二妹皆慟哭，絕者久之。言曰：「雖兄弟無三年之禮，吾

荷鞠育，豈同常人？遂三年服。朝野之人莫不涕泗，構弟栩任太府主簿，留司東都，聞構疾，星馳赴京，侍醫藥者累月，旣而哀毀骨立，變服視事，逾年未嘗言笑，深爲朝野所重。

敦倫仗義之人，自能有孤潔獨行之繁。

陳君賓

陳君賓仕隋爲襄國通守，武德初，挈郡聽命，遷邢州刺史。貞觀初，徙鄧州州承喪亂後，百姓流散，君賓加意勞來，不替月，皆還自業。明年，四方

牧津教厚

卷二十八

六

靈潔獨君賓所治有年，儲倉充美，蒲虞二州民就食其境。太宗下詔勞之曰：「去年關內六州穀不登，令析民房逐食，聞刺史與百姓識朕此懷，務相安養，更相拯贍，禮讓興行，海內之人皆爲兄弟，變澆薄之風，朕顧何憂已！命有司錄刺史以下功最，免今年調物入爲太府少卿。」

儉歲恤及隣境，真是化薄還淳。

錢徽

錢徽殿江州刺史，初宰相段文昌以所善楊憑

子潭之學士李紳以廊漢賓並謫徽求致第籍
渾之多納古帖秘畫於文昌皆世所寶徽不能
如二人請自取楊殷士蘇巢皆與徽善文昌怒
奏徽取士有私有詔白居易覆試而黜者過半
遂貶江州友人勸徽出文昌紳私書自直徽曰
苟無愧於心安事辨謬邪敕子弟焚之

錢蔚章非直矯情爲厚其識度過人自遠
但以白太傅再試而黜落過半是豈有意
爲異同抑文章故無定品耶

牧津

敦厚

今卷二十八

七

盧鈞

盧鈞爲華州刺史貞元後流放衣冠子孫窮弱
不能自還者爲營棺槨還葬有疾苦喪則經醫
藥願斂孤女稚兒爲立室家以奉廩資助凡數
百家

流放衣冠子孫守土者故自當念

鍾離權

鍾離權開寶間宰江州德化明年以女嫁許氏
諭膏魁市婢從嫁翌日膏與老嫗引一女子來

問其何許人曰撫之臨川人也女受嫗戒不敢
有他言權視事歸見於屏女流涕有戚容且疑
其家叱罵怪而問之婢泣曰幼時我父於此穴
地窩毬道我戲劇歲久矣而窳處未改也鍾離
君曰而父何人婢曰我父乃兩政前縣令也不
幸與母俱亡無親戚依倚方五歲育於胥家十
年且將爲已女今適見明府視事追感吾父不
覺涕零權大驚呼牙僧問之復咨於老吏具得
其實是時許之子納采有日鍾離遽以書抵許

牧津

敦厚

今卷二十八

八

氏而止其子且曰吾買婢而得前令之女吾憐
之義不可久留當輟吾女之奩篋先爲求壻嫁
之吾女更俟一年別爲資以歸君子可乎許答
書曰適伯玉恥獨爲君子君何自專仁義願以
前令之女配我子君別求良家以嫁君女於是
前令之女卒歸許氏

天下事自有中正之道女子嫁人一定其
約終身不可渝擇壻配婢於情於禮皆爲
深愜乃若以子娶婢令離女別嫁毀前盟

而製倫好鍾許皆失之矣特其事近厚此以風流俗可也

曹彬

曹彬知徐州有吏犯罪立案逾年杖之人皆不測曰吾聞此人新娶婦若杖之舅始必以婦為不利朝夕呵罵使不能自存故緩其事而法亦不赦也

待一犯罪吏其用意忠厚乃兩下江南而不殺一人豈獨受命於藝祖哉其仁心為

牧津敦厚

卷二十八

五

質者遠矣

司馬池

司馬池知杭州時轉運使江鈞張從革惡池據其所決事十餘條奏降號州初轉運使既以奏池而會吏有盜官銀器繫州獄且自陳為鈞償私廚所費過半又越州通判私載物犯稅而實從革使之因遣人私請曰幸憐赦之或謂池決不能忍池卒不挾讐人以長厚稱之

司馬公原無自歉之念何必以忘怨為厚

此所以為溫公父

張諱

張忠定公知益州時視事退後有一廳子熟睡公詰之汝家有甚事對曰母久病兄為客未歸訪之果然公翌日差場務一名給之且曰吾廳上有敢睡者邪此必心極幽隱使之然爾故憫之

如此能曲體下情亦是胸中人我之見大敬

牧津敦厚

卷二十八

五

晏元獻公

晏元獻公殊以言者斥其非相才罷樞政守洛有一舉人行囊中物不稅為僕夫所告殊曰舉人應舉孰無所貨之物未可深罪若奴告主此風不可長也僚屬曰犯人乃言官子意欲激報之殊不答但送稅院仍治其奴罪而遣之

主僕有定分下凌上賤妨貴此識體者自饒為懲但其不以言官子移念此衷渾厚不可測

韓魏公

韓魏公琦判大名府。燕客行酒吏誤觸碎玉盞。蓋絕寶也。坐客皆愕然。吏叩頭伏罪。公神色不動。笑謂坐客曰。凡物成毀。亦自有數。顧吏曰。汝誤也。何罪。一日有案吏請假娶妻。繼有人訟其不法。及案假送獄勘正。將引斷。乃令封起公案。既半年後。取前案送簽廳行遣。二倅曰。公此人自封案後。頗謹厚。不爲非法。乞恕前罪。如何。琦乃問二倅曰。二公知某封案之意乎。此人始緣

牧津敦厚

卷二十八

三

魏公器量得之天授。一腔生機直是昆蟲草木皆欲得所。封案一節微處更覘其真。○與曹武惠之事同。前賢存心之厚。如出一轍。

杜衍

杜衍爲都轉運使。歷知天雄軍。自言歷官所至。未嘗壞一官員。其間不職者。卽委之以事。使之不服。情不愠者。諭之以禍福。俾之自新。從而遷善者甚衆。不必繩以法也。其有文章政事殊行絕德者。雖不識面。未嘗不力薦於朝。有一善可稱。一長可錄者。亦未嘗不隨所能而薦之。悉得其用。

牧津敦厚

卷二十八

三

不才者陶鑄。才者引拔。真宰相事。此所以爲祁公。若不識面而未嘗不力薦。尤聖賢之度。

司馬溫公

司馬溫公光從龐籍辟判并州。時麟州窟野河。西多良田。夏人蠶食其地。爲河東患。籍檄光按視。光建議築二堡以制夏人。募民耕之。俾紆河東責糴遠輸之苦。籍從之。麟將郭恩妄引兵渡河。沒於敵。籍以罪去。光三上書引咎。不報。籍沒。光升堂拜其妻如母。撫其子如昆弟。時人賢之。

後與王安石忤出知永興軍朝辭猶乞免本路
青苗助役時宜撫使下令分義勇戍邊選諸軍
驍勇士募市井惡少爲奇兵調民造乾糗悉修
城池樓櫓關中騷然公極言公私困敝不可舉
事而京兆一路皆內郡繕治非急宜撫之命皆
未敢從軍與若乏臣當任其咎於是一路獨得
免

溫公不負辟主於旣沒豈肯負國家於當
官立朝事業可卜於此

牧津敦厚

卷二十八

王

王緒

王緒爲沂錄事參軍時魯簡肅公方爲司戶參
軍家貧食衆俸祿不給每貸於王猶不足則又
懇王預貸俸錢魯御下嚴庫吏深怨之訐魯私
貸緡錢州并劾王王諭魯曰但歸罪某君無承
也魯曰某貧不給以私干公過實自某公何辜
焉王曰某碌碌經生仕無他志苟仰俸入以養
妻子得罪無言矧以官物貸人過不及遣君年
少有志節明與方正實公輔器無以輕過輒累

遠業併得罪何益卒明魯不知而獨得私貸之
罪魯深愧謝不自容王處之裕如無憾也由
是沉困銓曹二十餘年晚用薦者引對吏部狀
其功過奏日有魯姓名時魯已忝大政立殿中
仁廟目魯曰豈卿邪魯遽稱謝且具呈其實仁
廟歎曰長者也先是有私過者例改次等由是
得不降詔改大理寺丞仕至省郎累典名郡

王公甘罪已以庇人人情所難且能識簡
肅爲公輔之器而自以碌碌無他志寧早

牧津敦厚

卷二十八

西

已以尊人尤人情所難賢哉緒也此豈苟

仰俸入以養妻子者哉但魯公業已需用
而緒尚沉困銓曹者二十餘年使王公之
獨爲君子吾於簡肅殊所未解

范文正公

范文正公仲淹守鄆州暇日率僚屬登樓置酒
未舉觴見絳經數人管理喪具公亟令詢之乃
寄居士人卒於鄆將出殯近郊聞敏棺槨皆所
未具公撫然卽徹宴席厚賙給之使畢其事生

客感歎有泣下者及知越州時有屬官孫居中卒於官子幼家貧助以俸錢百緡且具舟遣牙校送之歸仍作詩曰十口相依泛巨川來時煖熱去凄然關津不用詢名氏此是孤兒寡婦船范公仁遇於所遇類如此

文正盛德事固其緒餘然恒人值此情境亦自當惻然

周敦頤

周元公敦頤在彬時郡守李初平賢之既薦諸

牧津敦厚

卷二十八

重

朝又周其不給及平卒子幼先生曰吾事也爲護其喪歸之往來經紀其家始終不懈士大夫皆歎息曰是能葬舉主者

葬舉主不必濫溪先生能之特其誠心譴議始終不懈不可及也

蘇頌

蘇頌丞相平生於人無纖介仇怨在杭州日有人以事屬頌頌不從後其人當言路懷忿抵巇或謂其事迹書劄具存可辨頌笑曰吾豈爲是

哉在穎州日通判趙至忠本歸明人所至輒與守競頌待之以禮具盡誠意他日至忠泣曰至忠虜人也然見義則服平生誠服者唯今韓魏公與公耳

不辯書劄在厚者固以此爲包容在巧者亦以此爲妙用在淺夫視之則難在有識者視之甚易惟是使歸明之虜人能見義則服至誠動物之驗寧可強乎

唐介

牧津敦厚

卷二十八

主

唐介知平江縣民李氏多貲而客吏有求不厭誣爲殺人祭鬼岳守捕其家無少長楚掠不肯承屬介訊無他驗守怒白於朝遣御史徙獄其冤與介同守以下得罪御史受賞介未嘗自言辨冤獄職分事也賞歸於御史而未嘗自言此所以爲唐子方

錢忠定公

錢忠定公授安州司理參軍吏有誣服自盜抵死邑具獄上於郡公明其冤獄狀守將謂曰劾

縣獄當得賞答曰治獄得情乃其職擠人以論功非吾志也聞者歎服

功尚不欲自明况以暴人之過此長厚所必不爲治獄得情乃其職分味此語也可

陳希穎

陳希穎爲果州戶曹有稅官素貪墨秋滿將行小吏白其狀於郡曰行篋若干各有字號皆金也郡將盛怒以其事付希穎使驗治希穎受命

牧津敦厚

卷二十八

主

不樂曰夫當其人居官時不能懲艾今其去而反以巧吏言中之哉夜遣人密曉稅官曰吾不欲以陰訐言危君寧無當自白不則早爲之所稅官聞乃易置行李明日與吏偕牙關外俾指示其有金者至郡庭啟視則衣食也郡將釋然

此官得以無事去

希穎雖不無委曲維持之意然於體自當爾妙在使小吏自指其篋郡將安得不釋然

滕元發

滕章敏公元登知安州侍郎韓丕旅殞五十年矣學士鄭獬安人也既歿十年貧不克葬元發皆備禮葬之

二公久不克葬固饒清德章敏此舉不但示厚亦足廉頑

胡文恭

胡文恭宿知湖州前守滕大興學校費錢數千萬罷去羣小斐然謗議自通判以下不肯書簿

牧津敦厚

卷二十八

末

公面折之曰君佐滕侯幾時矣假滕侯謀有不臧奚不早告俟其去乃非之豈古人分謗之意一坐大慙

同寅分謗自是長厚之道文恭此言正可警薄俗

翁蒙之

趙忠簡死珠崖將葬常山縣郡將張傑希楸旨陽徽常山尉翁蒙之護其喪陰以書遺之令搜平日往來書疏欲敗趙以媚楸蒙之度傑意不

可解或更屬他吏則事有不可爲即密告趙氏
夜取諸文書悉燒之無片紙在翼日乃伴爲捕
搜者而以無所得告愾怒乃誣蒙之他罪徙其
官趙氏竟得無他

賢尉以一官全忠簡之家且全平日賢士
大夫之姓名其所裨於國體者不淺蒙誣
獲罪榮於一日九遷矣

周必大

周必大監臨安府和劑局局門內失火延燒民

牧津教厚

卷二十八

主

家逮吏論死未報必大問守吏曰假設火自官
致當得何罪吏曰當除籍爲民必大自誣伏坐
失官吏得免死必大歸道謁婦翁婦翁肅客坐
定門外雪交下僮子掃於庭婦翁不樂意謂妻
以女爲門戶計既失官缺歟失望殊爲不禮復
私評前一夕夢掃雪迎幸相未知爲何祥也惟
必大雨雪中至無他客姑畱之宿必大既歸益
自刻苦讀書試博學宏詞科其至京師也寓一
班直家其一日携小冊自外至借觀則鹵簿圖

也悉錄記之及入試果以此命題中詞科歷官
至宰相封益國公

坐失官而免吏死益公之厚德於是乎不
可及矣然必有一段可爲深憫者在耳至
掃雪迎宰相事豈王老師修行無力被鬼
神覷破乎

侯叔獻

侯叔獻爲汜縣令縣多沒官田有一李誠莊方
園十里河貫其中最爲膏腴佃戶百家皆成與

牧津教厚

卷二十八

主

族舊估價一萬五千貫未賣魏公富國又欲增
價五千貫買之陳道古銜命而來與叔獻議增
其價叔獻堅持不可道古以魏公之意諭之叔
獻太息曰郎中知此本末否李誠者在太祖皇
帝時爲酒務專知以不能救獲官物爲濫水所
捐估所捐當五千貫勸誠償之是時朝廷出度
支鈔預俵民間令買鵬翎箭桿弓弩材木以備
軍需及李重進叛方起兵而預買之物皆莫集
太祖大怒命一應負錢者皆籍其產而李誠者

實非預領官錢之人。官吏畏威莫敢開析一例。抄沒至今。誠之子孫一旦破碎。惜相國不能恤其非辜。給還其田。莫若更捐價五千貫。俾誠子孫買之。在官則已。剩得五千官錢。在誠子孫亦不至狼狽。郎中以爲如何。道古大驚曰。某初不知之。警公此言。苟利於人。何所不可。某亦有以塞魏公矣。遂捐價五千貫而去。叔獻乃召誠子孫諭之。皆泣下。拜曰。實公厚恩。柰家貧何。叔獻曰。吾有策矣。卽召衆佃戶謂曰。汝等本出下戶。牧津敦厚。卷二十八。幸。以得李莊之利。皆大第高廩。變爲豪民。今官賣此田。而李孫獨患無力。萬一爲他人所得。勢必撤廢。拆屋離業而去。豈復容汝輩享其厚利乎。曷若百家共贖此錢。使李氏請買。我則寬其限。責如此。則此田復歸李氏。而汝輩亦得久遠佃種。兩獲其利。不亦可乎。衆皆拜曰。願如公言。由是誠之子孫復得此田。叔獻亦以此知名。不數年間。遂爲工部判都水監。

叔獻存心之厚。不可及。處事之詳審。尤不

可及。卽此一事。便見許大經濟。

尚霖

尚霖爲巫山令。邑尉李鑄戚疾困劇。霖請所托尉技淚。以老母少女對。及辛霖爲劄俸。送其母及函骨歸河東。且爲嫁其女於士族。一夕夢尉拜且泣曰。感公之恩。力請于帝。今得爲公子。生子穎。及長。敦孝力學。官大理寺。

恤下僚之誼。長吏當以此置念。

柳敬中

牧津敦厚。卷二十八。幸。柳敬中初舉明經。授登封學諭。陞常熱縣知縣。釐務精敏。與植墜廢崇儒敬士。孔氏子孫有流落邑中者。貧不能給。敬中曰。此守土責也。爲娶妻築室。宣化門外。給產養之。又得范文正裔孫復爲築室。贖以飲食製衣巾具束修。遣入邑庠。其敦名敦厚風俗類如此。未樂初。以憂去。服闋吏民請闕請復任。陞蘇州府同知。爲政平易。民甚宜之。

非獨敦厚風俗。亦足表章聖賢。

陶魯

陶節菴魯以蔭補新會丞年僅弱冠居無幾何而長令王重至重江右宿學也見魯英明行事老吏不能欺心甚器之因謂曰丞嘗學問乎魯悚然起對曰某從先大人在浙曾受業周先生先大人沒而殯隨落今業已爲吏其奈之何言訖泣下重慰之曰丞無悲我爲丞師可乎魯雪泣謝因執弟子禮重乃與魯約曰每最後當授以經史講解大義然後出視事於丞何如丞能以經史講解大義然後出視事於丞何如丞能

牧津教厚

卷二十八

重

錄爲灤水廩生皆得貢爲學官士林稱之重之知人魯之佩德兩人具有古道

黃簡肅

黃簡肅珂任龍陽令有郡司理溫某來縣編審置郵夫馬先是已籍定貧富遠近酌量徵富溫信吏必欲再套勾攝駭然珂曰民籍已定勾攝恐益滋弊曷已諸溫以爲抗翻然去白其守守令珂謝不從適監司至溫時理捕亭有告其誣罪良民爲盜者監司欲窮治之忽以問珂推官何如人珂曰此人素質實無他意者下人爲之耳監司以爲然乃命珂理其事竟得白推官服珂之度量

牧津教厚

卷二十八

重

大凡有執持人始能爲厚道事

伍文定

伍文定初爲常州推官以簡伉忤提學御史陳琳左遷及起爲嘉興府同知而陳亦來爲郡守相見握手道舊歡若平生彼此各無芥蒂時兩賢之

真兩賢相得益敦矣

陸垹

陸垹出知常德以才調武昌尋徙岳州先有巨木飄入郡界前守不知其爲皇木送侍郎方銳起坊督木使者誤論垹不辯人或諷之奏白垹曰三公皆賢者奏則彼將得罪吾負罪以歸可也久之得白在任力崇節儉值歲饑垹竭倉庫設法賑貸活饑民數百萬

以一默全三賢末世何嘗無盛德事

牧津數厚

卷二十八

三

牧津卷之二十八

牧津卷之二十九目

忠信

郭伋

劉平

宋登

朱暉

張綱

陸表二見

彭修

董和一見

孟雲

郎茂

李曾

崔伯謙

杜畿

何遠二見

牧津忠信

卷二十九

王伽

李忠

范述曾

孫謙

姜暮

趙持滿

張允濟

狄惟謙

元德秀

周亮卿

呂元膺

袁滋

朱勝

劉廣

趙清獻公抃

寇萊公準

范純仁

崔諫

蘇頌三見

韓宗師

張忠定公詠八見

沈瑋

朱壽昌

常安民

蔡高

張日用

伊伯熊

冷麟

李德善

程麟

王弼

沈木

楊護

馬錄

王詔

周鳴

牧津忠信

卷二十九

二

羅性

牧津卷之二十九 忠信

明山陰祁承燦輯

郭伋

郭伋王莽時爲并州牧更始新立徵拜左馮翊世祖卽位拜雍州牧再轉爲尚書令茲納忠諫建武四年出爲中山太守明年彭寵滅轉漁陽太守漁陽旣僱王莽之亂重以彭寵之敗民多猾惡寇賊充斥伋到示以信賞糾僇渠帥盜賊消散時白奴數抄郡界伋整勒士馬設攻守之略白奴畏憚遠迹不敢復入塞後潁川盜起徵拜潁川太守伋到郡招懷山賊陽夏趙宏襄城召吳等數百人皆束手詣伋降悉遣歸農後宏吳等黨與聞伋威信遠自江南或從幽冀不期俱降終釋不絕十一年調并州牧前在并州素結恩德及後入界老幼相攜逢迎道路始至行轅到西河美稷有童兒數百各騎竹馬道次迎拜伋問兒曹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到喜故來奉迎伋辭謝之及事訖諸兒復送至郭外間使

君何日當還。似謂別駕從事計日當告之。行部既還。先期一日。假爲違信於諸見。遂止野亭。須期乃入。

郭細侯素以威信服人。故不欲與諸小兒。愆一日之期。正其作用處。不可以迂事戲事。忽忽視之。

劉平

劉平。王莽時爲郡吏。守菑丘長。政教大行。其後每屬縣有劇賊。輒令平守之。所至皆理。錄是一

張津忠信

卷二十九

三

郡稱其能。更始時。天下亂。平弟仲爲賊所殺。其後賊復忽然而至。平扶持其母奔走逃難。仲遺腹女。始一歲。平抱仲女而棄其子。母欲還取之。平不聽。曰。力不能兩活。仲不可以絕類。遂去。不顧。與母俱匿野澤中。平朝出求食。逢餓賊將烹平。呼頭曰。今旦爲老母求菜。老母待贖爲命。願得先歸食母畢。還就死。因涕泣。賊見其志誠。哀而遣之。平還。既食母訖。因白曰。屬與賊期。不可欺。遂還詣賊。衆皆大驚。相謂曰。嘗聞烈士。乃今

見之。子去矣。吾不忍食子。於是得全。建武初。平狄將軍龐萌反於彭城。攻敗郡守孫萌。平時復爲郡吏。冒白刃。伏萌身上。被七創。困頓不知所爲。號泣請曰。願以身代府君。賊乃歛兵止曰。此義士也。勿殺。遂解去。萌傷甚。氣絕。有頃。蘇渴求飲。平傾其創血以飲之。後數日。萌竟死。平乃裹創。扶送萌喪至其本縣。後舉孝廉。拜濟陰郡丞。太守劉育甚重之。任以郡職。上書薦平。會平遭父喪。去官。服闋。拜全椒長。政有恩惠。百姓懷感。

張津忠信

卷二十九

三

宋登

宋登。爲汝陰令。政爲明。能號稱神父。遷趙相。入避役。通賦常情也。而至有增貲就賦。減年從役者。豈別具一肺腸哉。百姓懷感。若以爲無可自効。于劉君姑以此自盡其心耳。若爾則敲朴日煩。而催科日給者。可以思矣。○獄無繫囚。較民自以不寬。又進一格。

爲尚書僕射順帝以登明識禮樂使持節臨大
學奏定典律轉拜侍中數上封事抑退權臣繇
是出爲潁川太守市無二價道不拾遺病免卒
于家汝陰人配社祀之

明能之令迨爲太守至市無二價道不拾
遺其効見矣

朱暉

朱暉爲郡吏太守阮况嘗欲市暉婢不從及况
卒暉乃厚贈送其家人或譏焉暉曰前阮府君
牧津忠信

卷二十九

四

有求于我所以不敢聞命誠恐以財貨汚吾今
而相送明吾非有愛也後遷臨淮太守所拔用
皆厲行士其諸報怨以義犯率皆爲求其理多
得生濟其不義之囚卽時僵仆吏人畏愛爲之
歌曰疆直自遂南陽朱季

朱文季爲郡吏時其篤于厚誼若此及爲

臨淮守乃有疆直自遂之謠有德器人他

日豎力必勳

張綱

梁冀怨張綱會廣陵張嬰殺刺史二千石乃以
綱爲廣陵太守詔問須兵幾何對曰無用兵爲
遂單車之官徑詣嬰壘門嬰大驚走問壘綱於
門外罷遣吏兵獨留所親十餘人以書諭嬰請
與相見嬰出見綱綱延置上坐問所疾苦喻以
禍福嬰泣曰荒裔愚民數爲二千石所枉不堪
困苦故相聚偷生若魚遊釜中知其不久明府
仁及草木乃嬰等更生之秋實恐投兵之日不
免孥戮也綱曰豈其然乎要之以天地誓之以
日月方當相顯以爵位何禍戮之有嬰乃辭還
營明日將所部萬餘人面縛詣綱綱釋縛慰納
單車入營置酒爲樂拊循以意莫不委心南州
晏然

牧津忠信

卷二十九

五

大凡解散寇盜其撫者與聽撫者皆在箭
鋒針芥之間一念誠心所及如二水相合
而東西決流無所不可乃能定變若稍著
安排布置而曲意爲之則受撫者未必信
而撫之者徒爲養亂召侮矣

陸康

陸康少悖孝弟勤修操行太守李肅察孝廉肅後坐事伏誅康歛尸送喪還潁川行服禮終舉茂才除高城令高城邊陲長令至輒發繕城又令戶一人負弓弩備不虞康皆罷遣民大悅康以恩信爲治盜亦屏息州郡上狀遷武陵太守轉桂陽樂安二郡所至稱之靈帝欲鑄銅人詔欽民田畝十錢時水旱游臻百姓貧苦康抗疏論諫免歸後徵拜廬江太守申明賞罰擊破賊

敦津 忠信

卷二十九

六

黨黃穰獻帝時天下亂康遣孝廉計吏蒙險奉貢詔書嘉勞拜忠義將軍秩中二千石時袁術屯壽春糧絕遣求甲兵康以其畔逆閉門不納設備待之術怒遣孫策攻康圍城數重康固守受敵二年力屈城陷不辱而死朝廷憫其節拜子儁爲郎

忠信之人自能爲忠義事

彭修

彭修州辟從事時賊張子林等數百人作亂郡

言州請修守吳令修與太守俱出討賊賊望見車馬競交射之飛矢雨集修障扞太守而爲流矢所中死太守得全賊素聞其恩信卽殺弩中修者餘悉皆降散言曰自爲彭君恩信故降不爲太守服也

恩信決非一時可襲取實在素孚彭修死尚能降賊而鬚眉丈夫生不能銷寇者視此能無顏甲否

董和

敦津 忠信

卷二十九

七

董和於漢末率宗族西遷益州牧劉璋以爲牛犢江原長成都令蜀土富實時俗奢侈貨殖之家侯服玉食婚姻葬送傾家竭產和躬率以儉惡不蔬食防遏踰僭爲之軌制所在皆移風變善畏而不犯然縣界豪強憚和嚴法說璋轉和爲巴東屬國都尉吏民老弱相攜乞和者數千人璋聽留二年還遷益州太守其清約如前與蠻夷從事務推誠心南土愛而信之後諸葛亮署左將軍大司馬府事獻可替否共爲歡交

自和居官食祿外牧殊域內幹機衡二十餘年死之日家無餘石之財亮爲丞相時教與羣下曰夫參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來相啓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二幼宰之慤勤有忠於國則亮可少過矣

幼宰之忠告與武侯之開誠可謂兩賢相得益彰

孟雲

牧津忠信

卷二十九

八

孟雲爲武威太守時北虜旣已和親而南部復往抄掠單于謂漢欺之謀欲犯邊雲上書謂宜還其生口以安慰之公卿皆言夷狄譎詐求欲無厭旣得生口當復妄自誇大不可許太僕袁安獨曰北虜遣使和親有得邊生口者輒以歸漢此明其畏威而非先違約也雲以大臣典邊不宜負信於戎狄還之足示中國優貸而使邊人得安誠便帝從安議

柔遠必以威信袁太僕之議甚正

郎茂

郎茂初授肅州司錄有能名尋除衛國令時有繫囚二百茂親自究審數日釋免者百餘人歷年辭訟不詰州省刺史元暉謂茂曰長史言衛國訟不敢申訴者畏明府耳茂進曰民猶水也法令爲隄防不固必致奔突苟無決溢使君何患哉暉無應之有民張元預與從弟思蘭不睦丞尉請加嚴法茂曰元預兄弟本相憎疾又坐得罪彌益其忿非化民意也於是遣縣中耆舊往諭之各生悔詰縣請罪茂曉之以義遂相親睦

牧津忠信

卷二十九

九

李曾

李曾牧趙郡賊於常山界得一死鹿賊長謂趙郡地界責之令送故處郡謠曰詐作趙郡鹿常山栗

此賊長亦非尋常偷兒

崔伯謙

崔伯謙除濟北太守。清直慈愛。恩信大行。朝貴行過郡境。問人太守政何似。對曰。府君恩化。古者所無。因誦人爲歌曰。崔府君能臨政。退田易。鞭布威德。人無爭客。曰。既稱恩化。何因復戍。對曰。長吏憚其威嚴。人庶蒙其恩惠。故兼言之。復任鉅鹿太守。縣有貧弱未理者。皆曰。我自告白。顯公不慮不決。

威惠並行。乃真惠愛。

杜畿

象津忠信

卷二十九

十

杜畿拜河東太守。甚得人心。太祖征漢中。遣五千人運者。自率勉曰。人生有一死。不可負我府君。終無一人逃亡者。平虜將軍劉勲爲太祖所親貴。震朝廷。嘗從畿求大橐。畿拒以他故。後勲伏法。太祖得其書。歎曰。杜畿可謂不媚于寵者也。初畿在郡。被書錄寡婦。他郡或有已自相配嫁。依書皆奪啼哭。道路畿但取寡者及趙儼代畿。而所送多。文帝問畿。前君所送何少。今何多也。畿對曰。臣前所錄皆亡者妻。今儼送生人婦。

也。帝及左右顧而失色。

杜伯侯拒劉勲之求橐。細節耳。至令五千人運者。願以一死報公。及不以奉詔書故奪已配之婦。此非仁心爲質者不能。

何遠

何遠爲東陽太守。豪右畏憚。遂坐謫。免。去官歸家。歷年歲。口不言榮辱。士類以此多之。其輕財好義。周人之急。言不妄。蓋天性也。每戲語人曰。卿能得我一妄語。則謝卿以一縑。衆共伺之。不能得也。官至征西諮議參軍中撫軍司馬。廉可能也。廉而不言榮辱。近于開道矣。聞道之人。安得有妄言。

王伽

王伽開皇末。爲齊州參軍。州使送流囚李參等七十餘人詣京師。時制流人並枷鎖。傳送。父榮陽。憫其辛苦。悉呼而謂之曰。卿輩旣犯國刑。虧損名教。身嬰縲絏。此其職也。今復重勞。授卒。豈獨不愧於心哉。參等辭謝。伽曰。汝等雖犯憲法。

象津忠信

卷二十九

十一

枷鎖亦大辛苦。吾欲與汝等脫去。行至京師。集。能不違期。不皆拜謝曰。必不敢違。卽於是悉脫枷。停援卒。與期曰。某日當至。京師如致前却。吾當爲汝受死。舍之而去。流人感悅。依期而至。一無離叛。上聞而驚異。召見與語。稱善久之。於是悉召流人。并令攜負妻子俱入。賜宴於殿庭而赦之。

脫枷停援。殊是煦煦之仁。然使囚人人踐

約則難

教津忠信

卷二十九

三

李忠

李忠爲親博屬長。郡中咸敬信之。更始立。使使者行郡國。卽拜忠都尉官。忠遂與任光同奉世祖。以爲右大將軍。封武固侯。時世祖自解所佩綬以帶忠。因從攻下屬縣。至苦陘。世祖會諸將問所得財物。唯忠獨無所掠。世祖曰。我欲特賜李忠。諸卿得無望乎。卽以所乘大驪馬及繡被。不物賜之。進圍鉅鹿。未下。王郎遣將攻信都。大姓馬寵等開城內之。收太守宗廣及忠母妻而

令親屬招呼忠。時寵弟從忠爲校尉。忠卽時見責數背恩反城。因格殺之。諸將皆驚曰。家屬在人手中。殺其弟。何猛也。忠曰。若縱賊不誅。則二心也。世祖聞而美之。謂忠曰。今吾兵已成矣。將軍可歸救老母妻子。宜自募吏民。能得家屬者。賜錢千萬。來從我取。忠曰。蒙明公大恩。思得効命。誠不敢內顧宗親。會更始遣將攻破信都。忠家屬得全。世祖因使忠還行太守事。收郡中大姓附邯鄲者。誅殺數百人。及任光歸郡。忠還復爲都尉。六年。遷丹陽太守。是時海內新定。南方海濱江淮多擁兵據土。忠到郡。招懷降附。其不服者悉誅之。旬月皆平。忠以丹陽越俗不好學。娶禮儀衰於中國。乃爲起學校。習禮容。春秋。飲選用明經。郡中向慕之。墾田增多。三歲間流民占著者五萬餘口。十四年。三公奏。課爲天下第一。遷豫章太守。

此公是循吏。故一以忠信爲致身之本。

范述曾

教津忠信

卷二十九

三

范述曾爲永嘉太守。爲政清平。不尚威猛。民俗便之。所部橫陽縣山谷峻峻。爲逋逃所聚。前後二千石討捕莫能。述曾下車。開示恩信。凡諸囚黨。襁負而出。編戶屬籍二百餘家。自是商旅流通。居人安業。述曾勵志清白。不受饋遺。明帝下詔褒美。徵爲遊擊將軍。郡送錢二十萬。餘一無所受。唯得白桐木火龍計十餘枚而已。

一遇嘯聚。即便張皇。山陬海澨之間。豈患藪亂。患滋亂耳。如此化導。乃胎地方之福。

牧津忠信

卷二十九

古

孫謙

孫謙爲巴東建平二郡太守。郡居二峽。恒以威力鎮之。將述職。勅募千人自隨。謙曰。蠻夷不賓。蓋待之失節耳。何煩兵役。以爲國費。固辭不受。至郡。布恩惠之。化蠻獠懷之。競餉金寶。謙慰諭而遣還。一無所納。

一廉則無不辦。勝急可乎。况於蠻夷。

姜暮

姜暮高祖擢爲秦州刺史。謂曰。昔人稱承錦故

鄉今以本州相授。所以償功。涼州荒梗。宜有以靖之。暮至。撫以恩信。盜賊衰止。人喜曰。不意復見太平官府。

欲使盜賊衰止。恩信之外。無別術。

趙持滿

涼州刺史趙持滿。與韓瑗無忌。姻親許敬宗懼爲已患。誣其同反。追至京。考試數日。身可殺。詞不可枉。吏竟待占而結奏之。遂死獄中。尸於城西。親戚莫收。友人王方翼歎曰。樂布之哭彭越。

牧津忠信

卷二十九

五

大義也。周文之掩枯骨至仁也。絕友之義。蔽主之仁。何以事君。遂具禮葬之高宗。義之不問。

持滿義不負姻親。方翼義不負死友。可謂

兩賢。

張允濟

張允濟爲武陽令。過道旁。有姥廬守所。蒔葱。因致曰。第還舍。脫有盜。當告令。姥謝歸。俄大亡葱。允濟召十里內男女。盡至。物色驗之。果得盜者。有行人夜發。遺袍道中。行十餘里。乃寢。人曰。吾

境未嘗拾遺。可還取之。旣而得袍。舉政尤異。遷高陽郡丞。郡缺太守。獨統郡事。吏下畏悅。賊帥王須拔攻郡。於是糧誦。吏食槐葉菜。節無叛者。貞觀初。累遷刑部侍郎。封武城縣男。擢幽州刺史。

允濟是明察人。遇下恐不免少恩。至于臨難。吏食槐葉菜。節而無敢叛。此君以嚴爲惠。所以迨不可及。

狄惟謙

牧津忠信

卷二十九

十六

晉陽令狄惟謙。梁公之後。善爲政。會昌平州境亢陽。涉春夏數百里。水泉耗竭。禱於晉祠者數旬。無應。有女巫郭者。攻符術。厭勝之道。有監軍攜至京師。因緣出入宮掖。其後歸。遂號天師。天旣久。不雨。境內莫知所爲。皆曰。若得天師至。晉祠。則旱不足憂矣。惟謙請於主帥曰。天災流行。咎庶焦灼。若非天師一救。萬姓恐無聊生。於是主帥親自爲請。巫亦許之。惟謙幡蓋迎。自私室躬爲持。旣至祠所。盛設供饌。飲饌。自旦及夕。

牧津忠信

卷二十九

十七

歸叱左右。曳於神堂前。杖背三十。投于潭水。祠後有山。極高。遂令設席焚香。端笏立于其上。閭縣駭云。長官打殺天師。馳走者紛紜。祠上忽有雲如車蓋。覆迤邐四合。雷震數聲。甘澤大澍。數尺。於是士民自山頂擁惟謙而下。州將初責以專殺者。旣而嘉其精誠。有感。與將軍表言其事。制書褒美。賜章服錢五十萬。後歷絳。隰。二州刺史。所治皆有名稱。

有殺妖巫之定力。自有爲萬民請命之精。

誠

元德秀

元德秀質厚少緣飾舉進士調南和尉有惠政黜陟使以聞擢補龍武軍錄事家苦貧乃求爲魯山令前此墮車足傷不能趨拜太守待以賓禮有盜繫獄會虎爲暴盜請格虎自贖許之吏白彼詭計且亡去無乃爲累乎德秀曰許之矣不可負約卽有累吾當坐不及餘人明日盜尸虎還舉縣嗟嘆

牧津忠信

卷二十九

九

此虎大解事惟虎能成盜之請故盜能副紫芝之信

周堯卿

周堯卿歷連衡二州司理參軍桂州司錄知高安寧化二縣提點刑獄楊統入其境見被刑而苦苗者詢之對曰令不我欺卒無怨言統歎而薦之累官太常博士

令不我欺四字可念君子信而後刑其民民有恥且格矣

呂元膺

呂元膺爲蘄州刺史嘗錄囚或白父母在明日歲旦不得省爲恨因泣元膺惻然釋縛歸之而戒以還期吏白不可答曰吾以信待人人豈我違如期而至自是羣盜感愧悉避境去以歲旦不得省父母爲恨此囚良心未死故可逆知其必還

袁滋

袁滋爲華州刺史以寬易清簡爲政徵爲金吾

牧津忠信

卷二十九

九

大將軍以楊於陵代之百姓遮道不得去於陵使喻曰吾不敢易袁公政人皆羅拜

寬易清簡與民相安於無事而祝福極遠

卽新使君諭民一語而人皆羅拜袁之得

民深矣

朱勝

朱勝知吳郡事廉靜寡欲勤政愛人嘗曰吏書貪吾詞不付房隸卒貪吾不妄行杖獄卒貪吾不輕繫囚人賞其言爲循良之譜

爲守令者當時置此三語于座右

劉廣

劉廣爲平鄉令。單騎之官。人有諍訟者。輒叮嚀曉以義理。不加繩劾。各自引咎而去。所得俸祿。賑施窮乏。在職七年。風教大洽。獄無繫囚。囹圄盡皆生草。庭可張羅。

善人教民七年。風教安得不洽

趙清獻公

成都以成卒爲憂。朝廷擇遣大臣爲蜀人所愛。牧津忠信

卷二十九

主

信者。其如趙清獻公。遂以大學士知成都。入見。上曰。近歲無自政府復往者。卿能爲我行乎。拊曰。陛下有言。卽法也。豈有例哉。上大嘉。拊乞以便宜行事。卽日辭至蜀。默爲經略。燕勞閑暇。如他日。兵民晏然。一日坐堂上。有卒長在堂下。拊好諭之曰。吾與汝年相若也。吾以一身入蜀。爲天子撫一方。汝亦宜清慎畏。敢以帥衆比成還。得餘資。攜歸爲室家計可也。人知公有善意。轉相告語。莫敢爲非。

清獻公之鎮蜀。與張平崖各有局面。而其安輯衆心。鎮定羣盜之法則同。

寇萊公

寇萊公準。知歸州。巴東及大名府城安縣。其治一以恩信。每期會賦役。未嘗出符移。惟具鄉里姓名。揭縣門。而百姓爭赴之。無稽違者。

非民心風乎者不能

范純仁

范純仁尹洛。謝克莊自河陽來。至中路白司馬。牧津忠信

卷二十九

主

坡林馬歇店中。欲行。以馬未盡。藹少待。見老翁負廩。略不向問。須臾再以失。續告翁。翁容色自若。徐曰。爾亟求。必鄰家戲藏爾。謝以爲有道者。異而就問曰。爾家失。續再告而不顧。何也。翁笑曰。范公居此。孰肯爲盜。必無此理。已而續果還。謝歎息而去。

范公居此。孰肯爲盜。此格心之化也。

崔豫

崔豫爲長安縣尉爲人自負厚於責物爲范忠宣公外孫忠宣守洛豫以書求教忠宣答之其略云我平生所學唯忠恕二字一生用不盡至立朝事君接待僚友未嘗頃刻離此又云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已則昏爾曹但以責人之心責已恕已之心恕人不患不到聖賢地位

人生於此二字徹頭徹尾自信信人真不患不到聖賢地位

牧津忠信

卷十九

主

蘇頌

蘇頌知杭州出遇百餘人送道泣訴曰某等以轉運使責所通市易緡錢盡繫公庭夜禁廂院雖死無可償者公曰吾今釋汝使汝得營生事衣食之餘悉以償官可乎皆曰不敢負於是縱之轉運使大怒欲奏頌而民償債者乃先期而至遂不復言

死無可償則長繫何益衣食之餘悉以償官此是責通者妙法

韓宗師

韓宗師知河中府爲政務正身率下常鄙俗吏苛察近名遇僚屬有恩人爲之竭力邊警有所調發視緩急爲之期會民不勞而事集

苛察近名真是俗吏之弊惟正身率下民俗自厚

張忠定公

張忠定公守成都一日問李昉曰百姓果信我否對曰侍郎威惠及民民皆信服詠曰前一任則未也此一任應稍爾秀才只此一箇信五年方得成

牧津忠信

卷十九

主

五年成一信字猶見垂崖乎化之速矣

沈瑋

沈瑋知潞州初賊黨據城潞平當綠坐者七百帥府謀瑋盡誅之瑋不從帥府大怒欲殺瑋瑋顏色不動從容對曰招亡撫存瑋之職也此輩初無叛心特爲賊所脅脅故招之復來殺之是殺降也苟利于衆瑋死何憾少頃怒解因召瑋

軍曰：吾始命戮汝，今汝使君活汝矣，皆感泣。時介休人張覺聚黨抄掠，招之不肯降，曰：是以好言誘我耳。獨得侍郎沈公一言，我乃無疑。於是命璋往，覺即日降。

仁心爲質，卽盜賊亦自可孚。

朱壽昌

朱壽昌知閬州，有大姓雍子良，殺人乃買里民使出，就吏獄具。壽昌疑訪，因得其情，引囚訊之。囚對如初，乃告之曰：吾聞子良遺汝錢十萬，納

牧津忠信

卷二十九

毒

汝女爲子婦，許嫁其女。汝家有之乎？囚色動，又告之曰：汝且死，書僞券抑汝女爲婢，指十萬爲顧直而嫁其女。他人汝將奈何？囚泣下，始以實告。汝子良付法。

此囚之癡可憫，故不得不爲好語以醒之。

常安民

常安民授應天府判官，遷成都教授，秩滿調知長洲縣。以主信爲治，民不忍欺，追科不下吏。使民自輸，每先他邑而辦。擢大理丞，以謾監滁州。

酒稅至滁，自親細務。郡守魯肇約爲山水游，曰：謫官例不治事。安民謝曰：食焉而怠其事，可乎？

錢明逸自禁林出，爲大州，居常快快不事。事王子明，嘆曰：雖不足意，獨不思所部有萬千生靈耶？希古之意，賢於明逸遠矣。

蔡高

蔡高調福州長溪尉，縣嫗二子漁于海而亡。嫗某氏爲警，告縣捕賊吏，皆難之曰：海有風波，安知不水死乎？雖果爲警所殺，若不得尸，則於法

牧津忠信

卷二十九

重

不可理。高獨謂嫗色有冤，不可不爲理也。乃陰察仇家得其迹，與嫗約曰：十日不得尸，則爲嫗受捕賊之責。凡宿海上七日，潮浮二尸至，驗之皆殺也。乃捕警家伏法。高端明學士襄之弟也。

張日用

張日用知德清軍，大旱，民有爭水者。日用曰：今爲汝借水三寸，三日內還汝。乃于水中刻表爲記，日用卽詣一廟，爲文具述借水事，立廟中以

俟。卽日大雨使人視其表果及三寸而止。

初特以衛需民之急而立廟索雨果符其言此非意料可及。

伊伯熊

伊伯熊爲深州守富民請存投刺請罪存嘗獲罪前守深人疑將爲前州復讐而前守適移書言深人短長伯熊謝曰人之善惡旬日異狀能改過卽良民也對衆焚其書深人始安州人張廷雄於貲三子皆清惡武斷鄉曲待官吏陰事

牧津忠信

卷二十九

主

莫敢問亡何謀殺人廷自當殿殺罪而匿其子乾於勢家乃計捕其子罪以謀殺而羣毆殺人者則止坐一人凡訟辭一覽卽洞情實吏畏悚莫敢舞文獄中常空張某先以累坐死察其冤許以不死時張乾在獄約某反獄某曰伊公信人也許某不死矣忍負之以逮死乎。

對衆焚書所以安深民然於前守不免有形跡惟能令獄囚信其無虛語感人處自不可強。

冷麟

冷麟洪武七年爲鄞令精敏廉慎一介不苟取量事難易與民面立期限期至未完許赴縣展限卽三五易亦不深罪如違期不報卽一日必罰派辦徵科務求民便且天性仁恕不忍輕決時有被一笞一鞭者衆必賤之故人皆知愧而犯之者少九年以江浙行省薦陞本省都事聲績尤著先是象山知縣孔立有惠政民以孔冷並稱。

牧津忠信

卷二十九

主

必如此乃能省鞭笞之法。

李德善

李德善洪武末知常州府寬恕廉慎歲終決獄有江陰民二十餘人以鬻鹽械繫亡爲首者三人故未決德善慰而縱之期十日諭爲首者來歸衆感泣及期果引亡者二人卽決。

二十人縱而二人之勢必來此善于捕亡者。

程輝

程燦知鹽城縣。縣有冤獄。論死者十九人。力爲申雪。築隄捍決。河制水次倉。便轉運。凡與民興利去害。竭誠悉力。惟恐後轉上元縣。陪京俗難。政殷燦一意利民。無所趨避。心誠乎感。與信信之內。瑞以事過金陵。所至饕虐。夫廩外無餽。瑞怒欲辱之。燦抗陳民艱。瑞爲改容。民居近。奔陵者以誤殺苑中獸入死獄。莫爲直。燦曰。殺麋鹿與殺人同罪。豈聖世之政。方白司寇。爲從未減。燦宰二邑。三入覲。乘一馬。以一馬負冊。以一隄津忠信。卷二十九。夫。

其古朴之意可掬。

王弼

王弼爲典化知府。至則曰。是故秉禮之鄉。盡出古意。爲之律身。必端布令。必信制度。必節俗。婚喪過侈。遊蕩子多。事賄博。弼設牌正。副定中式。書勸戒文。使時開諭。弗變。則舉以懲。五伯攝人。狼假爲虐。弼立三限。牒明書期。日授鈴者。自付被論。執就理。後期有咎。皆信之。如期而至。守臣

更驛法。非人情。弼警止。不可疏復。其舊。溫文進。鈔漳州守者。白遣民兵自益。弼曰。蕭顏海宜以自防。遂勿遣。端午競舟。長訟耗費。禁者乏。要領迄未能息。弼使自實。盡市以修橋梁。木蘭陂。陽城斗門堤壅。路道多圯。弼爲修築。盡出帑餘。民無所與。公牘叢委。笑語指揮。每旦日視事。日中則庭無留人。坐公堂。閱古書。宿笑清汰。獄訟衰止。

眞是盡出古意。

沈木

卷二十九

夫

沈木知石城縣。時汀寇入境。蹂熊子開等爲鄉導。巡尉司以隅宮姓同者。指爲賊。木察其非。是破械。約使捕子開輩。衆謂其縱虎出柙。已而果縛子開以獻。人服其明。

非賊自當破械。若欲責之。擒盜更須視其人之膽畧何如。不然。是名開其生途。而實致之死地。

楊護

楊護象州人梁儉泰和人成化間相繼任臨高知縣楊令承累任苛虐之後政尚寬簡然能燭下情事至先得察其誠僞善惡必明詞訟審無大害者諭歸使籌思多感其言而中止獄無淹禁而吏無取覓民以爲便事事稱是初若無甚異政者行之數年民無不遵而信之詞訟盡息後以謫累去任新令來代之且見百姓戀楊如慈母隨者絡繹於道不能去梁嘆曰此無傍爲而爲者何以得此吾當一屈楊君以見牧津忠信

不卷二十九

幸

必信所以感人如此

馬錄

馬錄授固安知縣縣當南北衝劇號難治錄周察人情廉明惇信士民悅服踰年有冀寇之亂襲破固安錄被執寇見臥內無長物乃賢而釋之獨縱其獄囚去囚曰我輩罪宜死幸毋寬以累吾慈父復相率詣獄再踰年徵拜監察御史一時寇與囚皆有良心若此錄之感化者可知

王詔

王詔知定州定畿內地雜戎夷詔約法示誠信

牧津忠信

不卷二十九

主

釐獎幾盡政化大行蜀生卓某者道定遺索榮百金來言詔曰第往有爲守者至則有守者一人人生謂何以不携去守者曰人有棄子者我守公不忍爲流涕語之我忍携金去使君流轉於我公之境哉梁御史按部猝入獄惟二繫囚焉先是州田多汙萊人不能市牛耕爲孔明木牛法代之耕力得牛牛在定三歲擢開封府同知會河決金相寺口水出地上一丈所石橋歸德間彈爲河二洪悉壅漕粟不得上議者請自孫

繼口至清河口百餘里，大興卒塞之，非十四萬人不可。計伐薪買石費十七萬餘緡，詔往行河，卽湛祭令水工表率爰而自蹈，機埋捷事卒徒勤赴，奮緡者百里雲舉。凡三月河隄成，緡算九千七百餘緡。

詔故誠信人遇事更有巧心，所以事皆立。

周鳴

周鳴爲卽墨主簿，以明敏詳密爲藩司所重，奉

牧津忠信

卷十九

主

御史往登州，讞強盜獄盜七十人，而稱屈者四十五人。御史執不聽辨，鳴詳察其人，皆以宿怨爲盜，所誣指從容自其故，且歷舉前代賢臣以辨冤獄，得名者具陳之。御史感悟，四十五人遂得不死。會兵興，賦卽墨軍需錢七十餘萬，鳴具奏地濱海隅，鐵非所產，而府庫積鐵尚多，請出以資軍用。庶蘇民力，所司又令卽墨民輸豆，軍前准其歲入米數，已而復徵其米，而令以鈔償。豆直鳴復奏民無信不立，今民旣輸豆，又徵其

米，是無信於民也。請從初令，以信於民。且連奏便民十餘事，朝廷皆納其言。

白寬獄爭重徵，一縣簿何以有此力量。

羅性

羅性授德安府同知，先是有寇號糟李萬戶者，以衆入府治，劫殺郡守以下，掠庫藏，官捕其衆悉就戮。獨糟李逸去，久不獲。詔捕益急，踪跡所過宿逮繫數百人，諸邑騷然。性初下車，民有負一囊詣府言糟李實死矣，此其遺骸也。問死幾

東津忠信

卷十九

主

何時矣？曰：一歲。曰：始死時曷爲不言？又驗其骸，皆在而皓然白也。曰：糟李年未四十，此安得是耶？皆而逐之，悉出所繫數百人，諭之曰：朝廷但欲得糟李耳，糟李且出，卽汝等辜皆寧家何爲不自愛體膚，乃甘受楚毒而庇一賊耶？能復吾言，今與汝等期十日獲賊，卽汝皆良民。衆叩頭曰：府公欲生我，我不敢盡死力，乃悉縱之。七日生縛糟李至庭下。民旣獲賊，勞而遣之。

元紫芝之釋盜擒虎沈石城之破械捕熊

子開皆是此意。總之信義所感。凡捕亡而
乃累無辜者。當用此格。惟是一囊遺骸。既
辨其非精李。自當詰其所從來。法應致辟。
咎而逐之。則非法矣。

牧津 忠信

卷二十九

孟

牧津卷之二十九 終

牧津卷之三十目

明決

黃昌

雋不疑

實參

謝夷吾

陳仲舉

孫禮

元絳

張亮佐

王安禮

張文定公方平 二見

程明道 五見

韓絳

強至

陳奉古

牧津 明決

卷三十

十

高定子

魯永清

范正辭

李見

胡筵柱

林從周

胡文舉

張羽

高子業

李復亨

宣彥昭

觀音奴

范楨 二見

伍典

楊茂情

東野

郭桂

黃昌

黃昌少孤微居近學宮數見諸生修庠序之禮因好之遂就經學又曉習文法仕郡爲決曹刺史行部見而奇之辟從事後拜宛令政尚嚴猛好發奸伏皆稱神明遷蜀郡太守先太守李根年老多忤政及昌到吏民訟者七百餘人悉爲斷理莫不得所密捕盜帥一人脅使條諸縣強牧津明決卷三十

爲政能使宿奸大惡奔走他境如此之嚴嚴乃爲德若一新太守而理斷七百人莫不得所又其緒餘矣

雋不疑

雋不疑渤海人召拜青州刺史昭帝時齊王孫劉澤結豪傑謀反欲先殺刺史不疑先發覺收

捕伏辜擢京兆尹京師吏民敬其威信每行縣錄囚徒還其母輒問不疑有所平反活幾何人卽不疑多有平反母喜笑異於他時或無所出母怒爲不食故不疑爲吏嚴而不殘始元五年有男子乘黃犢車建黃旆黃褶褕著黃目詣北闕自稱爲太子公車以聞詔公卿將軍二千石雜議視長安中吏民聚觀者數萬人右將軍勃兵闕下備非常至者莫敢發京兆尹後到叱從吏縛之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不疑曰諸君何患於衛太子昔蒯瞶違命出奔輒拒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云卽不死今來自請此罪人也遂送詔獄帝與大將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夫當用有經術明大誼者由是不疑名重於朝廷在位者皆以爲莫及也廷尉驗治竟得其姦詐大將軍徵妻以女辭久之以病免終於家後趙廣漢爲京兆常言禁姦止邪獨行於吏民細耳朝廷事何敢望不疑蓋厭服如此

不疑不欲傷阿母心。斷獄多用平賢。哉是母。知子最真。若非慈訓嚴而殘矣。○不疑叱縛男子已明。知其詐。特借。○斷案壓服人心。要以。○斷案事。不可與。○太子同。日語。

寶參

寶參初爲奉元尉。男子曹芬兄弟。隸北軍。醉暴其妹。父救不止。悉赴井死。參當兄弟重辟。衆請俟免喪。參曰。父。孫子死。若以喪延。是殺父不坐。牧津。明決。卷三十。三。皆殺之。

此議甚正。

謝夷吾

謝夷吾爲荊州刺史。行部到南魯縣。遇孝章皇帝巡狩幸當陽。上未嘗見刺史。班秩有詔。勅夷吾入侍錄。見囚徒。見長吏。勿廢舊儀。上臨西廂。南面夷吾處東廂。分帷其中。有亭長姦部民者。縣言和姦。上意以爲吏姦民。何得言和。觀刺史決當云何。頃夷吾呵之曰。亭長。詔書朱幘之吏。

職在禁姦。今日爲惡首。何得言和。切讓三老。孝弟。免縣長吏官。其所決正。一縣三百餘事。事與上合。章帝嘆曰。使諸州刺史盡如此者。朕不憂天下。特遷鉅鹿太守。臨發。陛見。賜車馬。劍帶。勅之曰。鉅鹿刺郡。舊爲難治。以君有撥煩之才。故特受任。無毀前勞。夷吾所至。愛育人物。有善績。第五倫嘗令班固爲文薦之後。以行春乘柴車。從兩吏。冀州刺史上其儀序失中。有損國體。左轉下邳令。

牧津。明決。

卷三十

四

決正三百事。事事得情。非才誠兩合者。不能。

陳仲舉

陳仲舉在樂安郡。縣民趙宣葬親而不閉延。隨止居其中。行復積二十年。鄉邑稱孝。州郡數禮請之。仲舉就與相見。言次。問及妻子。宣有五子。皆服中所生。仲舉怒曰。聖人制禮。賢者俯就。不肖企及。且祭不欲數。以其易瀆故也。况乃寢宿塚藏。孕育其中。誑時惑衆。誣汚鬼神乎。遂致其

罪

詎時惑衆誣汚鬼神二語真趙宣鐵案快哉此舉不然後世之居隨者接踵矣

孫禮

孫禮爲荊州刺史遷冀州牧太傅司馬宣王謂禮曰今清河平原爭界八年更二刺史靡能決之虞芮待文王而了宜善令分明禮曰訟者據墟墓爲驗聽者以先老爲正而老者不可加以夏楚又墟墓或遷就高敞或徒避仇讐如今所

牧津明決

卷三十

五

聞雖臯陶猶將爲難若欲使必也無訟當以烈祖初封平原時圖決之何必推古問故以益辭訟昔成王以桐葉戲叔虞周公便以封之今圖藏在天府便可於坐上斷也豈待到州乎宣王曰是也當別下圖禮到案圖宜屬平原而曹爽信清河言下書云圖不必用當參異同禮上疏略曰管仲霸者之佐猶能奪伯氏駢邑使沒齒無怨臣受牧伯之任奉聖朝明圖驗地著之界界實以王翁河爲限而鄒以馬升侯爲驗詐以

鳴犢河爲界假虛訟訴疑誤臺閣今二郡爭界八年一朝決之者緣有解書圖畫可得尋案趙校也平原在兩河向東上其間有爵隄在高唐西南所爭地在高唐西北相去二十餘里可爲長歎息流涕者也案解與圖奏而鄒不受詔此臣軟弱不勝其任臣亦何顏尸祿素餐輒束帶着履駕車待放

坐上斷之固是但疆界故須身履其地

元絳

牧津明決

卷三十

六

元絳知永新縣豪子龍幸誘少年周整飲博以技勝之計其賞折取上腴田立券久而整母知之訟於縣縣索券爲證則母手印存弟受絳至母又來訴絳視券呼謂幸曰券年月居印上是必得母他贖印尾而撰僞券續之耳幸駭謝即日歸整田

今天下僞篆半於官府驗視不可不審

張亮佐

張亮佐歷憲筠二州推官吉州有道士與商人

夜飲商人暴死道士懼而遁爲遷者所獲捕繫百餘人轉運使命堯佐覆治盡得其寃遷殿中丞知犀浦地狹民繁多田訟堯佐正其疆界餘衆弊以曉之訟遂大簡尋以宣徽使判河陽時吳育判西京留臺河陽民訟有不決者多詣育於狀尾判曲直堯佐卽奉行之不自爲異而民稱平。

不自異而民稱平則育之任真堯佐之虛衷可謂兩賢。

牧津

卷三十

七

王安禮

王安禮知開封事至立斷前滯訟不得其情及且按而未論有幾萬人安禮決未三月三獄院及畿輔十九邑囚繫皆空書揭於府前遂使過而見之嘆息誇異帝聞之喜曰昔秦內史廖從容俎豆以奪由余之謀今安禮能勤吏事駭動殊鄰於古無愧矣特升一階時帝數幸皇太子太史言民墓多迫京城故不利國嗣詔悉改卜無慮數千萬計衆洵懼安禮諫曰文王卜世三

十其收先於掩骼埋胔未聞遷人塚以刊其

者帝惻然而罷

安禮以駿夷之才如倚天長劍鋒接物剖至於改卜民墓乃能獨持正論使萬衆之心安而國體不傷其才局大出荆公上。

張文定公

張文定公方平知蘇州崑山縣初吳越歸國郡邑地曠民占田無紀歲久多侵越訟數十年不能決方平召問所輸租稅幾何大約百之一二

牧津

卷三十

八

方平悉取其餘以賦貧民自是無訟

如此亦快然終不能使人心帖息

程明道

程明道先生顥初爲京兆府鄠縣主簿民有借其兄宅以居者發地中藏錢兄之子訴曰父所藏也令言無證佐何以決之程曰此異辯耳問兄之子曰爾父藏錢幾年矣曰二十年遣取其錢視之謂曰今官所鑄錢不五六年則遍天下此錢皆爾父未居前數十年所鑄也其人遂服

令大奇之

只以定居之年歲論事理自明

韓絳

韓絳爲開封府推官有男子令青妄稱其母頃在掖庭得幸有娠而出生已府以爲妄奏流汝州絳言留之在外將惑衆追責窮治蓋其母嘗執役宮禁嫁民令緒生一女乃生青遂論棄市妙在追責窮治以絕疑根

強至

牧津 明決

卷三十

九

強至爲開封府倉曹參軍時禁中露積油幕夕火主守者法皆應死至預聽讞疑火所起召募工訊之工言製幕必雜他藥相困既久得濕則燔府爲上聞仁宗悟曰真宗山陵火起油衣中其事正爾主守者遂傳輕典

大凡爲政之要不但委悉人情更須妙通

物理積油萬石則火生強至已知此意故

臨事了了

陳奉古

陳奉古通判貝州有卒執盜者其母欲前取盜卒拒不與作之地明日死以卒屬吏論棄市奉古議曰主盜有亡失法令人取之法當得捍捍而死乃以鬪論是守者不得主盜也殺一不辜而罰奪生事法非是因以聞報主杖卒人稱服之

古之議罪者先正名分次原情理彼欲前取者被執之盜也母雖親不得輒取也此拒不與者執盜之主也主雖弱不得輒與

牧津 明決

卷三十

十

也前取之情在於奪不與之情在於捍奪而捍焉其狀似鬪而實非鬪若以鬪論是不正名分不原情理也奉古謂法非是不曰法當得捍乎奈何歸咎於法蓋用法謬耳

高定子

高定子知夾江縣時鄰邑有爭田者十餘年不決部使者以屬定子定子察知僞爲質劑其人不服定子曰嘉定改元詔三月始至縣安得嘉

定元年正月文書耶兩造遂決

長民者不可不留心典故

魯永清

魯永清守成都事決訟如流門外架屋數椽鍋竈皆備訟者至寓居之一見即決飯未嘗再炊有魯不解擔之誼適梟長案牘中有以姦訟者一曰和一曰強兩持不能決屬永清以試其決魯令隸有力者一人去婦衣諸衣皆去獨裏衣婦以死自持隸無如之何永清曰供作和姦訟牧津明決

卷三十

十二

遂決蓋婦苟守貞衣且不能去况可犯耶

然亦不可以此槩天下直須徐詰其當日之情境乃得

范正辭

范正辭歷官以治績聞會有言饒州多滯訟還正辭知州事至則宿繫皆決遣之胥吏坐淹獄停職者六十三人會召令料州兵送京師有王興者懷土憚行以刃故傷其足正辭斬之與妻詣登聞上訴太宗召見正辭延辯其事正辭曰

東南諸郡饒實繁盛人心易動輿敢扇搖苟失控馭則臣無待罪之地矣上壯其敢斷特遷膳部員外郎充江南轉運副使賜錢五十萬饒州民甘紹者積財鉅萬爲群盜所掠州捕繫十四人獄具當死正辭按部至引之囚皆泣下察其非實命移訊而民有告羣盜所在者正辭潛遣監軍王愿掩捕之愿未至盜遁去正辭卽單騎出郭二十里追及之以鞭擊賊中雙目執之賊自刃不死餘賊渡江散走得所棄賊載賊歸按牧津明決

卷三十

十二

其姦狀伏法而前十四人皆更生

斬懷土憚行之卒消一方禍亂之萌此其臨事敢決更勝於州無滯訟欲令紀法常肅不可無此能吏

李冕

李冕調崇安簿縣民謝叟無子養他姓兒以致富後婢生一兒垂死戒曰吾故貧皆汝兄佐吾致富分財當優之後婢兒稍長詣官乞還兄姓令欲判可冕詰婢兒不服更訴於州蔡襄爲運

使聞赴崇安。見迎曰：「法順人情，今與人同艱辛，以致豐裕，欲終奪而窘之，殆非所以順人情也。」襄曰：「非主簿，吾幾誤任法矣！」卽具奏論朝廷是之，著爲令。

律重本生，養子雖同父起家，厚薄尚當有別。然此斷須以父命當遵爲主，不在艱辛致豐裕也。

胡寔挂

胡寔挂開慶間爲鉛山主簿，時私酤之禁甚嚴，

牧津 明決

卷三十

十五

有婦訴其姑私釀者，寔挂詰之曰：「汝與姑和平，曰和曰既和，則能代汝姑受責矣。」以私酤律笞之，政化遂行。

代姑之笞雖得體，終不若陳亭長酒食勸勉之言爲更善也。

林從周

林從周充開封府推官，民有殺其兄二子，以窺其財者，長被創卽死，其幼走以免。事發獄成，以母年八十，法當留侍，從周議使無狀子居母側。

以愛其幼孤，必無全理，且孤孫雖穉，亦能爲祖母養留之惠，奸不可讀奏未畢，章獻太后遽頷之曰：「人情當如此，命配海外。」

此議情理皆當

胡文舉

胡文舉寶祐中調贛縣尉，未至，有訴殺人而失其屍，且不見殺者。文舉至，方下其事，一日池有屍，無首，莫能辨。文舉詢死者之母，知臂有涅虎視，屍果然。又廉得其妻嘗與男子姦，別鞠其妻。

牧津 明決

卷三十

十四

疑男子事泄，言實與男子姦，故共殺夫而埋其首，掘得首，加屍如生，咸以爲神。

張羽

妙在與男子別鞠

張羽出守廣平，條教清肅，吏卒畏懾，莫敢仰視。雖隆寒盛暑，漏下五鼓，必起視事，夜分乃寢。問民疾苦，力舉行之。建開通水閘田千畝，以資困農。置木牌，令得自白，以達民情。順德有囚母與僧通，子已壯，不改惡，其子之言也。乃入井死，會

當決子羽曰母無行負夫與僧私通斷可殺子絕夫嗣乎因遂得釋鉅鹿有告婦奏一要官恭殺其夫吏受委咸憚莫能決羽按而實諸法要官懼厚賄未寧誣奏下羽獄吏民爭歛錢賄寧為羽求解羽曰吾寧失官不敢失志若等愛吾幸無枉吾志也大理直其誣乃還郡自後民益相信斷獄大省

母以念愧死并關子也留子所以嗣父亦以嗣母此議未為非是

牧津 明決

卷三十

十五

高子業

高子業初任代州守有諸生江棹與隣人爭宅址將圍陰亦族人江孜等匿二尸圖誣隣人隣人知不敢聞全界以宅棹埋尸室中數年棹兄千戶棹枉殺其妻棹嗾妻家訟棹并誣棹殺孜事揭拷死無後與弟鑾重襲棹職訟上監司臺付子業再鞠業問棹以孜等尸所在棹對曰棹殺孜埋尸其室不知所在曰棹何事殺孜棹愕然對曰為棹爭宅址曰爾與同宅居乎對曰異

居曰為爾爭宅址殺人埋尸兄室有斯理乎問吏曰搜尸棹室否對曰未也乃命搜棹室掘地得二尸于棹居所亦趾宛然棹伏罪州人曰十年冤獄一旦得雲州豪吳世傑誣族人吳世江世澤姦盜拷掠死二十餘命世江更數冬不死子業覆獄牘問曰盜賊布裙一縷數斛世江有田若廬富而行劫何也世傑曰賊餌色即呼姦婦問之曰盜姦若何對曰姦也何時曰夜曰夜姦何故識賊名對曰世傑教我賊名世傑遂伏

牧津 明決

卷三十

十六

誣殺人罪祁縣千長趙遠捕盜起家萬金嘗縛村民野寺誣為盜得貲遠僕更汚民妻處僧發覺致民縣獄列狀上官遠曰民不死禍且及乃設謫給縣官縣官悉聽遠入獄磔民屍擲屍獄外上官正治遠僕罪薄罰遠子業曰安有屬殺人而長若主不與者乎卒正遠罪

三事不難斷難在斷久獄無瞻前顧後之念耳若謂家屬殺人而長若主未有不與特為趙遠之稔惡而發則可此外不可以

一律論也

李復亨

李復亨年八十登進士第調臨晉主簿護送官馬入府宿逆旅有盜殺馬復亨曰不利而殺之必有仇者盡索逆旅商人過客同邑人橐中盛佩刀謂之曰刀礮馬血火燬之則刃青其人歛伏果有仇以提刑薦遷南和令盜割民家牛耳復亨盡召里中人至使牛家牽牛通過之至一人前牛忽驚躍詰之乃引伏

牧津

卷三十

七

此亦格物之效

宣彥昭

宣彥昭仕元爲溫州路平陽州判官儒生有數百畝之園爲勢家所侵雖屢訴有司輒以厚賄屬吏連年不決彥昭立斷還之儒生函金爲謝彥昭叱去曰顧法當爾吾宣私汝者耶天大雨民與軍爭簷民曰我物而軍取之軍曰我物而民取之絕無印証彥昭裂而爲二並驅出使卒踵其後軍忿謀不已民曰汝自失簷于我何損

隸卒以聞彥昭杖民令買簷償軍其在溫州會

大俠起東海來攻府城戍將問計彥昭曰此烏合之衆帥精銳大開城門搗退之戍將氣驕頗易之寇乘隙入城戍將被擒而彥昭亦受縛彥昭瞋目罵曰天子何負於汝乃搆亂耶寇怒欲兵之民翼蔽其背泣曰寧殺我毋殺我判官冠義之而止

遇事頗見才力臨難亦不乏氣節

觀音奴

牧津

卷三十

太

觀音奴歷知歸德府廉明剛斷發摘如神民有叩冤者雖數十年事皆千里奔走來訴觀音奴立爲剖決數日悉清彰德富商任甲抵睢陽驢斃令却乙剖之任以恚毆却經宿而死却有妻王氏妾孫氏孫訴于官官吏納任賄謂却非傷死反抵孫罪置之獄王來訴冤觀音奴立破械出孫于獄呼府胥語之曰吾爲文具香幣若爲吾以郊事禱諸城隍神令神顯於吾有睢陽小吏亦預郊事畏觀音奴嚴明且懼神顯其事乃

以任所賂鈔陳首曰却實傷死任賂上下匿其實吾亦得賂敢以首於是罪任商而釋孫妾寧陵豪民楊甲夙嗜王一田三頃不能得值王以饑携其妻就食淮南而王得疾死其妻還則田爲楊據矣王妻訴之官楊行賄僞作文憑曰王在時已售我觀音奴令質之神楊懼神之靈先期以羊酒免巫囑神勿泄其事及王與楊詰祠質之果無所顯明觀音奴疑之召巫詰問巫吐其實曰楊以羊酒免我囑神曰我實據王田幸

牧津

明決

卷三十

九

神勿泄也觀音奴因訊得其實坐楊罪歸其田王氏責神而撤其祠

奈何不明聽之人而幽質之神乎

范楨

范楨爲淮安守時民家子徐柏及婚而失之父訴府楨曰臨婚當不遠遊是爲人殺耶父曰見有力人不能殺也久之莫決一夕秉燭坐有濡衣者臂繫雙僂而趨然詫曰噫是柏魂也而繫雙水死耳明日問左右曰何池沼最深者吾欲

暫遊對曰某寺遂輿以往指池曰徐柏屍在是網之不得將還忽泡起如沸復於下獲焉召其父視之柏也然莫知誰殺楨念柏有力殺柏者當勃一日忽下令曰今亂初已吾欲簡健者爲快手選竟視一人反袒脫而觀之血漬焉呵曰汝何殺人曰前陣上浼耳解其裹血漬露鬚楨曰僂在夏秋豈須襖殺徐伯者汝也遂具服云以某童子故執童子至曰初意汝戲言也果殺之手一時稱爲神識少嘗讀書道觀數怪見同

牧津

明決

卷三十

十

學者死焉公散習無懼色其膽決蓋天性也臨疑事便當直前勘定每十得八九

伍典

伍典爲柳州太守州民鍾鈕其叔自他所貽書鈕携囊金市產鈕墮其計至中途叔與夥賊撲殺鈕携其囊金去不可蹤跡妻訟之官監司以屬典檄至典得鈕妻上叔所貽書方思爲之計神忽見夢典因策夢中語謂事當起於僧人因於府治白石山結僧堂一區令遠方僧至者率

舍其中各寫經凡幾已而得一僧所寫經字與鍾妻所上書適類又因詰其祝髮歲月正與殺鈕時合乃令鍾妻遣僕覘之衆僧中果一人如鈕叔指以示典卽頃所詰問僧也杖之吐實遂伏辜

如此用心不患鈕冤無抵然爲一事而特以造屋齋僧亦太費力矣

楊茂清

楊茂清壁直隸貴池知縣池濱大江使傳往來

牧津明矣

卷三十

三

如織民好囂訟茂清因俗爲治且遇事明決時涇縣有王贊者通青陽富室周鑑金而欲陷之以鑑富爲嫌莫敢爲白御史以事下郡郡檄清往按閱其獄詞曰知見何不相里隣而以五十里外麻客乎贊旣被毆暈地又何能辨麻客姓名引爲之證乎又云其妻伏贊背護贊又何能毆及冒膈死乎已乃訊証人稍稍吐實詰旦至屍所益審居民則贊門有溝溝布朽椽爲橋陽

出婦與鑑爭墮橋而死贊乃語塞而鑑得免石埭楊翁生二子長子之子標次子死而婦與僕姦翁逐之僕復潛至其家翁不直斥爲姦而比盜撲殺之時標往青陽爲親故壽僕家謂標實殺之而翁則訴已當復辜當道不聽竟以坐標翁屢以訴清密偵其事得之而當道亦以標富憚於平反清承檄則逮青陽與標酒者十餘人隔而訊之如出一口乃坐翁收贖而貨標後三年道經其家盡室男女羅拜于道且攜一小兒告曰此標出禁所生也非公則楊氏斬矣又貴池王武業皮爲生嘗與劉廷璋爲伴一日廷璋懷假銀及首飾數事約武渡江貨皮武方缺食見廷璋至而喜其夕醉以烈酒殺而取其貨與其妻昇而沉之江其情頗昧清廉得之妻當從生清乃釋妻而坐武曰吾憐其二子方襁褓耳銅陵胡弘緒韓太守試冠諸生有一家奴挈妻子而逃弘緒訴媒氏匿之蹤跡所在相與執縛之其奴先是病甚比送獄當夕身死其家亟陳

於官而客戶江西人其同籍也紛至爲證御史按部訴之輒以下清覆訊之曰所謂鎖縛者實以送縣非私家也况奴先有病乎遂原胡生會科試且追風夜以獄牒上胡生遂不得生是年登賢書其辯冤釋滯各類此

此君一腔真懇大較養生機不用殺機楊翁盡室男女羅拜携一兒以告此段情景當令苛刻者躍然興好生之念

東野

牧津

明決

卷三十

五

東野爲陳晉知縣陳晉去藩服近民多健訟訟輒赴臺省不干縣吏縣吏顧無可奈何野至爲聽其大者劇者而於細事以義退之無所留滯於是人皆仰戴而大且劇者不復赴臺省一切細故輒相解釋無敢以煩煩令河溢於縣北害耕稼野乃謀諸治河者築堤拒河河之舊汚於是爲桑麻之地者百里流亡之民皆復來歸仍加意賑貸各有生業戶口增以千計還卒趙獻者有仇夜入刺獻死匿去弗可得衆以爲弗得

也乃竟得之縣故多盜於是盡散去爲農無復敢犯法

聽斷既持大體則健訟之風自息

郭桂

郭桂知安丘縣安丘民王愷者富而橫今至啖之以利既乃鉗制不得動令心內忿然無可奈何至是愷使人逆桂以利啖之拒不可怒斥之去至縣而愷自來謁乃發其事輒笞之愷懼謀陰中以禍以罪擒殺之有訟其子盜金者且罵

牧津

明決

卷三十

五

母桂知其後母也而謂翁曰亟歸發媼不笞中可得金果得之於是翁大感悟知其媼爲之乃復愛其子常趨郡縣中因乘隙反獄走匿不可得攝縣者懼追告之途曰當在某地古墳坎窞中果然其他政事明斷多類此

鞭橫民悟惑父皆快心事

牧津卷之三十

終

牧津卷之三十一目

得情

黃霸二見

何武二見

薛宣

范邵

傅琰

顧憲之三見

司馬岐

崔碣

李惠

李勉

馮儀

張詠九見

韓億

向敏中

牧津

得情

卷三十一

种師道

程明道六見

錢惟濟

唐臨

魯有開二見

尹洙

陶節夫

蘇洵

杜杲

王罕二見

汪待舉

陳春

于文傳

歐陽辟

張希崇

楊龍

梅應魁

陳祥

謝麟

孔鏞四見

附理函

孟嘗二見

王忱

何敏

鮮于冀

甄法崇

崔公度

牧津

得情

卷三十一

牧津卷之三十一 得情

明山陰祁承燦輯

黃霸

黃霸守潁川郡其先有富家兄弟同居婦皆懷妊長婦胎傷匿之弟婦生男長婦盜取以爲己子論爭三年不能決訪于黃霸霸使人抱兒于庭兩婦去各十步叱令競取之長婦抱持甚急弟婦恐致傷害因而放與而情甚悽愴霸乃叱長婦曰汝貪家財欲得此子寧慮其所傷乎此牧津得情

卷三十一

十一

事審矣婦乃伏罪

從情意中體認得來

何武

漢沛郡有富翁家貲二十餘萬子年纔三歲失其母有女適人甚不賢翁病困爲遺書悉以財屬女但遺一劍云兒年十五以還付之其後又不與劍兒詣郡陳訴太守何武錄女及婿省其手書顧謂掾史曰此人因女性強梁塔復貪鄙畏殘害其兒又計小兒得此財不能全護故且

同
翁大

此亦作用亦之書

與女實寄之耳夫劍者所以決斷限年一
度其子智力足以自居又度此女必復不
劍當關州縣得見申展其思慮深遠如是哉
奪取財與兒曰敝女惡墮溫飽十年亦已幸矣
論者大服

非武亦不能爲此翁作註解

薛宣

臨淮有一人持足縶到市遇雨披戴後一人求
共庇雨霽當別因共爭鬪各云我縶諸府自言
牧津得情

卷三十一

二

太守薛宣呼騎吏斷縶人各與半使人聽之後
人曰君思前撮之而縶主稱冤宣因詰責具服
悉昇本主

范邵之斷縶蓋祖此意

范邵

范邵爲浚儀令二人挾絹于市互爭邵令斷之
各分一半去後遣人密察之有一喜一愠之色
於是擒之服罪

意亦以巧然一絹而中斷則難乎爲已物

者矣

傳琰

傳琰爲山陰令。有二野父爭雞。琰各問。何以食雞。一云粟。一云豆。乃破雞得粟。罪言豆者。又有賣針賣糖。二老姥爭團絲。來詣琰。琰掛團絲于柱。鞭之。密視有鐵屑。乃罰賣糖者。

傳季琰家傳有治縣議。其理吾邑者。故當多善政。而史傳乃撮此一二事爲佳話。何耶。

牧津得情

卷三十一

王

顧憲之

顧憲之爲建康令。時有盜牛者。被主所認。盜者亦稱已牛。二家辭理等。前後令其能辨。決憲之至。覆其狀。謂二家曰。無爲多言。吾得之矣。乃令解牛。任其所去。徑還本主宅。盜者始伏其辜。能識物情。故能辨民情。

司馬岐

司馬岐爲陳留相。時梁郡有繫囚。多所連及。數歲不決。詔書徙獄於岐。屬縣請豫治牢具。岐曰。

今因有數十。既巧詐難符。且已僇楚毒。其情易見也。宜當復久處囹圄。耶及囚至。詰之。皆莫敢

匿詐。一朝決竟。

訊初獄。與久獄異。初獄之得情。在誠心。久獄之得情。在虛心。此法不可不知。

崔碣

崔碣爲河南尹。邑有大賈王。可久。轉貨江河間。值龐助亂。盡亡其貲。不得歸。妻詣卜者楊乾夫。咨存亡。乾夫悅其色。且利其富。既占。陽驚曰。乃

牧津得情

卷三十一

四

夫殆不還矣。陰以百金謝媒者。誘聘之。妻乃嫁乾夫。遂爲富人。及徐州平。可久困甚。丐衣食歸閭里。往見妻。乾夫大怒。詆逐之。妻詣吏自言。乾夫厚納賄。可久反得罪。再訴復坐。誣可久恨數。失明。碣至。可久陳冤。碣得其情。即敕吏掩乾夫。并前獄吏。悉發。昧姦殺之。以妻還。可久時淫潦獄決而霽。

大賈之家人所共識。一旦爲乾夫所詭得。亦人所共憤。如此明白易曉之事。而一詭

再訴竟抱沉寃。况天下有疑似難剖。更
於此者乎。安得有崔公之獄決而霽耶。

李惠

李惠爲雍州刺史。長於思察。雍州廳事有燕爭
巢。鬪已累日。惠令人掩獲。試命紀綱。斷之並辭。
惠乃使弱竹彈兩燕。旣而一去。二雀惠又謂屬
吏曰。此留者。自計爲巢功重。彼去者。旣經楚痛。
理無固心。羣下伏其深察。人有負鹽負薪者。同
釋重擔。息樹陰。二人將行。爭一羊皮。各言藉背。
牧津得情卷三十一 五

之物。惠遣爭者出。顧州綱紀曰。此羊皮可拷知
主乎。羣下咸無答者。惠令人置羊皮席上。以杖
擊之。見少鹽屑。曰。得其實矣。使爭者視。負薪者
乃伏罪。

李汧公

李汧公。勉。鎮鳳翔。有屬邑耕夫。得衰蹄金一。送
於縣宰。慮公藏之。守不嚴。置于私室。信宿。

之皆土塊耳。竟金出土之際。鄉社悉來觀驗。遽
有變更。莫不駭異。以聞于府。宰不能自明。遂以
易金誣服。雖詞款具存。莫窮隱用之。所以案上
聞。汧公覽之。盛怒。俄有建燕語及斯事。咸共驚
異。時袁滋在幕中。悅首無所答。汧公詰之。袁曰。
某疑此事有枉耳。汧公曰。當有所見。非判官莫
探情。偽。袁曰。諾。俾移獄府中。閱變。聞得二百五
十餘塊。遂于列肆索金。鎔瀉與塊相等。旣成。始
稱其半。已及三百斤。詢其負擔人力。乃二農夫。
牧津得情卷三十一 六

以竹擔昇至縣。計其金數。非二人竹擔可舉。明
其在路時。金已化爲土矣。於是羣情大豁。宰獲
清雪。

袁滋此舉。亦見聰明過人。但縣官當日拔
金于私室。何以不對衆一驗視之。此等處
非坦衷御物。直捐形跡。毀譽者不能余故
不重袁公之察。而重袁公之誠。

馮儀

馮儀爲豐城令。有田父詣令求決事。凌晨飯。蔬

稍覺饑，至食肆求麪，久不與，乃去。肆家堅索，金不與，乃訟於縣。儀飲以茶而酒，桐油其中，田父盡吐所食，惟蔽耳。肆家乃伏罪。

田父事雖得明，然委頓甚矣。

張詠

張詠知杭州，有沈章訟兄彥，割家財不平。詠撻而遣之。後半載，詠因行香過其所居，召章家人并彥家人對立，謂彥曰：汝弟訟汝言汝治家掌財久，伊幼小不知多少，汝分之不等，果均平乎？

徵津得情

太卷三十一

七

不平乎？彥曰：均問章，章曰：不均。詠謂彥曰：終不能減章之口，兄之族入于弟，弟之族入于兄，家更不得入室，即時對換，人服。詠明斷，杭先有富民病將死，子方三歲，乃命壻主其資，而與壻遺書曰：他日欲分財，即以十之三與子，七與壻。子時長立，果以財為訟，壻持其書詣府，請如約。詠閱之，以酒酹地曰：汝婦翁智人也，以子幼故以此屬汝，向以七與子，必死於汝手矣。乃命七與子三與壻，皆泣謝而去。

兄弟更室，與張齊賢斷戚畹之事如一轍。乖崖無事，不有機權，但如此斷法，倘有經營費產，寄頓于外方，安得相均？○子與壻三七之斷，其意其類何武，兩翁以神告而兩公以神剖，即探之情理，亦無絲毫遺憾。

韓億

韓億知洋州，大校李甲以財豪于鄉里，兄死，誣其兄子為他姓，賂里姬之貌類者，使認為己子，又醉其嫂而嫁之，盡奪其資。嫂姪訴于州，積十徵津得情

太卷三十一

八

餘年，竟未有白。其寬者億至，又出訴。億取前後案牘視之，皆未嘗引乳醫為驗，一日盡召其黨至庭下，出乳醫示之，衆皆服罪。子母復歸如初。凡聽斷必須微覽前後案牘，則自無遺情。

向敏中

向敏中判西京時，有僧募過村舍求宿，主人不許，求寢於門外車箱中。許之，是夜有盜入其家，携一婦人并囊衣，踰牆出，僧不寐，適見之。僧念不為主人所納，而強求宿，明日必以此事疑我。

執高縣矣。因亡去。夜走荒草中。忽墜晉井。而踰牆婦人。已爲人所殺。尸在井中。血污僧衣。主人蹤跡捕獲。送官不堪掠治。遂自誣云。與婦人姦誘。以俱亡。恐敗露。因殺之。投尸井中。不覺失脚。亦墜於井。賊與刀在井傍。不知何人持去。獄成。皆以爲然。敏中獨以疑之。詰問數四。僧但云。前生負此人命。無可言。因問之。乃以實對。於是密遣吏訪其賊。食於村店。有姬聞其自府中來。不知其吏。問曰。僧某獄如何。吏給之。

牧津得情

卷三十一

九

曰。昨日已管死於市矣。姬歎息曰。今若獲賊如何。吏曰。府已誤決此獄。雖獲賊不敢問也。姬曰。然則言之無害。彼婦人乃此村少年某甲所殺也。吏問其人安在。姬指示其舍。吏往捕。并獲其賊。僧始得釋。

獲殺人賊。雖由此吏智術所致。然惟得敏中一疑。便爲此僧生機。

种師道

种師道以雍州推官。權同谷縣。縣有猾吏訟田。

彌二年不決。師道閱其牘。窮日力。不可竟。然所訟止於母及兄而已。引吏前詰之曰。母兄法當訟也。耶汝再期擾鄉里足矣。吏服罪。闔境驩舞。書其像祠之。

一語喚起良心。不但折獄。曉人自當如是。

程明道

程明道顯。知澤州晉城縣。時有富民張氏子。其父死。未幾晨起。有老父在門曰。我汝父也。來就汝居。具陳其由。張氏子驚疑莫測。相與詣縣請。

牧津得情

卷三十一

十

辨之。老父曰。業醫遠出治疾。妻生子。貧不能養。以與張氏。某年月日。某人抱去。某人見。程問曰。歲久矣。爾何說之詳也。老父曰。某歸而知之。書于藥法冊後。因懷中取冊以進。某記曰。某年月日。某人抱兒與張三翁。程問張氏。爾年幾何。曰三十六。爾父在年幾何。曰七十六。謂老父曰。是子之生。其父年四十八。已謂之三翁乎。老父驚。

服罪

明道已知其僞。特借一翁字折服之耳。若

其爲詐卽詣門就居之時已了然可辨矣

錢惟濟

錢惟濟知絳州民有條桑者盜强奪之不能得乃自斫其右臂証以殺人官司莫能辨惟濟引問面給以食而盜以左手舉匕筯因語之曰他人行刀則上重下輕今下重上輕正用左手傷右臂也証者乃服

亦有細心

唐臨

牧津得摘

卷三十一

十一

唐臨爲冠氏令縣界有種瓜者一婦人因過瓜園摘一瓜與其子瓜主執之自執三十枚以証其婦臨問曰婦人盜瓜時執何筐筐主曰無卽令瓜主抱子并使盡拾其瓜不及十餘枚已不能堪矣遂伏証告罪

妙在使瓜主拾瓜

魯有開

魯有開知韋城縣曹濮有劇賊入境開有開爲政相戒曰魯公去乃可來因遁去知確山縣獨

破一大姓能據邑事者縣遂無事與應陵縣田數千頃飛蝗不入境富弼守蔡薦有開有古循吏風守金州有蟲毒獄坐死幾十人有開曰欲毒人求謀之可矣安得若是衆者訊之果証時方旱獄解而雨

殺機斷不令衆開有開之斷無難但其平日作用足使劇賊自遁吏才何可少哉

尹洙

尹洙知河南府伊陽縣民有女幼孤而冒賀氏

牧津得情

卷三十一

十一

生鄰人証其非是而籍之後鄰人死女訴復請所籍產久不能決洙問若年幾何曰三十二乃按咸平籍二年賀死而妻劉爲戶詰之曰若五年始生安得賀姓耶女遂服

按籍以斷能折其心

陶節夫

陶節夫廣州錄事參軍楊元寇暴捕繫獄不承累年節夫詰以數語卽吐服將適市於諸囚談曰陶公長者雖死無憾

此之謂民自以不寃。

蘇渙

蘇渙知衡州時，未陽民爲盜所殺而盜不獲，尉執一人指其盜。渙察而疑之，問所從得，曰：「弓手見血衣草中，呼其儕視之，得其人以獻。」渙曰：「弓手見血衣，當自取之以爲功，尚可呼他人，此必爲姦訊之而服他日，果得真盜。」

得情之照

杜杲

牧津得情

卷三十一

三

杜杲知六安縣，民有嬖其妾者，治命與二子均分。二子謂妾無分法，杲書其牘云：「傳云：子從父，令律曰：違父教令，是父之言爲令也。父令子違，不可以訓。然妾守志，則可或去，或終當歸。二子部使者季衍覽之，擊節曰：此令九州三十三縣之最。」

後一轉更恰情理

王罕

王罕知潭州爲政務，適人情不加威罰，有狂婦

數訴事，出言無章，却之則勃罵。前守每叱逐之，罕獨引至前，委曲徐問，久稍可曉，乃本爲人妻無子，夫死，妾有子，逐逐婦而據家資，屢訴不得，直因憤恚發狂。罕爲治妾而及其資，婦尋愈，郡人傳爲神明。

此所謂心誠求之者也

汪待舉

汪待舉，紹興中知處州，爲政寬厚，曲盡下情，民有爭訟，呼之使前而究曲直，不以屬吏，故庭無

牧津得情

卷三十一

四

留事，鞭扑罕用，百姓以詩頌之曰：「官舍却如僧舍靜，吏人渾似野人閒。」時部民嘗有以酒飯客者，客醉且臥空舍中，主人慮其去，又從而鑰之。客夜酒渴，索漿不可得，則取花瓶水飲之，次旦啓鑰，客已死矣。其家訟於官，待舉究其一時舍中所有物，惟瓶浸旱蓮而已。試以飲極刑囚，果死，訟乃白，其明察如此。

試水剖訟事固應然，獨難爲此囚耳。○留

客臥空舍而且鑰之，決無毒客之理，但舍

中無一人則中夜起飲瓶水誰復知之汪公之斷可謂苦心

陳春

陳春爲嘉興路推官有能聲民販私鹽事覺率連千餘人獄久不決春往治之卽得其情釋被誣者數百人聞郡稱爲神明先是久不雨至是大雨鄉人稱爲陳公雨

大兄治獄一得情則自無株連之累

于文傳

張津傳情

卷三十一

五

于文傳遷烏程縣尹有富民張某之妻王無子張納一妻於外生子未辟王誘妻以兒來尋逐妻殺兒雙之文傳聞而發其事得死兒餘骨王厚辱妻之父母買鄰家兒爲妻所生兒初不死文傳令妻抱兒乳之兒啼不受乳妻之父母吐實乃呼鄰婦至兒見之理入其懷乳之卽飲王遂伏辜

以就乳辨兒最爲親切

歐陽驥

歐陽驥知端州有桂陽監民爭舟戕死獄久不決驥出囚飲食之皆還於獄獨留一人留者色動驥曰殺人者汝也因不知所以然驥曰吾視食者皆以右手獨汝左手今死者傷右肋此汝殺之明也因乃服罪

辯獄當如是矣與錢惟濟之斷法相類

張希崇

張希崇守祁州日有民與郭氏爲義子自孩提以至成人因戾不受訓遣之郭氏夫婦相次俱死有嫡子已長時郭氏諸親與義子相約云是親子欲分其財助而訟之前後數政不能理遂

張津傳情

卷三十一

五

成疑歎希崇覽其訴狀斷云父在已離母死不王雖假稱義子事二十年撫養之恩僅曰親兒犯三千條悖逆之罪大爲傷害名教安敢理順田園其生涯并付親子所訟人與朋黨者委法官以律定刑聞者服其明斷

此斷從戾不受訓上起見情理應爾

楊龍

楊龍爲越錄事參軍其守治盜嚴凡保內捕賊不獲則被盜物責保償之有一人家被盜持杖追擊仆地執送保長保長苦之乃卽械繫解官間盜死郡因治保長制死獄具後龍閱狀云左肋下至命一痕長二分中有白路必背後追擊是其死非因保長制縛也獄吏爭案已成龍不聽卽追詰原捕賊者果得其情索致杖首有裂證益明乃引法止坐保長杖罪免死

捕盜盜死法亦不應坐保長時

牧津得情

入卷三十一

主

梅應魁

梅應魁洪武間爲郡推官惟務寬恤不事苛刻聽決獄訟善探情僞時鄞邑民邵觀奴妻陸氏潛之母家其母辛氏匿之反誣壻殺之訴於邑觀奴逮捕不勝拷掠遂自誣伏然無跡可徵久不能決上于府移應魁鞠之乃併繫辛氏於獄未得其情一日辛之少女來饋命收于僻處給之曰姊何不出令汝來饋引而至是其人爲謀懼乃漏言曰姊在某處令某同來探母消息於

是具得其實亟捕陸氏明日出示辛竟伏罪人服其明

給妹獲姊甚賞

陳祥

陳祥出爲惠州知府斷獄如流民有告理齋糧數合計刻白事時有陳半升之謠郡民有二女嫁爲比鄰者姊素不孕一日妹產子而姊之妾適同時產女乃棄其女而號於衆曰妾產子也遂交燒妹傍舍賊妹夫婦赴火所乃竊抱其男

來津得情

入卷三十一

主

歸爲已子妹覺往索之弗予因訟于府無他證不能辨祥伴言曰必殺此兒事卽了耳乃置甕注水堂下引二婦出取兒密諭一卒謹視之而告其婦曰隱情無證斷案何憑禍本不除爭端曷已吾爲汝溺此兒以解汝紛乃伴怒叱卒許爲投兒狀而復令左右追逐二婦使出其妹失聲爭救不可得則顛號仆堂下而姊妾竟去不復顧祥笑曰事白矣卽以兒付妹妾杖之曰果汝子也安能聽人殺而不救乎姊妾不敢言一

郡以爲神

用黃次公抱兒于庭之法而多置甕一看
悚迫使露真情

謝麟

謝麟移虔州會昌令民有酒酣夜與仇鬪既而
爲所親殺之其家因誣仇麟知死者無子所親
利其財訊鞠輒服邑人皆稱神明

所親乘機之殺此處剖辨甚難

孔鑄

牧津附情

卷三十一

九

孔鑄知高州有富人子與婦姦謀使傭市布而
潛殺之中途事發莫可詰鑄禱於神恍然若有
語云但聽父言因密遣人偵之則富人方語其
子情農謂傭在猶可藉其力乃又了在汝手遂
逮至鞠之具伏

孔公忠信可行蠻貊何況斷獄

附理幽

孟嘗

孟嘗爲戶曹吏上虞有寡婦孝養姑姑年老壽
終夫女弟先懷嫌忌誣婦厭苦供養加鴆其母
列訟縣庭郡遂結竟其罪嘗知其枉備言于太
守太守不爲非嘗哀立外門因謝病去婦竟冤
死自是郡中連旱三年太守因丹到官問其故
嘗詣府具陳寡婦冤誣丹從之卽刑訟女而祭
婦墓天應澍雨

牧津附理幽

卷三十一

十

一小吏必欲白孝婦之冤古人仁心爲質
如此

王忱

王忱爲都令到官至犛亭亭長曰亭有鬼數殺
過客不可留也忱曰仁勝凶邪德除不祥何鬼
之避卽入亭止宿夜聞女子稱冤之聲忱叱曰
有何枉狀可前求理女子曰無衣不敢進忱便
投衣與之女子前訴曰妾夫爲涪令之官過宿
此亭亭長賊殺妾家十餘口埋在樓下悉取貨

財他問亭長姓名女云卽今門下遊微者也他
曰汝何故數殺過客封曰妾不得白日自訴每
陳冤客輒眠不見應不勝感志故殺之他曰當
爲汝理此冤勿復殺良善也因解衣於地忽然
不見明旦詔遊微詰問且服罪卽收繫及同謀
十餘人遣吏送其喪歸鄉里遂清安

十餘口沉冤斷無不靈之理自當鬼神使
之

何敵

牧津附理

卷三十一

王

何敵爲交州刺史行部蒼梧高安縣宿鶴奔亭
夜未半有女子從樓下出曰妾姓蘇名娥字始
珠廣信修里人夫施氏死有緡帛百二十疋婢
名致富欲之傍縣賣緡從同縣男子王伯質車
牛一乘直錢萬二千載妾併緡令致富執轡以
前年四月十日到此致富暴得腹痛妾之亭長
舍乞藥取火亭長龔壽綠戈持妾臂曰少年愛
有色莫可樂也妾不從壽持刀刺脅下立死又
刺致富亦死壽掘樓下合理妾在下婢在上取

財物去殺牛燒車車缸及牛骨貯亭東空井中
故自歸於使官敵曰今欲發汝屍以何爲驗女
曰妾上下着白衣青絲履猶未朽也願以骸骨
歸死夫掘之果然敵乃遣吏捕捉拷問具服下
廣信驗問與娥語合壽兄弟父受悉捕繫獄敵
未壽殺人惡首隱密數年王法所不免令鬼神
訴者千載無一諸皆斬之以助陰誅

伯有之厲原非理外之事

鮮于冀

牧津附理

卷三十一

王

鮮于冀爲清河太守公廨未就而亡後守趙
高計用工二百萬冀到適言四百萬冀乃鬼
見白日導從入府與高及果等對共計校定爲
適乘所割匿冀乃書表自理言高貴不尚節
飲之夫而媚世求顯偷竊銀艾鄙辱天官臣不
勝鬼言付高上之便去三十里車馬皆滅不見
乘等伏地物故高以狀聞詔差代以旌幽中之
頌

今之多割匿者安得鮮于冀之幽討乎

甄法崇

甄法崇爲江陵令。於時江安令繆士通卒官。至其末年。法崇在廳事。士通前見法崇。知其已亡。愕然未言。坐定云。卿縣人宋稚。見負米千餘石。不還。令兒窮不自存。故自訴。法崇因命口授爲辭。因遜席下謝。而法崇爲問宋家狼狽輸送。太守王葉聞而歎美之。

此公死猶索貢。

崔公度

收津附理商 卷五十一

五

崔公度赴宣州守江行。夜見一舟相隨而行。寂然無聲。晚船得港而泊。所見之舟亦止近岸。公疑之。遣人視之。乃空舟也。舟中有血痕。寸舟尾得阜繚一條。繫文字一紙。取觀之。乃顧舟契也。因得其人姓名及牙保之屬。至郡檄巡尉緝捕。盡獲其人。蓋舟主殺僱舟之商。取其物而棄其舟。遂伏於法。

舟人取財未必肯棄舟。物或懸焉。以僱契

爲左證耳。

牧津卷之三十二目

察奸

趙廣漢

周綽

二見

方儲

孔奕

國淵

莊遵

李牟基

陸雲

任城王潛

彭城王淑

張鶯

章鼎

武行德

高謙之

牧津附理商

卷三十二

十一

張詠

十見

包孝肅公極

二見

范純仁

三見

李南公

呂元膺

二見

周審王

路伯通

王安禮

薛向

何執中

石公弼

任額

張果卿

張遠

俞獻卿

孫長卿

李釋

劉徽柔

張田

閻從

李疇

王受

韓彥古

劉元瑜

李完

貢師泰

江濬

汪澤民

馬祿齋

周崑

殷雲霄

雍泰

李亨

甯直

劉麟

戚賢

牧津縣志

卷三十二

二

鄭洛書

馬文燁

郭彭祥

文林

王士嘉

牧津卷之三十二

察奸

明山陰祁承燦輯

趙廣漢

趙廣漢爲京兆尹。凡郡中盜賊閭里輕俠其根株窟穴所在。及吏受取請求。銖兩之姦。皆知之。長安少年數人。會窮里空舍。謀共劫人。生話未訖。廣漢使吏捕治具服。富人蘇回爲郎。二人劫之。有頃。廣漢將吏到家。自立廷下。使長安丞龔奢叩堂戶曉賊曰。京兆尹趙君謝兩卿無得殺質。此宿衛臣也。釋質束手。得善相遇。幸逢赦令。或時解脫。二人驚愕。又素聞廣漢名。卽開戶出。下堂叩頭。廣漢跪謝曰。幸全活郎。甚厚。送獄。敕吏謹遇。酒肉至冬當出死。豫爲調棺給斂葬具。告語之。皆曰。死無所恨。廣漢嘗記召湖都亭長西至界上。界上亭長戲曰。至府爲我多謝問趙君。亭長旣至。廣漢與語問事畢。謂曰。界上亭長寄聲謝我。何以不爲致問。亭長叩頭服實有之。廣漢因曰。還爲吾謝界上亭長。勉思職事。有以

自効。京兆不忘卿厚意。其發姦。擿伏如神。皆此類也。又奉請令長安游微獄吏秩百石。其後百石吏皆羞自重。不敢枉法妄繫留人。京兆政清。吏民稱之不容口。長老傳以爲自漢興以來莫能及。

擿發如神不難。而令姦賊死無所恨。爲難。廣漢滿腔精神。無所不注。方得爾爾。

周紆

周紆爲召陵侯相。庭掾憚紆嚴明。欲損其威。乃

東漢書

卷三十二

二

晨取死人斷手足立寺門。紆聞。便往至死人邊。若與死人共語狀。陰察口。服有稻芒。乃密問守門人曰。夕誰載藁入城者。對惟有庭掾耳。又問鈴下。外頗有疑令與死人語者否。對曰。庭掾疑君。乃收庭掾考問。具服。後人莫敢欺者。

載藁入城。自足發奸。何至陽與死人語。作此伎倆。

方儲

方儲爲洛陽令。功曹竇憲客爲憲所諷。夜殺人

斷頭著奩中。置廐門下。欲令儲去官。儲摩死者耳邊。問誰所殺。有頃曰。死人言爲功曹所殺。收功曹拷竟具服。

用小術與周紆同。然已預知爲功曹所殺矣。

孔奕

孔奕爲全椒令。明察過人。時有遺之酒者。始提入門。奕遙呵之曰。人餉我兩甕酒。其一何故非也。檢視一甕果是水。或問奕何以知之。奕曰。酒

東漢書

卷三十二

三

重水輕。提酒者手有輕重故耳。在官有惠化。及卒。市人若喪慈親焉。

在官有惠化。豈以一察爲明者。餉酒之呵。特偶然耳。

國淵

國淵初從魏太祖征關中。爲居府長史。統留守事。田銀蘇伯反。河間銀等破餘黨。皆應伏法。淵以爲非首惡。請不行刑。得生者千餘人。破賊文書或以一爲十。及淵上首級如其實數。太祖問

其故淵曰夫征討外寇多其獲之數者欲以大武功且示民聽也河間在封域之內銀等叛逆雖克捷有功淵竊恥之遷郡太守時有投書誹謗太祖疾之欲知其主淵請留書而不宣露其書多引二京賦淵敕功曹曰此郡既大今在都輦而少學問者其簡開解年少欲造就師訓以所學未及二京賦博物之書也世人忽畧少有其師可求能讀者促受之又密喻旨旬日得能讀者遂往受業吏因請使作箋比方其書與投

牧津縣新

卷三十二

四

書人同手收攝案問具得情理遷太僕居列卿位布衣蔬食祿賜散之舊故宗族以恭儉自守上首功故多僞增國淵之對深爲識體安有封域之內可以誅戮侈功者觀其列卿位而布衣蔬食祿賜散之故舊宗族蓋一廉靖之士故所見深遠若此

莊遵

楊州刺史莊遵性明察有陽陵女子與人殺其夫叔覺來赴賊女子乃以血塗叔因大呼曰柰

牧津縣新

卷三十二

五

何欲私於我而殺其兄便卽告官官司考掠其叔大過因而自誣遵謂吏曰叔爲大逆逮寘於法可放嫂歸密令人夜中於嫂壁下聽其夜姦夫果來問曰刺史明察見叔寧疑之邪嫂曰不疑因相與大喜吏擒之送獄叔遂獲免又行部聞女子哭聲懼而不哀駐車問之云夫遭火死遵疑焉敕吏與屍到令人守之曰富有物自往吏白有蠅聚頭所遵令拔視得鐵錐貫腦考問乃此婦與姦夫共殺其夫案伏其罪

李季基

血而汚叔懼而不哀兩者之情易曉但不

李季基知舒州吏受賂需獄以殺人罪加平民

非三日亦未便得情所以斷獄不可以心乘

陸雲

陸雲爲沒儀令人有見殺者王名不

妻而無所問。十許日遣出。密令人隨後曰。其去不出十里。當有男子候之。與語。便縛來。既而果然。問之。具服云。與此妻通。共殺其夫。聞妻得出。欲與語。憚近縣。故遠相邀候。於是一縣稱為神明。

夫被殺而至名不立。其故自屬妻妙在錄其妻而不問。又妙在於十里外跡之。

任城王浩

任城王浩。領并州刺史。有婦人臨汾水浣衣。有牧津察奸卷三十二

乘馬行人。換其新靴。馳而去。婦人持故靴詣州。

言之。潛召居城諸姬。以靴示之。始曰。有乘馬人。于路被賊切害。遺此靴焉。得無親屬乎。一姬撫膺哭曰。兒昨着此靴向妻家也。捕而獲之。時稱明察。

惜哉止鉤得一老嫗。

彭城王洸

彭城王洸。為滄州刺史。纖芥知人間事。有涇溪縣王簿張達。嘗詣州。夜投人舍。食雞羹。微察知。

之。守令畢集。洸對眾曰。食雞羹。何不償還。值也。達即伏罪。合境號為神明。

用察殊小

張鷟

張鷟為河陽尉。有呂元者。偽作倉督馮忱書。盜糶官粟。忱不認。元執之堅。久不能決。鷟乃取元告牒。括兩頭。惟留一字。問元。是即注云。是。不是。即注云。非。乃取原牒問之。元注云。非。去括。乃是元告牒。遂決五十。又取偽書。括字問之。元注云。是。去括。乃是偽作。馮忱書也。元遂服罪。

牧津察奸卷三十二

七

草鼎

韋鼎除光州刺史。以仁義教導。務弘清靜。州中有土豪。外修邊幅。而內行不軌。常劫盜。鼎於都會時。謂之曰。卿是好人。那忽作賊。因條其徒黨。奸謀。其人驚懼。即自前伏。又有人客游過王。家。及還。妾盜珍物。投之。尋於草中。為人所殺。王因告客殺之。縣司鞠問。具得姦狀。斷客。

成上州飛覽之曰此客實姦而不殺也乃某僧
詒妾盜物令奴殺之賊在某處即放此客遣人
捺僧并殺賊物自是郡內肅清道無拾遺

客姦而不殺其情易辨然滑之詒妾何以
前知

武行德

武行德遷河南尹西京留守時官禁鹽入城犯
者法至死募告者賞錢十萬洛陽縣民家嫗持
菜入城中賣有桑門從嫗買少償其直取菜反

牧津

卷三十一

八

覆顧視而去嫗既不善持入城門抱關者搜宮
中得鹽擒以詣府行德詰嫗言桑門嘗買菜
顧視良久而去卽令捕桑門具伏與抱關吏相
結以鹽誣嫗欲希其賞行德擇嫗治桑門及抱
關吏數輩人皆畏服若神明都下清肅
只以賞錢之厚下人及至作奸所以上之
舉動不可不慎

高謙之

高謙之襲父爵行河陰令先是有入囊盛瓦礫

指作錢物詐市人馬因而逃去詔令追捕必得
以聞謙之乃僞枷一囚立於馬市宣言是前詐
市馬賊今欲刑之密遣腹心察市中私議者有
二人相見忻然曰無復憂矣就送案問悉獲其
黨并出前後盜處失物之家各得其本物具以
狀告尋正河陰令

鈞索真賊此法頗佳

張詠

張詠知江寧府有僧陳縣出憑詠據案熟視久
之判送司理院勘殺人賊翌日羣官聚廳不曉

牧津

卷三十一

九

其故詠乃召問爲僧幾年對曰七年又問何故
額有繫巾痕卽惶怖服罪蓋一民與僧同行於
道中殺之取其祠部戒牒自披剃爲僧也
乖崖作用每出人意表然於據案熟視時
已得其情

包孝肅公拯

包孝肅公拯知揚州天長縣有訴盜割牛舌者
拯使歸屠其牛齋之旣而有告私殺牛者拯曰

何爲割其家牛舌而又告之盜者警公

綱紀聞者皆憚至於閭里童稚婦女亦知其名

責戚宦官爲之斂手舊制凡訟訴不得逕造府

吏坐門先收訟牒謂之牌司拯卽命大開衙門

使徑至庭下自道曲直吏民不敢欺

使訴訟徑得至庭下便民更妙於察奸

范忠宣公

范忠宣公純仁知齊州錄事參軍宋僖年中毒

暴卒純仁得罪人置於法初宋因會客罷是夜

門下人遽以疾告純仁遣家人子弟視其喪事

宋小殮口鼻血出漫汗愀然純仁疑其死不以

理果爲寵妾與小吏爲奸付有司按治具伏因

會客置毒在鰾肉中純仁曰肉在第幾巡豈有

中毒而能終席耶命再勅之僖年果不嗜鰾肉

爲坐客所并乃客散醉歸置毒酒盃中而殺之

罪人覩他日獄變爲逃死之計人以爲公發擿

姦伏如神明

均之中毒而緩急後先獄情所關不淺折

獄者不可無忠宣之細心密體

李南公

李南公爲河北提刑有班行犯罪下獄按之不

服閉口不食者四十餘日獄吏不敢拷訊南公

曰吾能立使之食引出問曰吾以一物塞汝鼻

汝能終不食乎其人懼卽食因具服罪蓋彼善

服氣以物塞鼻則氣結故懼此亦博聞之效

窮奸之道不可不博聞

呂元膺

呂元膺爲新州刺史頗著恩信嘗歲終閱郡囚

囚有自告者曰某有父母在明日元正不得相

見因泣下元膺憫焉盡脫其械縱之與期守吏

曰賊不可縱元膺曰吾以忠信待之及期無後

到者鎮岳陽出遊乃登高阜瞰原野忽見有喪

輿者駐道左男子五人皆縵服隨之元膺曰遠

葬則休近葬則省皆奸黨爲詐也乃令左右搜

索之棺木皆刃衆曰某等不省而盜謀遇江掠

貨假有此輿渡者不疑元膺令劾之則同黨數

十先彼岸期集矣

忠信待人者而能察盜於隱形潛跡之間
胸次固有識

周審王

周審王知鳳翔府有桑門來傳而西以市木爲
名威動府縣審王曰此有所倚而爲也因按詰
之盡得其奸狀杖其背械送闕下

乘傳之詐僞百出司牧者故當時爲覺察

路伯通

牧津蔡奸

卷三十一

士

路伯通爲原武令有種瓜者一夕爲人盡鋤其
苗詣伯通陳告無明証遣之翌日托以他用命
種瓜隣近村莊盡借所有之鋤各書姓名潛使
人吮其鋤果有苦味者捕獲遂伏罪

小察

王安禮

王安禮爲開封尹時京城邏者連得匿名書告
人不軌所抄百餘家帝付安禮亟治之安禮驗
所指畧同其後一書加三人有姓薛者安禮喜

三吾得之矣呼問薛若豈有素不快乎
抄筆來售者拒之鞅鞅視其意似見行即命
訊果其所爲即梟首於市不逮一人又有一
書誣告一富家逆謀者有旨根治安禮沒驗富
家無跡因詢有舊怨乎答數日前有鬻馬
生嘗有所貸弗與頗積怨言乃密以他馬給馬
生對欸即取謗書字校之畧無少異同而詎鞠
其事果爲生所作京師號爲神明

安禮兩訊匿名妙不在摘奸之明而妙在

牧津蔡奸

卷三十一

士

不逮一人

薛向

薛向初爲京兆尹曹諫監商稅有賈胡過稅務
出銀二篋書其上曰密使遺涇原都監向曰此
決僞也安有大臣餉人物而使賈胡致之執詣
府治之果伏其詐

賈胡之作僞易曉

何執中

何執中官台州州獲妖人勸鞠久不得情或曰

何處州人必能察其虛實。乃委之訊。何以難。問之。能識其名。則是非。而置羊角其中。餘皆。之至。角則閉不肯言。遂決其獄曰。是爲師張角。諱耳。

妖黨之奉師諱。何甚謹也。一人名籍。嚴於事神明。而敢于嘗國法。今邪教滿天下。芝之寶。察之。猶易。如此訊法。所當悉知。

石公弼

石公弼爲漣水丞。供。高公備。綱舟行淮。以溺。

牧津

卷三十二

古

告公弼曰。數日無風。安有是。使尉核其所載錢。失百萬。呼舟人物色之。乃公備竊官錢。故詭爲此說。卽收捕窮治。皆伏辜。

以風辨溺。自無遁情。

任頤

任頤知潭州。宣撫司以宣毅卒有功。檄補軍校。察其色動。曰。必有異志。執按之。具伏爲賊內應。覓其家。得所記潭事甚悉。梟首以徇。

定亂自在察微。

張果卿

張果卿知潤州。有婦人夫出外數日不歸。忽有人報菜園井中有死人。婦驚往視。號哭曰。吾夫也。遂以聞官。果卿命集隣里就井驗。是其夫與不衆。皆以井深不可辨。請出屍驗之。果卿曰。衆皆不能辨。婦獨何以知其爲夫。收付所司鞫問。果姦人殺其夫婦與其謀。

此婦人淺於爲奸。故其事易剖。

張逸

牧津

卷三十二

孟

張逸知青神縣。東南有松栢灘。夏秋暴漲。多覆舟。逸禱江神。不踰月。灘爲徙五里。時人異之。以樞密直學士知益州華陽驛。長殺人。誣道傍行者。縣令受財。獄既具。乃使殺人者守囚。逸曰。囚色寬。守者氣不直。豈守者殺人乎。囚始敢言而守者果服立誅之。蜀人以爲神。

囚色寬。守者氣不直。惟深心者能察之。

俞獻卿

俞獻卿爲安豐縣尉。有僧貴寧。積財甚厚。其徒

殺之。詣縣。給言師出遊矣。縣令曰：吾與劉等不告而去，豈有異乎？其徒色動，因執之，得其所瘞屍一縣大驚。

此僧殺師之情不必辨於色動之際，卽詣縣言師出遊，其情便露。

孫長卿

孫長卿知和州，民有訴弟爲人所殺，察其言不情。迺問汝戶幾等，曰：上等汝家幾人，曰：二人，曰：殺弟者兄也，豈將併有其貨乎？訊之果服。

牧津縣新

卷三十二

去

惟察其言不情，故得其死弟之情。

李繹

李繹知華州蒲城，民李蘊訴人盜其從子亡去。繹問曰：若有讐耶？曰：無有。曰：有亡耶？曰：無有。繹揮蘊去，因密刺蘊，蘊有陰罪，侄覺之，懼事暴殺之，以滅口，遂收蘊致法。

盜物者，必不盜人子女，李蘊之訴大愚，繹亦緣情而斷，自能得情。

劉微柔

劉微柔明敏善聽斷。遷洪洞，令縣人楊遠者投牒於縣，以爲夜雨屋壞，壓其侄死，號訴哀切。微柔熟視而笑，曰：汝利侄財而殺之，乃誣兩耶？叱付獄。其人立伏，曰：公神明也，不敢延死，遂置於法。

當在熟視時，已得其僞。

張田

張田知廣州廣舊，無外郭，田始築東城，賦功五十萬役人，相驚以白虎夜出，田迹知其僞，召邏者戒曰：今日有白衣人出入林間者，謹捕之。如言而獲。

牧津縣新

卷三十二

去

嘉靖中京師有物夜出，毛身利爪，人獨行遇之，往往棄所携物，駭而走，督捕者疑其僞密遣徒卒詐爲行人，提衣囊夜行，果復出掩之，乃盜者蒙黑羊皮着鐵爪於手，乘夜恐嚇人以取物，事與此同。

閻從

閻從爲新安縣尉，縣有鬻麥商爲賊所殺，莫知

王名從因集吏民至屍傍聽忽一人屏街而立命卒引詰之賊遂服嘗於道中遇數人騁從若貴遊者從曰此巨盜也遷致之果得其實鄰境稱爲神明

詰屏樹而立之蠢盜易辨騁從貴遊之巨盜難

李疇

李疇爲開封府推官宦者李允良訴其叔父死疑爲警家所毒請發棺驗視衆欲許之疇獨不從津察奸

卷三十一

大

不但識能燭奸抑且力能持正

王受

王受爲東阿丞邑民王虎富受重役賂吏改其名曰田虎兩人爭不決受曰此必王虎也筆畫可增請府籍質之果王虎遂伏罪

況其他

韓彥古

韓彥古知平江府至郡有士人持吏短長投狀以占能否彥古曰此狀汝不能爲必有吏人爲者其人錯愕卽以實告於是捕吏杖之一郡以爲神明

今士人之投狀更有吏不能爲者不可以古槩今也

劉元瑜

劉元瑜知襄州富人子張銳少孤貧同里車氏

卷三十一

五

規取其財乃取銳父妾他姓子養之比長使自訴陰賂吏爲助元瑜窮治得奸狀黥車賸之人服其明

李完

他姓子爲父妾所出世以爲爭端者不少李完同知廣寧府初邊濱民崔元入城飲不歸求得屍於水中有司執同飲者訊之皆誣服遂刑司疑其冤以獄昇完察得其賊乃舟師也免同飲人

得屍於水中其爲舟師易見

貢師泰

貢師泰爲紹興路推官山陰白洋港有大船近岸史甲二十人適取鹵海濱見其無主因取其篙櫓而船中有二死人有徐乙者怪其無物而有死人以爲史等所刼首官史既誣服師泰密詢之則里中沈丁載物抵杭而同漁者張綱海中因盜網中魚爲漁者所殺冤皆白又有游微徐裕以巡鹽爲名肆掠村落間一日遇諸暨牧津察奸 **卷三十二** **主**

商奪其所齋錢撲殺之復屍於水走告縣曰我獲私鹽犯人畏罪赴之矣官驗視以有傷疑之遂以疑獄釋師泰追謫覆按之具得裕所以殺人狀又餘姚孫國賓獲姚甲造偽鈔受賂而釋之執高乙魯丙赴有司誣以同造偽鈔高嘗爲姚行用實非自造而魯與孫有隙故并連之師泰疑高等覆造不合以孫詰之辭屈而情見卽釋魯而加高以本罪姚遂處死孫以就法

師泰臨斷必欲窮情合法自是明斷之本

但取魚非不可解之讐漁人何以輒殞其命此實尚未暢然

江濬

江濬知真定縣有點少年衷石橐中而假宿館人旦發其裝伴驚謂曰是安得竊吾金而易之石乎獄且成館人答掠無所得濬至輒鞫其金所從來曰舉諸子錢家備引子錢家無應者少年遂服罪

幸此無賴子不預僞子錢家以俟不然此牧津察奸 **卷三十二** **主**

鞫亦未便得情

汪澤民

汪澤民爲平江路推官僧淨廣與隣僧有隙久不相周旋衆約其輪平隣僧因邀廣飲至醉遂寢其室廣弟子沈安素苦廣鞭笞且期遠紹其業幸廣宿覺夜持刀往殺之明日鳴諸縣隣僧不勝拷訊乃誣服獄上澤民閱其刀有鐵工名召工驗焉曰此沈安刀也逮安一訊卽承認隣僧械

風警之人決無斃之已室之理自當爲尋疑實

馬裕齋

馬裕齋知處州禁民捕蛙有一村民犯禁乃將冬瓜切作蓋割空其腹實蛙於中黎明持入城爲門卒所捕裕齋心怪之問曰汝何時捕此蛙曰夜半有知者否曰惟妻知卽追其妻詰之乃妻與人通俾妻教夫如此又先往語門卒收捕意欲陷夫於罪而掩其妻也真妻并姦夫于法

牧津 案好

卷三十三

主

只於夜半二字便可體察

周崑

周崑初授玉山令賓旅行行李四方蠅集晝夜相續無已時崑盡謝私交民力用蘇邑民吳清妻外有私殺夫以滅口繫獄事不能決崑夜訊之忽一羊自外突入長鳴者三崑昌言曰神告我矣羊鳴三殺清此三人也有三人者色動蓋彼三人者兇殘久秘自計身混衆中無以異然中情已怯一觸其隱卽不自堅立鞠之而服士大

夫爲賦靈羊詩一少年扶艷婦從喪視於郵亭見而怪其不哀心惡焉廉得其與主妾姦狀乃械繫少年遣人護歸其喪

靈羊詩不必賦殺人當哀謀之三人共事未有不敗露者

殷雲霄

殷雲霄知清江時邑民朱鎧死於文廟西廡中莫知殺之者忽得匿名書曰殺鎧者某也某素警其衆謂不誣雲霄曰此嫁賊以緩治也密問

牧津 案好

卷三十三

主

左右與鎧狎者謀對曰胥姚明雲霄乃集羣胥於堂曰吾欲寫書各呈若字視明字類匿名書詰之曰爾素狎鎧奈何殺之曰鎧將販於蘇獨吾候之利其貨故殺之耳

匿名書不問而獨問所最狎者竟得殺人

雍泰

雍泰知吳縣民有妾亡者妾父訟其夫密殺吾兩月匿屍湖中石下泰召其夫訊之夫曰妾

逃兩月跡求不可得。妾父脇財始見死所。使
人視其屍乃訊父曰。夫密殺汝女。汝安知。匿於
石下。此又豈兩月屍耶。此必非汝女。汝殺他人
女以旬賂耳。一拷而服。

石下之屍其偽易知。然此妾畢竟於何着
落。必如錢若水之推勘逃婢則兩得矣。

李亨

李亨爲鄧令。民有業園者。茹初熟隣人竊而鬻
於市。民追奪之。兩訴于縣。亨命傾其茹於庭。笑
牧津察奸。卷三十二。五
謂隣人曰。汝眞盜矣。果爲汝茹肯於初熟時併
摘其小者。卽逐伏罪。

近情之照

甯直

甯直宣德間擢宿遷知縣。寬廉平易。遇事敏決。
州民張謹妻朱氏晝失金釵釧六事。爲姑所
撻。幾死。其兄弟訴於直。直召朱問曰。是日往來
者何人。曰。有出嫁小姑。并隣婦三人耳。卽日召
四婦人至。則以布蒙其面。坐之帳中。使其伸足。

帳外。令隸曰。此是盜金環者。取大杖杖之一婦。
卽縮其足。出而詢之。乃小姑也。一鞠卽服。隣境
楊氏兄弟五人爭產。訟經年不能決。越境來訴。
直命聽庭下累日。引古人兄弟友愛者。反復開
諭之。五人感悟。請不復爭。上元縣人有囊鈔五
百貫。爲人盜去。訴於直。直曰。汝何所見。荅曰。只
枕一石。他無所見。直曰。柰何。令人取石入城隍
祠決而求之。復以其狀焚於祠下。人爭趨觀。密
令隸數人聽察衆中。又令二人立門下。凡觀者
牧津察奸。卷三十二。五
出入。皆索鈔一貫。無鈔者不得出。有二人私相
語曰。我知盜囊鈔者在此。我與汝卽其門候之。
隸卒因以獲盜。

此君大饒心計。然事多近於戲。惟感悟經
年爭訟之兄弟。乃爲善政耳。

劉清惠公

劉清惠公麟爲紹興守。善鬪智。以此聽訟。輒得
其情。有盜市人。求之不得。麟稱其隣居者數
十人。跪之於庭。而凜理他事不問。已厲聲曰。吾

得盜米者矣。其一人色動良久復靜。言之其人愈益色動。公指之曰：「第幾行第幾人？」是盜米者。其人遂伏。又盜田園瓜瓠者是夜大風雨。根蔓俱盡。麟疑其警家也。乃令印取夜盜者足跡。布灰於庭。攝村中之丁壯者。令履其上。而曰：「合其跡者。卽盜也。」其最後一人轉輒有難色。且氣促甚。公執而詢之。果警家而盜者也。瓜瓠宛然在焉。又一行路者。於路傍枕石睡。囊中千錢盜去。麟令昇其石於庭。鞭之數十。許人縱觀。不禁。

牧津 察奸

卷三十二

五

乃潛使人於門下伺之。有窺覘不入者。卽擒之。果得一人。盜錢者也。聞鞭石事甚奇。不能不來。入則又不敢求其錢。費十文爾。餘還枕石者。人誦爲神。

發奸摘伏。在閭里小民最易起頌而清惠。公守越之大政。實不止此。

戚賢

戚賢初授歸安縣。自謂縣令得近民。除道行。失拊巡意。斥去徒衛。以二隸導前。卽市肆交易。羈

猶羊牛布縷果薪。充溢街衢。不得收斂。民旣稱便。而豐斷用貧弱者。倉卒不及掩避。卽易暴露。民嘗夜被盜。未曙。賢謁廟出河側。聞舟中密語曰：「某之盜藏某所。不識有司能覺否？」天且明。遣人獲盜賊來。具如所聞。被盜家猶未知也。賢素有 heart 計。善劑算。能持小物。得人情實。縣有蕭總管。此淫祠也。豪右欲詛有司。輒先賽廟。廟壯麗特甚。一日過之。值寒期。入廟中。列賽者階下。諭以福禍。恐其不解。譬之曰：「天久不雨。若能禱神得雨。則善。不爾。廟且毀。罪不赦也。」昇木偶道橋上。竟不雨。遂沉木偶。如言。又數日舟行。忽木偶自水躍入舟中。侍人失色。走曰：「蕭總管來。」蕭總管來。賢笑曰：「是未之焚也。」命繫之。顧岸傍有社祠。別遣隸易服入祠。戒之曰：「伺水中人出。械以來。已而果然。」蓋策諸賽者心。且暗沒人爲之也。賢所至。使人抹過不暇。大抵若此。

牧津 察奸

卷三十二

五

戚公是從事學門中人。而明能照物。乃爾安在道學之必爲迂遠耶。

鄭洛書

鄭洛書初知上海縣縣故劇素稱難治民喜訟庭下常數百人詞入悉受而遣之聽其自息有不息徐數語折之卽皆引伏嘗於履端謁郡歸泊海只有沉屍壓以石磨忽見之嘆曰此必客死故莫余告也遣人偵之近村民家有石磨失其牡執來相脗合一訊卽伏果江西賣卜人歲晏將歸房主利其財而殺之又一夕舟行見焚屍者詰之曰吾嫂也姑隨俗爾數日有告母死無歸者因憶向日道見火而不哀豈其人耶因逮來集諸隣係訊之衆云此客無喪亦無嫂乃告者之母莫行被殺而奪其首被發其家藏首一一具在有懷金渡海者舟人沉之其家不知也旬日告發乃盡呼舟人其一已移之他渡卽令解其首帕密還示其妻問金妻果以金至因乃伏諸如此皆麗法抵罪無拘吏文邑人稱快爲令能達事輒察民間自無隱情

馬文煒

馬文煒除河南確山令敏於折獄一日有求盜

卒磔死於塗卒母詣縣訟殺兒有主名燁笑曰

去今爲若跡之已從圍牆呼卒故所捕盜李某

訊於庭戒門者勿辟人人爭前覲令跡殺人何

狀燁連傳令圍扉盡訊諸圍入者中有三人胸

李色動立叱縛之具服故李使殺卒者也某子

甲與八共販夜行澤中殺而奪之錢詭言中盜

死也公察其色有異下之吏使吏給其母妻甲

事露已自實李何可急持所奪錢來辛毋連坐

牧津察奸

母妻驚懼探米壘中錢付吏甲遂伏辜諸所摘

發多類此

果能折獄

郭彭祥

郭彭祥弘治間守眉州問刑明決鄰封合州有

兄弟二人兄宦別省其貲每託弟携歸置產契

券俱弟收掌兄卒于官嫂扶視歸弟絕無所與

又無籍可稽嫂訴于州訊不服迺越境訴於郭

郭卽隱告者取獄中賊指板其弟姓名同盜移

文。本州械致詰曰。汝與某人爲盜致富。其弟泣曰。吾兄仕宦所得。未嘗盜也。固詰之。詞甚詳。一

錄記。乃呼其嫂語之。弟遂歎服還貨產。

文林

文林。陞溫州府知府。至則平市價。程徭賦。使貪

淫斷割。羣息咸植。又明良性生。元旦有人被殺

死。其家赴愬。然無可踪跡。乃禱之於神。夢鷹三

舞。被風翻鼻。墮地。心計郡有潘英者。其人素不

良。且姓名與夢合。執以訊之。一鞠而服。衆稱爲

神明。

夢中之告亦誠心所感。

王士嘉

王士嘉。年十二。賦古塔詩。劉中行見而奇之。永樂初。由太學生。任大同山陰知縣。善斷疑獄。有

醫者賣錢百緡。臥城南荆樹下。覺而失之。訴于

縣。士嘉佯言曰。此樹孽耳。出城按問。百姓大駭。

傾城往視。因密捕其不往者。訊之。果服。代府內

藏失幣門戶扁鐫如故。王召問士嘉。士嘉視非人跡。疑爲狙所竊。乃以幣列庭。伺羣狙過而觀之一狙果攫去。因詰其主。皆服。追還府。人以爲神。

失錢問樹。前人亦多用此小術。但失幣不類人而便疑爲狙。未聞有狙爲竊也。

文林

卷五十三

辛

牧津卷之三十三目

矜慎

子羔

于公

袁安二見

吳祐

陳臨

張華原

傅岐

辛祥

孔相循

喬智明

柳宗元二見

趙晉

邵曄

張齊賢二見

牧津 矜慎

卷三十三

錢徽

歐陽觀

魏琰

范純仁四見

蘇頌四見

陸佃

趙抃二見

姚仲孫

趙洽

李士衡

唐肅

王質

王平

王郁

王晦叔

强至二見

余良肱

王德彝

魏濤

王信申

石臯

孫沔二見

葉南嚴

林積

黃珂

張曷二見

鄒守愚

季本

牧津 矜慎

卷三十三

牧津卷之三十三 矜恤

明山陰祁承燦輯

子羔

子羔宰衛政，刑人之足，衛亂。子羔走郭門閉，刑者守門曰：「于彼有缺。」子羔曰：「君子不踰。」曰：「于彼有實。」子羔曰：「君子不遂。」曰：「于此有室。」子羔入，追者罷。子羔將去，謂刑者曰：「吾不能虧損主之法，而親刑子之足，吾在難中，此子報怨時也，何故逃我？」刑者曰：「斷足固我罪也，無可奈何。」君之治牧津，縣牒。

卷三十三

卷三十三

臣也。顛倒法令，先後臣以法，欲臣之免于法也。臣知之，獄決罪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樂，見于顏色。臣又知之，君豈私臣哉？天生仁人之心，固然也。此臣所以脫君也。

哀矜弗喜，不求人知，而人自知之，然據案剖決時，人情未有不以神明自快者，聞此能毋深省。

于公

于公東海刻人，爲縣獄吏，遷郡決曹，決獄平，羅

文法者，于公所決皆不恨，郡中爲生立祠。東海有孝婦，少寡，無子，養姑甚謹，姑欲嫁之，終不肯。姑謂隣人曰：「孝婦事我勤苦，哀其亡子，守寡我老，久累丁壯，奈何？」姑自經死，姑女告婦殺我母，吏捕孝婦，辭不殺。吏驗治，孝婦自誣服，具獄上府。于公以此婦養姑十餘年，以孝聞，必不殺也。太守不聽，于公爭弗得，乃抱獄具哭於府上，因辭疾去。太守竟論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卜筮其故，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強斷之，咎偏在是乎？於是太守殺牛，自祭孝婦塚，因表其墓，天立大雨，歲熟，郡中以此大赦重于公。其閭門壞，父老方共治之，于公謂曰：「少高大閭門，令容駟馬高車，蓋我治獄多陰德，子孫必有典者。」至子定國，果爲丞相封侯，孫永爲御史大夫。

牧津縣牒

卷三十三

卷三十三

于公決獄，爲古今美談，只是一念惻隱，堅不可易。如抱獄具而哭於府，豈復計及見忤太守哉？故有仁心者，尤貴有定力。

袁安

袁安初爲縣功曹奉檄詣從事從事因安致書於令安曰公事自有郵驛私請則非功曹所持辭不肯受從事悞然而止後舉孝廉除陽平長任城令所在吏人畏而愛之永平中楚王英謀爲逆事下郡覆考明年三府舉安能理劇拜楚郡太守是時英辭所連及繫者數千人顯宗怒甚吏按之急迫痛自誣死者甚衆安到郡不入府先往按獄理其無明驗者條上出之府丞掾牧津幹卷三十三

吏皆叩頭爭以爲阿附反虜法與同罪不可以身試也安曰太守當爲天子廣恩理冤抑奈何顯身謀坐視數千人冤不理乎萬一有不合者太守自坐之不以相及也遂分明具奏帝感悟卽報許得出者四百餘家歲餘徵爲河南尹政號嚴明然未曾以賊罪鞠人常稱曰凡學仕者高則望宰相下則希牧守錮人於聖世尹所不忍爲也謂之者皆感激自勵在職十年京師肅然名重

袁邵公政號嚴明而作用一出之和藹此

古人之所以不可及也○到郡不入府而先往案獄此并真有病瘵切體者不能少有名根必避形跡矣

吳祐

吳祐舉孝廉遷膠東相以身率物吏人懷而不欺高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促歸伏罪性慙懼請開待衣自首祐屏左右問其故性只談父言祐曰掾以親故受污穢之名所謂觀也斯知仁矣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遺之有安丘男子毋丘長與母行市母爲醉客所辱長殺之繫獄祐哀其情問長有妻子乎對曰有妻未有子也卽移妻到解其桎梏使同宿獄中妻遂懷孕至冬盡行刑長泣謂母曰負母應死當何以報吳君乎乃嚙指而吞之含血言曰妻若生子名之吳生言我臨死吞指爲誓屬兒以報吳君因投繯而死

法外之仁所全不小蓄指投繯情尤可憫

母丘長自是宇宙間男子惜未有以死
與死忠相比。誠爲求生者是亦千古一遺
恨。

陳臨

陳臨爲蒼梧太守。有遺腹子。報父怨。捕繫獄。傷
其無子。令其妻入獄。遂產一男。人歌曰。蒼梧陳
君思廣大。今死罪囚有後。德魯古賢天報施。其
後子孫繁庶。果符所祝。

既係遺腹子。又以爲父報怨犯罪。此情自
牧津 卷三十三 五

當矜憫。

張華原

張華原爲兖州刺史。獄有繫囚。歲旦謂曰。三
之始。念卿幽閉。今給假五日。足得展謁親期。
盡還也。果應期而至。

五日之假於囚亦何益。而於法甚有損。不
如清楚犴狴。時其衣食乃有真切之惠。

傳岐

傳岐。朝之子。復除如新令。縣人有因鬪死。死家

訴郡。郡錄其警人。考掠備至。終不引咎。郡移獄
於縣。岐卽令脫械。以和言問之。便卽首服。法當
償死。會冬節。岐乃放其還家。竟如期而反。太守
深相嘆異。遂以狀聞。

脫械和言。上無死心。則下其死法。

辛祥

辛祥爲并州北平府司馬。有白壁還兵。黨道顯
被誣爲賊。官屬咸疑之。祥曰。道顯面有悲色。察
獄以色。其此之謂乎。苦執申之。月餘。別獲其賊。
牧津 卷三十三 六

祥終於安定王榮征虜府長史。

獄有五聽。而察色其一端。

孔相循

孔相循權治夷門軍府事。長垣縣有四巨盜。富
有資產及貳。則四貧民耳。時都虞侯姓韓者。密
使郭崇韜之僚婿也。與推吏獄典。同銀其款。款
成。斷令棄市。慮之無言。就法之際。因屢回首。相
循疑召問之。乃曰。實枉。且言適爲獄吏高其枷
尾。遂不得言。卽命移于州獄鞠之。自韓已下。凡

數十人受賄約七千緡併以伏法、

重犯臨刑時尤不可不虛心質問、

喬智明

喬智明爲隆慮共二縣令、二縣愛之、號爲神君、部人張兒爲父報讐、母老單身有妻無子、智明憫之、停其獄、歲餘、令兒將妻入獄、兼陰縱之、人有勸兒逃者、兒曰、有君如此、吾何忍累之、縱吾得免、作何面目、視息世間於獄、產一男、會赦得免、

牧津 彭 嶺

卷三十三

七

此與吳祐之處母丘長相似、閱之令人惻

然、

柳宗元

柳州民莫誠救兄、以竹刺其人右臂、經十二日死、準律以他物毆傷在辜內死者、依殺人論、刺史柳宗元上狀觀察府、謂莫誠赴急而動、事出一時、解難爲心、豈思他物救兄有急難之義中、臂非必死之瘡、不幸致殂、揣非本意、按文固當恭守、撫事似可哀矜、律宜無赦、使司明至當之

心情或未安、守吏切惟輕之願、

閱此知母丘長爲母益當奏減矣、

趙晉

趙晉初仕周爲滁州軍事判官、宋太祖與言奇之時、獲盜百餘、當棄市、晉疑有無辜者、請更訊之、全活者甚衆、

百餘之盜、定有無辜、故決獄不嫌于慎重、

邵暉

邵暉知蓬州錄事參軍、時楊全知州事、性悍率、不曉理道、邵民李助十三人被誣爲劫盜、悉寘于死、暉察其枉、不書牘、白全、願核其實、全不聽、乃取二人棄市、餘減死、械送闕下、翌日果獲正盜、全坐削籍爲民、暉代還引對、宋太宗謂曰、爾能活我平民、深可獎也、而賜緡魚錢五萬、命有司以全事戒諭天下、

牧津 彭 嶺

卷三十三

八

活平民之錄事、何以便蒙人主之知、如此則天下無冤民矣、

張齊賢

張齊賢通判衡州時鞠劫盜十餘人皆論死齊賢至活其失入者五人知州等懼譴責齊賢曰齊賢豈欲委罪衆人而自爲已功乎令改正而已。

改正一言最妙乃翻案之別名然可令初按者無愧色。

錢徽

錢徽爲江州刺史有強盜劫貢船捕吏取濱江惡少年二百人繫訊徽按其枉悉縱去數日得牧津拾遺入卷三十三九

真盜

二百人繫獄所干和氣非淺既知其枉自應速縱。

歐陽觀

歐陽觀廬陵人修之父也有學行嘗爲潯陽二州推官留心於獄惟恐不得其情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嘆妻問之曰此死獄也我求生不得爾妻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矧求而有得耶以其有求而得

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况常求其死也時修纔三歲及旣成立其母嘗告以此語且曰吾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厥後修果登第列官於朝遂參政事嗟乎今之治爰書者直求人死法耳一訊牒而無隙可駁則沾沾自矜寧復知有求生之一念乎。

魏瑛

魏瑛知壽州盜殺寺童子有司執僧管服瑛廉其非罪命脫械縱去一府爭以爲不可後數月得真盜。

地

范忠宣公

范忠宣公純仁尹洛日最多惠政其後爲執政時其子自許展省河南及境駐馬少憩村店頃有翁從家出注視其子問曰明公願客上類丞相非其家子乎曰然翁不語人所居具冠帶出

拜其子愕然不受翁曰某有欲言拜訖謂其子曰昔丞相尹洛某年四十二矣平生初知守分畏法偶以意外爭鬪事至官得杖罪丞相晚生更引某褻褻行刑丞相見某容貌循謹膚體完素命至廬前問曰吾察爾非惡人膚體無傷何爲至此某以情告且致欲自新之意丞相曰爾果能自悔乎某感泣應命卽命免罰放出非特某得爲完人此鄉化之至今無鬪爭者

牧津 餘

卷三十三

十一

牧津 餘

卷三十三

十一

良民謹誤實自可矜村翁見其子如見范

公當日全人肢體者所感深矣○完一人而一鄉化據堂皇而視事者慎母以敲扑供喜怒哉

蘇頌

蘇頌知亳州有豪民婦被罪當杖以病未科每旬檢校未愈鄧元孚謂其子曰尊公平昔以政事稱豈可爲一豪婦人所絀但謂醫者如法檢校彼自不誣矣其子白之公曰萬事付公議何容心焉若言語輕重則人情觀望或有可悔既

而此婦死元孚大慚服曰某輩狹小豈可測公之用心

雖曰事付公議其實滿腔惻隱故不暇論其給不給也言語輕重人情觀望真是當官坐右箴

陸佃

陸佃知江寧府句容人盜嫂害其兄別誣三人同謀既皆訊服一囚父以冤訴通判以下皆曰獄已成不可變佃爲閱實三人皆得生

牧津 餘

卷三十三

十一

趙清獻公 三人死而盜嫂害兄之人生矣有此宇宙乎獄之不可以一成而不變也可爲永鑑

趙清獻公

趙清獻公出察青州每念一人入獄十人罷業株連波及更屬無辜且獄禁中夏有疫病淫蒸冬有痺瘰凍裂或以小罪經年桎梏或以輕繫迫就死亡獄卒囚長需索凌辱尤可深痛時令人馬上飛手監簿查看以獄囚多少定有司之賢否行之期年郡州縣屬吏無敢妄繫一人

者邵堯夫每稱道其事

真是有○不忍一物失所者○方能心體中時
切此念○馬上飛手監簿○此法在監司臺尤
當時時行之○清獻公非守今時事○而此條
與守令更切○特募人之

姚仲孫

姚仲孫大中祥符中爲許州司理參軍時王嗣
宗知州事民有被盜殺者其妻訴里胥責賄其
夫不與而怨此必盜也乃捕繫獄將傳以死而

牧津

入卷三十三

古

仲孫疑之嗣宗怒曰若保非盜也耶然亦不敢
遽決後數日果得真盜者嗣宗方喜曰審獄當
如是也再調邛州軍事推官改資州轉運使檄
往富順監按疑獄而全活者數十人

里胥之生全賴仲孫一疑所以不敢遽決

不然決後而得真盜亦無救于寃者矣

趙洽

趙洽知永新偶謁告問榜笈聲乃獄吏受財乘
間掠囚使誣服也亟置之法

乘間掠囚此是相沿夙害余三爲郡邑治

獄之法尤所關心每一聽訟必於法萬不

可寬者方付之獄初入時尤必嚴禁獄卒

牢頭凌辱之害其久在囚圍者如夏月上

午聽其在西廊下午聽其在東廊以避炎

日蒸溼則時給以蒼术栢香之類冬則束

草布絮病則藥劑粥飲皆以時給給必躬

親病監一室使病囚得處其中不至以時

疫遍染爲惠更大囚糧尤不可聽獄吏乾

牧津

入卷三十三

古

沒顆粒如此軫惻然大盜劇犯其鎖錄必

堅必繫絕此輩跑踴跳騰之念正所以安

全一獄寄命之人余歷官所至從來無逸

獄之累亦以人心感而用法周敢附此以

告於司牧

李士衡

李士衡爲鄆縣主簿田重進守京兆命士衡鞠
死囚五人活者四人重進卽其家謂曰有陰施
此門當高大之

此必四人有活理。不然。有意爲陰施。則廢法矣。

唐肅

唐肅爲秦州司理。參軍。有商人遇逆旅。而同宿者殺之。亡去。血沾商人衣。爲捕吏所執。州趣具獄。肅探知其寃。持之。後數月。果得真殺人者。每見証殺人者。往往以血沾衣裙爲據。此殊不然。

王質

牧津

卷三十三

五

王質。祐之孫。通判蘇州。與知州黃宗旦數爭事。嘗以病告歸。一日。宗旦因言省視獄。有盜錢百餘人。吾以術陰鉤得之。質曰。弋不射宿。惡陰中於物也。今殺數人。而徒流者又數十百人。公中之也。宗旦矍然大驚。爲貸其死罪。而餘悉輕出之。嘗攝江陵府事。或訴民約婚後期。民言貧無貲以辦。故違約。質問其費幾何。出私錢與之。吏捕盜人衣者。盜叩頭曰。平生不爲過。追饑寒而至此。質命取衣衣之。遣去。

鈎索得情。既非光明正大之體。尤非哀矜惻隱之心。于野一語。心體畢露。真仁人之言也。然宗旦能矍然驚貸。可見善導之下。未嘗無良心。

王平

王平爲許州司理。里中女乘驢單行。盜殺諸田間。號其衣而去。驢逸。田傍家收繫之。吏捕得驢。指爲殺女者。平意疑甚。州將趣具獄。持益堅。數日。河南逃移至許。核之。乃實殺女子者。州將謝。

牧津

卷三十三

十六

曰。微司理。幾誤殺平民。

疑貴執。信貴斷。維明維允。臯陶之所以作士也。

王郁

王郁爲濠州判官。將死。告家人曰。吾歷官踰五十年。慎于用刑。活人多矣。後必有興者。其孫王欽。若果大顯。

有意望報於造物乎。

王晦叔

王晦叔知潞州時有殺人獄已具晦叔察情非是而面訊之其人自謂不獲真殺人者無免理終不自明僚屬皆言無足疑因留不決而密以物色捕殺人者得之作辯獄記以戒理官

惜不得其辯獄記讀之

強至

強至初爲婺州浦江令時有民與其母稅邸舍於道客有過者暴病未及聞縣而死縣尉希功往執其母榜之其子惶恐即自誣殺客至爲研牧津

卷三十三

七

核得其情而釋之

尉幕胥役妄執希功之獎司牧者不可不

究心痛除

余良肱

余良肱初爲荆南司理有捕盜殺人者既自誣服良肱獨以驗其屍與所用刃疑之曰豈有刃盈尺而傷不及寸白請詳捕獲真殺人者刑責能疑疑則自饒生趣

王德彝

王德彝判沂州儒生乙恕郊居肄業一日有橫屍在舍側邏者見之捕恕送官獄具將伏法德彝疑其冤命別司鞫問亦如之因令緩刑以俟未幾果獲賊恕乃得釋

橫屍在舍側決非舍中人所爲此儒生自不合死

魏清

魏清知沂州永縣兩警鬪而傷既決遣而傷者死清求其故而未得死者子訴與監司監司怒

卷三十三

八

有惡語清嘆曰官可奪囚不可殺後得其實乃因是夕罷歸騎及門而墮死隣証既明其誣遂解

死之故多端抵之途惟一所以決獄最不可不慎

王信中

王信中爲温州知府屬邑奸民至京告其鄉人嘯聚爲非都臺檄布按官詣府治之信中力緝其誣聽者三百餘人又盜殺一家三人者詞連

無辜累年信中至乃具文虔告城隍遂得其情

一草一木亦造物生機誣死至三百餘人寧忍不以一身爲請命

石臯

石臯守定州唐縣人王謀爲亂書其縣人姓名於籍無慮數千人其黨持籍詣州發之臯主鞠治是時冬月臯抱籍上廳事伴爲頓仆覆其籍爐火中盡焚之不可復得其姓名止坐爲首者餘皆盡釋

牧津 齊侯

卷三十三

九

焚其籍而能寢其事則可不然捕風追影爲害更劇予謂臯之立心則厚而處事則釋

孫沔

孫沔爲越州司理參軍時盜發屬縣爲捕者所迫乃棄其刀兵并藏所盜贓於民家後即其家得會飲者十六人適如其數捕繫縣獄掠使服罪法皆當死以具獄上沔疑其枉而留訊之州將怒然終不敢決未幾得眞盜州將反喜謂沔

曰微子吾何自得脫耶

盜置贓於民家民何以不覺又何以會飲之人適符其數孫公之疑似有神識

葉南巖

葉南巖刺蒲時有羣閭者訴於州一人流血被面經重創腦幾裂命懸旦夕公見之惻然時家有刀瘡藥公即起入內自搗藥令昇至幕廳委一謹厚廳子及幕官曰善視之勿令見風此人死汝輩責也其家人不令前乃畧加審覈罪狀

牧津 齊侯

卷三十三

十

收其警家於獄餘皆釋之一友人問其故南巖曰凡人爭鬪無好氣此人不即救死矣此人死即償命者一人寡人之妻孤人之子者幾人干証連係者幾人破家者幾人此人愈特一闖毆罪耳人情欲訟勝雖于骨肉亦甘心焉無所恤念僕故也未幾傷者果平復而二家之訟遂息公心術之仁厚如此其刀瘡藥方端午日取進即止雖骨破亦合有奇効

仁人之言仁人之術即此一念千萬姓福

福可知千公之門焉得獨高

林積

林積爲循州判官覆強盜獄多平反忤部使者意初欲薦積因是已之積笑曰失一薦章而生全五十八人吾何憾焉

豈特失薦章卽以一身易五十八命猶當含笑

黃簡肅公

黃簡肅公珂令龍陽有富民楊洪竊畜一女長

蘇津

卷三十三

主

爲內壻婿事遊惰洪屢撻之乃逸去有警家街之乃嗾其母以謀殺奪室訟於縣獄久不決警家復以他腐軀報其母母信之冒穢祝其耳且人皆信爲真珂獨疑之縱洪寬閒之所人謂受賄至標榜於門珂見之一笑畧不問益密訪之踰旬月果得其壻逼召其母還之立釋洪獄人皆以爲神

祇腐軀之首惑婦人而使之信爲已子原不足爲的據惟是受賄之諫及閉而定見

不爲所撻非真心憫恤者不能此與錢

水斷女童之事前後如出一轍余故不重

公用法之慎而特重公誠心之求

張昂

張昂知鉛山縣有買薪者嗜鱸得薪直以半市鱸烹食之一日乘饑恣啖頃之腹痛而死隣疑其妻毒殺之執送官掠訊無他狀械繫踰年昂初蒞任有綠袍黑幘者自外冉冉入左右俱不見至前長揖曰吾某鄉土神鄉者冤獄願公雪之昂問其故神曰某中鱸毒死非妻殺也試置羣鱸於水盎中有昂首出水者必殺人烹以啖狗狗必死矣言訖不見昂如言試之果驗遂釋其妻

大凡辨疑尤須窮物

鄒守愚

鄒守愚出守廣州訟劇政禁多宿蠹守愚一處以至誠事存矜惻省辨誣獄釋累歲繫不決者至數百人有庖人烹雞雜以茄羹色黑御史以

爲毒已也。坐以重辟。守愚獨疑之。令人如所具。烹焉。亦黑。乃力爭。御史前曰。職誠不忍見一無辜伏死地。御史悟。竟釋之。政聲於是大振。值歲饑。設策賑濟。民賴以甦。新會民激於徵遺。聚海艘爲變。監司招之不應。曰。必鄒使君來也。守愚單騎往。民望見。輒涕泣解散。

不以疑事殺一無辜。於直指心地。亦自慚然。

季本

牧津縣

卷三十三

三

季本爲建寧府推官。遇事敏決。庭無留獄。嘗斷重獄。事已麗辟。爰書俱就。後覺其誤。大悔之。比擢去。悉爲記達諸司。今後斷者得據記以解。其訟過之勇如此。

成心難化。名根更難化。非仁心爲質而錄以學問者不能。

牧津卷之三十三終

牧津卷之三十四目

平恕

鍾離意

杜預二見

郭弘

崔篆

曹褒

何承天

殷仲堪

曹懿

袁象

狄仁傑

盧毓

陸象先

徐有功

齊泚

唐臨

馬默

薛居正

劉雋

寇瑊

范純仁五見

趙抃三見

程琳三見

尹源

馬亮

榮諲

唐翊

范純禮

王博文

蔡襄四見

胥偃

王隨

孫唐卿

朱壽隆

李璽

雷孚

范溶

王延禧

張洪

孫甫

王端

吳履

蔣恭靖公瑤

劉重威

向錦

王暉

何詔

牧津平恕

卷三十四

三

牧津卷之三十四 平恕

明山陰祁承燦輯

鍾離意

鍾離意山陰人少爲郡督郵亭長有受人酒禮者府下記案考之意封還記言於太守侯霸曰春秋先內後外今宜先清府內且濁畧遠縣細微之愆霸甚賢之遂任以縣事舉孝廉辟司徒掾嘗部送徒詣河內冬寒徒不能行意移屬縣使作徒衣具以聞帝得奏以示霸曰君所使掾乃仁於用心誠良吏也意遂於道解徒桎梏與尅期俱至無或違者除瑕丘令吏有犯法者既服不忍誅之吏父謂其子曰無道之君以刃行誅有道之君以義行誅遂令進藥而死再遷棠邑令縣人防廣爲父報讐繫獄其母病死廣哭泣不食意憐傷之乃聽廣歸家使得殯斂丞掾皆爭意曰罪自我歸義不累下遂遣之廣斂母訖果還入獄意密以狀聞廣竟得減死

細微之愆亦安可盡畧特先清府內自是

得體。○廣甘以身殉父意自當以廣殉母與唐太宗之縱囚自別。○防廣得以奏聞減死益恨母丘長之獄無爲奏減者。

郭弘

郭弘爲潁州決曹掾。斷獄三十年。用法平恕。爲弘所決者。還無怨情。郡內比之東海于公。年九十五卒。子躬。元和三年。拜廷尉。條奏重罪從輕者四十一事。其所奏讞多得生。全中子旺。至南陽太守。政有名迹。從子鏡。延光中爲尚書。順帝

牧津平恕

卷三十四

二

立有功。封定潁侯。拜河南尹。轉廷尉。長子賀襲封。復遷廷尉。賀弟禎亦能法律。至廷尉。鏡弟子延信亦爲廷尉。代劉寵爲太尉。信子鴻至司隸校尉。封安鄉侯。郭氏自弘後數世皆傳法律。務尚平恕。子孫至公者一人。廷尉七人。侯者三人。刺史二千石。侍中郎將者二十餘人。侍御史正監者甚衆。

世傳法律。而一以平恕爲本。自是宇宙間一種生機。安得不爾昌爾大。故張湯之後。

有安世。是造物之變。而郭弘之後。有躬旺。諸公是造物之常。

杜預

杜預。泰始中守河南尹。預以京師王化之始。自近及遠。凡所施論。務崇大體。嘗受詔與車騎將軍賈充等定律令。旣成。預爲之注解。乃奏之曰。法者蓋繩墨之斷。例非窮理盡性之書也。故文約而側直。聽省而禁簡。例直易見。禁簡難犯。易見則人知所避。難犯則幾於刑。層刑之本在簡。

牧津平恕

卷三十四

三

直。使用之者。執名例以審趣舍。伸繩墨之直。去析薪之理也。詔班於天下。

易見則可避。難犯則重法。真得刑之本。

曹褒

曹褒初舉孝廉。再遷圉令。以禮理人。以德化俗。時他郡盜徒五人。來入圉界。吏捕得之。陳留太守馬嚴聞而疾惡。風縣殺之。褒敕吏曰。夫絕人命者。天亦絕之。臯陶不爲盜制死刑。管仲過盜而升諸公。今承旨而殺之。是逆天心。順府意也。

其罰重矣。如得全此人命而身坐之所願也。不爲殺嚴奏哀。要弱免官歸郡。爲功曹。徵拜博士。出爲河內太守。

法不可溢。能平法。便是執法。

崔篆

崔篆王莽時爲郡文學。以明經徵詣公車。太保甄豐舉爲步兵校尉。篆辭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戰陳不訪儒士。此舉奚爲。至哉。遂投劾歸。莽嫌諸不附已者。多以法中傷之。時篆兄發以佞

牧津平志

卷三十四

四

巧幸於莽。位至大司空。母師氏能通經學。百家之言。莽寵以殊禮。賜號義成夫人。金印紫綬。文軒丹轂。顯於新世。後以篆爲建新大尹。篆不得已。乃嘆曰。吾生無妄之世。值流弊之君。上有老母。下有兄弟。安得獨潔已而危所生哉。乃遂單車到官。稱疾不視事。三年不行縣門。下掾倪敞諫篆。乃強起。班春所至之縣。獄行填滿。篆垂涕曰。嗟乎。刑罰不中。乃陷人於死。此輩何罪。而至是。遂平理所出二千餘人。掾吏叩頭諫曰。朝廷

初政州牧峻刻。宥過申枉。誠仁者之心。然獨爲君子。將有悔乎。篆曰。邾文公不以一人易其身。君子謂之知命。如殺一大尹。贖三千人。蓋所願也。遂稱疾去。建武初。舉篆賢良。篆自以宗門受莽。僞寵。慚愧漢朝。遂辭歸不仕。客居滎陽閉門潛思。著周易六十四篇。

滿腔惻隱。而卓然守正之志。令人每悲其所遇。

殷仲堪

牧津平志

卷三十四

五

殷仲堪爲荊州牧。有桂陽人黃欽生。二親久沒。詐服縗麻。言迎父喪。府曹擬依律。棄市。仲堪曰。原此以二親生存。而橫言死。歟。情事悖逆。固當棄市。欽生父母已歿。此特誕妄耳。遂得免死。誕妄亦必有爲而然。須論其有爲之故。以定律。乃當其罪。

何承天

何承天義熙初。劉毅鎮姑孰。板爲行參軍。毅嘗出行。而鄆陵縣吏陳滿射鳥箭。誤中直陳。雖不

傷處法乘市承天議曰獄貴情斷疑則從輕昔有驚漢文帝乘輿馬也張釋之劾以犯驛罪止罰金明其無心於驚馬也夫且不以乘輿之重加人以異制今滿意在射鳥初非有心中人律過誤傷人三歲刑况不傷乎應薄其罰殺可其議

獄情重故殺故之一字有心無心之分而可生可死之介所以辨獄貴在辨情

袁象

救津平志

卷三十四

本

袁象爲廬陵王子卿諮議參軍子卿鎮荊州時南郡江陵縣人苟將之弟胡之妻爲會口寺沙門所淫夜入苟家將之殺沙門爲官司所檢將之刘家門穢行欲告則取忍則不可實已所殺胡之所列亦如此兄弟爭死江陵令啓刺史博議象曰將之胡之原心非暴辨讞之日義哀行路昔文舉引誘獲漏疏網二子心迹同符古人陷以深刑實傷爲善於是兄弟皆得免死誅姦故自有條二子應從寬議者正不在

兄弟爭死之際

曹據

救津平志

卷三十四

七

見家耶象囚皆涕泣曰若得覓歸死無恨也據開獄出之尅日令還據吏固爭咸謂不可據曰此雖小人義不見負自爲諸君任之至日相率而還並無違者一縣歎服號曰聖君入爲尚書郎轉洛陽令仁惠明斷百姓懷之時天大雨雪宮門夜夫行馬羣官冷察莫知所在據使收門士家官咸謂不然據曰宮掖禁嚴非外人所敢盜必是門士以燎寒耳詰之果服辨寃是正理遣囚是小慈聖君之號當在

彼不在此。

盧毓

盧毓少孤以學行見稱文帝爲五官將召毓署門下決曹崔琰舉爲冀州主簿時天下草創多通逃故重士亡法罪及妻子亡士妻白等始適夫家數日未與夫相見大理奏棄市毓駁之曰夫女子之情以接見而思生成婦而義重故詩云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上我心則夷又禮未廟見之婦而死歸葬女氏之黨以未成婦徵平忠未卷三十四也今白等生有未見之悲死有非婦之痛而更議欲肆之大辟則若同牢合卺之後罪何所賴且記曰附從輕言附人之罪以輕者爲比也又書云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恐過重也苟以白等皆受禮聘已入門庭刑之爲可殺之爲重太祖曰毓執之是也又引經典有意使孤歎息由是爲丞相法曹議令史轉曹西議令史

此議甚正

狄仁傑

狄仁傑爲寧州刺史撫和戎落得其歡心郡人勒碑以頌入拜冬官侍郎持節江南巡撫使吳楚俗多淫祠仁傑一切禁止凡毀千七百房止留夏禹吳太伯季札伍員四祠而已轉文昌右丞出爲豫州刺史時越王兵敗支黨餘二千人論死仁傑釋其械密疏曰臣有所陳似爲逆人申理不言且累陛下欽恤意表成復毀自不能定然此皆非本惡註誤至此有詔悉謫戍邊因出寧州父老迎勞曰狄使君活汝耶因相與哭

徵平忠碑下

不卷三十四

九

張光輔討賊上軍中特功多暴索仁傑拒之光輔怒曰州將輕元帥耶仁傑曰亂河南者一越王公重士三十萬以平亂縱便暴橫使無辜之人咸堅塗炭是一越王死百越王生也且王師之至民歸順以萬計自絕而下四面成蹊奈何縱邀賞之人殺降以爲功冤痛徹天如得尚方斬馬劍加君頸雖死不恨光輔還奏仁傑不應左授復州刺史徙洛州司馬

仁傑仁心爲質委曲表解卽武氏之酷虐猶爲轉移是以君子貴仁術也。○理責光輔意趣語激令人悚然

徐有功

徐有功舉明經累補蒲州司法參軍爲政不忍杖罰人民服其德更相約曰犯徐參軍杖者衆必共斥之以故范代不辱一人累遷司刑丞時武后革命改唐爲周畏大臣謀已周興來俊臣丘神勣王弘義等因而創置總監牧院諸獄追徵津平志

卷三十四

十

捕將相大臣俾相鉤牽掩護送楚掠奪慘吏人爭以周內窮詆爲高而后又輒賂以官賞相告言者無虛日朝野震恐莫敢正言獨有功數犯顏諫諍時博州刺史鄒那王冲生逆誅魏州人告顏餘慶豫冲逆謀后令來俊臣鞠治有司建議餘慶更永昌赦令據法當流時御史魏元忠謂餘慶與冲通書合謀明甚非支黨比宜殊死而籍其家詔可有功駁議曰永昌赦令與元貞同惡魁首者伏誅支黨未發者赦原書曰璣

厥渠魁律以造意爲魁首尋赦文已伏誅則魁首無遺矣餘慶赦後被言是謂支黨今以支爲首是以生入死也赦而復罪不如勿赦生而復殺不如勿生竊謂朝廷不當爾后怒問曰何謂魁首有功應聲對曰魁者太師首者元謀也后意色稍解乃遂得免死當是時左右及衛杖在廷陛者數百十人皆縮項噤舌不敢息而有功氣定言詳截然不撓反當人主意大爲當時朝士所恃賴有韓紀孝者曾受徐破業僞官已先徵津平志

卷三十四

十一

物故推事使顧仲瑛請籍其家詔亦已報可有功追議之曰律謀反者斬身亡卽無斬無斬則法不得相緣所緣之人旣亡則所因之罪自滅后詔從之鳳閣侍郎任知古冬官尚書裴行本等七人被誣當死后謂宰相曰古人以殺止殺朕今欲以生止殺就諸公丐知古等賜再生可乎俊臣獨欲引行本更驗前罪於是有功奏曰俊臣故違陛下再生之賜矣陛下何以示信于天下乎知古等乃具得免死道州刺史李仁褒

兄弟爲人構誣有功爭之不能對周興奏曰有
功故出反囚罪當誅后雖不許猶坐免官俄起
有功爲左肅政臺侍御史有功陛辭曰臣聞鹿
走山林而命繫庖廚陛下以法官用臣臣守正
行法必坐此死矣后固授之天下間有功復用
乃復酒然相慶寶孖謀妻龐氏爲其奴所誣給
事中薛季昶鞠獄當龐死罪龐子希臧爲母訟
寬有功明之季昶劾奏有功黨逆罪當棄市是
日有功方視事令史淨泣走告有功笑曰豈獨

牧津平恕

卷三十四

主

吾死而諸人常不死邪安步去后召而詰之曰
公比斷獄多失出何邪有功對曰失出人臣小
過好生陛下大德后默然悅龐以故得減死有
功爲獄持平守正執據寬罔嘗與后反覆辭色
愈厲后大怒令拽出新之有功迴顧言曰臣雖
死法終不可改至市臨刑得免凡三坐大辟終
不挫折將死晏然后以此益重之所全活者甚
衆酷吏爲少衰然疾之如讐矣卒年六十八贈
司刑卿中宗卽位加贈越州都督遣使弔祭賜

物百段授一千官選官之日有司皆曰徐公之
子豈可拘以常調乎

雷霆之下無不被靡造物特鍾此一具仁
心勁骨人爲宇宙留一綫生意

陸象先

陸象先爲蒲州刺史有小吏犯罪但慰勉而遣
之錄事曰此例皆合與杖象先曰人情相去不
遠此豈不解吾意若論必須行杖當自汝始錄
事慙懼而退常謂人曰天下本自無事只是愚

牧津平恕

卷三十四

主

人擾之始爲煩耳但靜其源何憂不簡前後歷
典數州其政如一人吏咸思之

象先判同州爲錄事作戲具大較是一味
長厚人

唐臨

唐臨爲萬泉丞有輕囚久繫方春農事興臨說
令可且出囚使就畝畝不許令移疾臨悉縱歸
與之約囚如期還高宗當錄囚餘司斷者輒紛
訴不止獨臨所訊無一言帝問故答曰唐卿斷

囚不寃所以絕意帝嘆曰爲獄者當如是

此丞是廷尉才

齊齡

齊齡初及進士第以拔萃調蒲州司法叅軍有父子連坐論死者齡曰條落則本枯柰何令俱死議貸其父太守不聽固爭得原開元初姚崇復相用爲給事中中書舍人

父子得無連坐仁人之用心也然亦當問死者之情曉何若

牧津平恕

卷三十四

十四

薛居正

薛居正署開封府判官時史弘肇領侍衛親軍威權震主無敢忤其意者其部下吏告民犯鹽禁法當死將決居正疑不實召詰之乃吏以私憾誣致之死一鞠具服遂抵法弘肇不能屈宋初知朗州會亡卒數千人聚山澤爲盜監軍使疑城中僧千餘人皆其黨議欲盡捕誅之居正以計緩其事因率衆剪滅羣寇擒其帥汪端詰之曰汝所共爲謀未發者幾何人悉出其名吾

且貸汝矣語不及僧賴以全活其始終執法如此

執法于誣民之吏正平法于被誣之民○計緩其事必擒渠魁而詢其黨與則僧之無涉自見此善於開釋者

馬默

馬默除知登州沙門島寨主李慶罷官入謁默據問擅殺幾何人慶對一任殺七百餘人默詰之則曰島上土地狹徒隸衆過數官糧不足

牧津平恕

卷三十四

十五

以贖則取殺之默大責數慶惶恐去卽日自縊死默爲奏請更定配海島法凡二十餘自是多全活者先是沙門島罪人舊制有定額官給糧者纔三百人每溢額則取其人投之海中默建言朝廷既貸其生矣卽投之海中非朝廷本意今後溢額乞選年深自至配所不作過人移登州神宗深然之卽詔可著爲定制自是多全活者未幾默坐堂上忽然昏臥如夢寐中見一人乘空來如世間所畫符使左右挾一男一女至

前大呼曰我自東嶽來聖帝有命奉天符馬默本無嗣以移沙門島罪人事上帝特命賜男女各一遂致二童乘雲而去後生男女二人默官至河北都轉運使年八十卒賜開封府儀同三司加贈太保

五流本非死刑沙門寨主一任而殺七百餘人一死不足以謝衆寃矣定配海島法仁人之心流德尤溥

寇賊

牧津平恕

卷三十四

十六

寇賊權知開封府賊里有殿妻更赦事發者太后怒曰夫妻以義合奈何毆以致死耶賊對曰傷居限外事在赦前既付有司不敢亂天下法卒免死

只此二語法守自定

劉雋

劉雋遷宛胸令到官二年政治清平爲吏民所親時縣有友人相過者主人歡喜爲具捕犬因誤中客客死平法者云主人本有殺心應當伏

妻雋曰聞許太子至辱誠不肯藥史官書弒君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今主人與客本無讐恨但歡喜爲供有親愛飲食之意無傷害之心不幸而死當以周禮過誤平之奈何欲用法律所失一時兩殺不辜王法者拘有常例不聽雋曰界有失禮之民皆令之罪也解印綬去有過無大無心之傷正書之所謂過也劉令之議百世不易

趙抃

牧津平恕

卷三十四

十七

初趙抃使蜀有聚爲姦犯者治以峻法及知成都復有此獄皆以爲不免抃察其無他曰是特酒食過耳刑首惡而釋餘人蜀民大悅劍州民私作僧度牒或以爲謀逆告抃不委獄吏以意決之悉從輕比誘者謂其縱逆黨朝廷取具獄閱之皆與法合茂州夷剽境上懼討乞降乃轉奴將殺之取血受盟抃使易用牲皆懼呼聽命宜州卒有殺人當死者方繫獄病瘵未漬抃使醫療之得不瘳死會赦免其愛人之周類如此

英宗嘗曰趙抃爲成都中和之政也

趙聞道之治蜀也純用平和似與張乖崖絕異然而兩公之惠蜀同今蜀人之思慕亦同正所謂易時則皆然

范忠宣公

范忠宣公純仁知齊州齊爲山東劇郡屠取劫盜無虛日人或勉純仁曰公爲政素寬然齊民兇悍性好剽劫以嚴治之猶不能戢若一以寬恐不勝其治矣純仁曰寬出於性若強以猛治牧津平忠卷三十四本則不能持久猛而不久以治兇民取玩之道也齊有兩司理院囚繫常滿多屠販盜盜竊而督償者三分之二純仁曰此何不責保在外使之輪納爲便通判州事起白純仁曰非不知此第以此輩兇暴不可釋釋之不放踵復索官司矣純仁曰終當何如曰往往以其疾斃于獄中是亦與民除害純仁感然曰法不當死而在位者以情殺之豈理也哉遂盡呼出立於庭下戒飭之曰爾輩爲惡不悛在位者不欲釋汝懼爲良

民害復索官司也汝等能悔過自新我欲釋汝皆叩頭曰敢不佩服教令遂釋之歡呼而出轉相告語是歲犯法者減舊歲之半

法當死者猶於死中求生法不當死者安可以逆料坐繫范忠宣之意甚懇但此輩政須使之悔過方不爲良民害不然通判之語未爲無見

尹源

尹源少博學強記與弟洙皆以文學知名洙議牧津平忠卷三十四五論明辨果於有爲源自晦不矜飾有所發即過

人舉進士累遷太常博士通判涇州時知滄州劉渙坐專斬部卒降知密州源上書言渙爲王將部卒有罪不伏笞輒呼萬歲渙斬之不爲過以此誦渙臣恐邊兵愈驕輕視王將所繫非輕渙遂獲免

持議甚正

程琳

程琳知開封府時禁中失火當卽根治諸縫人

已誣服乃送府具獄辨其非是又命工圖火所經處且言後宮人多而居隘其姓竈近板壁久燥而焚此殆天災不可罪人上爲寬其獄無死者

妙在先圖火所經處而徐開以方便法門則不爲空言之救解

榮誣

榮誣爲開封府判官太康民事浮屠法相聚祈禱號白衣會縣捕數十人送府尹賈黯疑有妖

牧津平恕

卷三十四

主

請殺其爲首者而誣其餘誣持不從各具議上之中書是誣議但流其首而杖餘人

已足正法矣

馬亮

馬亮肅公亮以殿中丞通判常州時吏有亡失官物械繫妻子至連逮者數百人亮一切縱出許自償所負不踰月而盡輸之擢知濮州徙福建轉運同提點刑獄時初置提點亮至部覆訊冤獄全活者數十人爲西川轉運使時諸州鹽

井歲久泉涸而官督所負課州繫指各數百壳盡釋繫者而廢其井凡除所適二百餘萬代還以潭州屬縣有亡命卒剽攻爲盜鄉人共謀殺之在法當死者四人亮謂其僚屬曰未能爲民去害而反坐以死豈法意耶乃批其按悉貸之

立法有意據法而失其意非善用法者惟平心則自能得情

范純禮

牧津平恕

卷三十四

主

范純禮知遂州瀘南有遊亭調度苛棘純禮以靜待之辨其可具者不取於民民圖像於廬奉之如神名曰范公庵草場火民情疑怖守吏楊息俟誅純禮曰草淫則生火此何足怪但使密償之庫吏盜絲罪至死純禮曰以勢然之絲而殺之吾不忍也聽其家趣買以贖命釋其株連者知開封府前尹以刻深爲治純禮曰寬猛相濟聖人之訓今處深刻之後更益以猛是以火濟火也一切以寬處之

以靜待煩調度自辨范公何嘗廢法而圖計自有所措○范公之寬乃偶用於深刻之後故爾爲宜不然寬亦不可以一切從事者也

唐翊

唐翊世以儒術顯元祐間人士競工詞章翊堅守經術卒以兩經中第主新縣簿吏以其初筮仕少之翊稍露鋒鏑吏更畏服不敢欺徙知靈壽值大旱翊開渠溉田數千頃旁渠之田不雨

牧津平恕

卷三十四

主

而稔常平吏盜倉粟翊發其奸以能例得遷秩乃歎曰置人於重辟而已受賞可乎乃改從自首律後屢典州郡曹所至皆有聲同時陸佃輩皆推服之

露鋒鏑手乃更爲長厚事人固未易測也

蔡文忠公

蔡文忠公襄通判滁州民有告某氏刻偽稅印爲姦利者已逾十年蹤跡連蔓至數百人襄嘆曰盡利於民民無所逃是爲政之過也爲緩其

獄得減死者十餘人餘皆釋而不問人皆曰公德於我使我自新爲善人由是風化大行偽不可長特連蔓當爲省錄

王博文

王博文知秦州初沿邊軍民逃入蕃部擒至者有錦袍銀帶茶絲之賞間有自歸而爲蕃部所得亦不能免法皆處斬博文道習事者持信紙密招之至則驗而貸其粟減死者甚衆下詔褒諭仍推行其法於邊郡

牧津平恕

卷三十四

主

信紙密招通逃自返且省給賞之費牧邊徵者所宜首舉

王隨

王章惠公隨知戎州人多蓄逃卒或忤意則執以求賞故坐法衆隨至下令能自歸者免仍隸舊籍多所全活

此與王博文知秦州以信紙招通逃同意

胥偁

胥偁權知開封府會有衛卒賂庫吏求揀冬

生繫者三十餘人。時八月霜雪暴至，僵推洪範急恒寒。若之咎，請從末減奏可。西塞用兵士卒，妻子留京師者，犯法當死。帝不忍用刑，或欲以毒置飲食中，令得善死。僊極言其不可。帝亦悔而止。宦人程智誠與三班使臣馮文顯八人抵罪，帝使赦智誠三人，而文顯五人坐如法。僊曰：「恤近遺遠，非政也。況同罪異罰乎？」詔并釋之。

如此持法，自無偏枯。

孫唐卿

牧津

卷三十四

五

孫唐卿通判陝州，民有母再適人而死，及葬父逐盜母之喪，祔葬之。有司論以法，唐卿曰：「是知有孝，而不知有法，乃釋之。」

母子自有至情，情不可以法掩。知有孝是正知有法。

朱壽隆

朱壽隆知九龍縣，吏告民一家七人以火死。壽隆曰：「寧有盡室就焚，無一得脫者，殆必有姦。」遂月盜獲果殺其人而縱火也。知宿州宿多劇盜，

至白晝被甲剽攻，郡縣不能制。壽隆設方畧耳，目捕斬千餘人，權提點廣西刑獄，伏青討賊，欲殺裨將不用命者數人。壽隆極論罪不當死，孫沔在坐曰：「僕賊害民萬計，此何足惜？」壽隆曰：「王師之來，以除民害，顧可效賊爲暴耶？」感其言而止。

觀壽隆之意，不在廢法爲寬，正所以使遠民知有國法，應當如是。

李璽

牧津

卷三十四

五

李璽初任重慶府推官，馭下廉明，有弟殺人，賂生其兄者，廉得其情，竟生弟死。銅梁有亡寇，囚其父母妻子者經年，璽曰：「罪人不辜，釋之。」歸農寇聞感激，自赴獄。

李璽釋逋寇之父母，而寇乃感激自赴獄，盜賊果不乏良心。

雷孚

雷孚通判贛州，齊術亂後，緣坐三千人，郡將李耕欲盡處以死。孚力爭曰：「茶寇黨術也，若土人

則脅從耳。辨悟止戮其黨，餘盡釋之。

脅從非黨，正須深辨。

范溶

范溶以祖任爲鄒社齋郎，歷司理士曹，知歷陽、武康二縣，權通判饒州。溶練熟吏事，於決獄尤詳明。三爲刑官，再治邑，皆以平恕稱。在澶淵日，有殿婦人傷甚者，四十九日而婦人死，曰：「破骨法限五十日，而剝傷事不踰月，今四十九日矣。」脫不破骨，能無冤乎？生固不容剔肌以辨，今死牧津平恕。

卷三十四

主

念念在愛民

王延禧

王延禧初爲岳州沅江令，歲饑盜起，親獲十餘人，賊皆應死。法得遷官，延禧嘆曰：「是皆良民，窮

而爲盜，今既無以業之，又利其死以爲已功，亦何忍哉？論被盜悉裁其賊，盜得不死，延禧王貴州孫也。

盜自有死法，然有意生之，與有意死之者，其心術之厚薄自別。

張洪

張洪知江陰軍，吏盜錢二百萬，蓋二十年矣。洪發其姦，捕繫數十人，轉運使趙廓謂曰：「此應賞典，願擴吏，吾以聞。」洪慘然曰：「殺人以求賞，可乎？」牧津平恕。

卷三十四

主

悉召吏諭以償錢，則貸出之，不爾，爾曹死矣。吏之親屬聞者，爭出錢以償，十日而足。乃推二人已死者爲首，餘悉貸，不問廉愧。且嘆曰：「公長者，非吾所及。」

委罪於死，而償錢以貸生，公誠長者。

孫甫

孫甫爲華州推官，日用舍粟惡吏，當追陪錢數百萬，轉運使李紘以吏屬甫，甫乃令取斗米舂之，可棄者十纔一二，又試之亦然。吏遂得弛繫。

所陪錢纔數十萬而已。絃因薦南還職。

不特魁倉吏之累，亦自得倉粟之用。

王端

王端知襄邑，有禁卒遠戍亡歸，爲捕者所得，端詰之，自言母老，不勝子母情。端曰：「此自首也，法當原免。」卒免死，嘉祐赦，服綠十五年者改緋。端曰：「公卿子率綴得官，未曾從事，而錫服與年老者等，何以示勸？」請從浚事，日始，遂著爲令。不勝子母情，此語可念，然得毋開逃卒藉。

牧津

卷三十四

美

口之端乎，但王公之意自厚。

吳履

吳履，國初爲南康丞，南康俗悍，民以爲丞儒，易之履晏然自如，居數月，周知其情，偶有發獲，一縣驚服，乃更化以寬視民。如子，民有訴，召使與前縣弗加叱，民或援丞稱相爾汝，弗責也。有徵調，召大姓坐廡下，好言慰諭之。聽人自言，便否，由是民愛丞如父。吏卒不能爲姦，民王瓊，仇里豪羅玉成，執其家人笞辱之。玉成兄子三。

汝不勝志，集少年千餘人，圍瓊輝家，奪之歸，縛瓊輝，道笞之，濱死，乃釋去。瓊輝兄弟五人庭誅。

斷指出血，誓與羅氏俱死，履命獄成，當連千餘人，勢不便，乃召瓊輝語之曰：「爾羅氏，爾家耶？」

對曰：「千餘人，曰千餘人，皆爾耶？」曰：「數人耳。」曰：

汝憾數人而累千餘人，可乎？且衆怒不可犯，倘

不顧死，盡殺爾家，而就逮，雖有司有法，汝悔當

何及？瓊輝悟，頓首惟命。履乃捕操筆者四人，于

前杖數十，血流至踵，命羅氏對瓊輝引罪拜之。

牧津

卷三十四

美

事遂解

如此真民之父母

蔣恭靖公

蔣恭靖公，性寬厚，未嘗一忤於物。守揚時，出市，有兒放紙鸞，因落公帽，左右欲執之。瑤曰：「兒幼，弗怖也。」有婦瀉水樓，聽誤灑公衣，縛其夫至。瑤叱左右去之，或訝公大褻。瑤曰：「吾非好名，姑誤耳，夫則何辜。」

處兒童婦豎，自合如此，不必恭靖能然。

劉重威

劉重威爲韶州守法寬平愛民如子適山寇竊發屬邑戒嚴時備兵僉事王以有警自清遠巡歷隨部海兵船駐英德河下海兵既稔地利夜於空僻處踰牆入縣殺守卒劫帑金斬邑南門以出守城兵即時追獲賊兵衆反以帑金坐民兵僉事者莫自全隨海兵所坐坐之重威聞而泣下曰下覲脫罪上冀完名使我殺人以媚人而可爲乎遂治文書力爲昭雪大日解印綬棄牧津

平恕

卷三十四

王

王

王

仁恕更饒風力

向錦爲東流令從容不見施設而民以安裕御史以循吏薦擢鳳陽同知值歲大祲侍郎王瓌奉命賑濟按籍給散惟土著者得食流民多好死錦聞之白於瓌爲計口給食數萬人無一譁

向錦

廉而且恕

者瓌特疏薦之陞南禮曹出知廉州府安南夷黎因國亂奔居民百餘越屯廉界中欽州以獲寇申御史御史方偉其功夾皆論死錦審之皆携老幼提篋籃簍無一兵仗力爭於御史以爲夷人越界罪止首惡餘宜遣還御史怒以受賂失出奏其後事雖得白而錦竟免歸合浦產珍珠採取費鉅萬錦一無所私歸橐蕭然里中先輩迎勞之曰若子者真廉州守也

王

王

王

王

王暉授吉州府推官暉淮仕獻獄多所平反以仁恕稱時寧藩叛逆陽明先生檄暉統一旅抗賊有愛公者曰恐驚太夫人暉責之曰吾輩食人食肯以賊遺君父脫人人效此逆將誰討於是披堅執銳親冒矢石爲將士先嘗令一吏督戰繼至期不見一艘暉即以軍法斬其人衆皆駭異陽明先生獨嘉其膽畧曰士貴識時務如王君可謂達權嗣是與參密謀兵攻南昌城破

賴兵殺僇大甚。暉至稟陽明先生止之。先生令繫之獄。獄皆滿。數日疫癘大作。暉復稟於先生。命暉釋之。而衆軍皆譁。遂縛暉詣軍門。陽明先生時獨立見公至。大怒曰。此吾意也。刑其爲首者數人。事始得解。然暉之所活不啻千萬人矣。能以軍法斬積事之吏。又欲寬仁釋繫獄之兵。如此作用。乃真仁恕。

何詔

何詔知永平府。清慎卓立。時中貴王宏鎮邊。係牧津平定。卷三十四。王。視郡邑長吏。謁者如屬官。詔曰。彼守邊爾。於郡邑無涉也。竟不往。宏怒。屢以危言激。不爲動。中官有怙勢誣隣爲盜。縣官銀鍊成獄者十有四。人詔執法不撓。竟不坐。郡有殺人而賂衆証。移罪於姪。成獄。且二年。詔一訊立辨。持法甚平。訊鞠必待其心服乃已。

成獄且二年。而一訊立辨。獄貴初情。此語亦不可執。

牧津卷之三十四 終

牧津卷之三十五目

執持

馬嚴

高豐

虞芝

丘寂之

倪若水

李元紘

張錫

張問

唐介

劉敞

薛奎

李榛

魏瓘

苗時中

牧津

執持

卷三十五

樓大年

李承之

張九成

程迥

袁韶

孫立節

楊珏

高登

蔡洸

胡長孺

鄭承議

蒲護密

劉立之

太公鼎

盧熙

郎敏

楊繼宗

四見

蔣瑤

唐侃

蘭芳

王守仁

馬西玄

孫璽

屠簡肅

朱廷立

陸光祖

王士魁

牧津
魏特

卷三十五

上

牧津卷之三十五 執持

明山陰祁承燦輯

馬嚴

馬嚴爲陳留太守時京師訛言賊從東方來百姓奔走轉相驚動諸郡惶急各以狀聞嚴察其虛妄獨不爲備詔書敕問使驛係道嚴固執無賊後卒如言

止訛惟在一靜而人情驚惶之時尤須固

執以定羣疑

牧津
魏特

卷三十五

上

高豐

高豐爲鄴縣獄吏刺史虞孟行部到旬日鄴縣僻敕鄴長將囚徒就所在錄見豐得文書閉獄下鑰不肯送徒自請諫曰明使君乘法馬駢駢御所至理冤不遺遠邇此古聽斷阡陌流愛其棠者也今乃達召囚徒欲省更繁毋論疎脫尤哀疲損且晉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鄴獄非漢地乎囚徒終不出縣特望朱軒迴轅孟遂到鄴

一獄吏便能抗刺史然鄧地非漢土此言刺史自無可對

虞芝

虞芝爲南陽從事太守張忠連姻王寶罪入重芝依法執案刺史畏勢召芝芝曰年往志盡譬如八百錢馬死生同價且欲立效於明時耳遂投傳去

此君立效明時之意甚壯何至作日暮途

遠語

牧津執持

卷三十五

二

丘寂之

丘寂之年十七爲州西曹兼直主簿刺史王戎行部夜還前驅已至而寂之不肯開門曰不奉墨旨或方於車中作教然後啓關或嘆曰不意郡君章近在閣下即轉爲主簿遷故郡令在縣專以廉潔御下一時稱爲良吏

有意忤人者亦往往以此見賞士人遇合未便盡在嬖時

倪若水

倪若水爲汴州刺史玄宗嘗遣中官往淮南採

捕鵝鵠及諸水禽上疏諫曰方今九埜時忙三

農並作田夫擁耒耨婦持桑而以此時採捕奇

禽異鳥供園池之歡遠自江嶺達於京師力倦

擔負食之以魚肉間之以稍獲道路觀者莫不

言陛下曉人而貴鳥陛下當以鳳凰爲凡鳥麒麟爲凡獸則鵝鵠鵠鵠之類曷足貴也陛下昔

龍潛藩邸備歷艱危今氛祲廓清高居九五玉

帛子女充於後庭職貢珍奇盈於內府過此之

牧津執持

卷三十五

三

外又何求哉帝手詔答之

中官採捕爲累不小一強項刺史遂貽地

方多少福

李元紘

李元紘爲雍州司戶參軍時太平公主勢震天

下百司順指嘗與民競碾磑元紘還之民長史

實懷貞大驚起改之元紘大署判後曰南山可

移判不可移也

碾磑最輕確乎判不可移況有重於碾磑

者乎。元紘之折太平意在於此。

張錫

張錫梁末時劉君鐸任棣州刺史辟爲軍事判官。據爲郡之屬郡。郡有麴務。郡以牙將主之。頗橫恣。民有犯麴三斤。牙將欲寘於死。君鐸力不能救。旣而牙將盜麥百斛。私造麴事。覺錫判曰。犯麴三斤。求生不克。盜麥百斛。免死。誠難。時郡吏以使府牙將乞免錫。不允。固寘於法。後歷官並以清節聞。

牧津 魏特

卷三十五

四

錫豈爲犯麴之民洩忿乎。執法當如是耳。

張問

張問通判大名府。郡牧地在魏。歲久冒入於民。有司按舊籍括之地數。易主券。不明吏苟趣辦。持詔奪人田。至毀室廬。發丘墓。問至則曰。是豈朝廷意耶。具上以聞。宗論大臣曰。吏用心。悉如問。何患赤子之不安也。擢提點河北刑獄。理占止。當按籍奪人田廬。毀人丘墓。奉行。之害往往若此。

唐介

唐介知鄭州。任丘縣。當遼使往來道。驛吏以誅索破家爲苦。介坐驛門。令曰。非法所應。給一切勿與。稍毀吾什器者。必執之。皆帖伏以去。惟子方乃能服遼使。

劉敞

劉敞知揚州。州有雷陂。舊屬民田。官奪之。蓄水以便漕運。久更爲豪族所占。屢訴不獲。敞到任立判還之。由是田主三十六家男女三百餘口得不饑餓。

牧津 魏特

卷三十五

五

當官欲一意惠民。惟無所瞻顧者。乃得行其意。

薛奎

薛奎爲隰州軍事。推官嘗部丁夫運糧至鹽州。會久雨。粟麥漬腐。奎自轉運盧之翰請縱民還州。而償所失之翰。怒欲劾奏之。奎徐曰。用兵久人疲轉餉。今幸兵食有餘。安用此。陳腐以困民哉。之翰意解。凡民所失悉奏除之。

雖振身爲運丁請命意似可嘉然漬腐之物獨非民膏何不於天雨之時途中更有方畧乃見經國之手

李榛

孝宗朝詔婺州市牛筋五千斤時李侍郎榛爲婺守奏一牛之筋纔四兩今必求此是屠二萬牛也上悟爲收前詔

此言固然然軍興之需不可乏將奈何必如以鵝翎代鶴翎之請則始見濟時實用

牧津 魏 魏

卷三十五

六

魏確知潭州衡山縣衡祠旁舊禁民採伐而寺僧倚中貴人輒犯禁無敢問確捕送於州州將依違不爲決而確抗議不已卒抵以罪歷通判壽州知隨安州從提點廣西西路刑獄候峒婦人緣遺責沒邕州爲備使者二千餘人悉還之劉銀時舟船皆計口有稅而雷化欽廉高五州獨未除確爲除其稅

不特執法嚴亦且爲德博

苗時中

苗時中主寧陵簿邑有古河歲久湮塞時中建請疏導溉民田爲利甚溥邑人謂苗公河爲潯州司法參軍鞠囚具郡守欲論以死時中執不可守怒詰責甚峻時中曰寧歸田里誓不可奪守悟卒從其議遷桂州臨桂令爲司農寺丞體量梓州路常平役法等事書成上之薦能吏十人後皆選用時中未嘗以語人人亦莫知爲時中薦云

牧津 魏 魏

卷三十五

七

執法可能也薦人而不使人知不可能也

樓大年

樓大年調青陽尉尋知嘉興青龍鎮擢遂安令改知南昌爲政先教化而後刑罰建利去病若嗜欲然縣民夜行爲警家毆死事覺賂其甥來就辟甥自陳殺民狀甚悉大年疑之亟命丞往驗丞受賕使焚屍以滅迹大年怒聞於府屬錄事覆實錄事復受賕如丞大年正色抗辨錄事爲引去上之憲臺令觀察推定獄事始白民敬

之如神

決獄當如是矣

李承之

李承之調安州司理轉明州司法參軍時郡守任情縱法人莫敢辨承之獨毅然不從守怒曰郡掾敢如是耶承之曰事在公自斷可也若下有司當循三尺法守憚其言

此守猶畏名義

張九成

牧津執持

卷三十五

八

張九成僉判鎮東時浙東提刑張宗臣逮婺州平民數十人九成命釋之府官就白宗臣大怒曰此事左相專遣人封來張九成曰九成但知有聖旨不知有宰相王上大下邱刑之詔惟恐無辜被係公身為部使者不能上體聖意而觀望宰相耶聞者莫不快意宗臣大怒又軍民冒齷禁事連旁郡府帥屬吏明知無辜莫敢辨折九成獨謂使曰當坐者數人餘皆良民若盡欲追繫肯擾甚矣監司怒形於色辭旨侵九成曰

事不可行豈宜苟徇即投檄而歸

當官者有借忤上以博執持之名若子詔爲民請命真一腔惻隱心竟至投檄以歸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是豈虛語

程迥

程迥改知隆興府進賢縣省符下知平江府王佐決陳長年輒私賣田其從子想有司十有八年母魚氏年七十坐獄延辨按法追正令候母死服闋日理已頒令天下郡縣視此爲法迥爲

牧津執持

卷三十五

九

議曰天下之人孰無母慈子若孫宜定省溫清不宜有私財也在律別籍者有禁異財者有禁當報牒之初縣令杖而遣之使聽命於其母可矣何稽滯偏愆有司而達於登聞院乎春秋穀梁傳註曰臣無訟君之道爲衡侯鄭與元咺發論也夫諸侯之於命大夫猶若此子孫之於母乃使坐獄以對吏愛其親者聞之不覺泣涕之橫集也按今文分財產謂祖父母父母服闋已前所有者然則母在子孫不得有私財借使其

母一朝盡費其子孫亦不得違教令也既使歸於其母其日前所費乃卑幼輒用尊長物法須五年尊長告乃爲理何至豫期母死又開他日爭訟之端也抑亦安知不令之子孫不死於母之前乎守令者民之師帥政教之所由出誠宜正守令不職之愆與子孫不孝之罪以敬天下之爲人母者時民饑府微有愆閑糴及糴與商賈者週卽論報之曰力田之人細米每斗錢五十九文逼於稅賦是以出糴非上戶也縣境不出貨寶荷不與外人交易輸官之錢何由而得今強者羣聚脅持取錢毆傷人者甚衆民不敢入市坐致缺食申論再三見從乃已

其見事甚徹故力持甚堅

袁詔

袁詔嘉泰中爲吳江丞蘇師旦恃韓侂冑威福撓里中役法黃公準爲常平使者徹詔覆田以定役蘇密諭邑多姻黨尙相容當薦爲京朝官詔不聽是歲更定役戶籍承從賦者皆蘇黨也

牧津

卷三十五

十

牧津

卷三十五

十

相以其異已不悅罷歸鄉里

詔之不阿權黨固佳矣黃之不受諷指而薦詔更佳

孫立節

孫立節崇寧間爲桂州節度判官時謝麟經制溪洞事宜州守王奇與蠻戰死立節被旨鞠吏士有罪者謝因收大小使臣十二人付立節欲盡斬之立節持不可謝以語侵立節立節曰獄當論情吏當從法逗撓不進諸將罪也既伏其

事其餘可盡戮乎。若必欲非法斬人，則經制司自爲之，我何預焉。謝即奏立節抗拒，立節奏謝。侵獄事，刑部議從立節言。十二人皆不得死。其後立節遷官進秩，子二人皆舉進士，遂至大貴。獄當論情，吏當從法，二語可爲折獄者指南。

楊珏

楊珏初授上虞尉，調贛州教授。先是學計燕於前官，廩餼不給，乃捐私橐以助庠校。一新政知

牧津 執持

卷三十五

十一

饒州德興縣縣奸民肆爲跋扈，前令卒墮其機。八年之間，去者五人，飲氣死者一人。珏言于監司，設法追捕，服其辜，奸爲屏息。邑居四山之僻，民多艱食，珏乃節用積錢一百萬，置米千斛貯之，顯惠倉歉時出之，以平市價。進朝奉大夫，召對稱旨，轉朝議大夫，出知寶慶府。會行公田法，下郡邑。珏曰：政以利民不利而行，如吾民何不奉令？御史朱獵孫劾之，免官歸。郡民莫不悲泣，珏爲人剛明正直，不附權貴，始終廉介，貧至

需器以自給，裕如也。

康而有執

高登

高登授富川主簿，兼賀州學事。學故有田，罷歸買馬，而登請復其舊。守曰：買馬養士孰急？登曰：買馬固急矣，然學校禮義由出一日廢，永冠之士與堂下卒何異？守曰：抗長吏耶？曰：天下所恃以治者，禮義與法度爾。旣兩棄之，尚何言？守不能奪，卒從之。攝獄事，有囚殺人，守欲奏裁，曰：陰德可爲，登曰：陰德豈可有？心爲之殺人者死，而可幸免，則被死之冤何時而銷？滿秩士民丐留，不獲，相率餽錢五十萬，不告姓名。白於守曰：高君之貧，無以養，願太守勸其咸受，登辭之不可，復無所歸，請置於學，買書以謝士民。

牧津 執持

卷三十五

十三

傳而攝獄，不輕縱殺人之囚，職守實應然。若兼署學校，重養士而輕買馬，至與長吏抗，瀕行五十萬之餽，置學買書，此簿始終不凡。○陰德豈可以有心爲？此語可以醒

世

蔡洗

蔡洗知鎮江府。會西溪卒移屯建原。舳舻相衝。時久旱。郡民築陂。蓄水灌漑。漕司檄郡決之。父老泣訴。洗曰。吾不忍獲罪百姓也。力執不肯決。已而大雨。漕運通。歲亦大熟。民歌之曰。我滿我水。以灌以漑。俾我不奪。蔡公是賴。

洗亦會逢其適。非大雨。則何以通漕。

胡長孺

牧津 執持

卷三十五

五

胡長孺任寧海縣主簿。歲大祲。民死相枕藉。宣尉同知脫歡察議行賑荒之令。敕富人錢一百五十萬給之。至縣。以餘錢二十五萬屬長孺藏之。乃行旁州。長孺察其有乾沒意。悉散於民。閱月再至。索其錢。長孺抱成案進曰。錢在是矣。脫歡察怒曰。汝膽如山邪。何所受命而敢無忌若此。長孺曰。民一日不食。當有死者。試不及以聞。然官書具在。可徵也。脫歡察雖怒不敢問。非置一官於度外。不能爾。然官書具在。可

徵此舉亦理應如此。

鄭承議

鄭承議爲蕭山丞。時有朱統制在縣牧馬。縱卒侵圃。西興鹽場草鹽司聞其事於朝。揭榜許人格捕。其卒剛草如故。亭戶捍之。致殺傷者四人。朱與其卒議曰。若不得西興草。吾馬不可牧矣。於是贖金賄吏。誣以毆擊論死者八人。獄成。知縣已署案次。詣丞。鄭責其吏曰。榜旣許人格捕。殺之罪輕。今以他事論死。統制得以肆其暴。如

牧津 執持

卷三十五

五

吾民之負冤何案。卽具不得書名。銜吏惶懼而退。有頃復至。前曰。今歸夕。換前案。只以元情斷論。萬乞恩貸。勿令知縣知之。於是亭戶八人俱得杖決免死。歸家旦夕焚香祝天曰。願鄭丞有子有孫。富貴不絕。後子預漕薦次。子亦登第。丞乃有此執持。丞不負官。天亦不負丞也。

蒲謹密

蒲謹密初爲萬州南蒲令。嘗攝幕官。時廷尉駁州獄失出死罪。謹密以爲法者。天下共守。今罪

於法不當死。不爭則不可。州將曰：可與廷尉爭耶？謹密愈執不奪，及詔下他司議而卒得不入死。州將始愧服。

欲守法必當爭法。

劉立之

劉立之守鄂州，官歲市茶五百萬斤，立之爲轉運使時，三司請益市一百萬，立之上言曰：鄂人利茶以爲生，今官市之多，反以茶爲病，縱不能減，奈何增之？朝廷因許寬一年，立之曰：事苟可行，何必一年？如其不可，寬十年不可也。爭之不已，卒爲罷之。

牧津 魏特

卷三十五

七

許寬一年，大類月攘如知病民，斯速已之。今以一方之利爲一方病者，何限守土者安得無立之之爭。

太公鼎

太公鼎遼咸雍十年進士，調濟州觀察判官，時遼陽雨水傷稼，比樞密發瀕河丁壯以完堤防，有司承令峻急，公鼎獨曰：邊障甫寧，大興役事，

非利國便民之道，堅執不從，疏奏罷瀕河千。里人莫不悅，改良鄉今累遷典國軍節度副使，時有諫鷹坊者，羅畢爲名，擾害田里，歲久民不堪，公鼎言於上，卽命禁戲會，公鼎遣朝大臣諭上嘉納之意，公鼎曰：一郡獲安，誠爲大幸，他郡如此者，衆願均其賜於天下，上爲改容從之。

防隄之役，自不能已，但有司奉行峻急，以致擾民，若鷹坊之害，不可一日留一言而戢仁人之言，爲利自溥。

牧津 魏特

卷三十五

七

盧熙

盧熙，洪武間，以薦授睢州同知，時中原甫定，歲復浹饑，熙一意休息，惟恐傷之，明年行守事，適御史銜命搜訪舊軍籍，見民充之，雖近千人，檄熙拘送，熙召民自實，得嘗隸尺籍者數人，畀之，御史怒，械繫曹吏，必欲盡得，不然以格詔論，同僚懼議發，民應之，熙曰：吾守民吏也，民散吾誰與處？乃自詣御史曰：州已無籍軍，今民且散走，獨有同知在耳，請以充役，御史怒斥之，堅立不

動竟不能奪，乃罷去。

請以一身充役，當令上人悚然。

鄧敏

鄧敏，洪武間以國子生陞饒州府知府。敏爲治廉明，有惠愛。樂平孫民有詣闕訴邑大姓五十餘家謀逆者，詔指揮潘某率兵往捕之。兵至饒敏，驚曰：「樂平民素淳朴，未必有此。」吾爲郡守，不可使民死無辜。請先往察之。至樂平，民皆耕牧如常。時敏廉得告者，乃無賴子，素以假貸不得。

牧津

卷三十五

十六

怨諸大姓，故重誣之，冀復賞耳。敏還白濟，初不信之，自往察視，故如敏言。於是各以其家長至京辨其誣，詔釋諸大家，誅妄告者。

惡少誣奏，自當爲良民主持。妙在先行察視，以動詔使之信。

楊繼宗

楊繼宗，在嘉興日，郡有土豪張者，縱惡害民，盜賊多窩聚而歸其家，益饒裕。且結交權要，府縣相視以目，莫敢發一言。宗下車時，張某劫桐

鄉起解官絹，宗廉之得實，縛而寘之法，會當道行郡，張厚賂之，召宗論以張無原告爲辭。繼宗曰：「知府朝廷之民牧也，而張所盜者官絹，何原告爲？若欲原告，請以朝廷爲失主。」楊某爲原告，當道語塞慚愧，夜半馳去。張竟以罪死於獄，人咸快之。

一郡守欲執法以除大盜，誰能奪之，不必楊公，但楊公詞氣較勁耳。

蔣瑤

牧津

卷三十五

九

蔣瑤，知揚州府時，武宗駕南巡，淮安太守薛賢拆去沿河民房，以便挽夫，挽繩皆索民間絹帛爲之。兩淮大擾，過揚州，蔣瑤獨不拆房，曰：「沿河非聖駕臨幸之地，且自有河岸，可行何必毀壞民居？」有罪知府自當之。江彬傳旨要揚州報大戶，蔣曰：「止有四個大戶，其一是兩淮鹽運司，其二是揚州府，其三是揚州鈔關，其四是江都縣。」揚州百姓窮，別無大戶。江又傳旨云：「朝廷要選綉女。」蔣曰：「揚州止有三個綉女。」江問今在何處？

蔣曰：民間並無知府止有親女三人。朝廷必欲選時，可以備數。江語塞其事，遂寢。揚州安堵如故。

泰山壓卵之時，而能以身作砥柱，非見事明而擔負勇，者不能。至拒大戶綉女之語，謂而寔莊，捐一身一家，而爲民請命，惟天下至誠爲能動有以也夫。

唐侃

唐侃守武定，以鎮靜撫綏疲瘁，時清軍伍一州牧津執持卷三十五

三

當解者三千餘人，并婦若解長，且萬二千人矣。侃曰：武定戶纔三萬人，若是空半州矣，有議欲濬州境，徒駭河者，又力言不宜濬。民脂膏填巨壑，事皆得寢。章帝梓宮葬承天，道山東德州，上官哀諫，民間以供，猶恐不給。侃曰：以半往足矣。至則界一空棺，內傍舍中，諸閭閻校奴叱諸大吏，鞭撻州縣官，宣言供帳不辦者死。欲以恐嚇取錢，同事者並逃去。侃獨不去，急乃謂之曰：吾與若詣錢所受錢，乃引之旁舍中，指棺示之。

曰：吾已辦死矣，錢不可得也。於是諸閭閻愕眙，相視莫能難，而事辦。諸逃者皆被罪，而侃乃受旌所居官，率空橐以歸。及觀考滿入京師，又率空橐行，以是著節，亦以是淹於官。

蘭芳

拒橫索何至爲輿輓事，然爲民之意可念。

蘭芳爲吉安知府，先是金華朱仲智爲守，寬厚廉潔，剗革吏弊，禮賢愛民，民甚戴之。會被召改知重慶，士民思慕，恐難其繼，已而芳至，亦寬厚持大體，明習吏事，民有告訐者，數語立決，吏無所容其姦。民更大喜，吉水有無賴民詣闕言縣故有銀冶，烹煉可獲厚利，朝廷遣官以其人覆視，既至，父老羣訴於芳曰：卽用無賴者言，吾屬父子兄弟不能保，而邑有無窮之患。芳曰：銀冶誠有之乎？曰：無之。但聞故老云：宋季時，邑有奸民妄言銀冶於朝者，後坐誣罔誅。今茫茫山谷，上者樹松栢，下者藝禾稼，豈嘗見有所謂銀冶之太守如疑某言，詣闕告者在此，請指說銀冶之

卷三十五

主

處某等甘罪。若惻然顧告者而問之。噤不能對。父老趣之對。卒無言。父老因指此無賴人。平日所爲罪惡累累。皆應坐死。其人在旁。聞之。僞慄。芳曰。毋恐。罪皆赦前。今獨問銀冶有無耳。告者卽叩頭吐實。自言愚昧。不甘鄉人華衣美食。揚揚焉未嘗齒我。故妄意以禍之。乃至於此。芳乃爲草奏。大意謂告者嘗聞故老言。宋時說銀冶事而未及詳。輒率意上陳。今詢邑人老長。皆云素未嘗有銀冶。卽不實。甘受鉄質言。人人同。謹

救津微特

卷三十五

五

獨任耳

王文成

銀冶誠虛。自當核實以奏。但難在以一身

王文成公守仁。起知廬陵。時江西鎮守太監發銀市葛。差官守催。公爲文申請禁止。文曰。本縣自來不產葛布。原派歲額。亦不曾開。有葛布名色。況民苦徵求。瘡痍未息。目今旱災相仍。疾疫大作。比巷連村。多至闔門而死。骨肉奔散。不相顧療。幸而生者。又爲徵求所迫。弱者逃竄流離。強者羣聚爲盜。攻劫鄉村。本職自到任以來。卽以多病不出。未免有妨職務。坐視民困而不能救。心切時弊。而不敢言。既不能善事上官。又何

救津微特

卷三十五

五

回事遂寢

寔心

馬西玄

文成擔荷世宙。不遺餘力。況此區區市葛一事乎。然不以遷客置民瘼於度外。尤見

馬西玄知澤州澤故多王府王率聽用邪小暴
侵民利西玄因事徵其左右不法數人爲條告
誠暴止又王以書來請私好答使者去卽投書
積中封之○所請或於法得釋○又使人將謝乃指
使者至積前啓書還之○實未發爲報曰○法誠如
是吾安能低昂徇情乎○後書不更來陵川葛令
受賄害人人怨之○廉得其狀會有巡按御史者
以親故爲葛解甚力不聽竟置於法○威聲振於
郡中○世宗卽位召復爲翰林澤人攀泣送之前

牧津執持

卷三十五

五

王以禁不得暴及投書不發者○亦郊祖頌德曰
馬先生民之父母國之正人○
所請於法得釋○而示以未嘗發書○此意可○
師○

孫璽

孫璽初受興化令邑豪徐恩與其宗人交賂權
貴猾賊邑中恩以白衣入粟補興化所千戶○縮
所印而所中諸世千戶反恹恹出恩下不敢喘
今承左右亦多爲恩耳目者率常把令丞陰事

今丞欲圖恩懼不能制得反噬璽始至恩繡胸
背持刺上謁璽拒却之然亦未遽誦言罪恩也
故邑人亦無敢告言恩者乃稍稍以輕罪咎其
一二宗人百姓乃敢告恩最後得其謀殺道姑
攫財事遂密擒恩獄中考按盡得恩與其宗人
諸不法狀因繫殺恩而宗人坐死者數人邑中
爲清後爲徐氏家所誣訐下璽按問事白得還
職始轉爲揚州府同知揚興化所屬郡也始御
史之勘徐獄也以屬淮安守某盱眙令某咸受

牧津執持

卷三十五

五

上旨詭法巧詆璽罪至是兩人爲他御史所論
公又往勘之罪不至罷卒從減論後兩人愧謝
璽璽絕口不道前事人益以爲長者

案一粟弁獄不足爲孫公重惟勘守令事
而以直忘怨此真長者

屠簡肅

屠簡肅知保定有大寧都司白璽以稔惡聞
上命公究之廉得其實請斬璽根據盤密人
不能堪而無敢執其咎者公毅然裁決竟得如

蘇威名赫然總兵陳璘恣睢自尊役屬郡縣公
曰國典具在總兵與太守宜相統屬者耶不爲
屈黨瑾者媒孽之諷公知延平至延平刻宿弊
如保定七閩咸誦法焉

稔惡之弁法自不宥稍假貸便爲屈法

朱廷立

朱廷立嘉靖初知諸暨恢廓有守愛民禮士皆
出欵誠先是縣有額外長短差多費民財八百

兩廷立爲蠲除之山會二縣築海堤其費每派
牧津執持

卷三十五

主

及於暨廷立執不可曰居民守土各有分域禦
苗捍患從其封疆山會之堤而暨與修之暨亦
多有湖堤之役可以煩山會之民乎郡是其言
爲罷役當作訟誠勒諸石諭民無相告訐置鼓
於獄囚有所苦令擊以聞後遷監察御史
湖堤之役於兩邑原不相關海堤關繫郡
城恐不當以此爲擬

陸光祖

陸光祖初授滑縣令滑近塞而衝民不勝役多

轉徙祖奏併五十里爲四十里以慰凋弊又爲
設法築城以拒虜功成而民不知秋潦傷稼祖
涕泣呈兩臺皆以非時却其贖祖乃自具疏上
之辭甚懇天子惻然下部覆減稅十之三兩
臺心不平不能難也邑有輕俠爲盜索祖貸其
宿過編之伍而討以軍令咸諸盡力爲耳目盜
發輒得獨大盜李以平蓄異志不悛乘祖入覲
嘯萑苻中爲變祖歸投計立擒之邑太學生盧
棚富而才先後令皆與昵後令至棚爲具饗今
牧津執持

卷三十五

主

不時至棚拒戶慢罵令志中棚麗大辟坐繫者
十三年有司以其高貴莫敢雪祖至立出之棚
爲謝祖曰我伸三尺爾竟不與見陶仲文以方
技得奇寵勢甚張邑有李榮爲仲文私人橫行
里中祖捕置之法仲文奉命祀祁耶故出魏邨
爲築地祖不爲移獄而仲文亦莫能中祖內鄉
王占長垣民田爲業民訟諸臺長安令噉啗不
能剖臺以屬祖勘果民產立歸長垣民庚戌虜
闖入塞大司馬趙錦議役三輔民築塞垣以備

相持不可。司馬怒，以撓軍興，劾祖，屹不動。已復言於直指，謂必役內地民，莫若出錢與邊民如雇役法，直指上其議，竟得請三輔乃安。

抗御史臺爲災民請命，懲方士之私人，奪藩王之據產，此其事似難而甚易，惟雪虛構之重辟，此其事似易而實難。何者，構故以高才擁厚貲，取忌里黨解網之事，知者以爲平法憐才，而不知者以爲憐才詭法，非識力夙定，而名根素輕者不能。

牧津 執持

卷三十五

夫

王士魁

王士魁爲合浦丞，時郡守周宗武爲人清介，性頗下急，後爲廉州守，士魁一日上謁，周語王曰：「前牒下勾某犯真盜也，久稽不解者何？」王拱手對曰：「丞固知某者係良民，上誤訪爲盜，因寬之至此，周絕然曰：『丞奈何與府抗？』」王曰：「誣良爲盜，爲在其爲民父母，死不敢逃罪，既罷，周甚重之，謂同事者曰：『吉郡故多貞士，適王丞所對大有執持，卽抗節忠義事，亦饒爲之。』」王後陞名山知

縣以取持不阿，得過州守，左遷靜海，諭轉寧波，授罷歸，貧約如故，爲句讀師，以自給，鄉評益高之。

爲丞抗太守，罷官爲句讀師，定自高士。

執持

卷三十五

夫

牧津卷之三十六目

識見上

周章

薛宣二見

史弼

滿寵

裴潛三見

劉超

母丘興

溫恢

謝朓

何之元

夏侯詳

張邵

戴僧靜

張融

牧津識見上 卷三十六

褚裒

韓麒麟

元嶷

羅研

李筌

崔瑛

阮孚

蔡興宗

崔日用

薛季昶

朱毗二見

張柬之

竇懷貞

任正名

盧坦

韓滉二見

韋澳二見

蔣欽緒

李及

牧津識見上 卷三十六

牧津卷之三十六 識見上

明山陰郝承燦輯

周章

周章爲郡功曹時實憲免封冠軍侯就國章從太守行春到冠軍太守猶欲謁之章諫曰今日公行春豈可越儀私交且憲椒房之親勢傾王室而退就藩國禍福難量明府剖符大臣千里重任舉止進退其可輕乎太守不聽遂便升車章前拔佩劍絕馬鞅於是乃止及憲誅公卿多以交關得罪太守幸免以此重章

牧津識見上

卷三十六

一

授劍絕鞅章之識力正不可及要以行春自不宜私謁禍福之較量猶落第二義矣

薛宣

薛宣次子惠爲彭城令宣從臨淮遷至陳留過其縣橋梁郵亭不修宣心知惠不能留彭城數日案行舍中處置什器觀視園菜終不問惠以吏事惠自知治縣不稱宣意遣門下掾送宣至陳留令掾進見自從其所問宣不教戒惠吏職

之意宣笑曰吏道以法爲師可問而知及能與不能自有資材何可學也人以宣言爲然

卓哉貢君之言知子莫若父矣其能與不能自有資材父不能傳之子而子安能得之父乎卽吏道以法爲師吾謂師亦不在法也

史弼

史弼爲平原相時詔書下舉鉤黨諸郡承望風旨所奏相連及者多至數百誣陷甚衆唯弼獨

牧津識見上

卷三十六

二

無所上詔書切責從事坐傳曰青州六郡其五有黨平原何理而得獨無弼曰先王彊理天下畫界分境水土異齊風俗不同他郡自有平原自無胡可相比若承望上司誣陷良善濫刑濫罰以逞非理則平原之民戶可爲黨相有死而已所不能也從事大怒卽收郡僚職送獄奏弼欺隱會黨禁中解弼以奉贖罪得免濟沽者千餘人及遷河東太守被詔書舉孝廉弼知當有權貴請託豫敕斷絕書問一生持大閱覽書詣

之積日不得通生謬以他事前謁既因達書弼大怒曰太守忝荷重任當選士報國爾何人而許僞無狀卽日考殺之覽大怒作飛章下司隸誣弼毀謗檻車徵吏人莫敢近者前孝廉裴瑜送至崤澠間大言曰明府摧折虐臣還德報國天實佑之卽令獲罪足垂名竹帛顧不可不懼弼曰誰謂荼苦其甘如飴下廷尉詔獄平原吏人走詣闕訟冤前孝廉魏劭毀形變服爲家僮護弼廷尉奏當棄市邵與同郡人賣郡邸行賂

廉津識見上

卷三十六

三

滿寵

覽以得免或曰平原行貨免君君無乃惡乎陶丘洪曰昔文王姜里閭散懷金今史君遭患義夫獻寶亦何惡乎竟歸田稱病不出公卿交薦議卽何休謂弼有幹國之器宜登台司史公謙挹持議力真可謂砥柱中流然亦東漢風氣所習自不難爲名義中事至令孝廉變服爲家僮甘以七尺相殉豈一時感激慕義云然其盛德之入人可知

滿寵年十八爲郡督郵守高平令多所糾察旋棄官歸曹操領兗州辟爲從事及爲大將軍辟署西曹屬爲許令時曹洪宗室親貴有賓客在界數犯法寵收治之洪書報寵龍不聽洪乃白操操召許主者龍知將欲原乃速殺之操喜曰當事不當爾耶故太尉楊彪收付縣獄尚書令荀彧少府孔融並屬龍勿加考掠龍一無所報考訊如法數日求見操言之曰楊彪考訊無他辭語操卽日赦出彪初彧融聞考掠彪皆怒及因此得出更善寵時袁紹盛於河朔而汝南紹之本郡門生賓客布在諸縣擁兵拒守操憂之以寵爲太守寵以計募誘攻下安定之令就田業復爲汝南太守關羽兵急攻樊城征南將軍曹仁欲棄城走寵曰羽所以不敢進者恐吾軍倚其後耳今若遁去洪河以南非復國家有也寵乃沈白馬與軍人盟誓會救兵至寵亦力戰羽遂退以功進封安昌亭侯

明知欲原而故速殺陰爲欲解而故拷訊

廉津識見上

卷三十六

四

皆是。智出阿瞞之上。○楊太尉一代名臣，滿寵豈應不曉，即無文舉文若之囑，定無深文之理。惟是阿瞞爲人忌，而多猜不先之以考掠，無以明彪之無罪，故賈逵以着械自脫。滿寵以考掠脫彪，此皆有以窺阿瞞之深者也。裴松之嘗爲酷吏之用心，雖有後言，無解前虞，恐未必令滿寵心肯。

裴潛

裴潛爲代郡太守，三年還爲丞相理曹掾。曹操

裴潛

見上

卷三十六

五

褒稱治代之功。潛曰：潛於百姓雖寬，於諸胡爲峻。今繼者必以潛爲治過嚴，事加寬惠，彼素驕恣，過寬必弛。既弛，又將攝之以法，此怨叛所繇生也。以勢料之，代必復叛。操深悔還潛之速，後數十日友聞果至。

爲政之道，無出寬嚴二途。寬於民而峻於虜，安攘兩得之矣。○料事如照，只是身歷之地，所見得真。

劉超

劉超，漢城陽景王章之後，超少有志，尚爲縣小吏。遷瑯琊國記室，蔭以忠謹清慎爲元帝所拔。恒親待左右，遂從渡江，爲相府舍人，專掌文機。超自以職在近密，而書跡與帝手筆相類，乃絕不與人交書。時出休沐，閉門不通賓客。中興建爲中書舍人，拜騎都尉。本朝請時臺閣初建，庶績未康，超職典文翰，而畏慎靜密，彌見親待。處身清苦，衣不重帛，家無擔石之儲。每帝所賜皆固辭曰：「凡陋小臣，橫竊賞賜，無德而祿，殃咎是懼。」帝嘉之，不奪其志。尋出補句容令，推誠於物。

裴潛

見上

卷三十六

五

爲百姓所懷，入爲中書通事郎，以父憂去官。屬王敦稱兵，詔復職，又領安東上將軍，尋六軍敗散。惟超案兵直衛，帝感之，還歸終喪。及錢鳳構禍，超招合義士從明帝征鳳，事平，以功封零陵伯。起家貧，妻子不贍，帝手詔褒之，賜以魚米。超辭不受，出爲義興太守，未幾徵拜中書侍郎，拜受。往還朝廷，莫有知者。咸和初，遭母憂，去官。衰服不離身，朝夕號泣，期望輟步至墓所哀感路。

人及蘇峻謀逆超爲左衛將軍時京邑大亂朝士多遣家人入東避難而超以妻孥入處宮內及王師敗績王導以超爲右衛將軍親侍成帝及峻還車駕石頭時天大雨道路沉陷超與侍中鍾雅步侍左右賊給馬不肯騎而悲號慷慨時饑饉米貴峻等問遣一無所受總總朝夕臣節愈恭後王導出奔超等密謀奉帝出而事泄遂遇害追贈衛尉諡曰忠

劉世瑜以手書類帝而謝絕應酬此亦不

後漢書見上卷三十一

答溫室省中何樹之意時方遣家東避而超以妻孥入宮此等識見絕非世人可及

毋丘與

毋丘與爲安定太守蔣之官曹操戒之曰羌胡欲與中國通自當遣人來懷勿遣人往善人難得必將教羌胡妄有所求因欲以自利不從便爲失異俗意從之則無益於事與至官遣校尉范陵往羌中陵果教羌請爲屬國都尉操曰吾預知當爾非聖也但更事多耳

今外夷之擾正坐通事之害○更事多是真實語非英雄欺人

溫恢

孫權攻合肥魏揚州刺史溫恢謂裴潛曰此間雖有賊不足憂而畏南方有變今水生而子孝懸軍無有遠備關羽驍銳乘利而進必將爲患於是子孝曹仁字有樊城之事漢水暴發于樊城關羽詔書召潛還潛緩之恢密語潛曰此必襄陽之急欲赴之也所以不爲急會者不欲驚動遠

後漢書見上卷三十一

宋一二日必有密書促卿進道張遼又將被召遼素知王意後召前至卿受其責矣潛從其言更爲輕裝速發果被促令遼等尋各見召如恢所策

揚州刺史料事更在阿瞞上

謝詡

謝詡遷義興太守加秩中二千石在郡不省豫事悉付綱紀曰吾不能作主者吏但能作太守耳明帝謀入嗣位朝之舊臣皆引參謀策詡內

圖止足。且實避事。弟淪時爲吏部尚書。朋至郡。致淪數斛酒。遺書曰。可力飲此。勿預人事。

但能作太守。更復何事。未了。胸具幾先之識。獨無奈淪之富貴逼人。

何之元

何之元爲信義令。其宗人敬容位望隆重。賴相顧訪之。元終不造焉。或問其故。之元曰。昔楚人得寵於觀。起有馬者皆亡。夫德薄任隆。必近覆敗。吾恐不獲其利。而招其禍。識者以是稱之。

敘津

卷三十

九

如此遠識。何以尚從利害得失上起見。

夏侯詳

夏侯詳。遷湘州刺史。詳善吏事。在州四載。爲百姓所稱。州城南臨水。有峻峰。舊傳云。刺史登此山。輒代是山。歷政莫敢到。詳於其上起臺榭。延僚屬以表損挹之志。

非獨表損挹之志。正以寄曠遠之懷。

張劭

張劭補州主簿。悉心政事。精力絕人。劉裕誅劉

藩。邵時在西州直廡。卽夜戒衆曹曰。大軍當大計。可各條舟船倉庫。至曉取辦。旦日啓求諸簿。領應時卽至。怪問其速。諸曹答曰。昨夜受張主簿處分。裕曰。邵可謂同人憂慮矣。

如此公才。可了十人。而見地更速。故先事而理。

戴僧靜

戴僧靜爲淮南太守。巴東王子雲殺僚佐。武帝召僧靜。使引軍向江陵。僧靜曰。巴東王年少。長

敘津

卷三十

十

史司馬捉之太急。忿不思難。故耳。天子兒過誤殺人。有何大罪。今急遣軍。西上。人情惶懼。無所不至。臣不敢奉勅。上不答。而心善之。

僧靜亦揣知武帝心。大有迎合意。然不欲遣軍。其見自遠。

張融

張融出爲封溪令。從叔永出後。清送之。曰。似聞朝旨。汝尋當還。融曰。不患不還。正患還而復去。

作如此見。正自超人。

褚裒

褚裒爲豫章太守。有器識。正旦朝。庾亮亮大會人士。孟嘉坐次甚遠。裒問江州有孟嘉其人何。亮曰。在坐。卿但自覓。裒歷觀指嘉。謂亮曰。此君小異。將無是乎。亮欣然而笑。喜裒得嘉奇。嘉爲裒所得。乃益器焉。

真才暗中索摸。自可得。特患識不足耳。

韓麒麟

韓麒麟。孝文時。拜齊州刺史。寡於刑罰。從事劉

後漢

卷三十六

十一

普慶說之曰。明府仗節方夏。無所斬戮。何以示威。麒麟曰。人不犯法。何所戮乎。若必須斬斷。以立威名。當卽以卿應之。

仗節之人。不爲威名地。非抱大識者不能。

元疑

潁州郎基爲騎兵。陳元康爲司馬。畢義榮爲屬。並有聲。刺史元疑曰。三賢俱有當世才。後當遠至。惟騎兵任直過甚。恐不足自達。陳畢後並貴顯。基止郡守。

刺史乃具人倫之鑑

羅研

羅研爲郡功曹。事刺史蕭藻。頗有才辨。嘗詣關訟蕭藻。及藻再爲刺史。州人爲之懼。研舉止自若。藻曰。非我無以容卿。非卿無以事我。齊荀見之。後臨汝侯嘲之曰。卿蜀人。樂禍貪亂。一至於此。對曰。蜀中積弊。實非一朝百家爲村。不過數家有食窮迫之人。什有八九。束縛之使。旬有二三。貪亂樂禍。無足多怪。若令家畜五母之雞。一母之豕。牀上有百錢。布被。戲中有數升麥飯。雖蘇張巧說於前。韓白按劍於後。將不能使一夫爲盜。况貪亂乎。

此語

李筌

李筌爲鄧州刺史。常占星宿而坐。一夕三更。東南隅忽見異氣。明旦呼吏於郊市。如產男女。不以貧富悉取。至過十餘輩。筌視之曰。皆凡骨也。

重令於村落搜訪之乃得牧羊胡婦一子李君
憐容曰此假天子也座客勸殺之釜以爲不可
胡雛必爲國盜若殺恐生真耳胡雛卽安祿山
也

祿山方當流毒天下亦豈李荃之所能殺

崔琰

曹操爲冀州牧辟崔琰爲別駕操謂琰曰昨案

戶籍可得三十萬衆故爲大州也琰對曰今九

州幅裂二袁兄弟親尋干戈冀方燕庶暴骨原

夜津識見上卷三十六

野未聞王師存問風俗救其塗炭而校計甲兵

唯此爲先斯豈鄙州士女所望於明公哉操改

容謝之

識見正大且不依回

阮孚

丹陽尹阮孚以太后臨朝政出舅族謂所親曰

今江東創業尚淺主幼時艱庚亮年少德性未

孚以吾觀之亂將作矣遂求出爲廣州刺史早

威之子也

雖爲一身見甚高非所以計國

蔡興宗

袁顗爲雍州刺史以蔡興宗爲臨海王子顗長

史行府州事是時子顗都督荆湘等八州袁顗

說興宗曰朝廷形勢人所具見在內大臣朝不

保父舅今出居陝西爲八州行事顗在湘沔地

勝兵彊去江陵咫尺水陸流通若朝廷有事可

以共立桓文之功豈比受制凶狂臨不測之禍

乎今得閉以去後復求出豈可得耶興宗曰吾

夜津識見上卷三十六

門平進與主上甚疎未繇有患宮省內外人不

自保會應有變若內難得弭外釁未必可量汝

欲在外求全我欲居中免禍各行其志不亦善

乎顗於是狼狽上路猶慮見追行至尋陽喜曰

今始免矣

如以當時形勢人情自以在外爲安而興

宗之見乃爾更進一格然亦其知形勢者

特悉耳

崔日用

荊州長史崔日用入奏事言於上曰太平謀逆有日陛下往在東宮猶爲臣子若欲討之須用謀力今旣光臨大寶但下一制書誰敢不從萬一姦究得志悔之何及上曰誠如卿言直恐驚動上皇日用曰天子之孝在於安四海若姦人得志則社稷爲墟安在其爲孝乎請先定北軍後收逆黨則不驚動上皇矣上以爲然

真言人所不敢言可以占此君識力

薛季昶

張津

卷三十六

五

洛州長史薛季昶見二張已誅謂張柬之敬暉曰二凶雖除產祿猶在去草不去根終當復生二人曰大事已定彼猶机上肉耳季昶歎曰吾不知死所矣

事甚易見二公真所謂當局者迷

榮昆

榮昆爲華州長史時晉王在揚州每令人密覘京師消息遣張衡於路次往往置馬坊以畜牧爲名實給私人也州縣莫敢違昆獨遇絕其事

高祖聞而嘉之

過絕其事最有見

張柬之

張柬之以賢良召授鳳閣舍人因忤旨出爲合蜀二州刺史故事歲以兵五百戍姚州地險瘴到屯輒死柬之論其弊曰臣按姚州古哀牢國光武末始請內屬置永昌郡統之賦其鹽布鹽關劉備據蜀諸葛亮收其產入以益軍還取勁兵以增武備今鹽布之稅不供珍奇之貢不入戈戟之用不實於戎行實貨之資不輸於大國而空竭府庫驅率平民受役蠻夷臣竊爲陛下惜之昔漢歷博南涉蘭滄更置博南哀牢二縣蜀人愁苦作歌曰歷博南越蘭滄度蘭滄爲他人蓋譏其貪珍奇之利爲蠻夷所驅役也漢復其利人且怨歌今減耗國儲費調日廣可徒使陛下赤子身膏野草骸骨不歸老母幼子哀號望祭於千里之外乎疏奏不納俄爲荊州大都

張津

卷三十六

六

督府長史長安中武后謂狄仁傑曰安得一奇士用之仁傑曰陛下求文章資歷今宰相李嶠蘇味道足矣豈文士離龔不足與成天下務哉后曰然仁傑曰荊州長史張柬之雖老宰相材也后卽召爲洛州司馬他日又求人仁傑曰臣嘗薦張柬之采用也后曰遷之矣曰臣薦宰相非司馬也乃授司刑少卿遷秋官侍郎及誅二張柬之首發大謀以功擢天官尚書封漢陽郡公不半載以漢陽郡王加特進罷政事柬之旣

後津

見上

卷三十六

七

罷願還襄州養疾乃授荊州刺史至州持下以法雖親舊必深文致法無所貸會漢水漲鵲城郭東之因壘爲隄以遏湍怒閭境賴之

東之棄桃州之議所見甚遠但語割疆土于輿圖全盛之時廟堂自是逆耳要以爲國家深遠計惟設法以處戍卒或布略以羈遠人更爲堂堂正大之策

實懷貞

實懷貞爲京兆尹神龍之際政令多門京尉繇

墨勅入臺者不可勝數或謂懷貞曰縣官相次入臺縣事多辦否懷貞對曰倍辦於往或問其故懷貞曰奸者總在僥倖者去故也聞者皆大

嘆

雖語近於譏然意見自遠

任正名

張沛爲同州刺史任正名爲錄事參軍劉幽求爲朝邑尉沛奴下諸寮獨呼二人爲劉大任大若平常交玄宗誅韋庶人沛兄涉爲殿中監伏

後津

見上

卷三十六

六

法并及沛沛將出就刑正名時在假內聞之遽出止沛曰朝廷初有大難同州京之左輔奈何單使一至便害州將請以死守之於是覆奏而理沛於獄曰正名若死使君可憂不然無慮也時幽求方立元勳居中用事遂免沛於難

錄事大是奇士刺史竟能收知人之効

盧坦

盧坦仕爲河南尉時杜黃裳爲尹召坦立堂下曰某家子與惡人游破產盡察之坦曰凡居官

廉雖大臣無厚蓄其能積財必剝下自潤者也。子孫善守是天福不道之家不若恣其不道以歸於人。黃裳驚服李復爲鄭滑節度使表爲判官監軍薛盈珍數干政坦每據理拒之有善笛者諸將爲請職坦笑曰大將久在軍積勞亟遷乃及右職柰何自薄欲與吹笛少年同列耶請將慙遽出就坦謝及李復病卒詔姚南仲來代之盈珍以南仲本書生易之坦私謂人曰姚大夫外柔中剛監軍好侵事必不聽我言必及於

豫津

卷三十六

五

者赦令也。今二臣違詔陛下柰何以小信失大信也。帝曰朕旣受之柰何。坦曰出歸有司以明陛下之德。觀察宣歙時江淮旱穀踴貴或請抑其價坦曰所部地狹穀來他州若抑其直錢穀不至矣。不如任之。旣而商以米全集乃多貸兵食出諸市價遂平。再遷戶部侍郎判度支或告泗州刺史薛謩爲代北水運時畜異馬不以獻事下度支坦遣吏驗未及奏帝遷之更遣中人劉泰昕往坦曰事付有司而又遣宦官豈有司不足信耶。三奏帝乃止。

豫津

卷三十六

五

坦之議論動持大體而謀策更爲深遠處事之才與料事之識可謂兼之。

韓滉

韓滉出爲晉州刺史未幾遷浙江東西觀察使綏輯百姓均租調境內稱治帝在奉天滉分兵戍河南及狩梁州獻縑十萬匹時李希烈反淮西而漕路無梗東南完堵滉之功居多屢發糧帛以濟朝廷其所造米饋防援皆有法盜不敢

近貞元間議者言浞修石頭城陰蓄異志帝疑之李泌曰浞公忠清儉自車駕在外貢獻不絕且鎮江東十五州盜賊不起皆浞力也所以修石頭城者恐有永嘉之行爲迎扈備耳帝乃解因遣其子考功員外郎臯歸省浞感悅流涕明年入朝過汴與汴帥劉玄佐約爲兄弟遣其裝錢二十萬緡勸令入朝及見天子薦玄佐可任邊事時兩河罷兵浞上言吐蕃盜河湟久近歲衰弱而西迫大食北抗回鶻東拒南詔分軍外

牧津

議見上

卷三十六

主

戰兵在河隴者不過五六萬若朝廷命將以十萬衆城涼鄯洮渭臣請以本道財賦給軍士三年費然後營田積粟且耕且戰河隴可復帝善其言以問玄佐玄佐請行會浞病乃止

處事有異才議事有遠識

韋澳

韋澳爲京兆尹會判戶部宰相蕭鄴改判度支澳於延英入對宣宗曰戶部關判使澳對以府事上言戶部關判使者三曰卿意何如對曰臣

心力減耗不耐繁劇累乞一小鎮聖慈未登允上默然不樂甥柳玭謂澳曰舅特承聖知延英奏對恐未得中澳曰吾不爲時相所信忽自宸旨委以使務必以吾他岐得之何以自明時事漸不堪是吾徒貪爵位所致爾宜志之

人臣立朝自有本末他岐得之何以自明卽爲時相所信亦不可不存此意此公持論既正而爲慮甚遠有大臣之槩

蔣欽緒

牧津

議見上

卷三十六

主

華州刺史蔣欽緒與蒲州刺史蕭至忠爲內姻至忠自托於太平公主公主引爲刑部尚書欽緒謂之曰如子之才何憂不達勿爲非分妄求至忠不應欽緒退歎曰九代卿族一舉滅之可哀也哉至忠素有雅望嘗自公主第門出遇宋璟璟曰非所望於蕭君也至忠笑曰善乎宋生之言逮策馬而去

欽緒所見之遠不但從利害上起念蓋實據士君子立身本末爲言

李及

曹瑋久在秦州累章求代王旦薦李及衆皆謂
及非守邊才楊億以告旦旦不答及至秦州將
吏亦輕之會有禁軍白晝擊婦人銀釵於市者
吏執以聞及方坐觀書召使前畧加詰問具服
不復下吏亟命斬之觀書如故將吏驚服不且
譽達京師億見旦曰相公初用及外廷之議皆
恐其不勝任不意及材器如是旦笑曰外廷之
議何其易得也禁軍戍邊白晝爲盜主將斬之
教瑋識見上卷三十六

重

常事耳瑋知秦州七年羌人襲服邊境事瑋處
之已盡其宜使他人往必矜其聰明多所變更
瑋壞瑋之成績且所以用及者但以厚重能
守瑋之規模而已億繇是服旦之識度

人知王文正之識度甚遠而不知李及之
從容安豫不動聲色者其識度更自遠

牧津卷之三十六終

卷之三十七目

錢若水

錢若水

薛奎

孔道輔

任中正

范仲淹

王化基

蘇軾

牧津

鄭俠

翟汝文

孫伯純

林震

唐錦

蘇頌

張詠

謝絳

盛公度

侯叔獻

程頤

范純禮

卷三十七

陳忠肅公

黃震

葉顥

李本

江湖

牧津卷之三十七 識見下

明山陰祁承燦輯

錢宜靖公

錢宜靖公若水爲同州推官。知州性褊急。數以胃臆決事不當。若水因爭不能得。輒曰。當陪奉贖銅。爾已而果爲朝廷及上司所駁。州官皆以贖論。知州愧謝已而復然。前後如此數矣。有富家小女奴逃亡。不知所之。女奴父母訟於州。州命錄事參軍鞠之。錄事嘗貸於富民不獲。乃劾

錢見下

卷三十七

富民父子數人共殺女奴棄屍水中。遂失其屍。或爲元謀。或從而加功。罪皆應死。富人不勝撓楚。自誣服。具獄上。州官審覆無異。皆以爲得實。若水獨疑之。留其獄數日不決。錄事詣若水廳事。詎曰。若受富民錢欲出其死罪耶。若水笑謝曰。今數人當死。豈可不少留。熟觀其獄辭耶。留之且旬日。知州屢起之不能得。上下皆怪之。若水一旦詣知州。屏人言曰。若水所以留其獄者。密使人訪求女奴。今得之矣。知州驚曰。安在。若

水因密使人送女奴於知州所。知州垂簾引女奴父母問之曰。汝今見汝女。識之乎。對曰。安有不識也。因從簾中推出示之。女父母泣曰。是也。乃引富民父子悉縱之。其人號泣不肯去。曰。微使君之賜。則某滅族矣。知州曰。推官之賜。非我也。其人趨詣若水。閉門拒之。曰。知州自求得之。我何與焉。其人不得入。繞墻而哭。傾家資以飯僧爲公祈福。知州以若水雪冤死者數人。欲爲之論奏其功。公固辭曰。若水但求獄事。正人不

錢見下

卷三十七

二

冤死耳。論功非本心也。且朝廷若以此爲若水功。當置錄事於何地耶。知州歎服曰。如此尤不可及矣。錄事詣若水叩頭愧謝。若水曰。獄情難知。偶有過誤。何謝也。於是遠近翕然稱之。未幾太宗聞之。驟加進擢。自幕職半年爲知制誥。二年爲樞密副使。

宣靖公勘女奴一事。留獄不決。人所不能也。錄事詎之以受賄而不爲動。人所不能也。密訪而得女奴。人所不能也。送女奴於知州。

而不使恩出於已。人所不能也。富民之趨
謝而不得入。人所不能也。知州欲爲奏功而
慮置錄事於何地。人所不能也。總之宣靖
器局宏深。絕不從毀譽是非功名得失上
起念。所謂但求獄事正。人不冤死者。是真
寔語。其肯借此爲名端乎。宣靖少年過華
山。希夷呼胡僧視之。以爲急流勇退之人。
其夙根素澹可知。卒之敝篋使相。以風朝
廷。其氣度已見同州時矣。○此事人多稱

牧津

見下卷三十七

三

公折獄。予特重公識度。

蘇頌

蘇頌初知江寧縣。調南京留守。推官留守歐陽
修曰。子容處事精審。一經閱覽。則修不復省矣。
時杜衍老居睢陽。見頌深器之。遂以平生所施
設出處語頌。還知穎州。英宗卽位。召提點開封
府界諸縣鎮公事。頌請以獲盜多寡爲縣令。殿
最法。以謂巡檢縣尉但能捕盜。而不能使人不
爲盜。能使人不爲盜者。縣令也。且民懼剽劫之

害。而長官不任其責。可乎。遷度支判官。送契丹
使。宿恩州驛舍。火左右請出避。火頌不許。州兵
欲救火。頌亦不許。但令防卒撲滅之。初火時。郡
中洶洶。謂使者有變。救兵亦欲因而生事。頌
不動而止。

子容識度超遠。所止令人感服。非大器局
人不及此。至於應卒處變。有識之人。自然
四至而應。

薛簡肅

牧津

見下卷三十七

四

薛簡肅公奎。帥蜀。民有得偽蜀將中書印者。夜
以錦囊掛西門。門者以白蜀人隨之者萬計。皆
洶洶出異語。且觀公所爲奎。顧主吏。載之。略不
取視。民乃止。

一亡蜀中書印。何足洶洶簡肅之略不取
視。最效。

張詠

張詠知益州時。民間說言。有白頭翁午後食人
兒女。一郡驚然。至暮路無行人。旣而得造訛者

戮之民遂帖息詠曰妖訛之興沴氣乘之妖則有有形說則有聲止說之術在乎識斷不在乎厭勝

議力俱到乃能定說

孔中丞

孔中丞道輔守兗州時勁節自持天下想其丰采道輔以爭職不阿或訕或遷而始終一節未嘗自詘其在兗州時近臣有獻詩百篇者執政請除龍圖閣直學士上曰是詩雖多不如孔道輔一言乃以道輔爲龍圖閣直學士

後漢書

卷三十七

五

知臣莫若君始終一節中丞可以自信矣

謝絳

謝絳以父任試秘書省校書郎舉進士授汝陰縣善議論喜談時事嘗論四民失業數千言揚億薦絳文章召試擢秘閣校理權開封府判官上言蝗亘田野空入城郭跳擲官寺井園皆滿魯三書墳穀梁以爲哀公用田賦虛取於民朝廷欲弛之法近於廉平以臣之愚所聞似吏不

後漢書

卷三十七

本

甚稱而召其變凡今典城牧民有專方面之勢才者掠取功名以嚴急爲術或辨僞無實數蒙獎錄愚者期會簿書長首與尾二者政殊而同歸於弊夫爲國在養民養民在擇吏吏循則民安氣和而災息願先取大州邑數十詔公卿以下舉任州守者使得自辟屬縣令長務求術略不限資考然後寬以約束許便宜從事期年條上理狀或徙或留必有功化風迹異乎有司以資而任之者焉漢時詔問京房災異可息之術房對以考功課吏臣願陛下博訪理官除煩苛之命申飭計臣損聚歛之役勿起大獄勿用躁人務靜安守淵默傳曰大侵之禮百官備而不制言省事也如是而沴氣不弭嘉休不至是靈意滿闕而聖言罔或蚘會郭皇后廢引申后褒姒事以諷徙度支判官因進聖治箴五篇擢知制誥判流內銓覈舊官圭田之實以多寡爲差差知州修復召信臣六堰壅水溉田未就而卒

養民在擇吏。吏循則民安。此是千古至言。然自辟屬令一事。議最好而勢不能行。况欲暮年條上理狀。或徒或留。彼有積久而後奏効者。將安所措手。

任中正

任中正代張乖崖治蜀。咨以爲政之法。詠曰。如已見解高於法。則舍法而用已。如已見解不高於法。則當守法。勿徇已見。蓋律設大法。由人酌輕重而用之。任守其言。卒以治稱。先是詠從成

東坡集見下

卷三十七

七

都召還。朝議以任中正代之。言者以爲不可。帝以問王旦。對曰。非中正不能守詠之規也。若他人往。必妄有變更。上是之。言者乃服。

此正與薦李及之意同。蕭規曹隨。自是政體所關。然宰相用人。當具此隻眼。

盛文肅公

盛文肅公度知揚州。簡重少許可。時夏有章授鄭州。推官過謁。度驟稱其才。置酒召之。人謂有章。盛公未嘗燕過客。甚器重者。方召一飯。有章

爲詩謝之。度得詩。不發封。使人謝曰。度已衰老。無用此詩。有章殊不意。詣通判刁繹。言其故。刁見度。問之。度曰。始見其氣韻清秀。必謂遠器。今封詩。乃自稱新甫田從事。得一幕官。遂爾輕脫。其志已滿。必止於此。官他日可驗。時賈文元爲參政。與有舊。薦爲館職。會御史發其舊事。遂寢。改差國子監主簿。仍帶鄭州推官。未幾卒於京師。

東坡集見下

卷三十七

八

器小易盈。文肅不難鑒別。一鄭州司理第能爲新進發此箴規。後見先達風範。

范仲淹

范文正公仲淹。知杭州日。子弟以公有退志。乘間請治第洛陽。營園圃以爲佚老之地。公曰。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體可外。况居室哉。吾今年踰六十。在世且無幾。乃謀樹第治園。顧何待而居乎。吾之所患。在位高而難退。不患退而無居也。且西都士大夫園林相望。爲主人者。莫得常遊。而誰獨障吾遊者。豈必有諸已。而後爲樂耶。俸

賜之餘宜以開宗族若曹遵吾言毋以爲慮

倦遊治圃是高賢通病時誦希文此語當爲灑然

侯叔獻

侯叔獻爲汜尉與管界巡檢者相善縣多盜賊巡檢每與叔獻約聞盜起當急相報一旦有強盜十六人經其邑叔獻盡擒之既而歎曰巡檢豈以我爲負約耶機會之速不及報然不可奪其功也於是盡推捕盜之勞於其下而竟不受

牧津 卷五十七

九

賞當其獲盜時叔獻躬押至開封府府尹李絢謂曰子之才能吾深知之子可一見本管推官判官吾當率以同狀薦子也叔獻辭曰本以公事至府事畢歸邑若投謁以求薦非我志也竟不面推官判官而去

推捕盜之勞於下是厚以一尉而竟不謁郡佐是正總之此君識見有過人者

王化基

鞠詠以文受知王公化基及基守杭詠擢第知

仁和縣先以書及所作詩寄基謝平昔獎進今

復爲吏得文字相稟意基不答至任略不加禮課其職事甚急詠大失望修吏事甚謹化基入

爲參知首以詠薦人間故答曰詠才不惠不奮所憂者氣俊而驕我故抑之以成其德耳詠聞

始以王公真相知也

如此陶鑄人才正見前輩深心

程顥

程明道顥爲越州會判蔡卞爲帥待顥甚厚初卞嘗謂張懷素道術通人蹕飛禽走獸能呼遣

牧津 卷五十七

十

之至言孔子誅少正卯嘗諫以爲太早漢祖成阜相持彼屢登高觀戰不知其歲數殆非世間人也顥每竊笑之及將往四明而懷素且來會積卞留少俟顥不爲止曰子不語怪力亂神以不可訓也斯近怪矣此牧旣甚信重士大夫又相誦合下民從風而靡使真有道者固不願此不然不識之未爲不幸也後二十年懷素敗多引名士或欲因是染顥竟以尋求無踪而止非

顯素論守正，則不免於羅織矣。

懷素誕妄庸鄙，一兒女子能辨之，明道先生豈爲此輩所惑，惟是處蔡帥不少依回，僚佐所難。

蘇軾

蘇軾通判杭州，時有杭僧淨源者，舊居海濱，與舶客交通牟利，舶至高麗，交譽之，元豐末，其王子義天來朝，因往拜焉，至是源死，其徒竊持其畫像，附舶往告，義天亦使其徒附舶來祭，祭訖，

卷三十七

十一

乃言，國母使以金塔二，祝皇帝太皇太后壽，軾不納，而奏之曰：高麗久不入貢，失賜予厚利，意欲來朝，未測朝廷所以待之厚薄，故因祭亡僧而行祝壽之禮，禮意渺薄，蓋可見矣。若受而不答，則遠夷或以怨怒，因而厚賜之，正墮其計。臣謂朝廷宜勿與知，而使州郡以理却之，然庸僧猾商，敢擅招誘外夷，邀求厚利，爲國生事，其漸不可長，宜痛加懲創，朝廷皆從之，未幾高麗貢使累至，軾按舊例，使之所至，吳越七州，實費二

萬四千餘緡，而民間之費不在，乃令諸郡量事裁損，比至民獲交易之利，而無侵撓之害。

祭屬國之儀，乃以尊朝廷之體，而措置更自得宜。

范純禮

范純禮知永安縣，永安昭陵建，京西一路，各配水石磚甃工徒，獨永安不受令，使者以白陵使韓琦，琦曰：范純禮豈不知此將必有說，他日衆質之，純禮曰：陵寢皆在邑境，歲時繕治無虛今日，乃與百縣均賦，曷若置此使之奉常用乎？琦是其對。

卷三十七

十一

范公雖爲邑民，寬目前之物力，然實爲國家儲久遠之長計。

鄭俠

鄭俠治平中，調光州司法參軍，王安石知其名，邀與相見，時方行新法，選人中式者起京官，安石欲俠以是進，俠辭以未習法令，問以所聞對曰：青苗免役保甲用兵數事，在俠心不能無區

區也。安石不答。俠退。不復見。數以書言新法之害民者。久之。監安上門。安石猶欲辟爲檢討使。其子雱來諭意。俠曰。讀書無幾。不足以辱檢討。所以來求執經。相君門下耳。相君發言持論。無非以官爵爲先。所以待士者亦淺矣。果欲援俠而成就之。取其所獻利民事行其一二。使進而無媿。不亦善乎。是時七月不雨。至於三月中。風沙霾曠。扶携塞路。茹木食草。身無完衣。至身被鎗械。而負瓦揭木。賣以償官。纍纍不絕。俠知安

牧津

職見下

卷三十七

三

石不可諫。悉繪所見爲圖。疏奏諸閤門。不納。乃矯稱緊急。發馬遞上之。其略云。方今南征北伐。者皆以勝捷之勢。山川之形爲圖來獻。料無一人以民之流離逃散來言者。臣謹以逐日所見。繪爲一圖。但經眼目。已可涕泣。而况萬里外乎。陛下納臣言。十日不雨。乞斬臣以正欺君之罪。疏入。神宗反覆觀圖。長吁數四。袖以入。是夕寢不能寐。明日命罷新法。十有八事。民間謔呼相賀。越三日大雨。遠近沾洽。輔臣入賀。帝示以俠

所進圖。具責之。皆再拜謝。羣姦切齒。遂以付御史治其擅發馬遞罪。俠又取唐魏徵姚崇李林甫盧杞傳爲兩軸。上之。呂惠卿奏爲誹謗。議致之死。帝曰。俠所言非爲身也。忠誠可嘉。但徒英

州

鄭俠過人之識力。不在上流民之圖。而在拒相君之論。荆公引俠托言憐才。知己之感。一萌入幕之賓。遂定於此。能徹底勘破。真見其以官爵誘人。待士甚淺。頂天立地。何志不可自伸。○能使人主覽圖而通夕

牧津

職見下

卷三十七

四

不寐。則言者與聽言者。一以精誠相格。陳忠肅公

陳忠肅公爲越州僉判。蔡卞爲帥。待公甚厚。每以公學識卓異。待遇加禮。而公已得其心術。常欲疎遠之。屢引疾尋醫。章不得上。會明倅闕。蔡俾公權攝。以時當得職田。意公方貧。必喜于少。公到明。遂伸尋醫之請。將所得圭租。遷前官。明州以法當公得。公以義不當受。卒不取而歸。

之官廩

可以取。可以無取。忠肅宜有爲傷廉之事。但以屬吏能疎遠禮遇之權要。非有定識者不能。

翟汝文

高宗時。翟汝文知越州。有楊應誠請使高麗。圖迎二帝。汝文奏應誠欺罔君父。若高麗辭以大國。假道以至燕雲。金人却請問津以窺吳越。將何辭以對。後高麗果如汝文之言。

宋史 卷一百一十七

五

非真識社稷主計者不能爲此言

黃震

黃震通判度德軍時。社倉法大弊。衆以始自晦翁。不敢議。震曰。法出於聖人。猶有變通。安有先儒爲法。遂不得救其弊耶。爲別買田六百畝。以其租代社倉息。非凶年不得輒貸。貸不取息。

陸象山曰。社倉固爲農之利。然年常豐。田常熟。則其利可久。苟非常熟之田。一遇歲歉。則有散而無欲。來歲闕種。糧既乃無以

賑之。莫若兼制平糴一倉。豐時糴之。使無

價賤傷農之患。闕時糴之。以權富民閉廩

騰價之計。析所糴爲二。每存其一以備款

歲。代社倉之匱。定爲長便也。黃公置田以

代社倉。其事一循職之吏。饒爲之。特其穀

然變通晦翁之法。而又能善守其意。非毀

譽是非。盡置度外者。不能。余故不重其惠

民。而重其識力。

孫伯純

宋史 卷一百一十七

五

孫伯純知海州日。朝廷調發軍器。有弩。檠。箭。鋒

之類。海州素無此物。民甚苦之。請以鯨膠充抵

孫謂之曰。弩。檠。箭。鋒。共知非海州所產。蓋一時

所須耳。若以土產物代之。恐汝歲歲被科。無已

時。知者以爲主言。

不以一時之應迫。遺無已之累。非抱遠見

者。何能辨此。

葉頤

葉頤初主南海簿。攝尉。二廣籍墮。笑充賦。捕賞

頗重前尉有累捕獲轉至員外者或欲以所盜授顯顯曰仕途發軔如造屋建柱礎石不正屋隨以傾吾方入仕豈宜自欺聞者歎服

初仕惟有定見終身乃有堅立

林選

林選爲鄧州兵曹與趙不羣同僚時有監司欲選私憾而囑趙趙謀於選選曰吾人初委質豈可以一生名節徇他人及趙知建州謂選曰某終身不墮小人之域者賴公南陽之一言

敬澤識見下本卷三十七

王

每見以一生名節徇他人者合十六州錢

不能錄此一錯

季本

季本初仕爲建寧府推官時值宸濠反江西王文成公方發兵討之而建寧有分水關自江入閩道也本請於所司身往守之會巡按御史某以科場事檄郡守與本並入守以書趣本本復書曰建寧所恃者有吾兩人爲人心所係設因科場棄去不爲地方計是棄人心也他日欲復收

之寧可再得且兵家事在呼吸而科場往返動計四旬今江西勝負未可知土寇生發巨測微

吾兩人其誰與守即幸而無事當此之際使試錄列吾兩人名傳播遠邇將以爲不知所重貽

笑多矣拒違校院之命孰與誤國家事哉守深

服其言竟不往後徵入爲御史謫揭陽稍遷弋

陽令時安仁桂公復召入相道經弋陽雅重本

一見握手深語時方忌新建功將奪其爵本爲

言國家於人臣錫典固不宜過越然顧其人何

敬澤識見下本卷三十七

太

如耳爵上公加九錫分茅胙土誠不可施於溫

鈞操養其可新于周公乎桂公爲之撫然本負

義節好讀書仕凡再謫而卒以讒罷

以事勢之緩急揆違命之重輕眞爲識體

之言至謂錫典宜視其人尤爲不易之論

唐錦

唐錦除知大名之東明縣縣治以河決頽圯披棘負薪隨宜區畫鼎飾一新建言者以河患不息奏開元賈魯河行北直隸河南山東及滄

四巡撫議錦上記謂賈河淤爲平陸已餘百年且延袤數百里非動百萬衆費億巨萬無成功前元以開河致亂此非細故不若隨地隄備雖間有害無他虞四巡撫藉其議以聞役遂寢其治守已執法一以安民爲本暇則勘校文籍手不釋卷因修大名府志十卷陞授兵科給事

前元以開河致亂可復踵其故跡此議拈出則地方自免受役之累

江潮

牧津議見下

卷三十七

九

江潮授壽州知州壽雖祖宗湯沐邑然瘠而近陵民不勝繁役屬歲大侵道殣相枕藉潮至輒爲拯恤招撫流移所全活以十萬計時有喜事者議請城中都潮立草數千言諷之其略曰茲大役也無論所在空虛而饑饉之民未易卒動卽高帝神聖其自定鼎以往爲萬世保障計曾無一郡一邑不金湯也而獨於肇基之地闕焉豈智竭而力不足與此殆有深意非臣庶所得窺今欲以尺寸之責而補神聖之所不及

非臣下所可輕言其議遂寢

中都不城

聖祖自有深意非臣下可輕言此言得之矣

牧津

議見下

卷三十七

手

牧津卷之三十八目

崇體

公儀休

孫叔敖

董安于 二見

汲黯

薛宣 三見

黃霸 三見

朱博 三見

楊仁

辛彥之

岑熙

張繡

王承 二見

黃香

傅穢

牧津

崇體

卷三十八

十一

阮藉

劉惔

陸慧曉

連庶

謝方明

李羣壽

崔羣

高智周

郎餘令

源乾曜

李羣基

杜衍 四見

張子夷

王曾 二見

宋庠

趙抃 四見

歐陽修 二見

陳堯佐 四見

曾子固

田况

許將

楊察

王佐 三見

張錫

魏觀

楊繼宗 五見

林一鶚

湛禮

范涑

牧津

崇體

卷三十八

十二

阮藉

陸慧曉

謝方明

崔羣

郎餘令

李羣基

張子夷

宋庠

歐陽修

牧津卷之三十八

崇德

明山陰祁承燦輯

公儀休

公儀休爲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客有遺相魚者。相不受。客曰。聞君嗜魚。遺君魚。何故不受也。相曰。以嗜魚。故不受也。今爲相能自給魚。今受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吾故不受也。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布紵。牧津崇德
卷三十八
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云欲令農士工女安所營其貨乎。

孫叔敖

公儀之意。惟使食祿不與下民爭利。便已得爲政大體。若拔葵與出婦。則反爲察小。孫叔敖爲楚令尹。施教導民。上下和合。世俗盛美。政緩禁止。吏無姦邪。盜賊不起。秋冬則勸民山採春夏以水。各得其所。便民皆樂其生。莊主以爲幣輕。更以小爲大。百姓不便。皆去其業。市

令言之。敖曰。如此幾何。頃市令曰。三月。敖曰。罷吾今令之復矣。後五日。朝敖言之。王曰。前日更幣以爲輕。令來言市亂。民莫安其處。次行之不定。臣請遂令復如故。許之下。令三日而市復如故。楚民俗好庖車。王以爲瘠。卓不便馬。欲下令使高之。相曰。令數下。民不知所從。不可。王必欲高車。臣請教間里。使高其柵。乘車者皆君子。君子不能數下車。王許之。居半歲。民悉自高其車。此不教而民從其化。

牧津崇德

卷三十八

二

董安于

董安于治晉陽。問政於蹇老。蹇老曰。忠信敢安。于曰。安忠乎。曰。忠於主。安信乎。曰。信於令。安敢乎。曰。敢於不善人。安于曰。守此三者足矣。敢之一字。人多未解。惟敢於不善人。乃可以信於令而忠於主。

汲黯

汲黯遷東海太守。治官理民。學黃老清靜。擇丞

史任之。其治責大指而已。不苛小。多病臥閨閣。內不常出。歲餘。東海大治。帝聞。召以爲主爵都尉。

責大指。不苛小。政體自當如是。長孺豈尊學黃老。

薛宣

薛宣守左馮翊。高陵令楊湛。櫟陽令謝游。皆貪猾。不遜持郡。短長前二千石。數按不能竟。及宣視事。詣府謁宣。設酒飯。與相對。接待甚備。已而

休沐

卷二十八

三

陰求其罪。臧且得所受。取宣察湛。有改節。敬宣之效。乃手自牒書。條其姦臧。封與湛曰。吏民條言。君如牒。或議以爲疑。於主守盜。馮翊敬重令。又念十金。法重不忍。相暴章。故密以手書相曉。欲君自圖進退。可復伸眉於後。卽無其事。復封還記。得爲君分明之。湛自知藏罪。皆應記。而宜辭語溫潤。無傷害意。卽時解印綬付吏。爲記。謝宣終無怨言。游自以爲大儒有名。輕宣。宣移書顯責之曰。告櫟陽令。吏民言令治行煩苛。適罰

作使千人以上。賊取錢財數十萬。給焉。非法賣買。聽任富吏。賈教不可知。證驗以明白。欲遣吏考案。恐負舉者。恥辱儒士。故使掾平鐫令孔子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令詳思之。游得檄亦解印綬去。

薛公兩告詞旨溫然。雖巽與法不同。施然皆得以上告下之體。兩令卒俛首而無怨言。迺知肅吏貴在得體。

黃霸

休沐

卷二十八

四

黃霸爲揚州刺史。長吏許丞老病。聾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止頗重。聽何傷。且善助之。毋失賢者意。或問其故。霸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及姦吏緣絕簿書。盜財物。公私費耗甚多。皆當出于民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徒相益爲亂。凡治道去其泰甚者耳。

黃次公以明察稱。而御下平恕。乃爾治道去其甚泰。一語是古今政議。

朱博

朱博遷冀州刺史。博本武吏，不更文法。及行部，吏民數百人遮道自言。官寺盡滿，從事白請留縣錄見諸自言者。事畢，乃發欲以試博。博心知之，告外趣駕，使從事勅告吏民欲言。縣丞尉者，刺史不察黃綬，各自詣郡。欲言二千石墨綬長吏者，使者行部還詣治所。其民爲吏所寃，及言盜賊詞訟事，各使屬所部從事。博駐車決遣四五百人，皆罷去。如神。吏民大驚。後博徐問果老

牧津

崇德

卷三十八

五

從事教民聚會，博殺此吏。州郡畏之。

淺之視博者，以爲少年丰裁，而要執簡御煩，居上臨下，刺史之體具是矣。

楊仁

楊仁仕郡爲功曹，舉孝廉。太常上仁經中博士。仁自以年未五十，不應舊科。上府讓選。顯宗特詔補北宮衛士令，引見問當世政迹。仁對以寬和任賢，抑黜驕戚爲先。又上便宜十二事，皆當世急務。帝嘉之。

四十強仕，未五十不應舊科。古人之守禮如此。

辛彥之

辛彥之，除隋州刺史。時州牧多貢玩珍，惟彥之所貢並共祭之類。上謂朝臣曰：「人安得無學？彥之所貢，稽古之力也。」遷潞州刺史。前後俱有惠政。先是，梁武帝撰新禮，帝嘗令彥之與沈重論議。重不能抗，避席而謝曰：「辛君所謂金城湯池，無可攻之勢。」帝大悅。

牧津

崇德

卷三十八

六

人臣事君，惟是守禮爲兢兢。珍玩豈事君之禮？彥之供祭之貢，亦以體示人也。

岑熙

岑熙爲東郡太守，招聘隱逸，與參政事，無爲而化。視事二年，與人歌曰：「我有枳棘，岑君伐之。我有蟲賊，岑君遏之。猗猗不驚，足下生鬣。含哺鼓腹，焉知凶災。我喜我生，獨於斯時。美矣岑君，於戲仁慈。」

此與廣漢汝南東陽之政相似，使一郡無

爲而化則東郡更爲執簡御傾

張酺

張酺爲河南尹。數以正法諸實。及實氏敗。酺上疏曰。方憲等寵貴羣臣。阿附惟恐不及。言憲受顧命之托。懷伊呂之忠。今嚴威既行。皆言當死。不顧其前後。臣伏見夏陽侯瓌。每存忠善。檢勅賓客。未嘗犯法。王政骨肉之刑。有三宥之義。過厚不過薄。宜裁加貸宥。以崇厚德。帝感其言。瓌獨得全。

牧津

卷三十八

七

惟實氏貴寵時能數以正法。則既敗之後。自能爲朝廷持醇厚之體。

王承

王承清虛寡欲。無所修尚。言理辨物。但明其指要。而不飾文辭。有識者服其約。而能通遷東海太守。政尚清靜。不爲細察。小吏有盜池中魚者。綱紀推之。承曰。文王之囿。與衆共之。河魚復何足惜邪。有犯夜者。爲吏所拘。承問其故。答曰。從師受書。不覺日暮。承曰。鞭撻甯越。以立威名。非

政化之本。使吏送令歸家。其從容寬恕如此。

世之借鞭撻以立威名。皆是胃中有欲。或耳安期惟清虛寡欲。所以政能清靜。

黃香

黃香爲魏郡太守。郡舊有內外國田。常與人分種。收穫歲數千斛。香曰。舊令商者不農。王制仕者不耕。伐木食祿之人。不可與百姓爭利。乃悉以賦與人。課令耕種。時被水年饑。乃分奉祿。及所得賞賜。班贍貧者。於是富豐之家。各出義穀。

牧津

卷三十八

八

助官廩

循吏軌度

傅雍

傅雍居官有名。爲吳令時。往別建康令孫廉。廉因問曰。聞大夫發奸摘伏。惠化如神。何以至此。答曰。惟勤而能清。清則憲綱自行。勤則事無不理。憲綱自行。則吏不能欺。事自理。則物不凝滯。廉深服其言。

數語是千古循良真譜。○物不凝滯四字。

爲政者更當深味。

阮籍

阮籍嘗從容言於帝曰籍平生遊東平樂其風土帝大悅卽拜東平相籍乘驢到郡壞府舍屏郵使內外相望法令清簡旬日而還

旬日而政令輒已清肅其狂不可及。

劉惔

劉真長惔在郡爲政清整門無雜賓時百姓好訟官長諸郡往往爲相舉正劉曰夫居下訕上

我輩

卷三十八

九

此弊道也。古之善政司契而已豈不以敦本正源。鎮靜流末乎。君雖不君下安可以失禮。若此風不革百姓將往而不反遂寢不問。

下之舉正寢而不問可也然敦本正源鎮靜流末此道安在要當更有一著方不至吏道弊而民受其害

陸慧曉

陸慧曉爲南豫州長史時廬陵王子卿爲豫州刺史帝稱其小名謂司徒竟陵王子良曰烏熊

癡如熊不得天下第一人爲行事無以壓一州既而曰吾思得人矣乃使慧曉爲長史行事別帝問曰卿何以輔持廬陵答曰靜以修身儉以養性靜則人不擾儉則人不煩上大悅慧曉歷輔五政立身清肅僚佐以下造詣必起送之或謂慧曉曰長史貴重不宜妄自謙屈答曰我性惡人無禮不容不以禮處人終身未嘗輕士大

夫或問其故慧曉曰貴者不可輕而賤者乃可輕人生何容立輕重於懷抱。

敬澤崇體

卷三十八

十

慧曉自不出晉人清言之習然靜則不擾儉則不煩自是至理寧獨治郡爲國亦若斯矣○帝既知慧曉爲天下第一人何不直任以刺史而故以輔卿熊乎此意不可解○人生何容立輕重於懷抱知此一語便可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矣。

連庶

連庶爲壽春令縣有淮南王舊壘在山間州民議取其甕爲城庶曰弓矢舞衣傳之百世藏於

王府爲必可用蓋以古之物傳於世尚有典刑也。壘因是得傳。

連庶之見借古寓意

謝方明

謝方明上虞人歷官晉陵太守嘗年終獄中繫囚無輕重悉放歸家使家過正三日還到罪重者二十餘人綱紀以下莫不疑懼固諫以爲昔人雖有其事或是記籍過言且當今人情僞薄不可以古義相許方明不納一時遣之囚及父

懷津

卷三十八

十一

兄並驚喜涕泣以爲就死無恨至期皆還無一逃者遠近歎服宋武受禪位侍中丹陽尹有能名轉會稽太守江東人戶殷盛風俗峻刻強弱相凌袁吏峰起符書一下文攝相續方明深達政體不拘文法潤略苛細務在統領貴族豪士莫敢犯禁除比伍之坐判久繫之獄東土歌詠之性尤愛惜未嘗有所是非承代前人不易其政必宜改者則漸變使無迹可尋

方明之治郡如御車轉輟旦暮千里而無

一毫易轍改途之勞故是良守若遣囚一事未便爲方明生平佳政○承代前人不易其政卽漸變亦使無跡可尋此意不可不深爲理會

李孝壽

李孝壽爲開封府尹前此間里亡賴子自截斷臂腕託廢疾凌良民無所憚畏孝壽悉搜出之部付旁郡一切治理有舉子爲僕所凌忿甚具牒欲送府同舍生勸解久之乃釋戲取牒效孝

懷津

卷三十八

十二

壽花書判云不勘案決杖二十僕明日持詣府告其主傲尹書判私用刑孝壽卽追至備言本末孝壽幡然曰所判正合我意如數與僕杖而謝舉子時都下數千人無一僕敢肆者時以此稱之

此僕持王判詣府便足知其黠悍法自應罪非獨以主僕之分應然

崔羣

崔羣爲華州刺史鄭縣陸鎮以名與崔公近諱

音同請假崔視事後遍問官屬怪鎮不在列左
右以迴避對公曰縣尉旨授官也不可以刺史
私避而使之罷不治事召之令出鎮因陳牒請
權改名填公判准狀仍戒之曰公庭可以從權
簿書則當仍舊臺省中無陸填名也其知大體
如此

如此公之識體可爲觸忌喜怒者法

高智周

高智周舉進士累補費縣令念丞尉俸薄以已
牧津崇體

太卷三十八

三

所入均分之政化大行後爲壽州刺史政存寬
惠百姓安之每行部必先召學官見諸生試其
講誦訪以經義及時政得失然後問及墾田獄
訟之事

分俸惠僚行部急士以敦厚之念爲崇體

郎餘令

郎餘令轉幽州錄事參軍時有客僧聚衆欲自
焚長史裴照欲往觀之餘令曰好生惡死人之
情也連越教義不近人情明公佐守重藩須察

其姦詐豈得輕舉觀此妖妄照從其言收僧按
問果得詐狀

長史鄙而無識故錄事不得不一提醒

源乾曜

源乾曜爲京兆尹留守京師治尚寬簡人安之
居三年政如始至仗內白鷹因縱失之詔京兆
督捕獲於野桂椿死吏懼得罪乾曜曰上神明
不以畜玩實罪苟其獲戾尹專之遂入自勅失
職帝一不問衆服其知體而善引咎

牧津崇體

太卷三十八

古

不但爲下民亦所以成主德

李孝基

李孝基所治郡邑雖甚劇至午即却掃隱几庭
無人跡有問其術者曰吾治無他省事而已

此治劇兩字丹也

杜正獻公

杜正獻公衍有門生爲縣令者衍戒之曰子之
才器一縣令不足施然切當韜晦無露圭角毀
方瓦合求合于中可也不然無益於事徒取禍

耳門生日公平生以直亮忠信取重天下今反誦某若此何也衍曰衍歷任多歷年久上爲人主所知次爲朝廷所信故得以伸其志今予爲縣令卷舒休戚繫之長史夫良二千石者固不易得若不見知予烏得以伸其志徒取禍爾予所以欲子毀方瓦合求合於中也

毀方瓦合不可爲訓然能合於中則非毀方瓦合矣此中大有分別慎毋以正獻之言爲作縣譜也

牧津

卷三十八

五

張子夷

張子夷以校書郎出守外郡請見王沂公延於便坐屏左右語之曰聞伊闕令劉定基貪虐無狀民將興訟出書一軸悉數其罪且曰爲吏至此誠不足念若舉以成獄則平民罹其害不啻千人令將先事除之何如子夷對以漢薛宣故事公領之召令至府面詰之示以向來書軸劉首伏不敢有隱且求解去翌日以病自免由是訟息而民安

子夷之處法固動合古人而沂公在政於一令之無良留心若此前賢安可及也

王沂公

王沂公曾繼陳堯咨知大名府署毀圯者卽舊而葺之無所改作什器損失者完補之如數政有不便委曲弭縫悉掩其非及移守洛帥陳復爲代觀之歎曰王公宜爲相我弗及也

惟沂公之代陳乃可爾爾不然恐便至因循廢事

牧津

卷三十八

六

宋庠

宋庠知河南府有一僕告舉人行橐有不稅物庠曰舉人孰無所貨物未可添罪若僕告主此風不可長乃治僕罪遣之

此與李幸壽之意同

趙清獻公

趙清獻公封通判泗州泗守昏不事事監司欲罷遣之拊獨左右其政而晦其所以然使若權不出已者守得以善罷及爲虔州守地遠而民

好訟人謂公不樂并欣然過家上塚而去既至御吏民簡易嚴而不苛悉召諸縣令告之爲令當自任事勿以事委郡苟事辦而民悅吾一無所問令皆喜爭盡力處事爲少獄以屢空改修鹽法疎鑿賴石民賴其利處當二廣之衝行者常自虔易舟而北公間取餘材造舟得百艘當具舟載之至者皆悉授以舟復量給公使物歸者相繼於道

公之治虔既持大體復勤細事良守兼林牧津崇體

吾必以公爲法

歐陽文忠公

歐陽文忠公修歷典大郡以靜鎮爲本明不及察覺不至縱吏民受賜既去追思不已滁陽二州復立生祠

能知察之明非明縱之寬非寬自可以靜鎮而理

陳堯佐

陳堯佐以言事切直降通判潮州州去京師七

千里民俗僻陋堯佐到州修孔子廟作韓吏部祠堂於是人率知學時張氏子年十六與其母濯於惡溪爲鰐魚所噬堯佐以爲昔韓愈患鰐之患以文投溪中而鰐遠去今復害人不可不除使捕得之更爲文鳴鼓於市而戮之
修廟作祠正緣僻陋不得不先借此爲教化之倡如惡溪捕鰐則太爲步趨昌黎矣
曾子固

曾子固鞏爲郡所至出教事應下縣責其屬度

緩急與之期期未盡不復移書督促期盡不報案其罪期與事不相當聽縣自言別與之期而按典期者即有所追逮州不遣人至縣縣毋遣人呼其門縣初未甚聽鞏小則罰典史大則并刻縣官於是莫敢慢事皆先期而集民不知擾所省文移數十倍歷典數州其大體務在去民疾苦急懲盜而寬貧弱曰爲人害者不去則吾民不寧

此良二千石與賢邑宰相與以有成者也

今當道之撤符如火而州縣之米閒自如。上與下皆未能以體相成如子固者耳。○爲民害者不去則吾民不寧此言最可思。獨不觀良農之力田乎莠莠不除則嘉禾不茂司牧者念之。

田况

田况移守成都其在蜀治尚和易法去苛政獎進儒素禁戢姦暴以德化人人不忍欺時以爲張平崖之明王文康之平程文簡之肅韓忠獻

牧津

崇體

卷三十八

九

之愛公皆兼而有之入爲三司使金穀利害纖悉罔不備舉京師以况處事通明號爲照天蠟燭。

兼四公之長以爲和易乃真和易也。

許將

許將以前執政知大名府以剛略稱時同官曹蒙銜命察訪蔑視郡縣威令甚嚴至大名見冲元當廳下輜許出見其倨甚復入呼法司曰不知前執政作守監司得當廳下輜否法司具條

白之不許竝立曹良久復令白曹曰請就賓次以全國體曹失措而退許接武迎之謂曰在將無稱此乃朝廷禮耳公不可以人而輕國也曹氣懾無語更不問一毫事屏縮數日而退將察御僚屬甚嚴一日賓佐過廳一都監曳皮鞋而前許問曰公何得此鞋都監以爲美意云某銜一卒能造樞密或須之否許作色曰某非無此但不敢對同官著耳都監惶恐失措坐間數十客莫不各視其足。

牧津

崇體

卷三十八

十

許元冲以嚴肅爲持體其立朝之風槩可想。

楊察

楊察入爲開封府推官歷江南東路轉運使屬吏以察年少易之及行部數摘姦隱衆知畏服察在部專以舉官爲急務人或議之察曰此按察職也苟據拾唾餘則俗吏能之何必我哉察由進士高等不數年致位侍從立朝寒寒無所附麗爲時名臣。

居官識體之人立朝自然審審

王佐

王佐守平江政聲第一尤長聽訟小民告捕進士鄭安國酒守問之鄭曰非不知冒刑憲老母飲藥必酒之無灰者守憐其孝放去復問酒藏牀脚笈中告者指言之何也豈嘗有出入而家者乎抑而家奴婢有出入者乎以幼婢對追至前得其與民姦狀告以酒處者婢也與倉卒逃去皆杖脊遣之聞者爲之一快

張津

卷三十八

主

宣子之可法不在察奸而在持體

張錫

張錫選知東明始至令其下曰吾所治者三恃力恃富恃族者吾所先也歲中以治迹聞

治此三者則民恬而政清矣

魏觀

魏觀出知蘇州府既蒞事懲陳寧苛政鋤暴樹良寬而且肅敬老恤民大建學舍聘郡賢士周南老王行徐用誠教授貢額之定儀節高孝王

葬張羽聞文學郡多耆蓋崑山周壽誼年百有十歲吳縣楊茂年九十三林文友年九十二皆延至修養老之典禮成彬彬可觀壽誼還又躬餞諸郊再拜送之觀者如堵時戎事倥偬百物彫耗禮文衰落觀能首勤風教禮讓勃興封部

皤然課績爲天下最

戎事倥偬之際乃能從容禮教事事得體政識先務此公有焉

楊公繼宗

張津

卷三十八

主

楊繼宗爲郡守凡郡邑學官皆優以賓禮每見必延接款語移時乃去賓興有宴必列之賓席曰吾爲民父母諸君則教吾子弟者也義同賓主豈可與屬吏同列

世不難有此賢太守難在自任師席偃然賓主之博士先生耳

林一鶚

林一鶚知鎮江府舉偏教獎凡前政之廢弛者大第舉之未嘗一言暴前人之非惟曰必如是

乃是及調蘇州俗喜誇詐好興作公一切鎮之以靜有所建革必詳審至再然後施行蘇人以鸛風負雅望責旦夕效於是頗不副其所望久而見鸛所處事一一各有深意然後帖然大服此非有識者不能爾

湛禮

湛禮歷官知韶州府韶歲貢藤而產於南海禮爲疏於朝得免貢嘗遣隸卒往樂昌督稅法外需求無已令械繫以來禮下教曰暴橫殃民法

崇禎

不卷三十八

五

之所禁令能不以府役故屈法貸之其賢可知由是府役至邑皆歛戢不敢肆有已經讞斷復誣訴于藩司者藩司知其僞命禮按致其罪禮慰遣去約五日來辨竟亦不加罪也其寬厚類如此清白自持始終無替及引年歸貧乏幾不能自存

能械府役之令固自賢能容械府役之太守尤賢

范涑

范涑爲南昌太守先是府官自前撫歸見之後庭謁拜俱遠在蓬外風雨不問涑欲復舊制乃於新撫初上任時各官俱聚門將見涑且進且顧曰諸君今日隨我行禮進至堂下竟入蓬內行禮各官俱隨而前舊制遂復涑退至門外與衆官作禮爲別更不言及前事而散

崇禎

不卷三十八

五

使范公於聚門相見時與衆官參議諸人固有和之者亦必有中沮而稱不可者又必有色沮而不敢前者又使范公於出門後慶此禮之得復人必有議其自誇者更有疎孽於各上司者即撫院聞之有不快者今惟行禮而不言其故其所全於上下之間者甚大而更妙在於令人不知

攷津卷之三十八

終

牧津卷之三十九目

任人 兼重士

巫馬期

子奇

西門豹 四見

吳公

文翁

田延年

薛宣 四見

孔融

第五倫 二見

王祥

宗資

龐參

田歆

延篤

牧津任人 卷三十九

王翼

荀淑

吳榮

傅燮

陳寵

王越

陸贄

陽州公永崇

韓滉 三見

陳仲舉

羊陟 二見

陳登

顧邵

袁榮

呂蒙

朱公叔

胡毋輔之

徐寧

陶侃

皇甫亮

王儉

劉仁之

張忠定 十二見

范仲淹 四見

薛簡肅 四見

孫炎

任泰

姚善

況鍾 二見

牧津任人 卷三十九

牧津卷之三十九

任人

明山陰祁承燦輯

巫馬期

巫馬期宰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治期問於子賤曰子鳴琴而單父不一見其勞何也子賤曰我任人子任力任人者佚任力者勞期曰是施之未至也

夫子言政首言先勞一方寄命何處可以言佚勞於用人即佚亦爲勞矣

津任人

卷三十九

一

子奇

子奇宰東阿年十八齊君使治阿既行矣齊君以其幼悔而追之曰未到阿及之還已到勿還也使者及之而不還君問其故使者曰子奇必能治阿也臣見其所與共載者皆白首者也夫以老者之智而以少者決之其能治阿必矣子奇至阿鑄庫兵以爲耕器魏聞童子爲宰庫無兵倉無粟起兵擊之阿人父率子凡率弟以私兵戰遂敗魏師

老者之智而少者決豈復有疑行哉何物使者有此識力○幾在初念事戒三思老者之涉世久而爲慮深持重之意多故可與言智而不可與言決

西門豹

西門豹魏文侯使往治鄴告之曰必全功成名布義豹曰敢問全功成名布義爲之奈何文侯曰子往矣是無邑不有賢豪辨博者也無邑不有奸揚人之惡蔽人之善者也往必問賢豪者因而親之其辨博者因而師之問其奸揚人之惡蔽人之善者因而察之不可以特聞從事夫耳聞之不如目見之目見之不如足踐之足踐之不如手辨之人始入官如入晦室久而愈明明乃治治乃行

津任人

卷三十九

二

明乃治言哉言乎處天下事惟此中明了則精神智慮無不畢赴何事不辦○特闢從事喜明作者往往蹈此轍此語尤當謹省

吳公

吳公爲河南守，聞雒陽人賈誼秀才，召置門下，甚愛幸。文帝初立，徵公爲廷尉，誼年少，頗通諸家之書，文帝召以爲博士，時稱河南守吳公治平爲天下第一云。

西京多循吏，吳公爲河南守，史所稱述，獨薦賈誼一事，能知人則安民，古人之見遠矣。

文翁

牧津任人

卷三十九

三

文翁以郡縣吏察舉，景帝末，爲蜀郡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僻陋，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張叔等十餘人，親自飭勵，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或學律令，減省少府用度，買刀布蜀物，齎計吏以遺博士，數歲，蜀生皆成就，還郡，文翁以爲右職，用大察舉，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又修起學宮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以爲學官子弟，爲除更，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爲孝弟力田，常選學官童子，使在便坐，受事，每出行縣，令

從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領受教令，出入閭巷，縣邑吏民見而榮之，數年，爭欲爲學官弟子，富人至出錢以求之，由是蜀地學于京師者比齊魯焉。至武帝時，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自文翁爲之始云。

牧津任人

卷三十九

四

大凡一方風氣，非旦夕所能移，而教思無窮，非泛施之所能化，擇材敏者，躬自飭勵，雖僅僅十餘人，而因人及人，漸淑漸廣，教化之隆，比於齊魯，所以循吏定屬真儒。○

機權

田延年

田延年爲河東太守，行縣至平陽，悉召故吏五六千人，令有文者東，有武者西，閱數十輩，次至尹翁歸，獨伏不肯起，對曰：「翁歸文武兼備，惟所施設，功曹以爲此吏倨傲不遜。」延年曰：「何傷？」遂召上辭，問因奇之，後遷守扶風，課常爲三輔最，惟翁歸可爲此言。然延年之識翁歸，當有

在言前者不然誇誕之士世復不少

薛宣

薛宣爲左馮翊察潁陽縣北當上郡西河爲數郡湊多盜賊其令平陵薛恭本縣孝者功大稍遷未嘗治民職不辦而粟邑縣小僻在山中民謹樸易治令鉅鹿尹賞久用事吏爲樓煩長舉茂才遷在粟宣卽以令奏賞與恭換縣二人視事數月而兩縣皆治宣因遺書勞勉之曰昔孟公綽優於趙魏而不宜藤薛故或以德顯或以

牧津任人

卷三十九

五

功舉君子之道焉可誣也宣得郡中吏民罪名輒召告其縣長吏使自行罰曉曰府所以不自發舉者不欲代縣治奪賢令長名也長吏莫不喜懼免冠謝宣歸思受戒者宣爲吏賞罰明用法平而必行所居皆有條教可紀多仁恕愛利池陽令舉廉吏獄掾王立府未及召聞立受囚家錢宣責讓縣縣案驗獄掾廼其妻獨受繫者錢六千受之再宿獄掾實不知掾慙恐自殺宣聞之移書池陽曰縣所舉廉吏獄掾王立家私

受賕而立不知殺身以自明立誠廉士甚可憫惜其以府決曹掾書立之柩以顯其魂府掾史素與立相知者皆予送葬及日至休吏賊曹掾張氏獨不肯休坐曹治事宣出教曰蓋禮貴和人道尚通日至吏以令休所繇來久曹雖有公職事家亦望私恩掾宜從衆歸對妻子設酒肴請鄰里一笑相樂亦可矣扶慙愧官屬善之宣爲人好威儀進止雍容甚可觀也性密靜有心思省吏職求其便安下至財用筆硯皆爲

牧津任人

卷三十九

六

設方略利用而省費吏民稱之郡中清靖

易地而俱治最善器使至不欲代縣治奪賢令長名尤得馭吏之體○以宣之明作而吏民稱之者以清靜何以得此聲哉觀其憫王立論張掾於下情無不委悉者王道本於人情夫豈虛語

孔融

孔融爲北海相深敬鄭玄屢履造門告高密縣爲玄特立一鄉曰昔齊置士鄉越有君子軍皆

異賢之意也。鄭君好學實懷明德。昔太史公廷尉吳公謁者僕射鄧公皆漢之名臣。又商山四皓東園公夏黃公潛光隱耀。世嘉其高。皆悉稱公。然則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也。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昔東海于公僅有一節。猶或戒鄉人侈其門閭。矧乃鄭公之德而無驕壯之路。可廣開門衢。令客高車駟馬。爲通德門。後袁紹在冀州遣使邀玄。大會賓客。客多豪傑。時汝南應劭亦歸于紹。因自贊曰。故太山太守應中牧津人。卷三十九 七

遠北面稱弟子。何如玄笑曰。仲尼之門考以四科。回賜之徒不稱官閥。劭有慙色。

語 融之敬玄以實紹之邀玄以名。不可同日

第五倫

第五倫遷蜀郡太守。蜀地肥饒。人吏富實。掾史家貲多至千萬。皆鮮車怒馬。以財貨自達。倫悉簡其豐贍者遣還之。更選孤貧志行之人。以處曹任。於是爭趨如市。文職修理。所舉吏多至九

卿二千石。時以爲知人。

能選用志行之人。則不必問孤貧。特用孤貧者。以破賄爭之俗耳。

王祥

王祥應召。召曰。虔委以州事。於時寇盜充斥。祥率勵兵士。頻討破之。州界清靜。政化大行。時人歌之曰。海沂之康。實賴王祥。邦國不空。別駕之功。休徵一任州委。便能使一境清靜。至行之人。自然有體有用。

牧津人

卷三十九

八

宗資

宗資守汝南。請范孟博爲功曹。范在職。嚴整。疾惡。人有行違孝弟。不執仁義者。皆掃迹斥逐。不與共朝。顯薦異節。搜拔幽陋。天下稱之。時南陽太守成瑨亦委功曹岑晊。二郡語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主

農成瑨但坐嘯。

此語若施於今。則爲一郡兩太守之譏矣。惟古人擇賢而任。所以不可及。

龐參

龐參爲漢陽太守，郡人任棠者，有奇節，隱居教授，參到，先候之，棠不與言，但以薤一大本、水一孟置戶屏前，自抱孫兒立于戶下。王簿白以爲倨，參思其微意，良久曰：「棠是欲曉太守也。」水者欲吾清也，拔大本薤者欲吾擊強宗也，抱兒當戶者欲吾開門惜孤也。於是歎息而還。

幸龐公能爲任棠作註脚，不然幾於啞謎禪矣。

牧津任人

卷三十九

九

田款

種嵩始爲門下吏時，河南尹田歆外甥王湛名知人，歆謂之曰：「今當舉孝廉，多貴戚命，不宜相違，欲自用名士以報國家耳，可助求之。」會湛送客于大陽郭，遙見嵩異之，還白歆曰：「爲尹得孝廉矣。」近洛陽門下吏也，歆笑曰：「當得山澤隱滯，乃洛陽吏邪？」湛曰：「山澤未必有異士，異士不必在山澤。」歆卽召嵩于庭，辨詰職事，嵩辭對有序，歆甚奇之，召署主簿，遂舉孝廉。

異士不必在山澤，誠哉是言。

廷薦

廷薦徙京兆尹，其政用寬仁，愛惜民黎，擢用長者與參政事。郡中歡愛，三輔咨嗟焉。先是，陳留邊鳳爲京兆尹，亦有能名，郡人爲之語曰：「前有張趙三王，後有邊延二君。」

惟擢用長者，乃可以與參政事。

王龔

王龔遷汝南太守，政崇溫和好，才愛士，引進郡人黃憲、陳蕃等，憲雖不展蕃，遂就吏，蕃性氣高明，初到龔，不卽召見之，乃畱記謝病去。龔怒，使除其錄，功曹袁闓請見，言曰：「聞之傳曰：『人臣不見察於君，不敢立於朝。』蕃旣以賢見引，不宜退以非禮。」龔曰：「是吾過也。」乃復厚遇待之。錄是後進知名之士，莫不歸心焉。

牧津任人

卷三十九

十

黃叔度畢竟超人一等，若陳仲舉便有進退維谷之狀。

荀淑

荀淑

荀淑爲朗陵侯相所在流化所拔韋褐芻安之中執案刀筆之吏皆爲英彥

荀季和故具人倫之鑑安得所拔非名士

吳榮

吳榮少時與同郡陸遜齊名初爲山陰令有能聲後爲會稽太守召處士山陰謝潭爲功曹潭以疾辭榮下教曰夫應龍以屈信爲神鳳皇以嘉鳴爲貴何必隱形於天外潛鱗於重淵者哉在官募民計平山越

敬津

卷三十九

土

古人待一功曹如此其重安得不自愛

傅變

傅變出爲漢陽太守初郡將范津名知人舉變孝廉及津爲漢陽與變交代合符而去鄉邦榮之

故吏與舉主交代合符亦大常事何足爲

榮所難在范津之知人耳

陳昭公

陳昭公寵守廣漢入爲大司農帝問在郡何以

爲理昭公頓首謝曰臣任功曹王渙以簡賢選能主簿譚顯於遺補闕臣奉宣詔書而已帝大悅

要在功曹主簿不負太守太守乃能不負

廣漢郡

王越

京海王越臨兗州以江應元爲別駕委以州事與應元書曰昔王子師爲豫州未下車辟荀慈

敬津

卷三十九

土

元舉鄒鑒爲良既修爲直言程收爲方正時

稱其得人

宇宙自不乏才聲應氣求定有相符然賢

良直言方正之彥偶集一時亦不易得

陸叡

陸叡多智有父風高祖見而悅之謂朝臣曰吾嘗歎其父智遇其軀是復踰於父矣爲相州刺史假長廣公爲政清平州中有德宿老以友禮待之前之政事如此者十人號曰十善於是發

好摘伏事無不驗

用十善固難知十善尤難所用非人亂政更甚其不令人稱滿堂刺史者幾希

陽州公

陽州公永樂累遷北豫州刺史罷任家產不立神武問其故對曰裴監爲長史辛公正爲別駕受王委寄斗酒隻雞不敢入神武乃以爲濟州仍以二人爲長史別駕謂永樂曰爾勿大貪小義取莫復畏及至州監與公正諫不見聽以牧津任人

卷三十九

三

狀啓神武神武封啓以示永樂然後知二人清直並擢用之

爲政者安可無夾輔宓子賤之取友有以也長史別駕之正氣自足動刺史畏憚而神武敎臣下以不廉殊不可解

韓滉

韓滉久在兩浙所辟群佐各隨其長無不得人嘗有故人子謁之滉考其能一無所長然與之宴竟席未嘗左右視因使監庫門其人終日危

坐吏卒無敢妄出入者

此公真能器使

陳仲舉

陳仲舉爲樂安太守郡人周孟玉清潔之士前後太守禮命皆不至獨仲舉致焉仲舉大加寵異字而不名特置一榻去則懸之

仲舉每遇高士多以懸榻示寵禮然則下陳蕃之榻者不特一徐孺子矣

羊陟

牧津任人

卷三十九

四

羊陟爲河南尹知趙乙非常人明旦大從車騎造乙時諸計吏多盛飭車馬帷幕而乙獨柴車草屏露宿其傍延陟前坐車下左右莫不歎愕陟遂與言談至曛夕極歡而去執其手曰良王不剖必有泣血以相明者矣乃與袁逢共稱薦之名動京師

柴車草屏露宿或是務飾名行之舉與語極歡必有卓然獨抱羊公觀人非在區區樊車鹿馬間者

陳登

太守陳登使功曹陳矯詣許謂曰許下論議待吾不足足下相爲觀察還以見誨矯還曰聞遠近之論頗謂明府驕而自矜登曰夫閭門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陳元方兄弟淵清玉潔有禮有法吾敬華子魚清修疾惡有識有義吾敬趙元達博聞強記奇逸卓犖吾敬孔文舉雄姿傑出有霸王之略吾敬劉玄德所敬如此何驕之有餘子瑣瑣亦焉足錄哉

牧津任人

卷三十九

十五

如登所言眉睫間無不作名士態安得謂非自矜

顧邵

顧邵爲豫章太守下車祀先賢徐孺子墓優待其後禁其淫祠非禮之祭者小吏姿質佳者輒令就學擇其先進擢置右職舉善以教風化大行初錢塘丁誦出於役伍陽羨吳乘生於庶民烏程吳榮雲陽殷禮起于微賤邵皆拔而友之爲立聲譽乘遭大喪親爲制服結紼邵當之豫

章發在近路值乘疾病時送者百類邵辭賓客曰張仲節有病苦不能來別恨不見之暫還與訣諸君少時相待其留心下士惟善所在皆此類也

如此拂拭後進獎拔名流風尚所及自當瞿然顧化

袁榮

江數爲丹陽丞時袁榮爲尹見數數曰風流不暨政在江郎

牧津任人

卷三十九

十六

尹與丞政事德業可相成者不少何以獨稱風流不暨

呂諱

呂諱爲陳留太守宣布禮教敦尚名節一時人士化之後瑯琊王澄嘗行經其界諱遣吏迎之澄入境問吏曰此郡人士爲誰吏曰有蔡子尼江應元時郡人多至大位者澄以其姓名問曰甲乙等非吾郡人邪吏曰是也曰然則何以但稱此二人吏曰向謂君侯問人不謂問位澄笑

而止。到郡以吏言謂豫曰：此中小吏亦知如此。可以知君之德化矣。子尼卽蔡克應元卽江統也。

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問人不問佐，陳留小吏可令王澄面赭。

朱公叔

朱穆年二十許爲郡督郵，迎太守。太守見公叔，問曰：君年少爲督郵，因族勢或有令德？公叔答曰：郡中瞻望名公如仲尼，謂非顏回不敢以逆牧津任人。卷三十九。主。孔子語次因及風俗人物。太守大奇之，曰：身非仲尼，督郵無愧顏子。

少年便非德行之選，應對已列言語之科。胡母輔之。

胡母輔之爲樂安太守，嘗過河南門下飲。河南騶王子博箕坐其傍，輔之叱使取火。子博曰：我卒也，惟不我事則已。安復爲人使輔之？因就與語，歎曰：吾不及也。薦之河南尹樂廣，廣召見悅之，擢爲功曹。

不乏我事一語，便足觀其器局。輔之是任達人，自然賞此奇士。

徐寧

徐寧爲典縣令，時廷尉桓彝稱有人倫鑒識，彝常去職至廣陵尋親舊，還遇風停浦中，累日憂悵，因上岸見一室宇，有似縣署，訪之云是典縣，彝乃造之。寧清惠博涉，相遇欣然，因留數夕，彝大賞之，結交而別。

爲令能清惠，更能博涉，便是循良第一流。

牧津任人

卷三十九

大

陶侃

陶侃守荊州，至潯陽，既有憾于庾亮，議者咸謂侃欲誅執政以謝天下。亮甚懼，及見侃引愆自責，風止可觀。侃不覺釋然，乃謂亮曰：君侯修石頭以擬老子，今日反見求邪？便談宴終，日亮噉蔗，因留白。侃問曰：安用此爲？亮云：故可以種侃。於是尤相稱歎云：非惟風流兼有爲政之實。

前賢觀人，每於最細微處矚目。

皇甫亮

裴景昇爲尉氏尉以無異効不居最課考滿刺
史皇甫亮曰裴尉苦節若是豈可使無上考選
司何以甄錄俗號考終爲送路考省較無一成
者然敢竭愚思仰申清德當與有中爲之詞曰
考秩已終言歸有日千里無代步之馬三月乏
聚糧之資食唯半菽室如懸磬苦心清節從此
可知不旌此人無以激勸時人咸稱亮之推賢
景昇之考省兩爲美事景昇官至青州刺史

牧津 任人

卷三十九

五

惠無賢

王儉

王儉爲丹陽有一令善俯仰進止可觀儉賞異
之問卿與誰共事答曰十餘歲在張令衛門下
儉目送之時殷璠在坐曰康成門人也

自是六朝氣習

劉仁之

劉仁之爲西充臨別謂崔暹曰貴州士惟有孟
業銓舉之次不可忘也暹問業曰君往在州定

張忠定

有何政使劉西充如此欽歎業曰惟知自修文
宣謂裴英起曰卿識河間中郎孟業不昨見其
國司文案似是好人對曰昔與臣同事魏彭城
王元韶其人中心清正世實希有帝曰果如公
言便是太屈
清正便是自修之實劉裴之觀人甚正

牧津 任人

卷三十九

五

張忠定在蜀有叅軍老病廢事公責之明日求
去且以詩別曰秋光都似宦情薄山色不如歸
興濃公驚謝曰此吾過也同僚中有如是詩人
而吾不知因畱慰薦之

二語似一寫其無聊之致未便能動忠定
特忠定借此爲機才以鼓舞僚屬耳

范文正

范文正公仲淹掌睢陽有孫秀才索游上謁贈
錢一千明年復謁問何謂汲汲道路孫戚然曰
老母無養公爲補學職月得三千因薦學春秋
明年俱解去後十年太山下有孫明復先生以

春秋教授名重京師。卽昔日索游秀才也。公歎曰：「貧累大矣。苟因循索米至老，雖才如明復，猶將汨沒而不見也。」

憐才如文正，惟明復足以當之。不然，恐世政不乏索游秀才耳。

薛簡肅

薛簡肅知成都。范蜀公方爲舉子，薛愛之，館於府第，俾與子弟講學。每曰：「范君，廊廟人也。」蜀公益自謙退，乘小駟至銅壺閣下，卽步行趨府門。

牧津 任人

卷三十九

主

人不知爲帥客。薛還朝，以蜀公行或問將何奇物，曰：「蜀珍產不足道，得一偉人與俱來。」蜀公之器格固高，簡肅之賞鑑亦確，生平知己，何可多得。

孫炎

孫炎守處州時，秀民有才能者，勝負未分，皆伏居山谷中，不肯出炎患之。鈞至一二人，問有未錄其姓名爲書遣使者招致之，而中丞劉基章溢知府葉琛皆爲處士所推基最有名豪俠負

氣，自以爲不當爲他人用，使者再往，迄不起。以一寶劔送炎，炎作詩以爲劔當獻之天子，斬不順命者。我人臣不可私受封還數千言開陳天命以論基。文詞甚美，基不答。迨巡就見置酒與飲，論古今成敗之事，傾峽滾滾不休，累無枝複基乃深欽歎之。曰：「基自以爲勝公，觀公論議如此，基何敢望哉。」炎遂致基於京師。

草昧之際，收錄賢豪，故是急著。

任泰

牧津 任人

卷三十九

主

任泰苦學，勵行登進士，授上饒縣。平易近民，獨持大體，邑有名士婁諒，折節下之。諸生聞風，無不束修自好。於是廣置學舍，羣秀異絃誦其中。暇則躬爲講說，士風興起。蔚稱人文，立法清田，以杜爭訟。盡力陂塘，使得灌溉，作浮梁，增社倉，百廢具舉，治最一時。

任伯亨平生守一敬字，如此作用，不愧以敬字自盟矣。

姚善

姚善守蘇州有隱士王賓居陋巷善往候舍車
詣門賓問爲誰曰善適開門延語及賓報謁面
府門再拜而返善自邀還辭非公事不敢入又
將候韓奕奕避入太湖善歎曰韓先生可謂名
可聞而面不可見也錢片自守甚高善願見不
可得有俞貞木者以明經見重于善月朔望必
延致學宮講經書訓士一日饋菜於貞木誤送
片所片受之吏覺其誤詣貞木以告貞木曰錢
先生不苟取與今受不辭必仰府公之賢耳善
牧津任人

卷三十九

五

下士之風空谷幾無足音然周士之貴受
亦有以自處
况鍾
况鍾在蘇州興學禮士儒生貧寒者多有所給
時有鄒亮者獻詩十二首鍾獨稱賞欲薦其才
於朝會有以匿名書數亮過失潛揭於府治大
門外鍾得書笑曰彼欲沮吾薦正欲速成亮名
耳遂奏亮才學可用召試授吏刑二部司務轉
監察御史其勇於爲義類如此
牧津任人

卷三十九

五

况公之取鄒定有獨鑑在詩句之外者不
然卽瀾翻倒海之詞亦何能定人品格○
難在不爲潛揭者所動

牧津卷之三十九 終

牧津卷之四十目

治賦兼後法

李惺

任峻

宋齊丘

劉晏

張綸

呂正獻公

王欽若

杜衍五見

張詠

十三見

李南公

二見

邵晔

李縈

張奎

王鐸

牧津治賦

卷四十

孫夢觀

趙開

章服

趙必愿

趙不息

范成大

胡順之

許庸

葉衡

王良

董搏霄

二見

鄒伯顏

許楫

冷應徵

汪綱

李叔正

周仔肩

吳惠

況鍾三見

樊瑩

何鑑

王汝積

楊繼宗

六見

柯文淵

郭南

張淑勵

陳裕

齊柯

牧津治賦

卷四十

孫夢觀

趙開

章服

趙必愿

趙不息

范成大

胡順之

許庸

葉衡

王良

董搏霄

二見

鄒伯顏

許楫

冷應徵

汪綱

李叔正

周仔肩

吳惠

牧津卷之四十

治賦

明山陰祁承燦輯

李悝

李悝初仕魏文侯知其能賢之以爲上地守下令曰人有狐疑之訟令射的中勝不中者負令下而人皆習射及與秦人戰大敗之悝又作盡地力之教以爲地方百里提封九萬頃除山澤邑居三分去一爲田六百萬畝治田勸謹則畝益三斗不勸則損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減輒

牧津治賦

卷四十

一

爲粟百八萬石又曰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善平糴者必謹觀歲有上中下熟上熟其收自四餘四百石上糴三而舍一中熟自三餘百石上糴二而舍一下熟自倍餘百石上則糴一使民適足價平則止小饑則發小熟之所斂大饑則發大熟之所斂而糴之又撰次諸國法著法經以爲政莫急於盜賊故始於盜律盜賊須劾捕故著四捕二篇其輕狡越城傳戲借假不廉淫侈踰制以爲雜律一

篇終以具律具加減凡六篇具律卽今名例律也商君受以相秦

民之寄命在食國家理財要法莫急于糴糴散歛之間此法始於管仲李悝然管仲之意兼主于富國而李悝之意專主于濟民管仲所謂人君不理財則畜賈游于市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此則孔桑以來所謂理財之道大率宗此然山海天地之藏開市物貨之聚與其爲豪強所擅則取之

牧津

治賦

卷四十

二

以富國可也至農人服田力穡贏餘幾何上人時其欲散而不使甚貴甚賤則可若以盡操小民之利權則害民并以害國矣

任峻

中平以來天下亂離民棄農業諸軍並起卒之糧穀無終歲之計饑則寇略飽則棄餘瓦解流離無敵自破者不可勝數袁紹在河南軍人仰食桑椹袁術在江淮取給蒲羸民多相食州里蕭條羽林監東祗請建置屯田都尉以任峻爲

典農中郎將募民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於是州郡例置田官所積穀倉庫皆滿故擄征伐四方無遺糧之勞遂能兼并羣雄軍國之饒起于祗而成于峻

屯田是足餉第一義任峻典農而許下一郡即得穀百萬斛有謂屯田無近效者吾所不解

宋齊丘

宋齊丘在江南時吳有丁口錢又計私輸錢錢

牧津治賦

卷四十

三

重物輕民甚苦之宋齊丘說徐知誥以爲錢非耕桑所得今使民輸錢是教民棄本逐末也請蠲丁口錢自餘悉稅輸穀帛絢絹匹直千錢者當稅三千或曰如此縣官歲失億萬計齊丘曰安有民富而國家貧者邪知誥從之繇是淮間曠土盡闢桑柘滿野國以富彊

自來富國之臣未有不從蠲恤爲基者

劉晏

劉晏方八歲時玄宗封泰山晏獻頌行在帝奇

牧津治賦

卷四十

四

其幼命宰相張說試之說曰匿琦也即授太子正字累調夏令未嘗督賦而輸無後期累賢良方正補溫令所至有惠利可紀祿山亂避地襄陽永王璘反乃與採訪使李希言謀拒之希言假晏守餘杭璘敗欲轉略州縣聞晏有備遂自晉陵西走終不言功代宗朝領東都河南江淮轉運租庸鹽鐵常平使時大兵後京師米斗千錢禁膳不兼時句農投餽以輸晏乃自按行淮泗至河陰輦洛盡得其利然畏人牽制乃遺書於宰相元載備陳利害載方內擅朝權得書即盡以漕事委晏晏得盡其才歲輸始至天子大悅曰卿朕之鄧侯也凡歲致四十萬斛自是關中雖水旱物不翔貴晏在位佐軍興實國用歛不及民而用度足自言如見錢流地上每朝謁馬上以鞭算質明視事至夜分止雖休不廢事無閑劇卽日剖決無留所居修行里樓庫陋飲食儉狹室無媵婢後被誣貶忠州刺史賜死天下以爲冤時簿錄其家唯雜書兩

米麥數斛。人服其廉。晏以爲戶口滋多，則賦稅自廣。故其理財，常以養民爲先。諸道各置知院官，每旬月具雨雪豐歉之狀以告。豐則貴糴，歉則賤糴，或以穀易襍貨供官用，而于豐處賣之。知院官始見不稔之端，先申至某月須如干，蠲免某月須如干，救助及期，晏不俟州縣申請，卽奏行之。不待其困斃流殍，然後賑也。錄是戶口蕃息，始爲轉運使時，天下見戶不過二百萬，季年乃三百餘萬。○晏專用權鹽法，充軍國之牧津。

治賦 卷四十 五

用時自許鄭之西，皆食河東池鹽。度支主之，汴蔡之東，皆食海鹽。晏主之，晏以爲官多則民擾，故但于出鹽之鄉置官收鹽，轉鬻於商人，任其所之。其去鹽鄉遠者，轉官鹽于彼貯之，或商絕鹽貴，則減價鬻之，謂之常平鹽。官獲其利，而民不之鹽，其始江淮鹽利，不過四十萬緡，季年乃六百餘萬緡。天下之賦，鹽利居半。○晏有精力，多機智，變通有無，曲盡其妙。常以厚直募善走者，置通相望，覘報四方物價，不數日皆達。食貨

輕重之權悉前在掌握。國家獲利，而無甚焉。其賤之憂。

今能爲國家實經濟者，惟財用一事。豪傑士慎勿諱言劉晏也。劉士安每言如見錢流地上，豈不能毫末不遺乎？計而簿錄其家，僅雜書兩車，米麥數斛，其廉矣。廉而出於司錢穀會計之人，其廉亦難。○晏之理財，是見財而不見身，晏之律身，是見身而不見財。天下未有不廉而能奪造物盈虛消息之柄者。○妙在允備陳利害，而使朝廷盡以漕事委晏，故晏得以盡展其才。蓋理財一事，非專且久，必不能取効。旦夕○夢溪筆談曰：劉晏掌南計，數百里外物價高下，卽日知之人有得晏一事，予在三司時嘗行之於東南，每歲發運司和糴米於郡縣，未知價之高下，須先具價申稟，然後視其賁賤貴賤，寡取賤則取盈，盡得郡縣之價，乃以爲行下。比至，則粟價已增。

牧津 治賦 卷四十 六

所以常得貴售。晏法則令多粟通途郡縣以數十歲糴價與所糴粟數高下各爲五等。具籍於王者。粟價纔定更不申稟。卽時廩收。但第一價則糴第五數。第五價卽糴第一數。第二價卽糴第四數。第四價卽糴第二數。乃卽馳通報發運司。如此粟賤之地。自糴盡極數。其餘節級各得其宜。已無極售發運司。仍會諸郡所糴之數計之。若過於多。則損貴與遠者。尚少。則增賤與近者。自此粟價未嘗失時。各當本處豐儉。卽

牧津

治縣

卷四十

七

張綸

張綸天喜末爲發運副使。兼知泰州。先是江淮發運政多不舉。通譯累年。綸奏除鹽課宿負。官助其器用。入者優其直。錄是歲增課數十萬石。

復置鹽塲于杭秀海三州。歲入課又百五十萬。疏五渠導太湖入于海。復租米六十萬。開長蘆西河以避覆舟之患。又築漕河隄二百里于高郵北旁。錮鉅石爲十礎以洩橫流。泰州捍海舊堰壞。歲患濤冒民田。綸與范仲淹經畫修復之。遂成堰凡百五十里。復通戶三千。州民賴之。奏除宿負而增課乃至數十萬。此之謂以予爲取。乃理財第一策。○司牧者欲使地無遺利。必先于水利究心。

牧津

治縣

卷四十

八

呂正獻公

呂正獻公知河陽時。役法已定。類多張虛數以取羨餘。蓋所統五縣。歲取於民者有募監倉庫人等錢三千九百二十七緡。而官未嘗募人。實以軍吏代役。又有追償舊欠秋重役錢五千五百緡。然至是所償已盡。而取於民者遂爲定數。歲輸之無已時。公爲括其數以告于朝。請一切蠲之以寬下戶之輸錢者。詔付司農竟不行。溢額之賦一增。必不可復減。以正獻之忠。

告而司農猶格不行恤民蓋難言之矣

王冀公

王冀公欽若爲亳州官監會亭倉天久雨倉司以穀濕不爲受納民自遠方來輸租者食穀且盡不能得輸欽若悉輸之奏請不拘年次先支濕穀不至朽敗太宗大喜手詔答許之因識其名秩滿見擢爲朝官

只先支濕穀則輸者受者皆爲兩便宰相才不須此而卽此亦見宰相才

教澤治賦

入卷四十一

九

杜正獻

杜正獻公衍又從永興軍時西邊用兵民勞于調發至破產不能給衍爲區處計較量物有無貴賤道里遠近寬其會期使得次第輸送而車牛芻秣宿食來往比他州省費十六七

凡期會一寬民自受惠而事亦早就急處用寬此法人多不解

張忠定公

張忠定公詠治蜀以蜀地素狹游手者衆稍遇

水旱民必艱食時米斛直錢三十六乃按諸邑田稅如其價歲收米六萬斛至春籍城中細民計口給券俾輸元估糴之十戶爲保一家犯罪一保皆坐不得糴奏爲永制後雖時有災饑民無餓色

李南公

李南公知長沙縣有一村多豪戶稅不可督所差戶長輒逃去南公曰然則此村無用戶長知

教澤治賦

入卷四十一

十

縣自督之書其姓名帖於柱豪右皆懼是歲初限未滿此村稅最先集又諸村多詭名稅存戶亡每歲戶長代納亦不可治南公悉召其村豪右謂之曰此田不過汝所典賣耳與汝期一月爲我推究不則汝曹均分趣輸之及期盡得目佃之人使各承其稅

催徵之類至今益甚南公初之立法亦嚴然法行而民不擾民畏而法不煩此之謂治才

邵曄

邵曄知廣州。鑿內河以泊舟楫。不爲颶風所害。相次陳世卿代之。奏乞免本州計口買鹽之害。五羊之民始有溫飽。食廣人歌曰。邵父陳母。除我二苦。

惠民正不在多

李繫

李繫撫利州。嘗匹馬行阡陌。咨民瘼。有老嫗進曰。民所以饑者。和糴病之也。泣數行下。繫感其牧津治賦

卷四十

主

言奏罷之。淳熙三年。廷臣上言。四川歲糴軍糧。名爲和糴。實科糴也。詔范成大同繫相度。繫奏請經費之中。斟酌損益。變科糴爲官糴。貴賤。賤時不使虧毫忽之價。出納。賤量勿務取主。撮之贏。則軍不乏。興民不加賦。訖如其議。民既樂與官爲市。遠邇。謹趨軍餉。坐給而田里免科糴。始知有生之樂。且得盡力農畝。歲大登。

巡行阡陌。咨詢民瘼。胷中了了。則利民之念自切。

張奎

張奎通判廬州。會泰州鹽課緡錢數十萬。事連十一州。轉運使請遣制使。按于鳳翔。詔擇奎。因言鹽法起於軍興之不足。非仁政所行。若不得已。令商人幹流。通行民間。而出其征。則縣官獲利爲多。與夫壅之以自入。官恡而民怨。緣而興獄者異也。於是悉除十一州所負。

今鹺法屬商人。通行民間矣。然商日貧。而國課亦不裕。其故安在。○一言而悉除十

牧津治賦

卷四十

主

一州之所負。其惠自溥。

王鐸

王鐸爲京兆丞。時李嶼判度支。每年以江河淮運至京水陸脚錢。計七百。京國米價。計四十。議欲令江淮不運米。但每百斛納錢七百。鐸曰。非計也。若於京國糴米。且耗京國之食。若運米自淮至京國。兼濟無限貧民也。糴米之制。業已行矣。竟無敢沮其議者。都下米果大貴。未經旬而度支請罷。以民無至者故也。於是都下識者。

皆服鐸之察事鐸卒以此大用

徵賤微賈每以物情之盈縮爲度焉有非
產米之地而可以言糴者乎王公自是透
達時務之士

孫夢觀

孫夢觀知寧國蠲減賦無算浮入者盡籍于
公帑戶部遣官督賦急若星火夢觀曰吾寧委
官以去毋寧病民以留力勾祠且將以府印牒
所遣官聞之夜遁他日夢觀去寧國人言之爲
牧津治賦

卷四十

三

流涕

以去留爭之固可寬民旦夕之力然常賦
豈得以一味寬恤爲計

趙開

趙開初除成都判官凡元符至宣和所增鹽額
例其次第謂之鼠尾帳揭示鄉戶歲時所當輸
折料等實數使人具曉錄是鄉胥不得隱匿
窺寄嘗言財利之源當出於一祖宗朝天下
計盡歸三司諸道利源各歸漕計故利害可以

參究而無牽掣窒礙之患因指隱權茶買馬五

害請依嘉祐故事盡罷權茶權茶未可遽罷亦
宜併歸轉運司痛減額以蘇茶戶輕立價以惠
茶商如此私販必衰盜賊消弭本錢既常在而
息錢自足朝廷是其言擢都大提舉川陝茶馬
事使遂大更茶馬之法官買官賣茶並罷給茶
引使茶商執引與茶戶自相貿易於是茶引收
息至一百七十餘萬緡買馬乃踰二萬匹張浚
以知樞密院宣撫川蜀知開善理財卽承制以

牧津治賦

卷四十

十四

開兼宣撫處置使司隨軍轉運使專一總領四
川財賦開見浚曰蜀之民力盡矣鐸錄不可加
獨權貨稍存贏餘而貪猾認爲已有互相隱匿
惟不恤怨晉斷而敢行庶可救一時之急浚乃
大變酒法自成都始明年遂徧四路行其法又
於秦州置錢引務興州鼓鑄銅錢官賣銀絹聽
民以錢引或銅錢買之凡民錢當入官者並聽
用引折納官支出亦如之民私用引爲市於一
千并五百上許從便增高其直惟不得減削然

既流通民以爲便。初錢引兩料通行。纔二百三十萬有奇。至是添引至四千一百九十餘萬。人亦不厭其多。價亦不削。初宣撫司獲錢引三十萬。盜五十沒。欲從有司議當以死。開白沒曰相君誤矣。使引偽。加宣撫使印其上。卽爲真矣。黥其徒使治幣。是相君一日獲三十萬之錢而起五十人之死也。沒稱善。悉如開言。時沒荷重寄治兵。秦川經營兩河。旬稿月賞。期得士死力。費用不貲。盡取辦於開。開悉知慮於食貨。算無遺牧津。治賦

卷四十

五

策雖支費不可計而贏貲若有餘。

財利之源當出於一。此是理財第一義。民力已竭。獨權貨稍可救一時之急。非深識時務者不能爲此言。○大較國家理財一事。非得之于經營。則取之于徵課。經營爲宇宙流通之利。非妙有心計者不能。徵課爲小民剝肉之輸。必大有善政者乃得。故云善政得民財。今欲民財而不先言善政。吾不知之矣。

章服

章服知建州軍。糧久不給。軍人洶洶爭走。訴馬前時庫錢不能三萬緡。服徐論之曰。汝輩第歸營。得一月當次第給矣。立按稅籍得豪民奸胥要領及期。軍用沛然。於是省教條。寬科率。與吏民相安於法。守州以大治。改知鄂州。州額秋租糧五千。而上供萬斛之須。稱是服按酒稅籍。得贏錢卽以代辦。民甚德之。

牧津。治賦

卷四十

六

缺餉是最棘手事。若單爲豪民奸胥所乾沒。猶是易處。

趙必愿

趙必愿知崇安縣。立催科法。列戶名爲三等。以三期爲約。足者旌之。未足者寬以趣之。踰期不納者里胥程督之。民皆感悅。願輸革胥吏需鹽之弊。擅發光化社倉活饑民。師怒。逮吏欲懲之。必愿曰。芻牧職也。更何罪。來檣俟譴。師無以詰而止。力主義役之法。鄉選善士任以推排。人資買田助役。則免有產之家。有感化者。出已田以

倡遂徧行一邑上下便之臺府以聞下其式八
郡四十八縣役滿民共立祠刻石歷知全常台
處四州一循祖父之政端平元年以直祕閣知
婺州遷太府丞歷官戶部侍郎權戶部尚書必
愿平易近民忠信厚俗早開家庭忠孝之訓故
所立卓然可稱

催科列三等意在緩徵以惠民恐終不免
踰期者多若助役之法至今人人言之而
格不可行總之不如厚其植以催役爲便

牧澤

治賦

卷四十一

趙不息

趙不息知開州有鹽井舊吏必遣所親監之私
其利不息罷遣鹽利倍入郡計用饒以羨餘代
民輸夏秋兩稅及天中節銀絹時以比循吏
鹽利倍入郡計用饒有此乃可以嘉惠一

方

范成大

范成大知處州松陽民爭役成大曉之曰吾聞
東陽有出錢助役者爾與之鄰獨無規乎因推

廣東陽之制諭鄉人視貧富輸金買田擇忠義
之家掌其事儲歲入助當役者命曰義役仍許
自第名次有司勿預數月間人皆樂從諸邑爭
效之

馬端臨曰差役古法也其弊也差役不公
漁取無藝故轉而爲額額役庶寧之法也
其弊也傭錢白輸苦役如故故轉而爲義
義役中興以來江浙諸郡民戶自相與講
究之法也其弊也豪強專制寡弱受凌故
復反而爲差蓋以事體之便民者觀之額
便於差義便於額至於義而復有弊則亦
無如之何也已○范公助役之妙在自定
名次而有司勿預不然強半入點胥積隸
之手

胡順之

胡順之爲浮梁縣邑民藏有金者素豪橫不肯
出租畜犬數十頭里正近其門輒噬之繞垣密
植橘柚人不可入每歲里正常代之輸納前縣

牧澤

治賦

卷四十一

太

令不肯禁順之至官里正白其事順之怒曰汝輩嫉其富欲使之與爲讐耳安有王民不肯輸租者邪第往督之及期里正白不能督順之使力繼之又曰不能又使押司錄繼之又曰不能順之悵然曰然則此租必使令自督邪乃命里正聚衆自抵其居以槩塞門而焚之滅氏人皆逃順之悉令掩捕驅至縣男子十六已上盡痛責之乃召謂曰胡順之無道既焚爾宅又杖爾父子兄弟可速詣府自訟矣滅氏皆懾服無敢詣府者自是滅氏租常爲一縣先

牧津治

卷四十

尤

妙在先一怒又妙在後一召弄奸豪於股掌間○頑民通賦每令良吏感額捐心此筆法無可施故當治之以術

許庸

許庸知會昌縣遇事工鉅費多則貧者驗丁以出力富者驗貲以供費民樂於趨事邑無異議役雖輕省趨事當均況於工鉅費多尤宜調適

葉衡

葉衡知於潛縣戶版積美富民多隱漏貧弱苦於陪輸衡定爲九等自五以下除其籍而均其額於上之四等貧者頓蘇民戶等則之法蓋見於此

此法惠貧民之意甚佳然上四等何以甘心爲五等代輸

王艮

王艮再調峽川總管府知事又辟江湖行省掾史會朝廷復立諸市舶司艮從省官至泉州建

牧津治

卷四十

主

言若買舊有之船以付舶商則費省而工易集且可絕官吏侵欺掊克之弊中書省報如艮言凡爲船六綜省官錢五十餘萬緡歷建德縣尹除兩浙都轉運鹽使司經歷紹興路總管王克敬以計口食鹽不便嘗言于行省未報而克敬爲轉運使集議欲稍損其額以舒民力沮之者以爲有成籍不可改艮毅然曰民實寡而強賦多民之錢今死徙已衆矣顧重改民籍而輕棄

民命乎。且湖右之郡商賈輻輳。未嘗以口計也。移其所賦散於商旅之所聚。實爲良法。於是議歲減紹興食鹽五千六百斤。

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民實寡而強之多。主計若此。可爲一歎。

董搏霄

董搏霄爲於潛守。至正中。軍興輪輓方急。乃建議於朝曰。海寧一境不通舟楫。軍糧惟可陸運。瀕海之人。屢經寇亂。且宜曲加存撫。權令軍人牧。治民。

李春

主

運送其陸運之方。每人行十步。三十六人可行一里。三百六十人可行一十里。三千六百人可行一百里。每人負米四斗。以夾布囊盛之。用印封識。人不息肩。米不著地。排列成行。日行五百里。計路二十八里。暫行十四里。重行十四里。日可運米二百石。每軍給一升。可供二萬人。此百里一日運糧之數也。

此短運法也。余每謂轉餉一事多積。不如常通長輪。不如短輓。一人之力。山徑險仄。

之地。負米四斗。日行五十里。其力已疲。而接踵手授。卽數百回。而猶不倦。事逸而功倍。今黔運荆楚之力竭。董公之議。儻亦當事者所樂聞乎。

鄒伯顏

鄒伯顏爲崇安尹。崇安爲邑。別其土田名之曰都者五十。五十都之田上送官者爲糧六千石。其大家以五十餘家。而兼五十石。大家之田連跨數鄉。細民之糧或僅升合。有司常以四百細

李春

主

民配五十大家之役。貧者受役旬日。而家已破。伯顏乃取其糧籍分計之。有糧一石者受一石之役。有糧升斗者受升斗之役。田多者受數都之役。而不可贖。田少者稱其所出。而無伴免。貧困無告之民。始得休息。崇安賦役之均。爲四方最。

此法卽今均田均役之意。然亦時有空廢難行。非獨在閭左任役之苦。正在閭右均役之累。所以立法惟在便民。事固難言也。

許楫

許楫爲勸農副使時商挺爲安西王相遇於途楫因言京兆之西荒野數千頃宋金皆當置屯如募民立屯田歲可得穀給王府之需挺以其言入奏從之三年屯成果獲其利

數千頃荒野西北郡邑何地無之立屯收穀設法而力行之此萬世之利也

冷應徵

冷應徵知德慶州屬縣租賦誣道沮久不至郡牧津治賦

卷四十

五

應徵爲立期日首輸者爲減分末至則償所減民惟恐後不一月訖事

此增減一法勝于敲朴

汪綱

汪綱初知暨蕭二邑歷浙東提刑並有異政改知紹興兼安撫浙東訪永民瘼疏浚蕭山運河三十里創碑江口以止漲沙甃石過途凡十里中爲施水亭往來稱便諸暨十六鄉瀕湖諸鄉額以溉灌勢家多侵湖爲田水墜不得去雨稍

多輒汎溢歲爲諸鄉害綱奏奪侵田不獨許湖始復舊備帑錢三萬歲爲築塘費塘始永固郡臨海道密邇都畿軍伍單弱乃招水軍刺義手專教習之不令他役劍營千餘間增繕甲兵緩急始有備舊有經總制說名四十二萬其中二十五萬則紹興以來虛額也前後帥懼負殿以修奉攢宮之資僞增焉綱謂負殿之責小罔上之罪大據其實以聞詔免九萬五千緡宿弊始革綱在越佩四印文書山積而能操約御詳治事不過二十刻公庭如水卑官下吏一言宁理慨然從之

大有經營大有風力亦大有識見

李叔正

李叔正遷渭南縣丞時同州人與蒲城人爭地連年不決行省以事委之叔正卽單騎至其處召二家至前一言而定縣歲輸糧二萬而田無定額乃令里社丈量立法密而用刑嚴奸慝瞽服畢獻其誠於是豪右失計公私交便

卷四十

五

立法密而用刑嚴是清查第一義

周仔肩

周仔肩爲鄞丞律已廉介科役均平會國家申嚴役法豪右以他名數自占者毋敢弗與仔肩進父老具宣德意立義役法於是縣西南五十里林村之民次當受役者三十有五家首相與謀賤物力之厚薄各捐已粟得錢七千五百緡爲子本推執事者五人操其奇贏以供百役之費而存其母常勿絕復推其中五人日詣有司牧津治賦

卷四十

重

以聽徵令歲終則更休焉於是橫徵者有所畏民甚便之

此法最爲便民然今條鞭之法行而受役者無所事惟於民間重大之役一人一家力所不堪者善師其意而推行之可也

吳惠

吳惠知永興縣永興風俗素鄙惠以化導爲急俗遂丕變暨解州知州州輪邊儲稅運甚勞惠立貧富三等法且聽其附載貨物以易粟上倉

費煩減半輸亦告足民歌曰吳父母恩何溥昔惟悴今鼓舞乃刻石頌德

以貨易粟入粟此法誠便但受粟之處較出粟之地其價相去昂甚安所得易粟而輸之今惟南都米商湊集或可以此意一行之

况鍾

况鍾守蘇州自以忠直簡在上心故凡利于民知無不行郡田有官民之別官田租額特重鍾

牧津治賦

卷四十

重

擬奏求減焚香草疏或動以禍福不顧疏上平得請凡奏減省重額正賦田糧七十二萬一千有奇募民開墾荒田起科以免逾年包荒之糧至十四萬九千五百有奇停徵濟沒田糧二十九萬五千免舊欠糧草鈔數百萬錠罷平江伯董漕歲取民紅五百艘免買紅米十五萬一千八百石疏免詔買減潤白三校布七百疋銀數千兩奏革倭船徵需無度請濬淪水道淤塞辨明平民誣入軍者千八百餘家招復逃亡三萬

六千七百戶。凡所施行皆綱紀大務。時境內大旱。發倉賑。農復與周文襄講究收糧之法。永樂間。轉輸北餉。道遠糧長以一徵三。除正供及餉車船之費。羨餘皆爲所匿。通議別糧頭以分其勢。眼同收受。互相覺察。除免舊徵三分之一。以其二之一爲轉輸費。餘米皆入濟農倉。以爲來年經費之本。上不失徵科之期。下無毫髮損于民。每遇水旱。輒發餘米賑之。全活數十萬人。置綱運簿以防運夫侵盜。置館夫簿以防非禮。

牧津

治賦

卷四十一

三

需索。其餘理甚密而不煩。行之甚易而不疎。民至今受其賜。

如此減省以養民力。乃是造化生成之手。若自鉅而細。綜理無所不密。而事乃不煩。且易行。尤不可及。

樊塋

樊塋知松江府。松賦重役繁。自周文襄公後。法在人亡。樊虛百出其大者。運夫耗折。稱貸積累。權豪索債。無虛歲。而倉場書手移新敲陳。百計

侵盜。衆皆知之。而未有以處。至晝夜講畫。盡得其要領。曰。運之耗。以解者皆齊民。無所統一。利歸狡猾。害及良善。而夏稅軍需。糧運網費。與供應織造走遞之用。皆出自秋糧。餘米既收。復糴展轉。迂回此弊。所錄生也。乃請華民夫。俾糧長專運。而寬其網。用以優之。稅糧除常運本色外。其餘應變易者。盡徵收白銀。見數支遣。部運者皆關係切身。無敢浪費。掌計之人。又出入有限。無可蔽諉。而白銀入官。視輸米又率有寬剩。民懼趨之。於是積年之樊。十去八九。復華收糧國戶。以消糧長之侵漁。取布行人代糧。長輸布而聽其齎持私貨。以贖不足。皆有惠利及民。而公事沛然。以集。巡撫使下其法于他州。俾悉遵之。

可以補周文襄與鍾伯律所未滿。

何鑑

何鑑知宜興縣。縣歲輸米數十萬石。運戶攬納者。妄費民苦。額外加徵。償貸動以萬計。鑑力請

於巡撫每里選殷實六戶以二充運戶四充運夫共運米一百石每一戶徵銀十兩泊耗米若干並付總部收支同縣稽算重徵之弊遂革又歲貢茶一萬五十斤例領南京馬快船裝送紅軍無統記惟私載射利反致官茶搜括汜腐歲亦額徵貨百計又請每茶一斤收解錢三文額船裝運罷馬船民皆便之練兵火甲積年漁食小民一切罷革拘攝催徵惟責里役逾年宜興稱治一日村老百餘輩携二童捧著贊五束茶

教津治風

卷四十一

五

少許詣庭下曰吾儕小人。不識官府。自公下車。犬不夜吠。人安寢食。故來見耳。羅拜而去。

何公少年登第而留心民瘼直如饑渴之於飲食其器局何可及也所以卒為名臣

王汝續

王汝續知絳州絳土陋民繁產薄稅重續尤善處事先時賦有未集者督以豪猾吏卒因負絳為奸民茹其毒續分為次第但書片紙為期約布告鄉市民相勸輸將不敢後州租卒歲遠輸

給邊軍旁郡惟徵銀易米糶則布帛鹽菜諸物任民所賣持取租辦而已人甚便之

遠

楊繼宗

楊繼宗知嘉興額賦有夏秋二稅夏稅視秋僅百之一而會計催徵里胥比併則與秋等糧長緣是侵漁不堪繼宗廉知其害通併於秋糧中徵之役總會秋稅歲得羨餘即移以補夏稅之

教津治風

卷四十一

五

繼民至今德之

可為計糧省徵之一法

何文淵

何文淵以額佐薦擢知温州府淵至首以民之利病為念而興廢之舊額田十畝以三畝為陸田俾輸麥稅其後田有賣買而民畏麥稅之重造版籍莫肯收陸田者以故爭訟連年淵請均陸田之稅與水田等於是賦稅不虧民甚利之郡所屬四縣稅課司河泊所舊征銀鈔既而禁

用金銀商稅止輸錢而舊課不除每歲役於官者買銀輸之民多破產淵以稅銀例禁請自今銀課亦皆收鈔朝廷從之是後無輸銀之苦

今鈔法竟不行矣百年之政迥已不同何況前古

郭南

郭南知常熟縣先是邑民當役者苦於科擾南與之約曰爾輩出米四石准役一年爾否皆曰往者一年之役需銀五六兩今若此止一兩耳

牧津治賦

卷四十

壹

無不願者於是爲倉貯之一年支用纔三之二役有輕重不等今三吳有一役而傾家者此法恐非爲差解者言不然捐者一而省者可千百民何苦而不爲此

張淑勵

張淑勵知歷城縣歷多山磽瘠水則陂圩值凶歲民無所自活邑田瘠稅腴民多逃徙淑勵第坵畝履原臨視土蠲惡以登下其賦百姓始不以磽瘠爲子孫憂往供億轉置舊委諸編戶歲

終得代其產蕩然淑勵始定吏會之議使度支在官工賈無以乘緩急器業儲粟得轉相爲用

百年敝政如洗民不重困

度支在官使工賈無以乘緩急此管子理財法也

陳恪

陳恪居官不矯爲名務盡其職筮仕宿松辟荒蕪得田四百九十三頃召民墾之得粟二千七百餘石餘悉佃於民以償虛賦歸籍者五百餘

牧津治賦

卷四十

壹

戶清湖池歸貧民者一百三十所以凶歉不可無儲廩積三萬二千有奇以旱潦不可無備修塘堰千五百區其愛民興事類此

墾粟以償虛賦真是實政

齊柯

齊柯爲溫州瑞安令邑故有沙稅名公費歲入不下千金悉罷之自是疲民少蘇邑中田賦輕重難平或田廣縮稅狹而反溢稅者歲屬丞尉徵收民益苦之柯爲建丈量之議請監司郡守

親爲履畝。提算登籍。以記無使有漏。而以田籍之羨餘實田。額之不足。供應諸費。悉取俸祿。自是創爲畫一。官無擾民。民無遁賦。未幾新例下。大丈天下各田。獨瑞安從容按故籍對。方瑞安令履畝清丈之時。民情定自當然。至天下俱丈田。而瑞安反有先事之豫。所以事貴獨斷。

牧津卷之四十一目

救荒

第五訪

鄭默

舒仲應

王方翼

員半千

令狐文公

王曾

三見

富弼

王旭

張詠十四見

趙抃

五見

范仲淹

五見

文彥博

三見

馬亮

牧津救荒

卷四十一

滕元發

二見

程師孟

曾子固

二見

程垓

二見

范純仁

六見

蘇次參

畢仲游

二見

蘇軾

七見

張密

辛棄疾

司馬旦

五見

吳遵路

陳堯佐

五見

蘇耆

范諷

洪皓

王隨

王恬孫

鄭剛中

袁燮

黃裳

四見

孫覺

李紳

葉夢得

劉彝

馬光祖

王致遠

黃震

諸都刺

黃珂

三見

周濟

李昂

樂護

邢宥

牧津

卷四十一

二

牧津卷之四十一 救荒

明山陰祁承燦輯

第五訪

第五訪少孤貧常傭耕以養兄嫂有閒暇則以學文仕郡爲功曹察孝廉補新都令政平化行三年之間鄰縣歸之戶口十倍遷張掖太守歲饑粟石數千訪乃開倉賑給以救其故吏懼譴爭欲上言訪曰若上須報是棄民也太守樂以一身救百姓遂出穀賦人順帝璽書嘉之由是

牧津

卷四十一

一

一郡得全歲餘官民並豐界無姦盜遷南陽太守去官拜護羌校尉邊境服其威信

饑民待命頃刻生死攸分發粟賑饑如乳母之哺嬰兒啼聲方至母懷已開更何處可容思維擬議有意惠民已落第二念况能計及于一官之得失一方之利害哉後人慎毋以前賢擅發爲噉名也

鄭默

鄭默爲東郡太守值歲荒人饑默輒開倉賑給

乃舍都亭自表待罪朝廷嘉默憂國詔書褒歎
比之汲黯班告天下若郡縣有此比者皆聽出
與我共此民者惟二千石乎急民發粟原
非矯制乃後世反借以爲美名則盡失古
人救民之意矣

舒仲應

舒仲應爲沛相歲大旱江淮間民相食袁術以
米十萬斛與爲軍糧仲應悉散以給饑民術聞
怒將斬之仲應曰知當必死故爲之耳寧以一

律津散荒

卷四十一

三

人之命救百姓于塗炭術下馬牽之曰仲應足
下獨欲享天下重名不與吾共之耶

賑荒不待報而發廩者不可勝數惟仲舒
奪軍以與民非有機權靡力者不能○袁
術卽能轉念爲重名計亦一智漢

王方翼

王方翼爲肅州刺史河西蝗獨不至方翼境而
鄰郡民或餓死皆重繭走方翼治下乃出私錢
作水碓薄其使以濟饑瘠糶舍數十百糧居之

全活甚衆

流民至當爲法以處之如富弼令樵採打
魚之類但一時未免侵擾莫若修堤浚河
興水利公私兩便不然官司出錢但貧民
間蘆蕩或柴篠之山近縣郭市井去處縱
流民樵采官復置場買之非惟流民得自
食其力雪寒平價出賣亦可應細民之用
一做方翼所爲亦是一法

員半千

律津散荒

卷四十一

三

員半千調武陟尉歲旱勸令發粟賑民不從令
謁州半千悉登之下賴以濟刺史怒囚之薛元
超讓曰君有民不能恤使惠出一尉尚可罪邪
俄舉岳牧

一尉政自難

令狐文公

令狐文公守兗州時境方旱米價甚高是吏至
公署問米價幾何州有幾倉問訖屈指獨語曰
舊價若干四倉各出米若干定價糶則可以賑

救矣。左右聽之。流語達郡中。富人競發所蓄。價方平。人心欣然得安。

暫一言之。可畧平一時之騰踊。然轉盼仍復倍增。此必須有一實善。以及民乃可。

王沂公

王沂公曾留守洛時。歲歉。里有困積者。饑民聚黨脅取。鄰郡以強盜論。報死者甚衆。曾但答而釋之。遠近聞以爲法。全活者數千。仍上言。國初淮浙未下之日。常命陝雍晉絳。歲輸陝粟以赴牧津。救荒。

卷四十一

四

京師。遂詔給陝粟二十萬。儲廩充而民息肩。於今賴之。

聚黨脅取。卽難以盜論如法。然此風斷不可長。如上言儲廩。是乃長策。

富弼

富文忠弼知青州。河朔大水。饑民流京東。擇所部豐稔者二州。勸民出粟得十萬斛。益以官廩。隨所在貯之。得公私廬舍十萬餘區。散處其人。給以薪水。官吏自前資待闕寄居者。皆給其祿。

使卽民所聚。還老弱病瘠者廩之。山林河海之利。有可取以爲生者。聽流民取之。其主不得禁。官吏皆書其勞。約爲奏請。使他日得以次受賞。于朝。率五日輒遣人以酒肉煖飯勞之。出于至誠。人人爲盡力。流民死者爲大冢葬之。謂之叢冢。自爲文祭之。明年麥大熟。流民各以遠近受糧而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人而爲兵者。又萬餘人。上聞之。遣使勞弼。卽拜禮部侍郎。弼曰。救災守臣職也。辭不受。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

卷四十一

五

中。大爲粥食之。饑民聚而爲疾疫。及相蹈死者。或待次數日不食。得粥皆僵仆。名爲救之。而實殺之。自弼立法。簡便周至。天下傳以爲法。至于今。不知所活幾千萬人矣。

救荒無奇策。爲賑貴早。爲法貴肅。爲制貴條次有序。惟文忠之法。出于一片至誠。能使人盡力。所以爲難。公自言勝二十四考中書。其所快于心者遠矣。

王旭

祥符初王旭知潁州因歲饑出庫錢貸民約蠶熟一千輪一繼其後李士衡行之陝西民以爲便今行于天下於歲首給之謂之買絹或曰預買始於旭也

和買病民新法之害卽貸錢償繅亦僅可荒歲偶以此爲救饑則可不然繅日積而錢日空後將何以應之

張忠定公

張忠定公詠知杭州時歲饑民冒禁販鹽捕獲

東津散荒

卷四十一

六

者數百餘人詠悉寬其罰官屬執言不可詠曰錢塘十萬家饑殍如此若鹽禁益嚴則聚而爲盜患益甚矣俟秋成敢爾當痛以法繩之境內卒以無擾

忠定凡事皆有勝算妙在寬嚴相濟先後得着

趙清獻

趙清獻公忬熙寧中以大資政知越州時兩浙旱蝗米價踴貴饑死者十五六諸州皆榜衢路

立賞禁人增米價捐獨榜路衢令有米者仁增價糴之於是諸州米商輻輳兩越米價更賤民無饑死者

以增爲減此平糴第一妙法

范文正公

范文正公仲淹知杭州二湖阻饑穀價方踊斗許百二十錢公增至百八十仍多出榜文具述杭饑及米價所增之數於是商賈聞之晨夕爭先惟恐後且虞後者繼來米既輻輳價亦隨減

東津散荒

卷四十一

七

凡一切發粟存餉之政爲術甚備吳俗素喜競渡好爲佛事仲淹乃縱民競渡與僚佐日出宴于湖上自春至夏居民空巷出遊又召諸佛寺主首諭之曰歲饑工價至賤可大興土木之役於是工作鼎興又新倉廩吏舍日役千夫監司劾奏杭州不恤荒政宴遊興造蕩耗民力仲淹乃條議所以如此皆欲發有餘之財以惠貧者使工技服力之人皆得仰食于公私不至轉徙填壑荒政之施莫此爲大是歲惟杭饑而不害

按救荒莫過於通糴。通糴莫先於聽價。此趙清獻知越州時所榜通衢。今有米者任其增價。按管子曰：「滕魯之粟釜百，則使吾國之粟釜千，滕魯之粟四流而歸我。」若下深谷，二公皆祖管子之意。○興工役以濟饑民，是亦救荒一策。近代何公喬新賑山西，僦饑人疏溝渠，出粟償直。張公敷華賑楚，因修學宮，以傭直資饑者，皆得古人之用心。

牧津 救荒

卷四十一

八

文潞公

文潞公彥博在成都，米價騰貴，因就諸城門相近寺院，凡十八處，平價糴賣，仍不限其數。張榜通衢，翌日米價遂減。前此多減升斗以糴，或抑市井價直，適足以增其氣焰，而終不能平其價。大抵臨事當須有術。

夫惟不與之爭，故能得其平。妙在不限其數，今之平糴，以升斗限民，適足爲市儈資。

馬忠肅

馬忠肅公亮知昇州，行次九江，屬歲旱民饑，乃邀湖湘漕米數千艘以賑之。因奏瀕江諸郡皆大歉，而吏不之救，願罷官權，令民轉粟以相賑。足朝廷從其言。

留漕以濟民，難乎爲上，轉粟以相賑，則上下俱利。

滕元發

滕元發知鄆州，歲方饑，乞淮南米二十萬石爲備。時淮南京東皆大饑，元發召城中富民與約。

牧津 救荒

卷四十一

九

曰：「流民且至，無以處之，則疫起，併及汝矣。」吾得城外廢營地，欲爲席屋以待之。民曰：「諾。」爲屋二千五百間，一夕而成。流民至，以次授地，并電器用皆具。以兵法部勒，少者炊，壯者樵，婦女汲老者休。民至如歸。上遣工部郎中王右按視廬舍道巷，引繩摹布，肅然如營。陳右大驚，圖上其事，有詔褒美，蓋活五萬人云。

滕達道之處流民，大類富鄭公，富散而不擾，滕聚而能整，皆可爲法。○如此異才，卽

經濟天下而有餘豈止爲救荒一事乎

程師孟

程師孟慶曆中知楚遂二州提點夔路刑獄屬歲大饑孟行部以常平糴賑民猶不足卽奏發倉以濟之吏勸須報孟曰本道至都五千里報至則民殍矣遂活饑民四十餘萬

備荒在豫救荒在速此不易之論

曾子固

曾子固鞏爲通判歲饑度常平倉不足仰以賑

牧津教荒

宋卷四十一

十

給而田居野處之人不能皆至城郭至者羣聚有疾病之虞前期諭屬縣召富人使自實粟數總得十五萬石視常平價稍增以予民民得從便受粟不出田里而食有餘粟價爲平又出錢粟五萬貸民爲種糧使隨歲賦入官農事賴不乏

使富民自康其粟而稍增值以予民紀勝

官給升斗之費

程珣

程珣知涇縣會久雨平原水出穀既不登晚種

不入民無卒歲具珣謂俟可耕而種時已過矣

乃募富民得豆數千石以貸民使布之水中水

未盡涸而甲已露矣是年遂不艱食

是亦救饑一策地利之活民甚博司土者

不可不推廣其意行之

范純仁

范純仁知襄城久不雨純仁度其將來必關食遂盡籍境內客舟召其主諭之曰民將無食爾

牧津教荒

宋卷四十一

十一

等商販惟以五穀貯于佛寺中候關食時吾爲汝主糴衆買從命運販不停至春首所蓄無慮十數萬諸縣饑獨境內之民不知也及歷官知慶州是時秦中大饑餓殍滿路官無穀以賑恤純仁欲發常平封樁粟麥濟之州郡皆欲俟奏請得旨而後散純仁曰人七日不食卽死何可符報諸公但勿預吾寧獨坐罪時一路存饑糴

牛殺盡五穀絕種官儲有限方懼無以繼會是秋蓬生蔽野而結實如粟可食所收狼戾民食

之餘純仁令官糴所收尚不貲又於鄉路市耕牛穀種計戶口分貸蕃漢人戶兼以人力墾耕布種甚廣遂大有年或言純仁康貸過多而無活人之實朝廷疑之遣使按治民間之爭先輸官比使至無負者

自來康濟定須先事爲謀若待溝中瘠而起之晚矣忠宣如此嘔心尚有言康貸過多而無活人之實者荒政之難調也古今一體可爲慨歎

牧津散荒

卷四十一

十一

蘇次參

蘇次參賑濟澧州患抄剽不公給印曆一本用紙半幅上書某家口數若干大人若干小兒若干合請米若干實貼各門首如有虛僞許人首告以備委官校點又惠請米冗併分幾人爲一隊逐隊用旗引卯時一刻引第一隊二刻引第二隊以至辰巳皆用前法自無冗雜老弱疾病婦女皆得均糴權安鄉縣值大澇令典押將縣圖逐鄉抹出全澇者用綠半澇者用青無水之

鄉用黃不以示人又令鄉司抹來參食方詩鄉耆逐鄉爲圖復以青綠黃色別其村分以圖參驗不檢澇而分數可知催科賑濟亦視此爲先後

此法今亦多用之但御衆能肅始法可井然若用圖抹色分別荒熟最便催徵不特散賑一節也

畢仲游

耀州大旱畢仲游以郡縣賑濟多後時力愈勞

牧津散荒

卷四十一

十三

而民不救先民之未饑多揭榜示曰郡縣賑濟且平糴若干石實大張其數勸諭以無出境民皆惓然安堵已而果漸艱食乃出粟以賑且平糴以給之鄰境流散殆盡而耀之當徙就食者乃十七萬九千口顧所發粟不及萬石以民粟繼之家給人足無一人逃者

是乃仁術也然先時更爲勝着

蘇軾

蘇軾知杭州歲遇大旱饑疫並作軾請于朝免

本路上供米三分之一，故米不翔貴，復賜僧度牒三百，易米以救饑者。明年春，卽減價糶常平米，民遂免大旱之苦。又作饘粥藥劑，遣吏挾醫分坊治病，活者甚衆。軾曰：「杭水陸之會，因疫病死，比他處常少，乃哀羨糶得二千，復發私橐得黃金五十兩，以作病坊，稍畜錢糧以待之，至於今不廢。是秋復大雨，大湖泛溢害稼，軾度來歲必饑，復請於朝，乞免上供米半，又多乞度牒以糶常平米，并義倉所有，皆以備來歲出糶。朝廷

救津

卷四十一

古

多從之，由是吳越之民復免流散。

長民者，惟在先事料理，此着必不可失。長公以備荒爲救荒，所以民之受惠尤溥。

張密

張密知益州，會歲旱，乃導江水爲堰，以溉民田。又自出公租，減價以賑民。初，民饑多殺耕牛食之，犯者皆配關中。密奏民殺牛以活將死之命，與盜殺者異，若不禁之，又將廢糶事。今歲小稔，請一切放還，復其業，從之。

救荒立法，一意恤民，私宰之禁，安得不弛。

辛棄疾

辛棄疾帥湖南，屬江右大饑，棄疾賑濟榜文，止用八字，揭之通衢，曰：「開糶者配，劫禾者斬。次今盡出公家，銀錢器召官吏儒生商賈市民，舉有幹實者，量借錢物，逮其責領運糶，不取子錢。期終月至城下發糶，於是連牆而至，其血自減。民賴以濟，時信守謝源明乞米，裒助幕屬不從。棄疾曰：「均爲赤子，皆王民也，卽以米舟十之三。」

救津

卷四十一

圭

予信

此真拯濟手，大較歲凶之際，小民謀生無所不至，惟前予以必生之路，始可後惕以必死之條，惠溥而亂自戢，黃震之知撫州，救饑之約，惟大書開糶者籍，強糶者斬，揭於市，不抑米價，價爲日損，此古人之成效。司牧者所當究心。

司馬旦

司馬旦知祁縣，天大旱，人乏食，羣盜剽奪，富家

巨室至以兵自備。且召富者開以福。福於是爭出粟。減直以糴。不失其贏。饑者獲濟。盜患亦弭。

勸富民出粟。當官者多以此取怨。然保全富民者自遠。

吳遵路

吳遵路知通州時。天下蝗旱。遵路乘民未饑。募富者得錢幾萬貫。分遣衙校航海糴米於蘇秀。使物價不增。又使民採薪芻。官爲收買。以其直糴官米。至冬大雪。卽以元價易薪芻於民。官不

牧津

救荒

卷四十一

七

傷財。民亦蒙利。又建茆屋百間。以處流移。出俸錢置蓆鹽蔬。日與飯食。有疾者給藥以治之。其願歸者。具舟續食還之。本土是歲諸郡率多轉死。惟通民安堵。不知其爲凶歲也。明年范文正公按撫淮湖。上路治狀。頒下諸郡。

先事而憂。故災而不害。勝睂睫之救遠矣。

○無一念不是眞實心。無一着不是眞經濟。

陳亮佐

陳亮佐知壽州。歲大饑。自出米爲糜。以食饑者。吏民皆爭出米。活數萬人。亮佐曰。吾豈以是爲私惠耶。蓋以令率人不若身先。而使其從之樂也。

導民之術。無喻身先。

蘇耆

蘇耆充陝西轉運使。景祐中。洛陽大旱。穀貴。百姓餓殍。京東轉運使無以爲賑。洛陽留守移書求耆粟二十萬斛。遂移文陝西。如數與之。仍奏

牧津

救荒

卷四十一

七

於朝。同職謂耆曰。陝西沿邊之地。屯軍甚衆。粟若有餘。止可移之以實邊郡。奈何移之別路。耆曰。天災流行。春秋有卹鄰之義。生民皆繫於君。無內外之別。奈何知其垂亡。而不以奇贏賑恤耶。苟有輸運者。當自謀。必不以此相累。朝廷甚嘉之。

有分地。無分民。當事自應切一體之念。

范諷通判淄州。是歲春大旱。六月始雨。民乏食。

調行縣至鄒平發官庫貸民縣令爭之諷曰令無與也卽貸以萬斛比秋民皆先期而輸

雖是師古人之意而行之難在郡佐而能獨行其意

洪皓

洪皓爲秀州錄事秋大水田不沒者十一流冗塞路倉庫空虛無賑救策皓白郡守以荒政自任悉籍境內粟留一年食發其餘糶於城之西隅不能自食者官爲主之立屋於西南兩廢寺

牧津散荒

卷四十一

六

十人一室男女異處防其滑僞溷黑子識其手東五之南三之負囊樵汲有職民羸不可杖有侵牟鬪鬻者亂其手文逐之借用所掌發運名錢物錢且盡會潮江綱常平米斛四萬過城下皓遣吏鎖津樞諭守使截留守噤不肯曰此御筆所起也罪死不赦皓曰民仰哺當至麥熟令臘猶未盡中道而止則如勿救寧以一身易十萬人命乞留之廉訪使者王孝調至郡曰平江哀號訴饑者旁午此獨無何也守具以對延至

兩寺視驗孝謂曰吾嘗行邊軍法不過是也這制吾脫之所活九萬五千餘人

洪之救土著與滕元發之救流民均一作用而妙在整肅王孝謂所謂行邊軍法亦不過是此意得之若截留一事寧以一身易千萬人命實心爲國爲民者自不難此

王隨

王隨知江寧歲大饑轉運使移府發常平倉米計口日給一升隨曰民所以饑者由兼井閉糶

牧津散荒

卷四十一

九

以邀高價乃出官粟平其價民賴以濟

計日給米之法最爲救荒敵政

王怡孫

趙令良隆興中帥紹興流民聚城郭待賑死者不可勝計通判王怡孫建策云今盡常平義倉之米賑之至來年麥熟止恐無以爲繼况旬給斗升之米官不勝其勞民不勝其病莫若計其地里遠近口數多寡人給兩月之糧令歸治本業不猶愈于城郭待升斗之給因饑而死乎趙

行其言。委官抄割給糧以遺之。不旬日間。城中無一死人。全活甚衆。

此卽曾南豐之遺意。升斗豈能久活。給糧歸業。旨哉別駕之策。

鄭剛中

鄭剛中爲溫州通判。歲大饑。流民甚衆。乃出俸勸糴。守曰。恐實惠不及饑者。荅曰。已有措置。乃以萬錢。每錢押一字。夜出坊巷口。遇饑者。給一錢。戒曰。勿拭去押字。翌日憑錢給米。饑者無遺。

牧津 救荒

卷四十一

主

自守以下莫不稱賞。

剛中之意固善。倘饑者不及夜遇投錢。將不沾一粒矣。更須酌之。

袁燮

袁燮爲江陰尉。浙西大饑。常平使者羅點屬任賑恤。燮命每保畫一圖。田疇山水道路悉載之。以居民分布其間。凡名數治業悉書之。合保爲都合。都合爲鄉。合鄉爲縣。征發追胥。披圖可立決。此以爲荒政首。

如此方是置田境於睂睫之間。精神自然貫注。合保爲都合。爲鄉。合鄉爲縣。此法卽豐歲無不當行。

黃裳

黃裳知政和縣。適歲荒。勸富民發私粟以借饑民。官置簿書。條其人名。以印鈐之。授諸富民。約至秋成。令石米以二斗息并歸之。且禁粟無得出境。獲全者衆。

牧津 救荒

卷四十一

主

撫饑民。斷不可開槍奪之端。官置簿書而約之以息。固可安富民之心。然欲使在下者樂從而在上者不強。此處更自難調。

孫覺

孫覺調合肥主簿。歲旱。州課民捕蝗。輸之官。覺言。民方艱食。難督以威。若以米易之。必盡力。是爲除害而享利也。守悅。推其說。下之他縣。

恐米不勝易。然捕蝗亦自無法。

李紳

李紳權知貝州。會歲旱。百姓失業。紳大市酒務。

所用薪草貧者得以樵採自給而官有餘積治平間河北凶荒繼以地震民無粒食往往賤賣耕牛以苟歲月是時劉漢知澶州盡發公帑之錢以買牛明年震搖息屯民歸無牛可以耕鑿而其價騰踊十倍漢以所買牛依元直賣與是故河北一路唯澶州民不失所由漢權宜之術也

事雖小而上下實爲兩便

葉夢得

牧津散荒

卷四十一

主

葉夢得在許昌歲值大水災傷京西尤甚浮殍自鄧唐人許昌境不可勝計令盡發常平所儲麥乞越常格賑之幾千餘人稍能全活惟遺小兒無由得之夢得一日詢左右曰人之無子者何不收以自畜乎曰人固願得患既長或來識認爾夢得爲立法凡傷災棄遺小兒父母不得復取遂作空券數千具載本法即給內外廂界保伍凡得兒者皆使自明所從來書於券付之畧爲籍記使以時上其數給多者賞且分常平

餘粟貧者量授以爲資事定按籍給券凡三千八百人皆奪之溝壑而置之襁褍恤災而能及乳哺者術無過此

子產古之遺愛也左丞近之矣往余守宿時亟欲設一慈幼局不論凶荒常以牧養各省流民乳哺之遺意正類此

劉彝

劉彝所至多善政其知處州也會江西饑歉民多棄子于道上彝揭榜通衢召人牧養日給廣

牧津散荒

卷四十一

主

惠倉米二升每日一次抱至官看視又推行之縣鎮細民利二升之給皆爲宇養故一境間子無天開者

此之謂民之父母○能補造化所不及位天地而育萬物只此一念

馬光祖

馬光祖知臨安歲饑榮王府積粟不發光祖再謁王王辭明日又往臥客次王不得已見之光祖厲聲曰天下孰不知大王子爲儲君大王不

於此時收人心乎王以無果辭光祖採懷中文書曰某莊某倉若干王語塞得粟活民甚多

借盈補虛一時之術當爾時王亦不得不勉從

王致遠

王致遠以父任歷知慈谿縣嘉熙庚子浙東大饑死殍成丘致遠請邑賢士大夫分僧寺置局爲粥以食餓者始日食千人既而鄰民全至日至八千人已俸不足復請臺借助勸巨室出米

收津散荒

卷四十一

五

以續之迨麥熟始罷尋置居養院給薪米以處老弱之無歸者置慈幼院厚乳哺以活嬰孩之委棄者病與醫藥死爲斂埋山谷窮民感恩流涕稱爲王佛

皆校荒實事一一可行

黃震

撫州大饑黃震以通判紹興起知州事單車疾馳中道約富人耆老集城中毋過某日至則大書閉糶者籍強糶者斬揭于市坐驛舍署文書

不入州治不抑米價價日損親煮粥食饑者請于朝給爵賞旌勞者而後入視州事轉運司下州糶米七萬石震曰民生厥矣豈宜重困之以沒官田三莊所入應之升提舉常平倉司舊有結關拒逮捕事繫郡獄二十有八年存者十無三四以事關尚書省無敢決其獄者以結關爲作亂也震謂結關猶他郡之結甲也非作亂比况已經數赦於是皆釋之新城與光澤地犬牙相入民夾溪而處歲常忿鬪爭漚會知縣事案雄爲政擾民因相結拒起焚掠震乃劾罷雄諭其民散去初常平有慈幼局爲貧而棄子者設自久名存實亡震謂收哺於既棄之後不若先其未棄保全之乃損益舊法凡當免而貧者許里胥請于官贍之棄者許人收養官出粟給所收家成活者衆

收津散荒

卷四十一

五

未下車而中道約耆老已入境而驛舍署文書真是極渴起焚寒家濡足之意若其大書閉糶者籍強糶者斬只此八字已盡

救荒之要。

諸都刺

諸都刺至順開遷襄陽路達魯花赤山西大饑河南行省恐流民入境爲變檄守武關諸都刺驗其良民輒聽其度關吏曰得無違上命乎諸都刺曰吾防姦耳非仇良民也可不開其生路乎既又糴以食之所活數萬人又城臨漢水歲有水患爲築堤城外遂以無虞

流民不開其生路地方立受其害。

黃簡肅公

卷四十一

主

黃簡肅公初爲湖廣龍陽令龍陽民皆竄亡厚積公閱閱於懷凡賦役有闕利病者皆以漸罷行之會歲大侵民益困公請于當道獨常賦三之二復請發公帑分糴米粟以賑之嚴立程式以里之遠近爲限人各粟一斛米半之至卽給與無時刻稽留如是者三月其澤藪所有魚蝦麥蕨之屬聽民自取公私無所禁民是以免死從之惠珂雅意學校廟宇堂齋恒爲繕葺躬

課諸生授以作文矩矱力學而有貧者量給薪水紙筆之費以督其成時或循行田野察民動靜有劬於耕織者加賞勞閒夜出坊市酌酒作惡者察識其人晨則繫之實于法人皆畏而愛之。

救荒妙在嚴立程限又妙在至卽給與無時刻稽留然只此二事便已不易

周濟

周濟救荒

卷四十一

主

周濟守安慶時郡中三歲不登以子女易食者滿載而南無虛日濟至卽命止其舟借漕運糧以濟之子女得存者不下萬餘聞中寇起天下騷動安慶貧民亦欲乘勢爲亂乃聚衆強取富民以盜訟于官濟曰此非盜也乃貧耳卽碎其狀曉於貧民曰得其穀者報以數吾代償之貧民聞之咸愧遂解散周文襄公巡撫諸郡獨慮安慶歲必數至爲綜理自濟下車之後曰我無安慶之憂矣。

碎狀非治荒之法卽代償之語亦黃簡之

止兒啼斷不可以爲實語卽以爲實饑民愈無法矣

李昂

李昂知青州值歲大饑昂捐帑分糴復慨然曰民已枵腹行將填溝壑其何及耶遂不俟請開廩以賑不足復移歲輪助之繼勸富民粟爲粥以飼餓者全活甚衆既而法吏以不請論昂歎曰民既生全罪復何憾自効乞罷上下部議詔所移粟與輸官同特加獎慰昂尤慮饑饉後民

饑津救荒

卷四十一

五

見富公

此公救荒無大作用然亦有實濟至荒政後循行阡陌一着更好

樂讓

樂讓授宣城知縣初至值歲歉道殣相望饑民

落中曲加撫諭賊衆喜曰父母矣何以生我相與感泣而散遂遍歷各村咨訪疾苦計口類綱歸卽發廩賑濟置大牌數十面上書鄉貫序列十餘里民以次由南門入既給粟從北門出絕無停留侵冒之苦甚得賑濟良法善聽訟傍郡縣疑獄監司多以委讓太平鄉民有甲乙素善戲相搏擊乙誤中甲甲歸語其故而妻與所私者夜遂殺甲誣乙抵死臺檄護覆視之細閱衆牘見甲兩耳後重傷悟曰豈有重傷若此不

牧津救荒

卷四十一

五

卽死而能歸家至夜始絕耶此必同謀故殺誣人以便已私者也召甲妻詰之具得其狀伏辜乙得免死其他平反多類是

散賑之次第有法

邢宥

邢宥復起爲蘇州府蘇田賦甲天下攬納者滋爲弊賦因以虧宥痛繩以法責之償且得餘錢數千緡因以闢永豐倉築沙湖長堤甃運道橋梁爲永久利民俗喜奮宥率以儉約諸遊宴亭

館老佛殿開一莫之顧成化丙戌大水民饑宿開倉廩且勸得米八十餘萬斛賑之民猶不給相聚持券入富家強取宿即日榜諭許民持券券赴府府召鄉老引領往貸其不發與強取者俱抵罪同官以專擅爲慮宿曰民命在須臾待報何及吾當任其咎民賴全活殆四十餘萬

與其使小民強借不若以官幣往貸然亦非救荒良法特一念懇惻之念可無忝司

耳

卷四十一

手

牧津卷之四十一 終

牧津卷之四十二目

詰盜

張敞

二見

尹賞

王敬則

韓褒

司馬悅

彭城王高澄

符融

蘇無名

刁雙

楊津

張鷟

張壽

柳慶

王瓌

韓琦

六見

昆補之

曾鞏

三見

范純粹

高防

滿宗孟

尹伊

李常

許宗裔

劉皓

陳襄

胡長儒

歐陽炳

任伯雨

孫德潤

楊告

張綸

金武都

牧津

卷四十二

一

陳文偉

錢藻

黃瑛

王恕

萬觀

戴金

王愷

李渭

牧津

卷四十二

二

牧津卷之四十二 詰盜

明山陰祁承燦輯

張敞

張敞爲膠東相。自謂治劇郡。非賞罰。無以勸善。懲惡。吏遺捕有功。敞者。顧得一切。比三輔尤異。天子許之。敞到膠東。明設購賞。開羣盜。令相捕。新除罪。吏追捕有功。上名尚書。調補縣令者數十人。由是盜賊解散。傳相捕斬。吏民欽然。國中遂平。遷守京兆尹。京兆自廣漢誅後。比更守尹。如霸等數人。皆不稱職。京師寢廢。長安偷盜尤多。百賈苦之。上以問敞。敞以爲可禁。敞既視事。求問長安父老。偷盜囚長數人。居皆溫厚。出從童騎。問里以爲長者。敞皆召見。責問。因賞其果。把其宿負。令致諸偷。以自贖。偷長曰。今一旦召詣府。恐諸偷驚駭。願一切受署。敞皆以爲吏。遣歸休。置酒。小偷悉來賀。且飲醉。偷長以赭汗其衣。褚吏坐閭里。閱出者。汗赭輒收縛之。一日捕得數百人。窮治所犯。或一人百餘發。盡行法罰。

錄是抱鼓稀鳴市無偷盜天子嘉之敵爲人敏
疾賞罰分明見惡輒取時時越法縱舍有足大
者其治京兆略循趙廣漢之跡方略耳目發伏
禁姦不如廣漢然故本治春秋以經術自負其
政頗難儒雅往往表賢顯善不辭用誅罰以此
能自全竟免於刑戮京兆典京師長安中治穢
於三輔尤爲劇郡國二千石以高第人守及爲
典久者不過三二年近者數月一歲輒毀傷失
名以罪過罷惟廣漢及敵爲久任職敵爲京兆
教津論大卷十一

數從之
朝廷每有大議引古今處便宜公卿皆服天子
以盜治盜此古今第一法○政惟頗難儒
雅便能動引古今以定大議治理故嘗以
經術勝

尹賞

尹賞以御史察廉爲樓煩長舉茂材果邑令左
馮翊薛宣奏賞能治劇徒爲頻陽令殘賊免後
以御史舉爲鄠令時北地大豪滑闕等報怨殺

義渠長妻子六人往來長安中丞相御史遺掾
求還黨與詔書召捕久之通得長安中姦猾浸
多闕里少年群輩殺吏受賕報仇相與探丸爲
彈得赤丸者所武吏得黑丸者斫文吏白者主
治喪城中薄暮塵起剽掠行者死傷橫道抱鼓
不絕賞以三輔高第選守長安令得壹切便宜
從事賞至修治長安獄穿地方深各數丈致令
辟爲郭以大石覆其口名爲虎穴乃召部曹掾
史鄭吏亭長里正父老五人雜舉長安中輕薄
少年惡子無市籍商販作務而鮮衣內服被鎧
行持刀兵者悉記籍之得數百人賞一朝會長
安吏車數百兩分行收捕皆効以爲通行飲食
群盜賞親閱見十置二其餘盡以次內虎穴中
賞所置皆其魁宿或故吏善家子失計隨輕黠
願自改者財數十百人皆賞其罪誡令立功以
自贖盡力有效者因親用之爲爪牙追捕甚精
甘者姦惡甚於凡吏賞視事數月盜賊止郡國
亡命散走各各歸其處不敢聞長安江湖中多

盜賊以賞爲江夏太守捕格江賊及所誅吏民甚多坐殘賊免南山群盜起以賞爲右輔都尉遷執金吾督大姦猾三輔吏民甚畏之數年卒官疾病且戒其諸子曰丈夫爲吏正坐殘賊免追思其功効則復進用矣一坐軟弱不勝任免終身廢棄無有赦時其羞辱甚於貪汙坐臧慎母然賞四子皆至郡守長子立爲京兆尹皆尚威嚴有治辦名

尹賞所爲雖曰殘刻然除暴絕奸明目張

後漢書

卷四十一

四

贍直截易曉與他酷吏鍛鍊周內者不同
○自今而守兩以殘賊免而賞之沾沾自喜者在此朝廷榮辱進退之權果不能奪人之性生

王敬則

王敬則爲暨陽時有一部劫進入山爲人患敬則遣人致意劫帥使出首當相申論郭下廟神甚酷烈敬則乃引神爲誓必不相負劫帥既出敬則於廟設酒會坐收縛曰吾啓神若負誓還

神十牛今不可違誓即殺十牛解神并斬諸姦後遷吳興太守郡舊多剽掠敬則錄得一偷召其親屬於前鞭令偷身長掃街路久之乃令舉舊偷自代諸偷恐爲所識皆逃走境內以清殺降近虐而除盜有不嫌於過嚴至令舉舊偷以自代此緝盜第一法

韓褒

韓褒爲北雍州刺史州多盜賊褒密訪之並豪右所爲而陽不知之厚加禮遇謂曰刺史起自

後漢書

卷四十一

五

書生安知督盜所賴卿等共分其憂耳乃悉召僚屬少年素爲鄉里患者置爲主帥分其地界有盜發而不獲者以故縱論被署者莫不惶懼首伏曰前盜發者並某等爲之所有徒侶皆列其姓名或亡命隱匿者亦悉言其所在褒乃取盜名簿藏之因大牘州門曰行盜者可急來首即除其罪盡今日不首者顯戮其身籍沒妻子以賞前首者旬日之間諸盜咸悉首盡褒並原其罪許以自新繇是群盜屏息

此亦以盜詰盜。然而教化行於其間矣。

司馬悅

司馬悅爲豫州刺史。上蔡董毛奴齎錢五千。宛於道路。或疑張堤爲劫。又於堤家得錢五千。堤懼掠自誣。悅疑其不實。引毛奴兄靈之謂曰。當時狼狽。應有所遺。得何物。答曰。得一刀鞘。悅取視之。曰。此非里巷所爲也。乃召州內刀匠視之。有郭門者曰。此門所作。賣與隣人董及祖。悅收及祖詰之。歛服。靈之又於及祖身上認得毛奴。所求皂襦遂釋堤。

既能得盜。亦已平寃。

彭城王高淑

高淑爲滄洲刺史。有一人從幽州來。驢馱鹿脯。至滄州界。脚痛行遲。會一人爲伴。遂盜。及脯去。明旦告州。淑乃令左右及府僚吏分市鹿脯。不限其價。其主見脯。識之。推獲盜者。轉定州刺史。有人被盜黑牛。背上有毛。淑乃詐爲上符。市皮倍酬價。值使牛主認之。因獲其盜。定州有

老母姓王。孤獨種菜三畝。數被偷。淑乃令人客往書某葉爲字。明日市中看某有字。獲賊。爾後境內無盜。

符融

此公詰盜。多用小術。然終不失爲能吏。符融爲冀州牧。有老姥於路遭劫。喊賊。路人爲逐。擒之。賊反誣路人。時已昏黑。莫知其孰是。乃俱送之。融見而笑曰。此易知耳。呵二人並走。先出鳳陽門者非賊。既而還入。融正色謂後出者曰。汝真賊也。何誣人乎。賊遂服罪。蓋以賊若善走。必不被擒。故知不善走者賊也。

偶爾微盜。則然。然善走而被擒者。何可以

一律論

蘇無名

天后時。嘗賜太平公主細器寶物兩食盒。所值黃金百鎰。公主納之。藏中歲餘。盡爲盜所得。公主言之。天后大怒。召洛州長史謂曰。三日不得盜罪死。長史懼。謂兩縣主盜官曰。兩日不得賊

死尉謂吏卒曰：吏卒游徼一日必擒之，擒不得先死。吏卒游徼懼，計無所出。衛中遇湖州別駕蘇無名，相與請之。至縣，游徼白尉曰：「得盜物者來矣。」尉怒曰：「何証？」辱別駕，無名笑曰：「吾歷官所，在擒姦擒伏有名，盜至前無得脫者，此輩應先聞之。」故請爲解阮耳。尉白長史，長史大悅，降階執其手曰：「今日遇公，却賜吾命。」無名曰：「請與君求見對玉階。」乃言之。於是天后召謂曰：「卿得賊乎？」無名曰：「若委臣取賊，無拘日月，且寬府縣令不追求，仍以兩縣擒盜吏卒盡以付臣，爲陛下取之，亦不出數日耳。」天后許之。無名戒吏卒，緩至月餘，值寒食，無名盡召吏卒，約曰：「十人五人爲侶，於東門北門伺之，見有胡人與黨十餘，皆衣綾絰，相隨出赴北邙者，可踵之而報。」吏卒伺之，果得。馳白無名，往視之。問伺者：「諸胡何若？」伺者曰：「胡至一新塚，設奠而哭，不哀。旣徹奠，卽巡行塚旁，相視而笑，無名喜曰：「得之矣。」因使吏卒盡執諸胡，而發其塚，剖棺視之，棺中盡寶物也。」

秦之天后問無名：「卿何才智過人而得此盜？」曰：「臣非有他計，但識盜耳。」當臣到都之日，卽此胡出葬之時，臣見卽知是偷，但不知其葬物處。今寒食節拜掃，計必出城，尋其所之，足知其墓。賊卽設奠而哭，不哀，明所葬非也。奠而哭畢，巡塚相視而笑，喜墓無損傷也。向若陛下迫促府意，緩故未將出，天后悅，賜金帛，加秩二等。大抵擒盜緩急異用，此故以緩得之。無名實能辨盜於蚤，卽其請對數言，胷中已自了了，此君才智直是過人。」

刁雙

刁雙除西兗州刺史時，盜賊蜂起。州人張桃弓等招聚亡命，公行劫掠。雙至境，先遣使諭桃弓，陳示禍福。桃弓卽隨便歸罪，雙舍而不問。後有盜發之處，令桃弓追捕，咸悉擒獲。於是州境清肅。

服盜之心得盜之用

楊津

楊津爲岐州刺史有武功人齋三匹去城十里爲賊所劫時有使者馳驛而至被劫人因以告之使者到州以狀白津津乃下教云有人着某色衣乘某色馬在城東十里被殺不知姓名若有家人可速收視有一老母行哭而出云是已子於是遣騎追收並緝俱獲自是合境畏服至於守令僚佐有濁貨者未嘗公言其罪常以私書切責之官屬感厲莫有犯法者

徵津

卷甲十二

十

只是應用得捷○如此明察人而御屬吏乃不以刻而以厚

張鷟

張鷟在河陽有客失驢因捕急盜乃夜放驢而藏其鞍鷟令客勿秣驢夜縱之驢尋向所假處遂捕其家得鞍人服其智

爲術巧而爲法便

張壽

張壽爲長安令時昆明池側有劫殺奉勅十日

內須獲賊壽至行劫處尋蹤緒見一老婆於樹下賣食以從騎駛來入縣供以酒食經三日還送舊坐處令一腹心人看有人共婆語即捉來須臾一人來問明府若推逐即被布衫籠頭送縣一問具承并贖並獲

此法亦無甚奇但賊智不出其所料耳

柳慶

柳慶領雍州別駕有賈人持金二十斤寄居京師年出常自執鎗無何緘閉不異而並失之郡

徵津

卷甲十二

十

縣謂主人所竊自誣服慶疑之乃召問賈人曰卿鎗恒置何處對曰自帶慶曰頗與人同宿乎曰無與同飲乎曰日者曾與一沙門再度酣宴醉而盡寢慶曰沙門乃真盜耳即遣捕沙門乃懷金逃匿後捕得盡獲所失金又有胡家被劫郡縣按察莫知賊所隣近被囚者甚多慶乃作匿名書多榜官門曰我等共劫胡家徒侶混雜終恐泄露今欲首伏懼不覓罪便欲來告慶乃復施免罪之牒居一日廣陵王欣家奴面縛自

告牒下因此盡獲餘黨

察鑊金之沙門易作匿名書鉤奴自告難

於此乃見巧心

王璩

王璩爲襄州中廬令有賊久訊不得情偶於賊囊中得故紙揭示之乃房陵商人道引爲賊所掠者賊卽引伏

有據卽不能自隱

韓琦

牧津

卷中十二

士

韓魏公琦知鄆州京東素多盜捕盜之法以百日爲三限限滿不獲者抵罪盜未必得而被刑者衆琦請獲他盜者聽比折除過捕者有免之路故盜多獲朝廷著以爲法

通此一路亦可鼓舞人○此法今亦可通行

晁補之

晁補之知齊州方於爲政有羣盜晝掠塗巷補之默得其名一日宴客召賊曹授以方略酒行

未竟悉擒以來一府爲撤警

妙在聲色不動

曾鞏

曾鞏知齊州其治以疾姦急盜爲本屬民爲保伍使議察其出入有盜則鳴鼓相援每發輒得盜有葛友者名在捕中一日自首鞏飲食冠裳之假以騎從鞏所購金帛隨之夸徇四境盜聞多出自首鞏外示章顯實欲携貳其徒使之不能復合自是外戶不開

牧津

卷中十二

士

若盜賊者人人飲食冠裳之日亦不給惟偶得渠魁以鼓弄群偷乃爲得之

范純粹

范純粹尹洛賈者有金數十兩爲同行所盜訟至官事迹甚明而盜者抵諱莫伏粹令吏搜檢盜者身無所獲得一鎖匙而已卽時押下吏莫能曉粹潛令人往盜者家詐以其意齎匙開篋取銀盜家誠其事付納粹引二賈至問訟者曰爾銀若干包以何物有別記驗否賈歷言無不

中者卽面付銀還盜者抵罪衆始服其神

亦幸得此一匙耳不然賈物何從得出

高防

左丞高防守蔡州日部民王又爲賊所劫捕得其黨伍人繫獄窮理雖仗以具錄事參軍司徒達判官盧絃據案請加極刑防疑其不實取賊閱之因召王又問曰爾家所失衫袴是一端布耶又曰然防令校其幅尺皆廣狹不同又疎密差異賊乃稱冤防曰何故伏罪賊曰不任極楚

教津 語陰

本卷中上

十四

蓋自誣以求速死耳居數日獲其本賊絃達叩頭請罪防皆不奏得活者欲詰闕訟防之功絃達之罪防遽令止絕爲製衫帽具酒食諭而遣之

辨盜證贓自應兩兩其不可及處在不以

已之得情形人之失

蒲宗孟

蒲宗孟知鄆州日有盜黃麻胡者劫良民使自掘地倒埋之觀其足動以爲戲樂恭敏獲其黨

先剔去足筋然後置於法先是寇依梁山漢縣

官有用長絛窺蒲葦間者宗孟下令禁毋得乘

小舟出入澤中賊既絕食遂散去凡獲盜卽日

釐金至中行賞以故人人用力斬捕略盡

信賞必罰爲政之經於捐軀追捕之事尤

在激勵

尹伊

尹伊爲司法參軍時金城坊人家有故所劫者久捕賊不獲時楊纂爲雍州長史判勘京城坊

教津 語陰

本卷中上

十五

市諸胡盡禁推問伊判之曰賊出萬端詐僞非一亦有胡着漢帽漢着胡帽亦須漢裏兼求不得胡中直覓請追禁西市胡餘請不問纂初不同其判遂命沉吟少選乃判曰纂輸一籌餘依判太宗聞之笑曰朕用尹伊楊纂聞義伏苦輸一籌朕復得幾籌耶俄果獲賊

非伊之能察盜亦以纂不解事自合聽人

擒斬

李常

李常知齊州素多盜常痛治之殊不止他日得
縣盜察其可用刺爲兵使直事鈴下閭閻以盜
發輒得而不衰止之故曰此縣富家爲之彙使
盜自相推爲甲乙官吏巡捕及門搶一人以首
則免矣常曰吾得之矣乃令凡得藏盜之家皆
發屋破柱拔其根株盜賊遂清

真是窮盜之源

許宗裔

許宗裔與劍州有於燈下議認却賊曉告吏捕
衆津 卷四十一

卷四十一

十一

之所收贓惟絲絲綉卷不禁拷掠遂誣服送州
囚言其物是家有與失主互爭卽命取兩家絲
絲車又問綉卷各用何物爲胎心一云杏核一
云九子卽開示之見杏核仍以絲繩安於車輪
量其大小亦是口家物被劫者受妄認之過巡
捕吏伏拷決之辜其枉獲雪

辨盜惟在辨贓

劉皓

劉皓初爲趙州林城令決事嚴明會鞠却盜獄

吏令盜僞通買物者十餘人以狀稟乞追譴意
欲乘時規利皓伴爲無能者判曰並要正身違
限重斷及期如數勾至皆衣服鮮潔豪子也皓
命屏鞠獄吏別以他吏引賊至庭下認之皆無
識者皓曰爾能通姓名而有不識者乎賊愕然
實告命盡釋之當行吏置重法一境欽畏不敢
數皓謂諸吏曰我河北村秀才深知民間利病
爾乃敢爾宜屏縮以候來者

凡訊盜須卽在擒獲時審定略轉聆則誣
衆津 卷四十一

卷四十一

十一

攀四出若供吐同盜而面目不認者又其
常也

陳襄

陳襄調蒲城主簿據令事縣多世族以請託脅
持爲常襄每聽訟必使數吏環立於前私謁者
不得發民有失物者賊曹捕偷兒至數輩相撐
柱襄語之曰某廟鐘能辨盜犯者捫之輒有聲
餘則否乃遣吏先引以行自率同列詣鐘所祭
禱陰塗以墨而以帷蔽之命羣盜往捫少焉呼

出獨一人手無所汗扣之乃爲盜者蓋畏鎖有聲故不敢觸遂服罪

存小術以辨盜可一不可再

胡長儒

胡長儒爲寧海主簿縣有銅巖惡少年狙伺其間恒出鈔道爲過客患長儒僞衣商人服令著頭負貨以從陰戒騎卒十人躡其後巖中人突出邀之長儒方遜辭以謝騎卒俄集皆成擒窮其黨置於法

衆律

卷一百一十一

七

以身詰盜更是捷法

歐陽穎

歐陽穎知歙州富家有盜啓其藏捕久不獲穎曰勿捕獨召富家二子械付獄勸之即伏吏民初疑不勝楚掠而自誣及取出所盜物乃信

賊或在內原非怪事然穎能察此必悉知

一家之情境乃得

任伯雨

任伯雨知開封府雍丘縣縣枕汴流漕運上下

盜竊擾人無虛久未有獲者伯雨知其故通下令緝運不得宿境內不從者斷其糧趣京師者督護以出境自是外戶不閉

運卒爲惡今昔皆然但不得宿境內則勢

必今晝夜不停而後可若止今之出境則

隣邑亦受其害故必須有一處法乃佳

孫德潤

孫德潤以進士調涿水丞察康遜沙河今有盜秋桑者主逐捕之盜以又自刺其足面曰秋桑

衆律

卷一百一十二

七

嗣不禁孫汝何得刺我主懼縣而求免盜不從訴之縣德潤曰若逐捕而傷者必在後今在前自刺也盜遂引服

刺盜而盜反訴生安有此法

楊告

楊告爲豐城主簿邑有賊人殺尸於江人畏不敢言告親往擒之有言賊黨欲報怨者告不爲動既而果乘夜欲刺告告又捕得之境內肅然

除暴須有此定力

楊繪

楊繪知興元府吏請攝穿箭盜庫緜者繪就視之踪跡不類人所出入乃呼戲沐猴者詰於庭一證具服人服其明在郡獄無繫囚

妙在踪跡出入

金武都

金武都遷商水令縣素多盜廉得姓名榜通衢約毋再犯悉奔他境

難在廉得姓名此法今亦可用

陳文偉

卷四十一

主

陳文偉爲山東安丘令流賊百餘人掠庫偉勅羣吏第謹簿書諸寶藏吾無慮也羣賊大掠庫金去良久問左右曰賊去幾何曰三十里矣勅左右以一騎一彈來馳赴之間諸賊孰爲首者彈發左目中之又再彈右目中之賊大駭伏地請死偉曰好爲吾送庫金還羣賊唯命偉以一騎尾其後抵縣羣賊請死偉曰吾何有衆賊奴各杖三十遣之偉自負拓弛意不以見功御史

竟以縱寇論劾免官罷歸

其人亦慷慨可喜然劫盜罪自應夾杖而遣之無此紀法御史之劾爲是

錢藻

錢藻知廣信有商人被殺浮於河其子求屍得之疑溯河人殺之也訟於鉛山縣逮係數十人備極拷掠卒無狀縣以白府錢心知其冤乃爲盡釋一行人商子泣曰賊可縱耶錢曰此輩非賊也方爲汝捕真賊耳密問汝父何商曰布何地曰某地錢密逮其地布行諸牙僧及諸任僦舟者詢其詳商以某日買布若干僦某甲舟某日發矣錢知賊繇舟人逮之榜訊數百不肯承錢密遣官往搜其家亦無得詢諸比隣鄰人云前某夜多吠屢往來剽掠但不知其故耳卽有布當不以人家乃遍搜之山谷林野間時方刈獲野多聚稗獨一處最高大發之皆布也舟人乃服罪

凡詰盜最不可拘成案亦最不可着成心

惟虛衷客察得之者十九

黃璫

黃璫守化州。賊胡公威擾害地方。璫乃募民。號勇者。伺其所經之處。而陰撲之。錄是賊黨畏懼。聽招。民獲安息。

陰伺而撲於所經之處。以此禦小盜。則可。

王端毅公

王端毅公恕。初知揚州。折獄咸得其情。有一老婦。常誣隣人爲盜。恕問其賊。有二裙。一寬而長。

朱津

卷四十二

主

一短而窄。老婦謂其子婦之裙。其隣謂其嫂與妻之裙。公詰老婦曰。爾一人之裙。詎宜有長短。廣狹不同耶。遂明其非盜。

辨盜只有審賊一法

萬觀

萬觀知嚴州。七里礪漁舟數百艘。晝漁夜竊。行旅患之。觀令十艘爲一甲。各限以地。使自守。錄是無復有警。

今江湖舟楫叢雜之處。宜用編甲之法。

戴金

戴金解褐授蘇州府推官。會庫亡折糧銀若干兩。吏日考掠守庫者。竟無驗。金乃遍召諸糧役於庭。陰以一牌用濃硃塗之。號實後堂暗室中。詰之曰。而輩以糧役役於官。乃茲糧金亡。欲避咎。弗獲也。余有牌在後堂。甚神。能辨盜盜手摩之。驕然有鳴聲。衆如指諸摩。出視其手。皆硃中一人獨不硃。立詰之。遂首服。還所盜金。而守庫者具得釋。其訊獄神明奇中若此。

朱津

卷四十二

主

庫金之亡。大較已有端倪。借牌以神其說。不然。手之硃不硃。亦未便可以斷人。

王愷

王愷爲平原令。有麥商夜經村寺。被劫。陳謀於縣。愷故匿其事。陰令販豈者和少熟。置其中。夜過寺門。復劫去。令捕兵易服就寺。僧貨豈中有熟者。遂收捕。不待訊而服。自是群盜屏跡。似於用術。然詰盜政不妨術也。

李渭

李渭知韶州府先是韶有二源之役崔符之警未殄渭集諸寮屬諭之曰夫子告康子不欲二字千古弭盜張本儻多欲則身為谿壑竭民膏脂不足以填之百姓安得不盜弭山中盜易弭心中盜難敢忘自責聞者悚息

真是千古弭盜根本

牧津 諸書 卷四十二 雷

牧津卷之四十二終

牧津卷之四十三目

儒治上

宓子賤 子賤 子路

子游 子貢

倪寬 范甯

劉梁 韓愈

陽城 周惇頤

謝良佐 張載

陳襄 李之才

游酢 馬伸

張栻

牧津 儒治上 卷四十三

一

牧津卷之四十三 儒治上

明山陰郝承燦輯

宓子賤

宓子賤爲單父，辭於夫子。夫子曰：母迎而距也。母望而許也。許之則失守，距之則閉塞。譬如高山深淵，仰之不可極，度之不可測也。子賤曰：善。敢不承命。潁行過於陽晝，曰：子亦有以送僕乎？陽晝曰：吾少也賤，不知治民之術。有釣道二焉：請以送子。子賤曰：釣道奈何？陽晝曰：夫扱綸錯

微津儒治上

卷四十三

二

餌，迎而吸之者，陽橋也。其爲魚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爲魚也博而厚味。子賤曰：善。於是未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接於道。子賤曰：車驅之，車驅之。陽晝之所謂陽橋者，至矣。於是至單父，請其耆老賢者而與之共治。初，子賤受單父之命，恐魯君聽讒言，使已不得行其政。於是辭行，故請君之近史二人與之俱。至官，宓子戒其邑吏，令二史書方書，輒掣其肘。書不善，則從而怒之。二史患之，辭請歸魯。宓子

微津儒治上

卷四十三

二

曰：子之書甚不善，子免而歸矣。二史歸報於君，曰：宓子使臣書而掣肘，書惡而又怒臣。邑吏皆笑之。此臣之所以去而來也。魯君以問孔子曰：宓子齊君子也，其才任霸王之佐，屈節治單父，將以自試也。意者以此爲諫乎？公寤太息而歎曰：此寡人之不肖，寡人亂宓子之政，而責其善者數矣。微二史，寡人無以知其過。微夫子，寡人無以自寤。遂發所愛之使告宓子曰：自今已往，單父非吾有也。從子之制，有便於民者，子決爲之。五年，一言其要。宓子曰：敬奉詔，遂得行其政。於是單父治焉。躬敦厚，明親親，尚篤敬，施至仁，加懇誠，致忠信，百姓化之。齊人攻魯，道由單父。單父之老請曰：麥已熟矣。今齊寇至，不及人人自收其麥，請放民出，皆獲傅郭之麥，可以益糧。且不資於寇。三請而宓子不聽。俄而齊寇遽於麥，季孫聞之，怒使人讓宓子曰：民寒耕熟耘，官不得食，豈不哀哉！不知猶可以告者三，而子不聽，非所以爲民也。宓子乃蹇然曰：今茲無麥，明

年可樹若。使不耕者獲。是使民樂有寇。且得單父。一歲之麥。于魯不加彊。喪之不加竭。若使民有自取之心。其創必數世不息。季孫聞之。赧然而愧。曰。地若可入。吾豈忍見宓子哉。孔子謂子賤曰。子治單父而衆說。子何施而得之也。對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善。小節也。小民附矣。猶未也。曰。不齊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有二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羣矣。兄事五人。可以教弟矣。牧津儒治上卷四十三

馬期問曰。鳧漁者爲得。何以得魚。卽舍之。漁者曰。魚之大者名爲鱣。吾大夫愛之。其小者名爲鯉。吾大夫欲畏之。是以得二者。輒舍之。巫馬期返以告孔子。曰。宓子之德至使民聞行若嚴。形於旁。敢問宓子何行而得於是。孔子曰。吾嘗與之言曰。誠於此者。形乎彼。宓子行此術於單父也。

受命於師。請命於友。而尤必假便宜於君。聽五年而報政。不齊之爲單父。何兢兢也。

牧津儒治上卷四十三

○古稱師臣者。帝又曰。知人難。知子賤父事兄事及稟度而師者。不易言。則知鳴琴而理者。不易言矣。

子路

子路爲季氏宰。季氏祭。逮昏而寢。終日不足。繼以燭。有司躋以臨祭。其爲不敬也。大矣。他日祭。子路與焉。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徹。孔子聞之。曰。孰謂由也。而不知禮。魯有溺者。子路拯之。其人拜之以牛。子路不

受孔子曰魯人必不拯溺矣子路曰由也聞諸夫子曰仁者天地之心也天地以生物爲心非圖報也孔子曰由是也前言戲之也後爲蒲宰辭孔子孔子曰蒲多壯士又難治然吾語汝恭以敬可以執勇寡以正可以比衆恭正以靜可以報上及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也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而寬矣至庭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其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吾見其政矣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甚闢溝洫深治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墻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庭甚清閑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以此觀之雖三稱其善容盡其美乎

課政者觀其淺采風者得其深豈問簿書哉夫子謂由千乘之國可使治賦而治蒲三善絕不在才局間論作用則撫字之實

意端可知矣

子游

子游宰武城以禮樂爲教明人倫之序定上下之分風聲物采話語動履一一不妄故民無逸志邪心結歌之聲不絕邑有澹臺滅明者貴之不喜賤之怒廉於行已子游與之

上作而下效言公之化真是身先

子貢

子貢爲信陽宰將行辭於孔子孔子曰勸之慎之奉天子之時無奪無伐無暴無盜子貢曰賜

也少而事君子豈以盜爲累哉孔子曰汝未之詳也夫以賢伐賢是謂之奪以不肖伐賢是謂之伐緩今急誅是謂之暴取善自與是謂之盜盜非竊財之謂也吾聞之知爲吏者奉法以利民不知爲吏者枉法以侵民此怨之所由也治官莫若平臨財莫如廉廉平之守不可改也匿人之善斯爲蔽賢揚人之惡斯爲小人內不相訓而外相諉非親睦也言人之善若已有之言

人之惡若已受之故君子無所不悔焉子貢以是道行之信陽信陽大治

范官莫若平臨財莫若廉然世謂廉者多苛刻不知廉者不忍取民之有而安忍刻待乎民若藉不敢取民之有以立名卽其廉已非矣安能無刻故至仁者必廉而名廉者未必仁

倪寬

倪寬治尚書事歐陽生以郡國選詣博士受業

牧津儒治上

卷四十三

七

貧無資用常爲弟子都養時行賃作帶經而鋤休息輒讀誦以射策補廷尉文學卒史寬爲人溫良廉知自將善屬文然儒於武口弗能發明也時張湯爲廷尉廷尉府盡用文史法律之吏而寬以儒生在其間見謂不習事除爲從史之北地視畜數年還至府上畜簿會廷尉時有疑奏已再見郅矣掾史莫知所爲寬爲言其意掾史因使寬爲奏奏成讀之皆服以白廷尉湯湯大驚上寬所作奏卽時得可異日湯見上問曰

前奏非俗吏所及誰爲之者湯言倪寬上曰吾固聞之久矣以寬爲奏識樣舉侍御史見上語經學上說之從問尚書一篇擢爲中大夫遷左內史治民勸農理訟擇用仁厚士推情與下不求名聲吏民大信愛之寬表奏開六輔渠定水今以廣溉田時裁濶狹與民相假貸以共租多不入後軍發左內史以負租課殿當免民間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襁屬不絕課更以最上由此愈奇寬初梁相褚大通五經爲博士時寬爲弟子及御史大夫缺徵褚大自以爲得御史大夫至洛陽聞倪寬爲之褚大笑及至與寬議封禪於上前大不能及退而服曰上誠知人

擇用仁厚不求名聲洵非俗吏不審何以

驚張湯而動武帝

范甯

范甯少篤學多所通覽時方競尚浮虛儒雅日替甯以爲其源始於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於

築紂乃著論崇儒抑俗以救之始解褐爲餘杭
今在縣興學校養生徒潔已修禮志行之士莫
不宗之期年之後風化大行自中興以來崇學
敦敬未有如寧者也在職六年遷臨淮太守徵
拜中書侍郎多缺替被譏疎隔求補豫章帝曰
豫章不宜太守何急以身試死耶寧不信卜占
固請行臨發上疏言道尚虛簡政貴平靜坦公
亮於幽顯流于愛於百姓然後可以輕夷嶮而
不憂乘休否而常夷先王所以致太平如此而

東晉書

卷四十五

九

已又言中原喪亂流寓江左庶有旋反之期故
許其挾注本郡自爾漸久人安其業丘壘墳桓
皆以成行雖非本邦之名而有安土之實今宜
正其封疆以土斷人戶明考課之科修閭伍之
法初寧之出非帝本意故所啓多合旨寧在郡
設庠序遣人往交州採石磬以供學用改革舊
制不拘常憲遠近至者千餘人資給衆費一出
私祿并取郡四姓子弟皆充學生課讀五經又
起學臺功用稱廣江州刺史王凝之上言詔曰

漢宣云可與共治天下者良二千石也若范甯
果如疑之所表者豈可復宰郡乎以此抵罪
范武子始終以興學校養生徒文學飾吏
治爲已任者其所論政貴平靜切切乎時
政之非真不愧儒者作用○置學臺課弟
子正良二千石事而竟以此抵罪何耶豈
其著論崇儒抑俗之時所見忤於世者深
乎

劉崇

東晉書

卷四十五

十

劉崇少孤貧桓帝時除北新城長告縣人曰昔
文翁在蜀道著巴漢庚桑鎖隸風移畏壘吾雖
小宰猶有社稷苟起期會理文墨豈本志哉乃
更大作講舍延聚生徒數百人朝夕自往勸誡
身執經卷試策殿最儒化大行

聚徒勸誡執經試策此政非難而實能興
起儒化爲難若課業雖勤而士習日敝吾
何以觀之哉

韓愈

韓愈德宗時爲山陽令有愛在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累遷刑部侍郎以諫迎佛骨貶潮州刺史初至問民疾苦皆曰惡溪有鱷魚食民畜產且盡民以是窮數日愈自往視爲文令其屬秦濟以一羊一豚投溪水而祝之祝之夕暴風震電起谿中數日水盡涸鱷魚西徙六十里自是潮無鱷患始潮人未知學愈命進士趙德爲之師文風遂振復徙袁州刺史袁人以男女爲隸過期不贖則沒入之愈至悉計庸得贖所沒歸牧津儒治上卷四十一

牧津

卷四十一

十一

之父母七百餘人因與約禁其爲隸及長慶中遷愈爲京兆尹六軍不敢犯法私相謂曰是尚欲燒佛骨何可犯也

退之作原道君子猶以爲未徹其本原然馴鱷魚之暴則至誠之動物矣振文教革沒隸至使六軍不敢犯法儒貴實用文公之爲文也夫何疑

陽城

陽城出爲道州刺史治民如治家宜罰罰之宜

賞賞之不以簿書介意月俸取足則已官收其餘日炊米二斛魚一大鶩置甌杓道上人共食之州產侏儒歲貢諸朝城哀其生離無所進帝使求之城奏曰州民盡短若以貢不知何者可供自是罷州人感之以陽名子前刺史坐罪下獄吏有幸於刺史者捨不法事告城微自脫城輒榜殺之賦稅不時觀察使數詣責州當上考功第城自署曰撫字心勞催科政拙考下下觀察府遣判官督賦至州怪城不迎以問吏吏曰刺史以爲有罪自囚於獄判官驚馳入謁城曰使君何罪我奉命來候安否耳留數月城不敢歸寢館外以待命判官遽辭去府復遣官來案舉義不欲行乃載妻子中道遁去

牧津

卷四十一

十一

陽城爲諫官至八年不言人已莫窺其際而出爲刺史不以左遷係念一至輒有實惠於地方此君胸次更令人莫能窺其際○催科亦撫字中一事若一味寬恤究竟國課終不可缺必至勢迫而立法嚴則積

猾之里胥得利而良民反受其害故實能
爲國家作催科中之撫字乃真愛民之吏
陽道州治民如治家此意可師府復遣官
其人乃至載妻子中道遁此其賢不減于
城惜史不著其姓名

周元公惇頤

周茂叔惇頤慶曆間授洪州分寧縣主簿縣有
獄久不決惇頤至一訊立辨邑人驚曰老吏不
如也調南安司理參軍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

張津

治上

卷四十三

士

王達欲深治之達苛刻吏無敢與相可否惇頤
獨力爭之不聽則置手板歸取告身委之而去
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達悟
囚得不死遷知洪州南昌縣南昌人迎喜曰是
能辨分寧獄者吾屬得所訴矣於是更相告誨
莫違教命蓋不獨以抵罪爲援實以行汗善政
爲恥其爲治精密嚴恕務盡道理民至今思之
歷合州判官事不經手吏不敢決民亦不肯從
轉運判虔州前在合陽或謂之趨於拊臨之甚

張津

治上

卷四十三

士

威惇頤處之超然清獻疑終不釋至是拊來爲
守熟試惇頤所爲執其手嘆曰幾失君矣今日
乃知周茂叔也薦之於朝擢提點廣南東路刑
獄惇頤不憚出入之勞瘁暮之侵雖荒涯絕島
人跡所不至者亦必緩視徐按務以洗冤澤物
爲已任得罪者自以爲不寬時虞部郎中杜諫
知瑞州禁百姓米石獨知州占斷人號爲杜萬
石惇頤惡其奪民之利因爲起請凡任於州者
買視毋得過二枚遂著爲令云後分司南京力
不能返故鄉愛廬阜之勝築室其上名曰濂溪
因定居焉

元公眞儒也而意在洗冤澤物儒者之作
用舍萬物一體之外無眞政事矣惟是以
清獻公之賢而不免有威臨茂叔之事上
下之交可易言哉

謝良佐

謝良佐宰應城胡安國以典學使者行部過之
不問職事請以弟子禮見入門見吏卒植立庭

中如土木偶人肅然起敬遂稟學馬佐嘗言爲政要得厲威嚴使事齊整甚易但失於不寬便不是人作處然寬亦須有制始得若百事不管惟務寬大則胥吏侮文弄法不成官府須要權常在手操縱予奪總不由人儘寬不妨建中靖國初官京師召對忤旨去監西京竹木場坐口語繫詔獄廢爲民上蔡天資篤實事有未徹則顯有洩其憤悱如此記問該贍程顥談及前史所引不爽一字顥以玩物喪志警之初未之信

救津儒治上

卷四十三

五

後乃省悟程顥與之別一年問其所進曰但去得一矜字曰何故曰子細點檢得盡方有向進顥爲點頭後除書局官不謁執政或勸之對曰他安能陶鑄我自有命在

上蔡謂去一矜字難乃爲政而寬嚴在手圭角盡融無往非泰而不驕矣

張載

張橫渠先生載嘉祐初爲丹州雲巖縣令其政以敦本善俗爲先每月吉具酒食召鄉人高年

會於縣庭親爲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問民疾苦及告所以訓戒子弟之意常惠文徽之出不能盡達於民每召鄉長於庭詳諄口諭使往告其閭里間有民因事至庭或行過於道必問某時命某告某事聞否聞卽已否則罪其受命者故一言之出雖愚夫孺子無不預聞呂晦叔薦載於朝召見上問治道皆以漸復三代爲對嘗謂仁政必自經界始欲買田一方畫爲數井正經界分宅里立斂法廣儲蓄興學校成

救津儒治上

卷四十三

五

禮俗救舊恤患厚本抑末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行有志未就歲歉家人惡米不鑿將春之先生亟止之曰餓殍滿野雖蔬食且自愧又安忍有擇乎甚或咨嗟對案不食者數四子厚作令惟敦本善俗是先而使鄉長宣諭上意又遇民輒問所論之事最可爲司牧者法○謂仁政必自經界始而顯然有欲井田一方之意自然與時勢相左所以較明道先生之作用覺淺一籌

陳襄

陳襄倡道海濱人稱爲述古先生者也仁宗朝
王建之蒲城簿會邑令闕獨當縣事邑多世族
前後令罕能制蔽豪請託習以爲常襄夜寐夙
興務究其弊訟之難聽積久者窮極本源剖決
無留每聽訟必數人環列於前私謁者無所發
由是邑人知不可干老奸宿猾縮首喪氣遷仙
居令地僻隱民不知教襄於正歲因耆老來賀
作勸學篇使門人讀於庭且諭之曰吾秩滿卽
去爾有子弟亟造就學者老翁然從之每遇社
稷孔子廟必下而趨邑人自是有所矜式有興
建必爲民利皆樂助焉徙知河陽縣始教民種
稻富弼爲郡一見卽禮遇之襄留意教化進于
弼于學或譏之於弼謂其誘邑子以資過客弼
疑焉人勸毀學舍以塞謗不聽久之弼以語襄
襄曰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公苟有惑志
何名知已益講說不少懈弼由是愈奇之退知
常州郡庠下窄不足以容師生襄爲拓之其規

模遂爲諸郡庠序之冠襄展入其中坐授諸生
經義旁次郡事由是昆陵學者盛於二州常州
運渠橫過震澤積水不得入江爲蘇常數邑民
田害襄以渠之丈尺對民田之步畝分授以浚
深廣有制不月而成遂削望亭古堰而震澤積
水乃北流民害立除早且有渰歲多豐穰治平
初召還將行委官閔公榮得雜收無名錢數百
萬因召積年有官通未償情可矜而力不足者
悉以輸之蓋襄浚于宴樂故有餘足以周民困
牧津

卷四十三

本

述古爲政首崇教化不以譏言沮而且終
見信於鄭公蓋自信於心而亦能使人信
之者近世之學尤在能使人信爲實學若
聽斷措置之善特其餘耳○導水入江是
三吳第一惠澤余嘗令茂苑茂苑六倉半
屬水震每區相度地勢築爲長堤以禦驟
水蘇皆澤國無處求土若就水中以蓮條
芻藁爲牆栽柳兩行相去三尺去牆六丈
又爲一牆亦如此澆水中淤泥實蓮條中

候乾則以水車去兩牆之間舊水牆間六丈皆土留其半以爲堤胸掘其半爲渠取土以爲堤每三四里則爲一橋以通南北之水永無淹沒之患此三吳百世之利也會以遷去不果行此念至今耿耿因聊附識於此

李之才

李之才少師河南穆修修性寡合雖之才亦頻在呵怒中之才事之益謹卒能受易初爲主簿牧津儒治上卷四十三

五

權共城令時康節居母服築室於蘇門山百源之上之才自造其廬問曰子何所學曰爲科舉進取之學之才曰科舉之外有義理之學義理之外有物理之學物理之外有性命之學子知乎曰未也願受教于是康節始傳其學師禮甚嚴雖在野店飯必禰坐必拜先示以陸淳春秋意欲以春秋表儀五經既可語五經大旨則受易終焉之才器大難乎識者久之詢孟州司法參軍范雍守孟亦莫之知也雍初自洛建節

守延安郡僚多送出境之才獨別近郊或病之謝曰情文貴稱公實不我知而出疆遠送非情豈敢以不情事范公及雍謫安陸之才沿途見之洛陽前日遠送之人無一來者雍始恨知之晚

之才器大觀其誨康節數言自見胸中所負至於不以出疆遠送所不相知之人此意更見識力

游酢

牧津儒治上卷四十三

三

游酢應程明道先生扶溝之招因受業焉元豐六年第進士調蕭山尉以薦爲太學錄選博士乞外以便養得知河陽縣范純仁判官河南待以國士有疑輒咨之純仁移守潁昌辟自隨爲學教授及入相復以爲太學博士純仁罷酢亦請外僉判齊州移泉州徽宗立擢監御史歷知漢陽軍和舒濠三州酢性穎悟有治劇才時修奉祠館編氓困於征調所至騷然酢更數郡處之裕如民不勞而事集程門高第酢爲首稱

定夫之學以篤信人似一執見之士乃更數郡而處之裕如學問固不可以才局論也

馬伸

馬伸初受成都郫縣丞至任未幾會納冬米成都浩穰守以委伸伸辭以多弊不可爲守問其故伸曰弊之大者由諸司吏人封抄拒之連禍守曰君既知其弊尚何辭伸至場中則諸邑人紛然矣豐飲食示玩好飾美女凡可以盡誘者

東津

卷四十三

主

主

計百出前此主者不能自謹一墮計中則束手受制莫敢誰何伸盡逐之嚴察吏不容纖介負米至者累無留滯時提舉常平孫侯按部至成都境上早行見負擔者假寐道傍以待怪問之俱應曰今年好受納官某等至無邀阻故爭先詰其主名曰馬縣丞也孫嘆息不已抵郡呼吏書牒薦之即日改秩伸嘗以此語人曰人之利鈍自有時但行直道無用求於人也尋遷奉符丞攝令事方歲歉而朝廷行茶引伸拒之曰民

方救死不贍豈可重困之太守怒曰朝命安可抗伸曰伸爲令誠不忍見民轉溝壑守曰先須効爾事乃可行民間伸被劾爭赴愬諸司或徑達臺省事遂解伸勇於爲義而輟藉深厚每曰吾志在行道以富貴爲心則爲富貴所累以妻子爲念則爲妻子所奪道不可行也故在廣陵行篋僅一擔圖書半之

東津

卷四十三

主

主

夫丞簿倖貳要津所篋視也任此者輒碌碌如輶駒不自振乃有宋大儒則多爲之矣周程百世師其篋仕亦滯外僚卽簿倖時見宰天下之規模焉時中蓋一丞耳而劉盡極危謖如也當其時獨無梗之者耶嗚呼士先志志在行道古之人固不差小官矣

張栻

張敬夫栻淳熙中除知靜江府所統州十有五遼夏荒殘故多盜賊徼外蠻夷俗尚讐殺間入塞侵掠而州兵皆脆弱慵惰邕管斗入羣蠻中

最爲重地。戍兵不能千人。獨恃左右江洞丁十餘萬。爲藩蔽。械知其獎。至則簡閩州兵。汰冗補闕。籍諸州縣。幸佞健者。爲效用。日習月接。申嚴保伍之法。論溪洞酋豪。弭怨睦隣。毋相殺掠。於是羣蠻帖服。朝廷買馬橫山。歲久獎滋。邊氓告病。而馬不時至。械究其利病六十餘條。奏革之。諸蠻感悅。爭以善馬至。改知江陵府。安撫本路。一日去貪吏十四人。時湖北尤多盜。府縣往往縱釋。以病良民。械入境。首効大吏之縱賊者。罷之。捕姦民之舍賊者。斬之。令其黨得相捕告。以除罪。羣盜皆遁去。郡湖北邊分屯諸將與帥守。每不相下。帥守所將獨神勁親兵及義勇兵。比年亦廢簡閱。不足恃。械以禮遇諸將。得其驩心。又加恤士伍。勉以忠義。每案親兵。必令與大軍雜試。以相激勵。均犒賞。修義勇法。使從縣道階級。諭以農隙習武事。候不時案驗。加賞罰。士咸感奮。並准奸民出塞爲盜者。法皆處死。異時官吏多敲毆弗治。械捕得數人。有北方亡奴。亦在

盜中。械曰。朝廷未能正名誅賊。無使疆場之事。其曲在我。命斬之以徇於境。而縛其亡奴歸之。北人嘆曰。南朝有人。信陽守劉大辨。怙勢希寬。廣招流民。而奪其見戶。熟田與之。械効大辨。詐讓所招流民。不滿百。而虛增其數十倍。請論其罪。不報。章累上。大辨易他郡。械以不職求去。

敬夫之學。以高明簡徑稱。而遇事乃動中事機。如此。然較之周程諸先生。不無少露。

風裁耳。

牧津

備治上

卷之五

五

牧津卷之四十四目

儒治下

朱晦菴先生

陸九淵

楊簡

黃榦

真德秀

魏了翁

李方子

劉清之

胡朝穎

方克勤

王陽明

牧津

儒治下

卷四十四

一

牧津卷之四十四

儒治下

明山陰祁承燦輯

朱晦菴先生

朱仲晦先生熹紹興中主泉州同安簿蒞政勤敏纖悉必親郡縣長吏事倚以決職兼學士選邑秀民充子弟員訪名士以爲表率日與講究修已治人之道禁婦女之爲僧道者孝宗卽位除知南康軍歲旱講求荒政多所全活痛懲奸豪之侵擾細民者訪白鹿書院遺址奏復其舊每休沐輒一至諸生質疑問難誨誘不倦浙東大饑宰相王淮奏改熹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卽日單車就道先是熹所居鄉每歲春夏之交豪戶閉糶牟利細民發廩強奪動相賊殺幾至挺變熹常帥鄉人置義倉以賑之米價不登人得安業至是奏行之始拜命卽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及至則客舟之米已輻輳熹日與僚屬鈎訪民隱至廢寢食案行所部窮山長谷靡所不到每出單車屏徒從一身所需皆自資

以行秋毫。不及州縣。以故所歷縣。所至人。所屬官吏。憚其風采。倉皇驚懼。常若使者。歷其境。至自有引去者。尤以嚴盜捕蝗。興水利爲急。大抵措置悉如南康。而用心尤苦。熹知台州時。唐仲友已遷江西提刑。未行。熹行部至台。訟仲友者紛然。熹按得其實。奏上。淮。匪不以聞。熹論愈力。乃下紹興府鞠之。獄具。因奪其新命。授熹。以爲是蹊田而奪之牛。辭不拜。陳賈首論其僞學。詔以熹主管台州崇道觀。後知漳州。奏除屬縣無名之賦七百萬。減經總制錢四百萬。以習俗未知禮采古喪葬嫁娶之儀。揭以示之。命父老解說。以教子弟。會朝論欲行泉州漳三州經界熹乃訪事宜。擇人物及丈量之法。上之。而土居豪右侵漁貧弱者以爲不便沮之。宰相劉正泉人也。其里黨亦多以爲不可行。布衣吳禹圭上書訟其擾人。詔且需後。差知漳州。會洞獠擾屬郡。熹遣人諭以禍福。皆降之。申敕令嚴武備。戢奸吏。抑豪民。所至興學校。明教化。四方

學者畢至。嘗答范伯崇有云。當官廉謹。是本分事。不待多說。然微處細處亦當照管。不可忽略。因循怠惰。自治既不苟。更能事上以禮。接物以誠。臨民以寬。胥吏以法。而簿書期會之間。亦無所不用其敬焉。則庶其少過矣。

真懇爲民。勵精居職。以國事爲身圖者。吾於先生見之。○奉公畏義。恒人所知。但得失之念。終不能不往來胸臆。所以持已御民。時有過中失正之弊。觀晦翁答范伯崇書。宛然無衆寡。無大小。無敢慢之心。法此晦翁之自述。生平從政者。佩之爲座右銘可矣。

陸子靜九淵

陸子靜九淵淳熙中。差知荆門軍。有縣丞問何時赴任。九淵曰。朝廷命速之任。單騎即行。丞因言及虜人有南牧意。九淵遽云。如此則荆門乃次邊之地。某當挈家若單騎。却是有所畏忌也。吏以故劄白內諸局務外諸縣。必有揭示約束。

牧津

儒治下

卷四十四

三

接賓受詞分日九淵曰安用是延見僚屬如朋友每日同官稟事衆有所見皆得辯爭利害於前九淵唯默聽候是非既明乃從容贊嘆以養其狗公之意雖賊隸走卒亦論以義理接受無早暮下情盡達無壅故郡內官吏貪廉民俗習尚忠良材賦與猾吏暴強九淵皆得之於無事之日往時郡有追逮皆特遣人九淵唯令訴者自執狀以追爲立限皆如期而至輕罪則曉令解釋其有涉人倫者多使領元詞自毀之以厚

牧津

卷四十四

四

其俗惟枯終不可誨化乃始斷治詳其文狀以防反覆久之兩造有不持狀唯對辯求決嘗夜與僚屬坐吏白老者訴甚急呼問之體戰言不可解俾吏狀之謂其子爲羣卒所殺九淵判翌日呈僚屬難之九淵曰子安知不至是凌晨追究其子蓋無恙也人益服其明有訴遭竊脫而不知其人九淵自出二人姓名使捕至訊之伏辜盡得其所竊物還訴者宥其罪使自新因語吏曰某所某人尤暴吏亦莫知翌日有訴遭奪

掠者卽其人也乃知追治吏人大驚郡人爲以神初保伍之制州縣以非急務多不檢覆盜賊得匿藏九淵首申嚴之姦無所蔽有劫僧廬者鄰伍捕獲不逸一人群盜屏息荆門素無城九淵以郡在江漢之間爲四集之地審度決計召集義勇優給傭直躬自勸督役者樂趨竭力工倍二旬訖築初計者擬費緡錢二十萬至是僅費緡五千而工畢又郡學貢院客館官舍衆役並興初俗習惰人以執役爲恥吏惟好衣閒觀至是督役官吏布衣雜役夫佐力相勉以義不專事威荆門兩縣置壘歲困送迎藏庫空竭調度倚辦商稅先是日差使臣暨小吏伺商人於門檢貨給引然後至務務唯據引入稅出門又覆視官收無幾而門吏取賄多藏覆商苦重費大半繇僻途務入日輸九淵罷去之或曰門議所以防奸一旦罷廢商冒利必有不至務者九淵曰是非爾所知卽日揭示俾徑至務有一巨商已遵僻途忽聞新令復出正路巡尉卒於岐

牧津

卷四十四

五

捕之九淵詎得其實勞而釋之巨商感其自是歲收增倍湖北諸郡士多逃徙視官府如傳舍不可禁止緩急無可使者九淵病之乃信捕獠之賞奔竄之刑又數閱射中者受賞役之加傭直不使饑寒相與悉心弓矢逸者絕少九淵平時按射不止於兵伍郡民皆令得與中亦同賞薦舉其屬不限流品嘗曰古者無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嚴後世有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略與趙子直書有曰益國裕民之心在吾人

牧事

衡治下

卷四十四

六

固非所乏弊之難去者多在簿書數目之間此奸貪寢食出沒之處而吾人之所疎者世儒耻及簿書獨不念伯禹作貢成賦周公制國用孔子會計當洪範八政首食貨孟子言王政亦先制民產正經界皆可恥乎九淵家居時鄉人苦旱羣禱莫應請九淵除壇山巔大雨隨至荆門亦旱九淵每有所必疎雨隨車郡民異之治化孚洽踰年筭篋不施至於無訟

化導與整齊並用若子靜之仕不虛真儒

至謂簿書數目之間奸貪寢食出沒之處吾輩尤當悉心更不虛真儒矣○趙廣漢以鉤距發奸人驚如神先生不逆詐不億不信而老者之訴盜者之脫一一如照先生豈有異術乎蓋其平日接受無早暮下情盡達處先已握其機矣○先生每言理會一事時血脉骨髓都在自家手中然我此中却是箇閒閒散散不理會事的人不陷事中真可謂當官應事之法雖然此法

牧事

衡治下

卷四十四

七

可易至哉

楊簡

楊慈湖先生簡乾道中主富陽簿簿於邑號閒吟簡誠以接物衆畏信之相戒奉約束惟謹走吏持片紙入市可贖數千初富陽民不知學簡至兩月無一士來見怪問之左右對曰是邑多商不利爲士簡惻然卽日白宰諸學講習文風遂振爲紹興府司理犴狴必躬臨端嘿以聽使自吐露猾吏僅行文案莫敢弄越府吏觸怒帥

送獄勒之簡曰無罪令勒平日簡曰吏過話能
免今日實無罪必摘往事置之法某不敢奉命
帥大怒簡歎曰是尚可爲乎歸取告身納之爭
愈力知不可屈遂已每謂白事上司必從容陳
述有不合卽退思思之而審堅守無所撓或大
得不見聽則決去而已改知樂平縣學宮逼陋
簡撤新之首登講席邑之大夫士咸會誨之曰
國家設學校欲教養真賢使進於科目非具文
而已然士之應科目處學校往往謂取經義詩

技津

儒治下

卷四十四

人

賦論策耳善爲是雖士行掃盡無害於高科也
何以維持此心大失國家教養之意楊石二少
年器健虛喝官府異時長吏利爲鷹犬扶借聲
焰莫可誰何簡灼見姦狀寘獄中因論利害咸
感悟願自贖繇是邑人以訟爲恥夜無盜警路
不拾遺召爲國子博士二人率衆相隨出境外
呼曰楊父泣拜戀戀不忍離及出知溫州首訪
賢者禮致之示標表崇孝養明宗族相恤之令
首行鄉約教同官書敬敏任恤之類書善不書

惡詞訴類局於日分難遽達簡架大鑪
令訴者自鳴鳴卽引問立剖決之每受詞輒訪
縣官賢否言人人同乃行黜陟有私離者五百
爲群過境內分司幹官檄永嘉尉及水寨兵捕
之巡尉僣跳易事不白郡先生驚曰是可輕動
乎賊徒五百合家族何翅二千人拒捕相殺傷
變在頃刻萬一召亂貽朝廷憂且兵之節制在
郡將遣節度是不嚴天子命應斬建旗立巡尉
庭下召削手兩行來立數其罪命斬之郡官交

技津

儒治下

卷四十四

九

進爲致悔罪意良久得釋因奏罷分司時有訟
售產於寓官而負其直同訴者十八人卽命吏
籌計官帑人給之袖衆詞卽其家語曰某知公
必無是在幹者寓官爲動不得已吐實簡曰
幸出幹者屬吏寓官斬之竟追斷償所負勢家
第宅障官河卽日撤之城中立謠誦名楊公河簡
在郡廉訟自將奉養菲薄嘗曰吾敢以赤子膏
血自肥乎一名卿治第甚華中有堂尤偉麗簡
往謁特延之別館猶愧發顏聞簡去十餘歲邦

人去思未艾謂當時真有三代遺風金人大饑來歸者日以數千萬計邊吏臨淮水射之簡覺然曰得土地易得人心難薄海內外皆吾赤子中土故民出塗炭投慈父母顧斬斗升粟而迎殺之斬脫死乃速得死豈綏四方之道乃設法安插

慈湖之學人以其高曠而不可及乃蒞職所至懇懇周密若此臨淮之射深切軫惻萬物一體之念皆於蹙然間見之矣

牧津 儒治下

卷四十四

十

黃幹

黃幹初補將仕郎監台州酒務歷通判安豐軍淮西帥司檄幹和州獄獄故以疑未決幹一夜夢井中有人果於廢井得尸尋知漢陽軍值歲饑荒政具舉民大感悅卽郡治後鳳棲山爲屋館四方士立周程游朱四先生祠以病乞祠主管武夷冲祐觀尋起知安慶府至則金人破光山乃請於朝創郡城以備戰守不俟報而興役分十二料先自築計其工費若干然後委官吏

寓公士人分料主之役者更番暑月月休六日日休一時至秋漸殺其半幹日以五鼓坐於堂使告官入聽命以一日成算授之受命畢乃治府事會僚佐講究邊防利病次則督視城役晚入書院講論經史築城之并用錢監未鑄之鐵事畢還之及城成會上元日張燈士民扶老挈幼往來不絕有老嫗百歲二子與之諸孫從至府致謝幹禮之命具酒炙且勞以金帛嫗曰老婦之來爲一郡生靈謝耳太守之賜非所冀也不受而去後金人破黃州沙窩諸關淮東西皆震獨安慶安堵如故繼而淋漓餘月巨浸暴至城屹然無虞舒人德之相謂曰不殘於寇不縮於水生汝者黃父也

牧津 儒治下

卷四十四

十

以夢決獄涉於靈異思之不得鬼神通之驗矣分料計工先自舉築繼以委人工役無所容其虛冒儒者之政其利國利民也如此

真德秀

真文忠公德秀初仕判南劍州嘉定中累進禮部郎初爲江東轉運副使江東早蝗廣德太平爲甚德秀遂與留守憲司分所部九郡大講荒政而自領廣德太平以便宜發康百姓數千人送至郊外指道傍叢冢泣曰此皆往歲饑死者微公我輩已相隨入此矣先是都司薛拯每誦德秀迂儒試以事必敗至是政譽日聞因倡言旱傷本輕監司好名賑贍太過以此憾德秀秀上章自明朝廷乃悟遷知泉州前此番舶畏苛牧津儒治下本卷四十四

征至者歲不三四德秀首寬之至者驟增三十艘輪租今民自樂聽訟惟揭示姓名人自詣州泉多大家爲閭里患痛繩之有訟田者至焚其券不敢爭改知潭州首以四事勵僚屬仍爲民去十害理宗時復起知泉州迎者塞路諸邑二稅嘗預借至六七年德秀入境首禁預借有累月不解一錢者郡計赤立不可爲或咎寬恤太驟德秀謂民困如此寧身代其苦決訟自卯至申未已有勘耑養精神者德秀曰郡敝無力惠

民僅有政平訟理事當勉耳海寇縱橫次第擒殄暇日延聘耆儒躬臨講習以教郡之秀士再守長沙嘗集十二邑宰湘江議事以詩易之曰從來守令與斯民本是同胞一體親既以脂膏供汝祿須知痛痒切吾身此邦素號唐朝古我輩當如漢吏循今日湘亭一杯酒便煩散作十分春長沙人至今祀之

牧津儒治下本卷四十四
一意恤民是賢太守事然郡事有可自繇者如政平訟理是也有不可自繇者如預

借之類是也預借之害甚於加賦禁之誠是但郡計赤立之時何以措手

魏了翁

魏了翁開禧中差知漢州漢號爲繁劇了翁以化民善俗爲治首蠲積逋二十餘萬嚴戶婚交計之禁復爲文諭以厚倫止訟民敬奉條教不敢犯改知眉州眉俗習法令持吏短長聞了翁至爭試以事乃尊禮耆耆簡拔俊秀朔望詣學宮親爲誘掖指授行卿飲酒禮以示教化復基

顧堰築江鄉館利民之事知無不爲士論大服風俗一變及遷轉運判官職吏姦詢民瘼舉刺不避權右風采肅然遷寧闕守了翁行郡事卽具奏乞脩城郭備不虞廷議新其費了翁增埤浚隄如待敵至者後一年潰卒攻掠郡縣知其有備不敢逞人始服其先見理宗卽位史彌遠惡了翁不附已曾有詆其欺世盜名者謫居靖州築鶴山書院以待來學者民有爭訟惟閉戶自咎蠻夷化之爲立祠後起擢潼州路安撫使

牧津

儒治下

卷四十四

十四

鶴山先生所至首先武備增埤浚隄如朝不及夕亦所處之時應然可見真儒之治定非迂遠

李方予

李方予性端謹純篤初見朱熹謂曰觀公爲人

自是寡過但寬大中要規矩和緩中要果決遂以果名齊入太學廷對擢第三調泉州觀察推官守真德秀以師友禮之故事秩滿必先通書廟堂乃除方予曰通書是求也丞相史彌遠聞之怒踰年始除國子錄無何將遷入宮僚而方予不少貶以求合或告史彌遠曰此真德秀黨也使臺臣劾罷之方予語人曰吾於學問雖未能周盡然幸於大本有見處此心常覺泰然不爲物欲所漬爾

牧津

儒治下

卷四十四

十五

通書便嫌於求今之求者異乎方予

劉清之

劉清之初授建德縣主簿請於州俾民自實其戶賦平訟息調萬安縣丞時江右大疫郡檄視旱徒步阡陌覈實蠲除州議減常平米直清之曰此惠不過三十里內耳外鄉遠民勢豈能來乃均境內之地爲八俾有粟者分賑其鄉官爲主之規畫防閑所全活甚衆後除通判鄂州鄂俗計利而尚鬼家貧子壯則出贅尤謹奉大洪

山祠病者不藥而聽於巫，或則火葬之。清之皆力爲禁，先是郡飭厨傳以事，常平刑獄使者月一會集，互致折餽。清之嘆曰：「此何時也，而以酒食貨賄爲勤哉？」事上官，惟究心所職，無負於民足矣。清之自常祿外，悉歸公帑，以佐經用。至之日，兵無糧，官無俸，上供迭使俱莫備已。而郡計漸裕，嘗作論民書一編，首言畏天濟善勤力務本，農工商賈皆有勤教，詞意簡直易從，邦人家有其書，訟庭日清。

牧書

儒治下

卷四十四

七

子澄自謂生平學問無慮可溢，似於透脫見地人而吏治無不周詳，曲當其分賑其經用，皆實實匡濟之才。

胡朝穎

胡朝穎歷武昌令，通判嘉興，時宰相鄭清之家奴暴橫，朝穎執置諸法，移書謝云：「以天子之命官撻宰相之奴僕，罪當避位。」清之得書以聞，帝喜曰：「得一佳士矣。」除守岳州，兼河北提刑，至官謂其地爲東南上游，非諸生坐嘯之地，乃精士

類，厚公蓄嘗以道學不明，詞章隘陋爲歉，慨然自信其獨見而躬行之。諸生及門者皆超然拔於流俗之表。

懲一豪奴，何必避位，然反以此見知於人，主則存乎所遇矣。

方克勤

方克勤少從鄉先達學，窮研力索，至忘寢食。元季亂，却穀隱山谷中。國初被徵，辭索之急，起家爲濟寧府知府，錫冠帶寵行。比至，官首爲書

牧書

儒治下

卷四十四

七

一通應康衢諭天子愛養元元之意，民卽有不樂聽，詣府自言，禁隸卒誰何之，引耆耄坐語，訊得失，郡學官缺，孔子廟堂頽圯，聘賢者爲師，撤浮屠氏以葺廟社，各立學，學凡數百區，學子繫籍者至千人，始有詔民開廢閒田者，聽閱三歲，乃稅吏徵近功不俟期，輒歛之，復以田定科，餘民益惰且散，克勤奉詔益勸課田，以增闢，與民約，列丁產爲上中下三等，等析爲三，有徵發視差等書吏不得並緣爲奸，歲暮轉戎衣於燕，時

令役民舟者有誅他郡以牛車從事天雨雪牛僵死於道民破產十八九民請以舟僦役克勤曰吾知從民便而已抵法非所憚也載以舟行省義之不問郡城壞故事以兵完築指揮使倚與援挾貴人爲重五六月輒聚民萬餘人治之民不得田克勤憤曰民困不救烏用二千石爲密聞之中書卽日詔罷役民驩呼而散鄰境蝗卽省愆輟食稽首籲天迨夜聞空中薨薨聲燭之乃飛蝗蔽天而過郡獨有年民有微訟大者

牧澤 儒治下

卷四十四

大

笞辱小事論遣之不留案牘庶微日省錄無久淹文未具時作糜遍食之每秋成卽移文與民期日輸倉粟聽民槩斛不遣吏而稅常先登江浙二行省歲運糧百萬諸濟寧水陸千里撫如部民不令有纖毫怨懟言之朝蠲其耗每徵發下信符致民不得無故相勾攝民得並力耕桑徭負來歸者相望初赴官戶僅三萬稅七萬石餘三年後戶增至六萬稅十四萬有奇二州二十縣家給人足野無流殍諸社稷山川祠壇遠

器服咸飾無所闕修驛傳於城南門庭堂弘敞踰昔皆料材役工於農隙爲之民不知勞郡故以華困時糧火屢爲災教民爲陶瓦屋百餘間申戒火令編民居爲什伍遞相救恤遂不復火會大師十萬往填燕官吏索糧芻相輟輟於前克勤依序酬決無不如意一軍稱能永嘉侯朱亮祖將舟師北征水涸舟膠不可動勸民夫五千決河以軍法申督克勤不忍夜泣禱於天天忽大雨水起數尺而去克勤爲政以風俗爲急

牧澤 儒治下

卷四十四

五

以德化爲本郡最煩劇民孚化久益無事終日衣冠坐堂上召諸吏授詩書法律性不喜近名常自誦曰近名必立威立威必害人吾不忍爲也府庭不陳桎械縣韋輒楹間示無刑罰奏六歲績績最錫燕賞還郡上召見獎諭曰政成當顯用卿尋爲屬吏楊貢所構誣詔御史廉按御史憚失出峻治之以用倉中炭葦就逮民號呼填道隨行百餘里者數千人子孝孺上書政府請以身贖父罪不報

方公始終以天子愛養元元之意加惠一郡勤勤懇懇如治家然風俗爲急德化爲本公雖不言儒而國朝之儒治定無踰此

王陽明

王陽明先生守仁起知廬陵爲政不事威刑惟以開導人心爲本蒞任初首詢里役察鄉里貧富姦良之實而低昂之稅牒盈庭不卽斷射稽國初舊制慎選里正三老申明亭使之委曲勸諭民胥悔勝氣囂訟至有涕泣而歸者繇是因

牧津

儒治下

卷中四

三

圖日清在縣七閱月遺告示十有六大抵諄諄慰父老使教子弟毋令蕩僻城中失火身禱遇風以血襪火而火卽滅因使城中闔火巷定水次兌運絕鎮守橫徵杜神會之借辨立保甲以須盜清驛遞以延賓旅至今數十年猶踵行之化民善俗自是真儒分內事惟是平定逆藩之功大都得於吉郡賢豪之助然此諸賢皆七月廬陵令時所識拔而聯屬之者卽此一種法眼那可易得

牧津四十四卷

浙江巡撫孫進本

明祁承燁撰承燁字爾光山陰人萬曆甲辰進士官至江西布政司參政其書採輯歷代循吏事實分類編次首列組槩一卷分爲五目一攷名二稽制三述意四論世五辨類以下凡四十四卷分經濟消弭匡定節義富機惠愛化導勸節集事政才政術真誠清德砥躬風力守正嚴肅敦厚忠信明決得情察奸矜慎平恕執持識見崇體任人治賦救荒詰盜儒治三十二類每類前各有小序徵采既廣不無煩碎叢雜之病